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二〇冊目次

弇州山人續稿二百七卷目錄十卷（一）　（明）王世貞撰　明刻本　〇〇一

弇州山人續稿二百七卷目錄十卷（一）

（明）王世貞撰

明刻本

王鳳洲先生全集叙

語曰文章關乎世運信然哉唐虞
而降諸閏位竊據若經祚不論
其以正統滂天下者前後有兩三
代前為夏殷周而享國之永無如
周後為漢唐宋而享國之永無如
漢夏忠商質至周而文盛始之以
周公終之以孔子盡扶天地之秘而
無可復益而漢承之遂以雄視唐
宋漢之盛因周之餘也周後為秦
秦無襲而漢興故其文去周也不
遠漢之東都已遜西京而更為
三國為六朝為唐為五代為宋為
元風斯下矣故其文去漢也彌遠

則世運盛衰漸積之使然也兼周
漢者是在我明矣
高皇帝用夏變夷宇宙煥若一新
身創之身守之綢繆其文章繁縟
其禮樂二百餘年聿牢天下而
制之若制子孫周官法度蔑以加
已故宜如周不階尺土提三尺壹戎
衣而有天下故宜似漢吾以文章繼
之其體極備其用極繁其指畫
淺而無所復益故若周若其無
可益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
明監於漢先者六代可法可戒從
違由人故若周若其無不監也前
三代之文體不過數則漢不過數

十則而今且以百計其體將三代

而要皆以周漢諸傳之周十之二而

漢十之八故若漢若其不遠於周

也吾以王元美先生徵之先生之為

騷若賦也不若周之有屈原宋玉

漢之有司馬相如楊雄乎其為風

雅樂府五言古詩也不若漢之有李

孟古成蘇李枚乘唐山夫人之屬

乎其為左逸短長為劉記內外篇

也不若周之有荀卿左丘明漢之有

淮南鴻烈子雲法言乎其為策論

封事也不若漢之有董仲舒賈

誼鼂錯劉向乎其為敘傳表志

也不若漢之有司馬遷乎其為言

古為五六七言近體絕句為詩餘為

秇苑卮言為宛委遺編為弇州別

集囊括千古研窮二氏練解朝

章傳綜名物令人耳目不暇應接

則奄有唐宋以來作者之美而周漢

諸君子或缺焉此非周漢諸君子

才不逮先生當其時二氏之學未

出百家之體未備耳先生能以周

漢諸君子之才精其學而窮其變

文章家所應有者無一不有擎華

咀腴臻極妙境上下三千季縱橫

一萬里寧有二乎嗚呼盛矣欲觀

明世運之隆不必啓金匱石室之藏

問海晏河清之瑞誦先生集而知

以吐納王百川而豈必待夫懸壽
顛淩流風蒸雷隱大夜然廣市
曉結駭然見所未見乃稱大哉
此人耳論每歎古今人不相及夫
古人趣簡風質無苞苴竿牘之
糾紛無毀譽恩仇之寄未要
以备材所見而心放于遠意不
難非季猥鄙詐後免此蔵心
墨兵資口月旦於斯時悉悅
然歎酬舉好而能各錫彼我
妙合古作者之遼此不已較難
乎益以晚而始好子瞻也夫子瞻

之中也要之既降已不免馳騁議
論數道之窮反以是奇丟元美
獨能離今之歡酬賡唱而自為
元美哉夫今世固躬尊元美矣
報曰此還此固此漢魏此盛唐
夫必還必固必漢魏必盛唐句字
而儀之則當之之時蓋不有優
于飾畫者矣傳未數十年而
新陳相變已索然不見甚而有
去推作者心之靈氣恍怡自來矣
腐神奇與時相為無窮如說
柳榆柞皆凡火也而可以變萬

物故嘉隆之間與公結軫而起者皆以公重非能重公者也吾知吾元美而已

太原王錫爵撰

弇州山人續稿序

明興二百年薰釀至嘉隆中文章始大闡薦紳先生結軫而備竹素乃其著述之富體製之備莫如吾友大司寇元美王公公擢郎時刻方四部稿四

海內咻有目有口者既驛而傳之已公自司寇歸病亟衰所未刻以付其少子駿駿又沒長子篤部君續其事兩閱歲而集始成先是四部外有別集若出賈人手稍增損駁亂其間諸

子乃戒諸同志特就原藁訂疑
刊誤不敢以己意有所甲乙於
是天驥片牘名山大川之藏畢
登莆而天下始覩公之大全計
公弱冠登仕中所經大艱大
危沉廢者數年又服官四方十

餘年既又與予結菴佐光天
下士踵慕公餘波及余余邨戶
謝之猶不勝苦而公獨從應不
辭清齋對客每至夜分諸唱
與唄誦雜出而不相奪時公老且
倦矣而猶若是嗚呼公殆所謂

天授非人力也瑯瑯自永嘉以
還長淮之秀全注於海海上千年
間有榮光浮而休氣塞者其
在公與其在公與夫海月而潮風
而波彼窮清積潦湧之亦潮揚
之分波然海能爲衆水而衆水

不能爲海則有餘不足之符自然
異也當公少時一二雋士向行字
餖度不有所褒拔欲藉大力者
爲幟而以宣聲感公公稍矜肆
應之不免微露有餘之勢而飛
建雲委要歸于雄渾迨其晚

年閲畫天地間禍福盛衰之倚
伏江河陵谷之遷流與夫國是政
體之真是非于品文章之真脉
絡而嚴凝怪霜降水涸之旨於
綜釀繁盛之時故其詩若文畫
脱去角爭纏縛而以恬澹自然
為宗即孱婦小豎織善薄長
有叩不得有唱必和類廣而托
微志若而鄙甘乘流而神結浹
虞球鍾暢鳥獸舞宮音鳴少
不動因應變化而不知其所以然
譬之于海唯是江洋浩渺之德

而三代有明明有先生非偶然也先
生家世為九卿以座鉅富而斥之供
客及置圖史山園殆盡衣表裏恒
差池不一以纖其中淩厲一世人人固
甘之而陽和然然財在顏閒嘉善
矜不能獎援提挈不惜手足齒類
之勞煩登第四十餘年位至尚書
然數起數躓所歷三朝諸政府有
相知者有猜嫌者有陽浮慕者有
最親昵者卒無所染壯年適家
禍毒酷既又而歸真人聞大道子
弟多賢且貴其遘合皆甚奇天
地間人物事理悉以先生口筆為
衰鉞故忌中吹聲之口時妄加詆

諆而終不能涅緇其純素先生於唐好白樂天於宋好蘇子瞻儒雅醞藉風流標致二公蓋有合者而文品則大過之矣余故以先生為周漢間人也余故以先生而知明世運之隆合周漢為一也

京山後學李維楨撰

通家猶子李維[illegible]書

王鳳洲先生弇州續集序

元命包曰七九之際期會乃昌終不可窮運之煌煌謠符著命稽乃海王夫海者涵涵天地出入日月者也傳不云乎以文命者期十之世海之汪汪數實可量世之冥冥而唯文寔宣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其傳至今不墜者非文何賴我

國家肇造統業重闢混元然是天地精英之氣必漸漬積日而後克溢盈塞發越顯晰之故國初作者鍾渾朴蔽厥未離於始始將百年而後北地李獻吉作又數十年而濟南作於時不甚知之逮元美同爲郎與相唱酬聲乃大起濟南之才固峻絕高出元美尤發舒昌逸混含包舉隨所點染物無不生氣才蓋汪洋浩大兼以前數君子蕃蔚瀾昌寔天所命以重顯昭文化光我一代典國法象出往代上者是豈徒哉昔西漢有子長孟堅唐有退之宋有子瞻皆稱

蓋代今則元美其人耳故諺云文質之統
一而不變則窮兩而相易則通故文質相
為用者也即渾頻之運至於元極矣於時
非無作者而沿習淺膚艱節相眡賤守
腐陋入哉 明而群變孔子曰君子亦於
靜若龍而有漸每以二之日青黃白赤黑
五色遞變一日辰以至十二辰夜不可見
水中煌煌如火矣此圖書之祥也故物之文
惟粗舉其略以傳於事質而直纔而略未
有變然其有章以大震耀顯赫超前之氣

潤飾我王度式如玉如金稍一代之制作
也李獻吉輩雖稱稱盛明始為一變李
于鱗王元美作而後再變始者我吳徐禎
卿及何仲默且互相詰難李尤自豪而未
能相服于鱗元美則相與如一而於時又
有宗梁輩號七子于鱗固首出而元美實
精靈應世尤博極无肆于總群公固將
聖之資其所涉覽淹該過目則誦貫通
經籍綸憶子史百家言故其少未及冠
而舉於鄉經生業無足當意始游跂

刑書猶謂世未有可與者乃得于鱗則大
快相與悉意嗆研追風雅之始以逖蕩盛
暢冲融和繹宮徵相宣極風人之致於是
翕然復興盛唐之際剏詩隨情變遷與
氣化通三百篇以降至漢郊廟之歌愈
益遒勁既乃歸於從容和雅語出於自
然為貴若略不致思直曰所感以吐舒發
淺夸條茯楙爾後氣畢寸謝格以世
殊二若一振時樂韻致遠逸律度飄舉
時風頓廻莫不靡礪以相應和若 文之

靡則尤不知所底于鱗則採綴經傳微援
隱索險棘僻深以為喇古或使人萬不
能句句不能字亦可謂奇之奇也元美乃
雖與同臭而出之流便拓然開統駢轔
陸離若風雨驟至不知所向倏忽滿布
赫翕神變渺無垠鄂虹霓繞繞於毫
端而裁量唯所寄與不若李有意於
文集於剞劂而乃不主於一宛延翻放
始未始嬰而隨藹四施令人錯愕失措
是尤其最者歟故謂蓋代者惟元美一

人而矜多齟齬於時仕或起或罷終乃爲世所歸信以爲是當爲今建造統紀錯儀立制埏埴衆歟方寵進司寇昔夫子以此官攝行相事則其爲屬望可知而遽以疾乞歸病遂大作予往問焉則見其猶恃手予贈集夫元美高出予睹上遠矣而猶愛之者非以其氣節激昂有相類者耶予方追念疇昔不能爲懷而適公之子以弇州續集序請使予如眩竟海波濤稽天巨浸慚怍不知所云耶書此以標於端

沛國劉鳳撰

弇州山人續稿目錄卷之一

卷之一

賦部

靜姬賦

吳王時有靜姬者國之東海下邑朱氏女世家世華厥父母愛之既能令姿重以備能讀書史閑內則及笄而選得入宮披備六尚之官階至姬何視中二千石頗亦貴矣而性好閒靜貞孤自樹不肯爲蠱又不肯事其長循性而行見惜後進以讒賜退居永巷中乃爲此賦

後靜姬賦

王既紬靜姬之七年采諫臣言追罰嬖幸之長以次就理下教大長秋故姬某婉嫕而文以體自閒孤之不聰擿不中察永巷省愆爲日已久其賜湯沐襲冠服仍守故尚加秩一等使者臨致命靜姬固謝稱疾篤不任行使者去乃爲賦

白鸚鵡賦

鸚鵡純綠色以其喙紅黑爲雄雌見讖圖

山叢談而白者紅者五色者最不易得北
戸録桂海志皆稱白者稍大於他鸚鵡冠
有五羽若蓮華作輕黃色怒則盡張尾截
於鴿外粉內蜜余從友人徐子與所見之
果爾而靈慧秀倭依人可憐子與以余之
喜之也舉籠以贈而倣一賦焉

紅鸚鵡賦

余賦白鸚鵡之再歲而家仲氏以覲歸自
江右則携一紅鸚鵡云左伯張春宇氏所
贈者色殷翠可愛亡他雜羽蹼趾亦如之

唯喙黃耳雖語不能四五而皆明了間作
歌音宛轉流利若中節奏仲氏甚珍之既
携之江右則爲隣院焚尸衣烟觸死矣余
感其薄命而夭耶爲詠言皆謝非賦成哀
淑掩卷今其存者雖不十五皆摘其尤而
事辭旁證味同嚼蠟語云才難不其然乎

紅倒掛鳥賦

丁丑之春余栖弇園有白郡來者言客携
紅鸚鵡求售其直爲六金余殺其五録得
之至則非鸚鵡也其體量小十之六首尾

紅色如猩血而兩翅各一二莖如翡翠腹
毛隱隱作鵝黃背差類鸚鵡而小色亦黃
其音婉麗輕細極馴擾出入人懷袖間竟
不能辨爲何鳥而時時掛一足於架倒懸
移晷尺不動則意其爲倒掛鳥也居一歲
死瘞之先月亭後土岡叢條下按蘇子瞻
詞有所謂倒掛綠毛幺鳳劉績霏雪録謂
即李贊皇所賦扇中五色桐花鳳也成都
大吠江磯多植紫桐每至春暮來集桐花
以飲朝露花落散去不知所適又李之儀

有詞云朱唇玉羽下蓬萊佳時近早梅自
注云此鳥以十二月來一名收香倒掛又
名探花使性極馴好集美人釵上宴客終
席不去人愛之無所害唐僧隱詩亦云美
人買得偏憐惜移向金釵重幾銖楊用修
復録劉績録以倒掛爲桐花鳳然其至也
李之儀以爲十二月而德裕乃以爲暮春
子瞻之詞録而之儀之詞則白差小不同
復按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則謂彼地有五
色倒掛鳥極馴狎可愛而一種奇者晝則

能聚諸香翎開夜分倒懸于架椽出之夢
氏皁捉勝覧直云爪哇國有五色收香倒
掛鳥則彼地所出皆曰收香者也今不聞
嶺都有此鳥疑德裕所謂桐花五色靈禽
者別為一物而賦辭則云發長袂之清香
掩短歌之氤氳又似收香倒掛將所謂吞
香倒掛為賦扇也耶余所得此鳥術大於
桐花或不類而精潔婉麗時時倒掛又有不
可晃者賦而紀之以俟博聞者攷焉

鵓鴿賦

余有鵓鴿數十頭馴擾之久羣聚雌雄循性飲
啄得所聊為賦之

哀辭

魏考功懋權哀辭
商城令孝廉冀亭沈君哀辭

辭

植桃辭　　龍魚辭
徵士有立而其二親久背者友人沈明臣為
署曰白雲鎮思而以空音索之王子乃知
焉

卷之二

詩部

擬古樂府

白雲謠　　穆天子謠
易水歌
荆卿將入秦客送之易水荆卿歌焉而
客和之
垓下歌
大風歌
高帝幸沛宴父老歌大風中大夫貝兒
而和之
秋風辭
武帝渡汾河中流擊楫而歌秋風文園
令日如旋而和焉
李夫人歌　　平城歌 五首
烏孫公主歌　　踏林歌
敕勒歌　　嬌女詩
三洲歌 三首　　襄陽蹋銅蹄 四首
宿阿曲　　石城曲 二首
莫愁樂 二首　　休洗紅

千里馬　釣深井里門行有叙
信陵行　魯朱家行
鴟夷子行　雁門太守行
東方曼倩行　穎水濁
莫販屠　古抑裔
施殿司　買圖練
項生王　阿修羅
琉璃王　無憂王

樂府變十章

叙曰不佞於嘉靖末當多浮沉閭里云而

以嘗備皂衣西省故時時聞北來事意不能自已偶有所紀紀之古聲以附於寺人溱婦之末其前集取已審者半留之幾欲削去其餘既復自念三百篇不廢風風人之語其悼亂惡讒不啻若自口出乃猶以依隱譬托稱之詩亡然後春秋作至直借賞罰之柄而不關有識其後者秦興而始禁偶語焚載籍然不久而漢竟洗之以國家寛大顯信其必亡慮於他可推也余老矣夫又安能刺刺頰舌之恤乃復收而錄諸篋笥不敢希太師之采庶幾以備異時信史一二云爾

楚懸王　黃河來
商中丞　石頭變
秦公子　大地變
遼陽悼　直中丞
太保歎
袁江流鈐山岡當廬江小婦行
行臺史有叙
古樂府六解壽王夫人

中丞行當雁門太守七解
三節婦行凡五解

卷之三

詩部

四言古詩

瑞禾詩

瑞禾寓司馬屠氏也忠而見黜寛慈靖移愛有嘉禾產自定封是故寓之

燕燕詩凡五章

帝省疆門嬪張毋也毋寡而貞底孺於成

行年七十祝之使賽祿也 凡五章

樸庵詩爲顧生作

貞以沈䐉荷蒙真師上援聖祖大士慈命
拯拔方圖旦夕供奉而旹知識殷子以
補陀洛迦山金像見贈妙好端嚴種種
具足感慰之深聊述四言一章爲謝

以雙玉杯假敬美暫留趙共與所書蓮台
經成此

世貞倩當供奉三教聖容朝夕參禮近墓
鍾呂七真之事方欲某工圖寫而佰口

王太史忽以元人名蹟見遺精彩𡚁口
警感之餘聊成短述以謝

應袁王教題木石居

應袁王教觀置樹

張伯子五十壽言

石禪齋詩

友人卓微甫作高齋曰石禪居士欲舉
天目山柴根此石作灰不若以數語解
之

中冷館詩

五言古

二友篇

吾取友於天下李于鱗以文字寔伯仲
爲楊仲芳之以節義相切劘亦庶幾也
不幸中道棄我今者賴天之靈元馭援
我於聊蟲而進之 太上刮濯而就之
我友也實我兄也敬美匠我保我我弟
也實我友也元馭尚矣故敬美於山房
之後夫誰能以儆誡我

王宗伯錫爵 吾家學憲世懋

重紀五子篇

余昔爲五子篇則濟南李攀龍吳興徐
中行南海梁有譽武昌吳國倫廣陵宗
臣其人也已而其友稍益則爲後五子
篇豫章余曰德歙汪道昆蒲圻魏裳銅
梁張佳胤汝寧張九一其人也蓋三十
年而同聲爾之觀去已半矣今其存者
位雖有顯塞而名業俱暢志行無變蓋
僾然欣然之感一時集爲故爲五章以
追志之

汪司馬道昆 吳參政國倫

余憲副曰德　張御史大夫佳胤
張中丞九一
末五子篇
余老矣蝸處一穴不能復出友天下士
而乃有五子者儼然而以文事交於我
則余有深寄焉自此余不復操觚管矣
夫汝師者聞及之然而未竟厥請也
是以不訪重出云
趙太史用賢　李參政維楨
屠儀部隆　魏博士允中

胡先輩應麟
四十詠
諸賢操觚而與余交遊者垂三紀遺者
將十年不必一一同調而臭味則畧等
矣屈指得四十人人各數語以志區區
大約德均以年才均以行非有所軒輊
也
皇甫僉事汸　莫方伯如忠
許長史邦才　周山人天球
沈山人明臣　王太史祖嫡

劉僉事鳳　張先輩鳳翼
朱王孫多熿　顧山人孟林
殷進士都　穆考功文熙
劉先輩黃裳　張太學獻翼
王太學穉登　王山人叔承
周選部弘禴　沈尚寶思孝
魏考功允貞　俞杭州均
鄒黃州迪光　余明府翔
張將軍元凱　張京兆鳴鳳
邢侍御侗　鄒吏部觀光

曹山人昌先　徐太學益孫
瞿太學汝稷　顧太史紹芳
朱王孫器封　黃先輩廷綬
徐司理桂　王山人伯稠
王茂才衡　汪太學道貫
華太學善繼　張府幕九二
梅秀才鼎祚　吳文學稼竳
八哀篇
八哀者吾郡八人也皆長於吾皆屈年
而與吾善而以不盡同調故畧之今先

後逝矣當時亦不覺有異屈指眼底淅鮮其倫不勝山陽酒壚之感因次第咏之共八篇

陸徵士治　彭徵士年

文學正嘉　陳方伯鎏

陸尚寶師道　黄山人姬水

顧山人聖之　錢布衣穀

余自解郎篠歸耕無事偶揃貴遊中文外之好者得十八人次第詠之

袁太常洪愈　劉大司馬光濟

陸廷尉光祖　胡中丞執禮

趙少宰賢　徐中丞學謨

劉廷尉一儒　顧廉憲章志

李叅政頤　郭中丞思極

卷之四

詩部

五言古

詠史

余自庚辰夏病目不能多讀書兀兀匡坐因紬腹笥諸所憶史事有概於中者得八十餘篇咏之益又二年所而時變種種直言之則不敢習之則不能恐乃復借史事之相類而互發者續之又得二十章遂成百章大較賦十之七比十之三雖修辭不足而托悰有餘矣百首

卷之五

詩部

五言古

肖甫有中山開府之報喜而有寄

奉安道經上藏於闇西室敬述

孔陽宗侯有亭曰依隱亭四傍皆竹余爲賦之

周郎早夭項女未適而死痾之合塟於周

題雙松卷蓋嵩南蕭翁之手植而其子別駕君讀書其下者也

荅贈曹子大同

敬美弟杜門信州移文乞休賦此寄之三首

題小桃源圖

胡楚玉法門之龍象也雖混迹居士而超契應真一旦別余遊五臺禮文殊大士感

此賦古體一章以贈

贈卓徵甫光祿見訪弇園作

凌大夫且適園

王丈汝止偕張牧過祇園作

唐伯虎畫牡丹下畫猫題者不甚快意因戲爲作之

送印上人歸銅梁詩有序

上人銅梁人也十九薙髮從師求道尋入鐵關山內觀久之悅若有悟乃徧游叢林叅訪耆宿證其所得西登五臺瞻禮文殊道塲因附舟渡江棲止諸名刹一日別余曰吾且歸銅梁矣余謂上人猶有銅梁在乎上人無荅云何所賫衣鉢爲一行者持去上人示莘色而語之余謂上人猶有衣鉢在乎復無荅已而又曰行矣必得子之一言而重余謂上人猶有不佞之一言在乎復無荅余謂此世法也苟順世而無罣礙歸銅梁與不歸俱可衣鉢之存與失俱可得不佞之一言與不得俱可子之鄉有嵋峨先生者能順世者也試以余問質之於是上人行而尋爲一古體以贈且用青蓮句作起語

題弇山園

題離薋園

題濟園　題約園

入弇州園北抵小祇林西抵知津橋而止

入小祇林門至此君軒穿竹徑度清涼界先生橋達藏經閣

度華滕橋入山沿澗嶺至縹緲樓

自縹緲樓絕頂而下東穿潛虬洞

由西山別磴至乾坤一草亭西北望城樓西南望武安王廟

穿西山之背度環玉亭出惜別門取歸道

由月波橋而東望梵音閣

穿率然洞入小雲門望山頂却與藏經閣背隔木相喚

壺公樓之背對廣心池之小浮玉

汎廣心池穿散花峽之東泠橋

度東泠橋躡蕎峯下娛暉灘

由雲根嶂之背度雙井轉嘉樹亭
自分勝亭沿罨魚澗度玢碧梁
由玢碧梁踰險得九龍嶺
傍廣心池爲欲罷亭與振綠廊相對
登來玉閣俯廣心池與西山對下爲振屧
廊
文漪堂臨廣心池前爲小浮玉
穿竹徑度知還橋入文漪堂
洗月亭後循竹前俯廣心潭
答曹扆卿

爲張叟題聽庵
張山人寓庚先生適園得詩廿二首見示
因留宿我弇州園五日而贈以此詩

題三笑圖
蘇子瞻題三笑圖不言爲何人後人引
以爲虎溪故事而謂爲陶靖節遠公陸
脩靜者或是宋元嘉初陸脩靜非梁普
通中陸脩靜也吾嘗游東林寺其前一
小澗潺潺流一石橋跨界之僧指以爲
虎溪然太近恐非故虎溪也其面爲香
罏峯蒼翠拂天此畫景不甚似而人頗
古雅戲題一詩
王鴻臚同敳乞歸以卷册也黎惟敬内翰
合燕中諸名士以詩送之而題曰青山
招隱屬不佞次焉
安雅山房二章爲醉夢生賦上言感下言
適也二首
答汪子且志規也三首
明卿以古詩見貽謂同日得吾兄弟書且
感予與之詩辭青徵楚僕所倚和幾不

恐讀矣
孫節婦壽言
張芝果孝廉來請大司馬誌銘成一詩送
之因訂後約
爲范母題晚節寒香卷
觀一之上足曰果沙彌自號空山余不能
和諸君子詩而姑爲偈語問之
奉和諸真有待無待篇
寄顧山甫
山甫山澤癯也歲杪見過新詩斐然近

聞答謝都尉所成二章寄之 二首
何仁仲鴻臚千里任駕杯酒論文甚適也
云何乞一詩以別余感其意聊為贈之
二首　苦癡娩

和蘇長公南華寺韻
和蘇長公妙高臺韻
遇故將軍袁澤知其為太常卿莊先生裔
也因出洪武永樂中諸賢所貽先生詩
文示之且贈以五言長律一章
張幼于倉別賦為言子祠敬用志微
題沈啟南畫林居圖和韻
即事

卷之六
部
五言古
奉題師真十札後　答師禮部檄
授產見筆作 三首　病瘧作
答錢功甫文學
張伯起丈創海世綠閒閣縮性技詩見貽
超然之致聊爾有答

詞
曇陽仙師純節祠
吊徐郎新基是　仙師瘞髮處
從弟聘美保氏五十以詩代觴得古體四
百二十字
自嘗
郡人文秉諸生見訪道院
匡南王孫奠墓
題懷白草堂爲朱王孫賦
感事偶成
贈無住道人徐孟孺
孟孺強余顏其鍋磨之室余謂孟孺子
道可謂精進矣第其居平致孝友則思
齊曾閔習操履則思衛蘧次精訓故則
思凌服鄭工文字則思揩左馬雖種種
皆勝於相君有所住者茲舉將無累是
乎審爾恐無以當也乾古先生玉屐大
道君首肯也爲顏之曰無住而系以數
語　晨起作
題子威侍御贈其宗人劉大恒詩後

題雜賛園小山
雜賛園之壺隱亭小山東西僅三丈南
北半之高不能二仞中滙一小池南北
僅五尺東西半之而下有泉脉非大旱
不至涸中㠝嶙峋澗谷橋梁之屬皆具
體而微遂名之曰壺隱山爲賦古體一
章
黃寫子先輩弱冠受知吾家彼美今年秋
閒過吳門爲舟訪吾余上出所撰歸舉
新草及北征稿請之益洋洋乎成趣吐
一班是窺全豹嘗允洞蕭將來當不過
此至于近體出入刻中時挾梁楝之氣
不耐點檢恐指南之車切玉之劍未便
可已也僕既欽其才嫩其志因成一章
以效微箴寫子當不逆耳哉
楊翁八十述壽一章
仲氏秉官學道後詩見依拚此爲答二首
脫瘡劇病不寐戲成示敬美
前詩似欲得吾第一轉語耳乃報札謂不
能分痛又云四大爲累只得調耐因更
成數語
永嘉朱史去吾州學正後五十年而其邑
人陳子繼之莊秀才遞學後先獲事焉
乞余言爲贈曰東嘉繼美
封君沈翁七十壽言
辰玉應試晉都賦此贈之兼與孟孺 四首
馮京兆先生挂冠其子咸南赴公車言別
需一言之贈
答伯起丈見夢之作
宜興吳唐濟見餉山海珠錯走筆爲謝
爲江州王別駕大願贈彭司理而行
歲暮郎事雜言六章
送周子爬太岳玄帝宮
即事　初晴策杖東郊作
爲邸師設夜供偶然作
後雜言六首
偶閱有爲余者見子自公車書來嶶及出
處一咲荅之
有贈剞劂豆櫻桃麥蠶者邀邸師共嘗之
戲成一章

送顧子部臬使之山東并爲故人李子麟
子駒有托
沈鐵山先生墓光福山輓歌一首
感事　壽安毋王太孺人六十
族孫庖臣少而孤伯子存録教之成鄉薦
賦贈伯子
爲褒王題中和軒
爲褒王題懋德齋　題褒王牧春堂
題褒王含春亭
題坦菴老人詩畫爲錫金傳士
洪山人自永嘉偕甫司馬過吳門輕舟
入訪云將入燕赴平津之約余時病起
爲蔬食以供從容久之因成一章爲別
先師移龕日忽已三周恭興作供感歎有
述
見有演關侯斬貂蟬傳奇感而有述
周子家會稽獅山傍因以獅屏自號其游
吳也諸生多從受經魏子請余賦之
題贈虹臯子
題海峯圖爲故金同文先生作

張中丞毋七十　用韻自警
卷之七
詩部
五言古
贈別邢氏
邢子歷按吳吳人德之而遷楚藩參
以去不佞乞有慨焉因成二章益比興
之義勝云耳　二首
表兄勞夫人六十
故將軍何淮堊自維揚來謁臺師畢即出
新編見示斐然之感遂成四韻贈之
送顧吏部還山東臬副并托訪子鎮家
余登弟日一揆故大參歐東公二十年而
過公伯子思老君爲賦尚池草堂詩又
十七年而君之子季與來謁出新詩示
編云將有遠游且乞數言之贈感舊懷
賢情見乎辭
贈慧永參五臺畢役禮落伽過訪有贈
封戶部大夫次泉李德閭先生其先自閭
中從豪衛京師遂爲京師人誦博士弟

子通經術有聲而不狎弟有子今儀部
君早達以其官封先生不色喜惟杜門
讀書養性而已儀部用直言後謫先生
不色憂旋被召還今官迎先生養先生
亦不色喜其爽然泊然者如故也今州
生聞之曰先生其有道者歟還部魏子
曰子以先生有道者則子之言徧天下
而乃責予有道者何也辭弗獲已爲古
風一章歌以壽之

二瑞篇爲靖江朱生頌其令陳君也陳君
自臺出爲靖江有異政而感甘露壽芝
之瑞故頌也

蘭谷辭爲沈子賦也

李本寧兄過訪談客曰來君者其名相如
其字不疑與談而悟則吾負吉先生也
喜而賦長篇贈之

贈別陳從訓時余且入山矣

俞山人公臨卜築陽羨賦寄一

曾舜徵令長州有古循吏聲宴而臺抨當
調作此送之

君僧紹故址讀江令諸篇遂效其體
繼步攝山煩窮名勝有作

追和江令靜臥棲霞山房望徐祭酒作有
懷趙祭酒

古意寄伯玉司馬二首　答汪仲淹

承大宗伯嘉公少司寇李公邀同大司寇
陸公少司徒方公陟牛首山有述

將至祖堂過嶺返望牛首

祖堂

孝和篇京兆感異夢得地構樓宇成而拜

余學道七年矣而未有所得今年各當
德吟先生自建昌來自言拜南嶽王眸
二仙人之秘余受而行之不三日而證
奇妙種種不可殫述去今而往唯有無
思無爲勿忘勿助而已先生別矣余無
以報先生願先生韜光隱跡必擇志士
仁人而後授之異日雲輧霓罕閒不令
猥雜致罡風吹墮可也五言古體一章
以當左券

伯渓翁寫竹妙得彭城墨派而不輕爲人

作以故傳世頗齡此榜僅以數枚寓意
耳而姿態溢出乃子尚書公刻之石某
本示余不勝仰止敬題於後
輓士十六翁少和鹹先生古體一章
咏碧蓮花花而正碧久之則純白矣
送印上人朝五臺
譚道人自豫章來致宗良工孫詩一編為
訂而序之後成此章示宗臣
吾州趙僉事先生伯京自號震澤益郎粟
海也先生官白下時白下諸名賢皆為
之咏歌罟題至關書其事四紀來則先
生父游道山而諸賢亦無在者其嫡孫
太學某出以示余不勝望洋之感因題
短章於後而後志之
贈別胡生
元日探梅而得數枝作
題朱上林所贈錢舜舉太白觀瀑圖後郎
還上林二首
將赴留都司馬出門作凡四章
遊棲山棲霞寺頗得泉石之勝因訪明徵

君僧紹故址讀江令諸碣遂效其體
縱步攝山頗窮名勝有作
追和江令靜臥棲霞山房望徐祭酒作有
懷趙祭酒
古意寄伯玉司馬二首　寄汪仲淹
承大宗伯姜公少司寇李公邀同大司寇
陸公少司徒方公陟牛首山有述
將至祖堂過嶺返望牛首
祖堂
奉和蕭京兆感異夢得地構樓甫成而拜
勅命之賜俾余以詩紀之
右司馬彭署之允隅有軒三楹前列數石
若岡阜植以時卉一命觴觴之系以長
語　贈屠長卿談道
古體壽錢淡菴翁八十
沈鏝臺大樸園
余老乞骸而汝師大司成亦在告聊成一
章問之

弇州山人續稿目錄卷之二

卷之八

詩部

五言古

恭謁

太祖高皇帝御容有述

恭謁

成祖文皇帝御容有述

詠諸功臣像

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參軍國事太傅中軍右丞相征虜大將軍魏國公中山徐武寧王達

故特進榮祿大夫上柱國太子少保平章軍國重事征虜左副將軍贈太保開平常忠武王遇春

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征北將軍大都督府左都督同知軍國事曹國公岐陽李武靖王文忠

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

夫右柱國大都督府右都督征西將軍同參軍國事衛國公寧河鄧武順王愈

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同參軍國事信國公東甌湯襄武王和

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征南將軍西平黔寧沐昭靖王英

故開國輔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誠意伯贈太師劉文成公基

故翰林院學士承旨知制誥宋文憲公濂

故太子太傅嗣魏國公徐輝祖

故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太子太傅征夷將軍成國公東平朱武烈王能

故奉天靖難推誠宣力佐理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英國公定興張忠烈王輔

故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兵部尚書華盖殿大學士贈太師楊文貞公士奇

故光祿大夫少保太子太傅兵部尚書贈
太傅于肅愍公謙
故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太保
王忠肅公翺
故榮祿大夫少保吏部尚書華盖殿大學
士贈特進太傅商文毅公輅
故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
太師王端毅公恕
故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
師吏部尚書華盖殿大學士贈太師劉
文靖公健
故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贈太師馬端肅公文升
故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
師吏部尚書贈太師李文正公東陽
故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太保
劉忠宣公大夏
故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太
保戴恭簡公珊
故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

師吏部尚書華盖殿大學士贈太保楊
文忠公廷和
故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
師吏部尚書華盖殿大學士贈太保楊
文襄公一清
故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
祿大夫柱國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
左都御史總督四省軍務新建伯贈新
建侯王文成公守仁
故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
書華盖殿大學士贈太師張文忠公孚敬
故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太子太師吏
部尚書華盖殿大學士贈太師徐文貞
公階
謁表忠祠有述
表忠祠者祠故死難諸臣若徐魏公輝
祖齊司馬泰鐵司馬鉉黄太常子澄方
學士孝孺景中丞清陳宗伯廸暴司寇
昭練中丞子寧凡數十曹者也於乎何
忍稱革除哉　萬曆之　詔備矣其於

植倫常表忠憤光 聖德鼓士氣字
淺淺也祇謁之餘不勝感歎斐然成章
金陵懷古
同內外守偹恭贇諸公大閱有述
與群公恭閱 都城有述
恭謁 孝陵有述
恭謁故宮闕有述
後湖 遊燕子磯即事
休沐歸里值大旱山池龜坼募工徙河濬
之有述

廣心池中有小島頗礙目境適旱涸募工
去之殊更快然
有瘦脊比丘拖丈八鐵鍊蹤跡行街市間
不從人問乞鉢而日候余竟得一言之
贈憫而應之得一百廿字
侍御京山孫君既以績最贈其二尊人夬
尚以不及終侍爲永思之圖以志感王
子歌以寛之
題鳳麓圖爲姚使君賦
玖大夫入爲司徒領太倉事時余方上書
乞骸賦此贈別二首
章丘張虞部子發考績便道歸壽其父母
爲成古體應之
不佞故嘗爲冢宰楊公歌桃花嶺矣後以
都丞王侯請得五言古體一章知公𦵏
寐茲嶺富不厭余言之瀆也
吳子故泰伯之後思追至德自名曰守讓
而別號吳荊余爲賦之
由太平揆諸省作 小泚入三台洞
別留都諸公卿大夫二首

太宰前同冦陸公少司冦朱公中丞石公
廷尉陳公同鄉右宗伯趙公太常顧公
及蘇侍御湯考功俞駕部孫行軍諸君
追餞攝山棲霞寺過趙公小諓
別秋省諸郎
客中貴談中軍朱大夫王光祿追餞棲霞
有作
恩許歸田重過攝山棲霞言念借遊有感
因仰達觀法師
爲王學士題金璣山 過旅菴巷臨曰夫人以下別册卷之一目二

卷之九

乞歸初抵弇中三首、歸弇多暇復自香山及後集見然有感

詩部

七言古

題見山精舍是潘中丞讀書處

奉壽御史大夫楊公五袠長歌

余未獲識楊公面第聞其德業昭著熟名門癸私心慕嚮之欲有通而未及也公今年五十而余已加二適里中子張復至自虎闕謂余解天雄雖不及待公薄有交承之誼詞一詩爲壽不揆鄙陋遂成長篇酒間倘命張生雅歌奏之亦癸征虜佳事也

戴仲德齎詩酒過余吳中尋當游楚乘醉歌以送之

公瑕爲余書道德經戲謝

題王叔明湖山清曉圖

題栢册畫卷贈高册

輓雪林趙老

張守有溫甫學士肇窠書老柏行余以仲

卲太宰畫竹醉之時萬曆丁丑之八月廿五日守誕辰也眷屬在里中將有就館者併以爲祝

贈鄭山人

諸臨蘭亭歌用舊題定武韻

壽顧翁七袠一篇

呂別駕以佳酒冠絕諸名家因作長歌謝之且訂後約

宮詹求尖長兄七十歌以壽

竹庄卷

周稚存忽欲遊五嶽留我山園少時得一歌爲餞且留之

王司訓被獎

寄壽戚大將軍五十　贈休承八十

李孝甫太僕有弟常甫賓甫漸甫俱能文章以友愛聞而孝甫多宦遊不得聚首因名其齋前之池曰看雲而乞余短歌紀之

贈別李孝甫太僕用張大司馬韻

張子子贈余長歌感激用兆卿爾志荅

好遊歌贈游子宗謙
金蓮花草之賦者也産錢翁懸磬室前遂
　獲圖之而余戲題焉
顧節母封孺人輓章
陸汝陳兄七十作長句壽之
壽慕廷唐道述六十
奇石歌和穆少春憲副
愁雨歎　郁册鄧令人八十
濟川册楫岡歌贈陳侍御題望雲卷
管將軍懋光以註誤失官其少也嘗手搶

紿曾麻桀壯而贈之
梅竹雙清卷歌題所藏王冕元章吳鎮仲
　畫也
爲喻邦相作容膝軒歌
沈君五十時其子鄉進士昌期與余善
壽濮翁七十以翁子部將張雲翼請也
題王朋梅爲朱澤民畫水閣圖
送陸茂才應貢入京
虎丘禪堂慕綠歌
題趙文敏畫兩馬行

壽林翁通州君雲程父也
崇明陸叟移居吳城以上元夕生見友人
　索贈
恭觀黄米薛趙六家十二帖歌用少陵八
　仙韻體
題馬遠山月彈琹圖
和東坡居士煎茶韻
和東坡穎師彈琹韻
戲作反九友齋歌

卷之十

詩部

七言古

晚彭稚修廣文　五歌五首
贈管將軍守備楊舍
第二猶子士騄十八應試與余省捷歳同
　詩以壯之
金壇王叟六十壽之
題薔海棠白頭爲王大參暘德七十壽
閔希言先生道成而游戲人間任真自適
聞之久矣今年來訪弇園談咲無間忽

語余欲返武當故舘一叩玄帝先生有
故人不二頭陀范了馨亦余舊識也因
歌以贈先生併寄聲焉
偶成自戲二首
故將軍曾侯子淵見訪長歌贈之
謝吳蔚事惠茶筍歌一章
硯田叔棄秋官恭歸侍司馬公公殁乞余
志墓且求一歌爲贈
張山人平叔石戲歌
曇陽子性命三十六誠仙家歌

吳明卿雪山氷井歌
蘄州李先見訪之夕郎仙師上昇時也李
出所校定本草求叙戲贈之
孫榮祖氏所降仙筆貽我金書陰符經題
尾云文陽真人得道時所說白玉蟾翁
始衆見于世又以長歌四百九十字見
贈頗及前生事勉以修持且勸種施卿
此寨酧併效薄見於奉行仙童豆真子
爲胡進士孟弢作匡山讀書歌
壽南昌龍沙玉孫七十

主人賢而好道其自號龍沙盖取廬陽
石函讖也有子曰用晦能發枕中秘故
以期之
答贈張大允文
允文者友人張將軍子子子也示以長
篇投贈其一志不朽之業其一希不死
之道而余皆貿貿焉久而微其意乃欲
得余贈言論明耳筆研兼廢漫爾塞白
竟不知作何語也
走筆題雪泉圖贈彼上人者不知能酧對
否

壽封君吳姊丈七十歌
重九日爲庚辰歲曇陽仙師化辰竟成長
歌二章志感
趙君行練川廣文遷守石埭石埭漢陵陽
也賀先生子明以循吏仙去君素好道
請於乩而得仙篆金冊四百字故以擬
之
吾師無齋先生甫岡壯所之盛冠絕吳中
而皆師之長郎君手植小有白牡丹一

株曰尺素者尤奇麗因作長歌紀之并
贈長君
任子倦游結廬以奉　觀世音大士而棲
止焉署曰白雲俾予賦四韻
傅令治吳有神君稱而風流文采又復擅
是邁者解張將軍子予厄於節顧山人
山南相與結詞酒懽張之懷德顧之甫
知欲以不穀一言敝之難矣詎不可卻
耶成短歌一章以志區區
題關將軍四畫
右誅顏良　右破七軍
右斬玉泉
右平蚩尤
爲汀州王別駕大順贈徐守一忠
壽周山人婦七十　居青浦朝天歌
讀了緣居士禮補陀記
幼于欲度錢塘取山陰道抵四明觀日出
歸謁肯甫司馬詞余作一歌壯其行插
筆得數語益余入都來不復措意於工
拙矣

書癸未二月廿九日事
自松江返孟孺邱上人同載將登泖塔而
爲陸伯達所誤迂道迫暝始抵泖口哥
渡大風驟作維舟久之興盡而去賦此
解嘲書付寺僧
故令尹關中王翁修西方業而漢南王太
學拵郎心之談勝之頗成韶歸尋太學
入謁傳上選將行余呼酒與息譚而別
康生將萬將歸雲間出此卷求識別投筆
數語不復能論工拙也

初傳有楚陽陳山人道易非常者忽見訪
小飲且談卜築汝寧之樂歌此贈之
卷之十一
詩部
七言古
長歌送趙良弼太宰歸汝
白龍嘆　後白龍嘆
題袞邸萬花深處
王上津李問生好佛以九月禮曇師化靖
山泥素明長歌見示求贈言走筆應之

荅贈雲仙老人兼伸鄙既
戲作　送沈純甫尚寶北上
酒間歌贈益卿先生督薊州諸軍
送光祿卿顧行之留都兼簡袁司空陳鋘
臺
送李使君甸宜金華部分題得東海
醉歌行贈別吳明卿記與明卿別二十五
年矣冊行二千里而訪我作十日乎原
飲於其別也情見乎辭
贈王行父行父稚欽先生猶子也而師事

吳明卿爲文　有感
喻杭州邦相寄我長歌適李鄧山人在坐
倩作西湖圖報之而係以一詩
歌贈大宗伯袁公抑之七十
太宰夢山楊公謂不佞爲作桃花嶺歌未
有以應也今年春以書來云客至吳中
冊有子二詩然而非子詩也能竟恕然
乎哉適晨起行藥小徑落紅狼藉忽有
斐然之思因遂成一歌寄公不知其能
勝二屨詩否要之落句狂語彼故不肯

道也公以爲何如
甲申冬十二月十三日二首
孟春三日志事二首
渡知津橋眺小巷盡溪盡處入弇山堂之
左門
循磬折澗而北轉抵萃勝橋東爲瑶塢
有紅白桃之屬
縹緲樓背沿澗與後山對度竹虹橋登乎
臺
平臺小曲木流盃處西折飛梁峽

爲林子鵬茂才題桃花圖壽
恭文學去疾甫褒然小試首矣兩歲冬袖
所作貲余痛飲旬日而別意欲得余一
言耳沃之酒歌以送之
賦得匡廬觀瀑壽華存叔鴻臚
醉茶軒歌爲詹翰林東圖作
壽喻處州父太翁八十
題秦侍御像
秀州李茂才玄白訪余婁江道中出近詩
一卷佳甚留飲劇譚時及居長卿徐茂

吳遂成短歌贈之

郡伯嘉興沈侯自署曰五湖釣叟吳人孫枝寫圖周天球篆首而世貞歌之

遊鳳皇臺委壘不稱不復和昔韻而感作此歌

報恩寺塔歌

重創瓦官寺閣過之有作

初秋同少宗伯棠軒李公飲大司馬月溪陰公署中因贈李公專求和韻

題馬鈴梅觧于楓長歌真蹟後爲屠侍郎明甫賦

琦龍峯歌爲大司空豫章李公追賦

吳長君七十長歌君大參明卿兄也

人日金陵憶仁弟

壽柳州六山陳封君

雙梅歌爲方塘張封君賦

高皇御槍歌

臣自守太僕於午門之五鳳樓恭覩文皇帝御用槍槍有號帶退而作歌迨十有三年矣而起家南司馬復於故宮之五鳳樓恭覩　高皇帝御用槍凡二大者數盈握修可丈六尺疑即用以出戰者也小者修殺四之一圍殺亦如之疑所謂馬矟也滁和之間蓋無日不親御焉武昌而後不復自將矣此槍樹之御座右以示子孫毋忘王業艱難嗚呼休哉臣不敢復作一歌而年老才盡有愧于昔多矣

爲王大宗伯題文筆峰

金陵遇中貴人結好甚深於余歸追送棲霞浹日夕乃別感而賦此

長歌贈別朱大夫

大夫朗博亮直君子也余幸有一日之知又幸官留都有二載過從之雅庚寅春謝病南歸携酒攝山送別因成此歌贈之佘巾之約幸毋忘也

至京口承陳從訓相送丹陽道中賦贈

四歌

余同氣弟一人女弟一人從兄弟四人其三從已前逝女弟之逝在三十年前獨余兩弟耳乃以三載中尊之又尊長猶子知何其酬也歸時既成于私懷以

錫念及趙者執然一身更自婁楚固裁
短歌四章志之悲咽之詩不敢言文心

四首以下附卷之一目録

俞子公所贈余五言律百五十韻凡千五
百字尚有餘勁可敵石梁老夫竟之不
覺捉倒走筆一張以酬勿謂少年總未
盡除也

三
王數篇無錫王翁見山吾宗老于敬也

卷之十二

詩部

五言律

送康永錫遊南雍

用晦以三寸箋貯金字佛經咒二十餘卷
精工之甚感而賦謝

寄汪生

審録范比部枉駕小園

子循子威諸賢過幼于石湖別墅其扁屢
為新郭城址范紫微遺宅也

再題幼于浮黛閣

袁丈憲副馬大參馮少參薛進士邀遊石
湖

吊陸叔平墓二首

宿王玄靜石湖草堂

看王子父雅宜先生男六如居士像

徐長孺携詩見贈且訂山園之約以小律
為答仍促使來

畏客　　送陸楚生弔童子

弔童子鳴

寄耿中丞時服將禪矣

寄張羽王別駕

方衆甫過我山園有贈

孟孺同方君見過山園

贈彭儀甫雅脩父也

沈顥先子與先二茂才贊文請叙仍以扇
乞詩聊贈一律

醫室先生為月泉上人畫一錫一鉢聊成
短贈

送沈進士病起還邪朝時其父鴻臚君無
恙有第同榜而謁選當得邑職

贈鄒進士曾嘉業乞其父志銘還楚

和答陳太守師　　壽曹茂才六十

贈俞老　　李子華見過偶成

戲贈陸兄　　送張仲立游南雍

汪禹乂乘家業詩携其集就質賦此為贈

汪惟一前以五湖長印相授而行一者字
　今夏有刻古銅章見貽喜而答贈
詹録從孫予告喜而寄之
李國賓持服還吳尋返豫章邸諸君約詩
　爲贈
送汪惟一乞子與墓文
壽封孟安人六十　壽孫指揮五十
讀酷吏傳　讀陳子昂傳
讀匈奴傳　讀魏其侯傳
黄玄甫國七止數因公車以其業來質賦

　此期之
汪山人過山園後見寄新詩有答且邀之
劭春杜門即事
蕭使君有惠政於吾州別十有六年矣今
　以請碑文見過爲賦三章志別君官溥
　然五世同居近有義門之旌故末章及
　之三首
題徐氏園因贈主人　冬夜獨步
空山者法門中獅子兒也俗臘半七十矣
　而猶童真安居竭磨精進殷君前後受

　持經典何止十夾猶以未明心要徧採
　参方請余言別叩其所之則云將泛扁
　禾抵餘杭叅撻椎於月庭之席數法具
　於蓮池之堂然後折蘆渡淮飛錫登嵩
　故達磨之少林壁掠文殊之金剛窟東
　錮固脫始歸故山余蜡履一穴不能偕
　也姑爲四韻以壯之
月來不能盡却酒而數有致黄魚餽者撥
　悶月漸成此二律二首
送吳拗作部病起還朝

吳侍御過訪草庵言別
徐澤夫有事外寄而應試北上賦此送之
慰殷無笑哭女
題月掘贈張鍊師六袠
寄廣州陳司理因簡黎惟敬少參
題畫冊壽璐寶弟
陝有李恭政封三代
潘景升少有文以書介仲淹乞余誌毋作
　此寄之
歐楨伯工部轉正郎寄之二首

送袁大夫還魯右相二首
穀日同敬美携穉訪家叔因飲元馭園亭
二首
肖甫司馬貽書有歸歟之思而受賑出塞寄
此識感二首
孟達仲達二兄見過恬憺觀談玄因成二章
爲贈二首
汪仲淹兄見枉致長公伯玉司馬乞碑書有
寄并贈
寄門小史

荅謝赫侍御存問明按關西
顧山甫過飲道院作
贈西域無名苾芻　送鄭司訓會試
過青浦居明府長卿移舟見送二首
屠青浦以都布單衣見衣口占謝之
劉秀才棄官學佛書此贈之
雜言十章
騶兒應試擬不捷後入山訪道招之
送蘇山人謁張司馬二首
讀馬司空侍御父子集因贈其子從甫
楊文學伯翼偹園
徐善長明府見貽二作奉荅併贈
房
襄王殿下有精鏐輕篷之賜敬成一律爲
謝
曩余爲胡元瑞序綠蘿軒稿併寓燕還越
數編耳序既成而元瑞以新刻全集凡
十種至則衆體畢備彬彬日新富有矣
五言古上下建安十九首樂府等篇遂
直闖西京堂奧余手之弗能釋也輒畧

叙其意并寄荅五言律二章
再贈馬從甫　贈游生宗振
壽靈壁侯母鄧夫人
送王將軍元周總江北周家橋行營二首
永嘉張二汝紀謁選北上入訪山中感舊
有作
過普濟廢寺遇秋空上人作
除夕作二首
程孟孺以書詩及書與余交十五年矣今
春過余則書法益妙云將入燕應中秘

之恭宗一言爲贈余久厭筆研且畏綺
語虛名落長安人耳不得已勉成二律
塞白孟孺偵毋以示人也 二首
鄒生將訪道遠遊叩余言別偶以七言三
長句勉成小律和贈
爲靜然上人題號時將有五臺之遊
王太史出與鄒太史要偕隱之作命和其
韻鄒君尚辯王君尚玄故爲合之
壽張光祿七袠其子亦光祿也 二首
讀楊伯翼西湖閣詩草有贈

弇州山人續稿目錄卷之三

卷之十三

詩部

五言律

題靈椿圖壽卓徵甫光祿五十
十五年前與宋國李子定交于尊君前渠
口先生席上冬月走二千里見訪乞先生
誌銘夜談不勝感慨賦此爲別
封詹事王公葬詞四章
歲經閣西偶俯小壘壽溪
爾雅樓下穎墨池 贈丘文學
秋空上人練水講席未竟歸問之
報劉玄子先輩 二首
練川篇四首贈朱嘉定入覲
登金澤寺後小山
生日於迦林避客作
誕辰次日解齋自嘲
壽伯融王孫五十時以除夕生
龍司理君善得量移之命自徽過訪有贈
得六首

送丁先生試涇再赴太湖縣學廣文

金山上人苦行頭陀行若一切無涉者得劉子威贈言數百字而猶乞余詩未已爲子威所追勉成一律老夫其尤罪魁也哉

友人潘景升文成而屈於試慷慨將游北雍余以詩壯之且招之二首

贈柳陳父

贈王吏之子入太學元禎

鄧孺孝雅士也出新詩數十章貲余飲之酒贈之詩

覽古感時偶成十古律

爲張幼于婦題墓碣

袁抑之大宗伯考最暫還里寄問之

小軒新構枕白蓮池郎碧漣也一丘歸然池上三方皆竹閒居偶成四章

題軒中靈壁石　栖賢別墅

漁山別業　贈醫者張生

柳陳父再來出其詩尤勝因得徵其兩館平津事且有悼亡之戚焭然一身而其

尊人爲湖南小官方損橐爲餉感而贈之

陸大夫癸散推贈乃考武東翁及妣胡宜人寄以二律

覩李近樗士牧爲余畫三壁奇備甚方欲要之别作而死矣惜之痛之遂成一律

後芳𦬊軒四首

爲姚平山題臨雲閣

受上人自天台還襄陽福嚴寺送之

俞比部好舟跡予過弇山墅同陟慧山投詩見贈輒爾倚答

顔廷愉執弟子禮過余而不飲酒得一律送之

唐子兩司錫學前後八年矣遷教授岳州以行錫諸生碑之以志去思

送林司諭教授廣信

太宰袁公抑之同訪虎丘得二首

再呈袁公二首

曉從北門舟發入弇園即事

李本建鄉進士以其兄本寧大叅之狀來

請歸其母匡得五言一律贈之
得何仁仲遠訊且以蜀箋索采芳洲新詠
為作數語
送僧遊五臺　題攝山舍利塔
千佛巖　龍潭驛邸事
清明日謁　孝陵步歸而下稍就肩輿抵
觀音門邸事作
觀音閣諸公餞別表抑之太宰
月夜小閣同陸公與繩宿奉呈一首
侍御荊使君邀登北固作二首

同諸公游高坐寺登雨花臺
與諸公過瓦官寺作食
曹子晉有琅邪之游以余一言而扁舟特
造白下見謝并其意留之十日乃去身
心家國之感別自有之不以子晉也
奉送大司徒王公入賀　萬壽
黃生季文論詩有贈
陸成叔出新詩偶麗甚然多平康巷中語
走筆戲贈且以為風
齊王孫仲望邀遊清涼寺因成一律兼簡
陸生
友雅堂為省亭宗侯題二首
哭從子一鳴茂才
王承父雨夜過我高齋貽詩頗致傷原之
戚聊爾奉酧
黃山人說仲故文毅公大宗伯石龍公後
也投詩示余別去依此為贈
雲間徐生故同年少司寇公之少子也挾
其藝應試南都乞余詩贈之
許陳醫箕仲父也

慰吳翁晉失利
馬從甫別六年矣以詩投贈余詩轉佳而
復不第走筆慰之
乞骸待　命於長至不能行禮自嘲
亡弟大事皆賴曹氏甥子念今來視我金
陵無何告別垂泣送之二首
送故人汪禹乂之子堯卿謁寧國尹使君
偶得桃花塢而竹逾勝遂成一律
於江頭送別少司寇李公　時公合撫楚
豫荊之績凡六年矣

同大司馬吳公少宗伯李公飲桃花塢分
韻得花字
再同二公登雨花臺仍用花字
莆田林茂才遠哭太常亡弟詩我金陵書
行卷贈之
送廷尉王公聽調還濟寧
同鄉楊太宰吾宗少廷尉路戶部沈比部
袁參軍王司訓會飲趙中貴園亭分韻
得風字
送路起部　考績北上

陳季迪先輩失第歸遣信相問賦此慰之
送何司農靜吾還尚寶丞
送陳博士擢貳汀府
送喻少極參軍遷長北中軍森
沈孺休感曹生仲行高誼乞余詩以報得
五言二章與之
馬將軍海監之役以力戰殉節特詔進世
官二階賜祠春秋報祀弗絕其子總戎
君建勳持重廉惠有大將風可謂世美
矣因併及之

送張儀部僉蜀憲
侍御黃仁甫以厥考新溪公之贈與母能
太孺人之封也扁其堂曰忭息而不使
系之詩
風阻瓜步李季先輩帔浪過訪與敍
過揚州始別
舒司馬要欽天妃宮後橋亭木月佳甚暢
而有作二首
送李無錫入爲秋部郎教習駙馬
郭太史美命先生貽詩見投奉和僅得二
章
濬陽公入佐天官正月八日御事
領諭歟賦此送之
寒食於官舍私第成扁有述
外度才以材之盲州赴華湯王館
送人川士昌以字自董公易來視余值方
故人交乙一詩而辭

陳廷尉逆迭樓霞同明逹上人詩別陳公
贈王學士碧水橋貴眠君舍博士下閒暨
寄王都閫西湖時故人汪司馬頻有中秋
之約
歸自金陵家幹爲菜亭三楹子芳素軒之
右廟東偏蓮也西擁篁竹扁之曰媚清
函四章以酬前妹
林天迎參軍奉使具越還請余中有贈言
月夜同曇子暴成不儔獨見賦見婬孟
嘉從賞心亭老天鏡草二首
夏日弁中郎事四首答陳王叔見寄二首
十五年前與宋國李子定交于尊君前渠
先生廓上冬月走二千里見訪乞先生
志歸夜談不勝感慨賦此爲別
王弇州生復以亂柑見餉附謝
咸不勝筆金陵寄部有答

六言律
贈海上人參五臺

卷之十四

詩部

七言律

酬得南廷尉報偶成

余將赴金陵陝帥董中丞追詩及貺走筆
報謝

陳體乾太僕邀飲醉翁亭

月夜偕體乾太僕過飲豐樂亭

夜過栢子潭恭讀　御碑是　高皇三

汪矢得雨字

過飲陳體乾少卿將石拱辰大卿遲一驛
未到

黎惟敬內翰洗嘉則張幼于諸君過弇州
園分韻二首

贈名醫盛老

盛老醫甚精而有癖疾每携妓避客輒
數月莫可蹤跡故云

丁丑元日試筆

酬正答謝江右潘中丞

石丈自滁穆丈自魏貽詩見慰罷官走筆
呈謝弇狎近況二首

莫子良方伯以花朝自感詩見貽率爾奉
答

莫方伯子良與子雲鄉追餞松江道中留
贈

太師存翁相公以元旦家讌詩見示次韻

解任後得明卿罷官報寄贈二章

答于見先

林近夫　朝回時遊嶺外以詩見寄感而
有答　偶寫近況

猶有詩贈月溪上人將十年今春至吾州
講經畢過我小祇園言別更成一章贈
之

李文琦自解銀臺力辭不出讀書燕中賦
此見懷

姚匡叔以道術爲用聯諸王上客携其書
來訪倦倦七子之盛有感而贈

書懷

兇吉夫太恭以長箋長律見期讀史記有
感而答

宗良國將以近作見示且致知己之感有
答一章
德甫居太夫人憂致詩見慰悲激用壯別
成一律爲答
[redacted]父國尉以乃叔用癖書介紹投詩見褒
有中典大雅語倆荅贈
巍父佳父二國尉合書及詩見寄極有龍
門之思因及于鱗悵然有懷奉荅時舍
弟方按部其地
荅用聯夫時有三詩極爲余致不平之感
且訂後期
初夏行園有懷敬美弟南原
余燕中別宋廷尉望之今十七年矣公秉
鉞吾邦余謝言歸里雖訖問時及而竟
暌握手乃成一詩奉懷適太學張恒思
以畫索寄漫題於首
程京兆汝懋視余少長別燕中者三十年
矣余自郎入留棘謂得相從而竟以言
罷方成一詩奉懷適太學張恒思携畫
索寄漫題於首

和王百穀懷出妾
初遇子與方伯崑山旋爾言別赴任江右
汪惟一得古印摩之易其文曰五湖長見
贈　寄贈顧生
李文正吳文定諸學士於海月菴賞十月
菊五七言律俱以前用騎字押和頗成
險窘余戲悉爲步之
賀張太史　寄贈吏金吾
題潘中丞芝林時崑山書院成之滸於林
故以名焉
送子與方伯赴江右任兼懷德甫用晦二
君
石湖遇朱在明小飲將別遂遊虞山吳氏
館　謝　襄王存問一首
壽王太常有壬
敬美弟有荅予寄懷之作適以棒　賀歸
倚原韻爲贈　戲寄吳生
殷無美余故人也東歸之後贅而強納邦
焉輒成以贈
張見甫以臘月見訪明歲之夏復走使訊

問感而有寄
送成伯鴻臚遂朝
贈汪生象先　贈劉生
鄭褒之役與伯玉侍郎別恰三載矣聞出
撰中至錢唐走信奉迎因成感舊之作
題破楊齋爲彭稚修作
爲藩史顏君題竹山寄樂卷君有子爲州
別駕著聲
方與客談內池之樂而有客書感大將軍
者因縱筆感賦

汪仲淹病後見過出其新詩有贈
贈從孫伯和需次容幕
明卿約以秋月枉駕季有詩來改訂春期
賦此促之二首
李太史本寧督學關西以得與予鄰後先
自喜責詩爲贈二首
故相袁公管夫人壽篇
贈婺閩宗侯　寄張文學長輿
餞叔寶七十
歲宴爲文沽所役忽忽不暇存故人除
夕把盞如悟爲叔寶七十誕辰遂成一
律燈燭書之亦不暇辨爲何語也
迎春日對酒客有談一歲兩春及中秋再
閏者漫成一律
戊寅元日家宴試筆
純甫汝丈將過嶺南貽詩見贈率爾奉酧
一律
胡元瑞見贈之作推挹過甚聊此奉答兼
識賞儀二首
與繩廷刷入　朝遂會吳江道中作

戚都督以一壺雙字爲壽走筆志謝
寄答曾司馬以三
貞吉宗侯遠致新詩古窑杯益賦此志謝
送成伯詹錄頒　兩宮徽號詔於閩中
壽莫方伯先生子良七十時誕辰爲四月
七日也一首
蘭溪司諭彭稚修中讒移疾請告輕舟過
我山園有贈
王司訓趙拜和平今賦此送之
陳玉叔大參自淮以蜀中新詩見示有答

寄贈武林施翁施名經故將軍也
題畫寄壽黃都督
自崑城還茂儉携尊同伯能無奚見送
張助甫自陝西叅議遷按察開府△池又
之不至乃聞仍移陝西按察賦此寄之
看仲德與張子午轟飲作
屠長卿使君見過弇園與曹子念同登縹
緲樓分韻得雲樓字 二首
壽陳封君提學允升父也
故將李乘官學道㒶九十矣而叅方不休
賦此贈之

卷之十五

詩部

七言律

讀一澤川致于鱗所著詩選遺珠有感
寄屠宗侯貽書及詩見贈賦此奉荅
李先生[illegible]以詩集見委序草次奉荅
孫狀元冊封南陽便道過里索贈
奉和大宗伯董公返梓之作
陳子吉應東閣之辟[illegible]燕中久矣今年

過余婁水知尚囡公車出徐李二相公
林尚書詩見示因繼其後
董孫二進士見訪山園守公留晏而余以
掃墓東歸不復稱主人賦此志愧且訂
後期 初聞應天尹命述懷
乞休疏上聞見阻公車志恨
將赴留尹出門作
抵冊陽聞南中有流言即返棹
投劾南歸抵家作 歸後呈元馭宗伯
己卯元日雪中小飲試筆時以除夕立春

得在籍聽用之命有感
東泉丈解太僕歸從少春見㳺有寄
寄少春丈時刻予所贈詩文於石置遲鴻
臺 哭子與方伯五首
送莫廷韓應北都試
壽大司冦錢公八十
於弇園餞馮使君之楚右轄 二首
大司馬劉公六十
荅和魏太學見慰之作
寄王大叅陽德時公祄歸禾嘉以黃甘見

賦　　感懷寄王大參陽德
劉司諫君同時舉二丈夫子然二母也其
文寔副公以吉兆命名遣乳媪先期而
至邑大夫士奇之爲詩紀其事而命貞
次爲二首
送顏司理之任平樂
自長興還抵峴山過李使君肖甫邀酌屆
指郢中之會忽五載矣歸成二章奉寄
二首

爲吳侍御贈廣西鍾提學
喻工部邦相以前天台令謫還枉道見訪
出楚中諸集讀之感而有贈
麥大司馬汝成成嶺表功入參留務奉送
一章
寄太平龍同知身之時見子以試事過謁
二首
殷無美與沈君典狀元有南宮之好今將
訪君典於宣城賦此送之弁簡沈
比僧行脚而携諸名士卷乞詩因贈之
袁黄巖寄鴈蕩圖及新詩見示頗懷壯

之感　　壽濮遊擊四十
壽大宗伯吳興董公七十
賀大宗伯董公孫捷秋試
再寄答胡元瑞且邀相過二章
送曹子念赴禾嘉謁謝王使君陽德因遊
天台鴈蕩諸山
承明輔方伯見訊且有秘示奉答一律
元馭宗伯留賞菊忽有紫牡丹一株異而
賦之
李公自留都督學轉北奉常有贈

穆考功敬甫以書及詩寄慰奉答志感弁
言近況
穆君以近詩刻石并刻茶詩寄謝
戚都督加太子太保奉賀短章
卓光祿過我弇園有作聊倚贈
殷無美談君典築室水中謝客讀書與鄙
況合有述
雪夜大作晨興有報弇園之勝者病不能
赴作
臘月十日夜雷電大雨有述

賀學士何公弟仲君入史館
大中丞胡公入佐司徒貞以多病里居不
獲一從父老臥轍請留聊成二章以壯
行色蓋公之功德人能誦之而公之苦
心人不能盡知也故於結語中深致歎
云二首　庚辰元日郎事
雨中郎事有述
范子將有金陵之遊賦此爲贈且復招之
徐嘉定凫移離邑無奚索贈
和陳玉叔大參生夜見懷之作
二月十三日作二首
董茂才揚名以文見贄有贈
傅公瑕携麗人梅花新居所書自辨而詩
有晚得新交學綠華語蓋指梅也且索
和章賦此駁之并用志嘲
聞家弟乞休不遂有感二首
子厚王孫再寄新文有答
伯承少卿自報國寺分手二十五年矣雖
訊問不廢而笑談永隔今歲初夏復有
一詩見遺聊爾奉答

答舍弟敬美覲還復嚴江右臬任時偕余
訪道有遇二首
伯起不就公車杜門著書寄此致矣
寄壽宮保大司空潘公
贈章仲玉寫楞嚴經且用自解
雲巢老人走价渡江以詩相問有作序定
于皇甫謚語賦此報之仍寫懷仰
少司馬四明沈公以詩見約相過和韻奉
酬　四月二日郎事四首
唐明府元父冊七十一
壽新安人七袠時府君第
居清浦長卿以詩柔真聊復倚和
寄處州喻太守邦相兄
徐大宗伯以倚語見訊倚韻和之
答荆府樊山王以文草求訂
辰玉道兄游南雍應都試賦此期之
林大廸者故同年尚書對山子也閏秋之
月忽訪我海上以其所著叢桂堂草來
謁之大較鴻邑典麗不操閩音而七言
古近體尤自娓娓雄柰之先父子兄弟

正八坐者四人其他乘朱輪組銀艾者
又十餘人大較以高節偉行著天下蓋
業先其大者而於茲途實未闢也夫覺
獨闢自待用先生與長沙諸公角害夫
先生與北地信陽諸公角而草昧尚屯
時儁質勝君子猶有歎焉今者彬彬矣
篳路藍縷之徒大與其超乘焉余甫有
筆硯戒不能爲叙而以一詩致賞

卷之十六

詩部

七言律

九月閑閣謝筆硯而千里故人訊問不絕
又多以詩及者遂成此二律志苦且代
荅二首
齋室初成有勸多栽花竹者走筆示之
夜聽印師禮誦走筆偶成
送仲氏敬美視關中學政時皈心道門玆
行柴栖而已 四首
寄李本寧提學索其秦中文字
寄陝西右方伯徐公公近以吾郡兵憲遷
空山首座托鉢叅方因謁其師館
辛巳元日試筆
華幼國以古隷見貽賦此報謝仍乞書國
風
甫爾逍遙偶得陸司空與絕蚊行坐客因
舉吳門詩語一咲賦此
題宗艮王孫摩尼菴
題匡南王孫奕臺
同年彭比部恪始游仙近體見懷漫成一
律荅之

送憲副王公家馭督視河南學政先是長
公以春秋魁天下而公繼之
閩中陳子韶憲使以二詩及書附賈舶見
寄即爾次荅二首
宗人汝康都運端陽舉孫乞詩爲贈
感事
吳母六十壽言母長齋三十年有子冨而
好道築淨樂宮七真堂於齊雲巖須進
士李元渥索句壽之
與敬美弟初出郭宿故墅二首

荅贈皇甫子循先生
孝豐吳孫鏊故中丞峻伯子也弱冠而才
以詩見投云遠憑文舉通家剌去問習
侯辯藪方生之從祖大參君老於是中
必有秘客相授僕何能爲効因抒贈荅
一章聊見情耳
有上人閒關居作此贈之
贈馮咸甫先輩咸甫能文章其祖侍御公
父京兆君以忠孝著節云
大中丞陳公自楚南貺貽詩見懷賦此爲
謝
同元馭學士及家弟敬美會李惟貞使君
氷玉堂出沈啟南先生畫見示命作
題贈安雅主人
家馭提學甫校士河南按効徑歸詩以志
喜
壬午元日與敬美祝　聖少欽郎事
張肖甫司馬特膺簡命督撫全浙賦此贈
之二首
習業茂長小飲聞將有西南游歌以贈之

大中丞孫公貽書示按部期又不至聊爾
奉訊
讀穆敬甫所選明詩七言律有感蓋時輩
之作在焉又多猥及余云
以近况報敬甫亦小有所規也
胡憲使歸自滇中年六十
賀大中丞晉臺秩撫蜀
得顒兒領解南都報書此寄勉二首
送張侍御亍告還蜀
送傳吳縣入覲以害治民聞而山甫子亨
輩謂其有仙骨精神理因賦此爲餞
送徐少卿刪封魯藩王便道歸壽大父太
師公八十遂朝兼簡其弟元普中翰三
首
送毛豹孫天池寺撿藏寺爲僧文掾爭之
力而後得之
題春草馳情卷寄荅孔炎宗侯
子厚第三書孤憤之懷極矣男子要自有
出世事毋論浮榮即不朽亦第二義也
賦此廣之二首

壬午初冬忽傳明鄉有非常耗者得書書
剛因成一律情見乎辭
沈太史　請告歸嘉禾走筆問之
元日過敬寅小酌試筆
送余教授歸天台兼簡應在明
仲氏力辭浙學之命得請志喜二首
曾子登談禪轉甚而自詑其詩工且時時
露壯心賦此
周公瑕先生壽言　乾康山人穉鄉
寄贈大名魏侍御

贈劉長洲應召入諫垣
題太痴老人畫山　大痴此畫甚佳而後有
楊廉夫題一律險評都不切事至末句
云海上呼龍須有約鈌耶笛子許君聰
尤可咲諸君毋不步其韻者余亦戲步
之將使後人而後咲後人也
寄題鄒孚如舍人讀書草堂
錢塘陳卿太守以二詩書扇寄題介山園
索和及于書筆甚苦云欲梓之集中勉
抒近況以荅

肖甫兄治浙師功成名拜御史大夫行左
司馬事道過吳門輕舟入訪弇中賦此
贈別得二章
汪仲嘉見訪有贈
陳太常謫官不赴十五年矣精修梵行與
世塵絕　聖主求舊一月三遷勉赴留
省之命聊成二章以抒鄙素
沈純甫夫歸自嶺南累遷九列濡遲未上
移舟訪余弇中有贈
純甫夫與元馭兄弟及仲氏敬美皆見訪

投贈俱有四王之目既感且慙聊此荅
謝
傑遊有五子篇擬魏懸權似不欲以文士
名也用贈長兄韻荅我因再成一章荅
韻見志僕亦且謝筆硯矣
唐人有畫葛稚川移居圖者與婦各騎一
拳角牛前後五白羊從之一赤脚擔英
又一少女從之手携束書且行且讀婦
所乘牛背大穉一嬰兒在焉其用筆頗
雅勁山杏老人書七言律于尾似不能

悉稚川事故爲補題一首
觀一上人將往五臺禮文殊出行卷索贈
南昌龍沙補圖輓章
題馮南江廷尉水西臺
再用廷尉之子京兆君韻西臺又日馮憲
閉關
邢子愿侍御枉駕弇園二章二首
後邢子愿侍御過家弟敬美澹圃作二首
餞李惟貞使君遷浙江行省參政領金華
諸郡二首

余以己巳正月渡江訪會家弟於天界寺
雪阻五宿今年臘月寺僧訪余曇陽恭
留宿雪復大作因成一律寄之

弇州山人續稿目錄卷之四

卷之十七

詩部

七言律

答魏大侍御時自謫遷南考功
贈李公子　甲申元日試筆
偶成二首　將斷文字緣作此二首
壽行太僕鄉徐明宇七十
吳明卿大參挾方山人仲箕玉太學行父
以三月三日訪我弇園與家弟敬美曹

子念與兒小集分韻得林字
明卿與諸君過澹圃分韻得窮字
明卿諸君再過弇園分韻得園字
明卿走辭先司馬墓貞以病不克從僅家
弟侍行志痛志感
贈鄉黃州彥吉遷閩學憲彥吉之先爲宋
忠公浩其外大王父則魏恭簡公嘗視
兩省學政者也
方仲箕博學有文而時時使酒依吳明卿
居武昌從訪弇中有贈

王家馭提學春夏之際連得二丈夫子以
詩賀之再責開宴
與元馭宗伯家馭及吾弟敬美二學憲陪
楊大宗伯月夜治派泊西墅作
送殷無美赴夷陵守
大中丞馬公昔建節渚宮余忝氣分之雅
茲捧有江右貽書慰存賦得一律志謝
兼簡公部人鄒太史
送顧太史病起還朝
挽尚寶丞李君

李本寧大參自楚訪我弇中紀別二章
少玄滁泉二將軍毋七袠褒封太夫人壽
言
少玄奉國蒙恩推撫國事詩以賀之
爲仲淹贈其猶子肇元
經師朱教諭先生八十壽
有感
汪伯玉司馬同淹佳二仲徐孟孺胡光瑞
過我弇園而張司馬肖甫亦至
送伯玉同二仲元瑞清洋將抵玉龍橋望

玉山作　乙酉元日試筆
人日得毛侍御秋中貴竹書有感却寄
癸未十月成伯從孫府錄偕弟進士寅季
姪孟嘉過敬美澹圃看菊花作
甲申中秋夕成伯寅叔孟嘉復携酒弇園
楚人李惟禎來不疑草在焉頗具歌吹
之樂得一首　寄夏州張中丞
憲使西華王公七十乃弟暘谷公亦六十
九矣予念乞言爲壽
范侍御按越還枉駕草堂值予徒止弗獲

修歙志謝　寄彭欽之太學
赫侍御按蜀見訊以所作金紫橋詩刻及
呂仙翁贈詩見示有答
送徐孟孺游北雍且應秋試
李惟禎使君自金華修訊且惠山資有謝
覩奕者周生與宋茂才奕偶成一律贈周
趙汝師宮洗領少司成以野服過我草堂
言別作
汝師語次多及時事民瘼慨然有感
弇山堂庭中玉蘭及含桃二塢

弇山堂後甃芙蓉池

竹逕之右方小白蓮池

少保戚公元敬解嶺南將印還萊海訪余婁上言别得二七言近體二首

送常章二廣文謁策公車

送蹇子上兵憲進中丞撫順天二首

太倉周大夫入覲大夫以治行高數被旌薦而催科不及數未得奏考

送崑山劉令入覲

遊金澤古寺

伯玉建精舍於華林猶子華元百步外搆室署曰東林賦而書之

支簡亭學憲謝病歸問訊之

吾郡太守朱公治行爲天下第一天官那言之上超拜浙省大參分理明越余老且病於其發也不獲從父老攀挽之後僅以一詩爲贈

贈蔡生去疾

丙戌元日試筆

李紹者故徐方伯子與與僕之筆硯交也膺貢北上一詩贈之

壽華湖西翁八十

武昌劉長卿先生見訪與談咳兩鈍鑰殘作

送申比部還朝覲省侍

廬城陳令自貴竹枉駕弇園小宴分韻得開字中字二首

寄順天蹇中丞

送林君自江南歸入領禁兵

劉介徵司農損書及新詩見示多哭仲氏國徵語却寄一章慰之

再寄介徵司農時家弟已定交矣

壽宜興吳膺湾六十

蘇子瞻學士初通判杭州過秀州過鄉僧本覺菴文長老賦一詩留贈其後以學士再涖杭過之則文已退院三過之圓寂矣皆有詩志其感慨後四百年太守龔君勉于菴內別構丙舍祀蘇公顏之曰三過而悉步其韻一時諸賢和之不佞繼焉二首

再贈金山上人

漁陽蹇中丞走使惠餉謝之

徐茂吳司理解事之後三辱過存投贈新詩迥絕輩流洮洞衆體迺自斐然庶幾

不孤黃梅授衣之托矣聊報四章以志區區 四首
助甫中丞解夏州節使次新蔡里中得二律寄之二首
送楊司理啟徵
張將軍要余與沈令尹潘林曹三子駿兒同泛海時風日清美頗窮勝槩樂而賦之二首
月夜與張將軍及諸賢合飲海舶即事二首
卓徵甫光祿邀汪司馬及仲季諸社友大會西湖南屏選伎徵聲分韻賦詩伯玉以高字韻見寄倂余同作得二首

爲王光祿賦白鶯
顧進士懋箒令閩之睢寧
丙戌仲冬五日爲余懸弧之辰與敬美弟及子孫小飲得一七言近體
丁亥元日即事
題陳方伯玉叔天尺樓
寄宗良國慰
二月三十日清明又唐朝晦節
沈同守過我山園要常廣文陸太學共集頗極歡洽之樂沈以四咏見貽倂酧其二

臨淮徹侯李君知六軍事賦此寄賀
周進士移居賀之

卷之十八

詩部

七言律

壽邢封君

送袁子年守青州盖僕三十年宦遊地也曾題詩刻石雲門山侍御毛君近爲亭覆之

送石阡守陸

送撫浙溫司馬入佐大農

張左虞都尉故與余善每過弇中風流譚浪飛白無算余輒以酒客鹵莽遇之後稍出其詩余稍稍稱許然不覺其異也及集成而丏余爲叙因賦諸友篇左虞僅居四十人之一耳去年左虞死余不能往吊以香帛寓之而無主喪者孟秋之朔偶攤書出曬於散帙中採得他詩請之不甚快最後一卷極清新雅之致句字有力格韻不凡而忘其誰作以

集考之則左度契也不覺失聲而泣吾恨
鍾子期多矣遂成一七言律而會其子授
官奔喪歸并書諸友篇寄之俾焚於棺所
逝者有知將從夜臺沽酒三呼稱快余亦
可以無憾枕林矣

陳僉憲文遂按節彭城故人子曹生上謁
賦此寄之

有所聞作二首

餞右伯對滄王公之浙藩於西湖劇思西
湖之勝因成二章送之二首

送陳郡丞履入爲戶部郎君凡兩丞吾郡
矣

顧尚璽名世八十壽言公有二子賓而文

過喻使君邦相郡齋與其尊大夫八十翁
四孫及通家余子小飲有述

喻太守邦相及陳丞李司理邀飲顧園作

過大宗伯徐公作

徐大宗伯歸有園留宴作

潘方伯邀遊豫園

顧尚璽伯仲東西二園今併爲一然主人

老病無不治矣信步一游志感

游潘顧諸園畢自題弇園

廣州朱提舉以歐楨伯虞部書及詩至却
寄

過吳太學新園賞菊十夜作

虎丘西僧房晨訪曹茂來居士山閣小飲
作

慧山東園爲王光祿家物余再過之矣復
與俞比部曹安二山人曹王二太學一
游郡事有述

華太學邀過鴻臚卿王公慧山西園景物
尤勝麗與俞比部曹山人同賦

疊前韻奉酬徐宗伯見和之作時公有書
勸駕詩尾亦及之

疊前韻和徐宗伯歸有園見和之作

答汝寧張助甫中丞

三疊韻徐宗伯勸駕之作

三疊韻和徐宗伯大士齋韻

戊子元日戲筆

同年韓令君百谷齋之諸賢邀餞幼于館

分韻得雲字

徐參議邀游東園有述

咏徐園瀑布流觴處

奉要太宰袁公抑之過天界寺　上人房時大司冦陸公與繩後至設讌梅花古松下作

王太僕公漢上之別垂十五年矣讀公全集見寄見懷之詩凡十餘章而不盡逢賦此謝之貞之誕辰乃翁贅弟歲也

游靈谷寺

夜與諸公飲大雄殿前庭銀杏下得月有作

陳光華以佳章見投報贈一律

送太宰楊公考績北上

同群公宴徐氏東園二首

過徐錦衣西園二首

飲魏公南園作

同鄉諸君宴朱王孫同春園

湯比部詹內翰邀同少司徒方公游徐公子萬竹園時主人以疾不見

趙司成邀同王光祿賞王貢士園芍藥前是已醉牡丹下矣芍藥尤盛麗可愛賦此與之

端陽後一日薛鴻臚邀宗伯二司冦司農遊武氏園即事

雨中過姚氏故園與周公瑕張幼于詹東圖賦不礙分韻得春字時公瑕舊遊之地將五十年矣

魏府三錦衣北園同方司徒宴遊作

武定侯故郎竹園　諸公會趙中貴園

過故姚大名園飲有贈

大司馬陰公出扇索書近作汗蔺之後復錄一律博笑

張幼于兄薄游金陵過從甚數忽爾告返聊成一章送之并寄長公伯起及韓令

徐二公子邀與陸司冦吳司空游東園

王文太僕得余前寄詩輒步五音見報敬疊奉謝并懷賢從故侍御

詹東圖內翰遷吏部郎移舍過題園亭

送林戶部敬夫出守雷州時敬夫以詩留

別二首
壽內江鄧大夫弟爲中丞公子爲麻城令
趙高郵來亨以詩寄懷并示新集有答
約同公瑕隱君湯沈二比部袁右䍐陸山
人秦王孫游清凉寺阻雨不克登臺小
飲方丈作
哭弟後得李仲子能茂損書及古近體六
章病甚勉酧二律
贈袁稷蕃長史同年
稷蕃先生以二詩書扇見投報之

送路大夫自司農部出守寧昌
博羅旅子孟奇通春秋以文名嶺外久矣
今年秋將偕計北上薄游南雍出所業
贄余俄爾言別把涯之情黯然對深時
趙少宰有二律送之余亦次爲二首
吳三皐偕應試金陵以通家子來謁得見
新文賦慰賞之餘走筆爲贈
八月十六日携酒高坐寺同那道人次父
王山人承父孫山人齊之徐司理茂吳
鄒學憲彥吉梅茂才禹金凡七人分韻
余得南字
贈池州趙司理時君以棘事入都過訪
丁休寧以棘事過金陵見枉有內子之戚
思歸慰留之
送湯比部奉元正表入賀時青瑣十年矣
登廬龍山在觀後云晉中宗所名
二劉宮庶宮洗主試南都併贈一章
金陵署中乞骸杜門辱李如吏部寄詩有
答
壽秀水陳君（君有子以侍御封　君以九江守有傳）

陳先輩子卿大宗伯公子也美秀而文云
弟太常有佛哉之契訪我白下贈詩美
合尋上公車飲而贈之
步魏公西園小酌時公已捐館矣
倪駕部船政爲十世利太宰紀録且有特
命而僅守撫州於其行得二律勉之二首
卷之十九
詩部
七言律
己丑元日郎事　御花園

三疊韻荅太僕王翁從前與中得之中韻倒倒不能正也
贈李太學
蘇侍御濩傑還自按滇舟過龍江余與太
宰楊公候之不得却寄一首
同鄉楊太宰吾宗少廷尉路戶部沈比部
袁叅軍王司訓會飲趙中貴園亭分韻
得風字
徐九公子園亭即事
游徐五公子金盤李故園
坐徐四公子錦衣東園中樓即事

游徐四公子宅東園山池
送大宗伯姜翁考績北上
寄荅那子愿先生子愿有詩似快己之得
歸而尚有憂讒畏譏之意故云
再游鳳臺園　李臨淮竹園
游徐氏莫愁湖故園
贈南陽孔炎王孫
戊子秋宣城梅禹金與其從叔季豹相過
從頗數今年春禹金之從弟子馬來出
其詩見示更自斐然於其行得一七言

律贈之
寄贈同守王公爲族孫泰亨請也
贈故將軍劉忠父
考績至淮聞有大司寇之　命便道抵家
即事有感二首
明卿自楚馳信相問云秋後當訪我金陵
以一詩賀兒騏登第以六詩若旱荅之
送凌金吾護潞王之國便道歸覲大司馬
公還朝
過大宗伯徐公留飲山池出所催明童佐

酒
飲徐公歸有園後旋過乃壻張伯隅園小
坐有作
送邢彥吉學憲移杭嘉備兵使者
奉贈臧原濟國醫
承明卿大叅以詩見賀司寇之遷且訂修
真之約而所托似非其人耶以奉酧且
示微風二首
秋日發黃浦朱氏三子與張長輿顧仲雍
孥舟送別書此紀事

丹陽道中承宮保大宗伯吳翁出會因贈
二律
徐大宗伯同唐張冀三子見餞至新洋江
始別
過滸墅關李啟鑑司農要張毛錢吳諸名
士餞送分韻得連字
九日家居掩關同年兄袁相國屢舍以三
詩見督尊酒聊爾倚答
新樂大王明德懿親肩美彝獻秉禮服義
蹈稱河間耳順已逾國儲未立邇者熊
夢奕奕麟趾振振凡在同聲俱屢稱慶
敬成七言律以弁卷端
請告杜門大司成張公少宗伯趙公學士
余公携觴見枉分韻得來字
送黃季主先輩
送謝太常北上謝曾使琉球
事白復再上疏乞骸承伯王司馬以二詩
慰問有感奉答二首
賦雪中承御史中丞石公納言徐公廷尉
張公京兆尹陳公鴻臚史公過訪陳公

有作紀勝漫爾奉次
陳京兆王致以書雪詩見投奉和
贈誠叅軍思重
用贈誠思重叅軍韻再贈謝少逸茂才
庚寅元日立春祝　聖畢始以錦袍謁陵
歐陽公入佐天官兼領翰學賦此送之
贈少司徒來山方公得請時公徙止別館
未送新都
操江石中丞母林太叔人壽言
杜翁少時省親夜歸大雪幾殆若有神人送之得見文太史閣之美而又屬寫人毛太史詩之文失復得諸賢具其事倩人諭和贈成卷之余亦嗣爲
陳王叔廷尉遂大宗伯王公過飲有作
爲王學士題馬難山
爲王大宗伯題五指參天峯
顧太史其上以下附附卷之一首錄
病告抵家承伯王司馬昆弟違書相問長公仍以七言四律見贈走筆謝答三首
鄒彥吉視楚學政並簡吳明卿
送周中丞之留京少司徒三首
端陽日過家即事
韓宗伯召集翰學教習庶吉士賦此送之
張虞部携酒同趙武二生過我泛舟竟日清商遙奏不覺快然賦此
鄭司寇思成過我山池同張虞部吳僉憲曾子念琛元春武君陽成不驕分韻得清字
太保范溪公閱試六師乞歸未遂賦此寄之
王中丞公移疾歸對省兩載矣貽書訊余山中適聞宗州告還而公歲德素著泰中因成一詩以佐起色
郭舜舉丈蘇嶺南學憲叅晉蜀藩轄閩憲遂之
五言排律
潘景升見訪後即游南雍應試賦此贈之

以壯行色 題凌氏盟鷗館
賦得柳條恒撲岸花氣晝薰舟送沈子
送湯給事元衡入朝補舊省
答與國判張羽王
日長至爲懸弧之辰夜半起坐偶成
少司徒胡公家息予告詩以寄情
感事得五言長律三十句時家弟就寘致
閣中書爲歸計因賦此寄之
送徐汝旭游太學扶侍宗伯公并訊謝宗
伯

尚進士請告扶侍者十五年渡江見訪爲
詩爲贈
前揮使王君化六十壽言
壽余德甫七十 癸未除夜
皖皇甫子循先生
題故孟光祿怡老園
元馭閣老將北上要余於野次言別得二
章 題先生畫贈林總兵
由陰徑而下至振衣渡又名邨女津
又澹堂之後涼風堂

薄暮練川朱侯過訪小語別去紀贈一章
王安川先生歸爲賦詩以送之
宿泖塔佛院
再題泖塔因贈修塔住持自正
壽顧翁七十 謝貞吉王孫雅餉
壽曹茂來進士七十以故人仲蔚子請也
寄鄧州劉廣文

卷之二十

詩部

五言排律

侍御蘇君按滇中賦得五言八韻送之
王懷中先生黎人也與余有通家分年七
十有七矣貌壯嚴健舉止飲啖兼人既
深東越建昌之學又善談玄素之秘訪
余弇中兩傾綰言東出少而刺舉上君
子尋飄然遠別得排律八韻贈之
慕椿林翁壽言
白雀寺秀上人新詩時有開元以前調又
能作本色語出行卷謁余求訂且將北
遊賦此送之 咏江令

荅贈張太學孺愿兼寄示沈嘉則居長郡

孺愿之先人爲大司馬公嘉則長卿俱

其客且與孺愿善序其詩而不能無白

首之歎故云

孫王孫仲望邀周公瑕陸成叔登清凉臺

分韻得風字

慰梅禹金試金陵放落一首

送許京兆枚故友李中丞左遷

故人阜潑甫光祿補官北上過金陵飲官

舍賦此送之且訂留署之約

訪明徵君事讀唐高御碑有感

朱定國失意後訪我金陵賦此贈之

朱虞封先爲賢令入郎考功氷蘖之操煒

然人口出視江右學政於其行賦此志

別　　覲潮曼游作

過陸震卿大行讀書處有贈

顧仲乾携酒舡相送傾倒尤深因賦贈仲乾

符及張長輿朱氏三子

贈陸成叔山人新居

送方伯吳公公入覲還金陵御赴浙者以

下吊附卷之一日錄

季師八十三翁病起見過呼婿王安雅門

人潘文徵道階至夕乃散斐然成詠

送孫明卿進士病起此上時中秋之夕也

七言排律

避暑園居得長律二十句

吾州有王三翁者沙人也年一百六常住

明上人蒳人也年一百四今秋眉州劉

大瓢來訪自言歷三丁丑年百二十一

度其狀貌亦似百許歲入期以閏月之

十二日會吾山園喜而有賦

詩成之明日而王翁疾甚又明日就木矣

感歎之餘復得一章

大宗伯吳興董公柱椑海濱道返命進士

長君代訪且贈長律餙奬過情愧感之

情托之申和

杜清甫丈九十矣而矍鑠如少年曾憶白

香山贈裴施州云九十不衰真地仙因

倚起語壽之

再用香山居士起語壽駱廣州先生

壽封給事蠡湖顧翁八十

觀察顧公六十壽言

寄題吳明卿叅政礼園

送吳晉陵趙常熟二太史赐還入朝

金白嶼先生壽九十矣其文彩風流比之
前九十者杜翁駱師則尤翩翩焉不佞
仍用白香山起句例壽之得六韻

閱史偶有所感

輓故贈太子少保潘恭定公時年八十有
七

世貞適來壽九十翁如駱司理杜金二處
士皆用白香山起語今年爲宗嚴湖先
生九十復引前例壽之先生之伯子故
吏部子和余碩交也故中聯多及之

三月三日屋後桃花下與兒子小酌紅酒
因憶昨歲從吳明卿諸楚人於弇園禊
飲遂成一排律

緹帥左都督麻城劉公貽書慰存且有名
香佳扇之貺七言排律廿四句志謝

賀族孫都運汝康八十

昔白文公有詩贈裴溜州其起句云九十
不衰真地仙余以此例贈九十翁者凡
五人矣莆田林方渠公以名進士官至
郡守累進階正三品今年壽九十二而
其子敬夫復以雷陽守便道緣侍刑論
五人者僅一宗馬湖爲行邪所謂裴溜
州者當亦不及也喜羨之餘敬步前韻
役之俾歌以稱觴

余與竹溪王大中丞爲郎中之別餘十二
年矣公撫閩有值旱魃爲虐公竭力祛
之民漸回菜色辱遣使問存憮然有懷
遂成一律時閏六月之望也

五言絕句

題金陵景送康永錫一絕

牛峯亭　清暉軒

君玉沼　觀音巖

白龍洞　多景巖

寶雲井　偃盖松

鐵塔　妙高峯

東齋　西巖

書于皂先扇一以自嘲一以自勉二首

梁內史奉詔爲譚司馬治墓便道歸省
訪余弇園得三絕贈之三首

題尋生齋贈張仲慧四首

王汝止先生過訪余園有述 六首
陳翁六十于邑先請詩壽之得一絕句
題畫 十首
南昌饒生善醫余友王茂才有隱疾能起之索二絕句一韻以贈 二首
嘉則長卿復以五言絕句廿首傳和有如樂府者有如詠史者漫爲倂答當更許我事不許我情也仰山師云神道則不無佛法須還老夫在一咲
遊前陵　穆天子
錦重答紫王　細腰宮
高漸離筑　五大夫松
鴻門玉斗　江皐解珮
九微燈　李夫人
望鄉臺　相如滌器
青塚　爨下琴
白門柳　鄭櫻桃
晉家池　玉鏡臺
解語花　梁公賭裘
戲贈朱生 二首

訪吳登不值承見寄三絕句賦此爲答 三首
石丈拱辰抱西河之戚今聞後房有旦夕就館者寄此祝之 四首
入秋無事案頭偶有殘箋隨意輒書如風法華不倫不理故曰雜題 三十首

弇州山人續稿目錄卷之五

卷之二十一

詩部

五言絶句

爲胡元瑞題綠蘿館二十詠

石屏、　栗

劍　書筒

玉磬　五嶽圖

碁　膽瓶

笛　茶竈

螺杯　拳石

博山鑪　麈尾

羽扇　芭蕉

芙蓉帳　湘竹簟

胡床　石枕

十一月弇園紅梅盛開偶成二首

貽拱辰兄詩之來歲爲辛巳秋有傳畢丈
夫子者再得四絶句四首

贈松隱上人二首

贈張五鹿三絶句其門人爲請三首

和肖甫司馬題暢德大參東園五言絶句
十首

旅景園　閒雲徑

蒼雪塢　叢蘭館

把華軒　奕秋臺

專旭樓　飡英館

右軍池　通幽徑

題春雷出蟄圖　枝上小雀

蔘根蟹

余自庚辰來抱影曇靖不識城西水面者
三載餘矣癸未八月乃送張肖甫大司

馬九月送江伯玉少司馬十二月送陸
與繩少宰甲申三月送吳明卿大參八
月送李本寧大參貞吉與馬九月送歐
楨伯虞部遠或泊清洋近亦闕外而明
卿獨相蟬援遂抵崑之玉龍橋泊焉見
者當駭傳以爲且破木叉而不知是六
君子皆生平故人張范之好而命千里
稽呂之駕恨不能沉一葉舟裹百日糧
相從於五湖之族何論木叉也今吾已

徙處深林而所謂故人者亦且盡矣閒
居無事慨歎之餘人成一絕以紀其事
送肖甫司馬於清洋江口
再送伯玉至清洋口
三送與繩至畚子
四送明卿夜宿玉龍橋
五送本寧觀潮南浦
六送楨伯於城西閣
用前例送家弟敬美視閩中學然至北水
關而止盍余已徙居鄉故也

郎事二首
僧明智自吳明卿所來將詣海東補陀大
士贈之得二首
約圜雜詠
媚清軒　玉鱗館
烟鬟亭　欣托廬
適我軒
送元馭閣老二十里橋同前例得一絕句
弇園雜詠四十三首
清涼界　惹香徑

此君軒　會心處
玉蘭堂　誤游磴
香雪徑　鮑山亭
萃勝橋　翳雲峯
突星瀨　小龍湫
千年鹵　白雲障
黑雲堆　潛虬洞
青虹梁　雌霓梁
契此巖　忘魚磯
環玉亭　惆湘石

率然洞　天骨峯
小雲門　漱珠澗
借芬閣　含雪閣
梵音閣　紫芝所
徙倚亭　分勝亭
百衲峯　雲根嶂
玢碧梁　卻女津
惜別門　碧蓮池
文漪堂　步屧廊
來玉閣　藏雲窩

墨池　題杏花書屋圖
題山水　贈譚道人 四首
題奕棊圖　文殊洞
辟支塔　又題清凉臺
公瑕先生在白下兩月許別去得四絶句
送之皆實際語也 四首
追補姚元白市隱園十八詠
玉林　芥泉
中林堂　思玄室
春雨畦　觀生處

容與堂　海月樓
鷖群閣　鷗波
洗硯磯　掬浪堤
秋影亭　浮玉橋
芙蓉館　鶴徑
萃止居　借瞑菴
傷俞四直子伯安爲其父仲蔚絶後也 一首
題沈啓南畫忘憂草
沈啓南畫溪亭散木圖入元人題此不覺
塵思灑然

題張復畫二十絶　又題庚寅元日
余在留樞諸曹椽中有南充劉璋者偶諸
生試其文爛然已而竟從木格得官將
歸省叩余秋署乞一言之贈若有不釋
然者余閔其意走筆得二絶句付之時
方乞休在告也 一首
爲祿督比丘題戚不礙畫
題畫石榴
談思重爲吳翁晉畫枯木白頭翁因題一
絶

謝病間行至攝山而司馬故部劉將軍馳
送出一扇乞詩走筆得五言絶與之
爲子生題周叔夜畫扇
題倪元鎮小畫
六言絶句
夢後感成 二首　爲韓臣題書齋
漫興四首　口號十首
題小溪巷
得屠長卿慰辰玉悼亡六言六絶句和示
辰玉 六首　有感 四首

弇園雜題八絕

西歸津　磬王峽

紫陽壁　鸞背梁

碧籞峯　九龍嶺

廣心池　芙蓉渚

送楊寧叔歸山東

楊烈寧叔者東萊之昌邑人也二十一以諸生高等應試歸失母喪單徒步二千里謁余請受詩於籛生研精制科業兼通古文奇書其純孝高志苦節獨行未易以更僕數今年學成別余而歸省墓因就試山東予之郡穉辭貽之資斧亦辭曰非吾徒步意也記東萊有毛文簡公者去生踰百年矣相業高一時得大臣進退之義其領解之齡即生歲也因贈之六言二絕句且以文簡公爲屬云二首

卷之一十二

詩部

七言絕句

題宮人調鸚圖

唐人詩云含情欲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誤也政當托此禽達之

抵滁陽聞拱辰石太僕將至留贈 二首

次嚴太保詩後送老介夫入都

贈邑吳弟移居

徐長孺及郁子以制科業見訪有答 二首

梅花下得劉伯真廷尉書却寄 一首

清明日偶補有感 二首

雨後山園

徐客部元春奉使還朝四絕句 四首

爲人贈京口何醫一絕句

贈八十翁何中翰遷故　世廟侍臣也 二首

在明遺我湘竹榻走筆言謝

答王叔承

世所稱布袋和尚者即彌勒也在前刧爲求名菩薩當來人壽八萬歲時成佛釋迦佛所懸記也釋迦以末劫救世故難難故多慈愍彌勒以起劫度人故易易故多饒樂今不採其實而加以調語

得無泥犂之慮乎
題文待詔玄墓四景 四首
和韻題扇頭梅花
徐孟章索詩爲贈走筆得三絶句 三首
徐生號雲樵而以葉子雲樵書爲介走筆
戲成一絶句
顧母張孺人六十　送張子新之蘭谿 二首
陸無從茂才自揚州來乞文以贈歙人吳
惟登得三絶句與之生高於詩與歐傳
士禎伯爲廣陵社 三首

鄖襄徐中丞以春秋臆見貽有謝
胡元瑞讀鄖集有寄走筆四韻荅之 四首
走筆壽表兄盛氏 二首
送陸楚生入陽羨采茶 二首
懷王大參陽德有寄 四首
仲山先生歸佳城得輓歌四絶送之 四首
題黃定父瓜洲小閣
題畫
朱翁年七十號味耕而又好菊有子爲諸
生故壽之 二首

戲題詩扇後貽徐生
長夏無事避暑山園是事所會輒成微吟
得二十絶句 二十首
讀王百穀吹簫賦因題畫贈星槎子然此
非古洞簫也以故稱新聲云 二首
贈蔡汝立乞誌銘歸
蔡生以一紙得誌銘而客有高生者亦以
一紙來謁請從游且有所冀戲題一絶
再贈蔡　題半閣詩
張牧還淮相國與諸君會餞山園感贈四
絶 四首

走筆贈張將軍赴嶺外
長興吳子與歸途即事有感 六首
即事
余所品顧家三白酒以其欺而近得其法
者皆勝之因補三絶句而其一以貽胡
家
少頭呂氏酒也當第一
吾弟婦之兄曰章郎酒亦清美
清明日偶題 二首　過瞻美弟飲題

過從子學賢飲　鄰居晏起
走筆再送馮使君之楚 二首
贈張老　一調姚山人匡叔
皂先以書自通於居青浦有國士之遇賦
此贈之
朱定國解館歸明州贈之得三絕 三首
題趙阮圖　贈照幻禪師一絕句
金澤寺僧爲余生日誦經報以一絕
題溪山深隱圖
莊臨甫力田種竹有長者風今六十矣其
婿陳生懋謙中表姪也索詩壽之得一
絕句

寄題何鴻臚仁仲耳露閣 四首
贈王山人良材二絕 二首
聞仲蕙治制朴業於尊生齋啊之
曉上人自江右來謁敬美贈之詩云南海
楊枝白社蓮老僧無住總隨緣不知逢着
文章伯可有衣裳與大顛又行腳山僧不
住山正逢居士掩玄關坏爐留偈多重序
大海長空自往還金謂余方杜門不易見

也倚韻立贈二絕
曉上人自云能草書轉法華千偈謁補陀
落迦者再矣告余且復往走筆反前韻
止之 二首
家弟韓官後寄一詩扇錢叔寶有與君何
日共閒身詩叔寶日作畫不休而余苦
文債刺促因戲題其後
酧顧不疑
啓東圖進士以所刻石書見示爲成二絕
贈之 二首

荅朱茂長解嘲 二首
送李將叅游金陵
仲春二十日後梅花始盛偶成四絕 四首
趙仁甫者燕來乞其父墓文留山閣少時
賦此志別 二首　清明日偶成 四首
山僮古游客放歌折花者戲荅之 二首
衡陽曾生萬里問奇實無奇可問也於其
歸口占贈之 二首　七夕病中 四首
和孫中丞叠馬鞍山韻 二首
贈劉少府四膺臺獎 三首

黃仲高先輩枉訪有贈 二首

題後甫墨牡丹 二首

蘇山人自張司馬歸云辱倒屣之延而所
謀未盡果戲贈一絕

題瀟湘夜雨圖有感

作張令書戲題後　仙師屢見徐郎有贈

偶題 二首

余德甫見貽聲苑倚以一絕句倚韻和答

卷之二十三

詩部

七言絕句

七年前爲程明賦此十絕句今春在明過
余吳閶復出卷素書之時余二人各攱
冠久矣因題二七言絕於後 二首

沈嘉則屠長卿相約爲古樂府雜題廿絕
句索和余以言激之謂長卿之高華嘉
則之雄渾信是當家若情事或須讓老
夫一步兩日內便能成此二君得無哂
其語之不讐也

湘妃竹　吳王試劍石

秦女擣衣　高帝斬蛇劍

賈佩蘭出爲段儒妻採九

鞦韆　蹴鞠

藏鈎　春日獨當壚

七寶避風臺　薛夜來

清夜游西園　愛妾換馬

採蓮曲　若耶溪

北風吹裙帶　宮鶯

燕姬墮馬　春閨怨

送李德宜之蕭山司訓二絕

徐大光祿奉使江西[illegible]淮邸見顧贈之再

得四絕句 四首　偶題

贈孫章甫 二首

劫入道史氏姊病死詩以傷之 二首

過新第　過弇園

仲冬望乍晴風横甚而寒月破夢有成

極寒擁爐中夜得小火遂成

稽考功敬甫早歲乞休惟以讀書苦吟爲
事今年擬少陵秋興八首使其子光儀
集右軍書書之見寄走筆爲謝得四絕

句四首

正月六日送舍弟河口郎事偶成 六首

燈後席上口占 二首

送里人金大從軍兼簡方記室昱武 二首

送曹子念文學游閩還訪天台 四首

郊行

折簡要家馭提學同長公學士看棣棠花

小病愁花期唯牡丹在耳次公將有豫州

之行更成一絕句

元馭學士於新覲種花桃野菜前後戲呈

得十二首

為章仲玉題保竹卷　為僧題雲林卷

題畫

喻蘭溪邦相為四絕句貽我頗致肯綮之

感且以名酒二瓻見餉其落句云萬事

從教醉裏銷次第和答 四首

送潘大憲副視閩中學政 二首

偶閱楞嚴作 四首　寄魏鴻臚七袠 四首

周三僑郎時誦道書辭其舅學士公游南

太學□絕句二首

戲為櫻桃題二絕句 二首

送張蘭谿公除補選 二首

襄國王飛教于里歲一慰存野人無以仰

酬惟祝麟趾之慶而已敬成四絕情見

乎辭 四首

陳道復寫牡丹徵仲題何以徐熙擬之戲

步於後　答沈嘉則 二首

同州王先生賜緘依曇陽廬修西方業以

俟師真聆響少子某迎之不可於其歸

也代先生送之 一首

同州二先輩以書迎其父令公歸不得作

二絕慰之 二首

題楓谷卷為杭州喻邦相 二首

贈錢效拙六袠壽言二絕句 二首

贈黃鶴 二首　寄贈吳大儒倩

寄贈吳二皋倩

和張肖甫司馬題王陽德使君陽湖別墅

十咏

清凉界　知樂軒

紅雨蹊　紅杏閣

浮碧臺

金粟嶺　穿雲峽
超然臺　筠阿館
暑香亭　偶題 二首
綦文學曼倩求書其贈大父九十四翁及
父孝廉詩因題一絕於後

卷之二十四

詩部

七言絕句

昨秋有傳殿卿左史游道山者得一絕見
慰不勝伏心走筆奉和

有蓮州比丘者托康生寄一偈云法身有
口能噇飯大地無塵翳眼睛此事遙知
已相悉願垂一語印恩作率爾奉答
又代僧答
書付印公轉寄不知到否三月偶舉似騎
見拈曰已是印了也又曰以後再莫舉
似別人問余二詩若何曰後一偈此僧
尚瞥目在前一偈聯却此僧在已而曰
雖然如此是教外中話余出兩步霍然
云法身有口能噇飯有口不噇飯要口
怎麼大地無塵翳眼睛誰翳汝然已無
用矣
題李使君扇頭小畫
袁繩之太常起家赴南少司空走筆為贈
四首
吳生得神符治余少子士騏瘧應手即愈
走筆贈之　偶成 十二首
樓道人一衲一笠一瓢遨遊海嶽而所携
詩卷多名士如王楷太僕吳囧倫參政
張位侍讀王穉登太學張鳳翼先輩昆

第之作皆在焉仍虛首簡以乞余題戲
呈二絕歸之 二首
百穀別余禮補陀出此扇索題走筆戲之
伯玉省甫見過後即作書遣候明卿而族
昔一介之謝因成二絕幷寄明卿 二首
寄黃州郡使君地光孫蔺周弘禴選部 二首
黃州周二選部居憂作此寄之君故以星
變言事忤貴人見謫 二首
洞庭陸生瞖而能詩以三律見投聊成二
絕答之 二首

謝雲仙老人皆用古語起 二首

題雙雀梅花扇　寒夜懷元馭

陸少宰與繩北上迂道訪山中贈別 四首

戲贈于邑先

庭有小方池延袤不盈丈種白蓮花且植

五番柳環之

意上人一梓毘婆羅門乘家人道通習三

乘援蘇學士贈鄉僧文老例乞余一言

走筆應之二首　看李張二子奕

十二絕句送敬美弟閩中學政 十二首

送肖甫司馬於清洋江口

再送伯玉至清洋口

三送與繩至喬子

四送明卿夜宿玉龍橋

五送本寧觀潮南浦

六送楨伯於城西關

用前例送家弟敬美視閩中學然至北水

關而止蓋余已徙居鄉故也

鄒進士鄒道甫以嚴君之命借聽於余余

實無得也不忍逆其意以二絕酹之 二首

黎丘大王以手書及詩畫種蓮見投寄謝

幷贈得六絕句 六首

贈醫者馬道人

送元馭閣老二十里橋同前例得一絕句

弇園雜詠

先生橋　小祇林

藏經閣　小酉畫溪

磬折溝　金粟嶺

省耕亭　縹緲樓

大觀臺　超然臺

潛虬洞傍水竇　縮奇臺

月波橋　古鹿石

壺公樓　玉玲瓏一名綠虹

青玉筍郎錦川峯之佳者並蜀錦也

散花峽　縮螯峯

流杯石　飛練峽

娛暉灘　嘉樹亭

留魚澗　歛霏亭

小浮玉島　先月亭

天鏡潭　鳳條館

寄屠長卿 二首

離贅園雜詠

鷗適軒　碧浪室

晰髮亭　壺隱亭小山

詠無住觀中物

白鸚鵡　雙鶴

鸜鵒　朱魚

無錫陳生自樊山王邸來將梓其詩乞序
姑與之飯而以二絕句止之 二首

題畫壽大參暘谷先生七十 二首

送林光宇文馬同高吳二茂才還閩以絕
句 四首

贈方士賴生

王陽德大參自詫兆理師而極口爲江右
劉生遊揚以爲能得景絕三昧塋田丙
舍一一聽其更定劉子來謁乃有請其
非真者戲成小絕贈之 二首

贈莆陽林孜遠

題文太史畫別介徵戶部

術士孔生種種變幻狡獪見而贈以四絕
句 四首

余生爲其父德甫丈乞志墓其別也得四
絕句送之中間且悲且喜或規或嘲往
往情見乎辭 四首

梁希鴻廣陵人工占文辭貧不能詣吳門
今有所因渡江見訪得二絕贈之 二首

趙凡夫游太學太學師爲趙文汝師其父
少參公凡夫之王父僉憲公同年也 二首

過西隣許子彥菊時曹子家傍焉 四首

題慧山泉

上人自峩眉來云欲涉海禮補陀北禮五
臺兆筆二絕贈之 二首

余宗漢令君謝全椒令歸作汗漫游者二
十載矣歲以四律寄我方在齋居不能
爲和今年復携七絕句見贈一談而別
輒依數報之 七首

卷之二十五

詩部

七言絕句

王山人承父赴顧益卿中丞之約道經錫
山詣陳舜登言別陳爲叙出塞之艱游

泗不已承父慨然返棹作四絶句記之
余屬和焉 四首
爲俞子贈將朱壽甫
朱大夫見貽古尚辭之而侑以一絶句
戲題靳尚祠　　白乳泉
品外泉
中貴人致牡丹一株頗麗雨中對之悵然
侍飲因寄仲氏敬美 三首
捨身臺　　獻花巖
瀫融洞

宗人光祿兆於鴻臚王繼山邀余於王氏
士園看牡丹後從同光祿看芍藥戲成
一絶
金陵人家門多種柑樹頭巢鳥噪不止甚
厭之戲爲一絶
戊子初中夏金陵祈晴祈雨者各一而大
宗伯姜公主之應因呈公一絶
大宗伯姜公偕諸公祈雨洄應偶成一絶
奉覽蒙賜和四章不揣鄙陋輒依韻補
上忘其續貂恐蹈蛇足不知群公能遂

翕如成此勝事否 三首
余自三月朔抵留任于今百三十日矣中
間所見所聞有可愛可惆可悲可恨者
信筆便成二十絶句至於適意之作十
不能一亦見區區一段心緒況味耳 二
十首
嘲周公暇館鈔庫街
游莫愁湖徐氏莊 四首
哭敬美弟二十四首
上人將謁補陀過金陵爲詩爲別 二首
贈閩人姚應詰林紫林故司寇汝雨公子

也
李宗伯以四絶句慰余請告賦此奉酧且
仲後約 四首
贈詹長卿與其弟仲發兩茂才 二首
送滿溧陽徵後應　朝便道省覲御史大
夫公 三首
少宗伯李公引疾請告援前例訊之得四
絶句 四首
屏宗伯李公賜和六章詞麗寓深不揣續
貂四絶仰塵清覽 四首

永嘉方子謙能詩矣品在第二過武昌吳
明卿特作長歌贈之既而薄游金陵無
所遇將謁東諸侯於其行也得四絕句
續明卿後 四首

西宮御溝

瑋上人自新都遂篤峯汪司馬伯玉尊之
爲大揔持而以文及詩候之余亦得四
絕句

戲贈高坐寺僧

送樂天和尚參五臺和尚謂我忘言久矣
茲欲參五臺而路警嚴甚借子一詩以
樂關吏可乎唉而許之 二首

談思重寫梅花贈李戊承爲題一絕句

沈孺休乞送曹生詩得之卽別索一絕句
爲贈

黃白仲以二十絕句見投荅之得六首

周山人稚尊游豫章時已十餘年矣今日
忽訪我金陵容鬢非昔而風範不衰復
出吳興徐生一札徐別亦十年屢有言
其無常者似一日得兩故人喜成二絕
以贈稚尊時己丑之五又四月也 二首

汪山人沂者故伯玉司馬宗人也年七十
九矣而詩不衰貌又不衰其遊又不意
將之趙魏間依楊考功而老焉乞余詩
爲贈得二絕句 二首

題畫梅寄吳江趙令君季兆君廣平人也
宋廣平嘗賦之故云

自瓜洲追大司馬吳丈不及有懷 二首

追大司馬吳丈及之儀而告別有感 二首

贈僧參方一絕

大宗伯徐公撈阿倩見餞吳江命賦之得
三絕 三首

吳江趙令君特訪我吳閶走筆得二絕句
贈之 二首

送張先輩公覲四絕句 四首

送鄭茂才梁辭梅錦承賓館還閩 二首

題趙幹烟靄秋涉圖

贈陳簿 二首

余以秋月履任有閩人孫司獄者燕慈著
徙升聞不久還廣東其容憔悴不自得
瀕行捧顙乞言憫之爲賦一絕句 二首

送吳翁晉遊永嘉

謝宜與令惠新茶二首

送王季中北上謁選三首

昔年歸臥江左新安汪惟一惠我五湖長

印不出者再稔歲矣庚寅春永嘉林逸

民仍刻以惠我不五日許放歸一稔志

喜即題扇贈之

又答竺西子

劉將軍忠僑事余司馬部中今年春余謝

大司冦歸忠復請假送余海上蔚然府

主之誼走筆贈之 以下州明卷之一月録

陳廷尉王叔贈十絕僅報其半十一首

游宗謙父于偕陳薛二生過談戲贈四首

偶題 芳素亭雜詩四首

卷之二十六

文部

序

送郡太守廣平吳公入覲序

贈中丞永豐宋公遷南大廷尉序

又序

送侍御郭公按吳滿代還朝序

送大司冦餘姚趙公入賀 萬壽冣考績

序

送州恭成君遷烏蒙郡恭序

送大參楊公遷廣西觀察使序

賀坡陀王司訓膺奬序

贈州牧仰松張公導水平賦序

贈魏崑岡先生投貲光祿序

卷之二十七

文部

序

送大中丞荊門王公入內臺序

送大郡伯雲溪劉君署崑山得代序

送大叅永嘉暘谷王公改任序
掌教金華胡君膺奬序
送按察使修吾馮公之湖廣右轄序
送州牧仰松張公遷淮左史序
贈別汪惟一序
賀太宮保大司空印川公治河功成序
送州學正胡小愚先生之淮藩教授序
送按察使顧齋徐公遷陝西右方伯序

卷之二十八

文部

序

送大中丞小溪孫公進莩秩撫蜀序
賀太守丰山朱公考績奏留序
送吳令渭陽傅君入覲序
送趙汝師太史還　朝序
贈周廣文先生膺奬序
賀御史大夫兼左司馬崌崍張公承[illegible]政
還序
送兵備使者及泉李公遷浙江叅政序

文序

卷之二十九

文部

送行序

送大中丞理華賽公撫三輔序
送常博士先生試南宮序
送督撫大中丞古林王公遷南少司馬序
贈郡別駕慎齋王庚解冢還郡理序
送州太守宜賓周庚轉佐撫郡序
贈休寧丁令君元甫奏績序
送督撫少司馬溫一齋公入領左司徒序

文序

送蘭石張先生遷廣通司諭序

卷之三十

文部

送行序

送友人殷無美之夷陵守序
送章司訓先生之臨朐令序
送太史王龍昌先生還朝序
送飭兵觀察使對滄王公遷浙江右布政
使序

文序

賀太宰袁公加宮保致仕序

送大司馬春陵王公入朝序

贈督撫大中丞樂吾余公之南京大理寺卿序

送司農路大夫守肇昌序

卷之三十一

文部

送行序

賀州大夫對廷韓侯四府旌鴻序

贈俞太守邦伯先生入覲序

送大鴻臚繼山王公遷大僕卿致仕序

賀大中丞志齋周公平鉅寇奏捷序

大司馬小江吳公予告還里序

送崇明令浦南李侯特召入　朝序

嘉定熊侯考績序

州大夫對廷韓公考績序

贈渭陽呂侯考績序

卷之三十二

文部

序

壽歸德倅姜翁八十序

壽侍御白岳何翁七十序

壽觀察寧齋李荐師七十序

文序

金吾王君六十序

王母陸太孺人七袠序

壽許母張太孺人六十序

孫母繆太孺人壽序

壽王母皇甫太孺人六十序

壽清卿雨亭陳公六十序

光祿丞吳惟登先生六袠序

贈大叅張微庵公壽七十三進階通議大夫序

卷之三十三

文部

序

壽大司成稚川王先生七十序

壽秦母殷太夫人八十序

潘次公吳媪偕壽九十序

又序
李母張太夫人壽序
壽封武部大夫新安陳公七十序
奉贈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
公暨元配吳淑人榮封序
壽中憲大夫徙齋馮太公八十序
又序
按察僉事封中憲大夫重慶蹇公七十併
配王恭人壽序

卷之三十四

文部

壽序

壽節齋魏太公序
奉壽廣州司理吝山駱翁尊師九十序
光祿署丞少荊王先生五十壽序
壽左司馬南明汪公六十叙
壽宗耆太中大夫少葵子八十序
壽錢母許太夫人九十序
壽太叅暘谷王翁七十序
顧巻張封公八十壽序
鄉進士曹茂來先生七十序
蕭封公先生七十壽序

卷之三十五

文部

壽序

許母張太孺人七十序
王母陸太孺人八十序
壽李母張太恭人七十序
顧母單太夫人八十序
壽王母何太孺人六十序

壽楊母顧孺人七十序
賀上海令顔侯中建考績封父仰莊公母
沈孺人序
封侍御若盧芹先生六十序
封工部郎素軒喻翁八十序
詹事府録事晋所子七十壽序
宰翁季尊師八十壽序

卷之三十六

文部

壽序

憲副定山袁公七十壽序
吳母林太孺人六十壽序
松江太守喻邦相先生五十序
佳山吳鴻臚七十壽序
壽郡牧林方渠翁九十三序
壽大叅從野彭先生序
太宰五臺陸公七十序
御史大夫印川潘公七十壽序
封戶部右侍郎[redacted]舒翁暨配 淑人偕
壽七十賀序

卷之三十七

文部

壽序

壽邵武守越湖邵翁八十序
又序
貞靑縞為華母顧太安人壽序
壽大司冦景山錢翁八十序
壽宮保大司空印川潘公六十序
壽少司空五臺陸公暨配周夫人六十序
壽封侍御平山黃翁翁序
壽丁封君七十序
封給事中周翁六十序
壽黃常侍序

卷之三十八

文部

壽序

壽成伯唐錄六十序
贈王瞻川六十序
石峯曾翁偕配嚴孺人壽序
壽史氏老姑八十序

壽太保故相嚴翁七十序
少嶽華司諭先生七十序
壽觀察使觀海顧公六十序
賀大司空陽白曾翁七衮榮封序
贈趙伯子[redacted]五十序
壽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督南塘戚公六十序

卷之三十九

文部

序

奉賀致政少師元輔存翁徐公八十序
朱湖歸處士七十壽序
周公瑕先生七十壽序
壽愷萱李翁七十序
張母錢太夫人壽序
壽汀伴潘翁八十序
贈吳大參明卿先生六十序
壽廣東藩臬秋涯朱先生七袠序

卷之四十

文部

序

世經堂集序　周易辨疑序
荔子編序　沈嘉則詩選序
粟愁權時義序　西野詩集序
海嶽靈秀集序　跋黃太常墓序
史記評林序　劉侍御集序
通州志序　江右奏議序
東青望集序　蒼雪先生詩禪序

卷之四十一

文部

序

重刻晉書序　鄧巠集序
瞿文懿公集序　卓光祿詩選序
黃定父詩集序　錢東畬先生集序
重刻呂氏春秋序　沈開子文稿小序
游宗謙詩稿序　徙倚軒稿序
雲間二生文義小序
兩都紀游小序　朱邦憲集序
王參政集序　休陽史序
宋詩選序

卷之四十二

文部

序

臺中奏議序　念劬堂集序
陳子吉詩選序　真逸集序
茶陵顏氏族譜序　金華府志序
南橋徐氏族譜序　文起堂續集序
梁伯龍古樂府序　蘇長公外紀序
皇甫伯泉慶曆詩集序
伐檀集序　史記纂序

杏山續集序　心賦序
卷之四十三
文部
序
少保張文毅公集序
山澤吟窩集序　萬姓類譜序
周易韻考序　華孟達集序
汪禹乂詩集序　王世周詩集序
擁鄉全孤詩序　何仁仲詩序
編注王司馬宮詞序

白坪高先生詩集序
大業堂尺牘序　項伯子詩集序
卷之四十四
文部
序
漢書評林序
合刻管子韓非子序
瑯琊法書集跡序
刻陳生注陰符道德經序
朱在明詩選序　葉震樵詩集序
陳子鄃先生臥雪樓摘稿序
水竹居詩集序
胡元瑞綠蘿館詩集序
徐魯庵先生湖上集序
俞仲蔚先生集序
卷之四十五
文部
序
壬午江南武舉序齒錄後序
報慶紀行小序

曾子清孫武子注疏序
馮箕山先生集序
方鴻臚息機堂詩集序
徐天目先生集序　張伯起集序
丘車心見序　馮咸甫詩序
陶懋中鏡心堂草序
國香集序
卷之四十六
文部
詩集序

古今名園墅編序
任玄甫淥水編序　華仲達詩選序
華容劉氏族譜序
郭鯤溟先生詩集序
湖西草堂詩集序　章子敬詩小引
觀世音大士六部經呪序
貌工來序
臨邑邢氏父子贈封省墓詩序
沈純甫行戍稿序

卷之四十七

文部

序

吳明卿先生集序　龔子勤詩集序
周氏族譜序　濟游編序
四游集序　岑少谷序
瑯邪相杭州諸稿小序
鄭猴菴先生集序
歐虞部楨伯歸嶺南詩卷序
湯廸功詩草序　詩紀序
馮子西征集序

卷之四十八

文部

序

同姓諸王表序　公侯伯表總序
高帝功臣公侯伯表序
永樂以後功臣公侯伯年表序
恩澤公侯伯表序
追封王公侯伯表序
公孤表序　東宮三師表序
贈公孤宮臣表　柱國表序

卷之四十九

文部

表序

內閣輔臣年表序　翰林諸學士表
中書省表序　六部尚書表序
都察院左右都御史表序
大都督府左右都督同知僉事表序
中官考序　親征考序
科舉考序　謚法考序
皇明盛事序　皇明異典述序

卷之五十

文部

序

左傳屬事序　胡子衡齋序

刲汪藥師琉璃光本願經序

山園雜著小序　大隱園集序

剡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萬行首楞嚴經二十五圓通觀世音菩薩選聖序

宋太史詩集序　丘謙之粤中稿序

邵升菴子標解序　有明三吳楷法序

周叔夜先生集序

卷之五十一

文部

集序

鄒黃州鷦鷯集序　吳峻伯先生集序

二顧先生集序

孫中丞登馬鞍山倡和詩小序

州幕劉君四府旌奬詩序

中泠館集小序

淨土群書類選大成序

潘景升詩稿序　乙酉南都序齒錄序

乙酉南畿歲貢錄序

馮氏家乘序　止止堂集序

六經稽疑序　王給事恒叔近稿序

重刻幼幼新書序　吳曰南集序

卷之五十二

文部

序

王承甫後吳越游編序

余德甫先生詩集序

宋宗良國香集序

王司業先生文集序

張昭甫詩集序

劉天民游山諸記序

春秋左傳注評測義序

棠溪先生集序　二酉園集序

魏仲子集序

桂東令馬君生祠記序

鄒彥吉玄嶽游稿序

徐司理表異錄序　鎖院同聲錄序

卷之五十三

文部

序

華孟逵詩選序　戰國策評鈔序

張孟孺詩稿序　庚詩類苑序

馮成甫竹素園集序

姜鳳阿先生文集序

太保銅梁張公奏議序

方侍御奏議序　吳瑞穀文集序

郭氏族譜序　王太史詩選序

管比部奏疏序

黄汝亨作茅章丘傳小序

卷之五十四

文部

集序

周是修先生集序

鄒彥吉學提齋稿序

王孟起詩序　阮生詩集序

談氏文獻録序　吳江吳氏家乘序

刻大藏録起序　題江氏家乘後序

潘景升東遊詩小序

華補菴先生詩集序

巨勝園集序

張孟奇廣陵懷古詩序

傅氏世系序　重刻古畫苑選小序

弇山堂別集小序　艾氏族譜序

卷之五十五

文部

集序

西陵[illegible]少王詩序

[illegible]先生集選序

[illegible]

[illegible]

休寧若洲吳氏家記序

[illegible]

大司馬[illegible]公[illegible]序

冠士錄序　文起堂新集序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卷之五十六

文部

記

太倉州重脩儒學記

休寧縣重脩文廟儒學記

太平府修城記　蘭溪縣治廳壁記

移建京圖管公署記

純節祠記　開太倉州朝陽關記

復周玉崖公賜基田記

陸氏放生湖慈悲亭記

弇游記

卷之五十七

文部

記

相國蓀齋嚴公讀書堂記

懷德堂記

吳邑令宋陽山遺愛祠記

整飭兵備右參政暘谷王公生祠記

金山建參政陳公去思祠記

青浦屠侯去思記

朝列大夫前懷遠令信陽何公生祠記

重建言公祠記

卷之五十八

文部

記

王文靜先生祠堂記

工部郎蒲坂王公靖燮記

遂初堂記　怡怡堂記

澹然菴記　幻景菴記

香峯亭記　白棠堂記

無住館記　來玉閣記

開先寺寶墨亭記

蘇松游擊將軍楚君去思記

卷之五十九

文部

記

弇山園記一　記二

記三　記四

記五　記六

記七　記八

卷之六十

文部

記

趙溪莊園記　安氏西林記
石亭山居記　太倉諸園小記
離薋園記　澹圃記
約圃記

卷之六十一

文部

記

暘湖別墅園記　暘湖別墅後記
天寧寺塔放光記
嘉定縣重修南翔寺記
弥塔院常住田記
前將軍漢壽亭侯關公廟記
性命仙家七十二字記
曇陽仙師授道印上人手跡記
游白雲觀記

卷之六十二

文部

記

呉郡北寺重修九級浮屠記
小祇林藏經閣記　重修虞山白雀寺記
高公橋記
重建尼宮寺祝釐　聖壽記
小崑山讀書處記
丙戌四月東海遊記
先司馬祭贈　聖綸碑陰記
毓龍亭記

卷之六十三

文部

記

靖江縣新改渾公渡記
游練川雲間松陵諸園記
游慧山東西二王園記
增校南京兵部題名續記
崇明縣遷新城記
溧陽令王侯去思記
重創青蓮閣記　靈洞山房記
游攝山栖霞寺記　二酉山房記

弇州山人續稿目錄卷之七

卷之六十四

文部

記

遊金陵諸園記　遊吳城徐少參園記

遊牛首諸山記

卷之六十五

文部

記

六合縣陳侯去思記

國華堂記

重建栖霞靈應聖殿記

太倉州濬七浦陽林二塘記

太倉州學正常先生去思碑記

萬玉山房記　賓暘堂記

陳戶部滸陽榷稅去思記

楊州文峯塔記

賦白蓮沼築芳素軒記

振始堂記　蕭氏寶綸樓記

重脩法華庵記

州大夫南宮熊侯去思碑記

再經攀黃故園記

卷之六十六

文部

紀二篇

金母紀　曇陽大師紀

紀丘長春及傳　紀王孝子世民事

書雞鶴事

紀漢昭烈關張諸葛畫壁神應事

紀胡僉憲二義僕事

卷之六十七

文部

傳

五鹿子傳　長楮封人傳

大理卿宋公傳　徐節婦湯氏傳

周文恪公傳

卷之六十八

文部

傳

太僕寺卿羅公傳　應天尹方公傳

劉平湖傳　王贈君兆禎傳

胡元瑞傳

卷之六十九

文部

傳

魏國第一世嗣太子太傅徐公表忠傳

鄒杞山先生傳　門道人希言傳

節孝汪呉傳　洪氏雙節傳

文林郎王君傳

卷之七十

文部

傳

翟先生傳　贈文林郎陳次公傳

張隱君傳　林節婦陳氏傳

博士高先生傳　來節婦金氏生傳

玉洲子傳

卷之七十一

文部

傳

太傅呂文安公傳　沈母節孝傳

張司直先生傳

卷之七十二

文部

傳

陳司寇傳　陳布政公傳

曹子貞傳　程母傳

童子鳴傳　秦母葛太恭人傳

卷之七十三

文部

傳

陶文僖公傳　爲氏御史傳

許木中傳　沈母王太孺人傳

鄧太史傳　王武庫公傳

卷之七十四

文部

傳

卓澂父傳　張仲慧傳

靖孝先生傳　四陽道人傳

崑崙山人傳　沈太史傳

顧母傳

卷之七十五

陳大夫傳　沈理先生傳
林宗伯傳　王將軍傳
卷之七十六
文部
傳
馮廷尉京兆父子忠孝傳
陸子傳先生傳
余徵君傳　喻太公傳
卷之七十七
文部
傳
徐尚書傳　少司馬趙公傳
陶氏五隱傳
卷之七十八
文部
傳
曇陽大師傳
卷之七十九
文部
傳

胡觀察傳　趙烈婦左氏傳
沈贈公傳　沈淑媛陳傳
山東左參政贈中大夫太僕寺卿馮公傳
陸孺人傳　汪山人傳以下附刻
卷之六目錄
秦侍御傳　俞宗論傳
卷之八十
文部
史傳
中山王世家
卷之八十一
文部
史傳
開平岐陽定遠三王世家
卷之八十二
文部
史傳
東甌西平東平三王世家
東平王世家
卷之八十三
文部
史傳

定興宣平二王世家

故帥滁陽王傳

卷之八十四

文部

史傳

韓宋潁三國公傳

卷之八十五

文部

史傳

浙三大功臣傳

卷之八十六

文部

王守仁傳

卷之八十七

王驥楊善徐有貞王越傳

卷之八十八

文部

史傳

徐有貞傳　弘治三臣傳

卷之八十九

文部

史傳

馬文升　劉大夏

卷之九十

文部

墓誌銘

通奉大夫貴州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致仕

浙江江公墓誌銘

奉訓大夫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副使楊巖

郭公暨配吳安人合葬誌銘

文林郎南京[redacted]道監察御史山泉俱君

墓誌銘

奉政大夫同知泉州府事三泉陸公暨配

陳宜人墓誌銘

故光州知州進四品階瞽齋子暨元配吳

孺人合葬誌銘

卷之九十一

文部

墓誌銘

耆德拙齋詹公墓誌銘

俞仲蔚先生墓誌銘
趙處士東衢墓誌銘
周處士惟岳墓誌銘
章質夫墓誌銘　詹處士萊墓誌銘
龍洲顧君暨配徐孺人合葬誌銘

卷之九十二

文部

墓誌銘

方元素處士墓誌銘
處士春山翁君暨配吳姚合葬誌銘

金逸齋處士暨配潘孺人合葬誌銘
凌玄昊墓誌銘
畢處士暨配吳孺人合葬誌銘
處士南野顧翁墓誌銘

卷之九十三

文部

墓誌銘

鄭少尹累封光祿寺丞周魯山先生墓誌銘
冠帶醫士漁洋王君暨配孺人合葬誌銘

屠甫溪公墓誌銘
鄉進士玄津周君墓誌銘
金君夫婦合葬誌銘
太學生史玏峇暨婦陸合葬誌銘
清溪林次公墓誌銘

卷之九十四

文部

墓誌銘

資德大夫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東沙張公墓誌銘

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竹塢屠公墓誌銘
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白川劉公

墓誌銘

中順大夫四川提刑按察司按察副使二泉張公墓誌銘

卷之九十五

文部

墓誌銘

中奉大夫江西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

虹洲秦公墓誌銘
驃騎將軍中軍都督府僉事鎮守浙直地
方總兵官玉江楊公及配呂淑人合葬
墓誌銘
正議大夫資治尹南京工部右侍郎雙江
方公墓誌銘
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致仕進階嘉
議大夫萬崖黃公墓誌銘

卷之九十六

文部

墓誌銘

亞中大夫浙江等處都轉運鹽使司運使
誠源葛公墓誌銘
中順大夫提督山東學校按察副使吳門
袁君墓誌銘
徵仕郎吏科右給事中雲峰許君墓誌銘
前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含齋曹公墓誌銘

卷之九十七

文部

墓誌銘

中奉大夫廣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布
政使致仕五華李公墓誌銘
奉議大夫河南按察司僉事省菴黃公暨
配毛安人合葬誌銘
朝列大夫福建承宣布政司左參議華山
曾公墓誌銘

卷之九十八

文部

墓誌銘

程于行墓誌銘
蔡北崕處士暨配陳孺人合葬誌銘

仰虛王先生墓誌銘
章少槐君暨配孫孺人合葬誌銘
戶科左給事中贈光祿少卿抑齋楊公元
配黃孺人墓誌銘
光祿少卿劍泉郭君元配鄭宜人墓誌銘
贈奉政大夫近溪項公配陳宜人墓誌銘
御史吳君元配王孺人墓誌銘

卷之九十九

文部

墓誌銘

封徵仕郎戶科給事中見山李公墓誌銘

封奉政大夫刑部湖廣司郎中怡連馬公墓誌銘

封奉直大夫兵部武庫司員外郎新安陳公墓誌銘

蜀府典寶正盟泉卜君墓誌銘

江西布政司都事守然華翁墓誌銘

卷之一百

文部

墓誌銘

將仕佐郎太醫院吏目春溪張君墓誌銘

鄉進士玉山張先生暨配金孺人合葬誌銘

明封文林郎長樂縣知縣慕節蔣翁墓誌銘

鄉進士張叔卿墓誌銘

封徵仕郎吏科給事中鳳岡湯公墓誌銘

東墅王翁墓誌銘

故文學金齋郁君墓誌銘

卷之一百零一

文部

墓誌銘

承事郎溫州府推官王明甫墓誌銘

從兄翰林院四夷館譯字冠帶官玉泉先生墓誌銘

徵事郎都司都事平湖陳君暨配韓孺人合葬誌銘

奉直大夫高郵州守松宇劉君墓誌銘

明故承事郎山東承宣布政使司都事梁菴王公墓誌銘

夔州府經歷贈承德郎工部都水司主事夢澤馬君暨配王安人合葬誌銘

卷之一百二

文部

墓誌銘

承事郎靈壁縣令吳君暨元配唐孺人繼配陳孺人合葬誌銘

承直郎貴州程番府通判愛溪陸先生墓誌銘

布衣王全芙暨配郁節婦合塟誌銘
承直郎通判歸德府事弋泉姜公暨元配
王安人墓誌銘
中順大夫知泉州府事雲川周公暨繼配
陶碩人合塟誌銘
卷之一百三
文部
墓誌銘
故醴陵令古愚胡君暨江孺人合塟誌銘
承務知縣張君暨配趙孺人合塟誌銘

承德郎禮部主客司主事浮山梁公暨配
楊安人合塟誌銘
承德郎廣西太平府通判王君墓誌銘
文林郎寧陵知縣秦君墓誌銘
從兄唐事府主簿楳菴府君暨配虞孺人
合塟誌銘
例授指揮僉事一川于君墓誌銘
卷之一百四
文部
墓誌銘
廸功郎嘉興丞竹淇顧君暨元配錢孺人
合塟誌銘
文林郎知河南汝寧府光州商城縣事芷
陽沈君墓誌銘
棗強丞贈文林郎元城令東丘萬君墓誌
銘
贈奉政大夫春山喬公暨配封太宜人儲
氏墓誌銘
故封徵仕郎戶科右給事中居素尤公暨
配陸孺人墓誌銘

封奉訓大夫知滁州事右石唐公暨配陳
太宜人合塟誌銘
卷之一百五
文部
墓誌銘
周府崇簪王教授秋巖蕭公墓誌銘
贈文林郎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紫河張
公暨配伍孺人繼配王合塟誌銘
封文林郎句容令懷梅丁翁墓誌銘
太醫院冠帶醫士竹逸呂翁暨配鍾孺人

合葬誌銘
故聽泉張翁暨配洪孺人合葬誌銘
雲南路南州知州進階奉政大夫六柱包
君墓誌銘

卷之一百六

文部

墓誌銘

故喻安人夏氏墓誌銘
黃母吳太孺人墓誌銘
燮大夫元熙包宜人墓誌銘

黃孺人墓誌銘
華母陳太宜人墓誌銘
劉大夫配顧孺人墓誌銘
汪淑人墓誌銘

卷之一百七

文部

墓誌銘

敕封錢孺人褚氏墓誌銘
劉母瞿孺人墓誌銘
郁西橋君配顧孺人墓誌

朱孺人墓誌銘
吳母陳太淑人墓誌銘　郁母楊孺人墓誌銘
潘配吳伯姬墓誌銘

卷之一百八

文部

墓誌銘

沈母潘孺人墓誌銘
顧母張恭人墓誌銘
汪共峰墓誌銘
明故奉政大夫光祿寺少卿丘文淵閣制

勑兼翰林院典籍事賜四品服色小川顧
公墓誌銘
光祿寺監事京庵宋君墓誌銘
沔陽州學正象齋朱翁墓誌銘

卷之一百九

文部

墓誌銘

吾山王次公墓誌銘
慈溪邑文學鳳溪袁君墓誌銘
仙居溥界瓚兵科都給事中子心張公暨

配周太孺人合葬誌銘
張幼于生誌
贈奉政大夫南京兵部武選司郎中靖菴
周公暨配譚宜人合葬誌銘
貢母王太孺人墓誌銘

卷之一百十

文部

墓誌銘

泰興令雅山呂君墓誌銘
鶴洲黃處士配王孺人墓誌銘

處士銅山張翁墓誌銘
奉政大夫同知南寧府事蓮峯陳公暨配
趙宜人墓誌銘
月潭和尚塔名

卷之一百十一

文部

墓誌銘

瑞昌王府三輔國將軍龍沙公暨元配張
夫人合葬誌銘
廣東高州府知府致仕進階中憲大夫東
山徐公墓誌銘

卷之一百十二

文部

墓誌銘

明故中憲大夫福建按察副使午渠余公
墓誌銘
承德郎温州府通判淞涯潘公墓誌銘
曹母陸孺人墓誌銘
中順大夫山西等處行太僕寺卿巖泉徐
公暨元配吳孺人合葬誌銘

處士雙溪顏翁墓誌銘

卷之一百十三

文部

墓誌銘

明詩人吳公遠墓誌銘
思恩府同守致仕累封通議大夫兵部右
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雙溪陳公
墓誌銘
處士觀省張君墓誌銘
同知衛林州事封文林郎大理寺右評事

九華顧公墓誌銘
累封中憲大夫直隸滁州知府望山張公
墓誌銘
諸母魏太孺人墓誌銘
卷之一百十四
文部
墓誌銘
廣西布政使司右參議致仕進階朝議大
夫葦齋許公墓誌銘
程師文墓誌銘

李母顏孺人墓誌銘
史大母王孺人墓誌銘
周母薛太孺人塔銘
麓亭和尚塔銘
卷之一百十五
文部
墓誌銘
貴州按察司僉事進階朝列大夫南岡龍
公墓誌銘
贈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儆庵潘公墓
誌銘
資善大夫參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贈太
子少保月溪陰公墓誌銘
太中大夫河東都轉運鹽使司運使少葵
公暨元配歸安人合葬誌銘
卷之一百十六
文部
墓誌銘
葉肖愚先生墓誌銘
南京前軍都督府經歷紹陽馬君墓誌銘

承直郎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見石陸君
墓誌銘
處士汪次公繼婦許孺人合葬誌銘
處士程有功暨配吳孺人合葬誌銘
程處士汝宜暨配金孺人合葬誌銘
趙室袁孺人墓誌銘
大寧都指揮使司都事九霞顧君暨配吳孺人合葬誌銘
守愚府君暨配沈孺人合葬誌銘
卷之一百十七
封承德郎南京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裘

泉史公墓誌銘
王處士有年暨配劉令人合葬誌銘
李母匡孺人墓誌銘
布衣李時養墓碣銘

卷之一百十八

文部

墓誌銘

南京守備掌中軍都督府事魏國公徐少
軒公墓誌銘
中順大夫廣東提刑按察副使西華王公
墓誌銘
朝列大夫貴州承宣布政使司左參議雲
嶽汪公墓誌銘
明中順大夫辰州府知府石峯程公墓誌
銘

卷之一百十九

文部

墓誌銘

中憲大夫浙江提刑按察司按察副使起
潛張公墓誌銘

中順大夫杭州守劬菴方先生墓誌銘
累封奉直大夫禮部精膳員外郎思吾文
公暨配李宜人合葬誌銘

卷之一百二十

文部

墓誌銘

故處士小魯許公墓誌銘
樂田高翁暨配李太孺人合葬誌銘
太學生五嶽徐公配陸孺人合葬誌銘
申五田先生墓誌銘
吳山陸君暨配高孺人合葬誌銘

弇州山人續稿目錄卷之八

卷之一百二十一

文部

墓誌銘

嘉議大夫刑部左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史甬亭陳公墓誌銘

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提督學校按察司副使衛齋潘公墓誌銘

贈文林郎雲南臨安府推官豐溪甘君墓誌銘

明處士聞愛亭君暨配姚合葬誌銘

卷之一百二十二

文部

墓誌銘

靜逸高君墓誌銘　新安程君墓誌銘

程處士惟清墓誌銘

冠帶儒士盛少和先生墓誌銘

亡弟太醫院吏目贈奚配陶孺人合葬誌銘

奉議大夫福建按察僉事少泉李君墓誌銘

卷之一百二十三

文部

誌銘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居來張公墓誌銘

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致仕應谷劉公墓誌銘

羅山汪次公暨繼配杜孺人合葬誌銘

卷之一百二十四

文部

墓誌銘

汪處士希偁墓誌銘

蔡孝廉琳泉墓誌銘

張元紀王孺人墓誌銘

李配施孺人墓誌銘

王母顧太安人墓誌銘

李君元配張孺人墓誌銘

但元配封孺人李墓誌銘

茂才陸君吉甫暨節婦郁孺人合葬誌銘

奉政大夫四川按察僉事惺初錢君墓誌銘

以下冊府卷之三目

中順大夫青州府知府東陽李君墓誌銘

封承德郎通判蘇州府事東村王翁暨配房安人合葬誌銘

卷之一百二十五

文部

墓表

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竹巖王公

墓表

中憲大夫福建提刑副使少峰張公墓表

亞中大夫山西提刑按察副使𢿞山陳公

墓表

翰林院修撰承務郎沈君典先生墓表

贈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南岡趙公墓

表

上林苑監嘉蔬署署丞守西沈公墓表

恩例冠帶卓見蘇翁墓表

卷之一百二十六

文部

墓表

懷石李翁墓表

處士樂耕侯翁暨配丘孺人墓表

陳烈婦林葉墓表

上林苑蕃牧署丞見巖王君墓表

封徵仕郎禮科給事中懷節陳公墓表

贈承德郎禮部署員外郎事主事魚山郭

公暨配黃太安人墓表

孝廉何次公墓表

吳賢配雷晉二孺人墓表

卷之一百二十七

文部

墓表

前進士劉君國徵暨配林碩人墓表

中奉大夫江西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

二谷侯公墓表

處士吳介石翁墓表

中憲大夫廣東按察副使同野劉公墓表

卷之一百二十八

文部

墓表

封禮部員外郎穆太公墓表

登仕郎鴻臚寺序班百泉歸君暨配郁孺

人墓表

楚君子鄒贈君墓表

廣東南雄府照磨封登仕佐郎刑部司務

旌表孝子何公墓表

劉君子孫贈公墓表

新封泰簡王繼妃太郡墓表

文林郎宛平縣丞吉思吳君墓表以下兩

附卷之三目錄

贈君明玉泉先生墓表

卷之一百二十九

文部

神道碑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少保謚文靖嚴公神道碑

資政大夫戸部尚書鍾陽馬公神道碑

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何公神道碑

卷之一百三十

文部

神道碑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兵部左侍郎張公神道碑

中大夫太僕寺卿東白顧公神道碑

正議大夫順天府尹蕭溪姚公神道碑

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汪公神道碑

卷之一百三十一

文部

神道碑

明正議大夫資治尹南京兵部右侍郎進階中奉大夫南溪丁公神道碑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公神道碑

嘉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史觀海顧公神道碑

卷之一百三十二

文部

神道碑

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鑑峯李公神道碑

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立菴李公神道碑

卷之一百三十三

文部

神道碑

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前中大夫太僕寺卿阜南陸公神道碑

刑部主事累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胥

峯陞公神道碑

贈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耿公神道碑

累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隨菴楊公
神道碑

卷之一百三十四

文部

神道碑

中憲大夫廣西提刑按察副使累贈資政
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
鼇江吳公神道碑

累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石溪姜公
神道碑

武畧將軍以都指揮體統行事贈通議大
夫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屛巖石公
神道碑

墓碑

中奉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天目
徐公墓碑

前工科給事中贈太常寺少卿貞山陸公
墓碑

卷之一百三十五

文部

墓碑

中順大夫應天府府丞道山凌公墓碑

明江西按察副使畏齋薛公墓碑

累封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若齋朱公墓
碑

國子助教吳崑麓先生墓碑

贈文林郎徐君新墓碑

御史大夫吳公平岑岡猺蠻寇碑

寶山堡碑　重修慈慶寺碑

重建橫山　高皇帝御詩亭碑

重修寧國令西安徐公去思碑

卷之一百三十六

文部

行狀

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
貞存齋徐公行狀上

卷之一百三十七

文部
行狀
徐文貞公行狀 中
卷之一百三十八
文部
行狀
徐文貞公行狀 下
卷之一百三十九
文部
行狀

累封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愛荊王府君行狀
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進階榮祿大
夫贈太子少保謚恭定笠江潘公行狀
卷之一百四十
文部
行狀
亡弟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敬美行狀
卷之一百四十一
文部

志
右泉郁公暨元配劉孺人合葬志
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按察副使定山袁
公生志
張幼于生志
御史大夫連江吳公平嶺西前後功志
張司馬定浙二亂志
邢氏五世事畧志　舊丞相府志
後舊丞相府志
卷之一百四十二

文部
疏時事類
爲南京五城房差疏
議處聽用船隻以供　大典疏
爲議處禁役工食疏
爲地方疏
辭辯類
乞　恩勘辯誣蔑仍正罪削斥以明心迹
以伸言路疏
爲懇乞　天恩辯明考滿事情仍　賜罷

斥以伸言路疏

卷之一百四十三

文部

疏

爲光復孔廟舊典訂定從祀諸儒以昭
聖化以慰衆心疏
爲申飭部規修及時務少有獻納以效裨
補疏　會劾司禮監張鯨疏
披瀝獻言仰裨　聖德　聖政疏（係南九卿會上具草）
卿典事疏

卷之一百四十四

文部

疏　乞休類

衰病不能趨任懇乞　天恩特准致仕以
保餘生疏
舊疾轉劇再乞　天恩賜容仍守田里俾
存餘息疏
衰病不能赴任懇乞　天恩賜保田里疏
衰病侵尋情事苦苦懇乞　天恩放歸田
里以安餘生疏

再乞　天恩賜歸田里以明心迹以保晚
節疏
爲新舊疾病大作不能供事曠職負
恩乞　賜罷斥歸里疏
爲患病轉篤懇乞　天恩特賜　俞允生
還故里疏
恭謝　天恩疏
爲到任謝　恩疏

陳請類

乞　恩俯念先臣功行推申部議特賜郵
典以光泉壤疏
披瀝陳情乞推　聖澤以光泉壤疏
俯念先臣勛勞忠盡酌採公議特賜贈謚
祭葬以伸　國是以慰泉路疏（再）
懇乞　天恩比例録功以光　聖治以勵
人心事疏

卷之一百四十五

文部

偈

貝多察偈有序　梓行法華經偈

爲半偈庵主王百穀作五十像偈
題妙喜泉偈
演蘇眉山十八羅漢偈
覺上人衹頭陀行中歲剃染乞余一偈
合造妙法蓮花經送補陀潮音庵設椅偈
觀一之上足曰果沙彌有覽空山余不能
和諸君子詩而姑爲偈語問之
頌
釋迦牟尼世尊苦行像頌
釋迦如來成道像頌
太上郡眞圖頌　廣聖王得賢臣頌
汪門烈女方氏頌

卷之一百四十六
文部
像贊
吳中往喆像贊有序　卅二首
高啓　張適
俞貞木　王賓
王英　黃鉞
姚廣孝　許斯溫

吳訥　陳祚
劉鉉　盛寅
陳鑑　俞士悅
夏昶　吳凱
杜瓊　徐有貞
祝顥　張和
鄭文康　桑悅
卷之一百四十七
文部
像贊　計廿三首

韓雍　劉珏
劉昌　魚侃
陸昶　孔鏞
章格　章律
李傑　李應禎
陸釴　吳寬
陸容　沈周
姜昂　吳愈
劉纓　陳璚
王鏊　吳洪

龔弘　楊循吉

陸完

卷之一百四十八

文部

像贊計二十首

毛珵　王秩

毛紀　毛澄

吳一鵬　張安甫

祝允明　都穆

唐寅　朱希周

周倫　文璧

盛應期　蔡羽

顧璘　陳察

周用　顧鼎臣

魏校　徐禎

卷之一百四十九

文部

像贊計廿三首

周廣　方鵬

方鳳　吳山

王以旂　周鳳

王積　王同祖

張寅　朱紈

張袞　王庭

王守　文彭

文嘉　陸鰲

陸粲　王寵

袁袠　皇甫涍

王穀祥　顧存仁

皇甫汸

卷之一百五十

文部

像贊計廿一首

錢邦彥　沈啓

陳鎏　瞿景淳

陸師道　彭年

俞允文　嚴訥

陸治　袁洪愈

徐師曾　陳瓚

黃姬水　歸有光

王穉登　張　任
袁尊尼　顧　章
張振之　王問爵
楊尚英

卷之一百五十一

文部

像贊

瑯琊先德贊三子附
大父王質菴　王愢任齋
先世父王愭　大司馬王忬質
從兄王世芳　先兄王世仁
亡弟王世懋　孫王任用
王三錫　王三接
朱貞吉像贊　罷將軍像贊
金九有衣像贊　日峰先生像贊
汪元蓋先生小像贊
上人像贊　秋月上人像贊
陳子有先生像贊　達磨像贊
平泉先生像贊　故同守孫君像贊
喻隱雲道人像贊　少溪吳先生像贊
卓光祿像贊　李參軍像贊
水月觀音像贊　氏六石贊
張幼于先生像贊　項少嶽先生像贊
黃生貌余像以去且索余題贊聊以應之
李處士像贊　又題幼于像贊
門希言道人像贊三章
太子少保大冢宰袁抑之像贊
大參吳明卿先生像贊
老乳毋王氏像贊　王叔敬六十像贊
江南仲像贊

卷之一百五十二

文部

祭文

祭曹中丞文　祭劉封君文
祭封少卿李翁文　祭陸肖峯先生文
祭王員外道立文　祭周雲川先生文
祭馮右山公文　祭張東沙文
祭秦虹洲文　再祭秦子成方伯文
祭子與文　再祭子與文
祭宋廷尉瑋之文　祭姚府尹

祭華學士　祭陳封君
祭王封君官詹文
祭封少司馬雙塘汪翁文
祭鄒參政文　祭劉子成中丞
祭曹錫比部文　祭慎子正侍御
祭馮封君文

卷之一百五十三

文部

祭文

祭凌侍郎夫婦二代文

祭胡侍御文　祭太師徐文貞公文
祭太師李文定公文
祭太師張文忠公　祭俞仲蔚
祭沈修撰君典文　祭沈封君錢山
祭沈封君刪山文　祭黎惟敬少參
祭余德甫憲副文
祭太子太保嚴文靖公文
祭張起潛憲副文　祭曾曆給事文
祭張瀛峯中丞　祭姜師文
同鄉祭贈詹事學士王公焚黃文
祭華明伯廣文　祭張聽泉

卷之一百五十四

文部

祭文

祭王光祿文　祭章太學衡
祭葉教授　祭長房仲兄文
祭大兄文　祭張仲慧
祭婿及女文　華甥文
祭師錫從姪　祭奚生文
祭張母　太夫人　祭魏太孺文
祭師母李夫人　祭汪司馬母夫人

祭凌夫人文
祭史雁峯太僕陳太恭人文
祭朱母何太孺人文
祭俞仲蔚婦文
祭兵憲季君祖母余文
祭章母陸太孺人文
祭周母陶夫人文　祭王母　太夫人文
祭錢母　太夫人　祭馮參政文
祭周師及陶夫人文

祭王學憲家馭文　六十酹女弟恭人

卷之一百五十五

文部

祭文

祭沈商城文　祭華太孺人

祭兵部顧侍郎文　祭李伯承尚寶文

祭行太僕徐公文　祭李進士元溼文

祭從孫比部仲孝文

祭故教諭朱師八十三翁文

祭故廣州司理駱師九十四翁文

祭太常鄉國子祭酒虔生王稚川先生文

祭劉大司空文　祭部元北文　祭大司空徐公文　祭韓封公侍講文　祭王少刑光祿文　祭張肖甫太保文　下附附妻之三目錄　祭太僕卿王鶴山　祭憲副袁公誕之文　祭吳母孺人文　祭第七婿諸生袁叟春文　祭聰宴宗文

祭唐憲補文　祭從弟敬美文　祭汝序宗老文　祭陳司寇文　祭江侍御文　祭魏國公少新文　又　祭王華松京先文　祭顧母單太淑人　祭道印福師文

卷之一百五十六

文部

佛經書後

書破邪論序

僧倜禪師傳後　一日僧綱

題南陽國師傳後　知玄法師傳後

書佛祖統紀後　書佛祖統紀跋後

題咲道論後　弘明二集後

廣一書觀世音大士行實後

文待詔修竹堂寺募緣疏後

題手錄景鸞法師傳後

百八歲老比丘像贊後

手書真際禪師十二時歌

題趙松雪中峰老人行道歌後

跋四十二章經

趙吳興小楷圓覺了義經跋

趙吳興手書圓覺經後

嚴文靖臨趙文敏四十二章經後

王閣老書佛祖傳燈偈

托鉢圖後

卷之一百五十七

文部

道經書後

周公瑕書黃庭內景經
解大紳書黃庭經
王逢年書黃庭外景經
程孟孺搨右軍黃庭內外景經
黃老黃庭經
黃庭經合右軍墨刻松雪墨蹟
文待詔書常清淨經老子傳
趙吳興書陰符經後
又
徐太僕藏仙師篆陰符經

紫姑仙書陰符經　周公瑕書道德經
又　章藻書老子要語後
王元馭書仙師批點黃庭道德二經
王學士書黃庭經
嘉興周生刻石黃庭內外景經
周生刻石道德經
題趙松雪書大洞玉經
趙松雪玉樞經　章仲玉書大洞玉經
周之晃書杜子要語後
莫廷韓書參同契

書關尹子要語後　書天隱子後
化書後 以下附附卷之八目錄

文部

書後

書趙世家公孫杵臼程嬰事後
書伍子胥傳後　書樂毅傳後
書司馬穰苴孫武傳後
書呂不韋黃歇傳後
書蔡澤傳後　書項羽傳後
書悼惠王世家後　又

書蘇子范增論後
書賈誼傳及蘇軾所著論後
書司馬相如傳後　書揚雄傳後
書霍光傳後　書淮南厲王傳後
書張安世傳後
書漢武帝時功臣侯年表後
書班史酷吏傳後　書鄧禹傳後
書涼州三明傳後　書黨錮傳後
書蘇子瞻諸葛亮論後
書諸葛亮等傳後　書馬謖傳後

書陳思王傳後　書羊祜傳後
書陸遜父子及機雲傳後
書阮籍傳後　書周處傳後
書周顗傳後　書范承明傳後
書謝安玄傳後　書晉史隱逸傳後
書慕容盛載記後　書何循傳後
書爾朱榮傳後　書李勣傳後
書五王傳後　書李光弼傳後
書李晟馬燧傳後　書郭侯家傳後
書王叔文傳後 以下册前卷之九目録

書五代史後　書馮道傳後
書趙普傳後　書趙鼎傳後
書韓世忠傳後　書耶律遼史後
書許衡傳後　書廉希憲伯顏諸傳後
書□世良手録山海經後
□□辯五音篇後
書陶□成書草莽私乘後
書謝靈運集後
書李白王維杜甫詩後
書韓文後　書柳文後

文部

書歐陽文後　書王介甫文後
書曾子固文後　書三蘇文後
又蘇老文後　書蘇詩後
書趙松雪集後　書宋學士集後
又書宋文憲集後　書方正學文集後
書李西涯古樂府後
書陳白沙集後　書文王成公集後
又書王文成公集後
李空同集後　書洹詞後
書李于鱗集後　書歸熙甫文集後 以下

册前卷之十一目録

文部
議三首
功臣公侯伯存革議
從祀議　議上
議下
說三首
繼本說　省菴說
讀朋黨論　續楚語論 以下册前卷之十一目録

文部

讀

讀大學　讀中庸
讀孟子　讀文中子
讀列子　讀莊子
讀莊子二　讀莊子三
讀莊子讓王篇　讀子華子
讀墨子　讀陸子
讀淮南子　讀孔叢子
讀黃石公　讀尹文子
讀賈子　讀徐幹中論
讀劉子
讀皇極經世觀物內篇
讀通書正蒙

弇州山人續稿目錄卷之九

卷之一百五十八

文部

書道經後
敬美書陰符經金碧古文龍虎上經
乩仙書陰符經
屈一書太上內觀明道經
元始上真衆仙記　仙師書大通經
常清靜經　許真人石函記後
坐忘論　靈寶真靈位業圖
又　三茅真君傳後
杭真人昇仙記　書張天師傳後
馬明生陰長生傳後
周紫陽傳後　純陽神化妙通紀
劉海蟾傳後　金蓮正宗記後
玄風慶會錄後　又
又
手書鶴大師調氣論畧與張仲慧
書揭真篇三詮後　白紫清指玄篇
書金州四百字後

玉清金笥青華秘文金寶煉丹
宋搨黃庭經　程孟孺黃庭經

卷之一百五十九

文部

書道經後
書真仙通鑑後
書陳上陽金丹大要後
李玄庵中和集
書諸真玄奥集成猶玄篇第六卷後

卷之一百六十

文部

雜文跋

題楊忠愍公三札　題袁柳庄卷
又題袁柳庄卷
題李文正都氏節義卷
先司馬翰墨後　又
題周氏交游書札　張幼于四跋
又　又
又　題竹醉翁集後
徐長孺詩卷　題徐氏族譜序記卷
題所書詩與曾生　題所贈張平叔詩後
題舊贈汪仲淹詩文後
題月榜詩卷　題文昌祠投詞後
題張應文雜著後
題手書　國史張文忠公傳後
題鄭少谷傳丁戊詩後
題與程應魁詩後　題弇園八記後
題敬美書閒居賦後
又
題手書詩與趙太宰後

題所與陳道易長歌後
題王三公槐陰　題所書九友齋歌後
題與天界寺僧詩後
題所書近作
題丁太史二姑山記後
題與徐長孺三札後
題淡敬美第十律後
題王陽德別墅廿絕句
題汪仲淹新集後　題邢塔諸詩後
題辨疏後

題何將軍賣劍歌卷後
陳公直道編後
所記蹟白蓮沼治芳素軒後
題敬齋哲詩後　汪禹乂與子書後
書所作乞花場記後
魯長卿詩後
徐武功與諸賢送韓襄毅公總督兩廣卷後
書苑官寺石刻二記二詩
題寄園卷

韓氏藏祝京兆所書記及袁永之詩後
題陸中丞渭行楷與草後
游金陵諸園詩後　題朱肖詩文後
題故崑山劉令畫像碑記後
莫愁湖園詩冊後　題李僉憲墓誌銘後
題彭公甫先生傳後
張應文詩跋後

卷之一百六十一

文部

墨蹟跋

右軍鶻不佳帖　王大令送梨帖
虞世南汝南公主墓碑真蹟第三跋
隋賢書出師頌　褚臨蘭亭真跡
顏魯公書竹山潘氏堂聯句
徐騎省篆書千文後
林和靖雜詩　范文正道服贊
又題伯夷頌　范忠宣告身後
六大家十二帖　宋名公二十帖
東坡手書四古體後
蘇子瞻札

蘇長公書歸去來辭真蹟
坡老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賦
山谷書昌黎詩
山谷伏波神祠詩臨本
薛道祖墨蹟　薛道祖三帖卷
又　米元章跋奕碁圖
米元章尺牘
無爭居士飲中八仙歌
宋徐內翰小楷道經
宋元人墨蹟　張即之老栢行

張郎之書杜詩　又老栢行
宋司馬温公梅都官王荆公王都尉墨蹟
米趙四帖
題孔炎所藏宋仲温絶句後
蘇長公三絶卷
題詹侍御藏馬麟棋鮮于伯機歌行真蹟
後　題米元暉手書詩後

卷之一百六十二

文部

墨蹟跋

趙松雪書千文　又
趙松雪書歸去來辭
又　趙松雪書歸田賦
趙松雪行書唐詩　趙松雪墨蹟
趙松雪洛神賦
趙松雪手書十五詩後
趙松雪書秋聲賦
趙吳興管夫人仲穆三札
鮮于伯機游高亭巖詩記
鮮于伯機雜詩　趙吳興詩蹟

元名人墨蹟　虞伯生賜碑賛
虞道園詩　虞貫二學士詩蹟
柯敬仲十九首　張伯雨書諸公贈言
趙吳興真草千文後
俞和張伯雨真蹟　楊鐵崖真蹟
明唐宋二子墨蹟　宋克書張長史筆意
吳中諸帖　損本三君法書
李西涯詩　諸賢雜墨
三吳諸名士筆札　題陸氏藏文游翰墨
李貞伯書古選祝希哲音釋後

又
李貞伯游滁陽山水記
姜立綱書　先大父文游尺牘
武氏藏文游翰墨

卷之一百六十三

文部

墨蹟跋

國朝名賢遺墨五卷
三吳墨妙卷上　三吳墨妙卷下
祝京兆真行雜詩賦

祝京兆文稿　祝京兆六體書
祝京兆書七詩　祝京兆感知詩墨蹟
祝京兆草書二歌　祝京兆書成趣園記
祝京兆諸體法書跋
又　題祝氏蹟
祝京兆書夷堅志
祝京兆書祖廷貴墓誌真蹟
祝京兆書李太白傳後
文待詔行書　文待詔書杜陽編
尤叔野赤壁卷

文待詔小楷周召二南詩二王目錄
文徵仲手札後　跋文待詔歐體千文
文衡山手柬
文待詔書鄭郟令遺愛碑墨蹟跋
文王二君詩墨　積名賢遺墨卷

卷之一百六十四

文部

墨蹟跋

有明三吳楷法二十四冊
王履吉書雜詩跋　王履吉贈何氏詩跋
王履吉詩墨　王雅宜詩稿
王履吉小楷四大　王彭二顏體書
陳白陽詩稿　陳道復書陶詩
陸儼山手札
豐存禮手札　題豐存禮詩後
又　又
李于鱗詩牘　蔡侍郎詩
方元煥書荊軻傳　吳峻伯詩
黃淳父書田園雜興錢叔寶圖

卷之一百六十五

文部

墨蹟跋

俞仲蔚書月賦　俞氏四舞歌
俞氏書世說新語略
俞仲蔚書　又
俞仲蔚小楷趙皇后昭儀別傳後
俞仲蔚行草後　王逢年書雪賦
周芝山贈苑生歌　僧大林詞翰
古選古隸　古隸風雅
又

章藻摹瑯琊法書墨蹟十卷
摹蘇長公真蹟　徐髯仙手蹟
題舍弟敬美書雜帖後
穆光胤書文文熙詩
穆光胤臨七姬帖　吳賢墨蹟
楊南峯墓志　俞仲蔚墨蹟
王行父藏王稚欽詩蹟
王稚欽書五言律詩
朝鮮三咨

卷之一百六十六

文部

墨刻跋

禹碑　又題禹碑
跋魯相晨廟碑　吳天發神讖書
漢隸校官　秘閣續帖
泉州宋搨淳化帖　甲秀堂帖
索靖月儀帖　真定武蘭亭
宋搨聖教序　又聖教序
宋搨蘭亭　蘭亭二石刻
跋周邸蘭亭　古蘭亭遜序
玉板蘭亭叙麻姑仙壇記
宋搨右軍行草帖　臨江二王帖
汪象先二王小楷帖
汪象先大觀帖　跋陳李廸絳帖
雜二王帖　宋搨樂毅論
宋搨戎路表　曹娥碑
又　智永真草千文
又　隋八分孔廟碑
宋搨右軍三帖　王右軍文賦
跋王右軍筆陣圖李衛公上華嶽書後
又　小西館選帖
李靖上西嶽書
歐陽率更九成宮醴泉銘
虞恭公碑　大唐宗聖觀帖
歐陽率更化度碑帖
褚河南孟法師碑銘後
雲麾碑

卷之一百六十七

文部

墨刻跋

張長史千文石刻　又
唐隸夫子廟記　唐僧懷惲實際碑
顏帖　又顏帖
題顏魯公汝越帖　金天王廟題名
題家廟碑贈顏判　集顏書款應記
後周祖廟碑　華嶽昭應碑
玄元宮碑　少林寺戒壇銘
李陽冰書三墳碑　易州鐵像碑頌帖
圭峯禪師碑　李抱玉碑
至道御書帖　夢英篆書偏傍字源

妙高僧傳序　夫子廟堂記
郭忠恕三體陰符經
唐憲宗廟碑　汾陰壇頌
跋蘇書醉翁亭記　東坡乳母銘
海市詩　坡公雜詩刻
喜雨亭表忠觀二刻
坡公行草定惠院海棠詩刻
南宮父子詞筆　王庭筠先生廟碑
又　楊太初書重陽歌
嵩嶽廟碑銘　淮源廟碑

華陽十二頌　東魏孔子廟碑
蔡有鄰章仇玄素碑
集古錄跋　永福寺碑
御服碑　龍門建極宮碑
鮮于太常千文　祝京兆小楷選刻
題羅生書陰符無閒碑後
定武蘭亭後　寶晉齋帖
宋搨與帖
王子諾先生墨刻五跋
卷之一百六十八

文部
畫跋
畫龔聖蘭圖　夫子杏壇圖後
晉公子重耳出亡圖
宋徽宗雪江歸棹圖
又
宋名人山水人物畫冊
宋人雜花鳥冊　宋畫香山九老圖
題惠崇江南春意　醉道士圖
李龍眠理帛圖　李伯時姑射仙圖

題劉松年大曆十才子圖
趙千里畫大禹治水圖
又　廬陵五公像
張端衡山水　古十八學士圖
再題十八學士卷　摹古畫後
豳風圖畫　清明上河圖別本
又　梁楷參禪圖
題馬遠山月彈琴圖
閱古堂石刻馬　蘇黃小像
二趙書畫歸去來辭

又　趙松雪畫山水
趙與憙西馬　題黃大癡畫
錢舜舉畫陶徵君歸去來辭後
題古畫王昭君圖
題王叔明湖山清曉圖
水亭圖　梅竹雙清卷
美人調鸚圖　趙承旨畫陶靖節
沈公濟畫　題沈石田畫冊後
錢舜舉畫李白觀瀑圖
孔炎所藏古牛車圖

卷之一百六十九
文部
畫跋
聽琴軒圖卷　戴文進江山勝覽圖
沈公濟畫　周砥沈周宜興山景
王孟端竹　沈啟南畫延齋圖
趙子惠藏石田畫虞山三檜
沈啟南金焦二山圖跋
周履道沈啟南二畫
跋沈啟南大石山聯句圖

沈啟南梅花圖　沈石田畫
茶坡卷後　沈石田虎丘圖
題沈石田蓧齋圖後
林居圖　沈翊南畫
文待詔玄墓四景　又千巖萬壑
又人日詩畫　周東村畫張老圖
唐伯虎畫梅谷卷　唐伯虎畫
唐伯虎赤壁圖　唐伯虎畫賓鶴圖跋
吳輞川圖後　題文待詔畫冊
三輔黃圖　題周官飲中八仙圖

劉氏藏甲申十同年會圖
卷之一百七十
文部
畫跋
仇英九歌圖
題仇實父臨西園雅集圖後
題海天落照圖後　跋沈禹文畫冊
陸包山寫生卷　再題游太湖圖記後
文伯仁溪山自適卷
文水畫　畫南北二詞後
題畫會真記卷　天文地理總圖
李郡馬旅嶔圖　題莫廷韓畫郊居扇
莫廷韓竹扇卷　題小桃源圖
又題畫池上篇後　陳提學藏百馬圖
尤子求畫關將軍四事圖
李郡畫渭橋圖　李郡畫美女圖
題海峯卷後　陳道復牡冊
為徐太僕續題馬鞍山圖
為查仲玉題保竹卷
題洛中九老圖 仇辛

長江萬里圖 有王象藏非
題笈生畫　錢舜舉畫水仙跋
周之冕花卉後　題倪駕部勝游畫冊
題張復畫二十景
卷之一百七十一
文部
佛經畫跋
王摩詰羅漢後　李伯時十六羅漢
菩財參觀世音三十二變石本後
畫西方十六觀經　畫觀彌勒上生經
跋海阿羅漢像　再題白蓮社圖
又題十六應真後　再題尤隋羅漢卷
朱君壁茶叔鉢圖　圓澤三生圖
書文徵仲補天如獅子林卷
道經畫跋題葛仙翁移居圖
跋齋筆壽州姓先生
五星二十八宿本
又為真延篆題五星二十八宿五嶽真形
圖　題八仙像後
全真四祖八仙像　仙奕圖
又以下附卷之七目錄
跋道教經後　題黃庭經等墨本
班惟總子字文　沈啟南仙桂室圖
張舜咨松江漁合圖
陸文裕公書鍾嶸記室詩品後
題伯王晤贈霞老隱真節序後後有仲遊

仲嘉詩
書李御史傳後　書常袁傳後

卷之一百七十二
文部
書牘
南都八座賀元馭相公啟
答上黎王 三札　答楚王啟
答樊山王 二札　答黎丘王
寄用晦 八札　答宗良 四札
答南陽孔奕王孫 二札
答南陽子厚王孫 三札
答朱貞吉 五札　答雲僊老人 二札
省亭

卷之一百七十三
文部
書牘
上曇陽大師　答存翁相公 二札
與申相公 七札　申許二相公
上申許二相太宰同 三札

卷之一百七十四
文部
書牘
與許相公 四札　與余相公
文與余許二相公　與楊太宰 八札
董宗伯 三札　姜司寇 二札
陸與繩 六札

卷之一百七十五
文部
書牘
潘大司寇 五札　沈宗伯
答大宗伯陸平泉公 二札
徐宗伯 三札　袁卯之 三札
答陸大司馬姜大宗伯
寄劉司空 二札　上御史大夫王丈
答少司寇陳公 二札
答耿中丞　答陳中丞
答范司馬 三札

卷之一百七十六
文部
書牘
與元馭閣老 廿二札

卷之一百七十七

文部

書牘

與元馭閣老十八札

卷之一百七十八

文部

書牘

與元馭閣老十九札

卷之一百七十九

文部

書牘

與元馭閣老十四札

弇州山人續稿目錄卷之十

卷之一百八十

文部

書牘

申相公　申許王三相公

揚二山太宰　姜大宗伯

耿司徒　潘時良

王言鄉方伯　張給事

鄒孚如　喻邦相

張冬官　宗良若侯

傅金吾參心　王都閫

王松屏　沈箕仲大叅

但仁甫　張伯起

張幼于　王百谷

荅張元春　李允達

吳國賢　荅徐孟孺

華孟達　張叔琦

與祿姪家信

卷之一百八十一

文部

書牘

答汪象先 二札　答華西湖

答華孟達 八札　華仲達 八札

華存敬 二札　汪仲淹 九札

汪惟　汪仲嘉 三札

毛豹孫　李仲子能茂

李伯承

卷之一百八十二

文部

書牘

李駒　曾鱗光

劉少石　潘景升

李生寅　顏廷愉

陸無從　徐生

王宜　王逢年

劉生 二札　丁右武

徐茂賢　余生

王舜華　張生

夏山人　劉後寵

吳函虛　郭舜來

張茂才　李季宣

徐孟孺 七札　程巢父

卷之一百八十三

文部

書牘

林近夫　于鼎先 二札

陸山人　彭欽之

黃玄甫 二札　陸啟孫

張太學　黃山人

顧少玄　李仲吉

袁大　吳汝震

何仁仲　申五常

陳仲醇　答晉生

答曹子真　郁人文

與周生　答章子敬

答靖江陳生 二札　宗子培 二札

答倚明德

卷之一百八十四

文部

書牘

答張肖甫司馬 十六札

卷之一百八十五
文部
書牘
汪司馬 三十札

卷之一百八十六
文部
書牘
答吳總督　王總督
溫司徒　寄胡司徒 二札

寄胡雅齋司徒　答馮文所提學
沈少宰　與戎陵王少宰
答戚少宰 三札　答吳司徒
王司徒　御史大夫吳公
答徐太常伯仲　答李太僕生畤
答陳太常　答周鴻臚 三札
與王尚寶　王鴻臚
詹中丞　答王中丞
與谷司馬

卷之一百八十七

文部
書牘
凌尚書汝成 二札　大宗伯楊公
答王司寇　趙太宰
張助甫 十六札　與李臨淮
答馮方伯

卷之一百八十八
文部
書牘
顧憲副益卿 三札

王大參陽德 四札　者敬美弟 十三札

卷之一百八十九
文部
書牘
陳玉叔 五札　邢子愿侍御 四首
答王明輔方伯 九札
答沈箕仲 三札

卷之一百九十
文部
書牘

錢楊諸大老　王雲竹大參
徐子與方伯 三札　徐孺東
莫子良方伯 二札　王家馭 二札
荅鄒孚如舍人 二札
沈純甫 二札　沈君典 五札
茅鹿門　許殿卿 二札

卷之一百九十一
文部
書牘
沈光祿　李儀部 三札
宋吏部 三札　荅劉戸部介徵 三札
周元孚 七札　鄒彥吉 六札
王司訓　林太平
凌常州　萬廣平
沈司正伯英

卷之一百九十二
文部
書牘
吳明卿 二十札　與郭中丞
王太僕　與張司業

弇州山人續稿　目錄卷之二

卷之一百九十三
文部
書牘
石拱辰司馬 九札　侯舜舉方伯 二札
荅劉方伯　荅丁太僕
顧太僕　荅李惟貞大參 四札
張都諫 二札　周都諫 二札
余德甫 五札

卷之一百九十四
文部
書牘
趙汝師 十九札　鄧太史汝德
吳太史　徐宮諭
馮開之太史

卷之一百九十五
文部
書牘
王儀昌 十一札　李本寧參政 七札

卷之一百九十六
文部

書牘

荅顧益卿中丞　吳大司馬

涯中丞　荅徐文宗伯

山陰王相公　趙汝師

王春陵　馮侍讀

葛檢討　沈純甫 二札

許孟仲京兆　張助甫

王師竹　李本寧

李使君養愚　陳都諫

袁鄉事　穆少春

卷之一百九十七

文部

書牘

申相公 四札　申許二相公 一札

許相公 二札　楊太宰 四札

耿司徒　石拱辰司空

唐思亭　楊本菴

潘印川　温一齋

李大司寇　蹇司徒

周中丞李侍御　巡撫應天周中丞

卷之一百九十八

文部

書牘

荅吳明卿 五札　荅邢知吾

俞華麓　荅鄒孚如 二札

荅鄧太史定命　毛侍御

荅張夢蘷　荅殷無美

丁元父　荅常博士

荅龍君善

卷之一百九十九

文部

書牘

王辰玉 十七札

卷之二百

文部

書牘

答長卿 卅一札

卷之二百一

文部

書牘

喻邦相 十三札　陳憲副子部
陳提學　毋僉憲
張起潛　賈僉憲 二札
支禮部　陳太守
詹少參　米太守

卷之二百二

文部

書牘

陳給事　答王給事
李侍御　丁侍御
毛侍御 二札　劉日孚
張侍御 六札　與鄧侍御
答林侍御　答詹侍御
答慎侍御 三札

卷之二百三

文部

書牘

魏司勳懋權 六札　魏考功懋忠 四札
魏懋明　詹東圖 二札
楊襄陽 二首　歐楨伯 六札

寄瞿汝立　答況吉夫
答張羽王　答王龍溪
答凌繹泉　胡觀察伯安
司文選澤民　答帥膳部
孫[illegible]選　萬兵部

卷之二百四

文部

書牘

應黃州在明　唐滁州
范司理　張司理
曾長洲 四札　徐推官桂
徐嘉定　傅司訓 二札
吳新寧　吳唐簿 二札
文子駿　凌際叔
凌鄉丞 二札　劉子威 三札
殷無美 四札　丁休寧元甫
黃司訓　趙司理

卷之二百五

文部

書牘

荅周寧國良宋　龍司理
容藏上人　陳司理
于澤州　王蟾芬
朱在明 三札　劉錦衣 二札
曾子丞 二札　顧山甫
洪山人　王承父 六札
張子予　王文格
劉玄子　劉將軍 二札
何將軍　傅伯安
陸中復

卷之二百六

文部

書牘

荅胡元瑞 廿一札　黎吏部 故人惟敬子
沈嘉則 三札　周公瑕 三札
張幼于 三札　張伯起 二札
王百穀 八札

卷之二百七

文部

書牘

荅王少卿　余中丞
荅穆考功 七札　張見父
王光州仲叔 二札　馮咸甫先輩 四札
王宇泰先輩　光先輩
阮先輩　陳季廸
與胡觀察伯安 二札　李方伯五華
李太史本寧 四札以下附二百十卷目錄
汪伯玉　汪仲淹
陳玉叔八帖　陳玉叔
趙汝師宗伯　李允達
潘時良　劉子威
鄒彥吉　瞿元立
孫太常　顧益卿
黃水部　馮咸甫
徐澤夫　劉紹興介徵
屠長卿　陳評事
黃玄甫　華孟達
徐少宰 以下二百十一卷目錄
王明輔方伯　鄒孚如
楊太宰　汪伯玉

郭青螺　周埶六
王中丞　李本寧
陳王叔　屠赤水
陸少白　達觀
陸與繩　石中丞
趙汝師　張助甫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賦部

賦

靜姬賦

吳王時有靜姬者國之東海下邑某氏女也家世華膴父母愛之既嬈令姿重以脩能讀書史閑內則及笄而選得入宮掖備六尚之官階至娙何視中二千石頗亦貴矣而性好閒靜貞孤自樹不善爲蠱□不善事其長循性而行見憎後進以讒賜退居永巷中乃爲此賦以自解其辭曰

惟婺精之下摇兮鍾靈淑於瑯琊皦心形之窈窕兮不飾步而阿儺娟然與先後而雜處兮挺瑶幹於蒹葭嘉命忽其貣臨兮遂托乘乎九霄叶廻天睞之微矚兮備九嬪之娙何又得尚君之司馭兮乘上介於陵閤出不敢竊君之薄怒兮入不敢覬君之異恩居多避而少進兮籍禮義而自藩貴何希乎飾瑱兮佚胡羡乎乘軒彗三株之蔽月兮妲姒籍以拉宮衆望風而魄攝兮肩日脅以先容余獨安此拙薄兮足遺

迴與心應衆既諑余之蛾眉兮遂飾余以強項乘螭
龍之熟寐兮屛余返乎永巷白日匿光不迴照兮蒙
氣抑邑而午霧彗既鼓夫裂地之衡飈兮又結橫天
之妖虹紛余惘此同仇兮晨徬徨而廷蹲憂後命之
叵測兮竊有冀於將然更申申而詈余兮荃豈畏天
日而甘此冥昏擲歡樂于俄頃兮就沈惛之大年余
既不獲前衆以矯進兮又安敢後衆而虞退荃方極
意於姬姜兮寧暇惜此菅蒯追昔督而自數兮覺面
目之可示夜夷然其赴枕兮亦何恨於牀笫忽釣天
之自西兮丙夜其猶未竟內忻忻其若借兮吾王庶

幾無疢病將玉體之不任兮宗社岌乎其爲危彼華
亦何知兮唯快心於一誑晨冒瀲而就巾幗兮佻玉
階之媵恭紅女薄使不足嬰兮聊發篋而陳書詩咸
鳴商之牝鷄兮岐聖方重此關雎棄周鼎而寶康瓠
兮恐外庭之類茲噫嘻長門之君歲兮心悅君而不
可得班寄悽於白華兮終鬱鬱而難釋夫大椿亦遒
盡兮矧凜秋之飛藿余將夷長信于未央兮忽逍遥
而無極

後靜姬賦

王既紬靜姬之七年采諫臣言追罰嬖幸之
長以次就理下教大長秋故姬其娩娩而文
以禮自閑孫之不聽擿不中槩永巷省愆爲
日已久其賜湯沐襲冠服仍守故尚加秩一
等使者臨致命靜姬固謝稱疾篤不任行使
者去乃爲賦以自廣其辭曰

歲際閼逢之涒灘兮攝提貞于孟陬蕩明河使滌兩
曜兮妖彗遁乎窮霄念娥嫦之淑清兮王綸渙發于
長秋妾乂處此永巷兮寔寘心乎九幽室向隅而廻
照兮水覆地以再收感余髮之昔鬒兮今曲局而不
可沐紅頹包其弗明兮體骨立而膚剝脂澤黯其無

光兮業已畜而中縮蒙永顛倒以思御兮寄沈吟而
就襟燕嗚啾其若賀兮鷄喔喔以嗷鳴隣女驚而亢
起兮懶阿臨之不見微抑攻中之壯哀兮強脩顏而
更行曰天聽忽卑兮帝命不于常含冥冥之昏墊兮
就昭昭之白月增成賜被而召見兮輔屬體而若一
闚宵煜以燭夜兮椒風溫溫乎甲室芬芳溢于北宮
兮餘輝傍睒乎西術飲五齊之㶁乳兮咳以拒枚輿
餞館二八代射而侍寢兮輕輦出入于洞房目窮蓝
珠之熚熚兮耳飽天樂之鏘鏘冠華髻之七寶兮足
下絲履五文章惟吾儕之蔑伏兮荃獨際而鶡伸胡

懸懸此跡涔兮若夜魚之愛鮃感纍者之見導兮穿獨瞀而心非人數君澤之難保兮往事耿其在甃甫調飢之相迫兮糗草甘而自腴胡唉余以八珍兮誦余而修其睽得失若循環兮實銷顏之冶鑪羌侘傺於一朝兮痛前轍之不須臾回䞿紳而冐絮兮不敢發乎君睽銜回枯之至仁兮雖槁死其奚能忘惓陋質之幺麼兮敢偃蹇而自托乎貞姜惟寢𢙢之沾侶兮忍以薦乎君王感雨露之汪濊兮願均施乎萬卉彼怨女哱詠於深宮兮誠畏停乎余耳念宗祧之鼎雖兮又重虞乎玉體昔余皈誠於西毋兮侍奠黍爲

而啓𦘒亘日生理有涯兮欲無涯元眞易去兮不易歸有情無情兮我婣我務恬澹寂寞兮千齡爲期

白鸚鵡賦

鸚鵡純綠色以其喙紅黑爲雄雌見鐵圍山叢談而白者紅者五色者最不易得北戶錄桂海志皆稱白者稍大於宅鸚鵡冠有五羽若蓮華作輕黃色怒則盡張尾截於鴿外矜內蜜余從友人徐子與所見之果爾而靈慧秀俊依人可憐子與以余之喜之也舉籠以贈而徵一賦焉其視正平不能彷彿視延年摩詰或差有致耳

猗西域之慧羽稟金方之淑潤頫迎授以仙音孟盧錫其美稱倘瑤池之托質何青鳥之傳信冠擬蓮而三秀尾如鴿而偏俊若乃孕別雄雌喙分丹黑黑則片葉破霜丹則微苞坼白豈辨口之象人實靈心之天錫忽乎穿林閃銀梭之透機舒而飲泉儷璐觴之承瀝於是虞人縱慝以進羅射師屏營而抨弩雖靡逃乎一目幸毋損其片羽強彷徨而就食中掩抑而思土塊焉獨處悄然私語彼越裳之遙使何異德而並依此隴首之下倚後質是而文非出入珠恩夷猶

紫微感異夢於司空受眞經乎貴妃爾其性含雅馴度絕驚慧皓齒增輝飛霰奪素璧人出則一市盡傾玉奴入則六宮爭妬何所傅粉以清言挹婦被縞而悲泝儷失身於罝網遂長辭於林樹足何辜而見縶翩奚妨而遭鎩嗟牢落之示恩均縶涔以苟活顧壹冰以憐影臨綺寵而捫舌乃有謝豹勸歸倉庚和歌聞音似友辨字則呲彼栖鵩之濯濯或舞鶴之傞傞儼長秋之來覲非族類其奈何是以絕念戎荒甘心謝庭黏玉樹以長棲顧瑶草而怡情啜三危之澄粲飯九光之秀芝願得臣弇州之大鳥相與誦

聖瑞於千齡

紅鸚鵡賦

余賦白鸚鵡之再歲而家仲氏以覲歸自江右則攜一紅鸚鵡云左伯張春宇氏所贈者色殷翠可愛亍完雜羽雙趾亦如之惟喙黃耳雖語不能四五而皆明了間作歌音宛轉流利若中節奏仲氏甚珍之再攜之江右則爲隣院焚尸衣烟觸死矣余感其溥命而夭聊爲詠言昔謝莊賦成袁淑掩卷今其作者雖不十五皆摘其尤而事鮮旁證味同嚼蠟

語云才難不其然乎余之此賦雖不足鼓吹正乎庶爲此鳥傳神耳

粤古西王母命彼青鳥使於祝融祝融賓之便媛甚召摩所不逼爰祈孟辟濟報聘者百羽迺盡而得鸚鵡錫之緋服毋與綠伍其緋伊何則猩猩氏之所潤色也辭命伊何又猩猩氏之所訓譯也惟是瑤臺介紹皆曰殷鮮朱鳥以爲上客王母異之栖以珊瑚之樹而薦以火齊之席蘇翱堆盤櫻桃的歷琥珀映觴瓊漿流液仙娥羣醉兩輔差酡鸚焉長辭東越流沙虞人䍐目畢弋交加惜銜命之未達忽中構乎網羅感炎荒之故主誓矢死而靡他主人愛之長離斯亞白玉爲籠黃金構架飼以丹實酌以清冷豈無寸心與貌偕頹將結咽而無言虞不鳴之見烹于是誦彌陀祝天帝稱千秋與萬歲爍齒賈娅破顏俁如聲何貴乎裂帛貌胡擇乎射雉若乃展清歌流妙音如中宮商因風浮沉跂跂梟梟繇譽治謡感韓娥之停耳將師延之寫心或翩然其翻秋星巧舞于君之掌忽窈窕以穿林又徘徊而侵幌煒煒兮落霞剪秋颸湛湛兮芙蓉受朝暉凝睇則朱紱斯皇過隙則景夭夕飛心搖颺而欲逝尋眷戀以長依感新恩之瑰渥不

羞呈乎百伎何賤質其未糜惟一人之斯媚天豈吝脩胭脂之山忽粉消而紅瘁將妖夢之是踐虞深箕而遭鷙悲日南之永隔雖少君其曷可致嗟乎佳人含軫于溥命才士流惜於短年馬嵬之血漬土江夏之鬼施烟彼固授汝以般若之經而贈汝以春容之篇若也尚先汝而碎碎亦奚貴乎尾全辭曰天命玄鳥降生商兮帝官白雀徵上卿兮汝才百倍等蝣蝍兮魂乎歸來毋盡傷兮爲汝傳神永不亡兮彼詞冢冢胡謝莊兮

紅倒掛鳥賦

丁丑之春余栖弇園有自郡來者言客携紅鸚鵡求售其直爲六金余殺其五鐶得之至則非鸚鵡也其體量小十之六首尾紅色如猩血而兩翅各一二莖如翡翠腹毛隱隱作鵝黃嘴差類鸚鵡而小色亦黃其音婉麗輕細極馴擾出入人懷袖間竟不能辨爲何鳥而時時掛一足於架倒懸移晷尺不動則意其爲倒掛鳥也居一歲死葬之先月亭後土岡叢篠下考蘇子瞻詞有所謂倒掛綠毛么鳳劉績霏雪錄謂即李贊皇所賦扇中五色

桐花鳳也成都大峨江磯多植紫桐每至春暮來集桐花以飲朝露花落散去不知所適又李之儀有詞云朱唇玉羽下蓬萊佳時近早梅自注云此鳥以十二月來一名收香倒掛又名探花使性極馴好集美人釵上宴客終席不去人愛之無所害唐僧隱詩亦云美人買得偏憐惜移向金釵重幾銖楊用脩復緣劉績錄以倒掛爲桐花鳳然其至也李之儀以爲十二月而德裕乃以爲暮春子瞻之詞綠而之儀之詞則白差小不同復考范成

大桂海虞衡志則謂彼地有五色倒掛鳥極馴狎可愛而一種奇者晝則能聚諸香羽間夜分倒懸于架徐出之費氏星槎勝覽直云爪哇國有五色收香倒掛鳥則彼地所出皆善收香者也今不聞成都有此鳥疑德裕所謂桐花五色靈禽者別爲一物而賦辭則云發長袂之清香掩短歌之孤轉又似收香倒掛將所謂發香掩囀爲賦扇也耶余所得此鳥稍大於燕或不類而峭潔婉麗時時倒掛又有不可曉者賦而紀之以俟博聞者攷焉

熒惑之精瑤光之星鍾自南服命之　帝庭曰爾爲赤而不爲烏又非肖與燕雀徒既俊而翔湘美且都昔張翁之塞劉徒白羽之知歸既儆之以上卿又申錫以朱紱金貂帝服爾其相之睍睆徽音厲亦差池調節柔骨巧能多姿其穿葉也若穎觸之的其棲枝也若丹荔之離離遠則熠耀之曳纖邇則金俊之透機若乃蜂蠟點脣猩黃累肚穿和入衰斂羽就輔如戀如昵或歌或訴又如嬌女不而責乳哺豈青雀之入懷宛飢膺之暫依忽倦栖而思奮翹一足以槼槼夫孰不困于倒懸汝乃歛息而樂之抑千歲之伏翼

腰礿垂而下垂將掛藤之渴猿俯以窺夫深池爾其丙帳聚芬甲夜吐篆霏霧時撲縷烟不斷壺爬爛兮目成宵復通乎鼻觀得非從天女游而啄香積飯者耶惟德惟色皆汝之羸而斯伎之末能彼蔚寒之烏同汝並棲乎妓府彼以輕而見憐此毋以重而或憎余皆不汝責而恃汝以老將畀吾耳目之好胡溘焉而就冥使房櫳之如掃亂曰如意未展珊瑚碎兮玫瑰隕魂沫波際兮嬌音在梁有餘媚兮葬汝茲麓毋爲厲兮吳王小女挾汝侍兮

馴鴿賦

余有馴鴿數十頭頗極美麗飛雛循性飲啄得所聊爲賦之

惟中國之珍禽有茲羽之殊質貌皦皦而自分性溫然其如一秋則翔鞠非麗於潯陽春則木樂均華于洛室指本易屈諳不能悉爾乃玉觜朱胼危冠卑趾或永質而彩其雙翅或雪毛而黔其首尾或若漢綃之就機或若商彝之出水山鷄莫調家雉無文爾獨馴狎雲錦成羣飢而見女之睍睍飽矣童稚之欣欣方捐心以委質忽聳身而入雲舒徐兮停霞之碎剪熛疾兮奔星之疊發忽天樂之鏘鋐知傅鈴于尻末

始順風而揚聲柰迴飈之錯節若夫昂首聳肩周旋中規婉態柔音逐雄媚雌無別差慚乎匹鴛悄遙少愧乎關雎然而知足知止切乃天機嘗抱卵之綿綿若返聽乎玄府憐弱雛之艱食更嘔哺而不辭苦感主人之微祿日徬徨兮未忍去嗟德曜之肥翫恐終羅乎罻罝彼夫好水之敗以爲鷴罘崡陽之射與罟但碎窩風測野鳫集方隅托慈蔭于佛日指招提而翻遐兮若狂夫征戍思婦流黃遂陽一信爲伎君傷影曰洛中黃耳爲日長上林鴈素亮茫茫不爾天衢遠銜恩爲稱衆

哀辭

魏考功懋權哀辭

魏郡魏允中字懋權弱冠爲博士弟子者十年試輒第一歲後試於京兆復第一遂赫然有海內聲明年屈於禮部又三年復得第三人暨廷對爲內科第一人拜太常博士久之特遷吏部司勳主事尋移考功中寒疾醫者藥之誤以死春秋僅四十二而已懋權之父太公用明經仕爲[redacted]倅垂九載移疾歸猶弗具橐有三子皆以文行取甲第懋權其仲也長身踈眉目偉姿槩爲人尤簡直朗鬯齒在卑稱身猶逢

掖而志意雄千古材氣冠一世余故起家餙魏之兵事得懋權於諸生中而與之會行也邪之黃寺堡挾以從懋權所試治舉子義雖步驟不中程然識其必千里也已搜其槖得詩數章遂以古文辭進余覽之雖未就斵琢然識其必淸廟器也故爲韻語以贈之至未云還將代典意對酒頌如淹其屬意懋權者非輕淺也旣別懋權於舉子義益精古文辭益成長歳丙子余與王大谷陽德欽於其使院使急足徼順天錄而語之啓錄而魏其第一者鼓於門不第一不鼓也抵暮鼓發則懋權果第一　相與讙呼絕倒久之記

此事殆如昨日耳余性不喜當人師有贄幣而稱門弟子者掩耳避之若浼予懋權之授書而以門弟子禮來雖一再辭然不至作掩耳避者余非謂足當懋權師以余之知懋權深也嗚呼懋權今已矣海内之操七寸管而治舉子義者將藪且謊曰吾曹失一指南矣其稍慕爲古文辭者將曰失一名士矣其慷慨持論依傅風節者將曰失一赤幟矣廊廟之上念乃藥籠者將曰失一珍餌矣而余猶以爲未盡余所惜者今懋權不死必能爲縣官作汲長孺穌稚圭其又不死而進之雖抗顏而談理性若王仲淹張子厚招

汾渭之流而俎豆洙泗之傷亦無艱者今後何望也懋權爲博士時數以不依阿師長持議譊譊其語入執政耳執政怯欲脩郤於懋權未及發而殞無何懋權之兄侍御史懋忠指摘後執政語絕不可聞後之執政寬雖小示左而旋收之更拔懋權要地夫以執政之欲脩郤於庶僚反掌耳其寬者旣如此而怯者又如彼天之於懋權當不爲無意也博士於格爲諫官以懋權之直而爲諫官事必爭爭必得危小者官大者身今夫懋權之危而寬之格之上以伸之固人也亦未必非天意也懋權之生四十二年矣天固無

所不厚一旦而奪之者何也懋權忠於君孝於親篤於兄弟信於友非有所致奪也夫以余之無似陸沈於朝者忝雖於林野者踰三紀而其猖狂翰墨亦如之脫節傲　天子之命以老而卒無所見乃不死而使懋權死者何也懋權旣厄於年不獲竟二立而中復溺古文辭以爲雕虫末技耳不足以煩吾思譬之果然之腹必鼎簋而厭壺簞竟從貿貿者以死豈盡不幸哉余旣爲懋權惜爲懋權之父兄惜爲　國家惜爲世之操觚者惜而悲其志之大而愍其竟泯泯也草哀辭一通手書寄其兄使焚之懋權之輀左

而別置冢於篋以示後世毋遂泯泯懋權其文曰

夫何靈禽三產於丹穴兮長離獨翔然於中央冠南金之彪炳兮五彩陸離其文章𡸇阿閣而矯吭兮鏘音協而中宮商天老頫伏而告祥兮后夔緊石而揚浩倡蔭以嶧陽之翠蓋兮薦以嶰谷之芳穗嘆窣與於玄圃兮萬目睽睽而拭背忽葳蕤其吉光兮曾不得終貢乎昭代乃召巫陽而訊之兮將招魂乎四裔陽曰帝意惝怳莫可控揣忽孑忽李焉覩所在陽愧失職自窴大荒發積布占當塗之慶後四千年文明以昌猗畢氏之樹滋兮感士王而來聚白眉

皦其獨良兮長頸俛而放怒理凌額以晚頫兮饒百能翛且姱挾象龍之文藻兮指康衢而馳驟梵都梁於木末兮順飈揚乎天路疇不仰荃之芬菲兮逐臭之夫乃掩鼻而却步夕陽沐於根竅兮晨播孅乎中消衆方狺狺而啄荃之蛾眉兮爭締輶而脇肩袖攘掩而思擬兮尹徊徨而聲自吞若朝霞將出於曨靄兮一身當乎二千余豈秀荃之逞意兮寘宗祧乎是賴迺大命之弗延兮先秋卉而凋瘁氣猶嘽嘽而神王兮將毋咎此質雖肉謝骨而就腐兮嗟衆口之甫瞼少妻夜號於逆旅兮儼寒鴇之啼風老父晨咽而倚閭兮念舐犢之何從季子目斷於青門兮長君覔搶於白下悼人琴之俱絕兮哀塤篪之和寡指倉天而爲正兮天胡至此極也豈造物者之好戲兮何喜怒併於頃刻也彼迷陽假塞而叢生兮蘭玉茁而見鉏狐狼變跡於五父兮祥麟詫而遘屠蕪淫滲之積厲兮人亦乘之以爲虐生與時兩絕左兮亦焉知夫死之不樂重曰然歟否耶咄咄嘻嘻太和萃兮斯汝違明良際兮爰汝好汝得世兮聊以逞世得汝兮以爲靈飈何鍛兮扶搖驟何蹶兮中衢得汝兮無雙失汝兮不再徵辭窕兮若新晏容杳兮焉在覩儀常之

感際兮汝安能忽焉而遐背鞭鯨馭虹太恍惚兮異與京洛之重載徑斯嫣嫣稱先進兮何似誅蕩而友吾曹淮南守廟不得代兮曷若地肺之逍遙咲乎陽失職而久遁兮鬼瑜佚而不可追登徒忽忽有從往兮卒不覩夫靈均之歸亂曰人生百年等暮旦兮所貴不朽在末築兮追琢荊璞爲圭瓚兮未器而毀能無歎兮奉此昭昭歸汗漫兮化爲列星麗天漢兮

商城令孝廉翼亭沈君哀辭

前進士商城令孝廉沈君以葬其封工部鐵山公哀瘁之極臨窆立逝竊悲其志嫩其節而惜其未下壽

也撰哀辭一通以俯槊脯君其庶幾聽余哉

嗚呼在壬午之秋中令封公先而棄公夕發訃而號慟兮晨策蹇以南東衿紳悵焉其莫可舉兮稚老狂追而卷欲空相與陬商邑之息壤兮尸而視之循吏之官帑余掩跡於晏渚兮歲黯黷其將窮偕季子以見訪兮悴然墨乎其容詞微言之可托兮悲冥鴛之莫從遂銜戚以卜藏兮送艦傾乎吳之渚素旐夭矯而前驅兮翣紼彌漫於川塢彼原廟之為使兮曾何足以比數念臨穴之慘慄兮誓以身蓐乎莫十嗟嗟孝廉貞死孝兮夫孰鑒此茶苦生人變化在俄頃兮

使余臆結而不得吐追奔竄之一夕兮竟殘缺而成今古惟孝子之至訓兮幸得尚公之令女謝姻婭之舊好兮恂恂遜余以前哲夫既政成於商邑兮詞帛曾其非所居撫朱絃而三歎兮將以寄榮名於白雪忽超然而遐舉兮厭濁世之羈紲不悟余之非罔象兮玄珠烱烱其可攬豈司命之見妬兮或帝真之所切遂霞旌之惝恍兮駕雲車以飄瞥昔余束髮而登朝兮汪父辱收之以交誼封公儵乎其玉立兮遂復申乎世契愧班管之如椽兮咸不朽之余寄既博觀於昭代兮曷有如公之善繼冠切雲之崔嵬兮佩衆芳以為佩甫翦冠而歌鹿兮公車躑躅於中歲兮纖塤以百里兮美錦成乎彊仕陋夫太史之傳滑稽兮曾不覩西門之威惠吾獨歎呂黎之志馬氏兮感行藏乎三世後死者之與斯文兮能無跼蹐乎前逝亂曰於忽乎嗟哉千載一日兮忞忞不可究涯兮何以托棕椒槊陶蒸兮回風靈旗卒莫可憑兮豈不爾思隔幽明兮庶幾來歆饗我誠兮

辭

植桃辭 明楨徙於司刑之署入見木葉故有感也

署何托兮幽從桃樹植兮夕庭忽春徂兮朱夏倏夫

痛兮昔予以夫榮憔悴兮若中霜又若長達兮初折上枝兮若晃下枝兮若紲迎風兮欲有言風過兮咽復吞中夜兮長太息不言兮請對以聽此何辜兮墻陰彼何幸兮上林流蘇降兮的歷七寶楯兮沈深不然歸兮武陵徑千秋兮疇伐山窮寬兮天地水潺湲兮日月惜爾兮匪處蹇靚質兮薄土大鈞兮何忍亦奚惆兮老圃

觀魚辭

中庭兮尋辰甃甓兮為池脩鱗兮下上朱華兮參差綠蘋波兮乍驚聆繁英風兮照歷亂下上兮星列參

差兮霞絢客何爲兮頽且都意何爲兮圍未舒聊鼓沫兮就人倪若怯兮潛於虛予悵兮未敢言相對兮各茫然滄波兮萬頃日斷兮誰傳朔振袂兮清泠何升手之足憐三章舊缺獨也其辭推矣措其寄而有之

徵士有立而其二親久背者友人洗明臣爲署曰白雲遺思而以三章系之王子乃和焉

南山龍巖兮雲吐其封北山庵藹兮雲栖其腴雲之白兮渝舜□□□接兮陽陰以和陽陰和兮蒸霖雨潤汝膏汝兮俚無苦雲之來兮倪有倪雲倏去兮返無期雲有族兮承南離輪囷兮五色藏𧰼爵以卿兮非汝好猶以爾兮汝告予以弗程重曰晉賢繼兮鋼在其下兮我瞻芳親於何所安得從龍兮翔太清引吭哀鳴兮爲我少佇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二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詩部

擬古樂府

白雲謠

白雲西來瀰漫四垂雖有赤龍疇能不迷將子誓留有桃如飴

穆天子謠

予洽東夏偕化人居豈無羣后唯子是儀執袪而騰不以歷馳

易水歌

荊卿將入秦客送之易水荊卿歌焉而客和之

易水立兮虹絲天壯士一出兮秦爲燕

垓下歌

羣雄伏兮嬰授首繼孫豚兮嚙人附虞兮騅兮弃若遺天亾我兮將告誰

大風歌

高帝幸沛宴父老歌大風中大夫賈𨈭而和焉

大風發兮揚天威一劒游兮萬乘歸願得五臣兮贊
無爲

秋風辭

武帝渡汾河中流擊楫而歌秋風文園令相
如跪而和焉

秋風䫻䫻兮霜木飛草木忍彫兮待恩聊晉有壁兮
汾有珠君心懌兮自敷腴鍐金鉦兮雷大鼓神魚躍
兮黃鵠舞志跌蕩兮娛悦慷來日短兮去日長望岩
嶤兮聳巆龍恭巳無爲兮垂羿裳後天地兮凋三光

李夫人歌

人耶仙耶宛然而來者疇爲汝之權耶
仙耶人耶翩然而去者疇爲汝之身耶

平城歌

漢使來胡馬死漢使歸死馬起生何致致漢天子

其二

曲逆腹如脹腿不能出一奇彼有閼氏此有戚姬

其三

開一角縱漢兵漢天子有神靈

其四

漢天子何神靈韓彭死冒頓生

其五

閼氏姤姤漢女單于樂樂翁主金珠紈縠壓駝馬

烏孫公主歌

妾人自慚兮諸侯女謬托嘉名兮漢翁主寵我餌我
兮作遠婚匈奴賤種兮號烏孫昆彌老兮非我偶少
王壯兮寔余後念欲一死兮爲國憂失身苟活兮貽
國羞承相何人兮爵通侯

蹛林歌

六羸馬白羽笴嫖姚物故天助我單于自將會蹛林
左賢一矢貫兩禽

敕勒歌

銀服匿紫酡酪穹胡閼氏奏漢樂北風攝羊一萬角
上道壯馬不得索

嬌女詩

嬌女好姿首不爲他人媚阿母手簪花花擲弃之地
作女任汝驕作婦恐不易

三洲歌

阿母見錢喜女今見錢悲金鑄估客身不得好心期

其二

萬斛峩珂舟人道是珍賄一頭載紅粧一頭載綠[illegible]

其三

紅過第三洲日落門前樹定有可憎人儂今不肯住

襄陽蹋銅蹄

襄陽老龍隄燹石鐵作泥駿馬驕䮍落眞是蹋銅蹄

其二

買得樊城酒來醉襄陽伎人道江波險儂道是平地

其三

宜城七十里朱樓與雲齊無地着酒館眼飽肚中饑

其四

醉倒習家池扶郎郎不歸道儂工下淚去看羊公碑

宿阿曲

天門三十六地戶七十二門門與戶戶一一天帝

石城曲

石城諸郎子結束種種新眼角多留媚是儂昨夜人

其二

廣陵細腰女搦搦裁一束不敢望同生一宵抱亦足

莫愁樂

家家迎莫愁人人說莫愁莫愁歌一字恰恰印心頭

其二

十萬作纏頭莫愁不肯留銀釭黯欲盡翻爲莫愁愁

休洗紅

休洗紅洗多漸成碧裁作儂衣不中飾紅隨逝水杳不歸何似當初但爲白

千里馬

千里馬胡不疲五帝漸以驟三王不免馳馬能飽食安步歌皇羲上乘此馬將何之

軹深井里門行有叙

余讀太史公所著刺客傳意獨取聶政謂養毋而不以身許人孝也毋死而後捐七尺以殉所知烈也弁髦百鎰之金而卻之廉也取

萬乘之君若相於交鈹之中若承蜩勇也死而皮面決眼使不可識以全其姊弟也其姊蓋深知之故揹服以伸其名於後世雖然政非特欲全姊也意實欲全嚴仲子於何知之其言曰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讐之言也所以皮面決眼使不可識者此也嗟乎使豫讓之捷若政必能快意於襄子以下報智伯荆卿之謀果若政必能輕身以刺祖龍而歴燕丹之遣惜哉前乎此而未有政也後乎此而政不作

也據史刺俠累因併韓哀侯傳誤
韓國嚴大夫恨深里中客車馬委巷過貴賤不相敵
長跪觴母前別致金百鎰為母隱狗屠未敢輕七尺
惟有徑寸丹耿耿注其腹母死服已除慨焉欲有伸
大夫不共天俠累目且親仗行至韓國仗劍入其闈
長戟五百隊戟戟若魚鱗衛睨陛楯間取若無一人
挺刃不三揮立斷其君王所當悉糜碎憤血射青旻
皮面屠出腸頃刻捐其身法當購王名千金尸諸市
親友皆避匿乃獨嫈其姊撫尸獨呼天是恨深井里
聶姓以政名心借嚴仲子捐軀為其友毀形為其姊

弟昔從母生姊今從弟死仲子願已酬株累亦可矣
安能顧區區千秋掩賢弟我欲竟此曲一曲酒百巵
寧如豫與荊身歿有餘悲

信陵行

太史公傳四公子吾獨取信陵君無忌焉夫
孟嘗平原春申皆以國重者也信陵能重國
者也信陵在魏不区区信陵而魏繼之悲夫
三公子非真能下士也所下亦非真士也真
下士者一信陵君而已其聲施後世至　高
帝而猶為之置守冢有以也夫

侯嬴夷門監朱亥豬狗屠薛公賣漿者毛公一博徒
公子枉見之腰膂屈若無上客氣未平下客眼為枯
騎擊晉將軍暗竊宮中符嗚能動公子遽駕返魏都
一戰王齕走再戰蒙驁逋郿鄗復稱趙大梁不為墟
五國所賓從響應復景趙秦間一何親兮弟一何疎
秦王一何狡魏王一何愚少來不縱酒亦不戀名姝
稱病不復朝謝客日都盧寧為汴郊鬼勿作咸陽俘
英風感異代　天子酧其丘可憐安釐王不得麥
一盂客從咸陽來幾作諸侯奴亦言驪山足久已窟
妖狐

魯朱家行

太史公游俠傳其在戰國者皆別見之所著
魯朱家以下不敗人而獨朱家最賢其巧喻
奇埒毒藏不伐大指出魯仲連而卒能自保
漏下田仲劇孟稍稍述之郭解翁伯不盡得
其意而加以陰賊行之平世宜其及也
朱家昔在漢與高帝同世為俠不沾沾中心實自喜
藏活豪賢以百數餘人不勝紀厚買十鉗奴中有季
將軍畫策詣滕公上為赦其罪御復拜郎中將軍既
尊貴若遺忘故恩朱家終身不相見亦不復自言將

軍與分心共乃師其意一勇一諾問諾者至死長負
愧俠兒有田孫有劇任俠不已郭翁伯嗟嗟赤族
亦赤

鴟夷子行

太史公傳貨殖以十數余獨取陶朱公陶朱
公者鴟夷子皮也夫其佐句踐滅大差為田
常賊宰我所至必成功功成而弃之若遺出
策致肪數十年而三散千金尚能聰退於子
孫以致鉅萬蓋先幾若蓍蔡出没變化若鬼
神矣度其後先所更歷常且餘百歲或云七

雄蛾公變名姓賣藥市中蓋仙去不死也
計然有七策少伯五用之錫渠如丘山坐使會稽肥
臧吳既鳴越弃之忽若遺偏舟適齊邦自稱鴟夷子
及為田僇闞我陰使齊社移忽復謝所宗以其重實
歸陶適天下中衆賄所化居黃金直千萬三致三復
揮少子殊了不悲老氏張翁吾所師神能變化那可
羈安用區區相印為

雁門大守行

太史公傳酷吏吾獨取郅都郅公廉忠信而
不得免坐臨江王究死耳夫臨江王故皇太

子也都以景帝多猜疑其臣即予紙筆上書
而上切責以因安得上書誰與紙筆者且及
我在而貳其心為異日地故禁弗予而王得
之魏其侯乃自殺矣都亦不得為無罪第不
可遽坐之酷耳至其面止上搏熊而救賈姬
揖承相條侯豈岌岌寧成義縱伍都為雁門
太守匈奴畏之不敢近邊者終其身至為偶
人象都縱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嗟嗟
豈易言哉
太守未行屯與虜共雁門雁門得太守始復為漢有

太守來匈奴走碧罪胡兒射雕手弓韜舌噤畏木偶
臨江死太守生長信宮中氣未平太守死單于喜未
央宮中上拊髀易不早赦臨江王孝子忠臣兩無傷

東方曼倩行

太史公傳滑稽吾獨取東方生焉所欲稱者
其負疾孝若贊矣檃括其事歌之
孝武帝時有東方生長九尺餘月請一囊粟不能並
侏儒用奇釣上闕待詔始離公車射覆多巧中往往
解上頤舌折郭舍人戟止館陶見拔劍割伏肉殿上
或小遺恠哉辨泰獄騶牙表降夷歌鄭必終雅為諫

不廢貞偶爾乞大官無官意亦得上賜頗不肯粱肉
金錢帛悉送宛君家相與行交接每毆一世王見戲
諸王公首陽呼爲拙柱下始云工寧學公孫丞相脫
粟不今春厨車載渭橋巫蠱滿東宮揮手謝世人竦
身白晝中

潁水濁

潁水濁灌氏族灌氏族魏其僇結交莫結俠結俠身
似葉使氣莫使酒酒中三尺鐵捐身爲名名不美當
時悔作有心鬼不教田蚡殊東市

莫跋扈

莫跋扈付丁昕莫輔張仲桓康半面哭半面啼死與
生在一時壞長城猶自可鉦明月我戕我

古押衙

蛙黽在溝中求喫天鵝肉仙客小觮夫思從宮嬙宿
明珠故自珍龍頷有逆鱗富平古押衙一片有心人
一片心幾腔血殺人滅口身併滅淮西有李朝有裴
七尺不售君王奇坐忍萬姓皆攢眉

施殿司

施殿司不了事可憐一片心化作千載淚竊國誤國
凡幾輩夜博氍毹蒲堂酣一人嚬眉萬人指不見頭

顱化爲水我疑古來少劍客不然匈匈答非男子

賈團練

循州寃漳州寃慎惱與團練不見賈團練蕪湖覆師
安覆生憎陳都督死爲賈都督當時失刑賴虎臣虎
臣小臣何足論惜哉宋季終無人

項生王

項生王福德圓三十二相種種全生時七寶俱見前
遂爲金輪王四天一天一王二萬年帝釋之宮須彌
巔天厨天樂天無邊願分半席長周旋歡娛不足貪
念生欲逐桓因奪其位咄咄未絕倏墮地七寶俄然

盡捐棄鐵圍城中火方熾燒之四大能不悔

阿脩羅

阿脩羅報生大海中金銀爲闕琉璃宮五欲納眾人
間同壽億萬歲釆無絲猶嫌不及帝釋天合瞋在心
吻吐烟發身直上須彌巔兩手欲掩日月圓却敵城
頭戟如霜四天奔波悉動下法華寶經置中央脩羅
萬衆倏敗亡藕絲中細不得藏事已非空佛爲縛汝
不殺特汝赦何顏復立須彌下

琉璃王

琉璃王毋爲波斯匿王女宮中小婢稍翁主不產麒

麟座猊虎兒時漫陟獅子座釋種小語摩訶禍琉璃
王瞋心一起火燎閻上萬劒戟橫清霜倒曳窣堵蹦
佛場可憐諸釋種不荅四兵抱頭死血作阿耨池頭
水云胡破戒呼婢子琉璃王水中有火如汝瞋火車
推入阿鼻門嗟嗟能仁未爲仁死不能救釋宿因

無憂王

無憂王昔竹童子戲將沙奉世尊遂登鐵輪位以此
夙因皮肉㿟宮中爲嫌不成娛三千嬌女併就屠拔
將萎戾車生主阿鼻獄鑊湯與火牀碓剉諸茱毒但
入不得出入者已非一不獨稍平人行從嫌王入烹

燒惡獄主劉平生阿鼻昔作無厭殺今作無厭施發
取八萬四千佛舍利立造八萬四千窣堵波一夜役
鬼神爲我分置娑婆九十六千億黃金不如當時一
掬沙金器銀器及銅瓦不如最後半訶摩勒果摩登
伽女蠱摩一念翅向成阿羅悔徳可似人王多倘不
蚤悔將奈何

樂府變十章

敘曰不佞於嘉靖末蓋多浮沉閭里云而以嘗
備皂衣西省故時時聞北來事意不能自已偶
有所紀被之古聲以附於寺人。潦婦之末其前

集取亡害者半留之幾欲削去其餘既復自念
三百篇不廢風風人之語其悖亂惡讒不啻若
自口出乃猶以依隱善托稱之詩亡然後春秋
作至直借賞罰之柄而不聞有譏其後者秦興
而始禁偶語焚載籍然不久而漢竟洗之以
國家寬大顯信其必亡慮於宅可推已余老矣
夫又安能刺刺頰舌之恤乃復收而錄諸篋笥
不敢希太師之采庶幾以備異時信史一二云

偶

楚愍王

楚愍王坐武昌金甕酒寒夜未央中絃調移角香揚
鐵椎交飛血從橫可憐王匣黃金牀不得全顱置中
央太子距躍不下堂美人如花列兩行含辛飲淚娛
新王焉用樹棘夾垣墻御史來鼓彭彭黃紙當頭攔
車迎長安大人食梟羹食梟羹語梟子而梟之父亦
如此

黃河來

黃河西來崑崙小復前灉玉關自是白羊樓煩漢將
所築城犬牙其間一虜闌入之不休寨驪駒騷髭牛
控絃穹廬四周自我失新秦州與虜雜治共縣二出

彊者何大夫大夫曾君憂廣人吏買馬具車請爲諸
君擊胡上請提劒鋻書解三咄嗟大夫不覩長安之城
武安䫉其日夜引繩斷斷千金偏行奚爲金吾白發
之赫哉天威解四咄嗟大夫不見兵出玉關乃見蒙街
之西不懸郅支乃懸大夫萬水東流魚西上鈞誰獨
爲芜胡快私讐咄嗟大夫乃爲相君快其讐解五咄嗟
大夫氣盡不復謹謠離離山下茁托陵山上桃風吹
桃根墮茁行代桃焦可憐生無常生死借人驕解六

啇中丞

啨女啇中丞胡不冠而惠文逍遥坐高堂誰令六師

女張皇高天下有白日不照將軍之門啨女中丞白
日又不照未央肘腋之禍私所諱欲言未言以彷徨
啨女中丞曷不爲良臣勢迫難爲良念欲爲忠臣忠
臣羅禍殃甲士三十萬東西若國雷啨女中丞自有
君子六千人不顧隸大將軍顧隸主上察不臣啨女
中丞雷霆蔽天來一何殷殷不收脫女惠文之冠三
木而囊頭朝備席上僚綦列庭下囚啨女中丞養犬
吠發齊人之姦後宮乃得腩腊養犬以豢養啨女中
丞編權衡御禦闌入之暴臣㕔者乃得剪撤編權以爲
新詔使馳入壁欲歸平虜符削庭族將軍後庭出赦

書肉如崤賜大鋪緷見擦血馬散珠還我冠冠中丞
爭呼四望追鋒車啨女中丞覆盆之光獨不開飲絲
茹綸向泉臺日出之日胡爲哉

石頭變

百鷙能擊鷹百螳能齒虫石頭衆兒郎晨起各洶洶
勁足扶老拳立蹴肥司農可憐肥司農七尺氣如虹
小如一狐雛引脰懸高空搖搖大司馬蒲伏中山公
鵠立舉公卿鼠竄血肉中九日不解甲十日不開營
金帛捆載來坊市無人行黃紙詔書下朝鼓何曈曈
盡赦諸軍罪追奪司農名司農孤櫬歸兒女泣吞聲
諸軍懽呼散大酒肥羊羨殺人不抵償不追首事蹤
司馬不削官中山不削封揚揚衆公卿還復休其官
弱者餓欲死強者醉詈天時無賀六渾焉知散財結
少年

暴公子

漢武帝時有一暴公子自稱直指使者來治齊魯黃
紙爲前驅從吏持繡斧使者如雷霆雷霆當頭下使
者未行來壘吏紛紛解綬去田里手即平準書已即
冠軍語使者既行來壘吏不肯去去者乃老博士扶
服道傷戚戚仰天大泣涕有何鄉老公積鏹萬千念

非䵝氏豪不敢屠縣官告寃一見闗東縛妻子若牛
羊東家盗遺骸西家斵古塜來證此老公就死不得
控念欲北走胡邊刑重闗出念欲南走越漢地今爲
一念欲向天上横天置羅網念欲蹈泉下妻子恐借
往劌門使者居中有夜行途金銀絡繹去但去莫次
且烏畢逋赦書馳歸來相賀歸無家安用　主上全
鷄爲

大地變

黄河自天浩蕩東奔破涇濁渭以趣龍門仙掌失蹤
鑵其冠蓮二室終南劃吻室咽富媪蹴踘疢痡遍體
函闗改途砥柱徙水連城拉然峩亮倒懸千井横流
萬竈罷烟土欲壓人不避豪族何所非壁誰適爲服
遺火四焚與燐接照人鬼競號莫辨兩曜雍弇之黎
將靡孑遺粥我衣我惟帝是祈帝坐細旃上相相焉
曰古堯湯數莫敢奸靈蓍之囿不産惡草豈伊善良
而邁西天嗚呼天乎存不恤亡而亡是譬且吾已矣
夫

逺陽悼

湏水左三千里室縣璧地如赭東隣初種禾半歲不
得雨禾苗向下生不復肯出土西隣改種麥一雨六
十日麥根萎爛盡何處結顆粒胡馬來胡馬來今女
力盡丐刀那能傾鋤與犁我欲食榆榆無皮我欲
戲茟茟爲泥爺易兒兒行抱爺啼爺當辛飽死兒死
終苦飢曷不覩建康城中三萬人白刃手血司農臣
司農致白粲少府致金錢綾錦出北巷貨具出南壓
索飯得脯索漿得酒𢥞鴈擊攫靡取不有敢焠濯淺
棘螯黄口可憐遼陽忠義兒白骨相籍朽

直中丞

死事易成事難君不見直中丞披龍鱗食馬肝萬死
不死脱桎杆胸中無黑白止有徑寸丹中丞未下馬
安得中丞與白日俱出來照我中丞既接部安得中
丞與白日俱向暮中丞留貴豪不能令貴豪助弱民
但縱說口舌信中丞寛租稅不益田家饘粥但飽吏
骨腹小家暴乾餓日日寫訟詞大家不得襄金錢米
帛出參差一分賄吏胥一分與小家一分充鍰贖從
此轉無涯訟師人人富但恨無十腕兩腕指節痛吏
胥人人富但恐作富人後來小家訟小家人人富作
富不得均展轉自爲鬬江南百萬戶戶戶泣且訴生
不愛米與雪但愛得雨露中丞自廉亦自直百損不
得希一益咄嗟哉齊文宣未可忽龍逢比干非倖物

太保歌

非山虎而翼南溟鯨而爪生世不諳錦衣帥作太保
太保入朝門緹騎若雲屯進見中貴人人若弟昆
太保從東來一步一風雷行者闢入室居者頷其頦
太保賜顏色黃金立四壁一言作太保中堂生荊棘
緹騎走八方方方俱太保太保百億身所至倏如掃
雞鳴甲舍開爭先衆公卿御史給事中不惜稱門生
懽飲丞相邸刻符爲父子生非真骨肉子貴父不喜
但呼太保名能止小兒啼鬼伯一何競荷索使相催
縣官爲宸慟悲救治喪事少府 金錢東園給秘器

後帥朱都督將遣護其家起冢像陰山屬扁揷雲霓
中容雖以縈不及賀者多可憐堂中哭不勝巷中歌
今 皇帝時御史白發陰私稱詔籍家財金寶盡流
離妻子逐歸故郡兄弟作長流家人大小䝉寬不寬
作俘囚瑒塚踏爲田松栢擀爲薪已無牛羊地可上
何云逝前太保嘆金雞鼓兩翼爲尸初帖席土馬行
不得萬人各加額有權勿遽歡無權勿終戚無權保
廬井有權不保七尺棺我歌太保歌貴者感其顛巳
令前人後人笑莫令後人笑後人

袁江流鈐山岡當廬江小婦行

湯湯袁江流峩峩鈐山岡鈐山自言高袁江自言長
不知何星宿獨火或貪狼降生小家子爲災復爲祥
瘦若鶴雀立步則鶴昂藏朱蚍戢其冠光彩爛縱橫
孔雀雖有毒不能掩文章十五齒邑校二十薦鄉書
三十拜太史乾乾事編摩五十天官卿藻鏡在留都
六十登亞輔少保秩三孤七十進師臣獨秉密勿謨
八十加殊禮內殿敕肩輿任子左司空孽孫執金吾
諸兒勝拜跪一一賜銀緋甲第連青雲冠蓋羅道途
保直不復下中禁起周廬宗堂及艘房事事皆相宜
文絲織隱褰細錦爲牀帷尚方鑄精鏐胡盆杯茯雜

雕盤盛玉膳笥票封大積五尺鳳頭尖時時遣問遺
黃綾圍蟒紗織作自留司匹匹壓紗銀百兩頗有餘
煎作百和香染爲混元衣溫凉四時藥手自劑刀圭
日月派淘餞朝賀當者祁但卧不必出稱敕撰直詞
御史噤莫發緹騎勿何誰相公有密啓爲復未開封
九重不斯須嬿好貼當胸密詔下相公但稱嚴少師
戍守呼惟中縣官與相公兩心共一心相公別有心
縣官不可尋相公與司空兩心同一心司空別有心
相公不得尋昔逐諸城瞿黃冠歸田里後詐貴溪夏
朝衣向東市戈矛生謦咳虀粉成聦聦朝疏論相公

箠楚夕以至寧忤縣官生不忤相公死相公猶自可
司空立殺爾凌晨直門開九卿前白事不復問詔書
但取相公旨相公前報言但當語兒子兒子大智慧
能識天下體九卿不能答次且出門去不敢歸其曹
共過城西邸司空令傳語偶醉未可起去者歸其曹
留者當至未九卿面如土九卿足如根爲復且忍饑
以次前白事司空有得色相公直廬喜司空稍囁嚅
相公直廬恚不復問相公但取司空旨縣官有密詔
急取相公對相公不能對急復呼兒子兒子大智慧
能識天下體一疏天怒廻再疏天顏喜九邊十二鎮
諸王三十國中外美遷官大小員數百各各貢金錢
一一千金直南海明月珠于闐夜光玉貓精鴉鶻石
酒黃祖母綠紅紫青靺鞨大者如拳蕨萏微古刺水
伽南及阿速瑞腦真龍涎十里爲芬馥古法書名畫
何止千百軸玉躞標金題煌煌照箱籠妖姬廻鵾隊
隊隊皆殊色銀牀金絲帳玉枕象牙席杏衫平頭奴
絲縢雙蹴踘酒闌呼不見潛入它房宿生埋馮子都
爛煑秦宮肉生者百叢花死者一叢棘近即龍牀底
遠至陰山後凡我民膏脂無非相公有義兒數百人
監司迨卿寺以至大節鎮侯家并戚里逶迤洙泗步

燦燦西京手老者相公兒少者司空子謂當操鈞柄
天地俱長久御史上彈章天眼忽一開詔捕少司空
究竅諸贓罪三木橐赭衣炎方禦魑魅金吾一孫戍
餘者許歸侍意猶念相公續廩存晚計舳艫三十艘
蒲歲金珠行相公船頭坐誰敢問譏征嘯傲鄱塢間
足誇富家翁司空不之戍還復稱司空廣徵諸山材
起第象紫宮募卒爲家衛日夜聲洶洶從奴躡邑門
子弟郡國雄不論有反狀訛言所流騰宗社萬不憂
黔首或震驚御史再發之天威不爲恒御史乘飛置
捕司空至京司空辭相公再拜泣且絮今當長相別
兒不負阿父相公心自言阿父寧負汝不識一丁字
東髮辟三府月請尚書奉冠服亞汝父汝父身不保
安能相救取重慰監行客少入別諸姬歸者吾而配
不歸而鬼妻諸姬心自言司空何太癡歸者吾而配
不歸人人妻還撫諸兒郎阿翁生別離金銀空饒積
高輿鈐山齊不得鑄翁身及身身始知兒郎心自言
阿爺何太癡有金兒當使無金兒自支監行兩指揮
各攜鐵銀鐺程程視瘦癡步步相扶將有酒強爲歡
無酒夜彷徨秋官爰書上頃刻飛騎傳一依叛臣法
死死大道邊有屍不得收縱施犢烏鳶家貲巨千萬

少府司農錢上貢入尚方中實發助邊不得稱相公
沒入優老田片瓦不蓋頭一絲不着肩諸孫呼蹴更
夕受亭長杖僮奴□□戍餘者他州縣夜半一啓門
諸姬鳥獸竄里中□薄子媒妁在兩腕相公逼餓寒
時一仰天歎我死□負國奈何坐兒叛傷人爲大笑
昔汝一何愚汝云不負國國負汝老奴誰令汝生兒
誰令汝縱吏誰納庶僚賄誰賍諸邊儲誰傑直諫臣
誰爲開佞諛誰仆國梁柱誰剪國爪牙土木求神仙
誰獨稱先驅六十登亞輔少保秩三孤七十進師臣
獨秉廊廟謨八十加殊禮內殿敕肩輿任子左司空

孽孫就金吾諸兒勝拜跪一一賜銀緋甲第連青雲
冠蓋羅道途以此稱無負不如一婁豬食君國中料
爲君充庖廚以此稱無負不如一羖羊食君田中艸
爲君禦霜雪以此稱無負不如韝中鷂雖飽則掣去
毛羽前嚙決以此稱無負不如鼠在厠雖有小損傷
所共多汙穢相公寂無言久且復徬徨煩老不能赤
淚老不盈眶生當長掩面何以見穹蒼死當長掩面
何以見高皇殮用六尺席殯用七尺棺黃腸安在哉
珠襦久還官狐兔未稱尊一丘不得安爲子能負父
爲臣能負君遺臭汙金石所得皆浮雲

行臺芝有敘

余常讀漢史元封二年有靈芝生於甘泉齋
房人主與之下樂官采其事被之樂府所謂
齋房產艸九莖連葉宮童効異披圖按諜是
也甘泉往往多淫祀而元封自張湯趙禹後
文罔頗密酷苛之吏爭獻其技民至重足而
立怪哉之告則有旃何所感而爲芝廼今
天子聖哲道化隆蔚五時無瀆百神受成而
侍御朱君奉繡斧出按某地四履所臨庶獄
庶愼平亭伊始雷雨開霽謳謠繼之星月垂

燦俄有白芝九臺產於行御史院之前叢英
英如玉叩之聲若句磬三事大夫以至搢紳
褐博咸咤美其異形之詠歌流於吳苑余不
佞攷之瑞命紀云王者仁慈則芝生抱朴子
曰白雲芝白蓋二重味甘辛小苦服之體輕
意者某君能布　上德意牛斗之分其民纔
巨無寃氣愁思以來茲應耶夫豈唯君一人
蒞生之餌將　國家大慶請綴數言以俟太
師之采
斗氣何輝輝御史乘驄來雷雨維有解赦宥廼得施

御史未受牘蒙氣鬱不開御史受牘竟星月朗不虧
解一凛凛栢臺霜百卉皆避之何意三秀草韡韡生葳
蕤亭亭如車蓋皎皎涅不緇又似三素雲剪爲仙人
綏解二商山一何卑祗用以療飢句漏何狹徻百種神
且奇御史承德意　君王霈大澤上等堯除莢下
協舜齡期解三

古樂府六解壽王夫人

夫婿宦東方千騎最上頭夫婿歸去來素封千戶侯
解一夫婿稱邦君夫人君夫人內政肅不賢外政始如
神解二夫婿工治經夫人工治生爲德扵永嘉爭先仁

義聲解三有子讀父書有婦代姑職有孫復娟娟美扵
雙白璧解四有摘大扵斗有桃大扵升二八更遞侍鼓
簧後吹笙解五三十被巳霞五十鬢未秋王誇百年祭
客誇萬年酬解六

中丞行當雁門太守七解

中丞行者吳人爲郭公思極作也公善政在
三吳非一而以讒解節當徙鎮吳人挽留之
不得故爲樂府歌之

陸行疲車馬水行費舟航壯男罷耕耒小婦拋蠶筐
商賈爲廢市檐者弛其裝老父携弱兒踉蹌趨且僵
一州十七邑傾都以彷徨借問何所之云送我郭公
解一郭公未下車十室九尚空郭公下車後流徙即其
宮朝下賑粟書夕上蠲租章去彼蟊與蜮樹我稻與
桑一檄飽我飢再檄起痍傷三檄潰池內帖帖波不
揚解二連城千萬家家有郭公百吏當讞案案有
郭公原田鋤春雨公若親勸農橫海出樓船公若親
在行猾者忘其猾強者讓其強曰爲郭公曰痛者郭
公霜解三初旭騰東嵎郭公坐堂皇出則剖盈庭入則
理堆牀退食無三簋解勞僅三觴口不覩優施耳不
聽清商席案唯籩豆實篚鮮玄黃不發居間書不畀

黃門郎解四誰妬我郭公嗟嗟彼狡童彼狡亦何知時
能掩　帝聰臣某誠無狀臣斥分固當貝錦亦有絲
薏苡亦有囊浮雲翳明鏡磨之當益光重裘藹都梁
發之當益芳解五德星在女牛一夜徙他方甘霖正霡
霂改潤隔塍秧蹇驢困康莊騏驥眠大荒伯樂一相
顧天路遂騰驤願公健匕箸願公壽無疆公以衰求
來竹馬蒲道傍今日悲相別別後莫相忘解六

三節婦行凡五解

兩兒奉一父纍纍三少年數促理則綿欣欣在黃泉
解一兩婦奉一姑皤皤三華顛神往形尚留戚戚繐帷

前解二死者當不生生者須竟死冥冥劇氷心戚戚報
君子解三天上亦有星地下亦有山山山築者何萬古
同棺堅解四我歌節婦行采風薦彤史後有曹大家前
有劉中壘解五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二 終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詩部

四言古詩

瑞禾詩

瑞禾美司馬屠氏也忠而見絀寬慈靖終爰
有嘉禾產白其封是故美之

蜿若游龍猗若翔鴻入自巽方鍾爲幽宫無蕪菜薺
無蔓迷陽芃芃嘉禾產此高岡此爆而岡彼濕而秔
惡乎宜乎人定發祥在昔聖臣誠不見明皇靈動變
邪迎返風同穎之禾唐伯薦王王不自有以歸姬公
唯子之昔經營四方日篤不懈拱翼　世皇角巾東
歸口不挂功含弘樹惇惠此家邦是故大歸上啓
帝總我閒寸田可𥳑以耕培爾孫枝豈惟子躬是蕪
是蓘其滋必豐請用薦嘗標此葢庸

燕燕詩

燕燕于庭其掠也遒人以爲樂我知其憂惟壘之葺
而翼子是謀○魚魚在藻其泳也逸我知其憂人以
爲適惟餌之芳而口腹是迫○人樂其憂我則知之
出與利投處與名偕或蕃子孫或壽考惟祺○我憂

其樂人安能度利令智昏名今實劇或子孫我役或壽考我縛○憂樂之來匪我敢揄我不自天亦不自人澹令寂今以葆厥眞

右燕燕五章章六句

帝省禮門頌張毋也毋寡而貞底孺於成行年七十視之使養禄也

帝省禮門爰毓之祥俾女於宋而妃於張宜爾宗祧宜爾男嬉○帝寧不勸恤而張是痛有鳳九苞殖於天獨琢之劘之誡以百罹○莫苦匪荼視汝則薺莫畏匪虩視汝則融先君之思以勗孺子○伯孺而穀

先君所裘夜如何其誦聲隆隆惟此誦聲若自杼中○戰戰栗栗以保七褎雖則七褎皎若一日視之蘿之不家食吉

右 帝省五章章六句

樸庵詩爲顧生作

子有精廬有巢是師結繩爲樞剪茅而茨太樸不琢以還吾天雖有輪倕巧曷施焉太樸不飾以保吾素雖有五采曷如其故皺眉自妍混沌畏之身既隱矣安用文爲子庵曰樸請對以爲詩不云乎不大聲色

貞以沈魄荷冢眞師上援聖祖大士慈念拯拔方圓旦夕供奉而喜知識殷子以附陀落迦山全像見贈妙好端嚴種種具足感慰之深鄉述四言一章爲訓

昔我大士於世劫前從肖入道超諦妙圓上等佛慈下同衆庶三十二應一一現全爍迦羅首八萬四千清淨寶目母陀羅臂毛孔世界亦復如是普度有情廣施無畏乃有巧工幽巖爲器補陀落迦色肖咸備如佛世尊說法忉利旃檀表慮妙好無異惟貞小子下土賤臣賴我慈祖賜拔沈淪甫事萬儵忽微勝因恍狀沈黨中現金輪始悟寸衷欲仁得仁貽者商京

結吾識根鸞篤之頻合爰歸眞

以雙玉杯假敬美暫留趙吳興所書蓮花經成此

漢有雙璞以爲雙鉢其劌若纖皆澤而古侍女千行酌彼清酤吸醉暢餅如觀伯雅汝奉蓮經佛所秘語其與筆之則釋玉府我幡我誦如奉慈父紬文紬繹又似覲女比及三載各復其所由諳入悟筌蹄是舍而况兹器視等苴土吾言亦贅一笑言頗

世貞藏普供奉三教聖容朝夕叅禮近慕鍾呂七眞之事方擬募工圖寫而信陽王太史忽

以元人名蹟見遺精彩煥發寤寐之餘聊成
短述以謝
惟古先生無上法言惘衆爲果超萬爲昔我祖文宣
師資玄元因機現用派別流分迷者相譬悟則一源
我儀圖之在三誼存玄元之秘誰歟抉焉東卓震器
雲房仍孫呂創大還混跡乾坤劉辭貴卿不嬰嫁婚
是皆入室夫豈窺藩默開重陽遂探化原匪禪而禪
高研道奧法子法從上爲喆昆七葉金運倪湧翊燉
噂萃一圖如貫貫盒悟大參同闡不二門玉局侍臣
遥種慧根用彼昭昭啓余昏昏何以酬之至仁無恩

應襄王教題木石居
遠游不御綸衆不加斧桷不刻石階不華坐倚磐石
行倚喬柯其去野人能復幾何一聞善言沛若江河
慕彼側微側此巍低仁遠乎哉欲之即至爾何人哉
爲之即是
應襄王教題觀園樹
陽春彼天冠此王圻吾王不游民何以怡循覽靈囿
亦有靈臺灌木崇齊祥弁覆階白雲英英黃鳥喈喈
育物對時靡悰不諧陋彼田齊周文是儀
張伯子五十壽言

昔在　世皇肅外臺綱誰其藎臣乃有二張等彼二
荀叔慈慈明慈明內潤智以仁藏積厚而鍾伯子發
祥惟我伯子倡聲英英乞破萬卷踏百氏場吐爲藝
文陸游沈浮中推所指鋒孰敢當薄游賢關謂錐處
囊天法搏扶噂適雄飛斂爾壯心杜爾德機不順以
施日勝而肥懷珠川媚蘊玉山輝居曰常爾容彭所
希黃金爲餅同類爲妃騖亂御鴛翱翔九關人有恒
言五十知非君知其非大雄是皈離照中天萬緣息
掃誰縛誰解何順何違六轡在御惟汝指麾不慕獨
覺寧希小乘不貪轉輪何況小榮著爲微言撫披縱

橫蕩乎滌園又似乎名其子和之玉振金聲獨立獨
翻翱翔翅太清悠焉脂車如襲百繩封人之祝如一蹋
鳴我有半偈乃駐君聽四十九年無法可稱杜口毘
邪息心化城大家國樂共躋無生
石禪齋詩
友人卓微甫作高齋曰石禪居士欲華天月
山崇假此石作仄不若以數語解之
以禪呼石石不點頭指石爲禪禪笑不休禪亦強名
况石贅疣石在汝腹滯汝西游曷不推碎置之東流
自在無礙蕩蕩悠悠汝既堅頑如石水投坂指壁言月

求劍刻舟石言則妖我何嘵嘵飛霰洪鑪才點即消

中泠館詩

天一之精滙爲天潢播於人間洵廣且長九曲曰河九派曰江止水之滙中泠最良武昌王孫鑿井其城濯彼心魄導之清澄爰蔭崇館爰錫嘉名何必金山始爲中泠惟此中泠與阿轉水長安帝城乃有二異時無萬廻且鮮太尉沈冥其中曷識真味

五言古

二友篇

吾取友於天下李于鱗以文字寔伯仲焉楊仲芳

之以節義相切劘亦庶幾也不幸中道棄我今者賴天之靈元馭拔我於雕蟲而進之　太上刮濯而就之我友也實我兄也敬美匡我保我我弟也實我友也元馭尚矣收敬美於出處之後太誰能以借識我

王宗伯錫爵

太原吾門彦弱小負靈植三館抗清操八座迴正色
步武鼎鉉間棄之如遺跡榮名冠宗宇紳紳所趨翼
望望若將浼空空類無識五十孺子慕拔哀變原栢
伊余麻中蒲謬充他山石晚途乍折節感此三不惑
芰荷良可依薇蕨足充食荊玉竟夕輝恐爲世工得

吾弟學憲世懋

吾弟一世才孝友復天性感慨家難餘需徐傲時聘
興文良鬱跂流輸亦彪炳孰復循吏篇所蒞必響應
人誦關西學家傳豫章政一戢穢豔規夷然遂無競
稍闕墳素業頗寄農圃興所患余有身衰來遂爲病
起色待爾發肉枯寧天幸竊從毛君教相將訪真境

重紀五子篇

余昔爲五子篇則濟南李攀龍吳興徐中行南海梁有譽武昌吳國倫廣陵宗臣其人也已而其友

稍益則爲後五子篇豫章余曰德歙汪道昆蒲圻魏裳銅梁張佳胤汝寧張九一其人也蓋三十年而同罷國之概去已半矣今其存者位雖有顯塞而名業俱暢志行無變蓋慨然欣然之感一時集焉故爲五章以追志之

汪司馬道昆

司馬誠國器智略不庸庸兼濟文武資南北倚折衝
愛弟若一身憐才見春風五十佐元樞猶在塞與通
高臥黃山表徤筆吐如虹珠璣走荒裔金石耀幽宮
如發汲郡藏孰當檀左鋒自余友太原忽然畏雕蟲

濟南貴葉玉物論時不同所以千秋業唾手歸宗工

吳參政國倫

昔我先司馬列棘遊楚士手時獨明卿褎然拔其萃
拓落厭時趣縱橫富篇製已窺正始格復探作者意
失鵠必反求貫華有餘銳頗餘東方謔不作公孫媚
吏道亦自工時遊巧栖避二始稍見收三斥竟成躓
桃李傾驕日幽蘭自蕉萃開徑樊口田賣文成活計
却問諸少年疇能一恭請

余憲副曰德

德甫宦不達銜鐵卧西山散髮聽樵歌輕舠弄潺湲

寧無臨川嚴不踏城市間暴世稱高節吾猶數微言
昔聞豐井徒竭犖趨險艱旦夕費雕鏤不救巖石頑
解會一決之濁流遂洪瀾左籙稍自清匡廬出孱顏
遂令洪都瑟疏越表三歎正始豈必多濫觴良亦難

張御史大夫佳胤

岷峨孕才秀銅梁嗣臨邛昔托秇苑盟均年如弟兄
豈無竹林儔坦陀讓山公虜則若淵渟沛則九有豐
五領開府節三奏保障功談笑杯俎間立除肘腋兇
既表文士用復解書生窮追鋒一召入立拜留侯封
黔黎既擅悅翰管亦景從而我獨何爲齊豐稱亦松

張中丞九一

胎簪昔中折桐栢亦涓涓張生一振之矯矯遂無前
平原稱盜驪霜夜拭龍淵昔與宗生角推鋒互瑕堅
一矢銀潢湍再矢月脇穿雋聲絳灌耳淪落二十年
晚途始見收改服事戎旃容錮閭闕氏飛書降右賢
山甫城朔方吉甫頌其賢自非如椽筆疇能勒燕然

末五子篇

余老矣蝸處一穴不能復出友天下士而乃有五
子者儼然而以文事交於我則余有深寄焉自此
余不復操觚管矣夫汝師者猶因及之然而未竟

厥詣也是以不妨重出云

趙太史用賢

大地有完氣汝師乃鍾之苦心爲人綱九鼎係一絲
杜門從耕牧欲然不矜持順風禮空同再拜稱天師
（謂崆峒子也）俯仰思立言餘工猶下帷百子雜毫端琱飾
爲我馳竊窺中興象在起八代衰

李參政維楨

本寧名家後況復産郢里高倡白雪言誰能不披靡
弱冠白虎帷授簡平津邸絳灌中自疑衣伏能無詆
遷地邇長沙移官逾二紀一秉西京鐸洋洋復盈耳

賜環夫豈難慷璧不吾以

屠儀部隆

屠郎天下才著作日不休如叩海人居一絭萬金鼎
錯落多夜光魚目非所憂仰窺二都闊俛與六代游
麈尾有眞銓淸言淩素秋芥彼區中士釋我溥書郵
割榮差爲力桂名方乃優

魏博士允中

昔余游天雄毫翰殊寂寞懸權起諸生朗若鷄羣鶴
甫薦博士言遽申風雅托歌鹿冠神京儀鵷瑞阿閣
透迤霄漢表猶能念丘壑片語垂光景千秋縱揮霍

季君何沈沈長君正誼詩

胡先輩應麟

胡郎天挺豪矜酌富篇咏突窺濟南室擺脫信陽境
高嶺秀繁條何所不輝映順風揚妙音疇能不傾聽
沈思窮正變廣心鏡比與牛耳終自歸蛾眉竟誰並
已覩千仞翔徒勞衆口競

四十詠

諸賢操觚而與余交遠者垂三紀邇者將十年不
必一一同調而臭味則略等矣屈指得四十人人
各數語以志區區大約德均以年才均以行非有

所軒輕也

皇甫僉事汸

安定饒世業入龍得其半叔氏獨挺出與辭恣璀璨
齊梁大篇錯綜劉小言冠時嗟晏仁拙終籍長卿禮
翛然會靈光拉遝非所歎

莫方伯如忠

俯仰子墨林所覩無長者莫公豈不文宛若田父社
有抱不自矜雖完詎爲疵鐵來散清泌衡門亦瀟灑
時蘇汰欲空居然餘大雅

許長史邦才

殷卿若春風所拂無不柔酒德日頹然禪語聊厭酬
耕我誰陰因愛此嵒湖幽楚璞不自貴良工琢爲珍
取友何必多一李成千秋

周山人天球

碩果寒不食詞林見前輩典刑足禦俗文彩亦被世
一工臨池業碑板光四裔義取無虛月筆耕盡良歲
郤顧迂叟誅寂寞身後事

沈山人明臣

嘉則少負奇從事車騎幕俠氣貫秋旻藻詞麗朝槩
千人廢喑嗚百氏從揮霍屠子一代盟朱生九原諾

族貴文亦就是以不落莫
王太史祖嫡
太史瑚璉姿葆真鏟光相與余一談秋濤瀉神俱王
傾蓋豈必深慨焉成辨謗狎藉叔度流縱横東京上
疏草就磨滅苦心將誰向
劉僉事鳳
西京祀以遠浸淫成六季楊馬雖沈淪餘波尚綺麗
子威負奇者冥搜復傷綴遂令一代業燦若雲錦製
所虞白鳳凰飄瞥毫端逝
張先輩鳳翼

伯起初藝成自督美少年一芬墨池藻衆工歸我妍
薄游燕邸臺與霅剡溪船自謂千秋業不假公車傳
晨著潛夫論夕奏鐘期絃
朱王孫多煃
天潢無濁流洪都號國琛宗良雖晚成力窺作者林
窮搜自冥合有造必苦心飛書漸寂蔑神交豈在今
垂當忘言際聊以表知音
顧山人孟林
至人不皮相文士不滅跡山甫一荒傖而乃癯山澤
雖謝伯齊春尚輸柴桑穫日暮負薪歸商歌中金石

猶有身後名豈昔一沾臆
殷進士都
無美攻六藝乃在丱角昔渡落四十年識者亦為疑
俠氣標肺腑壯心見須麋跌宕詞翰林煒煒吐色絲
異時平津拜不言公車遲
穆考功文熙
穆君義俠人強被名教用有才思挽俗信已必遠衆
幡然悟此身故為千秋重力鞭非地足真追少陵鞋
千里在毫髮遐心敢忘諷
劉先輩黃裳

諸賢世　皇朝亟廢冠時選俊鶚搟謀坦彩驪驤文
苑餘志鵰象野鳳毛何宛宛賦海發玄虛談天類鄒
衍魏補袞未報托寄良非淺
張太學獻翼
吾憐張幼于天才尤卓絕十六游龍門謂文氏也遂富長
者轍結客聊自娛治生非所屑詩登上卿席名綴下
士列時不和朱絃誰與賞白雪
王太學穉登
百谷命世才與文自綺歲既饒江氏錦昔許公製
款段登蹀躞驊騮皆先逝月旦搖吻問風烟柔毫際

詎學空門子無詩入三昧

王山人叔承

詞苑足盾立王郎獨奇骨有吐必匠心往往自天發
以此振俠聲所友必賢傑貴者雖自貴視之同毛髮
一醉郎陶然相將向超忽

周選部弘禴

周生應公車故多天人畧駘蕩一世名匠心成述作
上書欲有陳雅非絳灌樂鼓雲停楚雲秋蘭芬叢薄
毋聽漁父談清時寧濩落

沈尚璽思孝

百年一雞生蒻綠係九鼎繼者四五人純甫尤耿耿
出日瘴癘拔清新毒炎冷賜環豈不榮栖遲還定省
三復行成篇今人貴五嶺

魏考功允貞

考功昔在臺屬當鼎革際再疏輕逆鱗必取第一義
旋返長沙謫小寬絳灌議東省一氷壺清光鑠群媚
移如新詩來知君不遐矣

俞杭州均

邦相強項人焉能事言路流落湘楚間深衷托騷賦
循吏足自寛文苑雅相慕登我弇山堂握手遂成故

娘舟猶在宮舟使蛾眉妒

鄒黃州迪光

吾愛鄒齊安才行一何妏有造必開先後言窮窈眇
春至赤壁青霜落大江小人云江山助所得殊不少
却笑眉山公晚來未了了

余明府翔

陶令謝彭澤余今辭全椒俱言以酒廢無乃為折腰
陶影不出山余跡不入里當其傀俄時千載如一軌
新詩亦自佳能諧世人耳

張將軍元凱

時平介胄閒風雅亦一讀我憐張將軍縱脫謝流輩
傷來元府風不踏會昌地捺行氣若鑪殺青心自細
試問錦鷓鴣已從酒家貰

張京兆鳴鳳

羽王拙宦人沈精托文枕頗脩鄴下言突過京龍際
沾沾意自伐汲汲取相媚十載七徙官青衫轉成敝
徒令五彩綸零落偏荒裔

邢侍御侗

齊風故憍志子愿乃渴然書探會稽室文匠東京前
抗志凌九霄降體納百川伊余安時汰君子衷所憐

遣君飲醇醪娛若思嬋娟
鄒吏部觀光
吏部弱冠年共名已張楚耤耤尚書郎小遂厭珪組
睎髮朱鳥巔探珠驪龍府巖壑與廊廟但悟即千古
毋泥五君篇溪刻徒自苦
曹山人昌先
曹生蒸盧人鬚作蝟毛磔孝友自天就俠游聊寄跡
睥睨一世間降心見超識玄依子雲閣相卜湯源宅
鐵網沈珊瑚冥獲十年得
徐太學益孫
徐生穎厲如骨節不茅靡興詞雖沃若所造有根柢
拂衣平原門掩關驃騎宅不爲造物弄翛然事名理
勗哉出世資毋輕慕才鬼
瞿太學汝稷
瞿生狀貌小氣雄三軍帥有志必自酬無鋒可令避
合掌西竺言與文遂餘事稱那有四病宗門無一字
却問阿難陀恐爲博聞累
顧太史紹芳
女家不乏材顧生尤翹楚一賦廻帝顏群妹讓君姗
視草綬銅龍横經高白虎歸臥崑山陽夜光未輕吐

聊俗易爲工遜志在千古
朱王孫器封
王族饒天葩稱條囦宗正子厚舞象年奕奕著才行
太息自試表含軫黃初令不睹曹子桓覬握直宰柄
啟此有盡年劇稱文章盛
黃先輩廷綬
昔予采輿棘所薦多名士黃生獨蹇然博雅輕流輩
惠我錦繡段示我瑶華類苦心濟南室轉與時趣避
爲汝一解嘲知希身轉貴
徐司理桂
司理宦不達遂作身後計嘔心出奇語意表見新致
擺脫塵中好雕鏤千古詣放情山水間塵舟了無繫
晚合未爲遲逼人良可畏
王山人伯稠
王生托清狂貧不解工俗對客無寒暄七筋恣所欲
及乎命筆時紛紛墜珠玉秀色若可餐清音宛相屬
忌者攻其瑕雖瑕意亦足
王茂才衡
太原人中龍有子汗必血蹴踏秋苑場紋爾電同掣
儁聲亦摩至雅非衷所屑物表托金蘭塵中瑩氷雪

置余父子間孫蓬亦成節

汪太學道貫

仲淹司馬弟友于一何篤不作阿奴攻但經平子目
心期偏常布酒語易肝腹折節西京言翩翩標二陸
遂令欲中植蕙蘼亦芬馥

華太學善繼

孟達才故饒結思在幽沈江左有新契中原非故欽
潸爾秋山色泠然流水音有弟能挂名轉跡入青林
未却方中軌焉知塵外心

張府幕九二

吾愛張中丞頡頏有雖弟窺豹耶蔚文食牛吐生氣
人傳火攻橫不曉壁聯貴彩筆生縱橫青山晚憔悴
躑躅手板間猶歌蜀道易

梅秀才鼎祚

梅生抱超識雅復與才會上下千載間有造無不詣
嫋娜出餘態泓渟饒深致三十而逢掖同學多巳貴
長卿寧當過過乃揚得意

吳文學稼竳

中丞昔談藝磊落在嘉靖李子甫離群豹文巳彪炳
窮唯代爲箕其力乃超乘突過元和表猶採杜陵境

游汝父子間令人淚潸迸

八哀篇

八哀者吾郡八人也皆長於吾皆屈年而與吾善
初以不盡同調故畧之今先後逝矣當時亦不覺
有異屈指眼底漸鮮其倫不勝山陽酒壚之感因
次第咏之共八篇

陸徵士治

叔平少俠游秉志乃自純丹青雖餘事亦足走世人
種菊支硎傍不與俗客親挾余兩洞庭一一貌其眞
墓草漸巳宿其跡猶若新

彭徵士年

孔嘉麗文辭耿介獨天賦脫屣公車門掩鼻平津府
與余雖晚遇濶達成爾汝酒德時温然令人感叔度
毋愧墓中言未足 千古

文學正嘉

休承名家後無所不具體既衍子畏流復工丹青理
晚節始挂冠餘映被桑梓客携問奇酒門多乞言軌
八十而委化翕然稱趾美

陳方伯鎏

子兼性坦陀友余寔忘年豈乏一世用沈冥文酒間

上書謝不任歸耕太湖田右伯亦已尊家具尚蕭然
至今綽楔表致龍鬱相纏

陸尚寶師道

陸公昔射策　天子異其對世路方易工悠然成孤
退折節酬古歡暢情在游藝既成一家言聊滋暮年
味鳳德匪遼哀鴻心終何異

黃山人姬水

淳父負奇癖形骸更土木傷時伯寶喪感遇嗣宗哭
嘔心一錦囊瑰麗時自足霏霏吐屑金宛宛成葉玉
豈不悟千秋眼底怨局促

顧山人聖之

季狂為諸生避仇夜中走自詑倉頡雄不操吳音久
頗鮮鱗甲股僅餘雌黃口大曆元和間縱橫無不有
歸骨閶天長遺編知在否

錢布衣穀

叔寶事丹青往往得其意雖游文翁門厥稱蘇沈氏
藏書盈萬卷一一手銓次伏枕歸嬰兒毋亦造物忌
生亦無異人死還知汝異

余自解鄖節歸耕無事屈指貴遊中文外之好
者得十人次第詠之

來太常洪愈

抑之司徒裔秉操更清絕當其謝九卿依然卧寒雪
坦陀若可親磊砢竟難悅逃名雅非意名至亦不屑
事事皆愧君難從世人說

劉大司馬光濟

伊昔歌鹿年公兄我如弟訣蕩寬酒德參差借宦轍
非風吹轉蓬升沈自茲始何言伯同命乃繇巨源啓
竊寵上臣心非繇植桃李

陸廷尉光祖

廷尉負雄辨袞袞不可竭秉時握銓衡所登必耆喆

就辭平津門栖遲步兵轍篇章亦流暢要非中所悅
竊慕西夫津將無東海筏

胡中丞執禮

中丞風精悍斤斤握銓柄未底不惑年賜履徧吳境
精心披伏匿用重抑貪橫何來畱縣毀遂諸輿人詠
一疏表遺直庶幾松柏性

趙少宰賢

昔余客武昌諸臺受東約夫君寔同好居體意相托
天然珪璋器何必問雕琢秉時佐銓府和光聊畫諾
循吏乃其餘聯照亦不薄

徐中丞學謨

中丞雅自負珠玉生唾咳出牧抗悍王黥黎有深愛開府襄漢濱與余冤爲代上相匪自今夙昔家眄睞推轂故亦公登樞寧無待

劉廷尉一儒

劉君瑚璉姿溫文實天至避歲時自遠履素恒若浼於物不與龐吉縣有深契論交何必數一面亦自慰致語何必煩默默兩相貴

顧廉憲章志

勝流奚必遠居然在親故孝友出名家之子饒遠度托隱不遠俗憬華時抑素天意篤象賢翱翔亘雲路物情漸靡集歲久安得固

李參政顧

類仰天地間有才不易眞李侯治吳興搰圂通如神秋霜有時抑春雨靡不伸酒語時及予衰颯爲之振安能托宇下朝夕庇斯人

郭中丞思極

郭公交若淺三吳自深惠精心拊黔首靴眼攝黑吏昔者攬轡餘今茲杖鉞地欲發未發辰千人萬人淚即今負俗譏濁涇有淸渭

卷之三 終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五言古詩一百首

詠史

余自庚辰夏病目不能多讀書兀兀匡坐因紬腹笥諸所憶史事有概於中者得八十餘篇咏之盖又二年所而時變種種直言之則不敢置之則不能忍乃復借史事之相類而互發者續之又得二十章遂成百章大較賦十之七比十之三雖脩辭不足而托悰有餘矣

唐帝既見幽重華復南放傳益啓始郊剌尹甲仍王齊東語雖詐汲冢指有僭王壐出未央王壇崇許上其意甚征誅其名猶揖讓旣濫僭竊觴寧免野人謅

其二

大禹賢餘稷退然推百揆九官十二牧濟濟復師師晉卿猶爲讓汰者亦不遜鄭侯惡平陽易簀乃不私如何鼎鉉間腹刃日相排旣安成功退起獄復中之天道亦昭昭循環無已時

其三

唐虞建官百夏商始加倍周官固兼攝廼不爲祿計
王畿僅千里紛紛錯采地但讀妖莽書可望云新治
爲食裁冗官省官仍省事任怨理則然曲徇反成累

其四

許由辭四岳高蹈箕山側飲水而棄瓢誰能伺其跡
千載一羊裘吾恨堪物色圖南就嘉徵通明恭秘賁
自爲大藥資終招隱淪謫

其五

太公有丹書於道若卓爾剪殷首駿助開齊垂世紀
陰謀實種種安能塗人耳信史未敢悉吾聞諸夫子

愛魯採深識覩樂示微旨郤美齊桓正尊王固如此

其六

歸起執晉政下臨東諸侯所覬一玉環再請再不嘗
辭者既引義聽者但包羞巖巘魏太子旦夕守神州
所獲一玉玦畢辭謝鍾繇承相時晨起中郎或晏休
充庭盡璆琳但領不問爾似移勃律河挾置車門頭

其七

穰侯太后弟勛賢無與倫握秉五十年山東半爲秦
唾手奪相印咄咄一旅人輜重東出關黃金賤於薪
人生畏失職所憂豈在貧應侯功不多況乃踈間親

解綬不待晚翛然保其身

其八

翩翩原嘗輩散金買虛名獨有魏公子好義復知兵
取士識其眞肝腑爲之傾一戰邯鄲完再戰大梁寧
五國從若風強秦閉崤澠積弱幸以強昏主墮維城
身死社不木異代感英聲

其九

秦皇與漢武雄畧蓋一世如何求神仙畢死不能致
醇穰日濡首二八更代侍一念殺機發九有爲履穢
於力豈不饒於道轉成悖所以雪山翁先辭轉輪位

其十

商君挾強力爲能使秦王牖下亦已隃華袞徒滋謅
如何舉小謀後樹中丞相仲連策有走燕公豈可忘
人巧一旦伸天威時能抗萬乘翻覆手雖變理非誣

其十一

戰國一子輿其德幾素王仁義不獲施千載眥齊梁
侃侃程正叔矯矯朱紫陽宋室有遺恨不登中書堂
造物護其偏欲令見所長微言在竹素千秋揚耿光

其十二

孫吳工用整起翦工用強神哉淮陰侯變化乃無常

舉目盡爲合出手成龍驟百戰取中原顆彭那得方
精誠拒武涉小謬請假王高帝撫孤雖現魄憂未央
見謂高鳥盡謂可良弓藏遺恨在匈奴冒頓驕大荒

其十三

石乞相白公能使楚社傾事覆不庇身怡然九鼎烹
王邑衛漸臺丈子死漢兵爭肉臠五丈狗亦厭其腥
淫女狗所嚙一死猶勝生不覩西市僵毀服奏銀箏

其十四

漢祖提一劍西行取天下所過降名城暗并背王者
兩賢豈相厄丁公悔其捨刑賞在須臾延復爲名假

不然貴國兒項伯開茅社寧如我
高皇福壽獨殘備

其十五

韓彭既已族蕭相請室歸留侯始長嘆赤松將見依
受封建成侯於事亦已危幸辭高皇網復受呂后羈
百穀土地腥既辟復食之商山自有人四皓了不知

其十六

秦始脩封禪白骨尸撐連漢武脩封禪宇内盡騷然
開元脩封禪妖女槳其間文彩塗人目萬眸自睊睊
隋帝既平陳能爲長者言虛言誑上帝薄德報名山

其十七

孝武驅三方快若風掃翳及乎遇匈奴往往不得志
長平既雄武冠軍復慓銳横穿單于幕直奪金人歸
拓地城五原雪實光九世是時李飛將子長所深寄
天幸與數奇片語成軒輊竟令提伐威寥寥無可記

其十八

項羽千載雄淮陰萬人敵丘謀歸蒲山盗道推建德
友諒據上流勢壓江南圻或臣或假手或抗苦相扼
天顧要有眞人巧無不吞寧知贏與趙攻瑕易爲力

其十九

魏其既罷相武安客如雲獨有灌太僕捐身奉故君
長平事勢改舍旁趙冠軍誰如任司直膠漆不分
寸心既無負㳙俗亦少敦信史表其賢異乎吾所聞
七尺人自有安能老史門

其二十

漢武報九有所寄三腹心公孫爲丞相脫粟一布衾
張湯爲大夫家不滿千金弘羊爲搜粟鈎較窮飛沈
横賞五十年民力猶可任即論守與才隱然亦國琛
古人不足古今人良愧今

其二十一

李廣僇降羌百戰侯不成虞詡僇降羌百口不一增
所以辛酒泉終屈趙營平天子誅南越霜戈蕩烟箐
嶠舉蝗螟臂歯級千萬顱手印懸肘間焉能使無厲

其二十二

淮陰獨登壇高䛨㓜杖策抵掌下關中緩頰定河北
孔明出茅廬三分巳先畫人主恐不眞眞則魚水得
人才恐不眞眞則寄社稷豎儒競功名往往賤貪追

其二十三

子孟秉精忠其功在受遺身死骨未寒五宗遂參夷
林甫易若聰九有爲之糜生時享萬鍾没不保其尸

天威在人間臣子安得私所以餘殃及骸否同一揆
高皇罷丞相赫哉千古師

其二十四

煌煌炎漢業九有將爲新吏民頌功德四十三萬人
蜀使方著書醞醸留其醇禍患將見迫倉皇成劇秦
夫豈能鈞榮苟在完其身一入覇儒手名盡言亦淪

其二十五

建武薄三公尚書領西掖雖復當樞要厥佩猶銅墨
久次文無害始爲二千石尾大終壓身備物仍典冊
千載同玆恨學士充内職上可溉主權下不膺吏責

却顧九列人黯黯無顏色

其二十六

陽都當國秉五侯競驕怙是時台司晨嬌嬌銜言路
批鱗擊君瑕慈社憂于悟張禹秕積翁衡默滋巨蠹
孔光首鼠徙依回帀炎祚天下不爲劉識者了其故
彼莽何能爲誅臣與兩輔

其二十七

宋弘物宜濩仕莽爲升牧承鼎建武中雖壯齒亦足
抗言辭帝婚俛首甘新莽李密旣陳情無何狗除目
賦詩怨私衙㫖是念㓜服翹首坐上尊晉耶當爲蜀

苟竊義孝名千秋竿無恧

其二十八

石顯攻微文忠言被巧詆如何久不敗與帝相終始
惜哉匡說詩曉節終萑廉侵盜麗丹書經術遂不齒
後賢小其規天權㒒表裏九重閟宸斷入柄俄在巳
雖復加諸膝委之若敝屣

其二十九

安史吐餘燼河北成異域雎盱五十載國威爲之屈
時維田侍中精誠貫白日手挈六州歸力收叛藩骴
時宰不覩機揖之飽狂猰布也梲戈恨悍卒寧見恤

何以報君親剟心萬事畢

其三十

雍相持短喪除服起視事皦皦劉司徒復明先王制
侃侃富鄭公千載仲玆誼藹之觿衆咏不能保其位
念非秖金華誰當使弗避下論椎君親爲君者誰氏

其三十一

漢明敦友于威自東海彊唐明黜昆弟成器爲子臧
地遠天性出跡擬人倫妨斷斷隱太子料斜與剌王
既追盤手憂能離喋血傷所以手栗羝終佩鶺鴒章

其三十二

東京誇汝南北魏推弘農友于列九命祖禰盡三公
名德冠時英使謀世所宗董卓畜天常僨朱縱窮兇
賢哲俱駢首清渭爲之紅盛極必有衰世汙以已隆
雖無貂與侃寧能保豐終

其三十三

梁冀挾椒房人主在股掌一朝尸二公舉朝皆脅息
入使行按部先埋都亭輗帶劍入尚書號領張陵叱
樂安與京兆猶能倸其客死者代相禪生者不敢直
寧如書生貴横行於八極

其三十四

和熹昔臨朝文彩冠東都立幼擅天權不救昆弟誅
宣仁善章故聖澤沛皇圖榮名仲敵國不免子孫誣
追惟正統初氛然五尺孤太后坐深宫格心但詩書
九有頌慈孝千載仰深謨

其三十五

范公悲漢亡坐卧一車裀三十六載中不笑亦不嚬
聲在咽喉間晴能閉其呻萬古宇宙間一見有心人
次則顔見遠慨然能致身寧爲江陵鬼不作建康臣
頓令首陽薇奕奕神更新

其三十六

仲舉沐左鍲謀條閹害席其人雖可言其地終外戚
何進屠酤兒一死殊漢賊揚湯而息沸焉能令沸息
新莽盜漢炎隋堅成鼎革赫赫我皇猷萬世垂内則

其三十七

梁侯既伏法伯始亦解官元相死制獄紹也同兹難
鼎足共承君緘口以成亂伴食猶可言竊脂良足歎
方進媾紅陽幸叨帝恩寵却條厚善者九列俱流竄
於世雖已張於顔能無汗

其三十八

維漢有宜哀隆親僅王號知者猶謂私凛然太和詔

竊窺仁人志既考而後廟批鱗見臣節因心亦子道
權佐脩其郄陳章托壻與自詑萬古綱能無萬古笑

其三十九

永明感奇徵徵言自西竺後果攝往因如環代相續
楚英慕之誅崔浩排之族姚泰熾之亡周武熄之促
趣舍同一途疇能明罪福是以有漏因智者了不錄

其四十

東都蔽閹宦儀曜盡爲胜入俊後三君皦皦露其蟲
林宗巧彌縫逞逞竟無成太丘爲包茹嘿嘿以苟生
餘波扶衡嵗一茀安得爭唯見黃叔度鴻飛獨冥冥

其四十一

孔明討漢賊祁山凡六出威惠等春秋精誠貫秋日
詎謂道相屬身死名不没陽都佐東王舉朝服明決
如何反掌間名身並遒殄即諭新城拴不掩徐塘伐
成敗遂低昂千秋今中熱

其四十二

曹氏據七州威力方蓋世雲長鼓偏師一戰挫其銳
似憶白馬圍欲徙銅駝避國賊碧眼兒竊敗乃公事
昭烈與孔明茲時誠失計三萬黃頭軍順流下白帝
退可伐賊謀進當厚師繼旣蹶興憤師中原了無意

竟令涪江水釀作永安淚

其四十三

文若本名家志在匡社稷周覽六合間疇能託其跡
降心事阿瞞相與圖傺力訊掃羣雄盡彼奸愈得熾
九錫從鄴來一死明夙昔寧如寄奴相憂在後石畫
死猶擅元功生不念王室

其四十四

張曾世奇豪乘險保梁州及乎降曹公五子萬戶侯
全義亦盜雄所事無恩讐胙土享眞王曉節更優游
梁州無磧壵河南但錫䄂是時二邦外柱骨如山丘

亂世能庇民食報寧不優

其四十五

昔有王彥方闇然敦古誼訟者將取平望廬悉而逝
淑問旣已邵弓旌遂麋至一旦讐其身僧酤以自穢
始悟矜名客良非終隱計衆惡幾於道吾聞之老氏

其四十六

文王蹇萌魏叔夜尸於市天子不爲讐讐適作天子
當時侍中君銜憤栖田里新沓竟憐才終傾司徒詧
惜哉蕩陰役終乃爲讐死王裒慟蓼莪獨行表君子

其四十七

晉武弛王度隋文抎天刑於德寔不競乘瑕乃合幷
苻秦任景畧七州差蕩平慨然命大統夫豈徒佳兵
淮淝誤一蹶中原遂土崩豎儒輕相薄志士嘆無成

其四十八

五胡肉晉室聰勒獨獰兇王族無完領萬姓一釜中
靳準小豎子而乃夷聰宗冉閔差強意羯血三臺紅
伊昔新城役阬秦快六雄天地誠不仁代報以無終

其四十九

晉昭寔爲裔誕也誼弗受麾下數百人一一田橫友
矯矯繼漢龍夫豈稱魏狗攸之扶宋傾迥爲宇文守

二李起南北慨焉捐其首於心豈盡純於道良無疚
奉璽者何人心死亦已久

其五十

晉元起微弱夷吾爲始興武德中不競因事就功名
當時錚錚者僅一陶士行坐觀武昌變齟齬歷陽兵
珍賥傾王室睥睨折翼徵豎儒不覩事謬比於孔明
所以柴桑叟憤然振家聲

其五十一

太元抗強秦江左一安石惜哉鏡遠量而乃乏遠策
車騎實堪勝用勝良未得淮淝再鼓後全秦皆喪魄
胡不遂長驅歸來偷宴息坐視慕容熾依然限南北

其五十二

伯仁負高名惟能日洪醉深源負高名老大不曉事
不用人若失用之反成累俛仰宇宙間名虛復何異
處仲與靈寶猶能亂人世

其五十三

明德擅軒龍不及宋貴人元魏爲殘忍立庶戕其親
亞子矯之謬嫡后爲大嫡苟在快其私毋乃乖天倫
祧體登宸極往往稱並尊並尊無乃過隆養禮亦均

其五十四

吳卒脫庾氷功當冠國臣但求百斛酒陶然竟其身
圉卒爲靳王致貲巨萬緡依然抱一瓮老作灌園人
始悟范少伯得之猶未真辭越復居陶憂死復憂貧
何似兩卒賢名與利俱泯

其五十五

魯霸傾儲宮大帝爲之惑及乎登見廢霸亦當大辟
魏泰傾儲宮勢已危奪嫡承乾用反削泰遂均州謫
豈唯覬覦解亦使憤惋釋始悟英雄人爲舛亦不極

其五十六

營平不貪功獲伸于明主清源不貪功主驕方黷武

封拜蹝步間見之弗肯取供君一念快使我萬骨厭
祿見方開邊曷不慚入土

其五十七

元嘉脩內政江左乃宴寧淳熈急外攘庶事實勵精
再舉再辱師戎馬反縱橫拓拔威方振完顏治復平
兩勁迫自完誰能問合并少保痛朱仙太尉悔崤澠
事機苟一失千載遂無成

其五十八

曹馬雖竊禪猶存故君禮靈實存晉安劉宋緣之起
是以零陵王捲恨歸蒿里一念遲所私千秋成勵軌

諸子豈盡歸人人不良死不然寄奴勛夫豈阿瞞比

其五十九

彥國領元樞堅辭格外賜一賜何足言難沮格外事
老臣於舉動往往見深意鼎足共承君染指不自制
椒房與左鐺相與徼恩惠患得已不憂得之了不愧

其六十

東界逞屠傪勛庸一朝盡赫赫蕭蘭陵雍州義師振
豈惟感家難九有同茲愠奈何吳娃戀竟媒彭城釁
不聞夏殷滅喜妲皆來嬪人綱既已乖天道良可信
更讀巢剌編令人發深恨

其六十一

武陵恃酒德法興寄腹心湘東肆豪猜佃夫當喉襟
名輕行既劣俾制嗣君淫倖門既四闢入座皆龔瘖
片斧夕下來晨即委刀碓物情雖云伏隱憂良亦深

其六十二

景倩寶孝廉精心事苦塊雖詳緒公辭誰能使居位
一朝遘國憂扶攜入趙衛宋棟垂欲傾一木焉足賴
父子同所歸怡然見先帝子野豎儒生咄咄計成敗

其六十三

彥回秉清令巖巖如戟會之負挺勁長身若立壁

堅請天水社力抗山陰逼生死在須臾豈盡爲名節
一念偶已非滔天遂焉極赫赫兩師尹能無發深惜

其六十四

每讀梁史殘慨然感僧辯奸雄志逐麋肘腋遂中變
焚骨斂其灰王頒解脩怨論功不受賞竟免丹書譴
良勝伍行人終成狗知戀此身後爲奢沉冤竟誰唁
龔壯更超然巴山從所願

其六十五

宋或剪諸昆建安亦就圖忠勛在宗社不獲保頭顱
魏恪猜摹叔彭城首見踈明德格乾坤未免當門鉏

鎩翮既自徹羽翼才然孤唾手授蕭郎遺孽召爾失
人事與天心默應良不誣

其六十六

謝朏箕山節恨爲子季齊由處自當心取決人謦欬
赫赫司徒公誰能使之拜辭蕭初若遠仕齊豈無害
指口但飲酒優游於禪代當時保身者名位兩不敗
千載思勝業令人有餘慨

其六十七

晉有一仁人開府羊荊州梁有一仁人車騎韋嚴侯
弱者懷其德強者伐其謀儉慈不敢先老氏羊所優

竺教横天來舉世皆蕩流帝也守中庸不伎復不求

其六十八

昭明秉岐嶷其用稍文弱晉安一繼之靡靡成輕薄
而況於湘東豹文迺羊鞹何必候司徒然後成危削
奚侯宇文公江陵方面縛人主執天權操念爲美惡
渾渾西京詞已矣不可作

其六十九

爾朱起秀容結俠傾魏室衆不滿萬人所至無衡敵
立空葛榮衆遠授天光策有才足爲亂惜靡戡亂德
賀六賈牖亞黑獺仲謀匹混合由真運寧峙乃材力
咄咄廣武嘆令人歌阮籍

其七十

魏氏起索頭其源等胡羯據號雖百年羶氣猶未歇
高祖力用夏三靈爲之悅人文外以炳天綱內多缺
易世曾幾何奄然遂改物禮者忠信薄斯言吾敢蔑

其七十一

高氏恣淫昏爲周剪明月烱烱血一泓剗之終不滅
英辟風後人吠堯亦昭雪易世有狂童捨旃尋故轍
親賢若齊王雖耽見屠裂爲隋抑何厚爲周抑何蔑
撫卷感廢興令人思明哲

其七十二

周武平晉陽六合在掌指如何後嗣昏廟社同齊址
誠臣抱訏慮直哉烏丸軌徐方接陳壤守經以俟死
衛瓘終不免伯陽竟遠徙爲身計若疎爲君斯可矣

其七十三

唐公固隋臣宇文啓茅土阿麼陷商辛毒乃痛海宇
何必禪讓跡無害干戈取爲德固未深功亦肩周武
反顧靡愧心高光絕千古若夫黃虞上赫赫我
皇祖

其七十四

唐高甘聚麀妖嬖竊皇綱淫毒易廟社三靈爲慘傷
維城拉然崩蹀血染天潢莽卓爲一人寸斬不足償
惜哉無絶毋完歸於上陽當時極兵威萬憤亦少揚
養虎自遺醬遺恨在英王

其七十五

梁公古明德昭代實無倫瀕死不改節所涖惠必臻
婉諫復皇儲容引皆俊民五龍阨夾日萬古歸其仁
危哉再相時齒暮宦亦陳萬一先朝露此志竟何伸
阿姨自有子不作女主臣

其七十六

少陵定洸雄太白擅豪華當其盤礴時口吻皆烟霞
一字翰墨林千秋歸大家生平宦不達晩節各天涯
奉譴竄夜郎乞食困浣花而我獨何幸獲保青門瓜

其七十七

文饒一材臣所至樹風誼會昌式微代皇紐將解墜
立決萬里筴手挈三鎭地寵多器不任爲汰復爲忮
垂老涉鯨波白骨無所寄但稱裴司徒不及李太尉

其七十八

唐德初告衰宇宙正佳兵前有郭汾陽百折必東傾
禍死不易心後有李西平萬古立人極豈惟宗社楨

彼燧亦何論爲罪亦已盈惜哉臨淮諺遺恨在齊名

其七十九

裴公大將材不解深州圍韓公大將材不戢好水師
決勝或先登寧如一偏裨及乎坐廟堂天子所蓍龜
片語轉乾坤匹身係安危信哉尼父言大受難小知

其八十

唐室將貫亂高明俱倦勤軒龍不安位鶴馭將帝宸
兩武稱賢助二李亦純臣云陛下家事何必問外人
愛州與荊州不悼批逆鱗幸以首領完沈淪竟終身

其八十一

典廢帝父尊重華天下養如何猜疑際天倫遂板蕩
抱吳等幽囚趾步同流放生時億兆主彌留何誰倚
牝鷄一司晨劉虎成茲謗

其八十二

牛李相樹敵進退爲是非剌剌脣吻間人主至宵衣
如何洛蜀黨賢者亦爲之渙羣表大易不比有朋規
才所起方寸所讀何書詩竊窺五鬼章至今令人疑

其八十三

陽公爲諫議四載閟其口一作驚人鳴出爲道州守
魚羹及稻糜與衆均所受催科自註考能令督郵走

兄弟凡三人相與日飲酒醉即共衾宿不娶竟無後
鈞奇性理僻於道能知否

其八十四

順宗長諒陰伾文遂竊柄生終被竄保死猶蒙倖
及覩所登庸往往多敝政頗收遺老還力與中貴競
柳吕一自沒欲速成蹭蹬不覩快心人時有膏肓病

其八十五

自古負心人毋與朱三伍徂詐曹瞞流猝兒亞石虎
狂鋒既犯蹕王公盡磔斧沙陀首弄兵乘時竊邊土
破巢稍臣分翊援仍兇虜力屈聊避尊夫豈戀故主

竊愿司馬公帝紀安足數

其八十六

天厭五季腥時復一掃之存者旦暮人焉能辨華夷
馮公豈不偉於節安所施信心自以闇榮貴保期頤
千秋蒙垢汙所救亦不訾二石一海鷗古稱圖澄師
儒者所不道西竺將取斯

其八十七

有宋躬柔德臺諫執天衡與帝爭是非物論時見憑
念無九苞彩辰距若蒼鷹稽胄肉餧之搏擊中所憎
士氣一爲奪千秋猶不勝側耳平津館囁嚅承暇廷

吹吹雙鸂鶒豸角何峥嵘竄頭復捏尾寧不愧其名

其八十八

藝祖惇友于淳熙不良弟空宮闕丘嫂陰以戕二嗣
奚必枉斧聲然後乃成弑普也社稷臣驅除毎先意
其惧不在令惧在書金櫃何物一老嫗亂經猶所庇
毎讀梁孝書竊賢寶曆事

其八十九

宣和負與國復渝海上盟一念不勝貪宇宙遂佳兵
朱仙十三詔竟分南北形奕世言恢復聊爾美其名
開禧大辱國符離亦無成屠然史越王持重見譏評

寶奇復世延毋乃當帝情

其九十

伯紀與德遠忠志貫金石量隘而才疎焉能剪強敵
忠簡差練事其氣已蕭索等彼王與汪雍容希揆席
嬌首眺大河蒼蒼七陵色安得劉寄奴純心爲宗國

其九十一

強胡震四垂天地爲之裂鐵騎過獨松宋膽悉以奪
信公仗孤忠犖倅乃烏合蒻卵壓泰山猶能整其轍
天運久已去人事那得說掩卷惜公才世儒但稱節

其九十二

贊皇謝屐試魯公戒求辟於中豈泊然大小猶有擇
奈何策華腴而奪隱士職前轍既巳迷後軏踐其跡
是巧靡不師疇能巳日華浮雲翳其辟欲辨人間色
何如皓魄澄羣曀自辟易

其九十三

天厭一世人英雄生馬足兵戈周八荒所至皆魚肉
中原冠帶地幾希付樵牧時維耶律公捐身不違俗
宛轉中所嗜從容解其毒遂令孑遺民生齒成代續
萬古祠禹功從配當不恧

其九十四

房馬蹴中原遂掃東南陲天地盡爲元生人安敢違
倫物俱澌盡存者僅一綫許生當辟禪強起脩飾之
雖復腥羶雜猶守六經遺奈何拘方士斷斷生哫斯
不聞夫子言吾欲居九夷

其九十五

伯顏善居功師出能以律中廢同汾陽晚榮等高密
廉公當鼎沸一出秦隴謐正色抑降臣改顏崇儒術
莫謂胡無人江左乃無匹天意惜未絕阿桑時閒出

其九十六

高皇提一劍力扶乾坤闢聖武振八荒榮名邁五帝
時維中山王獨任心膂寄坐運百萬兵手挈中原地
才宏識更遠功大心轉細兩都對珥貂茅土垂世世

其九十七

開平卒於師曹衞亦早逝所以保令名爵賞亦延世
宋公拓中原功多罪亦細潁公關西南未種纖介戾
荷免鍾室誅難辭杜郵賜爲燕剪名將焉知非天意

其九十八

韓公佐開國雅若何在漢尊當百僚師咸則東第冠
貴富既巳極君恩未絕渙胡陳小豎子何廼與其亂
投綬應星隕誰能明非叛但讀虞部章竊深投杼嘆

其九十九

吾憐革除際諸賢何不辰齊黃既首禍希直亦謀臣
白刄亘天來誰能保生存桓桓鐵尚書血戰捍燕人
捐脰不肎回一死識其真魏公椒房舊大義廼滅親
下見武寧王慨焉不辱身

其一百

巳巳胡馬狂上皇困魚腹舉朝一于公疑然回地軸
天子憂萬年鴟鴞將改卜代言當上賞孤卿盡公祿
于獨再堅辭於心了無恧彼權借文杖誰知非實錄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四 終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五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詩部

五言古

肖甫有中山開府之報喜而有寄

衡門掩疲病稍與塵事絶崢嶸歲莫天覆盆何由雪忽枉故人問令我展齒折尚爾尺二下符璽行當發㢠金雙蟠螭天子所賜鉞鐵冠疑其角豸繡欲猩血內臺換眼鼻左輔當喉咽始知中山節更成中山節太陽吐朝暉群豔俱消滅崇蘭況窮匿託意成秘悅

榮卑雖異勢物性區以別子其奮駿駃余衰安寂蔑

奉安道經一藏於開西室敬述

太上攜衆真逍遙于玉清矯觀下土士機滑綱三靈慈憫激流徵貫珠自泠泠精微綴宸章錯繡何青熒軒轅啟陰符玄女駐緇軿靈威抉潛宮禹文不沉冥隱約五千言致柔澹無營沉漾涵閟史游戲與道并內景散蓋珠洞玉啟丹扃南真紆初秘緣暎在興寧濫竽昉靈期假玉寔光庭及乎宣和季紫色復蠅聲誤解抱朴書九咽歕煙生妄誕紫陽咏悅焉表其精罔象獲玄珠中者謂非誠將配所天言及我東魯經含輝各垂照皦若日月星澄乳出醍醐和美故無爭分流雖殊派不悖當並行小光匪南董慨焉慕赤明上論九玄度下紀萬椿生竊從玄卿後良常勒新銘

孔陽宗侯有亭曰依隱亭四傍皆竹余為賦之

東方昔詭世大隱金門側（朔傳云依隱翫世）之子固沈淪宗正通屬籍家有淮王招人歌歲星謫餓殍淇澳葉蕭弄瀟湘碧唐李丐萬葉蹤者曰太白結友栖竹溪舉世宗六逸子亭以子名子名借亭得試一展吾詩是否人間色

周郎蚤夭項女未適而死殉之合葬於周

君是岐路人女是父母身父母業已許那能不屬君君今既玉折女豈獨瓦全生當愧白日死當伏黃泉丹旐從東去素旐從西來兩旐東西合纏綿不得開黃葉化為松那知苦中久十六項家女千年周家婦君面女不知女心君應得不以郄家兒倉卒渾未識圍欒女貞樹煌若銀河洗不似韓憑木將情作連理伯夷豈殷民為殷表君臣首陽一杯土萬古歸其仁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結為金與石融為冰與霜

題雙松卷蓋嶺南簫公之手植而其子別駕君請書其下者也

赤松游南海手實貽蕭郎自云溫山稱鸞鳳所泜歲
峭倩雙喬柯猗若龍雙翔東樹延夕春西枝媚朝陽
歸雲不隻栖偃蓋必相當設設元禮風勁節抗玄霜
颼颼弘景颸清音叢素商有子饌銅盤書聲出琅琅
丁夢終見叶賈對良豈荒下當種靈珀上當棟明堂
寧學家少府齋前俱白楊

答贈曹子大同

荊玉游中土連城不復償武夫迫相淆璠璵蔽其光
所以神自泣黯然思陵陽空谷產猗蘭無人自芬芳
棄施本來卿根株不相當所以希拂拭願登君子堂
淮南富貴砥曹子乃其良漁獵六代鼓馳騁百氏場
五十困公車六十釣滄浪著書累萬言不博俸一囊
鶡雀暮來棲嶲月呼鳳凰鶴悲千秋帶長鍛五色章
惠而好我音攜我以同行知已何必多寸心恭秋陽
結交何必早歲晚見冰霜

敬美弟杜門信州移文乞休賦此寄之

寒霜日夜零廓落成晏歲鶺羽坐空條嚶嚶不愁思
愁思望故鄉安爲久留滯故鄉足稻粱處者甘其惠
伏羅更以詳怨來誠可畏不覩雙飛鳳摩空適其志
晦顯何足陳無營乃爲貴

其二

侯生㕓抱關會詩委宣尼不復知身賤焉知貴爲誰
大塊博物形自古多參差得失若浮萍汎者偶値之
高位多折腰章縫乃信屈黃幽勞游於田尺鷃笑其卑
仰世誠非易避人良豈宜

其三

彭蠡滙大江洪波浩洋洋零雨久滯淫乍手攝其光
匣中雙飛龍生不剗名王一旦埋穢壤時時需寒霜
楚妃貌若蘭不因風非芳盛年中自失垂暁怨朝陽
逝暑不我還撫壯當自彊無爲愛一整坐使鬢髮蒼

題小桃源圖

出郭只十里種桃近千樹主人非避秦亦不幾客顧
有酒且賞花酒盡應須去試語劉麟之何如此中住

胡楚玉法門之龍象也雖混跡居士而超契應
眞一旦別余游五臺禮文殊大士感此賦古
體一章以贈

五臺小五嶽梵天作眞境一嶽爲一臺秀出太行頂
青分翠嶺潤白破雞足瞑七寶蟠紫雲也晝三珠噴香
井名靈花時自秀法雨長夏冷吾聞古師利結法雷
玆嶺不避老宿嫌時時神猊舉楚公乗古來少小發

精猛服從居士便心作趣翁静托鉢行别余去去入
幽適聖燈悟來現佛目塵内永不畏毒龍攝所畏在
光景若叩清京臺翛然在衣領

贈卓徵甫光祿見訪弇園作

我愛卓王孫備歴滿人口牀頭一鷫鸘時時為客有
巳工光祿吟復就歩兵酒白榜叩紫荆青絲繋楊柳
不為吸名來能談塵外否

凌大夫且適園

為園何必廣聊以答吾寄勝從蘋洲采幾許鄰林曉
木石有眞色乘楡信所趣好雨東南來百卉欣自媚

時禽宛宛鳴儵魚悠然逝念彼非有托叶此成偶契
谷愚豈眞從河清焉可俟尺鷃與雲鵬逍遥不相倍
有待終愧煩無營乃為貴

王丈汝止偕張牧過祇園作

皇穹不愛道爰產良知翁奔走舉世豪先生得其宗
説法五十年甘雨天南東張牧如平陽避舍含蓋公
輕榛白接䍦坐我祇園風恢詭與觴笑翛然皆春融
我聞羅什師時時邇淫躬及乎飯鍼釘亦與常飯同
乃知青蓮華無妨淤泥中語罷一自笑廓落向天空

唐伯虎畫牡丹下臧猫題者不甚稱意因戲為
作之

白日當卓午貍奴睛一線胡為尚頹然曲肱掩其面
得非薄荷醉毋乃午風倦風吹木芍藥栩栩作芳片
墮者作租務留者充帷帟高臥將未至碓才晩方見
縱横群鼠輩未解事機變牙爪横戟下相飛騰掣亐電
詎止無當鋒誰與敢奔殿劌裂慾貪叱咀怨鬭戰
能令此輩空不愛通侯券丹青何人手唐子少豪健
貫駿足偶蹶居能技方賤乾精炎鼓蹂含意在荒晏
鮭鮿苟不乏猶鼠各自便猶勝李嶲州搖尾媚娘殿
蕭妃以媚娘化生當為鼠也嶲州鄧李猶

送印上人歸銅梁詩有序

上人銅梁人也十九薙髮從師求道尋入鐵
圍山内觀久之恍若有悟乃徧游娑林參方
者百衲盈其所得西登五臺禮文殊道場因
附舟渡江栖止諸名刹一日别余曰吾且歸
銅梁矣余謂上人猶有銅梁在乎上人無答
亡何所齎衣鉢為一行者持去上人示悴色
而謂之余謂上人猶有衣鉢在乎復無答已
而又曰行矣必得子之一言而重余謂上人
猶有不使之一言在乎復無答余謂此世法

也苟順世而無罣礙歸鉢與不歸俱可衣
鉢之存與失俱可得不佞之一言與不得俱
可予之鄉有蜉蝣先生者能順世者也試以
予問質之於是上人行而余爲一言識以贈
且用青蓮句作起語

太師鋼梁秀托鉢婁江潯向余忽西笑笑指邛山深
出既無定所歸應無住心吾聞梵天界步步蓮花金
兹地且不戀况乃思故林雨足隨在緑青衍有知音

題弇山園

惟古弇州西國以君子稱其人皆胡耇少者亦發壹

中有五色鳥仰吼向天鳴金毋餧用滿涴致鑄令名
海上吐三山儼若芙蓉城雲根秀特出風嚴削成
游者詫天工焉知人所營轉徙一畝宮其寬不容肱
狗情豈不怡余適乃忘情長生豈不住余學在無生

題離薋園

昔當遁時屯掩跡避閭井所難近市喧復深在原嵒
選地不在遐步武得佳境雲來白石古而去蒼苔静
瀹茗爇妙香爲我廻酩酊搯麾鋤薋刈毋使資蓮提
斯物豈余雙處爲芝蘭梗晚途惻別擇蓮心皎乎等
然戚與愚賢相將共箕頫

題澹園

吾弟善爲幻荆榛忽繁麗春風瀰天來爲汝雕茜粟
綺目無不足多口有餘朧時維人九月獨往足余慙
水涸大根見木凋地肥既丹艭但剩餘唯餘一真際
進我天人粮脩然禪悅味治游蒨少年五都競爲媚
毋以難肋觀奪我羊棗嗜

題約圃

余有先人廬不能飭衡荆樵蘇來共之鳥雀任從横
吾兒苦老圃聊爲一經營梅桃凡幾樹脩竹百餘莖
取勝唯一池弱不任揚舲茅屋八九間文之軒若亭

小亦催踰侈遂亦以山名又復名其園曰約差勝盈
君看芥子中須彌了不礙

入弇州園北抵小祇林西抵知津橋而止

維東有蕭寺淼渺面若鏡步武稍透迤林香發幽興
茶蘼紉春訖橘柚文秋旬祇林木易攀仙源或堪侶
胎禽引圓吭萬樹紛相應尚嚴自麋集毋勞開蔣徑

入小祇林門至此君軒穿竹徑度清涼界梵生

橋達藏經閣

衡門枕遊遲往往嚴扃鑰中有小年自不與俗客說
幽亭抱脩篁三面碧於玦殘陽過林表餘暎散瑣屑

長者所布金蒼苔亙明滅徑窮勝自出地轉天亦路
白榆蔭銀河悦疑梵王設穹閣樹杪呈三藏各安列
空王本不空苦縣有真悦余本一蠹魚安能不自役

度萃勝橋入山沿澗嶺至縹緲樓

茲橋縮羣流并劃三山半舉頭一峯尊翼者亦誓漢
下有奕星瀨柂石鳥獸寬宵行或見怵撫坐出深訖
窮窕逕復通蜿蜒勢中斷白石紆清流信意可枕盤
稍南穴其背忽得天地觀却顧所入山依依在几案
念此回環棧欣然一笑粲

自縹緲樓絕頂而下東穿潛虬洞

高樓足怡曠展眺意已窮俯身狎鳥道側足探虬宮
廻光一乘隙攀玉背玲瓏下灑湛湛流聚石居其中
雀躍三過之前復畏蒙茸西南一處穹隱隱復澹澹
邐迤奕星會邐則天鏡通幽閒難久留吾將汎空濛

由西山別磴至乾坤一草亭西北望城樓西南望武安王廟

沿浒石瀨傍十磴與平地本謂入山深那知出山易
旋螺結湫頂步武一茅亭俯看墻外隴鬱鬱黃雲中
落日蒲麗譙粉堞尤纍歷蕭鼓發叢祠野火起枯栢
興盡欲下來曲水弄餘暉忽過金粟嶺天香逗人衣

穿西山之首度瓊玉亭出惜別門取歸道

青虹跨高嶺雌霓隱其下傍穿度窈窕忽上得瀟洒
釣磯子忘魚亦復無釣者萬玉出素粧微紅露妖冶
俄爲出山路使我恨跟踝一步一回首誰能遽成舍

由月波橋而東望梵音閣

飛橋掛西嶺逶迤中弇通明月組文波萬頃射斂宮
諸峯一十二獻巧爭爲雄舊有若飢猊垂首如渴虹
樵悴欲洗滌飄颻獨凌風仰盻雲間貿梵語錯青紅
一柱錦奕兀孤峯玉玲瓏雖疲子啟接未悲阮途窮

穿率然洞入小雲門望山頂却與藏經閣背隔

木相與

逶迤山深洞盤石不盈步欲讀藏中言於兹可與讀
開影旋岐嶠諸峯借丹臒廻展探碎門介然見雲路
陽崖納綺照陰壑含冰冱枝樛蟉成結綢古藤堪度
拊石何冷冷爽然若韶頀

壺公樓之背對廣心池之小浮玉

中弇閒饒奇其勝頗壓塞未暢目界觀而以疲足力
茲樓既北敞恍若天地闢混時貫其華明晦異昕夕
當時小浮玉宛宛自爲色呼酒一酹之與爾相主客
却笑壺公壺假幻成所適

汎廣心池穿散花峽之東泠橋

殘滲足滄浪沆漭亦跡泠況此魚鳥地俯仰見宏深
刺榜故有餘楊帆稍不任曲几列䉶觴嵐羣時見侵
宛轉娛暉渡徬徨嘉樹林飛瀑當面來勢若瀉千尋
廻漾斂東峽高岸戉陰森輕颸散紅葉沾者酒自斟
雖復拘方士那能不披襟

度東泠橋躡螯峯下娛暉灘

緣鐢謝雄麗花竹入蕭閒點綴一二峯璇帶遠近山
醉舉畢氏螯忽擊向雲間流杯石芙蓉壑井青蓮琢
徑轉目忽開馬蹄足蹣跚藉磴坐青莎臨阯弄潺湲

竊為忘歸詠風流庶可攀

由雲根嶂之背度雙井轉嘉樹亭

躡屐穿雲根倪見雙明星下有百尺泉轆轤破泓渟
出沒沿澗隫向背臨溪亭老樹何年植奓竹虬龍形
逞雲擁芊眠蔽日結沈冥廣池無煩暑曲檻有清泠
何必平泉石慰此酒亦醒

自分勝亭沿留魚澗度玢碧梁

孤亭介林端隱顯表異岐高樹上干霄萬井發華滋
絕澗若脩蛇屈曲復逶迤微颸激清波鱗甲忽参差
游魚迷故逕落英恋廻漪絕壑架飛梁可以探翠微
所至與目謀焉知足力疲

由玢碧梁踰險得九龍嶺

澗窮路欲絕茲梁忽中亘下當全身墊上當側足徑
雖爾踔中悠然見宏勝偃蹇九丈夫相觀易為勁
晨露被膏沐夕颸發清聽生不願秦封但願不違性

傍廣心池為歛霏亭與振屧廊相對

夕景無不佳此亭有餘姿紫翠在諸峯迴光弄漣漪
倦鳥將趨宿猶復念渴饑儵魚驚隙照舉蹤不支持
雖爾近昏黃呼酒且自怡為樂當遲暮茲意將告誰

登來玉閣俯廣心池與西山對下為振屧廊

昔我栖茲閣茲閣臨廣池歷月激文漪灩灩破簾帷
攬衣起彷徨況然見三番皎鏡中天懸萬玉正參差
下有振屧廊故人供中來屧聲一何厲語笑何柔怡
為我標來玉比德良不虧

文漪堂臨廣池前為小浮玉

崇軒俯朱欄脩廊登層觀文漪綠颸起儵魚時泮渙
近島如覆敦選岫若層案聊攜二三子相與同茲翫
青山入我屋素壁光凌亂書以賞心辭咏言仍三歎

穿竹逕度知還橋入文漪堂

還顧纖叢翠導我穿蘿歷鳥倦亦知還況乃遊人倦

窮究得平橋夷猶坦細席相慰目已飽相勞足初息
有酒故可呼無酒茗亦得

先月亭後擁竹前俯廣心潭

初日固自雄不如初月色諸嶺猶黯黮此亭最先得
微輝現眉宇潛穎窺闇隙叢篠玉破碎澄波金融液
呼杯一受之晶熒若珠珀使我肺腑間廓如廣寒宅

荅寄屠長卿

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之子非傾蓋與辟遠相媚
諺以良璞珍入眼豈爲貴余本崎嶔者失身墮文藝
龍臥苟不堅奔走成晚歲雕虫不利人牙譏辯天地

昌歌猶汪泚郭中聖賢嘗愧無瓊玖報贈言或可繼
一念百里間春榮與秋悴范生始文苑班公健循吏
毋以篇牘煩此中有精意

爲張更題聽庵

山神饒使俑時時惡聲進吾子既廢居不聞亦無益
云胡以聽名徒然擾方寸自言百不入一唯天是信
既傳天聽早復道天語近五十命已知六十耳當順
自此從心年的應無悔吝我語君莫聽君聽我當論
何以絕聽根悠然空五蘊

張與入寓侯先生適園得詩廿二首見示因留

宿我弇州園五日而贈以此詩

讀君適園詩留君弇園住試拈弇園景何如適園趣
往往清夜游亦有曹劉句所少但乳柑乞栽三百樹

題三笑圖

蘇子瞻題三笑圖不言爲何人後人引以爲虎
溪故事而謂爲陶靖節遠公陸脩靜者或是宋
元嘉初陸脩靜非梁普通中陸脩靜也吾嘗游
東林寺其前一小溝潺潺流一石橋跨界之僧
指以爲虎溪然太近恐非故虎溪也其面爲香
爐峯蒼翠拂天此爲景不甚似而人頗古雅戲

題一詩

遠公白蓮社變若人天師破戒欲陶令違誓過虎溪
還方一大笑陶意竟攢眉乃知病維摩不受藥勒窺
何物陸道士千載亦傳疑

王鴻臚同叙乞歸以養母也叙雅敎內翰合燕
中諸名士以詩送之而題曰青山招隱篇不佞
次焉

昔讀招隱篇白雲栖桂樹矯首望白雲吾親在其處
是以夕上書朝即挂冠去而此介推愁龍蛇安所慕
咲彼東方逵朝隱終何據躬耕慧山麓菽水足旦暮

身隱覓焉丈吾詩耳當冊

安窳山房二章爲醉夢生賦上言感下言適也

吾聞天池生宏覺周九與躑躅公車門生不與頒俱
委骨傍叟離雖俠非所偷觀聘長山阯可托千載軀
玉樹埋土中誰能發欷歔有子不逮養兹焉恒結廬
喟此泉下悰畢力共埽除僦彼塵中觀委懷在詩書
悠哉復悠哉成子山澤臞

其二

丙舍依墓田丁年托林藪平湖阯吾前崇山障其後
蒼翠日夕薈時能逗臘梅花及桃李谷量若升斗

造物使之奢何必皆已有主人不恒出出則呼薤叟
緩步以當車信足足不負是故安窳名無妨徇俗口
謚以廢丘瘠與室長相守

答汪子且志規也

和璧不易採驪珠誠難摘當其入手時天地爲動色
豈無秦廷念所戒在一失重觸戢其光懼爲狙者識
是以希世寶往往韜山澤

其二

峩峩巖垤芬因風來拂鼻冉冉谷中蘭幽芳當自媚
受質本有殊疇能違勢地今人貴鐵刀古人貴意氣
章布而千秋默成乃爲貴

其三

東家鍊瓦鉛將用給其貧西家富丹砂烏鳥雜然陳
未窺先天旨安能妙形神彼妄固已妄此眞非云眞
彼妄特誤人此眞將誤身

明卿以古詩見貽謂同日得吾兄弟書且感子
與之訃辭旨酸楚僕所倚和幾不忍讀矣

北風摧鴈行一飛一栖止雖不罥網羅相距數千里
嗷嗷雙鳴聲何當墮江汜賴此同心人微茲寄流水
俯仰天地間恍焉數知已屐宿次第沈夕照易廷晷

姑爲往者歎來者孰離此生味日以瀉代舍日以圯
抱此百世知有涯誰爲紀荆棘旦暮長幸其當塗輓
寄聲勉加飧相將保田里

孫節婦壽言

高村孟堅妹節烈孫奇婦心將髮其素影與燈相守
玉潤王家郎再拜前稱壽右挾彤管書左操巨羅酒
試讀五貞篇疇能如母否

張芝叟孝廉來請大司馬公志銘成一詩送之
因訂後約

漢有張釋之賢聲騰九棘長公乃不然一官即成擲

清朝視三荅永晝航六籍長者多造請公子欽愛客
高義薄雲天誰能不披懌今晨孝廉船係我秖閑側
布帽籠悴容欲請復摧抑　天子所賜塋先公將
就穸片言借華衮千秋垂金石揭管辭不斬終篇淚
潛拭庶幾王生語少酬廷尉德挂劍倘有時共飽東
湖色

為范母題晚節寒香卷

離離澗傍竹英英籬邊菊芬不逐衆卉榮不依凡木
凡木豈無陰衆卉先競馥齊能傲霜霰誰歟安幽獨
中色比黄金清心瑩碧玉所以范母賢挺然範閨淑
天澤豈不厚晚施意仍篤嘉命播中州清風藹然郁
大師倘有陳彤管將見録

奉和諸眞有待無待篇

翔龍曜金景靈旂逗珠樹廓落兆里遥和飈蕭然度
有待不即來無待來何遽無待有待間或來仍或去
强作無待觀内深有待趣聚幻如聚眞往幻常住
翹聆玉清闕太上不我顧回首方寸鄉靈豈不我駐
是以無待門長歸學者誤

寄顧山甫

山甫山澤癯也歲杪見過新詩斐然近聞客

謝都尉所成二章寄之

君是吳閶人不踏吳閶跡野莱佐藜藿一飽枕白石
歲即偶相見眉宇寒山碧却笑柴桑叟被人喚彭澤
名者果何物於身了何益新詩不杜機終難辭物色

其二

晨起便無營盥為晚餐計青山不礙人藜杖信所憩
酒半雙頰紅往往吐豪氣聲管彼豚刺卿毫端劍光至
調笑主人公俠兒謝都尉但作蓬戶觀朱門豈為累

何仁仲為臚千里枉駕挈酒論文甚適也仁何
乞一詩以別余感其意聊為贈之

楚産日以臭千里申所嚮或鋒未嘉後詞格黄初上
吾愛次道甚幾欲傾家釀楞子語潮生翻令結偶悵

其二

之子遁隱流乃僻千載慕不愛叔夜鍛携余一詩去
却愁沅江潤風波曰云暮余光久以淪蛟龍不成嫉

苦魔嘵

我昔魔宮居所作無不獲魔事偶然止亦得暫休息
今我厭魔業皈心向空寂魔仍不時至分我清淨席
我自忽為魔魔豈强我卽但令一切空無縛亦無釋
魔當任魔天我當安我宅

和蘇長公南華寺韻

身自祖戒來未識祖戒面偶然賴拈出一見不再見
紫馬白玉堂所得等露電餘海人鮓灘旋藥始瞑眩
悔不先師禪蕩蕩一白練濡首六欲塵驚心九重譴
云胡嶺外歸綺語務如霰但使能所空何煩焚筆研

和蘇長公妙高臺韻

佛印老禿翁片言拄蘇子禪牀咫尺間忽擲千萬里
不解絃中調如風過牛耳邦望妙高臺嵳峩排天起
俊鶻摩空没波平四如砥意氣稍得舒副貂來對隱几
卷我廣長舌避汝堅利齒初若錐遇錐契則針投水
欲識蘇子誰長爪梵志是不向無智生寧向有智死

遇故將軍家澤知其爲太常柳莊先生裔也因
出洪武永樂中諸賢所貽先生詩文示之且贈
以五言長體一章

汝家老天綱逆旅識馬周爲肖復火色騰上不久留
文皇薄朱邸釣奇出旁搜環衛十二介一一雄貔貅
人主押片言車前呵八騶耳孫曰庭玉闊行至幽州
中有天人姿胡髯挺如虬太華壓千嶽海王朝萬流
再拜獻袨符契若鉢水投老官太常丞不愛鳴雎侯
象賢如客師究爾紹箕裘邂逅覩之子倜儻非常流

自云少矜裙亦曉攻墳丘獻書光範門十上九不酬
是以飄然去立挾南夷酋金印垂入腰棄之若蜉蝣
落魄宇宙間恥與烏鼠儔晚知太常裔令我慨前休
示汝卷一編汝當思聿脩七尺長彪驅燕頷仍虎頭
未審投筆時亦曾攬鏡否吾聞公侯始其後必見收
七葉鳴珂巷帶礪等河丘往往靖難勳昔受若祖謀
勿孤人相編貂蟬在兕鍪

張幼于舍別墅爲言子祠敬用志𢡟

句吳誠佳麗其始未雕朴三讓道故尊居然一魚服
人文萃東魯番禺擢南陸言遊遂北學與商獲偕日
以彼絃歌化宰此諸𡼏俗尊爲東南道遂令大江表儒林被
膏沐洵矣張仲生尚友一以篤家有五畝宫傍托素
王宿願言祀言子寒泉配幽菽穢陋法護施庶希莞
氏羽文學千載標沾沾意良足俎豆乎其間非子誰
當屬

題沈啟南畫林居圖和韻

春風蕩鄉國徧地成小草豈不叅浮名末路難自保
清泉激幽賞長松托遥抱念彼先達跡空爲後人悼
青山一見謫方知此圖好便欲移住之與山長不老
絶勝中書堂二十有四考以爲黄鶴樵此樵葉圖早

是故必隱淪白石翁所造

即事

夜雨潺潺來與漏相終始不驚少年臥偏滴老人耳
陸沈漸相迫天漏猶未已西隣曉炊罷臼粥清映底
今年猶自可明年飲寡水東舍得順風嗟呼應轆籌
可憐微求骨共作魚鱉餌忽逢黃冠客叩門談玄理
燒金事已謬辟穀謀可恥那能一身活坐看群黎死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五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詩部

五言古

奉題　師眞十札後

周烟游蛆虫爽然謂清冷卽且甘其带了不悟腐腥
擾擾蟲驅間忽已迫頹齡和璧點來多無地不青蝇
幸遇慈悲母憫念我頑冥灑以甘露津挽我胎氣零
授以黃冠緣緊我垂解形容契托盟辭彷彿夢乍醒
累帋皆小隸煜若周天星至寶雜流沙誰能掬其英
湘縹白玉軸峯之詞六經月窟曬龍居所至必服膺
得魚良世觀忘筌豈余情

答帥禮部檄

武夫各自矜片言刖和子㸚段以庚莊目前棄千里
日余成荀步迷陽來見枳一飽清泌流杜門掩其耳
夫君厭承明分曹佐三禮俯仰六代間慨焉歎茅靡
思袪青雲尚遐結巾林軌開緘何所有有蘭復有芷
雖復重襲之芬芳不能已金陵眷少年斷斷聲其齒
自非騎士識安能排衆毀佩璧寧佩瑕買駿寧買死
卜秋自有伸誰能更論此

授產兒輩作

今日何宴會畢享餕其餘兒女前跪列手授一束書汝祖鐘猶貧非爲亦非舒齊中歌九友汝父日與居棄之忽若遺不復意躊躇緩步西南去落日照精廬一瓢挂空壁其樂當何如

其二

仲兒僅廿三少者乃十二頗解學佔嗶不曉人世事一旦付以家毋乃爲之累吾患在有身況復兒女計與者任其與廢者任其廢何必學龐公盡拋洪濤內斗大一團焦兀然若天地

其三

吾唉向子平讀易無多日既欲遊名山何待婚嫁畢向平亦笑吾汝能棄家室胡不逢累游局如禪中虱但令方寸寬彼得此寧失不見同閱界掌上之置容膝大有終南人白首爲名役

病瘧作

今年氣候惡瘧鬼何太橫三家兩家泣十人九人病延醫醫伏枕呼覡覡不競余方待師次驟熱如就甑扶劒叱此鬼幺麼當敬聽速各歸其所毋爲索余祟鬼拜前致辭小邪敢干正唯是旦夕間往往遠相偵坐臥必當風果餌非時飣四大不自持三尸轉成撓不然吾曹力焉能操公柄公但時自愛鬼當奉公命洒然夢初覺攝念入清淨從此尼連河盡作四禪境

答錢功甫文學

錢郎嗜讀書巧若蜂采蜜發而爲詩歌誦者齒流溢餘事乃臨池入品果能逸新篇左司價小草素師筆二公皆[redacted]三絕名總高一貧笑安出掃葉煨地爐不暖懸磬室湯藥近戢身晨昏長繞膝無心問月旦有口從甲乙貽余游仙詠白雲爲蕭瑟晚令方自憐況乃清狂疾胸際祖龍火都焚惠施帙提中靈蛇珠齧從

象罔失分無英瑰琨末美不耐一老余東山臥勉爾

張伯起夫刱悔世緣閉關縛性投詩見貽超然之致聊尔有答

西京日

我愛張平子清標冠吳趨夷然忘四愁不復賦三都白苧明下童賣玦酒家胡一草思玄篇棄之忽若無甘露沃靈根蓮花産蠙趺魔兒伏大力其始乃烏劈惜哉麥畋子劃心趣塵途縱復浮名至是身安得居拂軫報同音毋令流水孤

謁丶曇陽仙師純節祠

皎月出高天風雨照靈祠中有一片心晦朔長不虧
秉介在笄年抗節矢幽閨寧希世人是况乃論情私
賜當就羽化金剪裁綠絲芙蓉秀朝旻根不棄埜泥
過客盡廻車而我思夷齊何必沾殷粟然後首陽餓
智者快其仁愚者惜其饑焉知非仲舉千載復來儀

弔徐郎新墓是　仙師留髮處

鬱鬱徐壠栢盤盤若車輪新冢埋舊棺舊鬼作新人
伊昔盛年子尊命多苦辛結績向黃泉千載永不晨
何意靈仙爾壺枯起沈淪雖虛蕭史簫不共韓憑倫
留魄侑純心逍遥於八垠匪直夫婦綱再起父子仁
過者無愚詰靡不羞芷類嗟嗟一髮猶其係乃千鈞

從弟晴美保氏五十以詩代觴得古體四百二

十字

雕陵肇京洛始興振江介弘豢龍一時休風淵遊斋
至今青箱學猶擅烏衣最王父雅樹滋叔歷徧中外
肯構得若翁工冶差有賴惜哉君子澤往往食之既
丹穴終自深苞彩未云墜跌宕紈袴間蕭灑見吾弟
頎然一野鶴忽凌雞群至十五二十時三日兩日醉
百萬盤龍擲二八桃花伎歌纖阿藹監舞按迴鸞隊
胡笳作人語羯鼓解琴穢時時沈其中往往露狹猶

中歲稍折節讀書備大意晉談自風格吳粧出姿制
姓名借客重裘馬從友敝雖靡公業田而就文舉命
手折馮驩券身避周赧債任俠解倦時間產無完歲
偶沾一命榮宵作五斗計溫凊孝無缺甘旨巧自致
何必欣捧檄然後成毛義伯仲不待年遺孤我衣食
餘澤霑閭左英聲噴朋輩余解山南節頗尚道州契
花發不孤賞玉頹或先睡醒讓白眉良醉思火攻利
汝衰餓開五髮宜而猶睟柳與追夢者彼此如夢寐
懸弧嵗平未在冉見春事猗樹十萬枝枝枝吐新媚
北堂勝事饒南榮賞心萃芳歷珊瑚滴寒凝水晶膾

燕啜瑞龍涎中宵鳳凰炙是時月過午晨庚時珠配
老余慕獨醒對汝謝尊罍却聽萬年觴問解釋矜未
毋論爾知非亦不解我是醉者與醒者各各存眞氣
競揮魯陽戈頻挽羲和轡從此無累身相將共天地

自讚

飲光跡樂章形天舞干戚業從定中現死作生時劇
習氣苟尚存窮劫猶未息所以西竺言蕩然淨入識
而我獨胡為苦捜帋上跡淺或解梵誦粗能節衣食
忽起人我相紛紛塡胸臆或往之早猶恐中伏匿
叔風突如來吹入羅刹國惡固不可為善亦竟何益

善惡了不思如如湛常寂

郁人又棄諸生見訪道院

憐君負奇尚抱膝梁溪濱一日成黃綺千秋安素臣
訪我白蓮社啖之青潤茸春風穆然來小語破沈淪
何必呼濁酒然後覓君輩

匡南王孫燕臺

襄王意不懌與客登蘭臺何辭納雄風披襟呼快哉
時無宋大夫俊語爲飄埃朱邸出孫童阿閣長崔嵬
瑶堦拔地起寶樹中天開一葉將秋氣疑自洪山來
沆瀣日夜零注我芙蓉杯一吸澄枯肺再舉化滴胎

主人仍郢倡和者皆仙才笑傲吹與絮日夕市塵埋

題虞白草堂爲朱王孫賦

知白啟玄宗辭白慕芳規距若聽若宇宛然白慕患
同姓諸侯王汝父皎不緇河間茂經術陳留摘令辭
亟書一見推不億稱宗師斯人老空谷朱邸垂素絲
最哉念美墻汝今墨子悲

感事偶成

燕坐環堵中蠅聲雜然至世路豈我妨物情各自爲
有身亦何患無諍乃三昧瞬息風雨過氷輪絶纖翳
加我我不感諸彼彼轉恚一飯兩粥餘飽即騰騰睡

贈無住道人徐孟孺　孟孺强余額其閣曆之

室余謂孟孺於道可謂精進矣第其居平款
孝友則思齊曾閔堅操循則思衛憲次精詣
故則思凌服鄭工文字則思楷左馬雖種種
善勝於相若有所住者茲舉將無類是乎審
爾恐無以當無一乾古先生玉宸大道居首宵
並爲額之曰無住而系以數語

汝不從相生亦不從相滅云胡爲相住幻作一切法
有住閑室中觸眼不見物無住日麗天瞬能過毫髮
六用時咸前真空了不涉超然三界外何縛亦何脫

我本綺語人年來畏舉舌爲汝說無住乃至無可說

晨起作

秋夜初未央秋暑漸已辭篝簷養來懶欲啼復何遲
是時盥漱畢歛禮三界師首開貝葉編清梵珠纍纍
金剛般羅蜜觀音陀羅尼大易老氏經人天所並持
讀罷出中除海色正希夷黃庭發清唱餘音逗迴飈
稍稍見東林徐徐吐半規山蔬佐脫粟啖之甘若飴
灞橋霜滑處夕陽月沈時小亦錐刀競大則軒冕羈
而我獨何幸獲與木石居四體豈不勤中心澹無爲
一往五百日所得寧可訾嘗學漢太常不齋便如泥

題子威侍御貽其宗人劉大恒詩後

子威手眞詩時諷運題象激詭暴玄跡熹微傚清唱
頗矜南華傳亦取歲星放把臂中壘生宗盟欣茁匠
志凌絳庭杳氣挾玄圃壯將無鴻寶殘不惜驪珠䀢
余叨塵中暱未解無始障是以安挫名怡然發物謗
所虞江乘泄苟免曼都誑去去勿復靜鰲趾有風浪

題離貲園小山

離貲園之壺隱亭小山東西徑三丈南北半之高不能二仞中滙一小池南北僅五尺東西半之而下有泉脉弗大旱不至涸中蒔蘉

嵌洞壑橋梁之屬皆具體而微遂名之曰壺隱山爲賦古體一章

昔余陟恭山泰楚覓自坼大小七十峯峯峯揷空碧
紛來眩目境獨往疲足力及乎汎洞庭秋天四無壁
日月涵兩丸魚龍蕩九罭如何舉武間亦具仁智德
泠然一啼涔綠以數拳石窈窕若徑庭沿洄似無極
步步苔罽蒸時時蔓銅情山畚作古樹尾松僅盈尺
不任祖龍鞭寧堪巨靈擘祓以㵎嶺名居然無慚色
勿歸壺公袖爲我娟几席昔覯何足奇天地有時窄

蒯蒠子先輩弱冠受知吾家敬美今年秋閭過吳門扁舟訪我弇上出所撰臨華新草及北征稿讀之盖洋洋矣賦雖吐一斑足窺全豹靈光洞簫將來當不過此至於近體出入初中時挾梁棟之氣不耐點檢恐指南之車切玉之劒未便可已也僕既欽其才嫩其志因成一章以效微箴蒠子當不逆耳哉

威鳳雖未儀其彩必九苞誦君河東賦煒然見一毛
矯翼叩天閽長鳴瑞聖朝大雅既寂寞正始出劉曹
齊梁傅脂澤屑立復牙孳京龍闘康非天寶挺卅家
體變雖向伴骨勝神自超子其愼所趨通蔽勿輕敵

瑛玉布連城寧辭剛琢勞

楊翁八十述壽一章

昔多長者游弱冠承公車是時楊翁父業已八十餘
喫我園中橘酌醴餉神魚翁時侍其側恂恂復怡愉
轉盼能幾何翁壽奔亦如已損召郭田僅存立壁廬
人是羲皇人居即畏壘居但貴心樸誠何必口詩書
人彼孝昽子營營錐刀趨所竊若已盈所得無乃虗
勖君安槃阼化日正舒徐

仲氏棄官學道投詩見依并此爲答

三教星月日精光或相鑠識者探其眞從乳出酥酪

么麼任蛙紫法象柄丹㸐仲氏寬甘源欣然頁門勺
至味中自賞大飽無餘嚼朝蔬發穀涵夕飧下伊洛
豈伊微罪好狗此孤臣托置襇瀰川原那能參寥廓
鴈序中所私鴻冥偕足樂世親返大乘其白雖無着
玄奘梵天來長捷濟并絡駕言定録君仰資太元格
竊窺遠游品鞠與思玄邈從兄義則安當仁爾毋卻
所虞蠍蠍地象罔竊真藥

其二

大道寧狥人俗情能不瞬安見汙潦內有物吐虹霓
吾翁㬻叔申調達謗牟尼肝膽不相燭何況大闡提

名利巧愚人往往使識迷喧如百蚊蚋滿若一醯雞
實彼九秋條謂等三春荑俯仰天地間慨焉思夷齊
吾弟稅輜軒攺服友麋鹿癡疎身二華鹄紫夙爲之低
濯濯青蓮花以根拔塗泥而我尚攻中芬結不受觸
西與弱水航上慚下京梯晚途健自克何肉與周妻
耕則共地肺居則係天倪

朧瘠劇病不寐感成示敬美

冉冉月墮檽淅淅竹敲屉呻吟不成寐數至街鼓罷
我羨畢陵伽視身如土苴拼此半殘足惸彳亍全般若
四大非我有誰爲受痛者此義頗亦聞其如不能於

前詩似欲得吾弟一轉語耳乃報札謂不能分
痛又云四大爲累只得調耐因更成數語

後痛猶未來前痛已過去唯有剎那痛與我復無與
欲覓止痛者亦復不知處是以忽見寬寢息了如素
循覽分痛言將無手足故與約更不疼割衆門外路

永嘉朱叟去吾州學正後五十年而其邑人陳
子繼之巍巍才遜學後先獲事屬乞余言爲
贈曰東嘉繼美

東嘉比東魯禮樂何臻臻說經見崔服問姓乃朱陳
先後博士師作我晏侯賓絳帳宛而舊青衿俱已新

惟應斑白首猶是守玄人

封君沈翁七十壽言

父書既讀盡遂薦天下書兩兒佩庭訓比翼升公車
大者汝南君小者承明廬脫汝白苧衫飾以黃金魚
克庭盡和氣達曙皆璠璵有時爲入詠虹霞吐階除
忽爾釣四腮日月付樵漁能令紙價貴又使俗情疎
楚澤緩元緒齊門厭爰居喧寂太非性擬公安得如
我有盈觴酒微規以當譽願保四餘言永爲百歲儲

辰玉應試留都賦此贈之兼贈孟孺

欲識操觚業爲之無以爲熟若轉丸䡵專則抱卵雞

靈臺僅一寸武夷安所施
其二
棘日番沒際秋榜將放時要須覓眞我勿迷未波馳
一番煅煉過大道將庶幾
其三
鹿鳴歌甫罷紅潮登臉色十里捲珠簾三衙發金勒
勿起人我相須籍恬惰力
其四
徐卿子同好翩翩厲風翼今日雙南金他時契與稷
毋輕霄露光世眼易爲白

爲京兆先生桂冠其子咸甫赴公車言別需一
言之贈
馮唐厭郎署拂衣臥滄洲有子字王孫頗與史長游
冥志越三墳英風隘九州飄然赴公車甲第爲足酬
三語司空掾一疏富人侯鄙意稍不然良玉戒暗投
不覩長安市談笑生戈矛桃李駕春風獻態不自羞
憔悴離根株零落委道周竊貌松與栢偃蹇若潛虬
鬱作清廟材竟爲匠石收出當承八柱處當傲千秋
答伯起丈見夢之作
張卿留侯裔中歲慕黃石螘觀一世豪消搖於八極

寄此漆園蝶薄彼天門異宵分嘗夢余披襟話玄白
倪若楊侍晨親衲子喬昌緒語猶可尋清徹俟難即
起覩銀漢秋白榆何歷歷裁詩紀相贈意我或有得
而我未解脫凡情究如昔焉能他心通作汝屋梁色
欲馳樂令駕一解衛生惑試觀醒後身何如夢中覺
宜興吳倅簿見貽山海珍錯走筆爲謝
巖臥應未深故人跡能繼雖辭何胤肉尚餘許詢餽
麋膾批玉鮮茵蔯纖絲細食指了不驚饞口喧兒輩
亦知人天供奈此禪悅味

爲汀州王別駕大顚贈彭司理而珩
漢庭貴張趙文吏爭讀律吾獨愛彭宣時時飾經術
屢乘使車兩晶淚訟庭日數登謝公樓揮姑與筆
推按汀溪寫桂笏西山入別駕老安豈爲余頌書一
乞詩代庋刀三事行可必
歲暮即事雜言六首
晨粥溫一甌饑即煨芋栗擁衾就背曦堙竇避蕭瑟
守令不見存山人無曆日有曆固自佳無曆亦不必
詎道不知年新年是初一
其二
七尺虎軀將自言能學道舌底吐蓮花心頭發殘燒

東家怨除目西家聆邸報欲出中既熱欲處孱亦燃
何似兩不關遽遽應一覺

其三

衝寒褁頭出剥啄何太緊微施勝彼尤貴文如責進
財枯思復竭拒之則不忍何不焚筆研深山採微菌
慳心久已無名根或難盡

其四

名場走豚犬秋風偶先登乍闘亦欣然門户或可濡
雙眉豈必蛾謠諑從此興無復天雨雲時時念凌兢
詎取未遘時廓然泯愛憎

其五

天地豈不仁來爲鄉邑殃疫鬼日夜侵盡室委陽侯
長吏佐凶歲存者復棄困丈夫具七尺豈但妻子謀
朝粥與夕蔬一飽良足羞

其六

玄冥多慘黷羲馭解停軫故人稍稍戚落落晨星隕
沈淪醯中雞促數露下困新事久已知偶然生不忍
却顧淨居天花冠亦萎頓

送周子禮太嶽玄帝宫

北極下明神寄治參之峯金宇薄太清玄旗散靈風
皇王隆秩祀萬姓皆朝宗周郎江東彥冥心事眞宰
胡爲扶鄉香竭蹶趨其宫我聞天大將九有托軒轅
焉知非肖索現身於其中蕞爾醯雞士窺管安得通
勗哉顏子思歸語將無同

即事

愛弟不赴官頑兒不登第世法若小虧於我乃私慰
積陰乍收歛春風滿天地大家團栾頭相與明得意
得意者爲何共此恬憺味

初晴策杖東郊作

二月行欲盡寒陰始微斂今朝策藜杖行散步郊原

何不命濁醪亭午自醺然柔綠猶未匀枯枿乃望妍
造物不自功偶然成後先但使受嘘拂遲莫亦何言

爲印師歲夜供偶然作

適閒印師歸咄嗟供草具燕筍斷春雲狗杞吠朝露
辛香溢楚芹柔甘調葉蒨徐進宜城粥玉脂戀湘箸
何必五鼎烹所得良已飫回思饑形子半菽猶未固
一甘殺足快萬古誰爲度與汝誦五觀毋爲口腹誤

後雜言六首

食肉無馬肝不爲不知味飲酒無蒲萄不爲不成醉
軟飯一兩甌飽即熙熙地濁醪五六杯醺即騰騰睡

毋論昔者非但饒今者是

其二

有産不能問粗足供朝暮有子不能教亦足知門戶
屈指無累人眼底殊有數不畏去時景不吝來時路
役役筆研間終爲阿堵誤

其三

朝禮觀世音夕禮阿彌陀不願乘金臺不須産蓮花
聊以銷宿懵攝心使不它貴人背相笑祿者同譏訶
我亦不敢言自問各如何

其四

割肝救父疾父愈喪其身捨身餧餓虎虎飽噬千人
然覩罊殊致違道恐亦均孝者信其孝仁者信其仁
古聖賢爲之我則何敢論

其五

由來大乘地不踏小乘逕滿口說大乘何曾有一諦
或請承相田或借中涓柄開筵冊瑚璉發篋黃金迸
未必小乘人肯作大乘行

其六

客有冠蓋來强我談京洛昨日頌伊周今日詈莽卓
或笑佞　非或嗤世情薄自古良已然二端俱不錯
是以潁水人洗耳安寂寞

偶閱有蘆子若皃子自公車書來徵及出處一

笑答之

君乎昔棄世歸從此心卜採藥北山阿歌嘯南澗曲
爭佛始解勤愛書亦不讀昔者甘白簡今何叨薦牘
縱令借作胥豈堪下同目汝意或難肋吾事已蛇足
終入壺公壺長伴鹿門鹿以此無競心塞汝有欲欲
尚愧未忘言何如坦其腹

有薦新蠶豆櫻桃麥蠶者邀印師共嘗之戲成

一章

麥秋麥作蠶蠶月蠶名豆豆作綠珠圓蠶似碧玉皺
家老憫我饞傾筐前爲壽櫻桃況初熟可以佐香酎
念無水晶盤瀉自翡翠袞野人欣及新儉歲享慚厚
印師獨不然入口如傾溜天厨與貧里等付一飽後
迎葉須菩提安心分去就

送顧子鄣泉使之山東并爲故人李子鱗子駒

有托

昔我游濟中于茲二紀徂叨陪雪宮宴地底噴眞珠
鬪雹跑突泉弄蟾大明湖東南華不注嶂若芙蓉敷
聞携濟南生促膝黃公壚捲波白浩蕩瞪眼青糢糊

回首萬事空千載亦須臾君今持節去奄有齊魯墟
齊風復泱泱魯道不崎嶇惜哉絃中雪不與寒山居
倘式元禮門長松餘幾株豨申孝標傀為我撫遺孤

沈鐵山先生葬光福山輓歌一首

沈約千載人風流一朝息素旐發吳江送舟傾原劇
鄧尉聊卜隣光福棲眞宅黃鳥聲自悲春原樹為白
埋玉向土中誰能不心惻寧知龍變化爽猶於八極

感事

山鵲營樹顛異枝猶未固一雛復一雛死轉伺其嗉
毛羽尚未成忽去不返顧縱無增弋虞蔵葉恐中路
念我非慈烏焉能希反哺生自當風宣為人慰朝暮

壽安毋王太孺人六十

夫人相國孫婉嫕閑内則及乎佐安豐素封日從闕
七誠以次脩于指欣受職從夫既已榮誨子乃終吉
翩翩宮彩衣昔從斷機織瑳瑳大官供復自光膳得
何以萬年觴滕前雙白璧

族孫亮臣少而孤伯子詹録教之成鄉薦賦贈

伯子

儀部昔爾留于撫二尺孤豈不念芬馥嚼當庇其祖
有梓代爲橋結陰亘天衢風霜不見侵雨露日夜敷
青葱兩玉樹慨此同根株既成孝廉名重爲劉胥朋
千秋許少府文讓名不孤

為　襄王題中和軒

天運不暫息辰樞秉貞炭陰陽長調暢品物乃流形
一哉君王心偏陂了不生坐見春風來熙恬順吾情
所以陳思訓中和誠可經

為　襄王題懋德齋

高齋何沈沈君王養淵默徽妾郝鄭袖選藻陳唐勃
峴山不自高漢水何知益極目平楚遲油然被膏澤
乃知大王風來自君子德

題　襄王牧春臺

春風何處多城東大隄路君但牧春來天使留春住
散作襄陽春煙花十萬戶

題　襄王含春亭

初曦啟羣象茲亭獨先得君子感退藏翛然閉一室
珠玉豈不光含之潤山澤

題坦菴老人詩卷冊爲楊金傅士

坦菴一老人蕩蕩躬履素里多明哲士琅琅相標署
翩翩猶若新人與菴非故居易仰前脩宅平諸所慕
介然桃李蹊迷陽安得娛方寸苟不夷羊腸起中路

奇言宅相子毋爲狹邪誤

洪山人自永嘉偕肖甫司馬過吳門輕舟入訪云將入燕赴平津之約余時病起爲疏食以供從容久之因成一章爲別

白日麗中天群星環北極麟鳳既郊游猿鶴不遑息
策杖辭永嘉呼舠凌震澤欣陪元禮游將首顧君席
余時病初起蒼苔編行跡一剌破衡門胡床下東壁
暫割周顗嗜聊克幷丹食宿醞擱乳漉新炊菰米黑
飯罷何所爲嗒然竟日夕空名無可借實際嗟何得
試君眉宇間寧無首陽色

先師移龕日忽已三周晨興作供感歎有述

昔在歲庚辰仲冬月二吉予時自徐墓少女風轉疾
冒雨扶師龕倉皇以身袒密幕無際雲冪微露隙日
倏爾四垂淨焂然一星出千旄闕猶啓萬戶奏芬苾
師龕既已奠余亦寧耳室雖謝余枕殢而多筆研役
厭事事轉心問心心或軼良友多中潰豎子時見嫉
三載俄已周所得無一實夜雪射晶熒晨霞吐鮮霽
彷彿靈駕過能無內慙怵更矢蹈海言仰希出世術
將從咫尺地汎掃萬緣畢

見有演關侯斬貂蟬傳奇者感而有述

董姬昔爲呂貂蟬居上頭自詫預帷幄宵作抱衾裯
一朝事勢異改服媚其仇心心托漢壽語語厭溫侯
忿激義鶻拳背裂丹鳳眸孤魄殘舞衣腥血濺吳鉤
茲事豈必眞可以快千里旦聞抱琵琶夕弄他人舟
售者何足言受者能不羞寧如楚虞姬一死不徇劉

周子家會稽獅山傍因以獅昇自號其游吳也諸生多從受經魏子請余賦之

會稽有獅山之子廬其幽生平富經術所至必教授
精言散不乳雄氣攝群闘壇專師利座義奪法王吼
霧豹奚足言雲龍終有遘何必擁皋比諸生群且就

題贈虹皋子

昔觀蓬萊虹維時午初霽恍若梵天橋彷彿擁螺髻
有橋吳江湄列星七十二連蜷下飲水夭矯垂虹勢
結廬棲近皋之子托深契文彩成五色中含不平氣
雖等望雲翔毋取貫日銳變幻俄頃間造物小兒戲
何似以橋名千秋恒利濟

題海峯圖爲故金同文先生作

六鰲既失守十洲俄半摧砉然東海色忽墮一峯來
插雲斗柄出浴日扶桑開傳琴聽洪濤乘桴問九垓
魯連無世念安期有仙才高蹤不可即披圖良快哉

張秀才母七十

夫人昔歸張中道損歡譙清心玉同潔勁節霜不變
有子熊丸訓早登鴻都選歲裁尚方服寸割大官膳
夫人不色喜謂爾必慎善持綱忤上宰積嫌承嚴譴
相與耕綿田爽然了無怨今來賜環日再展添籌宴
欲知孟母賢請誦子輿傳

用韻自警

寂爾當春晝怳然現余過僅曉身外而不識師中我
遲筆亡所裁幾復醲語稍迴塗金轉迷蹈海海仍苦
所執但空花而乃希真果俯慚抃檄念仰愧慈悲父

名欲一線牽百骸成于毋援之若微細任之終失際
真一苟有為畢生莫能補冉冉嵯峨照沈沈北邙土
不解去日愁為昧來時路試一喚王生王生必回顧
惺惺與昏昏兩反當兩助於此尚因循賢聖莫能度

弇州山人續稿卷七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詩部

五言古

贈別邢氏

邢子愿按吳吳人德之而還菑少參以去
不佞尤有概焉因成二章蓋比興之義勝云
耳

三吳昔沴癘原野何蕭瑟霓雨從北來為我日夜滋
破塊將作膏潤枯將作英旱魃何相伉狂飆中奪之

一晨衙巫雲再展七澤寧吳民泣相呴焉用旱為
虛矣嗟楚言楚娛仍見私

其二

日余困邁軸上書方乞骸感君纏綿意報君綣綣懷
北風蕩征塵畫暝十二衢我以為兄弟焉知虎與豺
肖鏡光不斷浮塵焉見霾韶年負奇嶅勝除未詎涯
椹杉黃金帶紫蓋白鼻騧楚遊誠云樂和郢況不乖

袁母勞夫人六十

吾友袁汝南英英瑚璉器晚達仍坎軻才高遂傾蓋
少寬縣要務未必向平累七女俱一兒右軍遑全畢

矯矯夸夫人爲之代終事婚嫁悉以償廬産毋中廢
講子必義方不遷喻孟氏頭角俄嶄然箕裘當有繼
雅聞甲子過軒冕光照地桑榆諸餘照松柏綿晚翠
追蹤無報答客賀聲自吳會

故將軍何維聖自維揚來禮曇師畢即出新編
見示斐然之感遂成四韻贈之

何遜在揚州輕騎訪曇游驛騎雅侍佛將軍不好武
旃檀息猶馥牟尼燭還吐毋以問象求留之婉孌屏

送顧吏部還山中 余留并托訪子願家

顧榮江左秀蕭散復超絶一辭笠澤雲十倡鍾山雪

水鏡含春溫冰壺朗秋月時須早源啟遂佐東秦臬
搴帷風夾夾提筆霜冽冽舊游三十年約略爲子說
上有峯木注下有和郢骨微言猶若新與山閟藏巘
吾子雖異時同調必心悅倘表鄭公鄉千古借不滅

余登第日一接故大參甌東公二十年而遇公
伯子思堯君爲賦曲池草堂詩又十七年而君
之子季爽來謁出新詩一編云將有遠遊且乞
數言之贈感舊懷賢愴見乎辭

早識參知公矯矯一世師東序懸鏞鏞西清列敦彝
及乎覩象賢宛然慨風儀奈何同阿閣一見忽失之

接汝通家刺誦汝爲婦辭舊感熱中腸新好溢眉
別業呂湖渼有無餘曲池荅言九州慕爲係一整私
伊子論交日是我桂名時敢誇大父行勿言丈人知

贈慧忍永恭五臺畢復禮落伽過訪有贈

上人宗門秀雙履剪秋碧夕陽瀉山缽晨採趙州錫
補漢清涼臺截溟補陀石一見不再見欲得無可得
吾意且暫歸法堂草三尺

封戶部大夫次泉李德潤先生其先自閩中徙
豪衛京師遂爲京師人補博士弟子通經術
有聲而不獲第有子今儀部君登達以其官

封先生不色喜惟杜門讀書緒性而已儀部
用直言獲譴先生不色憂旋被名選今官迎
先生養先生亦不色喜其夷然泊然者如故
也弇州生聞之曰先生其有道者歟選部魏
子曰子以先生有道者則子之言偏天下而
乃嘗於有道者何也辭弗獲已爲古風一章
歌以壽之

函右表地靈天京萃人傑英英李夫子徙家自先喆
三稻方朔餘七工枚生發鴻都藝良就鹿鳴歌中咽
束書憐觚觶撫腹笑籓達懷慨捨類宮栖遲聘魏闕

伏獮雖已乖有騶卑汗血粉署郎地官氷壺鏡秋月
一登考功最遂忝大夫末紫告標義方烏紗冒宜裝
閭里前爲壽雅非公所悅　君恩固沈深汝職何瑣
屑維時上台折望治群志切雖更覆餗鼎未臨推莊
轅桃李叢要津狐鼠窟深穴寒素多失職膏腴轉軒
揭御史一有陳稷被謝朝謁維時雷霆下臣才理其
說夫苟利社稷焉能避鈇鉞天聽不爲開物情溥成
鬱攬簡拖綠衫引慝謝親闈公爲喜加飧汝志吾弗
奪疇擁黃屋宵旰伏青蒲熱堂堂中典代鳴鳳何家
潤阬同臧洪日寧辭道州罰祭魁夫豈遂無官自戾

沾天心在仁直陰翳俄朗霽宣室旣生還絳灌亦心
折余陵佳麗地建禮鴻鸞列試問三釜隆胡殊菽水
啜壯㓜龍江霞貝狀鷄阜雲有時指顧济倏然美高
絜氣養神日壬甚潛精不汨父道師友無君德天地
壽我稱萬年觴盍言不磨我

二瑞篇爲靖江朱生頌其令陳君也

陳君自臺出爲靖江有異政而感甘露嘉麥
之瑞故頌也

皇靈大動變禹席乃頻移天澤不自秘屯膏布弘施
江介有神君卑魯受良規欲觀馴雉化稍哉神羊威
潤滋秋夜零瀼瀼露未晞承之絅如玉味之甘如飴
大地春風來麥牟亦吐奇同穎表一心共穗昭兩岐
昔聞上元令清心感恩滋復聞漁陽守異政假靈祇
赫赫我仁君斯瑞乃兼之視君壽無疆惠我樂不支

蘭谷辭爲沈子賦也

菀菀谷中蘭習習微風吹馨香自相媚焉用傍人知
悃彼靈均子九畹廣見滋被以大國名貢之白玉墀
違性離故土雖貴非所怡欲識幽人貞請聽蘭谷辭

李本寧見過訪袂客口來君者其名相如其字
不疑與談而悟則吾貞吉先生也甚而賦長篇

贈之

本寧別燕中十見秋草白忽逋應門刺使我倒雙屐
偽容猶未蒼虬髯頰成赤寒暄未及展已進所攜客
輕裕乍飄颻朱軸吐溫皙驊然一顧盼光彩映蘿薜
姓疑護兒後名自長卿得稍停見隆準奕然通促膝
始悟自陶徙翻稱范少伯縱復紫可憐寧奪南離色
不戴逵游冠却杖逵遊策黃鶴摩天來肯作樊籠翮
剝棗溫濁醪展歌恣權噱淋頭挂君畫袖中出君跡
神交復會面數載今一夕却顧斗柄間參商當不隔
勿問王孫歸所愁關尹識

贈別陳從訓時余且入山矣

少年不見値晩合便成離以我絶絃際逢君約殷勤
初聽有心磬旋展無聲詩雲霧勿輕隨風流猶在玆
還聞金鰲背差堪笙鶴期

俞山人公臨卜築陽羡賦寄一首

京洛饒賢貴吳會富華腴雖復堪身爽要非中所愉
仰希上皇風俯卜靜者廬荊渚無濁流陽羡有幽區
山自離墨來溪由暑畫舒以玆睱營業不復厭詩書
春問茶女茶秋逐漁父漁朝饑拾野穗晩供剪畦蔬
蓬累故何滯鷗適當更餘願從柴桑叟相爲咏移居

毋使車馬知令汝蒼苔跡

曾舜從令長洲有古循吏聲質而臺抨當謫作此送之

伊余歎草莽忽忽末景馳閭井有公言賢令將解紐
忠恕佩家訓三省日孜孜云何貝錦繁致此投杼疑
圓眎嶽中雲纖雲來翳之廻光或不燭貞儀乃無虧
膏雨乘春布沮洳稱不宜寧爲流潦故悔此天澤施
即墨非吾恨中牟竟而師追徵百內逾寮委運外自夷
但使素絲存寧受墨子悲勿以黃綬屈遂咏陶生辭
泰二苟别亡知當未遐遺贈子幽谷蘭一佩三紉之

清分幸無故行當被條颸

張助甫中丞自夏州遣信問存侑以三月俸曰為米汁費報謝一章

上元之來夕有鴻自征羌中丞三月俸使者萬里猥
上言泓區區下言結不忘書窮遐角見朱提燭生光
氷雪滿衡門謫然自春陽日來不飲酒酒家無醻觴
亦復不啖肉屠門毋責償踦鴟足飽饑懸鶉有餘裳
念欲返君嘉友道非所當西寺充檀越東隣佐貧喪
南陌飯乾餬非者成徒杠以此無住施爲君彼岸梁
竊聆叔則言載佩原思章吾儒亦云云毋使廉惠傷

詩九房三仲季之毋范六十

昔我伯父行魁然鄉耆宿生平恃豪舉晩始娶劉續
絡秀來爲偏熊熊瑞相屬鼎立丈夫子遶膝皆峙王
伯仁故亭亭阿奴不碌碌季春壽筵開琅玕紛觸目
始歌三婦豔繼以將雛曲但誇河東鳳何論羈栖鵠
不學西隣女幽蘭媚空谷

成化乙酉世大父郎中公捷留省遂破吾族天荒今年復爲乙酉而猶子士騈入太學應試恰與大父同庚賦此期之

昔歲乙在酉伯祖尚書郎隻手探月脇一枝破天荒

遂令素士族重與烏衣王冠冕蟬連來一百二十霜
桑梓有餘暉蘭桂無不芳汝生在庚申雅與伯祖當
昔阻上水灘今來順風檣汝父游成均不能掩夜光
諸生皆避席祭酒爲下堂汝兄歌鹿鳴翁翁千人塲
餘祥發麟趾勝事徵厲行努力崇明德淮水日湯湯

元瑞計偕過吳入訪弇中留飲有贈

日予欲無言吟詠亦隨廢寒耳空谷中足音胡然至
之子匪俗歡夙昔申末契掩關二載餘目與黃卷對
肉莽一世時牢落千古事　聖主御明堂汝乃隨計
吏應門故所習踉蹌手其刺一見肝膽披悃語若捐

媚中厨出旨酒亦復饒異味鸞刀縷黃頷雕盤何采
柿秋色在芙蓉客醒主巳醉四坐且勿驚見自此人
未但誦子虛賦何待楊得意

壽閩幕僚宜興吳君六十

我建襄漢牙君參芙蓉幕皎鏡奄中氷昂藏雞羣鶴
攝邑貽邑思辭官鮮官嬴擺脫罣紋縈經營毅在渾
溪山相暎帶心跡雙寂寞十味茗荀新雨收魚鳥樂
素封亦何道紅友時斟酌地僻日似年身閒夢不惡
念予嗣嘉遯所愧名未削遠信勤稀栗飽飧慰藜藿
甲子君後週精神迥如昨竊致三叟言用爲千秋樂

長作武陵人桃花任開落

題鳳凰集圖爲陳德清應召

鳳凰出丹穴萬羽相因依今者集君庭孤鶱以徘徊
匪爲聽簫韶毋乃覽德輝阿閣麗層霄雄鳴應朝暉
肯學潁川守終貽鶡雀譏

送喻隱雲先生歸常德

余學道七年矣而未有所得今年冬常德喻先
生自建昌來自言拜南嶽王薛二仙人之秘余
受而行之不三日而證奇妙種種不可殫述去
今而往唯有無思無爲勿忘勿助而已先生別

矣余無以報先生頷先生韜光隱跡必擇志士
仁人而後授之異日雲耕寬罕閒不令猥雜致
罡風吹墮可也五言古體一章以當左券

清微大赤天往往多闕職欲鑄人間人去充蕊珠伯
靈師誕先登余乃甘舊謫七載猶滯淫三環同棄擲
幸遇喻少君靈氣滿大宅銀海湛澄波玉池激靈液
傾蓋若古歡披襟慶新得自云少無賴陸背恣酒色
行尸鮮生望立骨恰期迫偶從衡嶽歸乍迷襄城跡
道逢二仙長不飲亦不食揖我雲霧中栖我石崖側
蹋踢餮我饑蒼爵分我席夜分仍見憐軟語相慰藉

玄牝豈異門谷神有真的一氣皎指南衆流皆拱北
始若晉陽甲袪除靖肘腋繼如時雨師九有咸湯滌
鐵鼓以次開金輪長不息坎離本天媾任督寧二脈
九宮漸充盈百體各輕適何必守庚申然後勦死藉
余意了不疑三宿而自獲方欣順風拜忽杳衮空舄
邂逅成睽違倉皇悸心魄葉葉雲四起亭亭鶴一隻
宛宛武陵紅迢迢洞庭碧君摛日月行遺余天地塞
前因已小露後果莫輕悉大道故不私玄機帝深惜
栢溪翁爲竹妙得彭城墨派而不輕爲人作以
故傳世頗鮮此卷僅以數枝寫意耳而蒼然溢

出乃子尚書公刻之石摹本示余不勝仰止敬
題于後
子猷愛此君不能一傳神誰爲傳神者峭蒨得其真
前有文湖州後有王舍人沈翁天機活不借丹青色
蠱吸淇澳秋縮入文同墨拔秫鳳尾振寫籜龍鱗拆
輿來兩三枝勢若一萬尺翁秉葛溪杖轉叩湘君宅
零落吉光裘片羽千金直幸有鳳沼兒摹之於樂石
石能使竹壽竹能救石頑遂令風雲氣長留天地間
羨墻莫深慕徒益淚痕斑
輓七十六翁少和盛先生古體一章

秦人剌扁生晉公保華氏念非遘兇殘此曹會不死
盛翁拔秘方且復精名理肘有青囊書古餘上池水
出奇不爲恒所治人立起手診貧兒疣卷停富客軌
義聲冠當時䫉避亦爾爾昨歲冬仲朔衝寒過吾里
宗戚若而輩頼翁錫餘齒華筵發高張鄭聲奏綺靡
翁去不復顧自抱琵琶彼風流一朝盡有藥它人餌
七十六年春花飛逐湍駛猶舉遐少云樂死勝二子
爲悰雖不同傷生亦如此惜哉三仙翁制命不在巳
咏碧蓮花苍初正碧久之則純白矣
花開色正碧碧如碧瑶冠舒英漸純白白勝白玉盞

變成粧甫畢西母宴將闌瞬臾羣鶴苦雪翎盡摧殘
送印上人朝五臺
僧朝五臺去毛孔皆文殊及乎五臺返文殊爲有無
清凉即煩惱欲界是仙都吾愛仰山弟從他來意孤
證道人自豫章來致宗良王孫詩一編爲訂而
序之復成茲章示宗良
客從西江來鯉魚銜雙結魚腹了不饜蘭芬中自發
王孫天潢秀與詞何勃鬱奔騰失前輩擺脫謝時傑
調古意必新才工理非別力廻彭蠡瀾欲表匡廬截
四韻無留心徘徊取真悅敬禮昔杳然玄晏本虛劣

笑此垂畫軀爲君千秋設

吾州趙僉事先生伯京自號震洋蓋即東海也先生官白下時白下諸名賢皆爲之咏歌署題至圖畫其事四紀來則先生久游道山而諸賢亦無在者其嫡孫太學某出以示余不勝望洋之感因題短章於後而復志之

昔聞西竺言於東有震旦百谷萬古輸翕天浩無畔赤日蒸綺霞光彩交凌亂夫子鍾其靈少小富篇翰脊汨挃地軸泓渟如星漢羣賢悉河伯悅然失其觀是以必朝宗驪珠把無算中乖仲尼志遂與魯連歎

化鵬得逍遙騎鯨歸汗漫爲覩雲氣中期羨不相與

贈別胡生

晚途頗厭常胡生實奇絶吾稱洛饒意氣昂藏秀風骨春城喧吳趍絃管中夜發忽彈廣陵散寄思在家潤冷然中心賞焉能將時悅無竽恥齊濫有璞甘楚刖少年易覓人不爲兒曹說

元日採梅前揭得數枝作

條風與元正今我覓眉頭偶成採梅句遂作採梅游拾策凭小僮枉頰枉前丘一點兩點蹊千枝萬枝稠目境固有殊會心並悠悠行人且莫折留與我清幽

題朱上林所贈錢舜舉太白觀瀑圖後即還上林

匡廬萬古瀑太白千秋才兩奇偶相值後人何有哉及展舜舉圖恍登文殊臺立起青蓮袖來聽萬壑雷始知丹青力可以迴寒芰

其二

昔余賞朱生（上林丈太學邦憲也）颯爽將李白喉間白龍掛宛若瀑布直此圖傳李神郎呼朱亦得急還其家兒置汝高齋壁好待寒月來悠然想顏色

將赴留都司馬出門作凡四章

五十始加一節然辭巖居六十年已三乃復就徵書一念苟不堅百悔與之俱倦馬臨畏途十步九踟躕問我何所戀問我何所須我亦無所須但顧我頭顱

其二

今辰復何辰二月吐嚴霜撤爐非我室故里非我鄉病弟强巾櫛病妻尚帷床小語報 國恩勿作兒女傷出亦以彷徨入亦以彷徨淚下如綆縻欲吞不忍詳

其三

徘徊楊林陌顧瞻先人墓頓首松栢樹垂垂泫珠露

王綸既三沐暝者忽若籍白首銜云旌豈以浮榮故
小欲酬 帝恩或可扶天步哀哉有如此終應問
歸路

其四

雖步城南隅入辭導師靡戀此難竹幽愀然就彼車
於道豈有當供奉十年餘候吏滿河干旌旄溢川途
不知為誰予顧我了若無雖乖笙籟尚恬憺厥未渝

遊攝山棲霞寺頗得泉石之勝因訪明徵君僧
紹故阯識江令諸篇遂效其體

宿雨歛西昏翔陽竒東白松澗紛相悅溪宜若趍敵

逍遙叩山椒旦微露梯巘焚香禮空王問飯得香積
靈骨吐雙圖佛螺現千碧與來不厭返緣源漸有獲
飛泉激水雪餘韻鏗金石一線脂蝗滴變崖巨靈劈
如聞大士音悅作海潮色微君畢世栖其心自樂國
江令終宵憩返念仍錢宅伊余迷既徑一壑垂定力
已慚戰勝肥庶戀嚚中寂逝言滌無明將從度公析

縱步攝山頗窮名勝有作

茲山定靈秀弄巒如園緻窮窕隙日穿芊眠泄雲散
恐草屐不妨名藥棄堪滿洞灑膀垂乳盤石發叢房
易窺法王像難跡微君館忽有巖桁發如逢勝流欵

酌水當醒觴撫松覽清管日昃不知歸馬煩足力短
明發望臺城戒徒心更緩

追和江令靜臥棲霞山房望徐祭酒作有懷道
祭酒

夜靜絕梵唄地幽宿嵐陰警鶴振棲羽飛泉來遠音
因探作者詠時攬故人心講席鍾初爼經壇杳欲林
西方既中返北面敢希欽幸以哀遲感毋從望臣深

古意寄伯玉司馬

古道邈以乖雅尚人自疑日余與君子結髮媚清將
棄置何足言千秋以為期鄒律暖春陽被者尚參差

見龍雖在田文明光四垂鳳衰將何適六翮猶未摧
逝將因風往消搖於咸池

其二

金陵富英彥甲第亘中逵短刹日夕興跡往神不借
寧知廛中尚乃在黃山陲容城既譬潁濟南復蘭摧
頭仰宇宙間知己日以稀紛袖雙鬢金三枯芬漸衰
幸其未為猶持用表心期

答汪仲淹

日余栖崆峒九陽坐脩髮承子問道言片語不能答
今者游金陵蒙騙日喧㕜過耳了不停當機時自答

眞宰失玄珠空爲罔象設頂生蓋帝釋與念成一蹴
有身亦何患無生寧待説擺脫有無關悠然得眞訣
承大宗伯姜公少司寇李公邀同大司農陸公
少司徒方公陟牛首山有述
金陵信佳地茲山仍龐觀標形自牛首送勢匹龍盤
叢楸入翠眴長松當夏寒雲石梯界危漢梵宇綺仍鋪
仰窺象緯逼俯覺塵世寬江拖萬里練巖積千仞丹
追昔始興議聊深冶城歎胡云表雙闕岈乃文偏安
巨明一開闢爽世乃勝殘文祖時駐蹕神孫此迴鑾
天子自有眞好萌焉得干雖雖鳳將閒衎衎鴻漸磐

采彩雜紛素白社客簪冠方藉禹功大況值堯世難
將至祖堂過嶺迎望牛首
脈從牛首來勝自茲嶺始足力雖小疲目境殊未已
午照蒼松巔千崖被紅紫恍如帝釋天鎔金佈睥睨
色相故以公空心何緣起
祖堂
大道本無執茲統乃融師智巖敷五葉鶴林植一枝
任爾黃梅發𦵏强未熟時
恭和肅皇京兆感興夢得地搆樓甫成而拜　勑
命之錫俾余以詩紀之

懋德一何長炤灼光來裔八葉秉台衡餘休猶未替
候其名家子適顯身自致傑搆入幽夢奇徵協雄思
武姚當徜徉淇塘曲環砌雲霞鬱繚繞竹柏獻葱翠
燕賀客席初鳳銜王綸至臣罔百稽首奉之踰六瑞
山君日來朝斗使夕相媚非由地靈藉詎表天文麗
赫赫蕭京兆食息銜　恩賜
右司馬私署之先闕有軒三楹前列數石若閩
阜植以時卉一命鶴鷳之系以長語
昔余闢雖得一石當折牖間借爰靈崇暫收停雲影
陳龐性所便鶴鷳頗舜頁不謂志轉者遂闕弇中趣

蒼茫崚嶒植歷落排空草郡頗稱所栖眠若吞八九
書丸窮淵泉宵遊陪參手主席或不冠客衣從頌後
易世非所論此生畢吾有何意咫尺甘逐奔匹夫守
問我官何署叨從司馬右問我居何所尚書巷西口
悅鮮羅道竹亦闕彭澤柳造物或見憐謂我猶如舊
石頗似吾地僅盈十肘敢煩雖著較究爾一培塿
衣以朝采花聽雞野生莠亭午初散衙欣然緩其綬
尙兒致盤飧海兒捧卮酒何必高軒過隈偎自稱壽
人生百年內所值皆歸偶安能歌五侯且複鹽三婦
却問洛城南金谷今在否

酬屠長卿談道

漢武招炎柄神威鞭八荒貴富無終極欲娛焉得長
上感西母精譬說將萬方靈藥照行尸非腐僅成僵
太白官不達逢累因風翔自云大還就毛骨皆靈香
逍遙竟八極婉嫕獨三光采石一醉歸鯨背天茫茫
得意失意人於道皆有妨其言快人耳其事令心傷
雲罕下蔑宵絳節麗朝霜下迎掃除者不問陶與陽
柘葉耀仙童遠勝其師黃罔象獲玄珠智者空遑遑
竅爲聰明鑿羊用岐路亡才鬼與病僊其究安得當
僊成故不預才鬼淪披猖余計業已失謀君安得臧

不如裹城轍大霧迷康莊自非小兒言七聖俱彷徨

古體壽錢滄菴翁八十

昔人類于淵於道實心具一竅太山綠迷尔鈞神形
乃知元氣鍾厚薄良徑庭錢翁志聖學仰鑽無時停
苦行類攻玉雄試如建瓴頻官何煌煌三十薦明經
四十歌鹿鳴五十對虞廷仁亍郎署間拮据不遑寧
真宰欲佚之爲放南青萍閒放雲溪棹或醉若下醽
育時深玄觀有時獨醒七褰古已稀況乃加十齡
兜然兩頰紅上映雙眉青勁翮凌秋空修鱗縱大溟
翁曰毋云尔我欲固吾扃不見衛武公大耋勤箴銘
逸宕散真我多思鑿性靈余有天一藥湛然殊清泠
當此陶唐世爲翁灌千蓂

沈銀臺大樸園

隱度賦郊居有圃非遠而春至百卉芬珍木鬱參差
畸爲當心者名樸了不奇直上三百尺旁拶千萬枝
雨雪避瀰漫日月爲蔽虧上覆柴桑廬下蔭中散池
微風蕩浮萍常作青琉璃時時手一編騎腸我何知
返照自西來胡牀與俱移檉柳不盈把撫採來相欺
豫章南嶽斗匠石已見窺人命故匪長巧者復鑿之
請以非生社咏爲大樸辭

余老乞骸而汝師大司成亦在告聊成一章問
之

稱疾太學師真褰布司馬仍露乞骸章言歸故園社
天聽如許畢汝舟問吳下棄榆我莅苒松桂君瀟洒
君以道不行我豈行道者所念各杜門濁醪難獨把
非孫惠德音何以徵風雅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七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八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詩部

五言古

恭謁

太祖高皇帝御容有述

寶篋啓䙡衮怳然覩 天容桓高表 隆準日月開
重瞳彷彿 御座傍雜沓繚雲虹我聞胡運衰 真
人起隆中降自帝釋天一掃躍摩空至今萬水流㕷
能不趨東匯覩册舐狀寧窺神禹功

恭謁

成祖文皇帝御容有述

瑣兒一蟣臣手叩玉京扉巍巍兩 天人色奪金𤍠
姿堯彩旣璀璨舜瞳復昭回飄飄飆翮然舉儼若變龍
掇如日㕜璇宵九有皆光輝奚必須袁生始辨 天
子骨遺蛻燕山陽游神沙漠陲

詠諸功臣像

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
柱國參軍國事太傅中軍右丞相征虜大將軍
魏國公中山徐武寧王達

高皇挽天河手欲洗乾坤胡腥旣蕩除出古黃屋尊
桓桓徐魏公二十提索鞬嗝手縛僭王長驅定中原
晝餘耕桑地夜絕殤鬼魂赫奕奏凱歸屛營杜軍門
勛超齊尚父德邁韓王孫兩都對開國高棟亞天閽
颯爽見英標藹然眉宇溫

故特進榮祿大夫上柱國太子少保平章軍國
重事征虜左副將軍贈太保開平常忠武王遇
春

高皇下江南鄂 實軍冠喑嗚人盡靡跳盪敵中嶄
彭蠡豬漢宮吳臺蕪京觀長驅搗燕都單于夜奔竄

遂與中山王功割天下半轅門落天星短足屈長算
如礪身後盟撫髀男聃嘆寂寂踰百年 帝綸復昭
煥

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
柱國征北將軍大都督府左都督同知軍國事
曹國公岐陽李武靖王文忠

神龍排丹霄雲表饒介鱗何況於曹公實托肺腑親
弱冠屛浙東氣欲吞吳人遺孽寬故都游魂蕩腥塵
挺刃躪虎穴六贏夜亡奔虜其名王歸駝馬百千群
珍貨若山積籍之奉至尊帶礪表忠勳將與魏鄧倫

易世瘵家汰繼絕荷　皇仁
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
柱國大都督府右都督征西將軍同叅軍國事
衛國公寧河鄧武順王愈
衛公田家子神勇自天投十六冠軍鋒二十寄戎首
洪都既如磐襄樊同拉朽長驅掃中原曹宋相先後
功大心轉細爵崇以卑守西羌十萬帳一戰皆吾有
轅門將星墜悲哉咽刀斗武順以易名　帝念良不
負
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

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同叅軍國事信國公東
甌湯襄武王和
信公里閈舊倚托干城寄征行出必先遏敵堅始厲
功多冠徵佚心小取高位及乎瞿塘卻稍似失　帝
意終念豐沛私遂尔同英衛晚途解兵柄稱病力不
制所以　恩渥終頡宋乃友是
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
國征南將軍西平黔寧沐昭靖王英
西平少沈勇親寄與諸兒三十二元樞遂副西羌師
虜其名王歸萬族盡纍纍六詔抗天權三帥張帝威

穎川首排蕩永昌翼摧劉侯其奇留後剪棘撫傷殘
一戰賊膽奪七縱酋心歸身沒傳王爵與世乘公圭
至今二百年黃屋等崔嵬
故開國輔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誠意伯
贈太師劉文成公基
有一冠貂蟬白晳美眉姿皎如張文成不愧　帝者
師元戛將就傾良翁撑其枝一見寄帷幄再見參鼎
司是吐無不傾灼灼若蓍龜峻往鮮迴互巧者能閒
之終藉　帝恩深歸覲於山陬榮名施後代百世永
不隳

故翰林院學士承旨知制誥宋文憲公濂
皇天厭胡運　英主革其物蕩雪為眾腥被之以黼
黻宋公始膺聘遂尓參密勿一草十製成坦迓　天
顏悅遠增雞林織近補　龍袞闕　青宮重師資抗
表久始決金侈疏傳賜詩榮賀益發羲木忽不收
君恩長斷絕
故太子太傅嗣魏國公徐煇祖
中山既星隕嗣公乃霞升仁孫藉胏腑荷恩為干城
大義當滅親一死以自明敢援椒風顧忘此板蕩誠
捧心見家王茅土牽未傾烏知百年後崇祀表芳名

故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
柱國太子太傅征夷將軍成國公東平朱武烈
王能
文皇倡義旗百戰躬自將毋論大將詎偏裨皆稱良
淇公與成公雄武雅相當應敵面面身偶勇人人強
成公實少年受脤闢南荒武侯未渡瀘伏波已告亡
帝惓殊深蕭胙茅菁眞王至今東第中華棟鬱朽望
故奉天靖難推誠宣力佐理武臣特進光祿大
夫左柱國太師英國公定興張忠烈王輔
河間建王畧中道乃摧折令子寔繼之神武紹休烈

已懸徵侯印遂兵將增鉞長驅南交南良波為血
三縛叛王歸吁羨歸版籍首發且謀精誠昭日月
戢爵非所柄遂冠坐論列與尸盟子戢玉石同敍學
故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
士贈太師楊文貞公士奇
長陵脊臺閣所拔凡七臣文貞一王官超等肺腑親
青宮借羽翼監國日咨詢遂令寰宇間雅歸 儲皇
仁昭保歷三朝夙夜奉一人間儒文雅覩未濶造化
淳木路厄權璫有志時屈伸終然保清白易名晴與
倫

故光祿大夫少保太子太傅兵部尚書贈太傅
于肅愍公謙
歷世孽禍萌妖豎控天綱時危鉅公出赤手障入荒
三十官司馬𢹂有梁晉疆咫若淩冬日涸若亢夏霜
推時 帝蒙塵群議沸蜩螗獨公屹不搖大都自金
湯九重借咽笑百辟美飛揚所以殺機發委命燕市
場人定天亦廻骨腐名更香
故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太保王忠
肅公翺
背任 英景朝 天步寔多艱矯矯一巨公降嵩自

鍾山受脤負澄海飛檄掃南蠻再入司統均晚際
何殿不詭亦不凡佩佩曹石間逶迤苞苴絶日暮東
門別左掖造膝歸杭然剗剛堪肩許古所希榮名安
可攀
故榮祿大夫少保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
特進太傅商文毅公輅
商公一書生三表群英冠偶然值屯夷遠爾恭渙汗
中蹭乃復起不脩睚眦怨翩李務合弘佐彭出謀斷
留雪 廟社功 景皇復昭焕力發肘腋姦權璫稍
知憚事遂奉身退翛然處難畔所以馬鈞陽憤賢發

誥敕

故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太師
王端毅公恕
昔在成化朝群小爲蠱惡言祟雜苞苴中使日絡繹
三原撫炎徼抗章奪豎魄及乎鑰留識十疏表忠直
天聽時一迴國論若有植白簡入都門傾朝爲動色
拂衣南山僊過者必垂式　孝皇嗣龍飛玄纁慰耆
德旣尊銓衡寄復參坐論席蟠鍫若一身讒來微抒
格高空揭太華狂瀾迴碣石何以昭令終上公特殊
錫

故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
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劉文靖公健
孝皇昔御天九宇開人文朴哉劉文靖力欲使之淳
秉揆若無言造膝時有陳六卿握手杓恭然萬物春
及乎彌留際千古一君臣時移道乃見事屈志恒伸
高臥洛水陽遂與文潞倫九十稱地仙去亦當明神

故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贈太師馬端肅公文升
馬公河嶽鍾器宏神亦王折衝東西番屹然金湯壯
秉節忤權璫寄命一邊障晚途復登庸彌綸肅清亢

中樞借羣英銓府推藻鏡片言折群訌一柱抵崩浪
八十而懸車猶云無特杖緬想成弘際令人發深愴

故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
部尚書贈太師李文正公東陽
矯矯李長沙髫年見褒錐及乎操文柄萬流所趣歸
宏基樹層構五彩實彰施　新皇甚逸豫群蠱爭媚
之公卿轟然散而乃獨依依絜身豈不佳王室阽艱
危廻瀾非所任調劑亦不訾苟存鉅公度焉恤少年
譏

故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太保劉忠
宣公大夏
茂陵志佳兵華容司戮力詘徼功士失身今得償
及乎　孝皇代經營殫力剛錫圭黃河流杖鉞嶺海
邦撫此蒸黎瘝如保赤子傷君門遠遐陬磅薄皆春
陽晚途微　帝聽所披無不當造膝若一身密語沃
中腸鼎湖泣遺弓揮手白雲鄉豈無況幾哲妖豎亂
天綱身名竟璧完令德假穹蒼

故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太保戴
恭簡公珊
敬皇急治理虛懷寄群公造膝日有陳心腑一華容

浮梁乃亞之有名無不艱蔓語可易傳往往迴重瞳
國體既以尊臺綱亦從崇從容乞骸骨憮然惻 帝
衷有身但殉君何必首故壟
故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
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楊文忠公廷和
蜀江匯岷峨新都獨神王十九歲中秘雅負公輔望
五十備鼎鉉遂參焦李行皇天亦佳禍關武肆波蕩
穆馭窮遐跡居守艱萬狀用藏體猶在機務身不喪
及乎彌留際經綸始聊暢片紙溥元兇餘黨皆磔盡
一詔蘇九垂死矣救時相事久名始易危身以奉上

故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
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楊文襄公一清
楊公少穎脫所職在文墨倏然受疑寄頗多殷儲蒐
戰守境外專安危幄中畫逆豎拔 天權王公俱辟
易振落股掌間於中出奇策黃金若流水出入恣所
適庶采名流譽無收死士力老僊術亦窮良爲智者
惜
故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
夫柱國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總
督四省軍務新建伯贈新建侯王文成公守仁
明有兩文成新建猶卓犖少多宏奇嵗而抱經橫略
抗疏得投荒精神始收着時清出奇遊才直任恢拓
嘯手收逆王易如秋振落虛懷綏叛酋嚮若春砂薄
信心見良知千古開絕學頫仰宇宙內卓然負先覺
却顧素王宫堂廡殊龍蠖
故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
蓋殿大學士贈太師張文忠公孚敬
永嘉天人表渥顏飄其鬚濩落湖海間垂艾薦公車
屬當 帝初元尊親意未舒一疏 帝心動再疏
皇應允俞片喙折衆咻五載拜三孤維時頗用壯物情

或不愉中收大璫權萬姓賴以蘇旋表開國侯戚畹
從削除人主固明斷公寔贊厥開笑彼冨民侯安足
儕廁譏
故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
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徐文貞公階
華亭湖泖英秀發自眉宇弱冠取高第儁聲蓋華國
珥筆侍丹墀横經進白虎師道爲古隆馬惜君相忤
折腰非所論察眉良獨苦秉鐸兩巨藩賜環歷華膴
佐銓復掌禮以至入政府開濟觸巨僚勤誠結英主
彼僚以敗歸公始大攄吐萬里郤苞苴黃金盡爲土

載覩輪臺詔寓內皆鼓舞始收遝巷功不虛若霈甫

謁表忠祠有述

表忠祠者祠故死難諸臣若徐魏公輝祖鄭司馬恭鐵司馬鉉黃太常子澄方學士孝孺景中丞清陳宗伯廸暴司寇昭練中丞子寧凡數十曹者也於乎何忍稱革除哉萬曆之 詔偉矣壯矣植倫常表忠慎光 聖德鼓士氣寧淺淺世祇謂之餘不勝感歎斐然成章

聖皇肇貽厥元孫嗣繩其武畧或不競文治所優爲諸王抆 國封分布若置碁稱 詔行斲賈匠意創

東蕃是時 上威令頗不出 京師黃齊托肺腑力以身任之 周叔既遠竄 齊谷復長羈非平有髭王嫡尊功不早望氣若能虎拳卒皆燕雛削地錯巳愚奪 國寧所宜謀泄漢使傑漁陽動征鞞横擊嫡閉胡席卷燕南垂廟謨太草卑名使乳臭兒喋血白溝河肉骨暴陵坻盛侯頗能軍平保壯偏裨一此或一彼天心詎能知桓桓鐵尚書矯矯六出奇東昌不弟靡濟南湯其池有斐天台生容勿 主所癸畢救救不行用間間不疑大厦既將顛一木焉能支飛檝渡大江群情遂乖離三輔擬勤王姚守巳俘橤朱邸獻重關將相請留期舉 官爲煨燼誰辨 真龍屍魏公元勳後不以密戚移甘作請室囚竟然首陽餓始偽復何言縱禮任刲斲天台乃甚口五宗悉夷夷鐵公氣猶勁慷慨了不悲自餘諸名俊卿尹暨曹司俱慷吠犬忠不識堯爲誰而彼景中丞趣朝獨透逦荊卿術未講豫讓心空馳噀血噴北風指腔付東墟如聞九原歎故主未可追長寢事已畢何煩論安危㘸彼崩角者次第死胥靡拂鬱二百年身碎節不虧 君王沛 明詔彷彿異代恩加恩錄後人所在爲致祠建康殉節地群靈當格斯故主猶若欵焉能

不攢眉俯食慙睨席下當待來茲

金陵懷古

金陵古都會天塹橫稱固天矯諸蒼山龍虎相盤踞所以定鼎占孫叶明哲度仲謀志分割孝芟爲之輔晉元保東遷亦以多才故宋武挺雄傑中原振天步晚途急鼎革狼狽汎內顧紹伯竊國權嗣當永其祚況局感家難稍近君子怒事佛不止貪諱殺反滋蠹與國名郡敵其究乃自樹昇也懶君親苟得延旦暮千秋誇帝居偏安非所慕漢兵既東出明師仍北渡世有真主生寧爲形勢誤

同内外守備參贊諸公大閲有述

高皇蕩入荒金陵爲　帝畿帶甲五十萬寓守攝神
威軍實雖徙燕師名故不移留守握中權今晨大合
圍矛刄相戛札四壯何騑騑砲火擊迅霆旭日浴旌
旂壯夫前獻伎九鉤縱横飛射士不虚發一鏑貫兩
犛酒酣方陳賞綵彩盖陵坻念當承平世膽勇不獲
施頻仰金湯固馬用封侯爲

與群公恭閲　都城有述

恭承　帝嘉命春秋閲重關逶迤拳入後迤邐萬雉
頭青盖拂流雲鳴吹沸蒼烟宫闕何參差車馬日騈

闐踞虎包石城蟠龍表鍾山　高皇御六師夾江蕩
胡膻於玆首定鼎萬寓悉來旋南標指銅柱北碣立
閭顔嗣聖雖遷殷亳顧可不顯盛德爲金湯千祀永
無斁

恭謁　孝陵有述

胡運昔告衰真人起淮甸車書際蟠落日月光寓縣
久道化乃成耄期駕方晏飛龍太清表蜕骨鍾山嶽
佛錫讓甫成龜玉瑞先現紫氣晝夜騰祥雲靄千變
恍惚　列聖朝趨蹌百僚見乾綱既非振坤維永南
奠衣冠不出游樽俎時勤薦

恭謁故宫闕有述

高皇御朱邸草創業未備南郊甫三讓北闕雄五位
是時李韓公寔當蕭侯寄雖謝茅茨陋終靡未央麗
黄屋苑然尊青宫從鱗次鍾嶽日夕來千扉騰紫氣
業移衆星拱猶表宸居制彷彿殿陛間如聞清蹕至

後湖

炯炯澄湖色濯濯堤柳姿雲水相蕩滴洲嶼正參差
六季日尋兵玄武集舟師帆檣蔽秋空組練射晨曦
高皇重民數堅墉四周之自非負版吏有燬不敢窺
魴鯉忘所驚悠然各揚鬐天鷺白於雪鳴聲一何怡

魚鳥自相狎游子安所之可憐水如鏡無分照蛾眉

游燕子磯即事

遵門出北郭門逶迤帶崇墉東峯矗靈祠西嶺梵音宫
叢閣排雲上表裏瞰大江奇石緑其趾磈硊含玲瓏
呼觴憩登眺酒酣笑方從容陰雲忽翳白日四起不周風
阢楫交凌亂號呼莫可從揮金募篙師飛檝挽危蓬
起者十二三餘已飲腹中人命在須臾萬變靡不同
夜草乞骸章晨興附征鴻

休沐歸里値大旱山池龜坼募工徙河滿之有
述

穿中故饒水澄潭連曲渠今年旱曠甚魃鬼嬈吾廬
窟洞走餓獺圜丁焚枯魚木論水不足陂驚地有餘
奉逢入月潮滚滚入城闉五昔枯槎聲此潭仍滿如
小舫媚夕陽清光來望舒停雲相暎帶纖鱗欣故居
余本澤國人焉能與之疎

　廣心池中有小島頗礙目境適旱涸募工去之
　殊更快然

壺公對文漪中爲一小嶼石筍四五株垂楊兩三樹
有之固不惡無之更成趣極目增浩渺輕舠辭牴牾
譬彼夜太清素纖雲絕點汙遊者或不然我爲明其故

　有瘦瘠比丘拖夫入鐵鍊蹴蹴行街市間不從
　人問衣鉢而日候余求得一言之贈悯而應之
　得一百廿字

有一苦行僧鵠形尼乾荷夫入鐵鋃鐺項備役腰纏
胡跪合掌言沙門有深願不愛摩衲衣不乞伊蒲饌
公是白尚書靈山舊法眷爲我施片語欲作西歸傳
我已墮疑城地獄急如箭斗大青蓮花對眼未能見
汝縛汝自解無縛汝從便有言添汝縛無言當汝薦
何煩賢聖偈況乃凡夫諺勿學文暢師生買昌黎賤

　侍御京山孫君旣以績最贈其二尊人爰尚以
　不及終侍爲永思之圖以志感王子歌以寬之

御史臺中栢啞啞烏夜啼返哺旣以垂風木不寧棲
子心安可窮物理故難齊峩峩京山阡上有黃金題
丹綸標孝德彤管寫青閨誄云二枯骨忽若吐雲霓
我誦孝経篇不爲御史悽

　題鳳麓圖爲姚使君賦

消搖朱雀桁栖托烏龍宮下有百頃塢上有千尺桐
彩翮西北來丹霞蔽長空寧非希世瑞阿閣不見容
感作嶰谷鳴鳴聲何雝雝俗耳故寡諧伶倫安所從
我欲譜此曲此曲不忍終

　耿大夫入爲司徒領大倉事時余方上書乞骸
　賦此贈別

白日麗中天氛翳浩縱橫饑虎欲齧人何必逐豪英
夫子邦司直焉能不持衡抗疏排九關天聽時未恒
從公大司農欲以平兩爭伊余非良璧委路任青蠅
但令識者憐甘爲忌者憎公其振霄路余當返農耕

　其二

大道無可睽萬類時並育苟非日相齧焉在傷局促
余豈工宦人逝當返空谷嗟此堯湯世三歲穀不熟
所患已剝膚豈惟傷耳目嬌嬌耿壽昌常平初見屬

渙汗令大號屯膏古明晷翳因有氏言君以百姓足
時余方遊言
章丘張秀峯郡子發考續便道歸壽其父母爲成
古體應之
我昔游陽丘其土秀而豐近有女郎山迺有夫人峯
蒸爲芝與蘭揚芬於　帝宮鳳皇從北來口銜紫泥
封雲霞光照耀山峯對龍從堂上雙飛鳴音聲何雝
雝製錦爲綵衣割祿充朝饔但稱千金壽行樂浩無
終
不佞故嘗爲冢宰楊公歌桃花嶺矣復以郡丞

王侯請得五言古體一章知公孫綵菽荷當不
厭余言之瀆也
仙人至東海遺此蟠桃核誰云下土薄種之不遂植
二月三月來千枝萬枝拆懸旭恒炫耆衣霞仍爛夕
雨過媚紫瓊風迴碎紅珀四皓豈避秦偶如武陵客
攀條噉其英樂與同顏色何必結實成然後生羽翼
却指上林春春光瀰狼籍
吳子故泰伯之後思追至德自名曰守讓而別
號吳荊余爲賦之
泰伯讓天下寓跡在荊蠻虞仲表從兄文身志亦全

季子讓其國歸耕梁溪田當其歆然時自制造物權
奈何後代人役役錐刀間仰慚神明胄俯愧夜氣尊
吳生感至德千載思齊焉無欲道恒尊不競心故閑
吾聞之孔經當仁在師先
由太平堤詣省作
晨出太平門參帷太平堤不知身上下蒼山時高低
右鑑涉平湖左抉滙清溪殘綠稍芰荷小白散鳧鷖
是時秋始暮風物慘以凄迤邐貫菴垣愀然念閨睽
冥冥天就寒冉冉日沈西首領且不顧焉問毋與妻
比屋尚可封谷蘇亦易躋

小汎入三台洞
浩蕩萬里流屹立萬古壁下有穀人居洸宜不可識
真宰欲獻奇衝波爲洗剔恍爾日御來呀然坤維圻
雲去挾飛檣雨來濺坐席磵碐泅細蘚雪乳懸伏翼
四顧若已窮傍有梯空石與客傾一卮呼童進雙屐
陋矣三台名此豈五丁力
別留都諸公卿大夫
君王眷故都庶命必國楨入坐饒者喆參陪皆俊英
皎皎素絲風藹藹披赤誠不以菅蒯微權愛若同生
宴游恒相結有吐靡不傾緬懷止足分休沐荷時清

棄捐有餘眹鵷鷵尋凤盟揮手謝群公努力贊休明
跡達心不殊何慕在合幷

其二

爰居饗魯門鵁鶄念大荒枯藿因風起雖高故不長
余本山澤癯晚妝竊岩廊夕陪鸞鳳棲朝與群龍翔
荏苒歷再秋鬢髮日以霜萋菲亘天至其寃乃我藏
歸計業已成雖思故難忘願書金石契申此繾綣章

太宰前司寇陸公少司寇朱公中丞石公廷尉
陳公同鄉右宗伯趙公太常顧公及蘇侍御湯
考功俞駕部孫右軍諸君追餞攝山棲霞寺過

達公小談

夕奉賜骸書歲趨古蘭若候舟少淵留飲跡棲寂寞
午映懸松杉金紫忽縈絡上宰迠古懽三卿示家托
及我維桑友結蘭誼不薄欵欵續緒言厭厭恣深酌
觴鳥快摩空猶然懷欲啄非豨開士喻暗爲脫纏縛
寧直解離憂兼忘思歸樂

別秋省諸郎

少習城旦言謬竊文苑跡晚途不自量忝秋省常伯
莪莪貫索垣一星化爲客諸賢感誠契莚我太平陌
言別無期會我衰何足惜曾氏語衆矜楊公稱不惑

此身勿易視此日勿輕擲勿以簿牘繁於心生別擇
心境苟未光詩書有徵繹

客中貴談中軍朱大夫王光祿追餞棲霞有作

歸歟何所愛愛此中林幽感歎我良友驅馬迠相求
叔伊蕭僾晚索出珍羞貴人狥新知涕泗縱橫流
中軍追故懽欸然若無儔慷慨朱大夫誓欲命扁舟
沈沈王光祿悔不惜綢繆志士歌伐木烈老戀首丘
誠知中腸異別淚不可收

思許歸田重過攝山棲霞言念舊游有感因抇

達觀法師

前歲棲霞來萋萋怨芳草今歲棲霞去恰恰欣鳥
來似江總持去則明僧紹偶然分別心山色成醜好
出處何足言生死尚未了欲了此一關應須叅達老

爲王學士題金鷄山

山作金雞鳴海收銀蟾魄俄頃天地開五嶺同一白
主人不雌冠委蛇備其德爲草形竿敕時儀玉堂直
異日拜相辰不驚翰音翼

題琢庵卷贈白大夫

白玉白於雪琢作芙蓉觥雲龍隱成粟熀熀夜光明
一朝獻秦廷價夺十五城翩然絳州守何異此壺冰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八終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九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詩部

七言古

題昆山精舍是潘中丞讀書處

清遠吳興古山水昆山去郡不十里一塔飛來到峰巔萬井炊煙並雲起梁國才人掫侍中搆亭爭勝白蘋風棠陰欲盡兎葵出千載風流指顧空彷彿山靈訴天帝遣作中丞讀書地洗硯池含星斗文題詩壁吐雲霞氣脩廊複閣冠坡陀美篠蒼藤衣澗阿花如

懷縣齋前密果比閒居賦裏多我欲一贈昆山長爲足浮家易來往糟丘好釀三百斛莫遣王猷佁仍興

壽御史大夫楊公五袠長歌

余未獲識楊公面第聞其德業朝著勳名鼎彝私心慕嚮之欲有通而未及也公今年五十而余巳加二適里中子張復至自帥閫謂余解天雄雖不及待公溥有交承之誼謂一詩爲壽不揆鄙陋遂成長篇酒間倘命張生雅歌奏之亦祭征虜佳事也

公不見楊伯起關西處處稱夫子四世猶傳掌武冠

千秋尚說衘環里又不見楊樓船銀黃若若懸腰間巳驚三組冠朝列復展百里家函關公今自是名賢裔少小長懷請纓志　天子臨軒下策書單于遠案知名字有時掃氛瀚海頭有時奪纛千庭秋洛鐵爭聰仍羽扇賜金仍侑紫貂裘遂海波澄寒烽熄降虜蘇門但噴噴從爾初戎魏大夫我自屯田趙充國初登服政鬢未霜巳聞召命出明光萬八千戶徵侯印二十四考中書堂野夫假識荊州未倘公偶記交承事試言文界報曹公公今五十余加二

敬仲德以壽酒過余吳中尋當游楚乘醉歌以送之

我不能學郤氏子爲安道營剡下宅令汝四明老狂客又不能學吳趙兒爲仲若卜吳中宅令我湖山長秋色惟有新詩書卷頭送汝扁舟凌七澤楚天看盡歌歸來少文故事亦快哉壁間指點舊游處一處同傾一百杯

公瑕爲余書道德經戲謝

曇陽村頭夜雷雨敕取眞文向天去天上雖貪逸少書人間豈斷伯陽語周郎妙擫山陰魂一掃重觀五千言厭說籠鵝成故事拱余袖手返吳門

題王叔承湖山清曉圖

誰捐吳綾寫蕭瑟作者無乃王摩詰即非摩詰或思訓敢謂黃鶴樵人筆黃鶴夜半不肯眠欲換凡翼異求眞筌吸將三斛碧沉瀣吐作八尺青娟娟空青濛碧猶未已似有天雞喚山起零露枝枝瓔珞珠初陽處處蘭芻綺問余展卷胡留連欲言不言心惘然市朝少選車馬急方信此中殊有天

題栢舟書卷贈高母

誰言衛風蕩乃有共姜婦誰言吳趨薄亦有高令母當時髡髦歌栢舟今日青燈照白頭縱令淇澳清徹底事似胥江不肯流

輓雪林趙老

偶然一作侯門客傾向侯門借顏色偶然一藝能通神懶向人間稱藝人南陽杞菊甘谷水蒯身恐是天隨子誰言見画如見君石頭城外多愁雲

張守有溫甫學士擘窠書老栢行余以仲昭太卿画竹配之時萬曆丁丑之八月廿五日守誕辰也眷屬在里中將有就館者併以爲祝

君有溫甫手書老栢行槎牙爪距入法鋒縱衡我貽仲昭手画竹數莖鸞騫鳳舞葉葉排空青欲將此竹

配此栢挂君高齋八月動霜色勁節原從造化留虛
心豈伏栽培得竹旣蝋谷十二聲一一將向朝陽鳴
栢亦夔作蒼虬吟和出萬古蕭龍音飲君酒上君壽
赤水三條珠在手更聞阿段報山陰夜雨龍鱗籜中
剖

贈鄭山人

田父歸來畏爭席生不能學夫日徐卿與衣沽酒長
醉客弇園勺水一拳石又不能學太湖三萬六千頃
洞庭七十二峯粘天挿天碧鄭子移家西洞庭孤嶼
徐卿稱莫逆人生獲此二絶良以快忽復抛答剝琢

破我衡門色汝旣不願作萬戸侯又何必要識韓荊
州牛腰一束書行卷快語自足誇千秋男兒脚底路
何限内則五嶽外十洲鄭子黑髭鬢其根雪下能偏
酒不三勺益然發赬頰口如崩峽江濤傾瀉然一咲
謂我勝徐卿謂勝徐卿已非偶復謂弇園自佳豈復
湞洞庭亦知前言戲我耳君不讀蒙莊子尺鷃槍楡
大鵬九萬里逍遥之游竟如此

褚臨蘭亭歌用舊題定武韻

濕奴誤䕶驪山陌上帝依然秘真蹟欲窺日表少傅
神但覓雲仍便突石河南急利射雕手除郤率更誰

勁敵隻字寧輸永師貫八法疑從白雲獲縱令學步
太嫫娟肯作重儓依俗格顚米何勞撼舷取王孫已
爲炊玉易對展雙疑雕鶚翻别看總是雲霞色未從
道士換鵞群要與君王留馬式（元帝御本有馬式語）小儒豈解
襄陽狡偶然弓矢偶然得枯樹支屏未爲重定武經
鐫亦非匹即容條𨫼中下估試與紹京千萬直咲殺
蕭齋一字蕭少室山人爲賣宅

壽顧翁七袠一篇

顧翁靜者壽有餘鬢毛未霜頰尚朱園如辟疆客不
孤夾池翠竹庭蒼梧有鳥五色雙鵷雛少者雖鳴覲

清都其一息羽翮搏扶翁今不樂何爲乎毋論古稀
古所無

呂别駕旣佳酒冠絶諸名家因作長歌謝之且
訂後約

野人晞起春宜宜手書數卷皆酒經秋成雀鼠已多
耗酤熟兒童先不醒以茲賣文有餘錢趣向陽昌問
酥醪呂君妙得儀氏法桑音之中饒典刑勺勺流霞
出缸面點點湛露開雲扃丹田去路有餘潤華胥返
駕無留醒徐傾細醑窺妙理爲用綠竹蛾眉青報君
新詩與君約一月須酬翠玉甆不然持贅肝甕側有

繩可縛長庚星

宮詹宋美長兄七十歌以壽之

我兄昔年二十餘禿騎大宛汗血駒手談不愛東山墅角觝能雙西域胡自從折節攻經史老作公車數奇士十上空聽光範門一官久滯長千里耻言越甲鳴吳軍奏書白試俱報聞桂冠神虎動天聽買劍黃犢耕春雲歸來但讀神僊傳中夜披衣事術練千年功成姹女歸庚申守罷尸蟲變以茲左肘生楊枝短髮蕭然時杖藜秉與看調支遁馬治生親養祝翁雞酌兄大斗為兄醉莫論七十年間事白日須同我輩

長青雲且任兒曹致

竹庄卷

吾宗雅語世所聞何可一日無此君汝今卜居但種竹凡卉不敢驕相群穉龍個個迸春雨尾鳳枝枝千碧雲晨呼阿段汲溪澗洗出瀟湘雙淚文慎莫學辟疆驅大令又莫學張廌逃右軍徧屏但過醫俗士把臂相將醉夕曛

周稚尊忽欲游五嶽留我山園少時得一歌為餞且留之

周郎舊是菰蘆人壯不能過長淮一問津忽然瓢笠別我去腳底五嶽青嶙峋吾聞太華不可上望裏蓮華猶未真恒山斗削大荒外其阯往往腥胡塵嵩高似宋裴偶然執牛耳兵力豈足當吳秦何不西入蜀登足青城問絕頂雪嶺遠拂蛾眉鐔先朝特進太和秩神宮帝闕紛金銀羅浮障色避冰霰匡廬斗柄摇星辰有山何必盡五嶽尚殘天柱稱崐崘周郎且暫留醉我祗園春但石如拳水如盎芥子可以藏吾身君不見大鵬九萬鷃僅尺萬古並作逍遙論

王司訓被獎

先生昔年曾拜章擬復古樂施明堂先生今年坐草

比要令弟子人解顧三臺使者知名姓旌爵煌煌考功令先生既是湖州人湖人可曉胡安定

寄壽戚大將軍五十

漁陽徒兒日惟聽東風融冰作駝酥問誰得此造物手雲臺大將東劉胡尺籍提來鞭合蠡一書飛去掃攙搶千兵注目鐵如意萬馬回頭金僕姑椹紫衫團麟刻帶茜紅纓挂虎盤符東方別獻肅慎砮西域潛輸天馬駒帳下剖符諸部曲軍前解辮五單于緋衣將炙紫衣酒服匿留犁競前壽彈琴峽口無殺聲掛甲峪頭多息肘又傳名姓勒抹秦近道　君王誇細

柳鬚經百戰霜不辭心爲孤忠日堪剖嬰鑠遠居新
息上冊青肯落營平後直置鷹揚四十年袁君青社
能歸否

贈休承八十

我昔避地吳閶居是時太史八十餘何人不愛虎頭
画若個能輕龍不書兩郎亭亭兩玉立無論其裘世
誰及倏忽流光一彈指伸君最少今八十停雲館頭
潑潑風見君再見太史公墨池流出天地派緜作補
書煙霞功衰劣慚余比蒲柳辱君父子呼小友擬向
洪崖借一瓢君當滿酌長春酒

李孝甫太僕有弟常甫憲甫瀰甫俱能文章以
友愛聞而孝甫多宦游不時聚首因名其齋前
之池曰看雲而乞余短歌紀之

有雲不駐梁公馬有池不洗右軍墨有池但作謝家
夢有雲長歌杜陵憶君言二弟俱好文映日補天成
五色縱令行雨少時會任是飄風散不得但使埧箎
吹遏空何必要江東日暮呼李白

贈別李孝甫太僕用張大司馬韻

蘭臺少年班仲升擲筆萬里揚霓旌自言天厩須奇
駿欲驅宛血長安行交游盡是青雲彥簪筆曾陪栢

梁殿一骨先誇臺畔求杜詩驌駿一骨千金立向國中見日
子罷釣滄江潯爲君高奏四牡吟出門冠蓋渺然去
回首煙蘿春正深

張子予贈余長歌感激用壯聊爾志荅

張侯若乳虎少負食牛氣生平所不平含兒比國士
慨爲大將長揖人何况州司折腰吏腰間纍纍金符
黃再懸再掛還　君王桃葉渡頭解兒鴉柳花店中
厭鶺鴒寧容酹尉呵止宿甘與侏儒共一囊雖然落
魄高陽里畢竟難呼紈袴子當塗明月將報恩入匣
清霜少知已以茲宿草荒蕪徑時復扁舟下婁水與

來贈我長歌行伯氏俊與施用青悅如　輞川入我案
又似易水濺濺鳴虹光綠綺氣鬱浮珠璣錯落光絃
横丈夫有才終有用爲汝感慨仰俱殊生彼捷周子
南牀死欲抓顛元公家祠宗見忌燬眼色宜明可楷
一面孔汝莫學湛將軍我非窮家老禿翁偶然小醉
漸消息前身自是汝南公但遇人間失意事相將跳
入玉壺中

好游歌贈游子宗謙

游生哉子好游乎吾語子游子游愼莫游諸侯戟門
叱咤風飈飈雞鳴上坐所未論馬食堂下能無羞愼

莫游酒人酒杯往往成戈矛青眼無多白眼出片言
挟汝埋糟丘愼莫游吳兒脫粟三斛壓汝頭日高無
覓主人處餓腸欲飯空啾啾愼莫游俠邪詩成可買
鄉温柔東家少年袖金至頃刻雙脇如禿鶖世間遊
客自暖肚那容訴盡窮途愁毋論解竿不解琵解琵
者可使曲曲黃金酬游生哉子好游乎吾語子游子
游何不游十洲所少八駿扶雙輪試學陶靖節山海
圖經讀再過滄溟一勺崑崙土一抔又何不游萬古
即無巫咸非汝憂案頭數卷汝自抽誰爲屈宋誰爲
列禦及莊周游生對我詫武夷亦復捫搊詩羅浮樅

令蒼罕射肩睫安能倒寫入汝喉勸汝酒爲我且暫
留丈夫足底有八埏筆底有千秋出何必流蘇絡幰
之輕車車前何必開八騶處何必雕甍却月之層樓
樓中何必揚清謳仰面看屋梁造物恣雕鏤老婦炊
黎小兒汲人生得飽萬事休游生意沾沾自言虛往
實歸爲得游弇州噫吁嚱戒汝勿復言弇州其人倦
游亦已甚日跨黃犢行春疇豈有齒牙餘羨足世求

金蓮花艸之賦者也產錢翁懸磬室前孫復閔
之而余戲題焉

我佛不肯跏趺坐玉兒不肯婀娜步有根難入衛軍
池有帯難收少陵句作君懸磬室前花要使窮兒暴
成富

顧節母封孺人挽章

顧家之婦由來美玉映清心潔於水笄年已重士衛
詩閨日雞鳴道韞比忽移琴調是離鸞從此青燈夜
影寒鬢似嚴霜梳螺視膽如黃蘗爲熊丸老不願中
即鵝軒服亦不願大官供梁肉唯將一片立孤心報
取泉臺萬事足

陸汝陳兄七十作長句壽之

陸翁少年頗讀書赤手那承攀公車曾婦炊藜不辭

熱陶兒覓栗安其愚自謂東吳一男子長貧不合爲
狙使酒將欲闞淮將軍心討筆翰求御史偶然策蹇
游燕京片語懸河坐上驚後閣初開王處仲青娥解
贈韓君平此娥不獨稱國色又是西來馬肝石一拂
能令頰渥丹再拂能令鬢絲黑小槽壓得真珠紅金
縷玉鱠玳瑁雄誰能放箸無言好若個行杯肯放空
以茲陸翁殊意氣箕踞掀髯少流輩談鋒讓我禿塵
毛眼色從它落牛背有時高誦人相經指點顧盻給
縱橫但令一事作唐舉何妨百客皆刪成陸翁陸翁
今七十犢力駒心才十七從今爛醉一萬場捫虱来

揄看斜日

壽嘉定唐道述六十

杏繡董氏林橘蓋蘇公井何如此君宝花竹秀而整唐勒不愛常閑窻編唐舉不愛人相編唯愛龍宫秘藏三千首一一羽將施練川練川十萬家家家盡活唐君手酌君叵羅爲君壽得意何必二千石但願爲醫歲長久

奇石歌和張少春憲副

女媧補天煉不盡錯落五色堆人寰袞汝九栽滕磊塊秀出神骨爭幾頹崑山太巧靈壁頑幺麽瑣屑几

案間不見洞庭高峰一百尺萬古長令太虛碧誰令壯士擔天外添汝匙鴻臺時色紫雲飲寮作愛茁犀日撐空餅定力穉子振奇者拜之不肯遊草莽折簪笏掩朝紳自言生平石交唯石君今復得此石丈成三人拜起呼石丈汝總峻角裂天缺吾不嗔愛汝蒼蒼貌殊久何似生人老少成好醜愛汝米雪長相守何似百卉春榮見霜朽愛汝不咲復不言何似當面輸心背面謗愛汝不領復不反何似狂飈靡草波立走石丈不肯答王子爲代之昔在長慶時牛家李家大參差我獨稱上客隗俄其間不見疑王生謂石丈當時樓護亦如是邯惟平泉汝曹一小弟今年酒價亦太貴奈何醒我使我不得醉穉子晏树歌烏烏汝能出聲一和無毋論穉子癖且狐王生亦有愚公愚

愁雨歎

花徑才乾三尺地又聞雨師將雨至浸呼酒客醒後愁先滴淚夫聚前泱兩脛敲朴瘠未平一錘蹣跚滑難致河身甫低水勢高餅粟無空麥苗薄蓋命將貴百物賤貧見可了公私事司晨綴微微不止月空典利利無幾舉頭是天天漠然何况君門逾萬里

郁母鄧令人八十

毋年八十枕兒股兒股當年挾兒毋至今毋子尚一身

君王孝養慈寧春樹坊賜帛更何人

濟川舟楫圖歌贈陳侍御

萬曆天子坐明堂列公百辟何皇皇潞河伐鼓雲千檣三吳粳稻色奪霜六師飽食惟未央距躍曲踊唱拍張　天子不復虞太倉前何後吳聲相望誰者衣繡衛漕綱內臺所選陳侯良侯材卓犖不可量一葦可以凌扶桑七藩之長來放長舟師十萬無跳踉如林舳艫紛河防片語挾纊迴寒芒陳侯三載不過鄉嗚夷受職歲熙穰無煩塞决歌宣房潘公得侯意

殘強謂侯作舟行相商𤼵圖惟肖志不忘而我短歌重慨慷侯其旦夕登廟廊莫疑欲渡河無梁野塘盡日横孤航

題望雲卷

昔將望白雲親當在其處今日問而親巳乘白雲去雲去雲來無古今舟青難寫憶親心巫山不是爲雲所只向孤兒一寸尋

管將軍懋光以詿誤失官其少也嘗手擒舶酋麻葉壯而贈之

虎軀七尺腰十圍明光鈇鎧𦃇錦衣鐸捎槍刺捷若飛手挾南番舶王歸中軍主帥正歌舞玉帶金魚胙茅土十年功高心獨苦猶自低眉趨幕府縱今東海不揚波其若雎盱捴攫何一言不合文吏訶無事撫髀思廉頗莫斬長牙作耕耒男兒可老新都里區區小酋那挂齒須請單于報　天子劍臺萬騎求空群尚書人一　論侯勳灞陵醉尉閑不聞轅門大旗李將軍

梅竹雙清卷歌題所藏王冕元章吳鎮仲圭画也

野夫策杖村南復村北處處東君惱消息暫然縞素一枝横又見琳琅數竿碧一枝春之先數竿冬之後

俯仰天地間與爾成三友衡門掩卧不一旬淇園大庾無精神樵青巳侵翠鳳尾颯毋吹散玉龍鱗頓得吳鎮及王冕前與二友傳其真虛堂展看僅盈尺二友居然待吾御問之不言對以擴眉字蕭蕭吐佳色吾不能學苑詹事西遣關中使却寄江南春消芳悴粉何足論吾不能學家騎曹不可一日無所至植此君封籬護得何紛紜二友寓我寵偏若洛下東西兩頭屋一頭剪得瀟湘雲一頭小貯羅浮玉鎮也九咽吐吸天漿腰晃亦磊砢節目非凡夫扶輿清氣合此圖快矣乎快矣乎此圖此友吾不孤

爲喻邦相作容膝軒歌

喻郎一室若竹裹南湖流雲潤湘几圖書以外無長物僅堪容膝而巳矣比膝一屈不復伸無論其下無黃金坐處須穿幼安榻抱膝但詠梁甫吟羡爾尚有腹便便坦之不肯作杯棬羡爾雙肱力翅關曲之可詰羲皇前但令此肱此腹安此膝勸爾百年長一室不見淨名居士方丈間千坐蓮花千佛日

沈君五十時其子鄉進士昌期與余善

沈君不作黃頂郎行年五十鬓未蒼有子舉業如棗陽賢書姓名標大揩歸來拜進南山觴守今羔雁羅

中堂里門大旗當風颺撾金伐鼓奏絲簧客稱既醉王未央但令玉液盈銀缸明年之樂不可方

壽濮翁七十以翁子部將張雲翼請也

將軍劍術世稀有出匣風雷吼晴晝十年不試成地儒有髯絕群繼其後智何必挂陰符口責何必懸金印肘健何必搴狼頭纛猛何必取虎牙首試登鈴閣看浮雲欲指滄溟變春酒我有一言聊戲翁更二十載膺揚否

題王朋梅爲朱澤民畫水閣圖

孫雲風世一畫師丹青自結元君知行逢鎮東兩閒

奇泚筆爲寫無聲詩霧牙四綰天棘絲角影倒插寒漣漪空青拂闌見湍厄醉臃不記東君誰二儒儒去亭何之有圖彷彿猶堪追即今此閣尚亦陳是水可亭亭可凭不朽况有諸賢辭

送陸茂才應貢入京

士衡初入洛蒯緱上花薄一見張司空拭作芙蓉鍔匣中悲鳴安所施回頭且忍鉛刀欺時來直傍飛黃背萬里橫行人始知

虎丘禪堂募緣歌

我家法護捨此山給孤長者無顔色驟看孤樹迷精藍中有青蓮生火宅誰爲構堂刹之右諸方禪那來駐錫能王吐水供淨餅鹿女啣花依法席隻字能迴野千道中時但受諸天食雖然劫火燒不壞其奈機緣有消息隋鴿番栖覆鷲去餓鼯罷供聊寶匿分無何育後鬼神可容擲遊慳財力偶然呼作有漏因自是人天勝功德若疑此事無功德君其試問生公石

題趙文敏畫兩馬行

後馬斑黃前馬黑兩馬八蹄如雪白前人衫緋後人碧後人上馬如上壁前人回首顧其轡後馬蹄驕欲前逝一躍雙爭日月輪齊驅競吐風雲氣吳興筆底

蟠權奇前身伯樂眞馬師飲齕立卧皆天姿我聞南人使船若使馬故不畫一小艇凌漣漪吁嗟吳能種竹立天西陲

壽林翁通家君雲程父也

林侯但飲通江水一旦此江成玉醴會當持壽七十翁能使朱顔若桃李頗侯如江徹底清翁亦茀祿江之盈即令配馥亦自然何况天露來金莖

崇明陸叟移居吳城以上元夕生兒友人索贈

君是東海人却愛吳閶土抱得照乘珠一朝歸合浦此珠煜煜光欲然掌上誰能不見憐來從老蚌無雙

美把向明蟾一對圓銀燈膏火千門動上元夫人覩
抱送他年挑拭向秦廷十五連城玉爭重

蔡蘇黃米薛趙六家十二帖歌用少陵八仙韻體

君謨郭釿何太工宛若老將藏其鋒即今草草無凡
蹤秘生土木姿自龍非偶何必黃金裳（書家謂蔡襄土偶蒙綉）眉
山命態嬌且豐阿環玉膚雙筋紅酒酣斜卷兗裳風
爾曹往往論纖濃莫云墨豬豬亦龍（書家譏眉山墨豬）豫章
骨立兒作翁踉蹌獨上峨眉峰翹足下瞰猿叢空不
辭墜坼蒼蘇封險絕要奪艾艾功襄陽用狂趨趨風

錦彩危幘青驄驄跳盪百戰無銜鋒耳輪躍刃足躡
空紆紫佩玉慚雍容河東容跡未易窮片石定武私
其符大巧隱拙奇若庸狂名往往世耳聾晉鬼幸不
悲途窮瓜分鼎立難為雄筆塚處處騰秋虹吳興指
端天與工如椽之筆回電瞳山陰隆準真乃公傍入
北海將無同八法重輕貴折衷

題馬遠山月彈琴圖

與君試彈三兩絃中有流水仍高山與君試聽山與
水悅若泠泠合宮徵試問此聲當屬誰道人指爪如
金錐劃然一鳴天地白初月何情為誰色冊青譜出

無聲琴却借青眼成知音聲空色空人已矣彼圖我
歌皆幻耳

和東坡居士煎茶韻

洪都鶴嶺太麓生北苑鳳團先一鳴虎丘晚出穀雨
候百關百品皆為輕慧水不肯甘第二擬借春芽冠
春意陸郎為我手自煎松飈寫出真珠泉君不見蒙
頂空勞薦巴蜀定紅輪却宣甆玉甌根麥粉損調饑
碧紗捧出雙蛾眉擂箏炙管且未要隱囊紗帽須相
隨最宜纖指就一吸半醉倦讀離騷時

和東坡頼師彈琴韻

輕澌濯月秋江平勞師五指譜雙清飛霜片片墮徵
角不辭身作爨下木朱絲詎可依朱門武陵博得安
道真道人胃中淨於水從此潮音難入耳

戲作反九友齋歌

郎中大蘇摩北斗鼓吹金緋擁前後豈是論交無一
人却從世外思九友自蒙恩讞許歸田此曹拂拭皆
我有新年欲來舊年去九友愈忩妒我愈醜偶然十日
中惡酒十日晶書不依口偶然半月擁被眠半月不
踏青山顛雕金鐫玉科蚪篆法墨名畫珍珠船倉皇
緣盡便長訣欲攜不得悲而漣生平所讀百千卷著

作亦逾十萬言臨岐一字用不着謦欬咄唶空茫然
我恨九友輕相棄九友唉余不曉事一生一死到頭
難一富一貧翻手易對九友者爲何人汝尚不曉留
汝身晴能赤手金鰲頂空盡乾坤大六塵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十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詩部

七言古

輓彭稚脩廣文

當年汝醉長安陌雙頰殷紅髮鬒黑才高白戰賈餘
勁命薄青衫消不得訪醫旅買吳江船欲言不言魂
黯然杯底無蛇影來姤坐隅有鵩心私憐張公吃酒
李公醉珊瑚誤代王愷碎非關豐獄吐龍泉自是人
間不平氣豫章城西楓葉秋生將玉麈埋荒丘彭湖
只作東流水肯洗彭郎磯上愁

五歌

我所痛在劍門青蠅蔽天白晝昏長弘之碧靈均冤
失不奉之偕九原嚼嚙燹熒廻覆盆安能照枯使復
温嗚呼一歌兮烏鵲鸃使我萬事悔生仔何况食肉
復乘軒

其二

我所悲在澤州慘澹一紙青天愁乞身爲姆毋不留
我欲鄉身黄河流升堂總帳啼素秋別時音徽今在
否嗚呼二歌兮霜風適色難志養未盡酬有頗敢從

毛義游

其三

我所欽在絲竹偏髯明眸睒空谷峽濤棧雲莽相屬
奮欲從之路詰曲倏忽萬里難踪迹飛書自天炯可
讀嗚呼三歌兮憂哀玉籤鏗七百歎局促朝聞大道
死夕足

其四

我所思華不注美人讀書未渠暮隤壁湛珠黯非故
是時孤臣晉陽路青燈夜聞鬼啼訴痛無實鉤掛君
墓嗚呼四歌兮迴秋雨君今一語成萬古白頭公卿
紛可數

其五

我所惜在容城蒻孤奮欲除攙搶片語觸天天怒驚
挫折血肉紛縱橫爲君輕身破不平君言汝身未可
輕嗚呼五歌兮晝吞聲氣塞萬古長如生彼豎丈子
五鼎烹

贈管將軍守備揚舍

將軍自稱三百斤躍馬跳盪風前雲翻探虎穴得其
子未許麟閣圖元勳千金買名呼國士百戰捐身報
知己腰間若若未銀黃麾下紛紛半朱紫　璽書曾

下朝光宮別部戈船始屬今古人不怕雞林險劒謂
天將貴此翁

第二稚子士驥十八應試與余皆捷歲同詩以
壯之

世皇二十有二載蒻冠犯京豕豺鑠折花插盡朱雀
籬騎馬醉踏長千月番號猶塵太卿佐中年已謝三
鎮節吾家琅玕幸不乏汝今行年亦十八即看蒼髮
乳尚腥試展霜蹄汗如血故家舟但是貂衾往事吾
解付衣鉢汝生已是氣凌雲汝伯何妨髮如雪長安
卿相多少年此意雖早聊爲設

金壇王叟六十壽之

同是緱山裔况同花甲週唯偏金鬟隱獨領瑤池秋
瑤池碧桃若雞卵更有交梨大於盤君如欲勸弁旌
名共策蹄輪追穆滿

題畫海棠雙白頭爲王大參暘德七十壽

召伯蔽芾餘甘棠詠歌千載流芬芳今之王翁古召
伯三吳有棠値十霜其蔭已足籠丘岡上有一雙白
頭烏相與宛轉啼春陽問誰者閶吳周昉擬借詩吏
獻壽詩此物雖微感星氣不與凡烏同摧藏百舌能
見饞要自非我匹鳳皇故自尊竹實非我食安期東

海棠已爲王母西池桃更碧白頭烏不足招召伯之
棠不足栽王翁兮王翁且借樊夫人共登賜湖之上
超然拍手呼鸞吅月窟是時金粟叢叢開佳蘂吸罷
不饑渴攪轡下儀眞江限眞江丈老俱白頭依依棠
樹傍跪稱萬年杯王翁不樂胡爲哉

閻希言先生道成而游戲人間任眞自適聞之
久矣今年來訪弇園談咲無間忽語余欲返武
當故館一叩玄帝先生有故人不二頭陀范丫
髻亦余舊識也因歌以贈先生并寄聲焉

足下不履頭不巾一衲寒暑長隨身有酒時過借鼻

子得錢即散鷄犬人馬藏雲翔任兒戲能辦外道胡
足論是口那曾挂臧否無心何處容貪頂訪余東海
近旬日云住天柱朝玄眞左璫之柳凮好事爲置築
館褰江濱夜十低徊挂詹楝朝瞰晃羅開金銀虎巖
不二范丫髻歲寒且共棲巉崎道余飈凮拔已盡滯
有雖垂名亦淪閒披緇衲襠禪客或戴黃冠稱道民
三尸上天鮮可訴何苦役役防庚申塞叛守復閉賢
路挑花亦自通迷津秖愁鶴背太淸瘦可載筆伯凌
齊叟 先生體過肥故戲之

偶成自戲

愚公自咲昔日愚日對黃卷聲伊吾那知愚公今更
愚問着胷中一字無貧子自咲昔日貧但有載籍無
金銀那知貧子今更貧一絲不挂悲田身貧子之貧
猶未溴更有愚公堪咲處蹣跚兩足鈍於鴨便欲高
飛向天去

又

向來學癡兒癡兒只了公家事晚歲學愚公愚公日
作移山計有官不作山不居自言可免愚與癡何當
更有愚癡處說與聰明人不知

故將軍曾侯子澄見訪長歌贈之

曾侯意氣高天雲少小彎弓三百斤抗表邪愁中執
法入門長揖大將軍尺書立掃無諸壘一一前能收下
瀨熟名大中山餓誘箴家貧太史絓深文脫驂始釋
越石父買絲肯繡平原君歸來自種南山豆有飯仍
誇米三九春秋辯宮元凱允月旦評廿子稍後亭午
方參法喜食六時不醉蓉閻酒林間豹蔚長迷霧便
粟龍淵空犯斗偶聞時事忽撫膺及語功名但搔首
扁舟過我婁江城紫氣燁燁如拖旌主人病聾復瘖
啞枉汝談佛仍談兵初疑鷄孔循羅出稍覺蓮花敝
若生天下總需公輩在人間豈數王郎名何如井擬

無明蕋携手金鰲頂上行

謝吳斷事惠茶筍歌一章

雨前茗芽細勝粟雨後筍萌碧於玉道人嗜茗以代
酒且復爲筍將斷肉吳郎昔佐郎中閫拂袖高眠白
駒谷生不戀山陰八月蓴亦不誇江陵千頭木爲余
雀舌損數筐更脯龍鬚除百束初開鼻觀已芬羙久
苦腸肥荷湯沐新詩報汝汝不俗淨洗荒傖酪奴辱
但願清渭溪頭竹信安紫花瀨口茶租孰慧山水遣
更一家道人湖田沒盡饑亦足

屠田叔乗秋官幕歸侍司馬公公殁乞余志墓

且求一叙爲贈

屠郎讀書破萬卷不及區區三語掾叔孟駐共侏儒
粟歸侍舞翁詩清宴赧水一勺輕千鍾況有今古蟠
其胷臆看吞海飲日月夕愛赤重攄煙虹天端玉棺
喚驂夫貴何來闔借官具奠江忽有孝廉舩問我求
題君子墓諛墓古來人所嗤髯翁遺愛吾何疑始知
吳札千金劍羙若中郎七尺碑念余年來倦筆研欲
焚棄之心更愞乞汝相携老文苑人間一官味誠短

張山人平叔五嶽歌

人間再見張平叔能否長將悟真讀四明狂客偶見
許五嶽山人生不停三花近揲二室粉雪山遠接峨
眉玉所恨恒陽寓公石僊捧太華蓮花足歸來貧德
游典孤處散之杖不可呼少文畫壁毋乃迂胡不乞
寫真形圖俑以廓落流金符自稱紫陽游玉都君不
見王郎手創圜焦不盈丈跬武以還皆草莽偓佺安
期却來往何但區區五嶽視千億須彌托吾掌

曇陽子性命三十六體仙篆歌

地衣味嬐身無光欲鑿不鑿混沌忙結繩諸繁忽已
忘河馬洛龜亦披猖平林夜鬼愁羲倉鳥跡而下至
岐陽彼籀之徒始濫觴斯高小豎瀾遂狂吾師入法

初未許治鍊至陰成乾剛悟性立命壽無疆遂蕩金
母朝紫皇授以三元明光章憫余溷濁同秕糠示以
性命俾不忘字字心畫紘天綱三十六炁樞雷罡七
十二字拱素王星廻漢流雨露香龍跳虎卧鸞鴻翔
魑奔秦漢超黃唐卜二小刦追赤明鄴架夜色何煌
煌檢之白玉尺錦囊五色流蘇束牙箱山卿俗書黠
良常王烈不識憐嵇康紫微未肯傳楊郎我生何幸
依大方此書此軀偕未央益珠人鳥長彷徉

吳明卿雪山氷井歌

饒州磁缸瑩不瑕將樂塊石霜砊研無煩世尊誦貝

葉何必玉女擘蓮花左安雪山右氷井凉思習習穿帷紗殷紅列齒房陵李沈綠沁腑青門瓜中間別有清凉宅在君四大君不識赤脚高凌一萬層轆轤直下三千尺中池之外無乜潤太古以還唯一色長安炙手殊可憐驕日欲奪天公權須臾火盡灰欲冷惟有寸心猶白燃與君共飽氷雪意高枕敧趺莊生眠

蘄州李先生見訪之夕即 儒師上昇時也李出所校定本草求叙戲贈之

李叟維稍直塘樹便覩儒真跨龍去却出青囊肘後書似求玄晏先生序華陽真逸臨欲儒誤注本草遲

十年何如但附賢郎舄筆角橫捋上九天君有子爲中書舍人云

孫崇祖氏所降儒筆貽我金書陰符經跋尾云文 陽真人得道時所說白玉蟾翁始表見於世又以長歌四百九十字見贈頗及前生事勉以脩持且勸檀施聊此奉酬併效薄見於奉行

仙童宜真子

壇烟梟空籠曙星翔陽鼓籟調流鈴爾時班管正馳驟為我寫就陰符經行間隱隱金玉潤勢表蟠蟠蚊龍騰三倉以前鮮此蹟八會之文不可徵此經黃帝

疲聲蹕上感玄女倬輜軿天真皇人爲解說一帚淨掃乾坤兵器湖珮弓墜雲漢宛委丹撿函精靈貞觀小隸付歐褚李筌而下訓故興蠶絲亂縷轉成贅貂尾媟瀆那堪還玉蟾散吏最晚出真取捷要披榛荊三十六天不可問四千餘年勞證明儒翁一一爲指說敢以牴牾忘服膺更誦長歌五百言如啖火棗通三生子瞻夢悟五祖戒次律頼遇真人邢惜哉二子不自振晚途嶺蜀長飄零即令來路未明曉恐戀濁世甘羶腥陶君已拜都水監勝力菩薩為前盟白叟願生兜率界海山丈室留居停乃知大道絕町畛兩

者同出而異名皈生掉頭出若海吞層聚散如漂萍把茅蓋頭足舒縮一瓢以外無經營晨吸清和入玄牝夕歃沆瀣歸黃庭檀施小果敢云供人天有漏吾何矜更煩轉示從真子返照面目思前程仟足追逐鮮異蹤未免流轉趨沆宜權奇狡獪亦細事脉姑見晒王方平上真重關挂玉鑰西竺覺路懸金繩指心九淵驪頷易失足一墮鴻毛輕百年倏忽若流電我為後繼誰先登功成 帝命有時下拍手呼鸞淅太淸

為胡進士孟璞作匡山讀書處歌

人塊下墜成匡山秀作中天五青蓮十二萬紀摶雲煙元氣小漏長庚顛秀作人間一青蓮納霞釀露六十年兩雄相得非偶然所以匡廬李白廬白也匡廬白念欲宮錦蝘屏風背擁九疊碧念欲宮錦袍涤布萬懸八千尺朝誦宛委編暮歌大洞經化爲三籟透紫冥下雜㨗臂三峽之雷霆細則鸞鳳喈麓乃亂龍鳴香爐裊裊篆五色明坐使萬境神魂清咄嗟匡山不負白白也頊負匡山色功名善愚人一旦謂乃公忍櫝稀霱劈削蘢從盡收繡繁褁賫之華清宮連城一出玉環姤天子欲償價力士老奴從旁代唶嘆從此

重瞳意回互潯陽兩夜郎霧采石捉月月不顧不能勢得匡山去後千餘年好事者仍榜匡山讀書處咄嗟哉咄嗟哉李白居杜甫詩詩耶人耶與山並問宇宙奇胡郎有奇急世之君不見六經萬古長赫曦如懸九曜燭四番不然草大還直借爬背家須彌安能擬歟苦戀五言七字長吾伊如此讀書讀奚爲

壽南昌龍沙王孫七十

王人賢而好道其自號龍沙蓋取旌陽石函讖也有子曰用晦能發枕中秘故以期之

龍沙沙高壓女墻石函字字生輝光龍沙主人七十強酡頗宣髮變瞳方主人自愛衣蘿薜不愛　君王賜東帛王人健走仍健餉不愛　君王賜鳩杖有書肯學淮南安期宗捧日心長丹有兒肯學劉中壘養得丹砂勝榴子東海狂生學面壁手種蟠桃僅三尺他年結核萍實如要盃千秋豫章色

答贈張大允文

允文者友人張將軍子子也再以長篇投贈其一志不朽之業其一希不死之道而余皆貿貿焉久而徵其意乃欲得余贈言證明耳筆研無廢漫爾塞白竟不知作何語也

若大白辦金陵粿不貸頭顱鏡中白五言長城拉攞塚千尺糟丘乾欲圻寶身但擬作佛奴杜口何曾問歡伯汝父差含子雲字世人任學廷尉客偪側何偪側蝸廬斗大卯自適春風駘蕩啼鴉鵲門前剝啄勞詩郵商略暸亮動金石尺素錯落蟠銀鈎自云於世無所求但願一識韓荊州聞之白香山何人得似張公子兩首詩輕萬戶侯我意或不然汝家故事須封留然後歸從松子游我歌不再汝勿酬男兒墮地各努力出世番世俱千秋

走筆題雪泉圖贈彼上人者不知能酬對否

仲冬十一月三峨嶺頭百丈雪春風二月天三峨峽
中百道泉山僧住山不論歲手爇松枝令江沸未解
泉能雪如白且誇雪與泉同味是雪爲泉人盡知煮
泉煮雪從汝爲第探此雪真面目記取高秋未結時

壽封君吳姊丈七十歌

阿翁七十髮尚玄澀丹將酡染雙顴金粟欲壓烏紗
偏呼盧擲白神倏然膝前衆綺何翩翩中有一繡去
朝天鳳毛五色天書鮮何必身到鳳池邊翁光以作仰君濟考封中書舍人海東絳桃日並圓海人捧致珊瑚筵一顆一
飽三千年

重九日爲庚辰茂曇陽僊師化辰敬成長歌一
章志感

萬曆之歲庚在辰我師拍手謝世塵西竺兩池總西
蜀陽月陽日歸陽神晴霞兩片襯靨玉夕宿數點搏
眉隱凝然金剛不壞身獨立寶座凌秋旻是時弟子
皆伏泣手劍忽挺光鱗鱗老生捨身侍香火自甘佛
奴或道民談無說有世不一學士見挽傳師真少將
雲跡托形史敢以卮言誇素臣下士聞道只大咲何
意衆口成狺狺吾師可虞日月毀大教豈逐雲雷屯
所憐內境有難剎不妨外土來波旬銀環再現許消
息金篦未引猶沈淪朝披夕誦了何益如博日勝還
日貧回頭轉盼已陳跡中天團月十二新瓣香一縷
斷復續風伯爲我傳峨岷玉京斟酌沆瀣酒濁世消
渴支離人雲君倘爲下閶闔霞帔倏見扶飈輪老生
行脚粗已備芒鞵布衲青綸巾不辭躡景渡彼岸眼
底一衆俱迷津更祈僊伴有鄭子大吹黍律回陽春

趙君自棟川廣文遷宰石埭石埭濮陽也實
先生子明以循吏仙去君素好道請於乩而得
僊篆金丹四百字故以擬之

陵陽山頭黃鶴池夜半呼鶴僊人騎僊人招手上天

去丹臺未實昨暴奚汝鄉麟脯那用學吾家玉棺不
得竒實令不來趙令至古今亦是須臾事紫頭黃老
五千言囊底素書四百字雙鳧肯似孤鶴孤勸君且
赴尚書會

吾師寧齋先生南園牡丹之盛冠絕吳中而皆
師之長郎君手植中有白牡丹一株曰尺素者
尤奇麗因作長歌紀之并贈長君

三月一出遊李園千奇萬麗攢雕欄紛紛紅紫盡辟
易中有一株白牡丹初疑龍池宴罷能舞雙成盤又似
洗頭盆暫卸天女冠姑射寒生雪膚栗鬱儀風細寬

裳单河宗攻玉乍成丰皴室淚珠叢作闍優鉢曇名亦浪語璃花么麽何足觀太真霞臉大醉色覩此亦學江妃酸舉觴酬李郎化工在手汝不難得非揚州觀頭逢七七又何必善和坊裏延端端即使宋人琢此辦百歲那得茲花香老夫久寂寞爲尔暫爲歡再進金叵羅屬客莫留殘日落不落天闌干欲去不去心盤桓皎然秀色轉可餐他年倘許菩珠會別跨長離勝紫鸞

任子倦游結庵以奉　觀世音大士而棲止焉署曰白雲俾予賦四韻

乱髻虎額任公子釣鰲不得萬緣死捨身斷擬作佛奴手結團焦白雲裏此雲裊裊復耀耀有如菩薩拖白衣汝今已現居士相無心出岫無心歸

傳令治吳有神君稱而風流文采又復稱是邇者鮮張將軍子予厄折節顧山人山甫相與結詞酒懽張之懷德顧之狥知欲以不穀一言蔽之難矣誼不可郤聊成短歌一章以志區區

春風淡淹半吳城城西長官湖水清只知百里應列宿那曉傳令箕星精文章不獨工製錦刀筆牲牲新發硎脫驂仍禮越石父停騎先過夷門巃二生亦是千金士一老明農一胥靡乍逢拂拭令心折自古賢豪爲名使義聲但擬歸國相俠血何煩報公子老夫豈有隋侯珠聊爲二生放區區願君鳴玉趨天都驚人按劾如長虞吾不學吾宗癡驃騎一事不了咲人癡君其了却公家事然後徵逐高陽兒

題關將軍四畫

轅門黒纛草頭靡漁陽突騎俄已矣砉然一聲如裂兒刀纓絓髮鋒血洗白馬城頭鼓初起比人魄奪南人喜兗州冀州兩國賊委質酬恩竟誰是有身終爲豫州死

右斬顏良

鯨波漲天天爲赤鼉鼓殷城城欲圻七軍肉臭魚不食于侯吞聲龎侯叱爾龎七尺狗洪賊碧眼小兒黠於鬼麥城將星忽中墮高廟神靈扶不得有血還作西川碧

右破七軍

金支翠旗曉霧中忽有赤驥騰秋空山都木客爭趨工駝石白象鞭豐隆幻出七寶須彌宮有爲之跡無爲功永寧同泰虛爭雄可憐南北民力盡一炬龐得都城紅

右創玉泉

𢍰湖龍髯久上天妖魄再作脩羅顛快意一掃猗池
穿彼髯何爲扼我咽玄女再授軒皇摧七家鏟削沈
青煙寧惟晉人脂其口度支歲歲饒金錢一莫比鹵
三千年

右平蚩尤

爲汀州王別駕大順贈徐守一忠

長安苞苴色動地汀州太守無一字江東齋舫宗歷
舷汀州太守無一錢太守到郡凡二年諸吏拱手日
高眠期對何須更刻木催科不假施蒲鞭丁字溪頭

晚天碧筆架峰峰如潑墨意適聊爲始平詠興來且
看臨川展吾宗別駕安豐儔爲言太守饒風流君不
見嘉萬之間兩循吏老友亦號徐汀州

壽周山人婦七十

江東伯仁日日醉夜半猶傳酒徒至中廚寂寂無語
聲堆案纍纍有佳味何人不誦德曜賢願姥百歲長
閒筵莫言貧老少生計黄花無數黄金錢

屠青浦朝天歌

少慕謫僊人好爲謫僊語扼擊安期生揚眉閶風圃
自從僊僊朝群真使我結舌安敢論讀罷瑕函無一
字幾曾開篋有長春居君自是神明宰滚滚詞源注
東海風世氷壺寸心舊肯逐紅塵萬緣改訟庭無事
蕭風吹勸耕課織春遲遲每逢藜飯欣然飽便是蒲
鞭肯浪施邇者陽侯肆其毒走決天潰翻地軸祇輪
青浦不爲災但覩蒼生堪痛哭沙頭租席花斕斑君
今此去瞻龍顔我不道王喬飛舄葉縣事君莫及許
由棄瓢穎水間但可娓娓民生艱宅時陰德稱帝意
然後相從草大還

讀了緣居士禮補陀記

普光道場在何處補陀落伽深且廣洗生自捧圓通

偈一葉飄然破洪濤天風不斷海潮音春山晝聳蓮
花掌夜分清唄猶未歇忽湧波間火齊盆歸與焉耶
詫奇勝便擬青錢買隼舫大士端然鼻孔間可憐兩
面空相向

幼于欲度錢塘取山陰道抵四明觀日出歸謁
肖甫司馬謂余作一歌壯其行拈筆得數語益
余入靖來不復措意於工拙矣

張公一生江海客別余欲渡錢塘東鏡湖湖頭採春
色山陰道上梅花風直從明海探出日別鍊赤堇爲
長虹錢塘幕府高刺天其帥司馬公宗工相留十日

布衣飲知爾不哭廻車窮此時定咲玉生壽士室偃
卧如袁公有足却依兀者坐得句總讓釘鉸工大鵬
九萬鷃一尺若語逍遥無不同

書癸未二月十九日事

正月二十雷擊人却朒岑年汗如雨後先大地皆東
裂白日陰森一百五二月十九雷轉急忽漫同雲雪
花吐似鹿黑帝宴白帝祝融擊鼓玄冥舞辛五醉捕
瓊瑤花滕六怒肩霹靂斧桃李抽萌不敢發龍蛇誤
出仍遭侮昨者七月十月風脩羅兩掌翻天官千艘
立沒萬室盡魚腹飽人人腹空遺黎究轉荊棘底吟

鐵忍凍如蟄虫催徵不顧閭井赤鞭撻但詫公庭紅
吏民日望黃昏詔一字不濟閶闔窮敂閽星曜巳往
事謂災寒暑將來功中天一輪方炯照爾曹勿令塵
爾家嗚呼爾曹勿令塵爾家

自松江返孟瀆印上人同載將登瀏塔而爲陸
伯達所誤迂道迴瞑始抵瀏口毋渡大風驟作
維揖久之興盡而去賦此解嘲書付寺僧

陸郎媢我游瀏塔孤棹立作蒹葭檝雖然暝色欲尼
人猶可穿波覓初月亭亭乍堆青蓮花點點如探黑
龍穴風輪鼓浪浪拍天地抽欲裂天無權雅無神足

到彼岸可有凡身超四禪長年夜分報風止謝叟與
盡呼廻船小孤親擘玉筍白老足數踏金鼇頭歸來
但誦十六觀𢒼池窣堵俱眼前曼殊室利爲余語多
寶塔傍覩龍女袖得摩尼無價珠他日湖心寄相與

故令尹關中王翁脩西方業而滇南王太學持
即心之說勝之頗成幽歸尋太學入謁博士選
將行余呼酒與息諍而別

關中王翁呆樂邦焚香禮誦朝暮忙兩兒計偕從故
落一媼牟衣任夜長滇南王生拍手咲翁豈欲塵遠
花房野人心淨佛土淨有口不復挂西方問余誰者

得衣鉢余亦左袒滇南王忽然別我向京鐙謁選且
赴中書堂甍驪席帽辭江鄉此時關中意氣殊遠公
破例沽米汁醬與彭澤同一觴天宫人世俱茫茫它
年但坐青氊破不妨歸去無津梁

康生時萬將歸雲間出此紙求識別援筆數語
不復能論工拙也

康郎白皙美少年卧病憔悴春花前生門滅戶了然
識紙帳筠牀長獨眠人間萬事盡灰冷惟有一死當
留懸有書不讀産不問藥鐺茶鼎恒周旋老夫見之
爲嘅然轆轤却盡天地壞學得長生翻可憐近聞衲

子將留連東方阿閦西極樂樂頭慈氏兜率天我佛
誘汝生攀援莫作有爲莫坐禪兩粥一飯順世緣無
鏡即已休磨磚

初傳有麓陽陳山人道易非常者忽見訪小飲且談卜築汝寧之樂歌此贈之

六年不覩陳季方數有消息傳非常總未騎鯨吸江
漢豈能乘月照屋梁天水尚書數行至似云買田栖
汝陽使余憂結頓已解毋那巷語仍蜩螗今年六月
大劇熱支頤白石弇山堂松陰滿日晡到地忽有剝
琢驚羲皇胡雛孟浪挾刺入一老龍鍾隨踉蹌宛然

河北病傖父漸看漸識喜欲狂中廚已辦煖竹葉稚
子尚欲施桃湯笑啞咄咄僅數語但道身在百不妨
囁嚅槃跚態如故嚙決捲波差更強阿奴生計誇較
可低嗤種秫陂魚防深秋枳道梨棗柿薯蕷噴食雞
猪羊方朔怕餓汝怕飽何必揶揄燕市傍爲汝屈指
仍商量無家莫問樊壽張（樊常侍壽君買田宅故云）有社莫傍許
子將（子將汝人多臧否）尚書大樹足廕汝歲寒秀色能青蒼
吳門處士多失職鵠首如蟻趨錢唐安能蹋踏守一方
壺中酒盡長揖去男兒得意即故鄉嗚呼男兒得意
即故鄉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十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詩部

七言古

長歌送趙良弼太宰歸汝

汝南夫子趙荆州賜金進秩何優優繡衣入領中執
法符璽再飾東諸侯俄聞特拜叅衡軸時與山公計
除目雅操都無昏夜金清標總是豐年玉五十髩邊
無一絲尚書入座表留徽上章解綬苦欲去再屈溫
綸始放歸謝客特稱餌芝术别與天公乞私日子將

任作月旦評叔寶故少膏肓疾睞門榆柳遶秫田農
耕社酒春緜緜傳行橋上好策蹇鴻隙陂頭覓放船
蒲輪軋軋當公前欲斷不斷功名緣封侯拜相聊來
事何足道哉黃潁川

白龍嘆

白龍直上一千尺返照鮮雲照如射九衢萬口同一
誰膝底禾頭黯廻色夜眼可聞聲打荷曉起未見江
增波眼中無睛望汝出不能行雨可柰何嗚呼不能
行雨將柰何

後白龍歎

去年黑龍挾黑風萬室中夜隨波空今年白龍戲白
雲禾頭不救赤日焚彼何暴䖍此何慳有水不洗天
公眼汝龍沾沾猶自多江東流殍將奈何嗚呼江東
流殍可奈何

題裴郎萬花深處

片片紅雲擁朱轂宮花萬樹看不足咲殺淮南一叢
桂肯輸梁苑千莖竹當年設醴雪宮西醉來欲作花
下迷內園小兒金褭幘猶記山公白接䍦

王上津李問生好佛以九日禮曇師化靖出洗
嘉則長歌見示求贈言走筆應之

不覩孝廉面唯聞孝廉賢爲毋兩棄官月俸不請錢
中年厭家貪佛日聽講楞嚴終十帙飯僧或下賓頭
盧禮誦未究波羅蜜九月渡江叩淨居問我請示曇
師期汝心在汝覓不得天宮淜茫那可知毋聽洗郎
夢中語嵩少峰峰碧堪數但令面對三兩年自有懶
融來證汝

荅贈雲儋老人兼伸鄙況

君侯行年三萬二千日頰如桃花髮如漆黃童口吐
微妙音素女手授希夷術一歲兩扛灕江魚問我容
鬢今何如毋論平子盤玉報許授淮南鴻寶書荷君
来面伸勢濡少小臨難甕中活自入維摩不二門肯
從賢聖求解脫

戲作

廣陵道人禿其首恭同悟真無不有太史低眉袖金
鷄問我何爲閟若口一言尚堪海大魚再語便作黔
之驢從它注脚從它作(去聲)祗是前賢行著書

送沈純甫尚寶北上

純甫自捧金鷄赦歸奉嚴親五湖社閉戶初憐此身
得傍人再訶除書下毋論當路急需賢我自鼕坏猶
勸駕紫霜腨作吳門冰勁節與之閟峻嶒嶒當鼓摺

如漁父誰不呼舟並李膺此時絳灌須辟易此際屈
賈仍馮陵承明璽郎初傃直萬里　天顏今咫尺
臣直轉彰　人主仁君肥却慮吾民瘠光祿艾卿
趙宮贊握手生還玉門色趙了夙昔同襟期艾卿亦
忝文字知但令朝著有三益容我衡門歌四維君不
見發冢徤兒縱鼷鼠又不見埋輪使者穿狐狸丈夫
有才莫小用他日舜世肩皐夔

酒間歌贈苔卿先生督薊州諸軍

虎頭不以丹青聞亦不願策詞場勳飛而食肉萬里
相直與禹跡窮風雲章書立偃鯨鯢浪尺箠能穿虎

豹群掃犀銅標伏波塞揮炎羽扇渡瀘軍香端芝草九光色腹裏龍泉七曜文有酒時誇北海捐無錢却愛信陵君輔吳將軍張子布每推元歎恭綦府錢塘健兒製肝膽北平飛將歸肺腑萬戶侯章許誰奪五單于頸唯吾組縱橫巨筆抹燕然昆歷長繩貫玄兔天下英雄盡公等老夫楚服甘齟齬壯心幾遣唾壺缺俠語終為蒲團阻酒闌聽汝歌都護烏鵲翻呼躍星吐似聞書記禮曹丘莫令但奏漁陽鼓時子念在坐君約與之漁陽

送光祿卿顧行之之留都兼簡東司空陳銀臺

邵公清標冠人群仲舉抗志排天雲龍江江水將洗眼日夜盼爾成三君魏材館人愛推轂吳會欻欻欻相續君不見淮南叢桂反招隱移植鍾山滿都馥勿憐憔悴一枝蘭也要微香媚幽谷

送李使君旬宣金華部分賦得東海

繡幰霓旌映奧水父老揖余向東指此公自領符節來海不揚波三年矣金華儼嶂疊芙渠吡石芽雲與有餘田苜扶桑日出處可能還記魯連君

醉歌行贈別吳明卿記與明卿別二十五年矣觴行二千里而訪我作十日平原飲于其別也

情見乎辭

君如呂安憶中散二千里外輕一面我如盧女侍成李二十五年如過電無論心腑利斷金各許頭顱白於霰愛弟頻傾滄州尊三兒遞敬弇山宴河豚雖老乳尚新石首非時玉初剡鶩津水碌鴨頭碧虎丘茶歷龍芽賤為君鼓腹受杯斝為君破戒呼箏研更有牛耳持贈君灰心不作城濮戰欄邊木樂叢錢園溪角桃花委千片即令醉死亦不辭人間此人寧再見

贈王行父行父雅欽先生猶子也而師事吳明卿為文

王郎買舟千里來相詣開卷珠璣光照地不見竹林狂客阮嗣宗得見阿咸差足慰武昌以東建詞壇吳吏首歃汝揀盤齊安赤壁一時快郢里白雪千秋寒三閭沈湘九辨作古人未解今人樂病向維摩乞贈言不二門中無此藥

有感

轉輪聖王招不起閻羅老子呼即去人言此去無奈何我道死處為生處若縣僅開榮辱根坐乾始究去來趣記取湛然一點圓莫遺枯藤束枯樹

喻杭州邦相寄我長歌適李郡山人在坐倩作

西湖圖報之而係以一詩

明聖湖頭月如璧寫出兩高三竺色詞人水調學溫韋醉守風流勝蘇白夜深探得驪龍珠破我禪楫江門孫莫言圖象渾無用也解從人倩作圖

歌贈大宗伯袁公挽之七十

尚書自起東山卧三月三臺袞衣過冶城獨湛氷壺色大術不受風塵涴煙花二月明堂深是時君王在左個未懸大夫東郡車凡穩常伯南宮坐憶昔金閨並通籍汝鳴朝陽雍致和龍顏乍爲尺蹄迴鼎瞻鶯從一時破苜衫舉國望風彩絳帳諸生承咳唾不齊

擬成太常醉沒齒已分首陽餓相君虓虓目虎視安能使汝終轗軻天上徵書凡幾下眼前遺直唯一箇豈唯公望重者碩予亦婆娑成老大鵬扶鷃息誇谷適蠅利蝸名受偏挫二十四考今甫始萬入千歲誰獨柰投分竊比松栢堅有詩肯隨燕雀賀異時貢有挽之篇公守挽之爲箴百歲武公惰

太宰夢山楊公謂不佞爲作桃花嶺歌未有以應也今年春以書來云客至吳中卅有子二詩然而非子詩也能竟爇然乎哉適晨起行藥小徑落紅狼藉忽有斐然之思因遂成一歌寄公不知其能勝二贋詩否要之落何狂語彼故不肯道也公以爲何如

寂莫探武陵原喧莫游玄都觀武陵漁翁不再入玄都道士倏凋散誰能秉此喧寂間大隱小隱居其半關西夫子衛水濱自言避官非避秦親從青帝借元氣要與黔黎共此春生憎薔薇好觰指肯學河陽閭修靡開時高嶺繡成幄落處清波剪爲綺露井毋令偪李疑渡江不用團扇辭無穀何勞神處守有露從覓幺鳳栖落落條風散初爽主人卯醒酣意足上樹採輕一百迴流霞餉吸三千斛君王東帛賁丘園蔡

省傾陽奉宣寧忍但無言向蹊路寧容手植滿私門方朔雨來跡亂斯折余分贈璀池核欲識仙年結子心功成拂衣種即得

甲申冬十二月十三日

長安東風散木稼德星熒熒照江社五年南陽思卧龍一日中國相司馬文老能追弘治日斯人豈出三原下即看凡羽羨威鳳坐使饑烏亦嗜啞咲呼諸兒煨榾柮團欒且說昇平話

其二

未央璽書東南馳天下萬手皆齊眉不將兩字署文

仲直向千秋歌子皮乃知金陵股元氣秖爲凍水標
明醫聖王咸慶與天合焉用區區夢卜爲一蛇上天
一蛇蟄即死不愛春雷知

孟春三日志事

古人不逢范希文今人却覩天水君白簡何能避綠
盤一絲力欲迴千鈞自從　聖王賜環後海內洗
足趣龍門爭噓舌津閏月旦旋竊眼色爲風雲致君
堯舜在早晚慎莫便使巢由聞

其二

門牆不愛羽翼奇歸欲商山茹紫芝青宮再恭亞輔

選太學仍請諸生師蹤首欲北何遲遲十四字已君
房規即披羊裘釣七澤女牛一星誰不知何如且學
苦縣吏小隱柱下窺希夷

渡知津橋眺小菴畫溪盡處入弇山堂之左門

問津只問弇山路橋上雙弇忽爭露桃花欲盡不盡
源煙雨如迷未迷渡維稍小艇亦可憐一棹便抵中
峰前若教飽喫含桃去蹢屐登山也自便

循壑折溝而北轉抵萃勝橋東爲瑠璃塢有紅
白桃之屬

此溝灣環復清泚水木芙蓉相映美夕陽欲下不肯
下爲戀瑠璃塢中綺紅者爲瓊白者瑤白梅紅梅樹
樹嬌白消仍發九光李紅悴還開千葉桃老夫久知
空即色何必紛紛辨紅白即令枯瘦一枝橫隔水看
山醉亦得

縹緲樓背沿澗與後山對度青虹橋登平臺

老夫獨眺縹緲樓以西月臺月如霰廣山細吐一抹
青婁水橫拖千尺練與闌欲就北窓眠無邪孕奇故
相薦大峰小峰玉齒齒桃花杏花霞片片已看龍猶
出奮迅忽有蟠蝀垂蜿蜒洞庭西頂淹水宿天台石
梁苦頭旋枋榆亦自足逍遥何妨一日登一徧

平臺小曲水流盃處西類飛練峽

雲根嶂前散乳玉潄潄流杯尾相逐瀑布飛湍僅尋
丈蓮花宛轉寧九曲山陰蘭亭千古稀匡廬開先天
下奇會得逍遥此中意不須頻與向禽期

爲林子騰茂才題桃花圖壽

閩中喬木俱成林林家主人饒隱心時鬭竹葉千斛
酒來坐桃花萬樹陰淡日輕煙醲芳眼翠羽黃鸝喚
撻醒闌處疑蒸紫帽霞澆時欲涸旃檀井祝君度索
三千春有子仍爲金母珍漢帝方徵上林植可容長
作武陵人

蔡文學去疾甫穿然小試首矣兩歲冬袖所作
贄余痛飲旬日而別意欲得余一言耳沃之酒
歌以送之
吾憐蔡榮名不榮齪齪塵世名縱然茂才冠東越自
有徵尚依西京吾憐蔡去疾不去陶陶酒人疾小飲
猶傾三百盃大醉須眠一千日兩年兩叩先生門沽
沽所見愜所聞袖携天台石岀作弇山雲先生拾身
作道民南山顛没于將文甕頭頗足中山酒秪是無
名可借君

賦得匡廬觀瀑壽華存叔鴻臚

牛女之間瀉銀河欲洗廬嶽諸青螺下飛瀑布九千
尺三峽轟雷聽最多華君自謝蝸頭直手製青鞋踏
秋色開先寺前夢初破恍若鈞天奏無射匡俗先生
道偶逢貽君沆瀣酒一鍾吟罷毫端雙白鳳歸時杖
底一班龍只今高卧梁溪上七十風神愈蕭爽入觀
能令水月澄動操如聞山谷響作書好報匡先生東
海近有王方平不須誇盡開先瀑行見蓬萊漸淺清

醉茶軒歌爲詹翰林東岡作

糟丘欲頹酒池涸稽家小兒厭狂藥自言欲絕歡伯
交亦不願受華胥樂陸郎手著茶七經却薦此物甘
沆瀣先焙顧渚之紫筍次及楊子之中泠徐聞蟹眼
吐清響蝦鬚雀舌流芳馨定州紅瓷玉堪妬釀作紫
山頂頭露巳令學士誇党家復遺嬌娃字紈素一杯
一杯殊未巳狂來忽鞭玄鶴起七碗初移糟粕觴五
絃更淨琵琶耳吾宗舊事君記無此醉轉覺知音孤
朝賢處處罵水厄傖父時時呼酪奴酒耶茶耶俱我
友醉更名茶醒名酒一身原是太和鄉莫放真空落
凡有

壽喻處州父太翁八十

此翁愛我能詩歌我愛此翁心不他兒騎五馬不自

貴日饗一餐猶云多太守放衙日卓午却著斑斕學
萊舞石羊山頭爲修脯琵琶洲上奏簫鼓人生八十
古更稀有了福德增自見生來鶴骨元偏瘦勝後未
肌轉自肥余郎非親慰即故壽翁珊瑚未肯頋賤子
爲裁玉笥雲丈人且進金叵羅

題秦侍御像

冢其角鶩其目長安貴游不勝觸槩厭蹙老空谷
趾其麟儀其鴻歸與閻黨倩春風如林長眠縱大空
貌人貌君十得四我得君全君可抄大都知希乃爲
貴

秀州李茂才玄白訪余婁江道中出近詩一卷
甚佳留飲劇譚時及暑長卿徐茂吳遂成短歌
贈之
少年好文仍好詩清揚精甚璟林姿楓江葉落過余
舫一寫十斛明珠璣青生有才莫教大神仙砥精刃
圭做君不見屠郎徐郎一人半造物小兒若摧挫
鄧伯嘉與沈侯自署曰五湖釣叟吳人孫枝寫
圖周天球篆首而世貞歌之
蟠溪老翁八十餘此翁釣侯非釣魚若言軒冕異丘
壑虞聖亦曾雷澤漁胸中但貯小雲夢焉用形跡分

區區沈君家什尊鱸鄉綠蓑衣底天茫茫一朝鵬化
擊寥廓九萬里飄然飛揚雖然得意推朝籍忽忽猶
游中不憚遂從大國問魚鮮夕向窮閻憂蹈澤孫枝
為寫湖頭色猶有煙波流几席賀監老酒徒病乃無
所知始乞黃冠去鑑湖能幾時桓家小孺子躁心在
塵網何必解郷符始稱五湖長而我故是王弘之釣
亦不得神長怡藉令物色羊裘去終許孤蘆明月知
游鳳皇臺委曲不稱不復和昔韻而戲作此歌
太白絕代才曾歌鳳皇臺鳳皇無逝臺不改太白千
秋句猶在　高皇定鼎萬寓同此臺附之益象雄

凌雲銅雀皆下風及我游斯培塿土堆如一蚵蜒偃
卧蒼苔三山二水不到眼深谷高陵或有之我咲鳳
臺非昔時臺亦咲余鳳德衰爾毀不可追余衰猶可
追明年便逐孟虧去籠畜此鳥如家雌
報恩寺塔歌
壯哉窣堵波直上三百尺金輪撐高空欲鬬曉日赤
浮雲遏不度穿泉下無極鍾山顛頂一片紫餘嶺參
差萬重碧　高帝定鼎東南垂　文孫潛啓燕王
師燕師百萬斬關入廟社不改天樞移六軍大酺萬
姓悲欲向罔極酬恩私阿育王家佛舍利散入支那

有深意中夜牟尼吐光怪清晝琉璃映纖碎　帝
令搦之實塔中寶瓶嚴供蜀錦裳諸天悉憑龍象擁
千佛趺坐蓮花同匠師琢石細於縷自云得法忉利
宮亦知秋毫盡民力諺謂斤斧皆神工波旬氣雄佛
緣盡紺宇雕闌鎖一瞬鳥獸額爛走不得芊獻心折
甘同燼海東賈客莫浪傳此塔至今猶歸然老僧尚
誇護法力永寧同泰能幾年
重創瓦官寺閣過之有作
昔時瓦官閣高與天峥嶸業火一燒盡不能燒却萬
古名蓮花比丘若緣薄傾鉢誅茅覆簷角不見如來

減劫時丈六金身亦不惡

初秋同少宗伯棠軒李公飲大司馬月溪陰公署中因贈李公尊求和贈

玉井峯頭結米李小日移栽上林裏蜀道萬歌有誦仙汾陰一曲真才子鑑湖道士老且狂相逢但飲黄罏傍時名積漸耐龍尾酒德依稀猶鴈行今夜尚書署中設蜀管吳絲禁不發爲君佳句似陰鏗莫教孤負長千月

賦

題馬鮮梅鮮于樞長歌真蹟後爲詹侍御明甫

廣宋琪樹五百年色壓萬卉當春先根如鐵龍蛇如主能使石管增洞妍馬兒丹青得父筆爲傳神神頭全當時主人大好事備乞廣搜諸名篇伯機一書獨遒發與圖三絕嗣郎虔老梅枯死圃亦廢此卷一分沈處淵仍孫侍御出按部夜有光怪騰奎躔不知何人致此卷捧視絕倒幾成顛延津劍合猶化去合浦珠逐寧天然歸陳祖廟集子姓天球大訓不敢前金華山頭紫鬱浮鬱溪水鄉青潑潑故家何必問喬木五尺絹素高摩天他時努力效嵩寘與子別結千秋緣

蟠龍峰歌爲大司空豫章李公追賦

蟠龍峰高高插天下有洞穴龍長眠有時行雨徧入蜒橫空萬尺銀蜿蜒忽然縮入一鉢間水脫金迴牙關緣君不見南陽卧龍氣太烈一片心爲參熊羆定軍山頭嘔成血何如此龍得天訣與雲卷舒從即欲

吳長君七十長歌君大參明卿兄也

昔日杜甫成狂歌自言四兄巢許倫雖然離擬家人語能使千載傳其真吳卿今年六十五汝兄七十貌更古縱今湖海無拘束稍褰衣冠傍規矩竭來種林扶犁稅手秋魚緡從酒經有酒直尋長樂塢得魚且

泊滄浪亭閒道饒號洞中石移來半是愚公力縣官第不橫索錢野老何妨且爭席紅顏宜髮青方瞳綠衫朱紱斑斕中庭前參差幾玉樹雲表偃蹇雙冥鴻丈人得之必辭避愚者是兄賢者弟但呼堯世洗耳翁何必要第五之名疆驃騎

人日金陵憶亡弟

去年風雨正月七猶與病人同此日今年秣陵多光輝此日猶是人成非中庭紫荊漸老醜一半猶青半枯朽縱青能得幾時榮憔悴侵尋解憐否杜陵野老雙鬢星蜀州人日感凋零晚歌黄鳥已垂淚何況枝

頭啼鶺鴒

壽柳州六山陳封君

六山矗作西南柱主人行吟讀書處爲文雅受羅池法柳州碑有子能工天馬步六山之一山曰天馬只今行年六十七宣髮朱顏美無度更約它時大藥成咲與群僊弄煙霧

雙梅歌爲方塘張封君賦

瑶臺僊妹畏姚妬化作君庭雙玉樹大庾萬條看更俗蘢頭一闋吹不墮張果皺齒如編銀要與此樹爭半神飛觴三雅娟殘月搖筆片語開新春有子移根

奉溫室皴皴冰姿射霜日莫言子未作書生敢要與君王調鼎實

高皇御槍歌

臣自守太僕於午門之五鳳樓恭覩 文皇帝御用槍槍有號帶退而作歌蓋十有三年矣而起家南司馬復於故宮之五鳳樓恭覩 高皇帝御用槍凡二大者錢盈握脩可丈六尺疑即用以步戰者也小者脩殺四之一圍殺亦如之疑所謂馬矟也滁和之間蓋無日不親御馬武昌而後不復自將矣此槍樹之御座右以示子孫毋忘王業艱難嗚呼休哉臣不敏復作一歌而年老才盡有愧於舊多矣

眞龍魚服事假王當時四海一滁陽推鋒跳盪無前敵馳射威神不可當親鎩淋漓染胡血蛇矛夭矯盤秋霜此矛大細凡二柄用之掣電飼神光橫驅鐵騎掃建業直擁舟師下武昌登壇拜帥徐與常始握中權不自將按圖一詔制萬里挾籌兩兒鞭八荒羽書絡繹報官捷虎殿委蛇進講章干戈倒載三十禩禮樂明備同軒皇玉几親憑誨孫子艱難往事毋輕忘蟠螭小架二矛立儼置五鳳樓中央和弓乕矢俱辟

易禹謨舜典同輝煌馬上得之馬上治陋哉漢主胡弗詳平城七日脫餓鬼猶向沛兒歌故鄉嗚呼何況猛士守四方

為王大宗伯題文筆峰

五指冠國琮一筆巘文苑矯矯中書君不在中山在瑯琊黑雲堆墨醮峰端橫寫南天萬行滿東亭且莫夢如椽冊眷黃麻好細傳更聞欲續司空志大貫君王側理箋

金陵逢中貴人結好甚深於余歸追送棲霞浹日夕乃別感而賦此

十載供奉　皇青春韡咲鬢欬若一身御馬騎從
内殿出常飯飽飫天厨珎覆水翻知不收好囬首同
儕竟誰保不辭肝膽傾向人自捎頭顱歎將老偶然
意氣憐秃翁杯酒翻瀾蕭寺中天與清閒莫輕擲且
蹹紫陌收殘紅

長歌贈別朱大夫

大夫朗博亮直君子也余幸有一日之知又幸宦
留都有二載過從之雅庚寅春謝病南歸携酒揖
山送別因成此歌贈之弇中之約幸毋忘也

朱大夫頗亦朱碧瞳宜髮假髭鬚皎然玉立金陵衛
少年意氣龍可屠雨路且當鞍下駒三為嚴邑尹道
辞小轉亦操專城符竹拂誤及當下除立散五馬歸
鄉閭新詩一卷酒一壺杖頭百錢從有無蠟屐踏遍
春藤無醉眼且拼雙明珠大者光燭牛女墟泰廷好
易十五都今汝不樂何為乎朱大夫我能爲汝抑塞
壘塊之蒙籠汝當振我闒茸委頊之衰遲擷山泗蕋
朮易沽揮手便別毋踟蹰朱大夫此後莫喚王尚書
老夫新銜長五湖明年短棹游東吳弇州糟丘不汝
孤

至京口承陳從訓相送丹陽道中留

京口三山產三傑中有陳生抜三絶愛將肝膽輸故
人除却圖書無長物老夫料撒金陵塵勞生遠送情
更真報汝弇中自天地明年共賞糟丘春

四歌

余同氣弟一人女弟一人從兄弟四人其三從已
前逝女弟之逝在三十年前獨餘兩弟耳乃以三
載中奪之又奪我猶子騆何其酷也歸計既成於
私懷小暢念及逝者煢然一身更自淒楚因裁短
歌四章志之悲咽之語不敢言文也

季方少我纔十齡事事我覺難爲兄前年卧病辭清
卿我更失足金陵城連枝一枯僅一榮悔不晚耦鹿
門耕嗚呼汝今已足番千秋鴒原血淚何時收

其二

吾家群從兄有四兩者是兄兩者弟少者奕奕負奇
氣更復溫良得吾意一傾十斗不辭醉至竟此酒爲
身累嗚呼衰年得歸亦不惡誰與銜杯共懽謔

其三

妹年三十棄我去不能哭汝哭我父我今六十仍加
五汝骨恐作虞山土柔微令則可指數痛無彤管爲
揮吐嗚呼巉嶮之日不可留人生壽夭同一丘

其四

我有三雛第加一汝更翩翩白眉婷孝友涅文鮮倫匹雞骨支牀更奇疾三十沈沈弃白日下從龍舒萬事畢嗚呼歸來庭玉俱崢嶸忽不見汝心魂驚

卷之十一終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十二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詩部

五言律

送康永錫游南雍

太學今賢藪金陵古帝畿何人堪絳帳有卷可烏衣從著防炊玉攜家爲斷機江山六代色斟酌錦囊歸

用晦以三寸箧貯金字佛經呪二十餘卷精工之甚感而賦謝

函端舍利發知爾不成空老眼粗能辨僧繇未易終真身玄奘熟梵字苑咸工大類群龍藏收來一鉢中

寄汪生

十日平原飲星文動有無名高多借客俠倦始兼儒肝膽誰堪寄詩篇仲不孤尊鱸地何限吾已號潛夫

寄錄范比部枉駕小園

刀筆驚行部干旌屢掩關公才解雷雨吾象遜天山暗壑歌留響叢花酒破顏忽聞栖鳥集初見火城還

子循子威諸賢過幼于石湖別墅其高處爲新郭城阯范紫微遺宅也

湖爽杯從盃天空鏡對開亭依新郭邑岸隔舊郊臺
詞筆誇吳會漁歌起越來無妨醉題壁君是紫微才
冊周盃公事

再題幼于浮黛閣

黛色浮不盡爲君染琹書欵乃一聲發千山殘照餘
星河挂檻靜嵐霧撲窓虛豈以元龍簡能令求仲踈

袁大憲副馬大參馮少參薛進士遨游石湖

群舫來爭客相逢盡故人觴寧五侯味酒是一家春
湖色能寬醉鄉情好任真呼童擂響石餘興欲番綸

弔陸叔平墓

崩芳孫山徑斯人長夜居誰憐一杯土却掩五車書
玄素名空在冊青代不如齒牙吾自有從此倦吹噓

又

一代風流遠窮交雪涕傾老魂招不得名蹟見猶生
閩蓬山陽恨蜀芻孺子情女牛高自若第減少微明

宿王玄靜石湖草堂

淡咲風生坐淹留月滿筵湖光來瀲蕩竹色進嬋娟
練雀穿簾去銀魚闘筯鮮從呼君且去吾意未廻船

看王子父雅宜先生舅六如居士像

風度吾前輩氷清汝外家虎頭痴更絶龍爪勁誰加

一代珠璧藉千秋劍並華椒漿欲有酹異世起長虔

徐長孺投詩見贈且訂山園之約以小律爲荅
仍促使來

客喜登龍事吾寧隱豹身一丘安舊業萬卷厚歸人
友誼深從瀞時名綴更真芙蓉池上月待汝共垂綸

畏客

年來微倦客客至轉無期佳事少入耳新詩難解頤
何如案頭帙侑我手中巵一枕松陰下從它夕照移

送陸楚生弔童子鳴

絮酒輕千里生芻托寸心一貧無挂劍百感爲分金

淚向吳江盡恩偏越嶠深山陽夜中笛腸斷不堪尋

弔童子鳴

飯顆山頭骨陵陽石畔心隱能逃小貫窮不廢長吟
婦泣黔婁被兒悲子敬琴友生與兄擬龍丘墓堪傍千古
是知音

寄耿中丞時服將禫矣

琴彈何必就太古有餘音歷盡氷霜色悠然天地心
一星堪審象九夏望爲霖倘及銜門史秋江煙水深

寄張羽王別駕

詩窮不肯送官拙與誰論日月青衫老風霜白髮新

平津無上客楚澤有孤臣問我秋來計清尊夜夜親

方衆甫過我山園有贈

姓字非豪舉文章是大方一尊容罕寧並艇狎滄浪
兗爾孫林日悠然得汝長久知名避我只合醉爲鄉

孟孺同方君見枉山園

汝挾方干至吾欣徐穉留小談遲日過晏坐行雲幽
進展藤蘿頂迴船柱若洲沾沾自喜色可爲少年游

贈彭儀賓稚脩父也

有驥今千里乘龍是昔年國香叢桂近庭玉一枝保
身是倉曹志人傳山水絃洪崖莫冲舉留作地行僊

范顯先子觊先二茂才贄文請序仍以扇乞詩

聊贈一律

二生饒感激百里覓知音恭謂蓬累足將之狐落心
其文曰大斂縮大璞勿輕剖良工能見尋問余何所作曰撫
無絃琴

馨室先生爲月泉上人畫一錫一鉢聊成短贈

道人杖一錫一鉢復隨緣鉢中貯秋月錫底飛寒泉
警鶴有時響收龍都靜眠但令無罣礙不愛辟支禪

送沈進士病起還　朝時其父鴻臚君無恙有
弟同榜而謁選當得邑職

美爾趨庭後楓江引畫橈歸心緣愛日起色爲觀潮
玉樹名元並金莖渴自消縱令甘手板不削沈郎腰

贈鄉進士曾嘉秀乞其父志銘還楚

而祖仍而父　先朝兩諍臣世誇龍頷舊家有鳳毛
新細雨爲江色清尊別故人龜山一片石聊與助嶙
峋

和答陳太守師

白下多清咏朱方豈倦游爲開抛五馬餘與買扁舟
愛有銀鈎贈翹無玉案酬武林門外色偏許故人求

壽俞茂才六十

有子華封祝無卑下澤身杯盤隣舍事談笑自家春
白雪矜吾黨青雲讓後人胸中千古在知汝未全貧

贈俞老

若真俞跗後醫術曉通神身作吳楚客從呼秦越人
秖憑黄閣老容汝白綸巾何限虞山色春風縱放新

李子華見過偶成

此身猶健在歸計日蕭踈爾挾軒皇問吾安氾勝書
閑真愛爵雀懶至怯烹魚也謂書哥死猶令具客徐卿未
易如

戲贈陸兄

見汝佳公子俄然雙鬢華有家不解問欲問已無家
鞭巷二壺酒弇園千樹花應門如不却老去足生涯

送張仲立游南雍

念爾芳蘭秀能令一坐清毫端寧下駟眼底謀兼城
獄劍偶然鬱臺金元不輕試探平子篋應已賦南京

汪禹乂乘家業詩携其集就質賦此爲贈

無家何必問詩卷但相隨爾愛千秋業吾慚一字師
才高輕自恕身老易成窺勿作虞歡機名山尚可期

汪惟一前以五湖長印相投而衍一者字令夏再刻古銅章見貽喜而答贈

銅章仍再錫知我莫如君果署五湖長應須十奏文
樓遲寬日月汗漫足風雲尚有精丘地其中倘許分

詹録從孫于告喜而寄之

相如歸自使稱病乞文園名爲抽簪好官寧負爲尊
闊茶新勝客種竹舊生孫若欲親花鳥來從老圃論

李國賓持服還吳尋返豫章邸若約詩爲贈

鳳去洪都里烏啼茂苑枝琴彈不成調簫奏有餘悲
茍令香時歇何郎粉漸衰唯餘入公在爲返鬢邊絲

送汪惟一乞子與墓文

玉樹看埋土誰能不歎嗟劇憐唯宋玉能守是侯芭

氣色開中古文章屬大家即今若水上時吐赤城霞

壽封孟安八六十

齊眉初罷案九臘義仍方不待三遷後懸知二孺良
檢衣饒舊菜行稼有新莊況是宮壺酒能無一舉觴

壽孫指揮五十

五十孫都尉長吟鬢欲蒼金魚寬貰酒銀鴨細焚香
祭酒推詩社將軍和栢梁還餘雙紫燕拂拭便如霜

讀酷吏傳

薦士如張史忠言有郅都兼聞尚廉儉不肯學貪汙
遺案千金累同時五族誅溫舒今眼底能達漢廷無

讀陳子昂傳

未必射洪令能殘陳拾遺天寧私酷吏人乃厭清時
猘犬才偏嚙賓鴻徙覺遲雖然斑管在段簡也名垂

讀匈奴傳

匈奴新得意入塞即橫行賤老長從俗趨貪不顧名
抗衡非上策避地且全生和好終難恃那曾念舅甥

讀魏其侯傳

魏其雖失勢侯印尚巋然立散千金賜寧慳數頃田
當時藉福解遠勝灌夫憐尚識沾沾意田郎詭起年

黃玄甫國士也數困公車以其業來質賦此期

之
擁棘叨掄士驚心字字珠至今傳晉問何自訪吳趨
九折心偏壯千秋事不誣春來眉黛好莫訝入時無
汪山人過山園後見寄新詩有荅且邀之
汪倫贈我歌歌罷奈倫何久客吳音慣窮愁楚調多
雪花杯底玉雲葉鏡中波如此園林色何妨與伸過
初春社門即事
風雨動經旬空齋鎮病身箕燈續殘晝煨火謝陽春
小齋寒甚忽有衝泥者能言勝事新始知行樂地不着
過時人

蕭使君有惠政於吾州別十有六年矣奉以請
碑文見過為賦二章志別君宦薄然五世同
居近有義門之旌故末章及之
自聞拋五馬強半在杭州古洞煙霞暖西湖菱芡秋
乞碑尋大令買棹下長洲好是家人語蕭郎愛遠游
其二
伊昔求羊逕曾為半刺除只今羅雀巷重枉故人車
舌在牙從少官貧氣自舒旗亭父老在杯酒莫教虛
其三
八葉台司重西京甲第尊蕭家當日事不必至今存
刺史開藤里　君王表義門還聞書百忍餘慶逮兒
孫
題徐氏園因贈主人
愛汝辟彊地能為求仲開小鳥啄林莓幽蟬抱庭槐
掩映竹間帙逍遙池上杯灑然清風度乃是主人來
冬夜獨步
冉冉孟冬盡熙熙如暮春風光不惡夜月色故親人
樓鳥為三匝空倉是四鄰偶然成小步胸臆欲誰論
空山者法門中獅子兒也俗臘半七十矣而猶
童真安居掬摩精進翛若前後受持經典何

止十夾餘以未明心要徧捉參方請余言別
叩其所之則云將泛嘉禾抵餘杭本棲於
月庭之席敷法具於蓮池之堂然後折蘆渡
淮飛錫登嵩於達磨之少林壁探文殊之金
剛窟東銅圍腹始歸故山尒嵩虛一穴不能
借也姑為四韻以壯之
匪嬾貧里累聊使俗情捐一鉢初為月雙趺不計年
浮空杯渡事探險石頭禪從此東林月無心處處圓
月來不能盡却酒而數有致黃魚饌者擬齋月
斷之成此二律

首夏清和餙江郷櫻筍餘時時呼白墮頭頭食黄魚
謬忝道人服虚延刺史車未論他日事捫腹定何如

其二

拾家成底事對案獨何心未斷柴桑酒翻愁綺竹音
門人議糖蟹少婦却鮮禽從此清齋月饑腸任自吟

送吳甥侍御病起還朝

不妨神武署重見惠文冠起色清時易歸心往事難
映珠吾愧舅完璧爾能官共道朝陽色和鳴有鳳鸞

吳侍御過芴草庵言别

柴門厭煩暑忽有一驄過非以清凉地將無霜色多

汝爲真御史吾久病維摩莫羨冥鴻遠猶能罣網羅

徐澤夫有事外臺而應試北上賦此送之

君行負何尚不爲急知音白雪巴人里朱門蓬户心
鳳凰吾道在雨露世恩深别有凌雲賦從它競上林

慰殷無美哭女

殷生抱和璧悠然掩柴荆不咏顔遠句却鍾夷甫情
夕枕斷統影朝飡稀珮聲蒙莊亦難解唯有詠無生

題月梲贈張鍊師六象

虚隱卽大隱羽流豈凡流早佩玄都籙晚陪松子游
步虚清籟夕燕坐絳河秋歲歲桂來去如偎博望傒

寄廣州陳司理因簡黎惟敬少参

閩鄉大海色日接嶺南雲君閩人鮫室應無淚羊城近
有君蘭金雅自慕蘿薜怯相聞昔累致試之詩倘下延徐榻
黎生可借分

題畫再壽聰美弟

五十非與是醉來都不聞林餘仲長宅壁有少文山
小婦能調瑟慈親好破顔時時嘲子晉何事薄人間
聰美每不肯余學仙所咏皆實事也

陝有李參政封三代

世家唐趙郡吏治漢扶風今日璽書下　君王恩數

崇綸音依入座鹽色動群公原氏阡頭石將無五彩
虹

潘景升少有文以書介仲淹乞余誌册作此寄
之

青嫠有潘郎結交多老蒼我安居士病不入少年場
金石千秋重松楸一字香雅知榮施骨直勝孝支床

殷楨伯工部轉正郎寄之

坐嘯玄熊署行吟朱雀桁詩仍小工部官是正曹郎
六代心逾遠三山鬢共蒼故園黎老在單艇釣滄浪

其二

一枝眞郤桂五領復佗珠水部官仍好風流代不孤
錦囊竹處有綵筆夢寧無從此鍾山色俱應屬大夫

送袁大夫遷會右相

豈不惜循吏其如佐寵王欲觀周禮樂須待魯靈光
轍遠春猶在衫寬日自長可增藩相秩借衛卧淮陽

其二

攬衣從父老灑涙向河干名大游梁易時平借寇難
祖筵留日緩齋舫受風單自愛東平美非關溥漢官

毅日同敬美携榼訪家馭因飲元馭園亭

朋好簪全盡園亭酒受宜賞能偏毅日歸不待爪期

箕潁人從鳳麟皇爾自私寧唯嗣宗眼柳亦吐青枝

其二

耦耕吾受弟骸乞爾從兄綵蟻先春色黃鸝不世情
漸來銀海眩忽有玉山傾醒則誇醒好歡娛醉裏生

肖甫司馬貽書有歸歟之思而受服山督寄此

識感

竹林名士七草對病身孤寂寞餘冊寵凋零任酒鑪
幾人私日月吾計晚江湖頼有張司馬旂常事不誣

其二

蜀道難仍否吳天去轉長吾寧忘綈竹爾可念銅梁
鵰鶚飛同適滄洲事亦常此心眞不住何必論行藏

孟達仲廷二兄見過恬憺觀談玄因成二章爲

贈

若雲暮未合二妙偶相期深語聲春名清齋餘露基
千秋別有事一字乃吾師從此逍遥路翛然去不疑

其二

尺鷃雖無紫雕乖敢自矜對茲物外賞甘得區中憎
寄坐探金鑰清言轉玉繩當時許長史曾籍華江乘

汪仲淹兄見汪致長公伯玉司馬乞碑書有寄

并贈

仲子過從口難兄涕涙餘文章司馬法生死孝康書
一見一回老千秋千不如雖強乞骸弟早晩共樵漁

寄問小史

鄒陽不仕漢王粲尚依劉濵海無歸客褒江有寓侯
賓文與活討設醴可覓愁薄業湖田在粗饒雀鼠謀

答謝赫侍御有問時按關西

喜乘驄馬去窮訝雁書來憶舊存雜辟將春施草萊
欲酧吳地綿翻借隴頭梅聞有西征賦誰當旬裏才

傾山甫過飲道院作

春眠起剥琢簷齾亦群喧草色上幾條桐陰清酒尊

君行不易跡我醉已忘言尚有歸途月依依戀篳門

贈西域無名苾芻

雖車邊地種能不羨支那久客秦音慣無師梵字訛
羼提游自穩檀越見偏多莫以流沙隔猶堪隻履過

送鄭司訓會試

教授彌家玄廣文重見虔九經談若注三絶品誰先
嗣海長虹吐吳天化雨歷諸生侍絳帳從奏未央前

過青浦界明府長瓚移舟見送

青浦橋邊水人稀明月多誰移木蘭並知有鄧君過
會意言從簡忘名氣自和翛然兩不厭奈此猴亭河

其二

爲別亦已久相逢俱嗒然君離綺語障我愛辟支禪
凉露紛紛下新蟾的的圓試觀流水意折莫在無絃

居青浦以都布單衣見示口占謝之

白越白於霜裁將換芰裳輕斛傲西毳寬博謝吳裝
縞帶吾鄉重綈袍汝意長祇饒居士服時有令君香

劉秀才棄官學佛書此贈之

倏然持一鉢信是傍叢林却咲龐居士猶多處置心
銜花境自小納草坐從深覓已了不得可師何處鐵

雜言十章

吾老媿無明勞師爲證盟開闢離欲海掃撤破疑城
祇樹堪吾止阿蘭息衆爭此生元自愡何敢學長生

其二

誤守楞嚴語曉曉品十儔那知鍾呂輩來自淨居天
無欲俱觀妙頑空轉碍禪差池在毫末一透即成圓

其三

明珠吾自失顛倒問西鄰識得我前我能生身外身
轉頭雖夢幻到手覺猜神若勘張平叔何曾誤學人

其四

失計從人咲迂儒敢自誇低頭向學地節腹慕貧家

黑業根猶在玄關路轉賒差強在火宅覓地種蓮花

其五

維摩默不語迦葉咲仍微此意誰能會翛然自道機
百千萬偈後四十九年非若有雲門棒能令豹子肥

其六

設道隨緣好緣多不自禁偶然情用事陡覺病拈心
坐石蒼藤愛開門黃葉侵誰言朝市隱終讓入山深

其七

偶有郵筒至諸編刺眼新雕蟲真自小畫虎竟誰真
咄咄緣貪世沾沾各誤身浮名與生盡零落北邙塵

其八

令服從新事關心爲古懽時清小草易道在曲鈎難
物論元相踐心盟可渡寒聊因衆踐力長得此身殘

其九

七情聊試勘唯愛覺難論已自傍倫物兼之有我根
搏沙一以結歸路遂長昏是故雙林叟功成始報恩

其十

江南金粟地家混鄰玳枝世法聊成美天心或見私
門秋騮馬結旋夜一燈隨空有吾何敢寵驚聊所師

騏兒應試擬不捷後入山訪道招之

古時稱薄命今不盡紅顏戰即從三北冊須待九還
吾猶滯方內汝可脫人間欲舉團欒話歸來共掩關

送蘇山人謁張司馬

十載年相見居然猶敝裘未青作歸尔眼白有子卯頭
幕府如論薦蘇門或見收便能談陛楯肯不若身謀

其二

躊躇霜毛短彷徨一刺陳自憐依口不救范冊貧
老作錢唐夢爽思黍谷春盟侯有前箸借尔辨如神

讀馬司空侍御父子集因贈其子從甫

死奪淮王膽生批漢帝鱗　兩朝推父子萬古見君
臣南滿叢祠花東閣河陽新今家有家傳人今尔獨何人

楊文學伯翼徐園

五畝蓬蒿地餘然都不營有花自開謝無酒亦沈冥
木任遇遺聖山從喚帶青故人勞問字楊子倦談經

徐若長明府見貽二作奉答併贈

君是名家子俱稱小令才風流列城最假借古人哉
行役來驄去聊因駟雉來何當輪幹爲我責蒿萊

序

袁工叔下有精鏐輕運之賜敬成一律爲謝

袁王愛秋氣命駕隊蘭臺偶聽巴童曲遥憐宋玉才

涼風紈扇發明月燭銀開莫謂恩波茂窮魚正曝腮

晏余爲胡元瑞序緑蘿軒稿僅寓燕還越數編
耳序既成而元瑞以新刻全集凡十種至則衆
體畢備彬彬日新富有矣五言古上下建安十
九首樂府等篇逆直闖西京學與余手之兆能
稱也輒重叙其意並寄答五言律二章

穆穆清風至泠泠白雪傳登壇牛耳定絕代鳳毛騫
崛起三曹後橫行七子前預知千載下重數建安年

其二

屈指中原業居然大國風名方千古借才豈萬人同

歷塊中陽駿摩霄北地雄誰君稱振立吾已問空同

再贈馬從甫

究爾一傖父而無操粤音感時多更調折節是雄心
顯澹將番寮吹且欲匣琴新豊一斗酒細與話浮沉

贈游生宗振

徂裼不掩骭東書猶半囊但矜詩律細寧似汝兄狂
末路乾坤狹浮生日月長却疑枚馬輩何技便游梁

壽靈壁侯毋鄧大人

欲取長淮水來添上壽觴家聲自高寄婦節許共姜
錦綺星辰爛宮庭雨露香試觀堂下客若個是張蒼

送王將軍元周總江北周家橋行營

二十四橋地周家第幾橋甲光天塹日帆色海門潮
鸛鶴雄難挽鯨鯢黠不驕猶歌仍緩帶知是右文朝

其二

一領分符節帛藏便不群指揮鵞鸛陣訓練水犀軍
越甲千層組虎刀七曜文故鄉衣帶地鐃吹可相聞

永嘉張二汝紀萬選北上入訪山中感舊有作

往事浮雲變離懷日月長汝衫猶未綠吾鬓久先蒼
詩好能如父家貧不拜郎唯餘衛公笏尚可獻
君王

過普濟廢寺遇秋空上人作

寺古僧廬盡泥深舊徑非偶然逢宿衲莞爾露禪機
宿火撥猶冷殘燈挑尚微炊煙處處起月晏澹忘饑

除夕作

愛子公車辟賢兄復拜官身中粗置縣眼底更團欒
𣿬業盤初暖椒漿盞不寒雖慚節物盡可忍一家完

其二

三百六十日歲朝俄至今法雲趺坐光天籟唄歌深
一飽無餘事千秋有愧心明朝是明歲從此覓知音

程孟儒以苦詩及書與余交十五年矣今春過
余則書法益妙云將入燕應中秘之募求一
言為贈余久厭筆研且畏綺語虛名落長安
人耳不得已勉成二律塞白孟儒慎毋以示
人

程邈創今隸君稱其家兒一入中郎家頻書幼婦碑
苦心變鈎磔元氣走淋漓莫以家雞賤猶堪集鳳池

其二

有句不能贈非關無故情如何　帝城內復着老
夫名細軟青精飯香柔錦帶羹可能留少日為汝話
無生

鄔生將訪道遠游叩余言別作以七言三長句
勉成小律和贈
結束翁生屩來從夏甫論似憐文苑薄轉覺道民尊
夜辨青牛色秋探白帝源新詩大堪步余意欲忘言
爲靜然上人題號時將有五臺之游
聞師號靜然禪觀巳經年斷卻千條路唯明一色邊
鳥啼花更發雲破月長圓欲問清凉界依稀在眼前
王太史出與鄧太史覆借隱之作命和其韻鄧
君尚禪王君尚玄故爲合之
隱峰元鄧氏緱嶺復王君南北土俱淨仙禪機不分

江湖吾自澗玉石世從焚但晩三柬義何煩十賚文
壽張光祿七袠其子亦光祿也
家世二千石行年七十強居人那不羨父子並爲郎
汎浦聯青雀延賓競濁醪吏堪諸叔季餟目有琳瑯
其二
觴來俱法酒客饗盡殺羔身是大官令兒仍尚食丞
冶游偏饜鐻小語亦馮陵若作修明貴寧甘七袠稱
讀楊伯謨西淸閣詩草有贈
愛讀西淸草新詩果自淸吐來珠照夜琢就玉連城
禮樂從先進文章畏後生亦知楊德祖不忝漢簪纓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十二　終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十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詩部

五言律

題靈椿圖壽卓徵甫光禄五十

君不甘小草人能頌大椿年希知命域齒見敬名人跡與藍輿舊才從彩筆新猶聞上苑色絕勝武林春

十五年前與宋岡李子定交於燕中因得朔齋先生席上冬月走二千里見訪乞先生志銘夜談不勝感慨賦此為别

虛擬龍門在詩書業已荒無名借北海有淚灑山陽燭為清言短杯從舊事長汝才終世用不礙奏滄浪

封磨事王公挽詞四首

塵世雖堪戀鈞天已借留神將化王局令子復金甌帝日懸碑首卿雲拂塚頭此時華表上應有鶴來投

其二

送車傾海嶠上塚盡公卿風逝蘇皖哭天迴子丙棺芻靈俱氣象槐蔭轉崢嶸更是沙堤就如龍傷仿城

其三

罵奕綸褒下縱橫節使來一時叢慶弔四海嘆深哀樹玉深俱棟階蘭隱漸芟人間事畢備誰與報泉臺

其四

室縱勝公舊棺誇葉令良寧如天語錫更表國恩長斗漢垂丹旐風雲護白楊似聞播晉後俎豆已宮墻

藏經閣西偏俯小碧畫溪

紺宇藏經閣春雲碧畫溪偶花催小艇落日在招提彼岸如相引真源自不迷老夫繙貝罷隨意步東西

爾雅樓下順學池

小閣才踰丈千秋併在茲芸香鄴侯架花雨右軍池蠹與身同老魚將硯獨疑漸來能所盡終日但支頤

贈丘文學

聞信丘遲子吾幾失後生青氷知外氏白雪是家聲偶作依劉計因成御李名齊安好三徑秋菊未辭英

秋亭上人練水滿席未竟歸問之

初聞師子坐高下天花飛何事挑僧響悠然托鉢歸道高齊事婉心淨世緣微却顧生公石雖頑知是非

報劉玄子先輩

七百四十字一字一珠圓江左青芽色中原紫氣傳小遲叔夜駕忍斷伯牙絃撲滿將充報千津射策年

其二

尚憶玄湖野清流似浣花鷩綸躍神鯉歸炬散栖鴉
報爾弇園勝猶憐剡棹賒竒人復竒地今古恨天涯

練川篇四首贈朱嘉定入覲

練川雖鑒髮密比令君明不淺緇衣好偏深白屋情
萬人紛雨泣孤爲受風輕我欲攜銀管誰同循吏名

其二

愛汝朝天艦飄颻淩紫氛都無厭載石但有送窮文
竹馬能相候歌驪詎忍聞練川雖徹底清定不如君

其三

練川九里潤猶讓令君仁去作千家淚來爲萬井春

官安道州拙各誦萊蕪貧眼底諸黃綬明無愧古人

其四

府主無何我朝賢一任疎此行仍上考　聖帝必
親除具以春秋對毋煩城旦書練川多誥由直恐未
君如

登金澤寺後小山

突兀數峯石興來思振衣剎連波色動煙帶夕陽歸
樹老孤猿易僧貧鳥下稀毋勞感衰替宗社已全非

生日於泖塔避客作

六十尋常有紛余舊念牽莫咲弧矢日曾歷蓼莪篇
白社堪投老青山不計年祇應逢此月長喚泖湖船

、誕辰次日解齋自嘲

緇減塵中累猶殘物外名從人稱下壽而我愛無生
僧輟鐘時飯船餘網後羹陶觴與何肉雖有不關情

壽伯融王孫五十時以除夕生

及君知命境況復賢揆辰王國生楨後明堂布飄新
桑蓬送殘臘湯餅向初春留得添籌客同爲守歲人

龍司理君善得量移之命自徽過訪有贈得六
首

爲尉不凌守居官能近民煙霞行部足鳥雀訟庭馴

賞自膠東厚譏仍即墨新明堂大計吏　聖主獨
勞神

其二

彼濮何其易軺輦出且遲賜環它日在投杼片時疑
我狎風波事君投山水辭朱絃毋遽絕世故有鍾期

其三

長沙不弔屈絳灌乃徒勞小恨無封事何煩更反騷
久應明長者窮好近吾曹所以馬新息終推龍伯高

其四

轍跡春泥少誰來惱辟蘿不嫌詩社累仍傷酒人過

一字官堪壽千秋仲孰多武陵花正發歸計莫蹉跎

其五

七尺豐碑在千人涕淚餘差聞董孫筆能勝樂羊書

俗玉爲作三碑惠澤溪同遠清心玉不如旋旋倘重過竹馬世軒渠

其六

萬事吾難解孤懷可易開即今毋貴少能不小憐才濁霧霾文苑雖風貫嘯高新知尋老別悲喜遞相催

送丁先生試廻再赴太湖縣學廣文

此日公車對誰憐博士才三鱣伯起席一鶴令威來

白水爲俱帳青山是講臺太湖名偶爾莫逐釣船廻

金山上人苦行頭陀行若一切無涉者得劉子威贈言數百字而猶乞余詩未已爲子威所迫勉成一律老夫其尤罪魁也哉

劉郎才滾滾贈汝若干言是否西來意將非不二門細應標業識難是鏡名根我更沉淪者羣經空自翻

友人潘景升文成而屈於試慷慨將游北雍余以詩壯之且招之

自草西征就何人不問潘諸生爭避席六藝許登壇邸近平津暖臺空易水寒朱絃雖可貴留向伯牙彈

其二

蘊結長沙涕追隨鄴下遊衆頭皆絳灌何處看應劉虎觀雖堪美鴻都莫浪投孫盧天一曲虛却李膺舟

贈柳陳父

吾愛柳夷曠相逢輸素襟紫髯毋傖父白雪郢人音未辦買山券誰憐避地心世情杯酒似處處可浮沉

贈王吏部之子太學元禎

先朝論吏部簡要有王戎今日郎君長居然乃父風東書遊太學起草擅江東似過襄陽里時時口習公

鄧孺孝雅士也出新詩數十章贄余飲之酒贈之詩

新詩不在廣晚交難便輕一諾了傾蓋五言足長城醉指弁中色何煩世上名他日良常頂與君聽松聲

覽古感時偶成十古律

知己世不易知人吾亦然方共東山隱甚謂安石賢物議善翻覆時情多變遷何如飲清泌高咏白駒篇

其二

右軍本清貴暮年厭時私偶聞遂游訊遂結良常期崢嶸破羌帖掩抑誓墓辭朝賢未應悉唯許藍田知

其三

阿游踞東閣賓君談坐隅小生乃相吏苟出當非夫
感慨事已往功名人自愚縱甘嗟來食念此非窮途

其四

東京昔云季賢哲亦憧憧少猶慕黨錮晚則趨中庸
吾愛黃叔度世矜郭林宗從輝固威鳳無悶乃潛龍

其五

何由夏禹冠寂寂向空壟微蔴儘堪飽薜蘿殊未寒
將無弋腐鼠謂欲餌鵷鶵見侮乃如此雄心胡不殘

其六

元王涸大曆矯矯獨楊公所以白麻下弇然素絲風
騶呵京兆削粉黛汾陽空雖憐奪之旦高名翻得終

其七

冬寒衣一稱朝飢酒再巡老叨兒女惠粗足漁樵身
幼安恬遯野子魚慚要津苟無青雲望何必登故人

其八

少日不知佞老來寧貢諛念君當爾爾聊此布區區
廊廟既已塞山林安自愚忘機獨鷗鳥或可與之俱

其九

朝事不入耳入恐滯眉端君子自為敵小人能即安
牛李橫角觝洛蜀競朋湍未必深山內聞歌行路難

其十

鄉書不入眼入恐鬭雙眸閭井有封豕衣冠多沐猴
東家易新主西田非故疇欲借空門宿闍黎訟比丘

為張幼于婦題墓碣

汝佩九光去誰徵三秀辭為深潘詠感留袁謝廷恩
埋玉眠牛地生金幼婦碑忘情余久矣聊與一傳奇

袁抑之大宗伯考最暫還里寄問之

閉門楊柳春召琴候征輪寧知休汝者居然卧雪人
問菊無三徑移牀礙四鄰猶言故里好嬾作帝鄉臣

小軒新構枕白蓮池即碧蓮也一丘巋然池上

三方皆竹閒居偶成四首

壁畫白蓮社池種白蓮花清梵既已畢濁醪徐當賒
遠公故不禁陶令亦無他從此西方路還應置酒家

其二

前林綠篠潤後沼碧蓮芳介爾一丘上翛然三伏涼
偶凭扶老去聊嗅索郎嘗除卻香山叟誰能共我狂

其三

軒中何所有秋蘭碧葳蕤鉤簾落花入圍棋清晝移
何以答韶景偶然咏新詩不涉人間境人間那得知

其四

佛書置不讀玄言誰與酬惟將㫖然意來坐茲軒幽
紅萼總飛盡黃鸝猶滯留不知春色好那得送春愁

題軒中靈璧石

有石高僅尺宛爾巫山同許借從吾弟移來仗小童
雨垂青欲滴雲過碧爭雄安得壺公引輕身住此中

栖賢別墅

一畝栖賢筭能令齒舌芬鐘龍留付雨稍鳳畫于雲
念欲同清隱誰能無此君長鑱白木柄自與鹿麝羣

漁山別業

此山非漁數此漁偏在山羊裘那肯着蓑笠或時慳

不得亦不貪長鑱故長閒誰逢海樵子高論白雲間

贈醫者張生

吾憐張仲景賣藥不論錢白屋人偏起青囊手自編
搬從針底失蛇向壁間懸欲識倉公姓還從太史篇

柳陳父再來出其詩尤勝因得徵其兩館平津
事且有悼亡之戚煢然一身而其尊人為湖
南小官方損禀為餉感而賦之

重來詩更好稍稍露行藏却問平津邸何如谷口莊
缺彈寧為腹絃斷別縈腸瀟桂湖南地瞻雲淚萬行

陸大夫奏最推贈乃安武東翁及妣胡宜人寄
以二律

漢代嘉循吏黃金爾賜偏乃增穎川秩特起南陽阡
紫誥鸞箋捧玄宮日對圓好將光顯意一慰蓼莪篇

其二

奏最傳東觀旌書下建章平添華表麗轉見　帝
恩長中散新移品修文舊拜郎人間與天上同是一
輝光

輓李近樗士牧為余畫三壁奇偉甚方欲要之
別作而死矣惜之痛之遂成一律

西林三畫壁三吐賀中奇往往有生氣時時留去思

交游旦夕冷妻子歲時□賞酒泉臺肆唯應李白知
君以酒病卒李白詩云臺無李白沽酒與何人

後芳素軒四首

蔣問尺咫月竹號兩三峰更有會心處招提來夕鐘
夏陰無不可飾我軒中□枕簟漸相媚琴書時自慵

其二

剝啄都不應飯餘貪晝眠卿仍卿禮法我與我周旋
偶適魚鳥性漸諧花竹緣揮毫得小語不解喚詩篇

其三

興來呼蠟屐去踏雨餘山戀此搶榆境仍捷辟荔關

浮雲時一甜佬鳥復相還觴咏信云美猶然妨我閒

其四

欲謀高枕路聊引一編書乍可為蝴蝶那能老蠹魚
竹陰侵徑合隼影入窗疏却笑遑遑者何煩責宰予

為姚下山題臨雲閣

知君是姚合小詠滿蘇城飛閣千山表流雲四面生
時時凋几席往往臥簷楹莫學通明怯相為貯一鎗

愛上人自天台還襄陽福巖寺送之

爾傷天台宿能揚智顗風襄陽好名剎耆宿有安公
楚越浮蹤並人天慧眼空莫將無住意容易問龐翁

俞比部挐舟跡予過滸墅同陟惠山投詩見贈

輒爾倚荅

第許同舟在何論傾蓋遲久知饒節槩况爾吐心期
水作絃中語山為畫裏詩莫疑深綫縷眼底待看誰

顏廷愉執弟子禮過余而不飲酒得一律送之

生無束修贄愧爾號門人卮酒不肯御形神安得親
衰輸啜名客病愛乞骸身五彩行當就扶搖搏九旻

唐子兩司錫學前後八年矣遷教授岳州以行

錫諸生碑之以志去思

聊攜杏壇席去上洞庭船碑灑陽城淚官深夏禹年

名緣却贄重詩為解頗傳一問君山酒何如第二泉

送林司諭教授廣信

稽甚林夫子移官與衆同乍新青雀舫依舊素王宮
才吐牛刀割文爭斗劒雄時偕柳常侍一咏白蘋風

柳柳常令其地

太宰袁公抑之同訪虎丘得二首

偶逢袁粲重訪王珣廬並老偏余甚長貧不子如
叨為啓事容終愧絕交書搔首斜陽下蕭蕭兩鬢疏

其二

栩栩同仙舫遙遙指佛廬等常一辟地三十五年餘

和靖臺頻圯生公石自如人生幾堅脆罷酒更踟躕

與公斛酢此山三十五年矣

再呈袁公二首

一時同被命兩疏各祈歸白髮寧論是青山可見非
看君眠處穩愧我戰餘肥何物酬知己傾筐有蕨薇

其二

長者先投劾既生敢自禁拂衣吾輩事推轂古人心
何處辭偏巧樊英隱未深三山名勝地或謂可浮沉

曉從北門舟發入弇園即事

小艇傍江城統統過五更朝光潛月色人語雜雞聲

不寐神偏爽無營思轉清松關一啓鑰禪坐與經行

李本建鄉進士以其兄本寧大叅之狀來請銘

其母匡得五言一律贈之

衝寒孝廉舫來問議郎碑窕竹輝彤管新文愧色絲
俱憐五鳳曲同作一烏悲絕勝周侯母唯餘羲慶知

得何仁仲遠訊且以蜀箋索采芳洲新詠爲作

數語

芳洲生杜若楚畹滋幽蘭采摘不辭早馨香庶漸闌
美人侑縑素密意比琅玕若語吳王徑千秋媒夢殘

送僧遊五臺

見說中臺北長飛六月霜諸天盡煩熱此地獨清涼
處處金剛窟人人妙吉祥老夫在方內高枕亦羲皇

題攝山舍利塔

昔我問阿育驅神作道場如何震旦國重見鐵輪王
變幻從僧語依微盡佛光那堪事勢盡千古但蒼凉

千佛巖

仲璋感先志諸王貪夙因雕鏤慚伎倆刊削滅嶙峋
千佛本非佛一身猶幻身雲門拈出後黃面少精神

龍潭驛即事

欲尋龍起處正値雨來時天地陡然合江山相鬪奇
興高那畏濕心遠任登危呼得宣城酒呻吟且詠詩

清明日謁　孝陵步屧而下稍就肩輿抵觀音

門即事作

不盡鍾山紫能令步屧便濤聲栢樹杪曉色桃花前
嬌女怯上冢貧家輕禁煙後湖如練白第少檝頭船

觀音閣諸公餞別袁抑之太宰

萬仞削不盡千秋留至今長江天地帶清梵海潮生
豈以飯依念能銷悵別心扁舟夕陽外巢許意何深

月夜小閣同陸公與繩宿奉呈一首

寂爾對孤月脩然餘兩翁乍驚天眼闊悦覩色身空

不飲從酣好無言與悟同由他暫時路世是一家風

侍御荊使君邀登北固作

京口借名鎮慈游良壯哉六朝天北顧萬古水西來
潮壓金焦小雲低鐵甕開亦知饒感慨吾豈大夫才

北固舊名北顧

其二

爲挹三山紫聊陪一馬驄峰奇向背日江闊往來風
雨色將衣重霜威付酒融誰言識荊晚不負白頭翁

同諸公游高坐寺登雨花臺

此地昔高坐諸天盡雨花我來當落日萬壑藹蒸霞

小供綈摩飯時呼陽羨茶不須頻豎義聛睨有鷀鴉

與諸公過尨官寺作食

一徑新蘭若千秋古佛場晨鐘梵綱廚午飯閃陳香
游與偶然洽塵勞應暫償翻嫌二碑在能詰老僧忙

曹子晉有狹邪之游以余一言而絕扁舟特造
白下見謝壯其意留之十日乃去身心家國
之感別自有之不以子晉也

未路鮮繩跡少年多俠遊生能學周處吾豈厭曹丘
十日丹陽酒三江白版舟故園無限淚點淡不成收

奉送大司徒王公入賀 萬壽

萬嶽將傳響明河可問津錦帆懸日月牙笏矚星辰
陛下唐虞主司農社稷臣倘陳金鑑錄須及爾綵民

黃生季文論詩有贈

憐生初罷筴業已厭儒冠黃絹成風易須知和雪難
一吟頭可白九轉竈方丹但有千秋在何煩世眼看

陸成叔出新詩儁麗甚然多平康巷中語走筆
戲贈且以為風

煙月清溪里風流白苧辭玉臺編後出銀字管中吹
六代才難盡三山景尚奇毋令小謝後寂寞使人悲

齊王孫仲望邀游清涼寺因[redacted]一律兼簡陸生

淮桂偏招隱齊門不愛竽鹿裘行處是龍種看來殊
並躡東山屐雙須從事壺高齋足幽賞攜得士衡無

友雅堂為肖亭宗侯題

不以朱紱貴悠然山水期千秋餘尚友二雅乃吾師
夙有文堪會都無俗可醫自憐非長者轍跡屢追隨

其二

大雅久不作知君夙尚深屏除阿堵物清得剎那心
有地非金埒無絃祇素琴正平未牢落北海曉知音

哭從子一鳴茂才

竹林無小阮老淚獨潸然貧與生相守愁從死暫捐

肆多賒酒券囊少賣文錢哭逝人皆有啼饑更可憐

王承父雨夜過我高齋貽詩頗致鴒原之感聊
爾奉酬

一片鍾山雨能令旅思驚邊鴻方喚影谷鳥偶嚶鳴
已自乖兄弟能無藉友生相留小時住收我淚縱橫

黃山人說仲效教公大宗伯石龍公後也投
詩示余別去依此為贈

司空通德里宗伯右文朝自爾毛仍彩能令木轉喬
虹為滄海釣霞是赤城標此日黃金錯投余愧報瑤

雲間徐生故同年少司寇公之少子也挾其藝

應試南都乞余詩贈之

孺子南州彥徐卿第幾雛家聲仍鴈塔閣藝向鴻都西弄花堪摘長干酒可沽如過爽鳩署祇記履聲無

壽陳賢箕仲父也

家是朱陳里名同秦越人談詩身外業須酒性中眞洛種余山杏僮妝泖水蓴有兒何必問孺子豈長貧

慰吳翁晉失利

春官日討論本意欲還醇文苑翻成厄儒林未覩眞家聲三禮舊詩法五言新莫以楊朱淚輕沾逐業塵

馬從甫別六年矣以詩投贈余詩轉往而復不第走筆慰之

別汝六年強居然荷芰裳亂髯生白赤餘力句逾蒼納履烏衣巷呼舟朱雀桁航即公孫無厭苦垂老始賢良

乞骸待命於長至不能行禮白朝

漫勞宮監詰何病不朝　天奉緩生來懶枯粧祇自憐妬應無可妬妍則幾時妍任有羊車夢那從到枕邊

士弟大事皆賴曹氏甥子念令來視我金陵無何告別垂泣送之

衰年無限淚握手便縱橫玉折兄憐弟珠聯舅愧甥欲教輕作別除是學無生一片秦淮月還懸亞字城

其二

生憐石頭水大似渭陽波道以窮交重詩從外氏多酬恩唯有淚當泣且爲歌亦解金陵好如吾不往何

送故人汪禹乂之子瑛卿謁寧國尹使君

禹乂以窮死寄悰風與騷諸兒盡舒儉孽子足枚皐小賦不堪飽薄游空自勞非君覩金錯那得剪蓬蒿

偶得桃花塢而竹逾勝遂成一律

不知何氏塢花竹事仍偏半嶺綠於染千村紅欲然任呼司馬醉翻得長官憐咫尺漁人地毋妨與世傳

於江頭送別少司寇李公　時公合撫楚歸刑之績凡六年矣

送君重報政爲我盡離觴不競新猷積無名卓吏芳豸冠三楚日鵷署九秋霜唯有聯珩者仍衣惜別行

同大司馬吳公少宗伯李公飲桃花塢分韻得花字

紵作王孫幰金爲　帝里家何如韋曲地只種武陵花暝奪村村曉晴蒸樹樹霞四朝窈團扇桃葉未堪誇

再同二公登雨花臺仍用花字
高坐同支許清言勝永嘉忽穠平野色猶似講壇花
岸幘和風狎移牀返照斜將何消酩酊乞得老僧茶
莆田林茂才遜哭太常七弟訪我金陵書行卷
贈之
閶天萬里棹來叩婁江潯封樹門人淚生芻國士心
汝能存墓劍吾自感人琴為語酬知地春風在上林
送廷尉王公聽調還濟寧
吳公拜廷尉治行漢臣欽何自中山篋能移慈母心
避言臣節苦休沐主恩深我亦栖栖者聊為澤

畔吟
同鄉楊太宰吾宗少廷尉路戶部沈比部袁參
軍王司訓會飲趙中貴園亭分韻得風字
樓倚仍吾土筵開傍帝宮鶯花二月半蝦菜一
尊同獲侍關西震叨為吳下蒙吾家阿咸輩大有竹
林風
送路起部　考績北上
龍文舒鬱浡鶴骨挺昂藏使節氷霜勁留垣日月長
倉曹人物志國計度支郎早晚山公啓高名滿建章
陳季迪先輩失第歸遺信相問賦此慰之
夫君抱玉琴宛爾千秋心舉世稱復古何人真賞音
從他和雪寡且莫還山深不見金陵子翩翩賦上林
送何司農靜吾遷尚寶丞
廿載鴛鸞侶三朝骨鯁臣賜環寬雨露尚璽切星辰
虎口憑誰脫羊腸肯自論莫將黃髮意輕傷少年人
送陳博士擢貳汀府
可知丁字水能逆使君船案牘成風手功名半剌年
庭饒書帶草閣長廣文氈識得絃歌意新蒲不作鞭
送喻少極參軍還長北中軍幕
而父能為友今君鶴在羣冀其來漢司馬禮樂管中軍

衛府芙蓉幕與鈞商茗文一尊相送罷惆悵隔江雲
沈孺休感曹生仲行高誼乞余詩以報得五言
二章與之
曹丘寧任俠其意乃憐才得士風塵裏恍然雲務開
浮沉不改諾緩急豈論財所以千秋墓猶傳羊角哀
其二
貧士易為德窮途難報恩將予片言贈擬作千金論
逐客驚新詔歸人怯故園唯應丘壑客偃蹇伯通門
馬將軍海鹽之役以力戰殉節特詔進世官二
階賜祠春秋饗祀弗絕其子總戎君建勳持

重廉惠有大將風可謂世美矣因併及之

一代馬新息英風颯至今能將累葉事了却據鞍心樂府歌都護孤兒備羽林清源務持重不愛肘間金

送張儀部僉蜀憲

未泊東吳棹先占益部星文章留白下斧鉞動青冥好踐刀州夢還期劍閣銘聊將竹枝曲一與使君聽

侍御黃仁甫以厥考新溪公之贈與母熊太孺人之封也扁其堂曰皆恩而不佞系之詩

北堂多婿日西壠有悲風忽覩青鸞語雙飛下紫宮榮枯人理別生死帝恩同欲識移忠意南陔白

簡中

風阻丞步辱李季宣先輩破浪過訪與欲過揚州始別

雪疊千尋浪風橫一葉舟我慚羊叔子君似郭遐周久不逢泥飲翻令愛石尤欲將無賴意相與問揚州

舒司馬要飲天妃宮後橋亭水月佳甚暢而有作

淮水寬餘浸丹橋抱古亭雙虹橫斷續一鷺立空冥高論時相藉輕觴不肯停從他明月色難掩使君星

其二

地主能延客天妃亦謀宮廣陂偏受月積水自成風感舊深杯後憂時細語中黑頭勳業在慎莫問藏弓

送李無錫入為儀部郎教習駙馬

傅粉何都尉含香漢省郎禮曹新日御戚里自風光花邑留馴雉笙樓引鳳皇雖餘邑父老選石慧山牀

郭太史美命先生貽詩見投奉和僅得二章

策士董江都騷人屈左徒名高自張楚才大欲吞吳一字心堪死千秋意未孤好將疏越調結鮮向姑蘇

其二

吾儕郭景純新賦美無倫官閣紬青史師門得素臣

去我鄧里雲歸問武陵春莫結王生襪虛名恐未真

正月八日即事

穀日距元日風雨正迷離日色何曾見天心未可窺骨銷朋黨論心折夏侯辭早晚林深處啣啣有子規

瀫陽公入佐天官兼領翰學賦此送之

且莫疑清世居然表直臣已煩司藻鑑還復贊絲綸起色江湖濶封章歲月新須公一砥柱吾意已沉淪

寒食於官舍私薦感痛有述

曉知寒食節灑淚薦清酤歲歲悲新鬼時時恨大巫庭幃兩世盡天地一身孤似有君王詔青山着

老夫四疏乞休以聞見故

送林茂才以材之澧州赴　華陽王館

調咲辭蠻語歌呼慕楚狂青箱從建業朱邸有華陽醴是賢王寵蘭為大國香浮山與繡水聽汝貯奚囊

故人周士昌以宗伯董公書來視余值方倦爽

乞一詩而歸

機心老欲盡對客厭闉碁汝挾孤山援㩻容大傅知春堤幾兩屐秋省一篇詩便是餞歸計從人笑數奇

陳廷尉追送棲霞同吓逵上人詩別陳公

江淹不怨別陶令欲披襟為接遠公話俱生無住心

林枝𨚫飛蓋㵎溜寫鳴琴從此猿鳥跡翛然不可尋

贈王學士碧水橋

太史藏書所西林古渡頭橋通千嶂碧溪抱一村幽小徑有時合落花隨意流柳稍維不住身是濟川舟

寄龍君善博士

空自三才絕時違不得騎官仍廣文冷地覺永嘉遥所至寛遊目何妨且折腰黃柑三百顆好趂越江潮

六言律

贈海上人叅五臺

比丘擬叅室利乞我一詩證明久矣毘邪杜口其柰

菩薩求名清凉自心自造煩惱不滅不生畢竟都無可贈別有繡傳西行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十三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十四

詩部

七言律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初得南廷尉報偶成

戟門逃暑似蓬廬忽有分司洛下除世事從呼慣牛馬鄉心兼喜得熊魚未論朱紼堪賒酒依舊青山好著書厚祿自慚無寸報　主恩前後不曾虛

余將赴金陵陝帥董中丞追詩及賤走筆報謝

交游垂盡時名誰復醇深似董生得汝片言堪結

襪贈余雙策欲連城函關不鎖三秦色天塹長流六代聲敢爲相思愁道遠建康今是漢西京

陳體乾太僕邀飲醉翁亭

孤亭面面斂青怨坐語翛然萬慮空樵逕漸移殘照外商歌忽入暗泉中巖頭寂寞諸名蹟石上娑娑兩醉翁也解板輿松影好披襟留試月明風

月夜偕體乾太僕過飲豐樂亭

路窮平楚近還疑忽敞空亭碧四垂延盡緒風仍拆憤踏殘涼月更飛卮催花別按漁陽摻拂蘚仍看幼婦碑莫訝淤更未成別風流今古並吾師

夜過栢子潭恭讀　御碑是　高皇三注矢

得雨字

金書屭屓聳長空彷彿神謨大禹同淵底泉鳴疑去鏑峰頭月滿似彎弓蒼藤忽破虬龍影怪石頻穿虎豹叢似覺普天多苦旱可無靈雨報所豐

過飲陳體乾少卿時石拱辰大卿遲一驛未到

驛騎關河新雨餘逢君設醴更焚魚孟公雅自能投轄内史何當不下車浮白寸心終自吐作青雙眼未全舒明朝定有新知會迢遞南雲日夜疏

黎惟敬内翰沈嘉則張幼于諸君過弇州園分

韻

下馬朝翁無限情微言入坐有餘清巉巖木落雲堆出嵴脩風過竹鳳鳴賓主東南當代事廟廊丘壑雙時盟中朝若問王廷尉一曲滄浪寄此生

其二

青葱竹栢吐餘姿不似長年搖落時巳割溪雲充野供還調澗溜作清絲客疑探隱難言結心到論文偶自知但許布衣催十日未應惆悵問歸期

贈名醫盛老

盛老醫甚精而有癖疾須攜妓避客輒數月

莫可蹤跡故云

先朝奕葉尚醫郎御史中丞番爲行時復閉門如泄
柳忽來施藥是長桑胡姬慣識絃中語弟子能傳肘
後方見說刀圭如可借野夫那怕巽滄浪

丁丑元日試筆

今年節物媚吾廬兒女分行拜起居官與盡來知骨
肉　主恩深處領樵漁屠蘇到我春從晩爆竹由
他歲慣除蕭散虛窓聊捉筆可能成就右軍書右軍五十二而書成故云

初正荅謝江右潘中丞

宦跡流年已併除詞腸酒態未全虛山南東道初辭
節江右中丞再寄書文錦細縈銜草鵲紫瑛新鉤帶
冠魚莫驚廷尉門猶暖自是交情古不如

石丈自滁移丈自魏貽詩見慰罷官走筆呈謝
并抒近况

閒門久矣雀堪羅忽有雙珠拂袂過陰德總輸于氏
遠交情終比翟公多數拳地借包山色一曲天留鏡
水波在昔相思須命駕可能携手問煙蘿

其二

初從納節號閒人蹤跡空勞兩地論居魏江湖懷北
闕環滁山水惜孫臣聽鷄起候村梅曙泛蟻偷爭野
老春如此風光眞自好可容長作半閒身

莫子良方伯以花朝自感詩見貽率爾奉荅

短蓬風色畫淒其誦爾花朝感歎詞衆卉只知爲雨
勤喬松元自得春遲縱令芳意如平仲已有幽心付
子規轉眼繁華何足問祇應商略歲寒時

莫方伯子良與子雲卿追餞松江道中留贈

小舫飛觴不厭頻交情父子更誰眞青雲未曉彈冠
意明月元多按劒人總是泉知龍臥穩也還身覩鳳
毛新臨岐一扇書雙美此日難教謝傳論子良數薦未起雲卿

又不第故云

太師存翁相公以元旦家讌詩見示次韻

山中宰相啓初筵乍有修風綠野前北闕定書南極
瑞老臣親致太平年尊開四代長宜栢燭憶三朝舊
賜蓮公詩有午時應永到燈前語見說新詩傳欲徧江南草色已
油然

解任後得明卿罷官報寄贈二章

參差尺一謝朝班回首風塵夢寐閒敢謂清時稀白
簡居然薄命損朱顏浮雲久自深吾輩春雪猶能近
故山家近郢世態紛紛何足道與君偷得到頭閒

鄉書一到不堪聞起剔殘燈坐夜分塞馬論來終是
失冥鴻去後許誰羣無妨中散來千里更喜廷之詠
五君與說近蹤應稍慰買山全古洞庭雲
答于皇先
一春孤抱歎無當行卷初開喜欲狂今日君王應愛
少古時童子解爲郎羣珠揀盡無魚目六翮成來有
鴈行莫道李膺門第峻久容文舉獨升牀
林近夫　朝回時返嶺外以詩見寄感而有答
杯酒洗洗且杜機新詩一讀淚堪揮誰能漢省分息

爲便向吳山問薜衣客許故情銷骨後自憐前事捧
心非封書欲發還多感縱有梅花驛騎稀
偶寫近況
三拋符印返江鄉其奈差池五十強懶勝世情無一
可醒多春夜亦成長文章薄曉才難繼兒女粗安事
未償甚欲掩關抽二藏天宮淨土總茫茫
舊有詩贈月溪上人將十年今春至吾州講經
畢過我小祇園言別更成一章贈之
十年高坐許重登不向無機說小乘破盡六宗猶竪
拂聽來半偈是傳燈談時舍利祥光顯到處軍持法

雨輿若問中丞何似業居然退院一閒僧
李丈琦自解銀臺力辭不出讀書燕中賦此見
懷
當年風采動朝端咫尺天衢行路難金馬靜多猶礙
隱銀魚卸却始成安聊從秘術探鴻寶不爲雄心注
鶡冠見說郊居新賦就可能將寄阿鶴看
姚匡叔以道術爲用晦諸王上客攜其書來訪
惓惓七子之盛有感而贈
握手相知奈晚何且將魚素慰蹉跎淮南道術賓初
盛鄴下風流事已過見數八公君第幾空傳七子世

無多春來社酒能從否莫道閒門雀可羅
書懷
風爲開屏旋掩屏春催花發又花飛客歌夫子衰時
命天與先生杜德機久自青雲詞伯少從他白簡酒
人非興來爛熳揮毫罷且復婆娑里社歸
況吉夫大參以長箋長律見期讀史記有感而
答
鴻書忽自豫章天讀罷撚鬚一莞然續漢中郎空見
許過秦新論有誰傳君憐竹素將來日我在雌黃未
定年何似掃除千古障爭名空室坐逃禪

宗良國將以近作見示且致知己之感有答一
章

行卷初開喜欲狂看來字字挾風霜那從帝子鳴鑾
玉月學書生看屋梁懷舊明璫投漢渚憐才清夢遶
吳閶知君豈少南州譽誤信王生齒舌香

德甫居太夫人憂致詩見慰悲溯用韻聊成一
律為答

癖懶歸來白髮侵故人清問一沾襟不知鷄肋支牀
日能作龍淵滯獄心變盡浮雲廬嶽在凋殘秋水大
江深與君但解逍遙意何事區區梁父吟

[redacted]父國尉以乃叔用晦書介紹投詩見褒有中
興大雅語率爾答贈

新詩籍甚美清揚汝叔書來許鴈行已是入林同小
阮還應賭墅似中郎文高龍種偏堪識祿薄牛車也
不妨莫向中興論大雅老夫名姓欲深藏

魏父佳父二國尉合書及詩見寄極有龍門之
思因及于鱗悵然有懷奉答時舍弟方按部
其地

金馬翩翩過酒胡子侯腰玦有珊瑚青萍對結雌雄
斗玉笛雙抽大小孤笛裏悲風追濟上琴心流水到

姑蘇不須惆悵登龍遠曾試吾家阿敬無

答用晦丈時有三詩極為余致不平之感且訂
後期

高枕慵天忽黯然西江尺素自鴻邊無言白璧偏堪
照何處朱絃不可憐縱酒此生終得計論文它代別
為權與君商略嵇康駕紫氣盈城在幾年

初夏行園有懷敬美弟南康

清和時序雅相宜阿惠那能讀我詩行徧池塘猶是
夢聽殘絲竹未成篪香爐可作齋中物石鏡誰臨畫
後眉（時弟迎家未到）翻恨雙鴻毛羽就北風吹斷各天涯

余燕中別宋廷尉望之今十七年矣公秉鉞吾
郡余謝言歸里雖訊問時及而竟睽握手乃
成一詩奉懷適太學張恒思以書索寄漫題
於首

君池握手愧初盟十七年來何限情念我和歌無宋
意知君結襪少王生棠陰轉傷華陽館（華陽公別墅也）柳色
仍圍幕府城（留都有幕府城）不是逐臣多落魄可知吳市易
逃名

程京兆汝懋視余少長別燕中者三十年矣余
自郎入留棘謂得相從而竟以言罷方成一

詩奉懐適太學張恒思携書索寄漫題於首
何堪屈指看花時金有霜華上鬢絲宦蹟乾坤乘欲
盡世情離合本難期丹陽劉尹多佳話京兆張郎不
嫵眉若問同袍歸節後酒罏茶榻解支持

和王百穀懐出妾

離懐黯黯未分明祇憶郎君一句清妾與書生俱薄
命花隨春帝不長情愁回樊素行時首枉却紅兒死
後名誰道兩坊三百步陽關分作斷腸聲伯穀曾有句云書生薄命元同妾爲來少傅所重

初遇子與方伯崑山旋爾言別赴任江右

馬鞍山脚乍停船黃鳥嚶嚶到酒邊我自一翁安避
地君還四嶽近朝天初完趙璧披雲出忽折吳鈎向
斗懸蓄念千端那可盡不如相對坐陶然

汪惟一得古印摩之扔其文曰五湖長見贈

籀跡秦章手自摩刻刓翻疑賭潛夫好論此椽同三
語且愛新銜長五湖到處酒旗成幽儔見來漁父是
官徒如聞尚有風波事一榻禪房署姓蘇

寄贈顔生

里門冠蓋學天津南阮由來不厭貧從他縻著兒曹
事似汝謠書我輩人沼上墨花堪染練堦前帶草欲
咸茵肯爲辟疆容徑造那將蠟屐比朱輪

李文正吳文定諸學士於海月菴賞十月菊五
七言律俱以前用騎字押和頗成險窘余戲
悉爲拔之

貪看晚節傲霜風淡色幽香冷不辭入坐巨羅爭自
引歸來款段未須騎推敲月下猶孤語競病風流彼
一時若使東籬主人在攢眉那肯和新詩

賀張太史

天上張星傍斗懸風流春色鳳毛偏乂聞伊陟能光
後共道周公許拜前從此玉堂添氣象幾人金殿領

勾傳承家故有絲綸在續史何勞慕馬遷

寄贈史金吾

看君眞作驪川珠襲坐春風況不孤家世傳南史
氏禁廷新拜執金吾門無下客歌彈鋏詔爲名儒掌
唾壺最是將臺尋禮樂未須終夜讀陰符

題潘中丞芝林時毘山書院成芝滿於林故以
名焉

數莖潘園賦衆芳何如神草被毘岡庭中玉露溥三
秀木末丹霞散九光出共筵蒲昭　聖瑞歸同天韭
作仙糧野夫亦有黃公癖地肺何年許並藏

送子與方伯赴江右任兼懷德甫用晦二君

雙旌宛宛向洪州斗色雖遥漸可求定有徵君堪下榻那無甯子共登樓西山南浦來尊外紫電清霜滿案頭屈指三朝詞酒客幾人方岳領諸侯

石湖遇朱在明小飲將別遂過虞山吳氏館

南薰徐入芰荷家小艇遥停喜欲狂雙眼忽分湖上碧五言能借嶺頭蒼從他興盡難廻棹念汝情深好對牀見說虞山多勝事相携且踏少年場

謝　襄王存問一首

納節歸來萬念荒秖殘清感渚宫傷能從蜀肆沽醽

醁爲有梁園賜鷫鸘忽爾佩蘭貽　甯子可還乘兩報　君王襄江正是沾恩地流到中吳始見長

壽王太常有壬

烏衣江左數諸王誰似　三朝老奉常家有魚須承相笏囊餘鷄舌侍臣香看山偶爾施雙屐避客猶能挂一牀屈指舊京鵷侶在可容時進百年觴

敬美弟有答予寄懷之作適以捧　賀歸倚原韻爲贈

十年岐路感商星見和新詩未忍聽幸自歸家同社燕還將握手慰原鴒南金價重留成鏡雲母恩深宴作屏莫以微涓誇湛露高陽初醞若爲醒

戲寄吳生

我愛髯公氣誼深長因任俠賤黄金裁成豔曲呼如意教就明童字稱心歌管時停星檜底酒船多在尚湖陰東鄰更[redacted]陳遵在失却鸞篦好易尋謂陳少卿也

殷無美余故人也東歸之後贄而强納拜焉輒成以贈

一歸初就已忘言三徑雖荒好避喧羅雀汝寧廷尉客登龍吾未李膺門雲披勝覽堪雙出海踏狂探試共論若語抗顔專席事至今猶愧古人尊

張見甫以臘月見訪明歲之夏復走使訊問感而有寄

破臘輕舠問五湖衡炎信使走長途誰能作伴門前雀汝自差憐尾上烏洛下寺碑堪小語江南匣劒已全孤何時更擬平原會紫氣從他看有無

送成伯鴻臚還朝

齋舫紛紛秋色間幾人猶傳扣天關仍叅豹尾　君王仗親綴蛾眉將相班望裏金莖仙作掌雄端玉筍品爲山交游倘及歸田叟洗墨分甘未盡閒

贈汪生象先

戈客吳趨一見尋翩翩公子吏詞林才清似㣲顏廷
筆橐在全無陸賈金偶自履霜寧入操居然愛日有
餘心衡門幸少孫臣淚濁酒新凉取次斟

贈劉生 故大司馬莊襄公孫也

百戰侯封表賜塋廬山一一傲長平清朝哉武綱留
顏色白首降羌記姓名敢謂文章觭阿上于今意氣
少劉生燕然尚有將軍石倘許如椽再勒銘

鄖襄之役與伯玉侍郎别恰三載矣聞出狱中

至蘇唐走信奉迎因成感舊之作

祖道春明三載強宛如蘇李賦河梁君應食酒談廷

尉我但登臨憶侍郎一棹不妨衣帶水九秋此排徊
緩霜秪困處處堪題石莫遣青山負客觴

題彼惝齋為彭稚脩作

蕭然一榻在行窩支足塗龜網薜蘿自為幼安穿處
文非關仲舉下時多班來黃卷凝風落掩扉肯選許
客過任是五經能腹笥即妨高枕竟如何

為滯史顏君題竹山齋樂卷君有子為荆別駕

著聲

念爾才名楚望殷長裾曳罷不勝聞曾陪梁苑題修
竹更與淮南賦小山雲臥霜滋荆玉色雨餘鸞露釋
龍斑爭誇別駕傳家美家訓傳來舊姓顏

方與客談園池之樂而有索書底大將軍者因

縱筆戲贈

碧幢朱舫幕青油千騎何須擁上頭而後旗鎗新茗
合風前劍戟嫩篁抽編籬別按屯湟壘對局爭先搗
魏謀君自不封如李廣野夫時號醉鄉侯

汪仲淹病後見過出其新詩有贈

念爾蕭疎病骨輕居然綵筆尚縱横何驕吾黨偕彌
美未掩君家驃騎名分得一珠猶照乘可應毀壁不
連城燕中縱酒論文地矯首浮雲百感生

贈從孫伯和需次察幕

衿紹箕裘滿長安羡爾 君恩晝綿雖已自辟書
觀察使何須不着惠文冠如功豈為貲郎論休汝從
誇駟馬看任是烏衣名稍次王家羣從總琅玕

明卿約以秋月枉駕尋有詩來敀訂春期賦此

促之

虛傳稽駕入秋來實恐猷船與盡迴高枕轉深今雨
味故人元是客星才匣中霜色寒猶嘯牀底春聲怨
舊醅見語花時能鼓楫教今日日探江梅

其二

百年岐路死生分垂白依然兩廣文郢雪更誰能知
我吳山何處不宜君還因浩蕩期春水莫使虛無似
楚雲解道海鷗能見忌即今林鹿已成羣

李太史本寧督學關西以得與于鱗後先自喜
責詩爲贈

圖書今旦出承明仙掌蓮花色自驚三輔豪賢俱北
面一時詞賦更西京黃河直瀉崑崙派白雪遙飛郢
里聲倘問受經諸弟子可能無讓濟南生于鱗

其二

被紫橫金三十餘清芬藉甚滿衿裾欲知絳帳傳來

業盡是青蘩讀後書日出終南無隱豹春迴河曲有
騰魚他時倘過登龍客爲道膺門古不如

故相袁公管夫人壽篇夫人無子而善持家

栢梁甫罷杏鉛詠栢舟已詠夫人詩門前羅雀又非
昔堂裏充熊將爲誰節勁冰霜饑見表心長日月自
成私侯家豈少銜恩客應是張蒼入拜時

贈夢岡宗侯

南斗珠光接女虛一珠雖晚照雙車不須昭代通親
表曾拜 先朝樂善書修竹夾池留筆札小山叢桂
隱簪裾亦知篇就先王槩擬報中和愧未知

寄張文學長輿

一刺高名已自知況傳冰柱雪車詩韓門乍喜過張
籍王掉還應愕戴逵覓醉汝來應有醉問奇吾老漸
無奇寧勞報案仍青玉但許酬章似色絲

錢叔寶七十

歲晏爲文沽所役忽忽不暇存故人除夕把
盞始悟爲叔寶七十誕辰遂成一律燒燭書
之亦不暇辨爲何語也

今年今日汝七袠明日明正又一年海屋春偷寒意
入驪珠月向嬾時懸碧桃送實符同至蒼栢將圖酒

金傳手理蠹魚千萬卷可能三度鍊神仙叔寶藏書最多皆手治故云

迎春日對酒客有談一歲兩春及中秋再閏者
漫成一律

故苑今年勝事頻賞心端不負歸人秋當好處仍留
閏臘未窮時再見春但使黃楊初厄過不妨青草兩
回新高門白玉行來美却憶雕盤倚桂輪

戊寅元日家宴試筆

兩從滄海頌王正三解軍符荷 聖明盤裏芳椒
偏晚得庭前玉樹有新萌由他鼙落鳴珂地不博逍

築把盞情五十三年綠髮白可因升斗負生平
　純甫沈丈將過嶺南貽詩見贈率爾奉酬一律
萬死投荒不自嗟片鴻驚我白鷗沙神交豈必從傾
蓋身在何須復顧家過嶺猜霜披薺色懷人古戍有
梅花江山處處皆文苑莫遣窮愁負歲華
　胡元瑞見贈之作推挹過甚聊此奉荅兼識賞
懷
屈指詞場半有無時名雖淺未全誣疏來九派江偏
壯攝盡羣星月轉孤爾自新書成越絕猶能促節和
吳趨人間何在從招有何事追論大小巫

　其二
代興天地有詞壇國士誰能不讓韓一字已知追古
易千秋寧復歎才難天橫削壁閩山住溪帶流雲嶽
水寒此地由來饒八詠陽春可許和人看
　與繩廷尉入　朝邀會吳江道中作
習習吳江黃鳥風尊前天地故人同誰能結襪如張
尉豈為彈冠學貢公仙舫璧分卿月朗使旌偏借法
星雄無寃白是諸賢事沒齒吾安一壑中
　戚都督以一壺雙斝為壽走筆志謝
忽驚春色到茅茨為有東風塞鴈隨宛爾金頭雙斝

落居然大腹一鴟夷真珠出榨初添興老尾爲盃合
遇時把向竹林還屈指風流十載舊吾師
　寄荅曾司馬以三
明時帷幄運籌多熟盡銘功字可摹聞道照山仍款
塞見來滄海不揚波和偏郢里陽春調賡是虞廷喜
起歌總爲懷人清興發可將佳句施煙蘿
　貞吉宗侯遠致新詩古窑杯盎賦此志謝
不斷文魚下楚波一時春雪豫章多怪他牛斗居然
色爲有驪珠未盡過蘭畹采來新結佩桂叢招罷舊
成歌酒鎗原是稽生物把贈何家修薜蘿

　送成伯屠錄頒　兩宮徽號詔於閩中
使者銜書下七閩馬頭能散萬家春來時紫殿捧花
發到日雕盤荔子新盧際兩宮俱　聖母清朝列
國讓王人欲知問寢龍樓事爭訪含香鶴禁臣
　壽莫方伯先生子良七十時誕辰爲四月七日
也
抽簪已是十年餘金紫依然山澤癯過海絕林爭避
禁當　朝鵷侶却無書康成表後初稱里貢禹徵來
不貢車正是清和好時候能容小友問郊居
　其二

蕭然海鶴出風塵誰識　三朝舊省臣十八年前書
巳就五千言後事方新生當文佛將臨日老作羲皇
以上人可道漢庭偏貴少只今　明主下蒲輪

蘭谿司諭彭稚修中讒移疾詣告輕舟過我山
園有贈

悠然便襆廣文氈借我祗林片石眠立骨總看銷不
盡病心猶妬捧時妍一官空傷成羊地萬事今為失
馬年若過嚴灘應有合古來元自客星偏

王司訓超拜和平令賦此送之

蕭蕭苜蓿廣文多忽作潘家花滿柯久矣上書新禮

樂君有疏定大樂可能為政倦絃歌丹砂不必尋勾漏桂酒
還聞近博羅自是君身有仙骨雙鳧非遠問明河

陳玉叔大參自淮以蜀中新詩見示有答

雙鯉何妨識面遲沾沾同調復同時爭傳正字初年
句近得夔州以後詩三峽風濤從此壯九河雲物待
君奇祗園一壑差無恙未遣千旄使者知

寄贈武林施翁施名經故將軍也

隱囊班凡忝清遊最諱人間說故侯菊勝東陵瓜五
色家輸荊楚橘千頭降心只傷禪僧語信足那妨醉
尉留若問弇園何所似六橋西去藕花洲

題畫寄壽黃都督

一劍仍霜十四州龍驤千隊肅清秋毋煩更借
君王箸見說新添海屋籌飛去尺書為屬國須來斗
印是通侯還聞幕府風流事白袷單榕狎釣鈎

自崑城還茂儉携尊同伯龍無美見送

秋山隱隱別歸橈賴爾諸賢破寂寥未必林宗多似
許還應茂世與偏饒行廚浣露青絲潤小榼傾霞紫
珀驕不為野夫眠思發乘潮還向玉龍橋

張助甫自陝西參議遷按察開府於池久之不
至乃聞仍移陝西按察賦此寄之

候吏江頭黯黯還依然真氣向函關自來河內無如
寇又道征西祇一班露冕再行三輔雨除書虛攝九
華山祇愁沙塞黃塵色漸入麒麟畫裏顏

看仲德與張子弓轟飲作

小阮時時酒債多況逢江左步兵過相看只解呼紅
友半醉猶能捲白波百斛從傾銀瓮落兩山旋對玉
傀俄欲投客轄翻愁任將耻吾曹奈若何

屠長卿使君見過弇園與曹子念同登縹緲樓
分韻得雲樓字

促膝相誇愜所聞不須呼酒便能醺高情已是傾中

散奇字那能敵子雲談後湖山如得色坐來天地盡成文還憐解嬿西京遠牛耳於今漸屬君

其二

倚酒仍登百尺樓欲將風物供吟眸未規庾領披雲出如練婁江抱郭流入詠汝應推沈約一觴吾可廢曹丘莫疑三老催呼棹恐有精光犯女牛君於詩其郡沈嘉則故云

壽陳封君提學允升父也

鵬袍鶴髮雅相當況有黃鵐諳壽章湖院芝蘭時自好鯉庭桃李更誰強身偏四聖舒長日地是三吳快樂鄉一盞一籌應莫厭與君還醉十千場

故將李棄官學道垂九十矣而彊方不休賦此贈之

垂楊左肘莫生悲老樹新英也未遲塞外只知榷萬虜身中可曉殺三尸五千文是君家祖八百名元李氏兒會得黃庭一句意不須天際覓鍾期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十五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詩部

七言律

讀于澤州致于鱗所著詩選遺珠有感

歷下孤墳已黯然郢中高倡世爭傳猶疑紫氣占難盡更得青箱手自編一夢可能忘李白諸生真見守揚玄空齋欲讀先揮淚還憶論文倚樹年

子厚宗侯貽書及詩見贈賦此奉答

結得雙緘學鯉形商歌欲讀更愁聽龍當倦雨須名伏鴻不高空可字寘縱許平原求自試寧如中壘罷傳經當年却悔無休汝誰似君家眼代青

李先生[redacted]以詩集見委序草次奉答

徵君亭館傍嵩丘一字吟安傲五侯不向汝南誇月旦還從江左問陽秋驥能伏櫪寧嗟老蚌始成珠可暗投莫倚陽春輕索和千年孤調使人愁

孫狀元冊封南陽便道還里索贈

金吾小隊出天閶為擁文星指豫方桐柏水迴龍是節毘陵花發錦為鄉香同奉倩餘薰舌賦似相如有鵁鶄試問詞壇諸大將江東誰不怕孫郎

奉和大宗伯董公返棹之作

初疑興盡子猷還咫尺清若未可攀日暮碧雲離合際江秋紫氣有無間勞公郢里歌中雪念我祇園夢裏山莫咲野人虛擁篲至今猶自掃柴關

陳子吉應東閣之辟紫髯燕中久矣今年過余婁水知尚因公車出徐李二相公林尚書諸見不因繼其後

握手江湖意悄然辟書蕪鴈記游燕宮花可自翹材館袖草猶餘應制篇丞相總知還有命公車雖驗不論年却憐吾似鄒長倩撲滿投君貯幾錢

董徐二道七兄訪山園守公留宴而余以掃墓東歸不復稍上人賦此志愧且訂後期

舉柘秋原一惘然如聞車馬破蒼苔亦知凡鳥題猶濕翻為求羊徑不開下榻仍懸豫章守窺園誰更廣川才相期倘在梅花發會譜雙龍笛裏催

初聞應天尹命述懷

納得郎簇使節歸忽聞　新命領留畿縱令丘壑誰論是若語巖廊轉更非一叟徘徊吟竹徑孳兒顛倒換蘿衣莫言清切丹陽尹何似山人傷少微

乞休疏上聞見阻公車志恨

麋性雖馴尚畏人蒼浪衰鬢已如銀陳情表上虛何益歸去辭成恐未眞造化豈應私長物風塵元自妬閒身弇園何限相留態松竹依依更幾旬

將赴留尹出門作

疊鼓鳴鄉試曉風倦游心事寄冥鴻已拚車畔鬪歌鳳何必幡頭有畫熊游客似誇輕薄尹居人應喚冶城公雖筵欲向清洋盡依舊三弇醉夢中

抵丹陽聞南中有流言即返棹

幸不將身與念違艇符轉首便成歸紫衫頻著雖長是白簡雖煩未盡非耳慣酒酣元不熱心安食少也能肥江東儘有容人處水石中間一釣磯

投劾向歸抵家作

剝琢應令稚子疑雀門風雨晝淒其能如五日張京兆又作當年柳七師霪底尚殘斟別酒尊前能詠解嘲詩祇嫌三老來催直不及山陰興盡時

歸後呈元馭宗伯

不爲水霜哭路窮將從里社逐春風一官雞肋毋憐我萬事龍頭盡屬公習靜稍知前日短避言那望故人同采芳倘有褰裳興未少蓮花濁水中

己卯元日雪中小飲試筆時以除夕立春

柴門爆竹不須催病怯流年又一廻已遣黃雞驅臘去眞成白雪和春來盤中傳菜猶疑栢庭際封條總是梅任使臺官傳酒誥可能茲日廢銜杯

得在籍聽用之命有感

才微不合詠烏烏試看南牀白簡無豈有消埃裨海嶽仍勞約束到江湖　君恩浩蕩留通籍歲計蕭條只飯蔬覽鏡自然成一咲可容衰鬢脫旅廬

東泉丈解太僕歸從少春兄游有寄

肯爲浮榮擬是非歲寒高誼見來稀空勞貢禹彈冠在但好虞卿解綬歸疏草尚寒千古色綠荷差勝五時衣芝岑滿地雙堪斵莫向東山咏采微

寄少春丈時刻余所贈詩文於石置遲鴻臺

臺畔鴻冥成古今臺邊龍臥轉沈深無妨官拙閒居賦可怪時清梁甫吟我自餘生安木石誰從衆毀出蘭金勞君不淺相憐意解向王筠句裏尋（沈休文書王筠詩句於壁故云）

哭子與方伯五首

樓船疊鼓出吳閶坐見蕭蕭短旐還化劒豐城餘紫氣藏書天目是名山官從幾命頭先白語到千秋管自斑惟有寸心猶未了可能揮手厭人間

其二

豫章題字畫猶新南浦招魂事已眞未老江東徐僕射仍爲天上石麒麟虛疑欲界無長日但是詞林不利人四壁圖書山百畝向來吾豈念君貧

其三

慈烏別宿舊林枝寡鵠啼霜聽轉悲論比儕兒差有位年齊摩詰總無兒吳雲欲散青蘿館滇海虛傳白雪辭從此箬溪西去路的應難似舊游時

其四

愁將舴艋入菰蘆未到吳興淚已枯矯首乾坤諸子盡斷絃山水一身孤書貽王粲能傳否劒許延陵再挂無不少溪苕堪作供用君家法薦生芻

其五

當年西省業西京散入諸侯狎主盟握管僅殘吳下叟修文今嗣濟南生里存魚舍誰留食天拆龍門可借名但遇江湖秋潦倒豈應無淚向蓀城

送莫廷韓應北都試

社酒雖濤離思濃鏗然匣底響霜鋒華亭不是羊公鶴洛下還稱陸士龍見說燕金貪腰褭肯教秋水怨芙蓉賓歌莫動思歸念春曉須聽長樂鐘

壽大司寇錢公八十

三朝一紀遂閒居矍鑠精神釣渭初國老壽齊錢尚父老臣英官是白尚書瑤池醉色桃堪並玄圃仙姿鶴不如聞道辟雍脩盛事異聞早晚見安車

於弇園餞馮使君之楚右轄

別墅留聽黃鳥啼蹔浮单舸當分携沂沿須綴愁源盡歌舞頻揮思日低小坐可移醒酒石元戎合記浣花溪籠紗未是山人事白板縱橫信醉題（時公有留題詩）

其二

毋論泉石殢夫君草木恩深惜離羣但是甘棠稱召伯還從大樹識將軍峰如衡嶽低多尺水比湘江讓幾分了得逍遙鵬鷃意應登楚閣賦吳雲

大司馬劉公六十

三朝名德許誰先寧冈水鏡紫入座歸來鬢尚玄挑李不爲風塵損蕙荃白璧轉看蠅後瑩明珠初吐蚌中圓莫疑少選安車下猶去懸時一十年

答和魏太學見慰之作

倦飛誰不愛林巒况有新詩慰藉多身是王生寧結襪（君詩語）門如翟尉任張羅（云云）蠹魚漸老猶殘字蛙黽何能且和歌奉帚主恩吾豈薄西施其奈浣紗何（語末謂魏也）

寄王大參陽德時公初歸永嘉以黃甘見貽

但作歸人事事堪永嘉名勝擅東南吹笙雅稱王喬嶺著屐偏宜謝監巖客至風前饒白苧書來霜後有黃甘祇愁行樂燕京妬不怕中山謗一函

感懷寄王大參陽德

六代三山妬客蹤猶餘五嶽可扶笻應來我馬元非馬悟得人龍有似龍祭酒偶叨詩社長通侯仍傷醉鄉封煩君寄與何曾道到老還輸阮嗣宗

劉司諫君同時舉二丈夫子然二母也其文憲副公以吉兆命名還乳媪先期而至邑大夫士奇之爲詩紀其事而命其次焉

少府齋頭柳更青藹然佳氣欲充庭崑岡乍吐雙良璧（君以崑山而憲副命名從崑其下字左從玉）楚部先占一小星（君楚人也小星若用舊文事）共道龍門饒積史雅聞麟筆有傳經（君常）啼聲不斷皆英物試看還應訝寧馨

其二

見說仙游夢更奇縣衙西北狀元祠（君嘗夢謁顧文康公祠既至治臨祭宛然無何而有茲慶）麒麟天上傳雙趾蘭玉庭前長兩枝讀到父書應自易繩來祖武定非遲二雛虛道徐卿好

誰似君家在一時

送顔司理之任平樂

官好那愁度嶺難年青不怕瘴煙干山逢仙吏誇丹
竈洞向明時愧考槃繪閣風簾排秀入訟庭霜筆到
春寒從他筋竹杉蕉好只作浮雲過眼看

自長興還抵峴山遇李使君冒雨邀酌屈指郢
中之會忽五載矣歸成二章奉寄

小壑依微指白雲老僧初見怯相聞當年知識半開
府今日翻陪柳使君藥裹雨來珠作供野蘋風起縠
成文不應呵殿松間別為恐青油擾鷺羣

其二

出雲溪山盡綠愁仍從地主見風流長勞郢里陽春
憶少為吳興夜雨留浮玉島鷲新客堵市金人指舊
優婁明朝艤艋煙波去物色知君未可求

為吳侍御贈廣西鍾提學

中外臺端見表儀不煩霜面瘴煙披分來秘閣藜千
點校後諸生桂幾枝門下陳欽談左氏著括為公羊部江東
匡鼎受葩詩懸知獨秀峰頭坐五嶺雲霞更屬誰公讀
中秘書為御史提學南畿故云

喻工部邦相以前天台令謁選枉道見訪出楚

中諸集讀之感而有贈

破浪衝災艤艋孫偏勞物色到菰蘆文驚賈傅浮湘
好歌愛王郎斫地無休汝蓮花依白社游燕桃樹滿
玄都欲知循吏從文苑樂府應添于蔿于

凌大司馬汝成成嶺表功入参留務奉送一章

春風十萬偃貔貅誰似元戎晉錫優五嶺輿圖開一
半百蠻冠帶比神州銀章首考中書令畫閣肩齊博
陸侯均佚莫言分洛好蠻書連夜下長秋

寄太平龍同知身之時兒子以試事過謁

陰陰桃李遍吳關竹馬爭看江望轉殿第入中興循吏
傳何須北闕諫臣班名高不讓諸侯美才大長憐半
刺閒欲識使君行樂處千秋今日是龍山

其二

杯酒吳閶惜離羣一時賓從雅能文快哉丘壑歸田
父美矣樓船屬使君試汎錦帆牛渚月能忘籃轝虎
丘雲如聞兒輩窺東閣倘有餘光可借分

殷無美與沈君典狀元有南宮之好今將訪君
典於宣城賦此送之并簡沈

當時蹀躞競空羣頭腹俱龍尚未分罷業三吳殷往
嗣人倫一代沈休文西山霧隱仍如昨南史風稜始

獨聞此去采芳携手處誰能不妬敬亭雲

北僧行脚而携諸名士卷乞詩因贈之

參方一鉢信心行祗爲詩編錫不輕時至世尊須乞食古來菩薩也求名新憐江左多貧里舊說燕中有化城千品蓮花隨事誦勸師須是斷無明

袁黃巖寄鴈蕩圖及新詩見示頗懷壯游之感

高枕柴門掩綠苔袁書驚爲故人開如分鴈蕩峯青過忽挾龍湫萬玉來康樂恨長爭試屐（昔人以謝康樂不識鴈蕩爲恨）河陽詩好任登臺君家夏甫終難蔑足何曾恨入垓

壽濮遊擊四十

千秋帶礪中原舊三翼戈船海戍長緩帶諸生談碣石飛書一箭下扶桑心因捧日長懸赤髮爲籌邊欲向蒼四十擁旄眞謝極從今更擬郭汾陽

壽大宗伯吳興董公七十

七袠三朝命世臣長從龍馬闢精神文章海外雞林重宰相山中鳳誥新步武有闈過梓澤比閭爲日望蒲輪偏聞勝事開秋社逸老堂推第一人

賀大宗伯董公孫捷秋試

一時名壽潁川君最喜元方復有羣花萼金莖仍沐露新栽玉樹已干雲徵歌盡道繩公武命字初看並手文自是天人三策在春來重向漢廷聞

再寄答胡元瑞且邀相過二章

飄然年少棄繻生每出新篇令我驚一字風雲爭吐氣千秋日月破藏名無奇寂寞甘楊閣有好嵯峨必漢京五子見來今已盡那能白眼向時英

其二

不獨文章冠盛時雅聞姑射並風姿爲君一案非青玉寄我諸篇並色絲清節異時愉乃父中庸今日亦吾師莫辭終古神交在所見俱應勝所知

送曹子念赴永嘉謁謝王使君陽德因遊天台鴈蕩諸山

江南十月木風沙辭客翩翩問永嘉報贈豈無青案玉歸裝定有赤城霞飛鴻絕巘書千里展擁蒸波錦薦家最是府公爲地主可能留賞及春華

承明輔方伯見訊且有秘示奉荅一律

問我歸田何所云浮名損盡任離羣長聽西竺三生語懶乞華陽十賚文有酒不妨長短日是身堪作卷舒雲知公最得無師智莫遣人間俗耳聞

元馭宗伯留賞蒭忽有紫牡丹一株異而賦之

學士銀魚焚不避居然陶令傍東籬誰云晩節無三
友忽許天香借一枝賜紫獨應誇彩服配黃雙可薦
金卮知公大是春秋筆能遣風光企此時
李公自留都督學轉北奉常有贈
教鐸方傳振舊京容臺忽爾傍承明行時相悵看猶
絳到日長齋羨獨清天地似新周禮樂星辰依舊漢
公卿由來柱史偏譜典門下何煩致兩生
穆考功敬甫以書及詩寄慰奉荅志感并言近
況
已勞燕鴈破蕭疎更許唐風慰索居慈母尚投三至

杼故人能辨一函書空華過瞬那堪捉病草逢吹偶
毀舒欲識近來眞懶態雅無餘與及樵漁
穆君以近詩刻石并刻余詩寄謝
隱豹斕斑不掩姿環臺琬琰有新辭共傳鄴下韓陵
石全壓江東幼婦碑倚玉久應慙我穢激珠時復露
君奇怪來天際渾河色忽有雙虹映日垂
戚都督加太子太保奉賀短章
天朝列障大論功兩綬新兼將相雄秖道元戎臨紫
塞還聞太保領青宮輕來繡領初盤鶴軟轂軺車舊
露熊唯有貂蟬餘事在可能無屬鋭頭公

卓光祿過我弇園有作聊倚贈
念爾眞成汗漫游煙波一艇傲深秋從探茂苑名山
盡且爲愚溪少日留彩筆老憑添氣象玉鞋輕自吐
風流題橋賸有王孫字時復摩娑緩別愁（余園有月波橋）
殷無美談君典築室水中謝客讀書與鄙況合
有述
殷生纏繼說行藏令我翛然思沈郎予告乞分天一
曲移家俱任水中央浮生轉愛青雲薄傲吏能私白
日長料得書成應自署春秋繁露漢賢良
雪夜大作晨興有報弇園之勝者病不能赴作

初聽淅淅打簾櫳睡起俄驚天地同老圃狂呼千樹
玉病夫貪守半爐紅行吟故讓孟處士僵臥差强袁
郡公却憶傲寒諸俠少臂蒼穿過灞陵東
臘月十日夜雷電大雨有述
前年臘月雷電作今年雷電臘如之即開棠杏能幾
日欲出龍蛇何所爲閉陽書成弟子詭離畢語是門
人疑襟披幘岸事未了已有雪霰紛相隨
賀學士何公弟仲君入史館
胎簪峰色轉嵯峨桐栢雙流遍絳河學士班中鴻序
近舍人池上鳳毛多追鋒次第穿花萼下直聯翩響

玉珂聞道相麻饒潤筆弟裁兄草定如何

大中丞胡公入佐司徒貞以多病里居不獲一從父老臥轍請留聊成二章以壯行色蓋公之功德人能誦之而公之苦心人不能盡知也故於結語中深致感云

關西清白古來傳數到胡威更㷀然新轉地官饒建地近賓天語見何天尋常入座人猶羨四十三台滿更賢惟有苦心眞絕處青燈疏草淚痕偏

其二

五雲將送書熊車欲借先知寇不如主計十陪蕭相

府昇財能用范卿書窮簷盡屬吹噓後多士爭承咳唾餘漸老杜陵懷舊切春風寂寂浣花居

庚辰元日即事

匡牀午坐岸烏紗庭玉分行砌長芽鄭父能攜芟尾酒相誇不數撞門茶鑪空旋喜煨楓葉坐暖從教舞雪花若語江城眞勝事春來端合到誰家

雨中即事有述

衡門寂寂罷周旋暝色昏昏且晏眠有酒有詩無勝地聽風聽雨過流年累碁聊任諸兒戲開卷粗窺六祖禪除却自身還自了不妨喧靜但隨緣

范子將有金陵之遊賦此爲贈且復招之

釜中生塵范史雲忽往金陵荅所聞朱雀桁頭賣曆日棲霞寺裏讀碑文齊梁總工何處鼓吳囊倘重若爲分故園儘有鷄豚社一盞春醅且易醺

徐嘉定量移雖邑無美索贈

計吏尙書有譙訶量移才子未蹉跎中年豈少循良狀即墨其如左右何烏影天疑元會誤琴聲人許練川多殼生似向兒童約竹馬無妨郡綬過

和陳玉叔大叅雪夜見懷之作

射堂飛霰點朱衣擁鼻微吟念采薇豈謂剡中游客

盡端因郢曲和人稀漁蓑此夜寒從劇鶴氅當年貌已非猶記醉呼兒輩語五陵豪俠臂鷹歸

二月十三日作

苦海依稀見宿因長期抖擻出風塵從他班管書文伯不博黃冠署道民舉眼便非干己事到頭須認自家身似聞寒雨多僝僽二月梅花始露春

其二

海上青鸞杳未還至今消息有無間毋論神女曾捐珮不向君王乞賜環風急亂英迷客路雨晴圓照滿家山轂輪任是催人緊見說難銷物外顏

董茂才揚名以文見贄有贈

四明狂客代不盡今汝毫鋒復縱橫罏中亦並精巳就匣裏青萍雄自鳴末路交游皮作相滿堂文酒目偏成毋輕潦倒覓長服漢策還須待董生

傅公瑕携麗人梅花新居貽書自辨而詩有晚得新交蕚緑華語葢指梅也且索和章賦此駁之并用志嘲

見說新居傍若耶時過蓮女莫如鵐縱令解贈金條脫未必眞逢蕚緑華爲雨爲雲終屬夢非空非色向誰誇道人也任梅花屋紙帳疎櫺月影斜

聞家弟乞休不遂有感

草色池塘夢未眞天涯難問德和貧阿誰傳得思歸引令我長爲謫語人竹箭自然江左貴桃花無恙武陵春柴門掃罷還堪掩不必墳荒聒老身

其二

神虎門頭欲解簪名高天亦妬山林未應君相眞司命自古行藏好信心龍性馴來生恭法鳥肩看後起知音但令五技如兄短不畏藤蘿臥不深

子厚王孫再寄新文有答

一片春雲五色翰開來字字吐琅玕亦知唐叔成圭易不放長沙舞袖寬宅近南陽龍好臥臺偏江左鳳難看君知此道千秋貴試把微言問子桓

伯承少卿自報國寺分手二十五年矣雖訊問不廢而笑談永隔今歳初夏復有一詩見遺聊爾奉答

招提杯酒散詞盟華髮蒼顏鑄此生各負一編湖海日不貪尊火斗山名升沉事事歸陳迹耕鑿年年飽太平見說白公禪觀後紫綃菱角對彈箏君詩問我近樹林而嘗嬖之樂日甚故是及之

荅舍弟敬美觀還復履江右臬任時偕余訪道

有遇

春風至自薊門天念爾行藏金有緣謁帝雲裾猶五色逢眞靈藥更千年童江竹馬迎維楫婁水茅龍引別筵笑殺豐城尋紫氣於今雙劒女牛邊

其二

抗疏歸田計巳虛惠文重戴莫躊躇當空月朗從圓缺過嶺雲閒任卷舒翫世不妨身内寶誤人須辨枕中書茅家仲弟饒供張可道難兄去不如

伯起不就公車杜門著書寄此致美

旋郤公車甘隱淪愛君初作自由身書城柿葉眞如

晉種得桃花不避秦湖海幾曾湮竹帛煙波隨處吐
綠綸倦夫塵夢從誇覺爭似元無入夢人

寄壽宮保大司空潘公

淮海仙槎指日懸燕京優詔自天傳那知嶽降生申
地已是河宗獻瑞年　帝賚玄熊因拯世人誇白
馬不沉淵宣房信有如椽筆能寫虞家禹貢篇

戲章仲玉寫楞嚴經且用白解

要君日日寫楞嚴曇礙村頭損素縑夜案神光生口
角朝凝舍利吐毫尖行歌劒客紛將蒯調笑書生舌
欲黔箕箇法門無一字五千函卷是誰添

雲巢老人走使渡江以詩相問有作序定于皇
甫謐語賦此報之仍寓懷仰

却掃深居萬事空脩鱗珍重下江東何哉一序煩玄
晏久矣三都屬太冲老去浮名杯酒外悟來歸計佛
燈中亦知杖屨難徵逐幸自鞍山兩地同

少司馬四明范公以詩見約相過和韻奉酬

燕市分攜春復秋讓公先已占滄洲長誇謝傅圍棋
樂不作虞卿解印愁一范高名南斗在四明狂客古
風流由來禹穴饒奇秘可放靈威少日留公家古文秘籍甲江左故云

四月五日即事

方除忽展類西清隱隱蓮花踏處生天語獨傳三字
切玉衣真見五銖輕流霞欲動靈旂色滴露如殘警
珮聲聞道穆公誇婿帝吹簫元只爲秦嬴

其二

小閣文窓影綠波嚴妝不啓動輕羅鏡承初日芙蓉
媚忽轉輕森翡翠過巫雨鬢髮看漸吐楚雲環珮聽
來和欲尋別後羣真位只在黃庭内景多

其三

五雲佳氣靄充閭一縷如虹挂太虛忽展淩波無

襪貪看爭日研光裾金庭白鹿愁騎鶴玉局青羊惜
授書灑壁天漿渾勝蜜人間大有渴相如

其四

琚聲縹緲復徐徊拂棟香雲髮未開北絕上妃應悵
別南真司命好重來丹砂剩得仍爲米桃核藏來可
是杯最幸導師還召對累言塵世有仙才

唐明府元父母七十一

桃花無恙訟庭春鶴髮交輝適七旬單父能諧琴底
意萊蕪不厭釜中塵棠雲一供神明宰萩木雙爲底
瑞人試欲添籌何所證唐生占相久如神

壽蕭安人七袠 郎中某母也

里中蕭檜渌朝種門外蕭郎漢節歸檜歷千秋多氣色郎驅六傳有光輝飛來鳳五盤花誥賜出鸝雙颭彩衣況是海東仙跡異可無桃實今顏緋

屠青浦長卿以詩采眞聊爾倚和

紫氣那從令尹孤白雲秋色滿江湖驪珠采去人人看滄實探來字字無任是緱山能誇鶴寧如葉縣早飛鳧相逢莫問函中記但共長房酒一壺

寄處州翁太守邦相兄

括蒼太守樂有餘兩衙無事但讀書開籠自調青田鶴罷酒不嗔好溪魚晝長鳥雀衙吏散秋淨煙霞生客裾如問錢塘舊官長王臺手板竟何如

徐大宗伯以佛語見訊倚韻和之

老來雖欲正中偏差勝者婆如上天累盡可餘迦葉舞慈深寧受辟支禪閒械罔象欣珠得倚杖長庚配月懸悔不乞公祠部牒也堪將換汶州田

答荊府樊山王以文草求訂

時自虹光倚少微那無物色到漁磯人從白馬看如練詩向黃梅擬受衣袖裏澤蘭愁信遠懷中荊璞怨工稀亦知竹素千秋業敬禮人間有是非

辰玉道兄游南雍應都試賦此朔之

橋門經術冠諸生囊苑風流更大名但使芧家容季偉不妨韋氏挺玄成芙蓉榜下看雲色桃葉渡頭歌月明處處江山堪入畫還同平子賦南京

林大廸者故同年尚書對山子也閏秋之月忽訪我海上以其所著毅桂堂草來貿之大較鴻覃典麗不操閩音而七言古近體尤自烺烺維林之先父子兄弟正八坐者四人其它乘朱輪組銀艾者又十餘人大較以高節偉行著天下叅業先其大者而於茲途嘗未闚

也夫豈獨閩自待用先生與長沙諸公角善夫先生與北地信陽諸公角而草昧尚屯時傷質勝君子猶有嘅焉今者彬彬矣篳路藍縷之徒大廸其超乘焉懋哉余甫有筆硯戒不能爲之敘而以一詩致賞

代有尚書能識履里多喬木總推林傳來鳳羽尋常物別採龍脣大始音小語時時霏屑玉新編字字比南金老夫且拭山陽淚報爾悠然千古心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終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十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詩部

七言律

九月閉關謝筆硯而千里故人訊問不絕又多以詩及者遂成此二律志苦且代答

小徑衡門鳥雀餘秖因才盡愛閒居諸緣暫息交猶在一病雖輕懶未除玉案有無知莫較銀鉤早晚竟難虛于今却羨桓司馬博得空函省報書

其二

不盡秋風至羽翰報書詘可報詩難半生失計甘雞口此日寘心任鼠肝柿葉懶題空自積梅花從折負宅寒於今却笑陶都水才鬼誰能具眼看

齋室初成有勸多栽花竹者走筆示之

一室緣溪斷俗塵翛然吾自愛吾真澆花怕結春時業種竹防驚夢裏神梧葉到秋無那病芭蕉過暑不堪貧何如且放空庭在月色風光好近人

夜聽印師禮誦走筆偶成

街鼓初停香篆寒唄聲那為雨聲闌彌陀界遠疑城近慈氏宮深外院寬正念可爭無念好非心還較即心難道人剛有安身處未必清晨叩懶殘

送仲氏敬美視關中學政時皈心道門茲行樂指而已

新栽絳帳擁朱輪沃野天開萬象春它日扶風多弟子早時函谷辨真人梁丘代是能傳易賈誼年來不過秦莫訝文無將贈別秖今猶作自由身

其二

念爾長誇太華尊褰帷秋色許重論可猶無恙金天掌應否居然玉女盆紫邏春添新句色青柯雲護舊題痕漫道濟南詩記絕至今猶自闕真源

其三

關罷晴原獵戰酣還憑餘筆恣游探沿陂騎吹飛春漲入嶽星河挂曉驂聞有壯心憐渭北定無佳處勝終南欲知西咲緣何意來與維摩共一龕

其四

別酒雙壺且細傾中年兄弟不關情何必諸生推北斗那須故舊覓西京雲開白嶽崢嶸態雪淨黃河黯淡聲縱有奚囊都放却逢人但可話無生

寄李本寧提學索其秦中文字

關西衆說楊夫子（謂應寧也）但奉吾憐李翰林（謂本寧也）即使

人才饒棫樸可無詞賦慰蕭森秦風雅有同仇好鄠
雪其如寡和音老去閉門無一字許公方外別論心

寄陝西右方伯徐公公近以吾郡兵憲遷

別筵霜色恵文冠遺愛偏留淚眼看今日棠陰歸右
伯古時薇省在長安傳來素翮隨陽易寫就銀鈎度
遠難珍重兒童一致語時時竹馬大河干

空山首座托鉢參方因調其師館

緣師捧底少知音一鉢飄然辭故林是處可登三昧
地何須忽起四摩心離山梅子從生熟探水茱萸自
淺深歸到洛時須遣却佛堂牢閉不容針

辛巳元日試筆

一室歸來類僦居不欣添歲不愁除庭空爆竹如相
借戶小屠蘇頓有餘火爲含飴淹孺子依然抱影愛
寒廬新年處處交堪絕祇許梅花未盡疎

華幼園以古隸見貽賦此報謝仍乞書國風

烏翩山頭王次仲鴻都門下蔡中郎似分晉季鵝池
墨流作梁清練水香柿葉過霜紅滿地芭蕉含雨碧
堆牀二南須爲縱橫寫老去風人有面墻

甫爾逍遥偶得陸司空與繩數行坐客因舉吳
門詩語一咲賦此

數弓既脫一蝸廬老去生涯自有餘但飽何須香積
飯得閒能厭恵施書師教忍辱波羅蜜代有同生蔑
戾車却是山僧多伎倆此身聾瞽不妨渠

題宗良王孫摩尼菴

君家齋頭十九首一首一顆珠光流平陵媚梨吐五
色欲與舍利俱千秋驪龍有頷那可探罔象無心翻
見投燐火自來難闇日豐城雙劍黯然愁

題匡南王孫奕臺

蘭亭高詠杳難攀滕閣鳴鑾迥不還忽有露莖起象
外能令天籟滿人間披襟快自君王賦酌斗清迴帝
子顏無那阿猷稱盡興憑誰拄笏看西山

同年彭比部輅貽游仙近體見懷漫成一律荅
之

神武門頭厭世塵挂冠天地許沈淪彭鏗久矣君前
代子晉那應我後身白石兩堪貧歲計碧雲孫憶賞
心人縣知未買扁舟興小有桃花可問津

送憲副王公家馭督視河南學政先是長公以
春秋冠天下而公繼之

聖朝多士滿東周兄爾工師棫樸收萬古圖書更河
洛八方文軌自中州洪都石伕還堪訪虎觀經殘可

再訾倘向青囊探秘策第二云南史有春秋

閩中陳子韶憲使以二詩及書附賈舶見寄聊爾次荅

萬里橋東賈客航曾携明月到吳閶清猿嘯峽三巴俊赤鯉心紆九派長終古墳麑還並協此生旗鼓不相當夫君自有夔州調刺史能無治草堂

其二

射洪零落有家聲中散隈俄無世情書到絕交堪自老詩題感遇不須名逃禪別愛聲聞酒任俠能爭竹素衡今日一編天外至老夫差不負生平

宗人汝康都運端陽舉孫乞詩爲贈

淮水湯湯無盡期琅玕又見吐孫枝石麒麟送在茲夕蠟鳳凰成應幾時眼中不置阿堵物膝下所以寧馨兒蒲觴角黍最初會它日三千客是誰孟嘗君以端陽日生故云

感事

白簡彷徨尋所之入山不深復何辭世人責鶴寧一事而我雕蟲亦少時多闇比丘結未斷求名菩薩緣當遲怨生轉作善知識咀口識却波羅夷

吳母六十壽言母長齋三十年有子富而好道築淨樂宮七真堂於齊雲巖項進士李元廼索句壽之

瑤島蟠桃熟太遲潘園諸種果無苛何如別創朱明館取劇新榮碧玉芝此日蘇躭唯母供它年盱孟有兒隨豪家水陸應何限不貸西山景向移

與敬美弟初出郭宿故墅

歲晏冥鴻愜戽歸秋深老檜冒霜肥居然北郭饒藍舉對是南山一布衣田父酒深能見狎貴人交淺任相非柴門促膝蔡羹好不爲高陽舊侶稀

其二

稚子猶能指二王那知小令更清狂頭顱不傷世人老骨肉無如昆弟長豈爲池塘生好句已勝風雨對匡牀中宵錯訝墳麑奏次第黃庭誦未央

荅贈皇甫子循先生

小徑鋤來秋草榮新詩忽爾叩柴荊誰能綵筆長無恙何處青雲不忌名失馬古猶傳塞叟行金那可問莊生范少伯事莫疑禪客幽棲意總爲人間百不平

孝豐吳稼澄故中丞峻伯子也弱冠而才以詩見投云還憑文舉通家刺去問留侯辟穀方生之從祖大參君老於是中必有秘密相授

僕何能爲効因抒贈荅一章聊見情耳
衡門忽啓爲吳均片語崢嶸意象新今日鳳毛眞見
汝向來龍腹定何人葛翁丹竈存應否王氏青箱乆
漸淪出世心期經世業少年才子自由身
有上人閉關居作此贈之
愛爾高居息衆緣沿堦忍草任芊綿牀頭臥虎難爲
客頂上巢烏不計年天鼓自鳴朝梵後地肥爭發午
齋前翻嫌慧遠生多事苦役僧雛種白蓮
贈馮咸甫先輩咸甫能文章其祖侍御公父京
兆君以忠孝著節云

汝向玄都禮赤文吾從彩筆覩青雲漁歌不惜齊南
鉞驄步終空冀北羣諫院世傳其御史陪京人頌大
馮君亦知忠孝而家事可但詞場第一勲
大中丞陳公自楚南服貽詩見懷賦此爲謝
曾向陳家識季方參差玉樹凛氷霜行臺對聳中丞
栢賜履重依右伯堂（公繼伯氏大司馬撫楚又公舊按部地也）萬里素
書來燕外十年丹禁接觴行虛勞姓字占朝籍已負
殘軀事藥王
同元馭學士及家弟敬美會李惟貞使君氷玉
堂出沈啓南先生畫見示命作
陳榻懸來總爲誰希成三益共追隨已誇氷玉壺中
客更愛丹青筆底詩晝戟清香吾郡事朱門蓬戶古
心期興來指點虛無處便踏芒鞋去不疑
題贈安雅主人
安雅主人希長物道書數卷竹千竿不煩醫俗方爲
雅無可徵心始較安薛氏雙輪歸計晚劉家三爵酒
腸寛若逢恬淡齋頭客猶作人間白眼看
家馭提學甫校士河南投効徑歸詩以志美
纔渡漳河輿已闗北風吹峭惠文冠何人更許全三
樂此地今看有二難忽憶淮南青桂色從宅梁苑絳

帷寒莫言小弟岑東晚鬢髮皤顏似渥丹
壬午元日與敬美祝 聖少欽卿事
參差蘭玉暎階新雙引金緋祝紫宸少還便尋居士
服爾時聊現宰官身三分栢酒誇裝尾千樹梅花鬬
早春弟勸兄酬休惜醉眼前俱是太平人
張肖甫司馬特膺簡命督撫全浙賦此贈之得
二首
親捧兵符下九霄風旗獵獵馬蕭蕭度遼大將仍持
節橫海諸軍不得驕見有副車廻塞柳可煩強弩射
江潮經行總是甘棠地早晚追鋒趣入朝

其二

脫巾愁聽自錢塘推轂欣聞出建章六傳忽從周太尉舉軍爭隸郭汾陽温言纊挾三冬日肅令鋒迴九夏霜飛捷不妨清夜報宵衣天顧正南荒

留葉茂長小飲聞將有西南游歌以贈之

解道衡門絕世緣愛才猶護葉生顛青鞋信足從它破白眼看人轉自憐詩好詎贈湘素價酒狂思蓋布衣權西南岳牧誰黃射鷄起雖題莫浪傳

大中丞孫公貽書示按部期久不至聊爾奉訊

父老河干瞻望頻孫郎江左欲行春單車立破千妖

膽一疏能舒萬姓顰稍覺前茅旌色動爭傳細柳甲光新野夫亦傷花溪立爲雨爲雲忽未眞

讀穆敬甫所選明詩七言律有感蓋時輩之作在焉又多猥及余云

十年龍臥大河湄磊塊時時一吐奇共許使齊能論樂何言返魯便刪詩摶秋片羽風斯下媚夜繁星月益垂白雪祗今多命駕不須惆悵不同時

以近況報敬甫亦小有所規也

久自沈冥遠世情虛勞瑰琰表西京須彌頂上無文字林慮山中有姓名咫尺蒲團天樣闊些微匣鏡月

同明未論眞得三凝味染指能令萬事輕

胡憲使歸自滇中年六十

三朝循吏贊昇平一疏歸來萬事輕焦憶尚沾滇僰淚漁舠先結嶰湖盟青山甲子貧仍數丹穴鵷鶵有嗣名他日胡威蒙召對定知能讓乃公清時瓜瑞將上春官

賀大中丞晉臺秩撫蜀

璽書今旦出燕京吳蜀恩波去住平牛女星移鹽部邑岷峨雪作大江聲寧唯遺愛如何武遮莫前身是孔明用韋皐事開府西川多拜相即看紅燭引雙旌

得騏兒領解南都報書此寄勉

齋房寂寂篆煙微忽有泥金叩竹扉一日看花須白下千秋奕葉振烏衣彈將流水方成是刖後連城始悟稀最好鹿鳴歌宴罷莫教恬澹與心違

其二

鏡裏蛾眉歎不逢承恩今際易爲容一毛吾自先慙鳳五彩而寧借似龍阿閣紛鶯初日擁鐘山暫見慶雲從莫矜家世青箱業勝有餘忠報九重

送張侍御子告還蜀

南北白簡一時傳忽荷君恩賜沐偏建業秋霜無避馬雲安春雪有啼鵑歸心已度千盤棧起色重呼萬

里船負弩雖榮知不愛相如今是著書年

送傅吳縣入覲以善治民聞而山甫子亨輩謂
其負仙骨精禪理因賦此爲餞

吳門匹練貫三台爲是朝天彩鷁開葉縣仙人飛舄
去東陽大士應身來君王別對重雲殿元會仍沾萬
歲杯莫咲深山諸老宿也騎竹馬候江隈

送徐少卿册封魯諸王便道歸壽大父太師公
八十還朝兼簡其弟元普中翰

即從東兗下東楊羔鴈紛紛簇錦堂家慶百觴師尚
父公餘一賦魯靈光孫枝玉樹堪誰並仙掌金莖待

爾嘗欲識先朝眞師腑闔門符璽待君王

其二

雲門喬木鬱相望誰似徐卿慶澤長兩世四爲符節
令 三朝五錫太師章朱顏綠鬢明郵傳玉册金書
出尚方寄與鳳池難弟道好裁新賦獻長楊

送毛豹孫天池寺檢藏寺爲僧文撥爭之力而
後得之

知君逸思倦周旋愛結天池寺裏緣寺憶東亭初施
日池誇康樂再開年唄聲時出歸雲外梵夾初收落
月前即使頓緘三藏徧不如離欲近初禪

題春草馳情卷寄荅孔炎宗侯

胎簪秀色滿吳邑父子風流豈異時臨得宛陵離後
帖（張長史宛陵帖一日春草帖）裁將康樂夢迴詩王孫不斷萋蕪
恨天馬長銜苜蓿悲若問吳臺眠起處一羣麋鹿眠
迷離

子厚第三書孤憤之慷極矣男子要自有出世
事毋論浮榮即不朽亦第二義也賦此廣之

雙鴻不獨問加餐隼底縱橫意萬端總爲難呼中散
駕可能無恨遠游冠枋榆杜日吾寧老桐栢春源爾
自看記取緱山明月夜玉笙鸞背莫辭寒

其二

朱邸朱紱攀競新少年都美出風塵從誇邪里傳孤
調恥向南陽問貴人七子有文身似葉八公無藥鬢
如銀縣知出世男兒事咲殺難陀戀轉輪

壬午初冬忽傳朗卿有非常耗者得書竟劇困
成一律情見乎辭

矯首南雲眼劇穿銀鉤乍展獨欣然人驚罔象珠仍
得我識隋侯月故圓久自千秋歸大雅何妨七日宴
鈞天病夾粗了區中事進爾同皈第四禪

沈太史 請告歸嘉禾走筆問之

戰勝歸來定不臞可應腰帶沈郎如金陵水鑑掄才後檇李湖舠起色餘閒說尚方多請劒近來南史著何書知公自有冷然馭倘逐春風過草廬

元日過敬美小酌試筆

獻歲家園倚杖過劇歡兒輩奈衰何寒貧秖藉連枝暖病怯屠蘇半戶多白屋千家同慘淡黃冠一老自婆娑長安日有維新詔不必春風到薜蘿

送余教授歸天台兼簡應在明

拂袖高歌歸去來春深採藥臥天台即探仙洞桃花色可似公門絳帳開滄海煙波寬釣艇赤城霞氣近棲臺還聞舊社劉郎在好共胡麻飯一杯

仲氏力辭浙學之命得請志喜

一疏陳情抗　帝顏薜蘿仍碧鬢仍斑但知洛下東西屋終作何家大小山澹圃築來隨麛老驚帆收得到頭閒弟有收帆之夢諸生縱有春風思無那歸雲爲掩關

其二

若爲袪得古今愁金紫榮身脫便休世事清銷多稷契天容遯野有巢由從誇大隱官猶戀倘遇東林酒亦留伯氏黃冠雖不惡總緣人棄覓滄洲

曾子澄談禪轉甚而自詭其詩工且時時露壯心賦此

投杼當年似愛公綸綍卻捲向隆中生來燕頷誇飛將老去牛頭事懶融百鍊雄心猶未灰五言新句傍誰工莫嫌行遯山人別僅曉人間色是空

周公瑕先生壽言

江左烏巾世所宗黑花飛灑勝游龍家家拂席延何點處處磨碑待李邕止酒不煩壺作隱著書爭羨筆爲農晩菘新韭周郎味倘許山人作歲供

輓康山人裕卿

結客翩翩滿二京雅聞然諾重康生歸來樂志粗欲就老去潛夫猶未成幸自故人收俠骨誰從遺草問詩名寡妻弱子能無恙知有當年范巨卿謂王陽德大參也

寄贈大名魏侍御

主聖臣身迥自輕瞬然霜色在臺枰向時河北推三鳳今日朝陽讓一鳴遷客幾曾仇絳灌相門誰不愛韋平毋憐枳棘鸞棲晩勸爾聊收循吏名

贈劉長洲應召入諫垣

喜見尚書尺一真驚聞父老擁徵輪中吳處處推循吏全魏年年買直臣馴雉甘棠歌正起青蒲白馬事仍新杜陵野老迂愚甚但道臨危莫愛身

題大痴老人畫山大痴此畫甚佳而後有楊廉
夫題一律險諢都不切事至末句云海上呼
龍須有約鎮耶笛子許君聽尤可咲諸君竝
不步其韻者余亦戲步之將使後人而復咲
後人也

大痴老人時一醒幻山疊疊芙蓉屏客驚咫尺萬仞
勢天割東南千古青擬將卜築探地肺便足指點稱
山經鐵龍未晚畫中理縱作龍吟不可聽

寄題鄒孚如舍人讀書草堂

鄒君新卜漢江居帶草綠堦墨染渠雪滿梁園堪就

賦天廻碣石易成書陽春里近高誰和大西山連勝
有餘衰病轉憐奇字少不煩踪跡了雲廬

錢塘陳師太守以二詩書扇寄題弇山園索和
及手書筆甚苦云欲梓之集中勉抒近況以
答

一卷殘編遣歲華數拳奇石割煙霞那知西子湖頭
客翻憶東陵圃內瓜名倦拋珠還罔象意長籌火伴
毘耶憐君誤損銀鉤寄博得葺芽未可誇

肖甫兄治浙師功成召拜御史大夫行左司馬
事道過吳門輕舟入訪弇中賦此贈別得二
章

虛堂跋燭且從容十載吳門憶夏從脫贈祥刀猶似
電佩來華劍已成龍三臺執法新推長八座論兵舊
折衝醉語似狂君不厭莫因台鼎便中庸

其二

君王不愛徹侯章大將仍分副相牀攀臥萬人閭巷
李參差兩地滿甘棠家家尸祝煩巫史字字謳謠上
太常今日表公文士用頓令毫翰有輝光

汪仲嘉見訪有贈

已自三星聚草堂桃花潭畔更汪郎時從禹跡探科
斗（君好古故云）問擬秦聲引鳳凰（君以詩見投）文筆好傳司馬

法酒杯毋學次公狂相思莫畏江鱗阻水到錢塘便
一鄉

陳太常前官不赴十五年矣精修梵行與世塵
絕　聖主求舊一月三遷勉赴留省之命
聊成二章以抒鄙素

言公祠畔水曾流楓冷紅飛建業舟一出不教猿鶴
怨千秋重覩鳳凰游清齋總足阿蘭若淨行依然老
比丘見說護持功業就靈山佛會未曾收

其二

羨爾翛然了宿因秣陵秋色引徵輪賜環今日無同
輩請劍當年有直臣此去但修居上業何妨重現宰
官身病夫伎倆消除盡莫向明時及隱淪
沈純甫文歸自嶺南并遷九列濡遲末上移舟
訪余弇中有贈
入門左顧識生輝寧似佺期嶺外歸自有諫書明竹
素青將詩句博牙緋鏈因佛骨能前徙鱷為鄉心且
暫肥一月三遷恩不薄可能猶戀薜蘿衣
純甫丈與元馭兄弟及仲氏敬美善見訪投贈
俱有四王之目既感且愧聊此答謝

江東闕閱僅相望二耦才名吾敢當又向蜀州輸五
短衹知京兆數三王何山自顯人安在楚地初更姓
亦忘況擬歲朝焚筆硯可餘新論報中郎
僕近有五子篇擬魏懋權似不欲以文士名也
用贈長兄韻答我因再成一章倘顧見志僕
亦且謝筆硯矣
有重能令事事輕知君不受汝南評鯤從六月稱長
息鳥向千秋始善鳴高嶺過天翻更遠衡波到海自
然平道人併杜蘇門口悔遣嵇康識姓名
唐人有畫葛稚川移居圖者與婦各騎一蒼角
牛前後五白羊從之一赤腳提甕叉一少女
從之手攜束書且行且讀婦所乘牛背大襆
一嬰兒在焉其用筆頗雅勁山谷老人書七
言律于尾似不能悉稚川事故為補題一首
勾漏歸來里舍亡山中丹井未全荒騎將老子雙青
犢叱得初平五白羊宅相嬰兒似南海徒行少婦學
東方刀圭縱有難從乞祇要姑姑艾一囊
觀一上人將往五臺禮文殊出行卷索贈
一錫初開行腳緣五臺高擁佛螺煙闍師欲訪金剛
窟鼻卻文殊鼻孔邊過耳便成獅子吼安心莫墮野

狐禪從遭寂老揶揄後不傷人間七百年
南昌龍沙輔國輓章
聖朝江介數親賢屈指俄成劍化年不雨西山愁自
暝隕星南斗氣空懸淮王丹竈宛猶在子政青藜寒
更燃子壽公嘗以此二事為擬眉壽似公何所恨秖應惆悵石函
篇公好仙術取石函記中語以龍沙自號云
題馮南江廷尉水西臺
欲識先朝馮野王高臺宛宛水中央為憐游鳳金陵
地猶帶棲烏御史霜起傷北辰瞻北闕望依南斗
憶南荒前看喬木連雲處不似蓬池多慨慷

再用廷尉之子京兆君韻西臺又曰馮臺
卜築初成萬象開高風不讓景㚖臺九峯雲氣時時
合三泖波光面面來共道將軍人似樹宛然仙尉市
名梅瀾狂柱砣當年事感舊懷賢首重迴梅字押韻無可押得此一押耳

閉關
虛白羣喧草大還不多青眼畏長塵寰由他國士誰謀
園若箇山人肯住山長病醫方無勝懶漸貪生計莫
如慳地鑪榾柮煨生芋風雨蕭蕭且閉關

邢子愿侍御枉駕弇園二章

星郎南代大家巡海國東停使者輪繡斧䓁爲恭公
子朱顏姤殺尹夫人籌燈疏草三吳淚隱簇芸編萬
古身怪得弇園霜色薄尊前咲語盡陽春

其二
一叀沾沾喜白論浣花全勝百花郵停驂衆訝桓君
鬱羅雀吾驕翟尉門樹暝忽迴春雪照臺孤逈見法
星尊即能傾蓋輸肝膽無那初筵黯別魂

復陪子愿侍御過家弟敬美澹圃作
皎然氷玉見風姿況有新篇鬬色絲不盡弇園仍澹
圃爲探周鼎復秦碑談溫草樹寒從破坐久星河萃
下垂唯有蠟梅尤氣色似聞先卜早春期

其二
三徑衡門有荷蓑野情能不避雙呵使君文逼東西
漢處士山連大小何偷暖地棠殘紫在抑寒天竹亂
紅多莫疑車騎邢侯簡爲恐霜威惱薜蘿

錢李惟貞使君遷浙江行省叅政領金華諸郡
仙官去領金華部迂吏頻翻玉屈巵三載潤叨時雨
足五更愁覩德星稀飛帆隱隱棠千樹別曲依依麥
兩岐無那鄭公還鎮後浣花花事與誰期

其二

離筵父老莫長嗟吳越春風共歲華久白李叅元禮
御晴能不挽細侯車開簾幾道銅沙水擁閣千尋菡
萏花若遇初平須借問此君兄弟勝王家

余以巳巳正月渡江訪會家弟於天界寺雪阻
五宿今年臘月寺僧訪余曇陽菴留宿雪復
大作因成一律寄之
昔年五宿天界寺今日重逢天界僧傍看無髮勝有
髮此事吾能汝不能聽講雨花還更否聞鐘乞食記
誰曾雪鴻指爪何勞苔且共龐公坐一燈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十七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詩部

七言律

荅魏大侍御時自謫還南考功

一龕燈火傍殘年畫省勞君記憶偏名去已無彌勒果病餘甘老辟支禪爭傳諫草千秋業未了曇花半偈緣好去鳳皇臺上望攬輝爭似昔人賢

贈李公子

氷玉堂中夜色酣皎然瓊樹坐相參毛當彩處知為

鳳絲到青時雅勝藍幸自黍收文舉刺那能別共阿戎談朝來學士支牀語五道于今忽已南

甲申元日試筆

曾施冠服候呼嵩爆竹聲殘續曉鐘天上元正開白虎山中初九愛潛龍數枝椒柏和玄醴一畝蓬蒿謝素封五十八年猶未是于今化日始從容

偶成

匡牀眠坐儘優游與至三杯過即休小出便支邛竹杖輕寒旋進木棉裘爭春桃李差嫌富滴雨空階不起愁較得近來詩句拙肯容心力費雕鎪

其二

城隅歷共蓬蒿宅春有鶴懸薜荔衣鷄犬不妨名地肺鳶魚隨處有天機曾希玄嶽祠官選別署昇山道士歸出處浮雲都散盡可煩追較向來非

將斷文字緣作此

奇人縱可敵楊雄才鬼那能勝葛洪仙字嘗完還作蠹古文雕盡僅名蟲迂談欲寄千秋後夙業都妝一寸中最好祖龍眞解事談天非馬頓成空

其二

春來紛紛保殘身第一先教筆硯塵不出幸逃歌鳳

句空言羞博愛龍人氷絃斷盡琴心顯薜匣埋深劍氣眞會得維摩法門意孤峯何處不嶙峋

壽行太僕卿徐明宇七十

惠文冠挂白雲深家傍仙源可易尋傲世松筠長借色及門桃李盡成陰笈藏玄女三符字書閱羲皇萬古心七十縱稀何足頌他年須獻武侯箴

吳明卿大參挾方山人仲美王太學行父以三月三日訪我弇園與家弟敬美曹子念駢兒小集分韻得林字

別爾風流可重尋足音歡劇淚沾襟不教刻渚成歸

易爲感南皮舊俠深度曲遏雲千樹響迴槎弄水丘
花陰蘭亭故是吾家禊名數依稀更竹林

明卿與諸君過滄圃分韻得窮字

無轄何須畏孟公家園不腆有春風晝長榆影傀俄
後溪靜人聲杳靄中奏我朱絃吳楚合感君青眼弟
兄同與來俗物難輕敗源隱桃花未怕窮

明卿諸君再過弇園分韻得園字

日日呼兒掃蓽門即看春夜爲誰繁論心自古平原
酒有句重過何氏園移病故人當不厭避賢詞客暫
稱尊唯憐濟勝無多具報爾空梁落月魂

明卿走辭先司馬墓貞以病不克從僮家弟侍
行志痛志感

壠首愁雲結夜臺墓田松栢慟餘栽百年玄草侯芭
在萬里生芻孺子來羈病轉深烏鳥痛獨樓誰和鵠
鴒哀但懸吳劒寧論晚何事星文黯不開

贈鄒黃州彥吉遷閩學憲彥吉之先爲宋忠公
浩其外大王父則魏恭簡公嘗視兩省學政
者也

驪歌赤壁尚相聞絳帳閩天已似雲不爲　聖朝
偏貴少幾人循吏復能文道鄉遺脉從看大宅相餘

光又借分處處江山俱動色一詩先報武夷君

方仲美博學有文而時時使酒依吳明卿居武
昌從訪弇中有贈

別我方千近十年武昌魚美足留連書從七略能窮
討字向三蒼有秘傳倚醉漫誇文舉客長貧忍挾退
之錢縱令相見無饒潤去後那能不可憐

王家馭提學春夏之際連得二丈夫子以詩賀
之冉貢開宴

紫氣充閭瑞不孤爲誇英物重呱呱天門累送麒麟
石海闕雙輝老蚌珠同歲也堪名達适及秋爭指字

之無但教湯餅頻頻會何必論功始見呼

與元馭宗伯家馭及吾弟敬美二學憲陪楊大
宗伯月夜沿流泊西墅作

晏子城頭生暮煙坐深爭受月娟娟蘭橈信水知何
處蠟屐穿林亦偶然但語襟期俱有素即談朝市不
妨玄機忘已信眠鷗熟綬解那勞醉尉憐州司不出候公故云

送殷無美赴夷陵守

十年清問滿公車今覩方州建隼旟東下江平知禹
鑿西來土黑是秦餘渚宮人去煙俱冷巫峽才多雪
不如但道大夫饒賦咏莫因天遠廢雙魚

大中丞馬公昔建節諸宮余忝氣分之雅茲撫
有江右貽書慰存得一律志謝兼簡公部
人鄧太史
棠陰故傍諸宮多槐色新從南浦過此日五溪懷馬
援當年一疏忝常何魚棫遠結纓綿意錦段難爲報
披歌字下豈無徐孺子可能廻駕訪煙蘿
送顧太史病起還朝
片帆無恙闔閭城起色江潮早暮平定有朝霞浚玉
筍可因秋月傷金莖箕裘別振傳家業臺閣無妨益
代名況是著書繁露就 君王日俟廣川生

挽尚璽丞李君
內史方欣省覲時那堪慶弔忽相隨迢遙漢苑金莖
露零落淮南桂樹枝看甚鳳毛能不惜金埋犀麈轉
成悲祗應長吉文成後遣捧霓旌召太師君卒後半歲而太師
木揃館
李本寧大參自楚訪我弇中紀別二章
艤符忽轉越來溪太史浮湘下會稽誤擬其人栖海
上又知夫子在關西看宅氣色還金馬顧我形神似
木鷄稍喜薊門游子到別筵能唱白銅鞮
其二

誰堪支策訪柴荊一笑高天青眼明八月江濤爲起
色五絃春雪乍成聲君時服除雄飛豈復吾曹事狎主盟
君異日盟却咲少陵都不解李侯那肯似陰鏗
少玄瀑泉二將軍母七袠褒封太夫人壽言
魚軒容與誇王國鳳詔聯翩出帝州太母別封加紫
綬將軍新第枕丹丘稱觴朱履三千客遶膝斑衣十
九侯共曉含飴今日樂不知丸膽向時愁
少玄奉國家恩推攝國事詩以賀之 帝欲紹封
洪都朱邸龍磨天同姓諸侯未乏賢
齊孝後人傳攝國晉侯年長沙不小廻旋袖子建何
頻自試篇最好蒙游鑿玉地可應歌舞但如前

爲仲淹贈其猶子肇元
新都少年汪肇元結客不肯稱平原沾沾執鞭御元
禮宛宛解玦貽王孫纍纍少深伯父賞學詩晚得門
人尊莫將片語爲月旦水鏡于今吾已昏
鄉師朱教諭教先生八十壽言
仍棲故學學庠桑書帶沿堦薜荔墻老去朱顏猶自
玉少來青眼或能方西河舊憶經生業北面誰當弟
子行偶爲敲針一垂鈎不將餘日向文王
有感

出處頻年尚屬人手今不出始由身留將頂相稱居
士洗却頭銜字道民一鉢隨身那諱死三飡度口不
緣貪寄聲無限同盟者苦海中間學問津

汪伯玉司馬同淹佳二仲徐孟孺胡元瑞過我
弇園而張司馬肖甫亦至

清秋起色強登臺不爲高軒護綠苔星斗白催占象
動風雲羣擁臥龍來況逢開府前茅地各遣追鋒上
駟才出處縱殊心事一狎人鷗鷺莫輕猜

送伯玉同二仲元瑞淸洋將抵玉龍橋望玉山
作

離筵太白肯留殘欲盡豪賓且細看青雀又分孫施
色玉龍空金兩峰寒驕從麈尾爭名晚（仲淹被酒與元瑞爭名而）
周老向刀頭忍淚難（伯玉與予最老而最相知）何事不留三鳳住
王家兄弟少琅玕

乙酉元日試筆

黃雞鳴曉酉更寅老與不逮兒曹新孫眠一千八百
日尚作六十尋常身坐頭却占最後盞磨尾數殘無
復人旋呼藍轝入山去別向梅花探早春

人日得毛侍御秋中貴竹書有感却寄

當時繡斧出姑蘇壯思那隨別思徂秋鴈始爲人日

信夜郎方表使星孫輪埋足馬霜先後撥掃千盤瘴
有無不爲漁樵堪記憶祇應淸夢入江湖

癸未十月成伯從孫詹錄偕弟進士寅季姪孟
嘉過敬美澹圃看菊花作

九月黃花十月肥疇能澹圃鬭寒菲移庖酒自江州
好挈弟人誇小令稀二阮不須論犢鼻諸王應是勝
烏衣憑誰乞得葳蕤鑰夜半猶歌緩緩歸

甲申中秋夕成伯寅叔孟嘉復攜酒弇園楚人
李惟禎來不凝輩在焉頗具歌吹之樂得一
首

弇園寂寂已經年忽有新颸弄管絃楚客自能鸜鵒
舞吳儂偏愛鷓鴣篇携來羣從蘭心美折後雙枝桂
魄圓塵世明朝應詫說緱山此夜有羣仙

寄夏州張中丞

然明風績許誰攀西斷單于指掌間投筆欲乾蒲類
海如椽還濕賀蘭山囊無赤白烽長偃綬有銀黃肘
不閒聞道秦天猶咫尺未須愁問玉門關

憲使西華王公七十乃弟暘谷公亦六十九矣
予念乞言爲壽

西華山頭西舜過喜君花萼媚煙蘿從知嗽蔗流光

美况復分柑樂事多門有鑑湖堪賀季室無天女嘮
維摩公居病觀傷無勝侍墳篪別是千年曲不唱平原奈樂何

范侍御按越遥枉駕草堂值予徙止弇獲脩欵
志感并謝

官中一范早知名况復郵筒來往情却為青郊深草
驕虚勞紫氣枉柴荆鴟夷去越從誇疾魚舍還吳且
自輕見說飛鳧摧五鹿那能嶽嶽傲諸生

寄彭欽之太學

看君經笥可腹便便入洛何妨彊仕年舊有布衣家士
賦新成蘭史辟雍籥橋門細雨巾從角布里高山瑟

漸絃師傅安昌應不乏阿誰虗席待彭宣

赫侍御按蜀見訊以所作金紫橋詩刻及呂仙
翁贈詩見示有荅

白簡丹心奉聖朝猶能清念及漁樵即看頳尾
雙魚色至自驄蹄萬里橋變子暮雲應獨島蓬婆春
雪為誰驕呂翁亦有邯鄲贈叱馭王尊豈憚遥

送徐孟孺游北雍且應秋試

南州孺子雅翩翩坐榻時煩府主懸璞玉自佳三泣
楚囊金行盡一游燕賔因狗監文方貴綫及龍門客
便賢君父家元馭閣老袞病送君無可道依稀猶記鹿鳴年

李惟貞使君自金華修訊且惠山資有謝

春來蘿薜媚深幽猿飲鴻棲何所求但得音書賢十
部寧將管籠累諸侯山驅白石堪修饌水釀清溪足
破愁若使鄭公重仗鉞還從竹馬候江頭

觀奕者周生與朱茂才奕偶成一律贈周

媚清館前花事微客將棋局送斜暉聊成死處窺活
趣不向生門發殺機敗手曑成俱渭水監軍馬蹶有
淮淝一抨未了興先盡餘響猶殘吾已歸

趙汝師宮洗領叅司成以野服過我草堂言别
作

當時雙鳳齊朝陽此日三鱣集講堂黃綺可緣宮傅
重白衣時作野人裝旋分僧供茵蓐暖小出村沽柘
子香非是木禪都不厭慈悲一願未曾償

汝師語次多及時事民瘼慨然有感復成一首

春風融融吹客牀忽有霜色生干將感君方寸起鱗
甲笑我七尺真皮囊燕中羅網致足畏吳下蒓絲胡
可當藉令指日相司馬何似得雨亨弘羊

弇山堂庭中玉蘭及含桃二塢

玉蘭萬朶玉屈卮含桃亦自煙迷離秖愁紅粉墜瑶
砌忽喜酥鬸黏青枝朝霞碾圓摇妓髻甘露結液和

詩脾劉郎辭臥舍人簎齧妃女脣甘如飴

弇山堂後石甃芙蓉池

弇山堂北四綺樹落花盡落芙蓉池丙夜盈盈璧月照伏日習習香風吹衛軍開府誇上客秘監擘紙裁新詩野夫但解碧筩飲九㩁涼生當語誰

竹逕之右方小白蓮池

懶病難畊綿上田不因中聖始逃禪行穿王舍城中竹小得東林社裏蓮月色細分金瑣碎露香偏施玉嬋娟欲知雙髩鍾情處多在朝暉未吐前

少保戚公元敬解嶺南將印還萊海訪余婁上

言別得二七言近體

將星初傷女牛鄉與剔青燈秋夜長嶺海歸裝無薏苡薊門遺愛有甘棠從他貝錦時催織未必良弓便可藏別酒自溫脣自哭筵中霜色起干將

其二

婁江西接五湖濤別鵠穿雲望眼勞但使鴟夷心事足毋論麟閣姓名高安期自有仙人棗冶子何煩大相桃若過登萊東海上爲言余又愛蓬蒿

送常章二廣文射策公車

鳴鹿諸生嚮祖筵碧霄齊屢劇聯翩四詩誰不推匡

閔三絕俱堪副鄭虔今去連城雙白璧歸來寒雨一青氈懸知博士多高第不是臨川即廣川

送蹇子上兵憲進中丞撫順天

獵獵朱旂鼓吹飄聊從父老一攀轅瘵衣可更來南土鎖鑰今偏借北門日月自懸三輔近風雲長護七陵尊何當貌得髯公相把向麒麟閣上論

其二

初霞霏霏點旆旌餞君偏作薊門行單于馬攝前茅動中尉旗閒細柳晴但是運籌推安叔寧因結襪禮王生摩娑倘認燕然石笑殺曾汗漢將名

大倉周大夫入覲大夫以治行高數被旌薦而催科不及數未得奏考

江左方州稱數崇一時嚴邑盡輸公陽城任拙催科考尹鐸終高保障功別去單車裝似葉朝回五馬氣如虹老夫數沃醇醪飲今日棠顏敢望紅

送崑山劉令入覲

父老謳歌擁別筵誰能借寇不朝天清心白璧看同瑩治行黃金賜獨偏葉縣仙人鳧遠日中牟茂宰雉馴年翻嫌劉寵生多事不遣行囊長一錢

遊金澤古寺

花宮一剎聳煙霏像教雖存法力微佛供可周饑鼠
食僧難時傍倦鴉歸尚書剩有棠陰榻承相留將藻
火衣却咲東亭癡捨宅如雲甲第許誰非

伯玉建精舍於肇林猶子肇元百步外構室署
曰東林賦而書之

精藍法護創何年仍許東山傍謝玄屋擬鴈門呼作
市身依蓮社好逃禪斜陽易得西歸境新月遲窺午
上絃從此只應寬酒戒莫教陶令廢周旋

支簡亭學士患謝病歸問訊之

清秋五嶺倦炎蒸一疏天廻玉井氷合浦採還珠的

歷鬱林裝借石崚嶒到時韓子能驅鱷歸後支公不
養鷹消渴已蠲饒起色可無新賦頌中興

吾郡太守朱公治行爲天下第一天官卿言之
上超拜浙省大參分理明越余老且病於其
發也不獲從父老攀挽之後僅以一詩爲贈

明堂大計中興年蚤有除書下潁川膏雨尚留吳地
潤德星初傍越江懸政成神雀飛還下課最金魚賜
獨偏他日史臣循吏傳可容誰在次公前

贈蔡生夫疾

老覺朱絃倍可憐那能對爾不嬋連名從元禮門中

得酒愛知童水底眠物色要搜瀛海外風流須問建
安前莫誇仙骨天台易不淺丹房四十年

丙戌元日試筆

條風吹臘媚初辰六十俄驚又一春總爲書生心事
足翻欣甲子曆頭新薦來椒酒顏從頳浴得桃湯髮
已銀不向青童覓如願豈煩朱紱挂吾身

李將者故徐方伯子與與僕之筆硯交也胥貢
北上一詩贈之

襄南納節任居諸地下修文亦替除誰信青氈餘舊
縮于今白首向公車垂鈞渭叟長嫌晚結網唐家故

不踈主府似憐三語掾索裝無恙萬言書

壽華湖西翁八十

一廛身事五湖南八袠滔書意更耽名向白衣無可
妬詩如玄酒自言甘鞋輕不染塵中跡塵禿緣深物
外談姓字可知西母刻見多清夢繞吾龕

武昌劉長卿先生見訪與談咲河鮑鱠殘作

問余何事忽軒渠樂府劉生意氣餘垂老數行游俠
傳居平一紙絕交書時清不救飄生窘事往那論劍
術踈偶爲海王輸俊味對君猶憶武昌魚

送申比部還朝覲省侍

畫省仙郎上帝畿春風桃李有光輝過庭轉覺詩禮
熟休汝翻矜冠蓋稀署裏白雲封隱几山中壁月媚
初衣似聞麟閣諸名世容得桐江一釣磯
應城陳令自貴竹枉駕弇園小宴分韻得開字
中字
衡門春色日相催况是新知萬里來綠鬢向誰談拙
宦青雲何處覓憐才航留錦里先生泛花待河陽令
尹開縱有唾壺那用擊與君相對但銜杯
其二
春城忽覯下寘鴻把酒論心事未窮炙日暖將花共

媚臨波影與石爭雄孤踪汝托浮雲外百感吾殘返
照中莫恨須臾便成别古來文苑幾人同
寄順天蹇中丞
捲朱旗正是呼韓欵塞時烽火不驚刁斗
色鐃歌偏寫越裳詩雅聞茂苑棠千樹行見漁陽麥
兩岐任使胼芋疇大國不如調鼎贊無爲
送林君自江南帥入領禁兵
白麻黃閤日相聞燕頷虯鬚故不羣父老爭持都護
綬君王特擢羽林軍輕舟敵浪全須石大旆凌風半
入雲見說匈奴先欵塞可容麟閣畫元勳

劉介徵司農損書及新詩見示多奚仲氏國徵
語却寄一章慰之
閩海繚虹縱復横疇堪意氣比劉生鶖鶩鮫室傳來
淚多是鴒原痛後聲老覺斷金差有味病逢埋玉不
勝情交游豈乏鍾期耳莫向人琴恨未平
再寄介徵司農時家弟已定交矣
漳江天盡尺書來茂苑人驚匹練開可是巳經平子
目誰能不惜孝標才寘鴻失序猶堪嬌黃鳥遷喬且
莫哀他日單車追入洛遅君携手闔閭臺
壽宜興吳晉陵六十

玉珂猶記佬登瀛無忝尚書舊履聲少日功名三語
掾故人風末五侯鯖山餘瓊樹堪呼壽水入荊溪轉
更清遥想畫堂文酒宴鶴能傳信鹿能迎
蘇子瞻學士初通判杭州過秀州遇鄉僧本覺
菴文長老賦一詩留贈其後以學士再涖杭
過之則文巳退院三過之圓寂矣皆有詩志
其感慨後四百年太守龔君勉於菴内別搆
丙舍祀蘇公顔之曰三過而悉歩其韻一時
諸賢和之不佞繼焉
五馬驂潭白髮中文殊巳老尚呼童由來萬刼俱成

幻何必三過始悟空此日使君眞好事當時長者不
言功若同圓澤論行遲只在錢唐東復東
其二
樹杪招提郭外村端明遺偈鎮山門高僧夏臘何煩
討前輩風流可重論謁罷只知詞客貴覺來眞讓法
王尊尚疑此話多人我何似翛然兩不言
其三
蓮社老僧隨幻去蓉城學士也難尋三毘尼地無生
死一刹那間有古今不向空王抛世法却從初地寄
鄉心法堂總自巍峩在還有朱衣更探淺深

再贈金山上人
鰲山今日道初成尤乞凡夫爲證明信我浮杯無剩
語耐他彌勒有求名新書任作璚雲色綺語如過黃
鳥聲舉付丹霞燒像火翛然一鉢信心行
漁陽寨中丞走使惠餉謝之
春深一叟倦婆娑忽有材官鼓篋過始信鄭公移鎮
後依然陶令酒錢多人從北斗占千莫天與南薰施
薜蘿貧病愧無瓊玖報自呼如意按燕歌
徐茂吳司理解事之後三辱過存投贈新詩迴
絕韻流沉淵泉體適自斐然庶幾不孤黃梅

投衣之托矣聊報四章以志區區
才脫青衫便自由五湖烟雨足漁舟居然隻字歸風
雅別與微權傲勝流有酒可無桃葉妓移家須傍藕
花洲長安達者應何限不爲悲吟也白頭
其二
憐君落魄走阛堙白帢青鞵紫籜冠探得驪珠誰比
價握將牛耳不論官流言似與湖山會失意翻騎天
地寬莫怪老夫兒態發時時綺色到蒲團
其三
屈指歸田昔事頗可從時態怨沉淪天留歲月私黃

卷我自春秋得素臣若下但寬賒酒處沃洲何待買
山人逢君且說弇中好莫遣深間一榻塵
其四
江左諸徐不乏賢蓀城接武起功先遥驚天上麒麟
骨載覩洲前鸑鷟篇拙似君苗思毀硯老逢鍾子重
留絃莫安漁父無人妬儘自能操物外權
助甫中丞解夏州節候文新蔡里中得二律寄
之
夏州城北赫連臺東望烽雲黯未開總爲中丞初解
節還因父老一傳杯金城鬱作千秋壯玉帳殊深萬

族衰最是　君王空拊髀可能偏借異時才
其二
解組歸來樂自餘胎簪桐栢繞君廬依然上蔡東門
獵不害中山滿篋書萬事總輸文苑在百年難共酒
人疎老夫丘壑差無恙好為相思一命車
送楊可理被徵
清白開西代不衰風猷吳下去還思生平自是無三
惑暮夜何煩有四知明主自傳青瑣籥舉朝爭誦皂
囊辭莫談江漢垂綸叟十載天容一寮私
張將軍要余與沈令尹潘林曹三子駿兒同泛

海時風日清美頗窮勝槩樂而賦之
天雞喚白曉雲和歷歷帆檣鏡裏過羽扇徐揮散鷺
鶿石梁初解辨黿鼉廻風疊鼓渾疑近映水橫旌轉
覺多應有越裳來貢舶祇今猶自不揚波
其二
空青一片引牙檣不遣乾坤屬混茫風伯挽波廻碣
石日君排霧上扶桑禾平漸偃千烽色轉餉曾飛萬
庾霜任使與公心境雜也應安坐聽鳴榔
月夜與張將軍及諸賢合飲海船即事
瞋色蒼然逈自開舵樓殊勝妙高臺燈如列宿懸空
出樂似鈞天饗帝來忽拂驪珠霞瀲灔乍驚蛟蜃足水
滐洄老夫大有揮毫興欲嗣玄虛愧不才
其二
萬頃清光溢建牙孫城隱隱送悲笳真人自揔凌風
葉使者頻窺貫月槎急下酒籌緣舞栢繁敲羯鼓為
催花不須指點蓬萊境回首人間便可誇
卓澂甫光祿邀汪司馬及仲季諸社友大會西
湖南屏還伎徵聲分韻賦詩伯玉以高字韻
見寄俾余同作得二首
一時江左擅風騷遂使湖山應接勞花塢亂扶卿月

上算門孫擁客星高縱呼陶令愁難入不學蘇生辭
始逃若問弇園佳勝事翛然坐對一方袍
其二
秋半南屏景更饒六橋新水碧於醪社中名勝推三
雅（謂司馬叔季也）湖上詩篇鬬兩高（謂南北二峯）客重下孫驕自
得操成司馬興逾豪兼緣彥輔書生語老去風流付
爾曹
為王光祿賦白鷴
不向殘陽逐倦雅暫依新月隱梨花玉關霜被將軍
領銀剪春裁浣女紗玄鳥色移新亳社烏衣名改舊

王家今人轉憶昭靈閣曾覩瑶釵厭鬢斜

顧進士懋善令閩之甌寧

別酒吳江更一巵與君聊說宦遊奇七閩山水偏誇
勝十月林紅正弄姿渡憶驂鸞爲仙吏好山逢處簪爲宰
官慈莫貪煙路鳧飛近且漫看雲度武夷

丙戌仲冬五日爲余懸弧之辰與敬美弟及子
孫小飲得一七言近體

今年今月有虞世此日此時生甫辰世間甲子粗已
足曆尾支干仍換新詩書敢郤見三代骨肉都盧完
十人莫愁玄賓鼓朔氣自許紅友招青春

丁亥元日即事

今歲元正大陰晦兒童寂寞收笑喧已無六物媚清
目但有雷電搖黃昏老慵不作畫雞帖病懶何知白
虎幡嗒然匡坐了吾事莫教剥啄驚柴門

題陳方伯玉叔天尺樓

高樓去天只一尺韋杜城南那許同倚檻星河翻下
界捲簾閶闔吐罡風白憐工粲登臨嬾不怕陳登意
氣雄爾道神仙好居此劉郎井幹委秋蓬

寄宗良國尉

江水觥觥無限聲接天風雨豫章城俱傳子政爲親
累不擬文休入弟兄朱戶蓬蒿添傲色清齋榛栗助
饑鳴蕭閒欲擲人間世却爲交遊感慨生

二月三十日清明又居初晦節

二月已破三月新清明節晦來爭春堦前莢英落不
惜陌上桃花嬌自親分無父任世間客何用悲他泉
下人祭錢拭罷枯淚眼長有殘酒呼西鄰

沈司守過我山園要常廣文陸太學共集頗極
登沈之樂沈以四詠見貽僅酬其二

海上三山未敢云滄浪一曲若爲分座頭白恰狂司
馬船尾青衫醉廣文驚綱巨鱗時自閃坐林幽羽數
相聞莫疑桃李多生態總爲春風屬使君

其二

老夫仍葺浣花莊判得山僧半日忙太學諸生誇劍
舫江州刺史喜留觴沈君携所昭淳醪精欲滕蘿挾暝羣峰壯
蘭芷將風一水香誰爲高樓題入詠只今猶是沈東
陽

臨淮徽侯李君知六軍事賦此寄賀

將星今旦耀中階軋軋推輪出禁揮銀管細書穿月
蝦金吾娖隊擁天街異軍偏號蒼頭子別校多騎白
鼻騧見說朔方新氣色只今還是李臨淮

周進士移居賀之

周郎江左舊名流况逐烏衣諸從遊通籍已分金馬地移家全傍玉峰頭門前㕔字開三徑坐裏看山傲五侯最是後庭瓊樹好一枝仍報郄家秋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十七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十八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詩部

七言律

壽邢封君

甲子重開十六齡祥鸞爲德鶴爲形諸方衲子俱稱佛一邑嬰兒半姓邢雅有金緋歸視膳那看蘭玉盡充庭試論南極稱觴者也是江湖老客星

送秦子年守青州盖僕三十年宦游地也曾題詩刻石雲門山侍御毛君近爲亭覆之

曾憶東方千騎尊羨君仍擁五熊旛城西澠水能爲酒檻外雲山可作門避舍益公應自好觀風季子欲誰論如聞豪使登臨地洗石重拈舊墨痕

送石阡守陸

橫金被紫拜新除官好何妨萬里餘犵狫衣仍諳鬼咨陬入饑解名魚石田雖瘠堪供賦齋閣長閒好著書却笑鬱林先太守虛將壓載累舟車

送撫浙温司馬入佐大農

大眞名董許誰如况是追鋒有召車全越已收文種治大農能廢計然書皁囊騰落傳應久白屋神交意

不踈欲買豚肩趙道左恐煩軒冕狎樵漁

張左虞都尉故與余善每過弁中風流諢浪飛白無算余猶以酒客自莽遇之後稍出其詩余稍稍稱善然不覺其異也及集成而丐余爲叙因賦諸友篇左虞僅居四十人之一耳去年左虞死余不能往弔以香帛寓之而無主喪者孟秋之朔偶攤書出覽於散帙中探得他詩讀之不甚快最後一卷極清新麗雅之致句字有力格韻不凡而忘其誰作以集考之則左虞製也不覺失聲而泣吾愧鍾子

期多矣遂成一七言律而會其子授官奔喪歸并書諸友篇寄之俾焚於柩所逝者有知將從夜臺沽酒三呼稱快余亦可以無憾秭林矣

都尉頻過白接䍦酒酣時自覓鍾期雖成玄晏先生序未表邯鄲幼婦碑豈爲爨發覓自狎還從鼙落誤深知今晨散帙初開眼大雅中興定不疑

陳僉憲文送按節彭城故人子曹生上謁賦此寄之

入月漕河正穩流此時賓從在黃樓重扶十載乘驄色與續千年戲馬游門爲通家收北海客因長揖禮曹丘酒闌倘及江南事留得微星傍女牛

有所閑作

藥爐經卷日從容愧殺微名溷九重昔爲禁林需左馬偶然宗伯讓龍霜鐵不耐芙蓉老雲色依然薜荔封自是五更眠更熟不曾聽到未央鐘

其二

聞道弓旌及隱淪可緣貞遇愛龍人虛云展氏曾三黜其那王尊僅一身苜蓿總肥沙塞晚桃花無恙武陵春欲知元亮籃輿意只爲丹陽郡菜壓

錢右伯對滄王公之浙藩於西湖劇思西湖之勝因成二章送之

晏子城西楓乍肥使君軒蓋有光輝行從父老攀青雀坐引湖山入紫微兩地總深吳會福一溪偏失杜陵依相思夜雪須乘興棹到錢塘未肯歸

其二

長公公事了西湖能勝于今右伯無車急即時烏幔楊墨乾隨處酒家胡人豪總並推昭代物色應須問老夫好憶輦賢臨祖日牙璋萬隊出姑蘇

送陳郡丞覆入爲戶部郎君凡兩丞吾郡矣

上佐重輝澤國鄉中朝新拜地官郎逌深竹馬他年
意不改銀魚舊日光奏計有人賢尹鐸采風何識難
弘羊臨岐更拭垂枯眼爲有閶闔決蕩行

顔尚寶名世八十壽言公有二子美而文

胄學馮郎老漢曹叅知陶監拙官袍篋中旖旎餘雞
舌池上參差長鳳毛奇石數拳心並古清商一部與
彌高閒來却笑非熊叟卽使垂竿也自勞

過喻使君邦相郡齋與其尊大夫八十翁四孫
及通家余子小飲有述

十年刺散長清狂懸榻傳呼已下梁何忝朋車仍向

呂別從文苑得龔黃筵中風有將雛曲膝下龍傳上
客觴不爲老夫疏筆札欲標高榜德星堂

喻太守邦相及陳丞李司理邀飲顔園作

初從窈窕轉深幽忽敞中天與日謀傑構時時撑碧
落迴廊面面倚清流涵星瀲灔催浮動入雨疏鈞佐
唱酬不道使君容阿敬豈應單爲群璫留

過太宗伯徐公作

舊標通德宛如斯屈指登堂十四期不爲龍門孤轉
峻自緣狐性老多疑談深忽出憂天語病久方知衍
帝私試掀霜髭兩相問于今得似秣陵時

徐太宗伯歸有園留宴作

曲檻廻廊斷復連疏花奇石巧相緣衡川屋裏千迷
道忽入壺中小有天喚架青藜寬自讀開尊白墮許
吾儕文人門逕今粗曉時擬扁舟問草玄

潘方伯邀游豫園

豫園長日鎖岧嶤爲我聊懲鳥雀驕碧沼靜能涵象
緯朱甍高自刮烟霄嵯峨玉聳栖雲岫宛轉銀題上
漢橋却笑閒居先散騎枋榆三尺也逍遙

顔尚寶伯仲東西二園今併爲一然主人老病
無不治矣信步一遊志感

舊識何家山大小漸來併作一山深主人稱病掩關

卧園子偷閒無處尋墮石將蘇全失徑窺堦迸筍別
成林亦知陵谷須臾事徙倚能令百感侵

游潘顔諸園畢自題弇園

踏徧名園意未舒大都京洛貴人居穿錢作埒難調
馬縷石鋪池礙種魚似比幼輿輸一叡轉令元亮愛
吾廬興來呼得尖頭艇煨蟻烹鮮信所如

廣州朱提舉以歐楨白虞部書及詩至却寄

客星三載出姑蘇翹首南雲思轉孤忽爾羊城逢使
者頓然皷浦至明珠篇章意氣差殊在齒髮神明可

係無君道丹砂勾漏好倘能分覔及凡夫

過吳太學新園賞菊卜夜作

門外軒車若水流能虛要地結清幽連峯半隱嵯峨閣（闗扁示山小故云）暗屋中穿窈窕滿銀燭媚迴黃菊暝緑意驕借翠鈎秋狂夫丙夜猶呼酒寄語陳遵轄慢投

虎丘西僧房晨訪曹茂來居士山閣小飲

竹逕通幽信短筇山樓忽儆得從容殘霜㖞木青仍在旭日披雲紫漸濃香積總饒居士飯東林翻厭遠師鍾逢君更自寬拘束一盞雙鳌算殺儂

慧山東園為王光祿家物余再過之矣復以與

比部曹安二山人曹王二太學一游即事有述

三過王園興轉新為貪幽景豈關人蒼苔印鹿尤堪賞古樹啼鳺也不嗔自有真山當北户任他流水入西鄰翻驕履道林中竹總好還沾京路塵

華太學邀過鴻臚卿王公慧山西園景物尤勝麗與俞比部曹山人同賦

屐齒何妨細雨過主人祿客治巖阿朱樓有勢爭霄漢綺樹無心長薜蘿疊石巧當山色闕分泉別取水聲多編錢故是王家埒喚作侖中柰我何

疊前韻奉酬徐宗伯見和之作時公有書勸駕詩尾亦及之

三見咸陽哭李斯一歸東海十成期毋論啓事人堪笑忽得除書已亦疑野性雲霄終自淺　主恩天地欲誰私縱令伏櫪雄心在猶憶羊腸跣足時

疊前韻和徐宗伯歸有園見和之作

青椅小語夜留連重結金門隱吏緣寄竹似調絃上雨踈萍欲點鏡中天功名兎苑吾甘薄姓字雞林爾任傳無那谷神新有解從知不愛子雲玄（公神玄字避知歸有并真有旨欲從君仰壯玄之句故云）

答汝寧張助甫中丞

歲晏崢嶸有鴈飛中原音信未全違青山快意無南北白首談兵有是非休汝不妨車騎簡過淮殊覺友朋稀莫疑江左除書下依舊菰蘆一布衣

三疊韻徐宗伯勸駕之作

老衰那敢信吾斯才拙寧須用可期蕭颯峨冠應少姤囁嚅雞肋反堪疑命如侯白聊稱厚身學楊朱祗自私聞道漢廷新禮樂知公不忍負清時

三疊韻和徐宗伯大士齋韻

舉世那能似魯連祗因貪結海山緣偶逢居士論初

地却引私陀禮梵天白馬東來無法授青牛西去有經傳但教心境長如水不礙眞如不礙玄

戊子元日試筆

嚴城爆竹鼓紞紞屈指新辰六十三小爲祝釐遠野服將無改跡戀朝簪羣兒椒酒歸今却小塢梅花或可採（時余以齋日戒飲）出處浮雲無定所肯容時趣入終南

同年錦令君百谷齊之諸賢邀餞幼于鄰分韻得雲字

社中諸傳摠能文况復柴桑有隱君十載空林成獨往一宵清瑯又離羣拈來小草誰偏愧賦得文無也

愛聞稍苕吳門如練色不妨猶挂秣陵雲

徐參議邀游東園有述

君是當年徐湛之一時風尚在園池輕籃出沒疑奈嶺小艇迴沿似武夷漸入深崖青窈窕忽排連岫玉參差不知處處梅花發羌管猶煩特地吹

詠徐園瀑布流觴處

得爾眞成煉石才究從平地吐崔嵬流觴宛自蘭亭出瀑布如分鴈蕩來片玉排空搖旭日千珠壓水沸春雷醉能醒我醒仍醉一坐須傾一百杯

奉要太宰袁公抑之過天界寺　上人房時

大司寇陸公與繩後至談燕梅花古松下作

隱囊紗帽對傳卮宛似袁公步屧時屋後梅花堪爾供庭前柏子是吾師從知矯鳳眞高漢偶爲將雛遠故枝言向士衡詢往事語來無那夕陽移

王太僕公漢上之別垂十五年矣讀公全集見寄見懷之詩凡十餘章而不盡泣賦此謝之

貞之誕辰乃翁登第歲也

北海風流一代賢襄陽耆舊許誰先探余初度懸弧日正爾公車射策年微刺姓名勞齒臆空祭顏色借詩傳轉交垂盡鏃生老唯有靈光獨巋然

游靈谷寺

寶公靈骨未全毀寶地金書特護持塔從搖輪龍蛻處錫飛空復鶴歸時（初寶公與白鶴道人爭志栖止處公以錫道人以鶴爭其地欲下闕鶴驚而去公遂得之）琵琶街畔疑天鼓舍利輪中表物儀却恨貂璫諸貴在不教披蘚讀殘碑

夜與諸公飲大雄殿前庭銀杏下得月有作

平楚蒼然暝未開暫依高樹共徘徊一珠陡自中天湧萬象紛從下界來微笑不妨呼米汁晚參何幸傍經臺諸賢不置支公坐寂默誰窺許掾才

陳先輩以佳章見投報贈一律

南州一剌許登堂曰下于今是豫章古調自來歸伯
玉高名當復比元方家藏敝帚慚難薦客有明珠喜
欲狂豈爲西臺多列栢看君字字挾風霜
送太宰楊公考績北上
尚書舊績優三禮太宰新銜冠六卿此去物情推簡
要向來公望在寅清都人蹋臂迎車轍　天子臨
軒識履聲倘及鳳皇臺上色只今猶自暮雲横
同羣公宴徐氏東園二首
君王舊賜有溪曲太傅長留緑野堂歷亂峯巒排雲
漢縱横丹木盡文章芳樽再展憐春色畫舫頻移媚

夕陽不是羣公仙骨在蓬萊咫尺杳茫茫
其二
公子名園闢向東至今池館尚稱雄朱甍忽聳雲端
鷟銀榜遥縈水面虹爲許漁樵開辟逕且將絲管付
松風信陵虗有夷門地指點蓬蒿説魏宫
過徐錦衣西園二首
主人如解子猷來三徑春風許暫開百種花名鬬金
谷半空松勢壓徂徠飛觴倒入氷壺影訪蹟徐披石
鼓苔行到溪山漸窮處隔垣雲色隱高臺（園之後別有園鳳皇臺在焉）

其二
丹崖敧草籍金鋪翠壁繁花帶綺疏忽覩漁舟穿薜
荔纔知魏闕有江湖枝頭鳥語聽仍失竹裏雲生看
却無謾道弇中應更好老夫隨處且盧胡
飲魏公南園作
甲第芳園冠　帝京上公高宴聚星卿球塲地貴堆
金埒幄樹花繁似錦城按舞别呈廻鶴隊吹簫俱作
鳳皇聲莫將泉石輕爲品曾覩　先皇帶礪盟
同鄉諸君宴朱王孫同春園
朱邸王孫取次開鳳臺西去有敝臺池從漢苑天潢

借嶺載齊宫碣石來倦鳥似驚茵上舞殘花偏愛掌
中杯不知推枕兒難醉翻恨城高暝易催
湯比部詹內翰邀同少司徒方公游徐公子萬
竹園時主人以疾不見
莫嫌張爲解辭賓有例何曾問主人客比七賢差恨
少侯同千畝未言貧琮琤別寫風中韻峭蒨平添雨
後神但醉逃禪渾亦得巳公蘭若是西鄰
趙司成邀同王光祿賞王貢士園芍藥前是巳
醉牡丹下矣芍藥尤盛麗可愛賦此與之
四月王園醉牡丹仍逢芍藥擁朱欄毋論百種俱爭

媚爲殿羣芳且細看誰浪古時傳洧水風流今日冠
長干莫將傾國虛相讓詎似霓裳舞玉盤

端陽後一日薛鴻臚邀宗伯二司寇司農游武
氏園即事

偶值幽園宇辟疆羣公多暇此傳觴蒲香可是餘端
午竹色將無勝洛陽僧眼細分紅葉水（小池通御溝水）仙蹤
深掩白雲鄉（有樓奉仙像甚秘）莫愁歸騎天街暝新月紛紛
巳過墻

雨中過姚氏故園與周公瑕張幼于詹東圖戚
不磷得春字時公瑕舊游之地將五十年矣

但許清游不厭頻姚園雖故客懷新雨聲立散千家
暑天意初廻萬井春別島過雲濃潑墨平溪蹙水細
生鱗沿堤大有金城樹總是周郎舊愴神

魏府三錦衣北園同方司徒宴游作

青山逶迤自鳳臺分（山石自鳳臺園移致者）叫窱透迤迴不羣行
處蒼虬時一攫坐來黃鳥數相聞疏成曲沼因藏月
別起高樓擬借雲若問主人何所似魏家公子信陵
君

武定侯故邸竹園

碧陰如帶擁琅玕閣靜潭澄五月寒淇澳雨餘添峭
倩夾池雲起助團欒前朝金穴恩猶在（謂翊國公勛也）貴主
粧樓蹟已殘（先朝都尉鎮尚永嘉大長公主）見說侯家千畝賦可因
郵使報平安

諸公會趙中貴園

西華西去有閑亭爲客高樓日不扃檻外四收吳苑
綠杯中一送蔣山青滿從太液寬分潤席傍微垣好
聚星莫笑貴人艱粉黛只今姚魏未全零

過故姚大名留飲有贈

十年襟尚一樽同剩有東山且付公茲日白門歸傲
吏爾時青瑣試扶風歌殘伏櫪心猶在語到真乘境
始空（與君交際門始於）翻恨夙生饒習氣併將詞筆叩文通

大司馬陰公出扇索書近作汗蘭之後復得一
律博笑

尚書自是岷峨英四始究極八法精嗤然投以白團
翰顧我要寫金陵行分無名筆刷子敬可有秀句酬
陰鏗尚有寵光羅懷袖或使清風習習生

張幼于兄弟游金陵過從甚數忽爾告返聊成
一章送之并寄長公伯起及韓令

愛汝名隱復名通片言能生四座風長干花月正眼
底石湖雲樹來胸中烏蓬久矣陶彭澤會戲翛然張

長公我自東山芊無恙不教猿鶴許相同

徐二公子邀與陸司寇吳司空游東園

六月氷壺生晝涼侯家池館勝平陽樓頭霽色開鳷鵲臺上新雲似鳳皇客說郇公厨味好人驚衛尉厠衣香不煩投轄深相挽小舫青油繫綠楊

王丈太僕得余前寄詩輙步五章見報敬疊奉謝并懷賢從故侍御

冠蓋競華光皆賢郢中春雪敢爭先烏衣借我稱宗老白首逢君作少年才大百篇翻更徤名商一字也堪傳猶殘小阮前朝事說著那能不黯然

詹東圖内翰遷吏部郎移舍過題圖亭

新佐天官領百司可如供奉玉堂時向來仙骨應供羨此去氷心祇自知衙散閣書周四壁亭虗花竹隱三垂檐頭一片鐘山色好是長吟謝朓詩

送林戸部敬夫出守甯州時敬夫以詩留別

花封上考旋浮沈粉署陪京更滯淫晩得郡符聊解貧可從文苑覓知音三刀不獨方州夢十里還成到海吟莫向雷門疑布鼓遠臣今繫　聖皇心

其二

五馬雖榮未足酬白門郎署少風流慚無啓事同新

杳薄有詩篇答播州（州闢道衛也）在宥擒偏雷電至不揚那爲海波愁貪泉便飲難移念廉石將從麾載留

壽内江鄧大夫弟爲中丞公子爲麻城令

五馬拋來步峽雲一珠收得媚江濆居依華嶽知難弟勢峭華官有甘棠識使君懷縣緑衣迯似火鄧林瓊樹盡干雲還將御史臺中栢釀得長春酒易醺

趙高郵來亨以詩寄懷并示新集有答

曼容甘薄猶存秩大阮雖歸別有官似爾早拋牛十郡（高郵對牛十分）半生長着鹿皮冠洒如彭澤時愁少家並匡廬好圃寒所幸知音晩遂在朱絃流水不空彈

約周公瑕隱君湯沈二比部袁右軍陸山人齊王孫游清涼寺阻雨不克登臺小飲方丈作

衝雨無繇叩上方一尊聊溷遠公房坐來薜荔時添潤齋罷茵蘚尚送香未借文殊新色界從呼冠蓋古輪王（清涼爲文殊道場又云是梁武故宅）諸賢蠟屐知無恙天眼應爲取次償

哭弟後得李仲子能茂損書及古近體六章病甚勉酬一律

傷心萬事一身孤名盡猶堪借子無任使牘投毋按劍那能逆旅便酬珠將苞日彩終梟鬭欲血霜蹄好

過都見說胡郎詩藪就龍門咫尺在孫盧老瑞著詩數歲字真同郡故云

贈袁履善長史同年

霜髯此日闘碁叟綠髩當年同舍郎出僅一身何假鋪行逾千里不齎糧未論緇素皆親屬才得湖山即故鄉似爾蕭疎吾亦易檻猿籠鳥更茫茫

履善先生以二詩書扇見投報之

紈扇詩題字字新秋風一展一含顰少陵雖乎將輕過楊子方言未易論覓句祗應天外得知音誰解曲中眞芙蕖縱有天然色欲報寧無按劍人

送路大夫自司農部出守萬昌

爲裘舊識名家子製錦俱推大國工十載簿書秦主計九秋旌節漢扶風裴公湖上呼青雀諸葛營頭度晝熊但使卧思清淨理何煩問道禮崆峒

博羅張子孟奇通春秋以文名嶺外久矣今年秋將偕計北上薄游南雍出所業贄余俄爾言别艳注之情黯然對牀時趙少宰有二律送之余亦次焉

白門喧鵲勝啼烏客有張卿美且都早日羅浮占紫氣爾時南海至明珠應徐欲盡吾眞老藉湜能來意

未孤不獨天人三策就春秋繁露似君無

其二

雞鳴山翠鬱嵯峨得一龍門便已多平子兩都仍賦草曲江千載更賢科春風拂坐堪余主秋水浮槎柰爾何若向翰材館中問掃廳承相待誰過

吳三阜倩應試金陵以通家子來謁得見新文賦試資之餘走筆爲贈

車門一入通家刺逐有芳飇滿坐廻驥子汗從千里見鳳毛文自九霄來消標已足誇庭玉大賦眞誠辨楚材而父向來吾已老鄧林須傍兩家開

八月十六日携酒烏龍寺同郭道人次父王山人承父孫山人齊之徐司理茂吳郭學憲彥吉梅茂才禹金凡七人分韻余得南字

驚宮高踞鳳城南半入杉松暝色酣杯底應徐無俗韻坐中殷許有清談新蟾似尼嚴譙漏倦鳥兼催俗客驂蓮社故應饒野服竹林吾總愧朝簪

贈池州趙司理時君以轃事入都過訪

入門相見便呼奇大覺風標勝昔時才讀永州司馬記又吟揚部法曹詩君見寄所撰池州郡團記已復示韓中倡和數十章龍門自我能無愧牛耳期君定不疑忽憶弇中何所似三

春楊柳最青枝

丁休寧以棘事過金陵見枉有內子之戚思歸慰留之

徽棘寒花久自黃留君小住亦無妨擲然業縣能飛舄其若河陽有悼亡得句且寬身外事消憂爲發酒中狂只今循吏兼文苑屈指何人與鴈行

送湯比部捧元正表入賀時青瑣十年矣

鎖吹牙旗捧御軒千官鵠立賀正元十年供奉銅龍署今日傳聞白虎樽共羨使星人是法毋輕秋省室曾溫知君篋有多紆畫爲借椒香奉至尊

登盧龍山在觀後云晉中宗所名

琳宮寂寂擁玄關列栢層層徑可攀似聞司馬江東日分得盧龍塞上山鵲雉低昂朝旭後千林出沒午陰間欲問閱江樓記處露臺元自惜民艱

二劉宮庶宮洗主試南都并贈一章

恭承嘉命簡時髦水國聯翩宮錦袍並係豢龍劉累氏同爲相馬九方臯三山劍色雙牛斗六代詞華一羽毛識得挽回淳古意不妨蹤越爲君操

金陵署中乞骸杜門辱孚如吏部寄詩有答

寒乞金陵老病身忽傳郯律轉陽春句如古郢辭中寡名是西京賦裏人世眼也知尊白璧氷心知不染紅塵爽甚故作長安地萬事能令局局新

壽秀水陳君 君有子以府倅封 君以九江守有傳

曾覩如綸施蔚蘿豸冠鶴翼未蹉跎一聽聊爲行春出五馬新從戟綵過餅嶺近知游屐易滮湖寬問酒船多太丘庭院無多廣蕉鴈紛紛柰爾何

陳先輩子卿大宗伯公子也美秀而文亡弟太常有拂拭之契訪我白下論詩契合尋上公車飲而贈之

一展新詩過所聞盡傾家釀爲留君由來閩士思常

袞只合陳家有長文毛自鳳池成五色汗從龍種失千羣他時太史占祥地可憶金陵日暮雲

少魏公西園小酌時公已捐館矣

魏國層臺擁絳霄西園飛蓋引和飈披崖競綴黃金粟傷水爭抽白玉條春至管絃先鳥哢秋歸紅粉後花凋唯餘一掬羊曇淚併入風光賦大招

倪爲部船政爲十世利太宰紀錄且有特命而僅守撫州於其行得二律勉之

戈船報政一時新上考書封迥絕倫借將內史酬康樂 康樂爲臨川內史郎撫州也 誰爲東吳借寇恂 吳守閩爭欲借君不得 行

部德星毋厭數勸興春雨不愁貧若語進賢應上賞
于今魏相詩何人

其二

如雲五馬赴皇城朱雀桁西多頌聲寧論漢省為郎
薄祇覺山公啓事輕華蓋峯頭完露冕清風閣上好
題名見說黃金賜循吏不須惆悵漢班生君家若水蟄班大理事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十九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詩部

七言律

己丑元日即事

蔦呼初畢捲朝班轉入玄宮松栢間北憶青陽開左
个南瞻紫氣滿鍾山屠蘇却借宮官盞冒絮聊溫野
客顏卦數已周成底事不如酣卧掩柴關

御花園

危亭藻井鎖芙蓉簇日烟雲梟自封奇石縣藤疑伏
虎古松撐漢欲成龍金盤有露懸孤掌玉輦無時下
九重擬向前朝詢舊績白頭中貴好從容

三疊韻答太僕王翁從肩輿中得之中一韻顛倒不能盡也

三楚騷壇獨汝賢五朝流輩讓君先名緣洗耳逢人
說句自從心以後傳花薄可忘辭印事依稀垂及杖
朝年惟來百戰難爲敵才接前茅已索然

贈李太學

鬢髮猶然眉目疎宛然名下果無虛揮毫處處供人
賞閉戶時時讀父書白下陰何看漸少松陵皮陸近
何如老夫縱酒猶頑健只是無名可借渠

蘇侍御漢傑還自按滇舟過龍江余與太宰楊
公候之不得却寄一首
故人分手惜居諸聿是天南雁不孤盍部使星知久
動江頭仙艦未堪呼碧雞金馬曾遊否洱水昆明可
沉無一字飛章通　帝坐至今霜色滿　皇都
同鄉楊太宰吾宗少廷尉路戸部沈比部袁參
軍王可訓會飲趙中貴園亭分韻得風字
貴人樓閣上摩空躡屐携觴事未窮墻柳似分西禁
綠庭花欲比上陽紅客從共苑偏鄉語詩自延陵辨
國風莫笑老夫家興發依依新月鳳城東

徐九公子園亭卽事
粉竇斜通宛轉廊壺中山水待長房輕雲入坐籠朱
閣小雨將歌洹畫梁客重不虛公子席花嬌欲施令
君香已教書滿遲遲報猶自貪關子夜長
游徐五公子金盤李故園
戟門垂塌徑微荒猶詫中山異姓王（堂欄璧畫銀鐶中山王諸第）
地遠鯈魚偏得性年深檜栝不成行沉沉隔塢藏朱
舫宛宛流杯出粉墻醉撚霜髭還自咲可堪關入少
年場
坐徐四公子錦衣東園中樓卽事

別起層樓跨露臺諸峯環列似輿儓窗中塔捧金輪
出（報恩塔觚稜當）檻外神驅碣石來（庭中一峯秀偉為諸峯冠）菡萏華燈
凝夜月栝枝繁鼓似晴雷主人不作元龍節下客慚
非草賦才
游徐四公子宅東園山池
侯家樓館勝神仙况爾煙巒四接連平臨絕壑疑無
地忽躡危梯別有天虬洞轉深能狎晝魚波競皺欲
顛淵支頤政爾躭幽賞無柰笙歌引晝筵
送大宗伯姜翁考北上
津人伐鼓揚人謳爲送仙槎犯女牛報政遠追師尚

父賜車差次甯民侯朱顏色奪官袍曉華髮神凌海
鶴秋倘遇　君王問綿蕞可能聊爲漢廷留
寄答邢子愿先生子愿有詩似快巳之得歸而
尚有憂讒畏譏之意故云
河朔風流邢子才紫衫拋得似黃埃愛他陶令歸能
賦嗤我何公去復來試看海鷗誰不下但逢秋隼任
相猜欲尋後會知何日珍重清洋醉裏杯
再游鳳臺園
平臺寂寂隱長堤羞聽輿歌及鳳兮二水三山那在
眼病梧衰竹不成棲芰藤詰曲通新徑洗石摩娑見

舊題翻恨大言唐李白令人疑殺白門西

李臨淮竹園

李侯高館過雲孫翠竹彌空赤日無一自六師頒受賑不妨三徑久從無清商似逗黃金縷上客曾誇碧玉壺喚作長矛三十萬紫微詩調似官緐

游徐氏莫愁湖故園

翠華無際壓明時贏得湖名古莫愁過雨欲移花外徑斜陽爭漏竹西樓蟠松別主無拘束語鳥驕人有唱酬長取斷橋三兩柱也堪將繫采蓮舟

贈南陽孔炎王孫

中壘 高皇七葉孫一時文采冠諸昆時凭漢閣青黎杖不讀淮王鴻寶言立壁圖書無長物傳經父子有專門祗應奇字輸揚叟悉伏雙鴻海外論

戊子秋宣城梅禹金與其從叔季豹相過從頗數今年春禹金之從弟子馬來出其詩見示更自斐然於其行得一七言律贈之

雙頰微頳髮尚鴉比它羣從更高華從誇荆地人人玉不及梅家樹樹花舷底歌聲牛渚月袖中詩草敬亭霞惟憐樂府新翻調强半春風傷彼邪

寄贈同守王公爲族孫泰亨請也

爲問吳中野半刺牙緋新着 主恩深春風總是長依憶暮夜都無可卻金見贈虔刀時出匣親裁召樹已成陰莫疑門下諸生頌强半酬知一片心

贈故將軍劉忠父

劉生慷慨古來聞豹隱深其鶴在羣乍見灞陵逢醉尉不甘南部弄參軍籌邊欲借青油幕倚醉狂書白練裙莫以鹽車輕病骨髀間猶長五花文

考績至淮聞有大司冦之 命便道抵家卽事有感

移官賜沐 帝恩私展轉翻成觸緒悲高日畏傳鴻

鴈句棘心愁聽鶺鴒詩空矜晝錦東歸日況值宵衣南顧時入坐縱榮那足羨秋風不貸鬢邊絲

其二

文犀爲帶鶴爲衣共詫尚書天上歸華髮鏡中差自狎故人杯底駁成非賢昆玉樹枯來久病婦釵荆長亦微最悔崎嶇三五步蒲團恰好讓婣娥

明卿自楚馳信相問云秋後當訪我金陵以一詩賀兒猷登第以六詩苦旱答之

楚波如黛漲潺湲美有雙魚尾更殷中散巳申秋後駕巨卿從破別時頗乍悲雲漢黎民詠忽羨星辰父

子班解道超然無物念人間憂樂也相關

送凌金吾護潞王之國便道歸覲大司馬公還
朝

躬隨朱芾之千乘手捧金符下九霄舞綵眞娛大司馬賜冠新插侍中貂由來禮樂堪元帥別有韜鈐衞
聖朝倘問同時休沐客爲言衰朽愛漁樵

過太宗伯徐公留飲山池出所惟明童佐酒

輕榕小舫受涼飇正及東山行樂時楊柳腰新宮樣宅芙蓉容滿衞軍池朱顏不待飡雲母白苧親調付雪兒懽劇翻追少年事射陽帆底對彈棋

飲徐公歸有園後旋過乃晉張伯雨園小坐有作

徐邈飛觴故不慳仍過玉澗許舒顏穿池巧傅逌環水構宇能承向背山客至琴樽欣得所坐深花鳥樂相關與君試問峯頭石若個中丞歷載還

送鄒彥吉學憲移杭嘉兵備使者

離得東山三舍無高牙紅旆擁前途津頭候吏猶鄉語腰下懸魚是舊符尺檄可能收大海奚囊恰好貯西湖中朝文武如公少莫訝麒麟着豎儒

奉贈盛原濟國醫

大似顛家少父狂箕裘籍籍有輝光青囊不博書生館白蛤能分御史牀任是腎和通國脈可煩臣意對師方生平恠殺兒曹懶擬奪爭先禮藥王

承明卿大參以詩見賀司冠之遷且訂脩眞之約而所托似非其人聊以奉酬且示微風

秋風忽下楚天翰似爲浮榮動古懽任使白門寬吏傲却妨丹竈背人寒新春賓買鴟夷檝異日虛留司寇冠莫笑餓生城旦對由來黃老近申韓

其二

才名黎盡復談玄天下英雄讓爾先老子也知離世

網前身錯解悟眞篇馬肝時見文成死鴻寶難容子政傳曾讀漢時方技傳北邙高塚葬神仙

秋日發黃浦朱氏三子與張長輿顧仲韓挐舟送別書此紀事

傾城冠蓋擁沙洲僑少將無厭白頭晴日好停黃歇浦秋風追並李膺舟雕盤欲選俱名味玉麈難揮遇勝流不是西州有餘慟此行何異五湖游（時弟滿長公歸）

丹陽道中承宮保大宗伯姜翁出會因贈一律

宣髮方瞳氷雪顏才聞報政卽投閒久叅白下夔龍席新冠青宮羽翼班榮似二疏辭漢闕高如四皓返

商山莫疑下客多塵思今日叨陪紫氣間

徐大宗伯同唐張婁三子見餞至新洋江始別

新洋江口好停舟淡月籠烟破暝愁君卧可能忘衆
關予行終擬問莬裘嬌歌易作雙青眼别酒難禁兩
白頭總是秣陵多勝地却慚人與鳳凰游

過滸墅關李啓鑑司農要張毛錢吳諸名士餞
送分韻得連字

楓橋暝色隱樓船文彩風流盡此筵諸友但能河朔
飲使君寧惜水衡錢已將歸思尋張翰若箇逃名似
魯連乘興偶然成别語相期不必衆人傳

九日家忌掩關同年兄袁相國履善以三詩見
督尊酒聊爾倚答

蕭條九日散賓儔裁及登高淚暗流總爲蓼莪捐令
節敢將萸菊破牢愁霜嚴故國無鴻鴈氣肅高林有
鶺鴒慚愧寓公袁相國却緣尊酒費詩郵

新樂大王明德懿親肩美齊獻被禮服義趾稱
河間王順已逾國儲未立邇者熊夢奕奕麟
趾振振凡在同辟俱蹙稱慶敬成七言律以
弁卷端

阿監傳呼銀鑰開分明玉樹主君栽渥洼馬出兵龍
稱東海珠生老蚌胎春煖雪宮添滃鬱地尊青社吐
崔巍卽看同姓諸王表珉琰鐫名上　帝臺

請告杜門大司成張公少宗伯趙公學士余公
携觴見枉分韻得桑字

病起開門日自長曉雲珍樹鬱蒼蒼翩翩並枉烏衣
巷聲叅聊呼白玉堂此別孤蹤各朝野只今何事不
滄桑諸賢莫厭飛觴緊爲拆聲中滿路霜

送黃季主先輩

一時三楚汝稱雄擬學張衡賦故宮發僕秣陵餘白
僕稱詩江夏有黃童荷衣開過長干里削鋏時彈幸

冥中後夜便爲天際別大江西望吐晴虹

送謝太常侍士謝曾使琉球

金陵握手非初會曾頒共苔謝監詩鰲背尚懸唐使
節螭頭重領漢官儀星辰午夜親嘗酎霜露高秋肅
侍祠祖道勸君須盡醉秪今猶是不齋時

事白後再上疏乞骸承伯玉司馬以二詩慰問
有感問答

紫袖蒔陳白髮稀逢人羞說宦情微羊腸過盡依然
險馬角生來可不歸谷口行廚藏蕨飯江頭初服芰
荷衣東山司馬如相問南北風塵有是非

其二

飛章萬里叩　天閽乞得閒身是　主恩已荷　聖
朝寬駿骨可煩詞客爲招魂行逢車馬心先折語到
漁樵道便尊依約十年栖隱處軟沙新竹護柴門

臘雪中承御史中丞石公納言徐公廷尉張公
京兆尹陳公鴻臚戈公過訪陳公有作紀勝
漫爾奉次

城北林深臘意濃諸賢尊酒且從容㝠天忽覩黄雲
合鐘嶺俄成白玉封欲問狐裘慚晏子用晏子春秋對齊景公事
寧勞鶴氅羡王恭知君郢里裁高倡無那登徒老更

慵

陳京兆玉叔以喜雪詩見投奉和

臘雪千門喜共傳耐它寒色爲豐年謝家玉樹詩篇
好王氏烏衣屋乍妍偃卧可煩京兆尹促歸何異剡
溪船惟看兒稚爭收掃曾習農書汜勝篇

贈談參軍思重

清世何緣有避讐爲貪山色秣陵游閒從方外稱司
馬頻向田間詫故侯王謝風流杯底出秦淮烟月畫
中收官銜不少如澠酒君但來過緩客愁

用贈談思重參軍韻再贈謝少連茂才

爲厭青藜夜校讐翛然聊作石城游時裁小令調虞
女仍草長編傷鄴侯六季遺蹤斑管在三山秀色錦
囊收勞君問我眉端事除却歸來不解愁

庚寅元日立春祝　聖畢始以紅錦袍謁　陵

臘意將歸爆竹催爭依仙仗集蓬萊堯樽薦栢條風
入漢省呼嵩瑞靄廻原廟漸傳銀鑰啓祠官新觀錦
袍來不知春至眞多少明日東郊探蚤梅

濮陽公入佐天官兼領翰學賦此送之

分背猶得坐春風忽領鵷鸞向碧空三入承明階轉
峻兩參均統寄逾隆星辰不隔瞻依表桃李爭歸啓

事中宵省倘過張樂地莫驚江畔有冥鴻

贈少司徒采山方公得請時公從止別館未返
新都

成風老手御風姿其那冰心　聖主知不學貿公稱
道士殊輕白傳愛分司門前羅雀從今日屋裏看山
祇舊時無論賜金多少在君今不飲欲呼誰

掄江石中丞母林太淑人壽言

三月十六帨辰六十六廻無限春青天共指猶圓
魄紫誥仍輝見在身開府夾江文武吏稱觴入坐太
夫人勝道金陵好風物那能不遣鬢毛鬒

杜翁少時葬親夜歸大雪幾殆若有神人送之
得免文太史圖之矣而又屬蜀人毛太史詩
之久失復得諸賢與其事倚韻和贈成卷余
亦嗣焉

死孝仍揩攀柝身生還剛及啓關辰雪深蹤跡唯狐兎夜久扶携有鬼神萬里璧完詩不偶百年珠㑹盡如眞莫言張矢男兒志惆悵誰為掃墓人

陳玉叔廷尉邀大宗伯王公過飲有作

總為徘期不待招坐深清磬綴春宵空庭月送三山色古樹風為九曲潮我自越吟歸轉切君先郢調欲誰驕唯應醉裏王恭去觸繫寬閒度七橋

爲王學士題馬鞍山

遙從駸駿出層巒攬轡還應得大觀揭地秦鞭驅作障飛空穆駁且留鞍駝峯對揀春雲暖熊耳雙懸海色寒見說史成家主錫裝來七寶鳳池看

爲王大宗伯題五指參天峯

東南欲盡覺天寬矗立高峰障海瀾掩日脩羅雲外掌摩空銅狄露中盤削成華嶽峯峯出寫出郇公朶朶寒寄語地靈王學士九重今借指南看

顧太史北上

仙郎青雀度梁溪夾路春花醉不迷此去依然丹禁直頻年強半碧山棲南溟氣鼓寧容息北斗名成孰與齊寄語調羹三宰相可寬田父一扶犂

五言排律

潘景升見訪後即游南雍應試賦此贈之以壯
行色

自讀西征賦時推西晉才忽傳中散駕云自鐵中來文豈淨而淺人仍美且慙九方輕牝牡八尺是龍騋虛左成均席登承京兆杯名高鳩鵲觀氣邁鳳凰臺六館崢嶸重三都次第裁他時結駟過莫遣破蒼苔

題凌氏閒鷗館

向昔衣冠會都非江海情君今讀書處披檻湖波平鷗鳥時時下條風個個輕一群飛的歷數點立分明忽破春山翠平添烟水清孤棲如有約一飽便無營恨殺鵷行地愁聽鳳沼名忘機但來往何必更尋盟

賦得柳條恒撲岸花氣盡薰舟送沈子

春風渾似剪花柳一時齊不獨藏鴉穩兼令去鷁迷三眠初作絮百和欲成泥旖旎粘輕浪顛狂撲大隄青絲愁綰折紅袖惜分攜灞岸雲初起薇垣日未西一枝從主賜全樹借卿栖傑直星為柳含香舌是雞

河陽救面好京兆黛眉低莫以爲郎悔時時戀故溪

送湯給事元衡入朝補舊省

離筵一尊酒還試五時衣白簡名逾重青蒲似漸非湛鶯新露滋聚詩舊星稀莫以天顏瘦應推海宇肥蘇雲人怨別喬木爾飛飛倘及弘之事無忘老釣磯

答與國判張羽王

轉憐張別駕十載二毛侵黃口依人慣青衫戀舊深吝脈剝春餼謝豹短長吟泣玉它年價銜珠此日心漸因窮刺骨緣作怨知音行止吾天𡋯文章爾陸沉數椽分孺子一衲老蘇林如此蹄涔轍雙魚亦浪尋

日長至爲懸弧之辰夜半起坐偶成

子夜不成眠篝燈對黯然微陽欲動後老我未生前但喜初長日毋論向暮年悟來仍悄悄收得漸綿綿縣任兒曹益弧從耆宿懸無人識余意香火競喧闐

少司徒胡公家恩予告詩以寄情

無辨存臣節扳留見帝仁從它貝錦客不是蠒絲臣比極丹心苦函關紫氣眞淚枯緣國士心死作山人欲識加餐意他年致主身

感事得五言長律三十句時家弟敬美致關中書爲歸計因賦此寄之

大道本何許凡情空見憎廟廊稀闕事泉石易爲繩魔總百相嬈佛遲三不能豈予眞白璧夢彼任青蠅會得無身語依然有髮僧江湖元自闊風浪定來澄嘿嘿時彈指涼涼對撫膺尺書傳令弟三益是良朋草賦推司馬尊心托季鷹非關悲搖落業已刷飛騰緩墺千山展來依六祖燈天寧久鍾會爾不愧孫登日月高難毀乾坤大可憑鷦鷯從嚇鼠羊角定扶鵬若說函中記寧同漢五陵

送徐汝旭游太學扶侍宗伯公并訊謝宗伯

南州士問嫩北闕帝恩繁稍慰晨昏戀仍開詩禮尊出從鮑席接歸向鯉庭論荀令香雖冷何郎粉尚温通家余澒落喬木爾飛翻獲保野人業能忘眞宰恩風飈倏以過桃李竟何言唯有青山色依然傷草門

尚進士請告扶侍台十五年渡江見訪索詩爲贈

世人欣捧檄而汝獨陳情問寢春朝美披襟游思生客愁過夏緩詩句渡江清指點婁侯國徘徊亞字城父爲此州伯君父仰山按吳有聲兒結五湖盟不作嬰婚嫁君家尚子平

前揮使王君化六十壽言

少年曾任俠未老便抽身撫劍思前事登壇屬後人
樹同司馬大辰救故侯貧磊塊聊全酒逍遙且任眞
圍棋閒訪謝擊缶或歌秦聞說稱觴地瓊花刺眼新
君之子分閫維揚近迎君爲壽故云

壽余德甫七十

屈指燕中社俄然爾七旬五言欺大曆隻字遍先秦
宦拙猶循吏名逃是逸民長揩訛世眼誰證到頭身
珠玉堪娛老金緋不救貧甘從綠縣食懶作豫章賓
雙闕匡廬展孤垂彭蠡綸雲鴻同意態海嶽鬪精神
綵筆天敎健清尊道並醇無由尋縮地相與結朱陳

癸未除夜

憶昨逢除夜篝燈對苦吟縱無兒女態猶削歲時心
恬憺吾慚我蹉跎日至今衰頹不解事狂態免知音
有鐵皆成錯無絃始是琴明年是明日百慮莫相侵

輓皇甫子循先生

威明頻解綬玄晏少歸田人識書淫疾天私黨錮年
浮名日者傳樂事雪兒絃尚作非熊夢俄成賦鵩篇
遺文六季盡新語衆人傳罷理登山屐誰償貰賦錢
因君問班管不朽立言偏

題故孟光祿怡老園

昔在先　皇日吾猶識孟嘉清朝偕黃閣黄髮岸烏
紗疏傅金雖少香山社可誇比鄰共雞黍近水足魚
蝦汝逐華胥夢人呼畏壘家霜餘大令橘暑憶故侯
瓜往事存喬木流年問落花不須論代變得老便生
涯

元馭閣老將北上要余於野次言便得二章

相印非時授天書特地臨一鶩堪立極萬象想爲霖
衆訝商巖夢吾知潁水心戀從烏鳥劇愁向鶺鴒深
朝市安從美山林老亦侵莫敎男子淚容易便沾襟

其二

拜命金甌貴徵車竹使專共迎承相旆還是孝廉船
應象三台外降心一叟前堯天從汝潤佛日傷吾偏
取適難爲境貪閒亦礙禪報君從此後隨分太平年

題尤生畫贈林總兵

白雲幕松頂輕風扇茗鑪此時羊太傅對客理陰符
且捉玉如意暫疎金僕姑清言寧誤晉雅志在吞吳
海靜烽堪冷時平將自儒寧知日出處片檄盡輿圖

由陰徑而下至拫衣渡又名却女津

曳猶竟部晃窈窕此山阿越女與猶劇夕陰將奈何

攀藤斷織指躡草洗輕羅石礙蓮雙朶泥沾玉一窩
翩然欲飛渡終是怯凌波

文漪堂之後凉風堂

凉風起蘋末集我鳳皇條小奪琴中理時添酒外驕
廻光泛芳藥遺簪逗芭蕉偶爾當三伏欣然至久要
老夫憑仗汝散髮坐逍遥

薄暮練川朱侯過訪小語别去紀贈一章

一雨吐新蛤千村生夏凉傳呼邑侯至能使野人忙
草參鵠堪噎鄰醪蟻借嘗微言霽雄白小坐過昏黄
有愧酬尙茵無求怨老狂今看孺子榻猶帶令君香

車馬初疑夢閭閻未忍忘還同孝宣李朱邑在桐鄉

王受川先生歸爲翊詩以送之

莘縣君共後談玄早棄官逵公一開社陶令不同攢
爲識黄金界翻憐白玉棺旅鐘僧粥煖夜唄佛燈寒
獅子現乜孔蓮花生舌端歸心鴈門市初服鹿皮冠
莫戀枌榆好西方行路難

宿卯塔佛院

莫言初地小但覺四天寬面面芙蓉鏡層層薜荔冠
一泓鷺眼碧九點鷲頭丹唄響波聲合漁歌夜色殘
經歸龍藏易僧結蜃樓難我醉聲聞酒誰施法喜餐
倦分禪榻卧閒借佛書看猶有微根在羞人與宰官

再題卯塔因贈僧塔住持自正

康會來江表山今已陸沉五湖三畝地千古一叢林
不壊金剛座長抽碧玉簪火齊揺塔杪菡萏湧波心
汝有誌公錫何勞長者金聚沙緣自昔填海願如今
一食分僧鉢三衣借客衾魚請放生樂鳥和誦經音
小綴廬山戒籃舁日日尋

壽獼翁七十

少習東皋學詩書號禮身晩將酒漢詔吳弟力田人
好語時依口窮愁不上顋蘭枝葉已茂燕境事方新

莫惜如澠酒將分太液津

謝貞吉王孫雅餉

書是豐城劍僧爲南浦鱗貞吉深氣誼寧獨慕沈淪
念君饒異物慚余非異人三絶何能報四愁虚自論
古來無限意奚必在比隣

壽曹茂來進士七十以故人仲蔚子請也

尙憶公車日君方冠弱辰才真如太傅老不慕平津
第讀養生主何論觀國賓鷗閑知易飽鶴瘦不關貧
閒引詩娛性毋勞酒養醇芝蘭長自玉竹栢得其真
園種樊侯漆溪收張翰蓴猶餘故交子來作掃門人

寄鄧州劉廣文

昔忝襄鄧節于今十四年清才豈我下黃綬屬城偏
乏譽元劉向諸生仰鄭虔扶藜過五壠探菊酌甘泉
井自心源出亭因覽秀傳祇愁花蠟燭不暖青寒瓊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二十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詩部

五言排律

侍御蘇君按滇中賦得五言八韻送之

高帝何神武雕編悉內臣狎閩驄馬使時祀碧雞神
自爾輶軒發能開象魏新坐令驕帥攝行得悍王馴
斧劃昆明曙鞭迴僰爨春片言搖地軸尺疏動星辰
蠻府音從革夷裒句盡珍清朝挨地好不必問埋輪

王懷中先生泉人也與余有通家分年七十有
七矣貌壯麗健舉止飲啖兼人既深東越建
昌之學又善語玄素之秘訪余弇中頗傾鄉
言事諸少而刺輦上君子尋飄然遠別得排
律八韻贈之

不必通家刺衣裳為倒顛乍驚顏轉少相對意俱玄
貯腹有千卷問囊無一錢盡驅妻子累斷結宰官緣
泣路支離叟懷人黨錮篇自因長往世那可不憂天
甚矣吾衰矣其然君豈然太湖無限好一曲養殘年

慕椿林翁壽言

六十猶嬰慕栖遲似魯生家傳和靖隱人識孝廉名

必軼齊梁儁還追李杜盟有雛偶五彩合璧並連城
綸綍傳西掖冠裳自上京峯如雙髻黑身似九仙輕
小飲收春樹端居詠太平瑤池萬年實併薦壽頻赬

白雀寺秀上人新詩時有開元以前調又能作本色語出行卷請余求訂且將北游賦此送之

六朝富僧藻末宋始逃禪 及爾操觚日逢余痤硯年
曹溪一偈後衣鉢幾人傳琢葉妨元氣拈花合自然
思超靈澈表格逸景龍前莫以文通拙徒成惚別篇

咏江令

江令好爲佞佞辭何太工指來攝山草吹着後庭風
佛日不相照君恩難望終猶輸孔範死虛慨魯侯忠
摶頰咸陽市傷心建業宮南冠無故墅應始悟三空江令詩有三空爲已悟語

答贈張太學孺愿兼寄示沈嘉則屠長卿孺愿之先人爲大司馬公嘉則長卿俱其客且與孺愿善序其詩而不能無白首之歎故云

明海張司馬龍門一世師久欽鯨力大不盡鳳毛奇
業稱元方弟名高蔡充兒有才疑夢筆無意僅爲箕
天向金陵闢虹從赤董垂諸生俱避席祭酒亦低帷
柳態猶長緒蘭心祗項斯奇聲屠與沈須憶御屏時

齊王孫仲登邀同周公瑕陸成叔登清涼臺分韻得風字

絕磴盤天界方臺枕法宮白龍銜劃塹丹鳳走排空
寶樹青冥底金莖紫氣中受殊分化跡石號遜人工
須似高低嶽城疑斷續虹一依文佛日四起大王風
月極神從爽心清境自同許賢今鮑謝能益 帝京
雄

慰梅禹金試金陵放落一首

昔時梅宛陵險九並馳稱萬古一詩在青山白髮憎

雲孫更蹭蹬雪曲有飛騰桃葉雙頭襭芙蓉半臂綾
此時吳女隊護汝獨先登

送許京兆救故友李中丞左遷

豈淺馮唐對幾同左伯寃一書存友道遷客是 君
恩樸被辭京府傾都慟國門江雲月舒卷山色任晴
昏剩得支離叟空爲欵曲言賜環須有待弟子莫招
魂

故人卓澂甫光祿補官北上過金陵飲官舍賦此送之且訂留署之約

顛倒欣相命翩飛不自勝詞人武林社 天子大官

承醉態傾嵇叔高標愧李膺望迷金掌露坐瑩玉壺
冰我自難燕市君應乞秣陵莫嫌留署冷官酒尚如
澠

訪明徵君事讀唐高御碑有感

徵君不可跡蘿薜望來深更藉空王力高明傳至今
蒲輪三起詔鵝首一綸青雖表旌賢媺終非遯世心
欲伸蘋芷薦念爾不余歆

朱定國失意後訪我金陵賦此贈之

十年真長友片語足兒師訪我金陵夕猶銜璧刖悲
三山橫秀色六代吐雄詞是處堪携酒何妨且咏詩

羈縶追往事飛動卜前期海錯携來富猶堪佐少時

朱慶餘先爲賢令入郎考功水葆之操煒然人
口出視江右學政於其行賦此志別

卓爾松筠操皎然氷玉姿已標循吏冠復作儒林師
左蠡揚瀾口豐城辨斗時青衫歸水鑑絳帳吐風儀
鷺渚飛揚旆雞山黯澹卮老夫貪一醟後會恐無期

觀湖婁游作

七月十八日潮頭何壯哉平驅銀海立忽捲雪山來
洶洶噴晴雪殷殷動遠雷千艘催皷落萬弩屈喧豗
笑緩枚生發爭先伍相才老人驚未覩尊酒喜重開

飛瀑廬山破奔流砥柱摧乾坤此三絕欲返重徘徊

過陸震卿大行讀書處有贈

過君讀書處破壁侵菰蘆不厭饑時麥難挑旱後蔬
沈淪詩更好飛動意能無只以鵝冠聚尤深魚服虞
時清寧任俠官薄且爲儒但使星文就　君王自按
圖

顧仲錫携酒船相送傾倒尤深因贈仲錫併及
張長輿朱氏三子

綠水搖晴旭滄洲動午烟誰携若下酒來與子猷船
府玉玄談纚披沙麗句圓尋探龍爪秘書得虎頭傳

泥飲推三雅（朱氏三兄弟飲量最洪）風流數七賢（與坐者七人）老夫
從概解不待長君前（謂長輿也）

贈陸成叔山人新居

海俗人難傍窮居地自偏何妨號城市亦自飽雲烟
入坐青山滿沿階綠樹圓饌饒三九菜酒斷十千錢
蛙戶桓生寫長詩薛氏箋仍誇有奇績杖得子虔篇

送方伯吳公　入覲還金陵却赴浙省

何限朝天艦如公五兩輕　君王書上考宴餞下承
明不愛東膠賞俱稱召伯棠三提長官印千稔廪安
城草木沾恩澤江山識姓名官如兩高峻人比孤山

清休汝冠裳會留恂爻老情盡態猶綏發竹馬已先
迎久假扶桑颿仍留下瀨兵仔有新節鉞隱隱出西
京闕府報欽新命旦夕下矣 ●

七言排律

避暑園居得長律二十句

今年海熱異常年似爲吾園稍見盈尉客琴樽宛約
東親人魚鳥恣留連巳多苔色侵衣上時有松聲到
枕邊鑿就雙溪長貯月疊成三島別藏天嘗花得所
朝偏麗蝦菜趨時晚更鮮中散酒爐盛沆瀣右軍書
筆走雲烟絃中白雪非江左篋裏青山是輞川大雅

詩歌篇十九古文金石卷三千年談颷留凉颷至小
坐脩然大火捐見說長安饒炙手可容分借北窗眠

吾州有王三翁者沙人也年一百六常住明上
人燕人也年一百四今秋邗州劉大豚來訪
自言歷三丁丑年百二十一度其狀貌亦似
百許歲人期以閏月之十二日會吾山園吾
而有賦

三老三百三十歲一農一道一山僧俱稱獻壽來南
極互數生年到裕陵長就鶴形驕娩姹煉成松骨
鬪崚嶒霎餘伏翼千秋餌手拄胡孫萬歲藤逝邏降

庭猶恨少依稀杖國將來尊他年太學應親會今日
清尊齊作朋疏上壺關名是茂篇留陌上姓爲應懸
知太史占星象刷我嘉弧恐未能

詩成之明日而王翁疾甚又明日就木矣感歎
之餘復得一章

一百六年難老身半刹那間隔世塵飛去獨爲華表
鶴化來雙刹禹門鱗空教休璉歌三叟竊得商於篚
二人海爲桑田垂沮溺峯如華頂斷嶙峋華嶽三峯虎溪
他日不成咲榆叟茲秋聊對論彭祖殽米差尚天黥
叟謚後未爲貧客從逝水浮雲去交許清風明月新

叟道歲寒還有托老梅拳曲伴松筠

大宗伯吳與黃公枉棹海濱道返命進士長君
代訪且贈長律飾獎過情愧感之情托之申
和

元老三朝鬢未蒼碧瀾天目供文章初將息念歸
樹雅有高名在栢梁冀北羣聲空牒最淮南字字挾
風霜書成舊錫黃銀印夢醒猶疑白玉堂善誘門牆
多末照憐才鵠類有餘香齊紈忽展銀鉤蹟越錦難
輕玉案償共道賢良惟一董可能京兆擬三王公以余補
留京有三王之擬芃々蘭桂秋逾茂藹藹桑榆日未央丹穴

鳳毛開氣色清時孫筆借飛揚莫言興盡山陰舫衣帶居然一水鄉

杜清甫丈九十矣而矍鑠如少年曾憶白香山贈裴施州云九十不衰真地仙因倚起語壽之

九十不衰真地仙姓名無忝杜延年閒棋縱負人人墅賣藥能寬處處田春煖絃歌秦女巷午晴詩畫米家船携來鳩杖那防噎贈得羊裘不肯穿自剔殘燈書小令旋烹新茗結清緣惟應薊子摩銅狄見爾垂髫學數錢

再用香山居士起語壽駱廣州先生

九十不衰真地仙五朝清晏即人天難逢拜老中興日憶得懸弧孝廟年薄宦陸生無粵橐歸心賀監有湖田鄉吟捉鼻從清濁社酒膠脣且聖賢大咲武公箴白苦長詩榮啓樂仍偏如傳籃筍來蓮社應許門人任一肩

壽封給事蠡湖顧翁八十

江左宗盟陸凱前中興風雅賀衙聯生兒舉貴同元歎取婦篇多似彥先省覲主恩深愛日賜租封事上迴天俱誇小鳳銜書地官名小鳳原擬垣從才是非熊入夢年

銀甕法傳中禁美綵衣春奪五時鮮彭湖千野分雄劍亞字城陂沆酒船閒出肯東新郭里有時耕耒太湖田浮名不愛真天隱樂事長寬即地仙

賀祭顧公六十壽言

三朝耆德劉方勝四姓高門代並稱人向隱君誇曉節我於循吏表中興無書新沓交從在有子藍田價轉增賜觀宮花分露掌傳家諫草挹風稜庭聞鯉對詩能續海近籌添事可憑興到玉峯舒眺最思幽金瘁傷漁烬從卓斷不驚元歎推敲虛曾忝茂弘更覩朋儕須盡醉莫教春酒但如澠

寄題吳明卿參政北園

使君天許卧林丘肯郭園成事事幽檻外星辰依北極坐中冰玉盡南州族雲噏鷁三春變平楚蒼茫一鑑收乞得隣花添爛熳偶來山鳥獻鉤輈惟他妨辟平泉石便我尋芳杜若洲機事總忘難抱甕生涯雖小學垂鈎印山地貴誇編埒玄武陂寬好競舟北園取具意

送吳晉陵趙常熟二太史賜環入朝

爭以儇家五畝𨻶白公池館讓風流

詞林矯矯並人倫抗疏邪妨丞相嗔坼地黃河雙砥柱迴天白日一金輪片言色借宸楓重萬姓聲傳諫

草新擬奪惠文冠太史却將巾幗贈何人耦耕沮溺
身堪老三逕求羊跡共淪　主聖親題罪已詔時清
須愛致君身銀魚法錦聯翩復白虎名經次第陳豈
以登仙誇去鱸毋從遊吏問知津折餘度仲稱前栁
操自延陵宅畔蘋兩地由來有廉讓可應徒作引裾
臣

金白嶼先生壽九十矣其文彩風流比之前九十者杜翁駱師則尤翩翩焉不佞仍用白香山起句例壽之得六韻

九十不衰真地仙長于樂事况年年生當五帝舒長

日老結三山綺麗絲無意授書　天子問有時裁句
雲見得賜來鳩杖何妨唯侍着柴車不待延稚子競
誇婁尾酒故人分得買文錢共云蓬境從容咀莫放
滄溟便作田

閱史偶有所感

掩卷柴門數落暉古來俱羨壓之威那知天地長多
事總爲英雄未息機雙眼耐它人氣在一身贏得帝
羓歸鮑魚不救胝龍臭蠑螋翻因祢鞠肥貢屋事移
翁白屋衮衣綠盡着青衣王孫子姓時時改寒食園
陵箇箇饑塵世隙駒俄自了豈儒毫兒易成非江南

鹿豕同游處喬木連雲盡百圍

輓故贈太子少保潘恭定公時年八十有七

甲子前頭對大廷耗磨同輩盡凋零官從寮印加三
少帝與禎符斷九齡誰並五朝論出處時因入座愴
儀刑生驅尚父猶宜髮煉得嬰兒任解形丹竈年閒
龍虎衛赤霄疑駕鳳凰軿者英會裏無春雪箕尾行
邊有歲星兩字易名華勝袞千秋遺草汗長青仰看
焱爲嫣姚家况復芝蘭謝傳庭

世貞過來許九十翁如駱司理杜金二處士皆由白香山起語今年爲宗嚴湖先生九十復

引前例壽之先生之侶子故吏部子相余碩交世故中聯多及之

九十不衰真地仙白公社裏冠羣賢强簪歷下書堪
受隱傷淮南法易傳渤海尚誇銷劍地蜀都猶憶夢
刀年名山自滿宗家璧北斗還高吏部編早與深松
牀下拜叨陪畢卓甕頭眠欲將鳩杖爲公壽綫步當
車已綽然

三月三日屋後桃花下與兒子小酌紅酒因憶昨歲從吳明卿諸楚人於弇園禊飲遂成一

排律

去歲三月復三日忽逢楚狂爲楚歌卽無草聖愧逸
少雅有蘭亭如永和故知故事不可再避人避地將
誰過家西一灣小曲水屋後半榻貧維摩偶然兒子
致紅友聊爲桃花飛白波盤餐第輸狗杞芙鼓吹其
柰鸎篳多聲虞小儒不解事無可拔除如我何

緹帥左都督麻城劉公貽書慰存且有名香佳
扇之貺七言排律廿四句志謝

春明祖道近黃昏悵別慇勤款款言十載鹿門余偃
息九霄子角爾騰驤藉令東第通侯貴誰似南衙太
尉尊直有詩書繇祖武長將肝膽答　君恩朝衣剪

賜官袍麗冬日聆傳　聖語溫兢病句誇賞左衛衣
冠禍解資城門三台不隔江湖夢一壑翻勞霄漢論
地遠豫麓難物色天空鴻鴈有音存扇從巴蜀能蠲
暑香自西戎解返魂稍覺枯魚貪涸轍居然病鶴怕
乘軒爲珪爲鼠同稱璞如蟻如山總宇觀公寧長年
扶日月老夫餘息任乾坤

賀族孫都運汝康八十

樾紫衫閒腰帶黃茜朱顏脊鬢毛脊庚叅畾置通三
紀甲子輪週又廿霜四海宦遊乖欲盡五湖襟度雅
相當人誇渭水非熊卜家有緱山馭鶴方庭樹似從

峯玉徙節英眞共海籌長竹林醉阮年猶少對爾慚
稱大父行

昔白文公有詩贈裴緇州其起句云九十不衰
眞地仙余以此例贈九十翁者凡五人矣蕭
田林方渠公以名進士官至郡守累進階正
三品今年壽九十二而其子敬夫復以雷陽
守便道綵侍母論五人者僅一宗馬湖鴈行
卽所謂裴淄州者當亦不及也喜羨之餘蟻
前韻投之俾歌以稱觴

九十不衰眞地仙阿誰諸福似君全生兒自授詩三

百請祿同登石二千舊憩棠陰青蔽庇親栽槐色碧
摩天壺公山靜堪逃酒延壽陂清好放船尚父少慚
多倨蹇啓期雖覺轉顛連林家故是喬木行看雙
標紀大年閩省有百歲坊亦太守亦林也

余與竹溪王大中丞爲郢中之別餘十二年矣
公撫關右值旱魃爲虐公竭力祛之民漸回
菜色辱遣使問存憮然有懷遂成一律時閏
六月之望也

十年郢里追陪後百二秦關保障中分陝古時惟召
伯三城今且有張公雲霓疏自憂天切鴻鴈詩偏憫

旱工豈爲士龍方致雨將無銅雀解鳴風卽丘東海俱名族建業長安總舊宮無那新秋圓月色一尊西笑向誰同

五言絶句

題金陵景送康永錫一絶

莫催桃葉艇去沉秦淮色有與展此圖一掛高齋壁

文休承畫此景送客金陵題者十二人皆詞翰名家也今輯以贈永錫仍爲寫一詩於方

半峯亭

不愛天上游不愛人間住愛此半峯間卧看雲來去

清暉軒

微風卷帷起雨面延清暉無生一話後日晏不成歸

碧玉沼

一片荆山玉琢成秋月圓風波落葉盡下有蔚藍天

觀音巖

洗髻碧流潤遶龕紅葉深松風定中過不是海潮音

白龍洞

春雷地底發匹練空中飛毋勞久行雨解旱便應歸

多景巖

千巖薦奇色使我勞清矑其若老僧何不見亦無盡

寶雲井

片片勝髮雲墜入功德井山僧解負汲和雲煮新茗

偃蓋松

青松作偃蓋相與談禪理折取松下枝與師充麈尾

鐵塔

當時鐵輪王建此七寶樹風送黑雲歸層樓不知處

妙高峯

金山妙高臺飛到峯頭住逢師卓錫聲不敢復飛去

東齋

月出東林端不照東齋屋趺坐看西山下巖散金粟

西隱

一瓢挂一錫毋勞問姓名欲識西來意屋前栢子生

書于皂先扇一以自嘲一以自勉

姓字眞如蠟隨君牙吻中從容一咀罷方識慕時空

其二

楨苔池頭夜珊瑚紅欲然只知攀寶色鐵網更何年

梁内史奉 詔爲譚司馬治墓便道歸省訪余弇園得三絶贈之

能繳螭頭直行封馬鬣听君看大司馬應否象祁連

其二

白髮聞休倚紅顏且下機里中爭詫說内史錦衣歸

其三

弇園五載内重見二難過不獨金蘭合還憐玉樹多

題尊生齋贈張仲慧

古人既已無後人猶未有欲識生者尊古人落吾口

其二

試問張仲蔚蓬蒿空滿園觳霜一夜至方悟喬松尊

其三

羣動各相役而我獨無言生當貯萬古那得不爲尊

其四

道言有身患佛説無生樂問生何以尊爲汝解其縛

王汝止先生過訪弇園有述　其一

麈尾豎新義字字天機流其奈溪邊石頑忽不點頭

其二

春至百卉萌日出萬象彪不應指破時別自一天地

其三

日斜一局罷觀者謂機深偶爾身敵手由來無勝心

其四

呼尊小酌罷坐愛松風吹忽爾農歌發欣然與點時

其五

藤石從雲老苔階過雨斑游人不解看應道是眞山

其六

欲求無識師爲我識綺語三界無處尋久墮泥犂士

陳翁六十乎息先請詩壽之得一絶句

宜髮貌如童藏書比素封何須二千石有子是元龍

題畫

商船一入淮便問淮陰社買酒新城中來醉舊城下

其二

甓社湖頭暝維梢酒一杯不知初月上疑是蚌珠來

其三

二十四橋月醉踏未成半終夜歌吹喧誰傳廣陵散

其四

喚船揚子渡來往無一刻勝作天塹時乾坤限南北

其五

茅君挾二弟去騎三白鵠良常西南垂可能借人宿

其六

下爲范公祠上爲萬笏林空瞻范公笏不曉范公心

其七

拔地一千尺割城三百畝中有萬玉山此腹知不負

其八

載酒垂虹橋鼓吹乘暝發帆見金波流七十二彎月

其九

岳王墳畔松枝枝盡南向無那臨皋亭國書偏北上

其十

柄雲佛堂頂流水僧寮下爲戀清梵音跳珠不成寫

南昌饒生善餅余友王茂才有隱疾能起之索

二絶句一韻以贈

探囊得秘藥技杖已泥猘試語天帝擦論功應孰多

其二

摶得麞珠贈王郎起卧猘如逢魏侯疾轉見𨻶卑多

嘉則長卿復以五言絶句廿首博和有如樂府

者有如詠史者漫爲倚答當更許我事不許

我情也仰山師云神道則不無佛法須還老

夫在一咲

避雨陵

昔聞六龍駕蜿蜒二陵間至今風雨後清蹕滿空山

穆天子

八駿長在驅生嫌八荒小百碎長在服生憂百年少

韓重答紫玉

主是天上人却爲人間死生不𦺇同心空令木連理

細腰宮

楚舞雖自佳楚腰太無力君王幸　顧賤妾忘朝食

高漸離筑

縱令無目生不如有心死惜哉高氏筑仍作荆卿匕

五大夫松

偶爾被秦官何榮亦何辱萬古徂徠雲依然衛其足

鴻門玉斗

此時亞夫心分與玉俱碎却恨入關初不爲完璧計

江皋解珮

人去珮亦去珮空人自空情知不𡟎婉猶道有無中

九微燈

灧灧九微燈流光鑠瑶席忽報阿環來芙蓉別成色

李夫人

倏來仍倏往亦知事非的其奈爾兄云佳人難再得

望鄉臺

少卿望鄉臺築城鄉不見賴是不見鄉見來腸寸斷

相如滌器

日醉臨邛市不題臨邛壁怯他賣酒人胸中五雲色

青塚

明妃死時身一帝兩單于不知塚頭草爲誰長不枯

爨下琴

自脫廚中爨殘軀擬報恩如何山水調翻向董侯門

白門柳

仲冬白門柳雖丹露稍影日暮烏不棲天空路枝冷

鄭櫻桃

自嘗鄭櫻桃百果不掛齒生憎冠頦兒眼中復有耳

習家池

從他金鏊鏊不博白接䍦胡兒渡洛水奪汝習家池

玉鏡臺

老奴玉鏡臺安假七寶鏡奴自當奴心假自憐假令

解語花

比妾解語花恐咲問東風卽令花解語難道得如儂

梁公賭裘

殿前集翠裘梳奴與奴着殿上武媚娘呼誰共誰博

戲贈朱生

小吏黃衣是雄譚白馬非何如學方朔割肉詼諧歸

其二

著侯平原侯跳丸方小說頃刻數千言斜陽尚林樾

訪吳登不值承見寄三絕句賦此爲答

從此歩懶過吳均莫相避試看白板扉的應無鳳字

其二

蹈海惜珠沈歸來偶漢濃忽見明月光居然開老蚌

其三

春來花鳥意父子各爭新但啓柴門看人間大有人

石丈拱辰抱西河之戚今聞後房有旦夕就館

者寄此祝之

忠義鄉中曉充閭佳氣新抱來應有誌天上石麒麟

其二

多生父子緣一念恩情重爲是顧非熊還應入熊夢

其三

庭前一枝玉庭表五色雲莫輕襁中兒佗年萬石君

其四

去却掌中珠還從蚌中覔合浦作滄流精光夜如日

入秋無事案頭偶有紙筆隨意輙書如風掃華

不倫不理故曰雜題

事在名教中理在名教外事理兩無涉於中得自在

其二

上智與狂愚俱能奪造化唯有中根人隨緣作榮謝

其三

東林咫尺地陶然四方樂却咲柴桑翁斷酒有何惡

其四

阿難縱強記何如周利盤伽陀無一句調息入泥丸

其五

快如久繫人忽遘獨角赦不作謝歸川嬌首白蓮社

其六

一把茅蓋頭兩盂陳脫粟笑殺頂生王到了不知足

其七

使我自識我何能遽如此我爲知已生古爲知已死

其八

阿毋偶一來羅刹長伴汝何意晚對人神仙皆妄語

其九

千金蓄稚鵝萬金買良藥未必懸鶉子翻戀人間樂

其十

劍客學神仙十年不敢試除却小有天能無不平事

其十一

西有華胥國北有拘盧州那堪此中住耐可少時游

其十二

十三十八月清光濯毛髮真境苟不斷從人指圓缺

其十三

秋聲不解愁偶叶愁人意任使將愁來無愁與和會

其十四

黃鵠毋愛飽那怕人間網不誇羽翼長但誇天地廣

其十五

大[illegible]從天來今生夙生事差勝買虛名尸居長抱愧

其十六

人生貴六尺借汝成不朽煉得身外身此身亦芻狗

其十七

鐵色閻摩門乃入雲護最所以阿蘭那空生獨三昧

其十八

百幻有孝先猶云拙用身我但皮膚盡湛然唯一真

其十九

學士愛栽花花開咲我老何如郭四朝良常種五果

其二十

中黃戀世樂西域勞仙職快哉呂子華方臺寄幽跡

呂公不居人間又不願造位故云

其二十一

天門無限好却莫忘人間度了衆生後丹元才放閑

其二十二

火棗餉神梨金漿調玉醴但與許道士不與許長史

其二十三

昔有郭崇子煨燈愧燈死德報固寬身直斯可以已

其二十四

調達丈五身刼火燒不盡一生無所爲與佛作功德

其二十五

趙州栢樹子强半嫌人死既得葛藤纏老入葛藤裏

其二十六

宗門伎倆盡支離作曹洞何似無心人棒喝兩不用

其二十七

達磨三遇毒夫豈流支惡大道寧有町並行不相悖

其二十八

雖云却五辛段食猶自究要和禪悅味不在歡喜丸

其二十九

縱無香積飯不愛重思稻天罷但入唇人生何用飽

其三十

出家夙世緣拋官丈夫事合眼四十年裁能識吾弟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三十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詩部

五言絶句

爲胡元瑞題綠蘿館二十詠

石屏

一夜點蒼山入君讀書舍半眼白雲色而親在其下

琴

誰言廣陵散便逐嵇生逝小作三日思歸鴻渺然至

劍

蘂蘂霜夫容半蝕土花碧乍可千歲埋不借一夫力

書筒

一字少有餘五車多不足七日慕君筒何如晒君腹

玉磬

濯濯泗濱玉泠泠時一拊門有荷蕢言汝心在千古

五嶽圖

自謂上元歸不作向平想儼然病維摩阿閦在手掌

棊

欲知九秤勝來自孤山媼但賭宣城郡不賭謝公墅

藤排

小小一軍持貯露春消息擲去色卽空佛來空卽色

笛

截彼君山竹譜作瀟湘思他年遇阿鈦不得誇身貴

茶竈

蟹眼猶未發雀舌已芬敷白炊還自啜不愛文君鑪

螺杯

君房鸚武杯堪汝醉千日那似壺公壺易入還易出

琴石

颯爾余聲過咚然水絃響彷彿百尺桐仍栽嶧山上

博山鑪

匡牀金博山上有鷓鴣斑輕颸約香霧裊裊上雲鬟

麈尾

愛君兩手色白於手中玉第深無諍義麈尾何必禿

羽扇

不愁秋氣至棄置歸篋中當時萬里翮扶搖快秋風

芒屩

笑它阮宣子生平但蠟屐何似芒屩輕春原踏無跡

芙蓉帳

挑燈捲綃幕朶朶秋花明恍如挈仙侶踏月芙蓉城

湘竹簟

玉臂展清輝輕紋蹙柔翠不道香汗流道是湘君淚

胡牀

胡郎坐胡牀却發庾公興冉冉南樓月徐徐破殘暝

石枕

枕此支機石欲把天漿冷無奈泥丸翁時時喚令醒

十一月奔園紅梅盛開偶成

仲冬壠梅發繁英簇紅霞過意百花魁翻疑百花殿

其二

大小兩黃鸝公然喫花住頃刻布同雲迷却來時路

貽拱辰兒詩之來歲爲辛巳秋有傳舉丈夫子者再得四絕句

念無凌風翮咲汝洗兒果莫咲傻無功一字珠一顆

其二

去家不百里幽闔生鄭谷卽看入夢後榮庭盡芳玉

其三

抱兒謁先公了此宗祧寄癡得七尺軀別創千秋事

其四

人言此石丈磊塊無潤色我見重冉拜中孕連城壁

贈松隱上人

爲愛松隱名去覓松隱跡只在此松間覿面不相識

其二

偶步九里松忽聞清唄響不見諷經人聲逗青松上

贈張五鹿三絶句其門人爲請

屠生似比海踔睨一世士自過康成門手標道德里居令製扁標其門曰贊者

其二

授經何循循標行乃嶽嶽雖賤五鹿稱疇恐折其角

其三

若個是何湯老作受經生一當 天子問推轂桓春卿

和肖甫司馬題賜德大參東園五言絶句十首

最景園

歸伏日月餘細割湖山勝未論帝釋園人間許誰並

團雲徑

白雲滃作團回風吹不散截置一鉢中與作山僧飯

蒼雪塢

團雲護晴色古木鬱蒼蒼未酬郢里倡且奏梁園篇

叢蘭館

幽館尋欲迷賴爾同心引任是當門生欲鋤還不忍

挹華軒

水木旦夕華玆軒巧相挹爲憐眉宇清不惜琴樽濕

爽然堂

襟居納雄風咽如吸清冷主人不喜醉醉亦易爲醒

專旭樓

當頭一鏡懸出沒兩輪疾爲借山色來不作尋常日

襲英館

人見黄菊開幾見黄菊落欲得詩脾清摘英和露嚼

右軍池

水是右軍池人是右軍裔白麻昨夜乾黄庭搨來未

通華徑

峭蒨青葱間所得亦已足忽轉天地開錦繡匡山谷

題春雷出蟄圖

一夜春雷發羣蟄自相訴神龍豈不勞人間要霖雨

枝上小雀

只雞棲一枝粒粟俄已飽却笑垂天鵬饑飛何時了

蓼根蟹

唼喋紅蓼根雙螯利於手橫行能幾何終當墮人口

余自庚辰來抱影曇龕不識城西水面者三載餘矣癸未八月乃送張肖甫大司馬九月送汪伯玉少司馬十二月送陸與繩少宰甲申

三月送吳明卿大參入月送李本寧大叅貞
吉與爲九月送歐楨伯虞部遠或泊清洋近
亦關外而明卿獨相蟬接遂抵崑之玉龍橋
泊焉見者當駭傳以爲且破木文而不知是
六君子皆生平故人張范之好而命千里駕
呂之駕恨不能沉一葉舟累百日糧相從於
五湖之涘何論木文也今吾已從處深林而
所謂故人者亦且盡矣閒居無事慨歎之餘
人成一絕以紀其事

送伯甫司馬於清洋江口

其柰清洋口嘘爲南北風已無官可免那不送羊公

再送伯玉至清洋口

三年洗情字一夕爲君新欲忍臨岐淚人間無此人

三送與繩至崙子

人咲嵇生嬾胡然送巨源歸鴻君自看依舊入蘇門

四送明卿夜宿玉龍橋

爲少柴桑客都令慧遠驕那知今夜月已過虎溪橋

五送本寧觀潮南浦

簫鼓下江門江潮弄午喧怕題南浦字楚客易消魂

六送楨伯於城西關

請得藏鉤踊躅未忍還亦知譙鼓急片語萬重山

用前例送家弟敬美視閩中學然至北水關而
止蓋余已徙居鄉故也

祖席何妨遠依然北水門信知情至處一步也消魂

即事

出語驚一世不受兒輩悅總爲般若河雅無文士筏

其二

聖如薄伽梵狂如阿闍世順逆雖有殊從兒得初地

僧明智自吳明卿所來將謁海東補陀大士贈
之得二首

汝從下雉來欲作補陀參風波了無際惟有天蔚藍

其二

不知圓通老道場在汝耳一夜海潮音我聞亦如是

約圃雜詠

媚清軒

綠篠媚清漣清漣媚綠篠水竹兩相媚於中寄吾傲

玉鱗館

天矯五蒼龍一夜化爲玉欲乘向瑤池嬾不代吾足

烟蘿亭

暝色圖一丘炊烟四無際如入法華境面面青螺髻

欣托廬

竹爲衆鳥欣廬亦吾所愛不作物我觀彼此兩無礙

適我軒

於我旣已適於彼寧恭差唯當蓦落際我適彼不知

送元馭閣老二十里橋同前例得一絶句

欲作男兒別將情强折磨更堪天上淚灑比世間多

弇園雜咏四十三首

清凉界

步屧脩竹林銀橋佛廬淨灑然忽清凉是境還非境

巷香逕

花氣無不薰偏與紅妝娩夜分乍解衣宛似收香鳥

此君軒

不可無此君種得百千箇試與較風流此君可無我

會心處

下有在藻魚上有噪花雀歷歷如鏡中時時與心約

玉蘭臺

謝庭凡幾樹羯末與封胡何似瑯琊邸亭亭玉十株

誤游磴

縱呼誤游磴勝事無不眞惟嫌入山客唤作出山人

香雪徑

李白媚楊白浪誇春雪香除却江家女誰花可得當

飽山亭

客但慰此亭飽看山色足若更入山深寧知眞面目

萃勝橋

鏡收遠近觀轂藉往來路至此卽命觴徘徊不忍度

簪雲峯

峯勢若簪雲雲根何太低記得文登路如綿襯馬蹄

突星瀨

五夜鐘欲殘孤星墮如雨化爲瀨中石欲飛不得去

小龍湫

澄澄一泓水那得吐光怪山人七寸鉢尚有神龍在

千年菌

南山千年菌一朝化爲石莫令鮑靚過截作中時食

白雲障

茅山陶隱居自愛山雲白莫言難贈君于今已成石

黑雲堆

輪囷一片峯宛如黑雲吐猶疑膚寸合解作人間雨

潛虬洞

陰森石欲搏曲蹻津難渡欲留不敢留一去一回顧

青虹梁

青虹下飲水徘徊不能去爲我作石梁遂得天台路

雌霓梁

青虬在其上雌霓甘爲下游者雖異途陰晴不相舍

契此巖

契此不獨勒此像非契此許大須彌山收置一囊裏

忘魚磯

我非漢莊光釣磯滿蒼蘚雖有種魚經生來不開卷

環玉亭

春寒不成出小出坐此屋不知天工巧樹樹雕成玉

櫚湘石

宛宛欲流波憔悴抑其首可憐望夫心却作秋胡婦

率然洞

一夜中弃雷率然穿作峽蜿蜒詰曲中時時努鱗甲

天骨峯

天公幻天骨自然吐奇秀寧如宋人葉三年雕始就

小雲門

窈窕如不窮芊眠足餘趣豈必有雲歸自是歸雲處

漱珠澗

止水清可掬居然媚其澗吾有萬斛珠漱令夜光現

借芬閣

陽崦千葉桃清芬襲人鼻更許墻頭壓不妨便成醉

含雪閣

直對縹緲樓疊玉暎晶潔誦得少陵詩窓含西嶺雪

梵音閣

夜半海潮音松風竅天籟我亦從中證非惟觀自在

榮芝所

三弃此三夏三産三秀草吾亦有三兒寧馨似芝好

徙倚亭

帝公樓不開於此待呼鑰長房少須臾終享塵外樂

分勝亭

亭瓏有兩徑俱取弃山右處處饒勝奇誰能雙舉肘

百衲峯

大似百衲僧却額僧雛語其語了不聞低頭似相許

雲根嶂

偶然白雲至輝輝兩相向下有暗泉流呼作雲根嶂

玢碧梁

两介石澗頫此梁獨玢碧近取脩竹陰遠借高天色

却女津

少女怯危津徘徊不敢度急喚阿嬡來還尋舊時路

惜別門

醉客插花歸一步一惜別不盡眼底奇歸從細君說

碧蓮池

世尊蓮正青遠公蓮自白爾向青白間別作天水碧

文猗堂

清猗感蘋末悠然自成文得月稍綺麗含霞太繽紛

步屧廊

百步響屧廊步步有山看臨當出門去猶復凭闌干

來玉閣

淅淅萬尾鼓泷泷一壺醉窗裏玉山頹窗外玉山至

脇実窩

甲帳挂流蘇人道春雲熱梅花一紙寒蕭雲雲不涅

墨池

書不如右軍何煩使池墨唯用將洗心能令淨業白

題杏花書屋圖

十里杏花幄靑聲琅然出要路曲江春還從此中覓

題山水

隔嶂青峭峯撲作眉間色其奈春水深褰裳不可得

贈譚道人

爲余三月住寄食贊公房却問香積飯何如太乙糧

其二

弆藏九秋鶴悅懌三春柳宛似譚景昇化書可成否

其三

聞汝返金山何不焦山住焦光雖苦生郭第能供具

其四

汝携王孫詩爲標國香集將過沅澧間秋蘭見應泣

題奕碁圖

松下兩仙人碁聲日敲戛不愁淸景移愁它殺機發

文殊洞

老大妙德翁下馬暫棲止猶勝運乖時掉入粥鍋底

辟支塔

自矜薄伽梵悔作辟支佛舍利何足言劫前一枯骨

又題淸凉臺

別借金剛窟微分利牢場羞他石衛尉火宅號淸凉

金谷有淸凉臺

公瑕先生在白下兩月許別去得四絶句送之

皆實際語也

長干一萬家半是君題壁欲贈草書歌慚余非李白

其二

同是金陵客君歸我不歸江頭一延頸悔殺是朝衣

其三

爾貪梅花庄我冷芙蓉墅樂處不得歸歸卽無樂處

其四

念汝西河戚身罹隔谷悲人生缺陷地同是白頭時

追補姚元白市隱園十八詠

玉林

天墜白玉簪矗作君家林忽爾天籟發珊珊琛珮音

茶泉

先從陸羽品旋向君識鬪蟹眼初潑時靈犀已潛透

中林堂

長林四周遭於中可避世何必學黃公商山尋地肺

思玄堂

柄君思玄室誦君思玄賦此意無可言莫爲平子誤

春雨畦

一夜春雨過千畦盡成綠不曉意所欣道是齋廚足

觀生處

但欲觀我生茫茫無可據斷盡冇漏緣悠然見生處

容與臺

一琴復一觴咫尺足容與不作繁吹臺歌管日聒汝

海月樓

明月將海色闌入君家樓憑欄一矯首滿地金波流

鶯聲閣

周郎臥水閣日從墨卿御不教寫黃庭爲恐籠鵞去

鷗波

數點白不定忽浮還忽沈非關乏去志緣爾少機心

洗硯機

右軍洗硯池池水猶未黑借問何以然爲有魚吞墨

柳浪堤

垂楊醸新綠蕩漾如春波欲學三眠穩其如波響何

秋影亭

秋樹影扶疎斜陽半亭挂似延李營丘寫得寒林畫

浮玉橋

水面蝃蝀虹乃是堅牢玉我欲訪蓬萊黿鼉不須覓

芙蓉館

水木兩芙蓉爲媚非一時客愛承露色我愛凌雲姿

鶴徑

疏竹剗成徑小欲觀步鶴何似養翮成高秋縱天路

萃止居

客從何方來來復不肯去爲貪主人佳盡作王猷趣

借瞑菴

瞑色何可愛爲辭白日囂非同倦飛鳥大小歸其巢

傷俞四盲子伯安爲其父仲蔚絶後也

汝生不成生汝死乃眞死可憐桑苧翁今作若敖鬼

其二

莫以盲兒醜亡來亦可傷微君三尺土隨意上牛羊

題沈啓南畫忘憂草

嫣然一株花媚此庭中幽翻覺此名贅人生何所憂

沈啓南畫溪亭散木圖入元人題此不覺歷思

漉然

古木蔽炎日新蕉延遠颸大有會心處悠然當告誰

題張復畫二十絶

山坳淪白雲天外挂紅日於中得少趣翻嫌去帆疾

其二

借彼容足地寓此無窮目別岫寫遠青微波皺新綠

其三

樹樹鴨頭綠溪溪魚鱗白欲覓酒家胡雲深斷行跡

其四

千巖去不盡一瀑斷還連躑躅不忍別且伴鹿麑眠

其五

科頭長松下垂釣清波裏借問漁者誰不語亦不起

其六

中天挿怪石半壁界飛湍欲識溪橋路前林楓葉丹

其七

白雲封不住碧樹吐奇滋相看兩無語各是會心時

其八

疎林帶遠色危石激清籟時有遠鐘聲窣堵在雲外

其九

參差佛頭山迤邐欽人室但許日高眠何妨氣蕭瑟

其十

犯漢峯嶢嶢濺流石齒齒中有一漁舟疑是玄眞子

其十一

高梧翳長空驕陽安在哉綠蕉携石色復自墻頭來

其十二

孤亭卓危岫下臨千仞溪不識琴中理蕭條空自悲

其十三

怪石露山骨喬松吸雲根于焉聊一憩可以清心魂

其十四

蒼蘚石逾醜欺霜樹成顛寫此無聲詩摩娑亦不俗

其十五

列岫引船頭千林暴墻角看看此中佳此中人不覺

其十六

一帶孱顏積蒼黃晻靄間浮雲忽中斷界出米家山

其十七

高巖如披簑紛紛挂藤薜下有青葱樹直上關秋色

其十八

不受奚官秣嘶鳴恨自深念君非伯樂安知千里心

其十九

蹇衞不肯前千山盡成縞唯餘數株栢不與山同老

其二十

拄天兩喬松下有兩翁語異日坐松根還能具雞黍

又題庚寅元日

今歲庚寅旦眞成白虎年君王且莫發烏鵲正爭喧

余佐留樞諸曹掾中有南充劉璋者偶諸生試其文爛然已而竟從本格得官將歸省叩余秋署乞一言之贈若有不釋然者余閔其意走筆得二絶句付之時方乞休在告也

念汝得一官壯心猶若失却問漢功曹何煩曉經術

其二

汝返巴中路千山盡子規金陵啼不徹况乃日斜時

爲緣督比丘題成不磷畫

山深斷人跡雲滃迷前路偶爾飛錫鳴知是僧歸處

題畫石榴

君自閩天來豈少陳家紫何似安石榴纍纍結佳子

談思重爲吳翁晉畫枯木白頭翁因題一絶

可憐白頭翁振羽一枯木莫訴春風饑早晚櫻桃熟

謝病閒行至攝山而司馬故部劉將軍馳送出一扇乞詩走筆得五言絶與之

呵殿都揮盡肩輿松栢風猶殘故部曲一騎夕陽中

題倪元鎭小畫

懶瓚眞懶瓚殘楮復殘墨不結丹青緣物外寫秋色

爲于生題周叔夜畫扇

初見謂倪迂稍看乃周瘦留作千古心毋輕寫憔悴

六言絶句

夢後戲成

習氣消除未盡夢裏青衫一官二十六年金紫此夢已覺猶殘

其二

一生奔走紅塵有夢暫作閒人今日身閒夢覺不知誰假誰眞

爲韓臣題書齋

月團小闘茶品雲液全依酒經博山裊罷沈水白麻

揚得黃庭

漫興四首

西風吹葉撓眠家家拆洗裝綿唯有老夫不會一壺
且煖目前

其二

負曝小坐冬烘兀兀騰騰夢中耳邊忽報飯熟一笑
拋却周公

其三

殘鐘四點五點新月一檽半檽却笑當年此際酒去
愁來到明

其四

無名野花爭發自在清溪暗流聽罷農歌羅稏旋聞
山鳥鉤輈

口號十首

儒童本來菩薩大覺亦是金仙其奈兒孫合鬧與說
無始根緣

其二

維摩夜來病熱千言萬言不休偶然剎那閉口坐斷
天下舌頭

其三

有子莫習抱朴無師難解參同覓得生前一物萬古
明月清風

其四

玄奘欲從西返道遇達磨東歸我已盡黜我相百夾
千像何爲

其五

香積鉢底分飯趙州爐頭喫茶喫了依然不會問着
只索瞞他

其六

趙州行脚亦得寒山散聖也奇五葉覓嫌零落五位
已自支離

其七

講座清凉疏鈔禪宗臨濟評唱不論伎倆有無見了
先喫十棒

其八

銅龍自鎖幽關白虎不借西隣齋庫爛錢一索遺發
上陽道人

其九

夢後喚醒良知靜中養出端倪舉似瞿曇季老曾止
啼哭小兒

其十

易擲千金大海難拋萬卷塡胸未敢望他乾慧以求暫落頑空

題小溪卷

恩公剪分燕尾封姨熨皺縠文省可全貯初月有時半掛春雲

得居長卿慰辰玉悼亡六言六絶句和示辰玉

大點不作奉倩小戀耶似安仁一枕槐根夢覺依稀人間散人

其二

落陽千樹花落爭怨東風作惡記取花未開時眼底何曾寂寞

其三

莫倚青天長在長門句云云 四禪始免風輪不生自然不滅無患須解無身

其四

勿學君家夷甫篤言我輩鍾情掃却世間情字脚底蓮花自生

其五

與覩帝釋天女始得難陀興闌至竟揚湯止沸寧如火盡湯寒

其六

半記阿翁數語喟然一咲撒開何事悲宅寘路比汝先見如來

有感

人云擧頭入座我曉失足三途開籠故憐鸚鵡倚杖或聽鵂鶹

其二

漸跡青州從事頗倦子畀客卿心事栽松道者門風泄柳先生

其三

孟嘉司馬方外弘景宰相山中何似破除都盡止管山月松風

其四

出逢野人爭席歸覩山鳥銜花無妨淨行居士是否禪那作家

弇園雜題八絶

西歸津

佛日瞻依咫尺其柰波羅三一船籍令折蘆北渡何似隻履西還

磬玉峽

尋源渺渺無際拏石泠泠異音病夫世念灰盡未許荷蕢知心

紫陽壁

紫陽一壁乍開千疊磊柯崔巍不是神龍鞭就却疑靈鷲飛來

鰲背梁

小立中弇鰲背俯看叶篠嵴蜿東澗藤綠西澗下盤花接上盤

碧皺峯

一峯而孔螬食文以碧皺嘉名從此癡家老婢醉倒七碗先生

九龍嶺

嶺頭頂立青松往往人呼九龍但作華陽好友不煩秦世崇封

廣心池

莫欺方池一畹對爾胸中廓然平吞雲夢八九別有世界三千

芙蓉渚

薰風廣池佳麗白露一岸清華喚作玉兒俱得元家類比蕭家

送楊寧叔歸山東

楊烈寧叔者東萊之昌邑人也二十一以諸生高等應試歸失母葬畢徒步二千里謁余請受詩於錢生研精制科業兼通古文奇書其純孝高志苦節獨行未易以更僕數今年學成別余而歸省墓因就試山東予之鄒繆辭貺之資斧亦辭曰非吾徒步意也記東萊有毛文簡公者去生踰百年矣相業高一時得大臣進退之義其領解之齡即生歲也因

贈之六言二絶句且以文簡公爲屬云

不辭鄭玄孔笈欲從匡鼎解頤今日阿蒙吳下他年夫子關西

其二

百年汝鄉人傑一代山斗毛公毋論鰲峯冠頂要並麟閣標雄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二十一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二十二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詩部

七言絶句

題宮人調鸚圖

唐人詩云含情欲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誤也政當托此禽達之

杏花枝上綠衣娘與訴宮中事不妨只恐匆匆記未盡且教三字憶君王（詩有憶君王）

抵滁陽聞拱辰石太僕將至留贈

雙旌宛轉下滁州眞氣如聞在後頭聖代豪賢多九列何人數馬似恬侯

其二

瑯琊山色四時妍最喜清流號釀泉前輩風流今又見使君剛及醉翁年

次嚴太保詩後送尤介夫入都

山人不愛青山住乞得山中宰相詩若遇鄒家公子問住山須待買山貲

贈憲美弟移居

嶽王市傍三畝宮曲曲青溪䆉稏風但使兒童知錦里不須名姓學墻東

徐長孺及郁子以制科業見訪有答

宛轉雙龍血未乾閒逢老馬步闌殘莫誇玉勒金羈事且說人間行路難

其二

休將深淺問蛾眉欲答蛾眉淚已垂花樣三千宮女向何人不妒承恩時

梅花下得劉伯眞廷尉書却寄

萬里清江萬里魚即看魚尾定何如江南二月梅花後剖得夷陵八月書

其二

小苑紅梅刺眼新一枝分作峽江春長安驛騎知何限天上于今少故人

清明日偶爾有感

宛宛東風颺酒旗輕寒輕暖禁烟時千條楊柳長垂地不曉人間有別離

其二

典衣沽酒莫辭貧野鳥山花無限春三尺一堆猶自濕去年人是上墳人

雨後山園

潺湲一雨到天明西圃小溪春漲平任使桃花禁不得也能波面皺紅生

徐客部元春奉使還朝四絶句

錦里春深節暫停東風吹送上江舲不知漢省郎官宿分得荀家第幾星

其二

還從建禮別分臺知爾應多專對才屬國倘逢西極馬可應仍爲太師來

其三

鳳毛池上獨翩翩知是虞廷老鳳傳任使罷巢阿閣

後還鳴聖瑞一千年

其四

青袍柳色競爭春夾路珠簾看眼新共道德門無限好徐郎天上石麒麟

爲人贈京口何醫一絶句

君家肯讓漢淳于能使人間癖疾蘇不知京口觀濤日曾見黃龍浴水無

贈八十翁何中翰還故　世廟侍臣也

歸來仙骨五銖輕鶴背何年上太清知是玉皇香案吏可能還記步虛聲

其二

武帝胡髯已上天肯留方朔世間年仙官似起偷桃獄且向蓮花峯際眠

在明遺我湘竹楖杖筆言謝

白疊香雲綴露斑夢廻身似在湘山從君去後非無客且掛高齋一壁間

答王叔承

世所稱布袋和尚者卽彌勒也在前刼爲求名菩薩當來人壽入萬歲時成佛釋迦佛所懸記也釋迦以末刼救世故難難故多慈愍彌勒以起刼度人故易易故多饒樂今不採

其實而加以調語得無泥犂之慮乎

不爲拈花也破顏史多天上儘寬閒隱囊一攝無勞問中有須彌七寶山

題文待詔玄墓四景

虎山橋畔月如銀桃花梅花相代新不須指點增惆悵身是當年畫裏人寺舊遊處也

其二

郁口墳前路欲迷桃花驕殺武陵溪樓頭一種看山眼不見花殘襯馬蹄

其三

孤峯遠拂白雲間秀竹長松相對閒聽得菱歌人欲近不知猶隔法華山

其四

古塔垂傾老樹奇霧殘雲洩轉多姿而今始悟寒林色大是丹青未竟時右幅乃待詔未完筆故爲拙破多令添足也

和韻題扇頭梅花

銅坑萬樹玉橫斜月洗烟籠領歲華棹過酒船無好句至今猶自負梅花

徐孟章索詩爲贈走筆得三絶句

莫數恰可詩千首柱杖時須酒一壺醉後能輕田太尉歸時那怕李金吾

其二

從令處士題鸚鵡生有鸚鵡詩所少文君與鷫鷞生近有悼亡之戚指口大堪容捲白轉喉何必寘雌黄

其三

自言身世兩難容削髮從歸南北宗生自言欲削髮入空門不見高僧名慧地還緣舊業有雕龍

徐生號雲樵而以其子雪樵書爲介走筆戲成一絶句

從誇鬼釜未生魚其奈勞薪桂不如咲殺山人山計拙雲樵將至雪樵書

顧母張孺人六十文康公之側室也

曾叅補袞扶紅日尚憶攜衾賦小星四十年來丞相栢一枝留向北堂青

送張子新之蘭谿

棹過銭塘莫厭遲千峯倒翠揷漣漪居人已曉彈琴事茂宰能歌解愠辭君善歌故云

其二

桐君南郭舊仙官叱石爲羊也不難乞與一辦須好在金華舊省是長安給事舊省日金華

陸無從茂才自揚州來乞文以贈欲人與惟登得三絶句與之生高於詩與歐博士楨伯爲廣陵社

金徽玉軫拂塵開流水高山信指裁忽訝新聲移入散坐中人自廣陵來

其二

維揚詞客盡英髦得句爭誇白雪高一自社中枚叟去何人八月賦觀濤謂歐老也

其三

乞將新序向新安一字躊躇下筆難見說龍門饒史
筆教人解作小巫看

鄖襄徐中丞以春秋臆見貽有謝

軍城秋日靜堪貪幕府無人筆自談見說麟經新傳
就千秋不數杜征南

胡元瑞讀鄒集有寄走筆四韻答之

發青初竟未堪論博得驪珠字字匀莫信古來才一
石與君俱是斗量人

其二

文閑多病日偏長贏得高齋看屋梁便是王充新論

可能相益蔡中郎

其三

處處松陰護藥壇何人真曉大還丹知君自有靈仙
骨此石為丹也不難

其四

蘭陸一水下開溪水隱花香水滿隄任使東流海門
去清心還向浙江西

走筆壽表兄盛氏

竹林雖好未堪求嵇阮那能到白頭七十古稀君自
愛何曾一醉不風流

其二

遇酒須傾醉即眠自稱臣是酒中仙仙家未必能勝
此不起貪嗔七十年

送陸楚生入陽羨采茶

由來陸羽是茶神著得茶經字字真莫道青山無宿
業耳孫仍作採山人

其二

陽羨春芽玉萬株新焙得似虎丘無縱令王肅無情
思不與諸傖典酪奴

懷王大參陽德有寄

鐘樓面面是橫塘每見雙旌度夕陽錯與小桃垂柳
字那曾一樹不甘棠

其二

弇山春事日爭新轍跡從多不畏貧所恨子猷看竹
後幾曾真遇賞心人

其三

昔從別墅記新圖今日賜湖即鑑湖自是君王多物
色可能長作客星無

其四

雁蕩奇峯天下聞永嘉真柑味絕羣啖君霜後三千

顯削脯為龍穿白雲

仲山先生歸佳城得輓歌四絶送之

縱横馬鬣徧空山上冢諸生暮未還玉樹秪今埋地下銀鉤猶自在人間

其二

少日五長王散騎晚年三絶鄭台州生來不作紅塵夢到了青山伴白頭

其三

寶界山頭玉萬枝人亡物在轉成悲相逢莫歎風流盡留得王維畫裏詩

其四

春風一蜨自悠揚八十能過百歲長莫怪藍田饒晚債有兒誰似北中郎

題黄定父瓜洲小閣

小閣方牀睡思濃金山忽送五更鐘披衣起坐渾無事喚起江南千萬峯

題畫

瘦石枯松寫暮秋清溪一道帶雲流綸竿縱有無心得莫恠游魚不上鈎

朱翁年七十號味耕而又好菊有子為諸生故壽之

南宫徵號下　恩綸共喜高年賜帛新更是一科堪應詔曾爲孝弟力田人

其二

蕭蕭華髮倚垂楊也種黃花也種秧不似陶家五男拙有兒身在泮宫墻

戲題詩扇後貽徐生

戢山老姥亦可憐遇我塗鴉不直錢篋笥恩情翻不薄好留懷袖向明年

長夏無事避暑山園見事所會即成微吟得二

十絶句

小徑平橋路欲分萬條青玉一溪雲不須更到幽奇處便合長康寫此君

其二

剥啄從多且未膺小窻過雨篆烟凝偶然文債支梧了却是逍遥退院僧

其三

潺湲信宿稻苗齊澗水爭趨卷畫溪處處竹梧添染碧秪驚簾外數峯低

其四

絲竹由來非我心未論山水有清音空林宴坐幽深處難道無絃不是琴

其五

日長隨意選漁竿小港輕舠喚不難千疊芙蓉攢碧玉此圖留待月中看

其六

微凉漸漸上輕榕課竹調禽一小僮應是中丞霜意薄故人雞黍日從容

其七

流水高峯盡日閒柴門風捲不成關主翁雖有無勞問原與游人共此山

其八

爾雅樓頭日正長酒鎗茶盌博山香歌中九友容相逐那有閒情和栢梁余在鄖常有懷九友齋歌

其九

收雨青天挂紫虹科頭晏坐小亭中閒談未了農家事一陣前溪羅稏風

其十

比風高枕便羲皇佳景無多畏景長爭似侯家祗樹苑六時何處不清凉

其十一

花好那能一月紅緑肥還到九秋空何如淡淡峯頭色長自悠然在眼中

其十二

摋刺銀鱗跳綠波呦呦文鹿過林阿從敎饞客頻相勸不解祗園施細羅

其十三

寶閣蓮花法像新垂楊拂水四無塵那知咫尺清冷外便有泥連火宅人

其十四

殘杯移傍水邊亭暑氣醺人忽自醒故吾樹頭風定後半池零雨半池星

其十五

斷盡人間書畫緣非關學道與參禪從來到手渾無味且仗牀頭買酒錢

其十六

墻頭紫翠兩三峯月滿觚稜風滿松睡起支頤無一念偶然吹送五更鐘

其十七

有人相過說無生須斷人間利與名畢竟尚殘名利

字不如支枕聽鶯聲

其十八

一閣中安兩藏書當時有諍未同居若教勘破西來意紫氣東行也不虛

其十九

萬事全憑酒破除空勞千里故人書參軍有須吾能孰僕射從尊斷不如

其二十

桃欌過從不厭頻牛腰行卷壓方新生平祇被虛名累耐可殘年乞與人

讀王百穀吹簫賦因題書贈星槎子然此非古洞簫也以故稱新聲云

出來子野聽偏精譜得咸陽蕭史聲把向吳山吹一曲何人不擬鳳皇鳴

其二

輕蕉徐出玉龍精一竅能爲三籟鳴任是子淵佳賦就可教明主聽新聲

贈蔡汝立乞誌銘歸

三尺孤墳五尺碑中郎題字色爲絲莫愁名姓長埋沒漸有人呼蔡克兒

蔡生以一紙得誌銘而客有高生者亦以一紙來謁請從游且有所冀戲題一絕再贈蔡

斐水含滋掘欲鮮啼烏偏逐孝廉船從他門客劉乂橫未有昌黎諛墓錢

題半閣詩

地盡天空闕自孤浮雲一半遮簷隅不知收入青山色小減徐家破鏡無

張妝還淮相國與諸君會餞山園感贈四絕

袖中諫草帶霜華遷客風流莫浪嗟何必漢廷饒絳灌古來才子傳長沙

其二

愁遣玲瓏唱別辭欲攀楊柳尚無枝習家池館從如舊弟少山公白接離

其三

縹緲樓頭玉蕊家使君曾此泛流霞莫言鴻爪須臾事幽谷猶殘琪樹花

其四

弇山堂北四株棠夢雨離雲欲斷腸却道與時無剪伐飛花曾藉使君觴

走筆贈張將軍赴嶺外

毋煩蓋茇後車傳自有清風掃瘴烟歷載他年借廉不盟心今日試貪泉

即事

上元燈火不須奢自有幽情領物華踏徧東城清夜月安家園裏探梅花

長興哭子與歸途即事有感

屈指流年醉裏論清溪如舊淚痕新也知不乏追隨客誰是當時共濟人

其二

龍潭北岸骨堪栖漠漠愁雲片片低一種印山寒食

迷白公墳畔酒成泥 新墓在龍潭之北

其三

當年六子五沈淪一作人間舌底人暗數古來文先傳誰能白髮畫麒麟

其四

碧練東來是雲川銀魚紫蟹不論錢從他風景長如畫割却浮家一段緣

其五

太初收骨道場山與隔新墳定幾灣六十年來無麥飯可能相對憶人間

其六

玉龍橋下水縱橫酒眼摩娑醉語輕不道便成生死別至今猶自恨潮聲

余所品顧家三白酒以甘敗而近得其法者皆勝之因補三絕句而其一以貽胡家

品酒新詩亦浪傳顧家三白大非前何如奪署青帘字把向胡生店裏懸

沙頭吕氏酒一也當第一

掃地人間色味銓自將真趣媚丹田從教揚子中泠品不及沙頭第一泉

吾弟婦之兄曰章郎酒亦清美

壓得桐槽琵琶珠滴時猶有看成無誰能開步桃花洞不向章郎乞一壺

清明日偶題

穠李夭桃各鬭新傷心眼底上墳人生憎介子成寒食破損風光一日春

其二

典却寒襦挂紙錢又聞呼役向楊川三家兩舍無薪米錯認江南也禁烟

過盼美弟飲題

傍水誅茅三五椽網魚沽酒杏花前欲知何物堪難弟夜半酣歌不肯眠

過從子學賢飲

小阮才餘擯弃禪海棠花底奏清尊春光如此休教負明日催租任打門

鄉居晏起

小樓烟雨乍霏霺支枕消散酒力微除却西隣呼酒外判無剝啄到荊扉

走筆再送馮使君之楚

三吳重地古來聞全楚雄藩更不羣江岸送迎饒竹

馬何人不頌大馮君

其二

捲霧凌風青雀開分明一坐玉山來懸知儆殺南樓月重見千秋庾亮才

贈張老

莫欺貧憊少生涯半畝沙田百種花咲殺東籬黃菊後春光全不到陶家

調姚山人匡叔

羽扇縢衫竹籜冠自言親受九還丹無端却愛人間好不怕山房丹竈寒

鳥先以書自通於屠青浦有國士之遇賦此贈之

子生書記似鄒陽片紙能專上客牀不信比來知己事試聞猶有令君香

朱定國解館歸明州贈之得三絶

風物清佳浣客愁不知何事憶明州輕舠泛盡東湖色應向嬰江問舊遊

其二

兩兒頭角漸崢嶸三載東風絳帳春白虎倘逢明主問可能忘得授經人

其三

惜別飛觴各鬬乾吳江楓落未成寒惟憐十月山陰道不共王家子敬看

題摘阮圖

絳紗微露玉尖纖搊得新聲字阿咸門外平康佳姊妹郎今偷請不須嫌

贈照幻禪師一絶句

伏牛山下結精廬煉盡羣魔剩一如誰信近來能所盡貫休詩句夢英書

金澤寺僧爲余生日誦經報以一絶

除卻生辰薦親外酒船何處不洗冥節今四大留何
事勞得山僧為捧經

題溪山深隱畫

古木寒流一兩家柴門晝掩待歸鴉何如只向人間
住與客携壺踏落花

莊臨甫力田種竹有長者風今六十矣其婿陳
生懋謙中表姪也索詩壽之得一絕句

庭前種竹一千竿屋後收禾三百廛欲向而家滌園
覩與君重注大椿年

寄題何鴻臚仁仲甘露園

名從鐵甕城邊得人向金莖夢後歸萁葸稍頭渾欲
醉芙蓉葉上未應晞（俱味甘露也）

其二

海內爭傳杜甫詩何將軍第有園池金魚銀甲從他
好第五名高心自知（君伯兄為閩帥故也）

其三

一點晨光炯欲開露華初潤蕋珠臺墻頭蛺蝶銜眉
過卻道何郎傅粉來

其四

千株桃李愁春華九畹芳蘭也自嗟水部向來心性
別只拈霜管賦梅花

贈王山人良材二絕

返照輕烟暈碧紗翠禽飛罷玉橫斜絕勝黃鶴樓中
笛落盡還開六月花

其二

厭說孤山雪裏春能拋玉骨染緇塵懸知不作毛生
手卻恨江妃自寫真

聞仲慧治制科業於尊生齋嘲之

新水高槐咽暮蟬尊生齋裡好談玄如何夜半籌燈
讀只是長楊校獵篇

曉上人自江右來謁敬美贈之詩云兩海楊枝
白社蓮老僧無住總隨緣不知逢着文章伯
可有衣裳與大顛又行腳山僧不住山正逢
居士掩玄關卻嫌留偈多重障大海長空自
往還蓋謂余方杜門不易見倘韻立贈二絕

有社何須種白蓮澆花插柳但隨緣從他佛骨原無
表那許殘花乞大顛

其二

衆盡叢林踏盡山未容輕叩淨名關霜寒路滑知應
否收取三條坐具還

曉上人自云能草書轉法華千偏謂補陀落迦
者再矣告余且復往走筆反前韻止之
鯨波千疊海門還薝蔔清秋且閉關但使六塵緣境
淨眼前長是補陀山
其二
草書時作素師顛一鉢何如但信緣千偏法華從自
轉還能舌本吐青蓮
家弟韓官後寄一詩扇錢叔寶有與君何日共
閒身語叔寶日作畫不休而余苦文債刺促
因戲題其後
王叟時時徵白戰錢翁日日賣青山多生未斷貪名
障博得閒身亦不閒
酬顧不疑
秋色衡門好晏眠忽聞流水兩三絃似嫌吳下橫雲
意有句還酬顧彥先
詹東圖進士以所刻石書見示為成二絕贈之
題羅江東幼婦碑公車二月到京師十三經就如登
石除卻中郎更有誰
其二
不是君家詹舍人紫微房後寫絲綸男兒自有如椽

筆一掃燕然萬古新
答葉茂長解嘲
種尉歸來客尚新柴門剝啄反嫌頻不如箕踞松風
下次第裁編對古人
其二
南牀白簡任他驕贏得餘年不早朝莫道山人無約
束雅聞彈事到甘蕉
送李時春游金陵
李生買棹長干游掀局吳囊在兩頭欲覓李郎劇其
地不知何處是金蕭
仲春二十日後梅花始盛偶成四絕
二月行盡初日晴千枝萬枝玉縱橫常年花謝今年
發始信春遲卻有情
其二
色觀空來定幾旬東園初吐屐痕新莫嫌春勸梅花
晚也勝無梅負此春
其三
西園幾樹玉橫斜雨打風摧一任他欲使春光耗磨
盡不甘三月伴桃花
其四

瘦骨巉嶒老不羣怯他春雪愛春雲自從徐得羅浮
夢消息依稀見幾分
趙仁甫孝廉來乞其父墓文留山園少時賦此
志別
幾樹孤山雨後香薄寒憔悴縞衣裳未論詩句清堪
比情性都來似趙郎趙郎君詩亦絕雨都雅故云
其二
弇園春晝但高眠簾底都無謁墓錢擢草為君生別
淚一江烟雨孝廉船
清明日偶成

小塚輕風舞紙錢斜陽漠漠草芊芊非關榆柳無新
火總為人家不禁烟
其二
歲歲年年世事非朝朝暮暮故人稀唯因白骨無窮
盡新鬼猶堪舊鬼饑
其三
楊柳梢頭颺酒旗軟輿憑着煖風吹未論天地藏身
處不起兒孫異日悲
其四
藥縣天胎白玉棺滕公石槨在長安爭如諶母祠前
樹不受人間淚眼彈
山僮言游客放歌折花者戲答之
有何何曾問主君六么三雅任斜曛主人總在茅簷
底唱遍龜茲也不聞
其二
携酒看花不礙頑唯求酒後護殘春不辭樹樹憑攀
折孤却明朝花下人
衡陽曾生萬里問奇實無奇可問也於其歸口
占贈之
落魄書生縱酒徒久拋符印著樵夫而今對汝機關

別但語胸中一字無
其二
悟得從前字字非臨岐無淚可沾衣碧天雲盡都如
洗不礙衡陽春鴈飛
七夕病中
病骨蕭然一葉秋踈簾不捲絳河幽茶瓜酒果從無
分不起人天兩地愁
其二
鄰家乞巧候天孫月轉參橫不掩門拙癖病來逾自
愛臥陪孤影度黃昏

其三

共君閒傍小溪行愛弟東莊看犢耕說與曼孫能許
未雖游族姓不求名

其四

沈郎儆事近何如旗鼓蕭翁尚有餘嗒爾相看無一
句可能消盡腹中書

和孫中丞登馬鞍山韻

千山如笏拱朱樓平楚將雲勢欲浮見說與公新賦
就坐令王粲亦銷憂

其二

獨立縹緲之飛樓片語能令紫氣浮却是岳陽題壁
後至今天下誦先憂

贈劉少府四體書獎

四見旌書下郡堣道傷何限口成碑莫言清白無人
賞今日眞成有四知

其二

贊公庭舘眞如沈吟岸烏紗據梧梧劉寵雖廉寧得
似槖中猶長一青蚨

其三

尚書兩世大名垂喬木千雲蔭後枝處處遺碑應好
在知君不似狄公兒

黃仲高先輩枉訪有贈

蘭芬馥馥藹衿裾一片冲懷玉不如事事擬君家叔
度祇輸年少赴公車

其二

四明才子氣如虹何事低頭王長公誤道姓名登瓏
瑛此身元只在牆東

題復甫墨牡丹

自稱沈香亭畔枝錦嫣紅醉午風遲那期號國夫人
到淡掃春山入字眉

其二

半幅生綃墨乍勻天然鍛出玉精神朱欄下盡嵗蕤
鎖却是丹青解悞人

蘇山人自張司馬歸云辱倒屣之延而所謀未
盡果戲贈一絶

傳得侯門一笑新鬢霜猶自未廻春人間不遇那和
璞誰向天門禮弄臣

題瀟湘夜雨圖有感

扁舟十載問瀟湘曾向天東指鴈行今夜對牀春夢
穩不妨風雨過西堂

作張令書戲題後

貪聞方外有閒居筆硯垂拋樂有餘誰信別生方外事為僧仍作史君書

仙師處見徐郎有贈

雙瞳剪水玉為神飯禮神壇叩宿因自是徐家原有記此兒天上石麒麟

偶題

一間茅屋足沈淪無那虛名轉趣身記得松風陶氏閣玉書先下掃除人

其二

十里香烟夾路岐少年爭草步虛詞不知天上原無用只禮身中一字師

余德甫見貽褌冠倚以一絕句倚韻和答

竹萌含露供朝餐節褌猶堪劉氏冠不道道人心死盡雨來猶作化龍看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二十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詩部

七言絕句

七年前為在明賦此十絕句今春在明過余吳閶復出卷索書之時余二人各桂冠久矣因題二七言絕於後

當年楚館咏江籬忽蕪宮花集鳳池何限幽芳領秋意于今方是屬君時

其二

才談訪舊便欣然更拄長江浪拍天十絕新題拉君壁似應翻勝子猷船

沈嘉則屠長卿相約為古樂府雜題廿絕句索和余以言激之謂長卿之高華嘉則之雄渾信是當家若情事或須讓老夫一步兩日內便能成此二君得無咲其語之不讐也

湘妃竹

幾點苔痕上翠筠千秋長見淚痕新從他帝子誇江渚不是蒼梧望裏人

吳王試劍石

燈爾青天一霍流山頭白虎迴驚愁不辭頑絣長劍
剖相國功多也屬鏤

秦女捲衣

秦女興妝玉不如捲衣猶在五更初休疑雨露無多
點關內離宮二百餘

高帝斬蛇劍

大澤雲腥碧血侵芙蓉猶匣中吟天教武庫穿雲
去負盡殘年斬馬心 穿雲事見西京雜記漢有斬馬劍謂司馬氏也

寶佩蘭出爲段儒妻

愁向人間說漢宮春歌字字咽 風空階透指金罌

美不及秦家照膽銅

探丸

月黑林頭風雨鳴五陵西去漏三更賊曹休恠探丸
事自是人間有不平

藏鈎

花前彊戲巧爭新無奈此娘道便眞總爲怯輸渾不
展依然鈎弋趙夫人 其戲起自做趙夫人也

蹴鞠

油場光軟似凝脂結社分朋各露奇子政自誇新樣
好官中元不愛彈碁 劉子政以蹴鞠勞體彈碁之戲進帝得青羔裘紫絲履之賜

鞦韆

柔荑弱柳競風流蕩漾顛狂不自由却似儂家新孔
雀學飛橫上樹梢頭

春日獨當壚

纖玉徐量琥珀卮杏紅衫子任風吹公然解贈金條
脫頼是傷無犢鼻兒 謂相如也

七寶避風臺

七寶妝成百尺臺怯風只閉不曾開縱令吹著雙飛
去還解雙含禍水來

辞夜來

空勞國色更針神雨露恩移別院新記取簫生塘上
曲九泉差勝姓甄人

清夜游西園

夜凉清吹爽車來菡萏秋蘭水陸開何限風光何限
月有誰能嗣建安才

愛妾換馬

燕頷風雲切大荒雕鞍新熱冷紅妝權奇到底應須
盡其奈蛾眉也似霜

採蓮曲

玉腕交加摘露房生憎孟姥妬檀郎拗來蘭檝吹冷

遠引去蓮歌咽不揚

若耶溪

步屧尋春傷若耶雙蛾白足洗輕紗輿來莫跡雲門
寺處處青帘賣酒家

北風吹裙帶

孄孄婷婷驕上春狂風搖蕩不由身君王莫問吹多
少可是吳郎畫裏人明皇問太真任吹多少吳帶當風謂道子畫也

宮蠶

摘來桑葉餧蠶肥繅得流黃夜上機愁說尚方初進
御君王別選越羅衣

燕姬墮馬

墮馬胡姬不動塵飛鞚一躍轉如神莫輕乘氏侯門
過惹得梁家髻樣新

春閨怨

何曾鵲印在龍荒止許雙蛾鎖洞房秋夜縱長猶有
夢無情無思對斜陽

送李德宣之蕭山司訓二絕

蕭山竹箭美於玉湘湖蓴菜綠勝絲任是廣文官舍
冷未應翻作季鷹思

其二

八月晴江響怒雷西陵渡口趁潮開船頭赤鯉如人
立知是龍湫帶雨來

徐大光祿奉使江西　淮邸見顧贈之再得四
絕句

擁傳初從尚食歸天香細細染官衣欲知　明主輿
居事可謂韓休疏不肥

其二

淮王上客總能文誰似風流徐少君彩筆寫將芝嶺
色錦囊收盡蠡湖雲

其三

豫章何限豫章材蔽日干雲次道開君去試看梁棟
具阿誰非是相公栽

其四

高秋伏枕罷歌時一曲郢將贈子期若向洪都朱邸
聽有人能譜右丞詩

偶題

一縷沈烟裊碧虛五千言是蠹殘書亦知終日無凡
事祇恐凡情未破除

贈孫章甫

午壇烟煖日遲遲玉洞羣真禮法師最是黃庭須早

熟莫教符力不相隨

其二

游戲人間事事工何人不愛葛仙翁那堪一片桃花水鎖住蓬萊未許通

初入道史氏婦病死詩以傷之

石湖橋畔土千堆送客魂消黯自回唯有師貞曾投記寸心猶暖不成灰

其二

初將七魄試靈泉同學華姑盡惘然不信巳生忉利界散花先到世尊前

過新第

壓簾銀蒜玉鈎斜數穫沈烟裊絳紗曾向此中投一宿不知端的是誰家

過奔園

平泉花木四時春抛作朱崖萬里身爭似奔園三五步盡將春色付游人

仲冬望乍晴風橫甚而窗月破夢有成

霽月疎窗分外明狂風無奈海湖聲誰能忍冷孤峯宿坐看沈波洗太清

極寒撥爐中灰得小火遂成

稍拙灰殘冷更新撥深微火似魚鱗雖然撥得無此子少選能為滿屋春

穉考功敬甫早歲乞休惟以讀書苦吟為事今年擬少陵秋興八首使其子光胤集右軍書書之另寄走筆為謝得四絕句

遐瀛臺畔擅三餘良冶為箕也不疎欲識自相師友意少陵秋興右軍書

其二

誰道扶風近帝都統臺千匝盡江湖南荒豈少同游侶踏徧春風開鷓鴣

其三

縱橫彩筆鬬雲霞其奈山人行徑賒綺語譏來無一事偶然微雪灑窓紗

其四

千家小婢學夫人到底悲歡不屬身爭似娙何妝洗盡自然氷玉離風塵

正月六日送舍弟河口即事偶成

青絲忽散木蘭舟疊鼓揚舲可自由欲識離心無處覔一灣新月乍當頭

其二

三千里外是西秦五步東頭故里閭誰信一杯分手
後便爲函谷聽雞人
其三
過船仍戴紫陽巾鼓吹旌旗鬧殺人了得去留無碍
意不論居士宰官身
其四
道人巾褁比丘衣炊黍烹葵儘解肥無不可留初起
牀有乘尊待世親歸
其五
經年不蹋水西門也似城居也似村拂面東風猶未

識偶然微綠現雛根
其六
繇因愛弟有離筵羣從兒孫滿目前總是現來阿閦
國一燈還傷佛龕懸
夢後席上口占
偶然夢作朝官好醒後依然一道人却憶景陽鐘底
夢五湖佳處便垂綸
其二
春來大作縱橫夢夢裏頭頭記却無猶勝日長無外
事時從故紙問葫蘆

送里人金大從軍兼簡方記室景武
健鶻結束氣如雲亞子城西酒半醺欲向故人歌出
塞近來王粲倦從軍
其二
薊門芳草滿雕鞍下馬胡姬酒未闌金印不關 明
主惜春來質子偏長安
送曹子念文學游閩還訪天台
曇陽觀頭夜香焚裊作輪囷三素雲若到幔亭應少
住爲余持贈武夷君
其二

武夷九曲青不足還向天台訪石梁爲是霧輕難壓
載盡收山色付奚囊
其三
氷盤不肯薦楊梅五月閩天錦作堆日啖紅香三百
顆可應單爲荔枝來
其四
虬髯鐵面大崢嶸看爾菰蘆意氣生莫爲外家誇宅
相近來文苑已除名
郊行
滿村柔綠數枝紅也解愁儂也殢儂欲覓一端無處

脊倚然自在板輿中

折簡要家馭提學同長公學士看地棠花

弁園千樹錦橫斜雨妬風欺一任他唯愛君家兄弟
好就中留得地棠花

小病愆花期唯牡丹在耳次公將有豫州之行
更成一絶句

飄盡棠梨見牡丹折花行酒莫留殘洛陽春事知尤
好無那明年兩地看

元馭學士於新觀種花挑野菜前後戲呈得十
二首

白白紅紅錢樹斜清溪一曲水如霞不須牙版標名
字看着應呼學士花

其二

一蘆髮頭一佛圓供時長在梵王前遠公未曉西歸
意親鑿方池種白蓮元馭手種白蓮

其三

仲冬朔日仙蜕廻叢桂凌霜特地開莫咲淨名居士
病前身金粟老如來元馭時有微疾故云

其四

墻陰馬鬣禿於竜眼看桃花樹樹紅春色縱歸猶未
辦與君相對試霜風

其五

舞蝶雙縈小玉園殿他春事耐他殘道人香色元無
住偶爾聞呼綠牡丹

其六

三月行盡春光微欲覓飛花無可飛高下川原諸草
樹也能將綠染人衣

其七

野菜經春百味新長鑱一柄便周身首陽薇蕨元何
限始解夷齊未盡貧

其八

一叢新竹迸龍鱗微雨仍驚玉筍新乞得維摩香積
飯午齋先供兩閒人

其九

五月五日坐東籬忽有黃花抽數枝呼杯恐失醒景
意不飲生教醉令嗔

其十

曇陽庵東積水多僧來商畧種新荷雞頭菱角亦堪
可奈此一碧玻璃何

其十一

六月廿八陽侯狂老樹草偃蛙窺牀老夫擁被卧三
夕竟有杜母掬揆桑

其十二

穰穰湛露柘間垂色勝醍醐味勝飴見說華池元自
有可煩天上借瑞枝

爲僧題雲林卷

曉樹蒼蒼徑未分數聲清梵隔林聞莫歎爐底旃檀
燼也解蒸爲寶篆雲

爲章仲玉題保竹卷

籠鐘數挺不辭殘把送奚囊耐歲寒絕勝洛陽西邸
內勢人日日報平安

題畫

古樹精籃杳靄間輕帆吹過碧灣環道人雙屐何曾
繫猶自貪看畫裏山

喻蘭溪邦相爲四絕句貽我頗致青蠅之感且
以名酒二瓶見餉其落句云萬事從教醉裏
銷次第和答

勞君五嶽起雙眉老病無能學辟提祇是憐他善星
輩惡風吹送下泥犂

其二

金華洞洞有仙官叱石爲羊也不難總爲漢家羅網
急雙鳧莫遣問長安

其三

潘郎可是懶栽花一賦能當萬樹霞却笑爾時勾漏
令不從身内覓丹砂

其四

蘭溪新酒碧於泉一斗真堪價十千我醉欲眠渾不
要使君公暇好逃禪

送潘大憲副視關中學政

雍容冠帶入燕京經術江東舊著名不似公家潘散
騎僅將行色賦西征

其二

三輔青衿拜下風就中三禮更推公似聞伯仲金華
省曾奏先朝白虎通

偶閱楞嚴作

十年難弟未知音七處徵心可見心何似捲堂聊散
去任他魚鳥各飛沈

其二

蓮花採去覓淤泥飄面張拳轉更迷了得本來無染
意眼前何境不菩提

其三

毋勞九品憶蓮臺也莫棲棲代世哀一念不生眞體
淨圓通大士應聲來

其四

莫把塵心惹世塵阿私十格尚沈淪那知梵釋諸天
位原是靈山九地人

壽魏鴻臚七袞

詩酒絃歌寄此生風流重見顧家瑛君居號阿瑛遺址不須
屈指量齊富七十年中樂太平

其二

庭前木蘭何太奇千朵萬朵白迷離爭似中堂雙玉
樹對擁華萼吐孫枝君庭玉蘭之盛甲吳中

其三

牙緋艾綬擁朋尊可愛君家好弟昆猶有雍容詩禮
在令人長憶魏陽元君之伯父也

其四

賓筵弁側半隗俄猶戴烏紗檢白波不爲一官能戀
戀少年辛苦讀書多

周三雋郎時誦道書辭其舅學士公游南太學
得絶句二首

未罷珠簾出曉妝長干春色待周郎從他誤曲毋勞
顧留得齋心奉紫皇

其二

袖裹南華與舅論翻從玉潤愛冰神晚菘早韭山中
味愼莫誇他肉食人

戲爲櫻桃題二絶句

稱者賜紫那同貴金橘堆黃剩是酸何似琢圓千顆
鶴深紅透出水精盤

其二

含桃一薦栢梁新偷入新詩郭舍人咲殺上林村令

令字櫻爭似嚙妃脣

送張蘭谿公除補選

迢遞皁舫上天京畢父當年政已成五月南薰無限
意彈琴莫道不成聲

其二

曾傳入咏在東陽可借雙鳧下未央溪邊小兒騎竹
馬洞口仙人呼石羊[illegible]

襄國王飛教千里歲一慰存野人無以仰酬惟
親麟趾之慶而已敬成四絶情見乎辭

老龍隱畔彩雲開千乘旌旗射獵來敵日飈廾渾不

管掌中貪捧十珠迴

其二

渚宮春雪一登壇宋玉文成最耐看十二巫峯盡磨石莫容雲雨夢中殘

其三

六月金盤安石榴榴房忽綻玉漿流欲知太毋嘗新意親遣高手問麵收

其四

老病家莊五畝陰年年孤負楚王金雖然曳尾泥塗樂未少銜珠一片心

陳道復寫牡丹徵仲題句以徐熙擬之戲步於後

誰將野逸擬徐熙一種妖紅暈玉肌應是陳閎被宣召流香亭畔寫楊妃

答沈嘉則

風流翻入步虛詞南國人稱沈亞之不信緱山辛苦意只言笙鶴便相隨

其二

才從苦海脫沈淪兩鬢蕭疎已似銀君自謫仙寧不解玉京那有半殘人

同州王先生賜紱依曇陽脩西方業以俟師眞盻嚮少子其迎之不可於其歸也代先生送之

阿翁非爲遠公留爲覓金莖淨土游十萬八千猶未是可應西向憶同州

其二

莫因離別淚闌干老子永心徹底寒會得西歸眞意後不妨兒女話團圞

同州二先輩以書迎其父令公歸不得作二絶慰之

雪山行道不辭辛車歷空歸羅睺嗔以此深心奉塵刹古來方是報恩人

其二

朝聞丹訣暮西還不踏江南處處山但使郎君知君意可容眞氣誤函關

題楓谷卷爲杭州喩邦相

春至能青秋更丹山深不共荻花寒武林官道知多少總與行人醉面看（香山有楓葉荻花秋瑟瑟之句）

其三

庭葵嚮陽知故赤奇楓背日亦成丹總令心事各有

寄謝解霜風領歲寒少陵有背日丹楓萬木稠之句

贈錢效拙六袠壽言二絕句

錢翁長余星一週十年先着鹿皮裘如邊海上添籌
客爲我聊呼第二籌君居海上而好著隱士巾服

其二

魯連乍竟東海住安期復從海東來飲君壽酒君試
問爲是仙才就客才君有數揖才而二仙皆嘗作海客故云

贈黃鵠

道子巍豪故有神精微仍數李公麟何當掃盡鉛華
態貌得乾坤萬古眞

其二

譬蔗歸來老病身無心去逐世間塵與君盡飲君猶
恨不爲人間第一人

寄贈吳大僉倩

十載吳郎已大名青山依舊楚諸生似聞老蚌蹉跎
意欲遺雙珠入帝城

寄贈吳二臯倩

酒態傀俄兄不如弄船釣得武昌魚青藜忽破高齋
色醒後吾伊讀父書

和張肖甫司馬題王陽德使君陽湖別墅十咏

知樂軒

鯨口初分玉潤餘金鱗點點躍青渠欲知魚樂無加
子曾向澄江夢作魚君嘗令靖江故以令事戲之

清涼界

從他赤日也清涼室利南來是道場不似石家金谷
地熱心偏向綠珠忙五臺有清涼界金谷亦有清涼臺

紆青閣

小閣漾簾面面開不知何處送青來佛螺欲傍斜陽
斂那有朱絲繫得迴

紅雨蹊

天花爭墜不黏身下作東林紅錦裀却恨酒醒扶起
後悄然無計一留春

浮碧臺

千尋碧纈倚空濛湖眼山眉態不窮錯訝樓臺緣蜃
氣中天湧出化人宮

金粟嶺

紛紛金粟鷲如來移自西方七寶臺笑殺中秋靈隱
夜總令收得不堪裁

穿雲峽

有時峽坼流雲逗有時雲薄峯尖透主人躡屐偃僂

歸剪得氤氳滿雙袖

超然臺

賜湖千頃白雲流百尺闌干在上頭欲語超然無可道不牽塵世一絲愁

鵁阿館

萬條青玉逼雲寒餘粹猶堪剪作冠張爲莫路居處好王家亦自有琅玕

暑香亭

才歇白苧水生凉脉脉柔風送暗香記取鄭公三伏日碧筒徐吸紫霞漿

偶題

拋却功名事上眞名根猶自惹凡塵惟來人烏宮中客多是羲皇向上人

其二

平生不擬作裴休見有遺書好撥愁撥得一行黃蘗字何須更訪赤松游

蔡文學旻倩求書其贈大父九十四翁及父孝廉詩因題一絕於後

九十四翁歸道鄉孝廉花萼日相望時館於吾弟所看君三世催身老不是諸看大父行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二十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詩部

七言絕句

昨秋有傳殿卿左史游道山者得一絕見慰不勝快心走筆奉賀

春來飛夢玉京山乞得交梨一顆還徧叩金臺無長史祇應猶自在人間

有道洲比丘者托康生寄一偈云法身有口能噇飯大地無塵驀眼睛此事遥知巳相悉願垂一語印愚情率爾奉答

噇飯莫貪香積飯無塵翻惹六根塵通身是口通身眼口眼應須賺世人

又代僧答

噇飯何妨香積飯無塵一任世間塵通身是口通身眼口眼何曾賺世人

書付印公轉寄不知到否三月偶舉似驥兒拈曰巳是印了也又曰以後再莫舉似別人問余二詩若何曰後一偈此僧尚留目在前一偈難却此僧在己而曰雖然如此是教典

中話余出兩步霍然云法身有口能喫飯有口不喫飯要口怎麽大地無塵翳眼睛誰翳汝然已無用矣

題李使君扇頭小畫

幾重雲樹幾重山小小茅簷三兩間但許使君齋酒至不妨南陌荷鋤還

袁繩之太常起家赴南少司空走筆爲贈

漢家清議重南宮卧雪能憐袁邵公總爲太常高第久留書連日拜司空

其二

單車軋軋度丹陽十載清名揚太常任是今公家宴好也應中夜滅紅妝

其三

顛倒衣裳白髮侵匣中腰帶半無金當時諫草垂磨滅猶是區區請劍心

其四

依然藍縷叩精關剝啄聲停稚子歡懶病科頭當六月不因知己便彈冠

吳生得神符治余少子士駿瘧應手即愈走筆贈之

眼見兒曹病者蘇將老言無鬼未全無少陵總有花卿句不及吳郎六字符

偶成

楚英晚節希轉輪漢獄株連千萬人清淨慈悲兩安在西來誰爲治貪瞋

其二

讀書萬卷葛勾漏飲酒千鍾郭景純狂夫借此聊自賤第恐天宮無二人

其三

聃尊武媚作越古晴字阿麽爲總持不怕舌尖難過鼻只謀衣缽且寬眉

其四

古來持律讓宣公何事貪它天食供身後擬歸慈氏院眼前不見西來宗

其五

于闐比漢一小縣縱令護法能幾何懊恨談禪裴相國不將黃葉換青娥

其六

海山方丈不肯住要住第三兜率天只恐教教居外院小蠻樊素共年年

先生高侍中自誇呼吸與天通斗大揚州貢賦
絕祇緣真話有曹公
其八
西崑豔體楊學士辨褒禪那誇更深金面棋盤都拍
碎却因丁冠便驚心
其九
通經女子轉山谷五祖戒師作東坡一升一降事未
已更四百年將奈何
其十
少年詢法曉護法　拜曾公少溫公僧繼兩耳掩欲
盡未必西天耳盡聾
其十一
縱橫說法張無垢猶自低頭妙喜公敲盡傳燈杲師
業覺他心地未全空
其十二
長春占斷緋摩刹靈虛平增德士巾歸覲玉皇稱帝
釋始知元是一家人
樓道人一衲一笠一瓢遨遊海嶽而所携詩卷
多名士如王格太僕吳國倫參政張位侍讀
同王稱登太學張鳳翼先輩昆弟之作皆在焉
仍虛首簡以乞余題戲呈二絕歸之
道人雅自毛仙伯元白韓劉詩卷多解道蓬珠宮裏
住盡應翻作步虛歌
其二
囊裏年腰詩卷龐乞年鶴背重還無何如負局先生
好只挾眞形五嶽圖
百穀別余禰補陀山此扇索題走筆戲之
南海南頭有落迦觀音寶座擁雲霞王郎內典應須
看此是支那小白花
伯玉前甫見過後即作書遣候明卿而殊苦一
介之難因成一絕并寄明卿
門外初停稚呂車殷勤仍囑武昌魚從來一點相知
念不為蒲輪便破除
其二
丹楓九月大江寒欲結雙魚千萬難何似只憑秋枕
夢泠然一夜度齊安
寄黃州鄒使君廸光兼簡同弘綸選部
黃州黃菊徧地黃太守含英齒頰香君少醉醪助秋
興祇應歷攔待同郎

其二
蒼頭信去頗丁獨赤鼻機頭賦在無聞說吏君開碍
石不妨千載配雙珠
黃州周二選部居夏作此寄之君故以星變言
事忤貴人見謫
七月十五憶黃州中有豪賢重姓周任使綸巾為布
帽也能雄辨屈曹劉
其二
占星疏草勝君房匡鼎揶揄石顯作今日中天蒙氣
及可能無意向明光

洞庭陸生賢而能詩以三律見投聊成二絕答
之
冉頭深處不知年忽破霜風入郡屋買藥收書知已
了祗應遲起太湖船
其二
褱色方袍甏角巾老夫身是佛家身勞君苦贈千秋
句那有虛名可借人
謝雲仙老人皆用古語起
我所思兮在桂林感君屢致瑤華音縱令一語不相
薦終是悠悠千古心

其二
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擷金光玉芝草他年謁帝何所
徵一點蒼梧紫烟小
題雙雀梅花扇
東廚竊食飽饑鴉西舍飽蜂喧晚衙並是中庭無滞
穩皎然雙雀坐梅花
寒夜懷元馭
無病無愁擁一氈怯寒猶自不成眠誰憐雞骨支牀
者布帽衝風訪墓田
陸少宰與繩武上逕道見訪山中贈別

柴門寂寂掩蒼苔小雨輕風香篆回鳥雀慣將盤筯
狎無人知道宰官來
其二
女牛熒見一星高煖眼初迴仲蔚蒿中散縱然饒懶
癖可應容易絶山濤
其三
東風不作蒔蘺春物色勞君到隱淪聖代蒙龍方接
席可能容得棄然人
寄[illegible]西
滴酒鐵亭望眼孤明朝春色傷艖符燕中啼鳥知無

數莫遣空林鬧鷓鴣（次日立春）

戲贈于臯先

七月十五夜何其正值扁舟訪我時留卿且試盂蘭供來歲依稀叢桂枝

庭有小方池延袤不盈丈種白蓮花且植五垂柳環之

雪白蓮花出水開陶家仙令好徘徊縱令無酒攢眉去且爲薰風五柳來

意上人一梓梵婆羅門棄家入道通習三乘授

蘇學士贈鄉僧文老例乞余一言走筆應之

看君竿木向隨身知是三乘老斲輪仗作忠師無縫塔須彌一半藕由旬

其二

當日蜀僧過蜀客于今吳客詠吳僧如何尚有鄉心在兩兩長松桂葛藤

看李張二子奕

疎簾落日小楸枰羙作山人坐隱名一片殺機相對發不如青海去談兵

十二絶句送敬美弟閩中學政

一傲除書兩挂冠歸雲欲出洞門寒凝空易作千原雨承日還高五色翰

其二

莫言時雨未平勻西灑秦天東入閩惟是錢唐一水地至今猶有望霓人（中推浙學不進）

其三

七閩文物有容輝吹律鄒生事已非欲向春風問消息一時翹首望烏衣

其四

千疊名山千疊青五更風籟五更星莫言池草今無夢也要隨君到幔亭

其五

幔亭溪畔啓藏雲曲曲灣流皺縠文火棗榴來須已啖前身可是武夷君

其六

倚憶看雲度武夷霜皮古栢隱叢祠諸生定有椒漿供爲讀羊公墮淚碑（先君遺愛祠）

其七

千林霞碎荔枝風火齊堆盤萬顆同盧橘楊梅知不論可能收得狀元紅

其八

蕩妝橋畔水曾薇紫媽紅璐處處多採得明珠堪把
翫莫教魚目哄蒔乾

其九

舜鄉科樵木蘭舟夾岸蠻音入棹謳使者解書丁有
尾不妨行部下汀州

其十

清爾西連恬澹宮香煤欲冷樹號風從他猿鶴相驚
怨自是氷心出處同

其十一

破寒三臺遲壓春臨到分攜亦恰神我欣長生君用
世可能終作耦耕人

其十二

右丞雖則戀清幽五短元應讓蜀州記取玉谿書内
句莫容堂印挂心頭

送肖南司馬於清洋江口

清尊枉獨對為叡臨到分攜醉醒難縱有氷壺心一
片伴君終是俗長安

再送伯玉至清洋口

君攜胡建我曾丘各擁雙株玉樹秋兩地客星分不
得清洋中半是鴻溝君舟有胡元瑞及潘嘉二仲我舟有曾子念及曖發二美

三送興繩至齊子

兩岸朱衣送宰官中流衲子話團圝盲擲不了能仁
字歸卧杉龕蘿月寒

四送明卿夜宿玉龍橋

玉龍橋下水縱横疊鼓廻飆斷續聲城頭一片崑山
月多少人疑子晉笙時明卿攜歌吹弄之

五送本寧觀潮南浦

平原十日未從容流水千重意萬重欲對鄉人誇共
載仙舟自有郭林宗時貞吉在本寧舟中

六送禎伯於城西關

毋輕畫省老馮郎幹鈴生花艾綬黃記取他年一奇
事領南還策漢賢良馮尚九十復以賢良召

用前例送家弟敬美視關中學然至此水關而
止蓋余已徙居鄉故也

眼枯無淚意茫然謝傅憑何遣暮年若使彈成白翎
雀便應生斷琵琶絃

鄉進士鄉道甫以嚴君之命借聽於余余實無
得也不忍逆其意以二絕酬之

仔雲有字何須問摩詰無言轉更難請看法堂方丈
地叢叢忍草蔓欄干

又

髻裏明珠當自知無端貧里叩貧兒比邱山下千堆土葬盡神仙不解悲

黎丘大王以手書及詩畫種種見投寄謝并贈得六絶句

由來龍種盡權奇七步陳王已喚遲今日西園多應教可能偏少仲宣詩

其二

脩竹梁園興有餘墨華長染馬卿裾惟來徧被千金賜習得家王鳳尾書

其三

讓帝虬髯三葉孫汝陽眉宇尚天人宮花不落研光帽羯鼓能催萬樹春

其四

芙蓉疊疊冠霓旌千乘賢王恣豫情道是麻姑山色好便呼麟脯寄方平

其五

鷲溪百尺繭絲寬手寫淇園萬玉寒移贈王生懸四壁誰能觸目不琅玕

其六

慚愧何郎通隱名長齋禮佛誦無生縱然博得諸王餉不乞嵇家舊酒錦

贈醫者馬道人

誰似燕中馬自然藥囊簑笠但隨肩生憎董奉多牽繫不愛人間賣杏錢

送元馭閣老二十里橋同前例得一絶句

一葉輕舠破綠蘋驚看蓮底兩綸巾道人却有分携淚丞相何無祗候人

弇園雜咏　梵生橋

隱隱紅橋拂地開徐徐蝤蛝染青苔諸天幻出金銀相色界天王盡下來

小祇林

佛日初開大地陰虛疑長者買祇林脩然一片浮雲過欲問黃金何處尋

藏經閣

會得參同兩漸和莊生昨夜訪維摩若教更會眞空意萬卷函經一字多

小罨畫溪

蠟屐斜穿水滑忘歸狼籍殘紅處處飛猶讓當年雪中梓兩山空翠撲人衣

蟠折溝

瀠環清洪似金溝宛轉洄沿客自留兩岸芙蓉相對發郎令無酒不悲秋

金粟嶺

罷幡經卷旋呼杯爲愛天香桂子開醉後飛花滿巾幘眞成金粟卧如來

省穫亭

新醅甕底嘈嘈鳴西隣稻壠黄雲平老夫眼飽腹亦飽田家酒家虐得名

縹緲樓

獨立縹緲之飛樓又看浮雲天際頭洞庭西峯九千尺尺鶴不礙逍遙游

大觀臺

日脚低垂霧半籠虞山一抹有無中劃然長嘯天風起歸盡浮雲現碧空

超然臺

巉巖百尺瞰澄潭天水相和共蔚藍小坐自然塵外境日斜無意下西弇

潛虬洞傷水實

小小空明邃似無泠然一水自縈紆潛虬相喚不肯出爲惜胡髯徑寸珠

縮奇臺

小臺猶縮雙弇奇試問臺奇臺不知游人到此意忽忽半學楊朱悲路岐

月波橋

兩弇中斷有橋過水東微風也自波最好姮娥輝玉臂莫容游櫂攪青螺

古廉石

成削風稜無媚姿主人瞻拜具冠衣乍可鬱林將壓載那容漢女作支機

壺公樓

壺公飲酒酒初乾誰道壺中天地寬幻出樓臺成五色飛來日月是雙丸

玉玲瓏一名綠虹

壓盡千峯聳碧空佳名誰並玉玲瓏梵音閣下眠三日要看循天吐白虹

青玉筍即錦川峯之佳者並蜀錦也

百尺排空玉筍青山人端不負山靈誰分望帝陵前錦自是當年役五丁

散花峽

長年鼓枻穿岸嶂恰值春闌勝花落一花嗟慣酒一杯懊惱東風不作惡

髽髻峯

巢郎左手偶一失遺簪千秋化爲石當空怕遣酒星知擲向微垣佐瓊液

流杯石

雲根隱底暗泉流蓮花瓣中蓮葉舟直疑分出君山酒奪得頭杯不肯休

飛練峽

游女拏舟向峽遊驚呼白練界蒼烟生來未識天台瀑濕着紅衫不解憐

娛聊灘

灘頭垂楊好繫船楊枝戲水桃花顛枕流漱石從宅誤白眼卧看滄浪天

嘉樹亭

嘉樹邂逅一水亭不妨呼酒六洸賓當頭赤日不敢下拂面好風吹自醒

留魚澗

夭桃落英長自留游魚一入便堪愁栥宮亦有千迷道閬嶺閑歌九曲流

斂霏亭

倦鳥初栖猶未還一生貪看夕陽山縱令收盡人間色我點峯尖紫翠間

小浮玉島

一拳殘石水中央醉艇縱横也不妨喚作吳興一浮玉從教人咲夜郎王

先月亭

呼尊欲綴暮天愁忽有金波瀲灩浮遍爲西亭最先得清光一抹露山頭

天鏡潭

纖鱗不起靜無風倒寫青天入鏡中兩岸青山帶樓閣何人不道水晶宮

鳳條館

一片春雲綠正饒枝枝盡作鳳皇條他年倘得成焦尾不待琴心已就挑

寄屠長卿

神虎門頭一挂冠鏡湖東去海天寛人間有客都無耳自是相如勝井丹

其二

莫以憐才少相君提封盡踏五湖雲請看六字銷官

詔便是仙都十賚文

離齊園雜咏

鷗適軒

大鵬九萬苦不足尺鷃槍榆恒有餘除却逍遥莫際
在便應方朔羨侏儒

碧浪室

百挺琅玕直復斜午薰揺入小窗紗偶然将作清漪
看碧浪湖頭一釣槎

晞髮亭

九月微霜未授衣桑榆向暖髮堪晞不知紫翠峯頭

歛愁見栖鴉閃閃歸

壺隱亭小山

數拳培塿小亭前澗壑峯巒亦宛然不似壺公暫時
幻主人留結著書緣

詠無住觀中物

白鷳

仙音隱隱似雲和雪色衣裳推素娥生長白蓮花瓣
內那能不道誦彌陀

雙鶴

青田別種是胎仙午夜清音徹九天我誦黃庭換凢
骨他時一點破蒼烟

馴鴿

日長行散步庭皐插羽佳人媚寂寥五色別成鋪地
錦千鈴忽起半天嬌插羽佳人半天嬌皆鴿名見清異錄

朱魚

程紅數點媚清泠幾藻香萍度此生莫向江湖貪廣
濶近來魚網大縱橫

無錫陳生自樊山王邸來將梓其詩乞序姑與
飯而以二絕句止之

詞客淮南氣若雲莫疑山叟怯相聞自然雞黍田家

有只是無名可借君

其二

平臺新賦許誰賢惟有相如賜獨偏若要上林天子
問吮毫應更十餘年

題甚壽大參賜谷先生七十

永嘉城外小緣山明月長容笙鶴閒總爲賜湖泉石
好未教王子厭人間鶴有王子樂

其二

下重緑嶂百重流仙籍垂登朝籍收長見歲星臨越
部不勞 明主訪羊裘

送林光宇文學同高吳二茂才還閩四絶句

韓子文章日月光當時閩海一歐陽不論覩縩如常
裦分得三珠夜已光

其二

吳江霜冷落楓丹閩嶠繁花正耐看識字兒曾師文
意春風桃李不成寒

其三

經術從推絳帳師還驚博學與宏詞諸林樹樹閩天
色猶有温陵桂一枝

其四

高子波瀾自老成吳郎神彩獨縱横他年並出延津
劍遙見星文動洛城

贈方士頼生

還是江東頼布衣芒鞵竹杖欵荆扉于今爲得茅家
訣不向青山問所歸

王陽德大參自詫地理師而極口爲江右劉生
遊揚以爲能得景純三昧墓田丙舍一一聽
其更定劉子來謁乃有謂其非真者戯成小
絶贈之

王叟青烏誇秘傳逢君却耗買山錢老夫儘有容身
地且傷春風住幾年

其二

青鞋博得杖頭錢笑逐胡姬喚酒㽘任使桃花開落
盡總然還是舊劉郎

贈莆陽林致遠

曾携銀管侍瑤階懶向王門曳敝裾遺恨先朝諸獻
猗如何不遣仲將書

題文太史畫别介徵戸部

淡靄徐分遠近山孤舟相對白鷗閒他年倘訪弇州
叟只在漁歌欸乃閒

術士孔生種種變幻敘猶見而贈以四絶句

白波洮陸姍瑩堂一醉逢君咲口開莫恠書生偏善
幻何人不是幻中來

其二

賜旗纔罷復藏鈎曼衍魚龍眩未休却恨茂陵龍去
遠不教生拜樂通侯

其三

一念才萌意已通祇緣先墮識情中老夫心在阿惟
越咲爾逡巡化業蟲

其四

少年塲裏索相過不往如呼俗物何一任摩娑雙眼
看山神伎倆若無多

余作爲其父德甫丈乞志墓其别也得四絶句
送之中間且悲且喜或規或嘲往往情見乎
辭

七尺穹碑三尺墳五君垂盡到余君却憐身後誰知
已此意凄凉不可聞

其二

阿翁不問生人產有子徒能讀父書不爲薛田荒欲
盡可令彈鋏欸無魚

其三

一揆余郎月旦評倏然四坐欲風生請看朱邸王孫
貴杜口毘邪學淨名謂用維摩也

其四

雙眼寧輸郭景純青鞋踏徧爲嚴親前山儘有牛眠
地只要余郎自賣身

梁希鴻廣陵人工古文辭貧不能詣吳門今有
所因渡江見訪得二絶贈之

梁生日賦廣陵潮一水吳門天樣遥二十四橋都踏
徧可曾還見伯通橋

其二

揚州白盞雪滿船揚州白字白於綿莫將流水輕彈
盡此調那容估客憐

趙九夫游太學太學師爲趙丈汝師其父少參
公九夫之王父僉憲公同年也

少年文彩宋王孫二水三山繞帝閽携得通家名刺
在不妨長揖叩龍門

其二

橋門霜色凛崢嶸朴教猶存聖世名何事書生紛負
笈幾人千載遇陽城

過西隣許子看菊時許子家傷焉

籬邊五色傲霜花白酒黄雞不用賒乘興即來酣即
去許家的的勝陶家

其二

千錢不枉買西隣濁酒墻頭無限春曹伯許男容入
會老夫叨長號王人

其三

今年菊種家家少獨自君籬細蕋多差勝江州王刺
史不須携酒也相過

其四

醉眼摩娑不肯還任他譙皷也如聞才穿丁卯橋頭過便是吾家郭裏山

題慧山泉

一勺清泠下九咽分明仙掌露珠圓空勞陸羽輕題品天下誰當第一泉

上人自峨眉來云欲涉海禮補陀比禮五臺走筆二絶贈之

曾棲巴蜀峨眉頂遠見西天鷲嶺無昕夜晉賢乘白象向余先解髻中珠

其二

峨眉十載住不足南禮潮音北五臺已刼半生何處是眼前誰箇不如來

余宗漢令君謝全椒事歸作汗漫游者二十載曩歲以四律寄我方在齋居不能爲和今年復攜七絶句見贈一談而別輒依數報之

五柳柴桑比更青新詩字字散山靈知君不愛郎官宿愛向江湖與客星

其二

美人曾寄紅珊瑚相見仍投明月珠十五秦城償不得老夫無計且胡盧

十八娘紅生荔枝螺房舌嫩比西施更教何處誇三絶爲有余郎七字詩

其七

一炬叢祠逐楚魑令君獨有狄家風從他償悅難爲報與説咸陽三月紅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詩部

七言絶句

王山人承父赴顧益卿中丞之約道經錫山詣陳羿登言別陳爲叙出塞之艱涕泗不已承父愀然返棹作四絶句記之余屬和焉

一曲陽關淚顆然出門旋作剡溪船似憐思婦流黄淚難向遼陽夢裏傳

其二

白狼河北捷書聞獵火千山上屬雲幕府鐃歌知白

草祇無王粲和從軍

其三

李廣封侯數不奇欲翻遼海洗臙脂班生末上青油幕誰勒燕然第二碑

其四

縱然雙足畏紅塵那便菰蘆老此身見說聚無間頂色待君新句闘嶙峋

爲俞子蟾醫朱壽甫

肘後青囊也自奇一膏肓起一刀圭豎儒那有隋珠報祇乞王郎七字詩

朱大夫見貽古鼎辭之而侑以一絶句

博山青裊篆烟孤未論酬君值有無從向匡廬躡雲氣肯從人世覔香爐

戲題靳尚祠

不知前後表何因袞盎名偕靳尚神翻恨佛門開讖悔到來京洛有讒臣

白乳泉

沸泉迎日似明璣穿破雲根乳自肥何似世尊將作供不教新犢雪山饑

品外泉

張陸真成足跡疎譜中泉味未應如園林百果登秤盡荔子纔將首寄居

中貴人致牡丹一株頗麗雨中對之悵然停飲因寄仲氏敬美

金陵汝醉牡丹下余亦故園呼一尊今年花發原無異我向金陵汝故園

其二

緑蹋紅蕤兩鄉同峭冷任霖一慨中留得洛陽培土法明年並蒂賞東風

其三

亦如春事易闌殘思到鴿原淚不乾却恨蒼頭供卯酒誰家白屋有晨餐

捨身臺

般若何曾有此因如來偶醒戀身人黄金臺上高千尺天下誰人不捨身

獻花巖

自從偷破信師緘百卉雖繁鳥不銜無奈兒孫詐祖失至今猶號獻花巖

嬾融洞

雲裏垂垂長白道不言不起更悠然汝家初祖曾何道翻結神天有漏緣

宗人光祿華松鴻臚王繼山邀余於王貢士園看牡丹後復同光祿有芍藥戲成一絶

坐深那論主和賓總是烏衣巷裏人差勝紅丹與白藥一般花帶兩番春（牡丹爲芍藥所推而前後花故云）

金陵人家門多種樹樹頭巢烏噪不止甚厭之戲爲一絶

吳門舊曲厭烏栖又聽長干烏夜啼丈人屋頭有何好不如清曉汝南雞

戊子初中夏金陵祈晴祈雨者各一而大宗伯姜公主之應因呈公一絶

禾田宜雨麥宜晴前後青泥叩玉清姜氏重瞻灌壇令秣陵初遇東長生

大宗伯姜公倡諸公祈雨澍應偶成一絶奉覽嘗賜叠四章不揣鄙陋輒依韻補上忝其續貂恐蹈蛇足不知羣公能送翁如成此勝事否

欲將祈雨續祈晴日日雲璈禮上清自是天公在方寸古風莫問管先生

其二

擬攀與宰叩陰晴祗伏清卿徹底清一望秣陵黄土色不知新綠爲誰生

其三

村村抱耒怨天晴無奈鍾山氣轉清可爲乖龍眠欲醒千江鱗甲片時生

余自三月朔抵留任于今百三十日矣中間所見所聞有可憂可閔可悲可恨者信筆便成二十絶句至於適意之作十不能一亦見區區一段心緒况味耳

仲春初旬辭故林鮮腆虛胡直至今一片眞心終自見不從兒輩覓知音

其二

啼饑哭死徧長干唯有烏鳶意覺寬山色江聲空自好不如聾瞽任春殘

其三

殘年故國已無秋頗解民憂與國憂今日憂來渾不減更添慚愧到心頭

其四

老去心情百不宜未甘清影坐成移雖然書卷衰無味差勝詠棊捲白時

其五

散倚微綫日初西稚子能勤進肉糜西去街頭三五步不知烟火幾家齊

其六

學道頻年憒未成偶將身世付流萍縱教自勘應難答出愛微官處愛名

其七

侯門猶自鬬豪華一宴中人產一家馬食鶵衣它日事銀罌翡翠釜片時誇

其八

紅女機裁供奉稀外家無復恃恩私江東父老聊須活此是堯湯水旱時

其九

麒麟感起帶圍頹斑玦連旌二相名莫恠 君王重調燮近來晹雨較分明

其十

長夏轅門解甲時輕衫十萬羽林兒不知一半耕農死飽飯城頭日日嬉

其十一

總爲天王德意眞傾家多作賑饑人兩都多少黃金穴不救區區白屋貧

其十二

殘妻病弟三貧息刺促家音杳我何六十三年牙齒落此生垂盡亦從它

其十三

五湖小寇如饑禽一疏輕搖朝野心但使君能信賞何愁豎子不成擒

其十四

五侯池館只如常千騎傳呵也不妨恬澹總來才二

字可教容易使相忘

其十五

書來病弟已加餐離緒千頭且暫寬便是　天恩賜
休沐可能同覓少年歡

其十六

少年才氣頗縱横來鬧衰翁與借名他日名成君自
悔秖將牙頰送餘生

其十七

數拳頑石點庭臯蔓草疎花遶四遭似對槍榆減歸
念弇中終自有逍遥

其十八

超回直欲與丘齊才到功名識便迷秖爲雈魏大成
殿宰公東坐冉公西

其十九

六朝諸帝總沈淪古壠寒蕪社鬼隣何事彼都諸士
女封羊爭賽蔣侯神

其二十

雞鳴山頭祀功臣蟬冕雖蔫天澤新頴公舌枯宋公
餒縱有微勞何處論

朝周公瑕館鈔庫街

秦淮南岸小行窩八十徵慳七十多與説周郎寬誤
曲任他商女亂翻歌

游莫愁湖徐氏莊

青山如黛水如油垂柳千條拂地柔不須真見盧家
婦才聽湖名解莫愁

其二

坐中呉語覺清便三白新醅縮項鯿把向石湖相較
看秖應輸却木蘭船

其三

斷橋頹壁隱荅烟偃石枯藤夕照邊將比莫愁應不
似徐娘雖老尚堪憐

其四

一葫蘆酒一沙鷗喚作盧姬與勸酬陌上少年知自
悔青樓拋盡錦纏頭

哭敬美弟二十四首

一口空鄰兩鬢星可能知已不捐零那堪此夜山陽
笛吹到原頭病鶺鴒

其二

偷得餘生能幾時不須腸斷爲分離唯愁業識難憑
據枉向泉臺無會期

其三

一訃驚傳漸已眞但來相慰各沾巾誰能洗却閑情話祗道乾坤無此人

其四

當時奉諱十年强何夕何曾不對牀但落人間成聚散更堪天地兩茫茫

其五

久將情字付莊周有淚何曾汗漫流今日淚來禁不得始知眞痛在心頭

其六

端坐能拋大宅身共言前路不迷津惟憐忍位無無着那可翛然送世親

其七

潛圃烟波似輞川蕢園花木小平泉而今總是銷魂地斷送餘生蠟屐緣

其八

新詩十卷寫初成滴淚和丹字字評喚作家鷄應不分風神多自濟南生

其九

初從大季倣先秦晚節成風妙斵輪若使餘年天假後老夫甘作衛夫人

其十

容易金門四挂冠不言田里起家難前頭正是雲霄路收拾雄心付盖棺

其十一

尚憶當年擬夢我儂然弔影兩湘纍那知白日廻光處已傍崦嵫柰爾何

其十二

子猷當日痛人琴剛是乾坤死別心若使彈成山水調更應腸斷爲知音

其十三

尚書阡栢紫雲屯新奉　君王表墓門莫較生前供養日九泉先得侍晨昏

其十四

談玄未竟又談禪似淨身心未了緣何事又添名理障病中猶著望崖編

其十五

晨朝黄粥啖饑貧夕向寒林施鬼神豈是好生非帝意不教留却善緣人

其十六

支分身後析秋毫爾自從容見似勞慚愧老夫臨去
日一杯黃土聽兒曹

其十七

晨晡一哭淚全枯淚到枯時氣稍蘇無奈陡然銜念
發數聲天際鴈行孤

其十八

一病經年百感侵到頭方驗道根深銀臺化佛空勞
至不解無生忍處尋

其十九

長將勇退抑飛騰火色鳶肩未可憑別有數行家國
淚宋文皇帝語王弘

其二十

欲將何物擬傳真遺墨縱橫妙絕倫不展如何便忘
却展來一字一傷神

其二十一

當時得御李龍門愛爾長呼小陸雲今日人間留不
得可應相替一修文

其二十二

閩海諸生雅並奇山摧斗折爲君悲那知匹練吳門
馬髮白顏公在此時

其二十三

道書一字不關情相度須宏士氣平縱美茲言誰爲
遣阿兄無意問燕京

其二十四

四十金緋已歎遲腰章一紀未全移莫言卿少年仍
老得老于今也不悲

上人將詣補陀過金陵謁詩爲別

白日都無一日閒暫閒如在補陀山難將面目從師
覓且向南晉洞裏還

其二

寶地蓮花不動尊如何發足向紅塵請公但問金陵
客若個能拋火宅身

贈聞人姚應詔林詔林故司寇汝雨公子也

姚生擁鼻無聞語林子栽篇有父風惟得延津饒紫
氣贈余雙劍有雌雄

李宗伯以四絕句慰余請告賦此奉酬且伸後
約

清狂賀監雪盈顛乖乞 君王舊鏡湖最愛青蓮李
供奉掌中技贈四鬘珠

其二

一耆馳奏請林皋旅病經時骨自高十月霜濃流澌降憐君空賦廣陵濤

其三

肯向朝賢歎積薪從他銖底日沈淪若教容易居新上已作君厨爨下塵

其四

金陵市酒黑於油公肯來尋從事否莫道老夫歸思惡比他陶令尚風流

贈詹常卿與其弟仲發兩茂才（公有太亭遲歸載鼎簡詩敍及之）

詹家玉樹兩分行文酒丹青事事强却有一言應莫咲不知誰得使君狂

其二

水到休陽分外清喬髦二子早知名爭先出匣龍淵色容易交他樂令評

送潘溧陽徵復應　朝便道省覲御史大夫公

尚書尺一問潘郎可是河陽讓溧陽河陽種花千萬樹溧陽祗曉課農桑

其二

河隄使者洒如泉仙令婆娑舞膝前但使雙鳬似雙鳥不愁元日誤朝天

其三

殷勤致問張京兆親引郎星上　帝都懶縣潘郎應更好不知　明主賜金無

少宗伯李公引疾請告援前例訊之得四絕句

朝霞片片錦官城負弩諸侯待長卿見説君王愛詞賦不教消渴慾金莖

其二

恒時杯底黑頭公擬採梅花未許同可是長干春酒薄教人無賴憶郫筒

其三

空過長江望故山知君終自不成還金陵正好文星爛玉壘那無紫氣殷

其四

青春容物冠留都難向　明時乞鑑湖白髮江東醉司馬可能無念到蒪鱸

辱宗伯李公賜和六章詞麗意深不揣續貂四絕仰塵清覽

天祿高從漢省開著書誰似子雲才自言清淨元無染第少陶家歸去來

其二

六朝風調木無倫結綺臨春俗殺人帶得烟霞兩三
字看君新句已如神

其三

衫紫圍金髮正玄如何稱病倦朝　天君家玉局翁
應笑藏史埋名二百年

其四

漏洩春風六和章白門花柳盡施粧王弘自有江州
榼莫向陽家與鶴鶴

永嘉方子謙能詩奕品在第二過武昌吳明卿
特作長歌贈之既而薄游金陵無所遇將謁

東諸侯於其行也得四絶句贈明卿後

可爲金陵佳少時綠楊搖曳蔭銅池城南别墅家家
有祇是無人會賭碁

其二

武昌元自長騷壇那有楸枰似建安未作閣碁大中
正已容高品過方千

其三

一枰碁了一篇詩謁徧諸侯橐尚垂宣城君過羊玄
保爲乞當年賭郡資

其四

頹龜墓荒程李死人間祇合剩方郎謂揚州方也君行乞
得孤山譜來向交游詫二方

西宮御溝

清泚彎環白玉溝叢叢綠草襯澄流自從天北金輪
遠不染深宮粉黛愁

璋上人自新都還鷲峯汪司馬伯玉尊之爲大
總持而以文及詩侑之余亦得四絶句

新都司馬病維摩說法雖多法不多若使見時無一
字曼殊何處起風波

其二

師子林中大總持何人不伏四威儀爭如軟草鋪裀
臥過盡諸天兩不知

其三

說法歸來卧鷲峯鉢中收得一盲龍似聞魔事吳門
盛休遣波旬定裏逢

其四

綺語場中誤立身一生塗抹費精神于今較得些兒
子便覺無名可借人

戲贈高坐寺僧

高坐道人談十地醉鄉司馬聽三車但教胡餅傳生

菜何必諸天晝雨花僧作餅爲諸寺甲

送樂天和尚叅五臺和尚謂我忘言久矣茲欲叅五臺而路弊嚴其借子一詩以與關吏呼可乎笑而許之

五臺抜地五千丈猶起浮屠揷漢孤我有一尊無縫塔煩師將寄老文殊

其二

弇山居士詩名久一字堪師作傳縣其來西方渺然路自家猶少護身符

談思重寫梅花贈李茂承爲題一絶句

談郎寫梅今絶倫貌得羅浮月下神玉笛江城吹不

落一枝留伴謫仙人

沈孺休乞送曹生詩得之即別索一絶句爲贈

沈庾能強乞客肥風流三絶見應稀雙珠博得酬知巳了却塵緣無是非

黄白仲以二十絶句見投答之得六首

憐君藻思若懸河何自清時挂網羅西去汀洲鷗鷺緣古來名士患才多

其二

明海稽山兩道民轉從詞筆弄精神老夫自是前身轍不二門中好立身

其三

共愛通侯下士名沈深甲館隱傾城水心自是俱無染偶爲相如字長卿

其四

如聞朴撒學無生日飽僧厨不糝羹習氣恐然消未得夢中猶記五侯鯖

其五

鏡湖如黛染山螺莫似黄庭換白鵝三疊琴心留自賞從他門外有風波

其六

博得才名尚恨遲名高他日自應知五更家貧拋人去措眼倉皇向墨池

周山人稚尊游豫章時巳十餘年矣今日忽訪我金陵容鬢非昔而風範不衰復出吳興徐生一札徐別亦十年矣有言其無常者似一日得兩故人喜成二絶以貽稚尊時巳丑之夏四月也

憐君雙鬢巳蒼浪意氣能如客豫章惟是長干顧新曲有人知是舊周郎

其二

十載南州徐孺子幾回梁月夢魂新因君忽得雙魚信一日眞逢兩故人

汪山人沂者故伯玉司馬宗人也年七十九矣而詩不衰貌又不衰其游又不衰將之趙魏間依稷考公而老焉乞余詩爲贈得二絕句

三輔游成鬢已銀褰驢猶自踏紅塵明年試斬淇園竹西入咸關把釣綸

其二

司馬盟壇衆所宗爲憐年少不相容称生學得王家

體三尺糟丘擬葬儂

題畫梅寄吳江趙令君季兆君廣平人也宋廣平嘗賦之故云

空庭一樹影橫斜玉瘦香寒領歲華解道廣平心似鐵古來先已賦梅花

自瓜洲追大司馬吳丈不及有懷

風流華省接鵷班一作宾鴻不易攀前路數峯青似染分明秀出是眞山

其二

依稀紅旆影前途欲近仍遙悶却無一片交情與鄉思先隨明月到姑蘇

追大司馬吳丈及之儀而告別有感

喜及前茅笑語新終成離別轉傷神莫疑肝膽非男子祇爲人間少此人

其二

亦知相別在相逢無那殷勤意萬重若過延津曉離合古來雙劍是雙龍

贈僧祭方一絕

落迦南浸勝蓬萊西有峨眉北五臺寄語圓通三大士可能端爲一僧來

大宗伯徐公携阿倩見余婁江命賦之得二絕

紅綃中單白玉膚問着恐是徐卿雛不須劉尹評身價但道方回勝也無

其二

半衫微捲按歌頻入道春卿桃李春若使青蓮聽一曲悔將潭水比汪倫

其三

飛白傳糺坐不空乍迴秋水剪雙瞳若教携得金陵去樂府應添明下童

吳江趙令君特訪我吳閶走筆得二絕句贈之

閶門祖道如千舫誰似君侯一片情此去吳江楓落

候好題紅葉到留京

其二

姑蘇七邑摠騷然唯有吳江耐熱眠不向西疇較收

穫神明茂宰是豐年

送張先輩公觀四絕句

少年文價重公車大貝南金總不如見說安昌後堂

坐可曾傳得戴崇書君爲張大司成所賞識時與談經衡故云

其二

武昌前度別吳郎又見張郎出武昌談笑才情兇相

似不煩抵掌悟莊王君安調絕似明卿

其三

風調吳儂敵楚狂嶺南詩酒更披猖未論今夕爲衣

巷天上三星并姓張姑蘇張子獻翼嶺東張子萱俱在席

其四

臨岐握手莫欷歔白酒黃雞樂有餘若使徒爲建業

水可能贏得武昌魚

送鄭茂才梁辭梅錦衣賓館還閩

貴主粧臺半蘚紋金吾新第藹如雲幕中名士從他

數誰似青瓊鄭廣文

其二

楓亭驛前荔子丹萬安橋下蠣房寬從教山水金陵

好摠是難禁苜蓿盤

題趙幹烟靄秋涉圖

瀰靄徐分遠近山一溪新漲碧灣環行人不道蓉裳

苦却似清沂出浴還

贈陳簿

楚臣銜憤出昭關五嶽猶然方寸間謊與傷人誰解

惜不如欹枕看鐘山

其二

由來避世有壺東祇合丹陽作寓公新社摠知無約

束酒鑪詩卷任春風

余以秋月履任有閩人孫司獄者康慈著稱仟

間不久遷廣東幕僚憔悴不自得瀕行揖顙

乞言憫之爲賦二絕句

微官遠道不須論過里先高駟馬門非關獄吏生來

貴爲是于家有子孫

其二

青衫羸馬帝城西祖道無人落日低猶有若盧方

面地穎未能作數行啼

送吳翁晉游永嘉

三春看盡秣陵花乘興扁舟下永嘉製得錦囊歷不染滿中都貯赤城霞

謝宜興令惠新茶

宜興紫筍陽羨茶名未成槍圃作水芽一寸方白絹斜封親揀送可知猶帶令君香

其二

中泠新水潑水絲宋第一茶銘一甌向宣州雪白甆念爾欲澆詩思苦千山綠竹曉衙時

送王季中北上謁選

莫言相識冶城遲才到胸中便吐奇卻語文時東海客只今王掾不爲痴

其二

仍携何遜上皇州處處江山有倡酬自是宦成詩亦就永嘉今代出風流

其三

當君白下趨朝日是我青山獨往時君向尊庭問秣鶴已應慚較十年遲

昔年歸卧江左新安汪惟一惠我五湖長印不出者再稔歲矣庚寅春永嘉林逸民仍刻以惠我印吾君許放歸一絕志喜即題扇贈之

一竿當日釣蒹葭底名銜長五湖卻被鴟夷生奪去勞君仍與舊魚符

又答竺西子

春風病眼白摩娑衣底年尼在瀾波自是老夫明不得君今明得待如何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二十五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

送郡太守廣平吳公入覲序

往吳公入覲時　天子方坐　明堂大計群吏而
公首以賢能應格焉　賜宴賜吳爵織文之絲中外
聳動以吳公當驟遷而公還治郡自若蓋　天子
方采宰臣言守令用久任法毋得輒議改於是吳公
之還治吾吳後三年矣比復當入覲而中外之績爲

公至三十餘疏計以爲　天子所以宴寵賢能吏
者不問當知爲公其所優進九卿方岳之官以震動
海內者不問亦當知爲公郎宰臣欲久任公亦不能
舍公而他擢吾民欲久有公亦不能奪公於　國門
之內而固留之也其士大夫之賢公者則謂吾識不
及古以所睹記二司隸十三行省之郡長吏有能差
肩吳公者乎父老之賢公者則謂吾識不及旁郡以
所睹記二百年之吾郡長吏有能差肩吳公者乎
天子非用三公九卿之位不足以酬公公不去爲三
公九卿不足以塞吾吳人之願而吳公固逡巡不居

間一過不佞則自推謝以無德於吳人而苟免簡書
是幸不佞嘗讀漢史知其時號稱治平而收二千石
之効莫過於文宣而文帝時獨河南守吳公治平稱
天下第一入拜廷尉爲漢循吏首吾不知今吳公之
視昔吳公何若然屈指而計今之難於昔固不啻倍
蓰也夫漢之所爲守者一而已今復置一監司三四
撫臺六七御史以掎其上瓜分守之精神以應之而
日不足以此寧無難也漢法三章耳即條侯之所增
者十餘條而已今是一州七邑之訟而受成諸三四
督撫六七御史二監司之所委讞藉甲乙之令而不

能徧以此寧無難也漢田歲賦三十而一又時時賜
蠲諸關梁山澤之稅亦多推以予民而今歲賦吳至十
之五矣少府之金帛羽毛齒革日夜取足於吳若寄
以此寧無難也漢守得便宜行事今爲吏罪自鬼薪
以上即取監司裁而吏之爲奸私者百倍於昔以此
寧無難也然爲公上者倚公以自安而不復問爲公
吏者蔵三尺而立顧能人保其業而不中法爲公之
民者以得及公治賦樂輸而恐後盈庭之讞得公片
言摶顙懽服解去以故跡公之門而不覩有貴蹋入
公之庭而不覩有勁胥脊公之堂而不覩有舒吏即

公之槃而不覩有遺牘以北又胡言難也廷尉於讓
爲九卿去承君之鼎一階耳其所以待前吳公亦艮
至而未聞有所稱塞 天子即以是官待今吳公
亦能遂忞忞若黄丞相之功名而已耶余竊徵今吳
公寬厚博大若喬嶽之重河海之宏而不振不波毋
論於難易遠險前吳公即異日之聲施於朝宁者當
不淺淺也於是郡司理赫君念無以解公裝徵余之
言以爲贈

贈中丞禾豐宋公遷南大廷尉序

當宋公之來撫吾南畿也其所治江防則西南千里

而遥海防則東千里而近海警以不時至而江冦狎
發 天子之督責相望大司馬厲色而待赤囊之
至宋公之所部郡十毋論其它而吾郡賦獨當天下
半有所請蠲則爲大司徒大司空所持十上而五報
罷天下之吏治獨南畿重而又最繁太宰用考功法
計吏惟兩臺使之是憑而所任耳目最不易宋公坐
堂皇按九郡圖一覽而悉得其凡於是下諸道條上
利便備兵觀察王君副帥都督黄君以籌海報備兵
觀察馮君以籌江報公度其重者爲條上而其它一
切用便宜從事盖未幾而江之大盜得悉獲傾其窟

巢 天子既已嘉重公而又逾歲倭來犯公發兵
逆擊破之斬首馘生殆盡於是乎有副臺之擢褒蹟
之䌓之賜而是時歲奏告歉徵求蝟下於是督儲大
參楊君至而與王君合以國計民瘼報公大則爲上
疏請命次則移書政府籲求寬恤細則亦以便宜調
劑之百姓蓋歲受公之貺而歲不知者公與鬼神明
詳諸吏自黄綬而下咸惴惴重足立逦務以含弘掩
覆其短而露其長於是人人知自奮其文吏以不貪
爲實爲縣官愛養小民而武吏以不惜死爲實以身
任折衝禦侮之寄江以南庶幾就理而會世貞以不

任南京大理卿議所以代者乃亟用公世貞方里居
而王君偕諸君謂世貞之習公也過而曰吾輩能一
日而舍公公有德於邦人甚大其可無一言以贈世
貞既已謝不敏則相與數公之習吳也公於習爲吳
賢令云其觀閭閈便若真若燭照而數計其讙譟
國家大筭建瓴而下江之所措置理解節轃以此爲
所繇習者不佞蓋始然之旣而曰否否以公賢令者
知今者也以公繇今習者非知公者也夫公道出王
文成而才近之在易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又曰不習
无不利地道光也故知瑩然天則自見夫何假於習

也夫藩籬剖則無我無我則物不隔物不隔而吾民不與公一體哉其精爽血脉有不相流通者哉即舉而措之天下奚難也大理式敬由獄六官之一職也公故丞鏡之何所藉余言即余有言余且以不能受伐矣焉能為公重矣

又

往時中丞開府金陵已遷治吳郡吳郡瀕海其去留徽太遠江上之警非浹旬不達而又最當孔道以其才受役於南北之貴游即金陵號稱要便然不勝諸之官大令之居間以為苦而華陽公至乃始遷治句

容其地於諸屬城無所不近若臂之運指而獨山居非孔道無造請酒食之煩得專其精神於號令聲敎公雖不時至吳郡然以嘗為吳令故於吳之賦訟風俗無所不悉歲一飭兵待海汛則為駐節太倉久之愛其土風之淳時時進其士大夫與飲稍談說道理政事士大夫亦欣然相顧語謂得見幸華陽公而公遷為南京大理卿且受代諸君以余不佞之素習公也俾致一言之贈余無能為役獨記舉進士時與公以意氣相豪許抵掌慷慨談說天下事不倦又時時為詩歌於酒間無之一夕公攝襟斂容而誦千山之

木章其節奏措點天真出於謦欬之際蓋不待亂而汗涔淫浹余聽悅若有觸而醒者自是公為御史則為名御史出治兵視學於臬則為名臬天下之賢士大夫日望公之登用而其忌者不勝公之直以為有妨其骫骳而不欲安公於朝雖數起數屈然竟不肯小貶其道以求伸而會今 天子即大位明哲作輔乃始簡寤一世之英俊而公屢遷至今官然公於下不求合其一時之好以干下㩁其於上亦不求合其一念之是以希上許而孜孜焉務求吾之所合於道者行之以故其所設施始不必盡理衆口而久之

翕然若子產之見誦所建白亦不必盡報可而久之則若趙營平之畫策 人主與大臣無異色諸君子謂吾吳拜公之賜者三年矣乎不知公之政成而所以賜吾吳者固永永無替也當公慷慨談說時人以為有孟氏之辨其明學術審取予杜絕倖幸人以為有孟氏之氣象而余所信者公之學蓋自一命以至今大位無往而非夜氣之用也余與公偃蹇不甚異後公而撫鄖先公而拜大理之命鄖簡省易治數倍公而且以不能去矣諸君子即不鄙余言而再薦之公能不厭之乎公即不見厭而世以余言為足重公

者乎昔人有食㵎毛沼沚而美者擬以羞王公夫余
亦猶是矣

送侍御郭公按吳滿代還朝序

今天下名能爲　國家持綱紀佐　人主聰明者宜莫如御史而御史出行部有視學清戎茶鹽之類以十數其提衡文武大吏抑蕪并鋤梗拂信寃滯讞養小民宜莫如巡按巡按御史所部郡國可二十餘而最繁雄名不易治者又莫如吾吳中不佞自髫齔至於今垂五十年所歷事巡按御史可四十餘其寬嚴雖人人殊要亦多㕘公麗情法而其大指麗法勝者

無使人有稱述然往往遺憾於情其麗情勝者不無使人有去思然往往遺憾於法情與法不相蒇而寬與嚴之名出今夫展咤而霆迴飃而雨席捲而颺梏擊而霜見以御史爲　天子張神氣也煦而和風漸而甘霖乳而保姁溫而挾纊見以御史爲　天子滋元氣也不用之則不得言御史偏用而不兩劑之則不得言賢御史名兩劑之而不各當其可亦不得言賢御史矣自吾髫齔而至于今得御史四十餘能兩劑而又能各當可者則毋如兩郭公其前郭公之去吾吳中居官數蹞數起凡十餘政以至大司馬而吾吳人之稱郭御史若新最後爲今郭公公不輕有所出入其三尺恒凜然而用意必依於忠厚即有所彈治上不欲輕棄人之才而下不欲輕盡人之情蓋四雄郡一望州十七㠀邑之大吏其賢者爭自濯祓惟公之是效而不肖者若神明之在上不敢不強就繩墨以祈無汚公筆至公所論建不務責一切目前小辦使便益與　國體相爲用有味乎言之也談者猶謂前郭公之舉御史職甚易蓋其時民不覩兵獒困徭賦富家子鮮衣怒馬以恣其好而已上不爲苛文蝟責尺一不數下聽其自課考功法而已又

無所親信耳目以伺撓之較若畫一而已今公所程職十難於前郭公而効倍之公不爲猶賢乎哉公巳蒞且代而吾州之大夫士無所私德公然心以公爲賢而命不佞紀其說以贈公行矣猶有殿最之簡書在昔管敬仲之所稱郭公者以其能善善惡惡然善而不能舉惡而不能用以爲惜知公之必無是也前郭公名宗皐嘉靖之巳丑進士萊人公則隆慶戊辰進士魏人

送大司冦餘姚趙公入賀　萬壽兼考績序

先是趙公以少司空正留臺遂爲大司冦合兩攻者

三載於今矣而會丁丑八月爲
皇帝萬壽節大宗伯大宰推公以捧賀行公亦遂得
自上三載之績留都之公卿大夫士中慕愛公而備
美其事相與爲文及歌詩以餞之而吳人王世貞嘗
獲事公燕中其自鄖入備棘寺又嘗從公後以言罷
歸里弟克與而族人都運汝康者亦以故二千石受
知公又其子太學生仲極從事公於司寇部乃屬世
貞效一言之贈都運之受知公也公蓋用御史清戎
滇獎云是時權相縱其子爲孽公不忍宗社之阽危
上書力爭之　詔使逮捕萬里而遝而公毅然不色

索霆霓暴震於頃刻而公不色懾風雨收日月吐放
公於大國之埜而公不色懌第歛精韜光以俟偶然
之發脩性養氣以貞偶然之遇而已會隆慶初
天子收召直臣公首應命屢進九列歷臺省以至今
官諸一時名爲直臣者天下延頸而趣之以爲景星
祥慶而顧其中亦不能無沾沾意公故一切忘之毫
髮不以滯留即不僅安直臣名而求太上所謂者其
高至於究無始通無外公一切紬之而約其實於倫
物之内是故狥跡者不敢疑公于虛超跡者不敢卑
公於實天下蓋兩重公而公兩劑之矣公之領留臺

領大司寇務於持大體不責一切苛辦賢者與不賢
者格黠者莊之若神明而弱者就之若冬日即
天子重體貌大臣不以最問公公又何疑於最也公
行矣　天子方下有司議大婚禮陰陽許合蒸爲
太和而公以六卿之正率先方伯連帥進師保道義
身體之訓不賢於金鑑什百哉江漢之詩王命召虎
用錫爾圭瓚秬鬯一卣告於文人錫山川土
田毋亦嘉虎之家足以膺上賞哉而虎拜稽首
天子萬年蓋先拜賜而後稱祝也今公先以萬年之
觴進矣　天子爲敬舉之而後下太宰按故事錫

祉於公其視召虎有後先典則一也　天子遂竟
留公而公亦遂實爲師保其所究於道義身體之訓
者不亦深哉明明天子令聞不已將于公乎是望矣

送州幕成君遷烏蒙郡幕序

嘉靖中余以比部郎決江北獄識御史海陽成公於
淮陰其人明信廉厚君子也奉余以副臬治青州兵
之三歲而公亦用其官治臨清公至而余報罷久矣
旋以家難道相値握手汍瀾而別凡十年所余再起
而公致其政歸且捐館舍久矣余自再納鄖陽節還
里中而識成公之子某於州幕帳其貌恂恂若不揚

然而好動者戇率矣與之語畢畢若不出口然而好
翊者戇摩矣卒而試之寧遲而不失度繇以試之立
辦而能自韜意者其猶有故家宿儒之遺模歟將持
循好脩之風有所受而未竟吐也一日酒間語及家
世始知其父爲海陽公相與泫然慰勞良苦而成君
之奉職無害吏民信而念之一旦報有代者蓋銓曹
之與考功搢紳傳君有它君方以入計詣闕銓曹意
不欲移代者而勢又不能安君乃稍遷烏蒙郡幕夫
烏蒙越在西南萬里外所謂賓何牂牁之域其王雖
漸夷而守然往往取羈縻奉行文書而已有一倅兩

幕大縣不能至其地寄祿於省以希沿牒攝事之一
役稽令銓曹爲不知君耶則何以遷業知君耶又何
以烏蒙爲也君試吏未久所奉入不足以償宿逋而
大司馬方嚴郵道之禁無咫尺繻以爲行資陸則援
劒閣凌卭坂徐跂鳥息水則牽百丈穿三峽而上即
成君號健幕安能徒且蹶負也雖然吾聞之朝歌長
虞翊云事不避難臣之職也烏蒙誠險遠成君誠貧
不任裝然幸天下一家靡有剽抄番寇之警君第達
蜀必有所處君者異日稱循吏西南夷中無負名家
子吾知其爲成君也耶

送大參楊公遷廣西觀察使序

萬曆丁丑秋八月尚書吏部言嶺右按察使缺請以
吳督儲參政往　詔曰可於是參政爲姚江完愚楊
公而郡守李君及其僚念公甚不忍舍而又不能留
公乃損書幣而屬余山中以導行之序請即余不文
忝從父老後食公之大賜而又嘗與其伯氏偕制科
爲燕中游不敢辭則謂今天下財賦首吾吳盡江而
擅膏腴凡四郡二十州邑之賦當天下半縣官之所
需自六宮以至百執事六軍靡不仰給而以一參政
總之則甚重其賦自大司農常計外少府水衡將作

之所筦山衡澤虞關梁鹽筴諸課以巨萬計稜牒旁
午取給於一參政而其職又得兼治獄訟綱紀文武
大吏羯羠之俗所以理之大氐與賦埒則又甚難然
其始未有置置之自嘉靖中大宗伯翁公孺參始尋
報罷久之乃復議置蓋後先不能五人而余所辱與
者翁公與今河南按察使舒公汝德併楊公而三耳
其皦然著於人耳目以爲良而余所心慕服者亦唯
此三公而已翁公精心彊力夙夜自課責以興利剔
獘爲務舒公體氣高亮風稜肅然吏畏而民自懷之
二公之用不同要之皆國器也楊公之繼舒公孰不

以為未易見長而公亦雅不欲以長見顧其貞心大度使賢士大夫有所亮以思効而洸客靚慎不肖者茫然而不知所窺時方核名實見當以為殺擊公雖不廢激揚務思所以為長者時方重嬴積見當以為蝟取公雖不廢催科務思所以重 國本即部屋萃鄙或不能一一悉公而君子竊得其調劑之苦心矣吾聞之王使君陽德言公前守撫治行第一第不肯骫髀事上官以苛覘顏色前後尉薦莫之及然卒不能勝夫遠邇中外之望而 天子為之特 賜褒擢以至今官使貌公而近之固溫然若可悅而悅之少不以道即拂然不受雖號為至貴倨若臺使者不能以一語輕加公夫余所得之公以厚而得之王使君以介若此公所新莅為按察斤斤持風紀彈壓百吏而又何疑於往哉且公以天下之所甚重且難若吾吳者而理之若游刃而况一嶺若又其職止按察而已哉往者翁公去吾吳非久 天子以吳吏民之習之為建中丞節來開府按察使法不久任而吳吏民之習公無異於翁公詩云是以有袞衣兮毋以我公歸兮以為嶺右人語則可夫吳不能一日忘公公其能遂忘袞衣吾吳哉是故敬從李公輩浮公以太白而祝之曰行矣請得借諸父老為日而俟公於吳江之滸矣

賀坡陀王司訓膺獎序

坡陀先生為諸生不及資以材上春官既廷試而 天子奇之擢為第一先生素好樂律精得夫元聲元氣之本乃進樂九章演為圖說以上 詔報聞某燕中士大夫無不慕說先生者而先生僅得太倉州之訓導先生來為訓導益讀書砥礪行誼暇則延見諸弟子講說經術善相長過相規以為恒諸弟子人人悅服也而來為中丞御史者故嘗於燕中慕說先生又益習聞其教事益大喜輒皆代輒下其旌先生蓋三年而五被旌矣其旌語非一然不曰浙名士則曰吳賢師云所以稱名士者先生居浙西為諸生考校輙優等然臺使者不以文而以行旌先生諸生之有旌則自先生始也其稱賢師豈不以先生能讀書砥礪行誼暇則延見諸弟子講說經術善相長過相規人人悅服乎哉若不佞則以先生之所論樂而知之蓋唐虞之際舜以百揆寄禹以群職分九官十二牧而教胄子之責所謂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敖獨諄諄焉以命典樂之夔夫子語學而所謂興

於詩立於禮者必待樂而後成今國子祭酒太學師也於古為大司成又曰成均夫亦其遺意哉先生之所被旌為賢師者人人能知之先生之所以為賢師者獨不佞以樂窺之人人未必知也先生其識余言異日入而直四門六館與聞國子祭酒之政毋待言矣即屈為縣邑令長記有之聲音之道與政通子之武城聞弦歌而莞爾者固在也先生其不稱賢令長哉於是先生之門人某某等次不佞言以為賀

贈州牧仰松張公導水平賦序

始公令常熟而治理流聞吾州州父老相率而謂其士大夫曰是安得一借公為吾州守哉其士大夫曰固也公行以高第入瑣闥矣於格不當守守且屈公而已何公果進比部即改給事中垂為其長而會以伉直故出佐某邑已復進應山令仍用高第拜吾州守距其為常熟幾十載而父老乃驕其士大夫曰謂張公不當守耶而吾州何幸以得公然竊意公自還客澗署民事而公至所幹理益精於治邑時其大指乃在挫豪右施舞文創諸惡少年然毋使蠹吾治與害吾貧寡須赤而已度小敗則寬之亦不為一切苛索株連以故亡大小強弱長者不廢愛而愛者不敢

志畏中外數百千萬人之命操縱於公掌握而公之精神心志流通貫徹於蔀屋荒鄙而亡所閡屬大司農督逋之檄旁午於臺使者下郡邑度以為得罪敲搒囊橐之下中人無完產而下人無完膚至有庾於獄雉於家者公故徐徐時虛其羸以寬上心而於下則示之實限較區肥瘠為次第故讙呶之聲蜩起傷邑獨吾州晏然而其輸額顧反溢公以間行城之東門睥睨間而望曰大河湯湯安得不入震方而故迂之使西而爭金虎道以進又亟退也盍復故水關使東西交會於學宮以滋吾士氣乎則又曰水環城而自隍墩若壁也奈何卑輙堰之以為諸弁帥家俾壅而不宣其氣遂通之公又念向者為民請一日命不攖以身案然業苟給目前而已而不為之平其賦者何乃議簡賦長前守有所行區即其催辦戶以歲長賦見謂其名美而數歐之家愳不勝其有棄而逃耳公謂產均以年年埒以產悉除去其貧窶者不決日而賦長完懽呼載道即應長者亦心服且謂何如及我公而役庶幾其保持我也公之為惠最先於小民而為禮篤於士大夫以逮博士弟子靡不心慕愛公公受三臺旌則相率而請慶其懸弧日則相率而請

視公笑曰不穀豈待旌而重耶且夫爲守相者奈何以一生辰勸民也力謝不可衆度無以報公則相率請世貞言公治狀未易更僕數然其最近而大者曰導水曰平賦大較如前所云意以世貞最習公而不爲覼言度幾其有當乎世貞竊聞公前爲給事而工科則三疏言濬河大計還戶科則又言海運及東南根本至忤貴臣而不少挫夫公之所謂導水平賦者在天下今屈而僅爲德一方抑何廣狹不類也然公獨者能言之而不必無扞格即無扞格而不必奉行者之皆若公公雖屈爲守其去民近矣爲德雖一方

其德於人深矣吾聞之汲長孺嘗守淮陽至泣辭以病力不能任郡事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而人主不之許以徒得君重臥而治之假令張公若長孺能不薄吾州而拂意於去故所居官耶乃公無薄吾州而精心勤恤之豈不賢於長孺倍蓰也雖然長孺後先凡十年以故雖臥而治之而號爲政清今公資望崇積甚且夕遷矣其悉吐其奇以終惠吾父老及士大夫世貞尚當操觚管而俟

贈魏崑岡先生授官光祿序

吾始讀周禮而竊有疑也以周公之明聖而著爲萬世之典六官之所推首而佐王治邦國者其屬士五十有六而膳夫庖人内外饔烹酒正漿人微而至於獸獻腊籩醢醯鹽之類合内外男女之職居其十之七八其所謂治者安在而於所謂大冢宰安與也第不答夫天下之至重而甚要莫過於君之身而其次則王后世子其扭可以養榮衞而精微之極至於育德而和性俱不能外故麥羊菽雞稷牛麻犬黍彘之異食而疏達高粗圜閎廉深閎闔之異器食羹醬飲之異齊酸苦辛鹹滑甘之異調往往與王氣合而所謂夜鳴而病之牛冷毛而毳羶之羊赤股而躁臊

之犬鱢色而沙鳴之鳥肓眡而交睫腥之豕黑脊而般臂螻之馬諸有妨於膳羞者精致辨焉蓋至於晉御僕從罔非正人而其重可例推也以故雖晉德衰而平公不徹樂於大臣之計而一宰夫得以大白而浮之庖丁之所辨於理解斤斧若其治理何啻也國家於大官尚食之令進其階三品列於九卿而美其名爲光祿又四分其署之屬而以士人領之此其重寧下於成周比年命大冢宰遴諸上舍之升秀者第授官而吾崑山之預者十有三人然其十二皆外僚而獨吾叔丈崑岡先生得爲光祿四署之佐蓋吾

少則侍故光祿典簿東溪翁游先生爲翁最少子讀書明道理恂恂退讓長者岷之人方以父子列近侍奉　人主御食爲一時榮而不知其所係至重而甚要也先生之伯父故恭簡公講業東南爲世師表嘗授先生經於童子時聞所著有周禮沿革者雖未全而天官一書固鐵楗三折矣吾雖未獲盡見之竊意其於宰夫之職重且要當亦無以大異先生辛以需次未即受當益精其說而俟之異日　天子坐明堂大享以養聖賢先生抱遺書而進必有合也故因其從子大恪請而授簡以序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二十七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

送大中丞荆門王公入內臺序

今　國家所賴以綱紀縉紳統均中外者其重則無如尚書吏部而御史臺實與之頏頡而相表裏其最重而號令宇內則無如京師而留京爲之陪佐大江又爲之襟帶之以故督江防者次重凡中外之所重而後先屬之一人者於治世其人則必賢其人賢則於官於地無所不益而僕不佞求之於一時之賢者而未有合也近獨見吾荆門　公公始以邑令高第入吏部於諸曹靡所不歷踐而其最後長文選考功公之爲曹長稱時事有所鼎革而　公獨精心於賢不肖或直而遂或婉而劑務達其志而後已當是時翕然以公一曹長能使其部重而其遷爲容臺亦以銀臺理兵部黃頒號爲閒局而公所持論鑿鑿破世㲉中閒嘗一使雲中上谷與其大帥摹畫邊備雖老將爲之頫首而公自是受知　人主簡佐留臺督江防事江上下數千里其西藪鄱陽而東藪大海盜發以不

聸而臺所莅遠又時時與撫臣按臣錯即一令下而莫知所適從公至則首覈文武吏之恬嬉者其它一切用柱後法治之吏士捧尺檄而縢稍稟然若在背所謂數千里之遠臂運指應而不收頃刻邏盜遂解起稍起亦隨就捕而公又開四坦洞不設城府與進賢豪士與之均肺腑以故其畏之若姚臧見之霽而親附之者則亟冬之日益公至而江防遂大重於它臺矣公今所佐御史臺其重與尚書吏部頡頏者也即拜日而汾陽之聲伎京兆之騶從能不有所裁損哉第說者謂 天子冲 茂學問三公精白寅亮

以師百僚宮府一體遠邇率職即臺亦不過按故事奉行文書而已何所用風采爲是不然凡使臺不見風采者最治世也使臺不得見風采者末世也使臺得時見風采者中世也以堯舜之際四凶旣以除凡屋可封而咎繇尚不廢爲士然不聞其所舉按何條而其可見者與禹稷諸大臣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而已末世固亡論至中世而馬威卿辟韓君宋廣平李易之之徒始以剛稜伉爽名嗚呼亦豈得已哉公行矣自今而後願公爲咎繇願公以九德之昌言進而共化理天下俾神氣融而爲元氣不亦偉哉籍令

公重臺於公常事耳無所庸贊矣於是公之屬大恭王君憲副馮君善之而請爲公贈

送大郡伯雲溪劉君署崑山得代序

當唐宋之季中外縉紳大夫或坐公私譴而有所左降爲州郡之倅若長史司馬者往往以遷客視之而其人亦往往自廢放毋問其職業而托適於游覽觴詠之間高者虛無其官以爲毋足溷我卑者厭薄其官而不勝其憯悽牢愮之念以庶幾一日之量移即才如元白而皆有所不免觀其倡和諸篇什來往尺牘與廳壁一記大要得之矣至我 明而始不然然

即其名能不虛無厭薄其官而爲大臣器者亦不過喜吏事強力程課亡害而已疇有能以身抗上官爲民請一旦之命如陽道州者耶用經術率先諸生彬彬嚮教化如文蜀郡者耶乃至我雲溪劉君而又不然君之爲諸生試於鄉及上公車所肄程式文重天下然僅於取一第其成進士拜大行奉使不辱命隱然當臺閣選然僅遷一比部郎郎而讞決江南以明慎稱其報命不愆期誤以爲愆期而謫之君又不自明其寃得判吾郡判吾郡而垂三載不遷君又不自明其淹凡連署大邑若無錫若常熟者再而所至一

切就理最後罷吾崑山未幾而臺有長賦吏胥逮君力争之臺曰夫較吏胥之賦殿而加笞責者有司職也不足以辱臺即吏就係誰爲督胥賦胥就係誰爲督小屋賦者請一切小寬之而不省倅請身任責臺雖意不懌有所譴戒然自是竟寬逮矣而君於乎賦訟之間則進諸博士弟子而課試之以至里社小學之秀亦附試焉所褒予次第必當時時談說經術與制科之業不倦也會有新令至君且得代還佐郡事而諸博士弟子感恩德而願受經者若而人而不佞從孫志伊亦以里社小學與焉謂不佞宜致一言之頌不佞不足以知君庶幾文蜀郡陽道州之風哉

天子方用考功法第諸道督學之臣且以吏治貢二千石公與時皆其選也所謂大臣器固饒爲之矣彼以游覽觴咏稱遷客若元白者雖不旋踵而顯融操内外制烏足擬君哉烏足擬君哉

送大叅永嘉暘谷王公改任叙

始永嘉公之爲吾吳兵備使者也其御將則毋抑其體以與伸其才其御察盜卒則務精其選而厚募拾以冀得其死力其治吏則能鉤鉅參伍以見弊而時有所縱舍以與其改其待卑亦則無所不勤卹公在事二歲餘而島寇入犯公勤餘皇載組練蹙之沙而大破之　天子進公爲叅政仍故職於是以叅政才可寄劇諸非使者任而爲漕政爲水利悉以畀之自公以功名起則不能無忌人因緣欲困公以事而公所治理益精然公於職益舉則益不勝忌而會歲行盡漕舟數百千艘悉涸於潤州道中諸當事者目相睨笑之毋所出公第令堰舟前後諸支河口悉堰口無留者一時鼓舞稱頌謂爲神而言路以稽故法而分部吏人晝夜趣河水以益之不一月舟悉出京論坐鐫秩臺謂公實不稽故復所鐫公又爽漕計幸

悉達且將有河患而太倉儲粟可支數歲陳粟皆紅腐衛士不欲得粟價驟減從容爲撫臣計以歲半收直而小寬之於兵民俱便撫臣計雅已定得公言變然具以請言路復謂收直易轉餉難坐公避難論撫臣復上言公實不畏難俱報聞而是時盜賊沈命法益嚴前有刼者獲其人而非巳報上矣當死而眞刼出公爲具實前撫臣以聞而臺不之察論前刼死言路復謂公初誤入之復坐鐫秩前撫臣白公誣甚峻不報　國家雖用沈命法治盜而其格凡監司坐刼起部中以輕重論即刼起而如期獲者勿論且附功

狀始海寇數人要殺塩場官公移所司嚴緝不踰旬得寇而吳閶道中刼傷一郎次日即盡獲之於格當附功而言路前後皆抑絀弗論而止論罪其前疏報仍鐫秩而後疏則謫簡之命下矣公方謝一切事杜門取進止而余啗之且笑謂公使者所轄四郡一州十七邑之地皆負江海以與島沙隣而中爲南北孔道五民之猾數之而又日示以可欲即使百使者蛾而率能羆之士晝夜而寄于陬亦不能保不盗也公笑曰吾不能保不盗能保盗敗耳夫不必百使者即一使者而居要害之地專精其職而不掣其肘何盗

之足憂夫以一使者而綰十臺四郡一州十七邑之職於其間上責授事而下責受事分歲力而道途者九之其謁叅七之拊循二之而已分日力而案牘者九之其上臺六之下郡邑三之而已即竭吾足而不能無責於道途也竭吾目而不能無責於案牘也吾憊矣且歸陽羨矣蓋命夕下而公朝出舍於舟其喜色溢大宅也而吾州衿紳之大夫有觴而泣於滸者鄉之父老不及衣履而慟於郊者介胄之士慟於百里之外者而其顏若槩察使季君行太僕卿徐君右諭德王君輩則謂不佞有以叙之不佞所見者跡

耳夫惡能悉公第竊謂　天子與公卿輔弼之臣非不悉公功狀也又非不悉公竭力而　國計民瘼之是賴然不能屈二三言者之論而竟至移公者其意緩以收公之用而迫欲全之也諸臺使之悉公也甚於内然而不能挽一二言者之論而留公者亦此意也諸縉紳介胄吏士父老之悉公也甚於諸臺使然而不能以死請者亦欲善公之去而冀公之來也公其專精神輔飲食毋遽忘我吏民　天子一日思公治效與公卿大夫熟計而俾公開府吳即二三言者且幡然而謂吳非王公不可何況其它哉公它

善政多至不可指數有祠而記之者茲不叙

掌教金華胡君元膺獎序

胡君故以文學應歲辟然其爲吏部選人應高等兩補大郡倅而偶用于陬之譽當謂吏部惜之得掌吾太倉教事太倉既天下雄州其諸弟子彬彬枕文又爲東南冠胡君之始至也溫色而進之册問束脩贄爲閑習禮容考校經義文成則又使之言志以覘其低昂之嚮而財成之諸生益翕然稱服矣而胡君顧以倦游奏記諸臺使乞歸諸臺使咸慰留之而最後鹺御史滿則下書亟稱胡君學行規條種種可嘉其

今有司以禮幣示褒於是州大夫會稽張君始新吾
州之學舍顏其後堂之楣曰振德而宅博士從諸弟
子東帶褒衣來請余謂振德之楣甫揭而胡君之獎
適至故君道尊而業彌凡鼓舞勞來所以振德者非
欲施之胡君欲胡君體而施之諸弟子也吾聞宋之
初始設郡學宮以肄博士弟子而安定先生瑗自吳
興移授吾蘇其所行規條為一時式而諸弟子去而
為名卿大夫者比比胡君豈其苗裔耶何其教之似
安定先生也今天下人才遠腧於慶曆皇佑間而
天子數下明詔更新約束吾州之豪傑又有不待文

王而興者胡君振德之績報即館閣監司且虛席待
而奚一臺獎之足賀也博士諸弟子曰固也請以語
胡君與君交勉焉

送按察使脩吾馮公之湖廣右轄序

當萬曆之甲戌而盜驟起江上剽無湖庫都下為震
動一時節鎮監司皆有所徙置而脩吾公自晉臬入
賀　萬壽執政者才之俾以故秩填太平監督五郡
公至則設方畧購募盜先後授首所剏設軍令旌旗
壁壘一新材官劍客惴惴受約束恐後或者以李臨
淮之治朔方兵不是過也亡何而徹之屬城用爭賦
閧公徐出片檄解之皆慴伏莫敢枝梧事遂定一切
治理流傳近遠而吾郡與比壤縮轂江口其重倍於
太平而盜數則徙之財賦訟獄則又徙之諸議者咸
以為必移馮公而後理而公合前後秩踰七歲乃特
超公為提刑按察使俾寄祿楚而監督吾吳四郡會
代公者以守邊撰不至公兼督故所部自如當是時
天下之寄重飭兵者莫吾馮公若其秩峻而望隆者
亦莫吾馮公若吳民拭目滌念以待公公至之明日
悉罷去無名供及一切不急之役爬搔兵弊殆盡大
率將無匿卒卒無匿食至春汛公出一語而環海數

百里翕然而聽命儲胥若增堞而餘皇若增翼者其
文吏廉平無害公則優假之俾各盡其材用屬歲祲
而公所居部為吾太倉尤甚公所以綏頓臺使百方
冀得一請命沾升斗惠雖格不盡行民之愛戴公固
冬日也居無何而公擢右布政使遂直為湖廣縉紳
衿裾之士相率而詣不佞謂馮公之始來也凡再易
鎮而猶為治兵使者以重吳也其峻而秩按察使為
吳重焉公也重吳則曷不少留馮公以惠吳為吳重
馮公則曷不以中丞節畀馮公而使之衰衣南土也
且夫楚雖號大藩猶閒地也右使雖稱貴重於它官

猶閑秩也似非所以重馮公也不佞謂馮公之來也以望而其遷而去也以資望重則不能無徇望資深則不能無徇資今廟廊之所擬要鎮者若干其當是任者若干而馮公之指首屈焉子知馮公之以右使去也安知其不遂以中丞節來乎哉又安知不以中丞節開府楚乎哉於公行第浮大白而請曰公行矣武昌不佞所舊游地也踞黃鶴頫鸚鵡而蜀漢之二江合焉汪洋浩瀚浮天無畔則公之廣心大度與謀也大別之山玉峙嶷然歊雲蒸霞則公之重器宏畧與謀也如公之遂開府楚楚人福也不然而有意於

故吳哉不佞當從諸弟子竹馬江之滸矣

送州牧仰松張公遷淮左史序

張公之守吾州也蓋自諫垣謫而歷丞令以遷云公之遷雖自通山令而其前為令高第則常熟常熟之距吾州不百里以故州之吏民習聞公之風猷約束爭以其誠輸公公甫下車而於閭左土田之腴瘠燥濕若其夙所蹊歷者也買人子之乾沒與吏端之首鼠曙之乎若鼓鏡也吾吳賦最重故事守坐堂皇敲搒竟日夕至有斃杖下者而公第取一二大豪警之曰與而約以其期完不者吾立籍汝其大豪惴恐如約以次第及中小豪而姑緩單民之以畝晰計者故公之搒不過十而賦額登踰於舊諸訟人至庭中不數語立剖人人自謂若神明其褱者第畧施之檟楚或付三老持去不貣贖而至中豪以上重足庭下背若負霜雪矣即公有它出或謝病計所積案當十日而以一日決之不爽其治理一切流傳它州邑往往藉公為重而公以間召故所知或輕舉過之輒命酒曰可以大斗勞我矣酒酣耳熱談說天下事若指掌雖不佞亦謂公一旦握諸邊虎符可以飛尺一而書胡甌脫之地而乃傳有遷公為淮左相者國相雖秩

高於守而事寄則稍輕聞者咸惟之意公在諫垣扼腕而論朝事若不能無牴牾哉夫賈生之傅長沙則絳灌為之然漢法諸侯王相秩中二千石傅亦二千石重於守而賈生獨以一卑濕遠外故侘傺無聊至於弔屈賦鵩溺死而後已何其狹也乃張公殊不自恨曰吾得長有王門幸甚即絳灌誠難我我奈何重自侘傺以供彼之快夫以吾家子高之賞罰分明見忌輒取與夫越法縱舍有足大者賴諸公之力時時有之然子高用高第守山陽人主使之陰伺昌邑狀其所報陳不免有許媚語而不佞當顯信親睦之朝

擁銅墨曳長裾而爲　賢王輔我不能若子高衿稽從吏車數百兩而守王宮窮窘蹤跡然至飽飯眠舒有不須曳適哉不佞乃前浮白公曰吾始而得公材今乃得公器也夫太阿之劍出匣而風霜距發剸蛟龍剸犀象及其入而佩君子之躬折旋周旋雍容如也吾故知公之爲器大也淮之初封有王榮者爲右相　仁廟召而爲左給事公今以左給事往爲左相夫世事若循環然遠不見子高近不見周恂如哉諸大夫曰善其敘以爲公別

贈別汪惟一序

新安汪惟一生毀家而業古文辭嘗以師禮禮故人徐左使子與已北走濟上禮李觀察于鱗如子與已又東走吳禮余如于鱗余固謝不敢當而是時惟一所推賢者汪司馬伯玉所慕說者余弟臬副敬美及吳大參國倫已又久之而子與卒官江西惟一自家奔哭于江西弗及則又奔哭長興之廬歎曰何以報夫子地下走謁余叩頭以子與婦之命請曰願得子一言以文麗牲之石余謝不敏謂惟一嚮者吾入嘗哭子與業許之矣待其家以狀來夫豈惟余言將七尺之贔負與書力任之則又謂惟一如斯而已乎曰不佞歸而以墓中之石請吾司馬如斯而已乎曰不佞之侯司馬有成諾也治舟而之江右謁臬副以傳請溯江而上至楚謁大參以誄請及不佞之未辱鞿蝗而有以復夫子也蓋惟一之留余里者且兩月而子與之初稱子者自以子去而其子來稱嗣孫者少孱畏其大母姊又無所謀狀久不繼問惟一內煎迫舌爲燋卷謀復走長興趣其家狀且行矣一時諸友生義其爲賦詩以贈余聞夫楊子雲卒而葬安陵坂上所厚善獨沛郡桓君山弟子獨鉅鹿侯芭君山爲斂諸公賻起祠塋芭負土作墳而已亦未有以文之

自楊太尉景萬者哀三老王封丘輩之殁諸門生故吏乃稍能於所謂麗牲之石爲辭以紀而碑陰則皆識其門故名氏以昭示永永且以愧夫翟公之所謂交情者至崔子玉之傳張河間蔡伯喈之傳橋太尉陳文範郭有道則爲之後者或其徒又能以天下之文文天下士其文與其人兩相待而成不朽亦難矣哉千餘年而得惟一也然子雲之厚善獨桓君山其門弟子獨侯芭討其所受爲於子雲者不啻深而所報僅若此子與厚善滿天下其束贄而稱門弟子當亦不下數十百人而今乃僅一惟一何也顧其所受

蓋不過詩酒談笑之緒非有太玄法言之受而惟一者得墓碑不已而又欲并得夫志銘傳誄以慰其師地下所稱報又何如也王封丘之門人有杖而斬三年者其徒或以爲過惟一寧爲三年跡而已乎惟一行矣諸友生業賦詩以義之故毋乃曰市義哉則非余所望也

賀大宮保大司空印川公治河功成序

潘公之卧吳興三載所而　天子思公治河功俾以故節撫江右久之入爲少司寇未上河徙奏決　詔超公爲御史大夫領左司空以軍興法治河得便

宜從事諸河隄使者自青縣而下至黃縣皆聽約束公乃大集群吏而詢之曰今者與若治嚙丞也夫潸河之有南北也淮實爲之其北自徐而南抵淮則皆受黃河之水黃河溢而旁決則淮以北皆魚而河之故道細而不能漕淮河得黃河而浸益巨其尾閭洩於海而旁入維揚之漕河其半受淮之水尾閭壅而不時洩則旁入者怒而潰淮以南皆魚而河之故道與決田共而不能漕今者與若治嚙丞也或對曰北河決而河涸不能漕也姑棄之其決可漕也則加導爲淮挾黃河而下莫捍也將爲支河以殺之乎尾閭壅矣其泥百里誰能鑿而舂鋪也將別爲道乎公歎曰不然棄故河一棄不復也因決而漕易涸也開支河河不兩行也別道海壑空不易也吾其先疏尾閭乎則又以鑿而舂鋪難之公乃操輕舠循海口周覽而歎曰吾得之矣夫河多潰而不入海者海以涸相逆也河性猛而不能決涸而入海者以多潰而力分也欲疏涸則莫若使河順流而力專欲河力專則莫若高堅其隄埽欲防河之善潰則莫若於隄埽之外爲遙隄以郭之使潰河有所遏而歸於一議者塞公乃借督漕少司徒江公具以其說上請　天子覽

而是之與今相國張公謀下其疏大司空大司空熟計利便上報可公繇是大庀郡國材力盡淮南北而畫分之謂郎中余君汝宰若屬維是淮北桃源古城之南隄及遙隄增築之決口塞之當爲壩若閘者治之謂參政龔君汝宰若屬維是徐邳之役視如余謂參政游君汝宰若屬維是靈雎象山徐州之役視如龔謂臬副張君汝宰若屬維是桃源之北岸至徐州南岸役視如游謂臬僉朱君汝宰若屬維是雎寧之南岸役視如張又謂郎中張君汝宰若屬維是淮南高家堰而北出閘沿淮之隄增治之決口塞之當爲

壩若閘者築之謂主事陳君汝率若屬維是清江浦之役視如張復謂前臬副張君汝率若屬維是淮安之新城北舊隄柳浦灣高家嶺之役視如陳謂臬僉吏君汝率若屬維是寶應之役視如張謂楊守虞君汝率若屬導高廟至儀眞淺謂淮守宋君汝率若屬治汝郡之閘若壩既僝工公乃偕江公往來拊循之諸君亦自勉與吏士分功眾築間不浹歲而告成事大約省費什初額㫖十之五役夫數十萬無饑寒死者河率由故道迫於隄而不得潰則專力以之海海若埽而闢者河得海則不務怒淮以南諸州邑之浸

盡出而爲南畝　天子嘉河之後也與歲漕之登額也特進公大司空加太子少保予一子官賜白金二鎰而殺文幣四各有副江公遷如公故官而余君游君輩亦以序受顯擢諸吏卒褒賞過望於是二三君子相與稱公之石畫而荷公休以不佞素習公走幣數千里徵言以爲賀公後先凡三治河河功輒就而其再治而再報罷也不佞定以前叅政馮君輩請而贈之言今者何能辭不佞益三復公疏而歎曰純臣哉潘公也公之最後命加重矣　天子委河政公舉大司農水衡賦而聽之即公胡不捐數百萬金

錢以因決而爲新河張大其功伐樹入赤碑而命之曰此潘公河也即又胡不捐數百萬金錢以別鑿尾閭之口而張大其功伐樹入赤碑而命之曰此潘公通海道也顧屢屢焉即故河而惟左右隄之是飭率之河海之壅闢而漕不病乃其告成事不過曰借水攻沙以水治水而已推公意寧不獲以其身當上賞不欲使國被害費而河卻實利於戲豈不亦皦然純臣哉不佞嘗讀河渠溝洫諸書終始西京二百年所治河不過能避河害而已自用守番係言而山東之餉罷未有能引之爲利者夫以孝武之暴悍必罰而

汲黯鄭當時塞瓠子之決輒壞而罰不報其後使者王延世塞館陶金隄之決功至微勘耳賜至秩中二千石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甫二歲而河復決大將軍鳳言之而不以讁延世及再塞而復拜黃金之賜如昔彼其黜罰崇賞視軍興令獨天淵殊者豈有私故哉以河變無形而功不易也今公所告成事不唯去河害而長有河利且　天子坐明堂享六服咸無所不加而肺腑咽喉之地得潘公爲之植公縱不自名功所褒賜毋論延世輩又何下陶唐之於姒氏哉不佞竊謂公之功一世功也其言借水攻沙以水治

水則百世功也聖人復起不易矣諸君試以賀潘公且質之

送州學正胡小愚先生之淮藩教授序

胡先生之自鄞倅而司吾州學也甫一月而臺使之旌至諸博士弟子相率而請余乞言以贈余是時未能悉先生而姑以先安定之所以教吳興者期之又三月而諸御史之獎㢠至無間牘諸博士弟子之頌無間口第其大要不能過二端謂先生工脩學官廢須布束約飭比綱宷則追列其郡政而意其足以當百里寄謂先生粲然文用邦君大夫所藉手章劄序

記之類日益月新則推緣其經術而意其足以當六館選居久之先生竟擢淮王教授諸博士弟子愕相顧曰諸御史與余哉其所以旌先生何也而去爲王國官夫豈一郡邑不足以當牛刀而蕞爾曳裾讌解之是擬卽斤斧爲旋哉夫出先生緒藻飾三吳之豐宮尚有所不足而僅以一宗戚揖讓之大之不能發廣州之對次之不能授臨卭之簡而使先生嘿嘿以老何也或曰不然夫御史信先生者也銓曹者信御史旌者也今乃不信御史旌夫天下名爲治平而好緣飾名爲急人材而緣其要以故不能盡先生然豈亦以先生吏宦久中有所不快故捨而佚之耶先生第往矣吾嘗督空同氏書其父吏隱公名士也而教授王門十三年時時晦酒歌曰人欲爲廉吏吏殃及子孫人欲爲廉吏吏窮餓不得行我今旣不爲貪吏又何可稱廉吏王門之下可以全身避世是故居卑者挫榮者也夷俗者淸質者也夫此優孟之所述而東方生之所托寄者也蓋未幾而空同氏出竟用吏隱公聞天下今先生不食酒時以文自娛而諸子之業空同氏言者四矣其何能終晦先生先生第往哉吾又聞淮之諸侯王雅好士而以攝宗正條不輕爲

奇衺之嚮縱未能及對授簡蹁臨卭而望廣川其待先生寧至作左吳輩觀哉先生謝曰可以往可以毋往吾道然也藉如子之所期先安定彼豈假守爵宗位稱哉毋問吾往問吾道可也遂長揖而別

送按察使顧齋徐公遷陝西右方伯序

當嘉靖中不佞以一乘車游齊魯而是時公什爲而守泰安泰安齊魯大都會公斤剖理解其刃若新發於硎而光攝於十步之外蓋泰安治聲籍籍冠東諸侯遂晉丞吾吳郡而不佞已解事里居得以縱觀公之爲丞丞所任雖少簡於守而吾郡繁當泰安十倍

公所操舍不盡如其舊而斤剖理解其光耦於百步之外諸屬郡而爲一州七邑之吏民爭言丞而不復言守至相謂曰丞奈何不遂守乎户何公遂眞爲守庭之所受讞兩造大小毋下數百千人不崇朝而空之賦訟牘案滙爲吏弊庫藏出納猾爲姦藪叢若山積滌若氷渙蓋公所措置在咫尺而照及於幽陬部屋之下其筴在俄頃而惠成於數十百年之遠即云諭吾吳其環吳而爲郡者三諸吏民爭言吳太守而不復言監司至相謂曰 天子胡惜一璽書不令公遂有四郡乎而公拜山東按察副使徙鎭彭城吏

民乃相顧歎曰公資高矣吾四郡不能復有公矣然公竟用他故忤臺得報調自是歎蹷數起者十五年即吏民未嘗一日不心在公而公以大參行治邊吏民相顧歎曰公資益高矣奈吾儕望者何而公一旦以觀察使仍行吾四郡兵事吳之吏士以及父老紅女踵相躡而出逆迓者郭遠者境之外至褰車帷而視之曰果吾父耶是毛且二矣而顏甚壯相率加額讙呼乃去當公之甫下車而吳大水所至成巨浸濡首之民強者持白梃而睥睨積藏曰吾曹旦夕鬼唯力之是視而睱討其宅公第以一一檄諭之曰縣官行

賑若且有厲禁擾奪至斗粟以上立死民讀之曰公不欺我即死何以見公遂一夕解散而吳閶大盜故宿南北奸猾探赤白丸者十夕而九公至而俱怗然其請賑卹蠲省發之雖郡邑上之雖兩臺而公一人實斡持之每得報聞省可輒喜動顏色以示人蓋公慈仁發於衷而動於表若此不佞最後解鎭得復謁見公公剖藩籬去城府而出其所謂青天白日者徐而察之則若含光承影之爲刃其芒盡斂而幾希乎不可覩矣公眞變化達人也哉第吏民之奉公僅一載而公遽遷爲陝西之右轄以去於是復錯愕相顧

曰 天子幸惠我公而又奪之何也且陝與吳孰重則又自相解曰尚猶有開府在夫爵者吾儕望公之爲兵使者幾十五年而竟得之今者公位益尊資益積望益重是寧不可以歲月得也於是横海濮將軍及朝諸大校而問曰公去若若安所怙乎哉諸大校曰固也前公而使者色借我我曹才者得少伸而不才者因而有所逞其縱濕束我我曹之不才者戢而才者至今不得吐公褁之而後我曹始有怙也公今去我奈何則又曰尚猶有開府在濮將軍乃請於余求所以贈公者余姑以吏民意答之而爲賦袞衣

之篇曰維茲竹馬于江之滸將袞衣來毋或狃汝若
陝伯固周召二公之所分理也公不暖席遷矣吾可
毋贅矣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二十七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二十八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

送大中丞小溪孫公進臺秩撫蜀序

孫公之撫吾吳也不三載而政成　天子嘉之俾以中二千石秩移撫蜀前是公以吏部郎握銓銓稱明則水鏡矣佐廷尉廷尉稱平若矩槷矣中以不工事言路譴謫而泰歷藩臬稱名藩臬矣其起而撫吾吳蓋旌之也公之至屬大水遺地半甌脫比屋流徙

公晧晧飭郡邑拊循之稍寬催科之蠲法而歲額亦不廢久之公乃上章請悉蠲其舊使民得精意新賦報可於是三吳所蠲亡慮數十百萬石懽然雷動而是時有妖僧起京口其所搆結遠邇牙蘖幾若漢之所謂三十六方者公不假聲色而剪刈之第取其首惡正法而已人或謂公鉤累其黨與則鹵夥鹵夥則功大而賞可重公歎曰夫此之謂夥而何以鉤累為蓋公疏上而諸公舉手相賀於廊廟間而格於公之疏而不得大差次其功賞然益歎公為純臣所以倚注益切公為政務持大體其馭吏若嚴不可犯而坦

然推腹於賢者體貌士大夫藹然周詳若可狎而不能以毫髮非義奸庾廪與校卒共之亡所靳而至於法則不為一切縱舍至郵㕛扞患與間關請命有味乎言之也以故饑饉𡇄作而赤子將其腹以待哺而亡敢有怨聲腕巾之變起錢塘與吾吳一衣帶水而校卒俛首於戈戟之下亡敢有驕色萑苻之傷地抱鼓朽於亭障而不聞擊赤白之丸稱於惡少年之窺而不獲探島寇之餘皇逆折於鯨波之外而不能為我尺寸損公之有功德於吾吳甚鉅　天子固能知公重公且右公秩然胡不以惠蜀之心終惠吳而

遂奪之也夫蜀固重地也在唐則往往自中書出而為節度使或又入而為中書宋之初有執政出制置者制置入執政者紹興而後有佩相印往者歸佩相印者其說蓋有之唐則長安為帝都而蜀則右輔宋之南甫草孟氏社其季則與江左犄角而圖復中原蜀故不得不重也然天下猶稱揚一益二而握揚節者多兼領度支望實故勝之今吾吳之視揚不啻倍屣而中丞所領儲餉當天下十之八於國計尤重夫蜀安得擬也今乃以蜀重吳而奪吾孫公何也或曰天子非重蜀而輕吳以均勞佚也謂公久勞吳餉事欲小佚之也或曰不然　天子非謂蜀佚謂近例開府非邊徼不得以故節進新秩公資望深且重矣其勞於吳甚矣故假蜀節而右公之秩非以重歸蜀以佚歸公也蜀幸自得公耳或又曰不然謂蜀幸得公者固也然蜀不得久有公即無論高僕射言西川宰相迴翔之地且唐宋事遠不可稽近不見胡端敏世寧與張士佩先生乎是皆不久而入佐銓部公又自銓部首曹出者也　天子始將藉公大拜地耳於是吳之屬守丞倅朱君某輩若而人感公宇下庇持是說而質余余竊謂吳人之感思孫公切故所知

僅一孫公　天子視天下才皆其才天下地皆其地夫安得為區區吳蜀計輕重又安得□一吳留孫公第孫公且大拜不遠矣公大拜則請無忘吳為吳擇賢守令為吳請大司農毋格沮　上恩澤民歲歲得賜租吳又何嘗終失孫公哉朱君曰善俾書以壯公行

賀太守斗山朱公考績奏最序

萬曆十年壬午冬吳郡太守朱公考三歲之績業治行而臺使者交挽之將以最聞上而郡丞陳侯孫侯倅王侯輩豔美其事以屬不佞世貞俾效一言之賀

不佞猶憶庚辰春　天子大計吏而吾吳以闕守
報　詔太宰執計諸岳牧可任者久之始得朱公而
公業自名御史出守兗兗為東藩最大郡所隸州邑
二十九議者猶以不能當公才為恨徙而治吳吾吳
隸州邑僅七延袤不能數百里而司農衍作財賦寘
割　國家上腴之半百工技巧織作械器日夜灌輸
京師不絕　三宮百官六軍兆姓之所仰哺即亡論
宅事守治賦且不暇給而公至則靜觀下詢而得其
要日五鼓坐堂　皇朝諸吏部署上下公移就緒已
乃延見儒生耆老問疾苦便盜出謁臺省大僚畢事

造請郵傳使客往返數十里即風雨亡間退而復治
事句校庾藏出納兩造盈庭以次就讞必得其情實
咸抑頑詘譎府君不枉我公度守事與胥俱盡乃從
容入與諸寮具飲食為懽不然即坐堂皇乙夜至丙
弗告欲也自公之為精勤而椽功曹不得為稽故吏
惴惴亡所容口伍伯植立如木偶人有長技而弗克
施雉門之外往往草生食肆亡所規利或相率徙去
一切治理流聞而會國有　大婚禮皇子生　兩宮
上徽號冠服帷幔綺繡供張百倍於昔中貴人旁午
道路咸以責公公為調劑輕重緩急務使毋羅於簡

書而民不擾吳比歲又大水公任其祖庸曰吾在不
憂流徙也鄰省有悍卒譁勢且剽膚公任其儲胥曰
吾在誰敢弄兵也臺使大臣倉卒計無所復之則往
往從公受畫至行之傷郡者為甲令蓋公之守吳郡
垂三載而所上課最百倍於他郡所先後積臺使尉
薦剡牘幾十於它守以邇者考功法格之宅省幸而
得公則為臬使者以提衡百城吏綱紀吾郡幸而不
失公則增秩賜金還治以久惠元元夫公故當入覲
天子臨軒以待而大司農猶有司請獨留公則公之
增秩賜金還治固其所也不佞嘗攷之古自三代而

後吏治莫盛於漢而漢莫盛於神雀五鳳間以人主
委重良二千石之說有以風之然其時太守之位尊
比於三公九卿而亡為扞格之者其去人主一間耳
即人主而下為太守為令長其去民不過三耳以故
上下之勢臂運指使而易為達今據太守之上者曰
監司監司不數人不止據監司之上者曰臺臺不數
人不止人主之勢與太守隔若霄壤即欲而達故未
易也且也漢之大郡慓悍難治亡如潁川以視吾吳
郡所不敢望其名守可數者則亡如趙韓然廣漢之
鐖精能取辦一時而卒以告訐濡其俗延壽能使俗

回矣而身被奢僭名以擬吾朱公固不倖也公盖能
為之而能不為者也藉令縣官以一切便宜悉委公
而毋為之牽制其程績報計豈下黃次公哉少遲之
是必中二千石而九卿高第御史拜相亡難者寧但
次公即近時若金華徐公天水胡公及廣平吳公或
即超秩二品或以三品晉治皆吾吳故事也所願於
朱公者與日功名毋損於治郡時耳盖公昔守東明
令不佞辱周旋以東明為公家桐鄉今者復辱公宇
下稱治民其德公知公固不在一時為紳後故不辭
諸郡侯之請而敘之

送吳令湄陽傅君入覲序

上即位之元二間　詔太宰御史大夫差次入覲吏
計方岳以下拔其尤卓異者躬宴之別殿侑以白金
綵幣一時寵藹光大其事爭自奮砥礪以希非常之
典而自是有司稍稍怠於奉行盖又十年而為癸未
復當述職　陛下方以　兩宮皇子大慶加霈海内
數申飭吏治其於宴錫旌異之典將必有赫然加其
舊者而吾吳之吏民以傅君其選也今天下之稱繁
雄郡者毋若吾吳郡而其稱繁雄邑者亦莫若吳邑
吳固東南大郡會也亡論財賦之所出與百技淫巧
之所奏集騶儈譸張之所倚窟比年以來其民鋭於
田而諸負山者旱負湖者水靡有寛歲吏又佐之虐
使義齎操挺而桑孔握筭其民不勝誅則姑為宴積
以應之而黠者乘其隙得肆其口吏與民交相厲而
成俗即吏又不堪覇或思以柔道平之則民又狎而
生易心歲課輙不登逮繫不就羇蕭歲而亡可上計
者乃傅君則不然君之初至而其下猶以北人竊少
之君已得其隱與弊所由孳毋一顧問即素老猾舞
文者倩見膽破君雖和顏色而道之盡靡不惴惴負
霜雪盈庭之訟不待兩造備而片語立中窾咸傾吐

折服以去然君仁心為質多所縱舍毋謂吾邑無說
辭何所藉斤斧為其於歲賦受役往往先拊循而鼓
朴後之民亡不感悅思效以故課額畢登顧脇於它
工僱科者今年大水吳獨不為災均田之事起諸郡
國不勝于騷之役而吳獨不告擾君又以其間延禮
耆適登文士與談說經術土風俯及辭藻益優優彬
彬焉諸父老子弟竊指目君以晨夕鼓嚴則傅君儼
然在公獄賦役傳教聽約束靡不誇得意其兩臺監
司守倅一視事則傅君又在凡所建白靡不為破顏
皇華之使接淅於郵傳則傅君又在搢紳有所造請

則傅君又在以至湖山文酒之社禪伯衲子之宮前令所不及問者則傅君又在君豈其神人耶何以能分身立應若此也予謂君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則庶幾卓密縣魯中牟哉乃其才識斷割朱桐鄉王洛陽之倫與德合而出之而曹父老子弟所見何淺也今茲君入必奏課最最必第一人　陛下必循元二之典以宴錫方岳諸侯君必首與首與而秩未深當再屈治吳吳抑何多幸也予生不識君顧老且倦筆硯然爲歌詩以贈者再矣今復因朱太學恭臣之請而叙諸君之詩得無贅乎哉夫生不識君能以耳爲

目今且以心爲面卽老且倦筆硯爲傅君一破例可也

送趙汝師太史還　朝序

故相江陵公之有父喪也　詔奪之仍視事或曰非上指也以非　上指故衆更惴惴履相躡莫敢須言其非而九卿言官至有具疏請留者時趙太史汝師江陵所造士也歎而曰此曹子卽有胸無心嘿弗發可耳而更變白爲黑如國是何既而曰吾安忍遽負公小侯之奠公之尚能以歸請也既而日朝江陵受所察之無歸色乃又歎曰吾不忍公乃遂忍負天下

且夫李南陽相而扳羅彝正於公車爲第一人南陽之有父喪而奪也彝正攻之彊辨之悟當是時彝正計以幸而聽則南陽與天下之父子俱無恙不幸不聽則天下之父子尚不與南陽俱亡蓋百二十年而中外大僚臣金革無有奪者則彝正力也今夫江陵公師尹也天下以所借以口實者也藉不聽江陵公歸易耳而奈何使天下之父子復之百二十年而更失之我寧負公不敢負天下於是與所善吳太史名上章論其事件　旨賜杖闕下削籍爲編氓趙先生既拜杖歸數過余余問之不荅第曰事往矣有沒齒

耳何以市所舉成我名時爲江陵脩郄者猶數伺先生間先生夷然安之唯杜門讀書爲古文辭書無所不窺而古文詞益高上者薄七雄跡先秦而呂羊乎西京之圜下亦能躪昌黎河東然未慊於志數就余揚扢余不肖名久溷人齒舌間先生獨汰而拔之蓋嘗信無涯之知妄欲寄其身爲世後物先生不以爲誕襲方外之跡雖猶強儒衣冠而畧其行先生不以爲詭則衡門之服月得先生跡一焉先生不以爲數也適者江陵捐館其宅事盡覺露　上乃采臺諫言至爲出御筆引誤聽奸邪小人之罪罪巳而悉召用

趙先生等於是天下曉然知嚮者雷江陵與所以杖先生謫先生皆果非上指而先生意忽忽不欲出余乃言曰毋以為也　主上不惲引誤以伸先生高誼而先生赧焉應之則不恭且夫所以擿江陵者為不子耳先生不行彼且以為有父子而無君臣趙先生曰善請治行余復進曰先生所明者禮也非得已也慎無以有之先生亦知夫羅彝正乎且貪貧難進之操具耳者趣其高及退而歸隱于金牛之山乃欲以國執飭其宗身歿而名不免何者彼猶有之也趙先生曰善請無以一端蒲余乃復進曰雖然先生亦無

遂無之余不敢遠有證即嘉靖末而天下之攻分宜相者猶之乎蓍蔡也及其起百死服大僚比比少有盡竟其所學者也且夫江陵之始入臺坡其侃侃持正議亦先生流伍也忽不知其至此者何也貴而遂無之也趙先生曰善請毋含而蕩其岐余乃又進曰名者忌之幟也氣者爭之蘖也好惡者窺之竇也先生固無之加戒焉可也忍者藏機之淵也寬者集事之府也綏者受筴之的也誠知先生所鏡加勉焉可也趙先生曰善請一切受教余退而語客曰夫趙先生者四問而四嚮應不窮是必大拜拜且不徙矣

贈周廣文先生膺獎序

明法諸臺察得舉刺所屬其資與望實稱者舉次則獎獎固舉之漸也然上之人往往精於守令以上而畧於其下下之人計以無所之則僅有循謹苟祿而已其黠者又往往畧於治下而精於奉其上乃若師儒之職上不為苛法責之然亦不為異等待之或以年或以格或以要人有所推轂苟取而應此二端而已而居是職者亦不能有所撥振以當其選蓋余自舞象而游於校宮以至晚居里閈四十餘年而師道日趣下中間諸博士祿薄且不繼不足以養廉則往

往問之諸生諸生貧不能具束脩則相率而辟匿不肯見槓楚未及施而訶讓則已滋起紳襟之交益斷斷如也久矣舉獎之不行於校宮也夫胡寧不行行而不中窾猶之乎弗行也今者乃得一周先生先生鄉邑人也為人溫溫金玉長者而中實介皙吝取予其讀書精經術而不示博屬文得作者旨而不示工以此數困場屋然後進多師宗之日者臺使合諸博士試而登之京兆獨㮚然超楚顧不自崖異毋論徒手吾未嘗無誨焉以是諸弟子歸心先生故事諸弟子補試臺者以博士借則就諸弟子穀先生弗就諸

弟子穀而諸弟子有病不良騎者先生騎而舍肩輿輿之又陸鐘山嘗以束帛贄既暴疾死先生歸其幣而侑之兼金以爲輀車脊諸弟子益歸心先生每入而考德問業爲講說亹亹間以一卮酒一盂肉佐倦毋不陶陶然自謂從春風中游蓋入橋門而昔所謂斷斷者見其欣欣也曰盍歸乎來哉而今而後庶有師也未幾而臺使者之獎再至矣格吾知其能弗論不知採之年乎採之推轂者乎將如後所云採之文乎採之諸弟子欣欣者乎昔子夏居西河而西河之弟子以見尊重於國君漢興儒林叔孫通胡常匡衡

翟方進歐陽歙戴聖鄭玄之徒所教授弟子蒲郡國間譽成而上達有朝脫韋比而暮侍黼扆者先生今獎未已且舉舉且大用矣雖然不佞竊有進焉夫學不厭教不倦天下以不厭不倦而歸之智仁未有能採其所以學與教者彼所獎先生皆膚屑也先生能採其所以學與教而彼能採之然後成其所爲獎即以是大用可也蓋先生之高第弟子[redacted]與余善欲得一言爲賀余竊快先生之獲獎與宅廣文異故不辭而授簡焉

賀御史大夫兼左司馬峴崍張公平難峻遷序

徃浙師之暴伉而厲其師也　天子乃命銅梁張公督撫云張公業已爲右司馬自樞廷出外使宜稍優之不當後稱右乃裝公仍右而特許便宜從事便宜從事則其重有逾數閫之貴臣所不能得之於上者而張公獨得之公於是亟乘傳徃甫至境而市人亡賴子習於師暴伉之利而師之輭度無奈我何則相與嘯聚竿旗挺刃爲不義公聞而亟驅之勑約以法不聽則单車諭以利害則姑陽聽而其虐劉益急焚剽自甲夜達於旦時悍卒已前發有事海汛而餘一軍猶在公乃密致其豪傑赦之俾賈勇以擒諸

亡賴凡數合而悉破擒其首惡五十餘人誅之餘一切縱舍郡中外皆帖服而悍卒猶人人自疑禍及公雅大度豁然若弗問也者而第具所誅而民狀以聞天子大悅賜公飛魚服一襲白金一鎰飛魚最貴服入座大臣所不敢望者而獨以賜公亡何島夷來犯公勵樓船將軍逆擊敗之賜金如前文綺三而公前撫上谷所脩邊大司馬列上功獨最進秩錄一子入冑監又以滿三載最錄一子如例始公下車時頗已詗得悍卒倡而懼其驟或因而生變則姑秘之餉賜加等至於扶後期懲不悋亦約畧如平時居數月公

度其大衆謚而肅感服無異心一旦掩捕七營之黠
營各一人又捕其魁二人立梟之轅門而赦其一營
之萌効功者且撫其餘衆曰爲此曹子幾陷若等於
族族耳猶爲不義鬼若等今高枕矣衆股栗不能答
已而大悟且泣且拜搏頰指天曰畢身不敢負公蓋
郡中外再呼酒相慶也已而十一郡之吏士父老呼
酒相慶也已環浙而郡邑之吏士父老呼酒相慶也
是時　天子以公久勞于軍進左司馬還公部而
公奏適至益大悅超拜御史大夫左司馬如故世貞
不佞辱與公肺腑者三十年而久公之出治浙則數

數詢問得其事獨詳蓋夜悟然而枕晨躍然而筆之
使使相聞不佞既急公而家隣浙有脣齒之憂以故
篇以爲張司馬平浙二亂志篇之簡而失之後知爲
浙之七人所梓集以備太史公之副至是公之屬都
運牧守而下若干人以　天子之所寵靈公與公
之所以報　天子其遇合爲甚難公不動聲色而
坐掃腹心之疾措全浙於袵席其功爲甚鉅非不佞
不能悉於與當公意盛夏走使五百里布幣授簡起
不佞於疾而強之言不佞即有言焉能果當公意也
夫公之材與碩畫雖更僕未易數然其大要在搏大

恢廓推腹不疑而其惻怛懇至仁心爲質又有以感
動鼓舞之夫是以其下之悍者讋其氣而甘爲死黠
者剖其私而樂爲用殺不爲殘舍不爲弛至於深謀
勇斷用速能審用緩能容如不佞志是所稱者毋論
當公意與否庶或一二悉公廼不佞於是竊有感焉
昔在唐季大曆之辱絳州行營判刃都統腹以求帥
而河東響應焉人主起郭汾陽於閒廢授之符印足
矣而遽爵以眞王及汾陽之鎮果結縛其首禍者而
河東亦獲伸三尺法當是時唐勢幾振而不聞於汾
陽有所褒賞且以程魚之譖而遽奪之河北之驕兗

自是輕縣官而易置節帥若嬰兒之在股掌故幸而
法行則爲溫造曹翔而傷人主恩其他爲河北則皆
王廷湊朱克融而傷人主法　明之嘉靖殆一二駸
駸焉今者　天子熟知公才而寄之斧鉞顧陰重
其權而貌若輕之以爲萬乘之尊不欲與一夫較勝
負者及公一伸法則一加賞再伸法則再加擢而宅
橫海之馘級睥睨之創增有奏必錄惟恐其不足償
天子之急公重公如此海內乃始知　國威之必伸
與用賢之勿貳其善將將豈不眞越大曆萬鉅哉在
易泰九二繇曰在師中吉王三錫命孔子係之曰懷

萬邦也江漢之詩王於召公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之土田及虎拜稽首而曰　天子萬年夫以人臣師中之吉即歸德于王之三錫及王之三錫推其心即以爲慷萬邦致其頌即以爲享萬年而人臣不與焉不佞以是頌張公而歸之　天子庶乎其有當吾於是都運某牧守某乃復曰子言之善第張公於浙所奏請寬卹大小條以數十計所計處海鹽綏靖士卒仁政復以數十計春生之澤大沛於秋殺之後浙自今食公德世世爲而子不之及何居不佞謝曰吾蠡而測公僅能得其測者且也昔以

野人志公事泄之公猶負慚色而使我儗諸君好頌公寧復能有加哉請姑以是爲公賀

送兵備使者及泉李公遷浙江參政序

李公之自吾吳而旬宣越也則以州大夫邑侯請而效言矣大帥張君儼然而造曰毋若子之工言何不穀固有請也日不穀之從長鬣者以操餘皇於流滸而不知所嚮也公實指南我不穀之從于蹙者以備儲胥時惴惴焉公實版築我士飽而嬉不虞於祁寒公實衣食我譬之室廬公司苫覆我則偃寢惟是東海之波不敢嚮不穀牙而鼓者三歲矣夫豈亦不穀之能逆扞其侮以毋干簡書將毫髮皆拜公之賜公今忽焉舍我而大布惠於越我則何敢留公抑聞之里語孺子失乳寧不號昔跛者失杖寧不呼相于幸一惠之言以少紓不穀思予乃曰善哉子請毋忘李公之德而以徼我我則非人能爲子報抑子所稱公爲之餁而子坐饗子逸於表公勞於裏夫是以憪然而不忍氓氓余實竊公之庇於宇下而辱幸公雅是公之嚬笑藉與聞也巷歌森謡獲與和也其覆露吾子厥亦有自請爲子數往者郡邑之貳若長日操切武吏以爲功能武吏咸施蒲伏莫敢奇氣且猶不得

善解制臣熟之固然而不勝矯枉則武吏骿焉而老心成驕謗讟蝟起辛與俱敗李公實衷之俾文吏持體不恃勢武吏畏法不畏謫培者咸輸摧者省惕有之乎張君曰有之竟李公武吏亡扞罔者不穀所以安爲之長也予復曰民不夭歲大爲虐惟是濱海之人相席流殍者不可指數矣公勤辭以請於　上大司農爲減歲賦發賑粟念以不時至則先粥粥之其弱者且死猶曰李公不負我強者睥睨戈戟而復棄之曰奈何不忍旦夕之餒以爲公憂是故歲大虐而赤白九不一探也有之乎張君曰有之不穀偃然而

不虞萑苻者則公恵也余又曰大姦起京口僭國之章以蠱膂公潛運王畧而平之猶誓衆毋株累毋浮獄以希上恩而輕齊民之命有之乎張君曰有之微公不穀方蕪藜杭于而僕僕於江之壖也且不覩必濟顧謂張君何以竟報公張君乃曰不腆宗器以逮寳玉裔華公實弁髦之其敢出諸口惟是吾子之一言以為公行余謝不敏乃從張君借饗公甫洽余賦鴻鴈之次章公曰流徙將有歸矣以吾子之安宅某也與有慶焉雖然其敢任德張君賦蒸裳公曰毋吾故代者亦李公其獄實長我子姑壹志而聽之李公

爲張君賦柀之三章張君竦然起再拜曰不穀服公誨以苟有今日敢忘卽謀於後人公復觴余賦秋高之亂而曰我實懈甲伯而幸假子子言抑何孔碩肆好也余復謝不敏公旣辭乃命車驅而入越

又

前是李公之守吳與也甫踰歲而吾吳之薦紳先生以至里父老驩相聚而詑曰吳守移吳與李公我得天矣其事聞之州邑大夫長曰審爾吾曹亦得天矣已而弗果曰誤耶妄耶將李公薄吳耶又二載則又驩相聚而詑曰吾吳治兵使者爲李公矣嚮非公薄之抑縣官重李公資不當屈之守也又弗果而久之李公眞爲治兵使者於是復相聚曰果得天矣諸州邑大夫長曰眞得天矣李公之爲治兵使者甫三載則又驩相聚而詑曰臺請之上李公以參知政事秩治兵如故矣問何繇曰有故事在然而臺未及請也而李公乃以參知政事治浙之上游三郡於是一州七邑之大夫長相與儼然而造王子謂我曹不獲長奉李公爲恨卽子之鄕縉紳父老亦以不獲長奉李公爲恨因相與論公往者所以妻蠶狀王子乃曰李公治吳與而吳與故號多大豪往往與貴遊相交關

黠吏訟師持良弱之命以爲恒公用趙廣漢張子高之法破散之而顯旌其良者而扶弱者以故治理流聞四壤吾吳熟而逌欲得之然至中家以上猶不能不自疑而稱不便者千或一二焉公至而盡得其狀以吳民雖巧而不爲悍薄而易折節大豪志武斷而未能徹胥滑矜名好脩卽卑者選愞而顧首尾嚼然曰茲豈用重地耶於是一切以寬大鎭靜居之時執政者悍而好操切公獨不操切取簿書期會爲殿最公獨不汲汲期會盜偶發所部司隸賊曹下捕格甚峻公曰吾必不假他盜以自解寧遲之得眞盜乃已

反寇起江湖公盡策悉捕獲之戒勿使株累曰使藉手反者以取功名吾弗忍也公日晏坐堂皇毋所藉耳目即私之亡敢以耳目進者然至蔀屋之下與數百里之外稍涉姦伏必悉之公雖已悉之第發摘一二以示神明而已而不使竟曰不悉之彼闊放然而易爲惡竟之則彼無所容足矣且使庖丁之剖刺皆衆理解豈不大願而頗輕試其斤斧哉夫是以稱我得天諸州邑大夫長曰固也吾曹以職事受約束畢公進之便坐而禮之如客也有小善則誘掖之其未達則諄諄提命之如子弟也退未嘗不沾沾吾以拜

公益又未嘗不慢然而譬以卒負公無而可見公丞倅而下則嘗若一李公在几上第公錄小善護小失而不求備又未嘗不欣然而樂爲公用也日者歲數潦不登李公言之臺以蠲䘏請其辭甚苦吾曹私竊以如非執政指何及報聞得一二升斗之賜李公又爲調停其緩急而先其甚者民不大殍死即死耳而不忍遊萑葦我曹用是下毋虞於叵測而上毋虞於簡書以苟有今日故曰我曹亦得天雖然我曹之不獲長奉李公與吾子輩之不獲長奉公一也奈何使彼三郡得之王子曰天下一家耳吳與去郡不四百里而近李公守吳與時安知彼三郡之不驚而聚詫以公飭兵其地耶我曹幸得公者三載餘矣又安知彼三郡之不時驚而聚詫以預逆公來知其地耶吾吳視吳與易三郡民村而簡於簿牘視吾吳差又易公材大固無所謂難易也人失之人得之將以公爲造物者我曹亦何所營營諸大夫曰子言之善願以此贈公俾公毋忘我曹我曹日夕奉公之大誨以毋顛墮則長若不離公王子乃次其言而觴李公曰公行矣今而後有驚相聚而詫者曰李公當復東袞矣吾土斯言詎不終驗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送行序

送大中丞理菴蹇公撫三輔序

始吾吳之有治兵使者闕也而是時巴郡蹇公業以臬副視齊魯學政轉而旬宣矣則爲之崇其秩曰觀察使以蒞之凡後先之以觀察使蒞者僅三人而蹇公之望獨隆資亦獨積於是中外顯然睨 上意謂吾吳爲腹心地行辟六師之所寄命蹇公之自旬宣

而轉不爲左其秩觀察使不爲右欲吾吳下之久有公且爲仗鉞張本也然僅一歲餘而超拜御史中丞握三輔節以行於是爲公之士民者惘然相顧而曰始破格而以公來者爲有意耶無意耶今又奪公而北者何也豈吳昔者腹心地今乃不腹心地耶解之者曰不然而吳人也知吳之爲天下重不知三輔之爲天下重尤甚知 上之急公於南不知 上之急公於北尤甚何者公所蒞外屛十一陵而內衛神京神京故公唾息相聞地也 上方籍公高拱而治其東北二垂歩武之跡皆與虜共今者雖稱慕 天子威德五單于解辮奉琛其狡焉未嘗一日而忘豺狼之欲非公何以塡撫之南卒之戍軍者與北戍相錯而處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資不能亡差次其志好亦殊幾不均非公何以整齊之于雜而外中貴人戚里之廬産日益如繡居閒之刺踵相接於道非公何以調過之幽薊故多瀉鹵地其膏腴者悉歸之中貴人戚里而民不能割其什一調發獨先而又最繁非公何以袵席之此其視吾吳孰重而其欲得公孰急也且而之所知公者一歲餘耳而不盡知公一歲中事公自弱冠治劇邑歷中外有神明聲以故其始下

車卽威望風采預有以奪其姦驅貪侮之膽而生賢者色渙汗一布肅然若李臨淮之入朔方軍也千里之內文吏洗手奉職武士被霜於盛夏然其心志未嘗不得通於公公馭而拊循之則又若郭汾陽之冊治河中也公有所白諸臺未嘗不忻忻受誨然其大要必經久利便之筴不爲一切新奇可喜公雖行有能奉公之敎守而勿失公固長在吳也且夫公之所代者爲廣平王公王公今進而悉督諸鎭矣王公之所代者爲銅梁張公公今入正大司馬矣人主進賢如不及公之賢寧復有過者卽三輔一節亦不能久

借公而兄吾吳哉於是諸士民皆服而公之屬若周守若朱令如千人聞而歎曰吾曹之不忍釋蹇公寧獨後彼士民雖然茲語盡矣毋能留公矣請書以上蹇公公幸毋忘我曹間一展覜之則若某某之侍側我曹夙夜凜然戴公而履事所負公者有如日蹇公曰善請友勗之

送常博士先生試南宮序

始常君之文奇而見挫公車也然猶得乙榜之第一人來署吾州學事常君既工於文章通曉經術而又家秀州去吾鄉一水而近便習其士風至則以月朔

望之次日考課諸生爲指摘疵垢引以周行束脩之贄不入私室貧不能治業者爲捐俸以給膏油之費又不給則家帑繼之矣戒諸生毋得輙入州大吏庭他所苦踐吏馬復或調發而非分者或宽不獲白者則不憚娓娓以伸于州大吏州大吏唯君言是信以故諸生之行日益脩而氣日益壯常君爲人長身秀眉目善音吐慷慨論天下事不休上官行部見君魁然目屬之矣已試其業工也已又刺得其教諸生狀則亡不心器君薦剡婁上且有超拜而會君以例復得偕計吏對公車諸生之儁素受知於常君者若而人相率詣余請曰是行也吾師必上第當棄我曹庶幾得先生之一言以志不忘夫余之善常君寧獨在諸生後微諸生請余固將有言也漢法郡國以賢良文學應制　天子親策之天下翕然聳動然其大較本博士掌故如董仲舒輩嘗教授弟子數百人明諸功令不恒古而獨州邑博士得射策最古學而仕仕而學而又仕西河叟之所稱若循環然其於漢法不一二可概見耳以常君之學諸生固知之其善教亦知之雖然即諸生之所知僅一斑耳其材大固未易盡也宋之慶曆治平最號爲雍洽天下之言善教

者南則胡翼之北則孫明復至受知宸扆拜顯擢而其究不過一講筵之良而已無它材限之也常君之經術不知於二君子何如其便習國家大筴嫺吏治則大有徑廷哉縣官之得常君又奚啻得二君子於是業已報諸生而爲祖於婁水之上以觴屬常君曰君之先有諱袞者自宰相出觀察七閩能教其人爲文章閩既已知學而顯者僅一歐陽詹而昌黎氏艷稱之今君所教地不能閩百之一而士濟濟爲歐陽生者何眼異日相業成家固有所不敢望也吾雖老尚能執筆以從昌黎氏之後

送督撫大中丞古林王公遷南少司馬序

王公之始下車也前中丞郭公方以事坐調去而吏民謳思之不忘人或謂王公望甚重資甚高將大更約束以自顯見乎哉公曰不然吾且爲平陽侯夫平陽侯非不能爲酇侯蓋得蓋公無擾之誨欲以安三吳吏民志耳其在酇侯猶參也而久之侍御鄧君銜直指節來鄧君精意搨扢所創革利弊不少人復謂王公位尊而寄重宜有以出其上公曰不然吾且爲鄭罕虎夫罕虎非不能爲子産欲以觀子産之材而寄之其在子産猶虎也於戲平陽之爲代與子皮之

爲長粥粥乎若鮮技者然拱手而成漢鄭之治而天下至於今頌二公之德不衰迺王公實不爾公故不欲以所長見耳其旦暮拮据唯民隱之是卹與吏豫之是剔公車令不恒得公疏間得一疏則必深長爲吾吳人計者也尺一亦不恒下郡邑間下尺一則亦深長爲吾吳人計者也歲且侵公度其有侵狀則先期而請貸既得貸而與歲應人以問公公咲曰侵而後請晚矣吏有微譴公必爲隱覆之往往得終譽至於姦墨之暴著者亦不能逃公辟曰吾即欲寬汝三尺不汝寛也以故爲公屬者凜乎若神明之照臨畏而不能爲然苞苴之來望公之四履而退卻則吏亦不敢羅賄於車門之外公於鞭朴不要施則吏不敢脩乳虎之虓虓於赤子公無算器之餉以干郵傳則吏亦不敢繼之以殫壁居間之語絶於公耳而私書絶於目則吏亦不敢屈三尺而徇人意然則王公者固成郭中丞而用鄧直指者也公在事且三載俟幾徼速化意露之於政府久而得南兵部侍郎夫陪京固　天子根本地然不過公所撫九郡之一兵部握　天子管鑰固重於他曹然侍郎特其佐耳以階則中丞左而侍郎右以務則中丞繁而侍郎簡以

私便則故職勞而今遷逸　天子於公豈有他不過執資秩持望衡以相擬公亦豈有所取舍第精白一心以安不可逃之分而已而爲公吏者若弟子之遠其師爲公民者若乳哺之離於怙恃相率而詣其長觀察王君某牛君某顧君某副帥盧君某謀所以留公不得四君子謂若曹誤矣吾豈不欲留王公如天子成命何則曰若曹感王公切顧不能以一言頌公其往而質之工言者遂偎及不佞不佞非工言者也姑以耳所聞報之且謂公所佐尚書爲眞定傅公余頗嘗習其人世所稱明達長者如前公而有所張

談則公居其畫一如平陽其偕治兵事謀自公則公爲子產謀自傳公則公爲子皮又何難哉四君子以爲何如公浙之山陰人不佞有介弟懋師事之又同舉嘉靖巳未進士以故習識有素云

贈郡別駕愼齋王侯解篆還郡理序

萬曆冬嘉平月州大夫入覲以篆請於臺臺檄郡別駕王侯領之別駕事如故王侯馳至州州司業巳供帳儲餼矣王侯悉罷之曰吾自有秩祿不而州食也身與其從史四人坐一公署日出所携數鏹買熟食食至飽乃從容抵治所爲一啜茗而巳度事畢卽還

公署復理別駕所受公移訊牒其參承送迎不廢造請賢士大夫延見諸生父老與談治理委曲甚悉也故事州大夫亡它領然以五鼓御堂皇至夜分猶剌促矣吏尚以侯初至欲嘗之故雜不急牘以進侯立麾去訟者見而有所行者第令致飯偕來兩造具矣不數語得情以輕重受讁不恒立文案當上賦爲限俾次第納稍挾其逋黠者猶爲好語諭之此自汝額苟可以塞我限者寧忍困汝也且使胥役一下鄉汝能無額外費乎於是爭勉自轉輸若流水矣蓋侯至之初自吏胥而下環睨待使令不見呼則稍稍失意

引却其後遂絕不敢望諸吏亡繇爲姦私侯亦時寬之不賜罰間得罰伏而尻益高然猶曰死無所恨侯教我耳侯問民所苦何先則對以我曹賦業上上矣兵有餉丁有營未巳而復爲徭戶以待不時需每一議脩齋舫則費直金自二百以至再倍一議脩公署則費直金自百以至再倍而鄉民稚爲吏所徂困驅工又從侮之中人之產如滌矣侯謀之直指使請益益賦錢之十使募役應之而一切罷徭戶民懽聲若雷旣而侯復問其次則歲運上供米燕中其費不訾當之者家輒破百計居間以免部使者憫之頗益賦

佐償自是稍稍集而見謂其集之易則復議奪其直計唯有鳥獸散耳侯爲議復故上之郡郡上之臺報可而他役稍亞者亦且以次得直念可以無破家次第請受役毋後期矣王侯之視吾篆僅五月而州大夫歸侯遂委去巳而嘉定闕令臺考校侯所治獨稱遂更署嘉定篆且以便宜總海防吾州之人薦紳衿裾聚於學宮曰侯禮我而又能盡我吾之進言十四而侯聽之十六屠賈號於市曰是不以尺帛稱肉累我者農謀於野曰吾賦出吾家而不自覺苦屬者體幸有完膚而今且柰何卽庶人在官者亦相與語曰

侯窘我我不得饑衣食然使我毋虞於爰書其大較毋如受役者計受役毋如運上供者曰侯以五月篆而還我百歲之利即子孫何敢忘也相率走而叩不佞弇中再拜以請願得一言爲王侯贈不佞故常讀史至漢宣帝所謂與我共理天下者其良二千石乎則爲之廢卷三歎以爲人主所指嚮若此地節五鳳之間宜其循吏緜緜接踵也然所謂循吏者毋過頴川渤海亦嘗以丞尉佐郡何獨寥寥鮮述豈盡壓於守不獲騁其材用耶必至守而後顯見者何也今

天子精心吏治扳勤能刑觥墨不啻宣帝而未有卓

然能應之者然王侯以一別駕署事不半載而能得民之意懇惻若是且也不唯無傳舍其官而所與革皆百歲之利其爲頴川渤海又何難哉王侯故嘗用金吾右秩吏京兆五部之二戚里土豪皆斂手而聽事今若兩臺以侯卹民之狀上　上且曰是夫也能騺擊而育小鮮者也唯吾所用之矣

送州太守宜賓周侯轉佐撫郡序

自古親民之官莫重於守令守固猶貴於令然夕垣臺諫之選不及守爲上下者責之詳而待之薄以故令居其易而守居其難天下之州與邑無劇於江左而江左州獨太倉有監司之奉郡國受計者厝至不任酬兩部軍帥百餘人部卒與民雜處而民俗又嚚而好非其上以故江左諸令尚不至甚難而太倉守獨居其難之最自余束髮以來所覩習先後且二十餘守而鮮以遷去者宜賓周侯之來爲守也去諸生僅踰年耳所語者經術所談者藝文所與游者齊魯寬裾博帶之儒一旦捨而據縣吏猾民之上摩起而各以其智巧環嚮之侯故緼精斂明於簿書期會之際一切待之以忠信而持之以廉平當是時歲妻不登積逋如山逋者不時納而主計者不小貸人謂侯

姑爲慘怛不容已之辭以收物情侯曰不然我爲德而貫怨於上非忠也仁言而市跡之非實也以故不能盡得催科聲而識者以爲人臣之道固當爾御史行部則郡大吏多從行故事諸供億人人御史也侯雖造請不廢然所餽不過質器食至有恚而郄弗御者部人初拜相遠邇賀客麕集侯不忍損官帑以爲已德應之而已相心重侯惜侯然不能盡得官權而識者以爲士君子之操固當爾兩造具於庭侯平心以聽之使各極其意而後決勝者曰我故當勝也負者亦曰我故當負也則又曰負而不以法外加我猶

無負也蓋四年所而侯未嘗以一喜佐賞以一怒佐罰堂皇之内無巨測之情中戸以上無不安之枕其聲日益隆隆起薦剡婁上已而侯僅遷佐撫州僉謂侯爲良吏若是以此報侯似小不稱夫府之體雖尊於州然佐不若守之專而撫又不若太倉之雄也則疑侯有不豫色然侯曰否吾甚安之吾曰與尤毀俱而不自覺也而今而後上有守下有令以一身優游其間擭弛櫓焉且夫佐撫者非吾而誰可夫執銓者知周侯之爲守賢而御之以常調非周侯咎也以周侯之爲守而不自伐賢其居常調若固有此周侯之

所以爲周侯也且夫古之能重二千石選良牧者無如漢宣帝當是時趙廣漢張子高其威稜風采振動京輦受　天子知莫渤海一辟叟耳七十而尚滞散僚顧渤海之效章章且久而班氏之傳循吏不在彼而在此何也不寧唯是朱子元之勇鷙精悍所至著聲豈若何君公之不爲赫赫然至去後而見思則僅一何君公而子元之輸音買禍故不免也周侯行矣去後之思吾當與州之士大夫父老共之更一轉而收渤海效其在侯自勉哉

贈休寧丁令君元甫奏績序

休寧故爲徽最巖邑其人多富饒行賈徧天下於三吳尤盛以故令丁元甫之賢數入吾耳夏之孟汪司馬伯玉昆弟偕故徽司理龍元善過余則交口而誦元甫之政聲而亡何元甫奏三載績臺使者按令甲當爲請陟明之典而邑諸生黄正蒙衛德甚於它士民以吳子玉之習不佞也介而乞一言之賀且條元甫善狀若干其畧曰以天之靈不棄徽邑而惠我侯侯之初至也故事有賦長之羨金數千悉還其人不以私槖臺詞巨豪豪吏文姦移避爲中貴緣史人鬻職萬計侯密發之悉麗於辟此二端者掌是而行

之宅邑著爲絜法侯於是悉除故約繁細蕩掃積蠹與民更始禁胥吏毋得下鄉獄訟稅役靡不子來官所取供必市同賈苛皆自絕兩造盈庭片語而決各極意去釣金束矢每汙肺石宴取成禮幣取將恭大庖不盈列肆不驚侯視事之朞歲而大吏革心小吏洗手氓安耒女安紅商旅安廛歲婁告豐屬有小旱精心祈之應叩立澍市講暴災隨拜而減民樂其生熙熙怡怡侯曰可以逮死者矣戒毋得衣薪瘞火悉復而土侯曰可以教矣賦長之羨歸而不盡者得金九百盡置學田收其入以供膏餔暇日身自行諸生

課誨諄篤咸自奮勵蓋一薦而得儁者入前是未有
也侯之惠吾邑不知視卓密縣魯中牟君何其去朱
桐鄉當無幾夫能使侯聞於　天子者兩臺察也
能使侯聞於天下後世者吾子也以侯世而失吾子
不可以吾子世而失侯亦不可不佞蓋所然而咲曰
而侯者元甫也耶伯玉諸賢固稱之抑不佞嘗與楚
辣獲窺人文之盛而元甫露一班以為文士雄耳不
謂乃能如是吾聞之元甫之先人有積草之功積閥
至軍帥而元甫父失之元甫力復之以授伯氏伯氏
遂用武顯而元甫以文自奮其在公車凡十歲所所

交游盡天下豪傑又時時僂行民間民之情偽與土
俗之竭羨無所不習一旦試為令其便若承蜩掇之
而已夫文士無用以語不佞華則可而何以難元甫
為日者　天子赫然思古循吏之效躬以考功法
大計守令上考有金帛宴賞之褒旌而下考輒斥甚
者至勤緹騎銀鐺付廷尉謫謫乃戍邊次猶論鬼薪
耳令覩元甫治狀班班審如黃生言尚書尺一有不
下元甫徵者吾不復論事雖然所以望元甫詎一令
最而已耶序以授黃生貽元甫元甫其更思之元甫
楚之武昌人舉萬曆癸未進士

送督撫少司馬溫一齋公入領左司徒序

一齋公之自廷尉出督全浙師也　天子實念其
師人跳梁羣者小創取羈縻而已恐不能弭隱憂必
籍威望大臣一塡拊之而廷尉資已重乃晉公右司
馬兼御史中丞以行公乘車至浙凡二載浙大治於
是復召公為右司徒僅旬日復移左既得代戒行侍
御固安傅君以巡按京兆李君以治鹺於公有共事
之雅移書世貞俾效一言以重行李世貞不及事公
而再辱公訊問若以為可與語者公之西北履則余
家壤也蓋得公治行最詳公之始至浙也其兵猶挾

衆而驕衣食縣官金錢以十萬餘計倭警歲漸寬然
每至當守汛加予人六錄稍減亦三鐶公曰居有廩
矣行有餉矣而此無名之溢予謂何罷弗予而第令
以時給本額衆喜其時而忘其省也巳而有議遂減
兵者公曰吾不可居其名也居其名驟見之則疑且
怨先為易營稱曰忠義以愧其舊而感發之時時校
閱汰其老弱者扶其黠不用命者有缺不卽補補則
選海戍之壯而虞於餒者食稍稍減而兵不悟其耗
咸大服公乃益延浙父老問所疾苦為之奏減上供
織造蠲宿逋請改折罷一切小稅禁識闌者毋得與

黔首爭利東南之困益蘇乃復爲之益築江海塘隄以捍陽侯之難其鹵浸不得闌入而侵我田禾又爲之立義塚絕火葬以厚死者又爲之禁溺女禁陸博游手又爲之鬮歌　聖諭解孝經鬮八行頒之學宮里社毋論學士大夫即市兒田更咸彬彬嚮禮讓矣蓋余之所聞而二君之所述類如此公今入佐領司徒司徒天下賦藪也浙東西之民財力已盡賴公而蘇之然僅如醫者之治疾治其標而已疾雖去所以爲長生久視深根固蒂之道未易究也浙西北而爲吾吳吳　帝畿也其風土如浙而賦加重其困更

加重自淮以往燕趙齊魯秦晉之民形盡鵠矣地且半既脫矣　天子哀憫元元數加賑賜蠲而恐一旦大農少府之泉谷不繼公之寀長宋公日夜探其本而求匪頒好用之式未盡究也公之在青瑣時抵掌論天下事若指掌寧失柄臣之意而不顧今茲於事則益練矣其言益有味矣公三原人也三原之先臣有太師王端毅公者其爲庶寮不能如公之直言其撫滇與吾吳以威惠稱度亦不能踰勝公之治浙而數上書廷諍至光輔二主皂囊之所傳寫海內至今稟稟有生色焉公與宋公得無意乎哉二君子以

世負不腆之辭觴公公必返觴而曰不穀之獲免戾於浙也寔二君子成之吾安敢掩二君子而自爲名且二君子在浙猶不穀在也二君子必復薦觴而曰公幸毋忘浙其在朝猶在浙也姑以王生爲筌蹄

又

少司馬溫公之自浙而入佐司徒也侍御史傅君李君以贈言屬不佞矣甫脫稿而兩部使之在浙者司農部爲濟君考工部爲馬君馬君余甥也復以書來言藉此而祖我溫公於北闕之游余謝不敏不可則念兩部使之所稱公者不能加於兩侍御而余欲有

效於公者亦既竭矣無已則請畧公之美而以天下之大計告其幸賜財擇焉屈指　國家隆慶以往歲亡所不中虜自北單于之解辮而諸部落相逐而通互市也秋防之省兵可以數萬計兵不出可以無行餉而今度所省者幾何所出者幾何校之與夙昔畧相當此所不可解者一也虜互市上馬十二金中馬十金即所入無上馬而我以中下幣當之實亦不能十金然虜馬雖踵至而邊馬亦不加益以賦卒轆稱困幣亦告乏此所不可解者二也東南之財力困矣公肆屐之地所素悉也上時時加　恩澤于宿逋勿

追然而民且益困公私無蓋藏之實此所不可解者三也往時　天子采故給事言於邊外內引水爲稻田將悉田三輔開百世之利未幾忽報罷利耶否耶此所不可解者四也公秦人也秦故稱陸海又曰天府渭水鄭渠利賴百祀今卽無論窮邊絕徼而鄠杜之傷價牟百金者苦旱且數歲多轉徙矣此所不可解者五也萬曆之初漕臣建早運之法以爲甲令歲入米四百萬無後時者太倉稱陳陳相因矣然鐵甸一無歲而價遂騰此所不可解者六也以不佞揆之邊卒之餉三分其一以供債帥之槖又三分其一

以私王庭之覘虜以積餽之乘來而我以不繼之芻待將不卹士士不卹馬蠲逋之恩偏於黠胥頑珉而不待衆賦外之額繁而無緩急稻田之利以喜事者而輕用之又以厲已者而輕尼之秦中有其地而無其資有其人而無其政所以積困也漕粟溢而價或踴貴以不時糶也猶未也今諸侯王之祿日減而指日衆宗正之條日益嚴而上與下日俱困其故何説也毋亦難繼之擇求廣而轉隘歟避居積之名而更失所謂厚者歟親者有所不悉而疎者有所避歟而猶未也上則嚴慈闈之奉下則廣椒風之教雖不覩所溢予而司農之宜進歲時有之執而不得請小則報罷大且譴呵此則格心者之任也非公與其長之責也雖然公蒞財賦之地一切治理流聞而　上始特召公其在瑣垣卽慷慨指畫海內大夫聲實在搢紳間久矣今之人孰不傾耳而唯公之嘉猷是詢語云知無不爲知無不言其在今日哉不佞老矣賴公等而爲太平之民以保茲丘壑則大有望焉

送蘭石張先生遷廣通司諭序

滇故楚西南支地也當尼父之轍至楚而遺風被於陳良北學於中國而其徒叛之楚之經術稍以不振

而最後楚將軍莊蹻畧定滇地自王辭漢以來羌笮昆明之道或閉或不閉於是結侏離之俗或仍或改當是時吾三吳之被季札言游之化彬彬如矣滇之經術不敢望楚何乃論吳盖二千年而我　高皇帝遣傅將軍沐將軍以三十萬衆蕩平之篳路剪棘以爲州邑山越馬人悉充編戶乃至興黌宮奏禮樂阡陌閭巷之子被紳衿而誦法孔氏自詭學士大夫然欲以擬吾吳則尚胥壞也又二百年而滇之人文且益振矣今其褒然者則鶴慶張君其人也君以經明行脩久次而膺貢入京師謁選得吾太倉太倉於

吳爲望州士子相率而恠彼巴氏者而坐鼻比握麈豈義耶將不憂阿游折角既而見君温如其容禮恭而氣紓言簡而意盡乃恍然自失曰語所謂九州之外六經之表固自有人哉不腆雕蟲一技耳吾何所用之君以視其寮則皆兄也視諸生則皆弟子也規條以身推腹以心蓋春風拂而時雨施也人人游於太和矣然君既以家遠不能將而所從一子自燕來又不能歸授室屬歲俊䘵不時給而又不忍於東脩之贄寔無恒黔事稍稍聞上吾州之執政者太子少傅王公元馭憫而白之銓曹君得轉廣通教諭廣通

亦滇屬邑也去鶴慶五百里而近符且下於是君樂得其家之近而戚於去其寮及諸生其寮及諸生亦樂君之得其所而戚於其去也相率而乞余之一言以爲君贈余乃擧白而屬君曰古未有滇人來爲吾吳地師者有之自張君始吾吳質不勝文君以其質而光吾吳使吳之士愧其文而劑君之質今君以吳之文歸治滇矣滇文不勝質今且愧其質而劑君之文遲之自今而往有褎然薦於公車者必廣通諸生也耶而吳諸生中率素砥行以忠信惇篤稱者亦必張君之及門深於其教者也寮之長常先生曰善請

識而書之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送行序

送友人殷無美之夷陵守序

夷陵古重地以其西綰蜀下流之口而東據楚之上遊也故崇之曰硤州而置邑仍夷陵之故名至明至進邑爲州不復别置令而吾友人殷無美以進士由吏部選人得之人或謂無美爲諸生治經術兼工古文詞名奕奕者二十餘年而始應鄉薦則於經術益

精古文詞益麗而名亦益重又十餘年而始成進士當館閣之儲材亡不推讓無美雖無美亦自謂亡難我者而竟弗與乃至一尚書郎僅甲科常調而又竟弗獲使之執手版折腰於監司守倅之庭無橐瑣之後貲足以張皇吾勢而折其貴吾不知水鑑之謂何彼固不能識無美無美當有不豫色若乃無美不謂然也其人間以語余余不謂然既而舉以告無美曰吾固知子之不小夷陵而薄州大夫吾姑語子以夷陵故事當宋之時歐陽永叔其始亦所謂治經術工古文詞士加灼灼者也縣公車第一人取甲第授留守推官遷直史館者垂數年矣以一言之小迕而出爲外官其地亦夷陵然秩僅令耳紆綠衫奉槐簡而受署於子所居之州大夫今子治即硤州其下且三令且甫釋褐而有五品之祿位與牙緋之章彩子以爲視永叔何如也永叔宜若有不豫色者然且名其邑之堂與州江津之亭皆曰至喜而皆爲之記其堂之所謂至喜蓋以水道自汴東門踰淮窮大江者五千六百里而後抵夷陵故爲吏者多不欲來既至而知風俗朴野少盜爭而令食有稻與魚又有橘柚茶筍四時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繕完亡不可喜者亭

之所謂至喜則以岷江之水合蜀衆水出三峽傾折□宜捍怒鬬激束之爲湍觸之爲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没不見蹤跡而夷陵爲州當峽口江出峽始平流故舟人至者必瀝酒再拜相賀更生以爲行旅喜嗟乎永叔能以令自寬者也非能盡令理者也能知物情者也非能盡物情者也夫以貧書生罷鉛槧之業一旦而縣領民社奇鄉俗之獷殘與胥吏之譸張我且罷食之弗遑而何暇所謂喜蜀舟之得峽口而喜也必將有楚舟之得峽口而憂也今夫驅車者折旋於狹

涇而騁躙於康莊又安知所謂喜也吾故曰永叔非能盡令理與物情者也雖然當永叔之在夷陵爲令事簡偶取舊牘閱之見其剖擊之舛𢘉足夫之冤不白而舞文決網者比比爲之憮然自是益精心吏道不敢快意天下事而所涖若尹開封參政府婁典大郡皆有寬平聲至於晚節對客必詳政術而略文章然則無美之於永叔不必窮其所謂至喜而於憮然者加之意乎勉之夷陵之人必且曰歐陽子其更生而福吾地耶余亦曰殷無美今之歐陽子也

送章司訓先生之臨朐令序

記余在嘉靖中以按察使者飭治青州兵當是時青人數不率叛書函聞蓋十年而三勤王師而宅萑苻之警與俠少亡命探丸殺人椎埋剽攻者不可計數其號爲稍馴者即山鑄山即海煮海以自給足又馴而習耒耜之業者歲所收獲皆入私廪不知公家爲何曹余乃選健吏分部驍卒破離其黨與窮其窟而剪之諸勇私怯公之鬪横利忿忮之徇囂訟舞文之習一切受懲稍稍稱治屈指已三十年而青人尚有能言之者顧余居平自恨階稍重不能得一邑而治之爲之畫地課耕平賦息力以規十世之利爲之化誨誘導詩書其俗以收一變之效而僅僅用柱後惠文彈壓之雖其所就理者廣而其所爲德不能深且久也余自解鄖襄之節歸頗時時爲人語之而今年春青陽章君用吾州訓導超拜臨朐令以行臨朐青望邑也去郡五十里而近其山多出中下令其民人雖不能無鑪冶之饒而視都會稍樸而畏法以故差易理余嘗按部再過之令亦時時詣府請約束大槩訟諜省可視它邑十之三賦雖稍稍不及期然亦不至錮之私室且闊遠者有天幸要得賢令爲之拊循而整齊之當益易矣章君以公車之儁屈司吾州訓

故事自公車出者不當司訓司訓則當有察長而君夷然不恨也出入膠庠唯謹暇則延見諸弟子與談經術於勢輕重毋所屑意爲之長與爲之弟子者甚安之居三歲餘未嘗飾行以干觀風者之薦而薦自及未嘗一通政府露其屈抑貧困爲可憐狀而除目亦自下於是其寮率其弟子而乞余一言之贈且謂余故青使者能悉青事余雖居恒自念欲官一令自効然余能悉青使者事不能悉令事也於古青使者而得一人曰曹相國參延老子之徒蓋公而師事之以清淨毋擾獄市而青大治及其入相漢亦不過守

蕭鄭侯之畫一者而已章君之夷坦任率寵辱不驚於資近相國矣雖主要主詳之用殊其貴於清淨毋擾一也章君勉乎行哉爲我按求前數賢令之成事而以曹相國先後之意行之必有起而歌頌君者當知余言之不謬也

送太史王胤昌先生還朝序

信陽王胤昌先生之奉母太夫人憂也服除者久矣而顧時時稱病不造朝走一介來弇中訊余余漫問之曰而主北首乎曰未北也出橐而得其文記所蓄奇石五則皆悍王幸相之遺物官所不籍而强有力

所不之顧者實而事之若天球赤刀之重及告返余乃遺先生書徵以應世之無礙於大道風之顧於辭拙度不能幾枝叔發不敢望先生之有起色久之先生復以一介來曰不佞以吾子之命强且起矣雖然必藉子之一言而後成行余適有它事復漫應之而曰必子之成行而後敢効一言自是絶不相聞而吾鄉士大夫自燕京歸者問見王先生否曰否也白虎觀中咫尺地放而至銅駝東西陌不能得王先生跡予咲曰先生欺余哉又數月而先生又復以一介來曰行貞有日矣雖然必藉子之一言而後敢發出其橐得所爲後奇石記者其石益以奇而文益以麗然其實事之益以甚乎乃喟然曰先生好石哉請爲先生言石今夫凝然而鎮重者突然而聳立者嶷然而角距稜峭者皆其德也挹之而潤叩之而音者其材也或翔或舞或禱或飲或夷俟或傲睨鮮腆者其貌也第所以得當先生者此耳先生之所以愛而敬之者亦不過此耳信陽豫州部也豫州之石不有嵩高二室轘轅熊耳之勝乎哉其嶇崒鬱律高者萬餘仞盤結延袤小者亦不下數百里中之磈礧嶔嵜變幻千態亡論足以供先生之耳目者不可指計其積氣

之所滋潤外發而爲喬木內鍾而爲五金下穿而爲流泉上蒸而爲雲雨所以利益千萬世寧淺鮮也不佞學佛人也於爲飾體用之機亦畧得之先生而有意於出耶敢以嵩高二室轘轅熊耳之說進不然而歸抱此數奇石以老世人且謂不佞以石禪導先生於乎不佞寧石禪哉

送飭兵觀察使對滄王公遷浙江右布政使序

自吾吳在故京之左輔而厥賦又當天下半其三垂躡海與島夷共一旦之命而飭兵獨一按察使者使者之勢日益重而務日益以高往者西蜀蹇公用貞

使來任之未幾擢御史中丞撫順天以去代之者東齊王公亦以真使來未幾推中丞撫鄖不果已復推撫山西復不果而竟得浙江之右伯蹇公爲人磊落伉爽果敏便事有倉卒之用而王公尤周詳篤慎遠慮深識靡所不中肯綮始公之來而蹇公以中丞去法不得候代屬虛位者近三月公無所因承事取獨斷若草創然諸文武吏故擬公之材望與歷軍事然跋履之地多在西北乘秋始侯因高爲險而東南則茫茫一大海無所不戍邏車騎之用騁跂而餘皇馳射之技悉易而浮洞尚意公之未盡昭也公故明

法比曉章程大約吾吳地公移訊牒覩蒸胥省可倍屣多且十之其變幻出沒不復可更僕數公於地形之要緩兵卒之强弱戍餉之給乏一按圖而得之不待四履之所跋涉而收其筋絡節輳於股掌之內片檄下而旆旌帆檣組練戟矜爲之氣振而色飛自大帥以至裨校莫不傾輸其肝膽毋敢矯飭而希目前之覓借郡邑寀佐大小將數十百人公若人置一使於几案以檢制其非念而稍賢而有才者則爭自鼓舞篤策冀公之見知公置腹而撫之且誨之黠吏因緣舞文爲姦雖一字之下上公必抉摘其伏使之縮

舌括手即盛夏若負霜雪而供事蓋嘗遘吾州之大夫韓子謂不穀幸得以職事旦夕謁公再謁必拜公之益也日者獄司之不戒盜逸者十人公時自行部歸不動聲色晝夜懸購吏士用命不浹日而獲其九不穀用是以得逭大戾稍間取公初至之教而讀之不覺悚然沾汗也公固預精言之矣它邑大夫亦間謂余有吏莞藏而闌出財物者聿發露已取公初至之教而讀之不覺悚然沾汗也公又精言之矣凡公之條教約束若著蔡然遵之則理拂之則敗我曹何可旦夕舍公也蓋日夕加額願公之握節而來以覆

露我以吾子之於公有素也其爲我效與人之頌而期公以來記世貞承乏青社時寔爲公今官公方少年爲公車數接晤睞貞雖忝公之誨以無煩簡書然疏節闊目師意自好其愧公今日多矣最後自楚憲亟入太僕又不得一踐紫微之堂以察泉谷出入之數故卒卤莽於撫綏用弗稱去公今稍遷浙藩浙藩天下賦藪也又益公以所未足矣自是而肯惠綏我吳則豈唯諸君子之幸亦世貞與父老之幸哉

又

對滄公之以浙右使行也世貞則從州邑長令後爲

不腆之辭贈之矣一旦副大帥盧公倩參將馬侯游擊將軍張侯踊門而請曰夫儒吏以搢紳贄而武吏以介胄爲今者憲使公之行也賓筵固秩秩矣微其冠則且脫恵文而進賢矣而不獲二三子尚敢執介胄之故而辱我公唯執事素幸於公其不辭雅言之瀆余謝不敏則謂三君子吾所以稱公具州邑長令序中今茲無能爲續敢問太宰之遷公於浙也爲重之耶將不爾也以秩則右使右而觀察使左以地則吳急而越緩以寄則飭兵使者雖而藩貳易夫不待銖較而衡度之知其不爲重也且吾見夫公之出也

旌旄葆前冠珮從後多力而騎脅者持矛操鬬戟翼輿而趨井檄所下環海戍者幾二千里水陸之舟楫車騎肩脅惕息莫敢誰何吏民耳目以百萬計殫候公之謦欬爲欣戚而今者三商而起闒一坐堂皇覘其長之鼻孔而不得咈息及其趣幕府受約束計無所復之唯唯而已所稍自媮佚者挾輕騶御笥輿而彷徉於湖山之祉此與昔之請祠而寄祿之人何異然則三君子者毋亦窺公之所以得茲遷謂用事者以便宜均勞佚也耶是不然夫移公於浙者重浙也其以公移者重公也吳浙上游也地形相錯如繡卽吳之有風聲張錯固朝舉而夕馳之浙矣今盡吳之地無不攝公之威而銜其德有如一旦錢唐之悍校驕卒有公在孰敢逞其憯脫巾而歔呼也耶不寧唯是往者島夷作而吾地之撫臣時更易而往往議其代者借材於遠地是故緩急不得其力今公之望實者矣其蒞吳而開府之啓事勞山公者再矣有如一旦中丞入掞地或　天子有所更易舍公其誰公固可朝拜命而前茅達於楓江之滸矣吾固曰重浙也亦重公也三君子拜曰信如子之言不穀將飭餘皇淬組練以俟矣余亦曰豈唯諸君子余亦從父老

操玄黃之篚以俟矣於是賦黍苗之四章贈公而別

賀太宰袁公加宮保致仕序

南京大宗伯袁公抑之以奏三載績入朝　詔仍故職而無何南太宰闕公遂爲南太宰甫拜　命卽上書言臣老不任事謹以骸骨請而謬薦及不佞世貞以尚可備驅使時不佞方在告里居也　天子以公清望素著勉留之而俾不佞起家待署公歸當履太宰任復上言臣不幸有狗馬疾傯不良拜起卽春秋奉　高皇帝寢陵歲時祼鬯不能無顛踣胡顏以對司儀者　上幸哀憐之賜一襲而老　天

子下其事太宰太宰楊公叙公之德在　國家若蓍
蔡不可一日無而憫公之情非得已也知止易退公
之道固然要必不忍以　君父之托而爲身及名
計具其事以聞　天子以公清望允孚特加太子
少保俾致仕曰望者稱之也猶在外也曰孚則信之
矣在内矣不佞頗習掌故家言東宮三少雖與尚書
偕二品而非六年滿者弗輒加其以致仕優禮加則
嘉靖之初以上遡弘正時有之今　上之世獨舊
端肅公一人而已然歷四尚書而拜御史大夫垂秦
六載績乞休而後得之若分司留京者故自公始也

夫覈名實愼爵賞雖至一嚬一笑亦不輕以示人則
毋過今　上者公何以得此也公爲給事滿歲即
上書極論選部郎與柄相之倖客翰林檢討因紀及
尚書　世宗爲之逮選郎逐檢討而亡何公遂出
僉閩臬矣自是浮沈外寮者且十餘年竟不召然所
謂柄相者絶不能以毫末加公而公亦不以浮沈故
小有所挫尋入拜太僕進奉常歩武入坐而不肯以
其身充二相餌遂乞骸歸其最後相益驕公之卧東
山踰十五年積薦剡至數十公旣了不知有薦者而
驕相亦了不知有公會其敗而公始起家南少司空

超爲御史大夫復超爲大宗伯天下之望公若威鳳
祥麟而莫知其用公之用若廣藪喬嶽蒸爲靈澤寫
爲神瀵而莫測其倪邇遠之薦紳與都會之逢掖穆
然若清飈之被躬爽爾而蘇譪爾而歛殆若以公爲
彝末而未盡悉也夫服穡馴皂之士一旦而以其顓
試於縣官爲之程勞而爵禄之非不尊且厚也力袪
而不任則曰吾所以報之盡矣聽其歸亦足矣不稱
而白簡先之丹書後之曰吾非而薄也而自致之也
公之歸豈以是望　天子重　天子亦豈以一
歸故重公又豈以一官保爲足公重夫亦各自致其

分而已使天下而有純一不貳之臣又有優賢將恬
之典於公非有所重於　君德　國體乃重也公
旣得請過不佞而語曰子名爲知已不可無一言夫
天子之加恩不足公重而不佞之一言乃公重哉公
業已辭禄且歲儉不能具饘粥不佞雖貧差猶有一
月釀千里炙童冠稱之呼舴艋而相從於石湖之滸
咏歌憮怡自即　上之所以重公與公之能重
上者皆悉掃而付之忘言不亦快乎公莞爾曰有是
哉我能爾若恐不能爾也姑志於筆

送大司馬春陵王公入朝序

萬曆之丁亥秋詔拜總督薊遼真保御史大夫曲周
王公爲大司馬公固辭　天子若曰穮嚮氏華乃
猷心毋干我王畧金湯屹然使予一人靡廑於北顧
則唯卿之力予一人尚虞其三垂卿其作我心膂運
臂指使以成統平毋更辭公拜手稽首對揚　天
子之休命既儆裝而御史中丞蹇公時以巡撫有事
於薊貽書世貞謂不佞奉公下風方籍公之教以免
於咎而公棄我雖然使不佞之私戴公也毋寧使百
辟之合而戴公也唯吾子之習公而善不佞其毋靳
一言以爲公行李重蹇公之言曰公之始治薊也蓋

有南軍萬人云其軍甚精而熟於故戚將軍教則又
甚整然散處畀覘間多設裨校護之而不爲置帥護
者日以益而不才者日以竽濫所侵牟不可訾算卒
亡不垂橐者然庶幾得少縱恣情以兩相市卒之兩
相蔽公曰毋庸也余不佞合矣請於上悉汰裨校之
不才者仍節縮它費計減直四萬餘金益募卒二千
二百人且今諸軍分屬諸帥以時約束之卒便於亡
所侵牟而安於約束北軍亦相顧自奮勵薊若益而
雄者公又念脩邊無已時役繁而力詘且不支諸寬
客兵役十分之二主兵則姑從其期不以春而以秋

已又念卒餉不得本色則資之糴糴日貴而食日益
匱請稍與之本色已又請通餉道免扣留諸所以權
帑吏卒者纖悉詳至前後俱得報可然公不純任愛
大帥以下有貌果衆恭以巧藏貪以豫匿怯者抉其
情而論讁之不少貸將自是選矣而是時汰校之下
遷者恨而要其黨學倘將軍之請減餉以爲罪罕幾
變公不爲動第論捕執其魁斬之梟示於邊士惴惴
奉命矣屬閫夷挾大虜以恫喝我歲益驕諸將卒及
身之無事謀所以媚之公私之幣亦益增公爲書一
之法程夷夷懾伏不敢爲恫喝蓋終公之任無一騎

闌入邊者諸將乃相謂我曹子豈願割肥而飽戎今
賴公得自保又使我無憂於烽燧公仁人哉故不純
任威蹇公之言云爾世貞第語蹇公此公之所得王
公於薊而王公救寧之猷施於西若真保者捷伐之
勛著於東若遼左者固未之及也公既以一班而舉
王公余又欲以一班而爲王公贈毋乃非當乎哉雖
然天下者亦一方之積也且王公自弱冠著朝籍歷
歷中外所至有名大臣風兵事特其重者耳夫以絳
侯勃之定燕代而入爲太尉裴晉公之謐淮蔡而召
領中書韓魏公之威西夏而還佐元樞以至拜相厥

後絳侯洛日之隆勛與黄河泰山相帶礪裴韓二公以其身係天下安危者各二十餘年三鎮公將相之業昭昭如是然高帝之識之與元和慶曆之間人主之所眷倚與中外之所注望者固不在揆地而在定燕代謐淮蔡威西夏之日也公何以異是雖然世貞竊有千慮之一以爲公夫憂在内者不在外憂在上者不在下搢紳大夫在公下者信公之廉而服其正固不能有所加矣自公而上肘掖之間貂璫之重私其所比以要公公能無徇乎不徇則囁嚅而議其後如前事可鑒也徇則失所以爲公矣入紘之外解

辮委質以奉正朔固當鞭箠而乳哺之然災異游仍民困已極小則萑苻大則潢池公何以待焉吾聞之峻巳所以逆窺覦也絶暱所以杜交關也推誠所以孚異類也潛機所以擿幽伏也下賢所以廣忠益也立節所以待非常也夫公社稷臣也與國家同戚休使世貞以褰公之請而終之諛不亦失所以爲世貞者哉

贈督撫大中丞樂吾余公之南京大理寺卿序

樂吾公之以大中丞督撫三吳也故自浙藩伯遷云天下諸軍鎮獨三吳重而諸撫臣亦唯三吳重蓋高皇帝之所定爲曰南京陵寢百司六軍在焉而姑蘇雲間晉陵其財賦獨幾當天下半而其地又以三垂枕江海與島舶海寇爭利便其輯遐又甚艱故往往以它中丞徙鎮不則御史之敭歷有聲實者而公甫正浙藩之未幾即以遴選拜特寄三吳吏民方拭目而望公之風采然公下車之三月餘而諸郡國胥次以水災告三吳地形若釜高故不能勝岸然尚有未魚鱉者而公業上書爲民請蠲賑辭已甚哀書初至北闕下大司農猶持之獨二相國以桑梓之故而公與議合亡何霖淫不止其高原亦盡如掃公書再

上益切臺使者繼之它使者復繼之它諫臣亦爭繼之於是九重之聽迥而二相國得悉其心思歲徵大粟蠲者十之三而其未蠲者亦從緩矣而獨所謂賑者謀發之官則削貿之官帑帑如洗公乃督率守令以便宜勸貸庾有粟使爲粥食餓者帑有鏹官量益之使從它方糴平價而糶即所活不能全大要得十之三四亦足以紓而公性素節儉至是益以身先之朝餔進肉菜不過二簋郵使過郡無張宴無用幣無治餼無遣津護人過者亦不敢以望公故閭閻之私蓄雖竭而官不大侵其民困食而不困力公雖孜孜

格民隱然務爲長慮深顧以貽數歲利而吳中　喜事新進見謂名美而不睹其實輕有所陳説公一切爲條析不盡狥之曰使吾當其名誰任我實卽以內意諷張撼揺公弗顧也當是時屬公之四履者吏自二千石以下至百石士自薦紳大夫以至青衿民自白叟以至紅女黃童毋不恃公爲命而郵書自北來則公進爲廷尉御治留都矣三吳之人狂走相顧謂我曹稍幸有生色圖所以善後而未能公柰何舍我去也日者震澤之瀆有十餘里虔劉我居人雖攝公之威德匿跡遁逃然未就縛也　天子赫然篤公曰亟用鉞第還命與師中之命相躡而下豈太宰與大司馬不相聞攝耶廷尉固天下平較之賴廷尉生視賴撫臣生者萬不一當也公胡以有此遷也曰大司馬定筴者也太宰程資者也宜其不相聞攝也雖然帝舜之時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則皐陶爲上士卽廷尉也方伯連率其勢足以威蠻夷而弭寇賊乃不可以寄皐陶而俾爲士者謂法平而亂曰靖也楊雄譏其意矣故廷尉之箴曰昔在蚩尤爰作淫刑延于苗民夏氏不寧然則廷尉之寧民也深於方伯連率之寧民也審矣兵使者李君求所以借公不得謂不佞故在公宇下當習公而又以職事從公後俾叙以佐行李

送司農路大夫[redacted]守董昌序

嘉靖中甲令諸入坐之任子得除五都督府幕僚稍遷僚之長於格當爲郡守而兩京之幕僚少而入坐之任子衆以故不四三年輙得守吏以資簿持之弗盡應也資既弗盡應又不獲於幕中先羽故守而必之於五嶺之西南貴州夜郎牂牁之境爲郡者守亦往往自免去是以名仲任子而實抑之最後稍稍爲調劑之法選其俊賢散轉郎署以觀其能徐而識之往往得望郡比於中州於是任子之選重而遷益綏然不爲任子格雖武監司而懸目卿佐當其選者亦重自愛而勇見才適吾於路大夫竊徵焉大夫故大司馬公愛子也今　上甲戌之秋余入領太僕而大夫繇都督幕來爲丞是時年甚壯長身白皙美眉目與之處温恭而中理與之談通明而不詖余固已心器之然夫何出塡郎中而大夫丞太僕自如久之始遷南司農部三轉以至今官而余以不能事言路還里中需次偃蹇　朝命者亦至三而始彊起至留都蓋十又四年而復與大夫遘則大夫益壯於昔而

余一皤然翁矣司農部中亡不稱大夫才而廉者籍籍滿金陵亡何除目下大夫進爲守而得鞏昌守固常調獨鞏昌爲關中最望郡領州三縣十二西傾朱圉鳥鼠之山襟帶前後嘉陵天水江湖之滙以資灌溉清渭濁漳分流而西注太守晨朝坐堂皇三州十二縣黃墨之綬趨走而聽命于庭噫嘻亦雄矣第吾聞之今天下遘百六之會而關中災爲最關中之災秦隴尤最大夫亟司農部所以爲衽席乳哺計者籌之孰矣今幸一當生聚三州十二縣而置股掌間于澤枯而肉骨何難焉大夫之先有温舒者當漢地節

初博陸侯舉武帝之誼以威棱攝齊宇內而温舒獨疏請尚德緩刑其辭甚懇孝宣感之而其後穎川渤海之徒進而成循吏功温舒亦至臨淮太守治有異跡而子及孫皆能用父祖之教至拔守大官大司馬公故雲間守也今距守時七十餘年而雲間人頌之若新非温舒所敢望也大夫稱所以後大司馬公者又豈下温舒子若孫哉余雖老猶能觀璽書西下旌鞏昌矣於是諸任子稱大夫道家列曹署若若而人咸請而志之以爲大夫行李重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終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三十

文部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送行序

賀州大夫對廷韓侯四膺旌薦序

余故不能自愛其文辭歸田以來逾一紀所于邦君大夫或行而循搢紳之請以有序去而狥父老之思以有記然不盡歆歆屈曲以爲饘粥之業謀至於壽而賀薦而賀獎而賀卽寧使萌言者失色杜口以去而不敢應蓋風俗之薄久矣邦君大夫方在事而我

以謅辭施之彼且疑我以爲將欲有所用彼即不疑我而萬一彼後有所負則我且負我曰者州大夫韓侯之被薦也凡四矣而余方以宦羈金陵羔鴈靡所布以充廷實則駕棠子李子書來曰子可無一言以爲大夫頌乎余所然頫而思已躍然而起曰我不敢以例例大夫若大夫則吾州所創有之神君也我何敢以例例大夫始大夫之當選吾州也相國太原公元馭書謂余州真得守矣余始謁大夫於治見其體恭而貌温神定而氣舒與之語十叩而十應若鄒成侯之對淳于者出而語人太原公不欺我既大夫晨

朝三老里賦長胥役已延見博士弟子人人慰諭得其懽已徐察其所獻納者采而用之有所約束條教必中綮其於土風民瘼若先三月而以微服來者也又若家置大夫而爲之師帥者也蓋不待浹日而權聲騰於郊遂之外矣又三月而余以事至鄉屬有逸囚城門閉鄉之田叟市賈相率荷耰竿而奮曰當爲大夫跡囚婦女携饁餉其夫若父而勉曰毋憂飢勉跡囚以報大夫於是吏士盡銳追討盡獲之當榆賊爭先而上庚曰不可以勞大夫蓋大夫之忠誠惻怛有以感之而不弛不濫其民得先之利而咸恐後及

歲大水大夫振輕舠或乘小駟日夜行災地亟上兩臺白事以吾州上災報於是吾州之災小輕於崑山吳江而　恩貸不因之以殺大夫每至較賦曰吾寧失官不忍失此痌瘝心然大夫之所登賦亦不後諸邑也故事守考校諸生以報成而已大夫必精閱而拔其尤躬爲課稅文談經術辨炙勞問相繼又爲之別其最而稱賞之於是士爭自奮勵有聲實矣今之薦大夫者名能知大夫有余所覩聞之懇切詳至者乎曰知矣而未盡也然則爲大夫上者之知大夫尚未如爲大夫下者之盡大夫也今天下重司理重令

而輕守守實重於司理及令而以見輕故多不克自振余邇者有所建白頗精言之不知主爵者之能見信與否雖然覩事迫矣　天子方加意守令有璽書實賚之典以旌其卓異者舍大夫何以哉爲我告大夫夫子無忘訓曰無倦而已更以告葉李二子曰有神君在上蓋自勵氷蘖以共成吾州之治大夫能悉若毋曰我從事獨賢是謂交相易者也交相成者也夫例安能尼我

贈喻太守邦相先生入覲序

喻太守邦相者松之賢二千石也與世有善其恒言

曰太守奉　天子命來治郡爲赤子計耳不爲虎而冠者計也太守甫至郡即屬有洊水之厄餓莩枕藉丘壑乃爲文勸誘諸積鏹粟家毋論貴勢俾量出廩藏以賑於是大小響應得粟二萬餘石鏹半之以分授三邑散施所全活可數萬計而貴勢中有不便者恣爲流言以中太守太守微聞而笑曰吾嚮者固言之不爲此曹計也雖然彼豈以余爲重棄郡耶悉遣妻子歸侍太公於里而獨身卧齋閣移文乞骸骨然太守之車門若洗訟庭無留獄胥吏灌手而抱案櫝待署靡敢以私進者士民歡呼載道其頌聲日益

聞而貴勢之誘嚮屈於是臺使者易其疑而爲信盧
劍騰上矣太守爽然不屑曰吾豈其王尊耶將無卽
墨我耶乍賢乍愚怨毀怨譽誰爲之耶乃者吾故我
世貞頗與聞其事始而爲太守惜亦且爲白也旣而
爲太守快亦且爲祝也所以祝之者曹生子念請也
子念之急太守也甚於世貞而世貞之急太守也甚
於太守屬者太守且入覲受計矣而張將軍其來謀
序張君者松之良大帥也亦與世貞善其恒言曰寧
嚙蘖毋嚙士肉寧不爲帥不爲債世貞高其人與遊
久矣一日以書來謂生幸托與喻使君同蒔又幸托

使君之宇下而今者官又幸同地得一周旋而又俱
幸游公之門敢以子念之例請夫余卽欲辭張君安
能辭太守雖然所以述太守者盡於子念祝矣無已
第以語太守積資重當超爲大藩之監司以飭治兵
事則思所以禦圉干城治學政則思所以振德登賢
不然而　天子方加意元元以太守雲間之政賜
金增秩曰吾股肱郡生爲我再治之太守其猶故太
守耶將毋念而稍慰藉貴勢耶吾固知太守之必不
爲彼也相國太原公好察吏治而急用賢其於太守
之被誘若免解誘若滌而亟才張將軍嘗拂拭而用

之如以燕閒見謂我請曰定何如二子之不辱門下
士者則不佞與生偕矣

送大鴻臚繼山王公遷太僕卿致仕序

繼山公之守南大鴻臚也蓋無歲不請骸骨而至萬
曆之己丑春請益力　天子嘉其行高其志爲之
下吏部擬進太僕卿俾致其事以行嗟乎此典之不
講也久矣自人主之必欲盡人臣之力而爲之臣者
必欲盡人主之恩故不至於摧僨委頓則不已人臣
懐盡恩之一念而又不能自愼其行則譏訕殆辱乘
之於是人主之恩遂中變而爲薄若夫君臣之際能

兩居厚以終者其道在人臣而其遷在人主吾以耳
目之所睹記蓋十載之中而得三人其它故千百不
能一也前是吾同年沈公濼伯以南右通政乞終養
母　上爲遷光祿卿久之同年袁公抑之以南太
宰引疾乞休　上特加太子少保俱聽致仕今併
繼山公而三矣然是三公者皆揚子以南錢塘以北
所謂吳人也吳人秀贏多能深於文而短於實務異
於北方之士大夫以故雖難進易退而無以爲名亦
毋繇見高於人口若三公則天下之所稱重德長者
沈公爲按察僉事卽移疾歸卧西湖之上四壁蕭然

於官府無所造請監司守令間携酒訪之欣然不辭明日卒不報謝及强起所居官中事咸舉而不欲以治所名表公宦游之日長青瑣論諫指切樞要不爲汨自奉常歸卧者十餘年天下以公之出處爲世道之升降起長臺綱正邦禮建業之淸風幾爲之一變二公皆不家於官垂橐蕭然幾無以爲歸若繼山公則自其先大夫仲山翁已負恬退之目未艾而歸享有上壽公養志備物以身爲暫既成進士而不奏第者六年既奏第復以州牧卓異入爲天官郎棄而歸

養者又數年年垂耳順恭恭孝謹少工詩擅丹青已謝絶之蓋不欲以其長掩先人名中歲失偶不復娶竟日儼然端坐左準右繩歸於自然最後强起廻翔於留京之散署諸少年鵲起據其上公不以幾微見顔色公館岌岌且欲傾蠨蛸縈戶凝塵滿席湛如也其嗣二公而三蓋有不偶然者公且行不佞貞間語太宰楊公大宗伯姜公昔人有云虞公散髮海隅而東都之送殊不藹藹此豈亦有所避耶於是二公合同省諸卿士祖道於西門之外姜公爲祭酒而不佞貞與泯爵焉乃颺言曰昔者疏傅歸有人主之賜金以贐賀監歸有人主之賜詩以餞流盬史冊以爲朝家盛事今者公之行雖無金與詩然特進上大夫之秩歸老於家如萬石君則又二賢之所不能得者自今願公彌精神進匕箸不言躬行之化使比壤之後進士人皆有所矜式漸變而至於道何難哉夫疏傅之不私其賜置酒與父老共之達矣而不聞蘭陵之俗美於其舊若賀監之托跡黃冠以放浪終者又何足爲公道也今夫寧界溧湖固公家几案間物也今而後能使其山若益而高水若濬而長者非繼山公之風也耶公欣然命爵而不佞貞次其語

賀大中丞志齋周公平鉅寇奏捷序

大中丞撫吳之履周遭數千里而遙吾郡東薄海而安慶西接九江相距亦且千里詢問非旬日不達中丞周公之開府也寔在吾吳郡甫下車即集兩監司四郡守二十一州邑之長吏日夜謀所以蘇吾民者於賦稅征役之伏弊靡所不搜剔閭井畢出之隱痾靡所不顯見爲平亭而上之朝歲省以數萬計吳民相賀更生而安慶之屬邑曰太湖者巨盜劉汝國起其間汝國故阮家縣奴亡命與其曹盧汝星輩流劫蘄黃諸鄉落而歸帑於陳漢山時時出剽掠富民家金幣服器實其帑而間發藏粟之羨以予貧者猾

無賴之徒頗趣之有衆垂二百而兵使者之卒輕而躁逼其巢遇伏敗散失一指揮一千戶賊乃四出抄畧焚驛舍放徒囚其事至聞　朝廷公始得兵使者奏記卽抽青村南衛金山之長才勁弓墨陽合騁之刄以從而京口圌山之銳亦與焉然不使過千曰兵貴精不以多也蓋再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姑胥之市不浹旬而馳至其所會賊復走安慶傷地行剽至暮不歸我兵偵知之入焚燒其巢賊乃移據柴家山蘄黃之兵繳之不利其將傷賊又突攻我黃家軍有所破殺公至始更約束信誅賞擇利趨

便一意而進毋得相推諉於是果勢壯往者鼓力而爭先縮朒自完者畏法而不敢後蓋一戰而破其選鋒於黃宮發營再戰而激其走南陽者大敗之獲其魁黨男女輜重三戰而盡殲厥醜汝國等以次就擒蒐獮薙剪無復漏網公乃拊循其吏民從容飲至而返飛捷以報大司馬公既返吾郡之二監司若叅政許君應逵按察副使李君淶暨副將軍馬君繼武率其偏將軍張棟以下貽書謂不佞貞宜有言以昭明公之俊功示永永不佞有事於南司馬部竊與聞公之機宜進止乃敢復之三君謂公家先周公固神聖

也東山之役以天下之全力三年而始平殷孽至於破斧缺斨而其勞費亦已極矣今公朝聞警而夕發提一旅之卒不十日而巨盜悉平發者若不知有行枚之勞居者不知有蛜威蠨蛸之恨萑符弄兵之徂一掃而洗之宅伏莽之戎脅息而不敢動比之先公其敵之堅瑕巨細固不可同日論至或緩或速神武之用要自有異世而一揆者雖然公之盜平大盜雖微見其用而所以弭盜之本則在於盜推下車之精思與除剔搔以長保吾更生之民而已能平盜不若能使民之無盜公其爲諸昔詩人之頌周公曰周公

東征四國是王又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之言也敢頌以爲公頌若乃疇庸班次增秩賜金而著之旂常鼎釜則大司馬之所事守也非不佞所敢與也三君曰善遂錄以上于公

大司馬小江吳公予告還里序

大司馬吳公叅贊機務之明年上書言留務六事天子故重公下樞臣覆議采納施行而公所深憂遠思隱然欲以其重壯　國基而銷反側之伏萌者有所未盡公時感微恙不佞貞獲從公後佐攝部事出必候問加揖公揖不佞而語曰吾必歸矣不佞驚

謂公公所弁髦者爵位耳　天子甚明聖以肺腑
寄公柰何亦弁髦之且公神清而氣完即偶有霜露
之戒何恙不已而遽乞歸公咲曰吾自知之公不知
也疏業上矣余亦不敢復問會疏上而　天子下
書褒公才望之重與委信之篤不聽歸是時公恙尚
未損復上書言臣不幸狗馬之病轉深即一旦先朝
露生死皆　上恩無所恨第以煢煢然若巫尪擁衾
呻吟而以虗名據百僚六軍之上即卒然有不虞非
死所贖又發書三政府一太宰其辭甚哀廟廊憐之
委曲請於　天子俾公暫還里且令撫按臣俟疾

日即奏聞起用蓋公發疏之五日而恙漸損無何大
損以至平不佞貞竊覵公之有起色也大喜謂公可
出視事矣　天子必强留公公愀然曰嚮者公不
知吾病今乃不知吾心吾病非眞損也俟歸而後眞
損無何俞　旨之信至公謂不佞貞吾生矣嚮者
日高舂而起至下舂啜粥不能盡一器今者日食可
五器嚮者暮擾擾不成寐以至署今者寢而甘吾生
矣顧舍人趣治裝客有語不佞貞者曰吳公殆非病
公所謂知止知足老氏之訓而疏廣受父子奉之以
保天年而風示後世者耶公聞之曰吾起孤生承乏

至入坐不爲卑食祿三十有四年又以嶺南功月俸
一品不爲薄三丈夫子皆以吾功入胄學當拜京朝
官不爲卑去懸車之期僅一歲不爲少有代祿之田
足以耕不爲貧吾於止足之分非不知凡所以栖遲
濡忍而不敢去者爲　上恩未報耳然吾實病病
而不去將曠吾職將遂敗軍國大計敗軍國大計將
轉吾報而爲負也吾是以去且吾以病請而歸命於
上者誠也　上幸悉吾病賜之生而獲休沐於故
里者亦誠也吾於止足之分非不知知有誠而已吳
公又言曰吾在嶺南山海之寇蜂聚蟻雜銛矛毒鏃

以抗　王命吾仗　上威力非不能窮獮而薙剪
之然不欲傷天地之仁以快吾意爲之蕩其兇穢而
安全其淑若當是時廟廊之顧方在南吾所規措朝
上而夕報可故吾去嶺而嶺尚可以餘二世之利今
者謬稱重於嶺帥然邇所陳請欲以壯　國基而銷
反側之伏萌者未有響也代吾者不知何公寧能儼
然而已耶不佞貞曰吳公言誠者當諸公言止足者
亦當公今强精神善匕筯有如　天子知之而授
公以心膂股肱之任　璽書下閫中連江里公能稱
病不拜乎以止足之智則可吾故知公之不敢終離

誠也書以叙公行

送崇明令濟南李侯特召入 朝序

上旣以大計考天下郡邑守令多所裁斥而居久之乃稍遴其卓異者司理邑令得六十餘人下尚書又一徵之使備臺垣法從之選三吳最號爲循吏數而屈指應徵者僅得三人而崇明令南昌李侯其一也崇明故隸吳郡與一州六邑比肩而稱巖重然其地越在海外畝瘠而賦薄民貧而俗獷其稍稍能自給者積困於長吏之朘漁中產而下計有棄而宅徙耳侯一切徐之以子惠而馭之以正平不察淵魚不事

鉤鉅其民之就蘇也若稿壤之得天澤其就馴也若饑鷹之歸腹秣忽然而不自覺其相入且相安也屬邑之舊城嚙於海侯慨然欲移之長沙長沙差廣平而去悍潮遠去游擊之營邇可以歷久而便援乃相度其地勢財力請之臺察監司官任其十之六而以四委侯侯爲之節縮宂費因民悅而先之不周歲而告成事於是臺察諸公皆賢侯又廉得其宅治狀甚悉亟薦於 朝前後凡十餘上 天子之所南顧而與循吏之恩銓地之所仰承德意而自附上臣之義者蓋未嘗一念而不在侯與二三君子也然則侯

之所以特被徵者非幸也侯亦思所以報 上與銓地之知乎哉侯旣以卓異徵必且爲臺諫爲臺諫無所不當言於 君德朝政士風吏治亦無所不可言然其所驚目而刿膚者則莫切於三吳之民瘼今自丁亥大水魚鱉之棄餘爲饑莩者十四不已而爲疫鬼者又十三其存者今又付之旱魃矣計獨侯所治不甚虞水旱而成賦又不入漕糴又得侯以爲之乳哺差足活自侯所治四顧以外罔不能一二比也侯能無意及之乎閭井愁號怨讟之聲九閽萬里無由能達之其能達者獨臺諫耳臺諫爲吳人見以爲

桑梓私而不之信非吳人遠而不之悉其能悉之而不以私疑者獨侯與二三君子也侯能果無意乎世貞蓋嘗記侯之新城最能悉侯方休沐還里而吾州之韓大夫偕諸邑之長以與侯有寀寀之誼故令之叙其行發之世貞之所急者不在侯之得臺諫而在三吳之民瘼也

嘉定熊侯考績序

嘉定去吾州四十里而近其土風物產亦相類然壤寬而畝不甚治以往者之無歲徭賦日繁而貪殘長吏要魚肉之其人逃徙接踵至墟落無人煙當是時

嘉禾朱侯汝虞來爲令首請於臺上書易賦米而爲
銀錢無轉輸之耗費吏胥不得乘而侵牟又爲節縮
它用以寛之諸逃徙漸復矣會朱侯以最得遷去而
蜀熊侯子績繼之侯至未幾而屬大水邑雖名爲高
阜而窪凹相錯加縟水至不得出而所謂花若又積
敗於風雨明年旱又明年大旱旱至亦地千里熊侯
所以撫摩而軫卹之者不啻赤子之在乳也其民亦
依依不忍舍也曰吾父母孔邇卽死不願徙也大司
農較國課之羸絀以爲嚴最福下書責宿逋公歎曰
死亡之不暇而知宿逋乎請之司府至請之臺語語

淚俱謂令唯有解綬歸而已屬臺司諸公之急民也
甚於令爲特許之緩徵其民得先治其私而後及公
以勉灑朝名屬邑之故漕河瀾其傷瘞無所從桔槔
采益槁侯欲疏之而都水使者嘅嗜其費侯咄咄無
所出蓋聲未絕而畚鍤如雲集矣不浹月而告成事
嗟乎侯之民其兩相愛也兩相爭也如此乎㦲矣余
以去侯治近故益習之侯之始至也余問其民曰安
得如朱侯還定我家室乎旣久之曰似獲得一朱侯
矣今者以奏績遷過里其民來言曰朱侯殆不如也
何以明其然也曰朱侯當貪殘之後爲德易侯當循

吏之後爲德難朱侯徠我於旣徙也易侯蘇我於垂
死也難余領之尋余過郡與臺集臺使者感額曰一
州守二邑令且皆滿而又皆賢奈大司農以舊課難
之乎謂侯與吾州韓侯崑山呂侯也余喟曰舊額而
難賢守令哉以不佞劑之則江南之守令艱於它方
十百矣以今之守令艱於昔又十百矣以此居其繁
而彼居其簡也以今居其繁而昔居其恒也然則今
之滿考尚於昔可六載考也其當於它方可九載考
也已而臺果皆許爲侯考而吾州韓侯以諸邑侯之
指來請言諸邑侯皆侯同年又皆賢世余嘗戲謂天

之篤狗與民極矣乃猶能容諸賢之恤之而不妬使
去乎余聞嘗一過熊侯至邑門爾如也若無人登其
堂寂如也若無事亦嘗爲具召我數蓋而已若不知
有重客者此其鉅才清標寧獨一惠政而已乎叙患
政志所急也

州大夫對延韓公考績序

人主以天下之命寄二千石以下最大爲郡次爲州
又次乃邑州居郡邑之間於郡有不隸於邑有臨有
不臨官五品秩比二千石崇矣然而其入不過郎書
而所莅之奉不得通理以故人之覗之狎於邑余嘗

佐大司馬上書言請得畀其選必甲科而其課績得
以三載之最併入於郎署其課高第者或徑得超爲
二千石銓部叅用余説以請而前是吾州之大夫韓
公寔以甲科高第來公始拜　天子命戚謂太倉
不易治也是賦煩而役重吏狡而民黠小不得意謗
讟緣焉公曰毋畏也傳不云乎心誠求之不中不遠
公甫下車延見庠序諸生三老吏民問吏弊疾苦不
數語而晳所以慰勞諄篤中綮出相顧加額曰公眞
神君也吾州自此完矣故吾州之責賦急而無序其
上下出吏手胥吏夜下鄉井姦黠之民匿其賦而以

什一予胥又分其半以予吏輒匿之不聽督而所督
乃上賦者然胥下鄉至數四姦黠之賦不在官而盡
於吏胥手矣公爲畫一之式以來之胥不輕下督不
輕施其民咸大悅服而姦黠者亦樂其賦之不爲吏
胥有也第以天之不弔明年大水明年旱又明年大
旱公履行墟落間悉得其狀涕泣爲臺言請寬一切
賦稅凡三歲三上疏而再得請於大司農減三之一
時各邑皆作糜以啖饑者公行之獨得法而又躬自
慰勞之吾州之孳差少兩造具於庭此衷彼辟不待
竟輒辨辟者杖至十而已不盡傅爰書也間得其情

付三老聽息以故獄鮮輕繫嘗鮮滯牢肆鮮宿儲羣
吏洗手奉法四境之内翕然若赤子之奉嚴父慈母
精神心意流通浹洽而無間問與搢紳先生還往必
以禮其待博士弟子俱彬彬有恩歲時試之得其秀
穎者與課經稅討論政事咸充然若有得也公爲政
前三載而諸臺之薦剡積十餘上至是乃始奏其績
臺當復爲之稱最而以吏民旦夕之命强留之不成
行銓部亦必爲之按故事以請公之二尊人當封如
官秩而階有　璽書之錫矣余尚以爲此俱不足以
報公卽不能若黄潁川王膠東之增秩賜金獨不可

少留公而以郡綬佩之俾悉福吾一州七邑之赤子
乎不然而用高第入清曹黼黻廊廟之上抗議禮樂
之大此國家之利也非吾州有也屬崑山令吕侯走
使入金陵索余言以賀公而嘉定令熊侯已前滿公
前索余言賀之吕侯亦更前滿矣二侯之與公皆遷
閩范睢所首紀也余嘗謂人吾郡之守令名雖美於
他州邑其艱苦十倍之固當以三載爲六載今者比
歲大水旱卑亦藉以無流徙桴鼓不恒作所謂三載
者不當六載論耶惜余方在遠地未能以此言進之
主爵者而姑以贈公

贈渭陽呂侯考績序

當萬曆巳丑之秋吾崑山呂侯與吾州韓大夫嘉定熊侯相繼當考三載績而呂侯最先熊侯之考則韓大夫為之請余言以贈韓大夫之考則呂侯又為之請余言以贈而呂侯顧悶焉計必偏熊侯必以嘉定之貴而有文若大宗伯徐公輩乞其文以贈侯而邑之士民猶有不釋然者謂侯之政在吾崑崑之士民被侯之澤為最深博而王先生亦吾邑人也其忍不以桑梓之故而惠一言於是太學許生椿齡椿芳輩士民意走金陵具以請噫微許生余故當有贈也侯以進士高第來治吾崑第其去書生僅五月餘耳人故少之且意其北人未必能悉東南事而奉以姦黠變幻之吏胥蠹睨蝟集以蠱侯侯從容待之不動聲色而盡得其狀抉其盜庫之宿蠹而寘之理釋小謄為奪第於單赤之情狀與閭閻之便苦無所隔閡於堂皇之上下一切皆發舒所接見士大夫必以禮報謁必以信若居閒請托酌情而應之卒不以三尺狥也蓋為侯之民與稱士大夫者不忍欺而侯故若神君湛然自如也今東南之地初年大水明年旱又明年大旱其大水則魚鱉其宮大旱則赤地千里侯之民非死而徙耳尚猶以依侯為念不忍舍而侯肫肫然為之請蠲於上貸賑於下即不敢謂其民之無死徙而生存於侯者不啻多也侯與民終始水旱者三閱歲而皆有以生存之然則侯之考三歲績其不更難且巨哉余嘗與周中丞李直指言造物者之意始而與民以大水既而與之旱既又與之大旱若不欲使周餘之民有孑遺者尚能留此三賢為之守若令又有吳縣吳江常熟與相錯而治豈天地生物之仁不以肅殺俱盡耶二公啞然而笑曰有是哉余姑據以復許子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

壽歸德倅姜翁八十序

王世貞曰吾聞之元命苞曰弧北有一大星爲老人星治平則見爲保章氏說者曰星今見女牛分以故江左多壽考云自司馬晉都江左而文士鉅族往往躋顯貴者然其人亦往往不敢望下壽大抵以爲土輕水柔薄體而侈用之故及余束髮而事吾鄉之老

乃至有百歲者九十則時見八十七十則恒見而不以爲異豈所謂保章氏之說果歟不耶然吾竊於八十七十有恒見而不恒見者則吾歸德倅弋泉姜翁是也夫壽故不可繩準例也今夫鄉之人蚤俐罟欲動與憲觸而獲牖下者此非以德選也其爲造化盜者也耳目不能別聲辨色幸而置其身餉服名不出閭左外而壽者此其爲造化愚者也朝而廣夕餔秋而虞寒纊而恒不給而壽者此其爲造化役者也鰥者獨者瞽者聾者跛者夭閼者而壽此其爲造化畸者也凡吾所恒見此耳即無論八十雖百歲又奚取焉而獨姜翁自其爲諸生試臺使者稍以文學進即舉德行者備之恒相甲盖宗族稱孝弟鄉黨稱忠信以至薦應天歘國子謁吏部選生平無絲忽肯衰之累於人口　國家重循吏則姜翁所爲嵊衡山令一爲歸德倅所至吏民追思而謳謡之　國家重明師則姜翁始司麗水訓再司撫州訓皆能以身爲棫樸　國家重薦賢則姜翁之於晉於楚皆銜文柄而得士如王方伯道行者可指數　國家重士節則姜翁爲倅時方以政報聞而一旦致其事歸所亭爲之移檄吾州以旌之姜翁歸而杜門讀書郎州大夫自公上

歲朔一再見外絕不以私請而門生故人時時屈于旄而伸委巷姜翁固如忘也今姜翁八十矣而神明之用不少衰徒綴却杖別聲辨色甘匕箸便談論有子爲諸生其子復有孫稱爵矣夫姜翁之壽也而以德選固也其壽也而又以福偕此其爲造化私者也所謂不恒見者也夫世貞姜翁門人也自世貞爲是言而諸爲姜翁門人者咸欲得以爲翁壽吾又聞之元命苞前所謂老人星者見則　天子壽毋於秋分至南郊以候之今　天子之號曰萬曆萬曆者萬壽永永無際也而其辰曰仲秋吾弟敬美以進賀

行業從諸公卿大夫後效金鑑祝矣姜翁之懸弧則孟秋之十日也詩不云乎酌以大斗以祈黃耉不佞敢奉大斗而從諸門人之末而壽姜翁敬以二秋之分伺諸郊以竊窺我　明君臣朝野之盛

壽侍御白岳何翁七十序

嘉靖之歲在重光單閼先大人獲儁於應天而是時同舉者何翁先大人之少長於翁一歲得通名籍稱季昆而其後先大人由御史累官為其臺長久之而何翁以六館高第亦拜御史司南淋糾察出按江防故事御史以嫌不得治其省人而獨江防無害何翁

之按江防盖繡衣而晝者鄉人之豔羨之而當是時其兄弟罷其官歘然奉先諱不敢循世講於嚴鼓交戟之內而翁所行部亦僅抵吳城而止第一時士民傳說何翁秉憲脩紀文武大小吏賢者若師保之有傚托而不肖者則疾讐影響之不暇何翁既用伉爽便治體明章程當遷而有所不悅於用事者至斥外復以最異擢長郎曹一旦謝其官歸何翁之去御史垂二十年之其適於恬澹寂寞之鄉而壯不必耗小其用於泉石農圃樵漁之業而巧不必施其機日以杜而意日以寬齒日以宿而體日以壯人固若忘翁之老者而翁年已七十矣其里中戚程君其之昆季嘗與其不佞還往謂辱翁通家子宜有文以壽不佞屈指翁甫去御史而　人主於鼎鉉有所置革一時言路大闢諸吏斤斤奉三尺中外洗心慮而聽治公不獲及其時竟所吐與所措注於天下即天下亦不能盡公之用以為遺恨然而公之所欲吐於所欲措注者其賢士大夫俱以漸而代為之盖至於萬曆而人主日益聖揆弼之臣日益喆舉一世蒸蒸於太和至順所以滋翁於難老之地者何限而公之所以凝承之者又何限也在易乾之九二僅在田之龍耳而

天下文明漸之上九一漸陸之鴻耳而羽可用儀然則龍何必御霄而鴻何必麗空哉何翁盍亦思所以文明羽儀斯世者不佞將益有所稱述以佐觴歲歲是為序

壽觀察寧齋季尊師七十序

世貞年十六而受易觀察使寧齋公公是時甫三十有四游太學負重聲而其為人恂恂長者即之和風拂而甘雨沐也至取予好惡則又嶷然山立矣先司馬心器之間謂世貞曰夫此公者寧獨而經師哉居二載公舉應天試世貞幸獲從公後其明年公成進

士出守濱州其又三年世貞獲幸成進士爲尚書刑部郎而公入爲郎同舍久之分獄諸大辟至鬼薪白粲以下公得楚世貞得燕尋以竣事後先出爲臬守世貞得青州以罷公得袁州遂爲其省臬副叅知至今官天下稱良二千石必首屈指公而偶以輸幸相賢意不欲株累無辜與使者指異見刺歸公之歸世貞獲侍公杖履者三歲所而復起治大名兵中間以艱歸復侍公三歲而出出而叨撫䘮鄖以不任納節今始獲與侍公矣而公又年七十中間三十六年學而仕宦而歸其實奉公以周旋者不能四之一而公

之所以教益不佞者亦豈屑屑爲雕蟲之末技而後謂之師其幸而侍公之杖履則公之食息語動皆師也即不獲侍公杖履而公之風猷政術其所傳聞亦師也公之初治濱惠利踰子産濱人至今誦之其治袁官事若家吏幸相於諸搢紳而弗能怨獄楚楚寃之獲信者幾百人臬江右江右之綱紀振然而未嘗一聞之公有德色也使者之株累無辜將以峭游見才微公力持之江右幾崩起矣使者以是遷公以是罷然而未嘗一聞之公有恨色也公杜門日讀書累數千萬言而對客粥粥若無聞於公府絶不以居間

進而造請報謝不廢其既踰耆鄉大夫人人推尊之而退然若輩行卽長吏有所疑於政以叩公立決然而不使人知公之爲重德長者固自天性其學力亦有以稱之也公長於世貞十有八歲而齒編貝而顏渥丹五官之用儼若少壯而世貞髮日种种齒半墮矣夫松柏之凌霜與蒲柳之畏秋識不知之然嘗竊聞公生平與張夫人相莊無他媵至六十而悉謝絶一室蕭然絶不貴食酒晨起啜白飯少粗菜佐之午肉不過數臠此其所以精神强如納稼與養榮以盡天人之分當如何也世貞雖視公無所不師而蹤志

悍氣未能盡融釋以步趨公之後然所得於公者亦不少矣於是八月之廿又七日爲公懸弧旦而學之博士弟子儼然而見造曰唯吾子之嘗受易於公也昔孟長卿受田王孫易而別用陰陽災變書後舉孝廉爲丞相掾上以其改師法旣不用丁恭之弟子鍾興者授上經且侯而固讓曰臣師少府恭也請得侯恭而後及臣古人之重師報師若此今子名能不倍師說卽不至作孟長卿而亦一嘗用事不能有所推薦以附於鍾興之義公七十獨無一言以爲公重乎世貞敬謝曰此吾心也夫公寧藉不佞一言重不佞

一言亦烏能重公姑志其所得於公者耳遂次以授
之而大斗繼爲

又

仰松公治吾州之明年惠鮮黔黎細大咸若間謂州
綱紀曰得無替於老老之政耶乃以秋七月爲別駕
姜翁入奏壽諸禮文咸秩居無何而以今八月爲觀
察使寧齋季翁七褰壽間者過世貞而偪之曰季翁
齒差少於姜翁顧其名位德業穹然茂隆也即僅僅
之實不足以爲翁禮日升川岳之頌不足以爲翁祝
以吾子之習翁也而又嫺于辭敢祈子之一言而重

乎世貞既謝不敏則謂仰松公今一時能重季翁者
莫公若其能受公重若莫季翁若而能竊知季翁者
則莫世貞若天下類以季翁昔之用喜而後之不用
惜不知夫用之不爲用而不用之爲用也季翁起甲
第兩典州郡一叅省則號良二千石爲比部郎則號
平亭無害爲按察使副則號强執法孰不以用爲季
翁喜而不知當重足脅息之世斤斤守其職名能賢
於瘝曠者耳而於經邦之大畧司直之峻猷則尚有
所抑鬱而不得吐及其持平議用輕典一旦忤伎臣
指中軍辭罷歸俱見以爲不竟用而公之至自江西
也十五年於今矣不爲閭門養重而靡私門不爲絕
跡公府而鮮僻跡從口之所發而皆咏言衡身之所
應而皆矩行其忠信篤厚之至使儇薄者愬然而消
其素耿介明哲之識使賢者有所依以樹立而不肖
者有所辟而自遠蓋隣吾州而邑者亡慮數十百萬
家其搢紳士大夫既雅慕好季翁之爲人而亦魁里
胥以至田畯野父亦能舉翁姓名以相讚述其於軌
物範俗所渾益非淺尠也周之時老老之禮爲之酒
正共酒槁人共食羅氏共鳩外饔共割烹樂師共歌
舞之事自　天子之都降而郡國其尊從學者皆

然夫豈唯欲盡其安之之分亦以軌物範俗大有攸
賴耳是故非孔彭之嘉言無數之令儀不與也其法
至漢而小變然人主尚脩袒割問道之敬於三老五
更而郡國守相倣其意而行之陳仲弓以一太丘長
老潁川而于旌巷羔鴈成群鄭康成以一布衣不
應大司農召而孔北海爲之表其鄉曰鄭公鄉至於
今獨寥寥也然則季翁其眞有當於古之老耶仰松
公其猶行古之道耶在易漸之上九曰鴻漸於陸其
羽可用爲儀吉季翁以之毛詩云黃耇鮐背以馮以
翼仰松公蓋深於茲語者矣遂次之爲季翁壽

金吾王君六十序

余中表兄陸汝陳氏好游大人以自益其於故太史曹先生交往尤數太史金壇人也乃汝陳則時時爲余言金壇之土風方物其邑居賢士大夫甚詳而於金吾王君所推許尤至謂君雖起貲郎頗能讀書識道理不輕爲然諾於治家盡瘁心開明頗好爲長者不倍德其兄弟齒相及所以推事之禮極篤業析箸矣而以財通無間撫其姊復撫其子與己之子等汝陳稱王君不容口然謂君用貲高其鄉人忌之婁起大獄相窘當其近三十時瀕殆矣而君爽然自如亡

何事竟白繇太學爲吏部選人以有今官迫納祿里居又三十年矣而獄中之又瀕殆矣而君復爽然自如亡何事復白當其瀕殆時賢者以爲風之薄而忌其不遂振其復白時賢者以爲天之定而喜其不遂萎蓋至六十而君冠裳儼如室宇田疇益闢閑玉充於庭圖書列於庋雖其忌者亦無所容側目而爲之憂喜者相率而成詩歌既頌而後視之汝陳乃稱王君甚欲得余一言以爲重而未之敢也夫余以汝陳識王君而又善太史先生又與君之弟鴻臚公爲同年其何能辭竊惟夫王君甫六十而遘阨者再其所遘而不足者皆人之變而其所享而稱福者僅亦人之常耳何足以爲王君壽獨不聞夫無懷葛天之民乎蓋畢其身無譏讒挨枕之事與所謂困心衡慮者降至於姚姒之代而猶云帝力何有於我此其人即百年寧知所謂壽與壽之樂及其世革而征誅人易而札瘥而後羨夫壽者與壽者之私自幸也又不見夫終南太乙之遁者乎木實草衣豕游獲蟄耳目塞而無所交形容若槁木此其人即百年亦寧知所謂壽與壽而富之樂及其之乎通邑大都之中苦與甘之相禪枯與華之對形而後羨夫壽而富者與壽而

富者之私自幸也假令王君遘不阨則所享者爲無味阨不再則所以保享者尚未精君今精於保矣自此而百年其味於太古幽谷者深矣汝陳試以語之有不霍然而悟者幾希

王母陸太孺人七袠序

太孺人之事吾伯父藩幕公也蓋有龔夫人云龔夫人奇嚴其御諸媵若束濕而太孺人獨以卑詳隱約當之龔夫人獨不能以其嚴加太孺人太孺人不以無嚴故怠龔夫人禮後雖稍就他舍自便其歲時伏臘起居甚恭已而甚相勞愛也太孺人有一子曰世

望為吾弟自夫人與潘恭公後先捐館舍而太孺人始稱母自世望補州庠晉保御氏之佐以行誼文雅重諸搢紳間而太孺人始有聞於吾宗今年太孺人壽七十其九月十三日為設帨之旦而諸稱世望中外親及游好者數百人皆具牛酒上壽世望一無所納顧獨謂諸君憐而壽我母寧獨無一言之祝以為閨閫重乎時世貞解鄖陽節遷留省便道歸里最其所欲得言者乃傴而前賀顧謂世望曰子能以升斗之祿養太孺人乎謝曰不能也則又曰子能率孫子前擁太孺人膝為歡乎益蹴踖謝曰不能也夫此二

端者人之所易也而子難之然子不為官而能以體御之服共侍不為祿而能以甘旨滫瀡肥美之味共奉又所謂具牛酒數百人者多貴游豪賢之士世不能其一嚬笑而悉萃於子之堂夫此數端者人之所難也而子易之則太孺人之養於子也志也子之所為壽於太孺人也亦志也子誠以志而壽太孺人則願子毋勤於名而務於實施不責報志不取快蔽不新成使其居若畏壘之里而葆其眞若嬰兒之至和以目滋其後太孺人方齋心佛廬以希無生之妙服則含飴弄孫舉家庭而納之逍遙熙怡之境不亦快哉吾不知所以壽太孺人者知壽子而已夫壽子乃所以壽太孺人也世望拜且謝曰敬佩兄之規以復吾母

壽許母張太孺人六十序

余故從里中一識許公旦而嘗承之浙省東受臺納過蕭山而公旦適為令所至臺館餉田野治諸吏民謳歌蕭山令賢以為便爽果斷一切辦治不下王洛陽湞而恒依於長者則有古魯中牟恭風公旦顧秀玉立進退談説詳雅諸監司大夫靡不目屬之見以為公輔器而一旦用郵傳故與悍客抗客故無賴子

中公旦以飛語罷官人或為令不平者曰令雅負循吏聲旦夕有臺璅之拜而今胡遽罷也且用事者柰何錮士於少年公旦謝不敏曰有之吾覩夫囁嚅者自少年而白首未有遇也今吾幸遇而脱章縫制百里之命即不能齮齕忍噫於喉咽間而彼尚不能以塵汚我我又何恨遂單車去邑歸當是時公旦之父子行君先逝獨母張太孺人在而公旦自念令無它恨第何以解於太孺人太孺人迎而謂公旦吾去令毋歸而為諸生毋亦何損也吾聞夫令最善狀微而為臺璅如若所期者萬一皁囊入西掖門三日不下

即我何以進七箸令鼻息自如與日若奉　聖主
威德有四方之事詩所謂故轉予於卹有母之尸饔
我又奚顧焉今若歸而長有我也我又得以長有若
也盖母子相煦沫於五疝之宫熟水菽而進之其樂
熙怡如也去公旦之辭令今又六年而太孺人六十
矣諸與公旦友者某某輩若干人來乞余言以爲壽
余竊觀夫昔之人有廬江之檄捧之而色喜者孝子
哉君子以爲猶養外也緣上之歌有依子而隱耕者
賢母哉君子以爲猶悉也今公但能養太孺人志太
孺人能養於志無幾微不平見於色而　聖天子

方恭已而成太和大順之化即賢人君子於朝野奚
擇焉公旦欽未竟之才以共奉太夫人優未報之澤
以貽子孫所爲壽者固未涯也亦何俟余言而重耶
次以授之

孫母繆太孺人壽序

孫君之去自吳興也當得調宅郡而以繆太孺人老
不忍遠膝下云盖侍養之四閱歲而太孺人八十矣
諸壽太孺人者若而人諸所以壽太孺人者若而物
而孫君未有以快也顧謂其友陸伯子安得王先生
之一言爲母重乎而是時余方開鄖制閫道阻莫能
致其又明年余罷南廷尉還里伯子始以孫君之意
來肅請孫君所以迫得余言者謂余能悉孫君悉孫
君而後能悉太孺人也余雖椎不文所以不復辭者
亦自負爲能悉孫君悉孫君而太孺人安於余言也
余之守浙西部也所專治則吳興而孫君爲其郡司
理凡余所讞獄欲稍輕奠者以屬孫君靡不如意即
余所欲重而情少不厭者或情淺而阻它吏案者咸
委曲調劑以導余於平而孫君復用幹濟數領它邑
事君未至迎君惟恐後既得代挽君惟恐失之兩署
則爭願得以爲主余素識君以文高重於鄉其薦筆

月旦人人傳説之而不能無避其鋒頡令爲吏而廉
能固當胡以能長者乃爾得非用太孺人之誨以加
損七箸爲懲勸也耶夫漢之號賢明母毋若雋氏嚴
氏其二子俱以刻精持法稱而二母俱以寬誨之不
疑奉而終顯延年拂而見法後世謂幸而雋母之言
行不幸而嚴母之言驗太孺人以默成孫君德孫君
以默體太孺人志夫豈特賢於嚴雋母子固
倍蓰也抑吾聞夫太孺人之稱未亡人也盖二十五
云太孺人矢志白日以勸苦振家政撫孫君成立於
明格當旌而竟莫之舉也豈有司者不能餘故事耶

抑太孺人過自抑不欲以逝者成生名也耶夫太孺人之未獲旌與孫君之不徙官固與於司世道之責然爲毋者節而恬於晦爲子者孝而恬於退其所托同也夫以介山之毋子雖號稱相携以隱然不能無露懟其視太孺人虞山之里充然太和者當何如哉予故不辭伯子之請而叙贈之

壽王毋皇甫太孺人六十序

歲萬曆之丁丑而皇甫孺人者六十矣孺人歸王氏而稱婦者四十載而遂稱毋而家事治者二十載而遂有丈夫子二俱爲時聞人蓋孺人於法得稱太云

而少子無逸游州庠謀於友陸楚生介而請王氏之老世貞曰願得長者之一言以爲親壽惟不佞亦嘗之語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夫近朱而之赤之易也則知夫近墨而不淤於黑者之不易也當孺人生郡都會諸父登甲第者四人諸姑姊嫱而爭爲容以脂澤倩冶相高奇服麗笄相侈勝而孺人獨恂恂其間質素自檢及其歸於王氏而王氏尤號稱熾盛夫以孺人之貴司直公爲之父而兗州公爲之舅而太學君爲之夫承雲之第聳鱗次於白蕩中過者目攝口噤而不敢皆其勢甚足以豪而孺人之恂恂猶故也蓋不欲以父之貴聞於舅又不欲以舅之貴聞於鄉而會太學君屬疾疾且久多躁怒孺人婉曲調解之使太學君志爲疾也者家之臧若獲志其爲太學君疾也者及孺人之爲政而後可知也嚴鑰落易時嗇蚤作夜起勞勤扶惰程入爲出蓋二十年而孺人嗃嗃之聲不聞外然業已饒積矣爲二子之諸婦冢弟指以數百計顧其爲長者不佞年間左衮然二子耳縱不得一命以爲孺人榮乃其就者家而家儒而儒於鄉人有進嫌而無退譏夫孰非用孺人之教耶而所以榮孺人者亦何限耶吾故舉而叙之以風夫王

氏之爲婦爲毋者若乃頌壽祈福以從華封人之後則諸賢事也非爲王氏老者事也

壽清卿雨亭陳公六十序

當雨亭公之六十也而邑諸生欲得一言以爲壽乃其從葵具先焉蓋其之父重慶公雖視公爲諸父而以道義相規切文業相倡酬若師友唯不佞得後先其間竊托爲知公何敢辭公爲諸生有聲東南既成進士令永豐與王文成公之徒善相與講明良知之學甚晳而其所居官深得夫綏和匡翼之妙不專治刀筆以故名聲卓然有客中年風迨其用高第徵拜

瑣垣慷慨論天下事即以多諱之朝不可犯之大臣而公侃侃自若所論建亦有俞而有咈其咈至於廷杖罷官而不為動公之初入諫垣也握白筆操皁囊而矢曰身吾君有也非吾有也及罷而喜可知也曰身乃今而始吾親有也亦吾有也入而桓一褐精拔水之養出而桓一褐放浪山水間融融如也隆慶之初　天子下詔收召直言公自徒步還故官以至左右諫儀所謂白筆皁囊者而矢曰身復吾君有也非吾有也然公所操持益切中興之治取稗於公者良多而已不勝其直容臺之副雖名為超拜而陰杜

公之口柄臣之脩郄者得以考功法而擬公後且坐謫矣公前已請休沐歸里則又脩其舊所桓褐而喜曰身乃今而復吾親有也亦復吾有也入而精拔水之養出而放浪山水間而又融融如也尋所謂脩郄者既已敗而天下之搢紳大夫士日望公之出而公則漸倦於人間事毋論公六十而封翁亦已八十有四矣即天下以不盡究公用為公惜然吾聞之世之獲致其倫分於君臣父子之際者抑何艱鮮也公出則以其身為君有而稱忠入則以其身為親有而稱孝凡世之所以推公抑公而成公之進退者其用意雖人人殊要之皆以倫分致公者也公可以壽矣程叔子云凡人老而不及親者其誕日不當為酒食宴樂之事善哉叔子之規乎然孰是以衡天下則鮮有能當其壽者而　獨於公見之虞山之陽尚湖之濱有考鐘鼓兼綵繡千金壽而萬年酬者去公而寧有二耶某其為我浮公大白而語之曰公身真而有矣公之子某且代公為君有矣

光祿丞吳惟登先生六袠序

稱余友於海內者二人為故觀察使李于鱗今司馬汪伯玉而吳先生惟登皆與之善二君子皆揜介少

可然雅稱吳先生後先為文贈之而伯玉至引其仲子繼福入豐干社以先生有九丈夫子而皆文彩其貴為　天子從臣者二人太學生者三人名其堂曰九苞而先生之堂在休寧南山中有臺曰清嘯亭曰倚雲宇曰觀蓮齋曰露葵又有鶴林鹿柴醉鄉芝嶼之屬暇則游息吟哦其間甚適也先生業已六十念與二君子善於天下士幾盡而不得余一言為恨其叔子繼茂又與歐博士楨伯陸茂才無從輩相砥切為詩號廣陵社無從謂余之善之也贄文以壽先生余竊睹傳志所稱閬風員嶠列仙之屬在雲氣間

以爲必無其人卽有之意其游於至恬委和之鄉而久於無思無爲之境依希乎長在而不滅者跡之終不可得也乃不出人間世而有先生先生世爲徽鼎族通經補博士弟子稍困於試去而游京師以筆札事世廟拜官禁近遷令大官會當尚食不樂曰吾安能效孔侍中祭一壺耶去而歸所謂南山者先生旣內足於財九丈夫子爭竭力而門戶之是捍諸婦脩其蘋蘩酒漿之役以故不問家而家治其精神游於恬和之鄉而思爲入於無有之境吾不知閬風員嶠作何狀庶幾於先生得之哉且夫余所聞之化國

之日舒以長今　天子仁聖垂拱而受成喆輔四夷嚮風兵革不用卽遐陬窮谷疇叟匹婦咸自樂乎有生之味而擬其日之舒而倍長者而況於先生之日何日也徽地四塞其間名嶽大溪良禾美箭無所不包縮卽不以通一鹿車路而徒周望其雲氣之推幻而謂之閬風員嶠無所不可藉令不以狎見先生而驟卽之睹其貌諷其詩詧其所居處共養與子姓之盛熾而謂之列仙之人亦何所不可聞伯玉已爲文壽先生其於文最高而於先生最習無從試以吾言質之何如

贈大叅張徽庵公壽七十三進階通議大夫序

徽庵公之始致雲南大叅事歸蓋階大中大夫云居久之而　上推二宮徽號恩得通議大夫而是時公之子藻積戰功至大帥奉璽書總吾大江以南兵事其庵下諸樓船材官將軍管懋光等來謁不佞祈一言之壽不佞謂管將軍吾甚賢總帥君而信將軍言微而請吾固欲壽張公昔者先王之世兵民之用不分其卿大夫雖不無世胄然往往以德代承而其委責而奉王室者大則共坐論作行之職出則宣其猷力以經營四方故其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又

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所謂腹心干城者蓋一之也隋陸無武絳灌無文則其勢不得不漸岐至於明而益遂涇渭矣彼夫魏黥成英之積閥其統務無論它未有名將之子一時公車著名簪筆者然而亦未聞三事九列之後裔收勛於帶礪者也此君故夫亦以介胄汗馬之餘狃其快而鹵莽筆札文士沾沾自喜者利用弱而不屑言兵事也乃張公家閥當拜萬戶秩三品舍而去之而事詩書四十猶不第然不少挫以成公車名其爲戶部郎則職雲中上谷晉陽諸餉當天下最危劇爲二千石則踞嶺右十郡之要害以

日與臺使監司論質為旬宣則在西南萬里外收夜郎滇僰之衆椎髻而乳哺之然所至輙成其循能吏名不為苟敕一旦以筋力不任請　天子高其誼縱之歸及歸而理家秉脩伏臘祀造請酬應不厭而又貫其勁為文酒泉石之適於筋力抑又何任也識者謂公始欲以其餘之不盡者授總帥君吾聞之總帥君之當來江南也干旄在門劍履在榻沉酒崇肴跪而請受教公若曰而來前夫秦晉之大夫其賢而得老者毋如蹇叔范武子其有子為良將帥亦莫如蹇叔之子與武子之子燮蹇叔之子與殽師叔哭而送之曰余收爾骨焉然其殽敗有勞師竭遠而已所謂剛而無禮為敗本者叔何以不預訓之不爾何不使早避之武子之將老也引如怒逆沮之詩以戒燮俾從容二三子唯敬無何而有鞌之勝師旋燮也後入武子曰毋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功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夫以武子之光輔五君為盟主其得老而授燮將必有制國衡世之衡而大較不過遜避不自伐以居功名而已吾老矣吾不敢望范武子竊望而之為燮也總帥君拜受教以別蓋不佞竊從諸將

軍得君廉仁謀斷屯營狀不可指數然其大指在樽節退讓與燮之不自伐者一端而能安於韜武脩戢之際則體公教為深公亦可以安於老矣管將軍復前冊不穀因知公之欲壽張公也夫以范武子之德後百年而趙孟屈建交頌之若新柰何當公世而失之於是公年七十三矣余乃言曰夫七十者恒福耳不足為公壽節鉞之拜一階半級不足為公壽節更進之而總帥君開制府附通侯印不足為公壽抑范武子者得老之大夫也而號為武燮良將帥也而蟄為文其父子之文武交相用也交相成也交相顯也公家庶幾近之將世世毋替焉以是壽可乎哉管將軍曰善請識以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

壽大司成稚川王先生七十序

世貞束髮而爲進士業而稚川先生寔造之自是得通門人籍數以燕見談說道術經濟次乃泛濫子史百家以逮雕蟲之技毋所不辨睹先生故崖江右然長七尺餘貌偉麗其口而是時二相君皆江右人俱器先生爭欲得之以重而先生中立無所偏倚時時

持正論進當其相爲軋而獨亡疑於先生及其後有所負勝先生獨又自如業以先生且大用矣而恒逡巡引避去其同舍諸公既用文事顯貴栢梁驟取卿相先生回翔散署間泊如也不佞之友楊仲芳坐論糾相君當見法念非先生無能救者而難發言先生慨然曰吾不識仲芳何狀即不諱爲　朝廷累累且及相君老而見相君之子爭之不應即入直所見相君益爭之力相君爲色動而會中宅飛語不果先生雖秘弗洩然其語已稍稍聞薦紳中咸爲先生危之而相君有所移恚於不佞乃稍寬先生先生用資望

禁稍乃以太常領南廱均事最後相君罷言者乃謂先生有所不利於仲芳而苟摘之使去位矣即回拷飯參殺人尚得以名與跡而擬之乃謂先生不利仲芳哉不佞世貞既雪其家冤强起就吏而言者追論之以救仲芳爲倡狂議夫以狂議責不佞即先生者不佞所與聞仲芳事者也不當以先生不利仲芳以先生不利仲芳爲不可即不當責不佞以狂議也夫言官者公是非之衡準也而若此者何也業以先生遒抗直俯覷一世且時時引古誼責其人以緘默而欲甘心焉即可奚至併其事而顛倒之先生雖畧置

辨一二已即掩關讀書著述明古聖賢之道絕口不復及往事而中外持衡大臣及海内之士大夫其名能器先生者謂先生慷慨負經世才可以當折衝握算之寄而實不能盡其點召鮮識者或尚以爲不利仲芳人毀譽時相半而先生愈益嘿嘿不爲辨即臺使監司有尉薦者一切力辭之蓋先生之用竟不顯而今年七十矣道益明行益脩所著述益富雖不能無宣髮而貌渥丹毋異少壯先生既掩關不時出出則道路擁觀以非仙則神而諸儒生挾册而問道者先生從容誨示之無不虛往而實歸至里俗之所慕

嚮一惟先生而先生亦恬然大和之境而忘世之不我用也吾聞之葛勾漏云周孔之道本與偓佺安期同體而異用周孔以道濟天下故捐其身偓佺安期以道濟身故捐天下捐身者其用大捐天下者其用久先生乃不復夢周孔哉其於偓佺安期之所謂久將庶幾也勾漏字稚川與先生別號同不佞故敢以其說進若所云仲芳事曉曉焉以先生之不平鳴先生如弗聞也已

壽秦母殷太夫人八十序

當萬曆之戊寅正月而方伯秦君子成以母殷太夫

人之壽言請也前是甲戌之正月而秦君巳六十不佞業贈之言以近擬公之從祖端敏公謂君入而奉太夫人萬年之觴出而宴賀客以端敏公其年固夙夜在公矣力不任而始得請以歸歸而有遺憂於國人間之樂外集而中爲之閑君於端敏何讓哉則又達而擬之白文公以文公少而賦新井之詩及分洛之日僅聚其婦與其孤甥姪居君今上奉太夫人下撫諸弟其爲子者非子而猶子者不待徵於族而指以百數矣即毋論端敏公於白公何讓哉秦君不以余言非嘗而觴之今又四歲而太夫人始稱八袠矣問其貌則輔猶有丹色髮黧不盡白也問其起居則夜猶篝燈執一卷視細也問其服則瑱琇襌繯之飾也問秦君所戲綵則刺鶴而文犀大僚之極也問所戲狀則加握丹而鬢猶之乎嬰兒也問太夫人之少子與孫則若琅玕列而芝蘭芬也其孫曾之稚者差巳壯而稚者歲有益也則胡可以毋觴也夫太夫人之先自布政公至教諭公世世稱貴族及其歸於秦秦以端敏公故貴也事通參公以子推封至大僚太夫人品亦如之又貴也晚而方伯君位通顯太夫人則益貴也然不以一毫貴色加於人蓋十七而歸秦

朝夕奉膳舅都事公薆薆齋慄矣都事公有寡妹以節稱收而養之俾太夫人婦焉太夫人不以非婦故殺婦禮度其未易當意也則委曲而求以意當之五十年一日矣通參公內剛而外方凡所賴於太夫人劑者非一或束濕以御下則務爲持平其間或怒市而色室則務爲寬大其指雖以方伯君與其二舅弟之德業未嘗不贏於通參公之範而成於太夫人之和也夫太夫人之所享於方伯君者方伯君爲之太夫人之所以享於方伯君者固太夫人自爲之則又胡可以毋觴也乃方伯君中怦然以不長有緣養少

歟夫太夫人之養於祿者二十年方伯君歷中外獮名卿大夫者十一政而始就家食躬致其素甘之資以備無方之養不可謂之非祿也且不聞之所謂祿者雋毋之七箸而潘毋之板輿乎哉彼其胡楚而蕃齊跋履脩阻雖差勝於靡盬之不遑而大者憂巨瀕小者虞官譏卽一飯有餘惴焉安用祿也孰與夫太夫人之飲於堂而恬於寢耶夫祿者不必志志者不必非祿以此壽太夫人又胡可以毋觴也方伯君曰善敬因王生言以觴太夫人

潘次公吳媪偕壽九十序

潘次公者歙人也而賢有婦吳媪亦賢次公生六歲而失毋所以事後毋此護其毋憐而子之已勝冠則從其諸父賈游蜀諸父少之第令受書計居數歲亡所益會其父亦至蜀次公乃前陰說曰蜀地陝海不足以騁且大數蛾而趣一腥所獲幾何請得分槖裝為逆遊其父壯次公之為人乃予半槖恣所往次公於是縱游吳越荊楚間俯拾仰取它貫貸不急責息而以時收其贏所舉畫輒效皆用益饒間一歸省其父會父病而兄伯有公車辟次公乃謝賈枒身醫藥閒出應門戶靳靳矣而吳媪勤一切佐治生又能明出納饗祀漿酒醯醢之事次公有二子壯察其能任游乃歎曰婦孺者吾役也而柰何以吾見役且形神吾自有之終不能為婦孺奪顧謂二子趣裝往乃公休矣次公乃徐遨行宗姻間察其甚困者俾輕重受郵歸而計入更月有所增置業稍稍傾邑矣徽俗既皆相高而又賢次公且老之郡鄉飲推擇賓位次公曰不肖乃以齒抗太守庭乎能亡愧諸父老哉益堅辭不行有司為歸其狙於是潘翁年九十矣而吳媪以前一歲亦九十諸里於潘者艷其事爭布幣酌斗男子祝於庭婦子祝於室而其名好文者族君樞姻

若洪鳳至徵言於不佞以為之須不佞竊聞其說大都有三其一謂次公雖匿跡賈然有士行與吳媪俱好行德而天報之其二謂徽中人鮮儇好裘嗜陶朱公用老氏之術以忍垢嗇予甘澹服約卒之聽子孫之息巨萬而身亦仙去次公庶幾近之其三稍推本其自以為吳媪生　孝廟嘗　御極而次公後之則建元聖德之所沛發為太和之會以篤次公夫婦而不佞衷之則謂次公之夫婦善而壽也其壽而善也蓋兩相值而不必兩相期也忍垢嗇予甘澹服約可壽也不可必也生而　孝廟也老而隆萬也

則亦幸矣然而非以爲觴也吾不能悉次公第次公夫婦九十矣　天子方孝養兩宮數詔有司脩仁政行且賜高年冠服及粟帛膠肉則潘氏之一門而兩不亦盛哉二生持此以頌可也

又

自不佞與伯玉後先解省臺而東南乞言之士不走吳則走郡中以相重潘翁之年暨其婦吳姥偕九十誠異矣有伯玉之一言足以爵年醴侈廬璧而爲之戚屬者又欲薦不佞言以儷伯玉毋乃非當乎而况又欲薦不佞之嗣言以自儷乎哉夫食肉不食馬肝

未爲不知味而必使其屬厭之且也潘翁之行與其夫婦所爲壽幾盡於伯玉而余之言亦僅盡矣夫安能囈囈娓娓以謂解維也然而諸君子之所以不能已於潘翁而又不容已於不佞言者則嘗竊聞之蓋夫子之稱大德曰必得其壽矣然必先之以得名豈所謂壽者所以永其身而名者所以永其壽也耶壽之所以爲永有限而名之所爲永無窮諸君子毋亦欲永潘翁夫婦之壽乎而不憚亟亟焉斯責名於余言而余雙不敢許也箕子洪範之五福首壽而攸好德處之而名不與焉有名者不必有德德不立而名且泯矣然則德者又所以永其名者也人富而仁義附焉以世之所稱潘翁夫婦好行其德即不能出里閈外要之老氏之所謂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者以稱翁家內外史亦庶幾矣然則德安所籍名而名安所籍言哉無已則有一言以效余勉如潘翁之夫婦既以心晝趣時其雍容之得愈於織嗇過當既成而身享其饒當生平矣行且聽子孫而息之抑孟獻子有云畜馬乘不察於雞豚公儀休之毋以子貴而能拔園葵去織婦其所爲德雖小要之皆善居富者也衞武公九十五而與其卿大夫士相交儆於國翁與吳姥九十而交相儆於家可乎其最戚

者子之壻曰吳鏊序而授之俾毋但以名相重焉

李母張太夫人壽序

太守漁陽李公之蒞吾吳也甫一載所而郡事大治屬城之大夫相與奉公之德教而布之而獨吾州張大夫爲之長李公蓋有母張太夫人云大夫一日布幣而過余請曰某之辱從李公薦剡也又辱游公於郎署間則太夫人諸母矣今者之辱事也則太夫人大母行矣惟是太夫人且七十而以春孟爲誕帨之辰諸屬邑之大夫毋敢以觴豆旌讌請也即某不敢

以觴豆筐篚請而嘗辱從公之薦又辱從公游郎署間寧無一日之私而執事者忍恝然而靡一言以徼寵於公乎余謝不敏則謂古之爲人臣者業以倍親而致其身於君然幸而值夫倫常之合則出而稱人臣入而稱人子而靡有憾春秋之世大夫苦於行役而闕其養之職感歎而形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夫非獨其子然也至於夙夜無寐尚慎旃哉而母之思殆甚於子矣又其甚也以諸侯之貴而毋弗獲借河廣之可抗托寄一何迫切也今以李公之賢當昌明宏熙之運甫什稔而太夫人已膺命服矣及其

出爲二千石而奉板輿以行諸孫之若蘭玉者入以左右之吳又爲天下首郡其山川之明秀風物之儁熾有非它郡國所敢望者公出而授政於堂皇以既臣職入而擁笏垂魚奉百歲之觴以信子道其樂爲何如哉吾聞之古之名良二千石而毋得亦名爲良者毋如雋不疑與公家景讓雋爲之讞獄勞其毋之潛聽而視其當否以損益七箸景讓之杖虞候人心洶洶勞其母之抶責而後定夫母之得著其良則子所以爲良者未盡也今合郡之士民謳謠載道以歸李公良而若不知有太夫人者毋亦太夫人之義方

不在今而公所以承志不在跡也耶如岡如陵世以爲善頌祝其大指因欲其上之久有吾民然實欲吾民之久有其上以爲桩席地耳今爲吾郡民計桩席以久而祝李公孰若以久而祝太夫人俾安我公於治哉大夫曰善乃次其言授簡以上李公

壽封武部大夫新安陳公七十序

當陳君晉卿之以經術名諸生中而余未之識也既余起廢天雄而晉卿爲開守授之而其溫恭闓易使人爽然而自入已稍與之談則又無所不解已又司其爲守狀則又便習郡政其吏民畏而愛之若春雨

膏而秋霜實也竊謂晉卿甫離諸生而老於天下事乃爾意者其有得於家學耶既歸而後接其尊人新安公者其狀若耿少乃周還晉卿也其顏差老乃秀眉聯晉卿也其語差悃愊乃便便中款晉卿也夫然後而知晉卿之賢之所自也而余尋待罪鄖鎭會晉卿以視學政按部過臺所相與縱談塵外事久之乃及姑布子卿術而謂鄉前輩有郁老者嘗善之晉卿作而言曰固也夫郁老之爲相也是嘗過其故人飯而值吾其之父在而郁老驚起謂曰吾閱里中人多矣亡踰公者是迅爲郎而卿大夫父謝曰業明經不

售而久棄之何調我為其趨庭而過之是時猶未勝冠也郁老晚而謂吾父曰夫巳氏者而何人得非若子乎曰然郁老乃起賀曰勿疑矣夫然後而知公之貴之所自也余唉謂晉卿始者不佞竊知吾子賢知其自新安公賢也夫郁老之知新安公貴知其自吾子貴也郁老得其外而余得其內然所以為相成者一也蓋又三歲所而余還里則新安公之拜大夫爵者且六載而壽亦且七十矣諸與公善而賢之者若而人諸以晉卿貴而公貴者若而人其布幣奉爵矜紳溢於堂車馬騶從溢於里而余宗人比部君韋乃

請余之習之也請得一言以為壽即余言又何所加於相成者哉今夫木之穿然而喬者橋也其隤然而俯者梓也蓋相待者也水發於崑崙之阯濫觴耳滙而為大河潤九州而嘗萬有乃稍稍有稱河源者夫匪河何以稱源也雖然匪源何以河也此所謂兩相成者也夫郁老之始以公貴而知其子予始以公之賢而知公自今而後願以晉卿貴而益成公之賢俾公毋虞於室家而日為德於閭左右謳謠而頌祝者相繼亦願以公壽而益成晉卿之貴俾晉卿毋虞於溢定而專精神一思慮以棫樸多士楨幹王國則予言亦豈後郁老而驗哉比部君曰善遂舉以為公壽

奉贈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公暨
元配吳淑人榮封序

萬曆之六年五月　天子尊上　兩宮徽號下
制京朝官得推榮所自而太子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公元馭之父愛荊公前以元馭封右春坊右諭德矣至是復進封如元馭官而厥配吳宜人亦進為淑人織文之誥須自尚方　天語諄諄所以褒嘉公者非一於是鄉之搢紳衿裾相率而豔公之遇以示余余不佞第少嘗習掌故家言以六官之輔師

保賓客皆為名美而已其元僚則無如詹事而學士最號為清切謦欬與帝聰通自　孝武以前即入秘監握史筆三十年而不得一官毋論其能兼之也即兼之者其視卿佐不百人一二也即百有一二兼之者齒故當非壯親亦益老而其官又以迫卿相故非日輒遷去未有能隨封及其親者也即以其官官其父足矣未有能生貴其母視父者也其更兼之者自　明興而尚未有一也今愛荊公當其子為諭德時諭德亦往往不待最而遷未有及親者而　天子初上　兩宮徽號乃首以及公公亦稱諭德矣

是時公與吳宜人未六十也旣甫踰六十而復以再
上徽號公遂稱詹事而吳宜人稱淑人矣凡　天
子之所隆崇於　兩宮者再而公夫婦亦再得之
然元馭猶以不獲親致觴稱賀侈大　天子之寵
靈爲數上書乞歸省　天子以親信臣離左右難
之溫旨不許旣遷爲少宗伯復乞歸省復不許而會
公之仲子家馭自客部乞南得司封大夫以便道歸
諸織文之誥孔翠金花之服章與吳淑人之所謂冠
帔珈瑱者咸遜而奉之毋論公所受官卽公所隆享
以程古人亦百不能一也公時語客吾兒成進士甫

十六年而父子內外俱被金紫九重之貢下施於九
京未有所以報稱之而輒上章露其私非計且吾質
明而起冠櫛讀書理人事斗米秤肉不爲瘠嚌央何
虞旦夕也不佞謂公毋論當官者不爲私卽公亦何
嘗不爲公哉公仁心爲質禮行遜出宗族大小幾數
千指未嘗不濡公之澤而守其約姻黨閭右人百其
面未嘗不信公之心而食其惠不爲操州邑大夫權
而所微指默相往往得公而稱良吏師不欲豫里閈
事而凡質成請解者徃徃賴公之調御而不至敗今
吾吳於天下稱多賢士大夫而獨太倉有布素風于
旄之使夷猶於吾里而不忍去爪牙繫縛之吏疾驅
過之而不旁問者皆以公也元馭之所爲政在冶神
人和上下精啓沃提衡萬世是非之柄固大冢馭之
所爲政於陪京以考功令飭吏治亦不爲小矣語云
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公貴而仁義附焉豈亦素封
權虛器者哉乃從諸搢紳衿裾之請而序以贈公

壽中憲大夫徤齋馮太公八十序

不佞貞往者里居時吾郡司理蓋有秦和龍身之云
而余得稱爲治民龍君之徙丞太平則于臬副馮公
稱屬吏而馮公以功行超臬長來治兵吾郡不佞貞

則又得稱公治民而公所兼署太平自若龍君蓋尚
猶稱屬吏而會公之太公封憲副徤齋公者年八十
龍君念無可以當公意移書謂不佞貞能無一辭以
爲太公壽龍君業爲言焉公之守池也上最獲封太
公如其官被緋橫金髮雖皤而有壯容於是馮公稍
遷晉臬復移治太平謀所以迎太公養者太公意不
欲曰吾方陶然從里社飲甚快安能日偶坐一鈴閣
使若冠而爽爽食我且我不出游是以官樊我也我
出游而以我瀆官又不可焉公計之亡所出移文兩
臺乞休兩臺堅持之公乃盡遣其婦子與孫以共太

公之養其婦代公職內而子代公職外然太公恒以爲無所事之躬蚤起後宿餘藏獲別勤惰井井家政而以其暇召客飲談咲諧諸時卜夜至丙諸少年咸自以爲不如也太公時時謂人吾二子長者治兵吳郡而少者佐成均教胄子今復叅冬官務矣假令二子俱欲侍吾養吾安能分吾身而兩之俾一養吳一養燕中郎吾壻饒爲兒女子態吾安能日役吾念一之吳一之燕中哉今幸藉吾子祿以無虞口腹精意而誨諸孫庶幾異日爲二子張本亦願吾二子毋內顧純心以報　天子夫吾子非吾有　天子有

也報　天子郎所以報吾老人也龍君之爲言爾僕雖欲效一言安得致太公而從諸士大夫吏民之後而觴之雖然太公素健視履精神不衰間一策杖而來吾郡聽吾原野之歌大馮君所謂聰明賢知惠吏民者已又察其政行條教而嘉之勞苦其治狀爲進七箸舉觴勺從容東歸更十年而若張黼太尉之父入省馮公於三公府司徒司空進牛酒上壽出而問小馮君之政有歌兄弟繼踵相因循政如魯衛德化均者其觴勺加舉而七箸益進豈不爲尤大快哉龍君試以余辭進之太公且幡然起色矣

又

不聞之詩乎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夫以言乎高厚也曰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夫以言乎盛長而不可涯也其亦工於頌矣而未已也又重之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說者謂其高厚而悠且久也其亦詳於頌矣而余猶以爲未已也他詩又有之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山之高厚而悠且久也川之盛長而不可涯也抑亦其體也蓋至於出雲而降時雨而山川之用宏矣其所謂用者與體故相爲資者也余生束髮而游京國所覩記鉅公長者非一人其雲行雨施之

澤往往膏被九有而未有能探其自者若脩吾公之令於池覩其雲雨一邑也其佐於其守於其覩其雲雨一郡也其分臬於晉治兵於宣歙覩其雲雨一道也今者舉全吳腹心之地而宇庇之吳之吏民不勝大旱之望於油然沛然之下即一食息嚌不顧公之強精神廣志慮以長福我吳哉間者知馮公之有太公即一食息嚌不顧太公之慎興居進匕箸衎衎簡簡以長有我馮公於吳哉吾聞太公家慈谿其山則大隱句餘九峯五磊拔地造天徑庭碕硊其水則大海爲之巨浸支流之所入淮而爲姜杜花嶼晉濟永

明渟而爲瀦隱永昌金蛤太公之宏深博大實似之其日夜之所通氣膚寸之合崇朝而霈人以雲雨之施稱馮公而實太公造始之也今者太公愼興居進匕箸衎衎簡簡以長有我馮公於吳夫豈惟造始之太公蓋成之矣夫人見出雲之山川感而後須之則所謂不騫不崩以莫不增者固其宜哉馮公之澤犇所不潤而其最受潤者曰某生某念無以報公而欲得一言以爲太公之八十頌余不能盡識浙東之山川因雲雨而窺山川之體况乎其若有覬也故不辭其謂而次余語授之

按察僉事封中憲大夫重慶蹇公七十偕配王恭人壽序

嘉靖中余守尚書刑部郎而是時郎司馬者爲重慶蹇公當是時楊忠愍公繼盛論劾倖相父子諸不法而其最大者以十五歲暨冒嶺外功下司馬而郎周公詻之彊先後爲倖相所中以大小見法倖相謂公之與二公同署又周公鄉人也疑其預之出僉關西臯已謂公實預之則復文以考功令謫貳蒲州遂進守清源所至有神明聲久之復得廣東臯而是時劇冦曾一本餘皇截大海官軍環睨莫敢發而僅欲羮其別部務從千人以爲功公當監其軍歎曰諸君奉天子命誅冦一本不誅脅從衆也請以它委坐是失軍帥指見齮復調得僉滇臯事公前後三從不離僉臯顧從地益遠居歲餘入賀萬壽便道過其里徘徊桑梓間歎曰吾老矣安能與少年競戲戲薪下積也投劾都御史爲公請老公實壯未老也蓋薦紳先生籍籍爲公稱不平以是不佞貞亦竊有聞焉而恨未能一識公比歲前公之子中丞汝上甫以觀察使來飭吳郡兵世貞業在宇下乘間質公事中丞覆然曰微吾子之質固也請言之家大人三從而不離

僉臯未嘗見其有幾微色曰拙宦何害未老而以老去未嘗見其有幾微色曰嘉遯何害所佐及蒞皆雄州而廬産不小益也曰貧何害不然何以辭於汝王父夫王父者故所授郡守子經不以寠而有所濡染者也居復謂不佞吾無以貽若以不貪嶺海千人俘貽若耳吾坐是不得金紫雖然金紫固而物也蓋不佞歷官餘十政未嘗不稟家大人之教而行不佞之獲有今日家大人賜也已語稍及深則又謂世尚有知吾家大人者第不知吾母母曰王恭人家世貴傾郡其歸家大人也盡徙其千金之橐而出之以佐旦

夕甘旨又佐諸姑叔婚嫁費纍如洗矣而佐家大人之施不休還吾里而室者亡慮百千數雅不聞啼饑號寒聲以歸孝弟子惠之稱于家大人乃多王恭人力也則又謂世貞天幸不食報吾父母以不佞嘗奏績而家大人有金紫錫維吾母亦與錫焉今者壽差次七十不佞即又幸不以罪去而以量移遷蜀不敢希長吏奉尊庶幾椎牛灑布武堂下爲百歲觴而先生可無一言之惠未幾中丞被特簡進今位撫治三輔　璽書迫趣之官毋得稽故乃亟謂世貞業不能度邛峽之坂而西矣所請於先生之一言者尚可郵

而致也世貞謝不敏乃麗言曰重慶故巴子國蜀之諸郡國巴最爲雄審其水曰涪岷嘉陵而合成巴字最深而秀其山有崑崙踰越卧龍來鳳最厚而高山水之高厚深秀鍾而爲男子則有瓌琦魁特者出其爲女子有婉順明慈者出而應之且夫山水之高厚深秀而人應之於壽固當余聞者復與中丞語及其郡之前喆蹇忠定公義蹇故與他姓以蕞爾一城而乃有二蹇喬木閥閱相望忠定公之生以癸卯而今中丞以壬寅相去垂三紀其成進士相隔僅一科忠定公之寬博愼重與中丞之與亮端直有足相當者第我公之爲中丞父與王恭人之爲母仁於國良於家非忠定公之父母所敢望也然忠定公之爲大冢宰凡三十有四載而其父母皆生受封如其秩崇朗顯融與巴之山水相悠久吾聞之活千人者後必封則公之所滋樹於前蹇奚讓哉中丞第思所以進於忠定公者而已於是世貞之鄉先生聞而曰美哉與而叢其稱所以祝公與公夫人者請録之寓中丞俾爲壽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壽叙

壽節齊魏太公序

魏太公者大名之南樂人也有三子長君允貞次君允中季君允孚皆磊落天下名士而自隆慶之戊辰余起家大名治兵使者郡守泉次君文見余異之挾與俱之黃寺讌數以詩相賡和而長君尤淵朗然不肯自標異僅從諸生旅謁而已當是時季君尚㓜而

余偶行部南樂過太公太公方謝肇昌事歸其門實而遷除偪僂入一室壁立亡胡牀可坐客久之薦茗茗不能熟而亦無茗色與之語恂恂如不能言者已徐伸其理簡而雋其貌則理而微為鉅人君子竊怪太公之為倅滿九載當遷而翛然致其事歸前後所涖青州而肇昌皆名郡即不大潤屋何至不能具一茗意其人必清苦絕俗有胡威羊續之風而徐詢之鄉人人果稱太公為循吏齊秦間有聲吾不能盡徵其廉覲歸時夫婦共一犢車槖不過三四而皆壘也余去大名之五年入領太僕季君已先成進士與會

燕邸問太公健飯無恙長君伯仲猶滯諸生每試必甲乙而又二年得京畿薦録次君遂為第一人而長君亦在高等明年長君成進士又三年次君復成進士高第太公之健飯毋恙如故而季君則以濟南司理妄被旌異徵格于年入為尚書刑部郎未幾次君授太常博士預聞人主禮樂之事而長君復以荊州司理旌異如季君徵拜侍御史數上書言事最後言切直忤大臣如賈生得謫歸里侍太公時季君以刑部郎請急而次君持節封諸王闕中便道前後亦皆歸里侍太公𦙶足而養太公時年已七十而加七矣

然尚健飯毋恙如故郡邑守令皆因三郎君具牛酒前為壽太公多謝不見里中舍兒亦以手酒彘肩前壽太公始再見之其後亦謝不見而日舉三郎君觴甚懽也酒酣謂若曹豈以一進士能榮我我垂白豈復借若尚書郎章紱榮為若曹上受　天子知而能不負之下不負我所以教若曹者乃榮耳居無何季君以滿告北上而大臣亦心愧長君如賈生雖少而通達國體超拜南考功郎獨君猶依依膝前然亦且迫期不得不北蓋長君之赴南考功不旬日而走使卯余山中乞言紀一時之盛因馳以慰太公余謂

謂適公固已言之矣何所復俟余贅雖然余聞之養志之説昉自孟氏顧予與之賢於其子元僅一飲一養之微而已豈謂縣也理春服與六七童冠浴沂詠歸而其志僅一飲一食耶必也吾孔子所云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而後謂之孝何者以其爲父母志也今天下所豔稱有子三人皆能取高第得美官及親在而稱孝者獨關西王氏與太公而已遠吾所不遑論邇不有宋之陳大夫洪忠宣乎二君皆猶在癬列而各三子陳之爲堯佐堯咨皆進士第一而堯叟亦及第洪之爲适爲遵爲邁者皆入制科三等

厥後堯叟适拜相堯佐遵領元樞堯咨杖節鉞邁冠侍從國史有傳而第攷其實則六子者皆中庸人耳太公之視忠宣或少遜而持執廉視躬靖要亦有以爲炎之若長君次君之爲文章爲氣節而季君之爲政術不啻六子埒也雖然氣節一端士也文章小技於道未尊而政術亦其粗者進而太上所謂平德而業經世之業也發而言垂世之言也蕃亦毋論陳大夫卽忠宣亦何可望我太公哉夫壽太公不以頌太公而歸長君兄弟者何太公之所爲壽不在太公而在長君兄弟也太公別號節齋其懸弧之辰爲仲冬二十日而文成於明年之正月十日

奉壽廣州司理容山駱翁尊師九十序

世貞十五而先司馬公延山陰駱翁主賓藝俾受轉士家言翁不甚帖帖於訓故而操心匠解理刃恢乎有餘地焉嘗激咏言之下有不假丹鉛而爲設舞者卽世貞亦不自知其所以進而翁猶少之時時取左氏司馬昌黎河東遺書以開博其識趣而又一日翁爲人賦貧刀箱得漢字韻顧謂世貞試押一語世貞應聲云少年醉舞洛陽街將軍血戰黃沙漠翁起而揖且嘆曰子必以大雅名世哉吾且拜下風而是時

世貞亦不知翁所以許而明年翁不偶於春官部調選得廣之司理又二年而世貞幸錄有司借計吏以北則耳翁籍籍廉吏聲冠五嶺而太宰大計吏乃以一蜚語斥翁又四歲所而世貞守尚書刑部郎與同舍郎沈丈談而及翁問翁歸橐裝幾何得無以去官邑邑否沈丈曰人謂五嶺饒地卽駱翁不然三載而不能具陸大夫槖之半而又推其半以予小弱弟其室廬田圃亡益也然日課其兒子諸孫輩讀書暇則挾一編奚絲其鉤於若耶之渚得魚以佐濁醪既酣而歌考槃之章已熈熈自得也世貞乃成一詩以壽

翁自是數相聞而又二十年起廢浙西部翁渡江東
訪世貞於錢塘稍一及省中利便已世貞有事山陰
報訪翁尋請告襄先公事翁又來訪世貞墓所是時
行且開入衰而面渥丹宣髮齯齒飲啗不少衰蓋一
歲中凡三見翁而世貞以不能謝世網婁起婁躓車
馬之跡幾天下半始倦而獲息蓋亦且老而翁則已
九十矣有丈夫子三而皆材其長者至有官職然皆
不能待以背告而翁愈矍鑠飲啗尚不衰鄉搢紳先
生侈其事合樂以饗之而具詩文前為壽世貞竊考
之古有道長世則毋若漢唐而漢之言經術者則毋

若伏生九十餘而為文帝時使太常掌故晁錯往濟
南受尚書唐之言文學者則毋若翁之鄉人賀季真
八十六而為明皇時秘監告老天子率公卿大臣
餞於青門而寵以詩仍割鑑湖之半以賜侈伏生者
班固氏載之儒林侈季真者宋祁氏志之隱逸蓋至
於今猶班班焉然伏生為秦博士中更山東諸侯之
變其不從坑於驪山殉死於陳下者幾一綫耳季真
少即宦游晚始乞身所謂兒童不相識問客何處來
則桑梓之日亡幾鑑湖一曲不能不虛天子之賜固
也孰與夫翁蚤而蜚譽縱橫青衿間中歲起家郡大

吏歸而祭酒一鄉歷 孝武世穆以及 今上朝目
不覩兵燹厲札稽山敬水之傍朝而日夕而月茂林
修竹一觴一咏者九十年而無為約束稽故之者況
去而今翁之日故未涯也其視二君子吾不知其名
位何如其所得當不啻勝且倍蓰也已世貞老自廢
不能如兒大夫一問書於門下然尚能繪圖為文與
詩而屬蒼頭走之翁所翁試讀之以視十五歲語得
小進否

光祿署丞少荊王先生五十壽序

始贈詹事王翁別號曰友荊其冢子封詹事公曰愛

荊而先生亦自稱少荊愛荊公有二子曰宗伯元馭
學憲家馭少荊先生為愛荊公與母弟顧少於元馭
而長於家馭各一歲友荊公少之俾夷於元馭兄弟
以就塾師治博士家言而自度材不能勝元馭兄弟
則弗竟治也補太學上舍復有聲太學已當就吏部
選人輒投牒歸而元馭官太史長南北成均青宮詹
拔以至貳春官貴用事矣人或謂先生一之北 必
當得所欲先生竟弗之北也久之以病不任請得光
祿失官署丞署丞為 天子從官於法得與監司
而下講均禮而諸監司以元馭兄弟故雅不欲交懽

先生先生益自匿有所報謁於守倅閭恂恂爲共讓寒暄之外傍不及私事出入袒裼馮小蒼頭不知其爲官人也當是時愛荊公尚無恙先生移事友荊公者事之不敢以弟禮薦也愛荊弟而接之子而撫之融融怡怡若一身也家居大橋里最爲闤闠入門數武蕭然無市囂客至輒飲飲酣輒別不爲同留不爲飾讓有質庫三四聽其出入不甚責息時時有所施舍當戚友之緩急然匿而不受其名大較以儉嗇務以寬得損合而言之僅爾平平故先生之產其視初受如故也識者以愛荊公如高山大川雲雨欲施其

巨足覆矣先生如清溪茂林逶迤自然其靜足承矣元馭用廉讓直道稱天下家馭亦差次焉吾以爲先生於鄉里間毋贏取陰有以成二君子之廉毋上人陰有以成二君子之讓毋飾情陰有以成二君子之直試問二君子於天下無弗知者然不能一知先生先生今五十矣飲食衎衎容色鮮腴始者難舉子今有諸生韶爵美而文又連舉二雄若蘭萌玉葩天之知先生而且厚之故無量哉余雖竊仕進名而里居之日多得托交於愛荊公而於先生過從尤數往往以酒德見長者晚而就元馭習揖闕不復能就先生飲人或謂先生家有真人乃不甚慕好之爲異余謂陶靖節攢眉白蓮社而遠公欲得之迫以其去佛理近故范蜀公不佞佛而眉山大蘇氏獨稱之爲學佛作家今過先生之居若畏壘而接先生若無懷葛天之民其於道不亦默際聯契哉又何必黃冠緇衣旦暮焚誦而謂之慕好也客張子聞之曰善持以壽先生

壽左司馬南明汪公六十序

當嘉靖末而今少保左都督戚公元敬爲閩大帥今左司馬汪公伯玉以御史中丞節臨撫之兩人相得

懽甚左提右挈以成蕩平之績而余方困家難齬齬里居俄而汪公避流言卧絀中而戚公移填薊門當北上方舟而過我酤酪擊鮮爲三日布衣飲次相與縱談皇王帝霸之略陰陽消息之妙探賾索窮六藝下至齊諧虞初之所不載者靡不抵掌而盡之既別去而余私於余弟敬美曰余豈其夢耶是二夫者抑皆非人也而神也耶夫以汪公握七寸管而揮霍於文苑之場固其雄然寧能無藉世誠韜而其治閩師也起殘傷而鼓其氣以與猖狂之虜競覆其全師於鯨波之澨戚公之材武百戰百勝以有此貂蟬即

能免絳侯椎而悅禮樂敦詩書居然將壇之雅古所稱質有文武者吾目中殆無三焉及余亦强起備朝列而汪公再召入贊中樞垂大拜而以親老請告歸養者十餘年而戚公積戰守勳累加至三孤徙填南海余亦以病不任後汪公而老於東海之上今年汪公壽六袠戚公走部將褁糧水陸行四千里而乞余一言以為汪公壽其辭大略謂汪公用二親故屈其經綸之業以共養朝夕後先融怡竟其天年公又得用其間精心吐茹無兵革簿牘之事為之汩沒其神泰充然王矣卽不佞光雖瘝藉　天子之寵靈從

三孤後然瀕老而益移乇非窮邊卽瘴嶺白頗髮種種於犬馬之謂何寧能無汪公羡哉夫余處東海戚公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而不憚走其人以祈余一言為汪公壽卽微戚公余敢靳於汪公雖然以余所稱於汪公者則不獨獲究於人倫之懿與康濟其身已也夫汪公以千古之業收之於所謂七寸之管甆齊而廓大之上本羲姒下則姬孔傍獵於列國先秦之塲而俯踞二京海內之人彷彿髣而不廢觚翰則必走汪公之廬以取質若方者之就矩圓者之就規而汪公又不憚叩兩端而竭吾教夫北地古

而踈濟南古而棘毘陵晉江暢而今自汪公始折衷焉一代之人文遂跨千載而上皎然若日中天卽微戚公辭吾寧以此而易戚公彼哉為戚公之紹者曰若是乎子言之燉也雖然子殆陟太華者阻于青柯坪以為華之勝盡是矣昔夫子六十而耳順方且東西其轍以思効于齊楚若周召之夾輔其猶在平格之歲乎夫彼豈不足於立言者彼誠不忍於天下世子盡子之勝而下走乃亦欲盡下走之勝則將奚祝乎無以應曰請為兩觴觴焉以侑汪公之擧

壽宗老太中大夫少葵子八十敍

萬曆之十三年乙酉吾宗之英曰太中大夫致仕河東都轉運鹽使少葵子壽八十而以秋九月為懸弧之期前是少葵子之從子詹事府錄事定冉以祝言請吾王故有東西族至是皆悉集馬鞍山之陽塘北第東族齒卑而行尊諸少葵子之大父行者皆東族曰不佞少司寇世貞保御氏世望等若而人負扆南嚮立稱諸父者則合東西族曰公乘一敬一綸大有鄉進士士騏若而人西嚮立少葵子東嚮立稍下稱弟而從者尚書刑部郎周紹諸生無逸等若而人皆東嚮立諸稱少葵之子姓若孫者錄事定冉鄉進士

堯臣及太學某某等若而人前後北嚮立典客贊客
集且坐祝史請致觴曰敢以元正例少者先舉録事
傴而前曰以仲父光州之拖於宦與吾父儀部之拖
於年也則嚋與覆露我天篤我叔父以名德顯位重
於鄉使吾曹亡有公私追集之擾與俯仰累叔父謀
口而言擇武而履後矩前規從容進止使吾曹肅焉
而避其肆戾不累綺肉不再簋夕無傍膝書無繹子
使吾曹恧焉而飭其後天屬之尊雖在童齔恒恂恂
然其它小大均禮無僭使吾曹懷焉而檢其肆若乃
詩書之業粗有所紹以亡墜於紈袴則皆叔父賜也

少葵子不敢當以質於不佞目之曰信舉若觴則塈
録事等觴刑部郎乃進曰某雖晚不能習吾兄之政
第聞之長者言兄始筮為長垣令善其官以不能曲
事上人取譽得調而令某邑則益善其官始入南儀
部未幾而出守廣西之林州已調雲南之澂江皆在
荒徼萬里外最後始擢移大省追利權而又阨白簡
矣兄之再為令再為守一領鹽筴數屈而竟伸則以
善其官故其若伸而竟屈者則不能屈事上人之效
也度兄之所為德於郡邑遠者垂五十年近亦三紀
餘而至於今猶有口之而若新者兄之所得志於永

年非幸也胡可以辭觴也少葵子不敢當以質於不
佞不佞復目之曰信舉若觴則舉尚書郎等觴公乘
趨而右稍折而下飈言曰少葵子亦知天之所以厚
若乎哉少葵子三十而成進士成進士者五十載而
有今日品第三號稱上大夫行帶金紫而吾儕意若
未滿謂是五十載者服官四之退處六之而不知少
葵子之所謂退處也上以奉封儀部公下以廣行光
州而撫光祿諸弟與群從按察輩融融怡怡與之相
終始子孫保之鄉里儀之歷耉耋而五官之神明益
暢蒸外極夫倫常之感際而內無悕羨之累心天之

所以厚若何如也少葵子益蹴踖不敢當而不佞復
目之曰信舉若觴則舉公乘等觴不佞乃謂少葵子
而來前揚觶而屬之曰不佞少於少葵子二十周而
謬以屬祭酒謂宜習王氏事王之光自漢大夫子
陽駿發於瑯琊而雲仍於江右櫛比閥閱車載蟬冕
者數百年而今旦復庶幾焉獨至於篤老稱世瑞者
屈指一何寥寥也為少葵子數之許獨有太保睢陵
元公八十五開府儀同三司文貞公八十九太中大
夫司諫公八十七前國史檢閱知崑山州學正公八
十六今併少葵子而五人耳然則實當易也顯聞易

也至篤老而稱世瑞者非真宰所注積與厚德之所
凝承故不易也少癸子既飲乃反觶不使曰是酒也
願與公共之於是盡觴與坐者皆起長者乃歌曰皇
之仁溥無垠飲予之醇偕予以長春少者起而和曰
皇之澤霈無極沃公之液從公于壽域錄事謂祝史
曰書之以歸公俾永永其宗

壽錢母封太夫人九十敘

當封太夫人年十八而歸封侍郎公也侍郎公前已
有子今大司寇時年十三云太夫人之事封公恙而
飭矣不以齒卑故廢爲母不以先後故廢子大司寇

大司寇亦不以小長故廢母太夫人閨第之際蓋雍
雍如也大司寇業成而舉進士爲吏部司勳郎則太
夫人稱安人已進考功郎中則太夫人稱宜人已進
太常卿則稱淑人進侍郎則又稱淑人蓋俱偕侍郎
公而最後大司寇以積上於是獨稱太夫人後先拜
勑者一拜誥者五皆有爵辭皆有令儀而太夫人亦
自有子某二孫後太司寇者曰某由胄子應鄉薦少
曰某爲太學生其季亦爲諸生彬彬以文行世其家
蓋至萬曆之甲申則太夫人壽九十而大司寇亦入
十而加五矣太夫人六珈瑱揥服七命之服而坐於
上大司寇擁豸垂魚服七命之服而拜於下其華髮
而酡顏則均也杖朝杖國之鳩玉植於左右而郤不
御則均也匪坐與拜疇從而辨其母子也諸孫之與
孫齒者進而觴太夫人退則觴大司寇曰爲此春酒
以介眉壽朋酒斯饗曰殺羔羊郡邑守令里卿大夫
士銀青銅墨繽紛步趨於堂之下酒正供酒犒人共
食饔氏共炰外饔共割烹樂師共歌儺蓋秩如矣樂
作豆陳而猶次且相讓曰且不敢與大司寇顛賓主
何論太夫人雖然吾聞之古有千金壽而萬年酬者
是不可以已也故進而觴太夫人退而觴大司寇大

司寇不敢當而酹之庭曰虎拜稽首　天子萬年
於是薦紳衿裾之士能操觚者皆爲寫歌頌謡記賛
說之類以侈之而屬余敘其事余竊謂諸稱觴而壽
者太夫人耳而大司寇乃稱　天子萬年者何歸
德於上也其歸德於　上者何凡太夫人與大司寇
之壽皆　上錫之也其稱　上錫之者何太夫人之
婦於封公者五十載而遥母大司寇七十二載而遥
自安人極而夫人凡六錫命矣諸賢卽有稱述詎能
如制辭所謂儉能逹禮敬嚴宗黨貴而不驕蒸著珩
瑱者乎亦復能如成子本名佐夫康壽者乎有能如

慈和靜正明章淑慎飭妻范毋之風者乎太夫人之德闓德也而上知之而又錫之且也　高祖掃胡腥闢元始　列聖復以至德滋培之元精太和磅礴於宇內無兵燹厲札蝛蠱之累太夫人與大司冦得以凝承於一家而各保其天年則孰非　上錫也君子以是知大司冦之歸德於　上也夫　天子萬年無疆太夫人與大司寇亦無疆余且得而與諸君子樂觀其盛哉太學某闓而屬子墨以上太夫人

壽大參賜谷王翁七十序

賜谷王翁以中二千石秩行臬事治吳四郡兵而余

業解郎中節歸卧弇園王翁舁過之輒徙倚而嘆曰不穀長於君九歲矣而猶刺促簿書不休指園之泉石謂此君將色誹我無何以不能事言路當量移遂拂衣還永嘉翁之得量移朝議勉以為言路體而其賢翁尋從服中起參南越大省而竟服除翁不肯出人謂翁無族屈足太宰府誠一露起色且響應翁嘆曰毋溷我嚮者有成言於身之泉石矣於是大飭治賜湖之圃山水映帶天造吞吾弇者八九而不芥蔕甘果卉木何啻蓰倍俟第嚮余記之且賦之而會余以病不赴南少司冦召若有當翁意者余以六十避客泖湖而翁貽我一長歌侑之黃柑三百曰一柑當君一歲祝也余念無以報翁歲尋除為萬曆之丙戌翁壽七十矣去吾吳且八年而吳之軍將士人其思翁如一日相率而請余曰何以祝我翁已而士人之文而最受知者曹子子念來曰何以祝我翁已而翁之猶子陳將軍曰何以祝我翁余謂陳將軍所以祝翁者欲長藉翁也曹子所以祝翁者以狗知也吳之軍將士人所以祝翁者猶覬翁之師帥我也余不佞與有二焉雖然以翁我籍則翁且塊焉而不居其德以狗翁知則翁之知黜而無所用覬翁之師帥我翁

方散髮賜湖之懸徵車却而不進者久矣而我何以祝為無已則姑卽翁之鄉其精英所篤為名山大澤足以當翁者而祝之曰郡之東不有稱華蓋者乎是帝之所宮第十八者也其洞曰容成真人之所鎮真也輔之者不有稱積穀者乎其洞曰丹霞真人之所乘蹻也南不有稱吹臺者乎翁家子晉之所遊憩者也其更南不有稱大羅者乎則上擬帝都矣其又南不有稱大若者乎則列福地矣轉而西不有稱金丹者乎是仙餌矣北不有稱石門石室者乎是仙栖矣永寧之江透邐瀠洴白龍所化遷也西湖之腴環溯

玲瓏謝監所紀詠也浣沙之渾雖旱不涸五行所注灌也諸所以稱名山大澤者開闢以來未之有改也詩不云乎如岡如陵如川之盈以是擬翁將庶幾哉曾子從傍曰先生得翁之似矣而猶未旣也語云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又曰智者樂仁者壽王翁仁智人也雖武卿相脫然而弃之達生娛性惟意之師可不謂樂耶其仕再長望邑一爲雄郡晉帥大鎭所注措皆十世利也不食報而毋幾微見顏色仁者澤也亦仁者心也今夫翁踞賜湖之麓仰而得乎山之靜頫而得夫水之動雲烝雨潤成功不居蓋無所不肖似

焉而又何疑壽哉余因以曾子語語陳將軍曰爲我報王翁洞庭苞不遠永嘉遠又以非時不稱視吾文侻且九百言以一言當一歲王翁不亦愈勝籛鏗氏哉陳將軍大悅奉而去

顧庵張封公八十壽序

自古人臣之在國有年至耆則人主爲之賜杖異遵其極至於袒割問道而宴樂懽會所謂千金壽而萬年酬則多出于其子弟戚執摯封人之祝偶一見之不聞其有頌贊敘記也毋論六季後先卽昌黎河東廬陵眉山其文章徧天下不聞以壽言也余始學爲文章守此說蓋操觚管者垂三十年而不敢稱及壽後稍稍悔之以爲仁人孝子非藉此無以顯揚其親而暢親之志且夫他文之可以爲親慰者則何必專壽言而亦何必自三代始然盡絕之乎於是間一二應之蓋又垂三十年而余且倦筆墨矣乙酉之冬余以六十感情事非常逃之泖上一切謝客至春禁少解客潘景升自歙走千里而叩門景升故嘗從汪伯玉司馬游已又從余游其大父府倅翁八十時又嘗乞余言以壽者也余意其有所報欲避之景升拜曰固也不佞竊窺先生懨不敢以尺纏凂先生坐定復

起拜請曰不佞不敢以言報先生壽也乃不自量欲得先生之一言以壽繕部郎張君之父封公余愕不曉所自則復拜且請曰不佞恒於天下所賢自先生與汪先生外毋如張君而張君之覆露我甚於二先生然張君於文獨恭稱二先生封公者行年且八十矣所謂顯揚其身而暢其志者必二先生言今幸而得之汪先生敢冒昧以請於是出汪先生言而讀之其大指稱封公少慕范少伯司馬子長之事嘗泝江流入蜀浮荊湘下金陵陸走雍豫二州覽其山川土風人物之盛損橐措交千里之誦聲歸而折節悉讀墳

典丘索諸書有丈夫子三授詩三百而誦曰非吾夫子志哉於是繕部君最長則最先以詩顯甫歌鹿鳴而封公七十則有司以冠帶進公爲一御之既成進士拜行人使於四方不辱君命矣行人最公亦稱行人旋進今官榷杭之衡虞材木商旅德之謳謠載道者四達其最且上公不旦夕益封哉夫汪先生之言云爾質之景升曰信余乃笑謝曰夫壽張公者一汪先生足矣余可無贅也雖然始以汪先生而知有景升今復以汪先生之言而知有張公父子子言繕部慕稱及余故不可知然而余寔知繕部繕部令相國

太原公高弟也太原公里居時繕部嘗再過之覩與余道其氣誼學術慷慨世務津津不已也夫以予知繕部吾子又言繕部故知我如汪先生即不敢誇夜光之璧其非無因而至彼明矣爲我語繕部令茲以使事還新喻數百里内守令牛酒日至奉觴觴封公竟可趣入　朝毋睍睍作態也賡爲謝封公强精神勤匕箸遲之十年　天子倣祖訓問道之禮舍公奚適哉公名某學者尊之曰顧庵先生

鄉進士曹茂來先生七十序

吾戚執曹先生茂來爲諸生僅踰年年二十一而舉鄉試高等其文傳士林以爲可芥拾青紫而數困南宮又病時時奪之會其父憲副公方挂朝籍遠宦嶲里以家累累先生先生不廢家而其治經術益精憲副公不甚絫於官先生以其小息因時而寄爲之筴遂至累萬金迨憲副之見背時先生有四弱弟悉推其名廬莊庫藏分授之而身食其所私蓄而已然有天幸益豐饒先生有子纒武復繼舉鄉薦乃嘆曰吾兾得一第爲二親解顧耳今安兾且吾漸老矣焉能與兒輩競僕僕公車閹割吾真以博吾虛耶遂罷去不復應試益十餘年而今七十矣先生素清羸歠粥

不能盡一器酒不貳酌肉取知味而已無美衣鮮儷之飾好治園圃疏池沼種竹木甫成而厭之復徙去凡數治數徙所居不能過三歲而最後築室於虎丘之塢樂之其居爲最久從者蒼頭兩三人素屏帋帷竹榻棐几間呼其所善唐叟奏簫管朱生倚歌而和之小暢即已毋復留連於客罕所延納過一二知已匡坐玄言間卧應之凝塵滿席湛如也性好爲詩詩多冲澹清遠然以自娛性而已既成則篋之或弃之不以示人人亦無能以詩稱者其於出納計算析秋毫而用義割之所施予雖百金弗惜然不欲以市義

稱殆如詩也蓋先生七十而友人潘君陸君輩過余曰曹先生近有道者哉夫三代而後士之尚氣誼脩廉隅者毋若東京之漢然往往過自谿刻苦節爲貞脩之巖穴業業孜孜老而用之則爲楊震陳蕃以所是而弃其身不用則爲嚴光周黨以所是而藏其身夫所弃者身也名不悉弃也所藏者身也名不悉藏也然則其於道爲近之將無遠也先生少而就制科不汲汲於出晩而謝去不闆闆於處承家而廓不顯幹蠱割第以腴不彰讓跡倹不廢施施不責報適不違性亦不使溢詩以自娛不以文隱度世之知先生

者不能出里閈然使先生有一二知已能不目之爲近道哉吾子里閈中人又先生戚也其可無一言之贈以任知先生余謝曰子言之美矣至矣何所復藉余余故嘗觀先生所業老子莊列其於鉛槧之際往往挹其精咀其實宜先生之内重而外輕也即不必服餌金石熊經鳥伸而隱然有松喬在雖然以先生之近道若此内重而外輕若此吾與子言皆贅疣也何以贈先生繩武聞而曰是不可失也次而爲壽曹先生序

蕭封公先生七十壽序

不佞故游武昌嘗以間渡江叩漢陽與諸大夫登晴川之閣而憩焉其烟波灝溔大無畔則蜀江前挑漢江北帶兩水異源而合流其雄傑秀麗之氣鍾而爲人將必有洛日膏世之華出焉而至仰眺大別鳳栖諸山矗立雲表屹然巍然沃厚而豐隆則當之者將爲長者鉅公仁壽而端凝永永不騫以顯融于世既而考之文學掌故家言則自開闢以迄於今垂數千萬年而未有稱者此何說也甚又七年而得國史脩撰蕭以占先生先生之試禮部遂大魁天下而其尉策金馬門復見擢第二人及第先生有弟曰以孚

亦以進士高第拜戸部郎二先生之名一日而震於人耳咸以二江之勝歸之而不佞獨曰始基之矣然而未也於是以占先生進而以醇德懋行曄然流聲於簪筆殿陛間蓋不欲賈其餘以專一世名而以孚則非特用政行顯其經術秇文進而與其兄媲美自乙酉之秋出主關西試而關西之俊髦盡出其門矣明年以占分試南宮而南宮之俊髦十三出其門矣不佞乃曰兹上臣之道乎哉循此而不已其與二江並著稱無難也蓋又久之而始得先生之父曰某某公其人所謂長者鉅公仁壽而端凝人也小出而爲

德於其州歸而爲德於里或遠或近或大或小皆足以鼓雲雨而滋草木大别鳳栖之勝非公其孰當之公以丁亥歲與其配戴安人俱拜命秩如以孚而以占先生奉　天子詔持節封諸王便道歸省明年戊子公壽七十先生出宫錦衣衣公大官桐酒注之百歲之觴而爲公壽畏壘之里守相之千旄與搢紳之冠蓋魚貫鱗次而進璧帛實於堂羔鴈實於庭公怏然樂矣先生乃猶有未盡慊者以不得華封人之祝以佐酳而其門人吳司理唐君某邑令吕君某儼然造不佞之門而請曰以占先生吾師也敢徼惠下

執事之一言以闡封人而爲先生之父祝夫不佞故不能懸悉公父子然大較嘗以大别鳳栖諸山擬公而以二江擬二先生今兹之祝也亦願公之長若兹山與二先生之長若兹江而已靜而與山同德其體也愈久而愈茂動而與江同波其用也寖遠而寖宏夫公之久而茂也乃所以爲二先生之遠而宏地也唐君吕君曰執事誠善頌善祝吾聞之先生使事畢必且奉公而造朝天唐有楊平章嗣復者知貢舉後而其父尚書於陵入都嗣復以其門人迎而鯉庭之桃李新陰其詩著自楊汝士者膾炙人口迄於今不衰有如公入朝以占帥南宫之所舉士以孚帥闕西之所舉士各若而人左右翼而侍公其視嗣復當何如試林之雋如林寧無立言勝汝士者執事亦寧能默然而已耶不佞領之曰胥後命請姑以此先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三十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壽序

許母張太孺人七十序

當萬曆之丙子余自鄖陽節歸里而爲許母張太孺人六十奉觥之辰許令者故爲　山令公旦也余爲文壽之大要謂公旦不以失令戚而以得長有太孺人喜太孺人不喜得公旦之祿養而喜以得公旦之志養談者雖謬稱説其文辭微謂不佞始用是爲太孺人毋子慰耳迨於今上哉所太孺人爲七十貌不加老而公旦之室廬無所增然日益以葺南畝無所拓然日益以易文日益以成而行日益以立其奉太孺人也籩豆雖無所飾而滫瀡之腴日益以擇太孺人之匕箸亦日益以健而後余之文始信鄉大夫三老汝康諸君謂余能無一言之副以薦太孺人觴余謝不敏則曰鄉者業盡之且夫壽言非古也壽而及内德非當也夫一之爲甚而我何以再焉訏無以拒諸君請敢謂公旦自古能輕去其令於彊仕之歲依隱爲樂名高於天下者毋如陶徵士元亮然行年二六

慈姓見背鎭軍之幕復催縱戚竟不能於歸去來辭一敘孜水之樂他毋論廉監之不遑即所歇歷中外必奉以從若漢之雋不疑唐之李景讓毋得稱慈子待稱循然何至論議而貽甚白愛輟食譙讓浙西之政變且釀矣太夫人坐堂皇呼杖而後軍情始定夫以仕宦之不已其究至於如此爲之毋者又安能高枕而食其養也乃余竊計太孺人日高春而起所遘非公旦率子婦奉羹醴談説往事即諸孫曾以次見大者課書小者含飴太孺人何嘗一昔不熈熈陶陶哉元亮有五兒而皆不好紙筆爲公旦子者進於是矣然則太孺人之嗇於人而贏於天也公旦之抑於朝而伸於家也其致一也不斲貴則不虞賤不偽富則不憂貧此太夫人與公旦之所共知者之樂乃所以爲仁者之壽也哉余居距公旦一舍而遙公旦無纖毫之累以千月旦而入余耳是故不終拒諸君之請而授簡焉

王母陸太孺人八十序

世貞之自鄖歸而陸太夫人七十矣太夫人者吾從季太醫吏目瞻美毋也乞余一言以爲壽屈侑余以娟德不外著不敢過有所稱述第謂瞻美太夫人之

其若養者志也若誠以志而養太夫人則願若毋勤於名而務於實施不責報意不取快蔽不新成使其居若畏壘之里而葆其真若嬰兒之至和以昌滋其後太孺人方齋心佛廬以希無生之妙暇則含飴弄孫舉家庭而納之逍遥愷怡之境不亦快哉瞻美奉余言以薦太夫人卮退而佩之紳葢十年所而太夫人且八十貌固不返少然不加老已笄雖不益亦不至甚損耳目之識雖漸衡然神明志慮不衰瞻美之廬産無所拓然葢飭治爲子至白首然共養益備具鄉者吾所稱含飴弄孫乃試言之耳非必實有也既

而瞻美之媵舉一子甫踰晬矣白皙秀眉目美倩婠好軒渠笑悦以投太夫人懷無所不如意太夫人即不欲示懌色惡可得哉且自十年所余皆在里中日能得太夫人與瞻美狀則吾瞻美之伯仲叔俱前逝而瞻美爲之撫婺恤孤乳哺其弱者而婚嫁其強者即無異巳子矣妹歸晉而貧於我乎居於我乎衣食諸母族之單與姻族之窶不啻若巳單窶之也歉及宗戚則五服以外論次交好則一面之識無不割腴以哺分纊而温束帛之賀不衊顯者挈酒之奠匪爲生者始世貞之歸里覩瞻美譽毁半耳既而不勝譽

矣今者乃絶無毁矣語曰富好行其徳又曰人富而仁義附焉瞻美之去富遠而仁義近者則何也其仁義緣性生者也非自勢有也是故因瞻美之諸從昆弟子姓乞一觴以壽太夫人而侑之言太夫人有瞻美真無癯哉或曰子之壽壽太夫人也胡以稱瞻美也夫瞻美之自力爲仁義也乃所以有子也其有子也乃所以怡太夫人而益之壽也太夫人老而聽瞻美息之故無迷焉若七十以前太夫人之懿行雅操纚纚余形管矣

壽李母張太恭人七十序

今觀察使李公惟貞之飭兵吾州也州人王宗伯元馭以持正忤大相請急歸而與余善頗治養生家言路乘是以中宗伯并及余而兩家之弟家馭敬美先後謝關洛之學政歸即余與宗伯幸不遂麗三尺而言路猶齗齗未已一時臺察監司守令多自避匿去而余與宗伯竊亦私便其遠我而獨李公益相驩每入謁必治蔬糗滴醪噱語不聽出而時過我四人者人遴爲具歡飲至不辨賓主宗伯間謂李公得無爲公累乎公袒其左而曰我不能爲呂氏右袒巳而曰是言也吾受之吾母張太恭人李公嘗寒夜飲至

分權甚忽悚然曰與毋期而過之是必僕我僕我必且責數我明日謂余賸幾嫗責數我以一人惟而不念百十人寔使我無面自容當是時太恭人業六十餘矣其繼姑余亦七十餘太恭人奉之恭謹甚諸御下肅而寬治家政謐而理李公乃從容稱太恭人之奉吾大毋恭謹非一日也其嚴誨吾亦非一日始王父違州公挾大毋之官則先中憲公以太學奉燕家居矣以內秉授太恭人已而中憲公殁違州公又殁太恭人念僅其姑在蓋未嘗食息而息吾大毋吾大毋亦未嘗食息而不甘太恭人之共奉也吾兄弟三

人長者未束髮而少者甫髫皆穎能讀書太恭人愛之甚然不以愛故而廢用威之教吾少好與隣兒角力太恭人怒朴之或曰孤兒何忍過濕束之太恭人謝曰使兒有父者吾居慈矣不肖乃悟而折節益治經術以至成進士授中書舍人宅舍人皆貴介公子酒食相徵逐太恭人意不懌曰而父豈亦舞士耶進而學慎而與毋輕其官既擢御史當出清楚戎太恭人復曰而部大相鄉也有以自樹毋輕其身果以不能得大相意出守吳興太恭人從創日夜戒吾曰平而賦詳而讞毋輕其民饑而遷鎮者郡太恭人誨復

如之不肖之雖孺子於今二十年成進士者半之而幸獲免於　天子之簡書無玷我中憲公則皆太恭人賜也蓋李公之政成而部之人頌公者必歸教於太恭人視太恭人者必歸賢於公而久之公遷參浙省事分部金華其又三年金華之政成公拜楚臬長而太恭人亦且七十矣公以書來乞一言之壽以爲太恭人觴且曰金華之署茂吾决罰至十以上太恭人必知之詰所由具析中欵乃色喜不則愀然曰得毋殘民以逞耶以而之工於吏毋若養叔之射百中而以一不中敗之不肖未嘗不屏息若負芒刺也

賴天之靈得恒侍太恭人不肖可以終免矣世貞乃言曰吾讀史王孫賈儁不疑崔玄暐李景讓諸公傳以爲能樹大臣之節與才而不朽其名皆毋之賢成之而所謂諸毋者不必盡顯其孝子其婦亦不必盡著其節於其夫乃若東海周青之爲婦晉陶梁高之爲寡陵毋范毋之爲毋所遭會有不忍言者且夫太恭人之始亦艱矣以一焭然嫠而上奉厲姑亦嫠也而又稱繼又以一焭然嫠而支持向衰之門戶又以一焭然嫠而撫三孺子其長者賢而逝於太恭人手世乃太恭人精志而御之婦而婦嫠而嫠毋而毋成

秩秩就理及見仲子之貴而身膺冠珮之錫顯冑釜之饗天所以報太恭人亦不薄哉李公又爲言太恭人之爲張也其伯祖曰方伯公吉與高王父教授公皆及事胡居仁先生爲理學大儒太恭人得於內外家之懿範居多雖然語所稱清白守節一德不懈者乃其自性生矣姑志余言以復公而屬之曰是必何太恭人懌而後薦不然必且曰未亡人之所不忍聞也敬不舉君之觴子且柰何

顧母單太夫人八十序

維揚顧益卿之以梟副飭兵漁陽也　天子材之

擢爲御史中丞撫遼左而益卿遼巡固辭不許益卿之遼左會東虜土蠻諸部十餘萬騎入寇益卿出奇計與大帥寧遠伯合逆擊之於鎮邊堡繞出虜西北大敗之斬首捕生以千計法當封而益卿悉推功寧遠伯　詔特擢三品復固辭不許益卿自是數有功數辭賞而是時益卿之友世貞臥弇中微聞其事然不能詳而益卿貽一編書見示則前後所辭疏草具在乃至所以儲胥遼左者見圖說凡十餘條其請賑卹前後二疏爲遼人請命良懇　天子念遼爲國左臂憫其卒戍之阽危而又材益卿爲之朝奏上而夕報可也大司馬大司農之協議三相國之平章與益卿相爲肺腑士益粟馬益芻諸障吏田畯均得續食以迴萬死之命堞若增而高隍若浚而深者　天子以金湯視益卿而益卿居邑邑念母單太夫人業八十不能爲板輿之奉於絕徼之外欲上書歸省不忍負　天子恩欲留則恐一旦有遺憾以問於世貞世貞曰太夫人固無恙哉毋論太夫人之精彊善匕箸當無恙毋論爲太夫人之子婦而代益卿子者時太夫人之寒暑饑飽而共奉之當無恙毋論太夫人之諸孫挺若玉而中有郄林之桂以娛太夫人

心當無恙吾直以天道論太夫人夫益卿之活遼左數十萬人命也天必以益卿仁爲太夫人壽也益卿之辭榮錫若浼者彼其中沖然未滿也天必以益卿讓爲太夫人壽也　天子方日夜以遼左之固借益卿以數十萬人之命借益卿太夫人安則益卿安益卿安則遼左安遼左安則　天子之志安天必以太夫人壽爲益卿地也夫太夫人之與益卿兩相成如此益卿之所以慰太夫人又如此語所稱雖有離憂其志樂者太夫人之謂哉寧復有纖芥之憾以爲益卿虞前是益卿爲郎長安中與故光州守陳貞

甫故侍御胡原荆故吏部郎戚世秀布衣王承甫爲
刎頸交升堂拜母各出酒食爲懽而今者獨益卿與
承父在諸母獨太夫人在於是承甫自爲文以壽太
夫人而光州之子爾耕來乞余嗣言焉余物曹子念
益卿晚合友也爲從臾甚力嗟乎微子念吾固當有
言陳生偕諸君稱觴太夫人前願强飯自愛益卿爲
國柱石更十載而後上書陳情以壽九十老母庶
幾臣子之道備哉

壽王母何太孺人六十序

郡諸生王伯稠者今相國季父行也而與余善余三

子皆從之游相切劘爲文字交所以責備行誼有古
人風伯稠少孤有母何太孺人今年六十矣吾三子
偕其友曹生陸生輩凡十餘曹來請曰伯稠材而數
奇不能徼一命之榮以爲太孺人重又愧槖裝盡不
能擊鮮釃醪以謝客而娛太孺人惟是夫子之一言
伯稠持以饗太孺人如五鼎也以衣被太夫人若翟
紱也夫子其惠然許之乎一日伯稠過余余語及之
伯稠矍然避席曰不肖以蕞爾書生而微夫子之惠
重太孺人所不敢太孺人幾然念以其不幸而拜夫
子之惠所不忍雖然當先君子之見背時不肖兄弟
甫離稚謂太孺人貧而虞饘粥之不繼也不願受傭
願得受數金以資什一息太孺人恚而啐曰吳孺子
誤甚即未亡人弃若賈何以見逝者地下若弃而賈
亦何以見逝者地下强之就外傅躬機杼資其羸以
餼先生酒食諸先生毋不稱不肖毋賢雖菜茹鮭炙
甘之隃爲恭矣夜則自課不肖兄弟書書默識首尾
語以志數或浸過輒覺呵詈繼之不肖竊自疑太孺
人目不知書何以精察乃爾既而不肖之弟夭獨不
肖在竊私謂太孺人必加憐我寬我稍自媮佚則復
耳太孺人呵詈壓矣既而不肖公車之業稍就太孺

人爲之一舒眉謂可藉手而報吾君然不肖試於有司
不售途道羈欸昔人盛年功名無不一日千里而我
何爲者甚難太孺人且太孺人以一媮佚故而呵詈
繼之今者當拜太孺人杖之不暇及歸而太孺人色
和而意愉曰吾責汝業不責汝命也自是連試輒不
售而太孺人亦輒慰勉無幾微見顏色昨從諸生顏
既具巾襴謁太孺人於堂太孺人顧色莊曰謂一傅
士弟子可竟汝耶勉之毋廢公車業嗟乎微太孺人
是不有不肖也微太孺人之誨即不肖不有今日也
微夫子之一言即不肖不有太孺人也余甚嘉其意

乃敘以授伯栩使歸而誦之太孺人前且與太孺人約異日伯栩取科第負名宦聲太孺人爲若傳母也著太孺人之勤施于厚宗戚所以示執端矣伯栩尊脩其德而稱賢人君子太孺人爲若孟母也者吾尚能登其堂舉七十之觴

壽楊母顧孺人七十序

余以三吳之土沃而當末俗則易渝以故好稱說娥節姱行冀以小挽其瀾而於閨闥之内猶數數焉歲戍亥之交則爲楚觀察使李公顒壽其母張太恭人之七十而紀之矣太恭人始事中憲公而寡也上而

有舅達州公與余孺人下而撫其三子皆成立而中子爲觀察使有錫典不三日而吾友楊茂才士選之母顧孺人亦以七十告則其所遘際與行事無不聦合者然其爲道益難而味加苦余乃喟然歎曰娥節姱行在吾閭井之間步武不數百如是垂四十年而未有志也乃斤斤脩其辭於數千里之外是何遠之詳而邇之畧也 國家著甲令諸有子而拜封錫之典者即於格旌弗復旌也非以其貴而故嗇之謂爲甲閥者易而閭井者難也夫顧孺人者少而歸其夫太學淡泉君而舅前溪公與姑浦夫人皆無恙淡泉

君好脩詩書之業與薦紳衿裾還往孺人力耤給之淡泉君用是以無内顧憂而會天有孤子二甫脫襁襁而茂才猶在孺人腹當是時孺人痛不欲生者數矣既而曰從吾夫易耳誰與立吾二孤者且不忍隕腹中子既免身得茂才躬乳之而孺子牽衣左右索哺則又口哺之以至小長次第遣就外傅茂才尤穎敏遂全成立前是淡泉君所受業獨賡而遺橐以援其中表浦及龔營什一息皆不利中外徭役蝟集坐是家大窘孺人拮据應之而朝夕供奉二尊人不替前溪公先逝所以扶侍浦夫人有加而會亦遘議治

喪葬仲氏奉政君謂孺人筦然發也家挂矣強自力任之孺人不可顧其三孺子曰是非二尊人遺氣耶安敢委豢而廢大事趣均之成禮而孺人自是益務爲儉勤所服縞素不名一絲褆長齋斷魚肉晨昏禮誦不輟而業亦小寬及寬而息之曰可以少行意矣乃刼刼爲族施亡論内外戚屬即鄉之所敗淡泉君息者浦與龔皆厚報之人謂得無傷惠乎哉孺人唉曰吾何知惠知爲楊氏戚而已葢孺人業六十餘遘癘危甚強食者月餘而一昔夢神授之食立起以至於今益強逾於壯時嗚呼孺人豈不巾幗而丈夫子

者哉其少寡而奉舅終次奉姑與李同撫三孤與李同能自樹立起家與李同茂才晚達差不如繫然然方以文學上公車未可量也而諸孫中外至二十餘人則又盛矣余故次其事授茂才而爲之歌曰北山之栢巻然鬱青蒼兮勁節孤峙冐隕霜兮下有苓珀堅且良兮緜歷攺鎖永無彊兮嗜其配李惟余揚兮孺人既以舉茂才之觴美俗使者當問而采之上太史以爲彤管則余小子於鄉上亦與有榮焉

賀上海令顏侯中起考績封父仰莊公母范孺人序

故事中外臣滿三載奏績無害得封其父母如其秩恩甚渥也而仕者獨司理及令尹不得滿而遷間不獲以封請十餘年來久任之說行滿易耳然必臺剡之薦者再而後與甲令合又多不獲以封請當令尹之報臺滿也臺有扼而不許者示殿者也許而不爲之疏留者不示最者也所謂不獲請者也上虞顏侯中起之令吾上海也甫滿而剡之積者非一矣兩臺迭爲之奏留又爲之白其最太宰嘉之以故事請天子予之告身階文林郎而官其父仰莊公如中起母范封孺人於是一邑之士庶懽忻鼓舞喜中起之猶借而仰莊公與范孺人之被恩也其翹然而儁於士者曰臨川同守石君曰大理評事顧君曰居仟守陸君太學顧生邑學三朱生相率而叩余山中請一言之賀余謂諸賢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而侯有父母之德於民民既父母之矣仰莊公之與范孺人則而大父父也毋論愚智其恒情未有不願父母之貴者也亦未有不願大父母之貴如父母者也第聞之雲間於天下至雄吾吳郡亞也上海割雲間之半以爲邑又至雄邑也編戶十萬餘歲賦金穀數十萬有奇簿書期會獄訟繇役之繁即而侯分身而

治之日且不暇給黠民與吏胥通穴而處互狹而食府胥傍睨以環攻一人而侯甫釋經生之業何所習城旦之言以杜彼曹之恣睢閱倭而奏令箱章如是諸賢曰固也吾侯無所藉城旦之言第以誠格之而已誠至而明自生諸受訊者萬端取侯片語而決胥吏爲蠹者亦萬端取侯一盼而攝咊奥坐堂皇以大按問某當抵重某當罷輕某當罷去亭午空無人矣稍至下舂車門跡亦稀矣卧閣之中璧立日如洗矣侯於單赤拊循之若慈母而至巨猾大憝不少借即强有力者持之亦不顧相戒避徙去曰侯即貸我三尺

法不寬我侯計其邑事治毋所復澗令爲月旦進諸
生與課藝文談經術諸生人人自喜以爲得賢明師
已又念邑久廢乘傳延耆碩輯之而身任其事削乘
且成則讀者洒然誦良吏矣夫 天子且念侯於上
海功旌及其父母而吾上海之士若民敢一日忘父
母之報於侯又安敢一日忘父母之欲報於仰莊公
苑孺人余乃謝曰而侯之二大人已有志於此家矣
毋亦以詩之有頌祝皆爲其上者哉吾同以寵諸賢
之德之厚而其辭必有取於比壤巖穴之稿無求於
世者以避諛而徵信也子姑持吾語以報侯仰莊公

少有才行嘗起家障尉不竟其用歸而與范孺人爲
德於閭閈閭侯之賢義方之力居多云

封侍御若虛井先生六十序

僉浙江按察事井君以書數千言自通於余若以余
爲可與徵者最後始露其指欲得余之一敘以壽其
尊人若虛先生六十而君之寀李大參惟貞與余善
爲井君紹而從史焉余不識井君然素聞井君倜儻
尚氣誼有節士風舉進士改庶吉士周旋今吏部郎
鄒爾瞻於狴犴間脫其厄忤柄國之雄臣而不悔坐
出爲御史已出爲按察僉事慨然致其官而避者柄
臣敗始稍稍起國心儀之矣今乃因井君而知有若
虛先生又因井君之言而知若虛先生之爲人余又
何辭井君之言曰先生有父惠州公甫四十而謝郡
事歸念猶無子禱於神神憑覡而贈公詩有商瞿語
解之者曰彼商瞿也四十六而得子豈其祥耶更六
年果先生生先生受性神穎然體猶弱惠州公憐之
不令就外傅至七齡始手書周子太極圖說通書張
子西銘授之先生一覽輒誦以所通曉其義少長擅
經術工博士家言亡何遂補其弟子員多作古文奇
書驟感嘔血疾養病山中兼習養生業二載病良已

時學士鄒文莊公頗稱東越良知之學先生造而師
之凡再試於督學使者王新甫皆高等然至省試輒
不利於是惠州公老矣叔季十子賢而貪自詭有遺
產未析訟於郡太守辨其券之僞而詆訶之先生頓
首謝府君悉我父廉均且勤卹我竊不忍於王父之
遺體願分祭以償太守高其誼而許之屬圉者一人
以不勝置獄雉經死或謂可乘此而快意於彼豎子
先生歎曰圉者實自經使我借而挾之禮不可況彼
豎子耶且吾尚欲損祭而償之今何據爲當先生之
見構世惡少年睥睨其傍欲以捍闌自利先生如弗

闓謹視之而已及不穀舉於鄉諸惡少陽親近欲以
覿先生先生謹視之自若於是交口頌先生以爲長
者邑中正察賢推爲鄉約長先生率先以禮義開警
巷誠以毋蹈不善使先生知日不穀之讀中秘書也
先生來就養京邸兩月餘即拂衣歸語不穀曉松里
薙山中故不乏何至剖汝大官供也既別諄諄戒不
穀毋忘而王父惠州公及吾師文莊公之遺軌易謙
九二比九五汝左右箴也拜不穀御史封不色喜既
不穀罷僉事歸不色怍再以僉事名亦不色得曰吾
猶故吾若猶故若而已性至孝事嫡母黃安人不以

損槖見幾微備極志養及安人之屬纊而願生爲婦
若女可知也先生於文好言兩司馬於詩好言李杜
然至所結撰必匠心締而發性靈曰某雖不才何至
於詞林中作椎埋耶吾子視家先生以爲何如人而
弗惠之一言余既讀而逐之而之家先生胡憤憤焉
行若此夫致孝於嫡母而不以損槖爲慮孝子之所
恒推遺體一綫之息而施惠於譽我者又能爲之補
其隙非德之至不能也上而惠州公下而侍御君先
生材未嘗有所遂而不獲脫穎於一鄉紓志於一命
固其窮哉然獨先生上而有惠州公下而有侍御君

爲之啓其端衍其緒又爲之彰其媺則亦不可不謂
之達也先生生毋林碩人八十有三尚健也第比聞
用事者脩前意謹其君先生必且迎謂君君仍故君
吾仍故吾也而已相與舉觴而奉萬年之酬倡於一
堂不亦烝烝太和至順哉其君節士也必不至飾親
李子信人也必不至飾友而余雖易發多可要於是
無媿辭君以爲何若

封工部郎素軒喻翁八十序

喻素軒翁年七十七時世貞以其子杭郡丞邦相請
而爲之傳大槩謂翁能不私其力以拮据共養毋又

能不私其蓄以資季及伯之子而身任其孀稍有升
斗之羨輒捐以予姻族閭比翁不唯無怨而已貴不
唯無驕而已而併所謂貧與貴者忘之而游於恬憺
和適之天翁嘗以素名其軒而吾仲敬美及鄧太
史汝德皆極口褒贊以爲無愧色至於吟咏摛寫能
用柴桑之轍而遯元白畀人不得以雕蟲之技目之
余所爲傳僅僅如是耳而翁絕倒稱快以授邦相邦
相復奉持弥襲時時懸壁以示知者未幾而邦相遷
爲括蒼太守翁往來括蒼與洪都之故里者三年矣
而翁已壽滿八十諸佐邦相治括蒼者丞俞君倅錢

君司理周君盍嘗覩壁間之蹟而謂余實得幸於翁
父子翁父子實欲得余文於是布幣奉書走使千餘
里而訪余山中乞一言以爲翁壽毋論余衰懶不稱
言即有言而猶所傳翁行事畧盡豈能復構危辭以
布翁之一解顏容曾子念曰毋拒也吾欲有祝於翁
吾今者乃悉邦相於栝蒼栝蒼之士民寔尊愛邦相
而稱之曰太守我天也其願長有邦相以字我赤
子則必願長有翁以安邦相於政杭郡之士民耳栝
蒼守之風歎曰使君固嘗佐吾杭未獲盡騁其用於
官而能令人思之若新今者不復望移郡願且息之

而藩而臬而開府杭之大惠固在也然則其長有翁
以安邦相當逾父子念又謂翁家洪都洪都之故西
山爲第十二天柱寶極真天之宮曰梅嶺則梅尉學
道處也曰鸞岡則洪崖先生驂鸞處也曰鶴嶺則王
子喬御鶴處也至旌陽真人許君上賓於帝又爲之
授記於石函以千歲之後有地仙出焉俞翁豈非其
人耶而翁又時往來栝蒼栝蒼之治縉雲其故曰仙
都山者黄帝之鼎湖在焉寧無遺丹委液以惠來者
吾且以翁之仙不死不得於此必得於彼余謂子念
子之祝不太近情耶其後祝不太遠情耶近情者

淺遠情者誣吾所不敢爲吾所知者昔之傳俞翁者
留鄧先生欲進翁於素之上而翁曰吾安知上吾長
保吾素足矣此傳語也未求足於素之上者非真素
也入色爲素入味爲淯入氣爲冲入聲爲微要之一
素也物與吾接不吾涅也吾與物接不物汨也吾葆
吾真不以葆形吾永吾齡不以永名胡者爲壽胡以
祝稱翁當㗲爾而笑嗒然而止子念之薦美而見祝
姑次危辭以授二君子

詹事府録事晋所子七十壽叙

始詹事府録事晋所子之壽六十也余從弟瞻美乞

言以觴之當是時余解鄖節歸卧弇中忽忽不自覺
其歲之日益後再起佐留鑰今年夏六月考績至淮
而拜新命因以其間歸里晋所子道迎余而謂曰比
大人之壽旣屈指於今十年不敢定與亦七十矣大
人豈有意乎余覩晋所子之髮鬢白且盡矣而雙顴
尚頳有少容食粥竟三大椀猶未飽啖肉炙稱是茗
咲聲亹亹竟日夕不倦余私心異之因汜問曰子之南
甌視昔益平曰小挫矣家之食指日益而嵗叟不登
然不至廢粢盛問諸兒壯乎曰賴大人之慶四丈夫
子駢游太學讀書粗成立矣諸孫幾曰是十年之內

育者十一曹長者能爲文矣凡中外諸子孫男女亡慮数十曹曰訊問安否頷之而已毎會食金憂而稱不飽南畝之所蓺小挫也去青宮文世態不趣海乎曰守令騶呵猶時時在門缙搢紳衿裾有事必求解有疑必見質吉凶之會以爲醵首犬馬之齒用祭酒推者数矣一弟捷於鄉一從子捷於南宮世態當未及也歌者肆乎曰頼大人之慶時時有之然而不以累也獨者徵藝必徵色其後獨徵藝而已最後藝有徵而無角取適情而已余乃曰此子之所以壽也天子之産小挫者㬎機械也其子姓益者天之適也世

態不薄者人之適也歌不必色而藝不必角者畏嚐好也然則子將進於道乎寧獨壽　當是時余與晋所之相徵問而稱其弟若姪與輩六人稱其從子若泰亨暈亦六人從傍聽之及余之留京司寇部而合以壽言爲請曰庶有以觴我伯兄伯父漢法年七十若授之以玉杖餔之以糜粥杖端飾鳩鳩不噎之鳥也禮大夫七十而懸車致事余去此尚六歲然衰過甚不能待記發里中目策一精廬弇之西北隅有白蓮菉筠古梅之屬環之卒卒不暇文其辭姑叙所徵問之略付輔與董觴晋所子且告之曰余旦夕歸矣晋所子憑鳩杖而過我我當婁糜粥以稍能更爲我進三大堀否

寧翁季尊師八十壽叙

我寧翁季尊師之七袠也不佞世貞方納衰漢節里居而諸稱翁之弟子者潘子許子輩以不佞之辱在列也州牧張君以不佞之有通家契也後先命之言不佞不能嫺於言獨聚翁之得於天而盡于人者以爲翁守方州而良守名郡二千石而良藩臬而良其功德于民甚厚一宜壽慮楚獄所全活減釋數百千人固人人尸祝也二宜壽居平無聲酒蒲博之好無

肥穠甘脆之奉生不二色至艾而絶之取于造物者廉而足於已者固三宜壽周旋規折旋矩而非有意爲之其神不勞而意長裕如四宜壽内而家庭外而閭閈小不獲意者置之弗問其憂恚不得乘而琢其真五宜壽不佞既以五宜壽稱翁第與之約更十年而得尚從弟子列稱觴致不腆之言翁不以爲陋而納之矣既又爲翁記所謂澹然庵者乃稍能推見其指而頗精微其説因得翁之所以爲壽之根且謂味取於澹末已也必至於無有所謂味者而後謂之澹澹必至於忘而後謂之道菴雖用澹名必至於無可

名不佞雖竊爲之說必至於無可說而後庶幾哉翁又不以爲陋晝而扃於庵之楣葢又十年而過翁則宣髮如故時時見稚齒嚼決有聲兩輔皙澤視聽精玲持履趫健談笑有味神氣益王第其廬舍則少敝南畝微損子孫之少者壯而壯者則已老矣八月爲懸弧之辰諸生潘子許子輩復謀徵言於不佞以爲翁壽翁前期謂其子姓倩屬曰老夫絕世累若曹供養且夫歲儉而獨吾豐斋竭而強吾亡恣穢金以足吾乞箸遣吾心順吾口皆非吾所快也夫戚執之間稱厲行者其與存幾何而忍以壽爲樂去而操一

葉之刁隱跡於兩高三竺之間彌月不返守令之蒞爲及門而中郤臺司之干旄望里而趨趄從者曰可以歸矣翁始逡巡歸潘子輩復申前請不佞曰師言之謂何而吾敢于之雖然以幣餙往非翁意也以謂言往非不佞所有也嚮者翁之所得於濟者優然而恒有餘不見夫終南之深東海勞山之僻其人自少至壯不覩塩酪醯醬何論肥膿美其食安其居老者至數百歲少亦不下百餘歲也然終其身麋豕螺蚌而已翁故能極神明之用而取其斂備芍藥之和而餕其濟所謂天下之至味固克然長在也夫任其生

而無所知者終南勞山之叟是也以其無涯之智而強有涯之生者服食之徒是也俱非所以擬翁也翁真能進於道者哉不佞少於翁十八歲名爲學道今髮之白者與齒墮強盡矣猶不能大杜其德機而謀見物色以充家廟犧其於道將無僅能言之而已耶夫子奚取焉夫因濟而徵厚者野人之芹也沐非而得是者羅什之蓮也然則雖以不佞之言薦可也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三十五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壽序

憲副定山袁公七十壽序

當嘉靖中公爲禮部郎而余以通家子得待公邸公抑行而與之爲爾汝交戊申之正月十四日公誕辰也旗色斂矣公折簡召余至邸舍時陳水部子兼以他事不至獨余兩人對飲籩豆落落數之不能至十街鼓動張尚寶有功闖而入以一炮置余坐下欲以見驚不能則拉余至有功賜第華燈滿堂酒徒接席

不能識其人調謔歌呼捲白暢飲夜分不得辭余三人乘興踏月至張祠部先生所祠部亦余丈人行也宴客甫散相與大噱呼酒幾質明而後散自是或過公或過有功或過子兼而三君子者亦時時過余已而有功謫子兼分司通州尋視蜀學政而公以久次出守荊州遂星散矣公之入自越州司理司理時甫踰冠而出以荊州則僅踰立矣讞斷治賦前後褒然爲天下最而荊州之政於調悍王撫効民有深愛焉易冠方驛擣溫處沿海諸郡縣公以才選飭兵其地至則盜治戈船訓組練曰不盡敵不止士氣甫振而公以繩墨吏過嚴爲所中歸公之歸猶未踰強仕天下之持議者皆爲公不平而公固怡然意自若也治室於西山以奉二尊人頗有園池竹木之樂幸移止郡中室不取華奇完而已衣食不取豐足以體而已客至必留留則命觴飛巨羅不復辨賓主絕口不談故時吏治與所以見中之故郡邑歲時旅見無所居間蓋三十年如一日也間謂余燕中故知無復存者獨吾兩人若長庚之配殘月且課長於若七歲餘日之幾何乃築壙於某山之麓衣以松柏桐檟俾余爲誌若銘而刻之珉石其刻頗已行世而所謂松柏桐

檟者離維而蒼至拱把矣而公尚無恙嘉平之月偶過公公曰上元夫人前一夕而抱送者七十年矣若豈有意乎哉余因舉戊申前事公憮然曰不記也相與屈指爲戊子凡歷四戊乃前語公荊越之德政津津猶在人口今貴矣然而不爲極也安矣然而不爲饒也有賢子孫矣然而不爲顯也公且恬然於寂寞之鄉而無然歆羨無然畔援天之所以報之寧有涯哉公曰快乎子之言異哉吾所聞世乃有先誌銘而後頌祝者余更前語曰未也壙之石且泐松柏桐檟之自拱把而合抱而公之朱顏綠瞳猶若故余之頌

祝猶若新也繇是而八十而九十而百歲安能以地
下之辭難我公忻然而笑曰請舉子之觴

吳母林太孺人六十壽序

余友潘文徵王念之時時過余稱吳母林太孺人之
賢也太孺人者衛裨帥林侯女也笄而婦光祿丞吳
君當是時吳君有父曰布衣公富至傾里而性儉節
不善事里貴人起大獄中之且論報而布衣公猶嘆
唶不肯解橐中裝也太孺人謂光祿君公少而見苦
爲生難故重弃財子不覩陶朱公之長子乎一不忍
弃千金至立殺其弟夫弟猶小綴耳而子尚可綴而

父乎妄請爲子具橐於是悉出其橐盡至簪珥釧環
衫襦之類皆以充費光祿君籍而南北走京輦謁臺
司白見公寃狀尚猶以公富難之俾賦鏹二萬金而
後釋於是布衣公得釋則四壁立矣意鬱鬱不樂太
孺人進曰毋以爲也公第如初策兒請任其詳於是
公稍稍振久之竟用寛樂終蓋布衣公終而所遺賸
侍不爲少太孺人跡其少者問曰能守乎曰不能則
爲擇配而嫁之其能守者則曰若奉我先公敢以薄
繼乎大賓其衣食䌷紬然至白首無間也光祿君之
儉節不異布衣公而獨其爲人周慎而謙和雖武之外

鮮遺辭拂已以故其業益饒資用不加廣而無一朝
患皆太孺人相之也太孺人恒謂吾侍夫子可以寡
意外矣及光祿君之啓手足而後以太孺人知言也
太孺人茹荼而撫今太學孟起悲苦萬狀然不敢不
忍息而終光祿君托既除服除察太學之負荷也與
婦季之精計算也舉外政授之太學內政授之婦季
而治一佛庵於寢舍之後時時用處焉心精內觀以
求所謂淨土者時海寧之佛殿圯與余有事於比丘
明因太孺人首捐百金助之而顧太學毋以我爲德
也他道途橋梁之平治捐可屬矣戚黨族屬不啻九

里之凋大逾勝布衣公光祿君時太學豐碩明慧工
制科業兼能古文辭好客客恒滿坐又性廓落喜施
容之能言太學者必歸太孺人以爲義方之誨成之
也然太孺人實溫溫令善旦夕太學率婦季與諸孫
朝於太孺人時時出酒炙相慰勞太和之氣相蒸煦
於閭第間有餘憘矣余之悉太孺人殆甚於二君子
獨於戊子滿六袠而上元之前日爲太孺人誕辰則
未之知也二君子肅然而來請敘以壽太孺人余竊
謂太孺人之智善因時者也布衣公約則約光祿君
約則約至太學舒則亦舒然約而能悉橐以出布衣

公於獄則孝之本矣苟而不事耳目口體之好以其羨作佛事廣施舍而不佳色則仁之用矣孝以爲本仁以爲用博厚高明悠久無疆寧可涯哉二君姑以余言致之太學爲太孺人祝必且曰敬舉二君之觴不佞愈有光矣

松江太守喻邦相先生五十序

喻邦相先生守括蒼時其太公業八十而就養郡邸甚壯當是時郡丞俞君其司理周元孚馳書弇中乞言以壽而先生之客曹子念者尤亟欲得余言余故善先生而嚴太公不獲已以文授二君子而以詩歌

授子念先生前後貽書稱謝辭甚偹亡何先生用括蒼守高第移治雲間雲間所隸屬邑不能當括蒼半而承負賦訟獄之類什倍之會久闕守廢案山積胥史指以數千萬計靡不竊食其中相顧而窺先生先生坐堂皇吏以次奉牘上其急者立決緩者嚙而下之曰是嘗我也後必痛抶汝蓋不三日而山積者若掃矣乃以其間延接鄉薦紳大夫已而召諸生逢掖詢問先後政術失得傍及經術執文咸飽意去即有所陳說不能有加於先生而至於鄉三老田更市魁之屬以役見者先生無不攬納其所疾苦便利不

待契立晳有所咨往往出意表既罷出咸吐舌曰喻使君神人哉蓋余時弇中去雲間百里而遥謳吟頌歌之聲日接於耳蓋嘗以間過弇不佞從容謂曰民之就溝壑者從半矣而吾郡邑之守長未有以尉藉也雲間計安出先生慨然而起曰命之矣損有餘補不足此之謂權歸而手檄下三邑曰太守敬問賢公卿大夫及富人良家子天降割於我民禾黍之地淮爲巨浸者五月餘矣　天子幸加惠賜租其爲諸君拉南畝者良厚然不能逮卑赤太守問之庾庾無見粟問之庫庫無見錢欲捐祿甚薄不能活百人命諸

君幸有餘即量貲力而捐之上縣官以濟飢者太守力能得之　上賜勇爵立棹楔唯意所願欲不然而弱者骨壯者從其又壯者揭竿而從萑苻之後諸君獨能偃然長有資畜乎即不然亦誰與爲備耕力作者於是咸鼓舞樂輸恐後不彌月而得余錢二萬餘米類千碩以次給散所全活萬計先生夷然不自有其伐而會薦紳中有齒而悔者或以他事不便者頗孳先生先生咲曰彼豈以余重去郡哉謂童子束一車裝旦夕發矣然而先生廉竟不能孳也子念走之白下謂喻先生今五十矣吾儕者乞君文以壽其尊

太公爲二君子所奪今者以壽先生二君子不能奪
也故嘗以謂翰先生先生逡巡謝不敢跡太公然似
欲得君言而快者君將若何夫余之善翰先生竊後
于念哉先生好讀詩若文意不可一世士顧獨折節
推念其欲得余言而快固當夫唐世之詩稱鉅麗者
高常侍其一焉然至五十而詩始成中歲脫簿尉始
辭箭梵及其剌蜀州則已晚矣故其詩曰龍鍾還忝
二千石愧爾東西南北人傷遲暮也漢有朱翁子者
五十始一遇爲會稽守故嘗讀書有文章然不聞其
能與相如馬遷下上顯一策勛東越然不能收循吏

之蹟如渤海潁川翰先生三十而詩成四十而文成
五十而連典太郡全活黔首以萬計彼二賢者不踰
乎後哉爲我謝翰先生出而治吏民勿稱倦入而侍
太公觴勿稱老毋若李孝貞之言宦情文思道盡者
彼殆越孟倫也勉旃　天子之璽書賜金繒幣且要
下矣苟以語太公千秋之業當更有躍然者

佳山吳鴻臚七十壽序

吳先生者歙之賢士人也歙俗貴姓而吳最甲吳譜
以十數溪南最甲溪南之吳其顯者以千數先生最
甲諸稱甲者或以貴或以富先生之甲不盡以貴富

而以賢先生之賢自其父處士公始也處士公縣徙
步起家握桑孔之算累帑埒素封先生脩其業而息
之積纖嗇錙至殷殷陳陳不可訾數然皆能以義衰
其入出時時有所施舍故吳氏之甲不專富而先生
尤善以文飾之既成進士業游太學射春秋經不售
歸而弃去與其從父別駕若虛從兄近龍海陽陳山
人達甫爲文字游二君子皆博學砥行長者內嚴先
生不敢以年行加之先生顧獨用年行趨挹二君子
然以間薦其切劘二君子憮然受之無所不靡先生
好習理性言自六經外於濂洛亡所不精諳而近代

獨服膺薛氏河汾之學以是得明經衛辟而故學使
者黃安公下有司用幣焉俾聘入丙舍聽冊先生第
以一奏記詣御史門辭謝弗任而已中間嘗從吏部
選人得大鴻臚之屬丞珮玉御緌以與豪璜接武於
黼扆之間其儕相與豔稱之而先生夷然不屑也上
書自免歸日侍處士公几杖暇則與二三子談道於
大鄣之陽於是人乃知先生之以吳氏甲若果亦不
在貴相率而推先生之賢而先生今年七十矣其子
孝廉諸生某上書數千言自通於不佞俾其友梁生
恭介而請曰吾父業七十意不得兩司馬之一言不

稱爲七十不穀爲子而不得兩司馬之一言不稱爲人子不穀居恒念當漢武時汲鄭程卓之徒遇兩司馬而不知所以爲其親及身者以爲恨今茲幸而復得兩司馬且也左司馬同里　之倖有成言矣敢藉手以干右司馬左司馬者汪伯玉也余笑謝曰左司馬言之余復何贅夫漢之兩司馬以氏也今茲以官也梁生曰古者官爲氏余諾而未敢屬草也居一年而徵之先生之里人信又會適當其期趣次以授梁生曰爲我謝吳先生而先處士公九十而猶嚮决策踶以雄於里先生尚少於公二十年所視處士公何

若吾聞之歛而不散者以治家非誼也然於身則歛散而不歛者以治身非法也然於家則宜先生能兼采之乎遲之更二十年請以處士公之觴觴先生

壽郡牧林方渠翁九十三序

閩自　明興二百餘年休養生息其姓曰以蕃而獨林爲最著林之貴至祖父子孫昆弟鵲起科第而又多壽考若文安貞肅之類其貴以入坐爲恒調而壽以八袠爲小年然所謂林者地不必出一郡望不必出一族而其最壽考者曰福之南安公享年百有四臺使爲之建百歲坊而其子少司徒廡亮歸侍養亦八十餘父子華髮相映聯金紫冠蓋出入所自屬其大則與之衛州公衛州公者學士大夫所稱爲方渠先生者也年九十三矣而步履視聽飲啖餘七箸益進有子曰雷州守民止余故與雷州君善因以得悉衛州公公之成進士而令樂清也輕徭稅省刑罰一切爲近民之政而方於事上御史行部至樂清顧揖事竣且游鴈蕩公歸鶩曰御史乃游鴈蕩耶不爲治供帳而御史所詰問邑政亡不井井者乃更謝而心奇之治行冠兩浙以高第徵顧僅得比部郎公大相張文忠公所取士也而又用隣壤故習識公公旅謁

張公值選部郎劉在坐張公指謂曰林吾比封令甚材之柰何以常調相待選部郎面赤唯唯人或謂公一詣劉可得志也公竟不詣劉亦不謝張公而會上有所不悅於　昭聖壬人乘間摘其第建昌侯不法事當公曹公與曹長奏牘稍欲直其冤觸　上怒遂得杖而謫佐吾太倉州守時余童子時微聞父老言公之宜民也未幾遷肇慶同守督撫特用兵五指山檄公監之兵驕甚方縱剽公至而不出迎乃縛其長送之臺一軍服栗已又監征八寨兵前後皆捷事聞預綵幣之賞臺薦章上公始復入爲比部員外郎

未幾而衡州之命下矣公守衡復有異政勸耕息訟脩文教裁武闘一時翕然庶幾文翁郡龔渤海之風會有麻陽役公選厲精卒得二千人付郡尉將之跳盪衡闘所至無衡鋒臺且以公功聞上而會承王母憂歸既服除遂不復出蓋栖遲山澤者垂四十年所還往皆三老布衣交漿酒藿肉談笑從容竟日然絶口不言縣官事問所居官治行亦不荅蓋公仕宦之日少未常少挫折其志而屈其節處盜百變畏險萬途而吾之天固自如至林居之日則長矣然未嘗以世念世味汩之宜其視履考祥之元吉如是也吾聞

公之里有弟與兄爭產而辟者懼且得罪以百金夜爲公壽公語之曰若所爭者計百金耳胡不損之以與而兄而兄必喜訟可解也弟如公教訟立解兄弟懽然如初人謂公廉可幾也能以廉化人爲孝弟不可幾也當雷州君之守南司徒郎時時過從語及公未嘗不泫然深思也曰不穀有弟民止在北司徒屬而老人獨里處不穀姑請告以奉朝夕如何余告雷州君若歸而有以慰老人則可老人不欲若歸是以歸失老人意也且老人雖大耋而五官之用甚壯也著日益是必且登南安公之年而進之君亦自司徒郎而爲少司徒始用司徒公例歸養不亦快哉當司徒公之歸養有子如楚之爲學憲而君之弟仕而資歷約畧亦如君闗之林其壽考福澤寧有加於二牧者哉耄余與雷州君語之明年而君來乞文以壽公因次而授之如右

壽大參從野彭先生序

余少則聞　憲孝時大司寇彭惠安公之賢也其從身必端而後順應其持論必大體而後責治辦其所履官必先宗社生民而後及祿當弘治初仕至八座尊顯矣一旦有所不合即乞身歸而王端毅公爲太

宰力欲留之而不可得然其時縣官亦不甚急公以故公得竟完其身名使天下後世無纖芥憾於公而不能無遐憾於世公去今餘百年聞之人談公廪廪猶若有生色第公之後人鮮能樹功名自顯見而從子忍庵公以文行爲學使者忍庵公子定軒公以廉節長隧運差不隤其家聲長運公之子從野公則公之從曾孫也從野公弱冠登賢書以毋老司諭縣邑慨然慕惠安公之爲人不綠小官沮既成進士出令廣之揭陽公甫至而島寇來圍迫城謂公書生易下耳公先吏士挺身睥睨閒與最下者分甘苦寇知不

可犯乃道去邑人有士類者湼其背文曰天地神人主以此惑衆乘間且發公掩捕得而杖殺之餘黨股栗立解時宄冦犯破公鄉郡有嫡母八十餘在圍中公哭曰旦暮人耳安能免即解印綬歸行求得母屍以葬躬畚委頓哀慼行路五服之內中冦者凡二十餘人皆收而衣食之當公之去揭陽卒卒不暇爲名而其人感公至三載立祠生祀公矣自是公郎司農署出治潞河天津倉民感其澤脫韠袍寘戟門入領署篆大司農倚之若左右臂出守廣西之桂林釐其疲劾而袵席之折伏縣藩之豪氣懾莫敢吐入覲治

行冦其省遂進其省按察副使以至叅政時議大征八寨從幕府問計公曰若借以鍛其鋭止弗剽易耳欲因以爲功非所預聞也幕府瞿然稱善撤公紀功一切聽進止而公故所折伏諸藩豪而其王以婪其母妃按役廣西民且盡欽其竹木公勒停之王貫諸豪故謾詠公欲以爲閒端公嶷然不動乃已而徵中公以宅事竟得白簡去矣公名位雖不如惠安公其去不以大臣體亦少亞公而名節之砥礪政治之卓犖仍孫之於鼻祖不啻箕裘爾也且公乞身於甫艾時山川之所扞發朝夕之所共養所以愉志而適體者

與惠安公素短論長寧主大徑庭哉公與余弟故太常敬美同年而余少長於公二歲公有八子多廩學宮而其穎者在公車在公車者名某來乞余言爲公壽余既舉惠安公事語之且謂商之時有賢大夫鏗者善營衛之術歷七百年而遁於流沙公豈其苗裔耶營衛吾所不敢知語云仁者壽仁固公所自有也亦何俟乎余之祝

太宰五臺陸公七十敘

萬曆十七年己丑臘月南太宰陸公上書致其事
詔謂公老成端亮淸望素著強留之不聽歸無何爲

十八年庚寅公壽七十矣二月朔爲公懸弧之旦而公之鄉卿士庶尹若而人以不佞之習公也與公之私不佞言也徵辭以侑百歲之觴不佞於公通家兄弟也先人大司馬從公之皇考贈少宰公第於辛丑不佞貞嗣從公弟於丁未而仲氏太常敬美則與公仲學憲君偕已未第焉葢世世講通家禮其悉公無論雖然使我更僕而數之寧有如　上之所稱老成端亮淸望素著者乎夫不佞之托交於公者四十四年矣而僅能得其事者何說也公之成進士也分宜相時嘗國匿其險而欲以虛名籠罩天下士公醜之而

宗人大師某其權亞分宜復借公爲重公逡巡從選人格得邑令去既政成當徵備臺諫而復避遠之僅得南散曹去分宜之客尚書趙以兵事見辠　上出南討陽浮慕公辟之帷幄而公時時以正誼格之彼不能有所加於公公亦不爲之下及大師逝客趙斥分宜久之乃敗公始徐徐出鎟祠部郎遷考功以至選部時太師徐文貞公代當國盡革其故而虛心以聽公公益得發舒郎祠部秉禮以抗中貴人郎考功文選壹志以塞諸倖竇其所登進巖穴及沈抑在下者必天下之所稱賢長者也所抑詘必天下之所詆

以陂陋不齒者也不然則其有隱德陰伎而偶未露者也公信心自是爲久而文貞公不能無少齟齬見中忌者以歸未幾而文貞公亦罷政公往來雲間里與文貞公下上議論毋少讓及用事者與俾相比而脩郄於文貞公起大獄窮之子姓兢緊餘皆鳥獸散不能名門下一客而公獨竭心力百方居間毋少匿諱及事解文貞公乃歎曰吾愧與繩吾愧與繩當公之在郎署時與江陵公石交諸所以相磨礪有國士風拜相之初蔚然重矣而公尚憂其洑以書時時風之及入爲少司空而江陵公之汰可知也公侃侃力諍至面兩赤而不已卒拂衣歸及再起少宰而言者据江陵之短至欲加反逆法赤其族下廷臣議公毅然曰江陵權臣也非逆臣也且使端揆之地而汙此名何以示後當是時公卿之有遠識者皆心服公而不能快甘心者之意公又拂衣歸公自成進士以至於今凡四躓起矣而松栢之操與薑桂之性如故公之急人也若已而其急人之寃也甚於寃已其所是即讐弗避也戚與大臣弗避也其所非即戚與大臣弗諱也公性廉無所取而又好施含五服之內外取資若囷廩而微信浮屠法歲之斥往往與衲子僧廬

共之以故恒不給而少宰公之產半挂公夷然不屑也嗟乎　上何暇習公事顧其華袞之褒所云老成端亮清德此四者有一之不耶合乎否也聞公且復上者當遽慰然已耶詩不云乎酌以大斗以祈黃耇書以年至請夫　上之知公至矣而公之所以報又申之曰黃耇駘背以引以翼然則上之所祈於黃耇者祈其引翼也公毋遽言去其強精神加匕箸上旦夕召公矣或謂不佞負子少於公五歲且上書力以骸骨請胡不以巳爲公解而強留之不佞生平在毀譽間老而尚不免宜去公目烱烱然齒決如少

肚而余吾栝而齒墮盡宜去公留一日爲縣官盡一日余留且㒳恩宜去是故余不敢以公之去擬公亦不敢以公之晉擬我而姑叙其所見如此

御史大夫印川潘公七十壽叙

當萬曆庚辰吳興潘公以御史大夫治南北漕河告成而　天子嘉之特進公大司空加太子少保當是特河工諸使者郎曹監司而下若干人走不佞弇中乞言以叙公之績甚詳而公時年六十矣公之姻吳詹簿若復乞余言以薦堂上之觴而公自是遷大司馬參賛留務入爲大司冦謂且行相事而以持法失言路指歸田菰城里中歲己丑河以不時潰潰道數梗　天子思公功即家復拜御史大夫仍故節治之公念以身備大臣受恩重不敢以筋力辭即口馳之官偕其僚屬召見吏民募畫措揣數百千里上下若燭照鑑晳莫敢支吾不旬日而赴工不浹歲而報竣　天子益大嘉之特　詔再予三代誥優錫金幣所以褒揚甚至而無何爲己丑公蓋七十矣於是河工諸使者郎曹監司而下黄君曰謹陳君瑛陳君文燧等相與謀曰盛矣潘公之邁也業當有壽言有敘績而往者庚辰則俱以屬之王先生夫公之績偉矣第且未竟而吾齒故儼然而稱百歲之觴以從幕府則請先生壽言於是復走金陵謁余禮如庚辰故事不佞何足以再當潘公第猶憶祝公六十時公方履百順之境而造於宅平無爲之域辭作行而進坐論乃一且事中變幾至不測以歸公怡然若素無官者夫有事則急公事定則弃之及其有事而又急公使一念之未純寧無以前轍爲鑒而懷次且逡巡之念公不爾也朝聞命而夕就道夙夜胼胝期之畫葬業無問前轍而忘䘏前脩夫文武之用雖不同公之心何異郭汾陽王裴晉公哉昔漢武作瓠子之歌二章拳拳以去河之害而未及導河之利也乃其亂曰宣房塞兮萬福來豈不以河不橫潰則夾河之民不至魚鱉而歲收其𥝠以實太倉其福不在下則在上故曰萬福者大之也公今四治河河不至橫潰其害去矣漕歲歲無阻夾河告登其利廣矣　天下饗萬福於上而首功如公寧不有瀝瀣之餘以潤公兒齒黄髮哉語云仁者壽吾固知公之必壽也少需之　天子行將以坐論召公矣

封戶部右侍郎[redacted]奇翁暨配某淑人偕壽七十賀序

余少則好談公卿世家閥閱之貢福履之隆與遘遇之巧有所見聞則錄之累至八卷目之曰盛事述當萬曆之歲在丙戌　上臨軒策公車士而舒子及第第三人特拜國史編脩是時舒子年甫十九而厥父今司徒公時見以大中丞撫貴陽舒公年亦僅四十六也天下之薦紳先生皆豔稱之以爲一時鮮有能偃者謂且入余盛事述中然亦不知舒公之有父若毋也己丑夏余以考績至淮與公聠語久之乃知公之父曰封司徒某某翁毋曰某淑人者猶健飯無恙退而益自歎詫希有述之於吾編益有光其明年庚

寅飭兵觀察使固安張君副使歸川陳君俱使使走金陵布書屬以請曰封翁之與　某淑人偕七十矣而懸弧之慶則以七月設帨之慶則先朞爲五月然其日則皆二十時則皆辰亦良異哉吾子其辱之一言固公之所欲薦於二尊人者也余謝不敏竊謂公世家全州全爲古零陵郡其山有書堂龍隱水則瀧泉漱玉出洮而入湘萬桂吐芬孱巖環秀宜若有福德文武博大之材以靈承之而自元以前未有稱者明興始有蔣文定張宮傅諸公然貴不奕世蹤不駢集識者猶若缺焉葢至翁二伐而始大暢嗟夫故也豈二祖列宗之深仁厚澤其磅礴淵渟與所勝者會久而後發之翁耶翁與某淑人之隱德余不能盡究意必有爲之本者若舒公之甫弱冠而從政令海南隣邑之潤九里入銓部氷蘗凜然歷閩楚汴越轍跡幾徧天下最後填貴竹而安氏帖息共命漕河萬里飛粟不乏淮南半菽菜色徐返舒公之爲德博厚光大若此封翁與　某淑人胡能弗永饗也余不文僅膺此語以報二君子爲我致之公侑以廣陵之醁使太史君舞宮綵而上二尊人二尊人若登春臺而挹天漿其社稷寧有涯哉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三十六　終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三十七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壽序

壽邵武守越湖邵翁八十序

今天下稱名族者以十數毋如餘姚之邵其顯者即未論三事自二千石朱輪而下毋慮十餘人而又最賢所敭歷中外多卓犖有治聲最賢而又最壽有提學諱蕃者九十餘猶却杖而徒里中時時稱鄉飲祭酒其繼之爲白竹公諱德容其又繼之則白竹公之

弟越湖公也當越湖公之舉鄉薦有聲而困公車久人固已重其族而疑其不繼然公繇選人得六安爲雄州其入贊左軍爲上佐其以冬官郎治水爲劇寄出守邵武爲大府公後先報績必最而見於臺使者之推轂不易屈指數天下始信公以爲終能重其族踵武鄉佐矣而公一旦慨然上章乞骸骨歸公之歸以嘉靖辛酉而距於今爲萬曆戊寅十有七年而公春秋亦且已八十矣當公歸時有八子咸朗秀玉立公豈不愛其踵武卿佐而澈礙之且所至積陰隲當食其享而必欲不盡其餘以遺其後而是十七年之

中而八子者咸卓然自樹立以有聲稱於時其舉鄉魁而仕稱名令者以貢主邑計者茂才待薦者凡六人而其最顯曰侍御君陛吾不識其它諸子顧獨識侍御君又不能悉侍御君它治狀顧獨悉其按吳時所上章疏十餘皆曉達　國家大計與東南民瘼所獎進賢守令若而人所斥逐貪墨罷綏而下若而人所平反冤獄若而人一下車而煦煦然陽春之發於輪轍而被於廣莫也侍御君按行海戍遠斥堠嚴兵費適島寇闌入勒吏士迎擊之鹵斬過當然推其功於幕府而身不居曰吾臺使體固然侍御之移按江

北與吾吳郡其吏民來矜曰若固德邵使君能久有之乎吾吳吏民應曰吾不能久有使君雖然已先之矣抑若福胡晚也夫以越湖公之爲循吏積陰隲以鍾於侍御君天下固信其事且信侍御君之必有後然不知侍御君之爲德其所滋益於越湖公者非淺尠也今夫水源深者流必廣然流廣而汪洋汗漫則其源必不易竭木根完則其條枚之發也必盛然條枚盛而霜霰不見侵其根益以膠結而不解此恒理也隆萬之際太和之所鬱積蓄逆溯而上蟠自三事至公座未易屈指數即越湖公又奚疑焉侍御君之

舊屬龍身之者司理吾郡時辱君國士之知謂不佞爲吳人必當爲吳人致越湖公岡陵之祝不佞夫豈唯吳人蓋嘗藉二天焉又其知吾子騏也實不下身之何敢以不文對雖然余雖少於越湖公幾三十年然余之初解青衿也實前公二年而又強出數起數躓以至今日車且生耳矣公其能無弁髦余言否也

又

歲萬曆之戊寅爲越湖公八十之期而其子侍御君之故吏曰龍身之者贊不佞之一言以爲公壽不佞又侍御部人也以故特許於侍御君按吳事而其大

指猶請越湖公之爲循吏爲長者積陰隲以鍾於侍御君天下固信其事且信侍御君之必有後而不知侍御君之爲德其所滋益於越湖公者非淺尠也文成以授身之未幾而侍御君奉　天子命按江右道吾吳吾子騏及諸生張文柱邂逅於姑胥之濱侍御君益不意身之之有藉於不佞言也出一編示曰此爲家大人七十而大司馬翁公壽之者也此爲八十而水部郭君壽之者也夫翁公越湖公鄉人也以故最習公而其大指則謂公世壽其九十而少一者五父而訓翁九十而加一者矣封水部翁九十而加

四者兄比部翁又世胄則入　明而舉科第登仕版者二十有九人又世德則爲父兄者不以齒爵加其後爲子弟者不以才賢加其前入公里而闇然若畏壘也巳融然若華胥又謂公有壽者相一虎頭三燕頷三田面四河目五廣顙六豐顧七盎背八垂耳而坦度厚德實將之郭君嘗爲閩理官而公閩之邵武守也以故習邵武守又嘗將作淮南而公又淮南之六安守也以故又習六安守其稱六安守則云公至而值歲侵爲茹藜飯餽辨色戴星以勤嗇先之而又減省無名供應損輿皂禁勾攝寬徭賦自是歲不爲

災吏民戴之語具志中其稱邵武守則能先倭警而增陴復隍授甲壯者寇至無所掠乃敞郡門以集下邑之避者所全活萬計郡故有饒戶供諸使客及守倅之公廚取給焉公悉革罷之至以是失僚吏意陰中公公不之報亦竟弗動也夫翁公習公於鄉則稱公鄉郭君習公於官則稱公官不佞習公於子則稱公之子此三者俱非所以壽公也然而公所以壽者俛得之今夫崿巖亭毒未易濶也沃根淵源未易旣也穹窿磅礴未易騫也廓澤而沛之嗣德而衍之以変相致於永永者又未易爻也以此三者壽公可也

蓋南山之詩云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即繼之以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棫樸之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即繼之以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侍御君之治吾吳吾父母也騏與文在固侍御君之所薪槱者也其所願在無疆之壽與作人之遐於侍御固已屢而況於爲之父母者乎又身爲德於天下國家者哉或曰固也子何以重須之曰不然南山之與棫樸章何以俱再也咏歌之不足故重之重之者忠愛無已之意也遂授其語於二子以往

貞吉篇爲華母顧太安人壽

我先師大夫學古入官乃弗究贊冢曰我不敢自怠自洪家于政惟共養考妣惟弟舅惟惇族惟省卹媥黨天不弔于室奪厥元妃次顧實用德接曰我何以當公齊夙夜慄慄湯液滫瀡以時進退衣襦以候必躬曰不腆一心專精於公所既受署家臣十千指男女有班耕織有序出納有度筦鑰有紀無嘻嘻無嗃嗃無亂行無詭倫公曰都良哉顧拜稽首淑慎乃儀以相夫子毋敢曠進維吉月熊羆叶于夢乃篤生我春官叔陽是煦是乳若涉春氷毋或隕于襁褓先以身儀弗納于邪以視伯仲惟均公曰都允若婦允若母惟陽君大夫之訓夙惠且成衷然公車乎虞用除爰隸名錄爰副秩宗爰積三最　皇心孔愉安人翟茀軒魚珮環雍容以薦于公公曰都乎耄期倦于勤汝其爲政家用是康子孫其昌甲戌公賓于帝安人請從公曰咈哉汝弗授手乎東三孺子不夭匪汝曷恃安人復拜稽首益恭益勤式廓其初陽師象胥弗替厥恒爲時選臣既蹈茲百罹即公于宜安人控顧復請先弗克印翼孫孫若置股掌天復剪我華秀而隕中弗實弗堅安人乃言曰未亡人之不卹奈何使陽斬焉我弗樹後陽則弗歆我弗樹我後何以覲

我先公卜于伯介子吉陽食卜于仲介子吉陽食陽無子有子其以繹我公既立後引養引恬師師怡怡闔修忘亡家臣受職以次理生屋潤于北畝拓于南于橐于囊乃積乃倉癸未宜人登于耋諸子太學暨鴻臚執觴當之左北嚮諸婦奉盤飧當之右北嚮諸孫婦及女各從五服之內族姻以齒男執羔羊東序女執脯脩純絲西序臧獲以班列于墀家之諸老將揚觶安人辭弗敢受曰苟不大棄先公之命其以一秬鬯卜廟祝史進曰信哉卜而得繇坤之六三含章可貞无成有終又其彖曰安貞之吉應地无疆吉且

无疆祥孰大焉寔惟有終之貞門下故吏紀其言以頌

壽大司寇景山錢翁八十序

當大司寇景山翁七十時而不佞旬宣浙西部獲效一言之壽以故太宰朱恭靖公爲擬恭靖公之稱鄉先生葢三十年云而翁是時謝不任而里居僅三易歲也居又十年而翁巳八十不佞之解三鎭節且四年而其子進士君復乞一言以壽之不佞乃謂進士君子之家大人距前爲壽者十年所有一易言情行足斷斷人齒否耶曰否子之家大人所居重於郡國

守相顧能得其居間一語否耶曰否吾吳俗偷未易子之家大人而矜少貴者有之然未有見而不自失其貴且少者也未見子之家大人而自謂才者有之未有見而不自失其才者也彼美衣甘食聯車騎所夕造請姬妾遞進絲竹成列固不能一一盡格之然未有不畏其知者也葢十年所而吾吳俗賴子之家大人而返者三四矣即盡以恭靖林居之日畀之其不盡返而淳者幾希不佞嚮者竊有比以易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吾驗之若左券也進士君曰然於是不佞乃言曰予知世之長欲有子之家大人也與子之家大人之壽之益於世也夫亦知子之家大人所以壽乎哉其頎然而玉立昂藏若鶴者貌壽也攸然而舒恬然而默者器壽也冲然而若虛藹然而若春陽者德壽也雖然猶未悉其所以壽也子之家大人寔產於　孝廟之代當是時君臣休明中外靜謐兵以不用爲威財以不蓄爲富太和之所薰蒸洋溢發而爲鉅公大賢所爲壽者先天者也海內之治至于今極矣　聖主垂拱而入荒賓服歲婁豐登嘉祥時奏而子之家大人方憇息乎高明之墟而優游於志物之享其所謂壽者後天者也且也今之

入坐而五湖者其適九袠一人曰大司寇應公適入袠二人曰御史大夫潘公大司寇馮公其開八袠二人曰少師徐公少傅呂公夫豈獨子之家大人是皆至治之所產而至治之所優養者也所以助太平之象豈淺淺哉進士君欣然而起拜曰异哉以吾翁而驗子言以十年之前而若左券也今以子言而驗吾翁於十年之後而又何疑哉請歸持以爲吾翁頌

壽宮保大司空印川潘公六十序

印川公之治河而報成事也三事大夫之賴公者乞余言以爲贈未幾而　天子果嘉太公功伐下尚

書定議開峻加公太子少保領大司空予一子官賚
白金文幣仍虛端右之席以待公以三月拜　命
而後一月爲覽揆之辰距其生盖週甲子矣公之故
人吳詹録君敦謁余山中而請曰唯是吾子之善頌
善祝也雖然其頌公也以天下頌也其祝公也爲天
下祝也非以敦一人頌且祝也余謝不敏而後報吳
君夫豈惟吳君之爲吳君頌且祝夫豈惟吳君之爲
天下頌且祝即不敏奚以異焉盖余自棄於世而竊
山中之日得一習養生家言諸言養生者人人殊然
大要謂神太勞則竭形太勞則敝是故毋役神以完

毋役形以堅而後可以長年及讀大禹紀則自其娶
塗山氏而拜司空辛壬癸甲有子弗子唯土功之荒
度盖居外者十三年三過家而弗入車于陸船于水
橇于泥欙于山手足胼胝步履跳若巫而弗恨導九
河定九州則九賦式九貢其織瑣𦶜絲牛毛而弗已
盖天下之稱善勞神形者莫若禹其唯民之是利而
損已之不恤亦莫若禹禹固謂之亡間然要必不能
自致其天年以終而玄圭告錫之後平格之數迨百
其朞爲說者雖甚神而亦甚疑之得孟氏一言而後
決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白圭詫功以愈禹

而孟氏又闢之曰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
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是故逆則衰陵順則歸海其恒
性也順而行之行所無事也甚矣禹之示跡勞而收
功逸也當公之三治河其事益艱其責益重且鉅而
天下之危治河者意非公所克任其易公者意弗終
克任河其賢公者苦公之跡幾於禹其自賢者人各
操白圭之見以相角而公一切寘之曰成敗利鈍非
吾所能料也吾能順之而已自公之筴行而水即得
其性以與海合海不抶河而横而維揚之土膏驟播
種時若河不沮海而怒而淮北之漕道通萬艘直達

於大都公亦行所無事也公雖跡勞始詎何嘗不逸
終且也禹所治九河公所治得九之三四其廣狹小
異禹似難也禹役民於溺公役民於饒其所因便小
異禹似難也禹之佐有伯翳庚辰鳫山氏而公少遜
焉公似難也禹不取計漕而公取計漕公似難也禹
之所難者與公之所難者各居二而又何疑于公之
不禹年也公始成進士拜郡司理即爲才司理進御
史即爲才御史出而按左廣則以風裁稱入而視畿
甸學則以模楷稱又超而佐廷尉則以明允稱又擢
江右則以博大精彊稱天下之所稱公賢者更僕未

易數然而不能稱公之所以賢在行所無事夫焉能爲稱公哉先聖有言仁者壽又曰仁者靜公而利社稷則仁利幽徐充揚之民則仁天下方歸公壽於仁而余乃推本公之靜以爲壽聞之公嘗因叩河源而尺葦之刃幾遂滅跡於馮夷之口愁恩發於背裘創而起從事此豈能爲靜者耶雖然余故有以得之余叨治吳興部而謁公於里夷然若無官者一歸而若浮雲之舒屈其賞則若遺問其功則若忘公眞能靜者異時贊猷書秉衡樞而奠國家於九鼎皆行所無事之日也吳君試以薦之公其許我否

壽少司空五臺陸公暨配陶夫人六十序

平湖之最著族曰陸陸之最良者曰太學諸生夢龍堯夔一旦而布其族之幣來請曰惟是我陸之有司空也若露處者之有宇也嬰孺之有媼保也蓋司空世世受祿祿不足則受耕耕又不足則自裁其衣食之奉稍羨輒以務拓南畝顧其所拓畝不以家而以族其田之用有三待而舉火者取若囷焉待而貲誦者歸若整焉待而共力者呼若蹴更焉且微司空而吾儕何以餬食耕織也微司空而吾儕何以希衣冠即衣冠可以無待命也司空業六十矣唯我陸之黃耉若祿員靡不加額願長有司空念欲頌司空而所聞於善頌無如吾子者抑又有言遡司空而上曰刑部公又上而光祿公則靡不六十且七十者也然而未有偕儷者也有之自司空之配陶夫人始吾子以爲奚若不佞乃返幣而謂之曰坐吾語汝汝知司空之爲德於陸乎不知其爲德於天下也而猶未滿也吾鄉者舉進士竊從司空後司空任不過一畿縣令其父母師率之恩班班在吏民間而所引誼抗諍得請於其長吏者餘波漬於十一州邑而不自顯澁其郎南省有畠夷之訌司空受署爲其師畫策大小輒

効乃不能竟厥用亡何避其宗之貴幸者遂巡以病免再起而郎祠部已再爲儀部則正色以伸　天子之禮從考功再從選部則直忘以明上臣之用官贊獻客勿大有職之所不能限者一翺翻輒又謝去而父之強起徘徊九列閒尋召拜大廷尉遷今官君相若虛已以聽者司空慨然進其所欲吐而又翺翻則又謝去夫司空之爲德於天下與天下之望德於司空者俱誠未滿也然三起官而三棄之若脫屣何也其智用也夫三起官而三棄之若脫屣於世疑漠然者顧猶惓惓乎不忘於世之未康也猶若有病瘝

者其仁用也蓋司空少而習大雄氏學晚而益精進焉其仁故不能盡四生而度之然所為慈愍者廣也其智故不能超三界而上之然所為明悟者深也汝能窺司空之滿而不得司空之所未滿得司空之所未滿毋論為德於汝陸者無量其為德於天下者尤尚無量也且以司空之所自言必欲度四生超三界而汝乃拘拘焉即數千指之所被德而頌司空取汝之所見壽者相而祝司空又取其所偶聚之耆屬而重司空毋乃非當乎哉二子矍然起復前請曰子之言大矣雖然吾所知於司空者德吾陸者也所知於

司空之陶夫人者佐司空德吾陸者也所持於壽者相以為司空也亦以陸自為也他非吾所及也不佞曰然子姑請之姑書以應之歸而質諸司空司空字與繩天下稱之曰五臺先生

壽封侍御平山董翁序

隆慶庚午八月余叨晋臬與察試事既徹棘而覩諸生中有朗然玉峙者心異之問而知其為今侍御董君也居半歲而有致題名於里者則君褎然在列居又三歲而余入領冏牧則君已拜大行奉使率稱指翁然有僑札稱會琉球將受冊君意不懌曰不穀幸以　天子命乘長風破萬里浪一縱觀大海之外其如重吾大人慮何蓋謂其父平山公也當是時君寢食為損而琉球使竟不至久之君別以使事過里上公壽懽甚道遇余於襄陽余戲謂董君起居若翁懽倍昔乎董君謝曰不佞誠有之乃太人則否曰吾嚮者業已弃若於　國矣柰何復以我累而志且謂兒異日當縣官寄夷險置度外而行余益異其言曰子之大人嘗有官職乎曰有之是嘗為諸生矣凡入試輒小利而大不利當其試時即無不謂大人利者雖大人亦自謂利也然而竟不利也以有司貢上得

訓導瀣昌郡學嘗署泰州學事而有丁祭羨金十往貧學者家之大人辭不可則易十金為百祭器以惠永永俾諸生二十人親授之義指有李松者連登第及還西華教諭則其邑之虛舉子科者二十矣公行視學宮坎其東北隅之地乃歎曰此所以虛其科也首捐奉募工築土山而建文昌祠臨之邑人爭為助版築五年而諸生王敬民者亦連第然自是大人益倦游有所丐乃得教授為懷仁府府寄霍州尤以遠之移絳州為靈丘府有祿食而不佞亦叨第矣不佞之自諸生試也人無以為利者雖不佞亦不敢自謂

利也然而再試輒再利事固不可知以大人之宜於官即一徙嘗脫穎然三徙而不能離博士名竟曳裾王門以老不使之甫釋褐而稱　天子使者何也余謂子無與若翁論難易凡若翁之所難以備子之所易也若翁材而僅施之教子得教而達之政理也翁不自食報而食子之報亦理也蓋未幾而董君以郎高第御史矣平山公以　國慶封如董君矣君所按治淮鹺鹺政理矣臺故賢董君而重南省請以鎮務屬之矣董君行而道出太原里以清和候爲平山公懸弧之旦郡國守相前具牛酒爲壽董君肅拜上

百歲之觴已跪而請益公所誨董君者寧獨區區奉州西華一二事乎哉董君素稱平無害然至南省而五郡百萬家之命出入於三寸之管思所以益平山公壽者是有在矣余既負巨劾里居天下厭余之言而董君獨走使萬里而乞一言以壽平山公夫余言烏足爲平山公重第聞之晉人晉多大鹺賈當董君之按鹺而或有間窺公者公正色謝曰是不聞吾先江都正誼明道之說乎哉此吾兒地也客逡巡愧遁去公之所爲隱德如此即無論余言重公亦不以董君重也

壽丁封君七十序

今年冬督學使者校文於宜興合四郡十七州縣之秀才弟子而試之其父兄俱從可數百千櫛鱗比於五里之郭而邑令丁侯元薇爲約束居亭主人平市司價當入試而寒甚則多具湯餅煎薪備火以綏之諸弟子厄於格而不與試其微有尺寸長則爲委曲以奏使者不見聽不已諸父兄捐一通揭紳籍即用公服造請毋避冰雪所饋不過一箄糗食而諸父兄與其弟子若饗太牢而忘其寠于旅也益驩欲有所效於丁侯而不敢進已而與其邑之父兄會則父兄

之所以稱丁侯者謂丁侯能禮其賢士大夫存恤長老時時修殿周上庠風而與邑之弟子會則弟子之所以稱丁侯者謂丁侯勞來匡直鼓舞振德之意往往有加於古諸所會非父兄子弟而稱其邑之吏民者其吏則攝侯之威而則其操其民則食侯之惠而循其法侯所理平賦寬徭善狀種種非一而讞獄之雪精誠格於夢寐諸邑之吏民以至父兄子弟謂吾儕之欲效於吾丁侯者寧倍蓰若而至於今尚不敢進也又寧渠若是時余方臥海上而兒子騏駰輩歸而爲道之諸後先騏駰歸者亦爲道之而詹簿吳君

馭適以書幣來請曰不佞不獲從邑之吏民及父兄弟子以效於丁侯也然而有侯之父太公在夫太公者故浙東知名士也爲經生業老不遇而以丁侯請來就養未入郭即扁舟汎二丸探張公善權之勝復東登陽羨諸峰絕頂翩翩然有遺世志焉已而察輿人之頌聆游女之歌而後謂丁侯曰與乃公舍休矣居復謂侯曰吾不而若也吾白首受鉛槧矻矻佔嗶以思欲效之民而不可得汝一下帷而得之胡易也雖然有可以益汝者曰無倦而已自是太公甘二子之養多深居晏處而一邑之耳目所日新於丁侯之

善狀者竊意自太公所得之而莫可跡也會侯奏三載之績上太宰以卓異請得封太公如侯官而太公業七十矣吾儕之所欲效於丁侯者久而莫敢進也以子之一言而效太公雖丁侯其能以太公郤也耶余竊謂古之人感其主之賢者以其田獵鐘鼓之樂欣欣然相告以庶幾無疾病固出於愛主之誠而所以自爲之地者固不淺也主安而後民得保其安今侯以太公懸弧之日合邦之大夫士而觴之鼓鐘之聲聞於外而民寧不有欣欣相告者夫豈唯吾侯之無疾病抑太公以如岡如川之壽安吾侯而吳民亦藉以安益吾也庶幾其少有可進也耶吳君善之而屬周先生公瑕書之以侑千秋之觴

封給事中周翁六十序

今夫士居平里巷間有所不可於吏治則奮然撫髀歎曰何渠一當生擁銅墨吏民上必不爲若所爲夫豈直不爲若所爲將以信吾所欲爲者耳稍進之與論天下事而又有所不可則又奮然撫髀歎曰吾安得一日以皂囊白簡立楓陛下與 天子宰相爭是非夫豈欲與 天子宰相爭是非將以信吾所欲言者耳夫士操此二端者得之毋論已或不得

或得而不盡酬而有子則必以屬其子曰是且爲我縣之夫人孰不欲貴重其子然而士操此二端者不盡爾其大意謂我能得之於子子庶幾禪我志而已雖然士操是二端而不得之恒也其不兼得之恒也兼得之不恒也不兼得而得之子不恒也周封公之父曰司訓公當其訓吳與日進諸生盤辟修禮容呻吟章故出從竹坨子謁郡督郵歸啖一盂粥白見底而長令擁騶呵而過之是必私指曰吾且佹得若而竟不得以窮約老耶而封公且嘖嘖學官矣是必祝曰銅墨之與皂囊白簡也兒其勉旃庶有以一端

慰我而封公甫騎冠則已薦於鄉其材燄而氣壯可芥視二端拾也顧數奇甚數上春官試亦數俛得之而又不得最後乃歎曰苟有以慰先君者即一端晚矣當公之就選人而得四會令度士所欲爲者則爲之所不欲爲者不爲也出則其吏民相謂曰公師帥我者父母我者我何以報公而二千石闘之不善也曰是且奪我聲因數尼公公浩然棄其令歸然公歸之明年而伯子以東舉如公明年遂成進士拜官給事中益公之所不能得之身者得之子矣毋何給事中以　兩宮覃恩封公遂如之公時未六十也籍令

公不棄令而旌異褒上不爲年格格公第太宰方修久任條公亦安能遂坐金華省哉令公委言責於以東而饗其名且也　天子方朝明堂恭已而端揆寅亮之言官有所發擿其直而無所當其危自令而後公所得固未已也不佞業少於公七歲其生地異而歌鹿鳴之時同雖幸蚤顯有官祿而於士所操二端者則欿然矣是故於公壽不能辭以東之請而致其美

壽黃常侍序

余以隆慶庚午預晉試事而得太原黃子廷綬爲第八人其文氣宏放奇崛尤長持論決策有先秦西京風顧獨好余言以爲於今世無兩無何因黃子而識其伯父常侍君寬然長者中實井井饒規條當是時諸侯王以數十計獨秦晉爲元國最貴重而晉之簡王爲最賢常侍君與其儕老陳者對持內秉相推爲謹厚造請名士大夫以文其質凡王之所繇顯於天下是二人力居多而又垂十年所余解鄖楚節里居黃子以數奇上公車輒報罷然益自喜爲古文辭而好余言愈益甚念無可以當之者走使數千里贄帛而以狀請曰不佞伯父之歲六十而加六敢希一言

之重余嚮者雖覯得之君然不能詳其事今者乃幸得之黃子狀斑斑乎言之也中貴人性不能飭事父獨君飭事父碧泉翁者三十餘年年八十而無倦色又多性者不能飭訓子弟君獨折節爲恭儉裁口腹而出其腴以延明師誨其諸從子經術相繼登賢書君之侍簡王也實司少府藏時國以多故枵然若不能歲月君爲其智籌出入而息之不以一錢歸私橐益無何而藏充矣毋論郎中出羨錢新鋼擬之宮數里而所營康簡二園爲金者二千助　三殿爲金者三千助兵費爲金者四千而羅且又時時寬租賦賑

餓埋齒以成簡王賢　天子至下璽書褒旌而君退然若無與者余既因黄子狀益悉君則竊謂中貴人業已輕而又所事諸侯王無可自顯見則又輕然其能重君而因以其名重者莫如晉而晉則前莫如勃鞮而後莫如張承業勃鞮之始以不負晉獻而斷文公之袪既最後乃以呂郤之誅告而成文公覇承業之始以不負晉克用托命夾輔亞子開畱鑪之基最後竟借晉而唐雙壹是二子者毋論材可謂秉節自信者也然其時小者闕大者天下云擾火革而出其長以有所顯見今幸值稍清世委兵甲盟婞而不

用即諸侯王亦不過奉藩食邑其賢者修詩書之業任禮自娛而已夫以諸侯王即不能大有所顯見而况爲其左右者哉以君之幸而不爲勃鞮然簡王之棄國未幾而敬王即繼之以迨今王而國計無闕出者其治藏亦何必承業哉黄子能持論決筴者也夫秉可也常侍君號西岸平定州人陳老度其年八十既好余言則豈惟持余言以壽常侍君異日祭之暨而允矣余故謹附之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三十七終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三十八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壽序

壽成伯詹録六十序

當是時余補州諸生而詹録前已爲諸生挾儁聲又長於余六歲然余忝居族大父行詹録業卑遜不敢以齒進而顧其操觚管屬文辭往往有余所不敢望者未幾余叚進士遂獲與詹録之父儀部君同年而詹録爲諸生如故自是文日益高居諸生小試輒利

大試輒挫以是入訾補太學其試小利大挫復如前蓋自余解太僕出領鄖中節而詹録始釋褐鴻臚序班余復解鄖節拜南廷尉甫避言里居而詹録復自序班進今官矣序班所職朝儀句傳引導之事最名喧卑而詹録居之無倦色及其進今官也青官爲之署理簪捲管法從英賢爲之寮采三事而上待之不獨爲而稱友後先三凡使其最後使奉　天子所上　兩宫璽書守令而下負弩前導而詹録居之無德色甫竣事還里即上章請告人謂詹録相公不急公耶而忝何逆自遠公即不治行羔鴈筐篚之及里

門者望風返矣公府之色稍易和燠而爲峻矣詹録謝曰相君以先大人故念不佞不佞何敢遠第吾聞之昔人秘書郎有限有限即有競吾幸而獲居有限之地然亦不幸而不得爲無競之人夫子告者何限也吾姑舍而避之以全吾無競之天足矣且也筐篚之及門吾厭之公府之色和燠吾畏之今吾幸而得謝其所厭畏者胡弗愉也章上果得請自是詹録益杜門蕭然物情之外而年亦可六十矣吾從季曰聘美者儷行而請於余謂族指衆而吾王之西而邑居者豐嗇時時不中程自詹録之始爲豐而嗇者趣之

近曉節之小裁節爲儉而豐者趣之以駢無敗度也三老困質疑不能剖取詹録片語而析民幽隱以公庭爲百里取詹録片語而達中表昆從之鐵者廩之寒者衣之爭弗解者居閒之是胡可以一日令詹録北也詹録之事父母孝撫弱弟慈待其婦吳孺人莊而和教諸子肅而序吳孺人佐而宜之其弟與諸子則而象之家庭之間雍容如也是不可以壽乎余謂聘美若知詹録里中事當以里中語壽詹録有如相君念詹録趣尚書尺一召之河間九里所以隆壽吾鄉國者尚有日吾拭目俟矣

贈王晴川六十序

語曰爲善無近名余始疑而不得其說也得其說矣猶未得其人也乃今庶幾於王君有年得之余不識君識君之弟百穀已而爲百穀表君之父[redacted]處士藏而知君之先自烏而王其姓也自江陰而吾郡居也今天下以名歸百穀毋慮委輸然徵言者以日至問奇者以旬至守相之干旄以月至然而亡救於挂厓也即百穀之爲文詞游思太古以求徵言之合夜猶篝一燈囁嚅不休劌肺腑黥肩吻而後獲天下名然亡救於其病也世即未有以一名名君者君年二

十代父理家政則家日起一切米鹽臬絲粟脯之類身理之咸得所而不覬以勤聞屬父病而晷旦夕雖伏牀頭侍湯藥衣帶生蟣虱不解居喪毀瘠骨立三載不窺内寢其家人皆化之而不覬以孝聞撫百穀提抱中至有成立畢其身毋幾微忤而不覬以友聞年四十無子始置媵有子矣而不替其婦敬也著閨第之間煦如矣然而不覬以睦聞生平無孌童豔女之好途遇招摇者趣擁箑自蔽矣顧其頰猶有泚也然而不覬以慎聞所任子錢人必以信其已在一閭中而覷在千里外廉者五之其貨賄歸也亦無慮委

翛然然而不覩以能聞是毋論世不能以一名名君即百穀亦云吾知德吾兄而已亦竟不能一名名吾兄也且吾兄所謂守柔日強者夫守柔而日強用其光復歸其明正老氏所謂不近名之善也夫豈惟天下之實歸之其靜專含蓄毋滑其精而搖其真將天下之所謂壽者亦歸之矣會君年六十而百穀謀乞余言以壽余姑以所聞於君者授之曰是為善而毋近名者其避世墻東王君公也耶如以名名余文則將弁髦之不暇不然而稍味之乎異日將峉君所於君之昆季論名實矣

石峯曾翁偕配嚴孺人壽序

衡之為州至唐猶未以人文顯吾嘗讀昌黎氏言謂衡於中州最遠南方之山以百數獨衡為宗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又稍南盡而彬其氣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氣之所感其可識者僅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苞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而已進而求之又所謂魁奇忠信材德者不可得而僅得一廖生則猶妻子為道士且又家郴而學於衡山者夫衡也蕞落簡陋若是而最後余濫竽楚試於諸生中得一卷最能扶聖賢之所以立言而藻又足以發之其急節緩步隱若闔合於昌黎氏之指即下而廬陵眉山毋論也用以冠諸生之言易者微棘而進之問姓名則曾生鳳儀也其産衡産也雖先世吉之安成家於衡三世矣問其年僅弱冠也其貌溫然而雅其器寬然而不拘迫也徐而稍窺其蘊則所謂魁奇忠信材德人也既誦習孔子有父母以孝養稱不為廖生棄家而托於方之外吾竊以為昌黎氏而又之余納節里居曾生挾其長而進試南宫者三矣三輒不利不遠數千里而來謁吾方以世之不能知生為世惜以生之不見用惜生而生冲乎其若無也孜孜乎以

不聞道為恥而以一見吾為幸旬而稍露其欸乃復有所謂恥者不能丞推祿食食父母而有所謂幸者則謂其父石峯公業六十母嚴亦五十餘且將借吾之一言以壽其父母庶為其父母重也夫吾言何足以重曾生之父母然而生之懿誠不可已也以生之舉石峯君柔色而安受人之唾匿身而黙解人之鬩析節而不受子之貴爾以一藝傳雖薄之而終其身以厚報子其兄之子如子毋其外王母如王母乃生之所再與於母嚴者則又能事曾君如嚴君事曾君之外王母如曾君及他節嗇以佐施勤共以佐客敦

切以佐訓子要亦足稱長者令婦然亦間井閭媞之恒行而今得曾生以聞於予又得予以有聞於天下意者昌黎氏時寧無一二長者令婦如生父母而靡慰奇忠信材德之子以顯之歷歷一廖生又兼家而托於方之外宜其寥寥若此也子歸姑以吾言觴而父母而告之若夫共醪肉衣斑爛左右奉養以極志物之敬進而修大人之學繼道統使千百世之後尊其親侑啓聖而亡忝此毋論孝小大有生家之郤公在夫一第何足以重生夫生之一第何足以重生父母曾生再拜曰謹佩教

壽史氏老姑八十序

益王父司馬公凡三娶陳而其繼爲我前王母舉伯父都事公與葉氏姑其又繼而爲我王母與姑史太夫人與先御史大夫公太夫人生十六而歸史曰蘭谿君當是時蘭谿君之父河間公甫罷郡而司馬公開薊府入佐樞廷與河間公後先任南北臺兩家喬木甲第相望河間公負貴伉聲而蘭谿君親其愛子太夫人明豔嫺禮教車服光彩暎帶中表間毋不嘖嘖羨豔而太夫人之歸史其始事河間公及姑陳孺人用孝謹聞既而奉河間公以禮終則專養陳孺人者又四十年亦以禮終與蘭谿君相莊事白首雍容無閒也已無子則子媵所舉者撫而教之以至成立踰於已子蓋太夫人之歸史六十有五年前所稱血屬今無一存者而獨太夫人巋然若魯靈光晚而往來兩姓家共養亡異兩姓之族指衆間有疑難不能決或闖墻詬誶者取太夫人片語立解太夫人一女子耳其志行磊落若丈夫生平不事佛茹素而自然具平等心作方便事其御臧獲一以寬又不耐問米監錢帛出入數以故家益落太夫人意豁如也曰今吾兩郎君在吾何憂饘粥兩郎君者謂不佞兄弟也

今年八十矣太夫人避觴而來就我於是史之族若諸從子孫有來觴者坐定太夫人左顧而曰我開府之女開府之姊而開府之姑不爲不貴矣謂我挾此而婦於史有加色耶對曰否也則又右顧而曰吾少者食若王父已食若父今乃食若兄弟矣謂我緣此而有損色於若王不耶對曰不也於是世貞兄弟乃奉觴前爲壽曰此太夫人所以稱丈夫也夫貴不人驕貧不人覩此女子之所難也而太夫人易之與貴忘貴與貧忘貧此丈夫之所難也而太夫人易之且夫心忘不役易安也形神不琢易堅也志忮不作易

腴也不善酬德不責人酬易居世也此五者皆壽道也而太夫人裕如矣世貞不幸而中背先父母所謂血屬者行盡而獨太夫人在即共養寧有倦哉太夫人八十矣而有少容自今而後太夫人之日皆不佞兄弟日也請得歲避吏之觴而觴我太夫人夷然若忘已有間曰若之日吾日也吾不若之觴將誰觴於是世懋偕其親執爲詩歌以壽太夫人而世貞敘之

壽太保故相嚴翁七十敘

當世貞之自楚而入領太僕以便道歸里嚴翁甫六十三而世貞獲從諸公後一稱觴焉觴有辭辭人人

殊其大較謂翁爲德於天下雖不能甚久而能甚鉅用是寓無疆之祝以俟蓋迨於今七年矣而翁貌益進而童髮益進而賢天下之望益進而山斗世貞之受知翁益進而深然後廼愧嚮者稱翁之德未盡夫翁之德固不惟鉅而且甚久也試屈指而跡今之天下不亦蒸蒸治哉宮府之昔芬然絲今顯若畫一矣大司農水衡之昔愁然饑今飽而思溢矣九邊吏士材官之昔嬰嬰然疕今勇奮有生氣矣四夷之昔驁然而羣萃我以逞今解辮委質稱臣妾矣數千萬里之遠其居黔首上者不敢飭情以苟避縣官三尺爲之下者不敢小愛其財力日夜委輸而惟縣官之是供即不敢以痛且竭告此無他吏治澄故也夫吏治之所繇澄則非一朝一夕致也當分宜之用事而中外之心固甘於海若聚淵之歸而忘其臭其精神意氣與苞苴並而注之倖門者知退而稍割其羨以自肥而已雖其人之驟敗足以爲龜鑑而世猶內疑而莫知所決從自華亭公代爲相而嚴翁拜太宰如冰玉之相輝照以故杜襄陽荀青州之餉有望車門而卻者有中道而卻者有將發傳而卻者蓋世貞時時晤今陸司空與緄司空故以郎事翁宗伯又事翁太

宰間謂不佞嚴翁夷然坐堂室郎有所建白小中窾翁毋弗唯唯聽也中涓貴游有所居間郎不可翁又毋弗唯唯聽也即　主上有所俞咈而法當持諍以告翁翁又毋弗唯唯聽也事立而天下歸重於嚴翁翁逡巡謝曰此非力所任郎某某議也間一二失　主上意或中涓貴游有所指摘翁又逡巡謝曰老臣諍有之郎無與也蓋未幾而翁入相華亭公恃以左提右挈而翁念其二尊人老遂予告歸矣翁雖去國十五年而太宰宗伯絜法有不奉翁書一者哉而况公車之所掄薦啓事之所噓籍幾徧海內羔羊素絲

之三事尤夫有不自翁出者哉余故曰吏治之所繇潛非一朝一夕蓋指嚴翁也說者則謂翁今去國而鄉十五年其所爲德不能鉅而能甚久夫久則脩然其謂不能鉅者非也夫嚴翁　世廟之師臣也握紱均佐調爕至貴倨也而挾齒德以祭酒於吾吳之邦諸邦君大夫非門生而故吏里舍中稱觴者非孫曾則亦子姓行也然翁方恂恂然不以尊而踞邑令之庭自勝衣冠而上者靡不講均禮也嚴翁雖不至處饘粥然非有安昌郿杜之產也而賦率先其里豪五服之外至於稍半面稱識者靡不衣食於嚴也故去

嚴翁之歸而五十年其鮮衣怒馬盛氣而加閭左者鮮矣出而家于官歸而家于郡邑而傍操其權者鮮矣矯辭詐欺爲驕駔行者鮮矣夫嚴翁者表也長正而景從之夫嚴翁一爲德而搢紳以仁讓成其俗於上父老子弟以謹厚成其俗於下何言非鉅也於是嚴翁之所共爲德天下者華亭公長於翁八年矣而家居在二百里內翁差少而又最壯有如　天子修明堂辟雍之政以三老五更聘二公而親袒割焉既乃左顧嚴翁謂公幸未老其強留以陪左右翁亦寧能曰老臣不能敢捐精神與鄉之泉石而覓忽然辭哉是言也翁之二子鄉進士治太學澂實徵之雖然微二子世貞亦烏容以無言也

少岳華司諭先生七十序

江以南文獻無慮數十百家毋如錫山之華其著於華者無慮數十百人毋如故秋官大夫補菴公余以通家子獲從公游而是時少岳先生爲秋官公伯子博學工制科業補諸生籍籍有聲秋官公未懸車而謝南曹政老于家諸家秉悉以委先生伺其所出內操縱咸中窾大器之指而領其贓獲曰此眞而主也秋官公性好書又時時受徵逐有文役而皆苦日力

或以屬先生草及讐校靡不當公意則又大器之曰此吾益友也公好客先生則亦好客客若文待詔父子彭孔嘉陳復甫周公瑕求魯望輩其果腕脯充溢酒不嚳耻而間汰其下者無敢以便佞進公好施先生則亦助之施素侯之產割以贍五服衣食所流羨踈戚盡洽而裁哉其濫者毋敢以僥倖奸公又大器之曰此吾畏友也當是時以先生子故衆歸德公以公父故衆歸名先生而先生獨坐數奇不獲一策辟書目其學益博制科業益精旁及古文辭多瑰偉而試益不利最後膺貢謁吏部選得應天訓導人或謂

先生貴家子奈何挾一蒼頭青衫瘦馬蹩躠長千里中先生甚樂之曰官長不吾譴吾得以其便汎瀾三山大江之勝何幸也則又謂先生飽嘗腴一旦而改舌以千半菽漿藿之味習乎何自苦爲先生又甚樂之曰祿易塞使我摩腹而受竹素吏以其暇教授諸生何幸也於是人人謂先生宦薄也而有味乎言之尋進上虞教諭未上而持母夫人服歸既除先生循其髪歎曰我頭顱之何謂而人且以我有味乎薄宦也遂絕口不復挂仕進葢未幾而先生年七十矣其步履矍矍然其頰𩓐皙而豐肥見者以爲五十且未

六十人也顧先生少而能以施予奉容益秋官公德晚節時杜門門鮮候刺秋官公爲宏廈奥房茂林曲池以居先生弗居居茅茨廣袤不數武公遺阿錫縻絺之服先生弗服服十徵布公所常蓄古今石圖籍以觀先生弗覩覩止諸生時書廚人薦公所食犓茹羶薌之味先生弗食食僅取一鮭菜於是人人乃謂先生嚮者非有味乎薄宦也其天性然也先生聞之曰不然夫豈獨天性哉老氏三寶吾師也余雖從秋官公游第游先生之日長而以愛女女先生少子其知先生最深先生丈夫子五皆美而材諸孫十餘人蘭玉茁茂當不下萬石五桂君第聞先生居恒持家秉余不佞少於先生十五年而饘粥之遺盡捐以付兒輩束身一畝宮與世事遠矣敢薦其縞之貴昌茹之甘而爲壽曰先生能從我游乎哉信爾百歲殊未足多也

壽觀察使觀海顧公六十序

始公之爲孤童而依太夫人也其受伯氏經而奪於生且不繼人謂兩司諫弓冶不中蕪乎兩司諫者公伯父父也公自奮下帷晝夜不輟而成進士其釋褐繼其父爲行人人乃相詫是必亦司諫弓冶今不蕪

矣而公逡巡數引郤念太夫人老而輕其身於多諱之年則不忍且謂二父所終位也於是得稍轉尚書郎郎都官部諸曹閒當灋者咸自以爲不寃郎稱平矣而又出而守饒州饒饒地也以數困重賦故饒而公衽席之稍稍稱其名士論公絜廉自勵氷蘗所與華梳爬其弊殆盡惠利孳孳深單赤不知於黃潁川召杜二南陽孰爲右然公居恒謂潁川何自數奉璽書賜金增秩召杜何自市父母稱夫取名縣者實必不深洽識者以公殆勝之自公之饒首第而得副憲也人謂去九列步武耳而公一日復念其太夫人老

而乞歸養踳所以備物承志毋纖芥憾蓋太夫人以顯融終而公孝廉聲籍籍朝野間公尤不欲自見其德而部使者數上書具其事　天子與之即家補廣右入賀　萬壽還道遷貴州右參政而令子太史公首自公車擢讀中秘書公乃引疾乞骸俄復遷廣西按察使而公不爲動其請益力遂得予告歸公雖歸望日以重薦公者無虛歲而公始歛然不自安也久則夷然忘之今年壬午公壽六十諸欲公出者曰公必出是其健耐飲食其出外之而聯百城寄則當爲縣官拊循元元提綱挈紀飭武吏堅儲胥以

毋煩宵旰內而與君相籌於細旃滅圯之上使壘者望而飭蠶蓋苛者望而惻瘝痏躁競者望而玄黃其馬尚亦有利哉乃其中外之宗戚與所識窮乏則不然曰公幸毋出公出誰與困廩我誰與衣搆我即小自飭而千旄之下誰與揚我冤誰與白我公且強我爲處可也人或以語予予嘆之曰夫言公出者非當言公毋出者亦非當公方栖神於恬淡之境順適於無何有之鄉以與造物出王汝執以爲出處而彼視以爲浮雲之卷舒而曹奚擇焉然則爲而計者顧世之長有公而已今夫敦璞不凋易完也憯泊寡嗜易

足也順事恕施易慊也固齒不漏易永也此四者公之所富有而曹之所忽而吾老子以爲寶以爲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而又何疑焉公顧氏蓋江左之著姓曰顧梁世以姬吾王氏而公父司諫公縣丁丑成進士公之成進士癸丑而太史公復爲丁丑吾王父司馬公縣辛卯舉於鄉吾父司馬公亦縣辛卯舉而不肖以癸卯王與顧世世爲婚姻而余少於公三歲先後備朝列晚而歸共一衣帶水往來無間從子一綸於公爲內戚尤適故撫余說以侑公之觴

賀大司空陽白曾翁七袠榮封序

曾翁益家郢中云郢故　獻皇帝王時國也昔周之興文王以緝熙令德假帝而鍾其休嘉砰隱之精於賢士大夫故其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惟周之楨言周之聖賢君臣交相用也而文王後爲之滋培之栖薪棫樸其材芃芃然茂也故其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言周之聖賢君臣之用衍而代相禪也以我　獻皇帝之令德將何下文王而　肅皇帝之丕承式廓仰於武有光以故人才之生寖明寖昌至於今凡三易世而愈盛坐論作行之烈冠千古而郢最爲敦睦便章之地曾翁

之生屬正德歲癸在酉蓋　獻皇帝久道之化已成
其和氣上蒸與貞元合而爲翁翁甫有室則又篤翁
以賢子大司空公又姑爲之緩翁之達而速司空公
之成欲以交觀其一時之用而翁遂後司空公而應
公車辟翁之爲尚書刑部郎持平無害天下翕然稱
爲長者翁念且老而司空公公望日益重乃慨然曰
夫善歛者識幾者也勇退者晳分者也吾老倦游矣
即仕不止而柰何異日以九卿下遷避三公兒也已
又謂司空公太上所立與若交勉之言則吾何敢謀
焉爾其駿發厥功以畢我之志於是翁甫遷叅議欽

南行省而司空公持中丞節填撫全蜀翁遂上書以
不任告得請歸里翁故工古文辭其在郎時固已爲
操觚翰者所指慕而至是益縱放其志意以與古之
作者下上自署其齋室曰陽白陽白者謂陽春白雪
亦故郢語也翁自以即寡和而通國中有數人者於
念已愉快而識者不謂然曰而郢非故郢也其被
獻皇帝化若南國之所謂江沱汝漢與於文王者哉
而於文辭不若屈平宋玉之牢騷而冶靡也溫厚和
平庶幾所謂國風之周召清廟之頌若雅哉即和者
不一人胡累盛也於是曾翁之辭益修其體力益勝

而司空公奏中丞績則進翁中丞奏左司馬績則進
翁左司馬今而復以大司空績最　天子褒嘉之
復進翁如其官而翁之春秋届七秩其懸弧之辰與
錫命之日相差次公卿搢紳若而人相與醼歸之環
郢而從翁父子後者若而人相與侈張之爲頌賦之
類如千萬言而謂不佞某亦郢人也其先世徙蜀蜀
又司空公填撫地其知翁父子當最深強而屬之敘
不佞何能知唯竊窺夫　獻肅之際宛然文武之隆
而選不作人以效成康之用者大而姬公伯禽召奭
次而太史司寇蘇公輩所謂不顧亦世者其氣象可

挹想而人可指數也今而後願翁專精神加匕箸進
而八十九十以俾司空公毋內顧則翁之年皆司空
公之年司空公務益精白一心以左右王室進而襃
翁八命以至九命則司空公之績皆翁之績而又何
問焉夫君臣父子之盛成周爲烈史冊固詳之以視
今未易軒輊也獨其時有降嶽之吉甫則必有穆如
之山甫爲頌以揚搉其盛而不佞非其倫也姑即所
聞紀其大都云爾翁毋曰之子也爲能和郢者也

贈趙伯子　五十敘

先御史大夫之成鄉薦南都而領薦者趙伯京先生

當是時先生之文天下莫不知而及其成進士更歷中外者久之而以按察僉事需次歸里先生絕不肯復出日賦詩飲酒終其天年天下以為屈而先生爽然更以為快先生之伯子曰　甫十餘歲即出應有司試其文爛若舒錦而貌則冠玉一時嘖嘖以為無讓潘安仁而為諸生久之輒不利於省試伯子一日忽自歎曰令吾好而遂時趨即得之不以適而況不必得也且夫日去我馳矣夸父之捷尚逐之竟無及我又安能為鄧林槁也於是悉謝去所習制科業而業古文辭彬彬可自顯見矣復去之曰余吾好之

大而逐吾小非策也且夫身後者吾所不及知也吾安能役吾之精神以供人目無已而又供人齒於是日嗒坐一室室無它設一几一榻而已壁無它庋六經外老莊圓覺維摩楞嚴而已伯子故從其父徙郡而有田在吾州可耕人謂區賦長亦易蹤奈何不一省視之伯子咲曰夫長五湖者何人也而乃一區長也卒棄之如敝屣以故家益困而伯子亦不顧都布袷歲久敝則緝之不勝緝則纍纍下垂躐躧屣第毋令足趾出外而已脫粟不糅時摘園蔬掬拱啜之如享太牢間出步中庭小卉草間如登春臺惟意所

暢寂寥篇什韻之喉咽鉤鉤如奏金石伯子既已挫銳匿聲毋論天下即鄉之人不能名其屈而伯子抑且陶陶然併其所謂快者而忘之迫伯子之忘其為快而人且以為木雞乎過其里以為畏壘乎而余獨聞之以為善屈者莫伯京先生若也善學先生者莫伯子若也今夫人必至於忘其快而後可以言快余既已持是說而遇伯子之子某乃戚戚語余以伯子文高而不被名有家而不肯治即窶可具中人衣食而不肯御有英男子四而失其二意者生而見畸於造物者哉乃日覩其泯泯嘿嘿即欲伺所好莫厭數

之一端不得也自所度誦經籍外息而手一編則維吾子之弇州集數讀數頓首而乙之已弄乙復讀將無稍有當乎則又謂余吾父今者五十當有賀牢醴羔帛之陳以瀆吾父必不得請以乞諸公卿貴人參大其辭必不得請子之言吾父所數讀頓首而數乙復讀之言也庶幾其有合乎余謝不敏謂某而之父幾於道矣而又何所事余言且而之戚戚而以造物畸者而父之陶陶而以造物贏者也而父閑關余亦閑關而父不問產余亦不問產而父敝衣蔬食余亦敝衣蔬食然余染之深厭而後離之不若而父之離

於未染也今夫修有器而受有根其根器完者未染者也其根器損者染者也駟馬高蓋其禍甚大是余危而而父安也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余賤而而父貴也余方求去余之所以危者賤者而猶懼其及之是烏足以當而父雖然必欲得余言則而父壁所度者足已得魚而忘筌則而父之室一几一榻足已凡有言皆贅也於是其強偃僂書之歸以告伯子

壽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督南塘戚公六十序

往余與左司馬汪公伯玉爲石交而伯玉實進今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督戚公元敬於余則竿尺時往

反爲蓋嘉靖之癸亥也去於今二十五年矣隆慶之戊辰元敬自閩帥御追鋒而北偕伯玉訪余弇中弇中故尚稱小祇林蓋三宿而後別與談兵事亹亹時婁有邊警 天子倚元敬若左右臂元敬亦慨然有犂老上庭封狼居胥意尋佩大將軍印畀南兵三萬人俾訓之薊門北單于攝元敬威名稽顙解辮而元敬得以其閒益治邊備邊備益飭 天子嘉之累進秩至三孤而是時大相實器重元敬以是得展布無所顧忌最後虜警寂然 天子之顧漸怠大相坐它事以身後忤旨而元敬屈矣忌元敬者方引繩批根之而元敬廉功名特盛亡可媒孽乃移之左廣位寄亡所改而陰奪其權則又屈元敬之在左廣嘿嘿不能有所發舒忌者猶媿之俾以故侯需次里中則又屈若伯玉之踵元敬而出出而佐治夏官也一告者十載所矣則亦屈余亦踵伯玉而出出而至撫鄖御史中丞以不稱歸里無所言屈也伯玉年六十元敬自左廣屬余一文爲稱觴之侑天下方推伯玉不朽於立言伯玉尚厭薄之精心於太上所謂何敢澹辭以功名進其明年余次六十方抱□義之隱謝客客無以祝來者而元敬還自左廣乃走將中乞

伯玉著所謂滄州三會記奉而贈余其辭旨宣契玄著瀟洒物外語也余喜甚要元敬宿吾弇復得三口與之談亦多冥契玄著瀟洒物外語而察其際不能無露壯心蓋又二年而元敬亦已六十矣薊門之人思元敬之訓士若李臨淮課屯田若趙營平築垣壘若蒙內史雅歌投壺若祭征虜以爲前後無兩而有識之士則謂天下名爲治平而中實魚餒即緩急非元敬孰可當鞬者故力薦之朝而卒無以勤
天子之顧而塞忌者口元敬蓋又屈矣噫將無觸其所謂壯心而有不釋然乎抑歸於所謂冥契玄著瀟

洒物外者乎是道也蒙莊子能言之而獨郭汾陽能知之夫判二君子者若涇渭若夷戎而爲此説者何君臣義也無所逃於天地間此蒙莊子言也以汾陽之所知者僅是乎朝而棄之夕而用之即出朝而用之夕而棄之即歸用而棄棄而用而我何與也投散地而無觖中委重寄而無德色出入萬死而不攝愢窮極奢侈而無怏志此其得於寘契玄著瀟洒物外者當何如也卒之位上公爵真王享上壽多賢子婿保有令名垂之八極此數者蒙莊子托而等之於殤賤愚不肖而其中未必爾也吾從子公藝謂余於元敬誼當有所酬因序而寓之元敬業首肯則當更質之伯玉筮之易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夫飲食宴樂若非所以爲訓養其身以有待也是故曰需若余則所謂枯木朽株人也而謬見收以留省之兵事夫余能知汾陽不能爲汾陽能爲汾陽者元敬與伯玉也余且從吾蒙莊子曳尾耳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三十九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壽序

奉賀致政少師元輔存齋徐公八十敘

萬曆歲在壬午特進柱國少師元輔華亭徐公行壽之八十而内閣諸大臣具其事以功令請　天子方日與黃髮圖政理爲之躍然而興思若曰是惟我皇祖有一體不二心之臣以嘉靖祚國則公其人哉我　先皇帝之御宸極也寔燕龍髯公實左右翼戴之惟忠惟勤惟亮惟瑞夙夜匪懈以終始　二聖之治豈惟予一人所丕承將　宗社世世永賴謂太傅少傅趣草　詔之必當公毋遺褒謂大宗伯必遣使謂大司馬予之傳謂玉府其出朱提精鏐五十上諸四石之有副象龍之衮在馬公覽揆之辰在九月而以先二月行人至自都用幣於華亭里第公拜稽首天子萬年已出璽書捧讀之凡數百千言皆所褒予非一而大者曰王佐曰儒宗曰達尊皆以歸稱公乃至所謂定國本宜　上德于危疑于彌留者天下之人不盡能知之即知之不敢言而　天子獨言之

公畢讀復拜稽首至泣涕覆面而曰老臣無狀何以當上析肺腑若是於是公之鄉父老搢紳衿裾前席指言我猶及事公進士及第時爲癸在未而今度壬午而行覲癸未歲六十矣秩三師一品横玉者歲三十又三矣去登政歲之爲十者三矣及去政府而優游無方之養者歲十而加五矣有子三人孫一人皆列卿尚符璽其長者金紫次亦金緋矣孫所任卿錄進士舉矣餘諸孫十六人皆有官職可拜其任書者不遠拜而游於郡國學習進士業成矣即見未任書蘭芬而玉潤可念矣蓋舉天下之所謂福者咸趣於

公而三相臣自太傅少傅而下若文淵申公余公皆公秘閣公車所儲厲者也六卿自太宰王公大宗伯徐公大司徒張公大司馬梁公而下百庶尹大夫士非公故吏則門弟子也開府建牙方岳廉察暨郡國守相皆公之所齒借翼駿者也公既已享使者帶成而諸侯之介出羔鴈璧帛重錦百兩堂上接武堂下布武闖左而近君子懷德小人懷惠千里而遥似者須實無似者頌聲即姆諭世貞愚且賤無所容足至無所容口諸君子故稱嫺於辭然有能庶幾　天子之所歸稱曰王佐曰儒宗曰達尊者乎有能推公之所謂定國本宣上德于危疑于彌留者乎而何所藉不佞爲獨自念公曩者七十時不自量輒以不腆之辭效其大指謂嘉靖末天下之脉幾絶於壬人手而公默延之蓋拜公仁壽之賜者三世□第天下能知公之功而不知公之所以功則其難公爲次輔而軋於所謂首者則其難爲首輔而軋於其所謂次者則亦難欲有所明志於　英主而居幾望之後則其難欲有所創革而泯其跡於君臣父子間則其難當言路之首見推而欲宛曲伸之則其難□路之尾大幾不悼而柔劑之則亦難夫是六難者不佞不能盡

窺公之妙用第始而休於所謂難及得其要靡然節奏理解而遽爲易且公有　宗社大功二以爲不再相當必有鉅福蓋不佞之言登於公之堂退而側伏於公之鄉者十年所矣公之壽加七而爲八其色澤旋枯而爲稠其子孫加庶而益貴且賢公雖後天下而樂若無意於政事堂一尺地者然　天子又愈敦念之至屈命使下璽書盡出尚方之珍賄而毋所靳今夫　明興二百餘年於典至修備也其太和薦蒸磅礴至隆洽也然迫正德而始有故相劉文靖公以八十居洛當是時縣官方右武不聞所以優異者

及九十而爲嘉靖而始有行自是少保毛文簡貫次
靖二公繼之然不過撫臣一致羊酒束帛慰勞而已
未有所謂屈命使下璽書盡出尚方之珍賄如公者
劉公於公相業十差得三四焉其它吾不能保其毋
徑廷也夫不使所爲言固不能當諸君子而至於所
自許知公亦不敢謂出諸君子後第竊役有所效於
一得夫士大夫進而便便退而恂恂者常理也
天子既以非常禮處公公安得以非常禮自處今夫
阿衡之爲訓師尚父之爲丹書其年不百歲當亦九
十也三相臣雖佩公之教而成啓沃辦大夫雖守公

之法而成寧壹然廣廈細旃之上寧無有扞格而未
盡純者乎蔀屋之下寧無有蒿目營衷而毋跡逆者
乎奉行者得無絲狗而失初旨乎理解者得無斤斧
乎保障者得無不勝繭絲乎有之公寧獨能已於言
也且公不聞之乎書公旅在朝坐而論道老更在學
憲而乞言詢黃髮慰蒼生固以意示公矣公即愛筋
骨不儼然而造於朝　天子即未下太常論祀割
犨邑議其所神注契協亦何用此屑屑小禮爲公第
言之某將從薦紳先生及父老後拜公賜且以卜公
之九十且百歲若七十時矣

味湖歸處士七十壽敘

吾吳蓋有沙湖歸氏云歸之重自今憲副先生始其
能啓先生以式廓其業自先生之父封公始故判太
醫院張承宗氏嘗縷縷爲余言之而封公之諸從子
姓味湖君者最材而賢其起家由纖微積鉅以肩素
封而君故嘗署其居曰味湖曰湖者表所自也何以
味之味其澹而已於是鄉之人歸歸君澹而君所操
持奇贏必中敍春而耕秋而收晨而督夕而程什者
出之一者息之固未嘗漫爲不貲者而特不假乾沒
射覆之巧以揜人之有而就我及其小餘羨則稍稍

以義散之而不責報亦不斬狥知者於是士論鄉之
人即薦紳先生亦往往歸歸君澹歸君之得稱澹於
薦紳先生要不盡用憲副先生故君今年已七十健
啖工步便視聽神明之用不少衰而三丈夫子頎然
立皆進之儒爲太學生歸以益重夫君七十而業有
家又有三丈夫子而又能使歸重天之所以報君者
甚隆矣而要其極以澹得之又以澹承之吾聞之猶
龍公云道之出口澹乎其無味夫澹乎其無味何預
用世也而曰用之不可既夫澹乎入者嗇乎出此二端
者交相爲體用者也故又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

嗇是謂重積德重積德則莫知其極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嗇而至於長生久視者何也息不役則精神不濫則實嗇是以知治生之能貫乎攝生也其本則自澹出之澹則爲陶朱計倪久而仙不澹則爲桑爲孔久而赤身族恒也雖然嗇矣而曰重積德何居不嗇不積不積不能爲德嗇者所以德也德者所以善令其嗇者也於是君之最少子隆祐與余中表史生喜諸賀君七十者皆以酒而史生來乞言余姑酌之以沙湖之水而推本其所以嗇與積德者而與之言澹

周公瑕先生七十壽敘

余少於周公瑕先生十三歲而先生辱引爲友又時時言異日傳我於身後者必子也余謝不敏則又曰傳而使它人見之毋乃使我身見之乎余謝不敏乃請於先生得所自述起居據而潤色焉先生聽然曰异哉我之知我以不若子之知我深也而惡用是起居爲也卒弗與述起居今年春正月先生之壽躋七十而善先生者友人曹子念知其故僕行謁余請一言以爲先生重屬余頗已倦筆硯謂子念七十者古所稱希也是且八十而九十而百歲必以頌乃先生之所欲得於余者傳也傳以藏往頌以知來其用不相屬而體因之子念其若何則請酌於傳與頌之間而名之曰敘於是乃敘先生先生少而負經術爲諸生已攻古文辭善大小篆隸行草法當是時文徵仲先生前輩卓犖名家最老壽其所取友祝希哲都玄敬唐伯虎輩爲一曹錢孔周湯子重陳道復輩爲一曹彭孔嘉王履吉輩爲一曹王祿之陸子傳輩爲一曹先後凡十餘曹皆盡而最後乃得先生而又甚愛異先生文先生以大孝歸而先生亦繼之既謝去諸生益自力爲古文辭號大國之賦諸少年見推以漸主

詞壇而握牛耳顧其於書法尤能擅古所以作者肩先生之文與書成即郡國守相之千旄與學士吏氓賈人之綦屐櫐至於委巷之縮而不可辨大者七尺之碑小至七寸之薄贖計必獲其片語隻字被之而後爲媮適往年大司空朱公潘公治河告玄圭錫則公請大將軍戚公封薊山之陽以擬崆峒則公請太傅朱忠僖公樹其碑於兄定襄恭靖王之神道則公請已忠僖殁而其家修定襄故事則公請故太師張文忠公至要公於長安邸俾以布衣書金匱之首簡將欲言於　上官之禁近而先生逡巡避而不敢應

竟歸先生脪其名盖縱臾其造請日盖博士論東鷄林西月窟不聲而聞不脛而馳蓋少陵氏之所稱李秘監若豐屋珊瑚鉤麒麟織成罽紫騮隨劒几義取無虛歲者將庶幾焉然先生不別治生所養孫髮兒姊戚屬指以百計友朋所急往往共之而又好治精舍疊石樹竹木斥買書畵古翫以故所得隨手輒散去里中兒盡先生之入而不悉其出悉其出者又欲以是徵先生惠而或不徧爭齮齕先生先生爽然弗屑也先生內行其周備而形骸土木不好飭邊幅又易口口不甚臧人過以故其聲稱不盡如文先生而

大指實歸於忠厚久而天下信其爲長者余嘗屈指文先生之始得名在弘正間距先生今八十歲年矣文先生之所莊事者沈啓南先生壽亦垂九十沈先生之得名在成化初而生以永樂其取友若史明古周原巳邢麗文輩亦十餘曹而卒歸之文先生自沈先生而文先生以逮先生奉正朔而稱盟主者僅三人耳而所歷踰二甲子幾與明曆相埒休抑何悠遠博厚也夫江左之文獻莫盛於元嘉以後若王謝江劉諸賢其月露之掞筆與墨池之流潤足以黼藻一世然往往蚤發而蚤萎甚或以不惑爲期傾如謝莊

氏所云云良足憫矣說者以爲天一之精有限上榮則下竭外渙則中餒此理固有之今亡論三先生而吾吳之傳遠若楊循吉近若陸叔平皇甫子循輩其精思之覃鑠又若以期頤爲不惑者彼其人豈不文采上榮外渙也說者則又謂壽星在牛女分夫天道遠非吾所悉獨我列聖湛恩深德之所培植漸漬過元嘉諸君萬萬而吳之山川靈氣積自大塊者不發之寶玉金錫而發之人其微而悠遠博厚何疑哉子念試以此敘質先生先生如首肯之則不佞將亦其一人焉

壽憶萱李翁七十序

吳中之最舊姓曰范莊李李世以善積著闇然不好爲本富曰農之利幾何而往往與縣官共之又不耐役使自李之工殖而至於今憶萱君則又精其積著則益厚而其爲人則益寬然長者君所業機杼之製妙天下　三宮九嬪六尚之綺錦文繡歲加新其目以試吾吳而獨李君應之沛然有餘中貴人不爲苛禮繩君往往儲美醞名饌相慰勞曰吾左右手也君晨起調治紅作軋軋聲者恒數百千指至暮而畢事酒炙飯羹皆得所毋一喧者君於宅聲色服翫無所

好頳獨好治室崇樓偉閣雯雲棟霧便房曲廊九折百迷晨起而調治工作丁丁聲者亦恒數百千指至暮畢事酒炙飯羹亦皆得所毋一喧者諸受君直恒倍以故爭欲歸君然不能私君寸絲片瓦之貽籍以入其槖又不能自私其手足肩背之力君又善恭伍時值而低昂之入必賤積必良以故營省於它人而功大倍余嘗一游居室至移晷不可徧然君之門頗庳而隘驟過之不知其為甲第觀也君既不名一田以故無長賦踐更之擾即有司巧漁獵者毋所跡之即跡得之有瞪目坐視而已君以故得自寬有餘槖

則嘗浮屠一剎頗壯麗與橋梁之屬有餘貲則以延明師教授其二子經術彬彬質文矣居平不恒宴客即宴客必豐腆而其自奉有分劑然每遇花時風日醞藉未嘗不以一壺一榼自隨也曰天授我以隙日我不敢不領畧其誘我以其養我不敢狥吾力而為侈以故君今年七十矣家帑幾埒素封而無才閒之奴虜以連絎守相二千石富而不受其名無容成玄素之術而飲啗步履愉少壯五官之用自若壽而不慕其術時時行樂不廢然所謂狥力為侈者絕不好之恭而不蹈其責或曰居殆隱於貲者歟史遷氏不

得而跡之庶幾唐宋傳奇之所載長安孟瀕蜀山人流或曰君殆類有道者范少伯變姓名稱陶朱公踰百年而尚無恙竟以仙去將庶幾近之王子曰皆是也而皆未盡第不聞之君鼻祖猶龍公乎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此三寳也然一恒理也君俛得焉而加勉焉夫所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綽有餘矣舍是而故高其格曰隱又大其用而曰仙非君所遽解與余所以述君意也蓋君之從女弟室余有二子長驥應公車未歸次駿聞而請書之以侑君觴

張母錢太夫人壽序

天子以錢唐事而垂宵衣之睠於南也則令張端公實模欎云前是錢卒脫巾而譟於中丞門者中丞避之則盜張挾而令於軍曰所不甘心者如日端公馳騎往緩急數言而解亡何市人復尋跡為亂亂且甚公與新中丞合策捕誅之因以戢撫饑卒饑卒恐恐帖服事聞　天子大悅賜端公金幣遍等公乃徐行觀察十一郡之吏民而提衡之節湊理解竅觧斧斷盛夏霜冽冬則溫日而其大指在別淑慝明扶抑諸如表伍行人褚僕射岳忠武于肅愍之間若墓皆在錢唐者曰使吾威而攝之毋若標節義而誘之余

家在吳郡濵海去錢唐葢五百里而遥其稱端公異政月以二三至問與王元馭學士及之學士曰是子也不穀之所從事中秘者也已而曰有太夫人之義方在太夫人之娩學正公以婦德婉嫕聞學正公有八子咸玉立嶽嶽周士而五爲太夫人出太夫人五子而四舉科第兩牧方州一令巖邑最少爲端公吾鄉者固習之齒尚卑而挺穎精鍊若此孰謂之醴無源根富媪發祥乃實鍾之吾故以窺端公之有賢母也余唯唯無何而端公以滿聞且得代而太夫人年七十七矣叔君自郢州左爲餘干令迎養令邸端公

將以便道省覲而錢唐守張子振之同守喻子均故善予讁一言以爲太夫人壽夫端公行則必道出饒饒守爲發前騶以事御史禮宜然端公業至饒舍而趨餘干則必望車門步而進曰有叔氏在既入覲太夫人則必具冠帔滫瀡之屬以薦且請謝麾臨不遑之罪左顧揖而謝餘干令曰某且以爲有母之尸饔今者儼管鑰奩叔氏乃尸之耶坐定徐覘太夫人之鬢不改而頰色皙而膚腴則必前請曰太夫人乃幸健毋故然不以離憂損七箸耶太夫人當曰吾晨而起晡而聽若兒之讞剖未嘗不稱快進七箸也雖然猶未若快於聞而知治浙也邑去而治五百里而遥諸稱異政毋慮月二三至焉錢唐之變與捷俱布縣者懾以而爲神君弱者暢以而爲慈父也則老婦不更恃七箸大宅之腴滋滋滿矣何離憂爲餘干令聞之則必欣然益市牢醴與端公更迭而壽太夫人太夫人則必悉舉二公之觴以毋子兄弟融融怡怡無間也於戲以予所聞古之母賢而其子斯貴者毋如萬石嚴嫗與李景讓母然延年之爲恢其獄獄能使母驚而去之卒以不道見法景讓之爲刻其治軍能勞母之坐堂皇使景讓拜杖而後定今觀端公之按

浙其所讞治視二子賢不肖何如也則夫明讞至誨其歸本於太夫人又何如也因次其言以授二子使奏之端公

壽汀倅潘翁八十敘

潘翁甫冠而補博士弟子則與它弟子有名者飽司徒行之方中丞定之董角執相甲乙自詫可芥取青紫顧不得志於秋試守弟子廩者二十五年而始貢入太學又十二年而擢倅垂六十矣人或謂潘翁不作公孫承相故事耶潘翁亦沾沾居恒拊腹而問我幸不爲曲學即一日射金馬何渠出平津侯下而咄

咄公車間復不得志者三上而病於貢廢幾殆乃始
就吏部選人得光澤令則垂七十矣人謂洛陽強項
董君亦垂七十而能觸天子之怒而爲快今光澤令
何狀翁復笑謂使我一佩赤縣綬彼湖陽主家當相
戒首善爲東第冠何至煩枉後惠文也而翁之治光
澤務以豈弟子諒牧吏民意有罪當贖鍰者度其家
不給則罷弗贖乃至公賦度不可罷者則捐俸代之
又不給則移書取諸家索光澤議城城翁不忍其民
乃詭曰璧工良毋如吾鄉則檄鄉工往而復取家橐
償之費可三百金翁所斷獄既大指寬輸情而行而

又精勤於職每御史行部問令獄案囚幾何令以獄
空對又司知令毀家以紓民困益賢之然竟難翁老
薦剡不時上僅得遷倅汀郡至則以關守告翁遂攝
守時有寇警衆議戍上杭而攝守獨請城河頭坪以
爲上杭援且使戍者無內擾坪城而上杭益固時郡
寮多喜爲長夜飲翁獨不喜長夜飲往往先返曰吾
不耐入少年場也已遂投劾去郡當是時其鄉人江
子文帥南贛與徐子與居觀察使使遮道留之不
得也翁歸而諸子之賈成埒素封矣於是爭治酒糈
盎市餐豢之腴分日以奉翁冀得翁一解顏而翁亦

甘匕筯歎從故所善方文學諸君奕奕稍勝罷而投
壺雅談甚快也人謂翁此何必減陸大夫千金擾五
子以十日高車過從極意懽飲耶翁年八十乃從容
語客始而擬我公孫承相我何敢望承相貴且能以
侯印予子弟吾七十四而罷郡其年承相蘇御史大
拜方惴惴日候上顏色下媚張廷尉而嚮汲主爵我
時據奕決勝無所讓避臥至日三商始一轉側其時
承相受朔方難猶股栗也且老不御脫栗韋衾人嚀
能刺譏我既而擬我洛陽董君我不愛人主十萬錢
光澤之民有適思矣何忍乏我酷吏我之所受先人

産亦之計然而息之以貽諸子諸子以酒食我我不
市　天子恩博南粵千金橐也且我又不爲蘇
諸子亦無族誘辭而後酒食我我又生得汪伯玉傳
誦之足愉快不若是三君子者委七尺而聽後進彈
射也夫是三君子者皆盛際人也而又老壽然欲以
彼而易我我有所不屑焉伯玉者司馬公也其仲仲
淹姻於潘翁於是伯玉過弇而語余且徵一言之壽
余謂翁爲名士而不盡於第爲循吏而不盡於官夫
不盡者所以滋餘也天故報之以壽且夫食官者家
於官者也食鄉者官於家者也翁損橐以代民輸不

家於官矣脩然洎然以新都為畏壘不官於家矣是三君子者不必皆然而又　盡之是以僅得壽而子孫無聞則豈直報翁壽且將有今裔焉伯玉曰子識潘翁之孫恒乎是有儁才必顯以當所謂報者庶幾耳余乃謂伯玉我何以壽潘翁第為潘翁言天人之際徵矣人啓之天必應之天與之人必凝承之今天所以報潘翁若庶幾而猶未盡也則潘翁之壽考與閣孫殆徵常山符矣仲淹從旁曰善請受簡歸而佐潘翁觴

贈吳大叅明卿先生六十敘

余少也從李于鱗先生遊而是時諸先生皆稱詩而吳明卿先生最後入其所稱詩獨工諸先生皆內足而氣揚以其最工者為洩造化之秘當見嫉嫉必取困阨毋老壽雖至短折不以為諱而間得一語疵則必指誚以為大耋以為大貴人其不欲受之至面頰盡赬歸必極琱瑰之力而後已以故諸先生之稱詩益工而用是得狂聲士林間讁逐相繼毋一登入坐者其於壽考僅一徐子與先生過六袠以左伯終而又出其後識者以前語若讖云顧所謂最工者吳先生時時在窮達間不可以一端執而竟能操其權於窮達之外以自致老壽諸謂吳先生達者曰先生二十六而舉於鄉即為第一人明年成進士不待次而授中書舍人預知制誥又不待次而拜給事中間兩守郡一董學政一叅藩中州海內操觚翰從事者靡不知有吳先生先生達哉其謂先生窮者曰不然先生少而孤半菽不繼暑裋褐不掩脛甫一直金華之省未及有所吐而遷逐之浮沉下列甫一司理山郡而又逐之凡數載而始綰魚緋以坐堂皇撫吏民之上而又逐之其後名為董學政乃在貴竹鬼方之域耳中州之吏道成以捧金鏡入賀闕而謁相公公下

堂握手授餐謂旦夕九列矣未幾而白簡尾之矣相公楚人也環楚而仕者靡不揚眉張夸以臨要津而先生故若三閭大夫躑躅而吟澤畔也達乎窮哉予獨曰不然諸言先生達者不為知世道者也諸言先生窮者不為知先生者也雖然先生所謂操其權於窮達之外者也先生初遘讁以輕薄論囂囂然而語諸唁者曰舍我誰當輕薄者我將有所言言必死今幸而奉六尺以浮沉無競之地固當於是得匡廬彭蠡之間其治匡廬彭蠡言絕勝無何復遘讁于鱗與予詩風之曰尚可以出乎先生復囂然曰淺之乎二

子彼展士師非人也耶其地復得河洛二室治河洛二室言復又勝已而治武夷汀江言則又勝已而治嶺南山水言則又勝乃至治貴竹鬼方山水言則又益勝其所謂勝者能曲盡其土風雲物人情世態之變幻而不爲牢慅困怫其所謂盡者不爲韻之言有子厚之工而削其怨爲韻之言有沈宋之麗而紬其卑迫其謝中州政而歸臥於楚澤也優游出王以食素封日高舂而起三商而酌稍有吟咏皆紙其天籟而發於天機海內之矢言者踵相接於門曰吾不如參政何官吾欲藉吳某以不朽耳楚之相公歿而環

楚之搢要津者惴惴匿避不暇而先生漠然自若也吹毛索瘢者偏楚境而不能以毫髮加先生然後先生翹然而獨貴故曰操其權於窮達之外者先生也先生僅六十不爲老壽眎嚮者諸先生則徑庭自今而後造物所不愛者年以予它人不爲重以予先生則重先生其善用之哉大陸之內其工不爲韻之言推新都汪伯玉伯玉少於先生一歲余又少於伯玉一歲今年壽先生明年壽伯玉又明年而余方戴笠而坐蘧除受維摩不二門戒自伯玉外無以旗鼓當先生者先生之神益王志氣益發舒其壽當益無量也以此贈先生先生當東矣而舉我觴哉

壽廣東藩幕秋涯朱先生七袠序

余始得朱茂才定國之名於張肖甫司馬盖儼然重於有司者也已而得其貌則溫然而玉潤又得其文則鏗然而金聲乃勒二子驂駿束修而師之賓之家塾相與揚搉道藝甚懽也閒與余言其父秋涯先生之賢曰父爲制科業而不成然約畧得其大指矣亦一再應賓里選未就然嘗補吏百石以上業已脫皂衣矣宦遊在南粤南粤大都會也其沃能使人忘土父曰佐治藩臬無害然一遇家戚而歸歸即不復出

矣父不甚別治生毋時譏之父宦拙先產奈何亦不顧遇所欲施予輒傾橐以償之或行貸所親知得逮輒沾沾喜弗憂息也闊達不爲城府所至示赤誠人有欺之者或告之不信曰彼交我而忍欺我哉生平無毀人亦不辨毀曰所虞愧心而已其它吾所不知也凡父之所爲德以自娛適即不必人好之即人好之亦不能名之而父固泊如也既淡陀無它嗜獨嗜酒遇鄉里爲鷄豚社或相與眺赤堇諸山臨大海覽兩湖之勝奮然躡屩從一奚往返數十里無倦色居人詑之吾曹少且壯壯且老而彼先生者貌如故而

步武益壯豈其仙耶余乃謁定國子之家先生春秋幾何曰臘且盡則甲子而週復十年矣子有母乎曰差少於父而日尚羊於一堂也有兄弟乎曰伯氏少奪於病為制科業弗成壯而能家好文事四壁皆圖籍庭蒔卉竹矣叔幸已通公車籍矣季能持門戸矣有諸孫乎曰有而及舞相者業屬文矣間一呼不佞俾誦所屬文乃喜復命叔誦之則大喜呼諸孫誦之益大喜曰丈夫何必身有之哉使汝曹任我勞我任汝曹逸何幸也呼諸婦促具酒炙毋使過公不醉飽益衎衎如矣余時甚羨定國言而曾故人周二太學

自四明歸與朱先生還往頗能稱其狀大略如定國不爽益未幾而定國迫試事還且乞一言之壽以觴先生余謂畨昜先生胡弗壽也語云博厚無疆又曰神大勞則敝先生之好為厚德如畏壘其當天意精矣不役役於人我恬然如華胥其養神裕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先生之子若孫雖才而未至蓐貴若半璞之璧其光不盡露矣造物之厚於人也必漸而益之人之凝造物厚也必冲而用之夫先生能冲而用矣何以弗壽也余縱欲有言稱子之家先生先生業不問人毀何以問人稱哉定國曰雖然請姑受而以告於家先生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三十九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

世經堂集序

世經堂集者何今致政少師元輔華亭徐公著也堂者何公所憩止也其名世經者何公世世以經重名之志不忘也公所著有　奏對有視草有　奏疏有序有記有志有銘有墓表有碑有論有策有說有辨有對有解有引有原有跋有贊有銘有規有祭文有

書有賦有頌詩有古近體為卷凡二十六公之諸子太常君璠鳩而梓之家塾以世貞之辱公知也俾卒業焉凡入閱月而始敢效一言於末簡曰於戲盛哉蓋自古之言文者莫吾夫子若而其大要曰辭達而已矣又曰文明以止文於天地間有二其達者為經世止者為垂世而雕虫之技不與焉可大之謂達可久之謂止其用雖二其原一而已矣當公為諸生而受經即以經明顯試南宮遂魁其經射策金馬即以其策魁天下天下嚮於得公之辭而公於時亦不能遽無意於工拙以故其文足宏麗而晢體裁及其概然有志斯道悉取濂洛關學之說融會於心神而躬驗之既涉其津而舍其筏以為破支離則道與器融而無間破藩籬則物與我融而無間其所結撰若講筵之沃　君講席之示弟子皆務摘其精實而竟吾所諳而已即天下後世不能盡舍公之華以為操觚者法而要之該性命而約於公之止泥倫物而企於公之止者孰能外也公既思以其學濟天下而其在史館時用持　先聖典得譎外公不早厭小官諸郡邑士風吏治靡不以身試之而大者若　國家典故名公政績下上數百千年之史而與之參會歛而

融之方寸之際而亡礙關苟有所屬則功與言一發而俱就令亡論他文即　肅廟之有　顧問咸取諸倉卒度不能無喜怒而公或劑言以繩之正或婉言以誘之道化投石為轉圜代　言之草擿縈洞括使河西吏人以為明見萬里之外山東父老頌少須史無死以待德化　人主之德日顯而　國體尊乃至部跡覆覈根理據事有敬與之精而不為俳諸報藩鎮鄰國書牘衡勢審幾有文饒之練而紺其倨其他誌銘碑表之類提綱絜矩有孟堅之則而超其識公之文所謂達者其致至於莫　社稷濶生民而

一旦讓跡於得序歛而歸之無何有之鄉天下徒知嘉隆之際政治於公公不明其所以而庥猶有可窺見者茲集在也竊聞之　泰陵之季太和至順磅礴鬱蒸發之爲獻若文　天子又時時籲天以求眞才而公始生而應之積至於嘉隆而後人文之化成於戲盛哉其亦不易哉昔蘇文忠有云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今夫崐崘之原湛如耳而日夜流浸於百川水而舟陸而耕食者炊飲者及其用長足而其體不少損蓋公集行而後之君子有能潛心以求夫所謂經世垂世者固隨分俱滿也即不佞

言雖大誰得而以夸疑之是爲序

周易辯疑序

余嘗爲吳江孫汝化序其所著易說而竊有慨以爲易之冠六經久矣秦存之以筮家而小漢衍之以訓故而支晉出之以意解而逞　明束之以時制而淺蓋至於今愈盛而愈去其眞矣當是時獨汝化不帖帖時義而其爲說獨精詳今年秋州司訓王子某復以郡丞施君之易學辯疑見示及卒業而後知君之所得於易者深也易者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君所爲說非有紬乎筮家然微而入於理非不關於意解然顯而周乎象非不根之訓故然指要而剛其蔓非不工於時制然得意而超乎筌君所爲易非君之易義文以至於今徹上下之易也吾聞之漢有沛人施讎長卿者鄉童子時從田王孫受易事師數十年然謙讓常稱病廢不教授及其友梁丘賀薦之始與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而所授張禹至丞相魯伯至會稽太守禹所授彭宣至大司空戴崇至九卿天下稱施家有張彭之學君豈其苗裔耶何其說之有根抵也然長卿斤斤守其師言不能有所損益而君獨能通古今之變以其臆合於聖人之精而又不能

戾于時其儒而教授於浙官而教授於高郵咸抗顏坐皐比即後先諸生受易顯者比比當又何讓張禹魯伯也邇之天下稱今施氏學賢於長卿故多矣余不佞家亦世世受易前後踰二十人然匪以取科第而亡能名一家言施君數典大郡貧覽歷其治得乾之用九泰之九二爲多而汝化之禔身又若有資於謙之諸爻者皆余所深以爲愧而遜焉者也故併志之

荔子編序

余所善松陵王承甫者晳而肥耐酒累數十觥飲不

辭醉即仰天叱叱自快其驟見人不喜具賓主禮及叙寒暄通閒濶與之語即竟日不俗然不好避俗於書鮮所不窺而不恒讀書爲文倘朗多奇思尤長歌詩大抵類青蓮居士而以不勝才情故閒雜之然識者開卷而知其非今人也承甫游河洛所著作輙爲人梓行其游楚亦然而最後訪其友顧益卿於閩閩既饒佳山水其海錯珍苞之類又足以佐酒而益卿居恒推事承甫氣益發舒歌詩益富前後得詩近三百首名之曰荔子編范宮允伯楨胡侍御原荆期傳之而屬序於余夫荔最先著蜀品最下次著嶺品小

勝閩最後著品最高遂以其味居天下冠承甫之所遊閩豈宜爲荔子故耶其所爲詞詩豈盡發之荔子耶今承甫之所味荔子百不得一而其所游閩則以閩之山水足賞而益卿足依也顧名編而以荔子毋亦承甫有所托謂其後出而能冠天下之味也耶余覽承甫詩一再過覓若所謂綷縩綃單玉膚氷液望而以爲海山仙人者吾不知視三危之瑞露何若要不在中山紫花西域蒲萄下矣雖然以之植上林乎能側生雜遝於霜露摧剥之餘而媚時口哉承甫休矣其即吾南中安矣

沈嘉則詩選序

嘉則渡江訪予山中出一編見投曰吾後先歌詩爲篇者七千矣而今僅四百吾不欲以武夫累玉也今夫非詩之難而知詩之難非知人詩之難而自知之難非自知之難而割愛之難吾不能割吾之愛於七千篇者而以屬吾猶子九疇而删之知不必盡賢於我爲其無愛也所謂四百者不必盡賢於六千六百而是六千六百者不必不盡賢於四百其大較異也且也吾前詩成而見子子讀之卿然賞矣然竊子以請而子不答其故何也今亦可以答也夫子咲而應

曰嚮者聞我而吾不答也固爾夫格者才之禦也調者氣之規也子之嚮者遇境而必觸蓄意而必達夫是以格不能禦才而氣恒溢於調之外故其合者追建安武開元凌厲乎貞元長慶諸君而無愧色即小不合而不免於武庫之利鈍今子能抑才以就格完氣以成調幾於純矣而子之猶子九疇復爲琢子之玉而府之夫何虞於武夫之累也耶雖然亦有以子之試諸生事告者乎始而得其文以爲鮮不可取者則多取之既而厭其同虞其溢額以爲鮮可取者則少取之又既畢而衡其所棄者未必遠所取者也始

不勝愛而後不勝厭也然則子之所餘六千六百篇者其遂已耶其將探我而更衡之耶嘉則曰吾固言之以大較與也嘉則名明臣別號勾章山人其於文益奇有秦漢風

魏懋權時義序

余治魏郡兵識魏子允中於諸生中魏子年尚少所為文義奇甚然不能斮就格而又善詩先後奏余詩數章往往有少陵氏風余異之贈以五言長韻致代興意今在集中余既已去魏則數聞魏子小試輒居前而獨不利於鄉又有李化龍者晚出而與之角相

甲乙至癸酉秋李子舉鄉之第二人又三年為丙子秋而余解鄖節還瑯吾郡兵使者永嘉王公王公定後余而守魏亦嘗奇二子迎而顧余曰吾猶者謂李當遂舉卑不能第一人也爾魏遲之是必第一人矣使急足當孔道得試目即魏子第二人毋以溷我而亡何試目至果如公所獨余猶問之王公曰凡為文義而尚辭者華而遺其實尚理者質而廢其采絜則病蘗短則病氣此四者未有能刜者也今縣而求魏子長則備之背而求魏子短無是也凡為時義者則未有能超魏子乘者也尋又有傳魏子所試文及它試與居平之業若干篇至者余得而讀之而後知王公之所得於魏子者深也余不暇他舉以耳目所睹記吾省之王文恪儲文懿錢與謙是三四君子一試而其所自期與試之者之期之若取諸寄不爽夫固一時之操觚者少而人自披靡然亦以試者有定詣而試之者有定識也蓋近百年而寥寥無所聞今得王公與魏子相為知已乃爾庶幾有定詣定識哉王公乃命梓人將以風吾吳之華而遺實者而余為敘其所以云

西野詩集序

洛陽温公之按吳也一再爪千旄而過余問政之暇相與促膝論詩甚適蓋四載所而余起家臬天雄則公以中丞節開府其地入月詣臺受約束十月報解嚴亦一再進謁見兵事之外其相與促膝論詩如故然不獲請公篇什而又七載所公自再撫陝還洛不佞盺適過鄖中問訊之聞稍稍寓目一二而猶恨其不盡今年余罷南廷尉待次里居而大參王公陽德乃始以一編屬余曰此温公詩也夫余然後乃始盡公嘗聞之燕趙之音相率為悲歌慷慨秦音則皦勁揚厲吳音則柔靡清嘉意者土風居多而洛陽獨稱

天地中氣最爲完而音寂爲和平其建都會自西周以至後唐千七百年間冠帶之所朝宗詩書藏於閭閻而至於今乃有不盡然者獨公起而振之大約風得之土學得之家而其所專詣徑悟則不必盡爾也釋褐自行人授御史以至中丞輶軒之跡半天下而獨於燕趙秦吳尤深且久其意象之所融適則治而爲吳志氣之所感觸則壯而爲秦若燕趙蓋非有意於章甫逢掖之合而要亦有以相發者然至欲測公之端倪而建定公之裁格固不易也公居官所至有風猷而吾吳以桂島譽掖盜源其感公尤切大參公

亦自以國士之知謀梓公集而命爲序之如此公奏議若干卷及他文行世甚多當自有傳者故不贅

海嶽靈秀集序

海嶽靈秀集者何盡弘德以還山東之名能詩者而集之也其稱海嶽者何山東右齊魯地也齊東表海而魯東表嶽夫是以有海嶽稱也其稱靈秀者何蓋其詩及其人也蓋唐有殷氏河嶽英靈例云集者誰魯同姓諸侯中亞也吾聞之周公之造周而雅頌之盛音與盡得而闋闋之又加以夫子之所刪正同亡論已齊音之教辟喬志雖小見屈於夫子而札也亟

之歎曰美哉泱泱乎表東海者其太公乎乃至炎漢之初 以轅固板築抗天下之兵以爲項氏守而弦歌不絕齊之夸詐急功亦變而爲舒緩養名而一時談經之士獨盛於詩而業詩者魯則申培公齊則轅固生其人皆行壽考顯名而傳至於瑕丘免中之屬累累不廢王式以詩諫韋孟以詩風而孟之孫若賢以玄成貴極於取將相天下以經術歸齊魯而詩尤爲之冠第其所著房中鐃歌之章則以屬之唐山夫人鄒子樂府而司馬相如鄒枚雄褒諸才士其賦頌卓然擅名於西京者往往出遐僻而齊魯不與焉

豈其所詣詩序雅訓故守師說而不能通之於結撰耶 明有天下百四十年以迨弘德當重熙右文之世所鼓舞漸漬亡異於周漢之盛時而齊魯之薦紳逢掖未有能舍訓故而爲詩者有之自邊司徒廷實始司徒之於詩當李何之力復古而司徒悉尨賦以從廣幾若足哉又五十年而有李觀察于鱗觀察之於詩志在超乘其游吾儕間矯矯牛耳矣而謝與二君子游而稍後先者若殷近夫蘇允吉靳子愚李伯承楊伯謙爲汝行兄弟或矯勁其骨或澹雅其旨彬彬然三百篇之緒而盖齊魯重若固不乏哉吾又聞

之申培公時與楚元王韋孟俱受詩浮丘伯元王既有國則禮申韋而師友之以迨三世祿不絕然不聞其能表二君子之業於齊魯何也　人主以經術取天下士而詩其一中立乃能以今之所謂詩者表其藩之人而廣夫經之用其視元王可謂稍賢也已

跋黃太常墓序

當建文朝太常卿黃公子澄首用知囊故笑以救宰宗社不遂而死以至泰更五宗天下爲之飲泣而不敢言然固有筆之稗官者矣天下痛公則胥析獻而無所歸然嘗有整地爲志銘者矣天下痛公之無後

而不知一子走楚者爲田經其後有叅議表者復公姓而仕宦矣一子走吳者爲彥脩其後有博士雲者以文學顯矣萬曆之初元　上下詔褒錄諸死事者公首令詔格當祠當錄後而吳之後始出而應之其於後楚復當何如也公之墓發於當善善者以爲積誠之感而疑者以爲疑其銘後有若懸記若符讖適方者以爲伎術之恒而執者以爲謠乃余則姑兩置之蓋匹夫有必伸而萬乘有不能屈者死是也當公之於壬午也知一死而已知死而死則不死也夫以人主之威能寸析公之軀而不能寸奪公之志能致辱於公之威觸而不能卒辱公之名然則能使公有後卿無後卿皆果無後卿今而始有後卿其有而竟無卿無而忽有卿俱不足辯矣公之墓出一時臺臬諸大夫監其事立祠以祀公而博士之諸孫彪能者思所以光大之會熊與余識以敘見屬而余不能辭卿爲志其大都葢竊有喜於天之定而公之所藉以不殁者固不在此也

此文成既而攷所謂墓銘者不能無所疑誌內稱晚之後十二世由貴於吳祖鐸生端發於袁州授公世爲分宜人不聞祖之族蘇而贅劉也既贅洞

庭矣何緣生於袁州若言公至蘇州與姚善託孤則可然不當言蘇人也當是時公有子得匿田間必當諱其姓不應尚稱黃也公既以壬辰生死於壬午當年五十一不當云五十三也其仕宦履歷甚略而獨載其臨没之言又皆掇拾方孝孺餘語且既云洪熙元年御史劉璉著而又稱采訪使我朝前後俱無采訪使御按劉璉崑山人永樂十年進士雖嘗爲御史而洪熙元年以左參政參贊官府軍務當時刻志銘必不敢摹搨行世以完石納壙中僅百五十年而剝蝕幾徧又剝蝕之文若追

纛而一字不侵淟何也銘後數語若讖皆隱今撫
按道府縣諸君姓名不遺一人未聞永洪間有此
術士也以後黃應龍書及太常誥尤為畫蛇之足
吾所以不辭此文者喜節士之有祠與有後耳不
必熊彪之有祖也

史記評林序

太史公史記成於天漢而重於宣元之間班固氏欲
自伸其業故互見其瑜瑕而王充劉知幾因之皆有
所指駁而其錯節衍語異者與旨未易通解以故徐
廣韋昭裴駰鄒誕生劉伯莊司馬貞張守節之流咸

為之訓故考索學士大夫乃始彬彬成誦矣然自東
京以前往往樵蔽其體裁而濶略於辭法至陸機劉
勰輩乃稍稍頌稱其文而後世因之第名為之小牴而
實為之祖述者班固氏也六朝饕綺靡毋論非指歸
所在途軌殊矣其最稱能尊史記者毋若唐宋人然
知或小近而力不足其甚乃不過邯鄲之步陽為慕
之而陰與悖又何取也　明興皇猷之渙發與元
精之鬱浡倍蓰往古而其能為太史公者迺不出
英憲而上不登臺閣學士大夫不無三致憾焉北地
而後乃始彬彬蓋至於今而闔闢其書操觚之士癖

嗜吻筆亡適而非太史公噫嘻亦盛矣哉第訓詁之
家所傳闕異辭若於不能徧而習者不得於事則姑
傅會以文之不得於旨則姑穿鑿以逆之眎法於篇
則姑揜其句眎法於句則姑剽其字盾立者持門戶
皮相者務影響栩栩然自謂入龍門之室而不知其
轍望帳柱之杪而背馳矣世貞曰余讀史記者三嘗
掩卷而歎其未逮也乃今凌際叔先之矣際叔之為
史記也其言則自註釋以至贊隲其人則自二漢以
及嘉隆無所不附載而時時旁引它子史以已意撮
其勝而為之宣明蓋一發簡而瞭然若指掌又犂然

若列球實於肆而探之也自今而後有能紹明司馬
之統而稱良史至文者舍際叔奚擇哉或謂褚先生
之續武紀與他傳也胡以弗刪也曰際叔任述者也
非任刪者也其既已知之毋嫌乎武夫之淆璧也然
何以稱評林也大有訓詁者在而獨稱評志評也其
於際叔取志焉可也

劉侍御集序

夫言人心之聲而詩文乃其精者韻而詩匪韻而文
其用本不相遠而其究乃不能相通以故攻之者不
能兼造其奧而發其樞自西京以還至於今千餘載

體曰益廣而格則日以卑前者毋以盡其變而後者毋以返其始嗚呼古之不得盡變寧古罪哉今之不能返始其又何辭也已　明興操觚而樹門戶者非一家而稱能返古者北地之後毋如歷下生歷下之於變小有所未盡而北地之所謂盡則大有所未滿者獨吾吳劉侍御子威自其成進士而入侍中秘歷内外臺所至無不立辦然其意不欲屢屣一世循吏聲固已俯視千古而時自奪於晷未獲竟一旦意有所不可遂拂衣歸臥吳閶間子威材甚高於子史百家言無所不治獨不喜昔大曆以後語天假之日

俾與才合負相如之慢世而毋色痼愛子雲之沈深而鮮酒嗜等玄晏之書淫而不癖動以故其於騷賦五七言古近體序記志傳贊頌哀誄微而極至於俳戲引喻連珠之類無不研精其思以求與作者合子威既以文自娛毋所托於名而世之好簡者疑其艱尚率者苦其深彼不自媿其目之淺而一覽輒推去謂此何物語或稍稍就讀囁嚅相耳曰吾固能成誦矣所謂駁郎之難而訾之易也問其所以難易不能對也自是子威之名益不副實子威始雖不欲托之終不能無動意乃至念得如虞仲翔後世有一人知我者死不恨夫桓君山故通士也知揚氏玄必傳而其時神人則已語之毋自苦玄故難傳自今而視玄其猶在傳不傳間也子威所推許獨歷下次乃北地而刓削彈擿之甚苦此其托指故有在且業以令之天下無能一人知子威者即後之天下風益靡靡安所與哉然子威幸而不甚為人知其文亦不受人役得自致其擬議外足於象而内足於意與而言盡而止其野於余遠矣余固不如子威亦能知子威一二故不辭其請而叙之

通州志序

古益部有通州而南揚部無通州自揚部之通州出與幽部之通南北對峙而兩而益部之通殷揚部之通其始僅一鹽官地稍稍進為州復降為邑至元而始定為揚部以逮我　明二百年來鬻鹽之利衣食江南北而其設險置兵控扼吳楚屹然一重鎮矣地靈啓而人傑華出冠帶彀曷之盛蓋殷殷焉通故領邑二曰海門曰崇明越在海中央以故通失之而改隸吾蘇之太倉而海門之隸通如故自宋孫昭先之為通志十卷明通守嚴敦大孫徵等後先凡六脩其卷自一以至六其書或存或不存而海門之為志則

前尹璽而後崔桐亦不能與通志合萬曆之三年閩林君雲程自南刑曹郎出守通凡三載政脩人和乃以其間攷古圖籍作而歎曰志其可以已也夫謂碩君養謙陳君大科其州人可取證也得無有所避乎謂沈子明臣史材也而遠無避也於是聘沈而屬之以顧陳輔焉僅及歲而志成爲卷八卷之爲圖者一表者二志者二十六傳者十二遺事者一謂世貞曙於文以書介沈而請序焉覽之燦如也乃又秩如也已竊謂今志猶古史也古者千乘之國與附庸之邦皆有史官以掌記時事第不過君卿大夫言動之一

端而所謂山川土田民物風俗戎防之類意別有圖籍以主之志則無所不備録矣是故古史之失在略而今志之得在詳也然史之大綱在不虛媺不隱惡以故世子之隆崇卿相之威靈而執簡者侃然而揚其後今州邑之爲紳將槖筆而其人非郡君即先故蓋有所不得不避矣是故古史之得在直而今志之失在史也沈子之爲通志毋論其哲體裁擘綱目博采精辨文辭瓌麗而已乃至官邪風慝逾乎霜鉞之加有餘畏焉夫何下太史公傳酷吏彼偉哉是志也豈惟在通以俟他郡國有餘裁也以俟一代有餘采也故因林君之請而爲之叙

江右奏議序

今少司馬當塗徐公自什梠而拜宜春令歷中外官吏撫三方凡十五政其責在爲則知無不爲責在言則知無不言以故其所蒞上而奏請之達於朝下而移檄之布於郡國者靡不倖而行之匪以著一時之能欲令天下後世有所攷見若賢者之著方書云爾公既督撫浙而以撫江右之奏議六卷示世貞山中俾叙之凡所以稱公者大略備宗伯林公兄弟憲副御君叙中世貞既卒讀而竊覘仁人之用心與其言

之所亦博也天下之名爲利者莫如鹺而其爲害者莫如鹺自儀真出而諸艘虛廢縣官之共祀宴饗靡不取給 宣廟之季其重至於傾寶玉用至於飲食海內外而當 隆慶初下詔悉按故事上供萬貢最鉅公念以瑕紅色不易繼而器之巨者不能無苦窳率百不完一盞一綱而捐中人數百家產於是上書力言之 天子爲之勉淺其色而裁其數饒幸以無流徙公又以儲郡邑水旱相繼爲之請賑請蠲 天子亦不以大司農之告乏而復勉仰公之志以至議漕儲議額派議逆人田產議獎能議斥汙諸所請

不一大指在於愛惜單赤以培國家元氣懇惻乎尹忠誠發於內而見於辭以故跡若小有抒格而叩之輙響應易益之九四曰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而夫子係之曰告公從以益志也其殆公之謂耶公念國家人文顯融之化過前代萬萬而從祀孔廟獨一河汾公為未稱上疏請以故薛建伯王文成公配尚寢未報豈以公所填撫四嶺之地嘗經文武僚以為尊先喆舉祠祀之恒典耶而不知公之所明聖學繼道統其係為甚大而余竊有窺於公政術之妙批郤中窾左右逢源無往而非良知之觸見其所得於文成者

尤深也世貞辱公愛亦嘗從公撫填一方而所上事不當禁乃至以浚恒被口其視公信諫能無愧哉公今治浙平賦捍灾尤灼灼矣疏嘗有叙而行之者故不復贅

袁魯望集序

魯望長於余三歲當其薦應天時甫踰冠能為古歌辭而又善書學士大夫爭傳與之自是七上於春官皆不利然其為古文辭益習而吳郡素稱為文物大都會益多學士大夫游郎有贈餞宴賞酬酢及諸吉凶事以不得魯望一言不為重其詩若文溢帙而最後取進士高第以自引得南儀部郎以選進郎考功再以選副山東憲天下之學士大夫爭躡履叩門而乞言其所為詩若文益傳且廣然魯望之業成而病酒死矣其門人長洲令李君將梓之而以序屬余余竊謂天下以文名家者未易偏指數然大要不過二三端高者探先秦攄西京挾建安頫大曆次乃沿六季華靡之好以餖飣紅繡相蒙俯其下始托於理務於簡儉以逃拙而魯望獨不然謂文以紀事則貴詳文以引志則貴達必不斥意以求法必不抑才以避格其體勢雖若汪洋淡泡而不可窮其指同詣淳騖

若耳提而命之也余數從魯望酒間論文遠尊昌黎而近實覘宋金華氏詩貴錢劉而不欲捨吾吳弘正之步今試取而讀之於是數家者蓋魯斟酌為何如世今天下之文莫盛於吾吳而汝南之袁為吳冣魯望之尊人胥臺公者佐詩小亞於其子而名過之胥臺公尚裁以進古微不足魯望尚滿以嫺今則有餘兹集行不彬彬稱吾吳文章世家哉郎不登中壽奚憾焉

蒼雪先生詩禪序

佛無禪自達摩氏西來其教行而後有禪也三乘之

上者曰大乘自禪之說精而後有最上乘也最上乘者非超大乘而自爲上也詩無乘即其徒覺範皎然所不及自嚴儀氏論詩而後有乘也詩禪無詩白蒼雪翁而後有詩也夫以代定格以格定乘者嚴儀氏也詩自爲格格自爲乘者蒼雪翁也蒼雪翁之於詩采不能六代體不能五七言古姑即唐之律絕以近易曉學人而其所謂二三乘亦取其一間之未達者非若獨覺初地之邈隔也大指意趣在養格調在審二語盡之而所謂神來者從容中道氣來者觸處而發情來者悠游而得則嚴儀氏未前發也嘗蒼雪翁之論詩在　仁宣間學士大夫尚浸淫於勝國之習而不自覺乃欲以數語抉造化之秘而振起之不亦偉傑丈夫哉令是書行而世寧無興者又何必寥寥至數代而始有北地生也今天下之不爲詩禪者鮮矣而不能無二境入悟境則坐成蓮花入魔境則立變荆棘然而不入魔者亦鮮矣安得起翁於九京而一語之翁故建業楊氏其大父行佐開國至都督者二人有戰而死燕師者以故感家難不仕而隱於詩蓋參方於溈山石頭者三十年而後得之亦不易哉翁之曾孫一洲名士也與余善故爲叙其所以而行之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四十一

文部

序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重刻晉書序

始爲晉書者何承天崔鴻臧榮緒之屬凡十八家而至唐貞觀中詔左僕射房玄齡與許敬宗褚遂良之徒删緝之凡爲帝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十其事例爲李播天文律厯爲李淳風掌故爲于志寧紀傳爲顔師古孔穎達甫而宣武二紀陸機王羲之傳天子稱制以叙論之最稱彬彬詳雅或者乃以爲晉曆僅百年不能當漢東京之半而文倍之諸載記僭王雄武見悖妖祥之變往往過實而世說語林幽明録搜神記亦所不廢循正者卑之以稗官責核者外之以誣史而是書稍屈矣自正統之說行而晉與秦隋皆抑而爲閏青衿而應制科者至不得舉其凡而學士大夫名爲好古博洽之倫内長其繁而外謫其瑕以不足誦讀即自左史班氏而下筆范曄陳壽之撰而有所不能對何論晉書乃至李延壽南北史哉不佞竊不敢以爲然以爲晉固古所比數於漢唐

氏其德政禮樂固不敢望趙宋然自舞陽持國秉四
易世而為武帝勞者身不王王者不獲已以為差異
於陳橋之驟而自南渡後其君臣猶能自標明其統
聲猾夏之罪而聲之不至若建炎開禧之罪宋史亡
論已其囂嗷嗷者莫若唐然紀主義近裁而失之略
傳主辭近精而失之雜以舉其人與事不能使人讎
然而如有覩是書之失固不能無參采而輕信然讀
之使其事猶若新而其人猶有生氣者以操陳范則
有間廣梁出唐史下耶今其梓獨存於南國子學官
又以久故多脫誤而學士大夫苦其不易得蓋跡不

治吾邑人周太學若年氏偶見宋秘閣本於其友欣
然請而授剞劂首尾凡二載至垂橐而成者十八矣
忽暴疾卒家人咄唶曰是爨材也而家殉之其以畀
火丁進士□□者與太學善歎曰吾不可以負吾友
志而棄一代之業乃委產於其家以成梓歸而係工
續之噫亦不易哉今而後熟有晉而又知晉之有書
則自二子始矣如其有餘力以及延壽南北史可也
是故不辭其請而為之序

郢堊集序

始范君司理雲間而有諸臺委所至以廉平曙大體
稍及郎之恂恂長者與談古今事則又纚纚若貫珠
也少選手一編而示余曰庶幾君子以毋負古讀之
則有騷賦五七言古近體若干篇余竊謂自東京而
後為永嘉而大江始畫地而南北其北日侵尋於馬
上之業不暇調宮徵理經緯而噫瘖之所發為悲歌
慷慨其氣完而骨勁南則以其泉石之餘地舟楫之
餘咨負隱憂握斑管而課花鳥字組而句句組而篇
然亦不勝其靡靡業膚立矣蓋餘二百年而為隋而
始合其文之調亦如之而又垂五百年而為宋季而
及分文之調亦如之雖未幾而為元然地合而調不

盡合也自明獻吉仲默以至于鱗乃能以其北之
完氣而修詞而吾吳昌穀亦稍裁其南之藻辭而立
骨庶幾彬彬質文君子哉范君為河洛間人其成進
士去諸生之結撰未幾而所為騷若賦宛然楚蜀之
遺軌也其詩固未論建安抑徐庾後而子安前也耶
驟而披之若紛繡擷採近於南之靡麗者徐味之而
不失所謂沉深矣夫靡不病氣麗不病骨用其南以
程北而鮮不合也蓋君名其編曰郢堊郢堊者俟郢
人治也夫以君鼎盛之歲不為簿書奪而日從事於
古若此其能融洽於分合之際以上媲二三君子又

其難哉第熟之無所事至矣

瞿文懿公集序

自西京之氣漓而爲六季昌黎公出奮然一變之然時有所折衷而稍存其儷攏以見難至廬陵公而色澤爲之盡洗學士大夫毋論有所趣背往往見以爲易簡　明興而廬陵之鄉作者楊文貞公爲之冠當文貞公在翰林管事　仁宗皇帝於青宫常手一編而授公曰此歐陽氏書也其命有司梓之以式標觚者文貞公固於天性近歐陽氏且其鄉前輩喜摹擬之得帝語而益自信以故爲廬陵學而比楊公於

歐陽者不衰當　憲宗朝吾吳郡以文獻稱頗其質漸移於藻而吳文定王文恪以制科業連得大魁苟其於文小加脩天下當爲之景附而二公能篤守之以文定之詳和文恪之精整雖不無小有損益然其不悖於則均也去二公之甲子而爲其鄉作者曰瞿文懿公當文懿公時吾吳之藻極矣而公復以制科業連得大魁天下之所願爲景附者寧下於文定文恪二公而公復能篤守其說居安之所得究若有左右逢原者於一時之藻固未必其盡袪而簡易所繫之功不淺矣毋論名爲藻者即自負以西京而蹈

昌黎廬陵之上代不數人然往往不勝其剞鏤而耳觀之論隱然以爲治世憂試取公之文而隲之其氣舒徐而不迫辭洞達而無晦於造化之巧時有所含蓄而不盡露人情物理間引其常而不盡究其變其不以爲治世之音者幾希余辱與公同榜最少視公諸父行而公不鄙棄之間引與談文事余方圉圄焉體裁之是狥而公寬然若亡所從傚今盡得其撰著而讀之而始稍窺其緒乃爲論次之如右公仿昭詮贊秩宗館史局之柄爲嘉隆間名臣嘗用其子汝稷請而傳之矣梓公集者汝稷而公之門人耿中丞定向

嘗令廣臣爲一佐鍥剛質汝稷博學而行脩雅善名理不愧爲公後云

卓光祿詩選序

始余仲氏敬美與卓光祿游亟稱光祿俠而儒者高不欲宦嘗郎服中而今年三月光祿過我弇園美風神善談咲予固以仲氏故異之與飲則又能爲文学飲已進之論詩其論詩翩翩能解頤乃出其一編示余曰敢藉子之一言以爲觚管規余謝不敏小間讀之毋論其格所騄起其才情則燁如也光祿居塘栖去錢塘不百里而近其北通吳會僅一衣帶水以故

多長者游而黃淳父周公瑕輩又時與之倡和揚搉
能自致於古而不爲執鞭奪如此余嘗怪勝朝之季
江左若倪瓚顧瑛輩不獨以豪舉其才藻翰往往
能蓄諸名士而擬其勝長諸名士亦爭願爲之客而
不自引避以 國家右文之化二百年而江南富豪
或馮家聲得一官則以其官與訾强致客而奴狎之
訾積而無所事不聽其好以逃於聲色狗馬則陽浮
藉慕古之名以從事圖籍器玩而襲斷其中闊其所
以古不知也光祿雖訾不能中家而見若以豪者乃
其所交游亡非諸知名士所托亡非酒而所撰思亡

非詩其詩又亡非古則豈豪所能强跻合哉余聞之
璜瑛時何楊廉夫老而爲之長其社然皆以聲色所游
集必破家二子者强而事之不告疲余詩不能當廉
夫且老矣李生平無他嗜與日杖履而叩光祿之社
能見推擇爲長否因書以弁其編

黃定父詩集序

黃定父者故江都諸生入太學當有官矣而謝不復
應其少而爲詩郎以詩名郡故多從中豪存慕文者
爭延之入社不敢與講鈞禮前是歐楨伯教授江都
而江都諸生睦無從後先以其藝見余稱故人而忘
能舉定父者今年夏定父荷笠蹑蹻肩一觚而訪余
生定出瓢中詩若干首曰奈何當子生而不獲一言
之許既余讀而稱善者久之則又進曰幸既以辱子
許而奈何不借一言以爲下走重夫余求所以重定
父者而不得也雖然竊有請于之江都故揚州也揚
之封奄江南北而有之自吳魏勁而揚裂爲二其江
之南以家遜答任子弟號爲縉紳館之所而北則
爭得而各委之以沮烽而居又出而至六季益甚矣
唐與宋暫爲一江都日以嫌事而不勝其繁擾之書
雨雖孔而美醆果肉乘之所以蕩目引耳者萬狀何

暇論詩書哉今吾江左以一郡例之其嘗不能當若
之十五而文士過於若百倍定父乃欲與一二操觚
者偏師以從盟所何也業以賢江左則當采其靡麗
者賦之而讀定父之詩大不彌其樂府五七言古則
務完其氣而遊探古作者之所自來近體或濟或壯
要多自胸臆出之而不染於色澤夫定父之所從盟
所者偏師耳而毅然不屑當郡莒賦亦雄矣哉余故
爲序之而且期定父以異日之牛耳

錢東畬先生集序

當德靖間而海鹽有錢東畬先生者其令盱眙則盱

貽之吏民師保父母之嘗䔩卒糴城以遏强冦齊劉之勁故人魏恭簡公贈之詩期以張睢陽事先生入而郎南北曹爲　人主脩入駁之役偕同舍郎力諍之直聲動天下而先生遂逡巡移病免及其再出而郎南祠部以至北比部所至有聲實而其於臨江守尤著先生之守臨江不爲□治辦一切以惠愛行之而事亦舉課最當遷會以不能歛歛事上官移僻得貴之思南巡乞歸歸而臨江之吏民請祠先生先生之歸幾二十年其所爲德於鄉者非一以八十餘卒卒而鄉之父老諸博士弟子復請祠先生先生工

爲文尤好吟咏其賞先生詩若文者見以爲才士及誦南曹疏者見以爲直臣及臨江盱眙政者見以爲循吏及與稱鄉後進者見以爲善人君子然竟莫能以一端名先生而先生亦憒然不欲以一端見名蓋去先生之没二十年而世貞以叅政旬宣其地不唯求先生之遺跡不可得而所謂賢子若永州守芹儀部郎萱者亦非人間人矣既又十年而先生之少子諸生裔率其子鄉進士應晉以其遺集來請序少間獲一二寓目焉乃作而歎曰知人誠不易哉夫以德靖間而操觚之士負氣而先格自稱爲正宗而諸以藻麗而謀奪之者何限乃先生不求合其藩閫而直舉天則之所自溢爲之先生之所師師心耳彼兩家者不得而有也顧其從容舒徐之調不至紱促而杜逌不作窘懾而舛綽其合者出入於少陵左司之閒而下亦不流於元白之浮淺乃至他文章之爲序記傳說者毋論東西京要亦廬陵臨川之遺軌哉文中子稱古名世之人爲振奇而惜其思苦而言艱至傲治誕矸急怨怪怒之戕不一人而足者彼誠有所不滿也先生其可免已先生之詩余友彭君輅爲評之而其文則薛君應旂爲序之即余序何以加二君即

有加而稱爲知先生奈之何竟以一端名先生也

重刻呂氏春秋序

呂氏春秋一曰呂覽故秦相國文信侯不韋與其客所著書也當書成而不韋懸之咸陽市肆曰暗有能損益一字者予千金而竟莫能一字損益也其書今頗行爲傳梓久不能無譌誤而雲間徐太學益孫堇相與校訂重梓之而問序於余余讀之未嘗不掩卷三歎也穆叔之次立言于鼎三而操觚之士若爲之小屈然子桓以雄豪創起鼎革間顧欿然不自掖其有而以繼世大業不朽盛事舉而屬之文章彼誠有

以見之也不韋者一賈人子耳操子毋之術以問行於秦而得志焉舉秦之國於股掌間挾其勁東向而爪剖天下位相國號仲父爵通侯十萬戶彼豈有所不足哉而顧孜孜焉思成一家言以與諸儒生角而剖後世名此猶未也不韋固莊生所不道莊生之識至欲齊死生平物我舉一切有爲之迹而空之乃亦孜孜焉而務欲成一家言度其於辭不工不止故夫古之稱立言者未有不爲名使者也且以不韋之詭譎徂好豈其果與聞於道而其客亦務相尚爲推奇錯廁於雞鳴狗盜之雄雖間採聖賢之長歸以文之

卽中夜一靜思驗其言於所爲之跡有不溟涬汗浹者耶惟其機心之發觸而爲機言蹶削之於申韓術巧之於儀秦有不知其所以合者則固其恒也且也不韋之所爲千金者再耳一用之而得終秦王割其國柄再用之而懸督一世之士而割其名雖得之而倏失之雖失之而終徼得之不韋固賈人子要亦其雄哉徐子與其儕二三子俱能文章嘗古若渴慕先聖不以人廢言之義而梓行之所謂芙蓉發於淤泥采之而已置淤泥勿問可也

沈開子文稿小序

崑山之沈最爲文獻家自其先郎中公以至提學公子善世世受經術取甲第而提學之子曰開子乃始以古文辭名開子爲人氣豪甚旣不視一第謂可頫而拾其爲古文辭卽欲超宋筏而上之三吳靡靡所不屑也然竟以數奇亡所成而稍移其好於狎邪卒以病死所著述亦隨手散佚去余雖以故人子遇開子嘗一再接而意殊鹵莽然退而過仲蔚未嘗不津津好談余也開子沒且十年而其友陸楚生手其文十餘篇屬余序而欲梓行之余嘗讀黃淳父集報開子書謂其五文序解似莊索又似禹貢圖書似左序

傳似司馬子長且以弘德問學士大夫洗百年之濡習而今未有主盟者將以屬開子淳父自矜貴不輕爲然諾而開子之見推賞若此今開子之與淳父書尚存而所謂五文者固不在讀之而求所謂似者亦未得也第其於辭氣雄勁駿發雖未盡洗其師門語要之有自得者庶幾文豹之一斑耳嗚呼士生而不遇時又不享年至併所恃以不朽者又散佚失之斯眞窮矣哉楚生將以開子之一斑而令後世重開子抑假余之一言而爲開子重許亦汪矣其所以爲友稱誼焉可也

游宗謙詩稿序

游子年四十餘而謁余以弟子禮余力辭之曰余所不敢抗顏者有如日既坐定謂余曰不佞嘗事林兆恩先生而未已也已又游於何維柏先生而又未已也乃今得事徐中行先生與先生予冈謝不敢當則又出其詩若干首曰何以教我稍讀之則泠然有新聲而不至詩於占則卽其辭可以知其所遘之窮然往往能致其窮之變於語使人惻然而思惘究然而有餘味乃謂之曰子之所事林先生者其爲人也談性命人也吾不知其所深詣殆欲舉一切而歸之虛其所游於何先生者則以高行聞天下脩辭斯後矣今吾子舍而師之所謂虛而名是避舍而所從游之高行而雕蟲之技是眈且所爲計一徐先生足矣而又何所藉余也游子曰非是之謂也不佞於所謂虛者曰伏膺焉而未有得也高行者景之而不相爲用也自不佞之爲詩篇於興述於賦寄於比乃充然若有得而吾之性與情又若相爲用矣今夫咀嚼藿粒麻枲而不爲厭者其所眈有在也厄窮至於死死而不畏者以所托於名未亡也夫執其似而我貴者寘趣者也不得其境而輕相鄙者迷復者也子柰何以雕蟲之技而易之余曰善游子舊有刻稿二俱名之曰辟支蠓夫辟支者佛經訓爲獨覺也游子其殆有所寄乎蓋至是而謀盡取前後稿加刪削而梓之曰豈敢以是售後世乎哉貧士不辦行卷吾一梓而數百千卷立具以贄夫天下之能操觚者爲先容而加斲削焉雖然非子無以先容也寠人手一璞而示人見靡不以爲石也陵陽君旣封而後曰之玉則玉矣余甚悲其意故卒辭其弟子禮而爲序所以云

徙倚軒稿序

今年夏白嶼金先生自建業寄余一編詩則皆五七言近體也曰吾老矣子其爲我序之蓋予少時則聞先生用樂府名德靖間一時喧然以致洛紙貴甫後出也而先生嘗一過余里居余姑與先生談樂府則談樂府與稍及人間事則亦及人間事不色怍而久之乃得先生一二篇甚以爲快蓋於所草卮言再致意焉及今而後竊窺先生之造之十五也詩古體故未論當德靖間承北地信陽之創而秉觚者於近體時不開元與少陵之是趣而其最後稍稍厭於剽擬之習靡而初唐又靡而梁陳月露其拙者又跳而理性于鱗起濟南一振之卽不佞亦獲與盟焉公首尾與

之借六十餘年不少槩指於變遷之調而時守其所詣務使意足於象才剂於格縱之可歌而抑之可賦即遇之而豪者失其所爲氣華者失其所爲澤而先生之詩固自如也昔僧齊已好章蘇州即爲蘇州語而見之見輙不許也已乃進其所自草而蘇州乃大賞歎曰柰何舍予故而希我今天下之不爲濟南語者蓋寡知必無以易先生故也先生有軒曰徙倚而小僮容滕遂以名其集余爲序之而且與約曰後八年而和衛武之抑篇而示我請更得披簡焉先生所爲他詩及樂府當更有行者說具見前

雲間二生文義小敘

雲間二生范顯先于皐先其長者僅弱冠各以其所梓四書文義就余而請正焉且請一言之弁始皐先年十六而以長箋自通於余其詞旨極卓詭不倫大要將舍一世而千古之是師顧獨不能舍余余因切規之謂予能立籥爍石衣草茹木自媮快已哉盍稍就繩墨以應制科而范生則自其二父至伯兄皆用經術顯貫而心顧厭㪍之於書非先秦兩漢家言弗讀會其父兄後先殁意忽忽不自得乃與皐先游而又得余言則相率爲時義遂能成卷讀之范生殊精勁饒典則而于生則能自致其語於人意表毋論其詣不盡合要皆不失其所繇來而又不詭於經傳二生退而客有謂余立言者以不朽計此豈其能不朽哉夫訓故之學雅已非聖人旨而況乎時義割裂而飾藻之予以爲不然夫時義者上之而不能得聖人旨下之而異岐於古文辭以希有司一薦者此其義故時也乃聖人之精神含寓若引而未發者吾忽然而發之先秦二京之筋脉步驟能出入於吾手而不使人覺今夫以乳擬醍醐則遠矣從乳而酪而酥從酥取醍醐未有不醍醐者也以瑚璉盛醍醐則醍醐以陶瓿盛醍醐則醍醐故夫善爲時義者未有不擇經而騁古者也客曰二生之遂梓之也何居曰子不覩夫陳子昂乎哉寧捐百金之琴以警客而散之百篇蓋一日而遂傾洛下凡唐之名士大夫若昌黎香山皆所謂行卷者蓋昔之詩若文而今之時義也甚哉士之迫於人知已也夫二生梓成而爲行卷者百千易矣即合而有知我者固幸其不盡合而能彈射之者以它山之石又何嘗不幸哉乃余甚奇二生文而畏其遂就竊覬其彈射之者適於知已者焉因序以勉之

兩都紀游小序

莫山人公遠好爲詩其詩或忽焉而創意或突然而起調務於人所不經道語與山人善者謂其源出岑嘉州常縣尉惟山人亦自謂近之山人少不別治生時時寒竄突矣少年輩得山人一語以資撫掌而所爲詩輒有善而梓之者最後游兩都士大夫倒屣與杜門略相當而山人之好爲詩益甚自非眺覽酬贈以至羈棲牢愾之況靡不托之於韻而吾友宋廷尉望之意不可一世士顧獨賢重山人與其詩而屬爲觀察序之當塗其令梓之夫以揚子雲詞賦之宏麗

而所謂玄者僅一桓君山能篤好之而已虞仲翔骨自磊落人也歎舉世無知已至欲以青蠅爲吊客而今乃有之二三君子以君山人知亦不謂窮矣山人之集乃名曰兩都游紀是詩也不可言紀豈亦以眺覽酬贈羈棲牢愾之況托韻以悉之而附於少陵之所謂史耶

朱邦憲集序

邦憲家黃浦去余鄉百里而遥其所游盡豪賢長者而與余交獨晚交晚而文酒之好獨最深亡何謂余傳其事亡何邦憲卒亡何其子某等梓其遺詩文數百篇而屬余序之蓋余與邦憲交僅十年而終始若隔世然第所以爲邦憲者亦略備矣邦憲之於詩雖不專爲高岑亦時時入錢劉然意清而調和遠於拘若粗豪之二端至其爲文亡但東京駸駸乎初元竟寧之季小語隋削亦不在柳河東下矣間者司邦憲晨起盥櫛罷即戶外屨恒滿又多所造請與報謝里社率醵輒居首三老有疑難一切居間解紛昔以屬之邦憲稍日下舂沈沈杯勺間矣不知其於三餘之學若何而考隋經傳精核若此也其所爲詩酒讌慨慷多於舞衣歌扇得之大槩若是者氣有充而辭或

不能無累又何能清其意而和其調至此也邦憲雖不得官爲其名高而謁文者相踵邦憲又不忍謝絶必令得意去計邦憲之事與酒十九矣又何能劇琢工語至此也古之於詩文類不能相通而其所謂工者務逃之於窮谷荒野杜門腐毫而後得之天之賦邦憲抑何異哉邦憲所最善友生曰沈明臣茲集多其校讐然明臣間爲余言邦憲雖不能釋事與酒其操觚染翰無異於齋居時第篇成令人彈射之隨語即竄易不工不止也虛已哉邦憲矣其所謂事與酒者敵應而神不累者也茲所以成一家言哉或謂余

寔似邦憲毋論似不似邦憲之有余亦足稱知已矣

王參政集序

此爲永嘉王公陽德之詩若文也始公少壯而舉鄉試一再困公車即謝不應而讀書暘谷中其書自經史外諸山經地志以至星曆堪輿之學亡不涉獵大指而不欲以雕虫一技名其家比爲伯氏所强射策收上第兩令剡縣入郎尚書兵部出典三輔晉領江南節所至菸然有循能聲其在江南日而余罷郎鎮閩謁公與談所及兵政漕餉國家大筴朝廷典章便皆若指掌也已談前輩風猷節槩則偁承夯發溢頰

聞已又談且埜名勝則令人鼻端栩栩出煙霞想稍及齊諧夷堅瑰怪事亦自傲浪忘倦而至推量文章詩歌昔人以爲不朽之業雖微指好之而間若爲不能盡者然其所善於鄉則康從理所識賞於魏則魏懋權於吾州則曹子念所重於吳則俞仲蔚非精深其道不易鑒也及公去而子念始手一編而授余得所謂詩若文者而卒業焉乃知公非不善文也又非於推量不能盡也大指又不欲以雕虫一技名其官夫讀公詩而必欲程之以六季初盛唐之格乎哉頗類多調暢和適與吾旦之性情會倘有觸發而精詣者其不以爲嘉隆二州之語辭也公文尤不規規於古然本之蓄而裁之識剴切詳到悠然出於天則者固非鑪所效顰之所敢望也於是子念以爲然謂余序之公功既高忌者不能勝乃誣以爲躭詩酒而忽忘正事公咲謝諸公數我固當第我不能詩又素不食酒夫簿牘之暇自鷄鳴而跨乙夜而不休酒至口輒瑟縮欲遯竟日而不能畢一巨羅我固甘之然我何以誣詩酒余謂子念公集行得無天下復以公洪於酒也耶第公且出不出而又不食酒其日皆公詩與文之日也即雕虫之技亦不爲負公矣

休陽史序

休陽者休寧也何以稱休陽志始也何始始自漢也何以稱史用史例也史例有二紀傳志表詳而編略凡志則紀傳志表例也巢父之稱休陽史也則編年例也編年例有二左氏之於編年也紀事者也春秋之於編年也明法者也史之於休陽也何居以紀事也則何以明法例也略於左詳於春秋意者其用竹書例也休陽邑也其及郡何居其又旁及他邑何居意者用春秋之於盟主諸侯例也其不以明法例何居天下一家法在上矣是故不敢當春秋例也紀事

矣又何以不左氏例也脩辭也其脩辭者何以裁勝也甚矣巢父之好用奇也蓋嘗以詩文謁不佞矣無已而又以休陽史來曰天下庶其有知巳哉卽不尔若何蓋其自叙猶有後世也吾且藏之天鄣山

宋詩選序

自楊劉作而有西崑體永叔聖俞思以淡易裁之魯直出而又有江西派眉山氏睥睨其間㝡號爲雄豪而不能無利鈍南渡而後務觀萬里輩亦遂彬彬矣去宋而爲元稍以輕俊易之　明興而諸先大夫之作不能無兼采二季之業而自北地信陽顯弘正間古體樂府非東京而下至三謝近體非顯慶而下至大曆俱亡論也二李蘇是屈矣吳興愼侍御子正顧獨取宋詩選而梓之以序屬余余故嘗從二三君子後抑宋者也子正何以梓之余何以從子正之請而序之余所以抑宋者爲惜格也然而代不能廢人人不能廢篇篇不能廢句蓋不止前數公而已此語於格之外者也今夫取食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比之奚啻食色重夫醫師不以參苓而捐溲勃大官不以八珍而捐胡禄障泥爲能善用之也雖然以彼爲我則可以我爲彼則不可子正非求爲伸宋者也將善用宋者也然則何以不梓元子正將有待耶抑以其輕俊餘聲澤不能當宋實故耶乃信陽之評的然矣曰宋人似蒼老而實疎鹵元人似秀峻而實淺俗之二語也其二季之定裁乎後之覽者將以子正用宋元抑以信陽不爲宋元入斯可耳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

臺中奏議序

明興言者之路頗扃於嘉靖末而是時侍御張公按山西獨上疏請召故諫臣吳時來董傳策等五人以為能發相嵩父子奸回突從薪之功大疏上忤旨逮繫　詔獄廷杖六十謫編氓居無何為隆慶初天子用遺詔悉召復直諫者官言路始大發舒而張

公再用為御史感激　上恩且自以不世遇於是所條上國事其大者如復殿名勤聖學責相業重經帥成的的破窾尋出按三輔孜孜郎閭井痛瘼再以翰省請而其最難者疏請特召故諫臣石星時左右以公扞罔明　詔譴之幾復逮其最大者糺悍相之姦撥請置於理　天子為紬恩私强去之海内翕然以為張公豈真漢御史綱後耶不然何其能觸當道鋒至此也公自是遷縮尚璽綏佐太僕猶逡巡以為驟遷之請急還里而所謂悍相者復起遂以大計例逐公矣會公嘗一諭故陝西撫臣不行當亟相罷而撫臣繼顯貴用事公自是不獲振耶知公者以例格之徒有彈指歎咤而已夫所謂例者蓋六歲大計京朝吏而斥謫之為恒例其以與華突異出言官之建白而後計吏曰不恒例夫不恒例故例也識者猶疑其投間成報復而今所以察張公者無一焉一相挾大宰柄曰請得一第言官而上留之一相領御史臺曰不可舟乃使甘心於素所舒者御史臺之說雖不行然天下歸直臺而不歸直太宰此何以例為夫知大察之為例知大察之黨而不收為大察例不知夫非故而察者之不為例也今不持例以格報復者

而持例以格被寃者何也元祐之賢擊元豐之黨不勝而其人為紹聖所以甘心元祐者流竄之無所不至然不遽使之終身錮也即錮亦未有不解者也以張公之講學明道理其視一官若敝屣雖不為大用然所建白裨益國計非淺其文辭亦庶幾元祐之劉器之陳了翁足以永世矣計張公踉亡慮數十獨真排敝不佞為過情然不佞不敢以私為張公惜不佞之所為惜者惜國家體與夫似公而俱不復用者也

念初堂集序

嘉靖中司外制者務以駢偶割裂綢繆其文辭嫌於

人主而下諫執政乃推公與二三學士討論之而公所草最爲簡要淳古推本經術彬彬然有兩漢風當是時館閣之士爭以詩酒飾太平而公獨不然務顓拆 國家典故以至邊防財賦諸大計歷歷如指掌以故其見之文皆明切破竅雋厚有餘味公凡一典文衡三領佐南北成均意必得真材以需世用故諄諄然所提耳而誨之者無匪近裏敦行之學具載諸說部中可考已公既不屑爲花鳥月露役而一時雕蟲篆玉之技傀灑若異趣然有所發於性而止於文明者故內足於實而外足於藻也不佞自少時好讀

古文辭家言竊以爲西京而前談理者推孟子工情者推屈氏策事者推賈生此豈有意於循辭而離何嘗不上篤也一氣孔神於中夜存恍若抉玄珠於夜氣平旦之前而先幾森物之妙所發於手屈喻鵬二章者亦略可推矣後世始岐而二三之各立門以相高辭欲而不能勝則歸理理窮而亡所得則復趣辭捨辭而談理則空捨理而筴事則俗彼其岐而二三之也非真能諳於其所受者故也公之所諳真夫是以默通而不閡默通而不閡夫是以兼善而亡偏短公庶幾大成者哉知公者猶以謂公不待講達不得以其文資啓沃不爲內閣及六曹大臣不得以其文定國是黼皇猷於聖人之德政蓋鈌如焉以爲憾不佞則不然夫孟子退而著七篇荀卿文中子俱有所撰述以爲後世有王者作將於吾言乎取夫飲河者期滿腹公集行而天下後世有不腹滿者哉以一時顯公者有限已以異時顯公言者無限而又何憾焉公今年七十矍鑠逾於壯時即有西河之戚不至爲子夏而篤信聖學乃爾自是以後皆化運也不佞雖不敢謂守玄公所造豈玄等哉公字子難別號稚川先生其所名集曰念初堂

陳子吉詩選序

子吉以太學生應京兆試遂魁其經子吉因以經術進而工古文好爲詩而是時故相興化李公見而異之與講劉禮稱上客諸所爲應 制詩篇箋表其草多自子吉而子吉晚數奇要上公車輒報罷顧所爲詩則益工李公既用元相歸里時時稱疾使掌故謝客客攝不敢旅見而獨子吉出入幕中自如李公且爲序其詩以行今年秋九月子吉過我弇園出而示余余故嘗識子吉於吳與十年矣而猶以爲經術士也不知其能詩又不知其詩之工若此微子吉來余

幾失之夫詩道關於弘正而至隆萬之際盛且極矣然其高者以氣格聲響相高而不根於情實驟而咏之若中宵商閟之若備經緯已徐而求之而無有也乃其卑者則猶之夫巴人下里而已子吉乃獨能斟酌其間使格恒足以規情質恒足以禦華所謂求之而有者往往出於聲色之外其於五言古近體尤號長城然東倫見余過自損抑以少年自喜為騷賦樂府而經術奪之已又奪於應　制儷偶語不獲大肆力於學是愧夫操觚之士甫脫青衿即詭以詞違幅巾寛裾則冒山人之號而縱談漢唐語彼豈能真有

之聊以自娛快而已夫子吉材高而遜自抑損何也夫子吉所謂餢饒長者非耶於是吾太守張君取而梓之曰子吉將以是受盈耶則可今而吾知其不安未矣

真逸集序

此吾吳人毛文蔚豹孫詩也豹孫之先曾大父起家至御史中丞諸孫皆擁豪貲相高以服食輿馬聲色而豹孫內厭之敝緼咀藿而已然不問家人產產頗先旁落少工經生義久而亦厭之力為古文辭以自見冀後之後世云吳宦為天下大府饒豪貲長者豹孫雖不數數然間與其顛游亦多能稱述之而蜀郡張中丞行部嘗合諸名士而旌其室之楣以示標異豹孫得真逸之目因遂名其詩曰真逸集而屬余序之余嘗謂詩之所謂格者若器之有格也又止也言物至此而止也今天下名能為詩無若吾吳而吳詩大約有三下者取捷餖飣因慣成易毋論不及而止上者探月脅穿天心務於人所不經道將超格而上之而不知其所歸至才斂之士驚於聲情以捷取勝轉近而轉隨於格之外乃豹孫稍異於是大約剷華質約事景其遇物觸興不取自於人而取自於已是

以有恒調而無越格至五言古近體則尤彬彬有矜矣豹孫所以為詩凡數百千首其文亦稱是念居貧不能盡授梓而梓其詩之尤異者纔一百七一首亦附著焉昔華陽陶隱居其得名集曰真逸與豹孫同其馨稱施後世而詩之存者不能百一豹孫詩固不為少也

茶陵顏氏族譜序

顏之先自春秋始也其可考者魯郡公真卿所自著王友碑第云系出小邾子孔門達者七十二人而顏氏有八不稱為何人後其在漢及月經術政事執文比

比至齊而御史中丞見遠哭和帝殞絕遂以忠顯至周而御史中大夫之儀不署隋文輔政詔尋守故壘弗予外斥遂復以忠顯至唐而真卿與其從兄太子太保杲卿倡義師抗賊祿山河北杲卿至磔死家從死者十餘人而真卿再抗賊希烈雖經死葢又以忠顯至宋而安撫判官雷歘從大帥帯守澧州折胡元之鋒者累歲而城陷舉家自焚死則又以忠顯千餘年間諸顏之經術政事執文固不乏而其最顯者世世稱忠臣嗟夫忠臣之爲忠也業已不有其身矣尚能有子孫哉而杲卿雷歘之二公者一死而舉家殉

之則爲其子孫而不絕者僅一綫息耳然此一綫之息續而啓其後復昌復明顏之派遂布於天下嗟嗟何真宰之深篤寵至也今茶陵之顏爲雷歘後而其居梅院者支攸縣居南冲者支露水居盤陂者支墟墉大小數千百指皆能以俎豆爲事出而宦歷中外皆負能吏聲而元之雋文宗者又能爲家規以齊之明之雋思孔者又式而廓之而其子州別駕志邦又能輯其先今之譜而問序於余世之序宗譜往往誇門閥紀勳猷余皆所不論獨論其爲忠之危將後之不卹而猶有存者後之人不危其爲忠而善蹈之以至世世不絕語云世治則良臣世亂則忠臣今天下故極治矣諸名爲顏氏者將羨增先世之所爲忠而爲良可也顏故有黃門侍郎之推家訓諸遺之又不列諸顏及杲卿傳余家有善本悉以貽別駕使梓焉

金華府志序

自二畿外而爲大藩者十有三而浙寔重浙大郡十有一而踞上游者三而金華寔重金華之地所繇起也在秦則僅一邑然其後地稍斥而人民稍亦衆繇已分割爲支邑而郡領之乃名所繇起也則曰梁武始矣其後或爲郡或爲州而州之寔著曰婺夫婺星

女之名析世女所統揚州之分名城數十百計而金華以篤實郡應之重不亦章章較著哉當宋之紹興甲戌而洪文安公遵來爲通守而志之至元之至正改元而聰思者以僉廉訪事來分署而續之然其大要草創備采述而已而諸邑亦未盡屬至勝國與明際而天地磅礴之所偏鍾文明之所獨啓諸旁邑之來屬者併郡城而入爲鄉若亭邑者數百餘山若培而高川若淺而深原隰若闊而廣而一時之髦俊才傑若黃文獻宋文憲王忠文章又四起而黼黻之遂以其郡名天下至成化庚子而周宗智者來爲守而

又續之蓋垂百年而今太守王侯懋德來旣政成而後續三志乃歎曰之周志而前者核矣吾懼其有遺來世之周志而後者日新矣吾懼其遂佚而無所紀也於是謀之其僚丞廷龍倅之夢司理鍵吏以脩志請於撫司馬徐公按侍御王公分守徐公分巡胡公督學喬公咸報可下金華令名藩延左給事中陸君鳳儀爲局以授諸生董一陽輩凡十人大凡討之陸君而王侯實衷之閱歲而帙成爲卷三十自建置以至藝文爲條三十有八王侯謂不佞故蘭溪令新有遷也介而問序焉不佞竊謂志志者詳於地而畧於

人志史者詳於人而畧於地乃今所志分野宋稺山川土田官師人物彬彬乎三才之理備矣昔杞宋以夏殷之後天子之邦所降承而及其爲禮也孔子能言之而阻於杞宋之不足徵今以一蕞爾鄰於越之所支采而番至二千年而窮昌蒙明者誰力耶君子謂金華之獲以文獻聞者自洪公始也其助之則聽與周也金華之獲以文獻甲且世世勿替者則王侯與陸君及一時卿大夫力也故不辭而書之

南橋徐氏族譜序

徐之先用醫顯世厥始自公熙而秋夫而道度叔向叔向之後其處南者曰文伯曰嗣伯曰雄其處北者曰成伯曰之才曰之範雖歷中外領二千石貴者搢上台有聲稱而不欲捨其術甘以方技名一家雄之後幾十百傳而始爲南橋徐氏有郡醫學提領德者復以其術鳴於時自是子提領振宗提領子子賜子賜子可豫世世受醫不廢而可豫尤稱爲神奇一傳而爲院使公樞歷事五聖賜金紫歸老以上壽終

詔予祭葬再傳而爲院判公彪以六品得任子任子季曰燈入供事中秘累遷至水部員外郎而其叔埴自史職弁武爲錦衣千戶而諸孫之雋曰鎬曰鈇曰

鏊者曾孫之俊曰灝者相繼肄醫院有官職曰濟者以科試再令巖邑訓大府自是南橋之徐益有聲稱州邑間而去醫而儒者種種矣儒之雋曰益孫爲太學生益孫嘗旁括其先世而嘆曰炎帝治百藥起民疾軒轅氏與岐伯所論難獨經並義易醫之爲功大矣哉吾徐氏之先熙公以其道貽子孫並顯南北著數傳而幾絕而提領嗣之至院使公所被 上寵靈卓犖有台輔所不敢望者今而後褒衣博帶之業進而其道浸浸矣且吾徐氏世非乏文獻也柰何使之佚而亡所紀於是手創爲譜其自熙公以至雄公

爲耳祖曰創始自德以至十二世曰世系提領公而後有聞者列其事狀曰貽則院使公而後　上所賜制勅御詩紀之曰恩綸諸名公大夫志述表傳記序歌詩之類系之曰徵信其他傳而稱後者曰世系別而傳疑之文附焉叢譜成而徐氏之所謂文獻者班班如矣昔而家之才有諸子少卿同卿起家爲大官然之才猶謂其不學無術而歎曰終恐同廣陵散矣叢傷家聲之隤也自今而後徐氏之嗣人進而儒退而醫苟存心於愛物以成其名而聲施後世則皆有措在毋使爲之才所誚也益孫與余善有史氏才

益譜亦其一班云

文起堂續集序

吾郡張幼于自十餘歲時爲諸生至於今凡三十餘未嘗一日而廢鉛槧之業有所結撰以至游戲篇什出則人愛而傳之以故梓行之集可十數其最巨麗者曰文起集凡十餘卷茲則其續集也幼于既慕周武姜公之風所著箴銘百十章最右雅而切於理事置之楚書汲冢中不可辨他贊頌及責躬戒子贈婦諸篇亦稱是乃其報袁太常書少卿中散之規發以質聰則復彬彬矣幼于蕤穎絕世諸所搴掇酬應通斤成風春客寂寥偏於海內卽雞林之賈雅能慕愛之而茲集或未盡爾也何者曲彌高和彌寡文侯所以恐卧高帝所以卑之則世耳也乃不佞謂茲集成而他集當捧盤皿以從矣幼于有秣陵游稿嘗謂不佞序之寔茲集之一支云

梁伯龍古樂府序

凡有韻之言可以諧管絃者皆樂府也風雅熄而鐃歌鼓吹與其聽者猶恐卧而燕趙[illegible]之調作絲不盡諧肉而絕句所由宣絕句之宛轉不能長而花間草堂之婧倩著花間草堂不入耳而北聲勁北聲不

駭耳而南音出自伯龍之爲南音苟不至於不毛其儇望游女皆能習而咏之而伯龍意不懌曰是焉足以名我今夫古樂府之與今詞本末逈然別矣其音發於穎而解紛於情古未有二也於是稍取建安六代之作而擬之得若干首伯龍之才恒有餘故不能盡返其本始其質不能與文故時時出入今古然或正言以明志或婉語以引情一切歸之和平爾雅庶幾洋洋乎盈耳矣說者猶謂文園令之賦班蘭臺尚以其曲終而奏雅況伯龍哉愚不敢以爲然不取其終之雅而罪其始之曲是法家刻深語也夫伯龍猶

知有返古也郴屯田張秘監之才彼豈遽出伯龍下
安於其偏至之好而不知節故狡狡之輩目之以三
中識之以三變彼蓋欲自解而不能也黃豫章者賢
於二子矣乃至托於佛而爲讖以解夫豫章誠悔之
則胡不如伯龍之以古樂府識也吾故曰伯龍猶知有返古也

蘇長公外紀序

今天下以四姓目文章大家獨蘇公之作最爲便爽
而其所撰論策之類於時爲最近故操觚之士鮮不
習蘇公文者而唯黃之類於公不能無少挫然使天
下而有能盡四氏集者萬不得一也蘇公才甚高蓄

甚博而出之甚達而又甚易凡三氏之奇書於集而
蘇公之奇不盡於集故夫天下而有能盡蘇公奇者
億且不得一也公之所不盡韻而詞則溫韋藉壯舌
而諧謔則俳優遜雅筆而簡牘題署則黃豫章遜雋
淅戲而爲法書則顏平原李北海之難弟爲古木竹
石則文洋州之畏友逃而之佛則裴相國楊學士之
權那以是律三君子有一乎否也當蘇公之生存雖
荒州下邑兒童婦女莫不欲一識其面而其言之傳
益北幽朔而東三韓西達羌戎南過雞林馬人之界
而其禁絕之者乃在於廣廈細旃之上角而與之左

者談說經術道理之士亟竄而亟欲殺之者亦一時
材諝貴臣噫可惟也及公歿且久而廣廈細旃之上
其惡漸移而爲好學士大夫至於今慕說之不衰雖
然問其所以能盡公者則自論策之外無幾也吾所
以云億不得一也當吾之少壯時與于鱗習爲古文
辭其於四家殊不能相入晚而稍安之毋論蘇公文
即其詩最號爲雅變雜揉者雖不能爲吾式而亦足
爲吾用其感赴節義聰明之所溢散而爲風調才技
於于心將有當焉以故取公年譜及傳誌畧存之而
復蒐公之小言與諸家之評隲紀述瑣屑亦一一附

錄約爲十卷名之曰蘇長公外紀而置之山房之几
暇日抽一卷倣一觴其不賢於山腴海錯者幾希

皇甫百泉處府詩集序

百泉先生自弱冠而詩道成凡四十餘年而皆盡於
世廟之日則已有梓行者矣其自隆慶改元而爲甚
稽先生業已六十餘其名愈益重海內之欲得先生
言者愈益洎贄幣之刺旦暮溢於門一何其出滑捧
觚翰而擬其後若踵相接於道先生徐憑几或酒所
應之皆各得意去凡先生之微事寄指雖饕出不可
勝窮然靡不精切而雅當諸困先生以愿若韻者雖

曆至不可指數然不能得其一　瑕語所爲體五七言古近不一而皆不墮於開元大曆之後墮於是諸乞言之士復時時欲窺先生全而先生度無以應之始謀諸剞劂既成而授書於余俾爲穢秕之導余嘗謂古之刻精於言者當其少也強吾有涯之精神以求驕於未易造之地或借外遺之境而鑿吾不受琢之天以故往往不盡其本壽幸而得老矣智窮而無從取思氣耗而不能充吾志故其才又往往不待壽而盡自東西京而建安六季僅楊中散子雲顏光祿延之得過七袠而已然子雲逃而息於玄延之逃而息

於酒彼不悟其耆之翦而氣之耗始以雕蟲之技壯夫之所不爲而技人亦晚矣若文通之才竭孝貞之思嘗乃又其下者以先生視之獨不然當先生之伯仲季氏四邦而以文章名東南其前逝者且三十年近亦十餘年而先生獨歸然若魯靈光則其精神固專並未消也是六十年之中非有大故痰患未嘗一日廢書其入也若輸其出也若傾又烏能窮先生之智而耗其氣哉先生之所托於慶曆者謂　二聖號也今萬曆永永無疆而先生之詩方日升川盈而不已其卷袠當不可勝數余姑序而俟之

伐檀集序

余所善張將軍居平吶吶若不出口而其勸悍率挽強弓躍馬顧盼有憑陵廣武意至於命親知浮大白鯨吸牛飲飛不及停居然高陽酒人也酒後耳熱慷慨談說天下事或意有所不可白眼罵坐皆稍稍避去其人當不能爲詩意爲詩而得一二易水語髮立骨飛以附於燕趙之後止矣顧其所讀書必西京後而開元前其於格務歸於武德貞觀而稍稍柔之以齊梁之月露其語務出於不經人道算有璅璧而無完璞球此語之在天地人人能得之然亦人人耳相

剽若太倉粟陳陳相因矣汰而使之精創而使之新非有沈深劘刻之思未易致也今舉其所謂精者新者不以歸他人而歸之張將軍然乎否也嘵夫士固不可皮相也吾居恒推夫服胄珥貂者倒不能爲文語即有之而若沈始興之撥口曹竟陵之險步僞然之所發亦喻嚶幸中耳前僅一孟德後僅一處道光彩璵琨戈戟間若盤龍之正始風流不旋踵而以文敗矣今天下幸承平無事故張將軍不治兵而得以其間治詩第僅能以一詩人名張將軍而所謂勸悍挽強顧盼憑陵之態斂之乎伊吾囁嚅之地而已矣

然使張將軍而以一詩人名於天下後世彼固甘之何者彼睥睨於其傺舍而數從余於東海上不以余之侘傺齷齪而有倦心意者其有真嗜也詩凡六卷名之曰伐檀集盍以其齋故而纍淮二卷附焉將軍名元凱嘗督運爲千艘帥再掌衛篆其數起躓亦以詩故云

史記纂序

以棟既梓其史記評林而行之不佞爲敘之矣已又梓所謂史記纂者何也後之治太史公者有二家紀傳志表綱提曆列籍而成一代言者此未易治也纂

句摘字經緯錯綜精而成一家言者世固不乏也評林行而自館署以至郡邑學官毋不治太史公者矣廑者其猶褰裳而不遑遠數費鉅而不遑貿數編繁而不遑目數以棟有憂之是故敘而略於辭辭而寡於法者弗敢纂也所褒讃而非其精神之渙發者弗敢纂也所提指而非其關節眼骨照應放緊者弗敢纂也斯纂也令衿裾之士稍能習佔俾握鉛槧者獲一寓耳目焉不待類採而法爍然備矣機躍然若有入矣是故史記纂行而治太史公者固不必皆貫近有力也或謂以棟毋乃割裂乎哉曰不然是耶明氏之濫觴而真文忠氏之所合流也神於金者液而采其精以馭凡鉄皆鏐也精於酒者澄而取其毋以馭明水皆醪也此爲文之要則而以棟之所以惠天下士意也若夫籍而成一代言則有初梓之評林在

杏山續集序

蓋余持鄖節而所部內鄉有李先生云其人卓詭不倫人也門者前通謁稱鄉貢士而見之金緋煥然霜髮鶴骨稍與談扺千古業纚纚若貫珠已出其杏山集者而讀之五言古實逼上居然有建安康樂風七言歌行出入少陵太白近體所謂武庫兵甲森森刺

眼然其氣恒完而用事恒有餘間發一獨至語往往出意表余甚奇之未久謝去謁太嶽玄帝宮書來謂余攝衣上天柱眄望其西則峨眉稍北若二華其東所居王使君皆人間巨觀而先生爲歌詩凡數章語益奇居久之余解鄖節甫下均州而先生則已候於江岸矣酒所餘慨語不休尋病瞑痃且殆垂呼藥藥之酣猶謂病驟尚可以千里且吾老矣何能再見王使君語夜分始別其又番三載而吾鄉徐中丞入爲司寇還里先生附余書其又三月餘而先生復專使以書慰余因信信益感切用壯且盡篋其續稿而示

余則見贈懷寄之作皆在顧其屬辭益工使事益博智然若庖丁之奏騞又若駿馬馳於康莊之野而亡蹶蹄也夫以余之亡當於世晚而益翫贊顧先生有深合者而托之以不朽之事夫先生雖微余烏能不朽之若先生之集行而少有異同者其吾江左哉江左之氣激而清是以有累篇少累字中原之氣壯而樸是以有累字少累篇要之不以彼易此也先生嘗有官封稱大夫矣其猶曰鄉貢士者何也公車之用未竟而厭去之已又不能釋然且其意不欲以官封重而又何以鄉貢士重也故舍而題之曰杏山續集序

心賦序

心賦者何永明禪師壽老所著也梵語爲質多耶又爲波茶震丹語爲心佛之所謂覺此而已真心之外皆妄心也天竺古先生說法四十九年至竟無一法可說未覺則萬語不爲多覺則一字不爲少嗚呼是何壽老之言之多也夫亦爲學人地也當四十九年之說法一法而諸經異名諸學人者尋名而徇之則益遠矣壽老之爲此賦欲使古先生之所說無法而非心學人能覺此心則無心而非法其采摭若博而爲辭若詳然以反說約耳文而以韻者何古先生之爲教也多以梵音作哀慈響俾人從聞根而入道中國之爲學也始托文字而傳焉夫聞根之易於見根也壽老蓋知之矣故一切而攝之韻俾聽者精於入而誦者有味乎言之也夫此賦傳而學人之指妄爲真者吾知免矣其以識爲覺者則不能無隱憂云天下求佛於佛而馬祖示之曰即心即佛然又不免求佛於心而祖復破之曰非心非佛夫非心非佛之教大行而即心即佛者爲真得也嗚呼悟此而後可以讀壽老賦哉苟悟此而何所讀壽老賦哉普宣特

師註楞嚴使那吒入兜率印證之慈氏而後成書余[illegible]可印證者識之心而已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四十三

文部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序

少保張文毅公集序

張文毅公之舉進士南宮也爲第一人而其以選讀中秘書亦第一人天下之操觚屬文辭者爭趣其下風而公顧自力爲己學已稍稍顓析千古理亂之故已又旁及　國家禮樂章程賢者所識之大於一切秕文意茂如也度不得已而有所應則必內盡乎理

而外盡於事文成而無所益於世弗撰也其稍弗程於古亦弗撰也故公之文一出而自搢紳以至矜裾之士取飲者各獲飽以去好雌黃者亦杜吻而亡以難爲其能盡理事且程古也然而公未嘗一日而動於人之好舍而雕蟲之世貞猶記弱冠時爲公所舉士不能一再見亦未嘗敢驟進所業而公偶顧之曰是文也盍有物有則矣非而曹少年逞才地也則又嘆顧曰少年所欲爲者畀之日不給而何用雕蟲爲蓋公自念所居禁署領文史優游之職[redacted]人主端拱穆清不獲承顧問以發舒其志氣彼其恨吏道之

尚厖嗟武功之不競憂天寇之旁寄憫民生之多艱盡不能以須臾釋者居未幾大拜天下方拭目以觀公之所爲公亦奮然若有所爲者又未幾而公不祿矣且夫　天子於公非獨擬用也顓中秘書務與歸未竟業而編脩編脩僅踰歲而贊善贊善未及考而論德有騶揚之使則超諭德而學士有水鏡之思則超學士而少宰有心膂之寄則超南八坐而大拜度一時諸公未有能及之者然使而弗終命也其少年與大拜而皆抱於抒國秉者也其家徒而所日夜見困者乃弗雕蟲若也公竟以是邑邑然矣人耶天

耶公固爲爲己學遂於理性而惡其名不欲有所撰述乃至經緯裁成之志皆有所抱困而不盡故卒之其文而傳者其所不欲傳者也公剛毅饒大節風采偶隱公卿間有鑒裁不採勢其用雖不盡而後先再主公車試復再爲分試復再主南畿試一主武試一論吉士其人大有能竟公之志者庶幾哉古之所謂上臣亦何必及公身而盡之貞於公門下最少而又最不肖公集行於世三十年其子禮部君某托其寄成顏伻其重梓之而以屬敘於貞貞亦且老矣汨沒無所見方有愧於公之言而敢復用其雕蟲進耶雖

然尚能緣公之意以識之公集詩二卷文四卷其應制及箋表之類可十四天下急於得公之言而若此寥寥者公既不輕爲言而又性嚴冷多拒少可贄刺之幣望車門而逆卻者數矣此又不佞貞所尤愧也

山澤吟嘯集序

余守尚書刑部郎而同舍郎濟南李于鱗吳興吳峻伯天台王新甫輩相倡和爲詩而上海孫君元之蘇進士來肄事元之與余同鄉薦亡何得新淦令以行而余嘗有一言之贈是時朝士業相戒毋治詩治詩即害吏治余亡以難之而姑舉豳風之能以政爲詩

者勉元之而君自是再更令大邑高第入亦郎刑部而余出佐山東臬且罷歸元之之郎刑部未幾亦挂冠里居自是不相聞者二紀餘而余以事道上海過元之元之貌益升談說今古益熟然頗不及詩而問從一二友人所得元之篇章讀之未嘗不爽朗有致也今年初夏元之忽以書來持其五世父節軒父山澤吟嘯集凡六卷而請序於予而元之父如山公觀國吟集附焉蓋節軒公以諸生貢大廷爲第一敎授望州未幾拂衣歸生平好吟咏下筆輒脫而一時鄉先生如徐武功錢文通稍視公爲前輩張南安吳文定諸公則後之度其詩未有能勝公者然當公之世而未有一人能舉公之名與其詩如諸公何也毋亦公之於詩內足於實而亡所事名又內足於實而亡所事人耳目歟乃至脫屣祿位得一官亡幾而輒去之歷五世而若符契此其意可類想也雖然以元之之能表其官與自秘其詩不斲爲名如其祖而不忍終秘其祖之詩與名余不敢望武功諸公然少而能爲詩說以贈元之晚而能緣元之之意以序節軒公詩度幾猶賢乎哉若如山公者其前有節軒公以童美後而有元之以傳盛雖微詩吾知其不泯泯也故不適其請而聊序之如右

萬姓統譜序

先王因生而賜姓胙土命氏然則姓也者其統乎氏也者貴而始爲別乎乃楊用脩之釋書則引資東發論以爲五帝之世民無姓貴而爲官者始有姓百姓之平章所以別於黎民之於變也而說者又謂姓從生從女姓者女之適而別者也故曰姚曰嬀曰姒曰姬曰嬴曰嫗曰姞其左皆女也自命氏之說行而周之王族與諸侯之公族卿大夫之別子往往自爲姓而隋唐以先賢智者亦往往輕用其見而叛其源有

義而改者有音而改者有字而改者有合音與字而改者有慕古而改者有慮難而改者有因一事而改者夫其率然而爲改也即再易世非搢紳先生何知源其人之相戕賊也相爲禽亂也亦孰從而遏之甚矣今之昏於姓也别姓爲婚别源爲宗别祖爲族夫劉之望宜夥爲二十五王次之爲二十一張又次之爲十四李又次之爲十一然而不以異望而婚也其不相婚固也然而彭城不譜弘農瑯琊不譜太原清河不譜南陽趙郡不譜隴西各以其望而宗也宗也而小遠非譜通其始不族也族則近而别婚則遠而

嚴甚矣今之昏於姓也雖先王何加焉蓋自唐宋而來其譜姓卅應敗十家而吳興凌大夫始合而爲一其源别郡望條者臚列而諸能以姓顯者咸附焉凌大夫之言曰我非以眩靡也將使夫探源者油然而毋胥戕賊也介然而毋至爲禽亂也於世道將小補哉雖然孰是以稽古今之能顯者謂之姓史可也凌大夫名某壯而解郡紱歸而著書成一家言茲亦其卓然者

周易韻考序

治周易者自伊川氏之傳理紫陽氏之傳數而他注疏盡廢吾友張幼于獨能於二傳注疏之外援故發微而爲三易說業已行矣幼于復謂古卜筮之書未嘗不韻其爲繇者如懿氏之卜妻楚丘之卜子晉獻之卜姬秦徒父之卜戰而爲易者若晉史之筮成王東方翔管輅之射覆京房焦贛之條繇皆渢渢可誦何獨至於文周爲不然意者崇古而弗敢論歟將局方而弗能通歟或信札而不徵之舌與齒歟於是訂其韻之正者盡援他史籍而援其韻之古者與可叶者則文周之卦繇爻十九而吾夫子之彖象亦且得十之六名之曰周易韻考而屬序於余余則謂古

之通於詩者寧獨易也唯書辭亦然夫以堯舜禹之相稱受少者數言多者數十言又與孟援皋陶之類相訓戒皆有韻而竟以賡歌終之故樂記云歌者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夫鳥足謠詞與鳥獸虫魚之篆既繁苦不遑辨而耳提面命繇音聲入者易順也彼葛爾西竺之猶謂梵唄之響其化導深於經典而況易以道陰陽陰陽之用通於五音十二律而聖人之係言有不可諷可詠者耶世人名治易居恒守訓故爲文辭取仕宦其最上者談消息盈虛之理以自成其德凡二端盡之矣即所謂三易

說有不能半韋編何暇蒯考雖然余切惘切于之意而稍著其用世毋以玄之倒覆誚可也

華孟達集序

無錫有華孟達者一日而以書數百千言自通且贄其詩若文三卷曰今天下稱龍門者必以子夫龍門者其左右夾上造霄漢西來之流徑萬里而下束三級齒石成霜雪噴聲成雷霆倍尋之鯉一過之則神霆起於鬐鬣間　上帝饗之爵為應龍乃不佞之鯉則異是子幸而汰之乎吾將去而攻吾疵其又幸而姑誌之乎吾將去而益煉吾質以俟乎他日余既

異其言為之稍讀其書而中有與其宗人往復者亦類是云宗人而好慕為古文辭則從史為古文辭其欲梓行之則弗敢也曰吾且折衷於衡藝者遠而左馬莊屈蘧安李杜吾師之近而北地濟南吾儀之然毋若王子之當吾世也吾其從折衷矣余益異之乃為竟其詩若文詩體出入中古蹤長慶而擘永嘉清楚沖夷有悠然自賞之味文筆尤峻潔裁之則馴邕之小言也暢之則昌黎河東之順軌也乃尺牘蕭蕭乎人意表矣夫此孟達境也孟達之為識踰是境而三舍矣毋乃猶有待者才也其才僅及境矣毋乃猶有待者學也夫學者尤才者也才者趣識者也吾姑誌之而孟達姑聽之雖然孟達以吾言而信可也是亦且梓而行矣其所以行者何也將授人以彈射也昔者文信侯為呂覽布之咸陽市而榜其上曰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而人莫敢增損也其識者竊咲之矣異代子雲聞而詫曰惜不以我往將席卷其金以歸則又咲之其所以咲者何也為文信侯之挾詐而子雲之見事晚也今孟達居貧賤而名未即就不足以脅人之耳目而易其真天下而信之則真信也其猶有彈射者皆孟達不朽地也是何世之為孟達

龍門者眾也孟達亟稱有郁人文者其僅耶其龍門耶請質之而不以非則置弁焉

汪禹乂詩集序

禹乂之為兒時則家已稍稍給矣微俗貴賈封相率而謂禹乂是不善歸富乎哉禹乂咲曰吾不能餙冠劍連車騎以市游閒公子名夫士所以得行志者科第也於是下帷受書通經術為諸生廩學宮數試褎然有儁聲而至大比輒挫其伯氏又以貲故臧仲產禹乂歎曰吾安能坐而白首希博士選也且丈夫不死耳何至局促老一方與噲等伍遂廢著游太學其

試利否與諸生較禹父竟厭其業而爲詩度其餘歲幾何趣買先秦東西京建安六代開元大曆諸名家言讀之即寢與食息枕漱亡適而非諸名家者若真之師友相下上也其所爲詩一切憂喜悲樂可惟可愕有所感慨於中輒發之自禹父之爲諸生業而其俗已竊咲之已棄諸生已又棄太學生而被山人服而家益貧然時時手一編詩有所過從客車騎冠劍雍容甚都詫而問禹父曰胡以不謁吏部選人禹父咲曰吾山人也則又問禹父仲庭久積著不倍屣昔耶禹父舉其編曰吾庭盡是矣客亦咲去禹父之於

詩既能程則古昔不倍格而庀材取宏發專取其色聲稱矣意象愜矣其始質之陳六水先生不足而質之汪司馬先生乃又質之王子王子謂禹父去而曹之貴素封者其他往往能言詩夫隆萬之際王者之跡著而詩昌子之郡而有能言詩者則天下無不言詩者矣然天下之言詩者以位重而子之鄉言詩者以家重今子棄家而爲詩家日益輕詩日益重然則子非予之鄉人也於是乎其編爲之序而贈曰勉之哉子之庭盡是矣有千秋在

王世周詩集序

始余與世周之父沂州君游京師相善也世周甫踰毀而東經費師以故復與余弟敬美游敬美少長四五歲每所撰經生業出人並稱之以爲文考子安之流而後數歲世周忽來自燕中頗厭其業所得燕中諸生亦且棄之而稍稍出其詩大抵爽儁不爲凡語當是時沂州君老困簿牘間不肯歸余因已內奇世周而不能亡惜之爲詩一章以貽欲以呼沂州君而勉世周用其又數歲則沂州君久捐館矣世周益棄其經生業而詩詩益以進家日以益削顧其意殊不屑屑間有所遇坐客不識之即不復詎名氏即識之

而不能爲寒暄語竟色若不相關者遇酒食進杯七立盡徐徵之則喉吻間微囁嚅有聲蓋未嘗頃刻而廢湛精之思也世周固不欲示人以名人亦無從而名之而一日裒其詩凡千卷以求請益且庶幾一言之弁余讀之蓋彬彬乎具體矣小賦自梁苑鄴中來淵以月露亦自成家樂府尤長情事微擬之什翩翩抵掌小語冷雋足沁肺腑古選既不落節時時獨諧歌行尤自奇逸的然青蓮陸華七言律絕瀟灑超著將無五字小贋長城然當其得意亦錢劉之造也蓋莫廷韓張仲立之評畧備矣　明輿弘正嘉隆之

際作者林出而自北地濟南鋪正始外蛇珠崑玉莫盛於吳中而人自爲家語自爲格正變雲擾識者病之獨徐廸功昌穀以偏師奪幟前無衡壘𢦙主之盟其在世周乎哉其在世周乎哉夫以漢人目覩晃楊子雲名位肖貌謂其玄之不傳而況于世周人詎能余言信也雖然世周既不斷爲名余又不斷爲世周名重各志其所就而已敬美去世周成進士寀以通顯而其詩亦早就得吾序嘗以質之

攀柳全孤詩序

志金華者咸有胡廉一公云而廉一公者諱麒字德

仁其先自汴徙家金華之蘭溪父曰惟二公贅於劉遂家蘭溪當是時惟二公客死外而廉一公年僅十三有二弟曰鳳曰麟甫在齔廉一公少好讀書循循矩步而能不廢其儉勤以起產其奉母劉尤篤孝撫仲季以慈無何鳳夭死廉一公之念麟愈切爲娶婦僅期而𤸷日夜戢身湯藥間籲天以身代不獲請則又籲天曰先人有三子而仲夭無子已矣季復夭幸而其婦負遺腹且五月麒今幸有二子願減一子以成遺腹男苟延季一綫之息及期婦舉果男三月婦病乳癱復死廉一公爲大悲也已而歎曰毋無爲一

綫累乎謀之妻江媼曰吾兒次子雖在乳可他寄也季僅此一子奈何令寄乳江媼曰諾遂寄其次子隣母乳而江媼自乳季之子廉一公時時察江媼意不甚力廼詭語之曰若亦聞日者言乎是兒數當貴吾兩子所恐以家者也度江媼意稍動則又謂曰若聞木倒樹而生者乎曰不聞也廉一公曰吾欲以徵是兒貴爲擇日取柳條一倒樹之井傍地及春柳大茂乃咲謗江媼曰兒果不異日者言也江媼則益奉兒旦夕唯謹矣又久之而廉一公復舉二男子其少者曰榮號季以文章行誼稱翕又二百餘年而胡氏之指

可四萬餘其大宗爲廉一公後而麟之子亦得四之一其歷中外爲大僚者數人以名行見金華志者亦如之今上舍鄉邑庠可七十餘人雖天下之稱文獻族號貴富者其庶莫若胡氏矣故太保楊文襄公寔爲之詩及序而廉一公之耳孫前通守某復徵吾吳之能詩者詩而屬余敘之余竊聞夫古之舍其子而子兄弟之子者晉莫若鄧伯道而唐莫若元紫芝伯道之避兵也度其子不能與兄之子偕全繫之樹而去之夫不能兩全兼之可也胡至繫之樹此去於人情之外者也紫芝之兒子襁褓而喪其父母貧不能

貝乳媼乃躬自乳之數日湩流能食夫男子何以湩也此去於人理之外者也廉一公之爲邁雖稍易於二君子要之其能用仁術已蓋猶在理於情之間乎哉家之以不及親而罷妻伯道以誤及戚而罷妾遂偕以斬其後焉於賢者不能無責備乃若天之所以報廉一公其視二君子何太懸迥哉是又不可理執也余嘗爲其金華志序而通守君數從游甚勤故不辭而記其詩

何仁仲詩序

故少司寇何吉陽先生談道重嘉靖中其稱先生者

以道而次曰政事才其又次曰詩而先生之子仁仲獨能得先生詩而加工焉己卯秋仁仲乞余志先生神道碑明年夏四月仁仲陸走二千里報謁余藝堂已坐定出所著前後詩若干卷讀之卞之璧隋之珠庶幾其澤也沅之芷澧之蘭庶幾其芬且潔也九疑之領三湘之浸庶幾其磊落淼汗也仁仲乃曰業已梓矣敢藉先人之寵靈以祈子一言弁則又曰非欲速成也將以求益也其梓也將以受彈射也余謂仁仲子之求益不必我而其受彈射必在燕中夫燕中天下之才士藪也槖執政課持考功法而濕束士大夫亡不以音律諱者今且毋諱矣曩余與二三子稍講其業退而俗吏絏之若麗冊書條者今不以罪矣毋論操觚者生能談漢唐臺閣之雋頫而趣二李何徐矣布衣之豪舉能薄太初茂秦不爲矣雖然諸秩中謏聞少年驟得一致語則快而自謂長其目無古人不知合者古人所恒道而不合者古人所不屑道也淺不足以究二始乃驟而以格早作者學不足以窮三餘乃驟而以事疑作者思不足以入九淵乃驟而以踐邐窺作者此其人飄㴬淪墜之不暇何能彈射子夫爲子筴者如何精而求之有建安開元在雖

然反之心而已子能脩而文業乎進而求之有洙泗在雖然反之心而已後數年子道成以示吾吾更請爲序之

編注王司馬宮詞序

詩三百往往出於婦人女子而莫備於宮掖將以善則爲化始而惡則爲亂樞耶同也彼其求而爲關雎思而爲卷耳恒而爲螽斯變而爲栢舟以寓勸足矣副笄六珈而天而帝要不過容飾之靡極而至於有泚有茨上下禽聚此其視宋玉司馬所稱述何如也聖人乃采而編之曰風風者謂其可以風也又曰詩

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者史也史能及事不能遽及情詩而及事謂之詩史杜少陵氏是也然少陵氏蚤踈賤晚而廢棄寄食於西諸侯足跡不能抵京師所紀不過政令之寂寥與喪亂爭離之變而已獨王司馬建生於貞元之後以宗人分偶有所稔習於宮掖而紀其事得辭百首夫穆敬之濟淫毋論已以元和之成得志於藩鎮而有此以太和之銳不得志於宦豎而亦有此則大可歎也夫建其詞格吾所不能辨然於賦與差具二焉其語於憲文之間詳矣使夫子降格而采之其可以嗣國風者豈鮮也無錫顧玄暐深

於風人之旨者也少則待其世父太保公官京師時武玉旂聲欬天語然是時叩溫室之樹而不敢對晚讀建此詩而有會焉爲之注故毋論建之情事了無纖悉遺憾而旁引曲譬尚有溢於其表者亦何異劉孝標之於義慶耶玄暐之子某以示余余謂合而行之合而行之其以爲宮詞也其且以爲壼史也否歟然哉

白坪高先生詩集序

余爲郎時則聞白坪高先生嘉靖間名臣也而先生甫踰冠成進士雅已好爲詩先生之轍跡無所不歷其詩亦無所不偕然大要奪於官以故能窮其變不能使其變歸而入於自然而寂後謝豫方之左轄歸天下方彈指咄咤以未能究先生之用爲惜而先生內沾沾自喜以長有天地之日而竟其適於詩爲幸先生之所治詩外觸於境而內發於情不見題役不被格窘意至而舒意盡而止吾不知於變之窮否何如其能發而入於自然固鏡也王子曰余蓋從先生之子桐鄉令某受先生詩云先生蜀之內江人吾聞夫蜀玉壘包絡岷峨巫巴峻坂造天崇岡隱陽中闢兩江嶔崟碨硊之巖束之百折成險淵洑漬瀠縈

渦滑瀰稍緩而爲錦官岡珠璣英金沙銀礫之彩出爲其秀而人其又秀而文章若長卿子雲及近代用脩蕃曲著山水之態以成吊詭組綴之觀極矣千八百年中陳江寧以沖淡剤之次則眉山伯仲儼若平朴之迤邐烟雲之窕豔與平淵之汪洋淡沲含陰而就夷夫雕飾而存質氣以視相如子雲吾不知所先後也今夫以先生而角明之用脩疇不駭者然寧能以相如子雲而遂廢陳蘇哉先生時時能作少陵語然得之二家爲多晚節又似白香山若談儒理則言近而指遠寬然方之內談玄釋則膺立而味雋悠然

方之外自七十五而後吾所不知者年然知先生之詩未已也桐鄉令曰善請授梓而弁先生集

大業堂尺牘序

玉叔旣悉奉其家大人憲副公之著作而梓之矣旣而復梓其尺牘而以序屬不佞或謂不佞尺牘何以梓也旣卒業而歎曰難言哉不佞蓋知之矣往嘉靖間　國家北中虜南中倭封疆之臣不足以當上意至輟大司馬行邊以左司馬代署而公用材選自他曹郎調爲職方左司馬屏息而惟公之是聽諸邊臣自督撫而下至監司有所諮禀往往與赤棠白

羽借而公事箸而人應之當是時爲督撫者內倚公志而外稱貴於公公或婉言而導之聽或正辭而授之束其深慮苦心有移檄之所不能盡者不出赳武而若面論於萬里之外廼受筴而告成則又若響應然昔劉穆之朱齡石當軍國寄至塡委也日中即成報札穆之至百函齡石省可僅七十函而皆以爲快吾不知公於穆之如何視齡石將雁行矣雖然是二子者其當於宋公肺腑何如也公以一職方郎而處權相父子交鬭之見以其事機可而不可於父則危其父可而不可於子則危其父子可而不可於事機則危公所以委曲調劑者百端則又有尺牘之所不能盡者而往往筴紬而郄覽蓋僅以職方免而南量移鹵藏隨之矣公歸絕口不復言故時事而天下故有惜之者莫若方伯子良過而顏其堂曰大業志感也玉叔梓尺牘而堂係焉其亦以子良意也雖然天下之惜之謂不若不佞之知之也其他敘寘暄遺風雅以比於晉人之所謂長者亡所俟余言矣

項伯子詩集序

嘉靖間余該韜燕中而故人王揖元肅者亟稱項伯子賢而又能詩余時心識之亡何余罷歸而伯子始

跡選人得上林一官輒罷去余再起守吳興郡頗能物色伯子行誼往往如揖稱而伯子亦似知余者然輒自引匿去余解吳與後伯子時寓書欲訪余不果而竟死矣蓋項伯子之爲項於江南最著而其先有襄毅公者以器業功伐冠中外其子孫奮科甲門胄仕宦通顯不可屈指數而項氏之爲詩則自伯子始伯子業素饒有弟仲季伯子篤好書籍仲季亦好書籍仲成進士伯子獨不得進士季善積著起家伯子獨不善積著起家而又以好詩故大挫之然竟莫能問也廢子錢則飲食其母且盡繼以假貸廢室則徒

而居墓田之丙舍然後過輒應其能詩者詩不能詩者酒亦未嘗問罷耻也嘗伯子之爲詩二李之適未接以故亡泥格而獨能以其材之所近就境而發之大抵山林之辭澹廊廟之辭豐緣情之辭婉徵事之辭核吾不知於古何如去大曆長慶之間不遠矣伯子歿而其子某裒其詩即所署部曰市隱曰游燕曰墓廬凡若干卷屬余論之余因題曰項伯子詩集而叙以答其意某亦好爲詩功力不能如其父風氣當曰上王揖者任沂州上佐以歿其人與好客亦略相當詩不盡爾也有子曰伯獨而才余亦嘗叙其詩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四十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

漢書評林序

凌際叔於世無所嗜獨嗜書而所嗜書其最爲司馬子長次則班孟堅二史蓋不獨嗜之而又能精治之際叔之治子長史記悉取古今諸冊銘之所訓故揚榷以至進退其事者凡數十百家會而成書目之曰評林自史記評林成而學士大夫好其書者麇集於際叔之門際叔益自憙以史記之例例班史蓋又二年所而班史之評林亦成凡百十九卷請世貞之亦習之也歸而以書屬得一言標其首余既卒讀數曰孟堅亡後世其無史哉非無史也夫人而無能爲史也所以無能爲史者何夫孟堅之爲史也并書孟堅史也後元而前太史公共之矣始元而後叔皮共之矣志有十大家共之矣夫志固無論其它若紀傳或繁而損或略而益或因而裁或樸而潤微孟堅疇所折衷哉帝紀之雍容有度列傳之整潔瞻顯彬彬乎太史公雁行矣材不必太史公則或讓驅而有爭先

識不必太史公則或岐趍而生詆訶勢也凡爲班史者後先若而人而其始則服虔應劭鄭德明韋昭蘇林如淳晉灼蔡謨之流至唐顔師古而後精且備凡治班史者有三端其書僻而不易識若古文奇字轉借通用之類其事遠而不易證或非出一家一人是二者則必旁捜載籍以故之其義奥而不易通則必精思以訓之是故服應以至師古厥功首夫叙事有客主有本末有節族或伏或應或開或合有至法焉如杜當陽之於左氏則際叔專之爲能窺見後隱其次矣又次而上者探其日中者衡其篇下者攻其辭或出所疑信或出所非是揄揚之未已從而雌黄之此宋士之所創而明士之所長也取事屬辭以發其意而求備一家言此宋士之所長而明士之所傳也識者謂際叔必力芟之乃際叔弗力芟也將毋過而去之寧過而存之意也夫際叔其猶有厚道也談者謂西京之業獨班氏以東京嗣焉自是而還六季之搖筆舌操觚翰者其於史不能籍班氏之文文其史夫是故俚而衍辭而亡次其於文不能籍班氏之史史其文夫是故華而靡膚而不立蓋七百餘年而蒙氣蔚如也昌黎河東爲若必儀之於傳毛穎叔段大

尉見一二焉然以律順宗紀龍城録抑何爾沓不振哉宋士徒能托之言不能托之筆迨我明而彬彬有聞矣迺又有際叔者爲左提右挈超東京衆而頡頏於司馬班氏間可屈指覩也段令跡司馬氏而志古史記則建武以後存者猶辨班可考化與腐爲神奇夫孰能難之不然而感慨一代我高皇功德踰勝漢祖萬萬文獻即小未稱亦不下武宣叔季昔孟堅之所草創私史耳縣官弗忍寘於理而更褒借之給筆扎蘭臺進而爲公史今世號稱古文極治而金匱石室之副寧無一二流人間者有能纂齊其業以上接班氏亦奚不可余髮種種矣亡能爲際叔其族之勿令後世以明無人哉

合刻管子韓非子序

汝師之爲諸子於道好莊周列禦冠於術好管子韓非子謂其文辭亡論高妙而所結撰之大旨遠者出人意表而邇者能發人之所欲發於所不能發顧獨管子韓非子不甚行世即行而其傳者多遺脫謬誤讀之使人不勝乙往往不盡卷而廢之高閣於是悉其貲力後先購善本凡數十家丹鉛之用而後授梓梓成謂世貞曰子其序之世貞曰唯夫敬仲欲存糾

於齊不得故而縛於小白卒相之為天下萬世榮非子欲存韓於秦不得故而走秦卒受僇為天下後世咲夫見榮之與見咲於人也奚啻隔霄淵雖然是二君子者其始寧不欲出奇捐生以殉所事哉然而有有所不得不屈奇屈而生有所不得不愛愛生而欲有所自見則不得終避讎敵甘心焉而臣事之夫二君子者其所以愛生一也然而有相有僇者何也非不成霸形而桓公之霸心發則機合機合仲不得不重秦并天下之形成亡所事非而非以并天下說之欲勝其素所任之臣而自技功則機不合機不合非

不得不將夫皆唯輕而已秦之幸非非之利秦以不若虜非之利韓遠也今夫始皇者固暴佷嗜殺人也然其明智寧出齊桓下鮑子一薦仲而立相李斯一間非而立僇非二子之工於薦與間若是也勢也夫勢之所在則天也天不欲南澤楚北澤戎狄而饕食周故委仲於齊以為周屏翰天不欲碩果韓并五國弁而授之秦而轉授漢故聽非子之庚繼仰藥而不之恤夫鮑子者助天為福者也非能為福者也李斯者助天為虐者也非能為虐者也然則管子與非子材埒乎曰惡乎班夫管子者太公亞也太公所咄父子

曾亞辟其用國三分之二也而以當必渙之受管子之咄中人也其用國九分之一也而以當方勁之楚與戎狄然則太公伸而周王管子抑而齊霸周不太公不蔽王齊不管子不為霸固也不然而管子之書尚在其論四維辨心術亦寧無樅忌義欲之微旨一二乎哉孔子蓋深知之故慨然而歎曰如其仁如其仁世固未有不仁其德而仁其功者非子之所為言雖鑿鑿辨悍衡名實推見至隱而其伎殫於富強而已秦不用非不害為并天下以秦之守守之必亡用非可以并天下并天下而以秦之守守之無救亡夫

并天下之與亡俱等亦安所傳非子是故非子之於韓若不足而管子之於霸蓋有餘也然則文殊乎曰不殊也管子齊鉅卿也諸法語名蹟門人家老能筆之稷下之學士大夫能飾之其於文也辨而覈肆而典能為戰國始者也韓非子韓之疏屬公子也有所著述以發其蓄而鳴其不平其於文也峭而深奇而破的能以戰國終者也毋論吾洙泗家言以較儒之左準右繩差不類然何至擠名法家苛察繳繞錯若惠施公孫龍之汜濫詭辭哉其言各十餘萬而靡度不能無傳而小有益者要之非西京以後傳並也

吾故曰不殊也蓋管子之言後見汰於孟氏而極於宋韓子之言太史公若心喜之而列之老子傳唐以尊老子故析之宋以絀老子故復合之其析其合要非以爲韓非子也嗟夫儒至宋而裏矣彼其睥睨三代之後以末世無一可者而不能不心折於孔明乃孔明則自比於管子而勸後主讀韓非子之書何以故宋儒之所得淺而孔明之所得深故也宋以名舍之是故小遇遼小不振大遇金大不振孔明以實取之是故最僻之蜀與強魏角而恒踞其上嗟夫汝師之所爲合刻也其悠然而抱膝也毋乃有世思哉汝

師曰否吾嗜其文辭若薦二豢者以味薦而已矣

瑯琊法書摹跡集序

炎漢而後有世譜而不必世官以故宗閥之論小屈而江左差振焉然其盛無踰於王氏而王氏則無盛於吾琅琊琅琊之爲王自太保雎陵公兄弟以名德顯重且多令子而其勢尚不能出太原上江左之社稷承相始與公幾不屋而群從子姓竭起夾輔之是故琅琊重而太原始不能抗凡終始五代三百餘年冶衆樞衡之寄鮮復它適社有改而私門之戚如故以至書法一技耳然亦以是冠今古而北則司徒濬冲太尉裒甫以逮少司空子淵江左故創自丞相而妙窮於右軍大令所謂群從子姓後先臨池之儁不下四十人當是時太子詹事元禮有云崔氏雕龍不過父子兩三世耳未有七葉之中名德相繼人各有集如吾門者也信哉弇所謂七葉者前自始與而不及雎陵與雎陵之子後止身而不及少司空與司寇之文父侯咸明故稱七耳盡舉之則爲葉者蓋十一而傍出之寓公若魏司空宣簡公恭懿從子司空文宣公閎章司徒文獻公文舒而下不啻幾世千餘年而不肖所躬覩暗記者吾吳郡之王與姚江相望稱

稱自致其寒素以成膏華卬亡論名位於道術稅文若有能式廓一二獨臨池之業竟靡然而不振適吉仲氏及其嗣器微見箕裘筆札間不肖故慨然有感於前人因盡搜僕所秘宋搨定武淳化大清祕閣臨江諸帖令善摹者章藻華摹之凡十卷右軍獨得五卷又跡不甚隽絕而頗見馭通人者別一卷大令得二卷始與至元禮合一卷隋僧智永云是右軍裔人別一卷而右軍之爲真跡者一唐臨者二宋臨者一大令之爲真跡者一亦摹以附焉記茲寫歲通天中鳳閣鸞臺平章事石泉公嘗以藏侍太后而論八法

益及家世石泉公乃盡裒承相以至少司空手澤爲代者九爲人者二十八而上之太后更拓本留中禁而加飾其舊出法錦良玉以爲贉軸且命中書舍人崔融叙寳章集而歸之公當其時所以寵靈我瑯琊而侈大壓泄之盛若此今可考者僅九帋不皆不自暈乃竊取寳章之意而續之夫豈敢以零落殘敗之餘而唐突昭代之懿且使登石者必貞跡受摹者必皆定武淳化太淸之類摹者必名手吾猶以爲三轉而再非其故何況不渠盡然也然使後之人因僂孟而思孫叔接穎士而追鄱陽則尚可於隆摹徵之識

蓋周之子孫備祖廟而陳重器如大訓河圖之類皆與焉以表毋忘先世之手澤足書也不敢言手澤以存典刑可也

刻陳生注陰符道德經叙

陰符經舊傳黄帝與蚩尤戰不勝退而感九天玄女以太上道君所撰經賜之天下遂大定者百年而後仙去其書不知所繇顯而貞觀永徽之際已有虞褚石本至開元而李筌者托驪山老姥之旨爲之故而自是爲故者凡數十餘家若道德經則我猶龍公以周定王世將西度關爲令尹喜所挽而爲之著五千言其徒列禦寇莊生亦類能舉之然往往於本辭無當而至漢文帝時河上公爲之故而始大顯或曰河上公故譌也然自是諸爲故者幾三倍於陰符而往往俱未能盡究二聖人所以立言之旨凡二聖人之旨其勢若險而趨甚平辭若偏而旨甚完諸所曰私曰欲曰翕曰奪曰盜曰賊曰殺曰機以授拘方守文之士而目之彼必以爲大悖且欺我於是乎刺譏枇根之議與而二聖人之旨積鬱而不宣幸而有能言者方内得之則多歸之脩齊治平雖至於谷神玄牝雄雌黑白竅妙子毋之精微彼皆以爲粗而莫之究

其下者廖而富國強兵方外得之則盡歸之立命安身雖至於慈儉不先以允敵取天下亦强以爲精微其下者廖而采練吐納於是乎二聖人之旨雖若少示宣而實鬱余自家徙入觀之三日適自宅返而守者以一編見示云有道服而踞其形者髮且宜白矣曰爲我貽王子彼讀之必且物色我余讀而果異之則所注陰符經也使人物色之得之隆福招提丙舍與語而酒食之已復出其所注道德經且曰吾姑以印吾心而已今請印之子余爲一再讀則其辭殊雅馴不離軌時亦發諸家之所未發或淺或深若能剸

方之內外而調之者即所定章句亦不必盡因河上公李荃之舊或離或合要獨有犂然當心者余乃謂陳生子豈鍾士季耶而畏我以四本論擲我而亟去之生咲曰不然以我購子重者毋若以我之言購子重也遂別去且數月而生復來盡得其爲人則嘗應博士弟子員場屋聲且員而以口語失之既復避仇海上依棄削以居出入二家之學者十年而後書成余乃復謂生曰子於大道姑未論以子材而當開元時用老氏試士比六經則子褎然其選不然而從郭汾陽以陰符取武試子亦褎然其選今奈何坐困子

使老一黃冠耶生乃大咲曰不然吾以不用吾師教學禍以用吾師教幸而免雖然此其應世者也所以印之子欲得其度世者子柰何猶以方之內期我余無以對退而書其語

宋在明詩選序

余以丁卯伏闕識靖江朱在明公車間當是時在明少年俊儻負風檢家蓄小二史酒次能爲吳音以壓之甚驩也自是余雖强起家然曼講告而在明亦要躓以使事歸訪余東海上稍稍見其詩在明雖不恒爲詩然得一詩輒膾炙人口而最後自大官丞出內史

王國不得志拂衣歸會余亦解鄖山南節歸在明過益數已盡見其詩授余曰子且隱矣其爲我强序之在明材甚高氣甚暢其發而爲詩語甚秀調甚逸風之泠泠有餘響焉大要以自當一時之適不盡程古人然試以協諸古亡弗協也靖江介大江而邑其北則淮南諸城戍莽蒼豐厚其南走京口毗陵吳郡秀潤而麗妍西拒三峽九派之滙流東與大海潮汐相上下吐欲日月孕瓌産異在明居之爲國貴族其膂力足以雄田池弋釣之樂足以忘老少而任俠頗中年而謝之以與四境之外賢豪長者游又能究千載之

業著成一家言其亦可重也已或謂在明所蔚倡篇什甚富胡以寂寥若是則不然今天下才士大夫結埶而談埶者必趣唐而唐之篇什最富者獨少陵香山氏其次則李供奉元武昌而已彼極玄英靈之所載者人不過十餘首初盛四傑悉其蕞不能貴洛陽之紙而崔員外黃鶴樓揭亡和楊東川蘭亭語壓倒時英孫主簿云精騎三千足敵羸卒數萬是寧以多重哉今令在明與元白較五車或有所不暇以優游員外東川間軒然霞舉矣乃不佞謂在明既挂冠早優游無事宜益劇思極變以抵於不可涯之境不

然則一洗而盡空之相與證太上所謂可也余懸矣
所以叙子者止此矣

葉雪樵詩集序

無錫天下巖邑其文物足以襟領一世素封之美足
以跨州郡轃輪楫而不樂爲吟咏至嘉隆間而稍稍
有染指者布衣則僅吾雪樵子雪樵子之於吟咏葢
自天性然饑若借以食渴若借以酒寒若借以裘於
天下之事靡無以閡其好者雪樵子故貧自其工爲
詩而貧益甚所居巷僻窶其邑子莫能問之而他郡
之賢豪長者累足而跡得其處與定交窮日夜語乃

別去始稍稍聞邑子他巨豪聞聲豔之禮致雪樵子
虛左席以待雪樵子則據左席浮之白則白竟觴還
抗論今古名勝與經國不朽之業豪猝不知所對愧
而故狎之且用他語侵之雪樵子怒不受曰吠聲子
以皮面籠廼公耶拂衣起不顧雪樵子用是益困而
邑搢紳獨方伯秦梁御史胡孝二先生雅能知詩稍
稍客雪樵子相與備酬和秦先生至欲梓其詩以傳
而亡何二先生相繼卒雪樵子仰天嘆曰嗟乎吾豈
其鵂鶹哉而不祥人若是秦先生之子太學某謂雪
樵子父客也而故見嚴乃大出槖裝如襲時約梓成
而友人王穉登爲之叙累數百千言所以推轂雪樵
子甚殷辭甚侑而甚蟬綴不可了雪樵子顧意不懌
曰我何能而被王君之寵靈我若是即天下靡不趨
王君七寸管所謂揚之則天上抑之則地下不我厚
幸哉雖然即令如王君言青蓮少陵何以加也已謂
余子雖欲強我一言煥而無朽矣夫雪樵子生江左
頗盡能脫其靡靡冶柔之習而能務完其氣無錫故
不樂爲吟咏雪樵子亡師友劘切之力而能務背於
古調其氣完是以句工而不累篇其調諧是以篇工
而不累格宅得沈而收華得質而禦夫天下不難乎

才難乎才而無以劑之雪樵子殆知有所劑哉夫王
君言足重雪樵子而又重雪樵子乃爾余之言屢屢
尺寸間又不足以爲雪樵子重雪樵子胡取也將亦
取其劑而已矣雪樵子葉氏名某字茂長它行又詳
嫋余所及僅俠伉一端云

陳于韶先生臥雪樓摘稿序

明興談藝者毋論數十百家往往傳時爲格而獨盛
於嘉靖之季余爲郎燕京時頗得遊諸名雋間而諸
名雋獨盛於庚戌之對公車者若吳興徐子與武昌
吳明卿廣陵宗子相南海梁公實以氣誼相激昂還

往至窮昕夕亡間未幾而豫章余德甫銅梁張肖甫鄴上高伯宗吾郡徐子言亦闌入焉相與倘觴酒賦翰之政是六七君子不以余之不佞而收其似獨間中陳于韶先生僅一見而旋失之忽忽亦不記何狀其後于韶入為郎績諸君子盟鋒力之所至幾於狎主而余有使事東游宦海上不歸于韶之出緣兵事武林之勁烽彭蠡之狂嘯以一長檄埽之文士毋用之恥雪而余復遘家難蟄伏田野自余之謬見推補中外之則于韶不勝其萋菲棄江右節久矣夫余之與于韶毋論不敢當乃其跡若巧相避者今年辛巳

夏余以祁埽庵居再歲而賈舶之來自蜀者出于韶之書與帑書窮而卧雲閣之詩十卷見盡讀之乃詫而嘆曰咄嗟余之陋也生有陳于韶不能識危夫余今而後知余之幸也不然幾失于韶哉幾失于韶哉今天下之訛舉而談藝者靡不以開元大曆之後其要不能踰勝明明自弘正而還不能踰勝嘉靖之季即嘉靖之季數十百家盛矣然而的然名狎主者不指數也甚矣詩之難言也此何以故夫工事則徘寠而傷情工情則婉綽而傷氣氣暢則厲直而傷思思深則沈簡而傷態態勝則冶靡而傷骨護格者虞藻護藻者虞格當心者倍耳諧耳者悪心信乎其難兼矣雖然非詩之難所以兼之者難其所以難益難才也以于韶之為詩自古樂府至近體不下十餘無所不極則生平游歷感慨一寓之吟諷無所不達至其于前所云數端者亡所不兼孅天實縱之才益以岷峨川巴之秀少嗇其遇而豐以日此豈可以淺尠窺哉諸叙致于韶者往往取其家伯玉為擬其節識經緯差若畧相當然不過以閭黨宗姓之故而比之伯玉居其清于韶居其雄伯玉善用小于韶善用大類乎非偶已亡已則有蜀之寓公少陵氏在余既用于

韶請叙其詩竊謂余固得于韶晚然能盡讀其詩不為不幸于韶得余晚然余方有綺語戒爲于韶一破之三尺之側理七尺之不律奮而作延津合亦寧非幸哉于韶之于余不知所由得余得于韶則前所謂張余二甫者亦時及之

木竹居詩集序

大鴻臚麻城周先生以一編詩寓余山中曰吾聞夫能治詩者莫若子子爲我試言之請滌吾目而受削焉余方有筆研戒不獲已而誦誦而不能已則躍然嘆曰孅乎懿哉詩三百篇其最盛者大抵衣被文王

之化而江漢之間號爲南國於所得爲最深然野畯
紅女豈其能硠硠攻聲實而衝口之所發天下之至
規萃焉王者之迹熄而風斯下矣然詩而騷累而樂
府靡而建安之五言猶未盡廢其璞妖冶既于月露
儷偶嚴于四傑而後其璞雕璞雕而詩之爲用益廣
而體益不立間一二治經術談理性者視爲弁髦不
則藉詞達之說以文其陋二者交相擊而不相下令
夫周先生深於治經術談性理者也時有所吟咏以
寄其所不得已者耳固不假膚學刻葉之爲功與左
準右繩之爲範然而天才之溢出則居然大國之賦

寡思之獨造則突然偏師之勁忽驟而鞭風馭霆已
歛而慶雲祥飈不專門不泝蹊古所謂質有其文彬
彬君子者非耶豈南國文王之化二千五百年而猶
在江漢也耶先生爲名御史視學吾江左以直道忤
時貴浮沉外服者久之而稍進用以至九列通顯矣
然猶署其編曰水竹居示不忘隱也它文及疏草若
干卷別行世

胡元瑞綠蘿館詩集序

自余結髮而好言詩所與海內豪儁游亡不以詩進
者犬馬齒日益稍見所論著則諸豪後自喜行其詩
少不以序請者余之不能工爲佞不能使人人極意
以爲艱而思謝去之幾且焚筆研而最後乃爲胡元
瑞序綠蘿館詩元瑞之爲言曰子所可必者一所大
可恨者與我所不子負者各二子甚幸哉而我薦其
敝帚以希一言之華袞則可必子許我而即寵施我
即子一旦不可知大可恨我雖晩雖幸友子而不終
子之惠使後世疑其異時不稱當大可恨即子過許
我而我竭蹷步武以求踐子之許不予負有所弹射
而我惕焉以子爲鑑錫不子負子以爲吳若余乃詔
元瑞毋刺促請息焉而爲若叙余之得元瑞於余仲

者半歲所而元瑞進其詩余覩之未嘗不三擊節歎
也天不靳人以材而人顧取其凡若氣之流行亡所
擇而取其濁者與弱偎者古人不秘格於後人而取
其下中者天又不秘其聲色以供吾詩而聲取其蠅
哇者色取其黝霧者象日吾接吾汰其精而英者情
自吾發吾不裹其肺腑者以是而治詩以是而號於
人曰吾善詩吾善詩者何也元瑞材高而氣充象先
意副情必法暢歌之而聲中宮商而微金石攬之而
色薄星漢而攟雲霞以比於開元大曆之格亡弗合
也余嘗語余仲諸前我而作者涵洪併纖與亭毒並

吾故推獻吉然不能諱其滓絶塵行空靡雲爛兮吾故推昌穀然不能諱其輕鳴彎珮瑣萬象咳唾吾故推仲默然不能諱其孱刻羽雕葉合陳而新吾故推子業然不能諱其促鞭風馭霆以險爲絶吾故推子相然不能諱其踈融而超之于鱗庶幾哉然猶時時見孤詣焉後我而作者其在此子矣夫其在此子夫夫以今證之抑何左契不爽也古已而有子規者在昔鞠傳之稱田光曰智深而勇沈不深不玄不沉不堅入之沈深出之自然完之粹然如大鈞雕物而不見工如良玉夜輝而泯其痕斯三百篇西京建安之

懿乎是集也其始基之矣而猶未也子之邦君有喻子者其問梓焉而以不佞言贊之

徐魯庵先生湖上集序

昔周之衰而文日盛其盛之極幾於揜質然非必有淫冶蕩性之詞與奇衺頗堅不根之論老子猶思友之曰大丈夫處其實不居其華吾夫子亦持之曰文莫吾猶人也而逡巡焉異於躬行君子之後而徵其不可逮夫文者經世大業而不朽盛事豈曰以其小而弄髦之彼小夫世之所爲文而文者不究其所繇來而又不底其終之用以苟就其一切之造而已則

豈唯老子之矯在過其正以吾夫子將有不能忍於耳目者今天下號爲治平無事不衰周若其民厭干戈之業而稱詩書委蛇揖讓於尊俎衿裾間餘二百年而文亦因之其文之盛稍舒而爲色澤則必採六雄援先秦據東西京而裒其要領徐而調五音則又祖命騷稱揚馬友於建安黃初之儁庶息頹謝又東而加偶然必敓而歸乎開元大曆之藪其又佚而出之牽聯淪胥川瀉之爲響而任沈溫邢之爲組然且嘵嘵焉曰吾寧有餘三寸毫而不就墨吾不爲宋氏也討天下之所爲盛者毋如嘉隆間嘉隆之所爲盛毋

如江左江左毋如吾吳郡而郡之巖邑曰吳江吳江之儁曰徐魯庵公公成進士讀中秘書出補夕拜司諫諍於嘉靖之季不二載輙謝去退而畊吳江之埜天下豔於公之名而竊意其所撰著必有當於其所謂盛者而公獨不然公生而亡它嗜顧獨嗜書於書嗜六經子史而尤邃於易及三禮諸聖賢精神心術之微公皆爲能探隱破的而後筆之於書書成而近邑之衿裾少年或不能盡好之然必不以其一日之好而易吾守公爲人恂恂長者其出處多避少進寬然置其身於不爭之地而善藏之然間有所持論則

必務於信其見而不諧俗如表識而質朱均立統而
屈趙宋辨王正而歸周曆標吳祀而絀范蠡即令湯
禹之徒操尉牘自謂推見至隱讀公辭而有不吐舌
歛手者哉不然以公之避跡謂孤稍且忘世者迺其
敘論鄖道江左徭役抑何忠厚懇至而達國體也且
夫公非不能華非惡夫華而力去之唯欲究夫文所
繇而底其終之用而已蓋嘉隆之後曰萬曆諸大臣
用事者固憂其盛之極足以醇衰而數見於公車之
詔曰草木毋槳吾所責士大夫於明理適用而已然
則公雖殺不獲盡伸其言要必有合哉如荀以吾郡

之所謂盛於嘉隆間則已矣無所事公與吾敘矣公
諱師曾字[redacted]其殁也郡之父老諸生舉而祀之學
宮

俞仲蔚先生集序

余以嘉靖癸丑有灘揚識而授俞先生詩與定交後
三歲丙辰而有三輔識爲稍梓俞先生詩以行而敘
之其又二十有四歲而爲　今上之庚辰俞先生
老病死而余以哭哀之已又志其葬又明年而郡丞
劉君某謀盡梓其詩文而授鏇爲歙人程汝義者爲
纂纏之而屬余敘夫余所揚隲俞先生雖後先殊其

大致謂詩五言古能步趨建安以下迨齊梁錯而不
詩格七言歌辭翩翩自肆或深或淺不名一家獨近
體爲小巍而絕句時自會心文主東京語間入晉宋
旨不必雋而骨在韓不必麗而質勝其於泉石最諧
本色毋亦布衣之亦幟乎哉自余之語出而俞先生
論稍稍定獨其於隱雖天下之人慕悅之而未有能
名其格者夫上隱生而挫聲跡勤攻苦自放於鹿麋
之外樵父牧豎能狎而不能敬賢達之士可意想而
不可蹤跡乃俞先生故搢紳子少亦嘗事博士經數
奇而後棄之觔力柔懶善頭風病耕不能爲鹿門德

公傭不能爲杲橋伯通游不能爲禽慶向子平而棄
叢寄一廛於十室之邑居恒自謂吾不徇人亦不
避人吾不厭世亦不侮世吾不以名就名亦不以匿
名鈎名如是而已夫俞先生以善病故其足不能出
百里外雖然縱不能游五嶽不賢於游五侯乎哉且
夫隱至俞先生亦足矣何至必欲併跡而滅之然後
稱上隱或謂俞先生集所酬贈多宦路顯者此事獨
余識之蓋余以詩定俞先生交而所善吳興徐子與
梁子與於游道廣天下自是稾說俞先生爭欲得俞
先生言俞先生無所拒然亦無援納既久而千施之

大夫有造俞先生者俞先生無所拒然亦無所報謝俞先生少貧所食恒半菽至或併日炊然一介無所取晚節聲轉重人或以誼餉者亦不為飾詞然大不能至束帛小或弃器食而已昔許玄度卧永興南幽穴而致四方諸侯之遺人或以箕山人誚之頗謂箧篚苞苴輕於天下之寶為解傳奇者亦毋用是而厭其樓逸此何足軒輊俞先生哉葢俞先生去諸生即為貧賤高士如于人以寓其微指而所操論獨不甚郭林宗以捨巳而就天下之好布衣而傚大司徒之束亡當要之俞先生雖不竟自附於隱道庶幾能持衡者故因程氏請及之以俟傳文苑隱逸者折衷焉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四十五

文部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序

壬午江南武舉序齒錄後叙

萬曆壬午秋御史借兵使者合吾吳雲間晉陵京口四郡勒射決策之士若而人三試之而吾州之裒然其魁者徐某氏請曾如諸生郡試有錄不獲請則又合而以其齒併及爵里世系請於兵使者旋以兵使者指間序於不佞世貞不佞謂徐某氏爾來前御史借兵使者謂御曹宏材將以爲之　天子采爾謀實爾武未錄所獻于銛鋒之矛唯敵是仇唯少年是求而何所論齒爲呼吸之際被羽先登介而衡衝爭者得之而又何所用讓爲徐某氏曰然歟否否予獨不聞於晉文公乎文公名盟主也𣊬趙名謀士也其治兵而欲納王也察於衆而亡所不中奏焉而猶未用也及其少長有禮也而後用之夫少長有禮此何與於一戰而文公汲汲焉先之以風勵遠邇是故剛而無禮之子玉鋒乍接而盡靡迨其沒也世世用其餘教以主齊盟故飲至論功之際士燮讓於書讓於

舉帥受賑之墳原季以謀主讓而自居其七上句以
中軍之佐謂伯游長而讓之雖以欒黶之汰而兩不
敢爲伎迨夫子孫之衰而廉將軍欲以其趙武而先
藺大夫然藺大夫卒能以一言下之而交爲讓也寧
與夫祖能所稱王將軍老矣李將軍果勢壯往可用
也竟之絳荆王者疇歟夫棄禮讓尚首功貴少賤老
此亡秦之續而隣於逃者也吾弗取也不佞亡以應
曰爾言辨請拭目而竢爾曹異日緩急推轂則長者
效謙小者效力矣迨及接則少者推鋒長者持重行
賞登位則長者稱老不任少者推未更事雍容齒讓
之風洋溢介胄貂蟬間寧獨衿紳之儁已哉且夫寧
獨晉居吳之先周文身雖結地也而泰伯定以讓君
之祭牀僚光之相禪百戰爲國而季子復遂延以讓
處其間而莫之害也信哉若爾曹言齒讓之不可已
也蓋徐某氏之父曰寧陽令君嘗與先司馬爲諸生
文社而某歸田日不佞又數奉杯酒周還庶幾世講
焉其錄序齒也亦將以脩世講也故不能辭而爲之
敘于末簡

報慶紀行小序

漢有兩司馬者皆嘗官侍從奉文史之職其一游江
淮會稽探禹穴浮沅湘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郊最後
而有蜀役其一即自蜀西南通夜郎定邛筰冉駹斯
揄地而皆能以山川之勝助發其文章高名蔽天壤
第當其時未聞有一言以紀其所謂勝者至錢唐之
宋而范致能陸務觀輩始有紀行之文而其辭又多
猥雜不稱余固慨歎其不相當今者乃得信陽王太
史所著撰則諸經行覽眺離合宴酬土風名勝若燦
指掌幸而不爲兩司馬所先不落第二義其視致能
務觀彼不亦瞠乎後哉抑當　武帝時天下方疲於
誅討而司馬所使蜀則皆以兵革行有廢食所不能
甘者安暇滌研泚筆以從事著述若范陸之世其使
北則界淮爲華夏其適楚則畫江爲南北藉令滌研
泚筆而從事著述氣亦先筆研而索所云猥雜不稱
者宜也夫王太史離疏而侍　王上備法從者十餘
年以　皇子大廈輟經幄史筆而將命於二藩國
藩國之　賢王擁篲而迎築宮以居舟車萬里無毫
髮干陬之警以勞頳色又獲便道梓里稱觴太夫人
前其爲熙世儒際視昔人不啻勝萬萬也以故感概
牢惓之旨紬而和平爾雅之音伸使天下後世誦之
有躍然而思遭其時者在此紀哉太史既渡江訪余

弇中余時尚能芼麥雪桃爲東道主今轉徙而之蕭野不能矣然而有一丸墨足濡潦倒數言以序太史紀過此亦不能矣太史毋更溷我

曾子清孫武子注疏序

三代而下能得兵理者莫過於孔老氏孔子之繫易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又曰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老子則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憺爲上又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又曰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蓋亦精微之致

說其次則莫若孫武其言曰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拔人之城而非攻又曰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若孫武者庶幾能得兵理者也自是而後雖強如項籍勇如韓白以稱知兵事可耳得兵理則未也諸爲孫武而訓故之者凡十餘家言夫以強如項籍勇如韓白尚不敢以得兵理歸之而是十餘家者爲能得兵之理乎哉夫是十餘家者得兵之談而不得其所以談其所以談則理也友人曾子清氏少遊諸生讀書商城山中業成且奉

公車而中厭之曰此雖與文士用耳已跨鐵裲襠馳生馬駒左右發三石弧七尺之劒五步不留行復厭之曰一人敵耳丈夫當學萬人敵於是悉習古兵法當是時　天子方有事島夷大將軍幕府賢子清氏而辟之慷慨長揖釋衿紳而襲韋跗注一見取金紫再見取偏將軍印數困賊於內鋭之暴嗔而徼取之有功當封者數矣而見中忌者羅文網數上書自明乃得解仍以偏將軍待次自子清氏之待次而名用才者往往禮致之稍與深談則大詫曰與共事必且踞吾上是必坐而使我我亦安能乎過俟之綏而

投夫夫子清氏度於不見用復歸商城山中益旁通內典前三歲余臥弇州園子清氏掖囊來訪因相與劇談西竺古先生之教與菩提達磨之心旨縱橫譚起不可窮以爲眞遺世者數日而後得其旨蓋未嘗一食不在兵也余乃起謝之曰余憎而髮者耳無定水以息君火而揚尼連之瘵佐之有所不能乃舍去今年余已從恬憺觀子清氏復來謁其談西竺益精而間出一編所謂孫武注疏者示余曰強爲我讀之讀之則掩卷謂曰子柰何傫我夫我旦暮人灰槁之不卹而柰何起我壯心而誘之傫也雖然吾嚮以爲

孫武得兵理者也吾不敢謂公得兵理將以爲勝項籍韓白吾敢以公得孫武理者也世之有用子而執此以往以安天下可也不然而子之注疏行而有用以安天下後世亦可也子爲子之事吾爲吾之事而已矣坐有短子清氏者曰及閫之用偏將軍而不出一筴剪滅此寇而後朝食又不出一筴以先文冈而難之豈其時用未熟耶將今者空言也余不應已而曰吾且爲子言孫武孫武之書顯於王闔閭未幾而用之以覆郢功固班班史籍也然胡以再詘於秦数而不知師之老又不知挾奇以取勝何也檇李之役

又胡以委王闔閭於越也夫郢之役王闔閭狃勝而驕子胥遂忿而致檇李之役王闔閭輕越而自恃強其於孫武蓋用之而不盡用者也夫以用之而不盡用則武且見屈而况子清氏或又曰孫武固言之無智名無勇功子清氏柰何有之也余後不應

馮祐山先生集序

余十八爲州諸生事故府主馮公與公之子今恭政敏功生同歲公每試諸生經義時時甲乙因相得甚懽當是時公以名諫官舉職出外數更大州邑有循吏聲而姿貌偉秀談說慷慨即見者靡不以三事期公而公性特高朗不耐俛仰事上官僅以再轉以去公之去歸其鄉平湖距余家不三百里而近間使行再見之辭公別墅山池而別最後余解鄖節過公公得叅政封然已病獨出而執余手謂曰後會之不能再將柰我何意若有屬者而亡何公竟以壽考終既葬而始從叅政所得公所著集若干卷卒業焉乃歎曰世之不能知公若此哉毋論世不能知即余不佞知之然亦不能盡公而今而後乃爲能盡公也始余謝諸生學即喜爲古文辭與一二友生信眉談說西京建安業以爲後世亡當者今操觚之士亦往往能

舉之大較有二端柔曼瑰靡之辭勝則見以爲才情然其弊使人膚立而不振感慨揚厲之辭勝則見以爲風骨然其弊使人氣溢而多競此二者驟而畧讀之以爲非治世音不可然所以爲治世者不在也公之所撰若文若詩於格固亡論余得竊窺一二若觸邪之簡峭直深覈何異劉子政蔡中郎籌事諸劄皙幾中度庶幾陸敬輿蘇眉山敘記志傳蘊籍疏暢得之廬陵爲多詩古近體溫厚爾雅渢渢錢左司劉隨州遺響要而歸之尼父之一言曰辭達而已矣今讀者讀而三復之而求其所謂非治世音不可得也曰

者大宗伯亟爲上言欲大正文體而嶺表第士至甚口而詆訶操觚之徒以爲鉤棘僻塞則胡爲陽左而陰右之其身於鉤棘僻塞抑甚焉曷不取公集尊顯之布之功令其於回風而嚮治必有當也夫佹盡者幾得之而猶小有未竟之稱也公有訏然笑可以伯屈而僅康其家有容成術可以長世屈而僅以却疾吾故嘗聞之人卒卒不能叩公所以稱佹盡也公之卒其鄉人祠而記於鄉所蒞州邑人祠而祀於州邑叅政又不勝其思而爲之標本而光大之非一茲集行世固有盡知公者云所事余矣

方鴻臚息機堂詩集序

余自甲戌識方先生於燕中而先生已有名文章會其郎考功核百揆名實余不敢以雕虫之技進已而內相慕也郎襄之役則再損書致殷勤焉而余尋罷歸里先生轉選部提衡公平不能得執政意既遷佐容臺而言者一尋竄中之先生即謝去卧隆中者幾十年所而強起拜大鴻臚分司建業始以其所著息機堂集使使授余請一言之弁謂毋儉雌黃庶得受而加削余不敏伏讀先生所爲詩若五七言古體雖不爲繁富亦不孜孜求工於效顰抵掌之似大較氣完而辭暢出之自才止之自格人不得以大曆而後名之至於近體鏗然其響蒼然其色不揚而高不抑而沈固中原之所鍾靈而盛世之響也先生南陽人也其北曰洛東曰汝南蓋皆處犧公旦之所指以爲天地中者而南陽綰其間山川之秀若丹霞大胡列仙之轍桐栢造天淮水其下以成四瀆人才之盛則有若吳鄧岑賈卓張德之流以武略政術佐英主成戡定撫塡之功而其後代以不乏若張睢陽之爲節昭乎揭白日麗層霄焉顧獨於文士不數數蓄僅一張平子岑嘉州而已豈一時諸賢顓於功名之盛

足不朽而無所事餙槃耶將天地之美靈未盡發而猶有待耶今天下名爲極治平雖不蘢推轂文士亦不至詩書禁矣以天地之中美靈鍾之先生其有以掟承之哉去先生邑而近者大梁李獻吉高子業信陽何仲默錚錚矣先生毋但已也毋論它結撰詩於古必融而趣建安於近必汰而衷王杜踈是而上之含筏而問風雅之津何難哉余老矣內愧所謂雕虫者且棄去矣必欲弁余言請質於先生之鄉張助甫以爲何如

徐天目先生集序

徐天目先生者故江西左使中行也家居天目山之陽因自號天目山人云先生卒豫章時其遺稿多散佚而吾弟徵美走治喪事鳩之僅得十之六以屬其門人郭造卿益三載而始致自造卿所張司馬肖甫時塡漸爲梓行之先生之從子詠蕢謂知先生毋若不佞宜有序不佞故已憐筆研且聞之策諸生者云天下盖有文章之士咿吻而談先秦揣韻而甲大曆一操染則謂千古盛事一語稍合則謂盛均以來此秘未覩意味偶同則嘵嘵然而謂努力中原鞭弭當世始而倡之者一二人旣而和者數十人又其後人

人能矣其言人人能者矣然竟以是獲時趣人以謝不佞若豈其一二人人耶不佞老忽忘前語于鱗或有之然此一二人自于鱗外不先生當亦不佞于鱗發先生今又歿而不佞復序先生集亡論即不能爲先生重世用是見訾詆卽序之而曙信之詠蕢曰不然徵夫人而知家先生者不加益也徵夫人而不知家先生者亦不加益也毋論家先生倡弟吾子倡而家先生和誰曰不可且吾子之善家先生天下莫不知柰何以一時嫌而避弃其生平不佞無以應乃謂詠蕢何佞余言子之家先生摧文辭而裒者無適何

信陽碑其大畧曰鄙人之言何知文士往往鮮行遂以槩天下賢者謂不得與節義齒則援曾歎之士之經綸兩儀彌綸三極其次慨展鴻猷潤色洪業又次則時政得失主文譎諫勸戒所由昭焉節義其一支耳何言不得齒也則彼所稱士之能文譬之農服耕工之質易其本業者抑何重輕縣殊也夫先生雖要於重文事至乃高自矜詡黨同伐異相持撼而不能相下如彼所稱斷斷乎無之不佞與先生友三十年生平無移市色不作仰天眼畢巽自牧沆受容衆親仁煦煦其所遘苟一能操染卽傾心事之不必均行

也得一當心語卽激賞而進之不必盡同調也已有所結撰出而合乎古卽撤然曰吾尚未敢當統御雅而古人所未經道更自疑曰得無離乎盃繩之二子以故先生於文章有實勝而無名高今其集具在諸詩咸發情止性喻象比意或淸而和或沈而雄緩態促節變化種種然以引於左準右繩無弗合也持論之文辨而不激叙事之文峭而能潔發意之文暢而歸典不知於西京何如東京而下當無復有賢於先生者且夫靈均不爲近體而先生與于鱗不爲騷則終始不相覩已何言未也夫餖飣古文奇字期駭目

詞心而止以此苛責于鱗或有之先生集具在籍令
坦腹而受彈射焉在中的嗟乎如此而又何難倡焉
先生為文名家餘三十年然天下信其人不以忌故
而廢其稱長者殁之日不能調棺殮其鄉人哭於鄉
所後先治吏民哭於其地客被一顧盻者趣而赴哭
於喪咸若一則文士鮮行所三歎於信陽氏者先生
深旨哉語有之與嫱為鬬孰知其故今夫驕貴者有
所蔪撤示舍而傅絳灌之樸以自植趣好者增樹牙
頰肆言而挫相形之敵以示親此故也夫安能不一
辯雖然先生之茲集行天下後世要必有皎然者道
並行而不相悖何為乎言哉余贅矣余乃贅矣

張伯起集序

張伯起者吳人也少於余一歲始余為郎奉使歸吳
里中而伯起名籍甚吳人於古今文辭推王文恪
公於詩推徐迪功於書推祝京兆文待詔一旦以屬
之伯起待詔時猶老壽無恙每伯起一造門輒倒屣
出延把臂促膝盡爾汝之分且復自歎以得尚伯起
晚余所善彭年孔嘉每謂余不恨伯起不識公恨公
不識伯起然余卒卒竟無繇識之而又數年乃始定
交已相得懽甚伯起伯起才不能盡發而為樂府新
聲天下之愛伯起新聲甚於古文辭伯起亦然不屑
也其所應時制自諸生升太學上舍屢試輒甲然僅
用以得京兆薦至公車輒報罷則毋不稱伯起之才
而歎其屈伯起復夷然不屑也獨於古文辭有所構
結則鉛工諸岳牧令長上事從罷不得伯起言無以
榮父不得伯起言無以子兄不得伯起言無以弟吉
凶慶吊不得伯起言無以參其事以是伯起之構結
日益繁而其術亦日以廣人或謂伯起材何所不際
能騁其麗靡則可以蹈籍六季而鼓吹三都騁其辯
可以走儀秦役犀首騁其吊詭則可以與莊列鄒慎

且賓禾高者酹月露下者亦不失雕飾烟花而余何
拘拘此繩墨為伯起應曰吾不知也吾發於吾情而
止於性發於意而止於調及之我而快責之古而合
以為如是足耳且夫辭達者孔父之訓也一經一緯
宛然理矣而加組焉弗敢為也一宮一商悠然音矣
而加繁焉弗敢為也此伯起說也識者謂伯起非才
之難有才而不求盡之難非名之難不巧為弋以獵
名之難余亦云云屬者歲之庚辰伯起復當應公車
辭念太夫人老不肯行曰余何以一第而易吾菽水
自足邪掃閣去扶侍之暇往往收視反聽以求靜中

之端倪而於玄牝橐籥之旨亦若有通會者將余名
為弁家言所得聞而甚奇之乃一日盡裒其所撰若
干卷謂余必斬片言以惠我身後余竊怪伯起何以
有此嗟夫魏文帝雄主也威無所不加貴富無所不
極而獨慨然於文章之一端曰經世大業不朽盛事
豈儒從而笑之此未可笑也必恃理而不朽安能續
六經哉且夫出世之不得則思所以壽世亦恒也余
姑書此以答伯起或曰子自解子嘲耳子不能如君
苗焚筆研伯起且怪子矣

兵車心見序

嘉靖之季天下北勁虜南勁倭所游大人多好言兵
而所見毋如戚少保俞都督者其人皆要拜大將有
侵舡功而極言車戰之利且恨不得一當虜余時已
以難也退而思之終不敢自信以為平沙大鹵行則
偏箱止則武剛以戰以守其利則然然且有陳濤斜
卒不幸而遘包原險阻左箐右阬進迫井陘退籍陰
陵我何以是然二將軍名將也而豈欺我今年春故
人子王元周以一編書寄我曰此為揚郡丘大夫著
其編名兵車心見始不佞妄意二將軍庖語耳幾晷
弗視久之徐讀而得其說乃駭曰此非車也盾也盾
者諸戰器之一器也何以得言車非車而援車之利
也車之體方而其用偏盾之體圓而其用廣援車之
利去車之害強而被之名曰車車固所不能盡也今
夫我以偏師而當大敵敵四嚮而攻我我騎植而應
之前茅慮無中權外勁翼以強弩矢道同的我面面
車也被羽先登超險陷堅枉弓之所間加伏刃之所
卒發不能以毫髮損我我人人車也騰飛黃而上之
駛馳電突無事胄鐵而免闌人之詠騎亦車也輕刃
凌波深入敵艘焚積稅舍不藉樓櫓而扞矢石舟亦
車也夫是以名兵車也雖然貴善用之不善用則終

始一盾而已矣丘大夫之所精者體也其所神者用
也百煉之鐵既輕且堅中為連鐍分合無際此體也
鋒刃炎礮無不透藝矛槊刀劍犀利肉好體之餘也
然極五行偃月龍蟠變化闔闢倏忽萬態攻誤敵守
守誤敵攻此用也丘大夫能工言之夫是以名心見
也夫心見者獨創之謂也丘大夫嘗自說神授矣何
以稱心心非先物也神之舍也神非自外至也心之
精所凝注也是書成自之神授可也即獨創可也或
謂令 皇上神聖匈奴解辮委贄越裳蠲慎重譯而
來朝即五兵可以臥武庫丘大夫方有循吏聲於淮

南胡不委蛇廟廊以收潁川褒德封而馬用是判劇喜事爲則不然軒轅不以蚩尤之僇而焚虎鈐太公不以殷紂之剪而廢六韜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丘大夫所以需衣袽戒不虞意也或又曰子之言美矣愼毋使我擊唾壺唾壺缺少年且窺子以名爲學道而猶有懵之志乎哉予乃曰吾學道吾故得之猶龍公輕敵喪寶寶者保也此盾爲兵車說也亦養生說也元周錄之而私於丘大夫

馮咸甫詩序

詩真無益於世哉上之不能奏清廟備疏越如唐山

夫人郊子巢以敎語當一代之盛下之公車不以程士不能如錢起李肱褒然諸生間一入仕籍則絳灌耽耽爲振眦眦而伺其號大者削小者斥不快不止然而學士大夫好之轉甚其好之甚高者用以自娛快視天下之事亡足當而劣者至於樹門戶傾牙頰余幸得以生還里將焚棄筆研而金華胡元瑞贄其詩來謁余覩其風格高朗鴻麗中實愛之而會彼乞一言之弁余乃粗究近代名世諸公所以失得者勉使剸之非敢有所揚抑也諸爲元瑞者沾沾而不爲元瑞者睊睊矣夫睊睊者之與沾沾皆過然不能不使余不發其口而雲間馮咸甫氏復以所業詩來贄則又覩其和平暢爾能酌於深淺濃淡之間高不至浮靡不至弱稍加以沈思則可揖讓高岑而蹈藉錢劉矣念咸甫與元瑞俱猶滯公車何渠爲合左師以要晉楚之成而交暢其盛今年三月元瑞來自燕適余病甚隱几而問天下計吏與偕計者悉集苟不盡從事吏道與佔嗶時義有一言可以當若意者乎元瑞首屈一指曰汝南張觀察助甫余應曰嚮者余所畏也既復屈一指曰雲間馮先輩咸甫余應曰邇者余所私也問元瑞更有之乎元瑞曰即有之未敢遽

以聞也余不覺推几而起五月咸甫亦來自燕大出其新編以求一言弁如元瑞余謂咸甫吾欲使若沾沾毋乃使若重受睊睊乎子姑爲我見元瑞使彼不借格降而傳求其變子程格而務深沈其思又何古人之不可作雖然吾老矣無所藉於世矣名將逐子而走若影之傳體可畏哉子其托蔭而息焉可也盍與咸甫偕來者諸生章子敬氏所爲詩句意亦清雅可風頗以余言爲然而志之

陶懋中鏡心堂草序

善乎蘇子瞻先生之自名其文如萬斛之泉取之不

蝸雌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止斯言也莊生
司馬子長故饒之於詩則李白氏庶幾焉蘇先生嵩
倪得之而猶未盡者也凡人之文內境發而接於外
之境者十恒二三外境來而接於內之境者十恒六
七其接也以天而我無與焉行乎所當行者也意盡
而止而我不爲之緣止乎所不得不止者也吾自操
觚時業已持衡是說而會所莊事而相切劘者一二
君子咸極意於鼓鑄劇鏤以求肖乎作者之模及夫
真模出而不能無少索矣夫人巧之不獲與天巧埒
也夫人能知之亦能論辨之至讀其所論辨之辭往

往若隨於菁粹之整而不獲進於天巧者何也人巧
貌難而易天巧貌易而難也會稽陶楙中蘇先生之
流亞也當其年十五六而侍先文僖公時所爲制科
義業已盡傾其儕伍而楙中心厭斆之於六經外益
讀諸子左國先秦二京之言以下至大曆開元之爲
韻語者若糅教之醞於腹既熟而出之放溢橫潰而
不可禦芬旨變於人口鼻而爭傳其盛及其成進士
官郎曹刻燭擊鉢之餘勇是以走愈郊而殘没仝異
如周弘稐氏之所稱者余雖已病廢里居猶時時耳
之又十年厥而楙中來爲當塗貽其所梓鏡心堂艸

而過余凡若而首文亦稱是夫以余之所聞如周氏
者則裁以丑劇事且不勝而歷歷若此或曰楙中太
之故或曰非也其接以天其止以天所謂行乎所當
行止乎所不得止者也楙中之於詩自樂府鐃歌十
九首而下亡所不比擬然離合操縱往往見其指於
雞黃先杜之外近體及宋文尤朗暢有氣夫萬斛之
泉稍一潛其源而不令爲濁溼所侵溷其爲蘇先生
何啻哉又豈唯倪得之而已也陶之先世世不壙僚
其以節槩政術文事顯者踵相接也楙中甫踰冠爲
庶嘗欲抗章御射貴臣而見中以出不獲其折腰所

至著聲實乃其於文事尤卓卓不隤家聲矣第吾聞
于之鄉先生有王文成公其恒言云使吾盡廢此三
者而求太上所謂乎則於楙中更有望焉

國香集序

閩多蘭趙時康王貴學氏皆閩人故後先能譜蘭諸
所以爲蘭之事盡矣而吾老友張應文氏顧又能爲
續蘭譜其所以爲蘭之事又大出於二譜之外而又
能爲歌詩古近體幾百篇以侈之若果禪師悟後爲
語百出而百不窮張君吾吳人也酈道元高陽而注
江南水經歐陽永叔廬陵而譜洛中牡丹不是過也

余不能從稚令晚歲中花木意亦不大好之顧獨好蘭而不甚曉其事與所以滋培之理友人有見貽者至冬輒萎敗亦任之而已今從張君譜稍得其事與理而園居力不能致今者似別得策第手靖節栗里譜與其詩各一編陸羽張又新水譜各一編蔡君謨茶錄一編以佐張君之二譜而日與之徜徉於蔚蒨靑葱之下間歌陶詩渴則拈茶水譜隨意讀之覺此身如入陽羨吸中冷已倏然張君所蒔譜詠其得意句身親習習芬馥兩腋風擧作天際眞人想又何必左擁陳良紫右侍魚魫白而後快哉嘗曰蘭之傳自

屈子騷始也子何以不騷而靖節之是援且不廣彼騷忌哉曰不然蘭君子也貴而大國賤而幽谷所爲香不改也屈子才大於蘭而志趣不一吾故取陶氏爲今之鞠騷矣非陶氏鞠也以故不能與蘭偕蘭亦不受妬不𡙇寧無東籬數枝以伴我九畹哉吾取蘭而陶之取陶而蘭之即屈子所不能妬而況鞠也張君善吾言識而弁於簡端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四十五 終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四十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詩集序

古今名園墅編序

余爲郎長安中前後積數歲自官曹簿書外頗思寓目林泉園闠以一暢其悰而官貧薄不能治游其人亦易之無適爲主者唯於鼎園頗數鼎園者故中貴人霍別墅也在崇文門外六七里許盤薄引西山水環之其中創招提右爲基左爲居室甚壯屋後鑿大

池輪椑四周中蓄魚鱉之類藻荇明潔鳧鷖翔泳亦一快地也其稍遠爲齊團寺宇寬整有古松奇藤之勝豐碑突兀便房斗絲而已之遠越城西則有水頭庄中貴數人居之其傍可以汎舟即于鱗欲墮水處又有崔都尉庄潭潭侯家邸而前爲大溪溪種紅芙蕖萬柄一亭枕之溪南皆水田庄之後脩竹數千竿菜以畦計者可十萬時都尉以病月餘不起又三月遇之則爽然一新門設行馬呵禁游者蓋已爲陸錦衣炳物矣錦衣沒又他屬余去國垂二十年而復領太僕從半歲緹帥劉君守有邀余兄弟游一庄近前朱

頭無他奇而中大池數畝四周皆脩竹劇筍綢魚以佐觴舉足暢也其右流水自西山下爲閘以疏節之又嘗出西直門訪謝司徒所寓朱錦衣別墅或云巳爲之焉常侍其寺舍堂室之瑰壯嚴麗尚方所不逮延袤皆青石垣中所植桃李棗杏林檎之屬以萬計菓畦亦以十萬計而無奇石清池足以滌悅心志者大抵京師椒房中貴園墅如成英黃馮之家屈指不易周併日不偏游然余嘗笑之曰此曹子有府廝而無山林又朝參暮楚不無少陵秋興之感異時宦游所經歷至濟南謁德藩游真珠泉泉東西可十餘丈

南北三丈許東一亭枕之其下琵琶聲起拍掌擬巖則岔起纚纚而上空明瑩徹與天日爭彩金鯉百頭小者亦可三尺其西泉竇宮墻而出爲大池皆以白石甃覽中有水殿前後各五楹彩繪容與簫鼓四奏王時勞賜殽醴往往丙夜又西爲長溝曲折以達後圃芍藥數百本高樓踞之泉出後宮墻爲水碓水磨以達大明湖湖景尤自韶麗余所治青亦王國而亡可游者後分治吳興袖徐獻忠氏所草掌故以訪蘇林盤山二沈之遺跡而不可得蓋其氏皆業蠶得方丈地則桑之是以富而不勝俗獨南潯董尚書第後

一園可游然所見唯高堂傑閣雕甍朱楹沼傍垂楊數十樹牡丹勒千本建蘭百本開時芬秀可愛而無一培塿之丘所移陳氏洞庭峯石三四爲天下冠而皆臥之苔蘚中此最不可曉者錢唐獨洪襄惠之孫有二園其一在城前爲堂五楹甚壯而山池臺館据其背一覽都盡其一在西湖勝處而陸炳錦衣復奪之借以祠其所冒祖宣公贄而生塑巳像於前閣季事敗毀棄錢唐人至今快之若吾郡城中外所游王文恪孫太常有壬與徐封園饒佳石而水竹不稱徐參議廷祼園因吳文定東庄之址而加完飭饒水竹

而石不稱徐鴻臚佳園因王侍御拙政之舊以巳意增損而失其眞松之上海潘方伯允端園廓落而未完顧尚寶露香園稍精而易竟及予所見表表者僅此要之皆以廊廡勝耳而李使君顧宦廣西爲予極言靖江王邸園囿之盛云龍獨秀山有之山如玉簪矗然平地千丈磴道而上爲梵宇琳宮山前泮瀁巨浸水田數百畝喚漁子打魚張人擷秧鐘俾伶歌舞於萬花中甚樂而金陵士大夫無不稱徐氏東西園者東園以廊廡勝西園以山林勝見周公瑕所爲志賦中或云公瑕多得潤筆如子虛上林所云不必實

也然亦足以雄夫而家弟從深陽還津津口彭氏園不啻以為窮瞻頫深精之趣於山林徧得什之七余從史令記之令皆具編中弇山人曰余棲止余園者數載日涉而得其槩以為市居不勝囂而壑居不勝寂則莫若托於園可以暢目而怡性而會同年生何觀察以游名山記見貽余頗愛其事以蘊所藏本若干卷授之併為一集輙復用何君例紥集古今之為園者記志賦序數百首詩古體近體數百千首而别墅之依於山水者亦附焉編成而人或笑之曰何君紀名山而子紀僅名園墅枌榆刺促得無為九萬里

笑乎余應曰子不曉夫逍遙游一也且夫世謂高牙為吝者妄夫所云名山者千萬年而不改觀者也即何待文一牧豎樵子引之而能指點以追得其自若夫園墅不轉盼而能易姓不易世而能使其遺蹤逸跡泯沒於荒烟夕照間亡但綠野平泉而已所謂上林甘泉昆明太液者今安在也後之君子苟有談園墅之勝使人目營然而若有覩足躍然而思欲陟者何自得之得之辭而已甚哉辭之不可已也雖然兒讀之在山水者多不能勝山水而在園墅者多不能勝辭亡他人巧易工而天巧難措也此又不可不辨也

任玄甫滌水編序

日余卧弇中而客有以刺入曰任子者睽門爲覘之魁然七尺丈夫也雙頰如紫玉目稜稜以爲河朔大俠而徐與語則甚和而操吳音已而出其贄則業卅白藥之屬皆吳種已又出其詩則又操吳韻而甚清雅余乃稍自安與之酒酒德復甚温藉乃笑謂之曰士固不可皮相哉始吾以而若先公子釣叢者也不然則亦伉浪援刀斫斷席不肯與騶奴同食若而家北軍使者令子乃狎漁父下酒人以吟詠自娛奈者也太史公倚留侯之事而觀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乃釋孔子之言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喟然三致歎焉然則其過任子必把手而論天下事論且不暇則亦當悅若有失今吾方自厭於世一切多雞必狗與太史公意與吾故嘗與任子交自是任子歲一來而余方稱道民時徙入晏公靖於任子或見或不見見亦不能需飲如弇時而任子好未已則盡取其詩而屬之曰敢徼公之一言以爲重讀其詩則益佳探其音則若不能忘情於所謂名者夫郭解翁伯至短小者也而以俠聞天下太史公論著之而歎之曰人貌榮

名其可既乎夫以其所怍於留侯如彼所歎於翁伯復如此然則天下之所不能忘情於名者莫太史公若今予不幸而不遘太史公又不幸乃遘我我方拴名之不遑若避影響而又最不肖烏得為子重也雖然以余所聞東方曼倩長九尺人也趙元叔亦九尺人也曼倩之告武帝曰侏儒飽欲死方朔饑欲死元叔之歌曰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夫以二子之材足自不朽而生汲汲口腹乃爾則夫仕予之不能忘情於名故賢也去矣吾不能為子名子名自鼓起矣

華仲達詩選序

無錫華氏之僑有孟達仲達者孟達工為文與余善余業已序之仲達生而朗拔然尤孤介少依其大父居不肯習公車言而獨與諸生郁人文善郁生工擬于左氏間一二倣尚書因相與琱鏤其造以互媮快而已它人莫能好也晚節始稍善吾吳顧武部弘任而稍侍讀亦時時遶往仲達好談仙道自言呼吸與靈契通它人亦莫信之而獨孟達以為真客歲余始得而致之靖所窺耀而神甚清令且鮮碧瞳炯炯與語遶夕叩之得其咳唾皆玉晨蕊珠之遺無一方士杖頭語已盡讀其詩則又翩翩霞舉其於五七言古有康樂長吉之致絕句彷彿青蓮或思往而難或神來而易或比於事或興於情或併比興而忘之大槩不可為典要所構時險時坦忽沈忽揚譬之柏宗之攻壁雖復瑕瑜互見其瑜者竟自連城沙苑之駿有蹄齧而不害千里也余試舉以語仲達仲達曰唯不佞亦疑之當其至則頃刻千言既成而不知所自也其不至即累月不能措一辭吾以為我乎非我乎其合乎其不合乎惟是往者叩靈真以為得吾予足不朽其為我加汰焉而弁一言於簡余感仲達子不朽其身矣何至乃欲不朽其名也陶通明謂作才鬼勝

頑仙吾始憐其言毛仙翁得元白諸賢詩而爲昌黎敘之吾後惟其事世今乃復有其人乎豈玉清帝都猶此塵中語而紹介乎吾不能距子聊為志其大都予姑闕之余且夕且焚筆硯逃矣詩總若干首今存十之四乙其稍暇者以俟仲達自酌焉

華容劉氏族譜序

余自廢居里將與筆硯絕而華容劉計部克和自留署以書請曰不穀之先自魯而播於楚也凡十八世矣惟是靖康建炎間我先人統制公實奉其父隆間關而渡無寧宇而有楊么之變族且燬統制公挾七

尺刀奮從岳忠武王討平之功籍要上大司馬當封而會忠武王以讒見法統制公盡散其徒旅退而爲持斬衰服當時義之莫問也而統制公自是不復仕宦且死瘞七尺刀於宅之陰曰所以識也而其後有用杰者以義烈聞屬蒙古兵剽華容得而欲將之罵不絕口而死自是諸劉皆薄爽德不爲之臣至明興而始脩公車之業蓋憲副公仁宅成進士歷中外享有聲憲副之子忠宣公大夏遂顯重 孝廟朝受天子眷德澤被中外於明名臣無兩而吾劉遂益大著夫豈唯華容將全楚推甲焉我統制公既耕老有

五子而完食指之籍免於兵者稱是公即爲之譜而敘之曰志華容劉者自我始用杰公益之又數世而濱芙益之十一世而天源益之子行簡又益之居敬又益之至憲副公則甚備且晳而距于今又百五十年振振繩繩以千計矣其究乃旅見而不盡相識命名而不知相避則不穀寔憂之以屬於外家之戚能爲史學者孫生斯億俾續譜而不穀僭爲屬昉則斷自統制公或謂劉不稱豢龍氏耶且漢有同姓諸侯王表唐有宰相系表可逆而按也不穀不敢從以爲劉於望最至二十五而天下無不援彭城者今吾據所知而已夫狄不以不梁公賤而郭不以汾陽王貴則吾所以承統制公志也余乃盡儀其凡讀之有餘感焉嗟夫今海内士人即燥髮亡不知有忠宣公者其能舉憲副公鮮矣其又能舉統制與用杰公則又鮮矣 國不能盡私之家史不能盡詳之譜譜成而潛德庶幾不至泯泯哉抑自今而後爲劉氏之裔人識統制公之行誼則慨然而思不荷識用杰公之捐死則介然而思不辱識忠宣父子之名世則灼然而思爲名臣識計部君之所以爲譜其賢者將油然思追遠而覆露其餘弱者思睦少者思讓所係豈淺

尠也蓋天子之賚易而日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以語劉氏者斯可矣克和名其他行亦不隤其家聲

郭鯤溟先生詩集序

郭鯤溟先生始仕爲秦司理即能出奇策以破散大奸態天下聞而壯之既擢吏部郎數上書言事如義左道擊中貴人阻抑僥倖平亭遷拜至請身以考功法試郡皆鑿鑿出人意表毋不以爲賈長沙陸敬輿後出而絳灌裴盧之徒不能無側目出叅江西省政先生飄然請告歸垂召用以病死天下毋不高其行而惜其才之未盡究然未有能名先生詩者余與先

生雖晚今傾蓋以來踰十五年杯酒之暇捉麈尾擊唾壺慷慨談說今古事逺至八埏之外近而閭井瑣屑無所不及獨不及詩以為先生豈厭薄之將以余非其人耶先生歿而其子某出先生槖中詩可千餘首戢而讀之則自五七言古近體無所不有而近體尤富獨得十之八其辭旨咸調暢清麗句穩而字妥不露蹊逕而近體尤渢渢可咏以編少陵詩例考之則窮而詩達而詩遊息而詩感觸而詩適而詩拂鬱而詩為賦為興為比不一而酬和贈祝餞送之篇十不能二凡皆以自抒吐愉快其情意而已然後知世之不能名先生詩以少所見故見之未有不能名者也嗟夫先生古遺直也遇不可必逹其志故在事之言可以致人忤而不顧其志不在名故有韻之言雖足以致人許而不行出籍今果厭薄之則先生於居平時當焚筆硯猶雖不胡以若是其夥也夫余與先生交既久雕蟲之聲頗墮人耳而不能以一語挽先生非其幾遂失先生嗟乎余果非其人也於是某將梓行之而屬余為序或曰行之將非先生意乎哉某曰不然三百篇非明堂清廟而雅頌者往往出於畸人游女之口大師采文聖人紀之以為風而不敢廢

春秋作嬴氏失其官而詩不在下當散與時畫足纍論矣以長沙之才其卑愫感慨豈僅賦鵩弔屈二章而竟寥寥乃爾要必有任其責者先大夫固不為名討其於名當亦不在詩第奈何并沒其生平之寄而棄焉姑請梓之天下大矣當必有心賞如鍾期者予曰善予姑梓之吾以為中郎女猶賢於文園令婦也耶

湖西草堂詩集序

江表甲族推華氏華之衣履冠蓋徧天下然往往政衛自喜不多及詩自吾座主華學士先生始工為五言古近體而諸從中有善繇善述者復以詩名其詩余故嘗序之於是其從伯父湖西翁厭自叙曰吾故受學士詩晚節收三善而與之倡和三善乃能得王先生序我何以不得王先生序於是手為書數百言介三善而通於余曰不佞生四百四十七甲子矣天猶憐而惠之日其於幾何不得先生一評隲我何以身後討三善亦進曰是猜也寔受之吳人王百谷序伯父詩而意未快也曰其必待王先生傳王先生且棄筆硯矣惟伯父亦曰筆硯行且棄我矣汝曹不得請毋以見我余甚惜其意曰士之迫欲不朽如此哉

聞之二善翁少嘗治經術垂就而棄之曰安能伊憂作老博士也已課臧獲耕火熟則已足曰奈何復求益役吾無涯以供有涯於是始治詩晚而愈好之顧其大要在發乎興止乎事觸境而生意盡而止毋鑿空毋角險以求勝人而劌損吾性靈以故翁之詩出不能累取名而其存者和平爽暢有君子風卽置之唐長慶宋元祐間庶幾無愧色矣翁之不爲鑿空角險以求勝人而劌損其性靈此於攝生家甚要故老而神明之用不衰余卽不遽棄筆硯亦思用翁法令乘之矣其與翁偶而優游乎蔗境不亦大愉快哉翁

家湖西有草堂歸之而顏名其集曰騁游夫翁游北不過金陵南不出吳會且長卿甫壯自梁苑歸則已倦游翁老矣而猶托於游得無有騁之心哉爲改署曰湖西草堂詩集而爲序之

章子敬詩小引

章子敬詩宛宛有才情樂府擬選能於古調中作新語歌行放浪自賞近體尤更滔滔遒所合作眞足神暢今年春以馮先輩咸甫爲介出一編示余余首肯之且謂子敬玉已辭璞矣可望而識曰瑰琰曰瑚璉矣所進者益追琢之使光彩耳居無何子敬遂梓而更謁余余曰得無速成乎哉子敬悚然曰非敢爾也將以吾子之言受追琢而貧不能如陳射洪書百行卷友人憐而付剞劂曰以此作百億身可也噓借之所不敢望追琢之則亡所不受攻余竊徵其微肯謂子敬賢乎哉何所藉我我不能爲皇甫玄晏貽子請爲射洪琴以囮諸名士集而碎之則何如遂書其語於首

觀世音大士六部經呪序

過是西方十萬億國土有佛名阿彌陀其佐阿彌陀而行化若國相又若儲君者曰觀世音大士觀世音

梵名阿那婆婁吉低輸者而曰婆婁吉低稅又曰觀自在梵名阿縛盧枳多伊濕伐羅一曰觀世自在梵名阿婆盧吉低舍婆羅一曰光世音梵名扇樓亘夫所以三名者益緣德標稱以顯無方之用耳義固一也我大士之得道也實始於無央數恒河沙刼前一時世尊亦號觀世音者度而教之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動靜二相了然不生能所圓融有無兼暢所謂上合諸佛本妙覺心同一慈力下與十方衆生同一悲仰自是而成三十二應入國土身自是而令衆生獲十四種無畏功德自是而善獲四不思議無作妙德

菩道成而世尊為之印證俾同師號曰觀世音若大悲經則云大士於千光王靜住佛時受大悲陀羅尼而持之倏然而生所謂千爍迦羅首毋陀羅曾清淨寶曰者受紀經則云與大勢至俱以童子從金光師子如來所說偈而證菩提寶積經則云已於無央刧前成佛曰正法明為度衆生願力深重故與曼殊室利俱不取涅槃之樂而受生人中復安處彌陀釋迦二世尊之下而助之闡法行化菩此閻浮提世界以視大士所應現不過恒河之一沙而支那震旦又不過閻浮提之一聚落耳第見倒於聖心獨深而托於

機緣猶切以故拔幽拯難表表著見不一而足今四天之下菩毋不知有大士者其神明之若人臣之於大君怙恃之若赤子之於慈父毋而獨有好僧宏尼創為俚偈巷謂大士為妙莊王第三女大約龍華婦寺之耳目以庶幾衣鉢之餘資而其說一行牢不可破夫妙莊何代王內所稱高州等何古郡國茍識一丁者能辨之而元之僧曰萬松者乃從而附會其說曰此刦前事也夫萬松者非刦前人也刦前之事我釋迦婆伽婆能說之它不能說也以大士之願力茍比丘尼優婆夷國夫人命婦童女應得度者卽皆現

身而為說法推此亦何足辨第相率而忘本來面目甚至巾幗其廟貌而姑嫗其稱謂大可笑也夫大士之為寶上童子而事金光師子如來也其國土曰無量德聚安樂示現彼佛國土尚無女名何況實有大士之現在極樂國土也亦云尚無女名何況實有且以觀生西方者即以女身刹那而化為男子豈以大士欲成道乃以男子而化為女身乎夫菩薩之面如滿月菩亦三十二種相之一低眉媚目為思憶慈悲衆生故寶冠華鬘為梵天之貴飾故而輒謂之曰女子何也週者度我婁陽師顧時時現女相則亦三十

二應身之一也第恐學人不察因而轉相疑謗寫不自量於大藏諸經中求我大士妙明之本體則得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圓通方廣之用則得法華經普門品合體用而廣大精微之旦以證其始則得楞嚴經二十五行圓通章極樂之界相道得而因以證其終則得二菩薩受記經秘密雖不翻而種種心印可以奉持則得大悲陀羅尼姑陀羅尼二經蓋庶乎大士本紀焉雲間善知識徐元普見而悅可謀梓行之屬其為引夫亦日麗空爝火息燀應龍吟天蛙黽戢噪是經行則斷之病狂而噭奔者霍然已矣功德

寥淺鄙也夫使幽大士之下知大士之爲此而不爲彼爲此者固了了爲彼者亦知大士之爲眞大士而以彼爲現身爲應跡則亦無不可也故不辭其請而聊僭引之如右

貌工來序

貌工來者擬古樂府題也嘉靖中吾州之鄉先生周千頃倅紹興郡分署會稽有惠政於民又嘗爲其邑建三江堰閘瀦水以溉田田改瘠而腴周君政成數被旌薦當殊擢而以不能控事上官僅得滇中一守棄之歸歸且數年而紹興守張明道因民之思欲建

祠以祀君而不能識其貌使畫工圖以去一時與君友者陸伯子之箕仲子之來各爲樂府歸修之名之曰貌工來而文待詔徵明以古隸書卷首垂五十年而君之子行廢屬世貞叙其事世貞考漢時郡太守而下獨一丞或一都尉其行事與守共之而班史之傳循能吏往往有守而不逮丞尉守之屬爲邑令又往往詳守而畧於令豈守之政獨及民而丞尉壓於守不獲究耶夫荀曰及民孰有過於令者而胡以獨畧也然則班氏亦不獲精心博采如楊子雲之操不律以從輶軒使者而第取厥重之人而著之傳宜其不能無畧且不逮也今周君之爲倅不獨壓於守又且涖丞而能使人之稱之其惠政在署邑而能使人思之至廟而貌之周君固賢也其人能不忘周君不以周君之廢且久而追貌之其人亦賢也張守因民思跡周君於寂寞之地而昭之以風在位者張守亦賢也昔朱司農邑在桐鄉有去後思且死屬其後必葬我桐鄉若世歲時祀我不能如桐鄉吏民後果然而周君之所館亦且踰四十年矣祥麐兄弟孝而文其能永嘗右周無佚於紹興之爲祀者第其人之能顧兒君於廢且久則歲時之伏臘可推也或罔覩工

來於事無當不曰鴈門太守行爲洛陽令王渙樂府耶工以令周君以倅行令事皆得祀而後先載在樂府無愧哉太師且采之因以上太史公矣

臨邑邢氏父子贈封省臺詩叙

侍御邢先生子愿按吳過余山中而談說文事甚洽也已稍稍叙次其先世屬余志之後曰世父之爲給事中以至左右奏績也則王父贈公當封矣已進吏科都給事中遇 太廟恩則又當封而王父始者由諸生貢不肯就曰丈夫不獲以一名第千公車今何以見肖嵐公地下肖嵐公者王父父也由公車薦得

官守方州故云而王父顧不獲公車薦僅拜博野司
訓以卒世父服除請於　上竟得贈如其官而是時
吾父封公屬爲季尚少通經術會以奇疾奪之弗竟
疾良已遂兼治岐黃家言試禮部爲第二人當供奉
太醫今以世父方居要不欲留京輦而就德府良醫
時太夫人老矣封公當侍養謝弗往而留治家因撫
世父諸孤語見前志中久之不穀舉進士除南宮令
踰三載最以其官官公入授山西道監察御史　皇
子生覃恩復以其官官公蓋世父之與不穀蹟相接
爲都給事中而吾父之蹟王父　贈封亦如之一時

中丞侍御握節符而行部吾臨邑者相與侈美其事
而表宅里曰臨邑邢氏父子贈封省尋按給事在唐
宋隸門下省而御史故稱臺今仍其稱云諸縉紳先
生之能詩者詩以紀之吾子其叙之余乃曰給事御
史皆雄職而華於邢之從父子一難也其責俱在言
不得言而去者往往不及封今皆獲封二難也又皆
以　國慶贈封三難也受贈封者父子而故自有官
四難也宜中丞侍御之侈美其事而表之也夫贈公
自名其官不及以給事封而以贈今封公封矣贈公
自食其官不及以給事養今封公養矣則封公之遺

差勝哉雖然立身行道揚名後世吾夫子謂爲孝之
終事何者以其能顯也由賜之徒不稱官閥然則其
顯可知已封公爲德於一鄉眏亦之廬宿於外郤而
與鄉人共之鄉人人名之曰佛子夫佛子者十地陞
埵位也得不重於封御史哉而子愿以文學政術顯
重於世其按吳也春風與秋霜並飄拂人往往以仁
君目之將又不重於名御史哉又未已而子愿爲君
子爲大賢封公進稱爲君子爲大賢父彼夫七命九
命皆餘事也如是以爲邢氏光則庶幾耳子愿曰善
請歸而薦家大人相與勉焉

沈純甫行戍稿序

純甫舉進士爲縣令即有良吏聲入郎比部任職毋
害其與同舍郎艾穆先生輩相倡和爲詩文即有才
子聲而時相挾　天子重父喪而謀奪之中外洶
洶莫敢持而言路羣獻吏請留獨純甫與艾先生合
而上疏諍之與純甫合者吳趙二太史鄒進士皆得
廷杖純甫杖至八十而謫戍在高之[redacted]爲左領
炎瘴地純甫戍凡五年而時相死乃赦歸尋召復故
官純甫有詩若干首文稱是釐爲二編其在戍者曰
行戍稿而友人王世貞叙之曰自古行役之苦莫甚

於征戍雖以周公在將而不能亡致怨於斧折之破至於將父將毋之不遑而蒼天之靡怙靡極抑何其悱惻深尤也彼皆以師行非譴行者而猶若是孔子猶謂其可以怨而許之夫賈生之去為長沙太傅太傅二千石也特以卑濕遠地故思其所已失之太中大夫而輕詛其身於死乎屈賦鵩之辭姑為曠達以文其陋薄而已後賈生而工為言者則毋若唐之沈佺期宋之問柳宗元是三君子皆以譴行者也其從俗失志毋論前有不得死之憂而後有非分之覬戰於胸中而不容已乃姑托之詩若文其於道路之艱危氣候之殊異物情之險薄皆巧肖其形容而至有過實者乃若山川之奇秀必毀而歸之惡風俗之淳朴必毀而歸之陋皆偏心躁意之所發君子寧有取也後宗元而工於言者宋則有蘇軾氏而明則有楊慎氏是二君子雖皆以譴行也而非其罪蘇氏老矣其學成矣故能取適於莊生陶徵士矢口而發者亦似之楊氏少而學未成故得以窮其鉛槧之業成一家言而不能不逃之聲酒其所謂逃者固即蘇氏之所取適意也而於笑猶誤矣純甫才吾不知當誰左固不若三君子之譴行又不但二君子之非罪扶人

綱立國是天下之八能言之而不自蒲廷杖且死不死戍而瘴癘至大癘復且死不死而不為阻奉意之大帥前後摧抑之而不為動褫衣而執戈視二千石不啻淵霄而不至乎屈賦鵩倍二親而窮萬里之外雖不能無思不至呼天而稱靡怙靡極也三君子辭雖工毋論不足當吾純甫即純甫之泊然毋以聲酒累庶幾蘇氏肩哉純甫日貴用事居　天子左右吾固知其泊然毋與行戍也夫子刪詩於其怨者猶采之純甫之不為怨將若之何而況不伎哉

文部

序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吳明卿先生集序

吳明卿二十六而經術成先御史大夫□之爲其省之第一人二十七而登進士第始受古文辭與不佞二三兄弟善明年進于李于鱗于鱗亟稱之入參制掖爲中書舍人居二年拜兵科給事中已而古文辭成已而中娟者得藩幕之下僚自是再補郡司理一同守郡再貞爲守一視學政爲臬副一參省政後再中娟者明卿楚人也而所歷宦燕及東楚閩粵貴竹大梁足跡當天下半五十二而歸田下雉之數者垂十年而買舟下大江入吳哭先大夫之墓於東海還過余弇園則貌益腴神益王且盡出其生平詩文合若干卷余得而盡讀之乃歎曰文故有極哉極者則也揚之則高其響直上而不能沈抑之則畢其分小減而不能企縱之則傷溢而無所底斂之則鬱塞而不能暢等之於樂其輕重弗調弗成奏也於味其穠澹弗劑弗成饔也自吾束髮而窺此道者垂四十年

而其人不二三遘也自夫有聲之文與不韻之詞岐逕而能兼者則不一二遘也夫所遘一二人而明卿與焉當其始之爲五七言近體也不揚而企不抑而沈縱不至溢斂不鬱塞見以爲無大踰人値之而無不愜乎後者則明卿之所詣則也別明卿之亡何而古體如之矣既而樂府如之矣結撰序記志傳之類復如之矣則所謂能岐徑而兼者也噫嘻明卿其弗可及也已侍明卿行者王行父氏從旁曰子以吾先生楚人也楚於德靖間最多才子若以吾伯父稚欽稍失之而顏廖童張孫氏父子翼焉子以爲畸偶不

佞撫然久之始應曰以子伯父度幾乎哉然歟否耶前二千年而楚有屈左徒宋大夫者其決筴辭命妙天下然佞弗蔵所蔵獨騷賦罔足以新一時之口而垂勝乎後世然其時材木盡雕變未盡備以故不獲自見于五七言古近體及諸序記志傳之屬而明卿諸結撰稱之獨於騷賦未有繼也夫合三子者爲一楚才以一楚才蔽全楚則已足而又何他擬焉雖然使屈乙徒宋大夫而至今在其爲明卿亡論明卿肯六十餘貌腴而神王所不足者非年又安知其不遂擅有屈宋也行父氏曰善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

大業藹藉以舟簡焉爲吾先生日新勸而富有之大業助

龔子勤詩集序

唐以詩賦程士士之繇科第進者往往濡首於詩而其大究亦多工於詩而拙於政至　明而程士必經誼而課吏必政術蓋弘德以前一受符試郡縣則日夜碌碌奉刀筆未有能及吟咏之事者二三豪儁雖稍不爲考功令所束然其大究尚工於政而拙於詩唐之詩人獨韋左司白香山皆連典劇郡皆爲吾蘇州刺史而白公又爲杭州皆有惠利之政其政不爲

詩所奪而至於詩故翹然於大曆元和中常公之冲雅白公之宏與吾不能第其於李杜若何固非卜才子所可觕涖也今天下郡國繁雄術劇毋過蘇杭獨嘉興介其間與相角而守之者爲無錫龔君子勤龔君自進士除即得其郡之傳城令巳稍遷戶部郎俱劇曹後先有贊能聲至於守嘉興精心爲民祛弊興便披伏洞隱暇則延學士大夫顓究經籍往來鄰傳之客造請不廢蓋大江以南翕然有神君稱足掩蘇數十守相矣顧君少而好爲詩其詩不爲政所奪自其一爲令三爲郎又一爲守積篇至數百千余近始得而習之渢渢乎其調也雋乎其味使人易知而難忘若古體之於左司近律之於香山當其所得意匪甲而乙不至相徑庭也史固稱左司性高簡所至多焚香燕坐脩然物慮之表香山數以直言謫外晚節與緇黃相還往通曉其理知足少欲不愧名字余嘗一再接龔君雖不能盡得其人于其詩見一班矣操觚之士間有左袒左司者以左司澹而香山俗第其所謂澹者寓至淡于澹所謂俗者寓至雅于俗固未可以皮相盡也當與龔君共味之

周氏族譜序

吾州故自崑山而割天下之姓毋若周而周姓無若崑山崑山之周若大司寇若少司寇若憲僉若郡牧若吾州之爲大參爲郡牧者各以其族顯盛而不相通然未有若秣陵之周最古而最不廢其業周之在秣陵其留而在營道者則爲元公惇頤輩以道學顯割而永明者則爲金紫光祿大夫堯卿輩以政術顯至承直郎世德避屬南居晉陵再世有子曰邦彥又自晉陵徙吾郡其醫術益精博有四子皆以詞賦取名第第三子天驥又自郡徙崑之茅家橋自是葬地在大虞浦南北有二壠天驥生待補進士津津生教

諭大任大任生教諭良能又從太倉之八府橋今所稱大橋者也壽八十一良能子維新復大以醫顯壽亦如之維新生子禎是曰坦齋翁壽九十三禎子砥是曰容膝翁用薦歷郡幕凡四十餘年數徙不移秩亦無官過而亦至八十二有子曰康叅辛子顯顯子深深子奎奎子熺熺爲人長者有子曰應元應元跛一足倜儻好客客至若歸工爲詩讀書負儁聲應元子曰鏗自鏗之先世世爲嫡長以故於行最卑而偏稱大宗顯之後至鏗皆單傳凡六世以故稱叔祖父兄弟者若而人而皆不在五服之內自砥而後世世

雖受儒而不廢醫其儒以醫奪之故不能取官位而醫至應元益大顯應元所居猶良能置而其業扁爲趨承旨孟頫書余故與之善時時飲樓中應元間出其容膝翁所纂譜欲乞余序而余未之應也應元卒鏗乃使續成之嗚呼吳郡之華腴太半自中原徙往往歸連取高位埒素封祟飈接軩臨人耳目然不易世而不能保其家又不易世而不能保其丘墓鏗之先徙自中原者四百年矣其來吾太倉者亦二百五十年矣而鏗之故居尚巋然而二壠尚鬱然又能纂容膝翁之譜以合其族族之至者雖不必擁車騎盛冕服而恂恂然有孝弟力田之風豈亦非幸也耶鏗爲大宗子勉之惟恒可以醫維禮與信可以恒以禮信而恒矣可以醫亦可以儒且夫能使周世世不絕者身何必傾邑而族何必清穎也耶

澹游編序

來不疑者名相如不疑其字也或云非來不疑也而自豫章過我則皆汎彭蠡橫大江歷鍾山石城之勝假息於金焦者久之而後歸歸而復出則西陟白嶽黃山之顛下訪汪伯玉兄弟於歙中道逢李本寧相與避暑西湖者兩月餘而始過弇園已盡出其槖中

詩名之曰澹游編而謂余曰子知我之所以名澹游乎哉夫人步武而外卽皆游也雖然游未有能澹者也聖賢之托欲以拯世囑物次而名者欲得其所謂名利者欲得其所謂利而已欲起於中而感於外是安能澹今夫澹者之爲游也若萍浮於江湖而適相値也吾昔冠遠游而籠翮於一室之內四體若束濕以爲天下之苦無踰我者今幸而獲被褐離疏以從釣叟耕父之後峙而山流而水靜而卉木動而人物觸目而供吾樂而吾無所與也吾今而後知游者之有澹而天下之能知澹無如我者余甚稱之已而讀

其詩曰子之自詭澹則子之詩何以穫至有味也得無有名者在乎不疑曰否否詩出吾臆而吾亦無所與也子自以為穫至吾不知為其穫至也余乃益服曰澹哉澹哉指吾弇之南而有吾弟園又南而有吾師之靖曰是皆前子而澹者也子可以終身矣

四游集序

京山李本寧氏弱冠而成進士讀中秘書晉領太史者幾十年間以出入燕趙地縱觀西山八陵及禪林蓮勺之勝則其集宴餞紀事摽志之篇十而八覽眺之篇十而二其編曰北游而竟以失絳灌意出秦關

中棠徵省還則其集專督學事往來於三輔秦隴間得以窮終南二華昆明大液之蹟蒸宮中之篇與輶軒所采十各得五其編曰西游乃至移省中州以方伯公憂服除不仕買輕舠而東弔鸚鵡歌黃鶴陟匡廬汎彭蠡轉入洪中晤汪伯玉遂宿黃山白嶽下錢唐徜徉於三竺六橋者兩月餘翩然而訪我東海則眺覽之篇十而六期集贈別十而四而官中不與焉其編曰東游本寧之訪我盡出其三編而曰別子且汎大湖登縹緲莫釐之巔而觀日月出沒因轉之陽羨探張公善權玉女之幽奇退而受簡以足東游之所未備然後歸歸則循洞庭升衡嶽度大庾而謀宿羅浮且竟嶺右之名山水著之篇什則當曰南游編合之為四游集是集也序當以屬子而聞子行有肇札戒以子今序則恐不能四以待子與日則恐不及子奈何余竟得卒業焉見其北游之編宏俊爽暢若子虛之新奏西游之編鉅麗沈雄與上林爭勝而至東游則冲逸而志疑盡祛朝市之躁而納以山川之歲幾於化矣因作而歎曰昔服夫子有云州有九游其八斯本寧志哉然未聞其能窮所摽縕如本寧也子長之游庶幾矣夫其所自述十歲而誦古文二十

而南游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當時不知其所記志者何許所咏歌者何若第史記之文成而儒林先生苦以為得遊助其後李白自翰林供奉出而浪跡于太行之東遂下金陵栖匡廬航牛渚武昌之南夜郎之北無所不寄暢而其詩遂神於唐又焉知非得游助也本寧今之太史公也而又李姓自供奉出其跡亦相似吾不暇辯其詩若文覩二君子何若意者殆兼之

矣南游之不知然觀日勝思日益奇以此爲二君子夫又何難哉本寧年未四十而至上大夫官貴於二君子甚吾欲以誇本寧本寧當不受也

岑少谷集序

岑君者嶺南直臣也父曰方伯公當岑君之在嘉靖末以名司理入補南垣而屬 世廟晏駕 穆宗初即位首上書論贊 聖德陳時弊革故鼎新皆鑿鑿中竅而至於獎忠諫徵者逸表節旌蓋三致意焉朝上而夕無不報可若白簡之所論摘必巨奸有貴勢憑藉天下之所不敢言者君名日益以重而敵日

益以樹既用久次出守紹興而君所糾摘大臣方貴用事與中貴人結而假 上旨以非時考察得盡脩其郄而君削秩外補去爲閩海八品幕官壘壘不自得君死而大臣敗諸外補人以次登進至於今有自田閒破例而還故官而君竟以死不復振矣當君之在事日余兄弟屏居田閒不能知君而君疏及之至謂可備左右史之末乃稍得其諸奏讀之以爲褎然中興諫官選而最後遇君鄉人今虞部郎歐楨伯頗能道君亮志苦行欣然慕說文學節概之士而所撰著亦稱之及君死之十餘年而余友支[illegible]氏督嶺

南學慨然慕君之風猷取其所上奏疏并旁搜其詩文盡梓而行之貽書世貞使爲序然所謂詩若文僅百餘篇而竿尺之牘半之雖皆清雅有矩矱而驟見之君以爲寥寥無當者余故嘗攷陸敬輿奏疏其在翰林中書日所論建陳閒亡慮數百篇而完集之爲詩若文者遂不能名一字豈敬輿尚有所短耶然十八而進士高第與博學宏詞入翰林應制爲和敬輿豈復有所短者抑敬輿自草之而自削之以爲雕蟲之技壯夫有所不爲耳不然或其家之不能守或中人所忌而故佚之也然至於今而誦其奏疏光景煥

然若新而忠士才臣引以爲著蔡爲指南愈久而愈不衰知敬輿之精托故在此而不在彼也岑君敬輿流亞也其無所待於茲百篇之寥寥審矣乃氏之與賢宋風尤有取焉聊爲序之

喻邦相杭州諸集小序

曾子念致喻杭州邦相所爲詩文若干篇余讀之不覺爽然歎曰咄咄逼人乃爾哉昔君苗見士衡文而輒欲燒筆硯余且欲燒筆硯矣而後見士衡文余故不能若君苗之畏之然而樂有所托也邦相之文氣雄而調古馳驟閎闓不渉而法乃其持論往往出人

意表歌辭亦稱是杭州東南大都會試牘訊牒百倍於屯郡而使車之往來殆猶櫛織然置酒修饋夜而至丙猶未已且有三臺九監司之倫皆南面而責期會郎邦相分身應之猶有所不足而胡以[redacted]沛然於古文辭也古之快吏毋如劉穆之[redacted]稱其朝發尺牘亭午得百函耳聽目覩口斷手批又間以宴會扇酢笑傲談議俱有言會然不聞能為古文辭白樂天蘇子瞻之刺杭州亦名能工吏事不廢客於古文辭最為博麗矣然其位尊而其望隆無上官期會以欿其翰墨之暑則邦相其猶難能哉後之君子必將曰僕見邦相茲編而燒筆硯也亦甘之矣

鄭環菴先生集序

徽地險而沃其人行賈徧天下以財相傾高而成弘之際乃有程克勤先生者出而以古文辭名世程先生之於文宏肆辯博詩亦埒之然不肯為精思以求超乎一代之格當時和之者不知其鄉幾何人亦不復有與程先生並稱者歲一甲子而為嘉隆之際汪司馬伯玉氏始一大倡之其格非西京而上毋程其語非先秦而上毋述左櫜鞬右鞭弭以長驅乎中原於是徽之俗盡絀其錐刀以從事楮墨彬彬洋洋曾與昔之稷下西湖並雅蓋自有汪司馬氏而程先生之名幾晦今年秋余且謝茲役一日自弇園傒行而歸曇靖有伏謁道左者髮種種矣楚服而兒其情摶頫不休惟問之曰余鄭綺之再從弟叔夏也綺同年之最長者問何所求曰使我有求于口腹則吾歙之水可以樂饑而何必走千里而謁子出其足曰是皆胝矣已出其袖草曰是吾王父環菴公之詩若文也非子惡能傳余受而卒讀焉則故程克勤先生客也其齒少於先生而先生愛之與相倡和頗斆度鄭公之才不能如程先生高而根柢理道有矩矱善持論亦有足相當者余乃歎曰以子王父之業不顯於程先生日而欲以茲日顯則其難當子王父日欲以其業顯必易而子王父匿而秘之則甚長者子不病難必欲及而身以顯子王父則甚孝且而兒世之所稱偶吏也而之先世待制勝國之殉節臣也其共為子職者也其浸遠矣且吾欲忍子不能忍子千里之足雖然吾又安能為子王父顯子其亟歸質之汪司馬氏曰程先生於其時足稱大國之賦而無後辭則鄭公之為郝莒何難焉

殿虞部楨伯歸嶺南詩卷序

南海歐楨伯守虞部郎中於留都之三年上書致其事歸　天子為之下太宰太宰惜其材嗟咨者久之而俾予告以行命既下而燕中之士大夫高楨伯之歸者爭為詩以贈之凡若而人留都之士大夫率醵以餞楨伯於龍江之滸而贈詩者若而人既由京口入晉陵遂抵吾吳郡操觚而和之者又若而人楨伯間道訪余於東海盡出篋中所有則為詩幾百篇文亦稱是自此而南還錢唐入豫章泝彭蠡度嶺而後叩五羊之城其操觚之士[illegible]而為詩若當又不知其幾也夫楊巨源者唐之詩人也年七十而謝

國子司業亦相有愛而惜之者自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昌黎韓愈舉以比漢之二疏而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夫當二疏時尚不知有歌詩以侑行色固不能如巨源巨源之時天下久已盛言詩然其傳者自昌黎一序而外何寥寥也毋論從巨源詩即巨源所自為詩不能超元和長慶之乘而上之且其傳者又何寥寥也　明興一代之詩無盛於今日靡不稱大曆而祖黃初亦靡不知有楨伯者楨伯少即已工詩其在嶺南與黎民表齊名嶺之士得二君而興起不

可屈指數黎君前楨伯三載歸歸而物故今雖不能起之九原與楨伯倡和而其所興起後進之士當不使楨伯落莫也楨伯之齒雖小與巨源埒而精飲敢健步屐神明之川不衰與時近而越臺之雲遂而羅浮之雪大庾之梅皆杖屐之所之又寧若巨源之跡僅一䌷而所指顧某丘某水某樹而已也度楨伯所扶持事事勝巨源若太宰之惜楨伯請予之告與丞相之惜巨源而請不絕其祿其優賢右文之指均而獨世貞之叙諸君詩其辭不能如韓愈楨伯如不以為僭姑取弁焉可也

湯迪功詩草序

湯迪功者吾吳中前輩湯珍子重先生也先生小於文待詔徵仲數歲而相友善其與待詔齒者翰林蔡孔目九逵少於先生數歲者王履吉祿之袁永之其又少者陸子傳稱門人者待詔之子壽承休承彭孔嘉輩皆後先自致其力於詩得列名家而先生顧積其間亡所讓諸倡和聯屬相切劘亹亹雅為少年所稱慕先生在太學久欽調吏部選當得京朝官而亡氣力者為之與擬僅受邑丞以去余守尚書郎時先生奉檄至京青衫羸馬以二尺絹掩面去之黧黴不

可辨其鬚髮縣即之若髯者而其本則戢戢作白鐙
集先生於余大父行每見過輒逡巡却立不敢當敵
禮與語官中事壘不對稍次及詩則飈發波涌齒頰
霏霏習習吐芬屑蓋移夕而不倦故余附先生詩有
云逢人羞作吏竟日坐談詩蓋實錄也未幾而先生
挂冠歸又未幾而捐館屈指于今三十餘歲矣而其
孫少參聘尹姈刻其遺集屬余爲之序嗟乎自先生
之壯騁天下之言詩者巳爭趨北地信陽而最後濟
南繼之非貫初而下開元而上無述也殆不知有待
詔氏何論先生雖然聲響而不調則不和格每而亡

情質則不稱就天下之所爭趨者亟稱之若可言徐
而嚴之未盡是也先生與文待詔氏之調和矣其情
實踏矣又安可以浮響虛格輕爲之加而遽廢之抑
不特詩爾儕者與先生接而所謂待詔諸君子亦半
相及今是三十餘年中待詔老壽死祿之子傳壽承
休承孔嘉相繼死其他陸叔平俞仲蔚之流亦死而
碩果不食僅一周公瑕耳後進之士寧不亦鼓顋吻
張旗鼓以縱橫於作者之場然辭日以華而器日以
窾薄欲如先生與待詔諸君子肫肫篤厚長者胡可
得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故余序先生詩而
於所謂典刑者致餘慨焉今刻先生詩僅四百篇而
闕七言歌行五言律散佚當不少其曰湯廸功集者
先生秩第八品用徐昌穀例也一曰小隱堂集

詩紀序

嘉靖中故光祿卿北海馮惟訥氏集古詩諸三百篇
之所逸而不載以至孔子沒而逮秦者凡十卷漢十
卷魏九卷吳一卷晉二十卷自是而南宋十一卷齊
八卷梁三十四卷陳八卷北則魏一卷齊二卷周八
卷後合而爲隋十卷又外集四卷則仙眞神鬼之什
焉人各敘其畧與詩之所錄作矣已又采昔人之所

紀論及品藻雜解辨證而復志其遺凡十二卷合之
而名之曰詩紀其得百五十一卷惟訥竭生平之精
力爲此書甫成而御史甄敬刻之陝西行省其刻既
不能精又無爲之校訂者豕魚之誤相屬蓋至萬曆
中而古鄣吳琯氏與其鄉人謝陛氏江都陸弼氏吳
郡俞策氏相與讐校而復刻之金陵大約吳氏居其
貲而謝氏陸氏俞氏居其力其書遂完好無遺憾屬
不佞貞序之序曰昔者孔子刪詩三百篇諸國之風
皆在焉而亂以雅頌復我門弟子何莫學夫詩而謂
其可以興可以羣可以怨遠邇之事君父而至於多

識鳥獸草木之名亦在所不廢迨孟氏而亦歎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於是孔子之門弟子推尊之爲經而不敢以他有韻之言並蓋千餘年而河汾王氏出而慨然以兩漢魏宗廟之音及曹劉以下之所詠撰刪而叙之以續三百篇之後天下後世羣起而攻之曰僭自王氏之爲僭而天下後世卒不敢以其詩而望三百篇嗟乎雅頌固無敢論而諸國之風寧盡有出於情而必止於禮義者夫子故不盡廢之今試取漢魏之合者而較國風之稍離者亦寧至大徑庭且夫時代之汙隆風俗之敦衰與政事之得失物情之

變異可約畧而得之即孔子生河汾其所取舍與王氏不可知然之未必不爲王氏刪也然自三百篇之外遂無一完什而虞夏之際其時固太樸不斲然治而爲明良亂而爲五子之歌世豈無一二興者必至殷周而稱始孔子既沒而爲七國其人固日尋于干戈無暇及篇什而亦豈無一二可傳者必至於漢而稱始且區區夷僭之楚侏離鴂舌尚有屈宋之徒爲之抒發其文藻而齊晉之褒衣博帶賓筵雅歌又豈無一二能賦者而乃竟寥寥也毋亦孔子之前故有之而不爲太師之所采因而有未睹者乎三百篇之所捨與孔子之後其爲詩者佚於兵燹於秦火而不存乎抑亦竹簡漆書卷帙重大爲之既難而守之又未易以致此寥寥也漢之興竹更而縑爲足更而筆篆更而隸若稍易矣而非有富勢大力者不能爲以故不獲周藏於閭閻而極於舟車之所至自唐而逮五季始以五經子史之屬書而登之木付之剞劂而後楮墨爲冊之體一而子之用數百千同文之化遂徧於四海今馮氏能盡鳩古詩之逸與漢魏以後至隋之詩千餘年而悉合之吳謝陸俞四氏又能校讐敬之所行而重梓之即不必富勢有力者損一

月之食而可得不必通國大都自鷄林之西玉門之東以一襆載之而可致嗟乎毋論其皆可以興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君父要之不無毛髮益而於鳥獸草木之名當亦不乏也吾甚愛夫馮氏之與四子者能得孔子之遺意以嘉惠後學故爲序之雖然孔子而在吾尚欲其刪者與餘者之並存毋使若古之寥寥而無可述也

馮子西征集序

馮子之集所爲西征者何其自武部遷而視貴竹學也則南戒之南而極於西矣故曰西征讀其集武部

之搆撰皆在焉而何以獨稱西征也要其成也馮子之搆撰其在武部者毋弗良而其成莫過於貴竹故以云馮子天才秀峻朗拔獨得其至而又以專精之力求之目營營日若與千古接而不復置一世於其衷第武部之作不能不攖之以事而膠之以酬應之目故不獲盡人而進之天迨至貴竹而其天全矣夫是以君庖丁之族牛而輪扁之斲輪也吾始讀其紀行之三篇而怵焉古無是也歐陽氏之濫觴而范氏周氏陸氏之横流然其辭蔓而枝今者若鏤矣若繪事矣其至者若化工之肖物矣嚴嚴乎古路史選也

紀行之詩而别牌附焉出於機入於淵五言其危長城哉若入珍之爲味至舌而甘愈咀而愈不忍已矣悠乎古詩選也彼夫記序之典而裁也志傳之法而緩也表啓之麗而則也竿牘之旨而倭也貴竹得其七武部得三矣其疏移之掛辨也與筴事之晳也則武部之與貴竹也均矣吾以爲馮子之才近柳子柳子之去禮部而游於嶺也馮子亦似之然而無愛謗作勞懸故而慕新之念以爲之梗是故馮子之天全而柳子之天琢今馮子[redacted]以爲累拂衣而歸卧於秦伯季札之墟曰嚮者吾學於武部爲之而有以爲者也學於貴竹爲之而無以爲者也今造物者惠我以日而不膠擾我我將無爲而無不爲而豈直一雕虫而已哉竊自謂今而後而天始全雖然余未之敢必也夫能使人不用者才全而德不形窺馮子之緒言與行事之皆亡但貴竹固已置四垂於股掌而戲弄之夫德機露矣馮子能不爲世用而不能使世之必不用世且妬而奪之則何如曰不得已而有功者與有言者劑也亦所謂無爲而無不爲者也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四十七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

同姓諸王表序

旨哉班固之引詩曰介人惟藩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夫豈直以昭展親敦睦之誼蓋首廣樹肺腑以夾輔王室有深長思焉然天子之號僅爲土王畿不過千里諸侯之殺也十之故以至親勛德無兩周公而爵靳九命地裁百里衛鄭以下可推已自秦始私天下孤立自剏諸公子無尺寸之地拱手以成關東諸侯之勢漢祖大懲其失故裂王王齊元王王楚子濞王吳如意王趙文帝王代皆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並制京師識者譏其矯枉過正爲易世而後勢不得不分其地降其官屬苛責以法而削其權至東平憲王遂兼驃騎將軍雖以王故位三公上而隱然臣庶之列矣魏晉而後入爲常伯出領岳牧積資累望始遷鼎司當是時一字二字皆同國封無所軒輊隋唐之世始以一字爲國王天子之親子弟爲之正一品二字爲郡王屬之稍疎者爲之從一

品以逮於宋大抵因之盖國邑不及兩漢而事寄不及六代豢之以祿食崇之以虛器如是而已元起沙漠其自太祖以下咸分部西北或爲行國以畜牧自娛樂或控西番賦城郭爲食邑又總府庫之金帛綿鈔以資之至世祖之服穆始約畧如唐宋時而爵秩稍崇事寄亦稍重

明興

高皇帝損益百代以成彝典而其大指在封建本支其衛磐石即位之元年立

皇太子三年封

諸王秦王都長安　晉王都晉陽　燕王都燕　周王都汴梁　楚王都武昌　齊王都青　潭王都長沙　魯王都兗從子　靖江王都桂林皆據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內至十一年復封　蜀湘諸子國置相傅以下官屬與　京師亞護衛精兵萬六千人牧馬數千疋其冕服則九旒九章車旂服飾僅下天子一等靖江歲祿雖薄冕服亦次而設官置衛宗廟社稷儼若親王

天子之臣貴重至太師承相公侯不得與講分禮伏而拜謁可謂隆崇之極矣　親王之支子尚得爲郡王郡王之支子始爲鎮國將軍從一品鎮國之子爲

輔國從二品輔國之子爲奉國從三品皆將軍奉國
之子爲鎮國中尉從四品鎮國之子爲輔國中尉從
五品輔國之子爲奉國中尉從六品自是雖支庶皆
得稱中尉不爲齊民而　親王之女稱郡主尚之者
曰儀賓從二品女曰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儀賓曰三
品至六品皆得蟬冠帶享祿奉推恩可謂廣矣
高皇帝既厭羣臣　太孫御曆而二十三王者皆叔
行以意行國中自如禮樂刑政幾不自上我之則傷
恩縱之則傷法於是齊黃以晁大夫之謀進而掩襲
驸下僇辱繼之諸叔惴惴人不自保

文皇因燕之成資奮戈南向僅三載而易大物雖
神武絕倫猛將僇力蓋亦有天助焉高煦狃前勝冀
濠乘國瑕用其螳螂之斧蛙黽之鼓而當伏軾不旋
踵而糜碎雖順逆之理懸亦強弱異也所以云弱者
護衛不設不得臣一切吏民進止機宜一切不預百
口之命仰給於縣官即小有淫泆越志者片紙且下
而夕繫於請室百世之社頃不屋矣然而麟趾振振
螽斯日蕃殷之孫子其麗不億雖盡大農之賦不足
以養之而浮槩一城祿請不給仕宦永絕農商莫通
於是郡王不知南面之愉支子更起齊民之慕雖大

司馬之九伐可以無施而司農宗伯技殫矣因而無
所措手適有請減歲祿者有限宮媵者甚而有限支
子者要之徒損
天子親親之名而無益於大計愚竊以爲海內大省
十有五六其得封者獨河南山東山西湖廣陝西江
西而巴蜀僅有一王不足累自兩直隸及浙西三郡
財賦之地不可以開朱邸其他若閩若廣若滇若貴
若蜀之重慶浙之東南諸要郡可以與周韓皆代郡
王而下其困不給者分從而居之官爲量給道里居
室之資所從非大國則其民易支所從皆困宗則其

人不忘上奉國中尉而下止以參室取婦官給資裝
而不適嗣籍不予冠帶不奉歲祿不限城野材者聽
其補博士弟子取科第不材者習四民之業以自給
年至六十始予本品服優之諸儀賓自鎮國以上以
品爲冠服而亡參麋輔國以下如齊民而不絕其仕
路庶幾可以展轉而支百年夫跡不問親下不議上
此在
天子獨斷而行之非可以人臣與也易曰窮則變變
則通通則久此又不可舍罷弗頒恐也作同姓諸王
表

公侯伯表總序

封建古制也而莫詳於周周之天子僅稱王而其下爲公侯伯子男不能子男者爲附庸其命則自九而至五其別則有同姓有異姓而其封則以功德不以親疏秦始并天下剗尊爲皇帝絶封建公族無尺寸之土而猶存侯爵爲二等以待有功者列侯則如武城通武之類倫侯則如建城武信之類皆有邑名而不稱國下者則關中侯有封食而無邑名然皆金印紫綬而列侯倫侯至位丞相上丞相之尊重者莫如李斯九卿之見率有大功者莫如蒙恬兄弟而皆不

得沾其慎賞可畧推已漢高帝遂裂天下以王諸子弟及大功臣而其次則因秦之舊爲徹侯亦有關內侯凡二等第功臣之爲王雅非其意至白馬之誓而獨侯國有武帝恢海宇鞭笞四夷不愛通侯之印以待有功者即功雖尠細或見錄天下之壤地不能侯而國用則苦侈於是苛爲之禁以伺其過即尠細亦見削而高帝身與共創業之臣所餘無幾封拜日下而侯國不日益漢地不小損自武帝而後封拜之與削亦漸寡而終西東二京其制畧相彷彿中間雖以呂氏之擅王與新莽之益爲公未幾輙罷自魏氏之

末司馬擅制始復爲五等曰郡縣公侯伯曰縣子曰縣男皆得稱開國金印紫綬而關內侯有不開國者顧反居子男下晉氏以至齊梁陳皆因之若北魏之與北齊皆崇啟王爵以待勳舊而其更有功者則別封郡公侯或一人而備三四爵然同姓異姓皆不得爲國王而郡縣公侯益卑矣後周宇文泰辭安定王遂以安定公終其身而其子篡魏進封功臣皆超等大國然皆稱公而不王隋氏因之至唐而始定以子弟爲親王正一品其稍疏而有功者爲郡王功臣之有功者爲國公皆從一品郡公以至侯伯子男則遞

降焉如趙公無忌梁公玄齡之類皆得世襲而他以恩賜者或世與否自安祿山之爲東平王遂毀周制而踰之然中興以後王公之格益輕至有佩纍纍持酒炙而趨走於節度之庭者而封亦不復世矣宋與後唐初之制以宗室之懿叙封王爵而其疎者與文武大臣自國公而下至子男往往以郡邑遞進徙以增其名而已戶不得言祿爵不得言世然猶斤斤守其斷焉自蔡京之公兩國而公制紊矣童貫之爲王而王制踰矣南渡以後所謂王者遂胥于宰執如檜如侂胄如彌遠矣元承遼金之後王爵尤易即將相

非數德可以一顰咲而口之獨漢人至國公而止
明興
高皇帝之下建業草創未遑其元年始拜功臣李善
長徐達常遇春爲國公而其他功臣之死勤事封贈
者有國郡公侯伯子男之贈然往往一狥元舊洪武
三年始大隆封建
皇帝之子爲親王親王之從庶子爲郡王而功臣則
公侯伯三等有世襲有流爵罷子男不置公侯位正
一品上伯位正二品上朝服進賢冠加籠巾貂蟬世
襲者領鐵券流爵則否當是時封伯者僅二人忠勤

之祿僅當侯三之一誠意至不能當六之一而其輕
可知矣十年以後封東莞徽光祿遂與侯等至永樂
初而始定居侯之下正一品之上其階勳皆與侯等
而伯益重矣凡公侯伯之任入則掌參五府總六軍
出則領將軍印爲大帥督留都管鎗轄漕綱獨不得
預九卿事大臣視漢以下獨隆崇云

高帝功臣公侯伯表序

余讀
高皇帝洪武之三年功令未嘗不三復而歎也曰嗚
呼厚而裁則而可久矣當是時封公者六人而魏公
功最大祿秩亦最重中山侯宿將也以一言之誖而
不獲公德慶侯鉅勳也以一事之紕而不獲公永城
豐而登東勝封而奪訓詞盖凜乎斧鉞焉夫孰敢有
恣睢而隕於法者然至吉安江夏臨川東平之類抑
何其殲夷狼籍也三年而後續侯者獨西番之役最
成平雲南次之其他以舊勳相錯封然至藍氏之株
累而幾若埽矣夫以馮宋公傅潁公之雄而卒不免
死嫌謂其不敝法也而帝之即帝之猶不爲置後嗚
呼可歎也太史公言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
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

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
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
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
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
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
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吉哉所
以稱罔少密者人主不覩其先得天下之所繇是以
輕視其功臣而重利其土地人臣不覩其先得國之
所繇是以易爲驕而難爲守
明之國邑薄不過再
倍一公卿而已

天寧七防利之然而至嘉靖百餘年之閒初所封六公僅一公在二十八侯其二侯進爲公者亦絕而侯二十六侯亡且土乘騶之奉後封四公二十一侯二伯亦僅西平武定在耳其故何也當是時

天子紹明　先世之道慨然下

明詔太宰大司馬追攷故實收錄故鄂國公遇春曹國公文忠衛國公愈信國公和後俱爲微侯誠意伯基後仍爲伯增其秩天下翕然歸厚焉而一時奉行之臣不能推廣　德意至使宋潁二公遂不獲一比有曹衛而李韓公暨德慶與江陰靖海之裔寥寥斷

一命之澤將無望於後聖哉夫繼絕世舉廢國天子所以攖諸侯也則自古記之矣夫豈欺我故特紀之而表其篇與廢云

永樂以後功臣公侯伯年表序

文皇帝以建文之四年七月下京師即大位用其年爲洪武之三十五年又二月制詔吏兵部差次從靖難功臣遂封淇公等二公城陽等十三侯興安等十一伯已又錄降附公增曹公歲祿封永春一侯忠誠等三伯明年封駙馬都尉袁容等二侯茂追舊功封豐城一侯寧陽等五伯五年復追舊功進封新城侯至是靖難封始究六年論平安南功進封新城西城二侯胥爲公增豐城侯雲陽伯祿各五百石已進封清遠一侯安遠建平二伯終

文皇帝之世凡再大封至

睿皇帝之元年論奪門迎駕功進封武清侯爲忠國公封太平一侯興濟文安等四伯已又封武功一伯自是終

諸帝世僅一大封而其它破軍殺將戡亂僇工之特封者不與焉嗟乎靖難諸將臣從潛邸起以一旅之師彈丸之地出萬死者三載而遂定宗社於太山之

固此其績誠巨然

英主實在軍攻堅履危斷自神授又大戰不過十餘所定軍府不過三四而已毋論中山開平其視曹衛宋潁而下抑何徑庭也定興之歸安南因自偉亦何能超潁川之下滇蜀且久復失之令

高帝之盟白馬指黃河而吾覺其功臣鮮有存者易世而後所當僅如綫之屬與倖符之盜鹵級數十以至百積封自伯而至侯遂有公者今胡以貂綸蟬聯也以此況彼誠不可同年而語自

孝宗而後執政者始知愛守名爵不輕畀而不能無

悍於首尾未暇一一釐正之然至新建之取叛王不煩
天子璽書不靡太倉水衡金錢縛之於股掌寧遂之雅東虜積級至萬餘其所遘蔽固皆艰然其績豈與他徹侯等而搢紳大夫猶斷斷有後言者何也少所見多所怪恒也又陋而不習掌故余故表之以告夫司勲者

恩澤公侯伯表序

古恩澤侯凡有三曰外戚則如呂武之爲王與王氏之五侯丁傅梁竇之類曰中官則如趙高孫程單超之類曰嬖幸則如董賢趙脩之類是三者皆能干致交典變動玄象使帷幄汗馬之勲臣解體而不可收志節之士輕視貂冕而不樂於用

明興

高皇帝毋外家三尺之濫以故王爵闌貌雖極隆於湯徐而朱邸自功臣外無兩者他若李隴西縣尚主而贈爵然亦岐陽大勲所推本而戚穆椒房之光寵其兄横貴不過叅者而又奪之獨於晚年梁公之券施於充妃之從子顯出相貴邸入陪禁籞至建文而削奪識以爲非不幸云

文皇入纂之頃中官猶在邸而仲氏已前開國夫固憫其禍收其烟而執經者猶疑之然以中山之勲塞天地家有兩公府及百代不爲幸也

昭皇后母儀奕世幾於文姒以故張氏得封二伯其後漸因之至有自侯而進公者自保傅而正大師者然會昌主兵符而不能易

人主之喜怒壽寧建昌能易

人主之喜怒而不能與外庭之進止其極不過貴富其樂不過宮室狗馬聲色其威怒不過行閭閈雜匹而已

世廟慎壽寧建昌之積侈執而繫僇之一時肅然而又申明考功令下所司悉裁諸外戚之世封者獨定公以中山故彭城惠安以

昭皇后故且半援帷幄汗馬爲他則擁護心乎孝烈而家一襲晉接窮乎榮恭而不予世天下服其公快其斷而不敢以少恩病之斯所以爲肅也若夫中貴人之擅柄代有甚矣幸而未繫其實不敢身冒封爵而正德之亂其昆從以逆廝養皆得濫竽焉嘉靖之教方士之無賴者居一矣皆未幾而紬削繼之著爲令甲萬世曉然知其非常可無慮也作恩澤公侯伯

表

追封王公侯伯表序

高皇帝之始定建業也於他官制皆草創而大捐其爵封以厲死主殉義者故於死事之臣必有贈而胡大海廖永安至首開公國而是時帝尚稱吳國公云蓋不嫌肩並矣第其他郡公邑侯伯子男皆仍元之故不階極品追卽大位洪武之三年始進公侯位一品上而罷子男仍與諸功臣約其級也公則王之侯則公之自是而後諸功臣之顯終者不及半而其他或以大憝麗辟或以微眚件

旨皆格不復擧都督孫僉事而下至指揮閒取死事閒追舊恩往往超登侯爵而都督同知以上未有沾被者至洪武二十年而後上春秋高有司息於脩擧弗也遂寥寥矣永樂仍大槩仍高帝之舊而丘淇公以比討失律不得王而朱平陰以嗣公比討失律獨得王其他有開國邑非罪而弗獲封者或嗣公侯伯非公而獲封者都督有以恩而獲伯者有以功而不伯者有舍爵邑而贈公孤者有六卿舍公孤而稱爵者易世之後不必盡出獨斷政府與操割者上下惟以意焉語云後主所是則爲令其然豈其然哉今考而表之追封王公侯伯表

公孤表序

三公古官也自周公制爲一代經典而係之曰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又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蓋坐而論道者其體誠重而其選誠不易矣漢承秦制設丞相大夫以至九卿而罷三公不復設至安漢公莽竊政始自爲太傅而以虛名崇故承相孔光爲太師東漢以後惟代置太傅一人躋三公上而隆其秩曰上公至董卓竊政自相國拜太師

踰諸侯王上而幾成鼎革矣晉以避諱故改太師爲太宰然猶在承相下大將軍大司馬太尉司徒司空上江左以後自王導謝安外非宗屬尊貴者亦不及而北魏之季太師與大承相並加以待執國之臣比齊周之太師與太宰並設至太師而序遷太宰乃叙遷左右承相則又外矣宇文泰之執國始倣周官自爲太師大冢宰兼總五官之柄而宇文護因之其事雖美其心則慝矣乃欲與三代比隆得哉自隋迨唐大抵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曰上公而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而宋氏亦因之然三公不時置而所

謂三師者抑何寥寥也太師重矣乃有謂太尉次重寧與太傅而不與太尉者宋徽宗政和定官制始以太宰易左僕射少宰易右僕射爲眞宰相太師太傅太保爲三上公以少師少傅少保易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孤無職而有秩以降宰執之資深積崇者南渡而後因之元人得中土公孤皆如故而復置太尉司徒司空環衛之微勞與言色之眤合朝拜暮加不可勝紀

明興

高皇帝始鑒正之罷太尉以下官而李韓公善長徐

魏公達以舊德元勛爲太師太傅然亦無職事不置掾屬防閑洪武十三年罷中書省采御史言欲特置三公府竟不果而僅設四輔官位尚書上聘耆儒自布衣徑爲之賜坐侶和分四時以寄燮理之任而無何復罷師傅之官自魏公薨韓公誅亦絕響矣將下視傅采辭所當意所謂無其人則缺者耶建文永樂代不置此官

仁宗初即位謂羣臣

皇祖考神聖無所藉毘師傅即耿末何敢於是拜張英公輔太師沐黔公晟太傅陳寧陽侯懋太保蹇吏部義自少保晉少傅至少師楊殿學士奇自少保進少傅夏戶部原吉進少保於是公孤之官備矣然以是寓美稱耳非必有燮理之實也獨宣德三年詔太師輔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榮俱輟所領從容謀議以不時召對凡所游幸必從庶幾若眞授矣而士奇榮理閣務如故自是而後三公僅公侯伯而文臣限三孤以爲常嘉靖二年以大學士楊廷和一品滿十二載且有定冊功加太傅四辭而止萬曆九年大學士張居正一品滿十二載遂拜太傅其後病甚以遼左功加太師不久卒縉紳聚而議

之以爲非故典然而嘉靖中加大同帥左都督周尚文錦衣帥左都督陸炳武弁也其非故典尤甚而未有議者何也夫燮理責之統務論道以施乳臭即公侯伯奚取焉然則文臣而加者非德嫌則議非積崇則議非齒宿而資重則議以議江陵可也夫四者備矣而議不必也政和之制又有以太尉冠武階者竊謂可采云

東宮三師表序

東宮三師古官也漢獨置太子太傅二千石至東漢爲中二千石少傅比二千石後亦爲二千石魏晉以

還雖並設三師而往往不備官大約太師太傅太保爲一品下少師少傅少保二品上

高帝初因勝國之制自太師至賓客皆無所關掌而詹事以下至於坊局始實爲官臣然洪武元年承相善長達平章遇春帶少師少傅少保右都督馮勝帶詹事平章廖永忠趙鏞帶副詹事都督康茂才等帶左右率府使副御史大夫湯和鄧愈帶左右諭德中丞劉基章溢帶贊善大夫善長基溢理省臺幾事煩目不暇給而達遇春等諸大將師征討之不遑然則以虚名被之而已所日授經者宋濂輩耳洪武二十

二年公馮勝傅友德領太師公藍玉李景隆領太傅公常昇侯孫恪領太保而尚書詹徽兼少保尚書楊靖領賓客亦不聞有關掌永樂初以公李景隆丘福領太師朱能領太傅尚書蹇義金忠侍郎墨麟領官詹事而學士解縉等七人皆兼坊學士庶子諭德中允等官惟獨僧姚廣孝專爲太子少師會

上狩北京廣孝與義忠[illegible]留輔太子學士楊士奇亦以諭德輔閣務輔太子而自是以後三師至賓客仍爲虚銜以待文武大臣之資重或有功者然三師視三孤三少在尚書上賓客在侍郎上故爲表之使有考焉

贈公孤官臣表序

高皇帝下江左因勝國之舊爲五等爵以贈勳臣及文武之死綏者其後有王公侯伯之典而擺子男至公孤絶不以爲贈

文皇帝復因之有贈爵而無贈官中間僅一將朱長史復之相藩邸胡學士廣之侍左右皆久而皆五品未及貴故追崇之然亦僅至尚書而止蓋五十餘年而寥寥如也

仁宗即位復置公孤官以居其公輔尚書義等於是

姚廣孝胡廣得少師馬京得少傅墨麟得少保文臣之贈二孤自廣孝等始也

宣皇帝寄夏原吉其卒也欲爵之而不果故特崇以太師而蹇義因之文臣之贈三公自原吉始也嗣黔公斌之殁也欲王之則無功欲毋贈則不容已故特侵以太師勳臣之贈三公自黔公斌始也周太保尚文之卒也伍都督懋之戰殁也宜伯而靳之一崇以太傅一崇以少師武弁之贈公孤自尚文懋始也鄒濟少詹事也王汝玉贊善也於

仁廟爲舊宫臣故即位而贈之太子少保賓客文臣

之得贈東宮大傢自智濟汝玉始也王一寧侍郎也以閣臣而得太子太師三品之蹟得三太自一寧始也凡 國家之典始則若濫觴繼則滔滔焉又繼則湯湯焉今而猶若有所裁者則諸典司力也作贈公孤宮臣表

柱國表序

柱國古勳官也戰國之世楚以處高勳有上柱國柱國以待相及令尹之選而其後絕不聞索觀之初以太尉拓拔高位望尊重故特置柱國大將軍崇寵之至爾朱榮亦因而遂進號爲天柱西京之魏太師宇

文泰而下八人皆用高勳拜柱國蓋所以表閥閱紀門蔭也宇文周之世爲柱國者日益衆而亦漸輕故復設上柱國冠之然品止正二而柱國爲從二煬帝之未復置光祿大夫左右金紫光祿爲一二品階罷上柱國柱國不用唐初復置然遂爲三四品勳而自是以上則止稱大夫大夫而上曰特進曰開府儀同三司而階勳不甚別矣元始復以上柱國爲正一品勳加中書承相而他官之至一品者雖加至三公而不可得

明興因之以授左右承相李善長徐達及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常遇春後更定官制正一品曰初授特進榮祿大夫加授特進光祿大夫再加或贈曰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從一品曰初授榮祿大夫加授光祿大夫再加曰光祿大夫柱國而士所謂左右柱國者然洪武三年諸功臣國公獨李善長徐達得爲左柱國其鄭曹宋衛四公皆爲右柱國左柱國貼以光祿右柱國僅以榮祿而列侯皆以榮祿冠柱國當是時伯爵僅二品勳亦僅爲護軍而至永樂初人封功臣伯爵至正一品而諸伯自奉忠誠常以下皆得爲柱國然其授亦自諸功臣而止所謂加授之令甲爲虛

故而榮養以少師滿九載亦稱榮祿而已正統四年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俱以少師加柱國而文臣之有柱國始矣然亦內閣而已成化之二十年吏部尚書尹旻以太子太傅滿考加而尚書之有柱國始矣然亦吏部已耳弘治九年兵部尚書馬文升以太子太保滿考加而諸部之有柱國始矣弘治十八年

天子即位推恩內閣而少師劉健以官啣毋可加因特加將進左柱國而文臣之階勳與上公等矣嘉靖十八年少師夏言以冊

上帝號加上柱國其後

上復以加少師嚴嵩辭不敢當謂人臣無上蓋欲以
形言之階迹
上果大悅其後復以加少師徐階階亦不敢當萬曆
中加太傅張居正居正亦不敢當居正卒遂以爲贈
而言者不審謂其實爲之也至形之論劾且謂無將
之罪而不知上柱國在唐世不爲重官而二品勳所
謂正治上卿者故自若也文臣一品不時滿柱國亦
不易得故備志之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四十九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表序

內閣輔臣年表序

內閣故翰林學士任也始
高皇帝渡江剪荊棘日不暇給矣而稍稍從諸儒生
受經而是時弘文學士基最貴幸當帷中寄丞相以
下亡敢望之已益勸馬上業進學士丞旨同及濂濂
又最幸得偕
上坐起其職大抵紀注言動備 顧問云而
上時時授以
旨使爲
詔草濂獨多所當久之
上倣宋益置華蓋謹身文華武英殿四文淵東閣二
俱大學士秩正五品徵諸明經長者以次代攝而會
丞相惟庸敗析中書六之尚書寄天下任而大學士
稱近臣不爲置僚屬亡所治
天子方自操威福亦亡所寄裁至
文皇帝纘大位始卽文淵閣召侍講等七人日入直

左右已益親
上上所與謀羣臣甚秘稍遷至大學士歲時賚予同
尚書矣
仁宣朝用太子經師恩累加至三孤益尊而
宣皇帝右文遇殺內柄無大小悉下大學士士奇等
取報行而吏部蹇義戶部夏原吉以不時召得迭入
省可六尚書事與士奇均而大學士陳山等或鮮所
關預豈非無顓職繇
上輕重裁耶論道之體創尊
仁宣迨

景及
憲大權始集今視之赫然真相矣夫閣臣於禮至貴
倨也視百司乃無重相壓何以相稱焉其喜怒借
上意故
上不嫌逼也咸福閒已意故下屏息也創白由六曹
故難不與也取以詔行故衆無敢訾也賢者當之不
見跡而治不肖者當之不及敗而亂此在人主擇矣
起永樂之壬午其姓氏歲月備茲見云

翰林諸學士表序

學士非古官其職初散寓於中秘諸省至唐文皇開
天策府而始有學士之目武后中復置北門學士閒
以親暱充之如漢鴻都而加重其後至德宗朝始定
設學士繫銜於翰林與中書舍人對掌內外制然無
定品往往寄祿於他官其資重者至嚴驗諫議而淺
者僅拾遺參軍尚不能與舍人埒獨其長一人最貴
曰承旨往往見用宰相其次亦不失三司御察卿監
至宋一切因之而益加重然不爲定品如故元豐制
行自是稍稍有恒秩元之初興定學士承旨正三品
學士以下遞降有差其後進承旨爲從一品視中書
平章政事學士視左右丞

高帝初下江南庶事草創有所稽倚寓名以備
顧問而已吳元年五月始置院學士正三品侍講學
士正四品直學士正五品脩撰典簿正七品編脩正
八品洪武二年正月定學士承旨正三品學士從三
品侍講學士正四品侍讀學士從四品直學士正五
品典簿正七品待制從五品脩撰正六品應奉正七
品編脩正八品典籍從八品九年閏九月詔承旨與
六部尚書同然班在其上十四年而改爲正五品罷
承旨直學士待制應奉檢閱典簿十二年二月始定
學士一人正五品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各二人從五

品孔目為首領一人未入流侍讀侍講各二人正六品五經博士五人正八品典籍二人從八品侍書二人正九品待詔六人從九品皆稱屬又脩撰三人從六品編脩四人正七品檢討四人從七品別為史官亦係屬焉是歲侍讀始列侍講前建文初大有所更置然於職事無損益永樂初仍

高帝舊尋擢史官解縉而下七人入內閣預機密典綸綍然自學士王景卒解縉胡廣楊榮輩俱相繼領院篆洪熙之歲大學士士奇等躐遷至三孤躋六曹

上遂不復領院矣第文淵內署於翰曹異文移往復

猶以翰林行之今雖稍稍變革而猶有一二存者如史成焚草中貴傳

旨猶傳大學士為翰林學士翰林公署中左設大學士三座學士一座而講讀學士東西對列是也學士秩雖卑而職與內閣通故係其名氏於後

中書省表序

自周六官廢而秦及列國皆設丞相其重者曰相國掌丞天子佐理萬機漢該一丞相以御史大夫副之東漢曰司徒其職分於太尉司空而權移於尚書令僕自晉以至宋其省或尚書門下中書其長或令或監或僕射其佐或叅知政事或左右丞或侍郎要皆為人主理庶務無所不統攝蓋真為相而名避之三公為貴官以加其資望之重者而南渡以後至孝宗而正其名曰左右丞相其佐仍曰叅知政事元因之置中書省令一員正一品以皇太子為之左右丞相品同令平章政事從一品左右丞正一品叅知政事從二品叅議正四品

高帝定江左以至即大位仍置中書省罷令不設餘俱如故洪武三年革平章政事食祿者不在革十三年以丞相胡惟庸專僭誅之因罷中書省散其柄於

六尚書而係之甲令曰後有請立丞相者文武群臣劾奏其人淩遲處死嗚呼聖矣百餘年來

天子不獨斷必有所寄不能不歸之內閣而至嘉靖中遂攘丞相之柄而出其上萬曆初遂並人主之尊而兼其詳勢重矣是不可不變而通也作中書省表

六部尚書表序

尚書非周官也自秦寄國事於承相而內庭有尚書其為令丞不可攷但其職僅以通章奏而已漢興至武帝而始削承相權躬自攬斷而設中書令以叅尚書至臨崩而始命大將軍霍光領尚書事裁斷萬機

可否保護萬乘兼馭宮禁而九卿將軍守相所諸白不之承相而之大將軍富平繼之稍自抑絀至大將軍王鳳而復循光故事權至侔人主丞相取充位而巳成帝始置尚書僕射一人尚書四人凡四曹曰常侍曹二千石曹民曹客曹後又益置三公曹是爲五曹然不過一大將軍掾屬而巳後漢光武不以政委三公天下章疏皆尚書與人主參決乃下三府而

至孝明以後

天子初即位輒置錄尚書事以太傅居之或以太尉參之然時置時罷而令僕射及尚書號八座其可否

庶務即令之內闕而案考功法詰責公卿又有令所不敢望者然令秩不過千石僕則八百石尚書六百石銅印墨綬令以久次始得爲郡守毋望九卿而尚書至有補大縣令者以故委寄雖重而不敢萌肆心至魏晉時令僕不出爲他官往往遷爲三公如山濤衛瓘或領開府如荀勗而居然端揆門命矣魏分尚書五曰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晉分爲六曰吏部三公客曹駕部屯田度支而尚書始以其職入衛矣渡江後定爲吏部祠部五名兵左民度支凡五歷宋齊梁陳又加都官爲大當是時六尚書雖分符省事

於今僕不稱屬而吏部尤重沿至北齊周隋有錄公則錄爲眞相而令僕爲參執無錄公則令爲再相而僕射爲參執無令則僕射眞相矣而中書主奉行門下主封駁與尚書省次體而爲參執唐自太宗爲尚書令遂罷令不復置而左右僕射遂爲開秩開元初改左右僕射而左右丞相姑美其名以爲侍中中書令優老之階而錄重於文武二選其後遂以中書令爲右相兼文部尚書而李林甫楊國忠居之左相兼武部尚書而李適之陳希烈居之尚書之重蓋未有甚於此時者而左相武部其權寄不能右相文部之

十二亦人主爲之耳至德以後侍中中書令復以重故爲勳臣加秩而二侍郎同平章事爲眞相資望之深重亦有至中令侍中者其左右僕射或以爲加秩或以爲優資大抵省事非關係天下大計而六尚書亦因之矣宋初以至元豐政和淳熙宰執之更改不常而六尚書之係尚書省如故元制中書省令丞相平章左右丞參政以釐天下之務而吏戶禮兵刑工六尚書爲曹官率屬分職其尚書遇理財則以權幸臣爲之往往奪中書柄然不數歲輒革而以尚書部隸中書省於職名頗不繼矣

明高皇帝下江南即置行中書省自領之即吳王位改置中書省而於六尚書勢不違設洪武元年始備六尚書皆正三品而侍郎正四品郎中以下品秩有差而皆隸中書省一仍元舊獨戶部事煩設三四科尚書尋亦罷十三年丞相胡惟庸以專擅棄誅分其職於吏戶禮刑工兵部分大都督府爲五而攝其樞要於兵部陞尚書正二品左右侍郎正三品雖並稱政府而名位不極事權不專

天子之威福無下移蓋隱然周世六官之職而獨冢宰不制國用司徒不掌邦教以此小異耳建文之

主歸重左班以故進尚書正一品增設侍中正二品侍郎品如故欲以挽五都督之上而權輕位崇遷拜太驟識者以爲未然至

文皇即大位而悉更復洪武之舊矣是時改北平故燕國爲北京設行部尚書以總布按二司事行都督府總都司事永樂四年

上狩北京討北虜經畧定鼎之業難備行九卿印以從然

皇太子以元良監國大小庶務悉以委之唯封爵太辟及除拜三品文武職六科都給事中以聞而戶部主粮餉兵部主軍旅禮部主朝儀始以行在尚書夏原吉方賓呂震扈從而九卿印務往往令原吉兼攝是時六部政本猶在南十七年而

皇太子歸青宮以

皇太孫留守南京六部政悉移而北十八年行在六部落行在字諸九卿大小省署之留者皆稱南京洪熙元年

天子留意留都諸九卿大小之在南者皆落南京字而六部復稱行在宣德三年始定如永樂弘正以還內閣日益重而六尚書日益輕然老臣勳業稍重加

三孤東宮三師若吏兵之長猶能與之抗而至分宜之得政則若外臧矣江陵之當國則若曹郎矣嗚呼人主不可以太阿授人哉余因考六尚書姓名自永樂四年而後十七年而前其在南北者皆列之本部十七年而後在南者始列之南京蓋以政本爲重故也

都察院左右都御史表序

都察院古御史府也自周官御史掌贊書授法令秦人因之自漢益重置大夫以貳丞相銀印青綬位上卿於萬機無所不參攝每丞相闕則大夫以次選代

成哀之際改爲大司空與丞相大司馬俱封侯位三公金印紫綬後雖旋復旋改而建武以還遂定與太尉司徒仍三公故鼎足承君矣當御史大夫時有中丞二在內則掌蘭臺秘典受公卿奏事舉劾案章外則督部刺史與丞相司直司隷校尉察舉非法曰大司空設而中丞廢獻帝時尊權將曹操併太尉司徒於丞相俾任之而郗慮以御史大夫爲之闕然不復置中丞至魏黃初建司空官仍罷大夫不置而歷晉宋南北朝以至北齊後周別設中丞主臺事而御史府自是稱臺矣後魏以至北齊改中丞爲中尉最號

雄峻若李彪崔暹之類糾按威貴威行朝省瑯琊帝子之尊尚假赤棒之威以自張餘可推也隋始復置大夫罷中丞唐初亦因之有以其官爲大司憲者以臺爲肅政者而職任如故開元之際復爲御史臺而大夫與中丞不並設其職俱以振綱紀察姦弊中丞秩雖卑於大夫然雄峻過之至有徑入相者宋初有中丞而無大夫其屬有侍御史監察裏行知雜之類大約三司使學士承旨以爲班知諫院司諫正言以爲表裏參知樞副丞郎僉院以階進監司牧守以待退至元而尤重其任設大夫從一品中丞正二品侍

御史從二品治書侍御史正三品皆爲長官當是時札牙篤帝有恒言中書省樞密院吾左右手也御史臺治吾左右手病者也旨矣

明興其初制一循元舊當是時左右大夫湯和鄧愈數將斧鉞符外出而中丞劉基章溢理臺事其後汪廣洋陳寧亦俱遷大夫洪武十三年胡氏之事發而御史臺僅設左右中丞俱正二品侍御史正四品而已十四年始改爲都察院然僅正七品其官有御史而無都御史十六年仍爲正三品明年改爲正二品於是定設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

左右僉都御史正四品職糾劾官邪申辨冤抑而所屬御史分爲十三道御史巡按以至他公委出則奏請還則考覈然御史獨不係都察院以示得相糾察之意建文初改爲御史府設都御史一員左右副都御史各一員品如故十三道御史曰左右兩院監察御史永樂鼎革悉復洪武之制其後移都察院於北京而留者曰南京都察院畧如六部矣其以左右都御史而下摠督提督參贊巡撫各鎮者初自本院出曰公差事完或得代則回理院事其後不勝多則往往自部佐卿寺藩臬遷轉亦不復歸院以爲恒久衷

御史大夫中丞左右都御史及左右都御史之出鎮者

大都督府左右都督同知僉事表序

大都督府因樞密院而改建之者也樞密院之職實古太尉大司馬諸將軍而其名則循唐宦官之舊五季托肺腑其權寄宰相上宋顓兵政稍與宰相次而號兩府然皆搢紳大夫為之至元而用其國人與漢人之以武功顯者第往往參互一二搢紳以贊其筴畫至明興而截然武弁藪矣

高皇之下集慶置中書省即置行樞密院而自領之功臣宿將得拜遷為同知僉院同僉判官其品秩皆仍元舊至四年辛丑之三月始改置大都督府拜皇姪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尋增置左右都督同知副使僉事官以中書參議李善長兼司馬宋思顏為參軍經歷都事皆極一時之選而同知僉院之在軍行者尚仍其故不改吳元年甲辰正月曾下位定大都督從一品左右都督正二品同知從二品副使正三品僉事從三品尋大都督坐罪廢罷不設以左右都督為長官十月進階俱正一品同知從一品副使從二品僉事從三品三年革副使陞僉事正二品凡天下將士兵馬大數陰授遷除與征討進止機宜皆屬之十三年分大都督為五軍都督府見若以為品秩如其故者而兵部陰移之其權漸分矣至永樂而盡歸之兵部所謂五都督者不過守空名與虛數而已其左右都督以下至同知皆以加邊將之有功者其僉事以待序遷者而掌印僉書之類必以屬公侯伯間有屬老將之資為都督者不能什一也故斷自十三年以前表之後不復表焉

中官考序

余讀范蔚宗所論擇寺人而歎其德之無極也夫豈人刀亂齊伊戾禍宋趙談伯子延年之屬既私而不及政弘恭石顯及政而不及爵此猶其小者趙高挾始皇之餘烈以稱僭嫡傷將相置庸主於股掌而樹之拉之位至丞相爵為徹侯而及其危也乃更欲市國於東方之兵以自王乃若東京之亂如蔚宗所稱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則光寵三族忤意則參夷五宗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基列都鄙子弟支附過半州國金寶盈仞於私藏歌舞充備於內室

狗馬人食土木被繡皆剝割萌黎以濟其欲構剪名
賢以樹其黨吁亦以極矣白簡所陳閒一挑之則逮
竄立至或假司隸之權或凭方岳之重幾幸先發事
敗快心或不能無一二勝者勝未畢而敗隨之跡其
荼毒迨有與炎燼同熄息矣三方鼎峙司馬代魏以
及六朝皆事由獨斷柄寄文武雖祚有變遷而禍絕
閹豎比魏稍縱其防則宗愛矯太師劉騰拜司空皆
恣慘屠僇深謀脅僭唐之階重坊門楊高輔國魚開
太上跳血椒宮脅擅其王稱為尚父亟不可及矣而
後復有程魚仇田之僭擅季明復恭之詐逆雖彊藩

皇列禍不逮遠而九重傷息甘同輾獄跡其終始夫
漢無異轍之不勝則賢者為陳竇不肖者為訓注計
窮憤極則何進崔胤皆假手外兵而董卓朱晃之亂
成矣宋之宣政梁師成為內童貫為外醞歌高飲以
成靖康之禍
明興
高皇帝神斷自天刑亡不眠雖制各監局以處中貴
人而不兼文武銜不侵外庭政不御外臣冠服蓋千
年之間而宮府諧如也
文皇之始不能不有所私寄是故儼保之譖幾得行

而撫監岌岌矣監軍之勢張而馬騏以交阯予敵矣
天子幼冲　毋后不中制權必有所歸而豎振遂滔
天矣舉全盛之四海挾
至尊之萬乘而授手於鶻起烏合之屬恨其身死行
陣不獲正司敗磔而磔剪晃李悉籍貲產足以紓泄
億憤蔣開中興斯則英主之英哉而丁丑一制為之
湔洗何也吉祥之創變積驕成怒積怒成逆汪直之
啓釁繆繼公亦尸骨盈邊則世制焉之哉夫以
孝廟之仁聖尚不能無李廣而況家不省務狎游是
好入處橫三老織瑾獨豺牙其間

祖宗之法度德澤蕩涸且盡幸而發自其偶以收全
勝然一瑾也自瑾生參伍發引表裏作姦非
高廟神靈非成明速明事殆有不可言者嘉靖之始
不遠殷鑒悉誅斥其渠首而又采輔臣之密贊與言
路之指摘次第收革諸鎮監軍朝野為之吐氣邊腹
為之回色雖既節不無所豫猗然不至如累季之弊
以迨於今郎有隱憂而無顯患斯何下
景帝焉夫振瑾至狼戾也公卿臺諫至狐鼠伏也億
兆至魚爛也然而不為漢唐之季者
高皇帝收天下之權以歸一人郎狼戾如振瑾者一

頞而憂再頞而危片紙中夜下而屐就縛左右無不
鳥散獸竄是以能為亂而不能為變也雖然不可恃
也余故考著為上下二編其灼然稱賢如恢恩覃昌
雲奇何文鼎者百不能一而振瑾吉祥汪直之類至
不可勝數云

親征考序

古者司馬掌邦政以平夷寇亂雖其文曰張皇六師
然豈必
天子在行而後謂之武哉戎衣一著於牧野之督即
倒戟而包以虎皮示弗勿用是故垂旒於桑㡿而天

下蓋蠡如也漢高滅秦蹙項莽雖雄而帝之竟不
能自戢遷其餘以與睢茹角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乎
城之歌天下悲焉唐文以百勝之智據饑羸之大衆
而不能得志於小虜安市之後幾以身為餌嗟嗟亦
危矣哉我
高皇帝固已深燭其故彭蠡之後不復親駕大將拜
籌於受脤之頭而九有茅靡於賜履之下王者無敵
夫豈欺我
文皇帝斬神龍之足而立
比極與虜牙角躬啓六飛為吏士先夫豈遠慕雄畧

而沂遺廟算哉夫亦鑿弟子之輿戶且為萬世深長
計也然而被堅馳輕冒犯霜露以媟叵測北望而拋
遺弓之痛至今猶若新矣
宣宗神武將強士良而從事屬國之孱夷若山壓卵
然使閹振狎之而輕以
萬乘委敵卽令瑱裘攝魄紫蓋還洛而蒙塵之辱畢
世莫可洗矣三敗
代而狃不知戒輕從中貴慫少編虎賁而幸脫於其
吻胡可再恃也語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夫
人主之價寧直千金哉

九重之沈沈而尚不能忘戒心今率然而臨虜莫寄
命鋒刃其殆寧獨垂堂哉故曰白龍魚服豫且制之
因畧紀其事自
高建
武凡五世而出塞者六平內亂者三以存萬世規云
爾

科舉考序

兩漢之世文武之用非一途選舉辟召署吏積閥往
往雜進晉世始重門第而中王之說尚隱然三物之
遺江左則王謝朱陳北方則崔盧李鄭門第之勢益

專而不可反隋煬矯之設科取士白屋帛裳稍一氣吐唐宋因沿雖登進尚廣而途則日益重矣元興自朔漠以馬上得天下固不盡廢宋舊而省臺之正皆委應於其族類科舉之所分爲左右右羌虜而左中國掾史紛進辟署惟意是以吏治若亂絲而不可整高帝之初或致禮聘或收田杖簦皆朝起鋤來夕登膴席洪武三年取畿内諸貢士尋未及會試而官之明年始復試得進士吳伯宗等以爲諸儒生多未脫佔俾無益天下大計罷之又十三年而始更布條式載在甲令二百年來公卿大夫之業皆出於此易

代之際灼然名臣至孤卿者當有楊士奇之踏登劉中敏楊善之版築夏原吉郭進胡儼吳中呂震之應辟書而其後遂寥寥矣世久事殊法網微踈始才其間益至嘉靖而司水鏡者往往門互市田更買奴亡不稱關節而得揚揚與經生伍相門紈袴寄望郎夕拜而不就乃至援爲乘之臂而奪其鼎甲談之酢齒聞之扼腕蓋至今尚未艾云言路諸臣抉摘頗峻中人主亦微覺之而當事者以弗便已弗竟也乃作科試考

謚法考序

余嘗有謚法通紀三十卷列其凡而序之所以標先王制謚之本旨與歷代沿革輕重之變畧備矣至明亦有紀而未甚詳於是徧考金匱國史之藏秘閣之籍參以家乘而後靡所不備凡有釋義者皆附籍也每故事大臣卒禮部以謚請報俞矣則内閣以兩字者三請于

上而自擬之是以具釋義也洪武之尚爲吳也諸功臣死事有勞而夭者皆榮公侯之爵而傳之謚終

高帝世文臣弗得也武臣即都督弗贈侯伯弗得也至建文而待制王禕得謚文節矣文臣之有謚自禕

始也其謚小臣者亦自禕始永樂之制嚴矣終

太宗世文臣之得者僅姚恭靖廣孝胡文穆廣而恭靖之爵則公也文臣之有謚僅文穆一也洪熙初始大合故臣凡勞於

國謚於官三品而上易名者十餘人而後文臣之謚廣然

宣英之代猶斤斤焉持其柄而弗輕予且夫曾王受子也秦王次嫡子也

高帝命之曰荒曰愍而登之冊曰不敢以子故而廢

天下公其於宗室諸子王尚有評也文臣之有榮顧

也則瑕弗掩也文榮之以爵也文愍之以事也庶幾
寓賢矣婦人之有謚也自
后妃而外則死節也公主之有謚也自
仁宗之憐愛女始也乳媪之有謚也自
宣宗始也乳媪之夫之有謚也亦自
宣宗始也方士之有謚也自
世宗始也謚而四字淫矣而使方士得之則益淫也
當
世宗之季吾又得二事焉夏文愍之持秉則同列皆
中謚及身以罪死易世而後牽復所得者中下謚也

懷而嚴氏之持秉則其子爲市焉非上所甚注懷者
必賄而後得不賄不得也即得之不腆不上謚也及
身以罪竄削弗謚也夫謚者人主之春秋也尊則稱
天以命之不尊則與天下共隲之而柰何爲大臣脩
怨賈利地也然則如之何其必畧採唐宋故事遇大
臣以謚請有　命旨則翰林之司篆者爲議而定二
謚焉以授禮科科詳之復議而上之閣臣復裁而取
上裁凡文臣二品而上及勳親臣公必謚侯伯之推
軍府加保傅必謚謚兼美惡二品以下自卿佐以逆
庶僚有德行政術者亦有謚謚則言官請之禮部裁
之有美無惡可也自
國初以至
先代勳臣若傅友德若徐輝祖之類文臣若章溢若
唐鐸若胡儼若魏源之類武臣若劉玉馬永王効之
類諫臣若楊瑄黃鞏王思楊爵之類儒林若吳與弼
陳獻章胡居仁之類文苑若李夢陽何景明楊愼李
攀龍之類追之以謚可也勳臣若李善長馮勝若廖
永忠耿秉文若丘福之類文臣若陳循若徐有貞之
類追之以謚謚而不盡蔽瑕可也又若于謙者易之
以上謚可也爲安劉吉汪鋐張璁者易之以下謚可

也凡此數者皆所謂與天下共隲之操法於賞罰之
外而毋使人得而議其後者也

皇明盛事述序

不佞生既當累洽之季而又家世從縉紳後竊有志
蒐訪古公卿將相之盛屈指西京以還若功臣之族
鮮適籍者計獨有外戚王馬梁竇之屬雖鼎貴不足
道而承相徽侯父子相繼僅絳條韋平兩三氏而已
東京尚行誼薄華腴玄纁羔鴈施自黃耇辟書徵輪
偏於白屋而關西之楊汝南之袁乃亦有四世爲三
公者西晉之習流爲江左變而北魏門蔭相務爵封

道[illegible]一夫秉軸則乘朱且垂目輪九命升冕則戴貂詎止十輩而李唐之史猶有志宰相世系者宋之郊恩三事而下推蔭必數十百指援薦亦不可勝數至於元而貞王徽侯三師三公以至三省之長非鐵木之懿親則亦怯薛之華胄閥閱朱紫雖若蟬綿而綠氣羶腥亡足稱述我

明之世文武判隔涇渭貴極冕弁者不參攻紀齒自縉紳者靡閒茅土經術施於紈綺崇頭角於賢科以故視前代小遜焉是若和氣磅礴淵源流衍雖義取側微材由自奮而門積膺華躋若懸備至乃德耐互凝君臣交契或發附風

雲或憑依日月祿位名壽顯融令終代不乏人人不之識要亦有可紀者夫觀庶寀之繇生則思坤輿之厚備脩鱗之孳育則羨海王之廣以

高帝之功德超駕堯舜

文皇之彌宇遠踰漢唐

皇仁既宏

聖許復高維城碟將繩繩振振其爲盛事豈前代可擬故畧叙一二冠之篇首庶幾讀者知所本云

皇明異典述序

夫國之有典也則號令慶罰皆在焉其曰典者何志常也曰異典者何志非常也諸創國者皆不爲常者也其業可大而法可久習之則爲常是故曰典也自古有天下之盛者莫過唐虞三代唐有天下舉厥宙之繇民而委之政既得政則継

天子之所任岳牧侯伯而傑之既傑之而復峻用其子其後輙舉祖宗之人民社稷而付之禹有天下舉五就之遁臣而委之政既托孤而廢其主廢而旋復爲尊之曰阿衡而待之以不臣周借其國付渭川之釣叟使將父稱而師事之又以其幼子托之於介弟使据君位而朝諸侯其殊也又崇以

天子之禮樂典而異者孰甚哉及其衰也以定王却楚之問文尚能守空名之賤而不肯予以九合諸侯之齊桓其國相尚能守陪臣之分而不敢逾非衰主之賢而創主之易也其勢殊也

明興

高帝取天下於腥穢之虜勢不得不有所更革天造草昧庶事裁意未及討論至末年而始截如矣其始不能無異也雖然異而非異也易世而後或革或因乘時變通加以潤色固無論巳其他或不無一時之好而有所發進或不考於禁令之舊而有所抵迕或

歸喜出於燕曬而少所衷或疑功歸之惟重而未爲衡或假無方之立而不必公或取政府之狗而不必當或言路啓於新進而不暇詳或曹爲迫於奉行而不暇執主之者快而旁觀者駭授之者以爲常而受之者以爲異也余故識而述之其有抑斥者亦附焉凡十卷以從異日稗官之後

皇明奇事述序

余既有異典盛事二述矣異典者薦之自人主者也盛事者薦之自天者也盛事之薦無非媺巳異典之薦媺居十九疵亦居一巳乃復有薦之自天而不可

言盛薦之自人而不可言典或人與事之巧相符者或絶相悖者爲其稍奇而不忍遺之別錄成卷以備虞初春明之一采故不敢稱稗史也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五十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

左傳屬事序

昔者夫子春秋成而三氏翼之左氏嘗及事夫子其好惡與之同而又身掌國史典故其事最詳而辭甚麗公穀二氏稍淑之子夏而以能創義例有所裨益於經學士大夫多習之其爲左氏而顯者漢承相張蒼諸王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承

相翟方進之屬賈誼至爲之訓故然終不得與二氏並垂中興校尉劉歆始篤好之至移書太常博士明其屬幾用此獲罪其後復命立於學官而晉征南大將軍杜預深究暂其學復傳之而稱其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而辯理或錯經以合義自杜預之傳行而左氏彬彬乎粲然公穀反不得稱並矣宋有胡安國者負其精識以爲獨能得夫子褒貶之微意來三氏而去取之自胡氏之傳行而三氏俱紬獨爲古文辭者尚好左氏不能盡廢之而所謂好者好其語而已爾於是稱左史者舍經而言史大抵史

之體有二左氏則編年而司馬氏乃紀傳世家編年者貴在事而紀傳世家貴在人貴在事則人或略而尚可徵貴在人則事易詳而於天下之大計不可以次第得然自司馬氏之紀傳行而後世之為史者亡所不沿襲當左氏時所謂晉之乘楚之檮杌以至魏之汲冢其簡者若倣經而詳者則為左其後奪於司馬氏雖有荀悅袁宏之類然不甚為世稱說而能法左氏之編年者司馬氏之後人光也光所著史曰資治通鑑其文雖不敢望左氏之精覈要亦有以紹之而上下千餘年其事為年隔而不能整衆建安袁樞取而類分之名之曰紀事本末而左氏其祖禰也頃未有若袁樞者出而吾鄉傅遜氏少為春秋以胡氏通顯而心獨儀左氏讀之累歲而始與之融會乃用袁樞法而整齊之其大體先王室次盟主次列國次外夷取事之大者與國之大者比而小者附見焉不必如訓家之所謂張本為伏為應一舉始而終遂瞭然若指掌其它句為之故字為之攷雖不能不資之杜氏舛僻者亦稍而正之必使無負乎左氏而後已故執杜氏以治左氏十而得入執傅氏以治左氏十不失一且也為杜而左者難為傅而左者易故夫傅

氏者左氏之慈孫而杜氏之諍臣也漢之時左氏故不能大重如公穀而為之者如劉所稱三張賈生輩皆通達國體而公穀之學公孫弘用以繩下而張湯傳為峻文決理又請用博士弟子治之者補廷尉史雖以董江都之賢而不能免於決事比之刻豈所謂屬事者多違而析義者易深耶使傅氏及是時而成此書令三張賈生者見之其有俾於漢治當何如也傅氏今雖尚困墨守學官部使者已從守令科論薦矣於循吏何難焉

胡子衡齊序

胡子之書曰衡齊既成而長洲令曾鳳儀氏刻之屬不佞貞序焉夫胡子何以稱衡齊也衡者平也所以平低昂而使之當也齊者和也所以和苦味而使之成也胡子所以為衡齊也其大指曰吾儒與它道角吾處吾勝而求彼負以為異端彼亦處其勝以求吾負而譏吾之未至不平而後有爭爭而不能和則害彼所謂佛也老也楊也墨也申韓也彼皆有以自持之吾衡而平之然後劑而和之則皆為我用也洙泗之後而有濂洛濂洛之後則吾儒與吾儒角彼此不求是而求相勝曰尊德性也道問學也主靜也致良

知也隨處體認也體仁也源一而流漸異吾衡而平之然後劑而和之而其源湛如也故曰衡齊孔子之言純者爲魯論而小雜者爲家語有問答有自言皆門人紀之者也孟子之言有問答有自言皆身著之者也荀子楊子文中子亦身著之者也莊子列子身著之而問托之問答者也其後而爲周子張子至明而爲薛子皆身著之者也爲二程子朱子至明而爲陽明子皆門人紀之者也胡子之爲衡齊也身著之而問托之問荅者也身著之得無有意乎哉聖人立象以盡意意不盡則繫辭焉以盡其言夫大者以道

立言次者以言明道以道立言曰經以言明道曰傳胡子之衡齊傳也其所以衡齊之意則明道也其明道將以淑人而軌世也意在明道何害於意意不在明何益於道甚矣胡子之意之審也雖然其辭得無過脩乎哉孔子之繫易曰脩辭立其誠誠立矣何脩辭之足病且胡子之學心學也反之心而苟有協耶即葱嶺苦縣不諱同也其猶有扞耶即關洛閩越不憚異也如其羽翼乎即稗史巷議不辭采也可借而彈射乎即齊諧虞初不虞詭也是故辨若儀秦而非爲強工若丘非而非爲剡逞若蒙莊而非爲縱博若脩向而非爲淫故曰其指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胡子其將庶幾乎哉余與胡子先後仕於朝而不相值第聞胡子倡道於東南天下之有志者慕趨之若流水而胡子顧不立門戶惟道之是明而已雖然吾終以胡子之辭脩懼天下後世之以辭求之也然則治胡子者當如何反之心而協如胡子之於先詰可也是所謂衡齊之衡齊也

刻注藥師琉璃光本願經敘

此藥師琉璃光如來也其稱藥師者何以藥治衆生疾爲大醫王也稱琉璃光者何以其表裏瑩徹無所

不映照也今夫耆婆之木上池之水持之飲之則能洞肺腑燭膏肓以至汾陰之鑑秦以照疾若水月之沁肌骨亡不立愈亦可稱琉璃光乎是物也物與人相待則猶有待也唯藥師之琉璃光無待者也無待則無所不徧徹也雖然天竺古先生據蓮花坐轉大法輪一音聲而響三大千一白毫而鏡無央界諸聾者瞽者躄痿者寒者熱者病臟腑者無不爲之立起而何必藥師也自願成緣自緣生用自用證體故標而歸之藥師也諸佛皆藥師也皆有此十二願也諸佛界皆淨琉璃也薄伽梵偶然而舉之耳其說其明

淺而易曉而居士復爲之注者引權而皈之實由顯而導之微且以爲莊義乎爲郭義乎雖然吾聞之古四大非我有誰爲受病者受病者心耳我無一切心安得一切病我無一切病安用一切藥我即藥師也我界即淨琉璃界也此經亦筌蹄而已居士張姓其名應文於書鮮所不通曉尤精養生晚節始盡紬之而談無生理

山園雜著小序

余治離賁園最先而又最小且不能遂當然以亡它適故時時托跡焉其後治弇山園乃始有山水觀幾

徙家之半實之所與客咏酬十於離賁園已推離賁園於敬美弟已徙處曇陽觀之丙舍已敬美治淡園余間有所還往於淡園弇園月不能一於離賁茂不能一乃各爲之記它巖瀨沼岫臺館亭榭之類亦各有標咏面弇獨詳最後爲客所跡逐亡已轉之村中故居而兒子騏築培塿疏汙邪而柄斗室其上強名之曰約圃而余亦姑爲之記而咏之聽余在弇時客過必命酒酒半必策杖相與窮弇之勝而兒質曰此某水此某丘余甚苦應接不暇今者業謝客客亦不時過即過無與爲主無可質者故理此一編分卷爲上下以代余答而已余老矣能後余存者諸園也弇最大饒石而廣水能後諸園存者弇也弇即後存當亦竟廢今世人不厭薄余文辭而時味之然則能後弇存者是編也夫蘭亭之爲亭也亦壁之爲壁也其勝不能如其名然數百千年而有勝名者則會稽之書而眉山之賦也是編也毋不敢竊比於二賢以不遂泯泯若金谷綠野者則庶幾哉

大隱園集序

故嬰山潞王仲大義於弘治間以有大造於荊蕃積德百餘年而禮樂之效始見於今王昇甫昇甫夙

累[illegible][illegible]岐嶷成質舞象之日即多誦經史百家自勵爲古文辭每撫几歎曰丈夫一當生不能珥簪橐筆佐明主上嘉下樂之治即惟有著書立言以顯見於後世第令擬擬少年以俯面看屋梁見誚胡足邸也不然使我冠遠游躡朱履而托於吏人之上日酣飽娭睇間以死死耳不亦虛捐哉於是悉謝諸王邸中之所謂樂者折節延操觚士而地僻客鮮所當捐則曰吾其求之古乎蓋既奉而後大曆前於書無所不窺亦無所不傚擬而不斷盡合曰非吾心之是衷而詳與衷昇甫今丑十矣所結撰古文辭諸體悉備爲

卷若干凡再使使走三千里而授簡不佞曰吾子一
世龍門也以不穀之幸而獲共此天以不穀之不幸
而叨有宗祊寄不獲從子於太湖之杜雖然形用隔
也神用通也嚮者竊東之心矣而猶未安也非吾子
之衷而誰與衷余讀昇甫書竊悲其氣之拂鬱而壯
其志之果也已盡習其言而又微窺其諸也昇甫之
國曰荆今夫有荆璞於此甫就剖而工僅半之其器
未遂成而光未盡發也然而不失為良玉及其就也
而天下以連城享之珷玞之為器非不偉然觀也天
不能以器名而不能以玉名今夫世之不為珷玞者

辯也昇甫之詣則璞也其器而已耶其玉而後器耶
余因知昇甫之志之不但為器也昇甫之為古樂府
光發矣工十而得五近體之工十而得八志傳記序
之工十而得六其琢劘易矣繇是而不已焉世不以
連城享者吾弗敢信也余老且厭筆硯豈其能攜三
日火昇甫之鄉有陵陽君者試叩而質之益昇甫雖
貴振人爵然意殊薄之居恒白帢单練步田里間謂
客弟字我以山人自我則有所不敢辭余故稱昇甫
云其所治國曰大隱而集因之亦兹意也

刻如來密因脩證了義萬行首楞嚴經二十五

圓通觀世音菩薩讚聖序

我釋迦世尊之御泥洹舍登獅子坐也蓋諸大菩薩
弟子人天慧福障業之藪也問悟則七大十八界俱
通簡聖則二十四地俱屈匪惟表清淨音之眞體實
欲闡施無畏之權用是以我阿那婆羅吉低輸菩提
薩埵能黙際而仰契之始者同顏氏之如愚後則若
黠也之鎔爾竊揣其敍致恒河沙劫前承觀世音佛
出世發菩提心從聞思修入三摩地聞塵既亡內根
旋盡繇三空智至滅諦理超越世間獲二殊勝上合
十方諸佛之覺心同一慈力下徹六道衆生之異境

同一悲仰慈悲既切勝解復圓是故入諸國土無刹
不現所謂三十二應者自佛與獨覺聲聞而下辟摩
呼羅伽緊那羅阿脩羅而上願就者就樂脫者脫方
便說法剎那立應變化現身婆娑徧滿所謂十四施
者一切兵戈水火險盜狂鬼之害以至壽考貴富子
女之求其相而去三貪嗔癡精而獲四不思議莫不
馨我願力俯順兆情探之若闔合之若契是以世尊
嘿而許之為放五體寶光遠灌十方微塵如來及法
王子諸菩薩頂諸如來亦放寶光來灌世尊及會中
諸菩薩大弟子阿羅漢頂天雨蓮花五色間錯地成

法界一等平正交光相羅如寶絲網梵唄琢磨勝鈞天樂我世尊默許之不是又命曼祖室利與法王子為偈以別之而我阿那婆羅吉低輸執魏乎巍巍乎鷲嶺之標衆峰望月之奪列宿矣夫弟子如憍陳那優婆尼沙陀輩亡論也菩薩如香嚴月光童子輩亡論也自憍陳輩而進之若舍利弗大迦葉大目揵連輩之智行尚亡論也自香嚴月光而進之若持地琉璃光虛空藏之心力圓明尚亡論也以普賢之功行宏深等阿耨海藥王之志願精堅踰金剛石大勢至者彌陀之右拂慈氏尊者釋迦之嗣王豈伊異途可

加軒輊況我世尊親吐法音謂無優劣前後等別而法王子不少假借條析事性獨謂三摩提蘇闍中入謂觀世音得大自在彼二十四聖賢者爽然而退居其所夠躬無擬色返照無諍心豈非用示表留以劣顯聖上順世尊之密旨下開萬劫之法門用是階級不形町畦盡泯一會之中莊聯如也又融融如矣嗟呼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傾耳而聆之亡聞也然而不敢以亡聞議也八萬四千爍迦羅首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狀睫而察之亡見也然而不敢以亡見議也無他承佛語也觀不取色音不受聽是故謂之觀世音謂之觀自在也菩提薩埵曰現前而不知人人具之而不識者無他不得初所發之心也然則以佛語而謂菩薩以菩薩而證觀世音者抑末已今自欲界圓顱方趾靡不能稱此菩薩而印行持誦乃僅法華所載普門之一品貪循貿易習也恒語易解也福田易嚮也若夫合體用備仁智徹上根下器而曲成之則於是經乎終始哉竊不自量倩善書婆羅門書之集工梓之以廣示夫合識同志者

宋太史詩集序

友人新安汪道貫手一編而謂不佞此金華之老書生某以見遺者曰吾郡之宋太史詩也余種種指屈未且魚燭矣苟永之梓必以郡邑之賢大夫而敘必以王先生余惘其意許之宋太史者故翰林學士承旨文憲公濂也　高皇帝既卜金陵鼎公首應辟當肺腑寄尋即大位諸典禮制作之事悉以寄之而天子又數稱　詔案嘉嚴廩一代公亦自意以不世遇不愛其所學盡出而應光上而明光溫室之代草石渠木天之纂撰下而至於畸人紅女之微飾緇流黃冠之弔旌遠而越裳鷄林之重譯亡不以得公一

言為重後先十餘年間為文大小數千篇合之得三十餘卷而獨於詩若不能當其什一者即公之在勝朝山中之年凡再倍之矣而其文僅七卷餘所為詩又不能當七卷之什一而又且就泯泯宜老書生之所以重歎而追欲傳也余不能識公詩亦不知公詩格所自第絲一班而竊窺明之所以與與公之所以大顯於明者蓋何在也今夫士一操觚而業詩即知有五七言近體業五七言近體即知有唐而不知唐之盛而冕尊之盛至於懿昭之際而極矣溫韋韓羅諸君子不能有所救敗而歷歷焉用其小給之才偏悟之識況纖之學苟就之思以簧鼓聾盲之耳粗者快於卑精者巧於情其萎薾颯沓之氣不待詞畢而小夫爲鼓掌大雅之士有掩耳而歎息矣以故黃齊白馬之禍淺者不見用用者不見免而唐遂永剖而為六七歷數世而弗能一寧非其徵也今驟而誦公之詩若無以易諸君子者顧其於辭函雅而不詭寬大而不迫褻處不寞倫歷亂無傾危委蛇雍紆儼然盛世大人之象有餘地焉是故英主出胡翳埽雲蒸龍變以傳於功名之會而天下之文歸之夫豈偶然已哉王生謂不佞論詩不當爾不佞曰非也所謂

彼一時也夫論公詩而公之文亦思過半矣公集成於元至正十三年而揭文安曼碩序之矣其曰太史元官也蓋嘗以國史編修召而公弗就也梓之者顧豁令愉均也

丘謙之粵中稿序

謙之次其守潮時所為五七言古近體百五十七章而書寓余曰先生幸為我序之是時謙之已去潮而從粵之[redacted]所寓人迂迴者數月而後書至則謙之復從[redacted]下徙矣蓋皆用潮事嘗也憶余游燕中而謙之數相過從當是時謙之以詩名司農署中而至是已入閩誦謙之詩曰益高其名與毀日益偕而官日益拙吾不暇與謙之論他詩則且論潮詩夫潮自古為遷客地其吏所繇非公而罪即私而鄙其所適非瘴即寇其異日非死則竄故以昌黎之伉直嬌倔能梟其身攻天下之所必救而觸人主之甚忌諱疑其於潮若亡所望於脆者然甫下車而牢愀憂悔之念乘之奏薦樂章修國體業以希人主之解畀辭大顯以譏議佛之咎至其發之詩歌如惡水颶風濤瀧之險人所狎者若不可以頃刻行蒲鬣蠔蛤馬甲章舉人所嗜者若不可以七箸入口其萎薾沓拖之

狀使見者雖或憐而亦畀之然未幾而徵拜相繼今
謙之所治潮亡以異於古而其風物號為淳美尚賢
之所輻輳地若徧而近者遂一雄望名而謙之後先
所為詩和平麗雅高亮明郁藹然治世之音而通人
之大觀也其在郎署時屬世治平無所表見然亦清
白一節治郡之政不至遠遜呂黎第未幾而彈射相
繼嗟夫鰐魚一獰頑物耳然猶識呂黎而甘下之今
以右文不猜之朝其具耳目口舌者顧不能識一謙
之何也雖然吾不能剔偷謙之詩而僅以區區鰐食
鰐謙之之不平亦淺之乎擬謙之矣謙之名某丘氏
黃之麻城人

邵弁莊子標解序

今天下求工文章者無不閑習莊子而誦說孔子之
徒見輒批根之以為譸張幻說而皆不得其朕其名
能崇莊子者謂其旨往往超宇宙外土苴一世之倫
物非孔子之徒所能闚而陰為之者謂莊子歷訾十
二家之學而不敢及孔子所以尊孔子至矣之二說
者皆又非也莊子達生者也而所以為生之理甚精
蓋至於天機嗜欲之深淺與眞人衆人之踵息固淵
淵如也其所別於君臣父子與六經之教則又皦如
粲如矣夫莊子非不知孔子也而時時過之所以過
之者才高而不勝其無涯之智故也孔子不云乎索
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孟氏有言仲尼不
為已甚者是故孔子非不易過也然而過之不足以
為孔子今夫漁父盜跖胠篋諸篇豈必盡於孔子誣
而後疑之其詞趣之變衍肩演公孫龍鄒衍之所不
道也而以誣莊子何也吾友邵弁氏用經術困諸生
久晚而讀是書若有會焉有所標解而因以名之其
文不盡載取其粹然者而已其語不盡析取吾之釋
然者而已夫簡珠者汰其纇而珠良攻玉者琢其瑕

而下完於乎此所以為邵弁氏莊子也始邵弁氏為
諸生諸生咸推之而廢壯色既試漸以不利諸生稍
戒凌之而廢好色其後復見推尚德丈人行充鄉祭
酒而廢長者色突煙不時暖而廢驕吝色入其里畏
畏然入其室蓬蓬然即婦孺不聞勃磎聲人以為邵
弁氏深於莊子也其行高然不因而恣睢曠蕩其文
高然務於簡約條理而不敢遠於先喆之程若俱為
莊子之所不契者夫為莊子不必為莊子於乎此所
以深於莊子也

有明一丘吳楷法序

此有明三吳楷法也何以獨稱楷書之體九而楷居一焉曰大篆曰小篆曰八分曰古隸曰今隸曰正行曰行草曰章草曰大草楷即今隸也其稱楷者何楷端木也夫篆分古隸楷之原也自行而行草楷之撒也自章而大草楷之尤散者也書之有楷也猶室之有棟也其稱明者何所載自洪武而至萬曆其人則明也獨稱吳者何吳人良於楷者也稱三吳者何舉吾郡而雲間附焉故也其猶陋於古之吳也為吳郡者人五十有八焉曰郡丞宋克曰侍郎高啓曰太子少師姚廣孝曰太常卿夏㫤曰中書舍人盧儁曰尚

書楊翥曰少詹事劉鉉曰武功伯徐有貞曰太僕少卿李應禎曰大宗伯吳寬曰翰林孔目蔡羽曰應天通判祝允明曰翰林待詔文徵明曰國子博士徐禎卿曰選部員外郎王穀祥曰右布政使陳鎏曰尚寶少卿陸師道曰國子博士文彭曰學正嘉曰太僕主簿許初曰少宗伯王錫爵曰按察副使楊儀袁尊尼余弟世懋曰指揮使張元凱曰鄉進士張鳳翼沈昌期曰太學生王寵陳道復王稺登文肇祉王衡曰諸生文從先顧祖辰陸士仁周恭先葉孟堅王應賓曰山人錢紳杜環陳紹先黃姬水彭年俞允文周天球

周光程大倫王逢年陳爾見毛文煥張元舉錢允治允道恒王禎脩僧二曰大林曰明因女一曰金用元賓婦為雲間者人十一曰郡守陳璧曰學士沈度曰大理少卿粲曰太宰錢溥曰南安守張弼曰太子詹事陸深曰少宗伯張電曰奉化令徐獻忠曰布政使莫如忠曰太學生雲卿也其它曰邑尉周鼎槁李人也而郡屬公曰諸生華之方無錫人亦吳屬也夫楷而小者合已楷而不盡小者克之闇帖跋溥之陳氏碣寬之呂翁表羽之辭命鎮允明之赤壁賦約齋序微明之乞休疏穉深之二尺牘姬水之上黃御史詩

也小而不盡楷者文東之急就有貞之哀冊粲之東原傳跋也不盡楷與小者則應禎之蘭亭敘允明之著思序勅寵圖物谷成趣園三記寵之琴操也不盡楷而錄之者何為其未離楷也楷之寓于行也猶夫騷之寓於賦也其質故猶在也吾郡入之雲間二之凡雲間以書貴而吾郡以書著度也粲也電也皆以書供奉至大官故曰雲間以書貴也天下之灼然名書家者毋能舍吾郡之允明若徵明若寵次之而克而有貞而應禎又次之而初而彭而嘉諸君子而皆無下駟也故曰吳郡以書著也然而不盡爾也雲間

之有壁而度而深也其著也則克徵明伍也吾郡之有儒而杲而應禎也其貴也皆以書供奉者也雖然杲也應禎也其猶悵悵乎書稀之也嗟乎余益有深歎焉當德靖間而吾吳之臨池者何寥寥也然而允明鼓之徵明吹之寵舞之益肩其與而越莆田樊井矣今試號於郡而曰臨池者爾來不崇朝而廓之內可千人也其明日而廓之外千人也其又明日而七邑可千人也然而不能抵掌三君子也斛律氏之射獲愈多而其大父愈悲也夫書一小道也于何而紀之曰大篆深而近於理當其有以無之體也楷淺而

近於用當其無以有之用也結繩不返疇能舍楷曰小道乎哉我未之前聞也

周叔夜先生集序

叔夜爲諸生即以文義見推郡使者而余不佞與偕歌鹿鳴又四歲所而偕聘公車曹閑相聯接甚洽也當是時余壯好從客豪飲叔夜獨不飲而性善病骨立所乘羸馬亦骨立三日一趨省瘦影陵兢日中而與之語時時及節俠則毅然有三軍不可奪之色間從袖出所作小詞若詩以黃庭結法書之或弄筆散草咸嫵媚蕭踈令人自親余嘗戲之以賢者不可測如此哉而叔夜出守平度州人謂叔夜病不任守尋病良已益自勵氷蘗東方諸侯翕然以龔渤海王膠東不啻過也當入覲諸令長爲同年醵直例三鐶而叔夜僅一鐶又嘗偕之座主相臣所度諸門生出賀帛已不能當十之二邊巡從後匿跡已而過余言狀余戲謂守廉甚不小隃令長耶叔夜謝曰吾奉尚寶之民不忍賦也自是叔夜以治行爲天下最遷工部員外郎督清源陶其署治素號沃饒易染而叔夜持之益絜顧其貧與病益甚脊脊以使事過之得捐稍讀其所著書而自是别去終叔夜身不相值夫叔夜

與余後先屬居僅衣帶水地余嘗投以不腆之扎一而得叔夜報扎亦一當是時余困甚意不能無望叔夜自今刷之叔夜方蟬蛻汙濁獨立霄表而余卷蛤蜩而食之誰能若士我即叔夜不我棄我何以得當且其時縣官急叔夜材爲田間起拜二官投之以文秉而叔夜猶豫不及應以死乃余之落魄自放晚而見收再強爲大吏竟不効而老於人幽媚間叔夜不死其尚以余非夫哉叔夜死後十餘年余識其子紹元紹節因復讀其所著書凡詩四卷文四卷其文吾不知所取大較有三變焉家食以還出入眉山父

子氣益而材横飈馳雷霆使人不能正視東泰清源忽斂而撫左史蔡玉纏垂與造物爭巧楚及歸田舒而孟堅又舒而昌黎固不必盡孟堅昌黎然悠乎其味也森乎其矱也詩不必盡盛唐以錯得之颯颯乎琴李遺嚮哉二子又出其所別撰曰學道紀言謂之則見其多識畜德虛心從人庶幾乎老氏之所謂貴其師愛其資者又時時出獨至之見以參伍之豈唯一家言而已或謂人不可以無年藉令叔夜不果死其進而先秦鄴中何間哉或又曰不然覩叔夜搢其覩節將欲盡汰人間之有而歸於太上所謂人且以

爲拙吾且以爲邈而何先秦鄴中之足辱乎乃謂之曰所不如子言而余跌宕於三寸管以比於劉嵇鍾嵘者於叔夜尚有當也如子言而余所搆撰危語若投石於崇丘而欲益其高滴瀝於秋潦之陂而欲益其廣者乎以爲異若或者退而紹元兄弟意未已也撥而并其集之首學道紀言別有敘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五十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集序

鄒黃州鷦鷯集序

鄒黃州者吾中表彥吉氏也自尚書工部郎出守黃而其於郎時嘗賫所撰詩數十百篇示余曰請洗心以受彈射焉當是時余甚困於賫詩者如雷同而不可擇幾令余目逃而得彥吉詩驟若豁而朗者業以苦采新不能爲彥吉效變黃而姑綴數危語報雖往

往出心賞汗不至阿而實未有以中窾也不三載而黃之屬令沈黃岡請彥吉詩而盡梓之彥吉乃故抑之名之曰鷦鷯集而示余曰先生而忘不穀者之請受彈射乎哉余讀而歎曰余之枯楊產余肘矣而何以能彈射爲且夫所可得放者璞也今子玉也而何所放也余束髮而游於秇圃獲竊寓目作者于今垂四十年矣大約無盛於隆慶萬曆間南戒而南稍一具眉目稱男子從事鄶管即仰面而視天詑以隋珠和璧之在我而其雄舉者建牙樹幟張葺勁表表成一家言苟其力足以矩矱往昔與近季北地歷下

之遺則皆儼然若有當焉其不爲捧心而爲抵掌者多矣不佞故不之敢許以爲此曹子方寸間先有它人而後有我是用於格者也非能用格者也彥吉之所爲詩諸體不易指屈然大要皆和平粹夷悠深雋遠鉉然之音與淵然之色不可求之耳目之蹊而至味出於齒舌流羨之外葢有眞我而後有眞詩其習之者不以爲達夫摩詰則亦錢劉然執是而欲以一家言曰彥吉不可得也夫古之善治詩者莫若鍾嶸嚴儀謂某詩某格某代某人詩出某人法今乃而悟其不盡然以爲治詩者毋如樂記云治世之音安以

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如是三者以觀世足矣亡已而又有文中子者出於魏晉六季之撰辨其深而典者君子激而冶者小人碎者纖誕者夸淫者鄙繁者貪捷者殘虛者詭急以怨者狷怪以怒者狂若飲上池而後脈之十不失一焉今試即彥吉集掩其名而號之識者其不以爲君子鮮也毋論彥吉今黃州守以世卯之識者其不以爲治世鮮也益彥吉所與石友周　氏爲叙致甚悉而謬以善治詩推不佞雖然不佞言止此矣苟以千載之業而歸一人以一人抒臆而軒輊一代之作者廣用其抑以示揚巧伸其愛以逞抒則非不佞所敢任也其名集以鵾鷄有吳明卿氏闡之故不別贅

吳峻伯先生集序

予始從事尚書刑部而同舍郎吳峻伯先生與河中王丈學甫天台王新甫俱以精讞比經斷主尚書章奏而峻伯新甫尤名能文章尚書以下有所撰著輒左右顧而非二子不以任諸公卿上事岳牧出鎮以不得一言爲恥會新甫與學甫相繼遷去獨峻伯留日益重而是時濟南李于鱗以孤介少許可偶余幸而合相切磋爲西京建安開元語它同舍郎弗善也

而峻伯一見而內奇之因折節定交葢又數年峻伯始繇駕部郎拜臬佐視山東學政而余已叅佐臬于鱗亦自關中棄官歸爲其鄉人而峻伯數使候于鱗輒謝病不復見余得交關其間以請于鱗于鱗曰夫是眥者有一毘陵在而我之奈何爲我謝吳君何渠能舍所學而從我峻伯不盡然曰必是古而非今誰肯爲今者且我曹何賴焉我且衷之故峻伯卒而新都汪伯玉著狀云濟南以追古稱作者先生即遂遠師古然猶以師心爲能其持論宗毘陵其獨造葢有足多者所謂毘陵則武進唐應德也葢實錄云然

峻伯自是參政江右省長楚臬以至開府貴竹其蹤
跡半天下所至必游名山大川以廣其思游必有詩
詩必協情實調聲氣蓋庶幾高蜀州錢左司之遺晚
而稍務爲嚴重稱貴體至於才情之所發亦不能盡
揜也其文尤善緣本經術中章程往往庀材班范而
步武於廬陵南豐間嗟乎士得一當生號名家言足
矣亡論毘陵即峻伯不亦彬彬哉且夫其欲東二子
周當峻伯爲人清眞恬簡當其爲郎而藉甚聲與業
以旦夕異調蒔肉食者愳而以峻伯鋭訾故風之不
應雁塞二十年而始有金緋之命其後甚遲且顧矣

而竟用不善事言路見阻歸意泊如也峻伯毋言令
我以七寸管猶聲與市貴要外託以風雅而中躁狡
即其言若沈宋若柳州終不以雕虫之技而升中正
品固能賤之哉峻伯集若干卷其所缺者騷賦古樂
府所不多見者碑誌蓋晚而臥玉華之陽將以其餘
日極所未竟之意而補所未備而天遽奪之可惜也
學甫余丈人行官最貴至少保大司馬新甫至少司
寇而峻伯少詘踣亦爲御史中丞有四丈夫子皆才
語云詩能窮人然乎否哉

二顧先生集序

二顧先生者九嵕先生某兀然先生某王子曰余少
而游公車則聞九嵕先生有聲公車間已余竊一第
久而九嵕先生竟困公車以死或曰先生於制科經
義蹀躞千里步矣而中奪之古文辭故不能馳就羈
鞅以是屈至徵其古文辭則又寥寥不指數也或曰
先生不恒屬筆古文辭一屬筆而天下稱之則所寥
寥者奪之制科經義故或曰皆非也奪之酒王子又
曰余所猖狂於筆硯之技者踰三紀矣知有九嵕先
生不能悉至不知有兀然先生晚而始得之支硎深
山中則九嵕先生子也少而諸生尋即棄之一麾散

亟表食其力所與還往僅一陸舒技而已亡論它顯
者不知好先生言即好之亦無所蹤跡而先生特獨
老微吟兀兀若醉者故自稱兀然子先生之爲詩以
倘徉娛己而已顧無制科義及酒足奪故所著視九
嵕先生加多云余觀九嵕先生流易自放天眞爛如
華不至靡勁不示骨其啓兀然先生毋亦少陵氏之
必簡乎哉至於頌誄則潘左倫也若兀然先生詩出
之悠然扣之鑑然味之沖然庶幾乎天動而神游者
已其人酌乎元亮子光之間語即孟襄陽儲光羲也
而時時入青蓮材小不稱耳有沈生者迫欲行二先

生言遂識之矣乃祭先生業挂名當不以色得其或用九峻先生而不余廢耳沈生其謂何

孫中丞登馬鞍山倡和詩小敘

往稱登高能賦為大夫事夫三百篇即田畯紅女亦比比能之豈其釋寶博負仕版而不能當七寸管任而必待於大夫夫亦以順風而呼之不加長而響應者其人也耶彼夫播之而閭閻則為風采之而清廟則為雅若頌若吉甫諸大夫之穆如者以視吏民故易易也大中丞孫公按部崑山登馬鞍之巔慨然得三韻二十八字以屬劉尹俾其勤恤民隱而加之祖

席益戒然有餘思焉劉尹既拜詠則請得公手書勒之石而合諸薦紳先生步而和之謂不佞識其後夫馬鞍之為山以奇峭爾雅甲吳中自唐賢之咏之而和者代相踵不乏然夫要不過搜剔怪勝流連韶景達者狀其曠適窮者志其牢怪眺遠而懷舊者出其所寓觸於耳目而已未有一吐辭而不忘加惠元元若孫公者不亦休哉昔吳季子聽十二國之歌至唐而獨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孫公唐人也其示劉君而所謂極目關憂者渢渢乎前古矣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不佞不解稱詩如吾季子乃孫公儼然臨之古婁西北其嶽生而得窺唐風之遺幸矣幸矣遂姑以應劉尹

州幕劉君四膺旌獎詩序

劉君之佐吾州幕者二載所耳而四膺諸臺獎言人人殊則無不以廉首者余自束髮為諸生忝朝籍積四十年而里居之日十之七所覩州邑自參佐而下其事上官多苛責辦案牘逢迎關小不給則詬詈使捽之不免而及其苞苴請託公攫于晝市則若不聞也者而過之甚或更用是得美言以沾沾驕於人夫上下之交相蔽欺若此以求吏道之理胡可

得也今劉君寅而出酉而入一羸馬青衫於兵使者之門聞有所受事則務孜孜求當於卑赤之情而不奪吾之操而已未嘗腊一言工一步以希上之人顏色而上之人之信之不啻劉君之自信籍令諸州邑參佐盡得如劉君上之人盡得如為劉君上者吏道惡乎不秩然理也劉君之先有從靖難起而積文資至大司徒加太子賓客者丈夫子自光祿卿出行太僕孫為太宰大司馬加太子少保卓然三世名臣劉君不自言毋由知之知之而為劉君言之乃劉君蹴踖不欲聞曰公卿之後而為趨走小吏甚愧不佞則

不以爲然以陳太丘之後有拜司空大鴻臚者乃世人之目之則曰公慚卿卿慚長今劉君官未幾何即爲循吏聲拜書獎且也以所賜金買饘而羞之先公曰不敢從民間薦一盂粥也吾知劉君之無色慚也已於是欣然從學宮博士弟子請爲詩而敘之

中泠館集小敘

楚王孫鎮國將軍仲和博古多通嗜秇若渴嘗治圃武昌城中爲高樓頫瞰黃鵠磯其下有井與大江脈通仲和飲而甘之名之曰中泠其館亦曰中泠館夫中泠天下第一泉也在金山之麓修綆百尺引而出

之或曰非也在郭璞墓之稍北中有旋渦蹙沸處余既從仲和得所稱中泠館與諸賢大夫士之篇且讀且倦假枕而寐夢一道士霓裳蹁躚揖余言曰吾金山君也自吾泉之品貴於陸居士羽而見嗜於李太尉文饒以太尉之舌不啻易牙其上流若金陵之石頭城下水相距不二百里而能辨之且夫更自此而上流可二千里而始爲武昌乃能辱我中泠之名者誤矣傷一人解之曰非也自李太尉之嗜此水而入秉中書軸鎮海之節使者月爲致此水郵置苦之有水遞之目一日有異僧來謁曰公毋溺此郵置爲也

長安其坊井與中泠脈正通太尉乃取此井及中泠雜它水十餘器薦之僧獨取此二器曰皆中泠也太尉爲嘗之亡以辨也而水遞停矣今者安知武昌之不爲金山而仲和之井不爲中泠也耶余應之曰皆非也夫水未有不自天一化者也其性殊其味殊然而其源未始殊也吾不以甘苦別之而以恬澹受之通之於玄牝而納之於玉池泠然太虛之淵而蠢然太和之府天下之水皆中泠也毋論仲和得稱之即金山君不得而擅之而又何嘵嘵焉醒而志其語且爲詩一章以貽仲和

淨土盡書類選大成敘

自佛教東被而健以福田利益之說爲衆生媒高明之士如法潛道林輩不能得其精而姑以莊老之緒言飾之其辟彌修而旨彌闇獨遠公昆季能取如來之喻舍利弗者而創白蓮社菩提流支又能取如來之喻韋提希者而授鸞法師淨土之教遂大行於天下然如來大要欲以兼攝上中下智權實並顯而下智者執其權而盡以爲實則求佛於佛上而不求之心上智者憫之曰即心即佛而已如來蓋嘗曰隨其心淨則佛土淨而爲之徒者遂埽其實而盡以爲權

曰無所謂淨土也嗚呼非無淨土也自是二家之學更相詆排若聚訟而有能兼攝其標者永明壽之外蓋寥寥焉當宋之隆其文言訓故毋論吾儒即奉西方之教者前後撰述亡慮數十萬言往往枝蔓不根張皇過實其敝欲以詆訶異見壯罔其口噫嘻豈如來使之哉友人左馮王賜鉉乃獨能薈最諸說之精者而汰其複雜者又爲之創例臚繹使人一展卷而渙然解躍然慕吾不知王君之視遠公流支功德如何覺此報身栩栩蓮花間矣雖然吾竊謂王君集此以利人則可以自利則不必也吾嘗竊笑夫禪者之

與奉淨土者其流不能一而譏夫教典者之辭之浸則一也今禪之書爲百千卷而淨土之書亦百千卷然則何以謝教典者譏也君其反之心而已隨其心淨則佛土淨此非禪者語也如來語也亦何以書爲而況更百千卷哉君嘗令二嚴邑有聲稟而學佛有三丈夫子其二子已應進士舉不顧支一策徧游五臺少室東渡江訪余於曇陽之館披衲經行者三年不肯歸出處約略如劉遺民陶靖節而精進過之余甚嘉其志行之篤也故爲之僭叙其簡端

潘景升詩稿序

歟故未有詩有之則汪司馬伯玉始自司馬之爲詩而仲氏羌之諸少俊相爲不可指數而潘景升其最寥然者自司馬之爲詩好言濟南江左屬濟南已先厭人世則諸少俊之趣江左不可指數而景升又最其寥然者江左爲誰不佞世貞也嘗景升之薦始其稿曰蒹葭館已又薦其稿曰白榆社已又薦其稿曰東遊不佞覽之韡韡如也誦之復鏘然中宮商乃卷卷謂曰子之詩質文劑矣情實諧矣抑揚頓挫足矣可以雄矣子年今何許曰三十矣然則子之所未備者体所小不竟者變而子之所不乏者年而又何不

依之問曹生從傍請曰固也景升業已游建康錢唐將北走都會挈聲名執物之戲與諸賢豪執文之驂故籍先生一言之弁以重不佞咲謂景升曰子以我重子乎將子重我乎坐吾語子夫子之詩不藉我而重抑我之言亦不能使子重何以明其然也昔者陳拾遺之造都也以一寶琴而聚諸賢豪之目既聚而出其詩百卷即摧寶琴而碎之而價踊貴何者以琴之寶不若文之寶真也今子之詩拾遺也詩而我之言琴也何所藉我重也吾有友歐楨伯者一大都欲用之兩制索其所構撰得浮淮集而袖之三月不復

報巳而謂所親曰不必讀其詩其爲序乃一怪妄人
耳謂不佞也然則楨伯之重以不佞輕也而何能子
之重也景升不懌曰曹生之請談宜先生之訑訑拒
也夫我以求益者也非爲名高者也然則不佞巳言
之子之所不乏者年子發於機而中於則充實而光
輝大而化之是在子而巳矣毋論江左卽濟南而上
而天寶而景龍而建安而西京皆筌蹄也我且爲琴
碎矣不然歸以質諸汪司馬

乙酉南都序齒錄序

萬曆乙酉南畿鄉試事竣諸試而就薦者有鹿鳴之

會畢則復爲私會其次不以名而以齒乃復各出其
家世祖父子弟之詳錄之以志同升敦世好也屬余
有一日長相率而來請序余不獲辭則進而語之曰
多士而今而乃知有讓乎哉始而之挾冊而入也人
各自賈其勇以爭先而求勝也若射者之爭先而求
破的也揖而升下而飲大較以讓之禮矯其爭故曰
其爭也君子今多士之爲此會也則盡黜爭之心而
爲讓殆猶賢乎射也且夫禮之重齒也則孟先生志
之以媲於朝廷之爵輔世長民之德而爲三第曰鄉
黨而巳而不知君之世子甫十六而游太學以與齊
民齒大祀之餕與毛以第之而亦曰序齒則齒之爲
與伸於朝廷宗廟而莫敢廢若是乎其重也夫豈直
鄉黨而巳雖然自此而進公車則以射策之高下而
爲序齒弗與也服休服采以行能爲大小齒弗與也
十載九載以職業課殿最齒弗與也一堂之吁咈以
公是公非爲可否齒弗與也同道爲朋退食自公濟
濟雍雍而後齒之用顯齒之用有禮而無飾有厚而
無私出乎寔成乎睦如是而巳若夫當仁之不讓于
師則然而况邂逅之適托稱爲兄弟者哉且夫而之
所致出則　高皇帝故都也其産則又　高皇帝鄉

也二百餘年所滋培而發進者不啻數千萬人乃有
今三相國若夔龍伯夷之相讓於廟廷之表多士亦
可以興矣彼區區世好之誼故可略焉是爲序

乙酉南畿歲貢錄序

不佞讀功令至　國家所以待諸生之典未嘗不廢
卷三歎也諸生誦法孔子業操觚從事經誼則登之
學宮使其師長玉成之未巳而特設憲臣以課試之
校其尤者俾餼於宮以無虞於膏晷而三歲一試之
拔其更尤者列名於鄉書明年復大試之復拔其更
尤者置之兜甲授京朝州邑大僚以至公卿輔相卽

不及者不宣爲郡貳州邑之長乃又未已而歲取其餘之最久者二人而得一焉餘最久則不能無日暮途遠之色而其途抑而次之三則又不能不縮焉而小沮嗚呼是未知其所以重也故事諸舉子之備於南宮者　天子始爲之臨軒而試之今者諸生之貢　天子亦未嘗不臨軒而試之也且委目於師保侍從之臣其出而爲師長也則大宗伯大冢宰又三試之留而遊太學則復受經於祭酒司業稅成而後爲選人其選小亞於前二途而已即不以滿而受試而京兆其得稱尤者列鄉書不異也然則　國家

之所以重諸生何如也自不佞之來　璽書董南畿學政至乙酉而有鄉薦獲覩槩人文之盛甫竣事而復家歲薦之例以有諸生諸生亦謂使者姑以資而見推不克自振耶即使者以資而推者　天子故不以格而限者也蓋嘉萬之際兩部者惓惓並陞於三途可排巳諸生勉之遠毋論公孫平津董廣川不有掇巍科升甲第而步武木天者乎次之不有舉令長博士高第入備臺察即署者乎雖然此但其選爲耳途有三而尊主庇民之心一仕有顯晦而志行政術無兩此則不佞所以望諸生者若夫志同升諸世好諸生固自饒之非不佞意也

馮氏家乘序

馮故姬姓畢公高之後而其爲晉卿者曰萬萬之別爲魏其支裔食采於馮城遂別爲馮春秋時有太叔者自是議於齊亭於韓去疾刼於秦唐奉世野王異於漢伉於唐京於宋勝於明馮同鮮它姓其人又最顯重且賢而今按察副使某某甫之著世譜也志其畧而弗系曰吾以避節也當馮之自中原徙而江左莫詳其所自自嘉禾之縣大鮑徙濮市里則灼然矣故斷自九世祖節一公始節一公之後馮遂林林殷

殷矣一披之而可悉也世譜之外有凡例有行表有恩典有藝文有宗範合之凡六王子曰余讀宗範而知宗法之通於治法易一也其規則天矣其倫則人矣其情則洽而法則哲矣反之而敦睦之念有不油然生者乎循之而畫一之規有不肅然夙守者乎傳有之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是譜行環馮而里者其興仁讓可推也環馮里而州邑者其興仁讓可推也吾故曰宗法之通於治法易易也諸爲譜而傳者曰蘇明允氏法整矣而失之畧曰康德涵氏曰李獻吉氏辭古矣而失之訐若某某甫之爲譜

世即無論其文若何匪畧匪訏吾於兹有取焉故不辭其請而為之序

止止堂集序

止止堂集者少保左都督戚公元敬之所著也集之部二曰詩文則横槊一編既之矣曰著述則愚愚一編既之矣不佞獲卒業焉作而歎曰吾今而後乃知文武之道也當三代之盛時其公卿大夫若伊周太公望仲山吉甫輩皆通極於道德性命之與究于太上之所謂立而後以其緒措之而為功實之而為言其所謂功者不相則將而所謂言者誦而訓誥詠而

雅頌要非有二途也秦漢而下雖將相之任未判然而其學無所根抵以故其用不能相通甚然啓平之議屯田與武鄉之表出師此皆於矛盾之上得之何嘗不泓渟通理哉彼其於道猶將聞有所闡詰故也嗟乎絳灌無文隨陸無武即絳灌之武吾未之敢議不知隨陸之文其於文果何如也元敬自束髮而從軍着鞭三十年南蠻倭北勁胡横草之功勒於五熟之釜遂至師保極人臣三十年之間未嘗一日不被堅執銳與士卒共命於矢石之下何暇握管談藝哉以今觀其所著存而彬彬者師旅之什發揚蹈厲燕閒之章清婉調暢紀事之辭委曲纂寫誓師之語立斷刿將烈此猶其副墨耳著述之編跡若以為巷史黃初者顧其大微在於推物情窮時變洞陰陽之消長驗人事之得失曲而中肆而隱往往於身心實際出之機有所不能秘念有所不能忍始稍露其一斑於兵法焉吾不敢遠以三代之合稱之然何至作傳脩期楊處道工一檄長一咏而已也元敬既得請解嶺南師行過余山中而出其書曰願以此受一言摘余少長於元敬二歲弱冠汩沒於鉛槧今且老矣方有子雲雕虫之悔而暇為元敬敘之雖然元敬不得

余亦必傳且謂元敬傳余哉余傳元敬哉

六經稽疑序

弇山人曰大梁聶有周宗正灌甫氏云灌甫少負異質以古文辭名中原顧意殊不屑之汎濫百氏且徧而後歎曰舍吾粱肉而饜顏而昌歜之嗜何也盍求之六經哉於是盡治六經夫以孔子删述之教昭明如日星而所從諸弟子不得盡得其精神心術之微而各以其習識為傳訓蓋一二轉而愈失之中間燼於秦蝕於壁亥豕魯魚於傳寫則毋論其意義而已於文有不能盡通者於是漢儒之注疏起聖人之跡

賴以存而聖人之心亦日以晦蓋歷千餘年而後二程氏出若能獨發聖人之心而驟晷乎上接其統朱氏益加精焉以至胡蔡陳皓諸巨儒咸有所訓故聖人之心固嘗以不晦而於辭與事亦有不能盡合者明興　文皇帝大集館閣臣修五經四子業而一時淺儒因循乎舊不能有所折衷雖百餘年來學士大夫資以進取而高明之儁亢揭幟建牙以相勝博稚之倫間指摘一二異同以示別蓋迨於今尚紛紛焉自灌甫之盡治之諸傳疏訓故無慮數十百家臚列於吾目而唯吾之汰苟其是則不以世之所忽遺者

而廢吾是苟其非則不以世之所趣沿者而廢吾非其所治經文訛者正之衍者去之錯者理之若稽經而非出於聖人之筆則紀之必不牽合傅會以誤人之知而無我罪今所行六卷彬彬焉雖不悉錄灌甫臆其於道亦足稱爾雅矣昔者河間獻王僅能不愛其財力以收經籍之遺賈餅所發揮劉中壘稍稍有所發揮矣然道術之岐錯而不能雅馴尚灼然為漢賢宗室末灌甫視之當何如哉大梁雖一城周之孫子其麗不億咸執經而受灌甫業藍洗信陵梁孝之好醇如也則灌甫之所嚮矢家矣

王給事恒叔近稿序

王恒叔為給事中在申酉間所抗論　國是　天子為之斂容以聽舉朝震動而一旦請告歸臥天台山中久之聚其所著詩文若干首而受世貞曰吾於前輩所推挹三四公未嘗不高信陽之才與迪公之調而惜其短北地之莽莽歷下之矯矯其猶超乘乎戰恨生晚不獲從事於槖鞬餌之末也豈可以當吾世而失足下其不即惠一言之弁則請受丹鉛焉以當繩削世貞謝不敏敬報給事古有曹子桓者其人豪士也挽當塗之卒以沃炎燼噉吳蜀不足飽而

惓惓謂文章為不朽盛事與北海公幹之流較短長於七寸之管少陵昌黎詩文雄耳生平之精力意氣約畧盡於辭藻間而至薄以為小技不尊稷契其任必欲自顯見於救房相排佛骨之二章即毋論三君子後先所習與所志殊要之二者皆金重不相廢也吾嘗讀恒叔所上封事為之咋指稱歎以為文莫有大於此者且夫大丈夫不勝感慨一念用其壯於半夕之思晨奉皂囊叩神虎門行則天下蒙福不行則萬世歸名豈不亦簡易宏博哉恒叔既已得之於彼乃不自快而精意於贖日持久世所不一切好之業

如此使其遇子桓當何如其契也恒叔於詩無所不精麗而歌行古風尤自出人意表其索之也若深而甚玄既成而讀之則天然無蹊逕痕跡矣文尤能近西京出入史左敘事委致而以險絕爲功至於談名理探禪那往往有心解神悟者竊謂恒叔之進於道易也即不然而山中之業成更出而與少陵昌黎所謂者亦豈難哉彼前輩三四公恨不值恒叔耳不恨恒叔不值也於是恒叔得而弁諸簡

重刻幼幼新書序

上古聖人其視黔黎真若一體稍得其所以生者即

思去其所以害生者以故炎帝甫制耒耜教民樹藝而五穀之外百藥性味之所宜與對治之法君臣佐使之用加繼之黄帝之世其人甫息肩於兵革即憂其災厲沴疾而岐素之道顯彼其一日而不能忘衛民之生也如此然聖人之於民老老幼幼寧有二觀且必自幼而壯而後老而至於幼幼之術抑何其簡略不備也至秦越人之游秦以其地貴小兒始爲顱顖醫而張仲景之高第衛汎衍其方而得一卷已爾若夫倉公華佗徐氏父子之術神矣而未有稱及幼幼者何也豈聖人之仁其心憫尚有所不及而三代之民不甚愛其子耶將無風氣朴茂所得於先天者不薄而夭札之慮少故也然自余生長閭里間耳目所覩見人之生以日計而得全者十不能七也以月計而得全者十不能八也以歲計而得全者多矣然痘疹乘之則十又不能六也夫痘疹於幼爲甚危而醫之於方絕不及者何也或曰其症不起唐以前第不知所繇始故之前史備載人貌之妍醜疵偏獨不言疹瘢其然哉夫幼者之爲疾非若壯而老者之有七情五欲焦心勞形以爲圖其感也不煩而治之若稍易然見不能自名其所苦與所繇病狀欲方寸

之指而察其脈則其難天下之爲人父以律爲人子者之情則老者急而少者差緩然以事理論則老者所必至而少者尤催闕而可憫用是而觀凡唐宋之際有能究顱顖及痘疹諸方證而筆之書者其人不必聖人其所用心與操術則聖人也宋故有幼幼新書長沙劉昉托其爲方者王曆王湜萃諸方而詮次之而李庚爲之序者也凡三百餘年而盡散佚不備吾郡之精於醫者陳以端氏奉其父之遺意求之二十餘年而始得其全念其傳之弗廣也訂其譌刪其複而手書之於授梓人於戲若以端者不亦聖人

之徒也哉竊聞之　主上高拱淵穆日勤恩元元卹災賜租必欲使斯世登仁壽之域而後愉快然則是書行其所以陰翊王政不淺也是故感而爲序之

吳曰南集序

觀察使者雩都李公爲余言故守寶應令時邑諸生有吳曰南者其年差長於公公不以弟子畜之置之客席而曰南亦不敢自居客兩人交折節而談古文辭甚洽也俄而公出一編凡數種有覲槎稿竹西集白雲稿折麻集水影堂稿月舫集曰南之詩若文皆在焉又出一牘名爲上李公而中皆齒及余以丹鉛

之職見屬余不佞獲卒業焉則其詩辭旨秀麗神采流暢發端必工尾結必遒有色有聲必露蹊逕吾不知於大曆貞元何如置之隆萬之際灼然巨擘也文之取材尤更古雅黜降而就時趣左馬翩翩之步自不能掩夫淮南水清而土沃最爲文彩風流之地至明興而稱操觚之儁能追踪古之作者指不可多屈寶應濵湖一小邑耳而有朱升之參政與其子九江守子价升之善何李其趣正而平子价善揚用修故其詣險而麗升之之長在風骨子价之長在才情升之有體子价饒態雖父子並振而文武異用其在曰南可謂能兼之矣夫豈唯能兼之抑且折東吳李公言吾物色淮南諸名士少當意者獨一吳曰南夫子胡尚未知也夫余於天下所操觚者靡不聞風而見趣其姓名與其辭皆能聚之乃其知曰南何曉也非李公幾失之雖然猶愈於終不知也公又言曰南以歲薦危得官棄而徜徉乎寂寞之野夫豈亦函牛之鼎不可以小烹要其中必有以自信而自樂者嗟嗟如既有以自信而自樂何所藉不佞爲公曰彼非藉子而後信且樂其信且樂惝藉子而堅且天下知之不爲多一人知之不爲少揚子雲方對鴟夷而草太

玄意若無所營者至天下皆以覆瓿而得桓君山之一諾謂子雲不難然起吾不信也遂次其語曰吳曰南集序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五十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

王承父後吳越游編序

崑崙山人王承甫始所爲詩曰吳越游其之閩曰荔子編之楚曰楚游編其最後曰後吳越游荔子編余業已序之矣其時不能盡承父而余序亦不能盡承父詩已而與承父交益堅其知承父益深乃爲作崑崙山人傳思以能盡承父矣既而承父出其所謂後

吳越游者而屬余以序余乃曰吾之不能盡承父於荔子編固也至崑崙山人傳於承父生平得十之九矣而承父若有未盡者何說也得非以茲編哉於是取讀之凡五日而後卒業大歎咤曰吾誠不能盡承父吾負承父吾負承父立爲之叙敘曰余束髮而談詩自風雅而下至於近代亡慮數千年於條格升降無慮數十而所考鏡若黃初建安六年以至三唐兩宋勝國其人無慮數百千而體亦因之至　明興中葉而北地信陽歷下之輩出乃能以一人之宏識而盡擷羣有之高舉囊括包併若力政之於六雄可謂體具而功不易至承父獨不然以爲事與景者天地所自有之物偶遇而收之情與意者吾所本有之物偶觸而發之耳彼吾役也吾不彼役也然獨承父之材甚高工力甚至以故其句就而色自傳聲自律篇就而用恒有餘當其忽然而至沛然而出風馳電擊縱衡跳踉於廣莫之外使人心悸魄奪而不可禁而悠悠旆旌徒御不驚之氣象自如也及乎劇心爲字琢字爲句或陡削峭拔或宛曲綿麗驟讀之而恍然若新既諷之而又恍然若故則人工之極業矣而與其天同求其雕鏤之跡不可得也承父於諸體無所

不精歌行尤其至者五七言絕五言律小次之七言又次之其編可十卷五卷而前猶不能盡去何梧巧備之累五卷而後則以茂功之不敗而兼當徹之大勝無餘憾矣談者尚謂承父上之不能超景龍而下之不能汰咸通以後爲恨嗟乎此所以爲承父也以承父才使浮慕其名具體而必古之是御以與三君子角彼所襲三而爲四不難所以爲承父者渴矣余老且厭吟咏其於序學士大夫詩亦不勝窘今獨欣然而草承父詩序豈唯毋負承父亦且毋負我耳是編也梓而行之者吳江令徐君元其識承父最晚

而最真今以高第拜御史

余德甫先生詩集序

當吳明卿之見過而以余德甫先生之訃來相與悲詫久之即有意掇拾其遺文辭以傳又三載而先生之子棐以朱用晦之狀來請文其地下之石許之業脫稿矣而棐意若有未已者袖一編出之曰此先府君詩也吾子其有意乎叙而傳之余謂所爲地下者辨先生詩已詳且吾於于鱗也傳而不再叙棐再拜請曰昔者歐陽永叔之於梅聖俞也志而復序之其於蘇舜欽也叙而復志之人固不以幸諡二子而以

友誼歸永叔吾子之以李先生辭固也獨不曰有宗徐二先生之例乎哉此當自有故不然豈其於二先生厚而李先生薄且夫志者兼世系事行而紀之者也其稱指博於法不卑行序者序所撰著也其稱指專且於法得單行是故願及棐之未即溝壑而覩吾子也余因稍取讀之則先生之詩一而先後幾三變始先生入吾社時喜于鱗甚其緩步張拳豎頰扼腎胥精得之然而其所自致者不能勝其所從入者是故片語出而重邯鄲之價然猶未免蹊逕之累歸因以後於宅念無所復之益捜劌心腑窮通於性靈神詣獨往之句爲于鱗所嘉賞然于鱗遂不得而有先生其又稍晚運斤弄丸之勢往往與自然合或于鱗或不佞或大曆或貞元要不可以一端目之大要炗然而自爲德甫然置之古人中固居然亡愧色也江右之名嶽大江揚瀾左蠡以奇麗甲天下名相宏儒之業有非宅藩所敢望者獨於詩未有以稱也詩之病起於半山而成於雙井是二君子其源非不出自少陵特取其工與老之似而加蛇足焉半山之工工而窘蹙者也雙井之老老而僻澀者也又不幸而有呂居仁之輩爲之社而尸之其毒浹於肌髓而不可

救明與大紳子啟狂奔亡論已弘正之間一二操觚者意若有所濫觴而識不稱才篳路藍縷雖勤而未闢嗚呼先生死矣改社改木疇能舍先生尸哉先生於詩古近體亡所不致佳近體獨超近體五七言亡所不超七言律尤妙吾得而叙其凡若歐陽子之所致歎於梅蘇二子之窮不過者先生固有之然非所以論先生也

朱宗良國香集序

朱宗良者豫章諸王孫名多熿者也當宗良時諸同姓子侯居閒鮮事而豫章無重王與捐之小不受宗

正約束棄其日於雞狗屛瑟之社宗良少亦時時中
之已而折節自勉勵爲古文辭當余之罷青臬歸數
歲宗良諸從中有用晦者以其所業寓余因定交焉
宗良年差長於用晦而通余獨稍遲得其詩亦晚然
自通余之後其詩之進如日升而川盈雖宗良亦不
自知其所繇至也余旣以病屛廢然不能盡謝筆墨
而少年慕名者猶日聊蕭之願與蠅擾蒸聲蛙沸
雜令人厭而思晤偶一念及宗良走書問之謂能以
新詩悉貽我乎我當用唐人詩例而字之曰國秀時
宗良方危忌者邑邑不自得盡彙其所著各體曰石

蘭館稿者凡如干卷謂王先生幸賜一言之評以爲
異日不朽地余得而盡讀之大要氣清而調爽神完
而體舒其用事切而雅入字峻而穩運思深而不刻
結法遒而有餘味即不能盡捨歷下信陽之筏而登
彼岸要之其發於機而止於成器者自不可誣也嗟
呼以獻吉之在大梁大梁朱邸何啻數百千日從金
鏁玉以客獻吉而不聞能襲其謦咳小自顯見者余
乃於數千里之外而坐得宗良抑何幸也自古稱天
子懿戚若淮南陳思貴至戴遠游御朱紱然猶不勝
其蒸蒸宗良之困極矣其鉅麗固不敢遽望二子而

有以自樂於不朽之地意固勝之叢柳曰石蘭宗良
志也蘭者國香也請更字曰國香而爲序之

王司業先生文集序

王司業繩武先生之詩删於仲子遴年之手者余業
已敘之大要謂先生能采建安六季之材而歸開元
大曆之格其頡頏吳中前輩表表可指數而未有能
名之者蓋又大其材而惜其不終遇也亡何先生之
次孫德安太守炳璿復刻先生之文於中都而貽書
屬余則謂先王父不幸而不遇於時幸而遇於身後
以有先生序先生序乃獨詩耳先王父之所重者文

而文之所重者在章奏爲其可以靖所畜而獻　人
主以益於世乃悉受而讀之大歎詑曰嗟乎吾幾失
先生哉明興　高皇帝以馬上得天下業有文矣
而是時金華烏傷以贍博顯雖以宋氏之撰成一家
言易世而廬陵出始頗爲歐陽氏體雖不能盡得其
步驟而以典雅開臺閣之業幾成而不可變德靖之
際北地信陽稍出而倡西京然不能以其實勝於是
兩相排而不相下嘉靖之季則華州內江諸先生始
改玉矣而其端則自先生發之先生之讀中秘書其
偶凡二十四而留者僅七人是七人　者往往自廬陵

而上追昌黎氏而先生爲最又時庀西京之賦而陰益之以故祖西京者不能盡收先生而紹其統禰廬陵者又不獲奄有先生以爲羽翼其知先生者則鮮矣先生尚以爲雕虫之技而小其用故其再起宮坊佐成均於宦路嗟暢則慨然以賈長沙劉中壘次而陸忠州自居屬北虜猖獗甚先生上疏請使使齎遺金帛於別部勁虜俾爲外援苟得間則以一軍出鴈門一軍出居庸左右犄角滅此而後朝食其語甚壯而臺諫以非所宜言沮之先生意憤憤而啚　上久幸西苑輟不視朝且有贄御之變乃復上疏极論

天子當深居法宮左右前後執戟傳警以備非常豈可栖止單外以萬乘之軀試不測地因請　上還大內改元更新天下耳目以布勵精之治時　上心諱還內而名惡改元謂非故事罷先生官屈不復振矣先生前後具疏多□□家大計而尤長於禮樂家言故嘗請祀薛文清公於孔子廟庭又申明太學四事九廟災疏謂春秋哭災漢氏變服令請陵題主宜皆中反虞之義不得以吉禮從事又謂宗廟石室藏主爲宗祏公羊高曰主藏廟室西壁以備大廞儀藏主西墻埳中埳即石室也今建大廟宜於北壁鑿石爲埳納主其中以備古禮前後有報許有僅報聞而識者咸韙之夫長沙中壘忠州或早棄或中躓或晚蹶若不盡異先生然皆位九卿取宰相而其言爲人主所信采未有屈而不振如先生者則命也是三君子皆以文章妙天下忠州用宏辭進而不聞有篇什中壘則尤寥寥矣長沙有賦十餘篇今皆非其至者宜乎先生之重在是而太守之欲得余序於其文也顧余束髮從事鉛槧獨不能得其要且重者終其身汩没於耳目之好而尤見役其愧先生多矣故強顏而爲之敘

張昭甫詩集序

大梁張　甫司理晉陵過余而談古文辭甚洽也已而出一編示余曰此吾弟昭甫之詩而不佞爲次之昭甫之試於大梁也實先不佞鳴今者不佞忝再佐大郡而昭甫猶初服也昭甫素好吟既不得志於公車則其好益甚茲集成不知可藉手以爲先生乎余讀之曰可則又曰不知可藉先生而傳乎余讀之至再曰可以傳矣則請受雌黃焉既而請序其稱致友于之情良苦余追司理高誼不能辭序曰河南於古爲天地中周之都洛其文獻皆從從當冠被寓宇而

識者乃以爲詩亡非詩之亡其道亡也東漢而都則猶周矣其詩若小暢而卒不能娩西京五季而末其都則稍徙而南爲大梁梁亦中州也然而未聞有以詩標擧者葢數千餘年而李獻吉氏自北地來大梁一倡之何仲默氏自信陽應之嗣産大梁者高子業氏羽翼之已復箸家其人矣昭甫豈有意乎哉吾不敢遽謂昭甫能雖然適燕者北其軌游越者南其艋勤而嗣之未有不達者也昭甫運思必新出語必儁偏諸之鏗聲拔動人苦心之致間成自然或淺幅小不足四聲小未和耳此二端者子業百一有之北地

信陽不𦆵也夫攻詩者猶之乎攻璧者也昭甫之璧辭璞矣其器完而理就小加以潤澤則連城矣夫力追三君子而上之振宋之衰而文東漢之末毋使千古有詩亡之歎則有昭甫哉斯集也謂吾以是盡昭甫則不能謂昭甫而止是則不可相千里者取汗血可也

劉　游山諸記序

劉　松陵名家子以經術補諸生古文辭奪之既而復厭之悉棄書不習習西竺言已又兼習養生主言頗能抉其秘而家故貧至是貧益甚居恒歎曰向予乎何人哉必婚嫁畢而後遊吾立槁此蝎蠹矣今年丁亥春雲間宋生少而有物外致邀之與偕謁齊雲擥黃山白嶽之奇鬼還汎明聖縱游六橋三竺兩高收飛來石屋煙霞之勝在股掌間俄而擊汰錢唐溯桐廬抱嚴瀨遂陟鴈宕躋其頂訪天台石梁觀瀑布抵永嘉而休焉況若與謝監孫興公相值游必有詩且有記歸而出其槖得記以詑余而謂且序之余嘗謂遂古之文章無如漢兩司馬而子長甫二十則已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過梁楚以歸至於畧定邛笮而駹斯榆之地西

至沬若水南至牂柯爲徼通靈山道橋孫水以之邛筰此則長卿之所編歷而子長爲郎中時所同者夫以睇蠶叢萬餘里與日偕沒其間名山大澤何限惜天之未啓東不知有記不能發其奇以與之爭勝於宇宙而其後知有記者又多萎薾不稱獨一柳柳州稍有致而僻在荒服且以牢騷聊蕭之旨當之宜其至今不相值也某某之爲記不敢遽謂值所謂名山大澤者亦不藉某某而傳乃欲托以不朽其志則甚大故入何鐸益嘗蒐古今之游名山而記者悉梓行之於世某某既其猶在梓之外也所謂不朽者將在余

序哉將在余序哉

春秋左傳注評測義序

為春秋而著者凡四家左氏最先出而其大要在紀事與言時時有所發於經而不盡為經役公羊穀梁氏乃以其所得於夫子之門人者而各出其意以釋之蓋終其旨為經役而不能盡得經之旨第公穀之為弟子者能世世守其說至於漢而益盛而左氏不復能然自胡母生董仲舒始治之劉歆獨超乎其父之見而卓明其學太常之移幾靡嚮於羣喙而不之顧歸後漢有闕至杜預而益精詳於訓故參伍諸家之說而訂正之然其意寔先傳而後經是故其合者或以傳而證經而其不合者多飾經以從傳精識之士猶有所未滿至宋胡安國氏之傳出宋儒隆而尸之右文之代乃遂用以頒學官式多士而三氏皆絀矣左氏雖絀然以其事之詳而言之妙且贍也纂史者用其凡摛文者擷其奧如日星之麗霄愈久而愈煋如顧杜預之治左氏不必悉當而諸家之翼之者又多散見錯雜不可編究麥以椋少習春秋而於左氏尤稱精詣中年以來乃盡采諸家之合者而薈蕞之發杜預之所不合者而鍼砭之諸評隲左氏而嫩

者皆臚列之左氏之所錯出而不易考者或名或字或謚或封號咸貫之緬首一開卷而得之不唯左氏之精神血脉不至闕索而吾夫子之意十亦得八九矣夫經以志史以記此自古兩言之然而文中子猶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其獨不眥左氏者志與記不偏勝也左氏臣春秋而素杜預臣左氏而忠以椋之忠於左於杜其尤炳然哉蓋以椋之於太史公班氏皆有書曰評林而茲獨曰注評測義曰注曰測義則進於評矣余故得而序之異日左氏之鄉有翕然而官者以椋不在兩廡而在堂坫之間矣

蒙溪先生集序

嘉靖中南昌張公為左司寇而余守尚書郎公故嘗讀中秘書操握文柄有水鑑聲而余白吏牘外不敢以雕虫之習進蓋傍三月而留都數中倭赤白羽不時上　天子心器公超拜大司馬秉遷之任公至則蒐卒秉勵甲鍒峻陴覘廣間諜倭盜避徙遠去無事而會卒之悍者横少司農之餉不繼噪而戕之公馳单車於白刃之林以片言緩其鋒而徐出奇英捕誅其兇黠而卒不能勝忌者喙解機務以歸蓋又十餘年而令終於大臣之邸咸備公故靡不治生殁後

家日以落獨所著述甚富而不能無遺佚其最少子繁竭力搜輯僅十之二以走嶺大師連江吳公爲序而梓之繁復走白下屬余序余故獲事公何敢辭竊觀夫公之登第及仕宦中外俱嘉靖間當是時天下之文盛極矣自何李諸公之論定而詩於古無不漢魏晉宋者近體無不盛唐者文無不西京者漢魏晉宋之下乃有降而梁陳盛唐之上有晉而初唐亦有降而晚唐詩之變也西京而下有靡而六朝有欽而四家則文之變也語不云乎有物有則能極其則正可耳變亦無不可張公於古靡所取財於諸公間亦靡所傳麗而能用其所自發之機於偶觸之境當於無意有意之間而得其或離或合之宛詩之出若自錢劉者文若自廬陵者然欲執錢劉廬陵以一端擬公固有所不盡也大抵溫厚和平不失治世之音典則雅緻無累君子之度使文中子而尚論一時之盛於公其能舍旃或猶以未得覩公之全爲恨夫青鳳吉光之裘燬而一羽至猶百金公裘尚未毀也連江公故大司馬翁也其爲舊也非余不佞所敢望也李鄭侯之後子亦有繁者能慕侯之業以爲家傳至于今膾炙人口繁庶幾勉之哉

二酉園集序

陳左伯玉叔先生弱冠而侍其先大夫宦京師所著古文辭出必傳賞士林既舉進士官廷尉平得極意其業所交皆大父行天下長者咸折節而稱先生詩於是名驟顯著旋守淮安股肱郡視學西蜀漕于河臬藩於閩暨西楚它輶軒所經繇若周若燕若齊魯其家居七澤又皆江山名勝地有至必游游必有賦記敘之類以發之而其地之賢豪大夫亦必以不佞之託請先生一一應之不倦念無以報先生德則必求先生之詩若文爲之敘而屬門故詩梓於是先生之編益夥而叙亦稍是時汪司馬伯玉暨不佞貞亦與爲先生猶以爲未慊於志因悉裒其前後所著書若文仍屬不佞貞與伯玉曰二子更爲我敘之論者志吾之迹也今者將志吾之就乎不佞貞曰唯唯夫天地之精英獨畀之人而人之精英漸造而著之言爲詩若文是皆因天地之自然而節奏之還以黼黻乎天地者唯此二端而已詩近方文近圓其爲體稍殊而見之用則一也有自外境而內觸者有自內境而外宜者其所繇亦稍殊其成於意一也意者詩與文之樞也動而發盡而止發乎其所當發止乎其所

不得不止古有是言要爲盡之矣先生所遘内外境以百千計其言之就以數十百萬計其接遇繁其應適不窮益深得夫發與止之樞而執之者是故簡而裁直而紆淡而不厭悠然有治世之音焉人咸謂先生古詩出建安近體過錢劉文或左史或呂黎盧陽不可以蹊逕見軌轍雖然所以爲玉叔先生者故自如也伯玉宏麗工微辭嘗與先生廢傳而成不朽若不佞則何所效哉先生之於不佞固無從執手中契闊而竿尺之往返亦不啻稱神交乃余弟敬美奉常尤得幸先生如雅編中所云雙鳳篇者可徵已今甫

草先生序而敬美忽捐余今猶與先生期異日辰若之集成先生能不靳一言以爲瓊琚報哉則不佞之敘先生集無異所以敘余弟集也

魏仲子集序

魏仲子集者故司封郎魏懋權所著也其稱仲子者何懋權兄弟凡三人其仲懋權也三人者次第仕於朝以文學氣誼稱懋權最有名兩寀皆高第而官又最顯一旦以病夭故伯子悲之而爲行其集也序之者雖吳郡王世貞也始世貞隆慶初起爲大名兵使者而仲子三諸生間太守言其秀才召見之倩咏冠耳其人瑰茂朗洞人也叩所爲經生業尚未曙於體然而奇思奕奕出人表矣已奏其詩多老蒼不經人道語矣余方有事於邢州抜之與二三生俱閒呼之飯坐定飲啖自若談說慷慨無少顧其經生業漸就矩而詩亦以並進余乃以一五言排律授之於茲道三致意焉余既去大名而仲子要試爲諸生冠藉藉三輔間磬然還大試輒不利而又久之始以第一人薦順天又三載以第三人登南宮矯以第一人傳臚乙科海内無不名仲子者而是時大相勢張甚仲子意不平之咈咈見辭色又於時事時才間有所詆諆

大相滋欲收仲子不得後微覺之且擬逐仲子而死矣仲子不以時稍平而益其危言顧其行益峻道益尊天下之忌者卒不能勝其知者而乃有天邪之摧仲子亦不以一摧而解其危言遇不可將大有所論白而病拖之嗟乎天之所以篤生仲子者爲有意耶無意耶無意耶則不當有仲子有意耶而何遽奪之也仲子於詩無所不工五七言律尤其至者大較情真而語適意高而調協即其才何所不有而獨不欲以江左之浮濫掩河朔之風骨蓋得少陵氏之髓而略其膚者也文尤典雅簡勁直寫胸臆譬之赤驥盜

驪以千里追風之勢而就御勒毛嬙麗姬汰人間之粉澤而以其質顏惜也酧應之請奪之不獲悉發其蘊抱以追儷千古成不朽言而今所見者僅一班耳仲子於家與伯子叔子以三才子稱其在朝與同年顧憲成氏劉庭蘭氏亦以三才子稱伯子名允貞今為光祿少卿叔子名允亨今為刑部郎中劉生益先仲子夭云嗟乎今皆不遽夭而與三君子並老於朝不為名臣於詩若文不為名家者無所用吾言矣

桂東令馬君生祠記序

余通家子馬君故嘗與余游見其刻深經術博綜藝

文意甚念之而不知其飭曉吏治後君困公車久需選得郴之桂東令桂東遠在數千里外而君滿三載方奏最乃以他忤見臺抨得調去夫以一邑令至三載而顧得調余殆無從識其奇及來白下過君所覩壁間刻石生祠記蓋其邑之吏民追思君不已相與立祠祠之而屬傷邑曾大理選紀其治行於石夫君之有德於桂東其細至不可指數而大者乃在縻餉郵下居官之始即能布條教為之齊其瘠瘦而以次爬搔痾苦而事為之經理均徭薄稅平刑理冤民既小康而後導之禮讓進諸生與講經誼彬彬可觀跡君之所以致桂東吏民之思者不過古循吏之常然他人不能行而君行之此桂東之吏民所以思而不已也君之得臺抨也不以楚而以贛贛中丞嘗布鄉約於諸州邑而君以公委出報獨緩故銜而亟抨之然不能用他吏議加君故僅得調不知中丞之所謂鄉約者君已前行之矣余故人李臨淮侯言恭時統禁兵為故都留守見君碑而慕稱之以等碑之榻不易也別作小隸刻績珉且為題其後以身不得備民社之寄為恨且羨乃馬君屬余序之余嘗謂天下之公論不在上則在下世之治也上與下俱顯及其衰

也多晦於上而顯於下今天下名為治平人主方綜覈名實而在上猶有晦者何也漢之時桐鄉中牟之頌聲固噴赫人耳目然其令皆去為貴公卿是以能者而且久而君僅犇然一吏部選人耳然則桂東之吏民其猶賢於桐鄉中牟也耶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安敢盡謂末世哉君既為吏部選人當更得邑蘄為告曰毋忘所以為桂東者而已

鄒彥吉玄嶽游稿序

余昔癸酉之夏由京口抵武昌臬以一青雀受江山之勝頗富之詩且有紀行一序又二載而為乙亥春

叨郎纍節用間涉玄嶽禮北門貴神則有一賦四記它古近體若而篇余賦頗時時落人口餘蔑稱也竊意自有宇宙來操觚之士江行者當以倍計陟玄嶽者以萬計寧無有二三與味之同收之奚囊以洩其奇而托不朽乃遠則獨一宋陸太中務觀有江行雜錄則自武昌而上走江陵道入峽而後止其述視余更詳而玄嶽之遊近則有汪司馬伯玉徐宗伯子言然皆有記而無賦是三君子之詩余未能盡覩之當亦稱是蓋癸酉之去丙戌改歲者十有三矣而余之成執鄒學憲彥吉始繼爲彥吉江行有記玄嶽有賦又俱有詩約略視余等而其宏麗軼蕩備良史之規兼風雅之致非余所敢望也且彥吉之愉勝余者有四彥吉之游業三十餘濟勝之具充然而余其時犬馬之齒長幾三之一老矣才且盡矣一也彥吉一不中忌者意輒去不復顧爲市野服作道人裝而余不能不見束於纓弁二也彥吉過齊安往往爲父老所物色殫慕而追趨之恐後其於余見而慷然去而漠然而已三也彥吉借一道人行若支許之相遘諸往往發爲葩藻語而余則繫之四也夫豈獨余務觀之不能得玄嶽游而丞曾伯玉之不能得江行彥吉固超余而兼三君子之長者有彥吉余及三君子故可廢也余既欲自屈余言彥吉何自而迫欲序之以余能彥吉知又能知江與玄嶽故也

徐司理表異錄序

表異錄者松郡徐司理入爲南度支郎郡人思之不忘相率肖其像而祠之且致禱焉而記之者大宗伯陸公山東按察使張君也稱表異錄者廣西參政徐君也其稱異者何以司理得之故異也當漢之東京碑記之類始盛行然往往以飾墓而著思於逝者未有感德惠而著思於存者也有之自武都守李翕成陽令唐扶蕩長蔡湛始然皆以郡守邑令長而得之爲其才可以悉而惠可以專也郡尉治中別駕之屬鮮矣而況於司理則又鮮矣徐君之所以能獨得之司理者何司理近上而遠下者也近上則易以通上之喜恚而難於悉下之欲惡易通上而難悉下是故上有浮旌而下無真感司理不憚披懷衍款以求情於下情得矣奉而與臺察持即威氣以加之持殿最以務之而司理弗顧也鄭君家有功無過是矣而司理又數視華亭篆其所行皆令長事其綏輸均役平亭寃滯於下益近而於上益遠以故薦剡雖衆不廢

在事六載而僅入爲郎郎又僅南度支嗟乎斯民也三道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尸而祝之又記之序之宜也友人徐孟孺陳仲醇謂余寔知司理集而更托序焉司理常從直指按部吾郡余故耳其善政穰穰假令吾郡有思司理者余且不辭序兹復何辭也雖然令司理入而佐銓衡治臺瑣赫赫者余所不敢許矣司理名民式由萬曆庚辰進士福建之新城人不稱令官者何其思以司理故也

尹趙同聲錄序

萬曆戊子年秋八月望國尹同守立甫池州趙司理

仁甫同有事于棘闈屬所治經數足其職在簾之外二公素性深於詩居閑無事相與酬倡五七言詩歌凡百六十篇溧陽潘令徵復得而梓之問序於余二君子素與余善既徹棘各以其詩來贄詠之渢渢然音也余偶與潘令談憶在宋慶曆丁酉歐陽文忠公水州知貢舉而梅聖俞都官分校二人故石交惟其相與酬倡多亦至百餘篇而一時名士如王禹玉范景仁諸賢亦有和者至今以爲雅談然當時諸賢在簾之內故人得議其後謂以吟咏而奪其校閱之力今者二君子簾之外無害也諸詩歌才情多疏暢而後虔不知於梅歐何如將似差勝之吾又聞歐陽公於其年銳欲變其輕靡之習而歸之大雅故劉幾輩不而曾子固蘇子瞻兄弟進又有程伯淳者爲理學百世宗今歲大宗伯亟上書亦欲變奇詭而爲雅馴不不知所登斥視慶曆何如其人士之稱否何如吾不敢論論二君子之詩而已抑又聞之潘令之與休寧丁令元甫皆有詩詩皆佳不下禹玉景仁能用慶曆例附於後否今之天下名治平適於慶曆而廟廊諸公能修韓范文富之業而振之其於文復又當返浮雅正之會而二君子又能以拜颺爾雅之音繼其歐梅之後余惡可無述也序以歸潘令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

華孟達詩選序

始余罷鄖鎭歸而無錫華孟達以其文若詩來乞序余業已奇其志而逆其進之未已也始以危語應之自是孟達數買舟過余則必以詩謁其詩亦必進如是者數年矣而得百八十餘篇爲體凡三大較五言古似韋蘇州而時時上之七言古似高達夫五言律

似常建郎士元七言律似李頎絶句在大曆長慶中未易才也孟達之所搆結以淡雅爲體以和適爲用其始非必皆自然淘洗之極歸而若自然者也而至於才之所不能抑則間出而爲奇警情之所不能鬱則一吐而爲藻逸嗟乎詩如是足矣建安以來詩之爲用少以故得自致其旨而阮公陶令之所由興迨其季也用日以博而變日以不可窮於是乎青蓮少陵之業就而天下以爲正宗大家是烏可偏廢哉嘗比地信陽時不廢徐昌穀高子業今者有濟南當亦不廢孟達也孟達以余同調必欲使之衷而信於世則所不敢雖然余聞之韋蘇州在事而借灌漱音爲革體數十章以贄而求合韋殊不之領也已盡得其生平所著詩而後大喜曰子奈何強所學而從我我且幾失子然則余之所以許孟達者其能不爲余也哉余故嘗進顧山甫於孟達知其合也試以屬之

戰國策譚棷序

戰國策不知何人所述其地則自兩周而終宋其人則自周安王而終秦始其事與文則雜出諸名卿游士之屬太史公因其成資以稿史記之十三而其書故隸漢秘閣劉向稍較定爲三十三篇鮑彪合之爲

十卷彪復與高誘各爲之訓故而吳師道表爲其用至於今而猶有未暫者仁和張子文氏治鉛槧之業者三世矣於它書自謂離朋而獨此策不減杜征南即必諮之古而反之心有一字不安不已也蓋書成而諸楊托之精者皆傳之名之曰戰國策譚棷問序於不佞嘗習諸儒先言天下之亂至於戰國極矣王幾之大熸貪之使不能當一小□而千八百之君併而爲七其民日尋於干戈其俗有壯而無老有衰而無葬者十餘世矣朝而六從暮而秦衡小則市官大乃市國力用於陽智用於陰巧之極至於易姓而人

不知軺窘毒之所發身瘯而猶能快其恨卽小有可稱
述者不過市魁盜俠之騶為仁義者耳今天下稱極
治至安欽手而承一帝者凡十餘代闔閭詩書衿裾
禮樂稱唐虞服周孔葢不獨齊魯為然使老子居之
尚猶以不獲覩古為恨而安用此押闔揣摩之書為
予文氏之治之繇皇考而上迨王父三世葢精將無
好其文辭而已夫文辭之葢於將至淺也然而未
可概論且諸儒先之所推談理而雄者孰有過於孟
子輿者哉其次則孫卿第令儀秦代為摩盾之徒豈
類而談天德王道苟其自喪發之其快曰當心將必
有其馬者幸而利害之工深入於中主之耳以顯於
一時不幸而與中主合出其恣睢奮鼓之技而貽戚
於天下後世則非其才之罪也且夫敘事者之有職
國策其於太史公昆季也左氏則匹敵也是三君子
者而産於殷周之際當左右史之職輿衰治亂之所
以然與皇王心跡之微必能委曲貌擬使人躍然而
興感何至寥寥迨今嗟乎此非諸儒先所與脫也諸
收談㨾者左祖於茲策者也子文氏三世則又左祖
於談㨾者也是故不辭而序之知我罪我我安與哉

張孟孺詩稿序

余故友孟孺之王父張將軍於嘉靖間其人工為詩
於官顯至領閫寄已而與孟孺父今將軍在廣善則
其於詩葢工而官稍滯淹中間僅一都綱清暇焉夫
將而已今者孟孺且當代為將其詩雖不能如左虞
鉅麗然氣清而調雅異時當有偏至之目或曰詩之
不利人久矣卽搢紳子不能以此博一得意除目乃
而傺行苦吟於白夃之林能從中取萬戶侯乎哉且
而父之顯不及而王父也以詩故而之詩不及而父
也將焉用詩苟其勝之則立覩而之滯淹也孟孺不
顧曰吾且之東海從王先生而質焉見王先生再拜

而請曰不穀世守臣也豈敢以詩遂廢將雖然不穀
之愛詩甚摯能以將廢之先生幸教我夫余方寘心
於蝸甲虫臂之表而何暇為子謀雖然吾之獲識子
王父于今三世矣坐吾語子子將而詩者也吾嘗語
子將今大謀者意也魚麗鵝鸛彌遙渾然者篇也前
茅慮無中權後勁者格也龍淵湛盧谿子大黃粟馬
脂車組練餘皇者材也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者正也
開闔變化莫可揣測者奇也如是而後成師成師而
後可以言將之道也有不通於詩者也耶世不之良
將然必能以將為詩者若子之父良於詩矣似不能

以詩爲將世子如裴之則兩顯矣雖然子之所將者三千騎耳敢力深入亦足以逞獨不覩夫韓淮陰之多多益善者乎遇之則靡矣練卒蒐乘厚集以待子歸而質之若父孟孺復拜曰謹受教請奉以行且以弁不腆之篇

唐詩類苑序

詩而以類稱者何昉乎昉自梁蕭統氏統之類也大較則文據十之八而詩僅得一二昔通以後弗之及已天監以前倦於采而勒於太淑若什什遺憾焉宋之文苑英華名爲做蕭氏而弗循弗擇則又其下駟

矣嘉靖間有宦於楚者得其詩稡之曰唐詩類選友人卓徵甫讀而歎曰是可以已乎哉夫詩之體莫悉於唐而唐莫盛於初盛自武德而景隆者初也自開元而德至者盛也大曆之半割之矣初則由華而漸歛以趨韻勝盛則由歛而大舒以風骨勝然其所遘之變纔多而用亦益以漸廣今者徵甫曰焉萃而爲書一有所需隨叩而足蹙若指掌譬之大將軍將十萬衆部別壘置旌旄異色譬之賈胡巨肆珠璣服贊各安其所亡者唯主之所用而固不必叢覽入閱而左右逢源不亦快哉且夫事同者工拙自露情一者深淺遐別時代之升降才伎之長短亦可以傍通而曲引固不必鍾記室之品高廷禮之正而後辨也於是有張子象毛豹孫者皆博洽工文章與徵甫志合而任校焉古近體共得百卷曰唐詩類苑既成屬世貞爲序或謂徵甫苟欲以小便傳世好夫詩取適情主淡泊爲上乘足矣胡至髓竅徵事如華林北堂與白傑等伍也是不然孔子删詩而分別雅頌國風之屬有賦比興之異故其語曰可以興可以群可以怨而終之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使孔子而廢博也則可孔子而不廢博何以難章氏類苑爲雖然請更

以博進徵甫徵甫既以大曆之半割之其餘者若元和會昌爲中中可録也會昌而降爲晚晚可采也不然吾懼操觚者之有後言也徵甫曰善請受教姑先夫子之言以弁

馮咸甫竹素園集序

余故慕稱廷尉馮公之忠而生左不相值意甚恨之而又嘉稱廷尉公之子京兆君孝而又不相值已而京兆君之子鄉進士咸甫來咸甫負才氣朗爽玉立自意古人無不易及者而顧獨折節余頗出其詩草見示以余之首肯也遂得余序已而益述廷尉公京

兆君之政行甚辞遂得余父子忠孝傳已而京兆君來其爲人篤行長者也然而亦稍出其詩一二已而咸甫之季父學使君來出其南征集甚奇遂復得余序當余序咸甫詩屬有所感慨於世路之末殺文雅而是時驟得咸甫而故私胡元瑞欲效合左師陸大夫之筴俾之交相劘切以爲異時狎主之地其於揚扢若有所未盡者蓋又七年而咸甫之學益博工力益深至游日益壯既以其緒餘脩南宮之業三上而三報罷其窮亦日益甚今年冬苦道軸久之慨然盡取其前後詩稾爲若干卷而它文十之一尺牘二之

一俾其以書請於余謂不幸有狗馬之疾不獲再拜門下以祈一言之定而父之病良已乃其辭則甚苦友生童茂才子敬代之請則又若噫嘻余知之矣以咸甫之富於春秋何恙不已而其於文辭方日升而川至又豈余一言之所能定毋亦以余耄老不能及咸甫之大成而效之言也耶今中原之音寖靡而江左之音柔靡咸甫則既能調之矣唐初之造弘麗而不及法末季之語雕鏤而不及氣乃咸甫於二者復有所汰取矣即不敢以一日盡咸甫而謂之定然欲實咸甫於長慶後而會昌前其可得耶雖然余更有

以告咸甫如余得美璞以示國工陸氏者而授之古樽彝圭瓚之法器成矣而欲用之工曰未也碁月而澤且有光矣復欲用之而工復曰未也更碁月而出所蓄古樽彝圭瓚之屬而俾離朱視之莫能辨也然後工完然而色懌咸甫於文辭非不美璞也法非不古樽彝圭瓚也攬之非不懌且有光也其猶有碁月之需而已耶咸甫即不以爲定其歸而質之京兆學使二君

姜鳳阿先生集序

弘正而後士大夫高馳遠騁稱極左而第先秦史遷

以降無述矣彬彬者可指數也乃其弊流而爲似龍出之無所自而施之無所當六季之冒則茅靡矣府立矣巧者猴棘端僞者繡土木不僂于其間粗亦曉所趣舍以才薄未盡合也求之天下而又鮮所真合也則不能不抑而宋氏之思宋氏之若廬陵洪州也雖不得暢于格而得暢於情與事雖然猶未暢於理也以子雲之愈深愈臨而退之之或離或合也則又不能不進而濂洛紫陽之思非謂進於格也謂不以格囿也濂洛理而簡紫陽理而論辯則已易盡人易知吾夫子之訓曰繫辭焉以盡其言而所謂辭者達

而已矣又曰易知則有親旨哉蓋余晚而始得其庶
幾者一人曰姜司寇先生先生少為諸生即慨然有
志聖賢之學及其成進士入讀中秘書晉史館諸應
制酧物之作斐然矣而是時毗陵公以其學鳴於野
先生摳衣從之華亭公以其學鳴於朝先生又摳衣
從之自華亭之稱先生知己則見中權相出僉蜀臬
副入閩憲雖皆治學政而中間一參省汴洛天下始
猶以不素習吏事難先生而先生出其緒應之從容
咲談束悍王之恣雎於股掌及華亭久在政先生入
佐銀臺領成均益大發舒將欲有為於世而又見中

後權相以萋菲罷先生了無所芥蔕惟益勵志於學
而時出其緒以成文章天下爭模楷之然以先生為
毗陵高弟弟子其學若有所根抵而不知先生之學
深造而自得之者也今其書具存其舒雅似廬陵深
精似洪州而説理之詳往往有超於紫陽之乘者惟
步驟開闔精神筋絡不無出入毗陵尔眉山有云歐
陽子之文非韓愈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余亦曰先
生之文非毗陵之文而先生之文也今上方側席賢
哲而二三相臣知先生不下於華亭公即家起留京
之太常以至少司寇行且入坐論矣夫先生之不得

已而有言者余固略悉之其不得已而有功者是在
先生哉是在先生哉余與先生生同江左相去一衣
帶水而出處齟齬不相值先後歸田之日垂二紀嫺
僻不能通百里交往者先生僂行通之益彼此幸其
遇而數其晚也故不辭穢秕之引以當執鞭

太保銅梁張公奏議序

太子太保大司馬銅梁張公肖甫其始以僉都御史
撫三吳有奏議四卷再以副都御史撫三輔撫關中
俱不拜已改撫上谷有奏議四卷三以少司馬督撫
全浙有奏議五卷四以大司馬總督薊遼三鎮進太

子太保有奏議十卷公既入領樞務而代公總督者
御史大夫王公[redacted]撫薊鎮者中丞蹇公乃上合而
梓之凡二十二卷而問序於世貞世貞不佞少嘗從
公游最名能習公第相與劘切為筆研文字之業而
已已稍稍得其所以治滑者已又於杯酒慷慨談說
天下事而竊見一二以為經國大業當屬之斯人非
復吾曹所可及迨於數更大鎮戡亂錯紛易若承蜩
捭闔變化動與神會毋論吾曹即世之所推挹賢豪
鉅公皆瞠乎後矣然後自愧嚮者雖習公於知公為
淺而今得其奏議悉讀之乃恨近者之知公亦未為

能盡深也公於三吳則首定安慶叛卒之變於上谷則預伐狂虜之謀於全浙則兩靖亂民驕兵之禍於薊遼則三貫擒王之績再收金城之固不亦偉然彰明哉然觀其所建請陳報千里之外瞭若指掌九重為之動色百僚為之傾聽有吐必納如響斯應是故取事易而徵效速且夫不能得於內者未有能得於外者也　明興將相之業相為用者毋如靖遠忠毅新建文成伯楊文襄王恭襄二少師其道殊班令甲爽學士大夫至今能舉之然靖遠新建之用不能無恨北二少師之用不能無恨南非其降才爾殊所

以任之者異也　天子之任張公南重則南北重則北張公之報　天子奉南卽南效奉北卽北效殆兼四公而一之矣迨於兩鎮之議夾討叛殆不勝其膂功一念爭欲喋血王庭樹功茅土公力遏之所謂屬夷不可輕動以徼藩籬禍巢不可輕舉以速釁端二者不可輕縱以貽後患薊工不可緩圖以失良時其它處兵將招流移隱然趙營平主清源之持重而文辭之鴻爽又足以宣明其意是以明主不待三賜問而卽決於戲張公真易得哉藉　今公甯不自堅不幸而不勝則神都百里之外樹一敵國幸而

勝之倉無宿備野有暴骨所以為身計得耳如天下何雖然向所擬公於諸邊事而已至於論道揆緯文章唯新建為最而公毋之世固有目余知言者哉則二公當以弁諸首不然羅獲訛可也

方侍御奏議序

當德靖間天下雖不知吾郡有二方先王者而是時伯為時舉先生守留司吏部郎奉職謹亡害仲則時鳴先生前後歷南北臺所上封事以十數皆天下大計最後　天子欲追隆所生永嘉安仁二曹郎緣盾其意以疏請時舉聞而徵許之時鳴時在臺再疏

辨其說會二曹郎之說勝寖貴顯用事內德時舉至權太子庶子晉太常卿而時鳴出為提學僉事移病不赴時舉忽忽不自得曰曰我預彼是不預彼貴也彼豈田千秋我哉亦遂移病歸兄弟相與讀書於玉峰澱湖之間蓋自相師友云而時鳴先生尤逸宕能窮人間世之所謂樂者當是時天下望以為景星慶雲而獨倖灌之徒撓之竟不復召以至老死死且四十年而世貞乃獲從先生之少子太守鏡盡得其奏疏若干首讀而歎曰嗚呼良哉言者毛舉細故以苟塞責亡論已卽有所欲言而不敢盡不為稱言者卽

盡所欲言而不盡中事理不爲稱言者即盡之而且
命中第能中巳然不能中將然不爲稱言者若先生
之不毛舉細故以苟塞責則人人謂然乃余竊覩其
議禮二疏彼此以重勝未暇較非是也然至欲奪人
主之斷而徇公論可謂能盡所欲言者矣其請循德
政正大法祛積弊論糾閹宦鐫臣不奉行詔令七事
皆驚鑒中窾則所謂能盡言之而又盡能中者也當
王文成之滿散鬐與呂文莊魏恭簡之病告世固目
以空文之士而先生獨推爲正學又以濟亂歸文成
其後三君子皆用羽翼聖道顯而文成復戢江右之

巨難胡端敏之發寧庶人罪而見反中世先生奮然
救之以胡能伐謀而謂寧庶人必且行大事不三載
而驗喻于元龜此所謂能中將然者也嗚呼良哉余
竊復有感焉以先生之論建在武廟時如不奉行詔
令七事疏其辭旨之懇有恆人之所不能受者而屬
人主寬大不甚省視又時時見壓權幸其語雖不行
而數避數起於宦猶自若　肅皇帝之初躬覽萬
奏號爲勵精先生之志亡所不舒快然何至一躓而
不復振夫以賈太傅陸宣公之略即不敢言先生之
將之其識度雅亦相當彼一傅寵王秩二千石一拜
相而後貶千古猶爲之扼腕彈指而悲其命先生仕
不過第五品弃之於盛年以至老死含識之士悲其
命者又當何如也雖然先生之與時峯持論各守其
是而已時峯用而處先生舍而處其以一處成吾是
茲非皆善衡命者哉然則天下所知二方先生真兄
弟也耶

吳瑞穀文集序

新都吳瑞穀嘗以書自通於余累數百千言余甚異
之而恨未之識凡十餘年矣一旦納履謁余東海上
盡出其文若干卷余獲卒業焉則又大異之瑞穀乃

拜而請曰非以子先容於世也將受子規余則惡能
規瑞穀記初操觚時所推先唯一于鱗徐吳二三子
寔左提而右挈之而最後乃得伯玉當于鱗之文成
其疑者十可二三而姍侮者遂入九姍侮者之言曰
吾詎知所謂使凡將氏辨之而吾未之識使古人誦
之而吾未能句卒然而欲乙而無可乙也盡卷而猶
茫然惟有頰赤喉棘而已其疑者曰吾粗能旨之雖
然談六藝者必折衷於孔子自孔子有辭達之誨而
其所傳若易之什翼春曾之紀論抑何黃中通理也
辨莫暢於孟氏脩莫工於檀左氣莫雄於短長變莫

神於太史公何渠使人一不可解而獨柰何陰述盤庚羲禹之遺盡組諸百家之晦澀聱棘者而經緯之甚或舍事而就辭或援有以實無將一代奚賴焉夫于鱗之不滿世口何害即所撰述具存胡嘗不彬彬大雅蚤並于鱗起者伯玉歷行伯玉起者劉子威穎獨推稱于鱗以爲振古之傑即吾兄弟亦不敢後二君子然尚謂于鱗之時歌似猶在文上而瑞穀直以爲文勝詩犯世之所疑及姍侮而不避今者盡付瑞穀文而讀之則其於于鱗叅有襲貌當心而不可解者豈直優孟抵掌之似而已也然于鱗之所治不傍及

莊列騷賦與東京之金石而瑞穀時時見一斑必且曰吾雖貴于鱗不必皆于鱗稱吾閉門而造出門合轍則余未之敢許也藉令瑞穀以是吾之制而潤澤之了不見痕抑控縱送唯吾意之所使躁澀盡絕生機流衍即古人奚讓焉而寧獨一于鱗第瑞穀既精深於古文辭其應制科業亦時時闌入之至不能保一書生廪食祭監司名好古者褒賞相繼而卒莫之援瑞穀意且不悔也曰吾文行後世更有一瑞穀者必于鱗社而吳生配兩廡濟濟不乏賢吾豈竟不遇哉瑞穀業以于鱗文勝詩詩當有叙之者故不贅

郭氏族譜序

郭於春秋有國封其後歷漢晉以至唐公卿將相名賢隱君之屬不可勝紀及明而謚者吳郡之郭凡四五六時時有顯者獨吾太倉之雙鳳里不知所繇徙里故隷海虞既割屬太倉遂爲太倉人而其留邑者爲海虞郭其坐徙累避檇李者爲檇李郭雙鳳里之郭始祖曰大秀曰進德凡三傳而曰璜曰琚曰玠所稱三郭者皆琚派也檇李之郭又三傳而爲今茂才太來太來少治經術工爲文往來教授諸生吳中慨然歎曰昔大父稱寓公於檇李今者乃著籍矣然不

四世而忽忘其先生使五服之宗渙然若秦越之不相通余小子敢逃罪乃首展謁二族之壟以及族之長少得其人相與考擬系胄而譜之曰吾以逝者知存者以存者知逝者緣本識支緣支追本如是而已其凡六則譜式也姓原也宗圖也行證也遺文也宗法也郭之爲郭皎若指掌矣於是故少保嚴文靖公以海虞之戚序之故少司成李君以檇李之戚序之故憲使張君以雙鳳里之戚序之而太來意未已謂王子必賴子而傳夫譜莫法於眉山氏南豐氏及近代之北地殺祈氏然是四氏之譜不傳於譜而傳於

序今夫問序於學士大夫業人人能舉之問譜於學士大夫能舉者鮮矣吾郭氏之爲郭則譜也使天下後世知郭氏之爲郭必子序也余謝不敏謂太來若於先世有顯者而若斷自明興不作而家侍中拜汾陽之墓毋論海內即吳郡有顯者而若斷止於三族不作高乾邕之通系渤海李蒲山之托根唐公以相率重藉蒙爲姦則子之志可嘉已其必以子序重子譜以子譜重郭非余所敢任也

王太史詩選序

余從先司馬官游京師先司馬每東過太學歸未嘗

不稱司業王綱武先生之賢也當是時先生資甚深而望高旦夕且大拜而以不勝匈奴之跳梁爲憤欲出奇策賂結乜虜共滅之疏再上與當事者左邑邑不得志因上書請　天子還宮布法象魏與天下更始當事者益銜之惟　天子亦以爲闊疏罷先生不復用而先生亦竟困阨死矣先生之初舉甲第讀中秘書年猶在弱冠爲人豐下而晳秀眉長目見亡不以爲扶搖而上者而一中萋菲之似填纆灌口金馬石渠之席不獲躋而中廢寘與漁父田叟侶者十五易歲而後見收亦既晚矣而年又廢寘以至死

嗚呼何先生之終始若遇而旋不遇也雖然此尤其小者耳先生束髮讀書即能爲古文辭上論西京建安以至六季大抵采其材而緩其格若開元大曆之英則綴而爲韻呂黎廬陵之雋則組而成章其於作者之旨合矣而會其父封公故與文待詔俱爲吳氏甥待詔以翰墨冠吳中先生之八法頗似之而世有併及先生之詩以擬待詔者乃至館閣之論擬其高而中原之評疑其易自兩疑而兩失之益又數十年諸振腹而談操觚之業者至不能舉其姓名字暇覓其所詣哉然則先生之遇又當何如也今未暇論其

文即其詩之存者往往明秀玄著春容爾雅寘之開元大曆間不甚易軒輊其於後進瞭帶故有餘矣先生有二子俱才而伯氏蚤逝仲氏之爲古文辭奇麗抗海內稱之殆過於先生而其不遇至不能取一第茹蘖厲操而猶不給閒與余語及先生悲憤用壯毛髮盡立出其詩而余稍爲論次之如右夫以余之論大先生詩而仲氏能廓大其家聲伯雖夭二子皆成進士有名位嗚呼又烏可以不遇竟先生也

管比部奏疏序

管江陵相君之有父喪意不欲去位而　天子留

留之是時管登之自南武選郎甫除服待次銓部與同年趙吳二太史善相約上書請用甲令罷相君位俾持服二太史之書上而兩比部一進士繼之相次得罷去登之念以江陵之去就輕而宰臣之不廉愛重即數君子之議格業已章章明著矣而又贅之是類爲名高也者遂輟不復上至明年乃熟計天下大利弊凡九條可萬言上之朝其最重者復議政之規務講學之實闢進言之路大要欲使九卿臣寮得與閣臣面計可否凡閣臣缺必外寮與翰林參伍而用而至於所謂闢言路者則直指廷杖諸君子近事之

過相君讀之冊三日鼻息咈然曰是不欲使我總百揆耶彼庶僚也異日得爲剛成君緩頰而擠應侯位彼且逼我而登之它所言公銓擢之法覈巡察之弊又多詆訶用事者相率而遣相君所以危語傾登之於是其所深虞繁宗定漕計杜濫擧藪科試成釁擧可行者一切報聞而久之相君復徵聞登之與諸君吞謀勸居要前事計登之所陳覈巡察條內欲脩高皇帝甲令分巡與御史抗禮御史勢重必不可反乃出登之按察僉事分巡嶺東諸郡欲以是困登之果復申故甲令及諸公移飭東且請併毋屬督撫先後疏再上旨不報登之至部欲稍稍申其志不遂而御史之白簡上矣登之竟移疾歸去時大臣遂以有疾去登之登之實無疾也尋相君物故諸姦大敗露天子悉召用忤相君者褒擧跡連不復可勝數而登之數奇尚猶在嘖嘖中不佞讀其疏草而嘆曰是賈長沙陸忠州儔也其文壓於時小不能脩而決脉中的若秦越人楚扁尹亡論令不以爲醫經射訣者登希且夫賈長沙之召傅龍王也是供奉京中郎羣通大酺屈於年而止耳忠州旋拜相而後謫然長沙之夾十曾入九而忠州之議不能伸二三君子以爲長

沙顯耶抑忠州顯耶三歲來屈指登之九條獨不能使分巡與御史抗禮其它亡所不推行業已見成績即不竟廌登之何害雖然以　主上仁聖與公卿大夫之明不愛崩厦之地以待巖穴吾固知登之之必終見庸也

黄汝亨作茅童丘傳小叙

吳興有茅鹿門先生其居官所至負才術頗厄於讒不獲究歸而以文學收遠近聲其伯子翁積能嗣其先生爲文而以不勝任俠夭父子余俱識之獨不識仲子今童丘今廌卿廌卿爲文能嗣其父余從它所

覩一班而今者猶白下所接東土士大夫藉藉章丘
令賢虎林諸生黄貞父爲卿友也而故以文字得余
知一日馳書抵余凡千餘言其傳章丘令亦千餘言
甚工而謂必先生一序以弁之余猶記嘉靖丁巳戊
午間承乏青州兵使者往來道章丘甚能悉章丘事
其戶口土田幾若大郡其民富而實亡不吹竽鼓瑟
者然徭役亦遂專一省冠大吏往往不能亡索於官
而搢紳上豪又時侵牟其里閈三十年來業已非故
章丘矣今讀貞父所稱茅令下車之日即核省一切
浮費以爲科出本等徭役毋使羈羨既寛而後示之

禮相率爲節儉教授諸生經術秇文彬彬矣吾不知
視三十年前章丘何似以貞父所述當踰勝之
主上今者日坐便殿召三公九卿相與講究小民之
依而委責守令甚至以薦卿所著績其最於考功令
無疑也吾少者嘗讀兩漢班范所傳循吏煒煒有生
色而數晉以後吏治之不能繼以爲無其人既而思
之非無其人乃傳循吏者之無其人也然二子書要
多采之劉歆荀悅袁宏謝承之徒貞父固不遂得爲
班范將不得爲歆悅諸公哉爲我語薦卿曰勉之毋
使異日功名頹於治邑時且以壽鹿門先生曰先生

有子先生所未竟者薦卿竟之矣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五十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集序

周是脩先生集序

當建文初人主厭馬上之業集諸郡國賢良文學登金華白虎之地於是解大紳起自謫楊文貞與泰和周是脩先生起自薦而二薦者用王國官入史局與胡光大金幼孜胡若思梁用耶善諸公皆江右人又皆同官相切劘爲古文辭是脩先生齒稍尊其詩與

文貞皆工爲清雋溫厚之語不專以其才從容燕師之下金陵諸公皆相約死難然皆不果而獨先生從容具冠服雉經於學宮之尊經閣　文皇既紹大位追優死難者甚惓至先生名忽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何問爲於是先生獨以其遺體完又能完其族而於先生之遺詩文其禁亦獨寬然離竄艱難之餘所存者無幾矣文貞際風雲叅宰輔後先生死四十一年乃始能志先生之墓而微露其欵於是先生之集稍出有梓而行之者余故嘗卒業焉萬曆之紀元下詔追表故死建文難者祀於郡國存卹其後人金陵爲先生死地得羣祀而泰和其鄉又有專祀先生之裔孫應鰲自以進士起家爲丹陽令余過丹陽治令出先生之集而授余請序之夫先生詩所謂清雋溫厚者與文貞皆得虞揚之逸響固無論即一時諸公或雄而博或暢而裁要皆雝雝治世之音不大詭於格騷聚而讀之未敢有甲乙者至一聞先生名而神氣忽若王目若開而明舌若津而潤諸賢之什非不工固有黯然沮索然離者要不知其所自也夫子不云乎詩可以興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又曰興於詩夫豈直以其辭將亦其人哉先生之文不能當文貞

稱而亦自斐然即詩可以例已余屑立人也烏能序先生集聊因令之請而抒其願爲執鞭者而已

鄒彥吉辟提齋稿序

彥吉之守黃州也次黃以前之詩而名之曰鷦鷯稿爲余序之客歲溯長江禮玄嶽以其所著紀游編併賦與詩如干首而名之曰玄嶽游稿又屬余序之今者偶余於高座寺盡出其所著近詩爲卷六爲章不能二百而諸體約略備矣名之曰辟提齋稿又屬余敘之至是凡三屬客有誚余者曰語不已贅乎哉余謝曰不然鷦鷯者之序鷦鷯也序其進也以有待也其

季子之聞齒而謂始基之者乎其序玄嶽游也美其適也以有寓也其季子之聞齒而曰蕩乎樂而不淫周公之東者乎今者之序釋提也則成矣季子之聞頌而所謂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將度費矣余可以無餘稱也已夫賦特其一班耳而有子建安仁之遺響焉五言古則靈運明遠之儔也七言歌行則青蓮之放也近體則右丞嘉州之婉麗也總之元嘉後而大曆前然其所自得要有出乎其表而不受羈束者夫定格而後侯感以禦卑精思而後出辭以禦易積學而後脩藻以禦陋觚棱而後成句以禦

四者不備非詩也彥吉爲人孤介自信慎許可寡游道其自閒解學政歸而杜門尚徉於大秫之圃故獲自攻其旨於四者深造自得久而逢源爲能難彥吉哉余非不知之頗少而忽焉老而見後於人以筆研爲擻纔其何足以當彥吉也集以齋齋以釋提梵語恐辱也於世法爲利雖然吾懼世之叢起而役彥吉也

王孟起詩序

建康爲古帝王都會自司馬氏南渡以至元嘉大明之世人主得漸息衡圖之役而從事執文士大夫因之以有三謝顏沈江鮑及唐而得李供奉王龍標諸賢於是鍾山大江之雄天闕栖霞之麗盡收而入於于墨之府然其人多河朔之傖吳之儇蜀之賓儔而稱寓公浙士於土著百無一也豈所謂雄麗者不盡發於人也耶蓋至明而　高帝定鼎爲天地樞九州八荒之精靈所輻輳於是乎山川之雄麗漸化爲人傑而薦紳先生則大司寇顧華玉司侯王欽佩陳魯南太常許仲貽倉泉陳羽伯今大名守姚　業山林之儁乃復有金元玉徐子仁盛仲交董大教不能與諸公當而今王孟起最後出其地在仕隱之間

其文亦以時法參合之不能遽脫其習以追角乎弘嘉之盛然少而爲詩晚益篤好之令其合者置之錢劉之側不至置圃之見汰降而就景傳奉香山之叟吾故知其把臂入林也令操觚之士抵掌而談建安開元驟見余之序孟起詩必大駭以多可少否藉令苟狗少年之好而唯影響之趣余寧與此不與彼也孟起與余同姓其命名也蓋合得余名與字之一非偶然者故因唐吏部東圃之請而序之

阮生詩集序

余晚之金陵金陵故賢薦紳游客布衣之藪而至戊

子爲大比士諸能操觚爲古文辭者亦集而以余之猥先之也車門闕則稚織蝗附揮汗而出橐中詩卷至不能徧讀而忽有少年子白晳豐下禮恭而字温已見其刺則鄉進士阮子自華也已叩其家世則嘉靖間函峰中丞子也已發其篋則爲詩若干卷曰公幸一抨隲我使我受而考焉于時忽忽漫應之盍旬日而阮子已去之彭城累書數百千言申前請曰公不爲我序我且穀於彭城不復之公車矣亦會丁事小閒獲展卷則若從伏日中雷電雨雹交下快其雲而攝其横又若游大國而値十萬之衆車馳卒奔颷

奔軼駊騀悠悠旆旌之意雖不易尋亦足以雄矣然是十萬之衆其思戰者發不堪者發而所謂雷電雨雹其快者與攝者孰勝也子之語出於臆而發於機當於子之賞而不必盡程於古神有合而亦有離合則超乎人之表而離則左乎人之轍子且姑竢之今夫窕之駒左騁有孔而汗血者必千里時其秣緩其轡及壯而後銜勒焉使其步驟協而抑控工誰曰不千里不然吾懼其蹶也玉之猶爲璞也卞和氏故寶之矣鑢盩砂石之工未至而遽獻之秦庭吾懼其猶故則也子且姑俟之阮子之友陸景成曰生非以子而重也欲以子而規得所以重也且公之所序人詩夥矣不必皆名士亦不必皆名語而子應之易何以難阮生也余咲曰子以爲易者愛而眞乎難者愛而眞乎若以愛余規則可矣爲我語阮子篋余序後十年而余不死必能式新息之銅而刻子名於若華之壁

談氏文獻録序

談氏文獻録者何録談氏文獻也其稱文者何有天子之文冠之曰　誥者十一曰　敕命者七曰　敕及　敕諭者十一次祠堂考禮之文也次悶慮卑易之文也次遺稿次摘稿次逍遥集次長嘯集次存

稿詩書之文也次試卷制科之文也次雜言方術之文也其稱獻者何有獻而名於　朝者有獻而名於郷者有獻而以子名者有獻而名於郷先生社者皆談之儁也其文則皆談之華也暗叙之談之後人思永也思永之言曰吾談之先自鄭子始出邏齋而以稽樂訓學或曰古譚談通譚子奔莒所以有譚譚即談也夫吾何知譚吾知錫之有談而已錫之談則自宋五經博士公從南渡始其入明而顯則自御史願學公始迄於今繩繩奕奕者若而世矣又若而人矣然而比不得媲崔李而南不得次王謝者則余之罪

世余不能如薛宗起以片言而起其宗姑爲之志其
文獻者則庶乎以談有聞矣不佞謂思永子言似也
而胡以志子試文也曰此余潄帚也幸程於有司而
用它嫌弃之余廢不用矣夫左丘以盲廢而有國語
馬遷以腐廢而有史記此其材皆足以紀國天下今
古之文獻而余僅能施之於一談雖然此余之所以
志也故不忍弃也不佞乃謂思永是編成而談之里
黨若益而高其墓之木若益而喬者非以此也耶即
不然而更千萬年有陵谷之變而談之文獻宛然在
目者則皆子之功也已

吳江吳氏家乘序

諸序族譜者曰譜者史也余則曰史者譜也史之與
譜莫備於司馬遷之紀　皇帝三代以至春秋列
國西京世家靡不具其所由來而至於自叙則益詳
矣其他同姓異姓之諸侯於績無可紀者亦必昭明
其世次而爲之年表班固氏因之以至范曄而後不
能推見世家年表之意而略之而至於自叙未嘗不
追本其所繇始迨大王父而後班班矣乃至脩唐史
而表宰相世系雖於事不甚雅而後之名家鉅公欲
爲譜者更於是取資焉余故曰史即譜也明與東第

貂璫之胃不復能徵其先德而三事九列往往拔自
寒畯吳越歙閩之間齒姓寖繁而其久者至彼此不
能相通金匱石室之藏又僅采左氏編年之例而識
其大者於是史不能兼譜譜不能登史而脩譜之家
陋者安於挂漏侈者鶩於張飾而譜之用復寖微矣
乃今而得吳江吳氏譜吳以國爲姓其在此而著者
若大司馬公在南而著者若司空公不可悉知所知
者宋有太尉某至端平間而千一公者始家吳江是
爲吳之十一世祖也千一公曰有子三人曰萬一萬
二萬三公固多孝弟力田然未有顯者又四世而爲

孝子公璠璠子宮保公洪洪子宮保公山凡八坐二
人壽岳郡二千石四人甲第六人鄉進士貲郎上舍
若干人百二十年來其縷弁紳衿之盛輝映吾三吳
幾可以稱世家而當嘉靖之初年譜成於草剏而未
備今其後人承光乃能慨然舉而脩之則吳之爲吳
赫然章矣其紀叙則秩然理矣大槩首之以　璽書
則爲　誥者二十六爲　敕命者二十一爲　敕及
敕諭者十七爲　諭祭者五繼之以譜傳則爲千
一公暨其後者若而人爲萬一公稱暨其後者
若而人又繼之以文獻則爲誌銘碑傳類若而篇諸

所自構撰附焉及吾老而編乃夫樂趙之思二或章陶之述祖德雖微言小咏亦有所不遺者承光之著思亦歷矣余瑯琊之重在晉宋齊梁間至於趙宋益有聞而明之重則自世大父工部公始寔與宮保公同第成化乙未進士兩家喬木相望至於今吳中之甲姓門族莫能三焉余故因承光之請叙而歸之若於尊始別源敦睦率誼之道則諸爲譜者類能言之可無事余余且治我譜矣

刻大藏緣起序

昔我薄伽梵之宰世間化也以大慈力攝諸天龍鬼

神人非人咸攝而收之大法門佛子菩薩阿羅漢僧祇參徧贊歎恭敬圍遶之妙蓋四十九年而所說何啻百千萬億所度之人因聲入悟者何啻百千萬衆薄伽梵遷化大迦葉阿難陀繼起而紹明之尚慮登壇之述不能邇遠而沒身之後微言衆而漸失其真相與結集成篇以梵音寄梵書以梵書寄貝多羅葉上至國王宮下至婆羅門家遠至娑竭龍藏靡不輯寫流布而大教之盛如日中天矣後千餘年而震旦之文明日盛緣亦漸起所謂菩薩阿羅漢者多下降於此方而竺法蘭摩騰遂以四十二章經來其後鳩摩羅什佛陀耶舍輩爲姚秦王翻譯蓋以漢兒習梵語作梵字則甚難而法不廣以漢語度漢字傳佛印則甚易而法亦流至唐而法師玄奘西游天竺諸方遂悉奉諸經及慈氏所撰惟識諸論來奏爲三藏官置司翻譯易世之後得房融所譯楞嚴而教典備矣然法語既繁傳寫亦不易自通都大邑之外貧賤鮮事力之家有畢生不能見見而不能自致於是始知壽之梓而印行之流傳亦復廣矣顧諸經之流傳見者頂禮供養焚香唄誦而像引隆崇簡褻重大將攜遠致則有所不能循環咀諷則有所不便丹鉛注乙

則有所不敢於是開士寄藏始發心倣弘道比丘尼積沙故事以儒書例募梓而尚書陸與繩太史馮開之相與贊助成大因緣而二公仍各叙之太史所云彼梵夾者以敬奉爲法事今梓以流行爲法事其辭甚晳而盡余復何贅獨余竊有疑觀世音大士以一人之身而具八萬四千爍迦羅首母陀羅臂清淨寶目以三千大千之界而無所不應隨應隨足以爲萬萬無此事今以梓經一端而驗之固可推也夫百應者化身也不動者法身也梓者法身也流傳者化身也昔梓圓也今梓圓而滿也以目爲耳是即觀世音

如如不動即曰觀自在也或謂觀世音之轉而爲菩提達磨教外別傳不立文字而今乃以梓經擬之不亦左乎是不然當同泰永寧之際南北人主徇於有漏之果而泥於文言之粗其用益繁其浸益遠故達磨出而救之五六傳而後即心非心之教大行而甲奇者至焚像弃經書七佛名於袒服而流至於猖狂自恣併其跡而失之益棒喝之教窮而教典與宗皆兩屈矣若觀世音之再轉而爲達磨也寧不思所以更救之乎余不敢遠謂寄藏爲觀世音轉要亦能不失其意耳或又謂此末法時也薄伽梵嘗授記矣念

不久且歸之婆竭龍藏而何以梓爲即梓豈復有如迦葉阿難者能傳佛印也則又不然後爲氏而成佛者非我瞿曇記耶一當迅而立超三劫夫焉知末法之中無能女者出彼能女寧受記者哉寄藏其勉之諸爲寄藏緣者亦俱勉之

題姜氏家乘後序

姜氏家乘者何姜氏譜也諸吳之爲姜者文獻皆在焉姜之先者姒四岳至太公望稱師尚父奄有海岱世世爲東諸侯迨陳氏起而寖微然猶貴顯於隋唐間稱名族若吾吳邑之姜則自宋樞密副使遵始其後時有顯者十三世而爲明汝州別駕信登舉鄉薦仕不甚達頗以政行稱諸孫濟不仕然亦有文兩世所交游多吳之學士大夫有志傳題像餞送説解及詩歌之屬百餘篇今其裔孫謚 復摹而晶之餘以例附且焉益以朝籍按姜則姜無登者以文獻求姜而姜之爲姜昭昭矣當戰國之交姜之爲公侯者幾三十世然徵太史之世家年表以紀之幾迷寥寥不復知有姜今以一副郡之後爲世次者且二十而瞭然若指掌其文辭亦俱燦然嗟乎杞亦侯國也以大禹之後而夫子猶歎其徵之不足徵然則今之姜豈

直賢於昔之姜而已哉夫姜猶夫昔杞也散而整徵而不徵則譜力矣

潘景升東游詩小序

潘景升從余游每見必出其所業余因得以覘其進而今歲之戊子秋謁余於金陵右司馬邸是時景升方與其儕偶相逐而角鴻都門之業尋久不利亟去余時卒卒未暇叩景升今年二月復游金陵則益梓其近詩若干首曰東游篇蓋景升家黄山白嶽間而又好游若金陵胥臺虎林山水固其比廊間物至是遂渡錢塘栖四明四明襟海而孕山東湖其中古刹

名蹟處處皆是景升與二三君子窮舟車杖履之勝發而歌詩往往淸遠蘊藉如金閶鑿江諸曲能以宋齊樂府之調而出入建安之門近體要亦不下大曆雖山水之勝有以啓景升而景升之深會獨詣其靈承者自不淺淺世間與其鄉豪方司徒及之方公欣然意合獨詣景升恂恂太學諸生步武尺寸不失而詩多燕姬越女謔浪挑寄之辭是不累與目縉紳間聲耶余報公將以景升眞有之乎古之才人墨士志有所不遂則必借以發舒其抑鬱才有所不盡則復借以騁驚其藻麗此齊梁之所以輝映一時而青蓮

少陵氏之所不能廢也今景升而欲玉其易聲然何以稱哉司徒無以難也因志於簡端

華補菴先生詩集序

嘉靖間無錫有華從龍先生者弱冠而自邑諸生游太學可一紀而以尚書經魁順天薦又十年而成進士業五十餘矣爲郎未六歲而自免歸徜徉於湖山之社者又一紀餘而以考終先生故好爲古文辭不以經術廢以故得晚達而古文辭有傳於無錫與吾郡比壤郡故饒名士大夫若文徵仲父子祝希哲陳復甫許元復陸叔平彭孔嘉周公瑕袁魯望之屬有

屬年而與先交者有屬先生年而與交者下上揚扢無時不過從先生交曰海月翁拉計然之策起家將素封而先生能以義散之蓋終先生身五服之內外宗戚亡不濡潤者環所居而稱里人亡不困廩我者吾郡之名士大夫皆以先生故不處陽家鷁鶴而先生之宗則已揭然番矣先生之詩得之文氏諸君子爲多故不欲劇刻鉤索以崇其格而極其變然大要和平有蘊藉語必實際藹然盛世之遺響也余之先人大司馬公同先生舉於辛丑余前冠時侍先生坐見目以小友未幾而竊從郎署後以使事歸飲先生

緣當高肩宇操度詼咲非復人間人也自是俯然媚好余嘗高肩吾家右軍五十餘辭郡不出先生之蚤退與之近而無競適之鄉今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先生之好客不問疎與之近而不爲名高過之至於淵落消搖不俙而稱度發白香山詩亦稱是乃若眞休之閒孤川之別業旋履蹤者三四所少僅營素耳目之奉耳然猶足以觀先生矣先生所著詩文凡數十百卷多散佚而其存者曰句吳集曰近游集曰北游集曰虹州集曰改南集曰眞休集其子司諭明伯鴻臚存叔輩能習先生之詩而不能梓至其孫

太學之充始梓之而問序於不佞世貞嗚呼先生已矣世之慕先生而不及見者求之茲集求之而又不能悉先生則有不佞序在

巨勝園集序

鎮國中尉唐孔炎父者食邑於南陽與余竿尺還往者一紀餘矣有子器封未冠而出其文甚奇余時見孔炎詩不甚多幾欲用吾家故事含渾而就我孔炎不以為性凡有所蓄古法書名畫之類皆屬余評題今年春三月忽梓其所著巨勝園詩集寄余余讀之而甚愧爾者之自奔於孔炎也自余與麾下生偕北

地之崇高好之者靡不湛溺努蔚金石其聲以自附于古而才情未稱景事寡剩為於雄奇莽蒼之觀而慕於澹蕩優柔之致識者數焉孔炎長淮以北人也其調甚和而致甚清使事必帳括顧必穩髙處可歩武摩詰達夫下亦不失錢劉亡論余家東吳不能盡廢其嗜即于鱗而在亦把臂入林矣集中詩凡四及余然一見而三不見宜乎余昔之肉莽也朱邸中洪鄒用晦宗晉善余前年為其誌先輔國墓次年序宗良詩今年復序孔炎詩且當復序孔炎之子器封文矣視丁敬禮之於陳王國儀君之於劉侯差不為負哉或謂孔炎集獨偏於近體以為未備夫古有以一五言為長城者有以一絕為宮辭者偏至之聖何必減於具體之微哉孔炎其肯余言否

張孟奇廣陵懷古詩序

天下所艷稱古蹟名勝關之西長安稱東洛陽江之南金陵姑蘇錢唐北則廣陵廣陵固東南大都會也當大業時淫主輕弃星拱之辰而寄情此邦竭海內之事力以張飾之至唐而建節為巨鎮又以轉運度支之饒益之於是廣陵之富甲於諸藩鎮詞人騷客又多為歌咏以益之而古蹟名勝燦然備矣一敗於

五季之季再敗於南渡三敗於宋季四敗於元季遂為烽火戈鋋之場朝暮與王遺黎孑然始以十萬家稱既而僅十七家耳以我列　聖之生息南北之喉吭其盛獲稍稍差復然而一鹽客藪耳其於大雅未復也南海張孟奇今之才子也試於南宮不利奉其大人命游學於吳楚間而時時托栖廣陵嘗慨其古蹟之漸湮而名勝之不易屈指也博攷之文獻而得二十餘事事各有詩詩各有序序則雅而裁詩則麗而婉有賦有興有頌有風讀之而蕪城邗溝之巨麗詰士之義訓淫主之侈心若在胸睫間矣孟奇

過金陵書以示余余甚奇之已而走錄中費以請汪
司馬司馬欣然為雅語弁其首且以屬余曰幸而續
我此孟奇志也嗟乎孟奇豈以吾二人真能重天下
士若皇甫之於左生乎哉司馬才高固當于則何所
識知即玄晏之釋識未能賢於太冲之三都也且真
以為吾二人重孟奇乎孟奇重廣陵乎

傅氏世系序

傅姓故無它望其先為殷聖相說家家者千餘年至
漢而為陽陵景侯寬義陽侯介子昆陽侯俊壯節侯
燮以武功顯高武貞侯喜以節槩顯至晉而為清泉

侯玄司隸校尉咸以雅諒顯司徒祇以政業顯至唐
而為橫海節度使吳郡公良弼以勲猷顯至宋而中
書侍郎獻簡公堯俞以清正顯忠肅公察以死難顯
其它列服休采聲施於時者不可屈指數第晉以前
不稱文而晉以後不稱武豈時主之尚使之將無土
風家習變世元之世義不欲汙胡腥至　明興而有
太子太師穎國公友德者出以神勇從　高皇帝
取天下長驅刈燕都掃秦隴蕩西羌專佩大將軍印
定巴蜀下滇南　高皇帝親為之銘詩以褒揚之
再啓茅土位上公子尚翁主東第徹侯功臣亡敢與
侃者晚節以功成見嫌而　上春秋高不追究身後
事於一切贈謚封錫之典皆闕焉傅自是頗傍落不
振至不能名穎公而穎公有一兄曰友仁以公故授
冠帶總旗蚤卒亡子穎公之長子曰駙馬都尉忠所
謂尚翁主者也次子曰孝出後友仁孝傳子漢又亡
子於是族之人保安州守潤以其次子寧為漢後得
世其職凡四傳而為昭信公某某傳今昭信校尉錦
衣百戶時忠信接禮人也任職亡害當遷而念其母
老不安燕中春請告扶侍還杭之忠清里以其暇頗
脩稅文之業春秋行視先壟慨然而歎曰傳之指不

為少矣乃買貲為不能名其先甚至命名不相避自
穆不相遇使我輩胥之遑遑毀於伊川之被髮而祭
者是非余責哉於是始論次其先德而斷其自吳郡
公之少孫思進公支子宗也徙內黃內黃始也思進
三傳而珏徙鄆之城須城始也又兩傳而獻簡公徙
孟之濟源濟源始也又五傳而至孫高徙杭之仁和
仁和始也其弟亮徙鳳陽而穎公繼之弟錦衣孝傳
子漢而絕仁和之族寧繼之孝支子宗也時既已論
次其略而介友人蔡大節以書請曰不穀人下史何
能光昭其先而整齊其世次以肅睦宗族惟是不忝

於傳之淚畏等於僅阜耳唯是君子之一言而天下以爲傳史幸僻而弁之俾以傳有關焉夫余安能重傳且古所以叙譜之意則宋之諸賢已略盡之復安用贅余獨悲夫穎公之功大而報微也隆慶初余以前觀察召用疏　詔陳言請録　高皇時功臣而道推穎公以爲當封王爵繼絶賜祭格不報又二十年而召佐留樞復極言之至爵者嘆咋以爲穎公識大然事久遠難明且其後凋落無可問者封王則疑重繼絶則見欺請姑竢之　詔可王爵者議嗟乎以傳子所稱世系傳之爲傳班班也又何虞欺雖然

士風之漓甚矣使余稍知穎公之族絪緼若是余亦當網古據之避安敢輒陳之哉若爲傳之後人不必不名穎公當　世宗之元年上已采撫臣議祠公於濱血食世世勿絶矣

重刻古畫苑選小序

余塡鄖時嘗欲萃書畫二家言各勒成一書既已就多至八十餘卷欲梓之而物力與時俱不繼其畫苑尚未成乃稍裒其古雅鮮行世者各十餘種分刻之襄南二郡郡地僻不能傳之上都又會鬮襄本已蕩於江適友人王光祿　有志慕古余搜篋中僅得畫苑授之俾翻梓以傳光祿請余題首余嘗謂書固小技然紀言紀事要必託之以傳若畫最爲無所係者譬則天地間之佳木麗卉而已夫佳木麗卉了無益於天地然使大塊之內盡刈而爲原隰鞠而爲黃茅白草何所取觀哉故夫畫之用饒才情者以爲無聲之詩而愛紀述者以爲無文之史良有意也若夫推原譜品合文與獻而紀之唐以前鄙人殊要之皆不可及已是役也姚刺史某　實司校讐焉法得附書

弇山堂別集小序

弇山堂別集者何王子所自纂也名之別集者何內之無當於經術政體即雕蟲之技亦弗與焉故曰別集也王子弱冠登朝即好訪問　朝家故典與閥閱琬琰之辭蓋三十年一日矣晚而從故相徐公所得盡窺金匱石室之藏竊亦欲藉薜蘿之日一從事於龍門蘭臺遺響庶幾昭代之盛不至忞忞而欲命管而病妬之既而自惟材力綿淺一不稱也所覩章奏竿尺賦頌之類鮮足襃者二不稱也是非小有不當流禍後世三不稱也而是時倡道者謂王子毋受役於筆研以豎性靈自是絶意不復作其它有所聞見

倜書之赫曦以數覽盱衡異得閱出之編大成秩然九十 卷甥來金陵署中伴人翁生見而異之固請付剞劂是書行異日有稗於國史者十不能二三者儒學故取以考證十不能二三賓娛酒次以資談讌參之十載可得四其用如是而已而翁生者乃欲強以災木何也惜乎吾見若之惜於什一息也

艾氏族譜序

艾無他族其先頡事齊為大夫食采邑於艾因以邑氏派分而二曰秦曰蜀蜀之派別而大而其在滑石灘者復分而四宋世諸艾多仕為名卿大夫至 明

而益盛有給事中廣御史大中丞瓔少司馬希淳侍御朴左伯可久然皆散處一方而楚平江之派亦多仕宦為州邑職至今大鴻臚公稍兄弟而大顯鴻臚之兄曰萬安令科房公有聲實鴻臚公生而偉異傳學工古文辭其在郎署屬權相固恩寵不為其父服而大璫為之內主視事如故公奮身與今太僕卿沈純父抗疏極論之拜杖 闕下肉盡見骨行戍萬里與鬼分日顧其氣益王節益固最後權相死大璫逐天子旌召忠直敢言之士以不次待之而鴻臚公獨邅迴未之應其難進易退之操為士林模楷而前是

鴻臚公嘗慨平江之艾齒日繁而未有譜也其先日益喪喪而其後日益林林也思有所以整齊之而會萬安公嘗以書自通於侍御朴盡得其先世之詳鴻臚公乃始纂集成譜凡六則曰譜例者其綱也曰世系者始自孔大夫以至秦蜀之派咸備焉獨詳於平江者志戚也曰大傳者宋一人明二十五人傳所知也曰家禮者示軌也曰族訓者敦睦也曰撰述者鴻臚之跡與紀難皆在焉而竿尺附之識大也嗚呼天下自是真有艾矣當鴻臚公之抗節犯難初不復知有身豈復知族然今無論紳衿之與閭井覯姓而稱

艾者必愾然曰得非鴻臚公耶是忠賢族也昔蜀人齒宋起以片語抗魏帝而得高其塋帝謂之曰卿始起宗耶非宗也世若鴻臚公者起艾宗者也當魏之時代北賁姓有去斤者特賜為艾然則艾亦有它望也耶公姑識之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集序

西陵董媛少玉詩序

周元孚氏以節槩冠一世凡再上疏再得罪以讜而直猶未已其於星曆弧矢劍術無所不通精而尤好為古文辭即世之作者無以踰勝之始婦得安人汪美而賢為元孚舉五男子皆育汪孺卒元孚痛不欲置偶久之感異夢乃聞繼於董而得少玉者董女字

也兄曰侍御叔玉既歸元孚即能撫其五子如汪已出諸舅姑即又能奉事舅姑如汪已而相元孚御臧獲大小理家秉無弗如汪者元孚心異之問能讀書否曰僅識字耳然見元孚時時誦唐詩則亦誦唐詩所聽記可千首更問元孚詩止此乎元孚曰三百篇其祖也遂盡誦三百篇以至漢魏六季諸名家亡弗誦者乃稍稍出其竒以與元孚酬復元孚益大異之請若詩成吾當叙而梓之以傳後世少玉莞然曰吾婦也而又君之婦婦何必以詩傳即傳而以君之婦天下孰不謂出君手何梓為元孚服其言而止元孚才高而氣雄間不勝其用壯而少玉則清潤婉秀往往發於情而止於義有不盡為閨闥所束者當其得意時即元孚怳然不覺其左次而亡何少玉以羸疾卒卒之年二十九耳元孚媿其遺篇什多散佚所存僅若干首乃梓之而請序於余余讀之曰元孚而不見夫三百篇乎二南而下多出於貞婦良媛之作删者僉錄其篇而不必盡徵其人謂可以風可以志而已至於漢而始有能舉其人者獨司馬之文君秦之淑能與其夫士相偶敵文君之不以禮合無論秦淑亦寥寥乎不能數章何敢望少玉哉少玉詞雖止於

唐然不落宋元矣使天假以年有自唐而上者咄咄逼元孚世且以元孚詩或出少玉手元孚甘之乎少玉他婦行尤工具元孚序及馮開之太史所為傳中

喩吳皐先生集選序

當嘉靖隆慶間有博大剴亮鉅公若光州喩司馬吳皐者其數歷南北禦閫安攘所在著聲實余嘗有傳傳之以為真一時社稷臣云公故好為古文辭冥探隱索務出於人所不恒道然才高而氣卑朝有所請夕靡不應故其所搆撰為最繁操觚之士咸服其盛而駭其奇公厭世者久之而冢子督府叅軍少極悉

其遺集見委以删定曰毋貴多貴在可傳而已余卒
卒鮮暇蓋僅閱歲而始能致雌黄之力凡得十之三
以還恭軍而併爲之序序曰文之所從來遠矣自孔
子爲辭達之説而釋之者曰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
於是鉤棘晦僻者若在所汰斥而不載然孔子身删
詩書而脩僻峭屬之齊秦誥詰聱牙之盤庚皆存
之而弗去至風之别而稱騷也則楚人之所以托風
其君者務爲纏綿迂晦之辭以自藏而少露其指則
辭達之説有所不能盡用譬之於天日月清寧者恆
也雷霆霰雨晦冥其者其變也譬之於山邐迤坦

陁者恒也羊腸鳥道嶄削斗拔者其變也要之其變
也亦恒也詩之變至於任華馬異極矣文之變至於
樊宗師極矣此皆知變而不知變之爲恒乃喻公獨
不然其險也必無躓其深也必無弗達要以説諸心
而暢諸理浮如也然則識公而未盡者駭其所能盡
公者謂公之實毋愧於達也必然果曼辭麗理公若
不足夫靡衣曼靡麗江左之音辭而中原之所不屑
也嗟乎使立而實也毋寧立而骨哉少秘第行之有
劉子威袁履善者可就質焉

彭戸部説劍餘草序

彭潤玉先生者自諸生而貢禮部以選人分教宣城
屬其子夢祖成進士爲戸部郎弃官歸受其封故人
或稱戸部君亦或稱博士君云先生而好爲古文辭
久而既節益甚萬曆之戊子余起官白下先生特自
全椒渡江屬故全椒令余君介以見余出其所近著
詩一卷文一卷曰説劍餘草命之序余復從余令所
見先生前集十二卷曰無礙堂者得合讀之然後知
先生所詣之深而且博也其詩皆婉曲工至能發其
情以與才合而不傷格至於七言律尤有斲輪中鵠
之巧若序記書傳之類古色與生氣相射於西京大

曆吾不知何如即非近代所易辯也吾嘗屈指　明
興以至于今能爲古文辭者亡慮數百千家其卓然
名世者亦可數十百家要皆廟廊山林之傑乃欲舉
博士廣文而稱之則不過臨川聶大年吾郡黄應龍
徽龔甬陸象孫三四君子而已大年象孫以詩勝應
龍甬以文勝然皆屢屢屈立而至用其子有名位
優游素封若鍾記室之品不能名一人此何以故凡
爲博士廣文者勢必久困諸生諸生之業不過剽竊
儒先之緒而餖飣組織之欲分功於古文辭則其
業疎以古文辭間之則其業雜加之以歲月磨而耗

之甫得一官有餘暇始欲呻吟以從事古之作者而不知其精已銷亡矣故夫山林之傑必其不爲諸生者與爲諸生而不幾者也若乃有子而稱封君者其得志當亦以晚是不握牙籌操利孔漁獵其鄉閭以爲子孫計則必恣其味擁姬妾呼盧飛白以極當年之樂而尚恐不足寧暇刺促筆研間哉先生之篤嗜在古文辭其始不以諸生之業奪其後又不以封君之豢奪宜其所著述富有而日新若此也語有之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然哉余近一見麥祖詩以更超先生乘而上之父子間自爲知己若此先生之集爲

未可涯也名曰說劍餘草夫莊周隱士耳其著說劍能使人攘袂而思奮陶潛之詩何其冲然澹宕也詠荆軻一篇慷慨感激於劍術之疏深致意焉然則先生之壯心寧獨栖栖於一文苑而已也

大中丞顧公撫遼奏草序

御史中丞通州顧公益卿之爲戶部郎即以才選而僉福建臬討平邵武黨斗亂民尋遷廣東之參議以至臬副從征山寇有功而中忌者歸久之乃補僉滇中臬解順寧大侯二州土酋之構詔還公參議於浙江兩年復還公臬副而飭薊州兵事會浙有驕卒之變爲撫臣銅梁張司馬密捕誅之司馬恐不任於是奏留公浙江以自翼凡十日而驕卒之首惡悉授首詔加公三品俸以原官飭薊州兵事薊劇俱　天子之東南北門而公皆以才選公至時方有稻田使者公與之合策興水利募農耕奉行之臣凡十餘道而獨公所治已見利數倍會遼左之撫臣缺部推賢能知邊務者公遂超爲右僉都御史以往公上疏力辭謂往歲於藩臬前後薄有成效皆因人成事身所處甚又多不待竟而遷浙中之役甚愧同事者或以小嫌見累而已獨得超拜甚不安誠願以故秩爲縣

官得領遼且得究稻田之利優詔不許而以稻田事責代公者公既至屬虜大入與征虜前將軍太保寧遠伯李公合策討之公任謀李公任勇大破創其衆斬首虜以千計鹵駝馬牛羊萬餘公叙所以勝狀究曲如畫而力推功於寧遠請毋賞及臣賞及臣不足以勸戰士　天子爲之首録寧遠而公與總督王公俱遷公自僉而副賞亦差次之當公之在遼遼困大水千里爲甌脫公請開海禁議餉得報可公益與總督王公大師李公條邊事之所以難大勢有四謂邊長虜衆兵寡餉薄畫圖貼說而上之其所思以

淸掞之策甚詳　天子得公疏下大司馬大司農議之亡不朝上夕許公自是益發紓諸所建白與注措略相當自公之在邊士飽馬騰邊遠以重冠九邊議者知以戰功推寧遠不知所以作寧遠之氣而礪其爪牙者固公力也吾觀近世之善言邊事者於西北推楊文襄公應寧於東北推翁襄敏公仁夫於南推王文成公伯安文襄詳而不甚文襄敏文而不甚暢文成兼暢與文矣而不甚覈乃具體集成則惟公哉公與予交頗晚而最爲相知癸未之冬余與今相國太原公偶杜門掃軌有志游方之外公謂余毋事

筆研謂太原公毋應世今太原公已拜相樹平章之績而余亦謬說一出不唯不能從公教而卻筆研之累且爲公犯綺語戒矣公自薊以前所與立不能自達之於上而徃徃托之穉牘丁亥而後其因驛上封事者又不知其幾余所敘僅公一斑耳公於出世經世二端似能合之余且與太原公托白解爲當不以我爲綺語也

休寧茗洲吳氏家記序

自太史公之爲史記而别叙傳於其後欲以明其所以作史之意而推本其世系而尤詳於顯晉者班氏之史亦因之自是若韓若約之類雖或文有詳約辭有工拙要之惟二史之步趨太史公之傳其父談也班氏之傳其父彪也二史之所從草也若周之衰春秋戰國而名世家漢之初兩姓諸侯王而名表者則本始泒系皆彬彬可考譜由是昉矣休寧之吳故姬姓其先自太伯凡數十傳而國滅因以國爲姓長沙忠武王而後代有顯賢不絶其在徽郡子姓萬餘指而休寧獨拔其半休寧之南曰鳳山以唐左臺公始也其西曰龍江則吳媼始也鳳山之指繁不能自衣食有吳媼者嫠而材携其孤處焉篳路藍縷以啓山

林西徙之吳乃有家矣凡四傳撑饒而轉爲茗山茗山之吳吳始有族矣當　明之興茗山之吳已草創成譜而東山趙子常占之以爲吳之後必大蓋百有七十年而尚泯泯如也最後乃有吳廣文子玉父子廣文之父曰隱君某博學工古文辭慨然有意於先世之業取舊譜而新之整齊其世次甫就緒而年年僅三十九當是時廣文猶在髫齔抱遺書而哭曰孤不執觚管而以終先人之遺志者有如日未冠讀經史稅文諸篇凡數百千萬言其所撰述凡十年而傾邑又十年而傾郡又十年而傾海內學士大夫咸曰

吳子今之太史公班氏也廣文跋然不佞惡敢當之
乃出隱君之遺書而加鈐鑒焉曰姑有以矩矱我庶
幾吳德之不墮蓋既成而名之爲家記所以不稱譜
者何以非譜所既也亦吳史也曰記者何譏辭也爲
記之目凡二十卷凡十二用太史公班氏法也其序
創辭則左丘語也諸序吳氏家記者咸曰吳子今之
太史公班氏也吳子辭而歸德於隱君則曰隱君吳
子之談與彪也弇州生亦云吳子開之前而弇諸序
者

少師大冢宰贈特進太傅蒲坂楊襄毅公錄序

萬曆元年十月少師吏部尚書楊公以末疾乞骸骨
歸里 上不允若曰是惟 皇祖考之所愛立
以佐余一人將統均是毗溫詔凡再下公請益力始
予馳傳歸賜寶鏹綵幣以行且曰卿其彊精神善醫
藥庶幾旦夕有瘳以終毗朕明年八月公疾益甚薨
於蒲坂之里第事聞 上爲之震悼輟朝下所司
援故事賜祭者九十兆域以葬特贈大傅諡襄毅公
既葬父之長子今少司馬俊民以大理少卿濡覃恩
得追贈公特進於是司馬乃合公所得敕命二通誥
命十八通勑諭 十 通諭祭文九通錄成帙而故
太師徐文貞公撰神道碑太保呂文懿公調陽撰表
前太師張公居正撰誌銘太師張文毅公四維撰行
狀與諸所司覆請之疏悉附焉於是乎榮哀之誼備
矣吾吳中飭兵使者李君淶梓之郡而以司馬之指
來問序不佞守尚書郎時嘗得望公於班行中風采
如峙玉既跡其行事則昌黎氏所謂龍虎變化不測
傑魁人也又既而以通家子命不佞則春風霽日靡
所不煦明益是時俺虜爭跳梁饕貪我喉咽要膂之
地邊圉之職備嘗者智力俱困而不能支 天子
方自營三尺日以雷霆震殷其上而柄臣乃陰操其

旨怒以爲成稱當是時中外之望獨寄於公一人公
不愛其身與其材力以應之四出而將數萬之兵卒
於西於東北於東土耆而騰單城淺陘忽若易而金
湯者醜虜遂殲遁逃而不敢犯間一接之斬首鹵生
不以數百千計不止三入而領中樞北虜東南笑
倭西酋狡酋獠明光之隙朝上而夕報可無一不當
上意片紙下於萬里之外奉若神明而不敢貳雖柄
臣睥睨其傍以伺公之隙而卒不可得自是歷佐三
朝或長銓地或仍領中樞或再長銓地皆與大相相
表裏大相明則直以伸其志大相忮則宛以完其節

所謂大相者其勢之軋時負而時勝而公故皎然自若其官則自太子少保循歷東宮三師以至人主之三少其祿則正一品而勲則柱國階則特進子孫多賢貴若少司馬及進士俊士都督府都事俊彥都督府同知後卿曹子俊臣諸孫翰林檢討元祥而下凡十餘人纚纚趾美弗絕論者多美公一時之際以為君與臣合嗟乎君臣之際蓋難言矣　世宗皇帝得聖之盛而大相中間之為之臣者十一得如公否也不然且以為人與天合然所謂人者疑之獨在公公故純心與才合也遂回未暇論公之鄉人在唐有

裴晉公若其祿位名德出入將相大較與公類第公之處敵難而裴公之處敵易然裴公之告成者竟一蔡州耳而竟不能得志於鎮魏公之畧出而要不挫抑何遼庭也裴公挾上相數為居其下者所拒如皇甫鎛李逢吉李宗閔輩時側目焉揆席据而弗獲暖乃豫公上者豈盡賢顧安公而公延裴公之後無斷者彼郭汾陽李西平之後顯矣而椎不文故不能悉紀三公之盛而著之琬琰自史傳外寥寥焉以公今日之紀視三公其天之合何如也君子以公真能臣公之子若司馬諸君真能後故不辭而授簡焉以復于司馬

大司馬趙公燕石集序

嘉靖中余守尚書郎獲接天台趙公於御史臺時公以盛年据顯位然多折節待後進未嘗一露待色而同舍郎有應君明德者時時為余言趙公之為長者自天性非有所矯強也余出副青齊臬坐家難歸而公歷左右司冦以至正位留都大司冦其清白之操特衛之守為天下平而是時公之父毋年八十餘尚徤七箸既以公考最封如公秩矣公乃懇乞骸骨歸養凡再上疏乃得請而歸　先帝更新朝政於大僚

廣尹有所登黜中外臺省諫臣爭稱公賢不宜老之林壑詔特起守故官尋轉南京大司馬參其機務所以寄藉良至公既依依二尊人膝下不忍離復再上疏乞休溫詔許之然公至明年忽遘疾不起而二尊人故無恙也縉紳先生毋不以國賓家楨一時摧折為主上與公之父毋惜而又重公之始為忠而卒以孝終蓋兩完矣公卒之年而貞復起參浙行省又二十年而始還令官趾公後道經毘陵晤公之介子某別駕君出公所撰名燕石集者凡四卷授而俾卒業焉乃歎曰公真長者公真長者余雖少於公十五歲然

當公之見接時以操觚之末技猖狂都下都下諸公工其業者靡不悉出所長以相揚扢而公弼弼若無所知能詢之人不知趙公工是業也應君故好古文辭然所以稱公獨長者耳亦不言公工是業也今讀公詩則皆和平朗爽有朱絃疏越之音而五言古近體尤自長城至於文典雅簡趵大羹不和之味流羨於齒舌間彼橫溢而自謂才徇棘而自謂調者故退然而下風矣公不以名其業使操觚之人無能名之及棄存而目之無名公豈其名也要之竟不欲以其長鳴終始不離長者乃稱公詩大佑字世徵登乙未進士別駕名成學故常可論而定與余善溫敏而文有父風

風士錄序

風士錄者何侍御李公按吾吳四郡𬨎軒所經以公車之業試士而錄其尤以風者也稱風者何緣詩起也若列國之有風云吾吳風之在詩者故輕靡以華勝今而華實彙矣在公車業者故純雅有方幅今或用才而過以險語聱調相角矣日者大宗伯有憂之為　上言諸省與南宮大造士必取通明經術不詭於道者不然即才而奇弗錄於是醒擬選懊之士亦時時雜進而輕俊少年之用屈諸輕俊少年咸相驚謂大宗伯之微指欲右中州而左吾吳若越不知其所推引而為後進模楷者故太傅王文恪公尚書瞿文懿公二公吳人也御史中丞唐公唐公晉陵人晉陵亦吳也大宗伯之所左在今吳而所右實在昔吳也侍御公復憂之豈其未易而今將強變而昔或兩隳即是故𬨎軒之所經首以試士為要及竟試士之業而後喜可知也曰甚矣風之易也　天子之可大宗伯請倖歲餘而翕然一變至此哉即無論三公之謂何彬彬乎質有其文矣吳守石君請梓之曰

故事也李公曰梓之第省可三之一梓而多以為諸生好則可以風之則未也蓋僅百餘篇云世之小公車業者謂經生之文多割飾而於聖人垂世之訓無所發論策士之文多剽括而於聖人經世之用無所補夫士窮以應有司鵠耳安用是紛紛為是不然在上者患無以風之耳風之而能去其割飾則聖訓也能去其剽括則聖用也語有之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夫不佞未究於此者耶以塞公與石君之請公按吳值大水旱上書為元元請命得報蠲賑以數十萬計諸所摹畫哺稚之筴萬方石君能奉而行之於吾夫

子富而教之之旨益兩至者公濟寧人甲戌進士石君黃梅人庚辰進士

文起堂新集序

張幼于有堂曰文起而名其集則詩若文咸萃焉其續集則有文而無詩今者復携一編曰新集過余則有詩而無文謂余姑爲我更序之余始識幼于甫二十白皙美姿容與文徵仲王祿之諸先生游當是時其才横肆不可當讀之若入武庫雖五兵爛然不無利鈍至卅餘乃始稍稍就繩墨而以清圓流麗爲宗畦逕雖絕而精思微遜所謂文起堂集者也余讀新

集則情事剏矣意象合矣出之若自然而探之若盎深博而去其雜奇而削其險劌而洗其跡于是乎幼于之詩成矣幼于有所搆撰余輙爲之序之丁亥卜藏于[redacted]山之[redacted]而屬余草生誌今者去耳順尚四載其大用固未可量而所搆撰亦詎止是哉雖然余老矣所以爲幼于不朽者伎亦殫矣夫玄晏故不能勝左思陳王卒何藉乎敬禮夫夫亦可以已矣

集虛齋書義序

異時大宗伯河南沈公言諸生少年之爲公車業者日習爲帷誕以相高而不得聖賢立言之旨宜一切通行裁正以成弘間爲鵠故王文恪公瞿文懿公爲弁當是時天下之士有不應有不應而吾吳爲二公之鄉以故其應爲稍速嘉定則吳之下邑也前沈公而爲大宗伯者其邑之徐公徐公博曉經術攻古文辭而間出其餘以治制科業又少時嘗與瞿公相下上以故嘉定之應之爲尤速今進士李先芳鄉進士金兆登曹子徐兆𡸣張其廉諸生婁孟堅等十一人皆其邑之良而游於徐公之門及爲其子壻者也相與琢劘其業曰使吾暡然而遽欲紹明成弘之統則有所不敢捐臁淵視而自附於二公曰吾其文恪乎

子其文懿乎則有所不能務於予詭而自進於新令之外則有所不可剽腐雜易以求合於用事者之目則有所不屑吾求得聖賢之所以立言者而已矣求聖賢之所以立言者求之心而已矣吾兒士駿萃其辭百四十篇以示余讀之見而劌而不刻肆而不鶩馴而不凡步驟有節咀諷有味庶幾乎求之心者哉嘉定故多材然於科目往往不能當諸邑自今而往將習習霞舉矣其爲我謝徐公得非公之力也歟

王夢澤集序

楚有王夢澤先生廷陳者當正德中成進士高第讀

中秘書以伉直故卒廢死余爲郎時先生尚在念不
獲侍門墻獨得其詩若文習之以爲快歸與有秇苑
卮言紀其儁語俠氣嬺稱于人人而未能定其品晚
節官游金陵而先生之孫潁州太守追伊疐梓其集
於郡而俾余序之余故嘗遍楚檮杌諸家言竊謂春
秋之季其主篳路籃縷以啓山林其民魋結左衽日
尋干戈豈復暇問觚管之業而時已有倚相伍舉
者出而綜墳典嫻辭命厥後屈左徒氏遂以騷辭開
百世宗而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相與翱翔之及秦漢
而後小有顯者亦不能與東西兩京之彥埒至唐而

僅有襄陽杜氏孟氏杜氏之業差爲宏博與嵇氏分
途而偕不朽若文史論建可稱述者抑又鮮矣則與
百五十年而始有先生先生甫弱冠天才橫溢飛揚
秇林超宋乘而上之歩武開元大曆以與六代接文
則自西京而下之亦不失六代其尤雅飭者書牘大
小數十言言子長少卿也詩無所不工麗而五言更
長城矣先生既以直廢死不得理務何嘗爲縣官司
述作之柄縱先生者二太史俱以博大奇偉稱雄館
閣闇然有韻之辭視先生不啻徑廷也後先王三十
年而先生之鄉人則吳明卿氏先生有專詣而明卿

取兼能若今周元孚鄒孚如諸君子交響而馳康莊
焉能舍先生哉嗟乎衡泰參二嶽七澤三湘山
若增而隆從水若闢而灝潔若其爲先生輩耶非耶
余文蕪不能當先生雖然潁州以爲前茅而余且私
其驥尾矣

梅季豹居諸集序

弇山人曰余少年時稱詩蓋以盛唐爲鵠云已而不
能無疑於五言古及李于鱗氏之論曰唐無古詩而
有其古詩則澹然悟矣進而求之三謝之整麗淵明
之閒雅以爲無加焉及讀何仲默氏之書曰詩盛於

陶謝而亦亡於陶謝則竊惟其語之過蓋又進之而
上爲三曹又進之而上爲蘇李枚蔡然後知何氏之
語不爲過也四言則國風而後絶矣騷則左徒神而
賦則文園聖蓋並軌於康莊而分鑣於廣莫本不異
也厥後以鋪張馳騁相競所謂記繁而志寡者班張
而下咸有之以故賦之用日廣而騷遂屈斯義也徐
昌穀之談秇胡元瑞之詩藪能稱之而獻吉與仲默
間能爲之今天下之操觚者不少矣往往樂近體之
易入耳而輕得名洋洋乎靡所不條貫至於歌行之
類則粗習之何論五言古若騷賦風雅與之談未有

不思卧者矣戊子冬爲有舉宣城梅季豹者曰是夫
也能不爲近體人也已而季豹來謁今年冬則出一
編所謂居諸集者見示則皆騷賦四五言古詩余乃
以暇卒業焉大歎詫曰世故有人哉若季豹之爲騷
賦於左徒文園時時取尉而別具悲慨婉冶之態五
言於漢魏時離時合而其合者并其氣度色澤得之
惟四言不能窺風雅藩要之梁陳而後絶響矣使季
豹褎古衣冠而不爲金陵市客而訪我於弇中吾且
以爲千載人焉敢以季豹目之故慨然爲序其集集
曰居諸者蓋猶有待也季豹志也若其稱篇攻字琢句

季豹忠臣者則有其宗人台祚在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五十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記

太倉州重脩儒學記

太倉之學故寄衛自弘治丙辰始建州而衛學歸於
州者八十三年於今矣釋采之宮獨巋然一魯靈光
而諸講堂誦舍以至博士退食之所多摧圮剝落風
雨剝其陽霜露降於席博士師弟子物於草莽而不
能時授受諸所新之者欲請於御史諸臺而不果會

州守張君朔望朝夫子宮喟然而歎曰是烏足以煩
諸御史臺即不穀忝爲其州大夫而忍於其子弟之
學者乃首捐其贖鍰之羨以畀諸能吏陶瓦斬木鳩
聖擾序之資不浹日而辦不移月而煥然一新於是
博士師弟子胡先生輩相率而詣余請一言以侈大
張君德意而申相儆俾示永永余不敏竊謂古之所
以造士於學者莫盛於三代庠序校之爲名人倫之
爲實典謨雅頌卦爻之爲誦編衣端韠紳綦佩琮
璜琚瑀之爲佩服而逶迤周旋咏歌擊拊之爲容禁
諸學士大夫類能舉之而學之弊亦莫盛於後世師

之所以誨與弟子之所以學者束縛於經生之制甚
而至於訓故之凡亦不能守而巧為排調以苟狥之
御吟佔俾以希異時之青紫目若望羊心搖搖若懸
旌一得志而隨弁髦之矣毋論其精神之所注寓即
不知禮樂射御書數為何物將何取於學也學士大
夫類亦能訾之而余顧竊有疑焉夫遠不能舉二代
即周之盛時曰成康而其所造以貽昭穆之季者不
聞脩周召之業以協和萬邦撫來四夷而周召暨呂
畢諸聖人或貴自王室或賤自漁釣亦非有得之於
青衿髦髦之選者何也猶未也以吾夫子之聖而七

十子皆習其業而為之依宜其處者皆聖嗣出者皆
王佐而性與天道自顏曾之外寥寥不數聞大則周
相小則家臣業已見其能於公私之朝而所就不過
足兵裕民之微緒而已西河濟南之徒屢屢守一經
之疑似而不能息處士之橫議賴孟氏而始振之至
學校之設不肖者若原氏之鄉士欲毀之以紓義而
賢者則東京之儒以名相使激而貽憂於社稷數千
年之後忽起而濂洛關閩再起而右廣東越或以超
曠之識抉千聖之真傳或以精微之力折千古之疑
蘙此其人往往家庭父師之所講求而其大要乃自

得之心而已夫豈一學宮之力雖然即境以採真由
器以悟道雖灑掃應對可通禮樂而窮神化況於本
經術而訓故之世之人苟有能緣此而自得者即成
周之所以造亦未也蓋學成而張君署其堂之後楹
曰振德而余推其指於自得如此君名博字子約山
陰人舉乙丑進士自戶科左給事中謫累遷吾州守
其於民能富而教之胡先生名大雅諸博士某某於
法得附書

休寧縣重脩文廟儒學記

自三代以降天下有學而無祀所謂庠序校以至泮

宮辟雍之類諸博士弟子以歲時講脩詩書禮樂射
御之文楗而至於邦國大夫於此聽政受馘而吾夫
子肇明六經之道如日麗天天下則而儀之為天下
君者追而顯之然至請魯相晨廟碑則吾夫子之鄉
其祀器典守尚有所未備何況其他哉自是而後吾
夫子之祀事日益舉而古之所謂學者乃不盡麗於
其宮是故天下多有祀而無學至宋而稍稍合之休
寧僻在萬山中其始蓁蓁然安其為樸至宋而稍通
于俎豆之事人材衆之以出霞蒸蒸奮為世黼黻然
而宋之所建與元若皇明之所修其學宮俱隘陋弗

稱又屬歲月久亡所不備圯於是邑之賢士大夫侍御胡君輩居恒竊歎以休寧於東南最稱巖邑其戶口之繁庶居室之宏壯不在三吳下行賈徧於郡國而廟貌之藏悉以麗之梵苑叢林而亡所嶄顧於吾夫子之宮與儒學乃若任其廢而弗爲之所且吾儕幸而得與聞斯道以備世用之而本之弗思人其謂我何屬郡太守徐君司理舒君以行部至其邦顧瞻之際慨然與儀時邑令陳侯仰承而身任之捐月俸若干緡以倡諸吏民漸有應者於是謀之胡君總其凡而博士弟子凡三金爲世濟爲有番爲入龍及汪廷詔佐之胡君謂不穀之治蒲也有成績矣侍御何君鄉進士程君東聞而先之邑士民汪大光董緝之其錢自家帑以至於公相屬也其土石甓木自邻關以至丙舍相屬也木取其偉長者石取其貞潤者甓取其堅緻者於是有重建曰大成殿曰啓聖祠曰尊經閣曰敬一箴碑亭曰二程祠曰三悔上齋曰諸弟子讀書舍取更新也有改建曰明倫堂曰儒學門曰文會堂曰朱子祠曰名宦鄉賢祠取徙地也有創建曰成潔門曰省牲所曰神廚曰報功祠曰遺教祠曰晉源亭曰壽雲門曰文昌閣曰居業門故所無也其地關五之一宮室拓三之一創亦如之自是休寧之廟學蔚然稱鉅麗觀甲於郡國而胡君乃與諸君具其事介幣於余友鄉進士詹君而以記請余竊意之廟學成而邑大夫師弟子與其吏民含菜而登廟宮之陛有不儼然而若吾夫子臨之在上者乎退而講於明倫之堂有不悚然而若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之接於目而警於志者乎又退而登尊經之閣集文會之堂肄乎讀書之舍有不油然而與詩書易春秋禮樂之教相融浹而無間者乎及其出義路闢禮門行稍遠則稍息甚或錐刀之息屬乎手而求念生

睚眦之忿交於目而怵心作問其嚮之所謂儼然悚然油然者忽然而失之矣其所以忽然而失者則其儼然悚然油然者暫然而得之非眞際也且夫是廟宮與學之廢久矣其新之也木資之人也土石資之人也甓資之人也然一念之欲新而同志者來不浹月而材具不浹歲而廟宮與學成夫人心偶弊之耳非盡廢也五倫足之心六經足之心而吾夫子足之心苟欲新之不再念而來不浹時而具成矣而程子而邑之所稱以爲其後者也朱子其所自稱以爲而邑產者也今其學具在即簡煩小異其大指有不本

之心者哉廟宮與學之新以跡教而德之新不以跡
教余故稍次其語以紀成事而示夫同志者徐君名
成位楚竟陵人舒君名邦儒芝城人陳侯名正誼閩
南平人胡君名宥何君名其賢程君名廷策詹君名
景鳳皆邑人

太平府脩城記

太平古金陵支邑也後稍進為郡與金陵俱衔天塹
而固自金陵之為帝者都而太平之人民田土兵衛
不能當其十之一然寔據其上遊為之藩籬與圉而
制其命如古所謂左馮翊者當天下之劃而且合北

不得太平不可以覦金陵南不得太平金陵不可以
守夫以太平之重若此而自　明興二百餘年以來
守土者安於平治之形而不暇省其城低庳使弱者
憑二尋之枰不必羽而登也所覺備表而毋及裏脛
不容轂土惡善潰不必淫霖而隳也萬曆辛壬間蕭
田林侯來為守恤民隱披吏弊興士風諸所以稱塞
中狀良悉顧以時周行睥睨間而憂之謂卒有不虞
如押犢何即不載狃前人苟簡及亟以俟後之君子
彼復狃我將縣官何所賴焉而會治兵使者程公按
部來與林侯蒐令乃上侯議督撫中丞孫公江防中
丞呂公巡按侍御陳公得報可為具疏聞之　上下
大司馬大司徒議　報可下中丞侍御已復下程公
程公下侯所與倅陳某當塗令楊某規度所增築為
堞者三千七百六十而嬴其崇二丈三赤而嬴裏揖
之崇一丈六赤而嬴厚一丈七赤而嬴週遭為丈一
千六百六十而嬴所改飾為麗譙者五為津關者三
為戍廬者三百而嬴計直為中金一萬七千七百九
十而術謀之帑不足則請諸郡臧辛直八千四百四
十餘金為之幹不足則陳公以千金益之程公再以
千金益之孫公以五百金益之又不足林侯與楊令

復率贖鍰千金益之又不足則為勇爵賜級以勸郡
人某某凡三千餘金益之林侯乃率屬其屬與士卒
分功於版築閣蓋不閱歲而城成以書屬余俾紀其
事余故嘗脫史所稱請城洛陽與大梁者或以天子
之守守在四夷諸侯之守守在四鄰為說而譏其示
人弱竊以為不然夫地利不如人和雖賢者訑之然
至夫子之系易未嘗不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未已
而又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夫以大聖人
而當取卦尚象特夫豈有暴客之足虞而制為重門
擊柝彼所以待暴預變之計周且遠也故曰需有衣

御製日戒又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若　世宗朝
寧不亦重熙累洽哉一旦島寇卒起而大江以南佳
麗之地其無城者城而庳且薄者悉其子女玉帛以
餧寇三里之垣苟不至隤老弱荷擔而立乘高下瞰
賊目飽氣盡而走耳城之不可以已也如是今幸臺
察監司諸大夫與林侯合策而圖太平不至大損縣
官帑雖曰勞民之力而吾用之說以先民民忘其勞
咸相率赴事不歲而成百世之保功且用以為金陵
上游衛其事豈淺小哉雖然所謂有形險也無形之
險在黔首心林侯固已饒得之矣請以是風倅令及

後之君子毋忽諸則永永有賴哉

蘭溪縣治廳壁記

吾里中張侯新之治蘭溪未改火而剪除其民之敗
羣者乃均田賦清獄訟以與之更始而治事之舍日
就圮上雨旁風靡所蓋障諸吏惴惴負廳壁而從事
寮廳梧栱鳥鼠共之何以嚴詞訟入張侯嘆曰是猶
可旦夕支及其拉然剨然而鼎剏之費則叵量吾柰
何避其名而貽叵量之費於後君子請諸郡得贖鍰
之羨與口緡百金而節縮其服摧羸祿佐之民獻其
力工師毋敢匿求陰以戊寅之冬仲立趾明年之仲
夏而告成事廳廣六丈四赤深不及廣者二丈四赤
高之為丈者三而加丈之為赤者五左尉幕右錢庫
總之若干楹吏廡以次益茅易棟其規制大約不甚
浮于昔而增完壯焉未幾張侯以外艱歸而豫章駱
侯均用故尚書郎出佐藩幕再移而代為政居而甚
安之乃捐書幣請于王子曰令今苟免于僇人蓋有
餘譽云而敢即安于斯雖然令驟居焉而不莫夫拉
然剨然也夫不虞夫拉然剨然者日而夕飯而興以
類精其思於吏治夫不虞夫拉然剨然者而不至勤
用父老之力於土木則皆張侯賜也吾子其寵靈之

一言以毋忘侯不佞曰善夫居者之安而追作者之
勞甚厚道哉雖然駱侯今實居之夫蘭谿浙東最巖
邑也其延袤四百里而奇其戶口十六萬七百而奇
是居也四百里之所取風而十六萬人之所籍而尊
有者也侯晨而坐堂皇少選而聽政夕而退視其巍
乎崇高者得無有遠於百里之數乎夏共其稅賦於
茲壓野之氓得無憂於盡乎兩造實繁強者囂囂貧
羸弱者得無憂於不盡乎單赤得無尚失職乎學校
之氣得猶有微阻乎一言善而應一言沃而違侯其
慎之哉若夫洞巖峙東蘭陰峙西南佳為南白石為

北爭出其朗爽秀拔之資以助侯燕喜稍與邑之二三君子鼓琴歌薰修宓氏之政而大之此則侯之終事也於是不佞之王父司馬公去今垂一百年而吏民謳思之若新踰侯曰子之一言寔徼王父大惠不佞亦曰二君子也繼王父而三夫誰曰不宜是爲記

移建京圌營公署記

京圌總者故京口要害地也其先以一副帥臨之所部衛十五水陸師餘萬久之華而會島寇起議置將將秩自副帥殺而爲把總置兵兵募士二千舟百七尋又裁爲募士三百餘益以邑卒百五十餘其後稍

益以募士三百六十餘通爲兵八百最後始定京圌總以八百人畫地上高資下安港所任汛署百五十里而遙而割鎭江衛爲之京圌總始稍稍成軍矣顧其名駐圌山而署實在京口故都指揮朱君以爲來治總事未幾嘆曰圌山踞江汛以不時至而我高枕而安重城之內即緩急何以達即達矣何策能應之且將不控要害而士卒不羈將其何以軍於是上書兵備使者王公請移京口署於圌山兵罷之而屯所上數事其要者在汰老弱革冒食練行陣明賞罰兵備使者下郡守令議請朱君所請良是使者以聞督撫中丞宋公江防中丞王公諸臺御史郭公陳公王公房公俱報可而獨王公慨然謂是總也其移署策甚長而嘗短遂捐軍餉金五百以授丹徒尉楊洋俾卜地於圌山之左大港不給而代王公者胡公及諸臺御史郡守令復捐金二百以益之其又不給而朱君倡其三哨之將吏士卒捐廩奉金若干以益之蓋不踰季而將有署署有門有廡有堂有寢庖庫有營室而所闢練地以辟民舍丘壟稍移之江口其費後朱君與吏士任之既成朱君來謁余請紀其事于石余竊謂倭事暴起人出其策以爲備列戍置壘相望

於江海之濱而大農少府之錢粟晝夜輦而委輸於軍一旦事定諸少年握算而較之餉日以減卒日以耗戍壘日以頹廢其將日漸省而其存者知有移於內地以自便而已上下交相狎以幸而歲汛之不警幾得以遷或代去今朱君獨能毋傳舍其官又不即安於內地而顧以其身當餘皇出沒衝于公又不忘危於安而究其出納使朱君獲信志焉其賢矣哉朱君雖所部八百人與一衛之時卒拊循而振之鉦鼓嘯呼江波立起勢若萬人斥遯相應於百五十里間游徼之所莿及鹽盬亡命椎埋之徒屏息而不敢

發則是署效也且爲毋貢王公矣鴟梟之詩戶牖綢
繆六四之繻衣袽終日古人之深慮遠顧若此後而
居是署者覽斯記者將時念之則又爲毋貢朱君哉
王公名篆今爲左副都御史楚之夷陵人朱君名先
今以游擊將軍行總事吳郡人

純節祠記

曇陽子之女於學士公也蓋嘗字徐生矣十七而講
上眞稍稍啓道要徐生之父參議公且委禽焉而生
驟病物故曇陽子知之逮既三日哭出其齋則有成
製縞服草履御之以見學士曰兒托體大人不能爲

徐生死當爲生稱未亡人學士亡以難而曇陽子故
不食至是益不食者六歲所曇陽子業爲徐生守然
當學道而上眞故試之以徐生之狀與辭加媟嫚焉
而曇陽子確不移意者再而道遂成曇陽子之道成
則請於學士曰願得一酹徐生墓既酹乃曰吾止此
不歸矣家大小強之不可得則以一穫坐丙舍之中
庭左者兩不從足毋論晝夜其又三月曇陽子乃辭
衆立化化之前一夕復請於學士辭生墓既辭謂學
士曰吾受上眞命遺魄有所用之不獲已從徐生寧
壞燼柰何蓋曇陽子猶兩髻云至是刃其髻之右授

學士爲我屬徐公祔生塚可也其明日爲庚辰之秋
九月九日其又四月而參議公發徐生之窆改葬於
墓之震方去故地數十武而還以曇陽子之髻祔焉
堂凡五楹中肖像爲曇陽子示有尊也左室之徧爲
徐生主而曇陽子配焉示有親也祠成而參議公署
之曰純節而屬世貞記之夫曇陽子之爲德備矣於
生亥離矣顧斤斤焉取人道之一端而標之者何居
徐志也夫何以稱徐志也爲徐氏始終故徐以家人
禮祠之也曰純節者何居節者竹之德也純者絲之
德也今夫竹自寸萌而縱之而尋丈以至於凌霄漢

得節而裁然後動絲自寸縷而衡之以至邊幅之不
雜而後得稱爲純其在於人亦然故節者所以禦滋
也純者所以濟節也甚矣節之不易言純也天下之
成爲婦而殉其夫者二其恒以生殉而不恒以死殉
此其志烈冰霜而貫金石夫孰得而議其後然以百
一較之恒者容或滲於情而不恒者容或激於變情
故有所不能已而變故有所不可已以是言純純得
無間哉曇陽子未成婦者也生不識徐生狀何所奉
於情學士爲之父何所虞於變第謂人道當如是耳
而矢不食之誓以附於祝宗之祈死而竟不死當其

道之成能使徐生出幽塗受天趣將何有於身之殉然其意若曰吾知所以爲徐氏者而已吾用是始必用是終而然後庶幾亡愧哉今夫上眞者得他心通者也夫豈待試而後知曇陽子欲以見曇陽子純也生殉而不以情死殉而不以變至哉曇陽子之純於節也始曇陽子嘗築室於郭之內以奉上眞而署曰恬澹學士公司之今祠郭之外參議公司之君子謂維世之教斯純節甚盛度以加矣出世之旨則有恬澹在曇陽子它事詳大傳中徐生諱景韶有文行十入而夭參議公名廷祼以孫調歸學士公王氏名錫

爵佐大宗伯無幾以省覲歸夫二君子者亦曇陽子之道而趣之將畢身者也

開太倉州朝陽關記

王公以燕見諸生而問所宜興者諸生劉大倫等對曰州故有婁江云自西而南而東達於海據三方而抱吾州以爲形勢海潮之至者日夜各得一焉其東入東關而西其西入西關而東以胥會於黌宮之左而後退諸芻粟貨幣之寓於舟者亦從而入以共吾州吏民其東關尤號稱利便而先年有警於海者謂其近之故累甃而塞之水折而南而西爭門以進其氣盛於金虎之方是以薦紳絀而介冑將勝其芻粟貨幣束於一竇而不得達是以物直踊而擔夫重其門於東者毋所受生氣是以其民蕭索而不舒所進不過隙孔是以生理薄而坐困竊以爲復東水關便王公瞿然而聽曰固也吾且行相地焉謂自故東關而稍南之踰一里許可穴也謂其方曰巽方從生氣也關東西丈有三尺高加尋之三以通舟而已其關之外則自濠而東蘆福涇以達半涇而始得大河爲丈者亦六百餘關之內則自濠而西轉樊村合致河塘而始得故河爲丈者殺其四十直因之畝力因之

直皆從民便也僅十五日而工畢王公督度勢尤以爲東少庳不能與西敵乃崇鍾樓以俯瞰之備警發則百雉而內外無不聞者於是東郊之氓轉輸無迂道乞關之氓化居無猜戒而紆衿搢紳之士見若以爲恰若皆喜已讙稱謳謠之不足則從諸博士某等介而請記於其以示永永某竊以春秋之義凡工役而義所不當舉者書重者書非時者書今王公所通一關耳衆民隙而用之力不能一旅時不過歲三十之一而何以書也爲其從民願也百年之利在是矣盍工甫畢而　天子以公四履之地水當有所宣

澳下 璽書趣濟治之夫公不難四郡一州十七邑而難此一衣帶水也雖然茲非其小試也耶公諸與華功德於 國家斯民甚大其爲鍾樓意甚遠皆不書書其所請者曰開朝陽關記公名叔杲字陽德永嘉人以大叅行兵事

復周玉巖公賜墓田記

嘉靖辛卯南京刑部右侍郎玉巖周公卒於位時公秩三品未及考而 天子念其賢特賜祭有司爲治葬葬公之二十六年爲隆慶丁卯而給事御史以故名臣當旌者其公事狀上 天子復為之超贈

左都御史而其年巡撫林公潤下邑司禮公墓邑司言公墓田爲豪者四十而贏秋賦爲石者十六而有贏官今不復辯之而學葬焉責半食滯穗於松欑丙舍之地非所以妥賢者魄而標士大夫觀也因其故少宰紫文荘公太常魏文簡公例以請林公是之許以它美賦補者爲令於是公之孫邦柱者感 天子後先德意林公之能奉行於公之所遇愈遠而愈隆也謁不佞爲文樹之石以垂永永不佞竊謂古先聖王之政莫大於禮賢而厚終以故式閭表墓首施之於勝國之臣而不爲驟及德之衰於厚終且鮮矣何乃能追遠也周公在正德中批鱗抗顏以與權幸搏中縣官所甚諱遷謫萬里而不悔於時稱爲直臣更化之後雍容歷藩臬進臺省撫字與揚激相劑于時稱爲良臣公之所謂良臣者雖奪於年未盡究而計其爲直臣時縱跡尾之悍侯扼之其不委骨於薙煙叢箐之間者幾希即所望能過一首丘而竟自遷人起通顯其歿也 人主爲治冢穸而不以煩其家其既葬而久也悉蠲其墓之賦而不以累其後人夫以一枯骨而榮施之若此其追遠當又何如也吾聞夫古之治冢塋者漢莫重於長平烈侯青冠軍景

桓侯去病博陸宣成侯光唐莫重於英國忠武公勣陪位象武漏明之制幾與乘輿埒然未幾而失其族即不盡豬而鞠爲茂草若敖之餒因之周公非籍汗馬勞官猶在亞列而所 賜墓地頓 天子德意林公及諸有司之奉行易世而子孫能保之嗚呼休哉君子謂邦柱可嘉也其能守也毋愧于周之冢孫矣

陸氏放生湖悠然亭記

悠然亭者其址據湖之最勝處湖故陸大夫公有也當陸大夫公日與其子司空與繩學憲與培輩舍而

弗漁而時時以所遇之鱗介毋論巨細即贖而放之
放其湖曰當湖一日放生亭之北為沙瀆渚其上有
塔峙焉傍為塔院翼之陸大夫公所營也渚東北為
放魚磯夷於水費易也余嘗以通家子一再侍陸大
夫公及公歿而游於與繩最後登茲亭而寓目焉其
隅湖莫南而全湖枕於北粘天無岸日月得之澄鮮
烱爛穿堵過雲時吐光怪萬堞比坤丹碧若霞團橋
西南蜿蜒垂虹還欄放歌天籟和之意甚怿也既而
叩與繩所以名亭之故則取于鹿之校人語夫校人
不能得魚事而能得魚理其始舍之而圉圉焉縱之

洋洋焉悠然而逝即古今善狀魚者莫茲語若也然
而魚之所謂悠然者與人異方其失水而困於網罟
也束縛之急鱗鬣盡挫第能覺其苦而不知有砧俎
之虞及其獲水而圉圉而洋洋而悠然者形也非心
也蓋至於悠然而俄頃之所謂苦者失之矣人之就
網罟也廼紲攻其外而愁憂攻其內及其甫就解而
前念後念交戰之賢者內追咎而思改不賢者追咎
入而思報欲求所謂食息之悠然者竟不可得也故
曰魚相忘於江湖易而人相忘於道術難也與繩曰
不然吾之所以名在放生夫放生之名池久矣唐宋

之世州郡在在有之以祈人主福而青額數期日其
十五死餘而四飲於漁子之腹能生致者十之一耳
環而隄之一日人主之法廢而耐水者徒手而取盈
是以生理發殺機也夫不取不放梁武之所以見辱
於北使也今吾則不然遇而贖贖而放惟不聽哉哉
之耳而不為之限量我悠然而忘魚放也魚之悠然
而忘為我放也是相忘也且我何知福余乃曰有是
哉吾子之沂道也雖然吾子能為竺乾先生言獨不
見大姿竭之魚長四十餘萬里兩目若日月游戲於
無央之海天下之言快者莫加焉而古先生曰此凡

世業也欲脫解之其道無繇耳然則為子之湖而魚
者其業耶其非業耶業而生者悠然耶將滅者悠然
耶與繩听然而笑曰我非魚不知魚之悠然子非我
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悠然請志之楣以俟河伯遇而
詰之

夢游記

五月九日夜四鼓夢有僧過訪語次曰去觀而西則
華嚴菴也能開一游乎問所以名菴曰普賢經行道
場也後有嶺石若青羊嶺故又曰青羊觀玉局老公
像在焉俄而御一小篋與挾兩奚童西若沿長堤者

其南皆麥田黃雲被壠隱隱見城堞行可二里折而北得一橋其高下職人屋而以磚切之傷皆大榆柳橋下流水轆轆余意已樂之又數十武則若街市嶺坦陀而行人甚稀山門巍然前所過僧出迓曰公來矣入門左方有若嚴道場者梵唄磬鐸聲振耳拾級而上至前殿已又拾級而上至後殿殿不甚高大亦稍敝而皆扃鐍不可開庭際古檜壽藤虬龍屈蟠蒼翠映帶右廡得一竇而入僧曰此禪房也室宇高下鱗接然不甚修炎乃復循階傴僂而上最後呀然門忽開目境若闢而新者蓋殿據山而趾其後壁數丈

外臨絕壑壁之後中一洞庭石二斧劈二錦川異之庳者亦可三丈許色皆黃黑文理密緻皮骨皴瘃可怪鑿之南爲嶺中斷左右巉然青石望之羊也逼而視之則不類以顧它石詭瑰千狀有若踞獅者若闞虎者若牛下飲者若猿猱者其上皆鬚松文栝其高造天嶺之北則平湖萬頃一碧陰雲解駁日脚下漏爲金銀琉璃者不可勝計鳧鷖鴛鶴鸂鶒鶖鴨之類散布砂磧爛若繡錦余顧僧曰此爲何蘭若何隧耶吾所知於里者海寧隆福淮雲三刹若衙院耳夫吾生五十有七年矣而不知有此何也僧咲曰公自有之公自不知耳雖然姑爲我作一記送余至山門而別既醒余生平所游太和之南巖五龍諸宮洞庭之資慶包山長圻錢塘之昭慶稱花洲諸寺其勝埒者當時歷歷真境第不轉目而失之追數若一夢然然則夜之所夢其果真耶其非真耶今夢而真昔真而夢異耶不異耶既以稱蒼又稱槐老子之於普賢有諍耶無諍耶吾皆不能爲之辨而又何記爲雖然吾既已許是僧矣姑以夢語了夢事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五十六　終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五十七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記

相國養齋嚴公讀書堂記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常熟嚴公嘗
讀書於虞山之北麓云而會公去諸生乆其書屋漸
以廢獨遺趾存而公之執戚蕭君者感公恩而葺之
爲堂五楹以庋公之所讀書而族公之子孫來游者
其進而三楹祠故言子游其又進而三楹祠故虞仲

雍益吾夫子之所後先推許以當逸民文學選而公
之平生服膺而願學者也堂既據山之勝怪石攢屼
而贊目清泉潺潺而薦耳修竹茂樹中外映帶其蒼
然之色與石會而鏗然之音與泉會即公杖屨一再
過亦爲之欣然忘返而蕭君謂不可無述乃屬余記
之以示永永余不佞竊謂公之服膺而願學者既無
如二子然虞仲之時當未有所謂書而其所佩習不
過太王肇基之訓而長我勾吳至奕世而尚未能革
斷髮文身之俗僅以一惻怛之讓而使天下後世曉
然而推遜于君臣父子兄弟之際有餘味焉子游北
學中國得夫子以爲之依歸而置其科於文學爾其
推而用之於武城者其跡僅在於絃歌武城而精微
則歸之道以爲君子小人之所俱不能外然則二子
之爲書大約可知也嚴公於書雖無所不讀顧其好
旣嘗在二子及其業成而用詞科入中秘以寅恭佐
人主格天下之化者十餘年而宰銓柄叅化機其奬
進士類必捐遺金之被褒公行不由逕非公事不造
庭之澹臺子羽而一時之格心眞若化陶鎔而神龜
削虎翼而麟趾者然天下甫能窺公書之用而公內
不勝其讓歸其職於　天子而奉二尊人以安於

鄉過者若以爲華胥爲具茨而不知其太和至順之
俗去言子之前而虞仲之後無幾也吾聞之　世宗
朝諸以禮樂還　人主至輔相者自愛其稽古之
力而必侈其微時之所佔僤之地而以書院請
天子亦爲之嘉異而章表之然往往不及身而遂泯
後之人至欲跡其地而不可得者有矣嚴公之讀書
堂公不自名而一書生名之上不以藉　人主之
寵靈下不以煩縣官之版築與閭左臂之力徒以
未翦之茨非刻之桷而巋然與虞仲言子鼎峙而稱
三不朽焉於戲盛哉是舉也夫豈惟公之名與堂俱

永永即不佞與蕭君亦籍之永永矣公字敏卿嘗署其居曰養齋天下不敢以字稱而稱之曰養齋先生

懷德堂

懷德祠者何祠故諫議平湖馮公者也公舉進士拜行人奉使便便有僑肸風尋入諫省論糾中貴大臣直聲動天下出而一領望州再牢巖邑所至號為神君而中厄於忌者竟挂冠歸公享壽七十　自成進士迨捐館垂四十六年然為德於州邑以歲數之不過十之一二而為德於其鄉則十且八九以故甫公歿之踰月而諸生沈維鏡等若而人請於令願祠

公於鄉賢三老徐奕等若而人約正方桂等若而人里賦長潘錮等若而人塘長陸卿等若而人市人周粟等若而人鄉人孫昊等若而人鄰邑人朱寅等若而人復相率請於令願特為祠以報公令劉君巽之為再覈其事咸信乃下教特祠祠公三老等則又相率請於令謂自黃髮而至髫兒齒而至齔者疇不食公德而以煩有司之帑願得一切共財力從事而會公之子大參敏功太學生敏效聞之謂以先君子德而食報則可以先君子德而使諸父老昆季勤財力而從事則不可於是議祠地地取之家別業之趾議祠祠為堂三楹樓三楹其門室左施藥而右施茶咸取之家帑議春秋祠與茶藥費咸取之馮氏之肆稅而官民不與焉於是三老等則又大悲喜謂名為報公而我曹不獲一供財力何為公之善用德而二子之善用報也則又相率請於令劉君命其祠曰懷德而屬不佞記其事不佞公門下士也不敢以椎不文辭竊讀三老等所上事大略云公居恒謂家居不計倪不可以饒不饒不可以伸志夫人富而仁義附焉故自其罷官而具少奉羨即以收棄田而治之皆成上腴又以其田入益斥置傷疵已又以其法教邑中

耕者已又以其為州邑時賦三則及助徭法語守令行之亡何邑田皆驟貴於是公喜曰吾可以為德矣其首施則伯仲子姓有四時衣帛廩饘之供諸習儒者教之農者田之賈者貲之稍次施則五服之族屬其更次施則五服之親屬其衣帛廩饘之供遍役而吉凶緩急靡不於我取之其最後施則邑之老者疾者無子者不能棺者卹之即響應而又推其餘饒築城當睥睨者數十雉城成而島寇絕不復窺修通都之土石堰十五石橋三十二浚陳塘為里二十七築義塚以藏討賊之殤骨而封之又以其暇旌節義贈

孝友假典禮佐有司之權蓋瓌公　居者可十萬
戶其大半食公惠其自龍官至捐館三十四年如一
日矣吾聞之昔賢美前王之不忘而推其實第不過
親賢樂利之被於君子小人而已今諫議公所爲德
僅僅一鄉邑然爲之人者盡於前所云之二端而親
賢樂利其被澤者迄今未已也夫安能遂忘公夫以
樊君雲之工治生與賑贍不責報解訟焚券得公之
近似而天之報之通侯者累世然未聞其仕官善狀
朱仲卿之歿思托祠於桐鄉而不敢望其鄉以鄉之
所被德淺也公中吾太倉不再閱歲去今可三紀而

士民今且議祠公公殆兼君雲仲卿而有之矣於乎
賢哉公諱汝弼累官至揚州郡丞又以數功賞封梟
劉而其大節著於諫議故特稱爲諫議云今劉君名
士璦安福人有政聲

吳邑令宋陽山遺愛祠記

當宋公之自吳令入爲御史也而吳人爲之碑以表
去思其辭爲故吏部郎穀祥其又十五年而公以抗
直忤世數起數躓而吳人益思之爲之祠以春秋祀
其記爲敘少參廷釋二公皆彬彬質文君子不輕爲
然可者也其又五載所而吳人益思之謀飾其祠而
問記於世貞會公有　新命以中丞節來撫江南而
吳則其宇下邑乃逡巡弗果曰是於格戾且未可以
辱我公聞而久之公遷爲南廷尉以去於是其父老
相率而請於搢紳先生曰吾儕小人即一食息而無
非公賜乃能竟忘公惟是諸君子篤親賢之思何所
籍以不朽爾謂世貞盍伸前弟世貞竊聽公爲令在
嘉靖中其時　國家未有　宮室之事與南北備倭
虜費鄉民坐仰南畝而修公家之歲額以爲恒然至
一攝長賦則立瘠貧者破廬產徙箸鬻子而猶不給
富家跳相屬即稍饒而孱者雖視其田田益賤畝不能

售數鍰直公撫析其故久乃得之曰吾能爲若主於
是計賦區區率百畝抽其五畝以助長賦者邑區凡
三十六得公田萬三千畝而公又爲之匠疆界擇主
佃謹出納諸賦以重輕差次受助自吳邑行之久益
稱便而旁大邑亦稍稍規撫公成法江南之不爲公
田者無幾以故公去今而縣官有　三殿役南備倭
北備虜一切以軍興從事大農少府水衡將作之使
蝟集而有司尚能以下中之農支梧其間吾民亦重
去其土間者一少蘇之畝日以貴數倍其舊矣公爲
吏務寬平撫循小民而治而至有所搪擊弃脊魁即

生豪數周山積一閣立掃度後先令吳者困公私冗亡暇猥溲而公間則爲諸生講說經術治道慷慨節槩賢豪之風徵召文士爲詞酒游雍容甚都吳山之間殫如其色矣士民之所以交思而不忘有以也吾聞之朱仲卿爲北海太守治行第一入領大農稱賢九卿然居平自謂異日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問其官則一嗇夫佐令平賦訟者耳豈非親民之恵愛深於公卿大夫之名蹟故耶吳士民業已及公而生祠之久而益思新之公亦安能不有意吾吳若仲卿也夫以世貞之辭豈能踰前二公即以不輕爲然可

足嗣耶於是公之舊屬兵使者王君與其言而請勒諸石公名儀登字望之永豐人嘗舉進士爲御史再長佐大理出爲學政兵事最後撫江南有古名臣風

督飭兵備右參政賜谷王公生祠記

王公既用給事言得調去而諸屬城之搢紳大夫追思謳謠之總若干萬言亡何而幕府之佐吏將校與士民合而肖公之像於州鐘閣之室其將校復以私錢祀公於二衞之共壤又久之而成王曾君等復各以其私錢爲祀以肖公像而春秋祀之又念事久遠更代易亡佚相率而謁余文以昭公之惠于永永余謂諸君誠長者不倍德顧王公所爲德於若何狀試言之而試聽之諸君曰唯唯否否夫王公非以爲吾曹德吾曹非以王公之德德吾曹而後報之凡吾所以德王公爲三吳儲胥德也當公之至而倭警稍稀則見以爲無剥膚其民狎敵而畏兵費三事大夫嚚然謂省兵則省食節縮之說與懈廢相表裏而公獨憂之後先請於臺凡十五事俱報可夫王公非能不爲省也乃不欲徒省其大要組練省而益精可以師餘皇省而益堅可以濤烽堠亭障之類省而要害益脊可以如率然餉省而益遠聘可以如果然夫能使

士飽如果然者何也軍儲之有余豪右黠猾匃借以匿賦兵不時給不半藏而自公之行臺請一一從清討告完士且不枵腹矣故曰如果然也何以要害脊而如率然也公所部自金山而北至圌山袤八百里緩急不相及公攝拓林青村之戍與金山合而軍川沙南匯寶山之戍與吳淞合而軍劉河之戍與大兵合而軍孟河江陰之戍與楊舍合而軍公又移楊舍將於洋陸移蘇松將於金山移金山將於劉河移劉河將於崇明無警則分有警則合擊首尾應擊尾首應故曰如率然也何以餘皇省而可以濤也夫福

著船者爲名美也薄而不能遠公所治沙船必厚郭堅柁崇檣重櫓而別製三翼之輕舸以左右之其哨至於千里而不虞潰故曰可以濟也何以組練省而可以師也公卒雖不多谿子少府射二百步之外泙藥機火之銳又在三百步之外類皆括蕞華挾劍盾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咳蔿者始收之又時而鼓舞之益甲戌之役一戰而倭悉授首矣故曰可以師也余復謂諸君王公德盡是乎曰烏可盡也公詰盜而盜發輒擒其捷若神王相率避徙它地去督漕而爲幾發以致水三百里之涸立浸而漕艘以五日濟僅寶

山則不閱歲而城成屹然東南巨障漕孟河則不踰月而河廣隱然則別漕孔道公所爲德于文武吏民非一吾曹校者若夏畦之偏澤而所窺者若巨嶽之隅勝耳夫焉敢以爲公盡也余乃曰善哉言也雖然以諸君不私德於王公則可以王公無德于諸君則不可余里居獲時侍公公恒言令一切以居平法待諸校雖州邑之佐能以氣凌之而出其上白簡之所彈射公移之所刺按日夜見伺犇擊而不休即諸校苟負材氣者安能淟涊抑首甘爲下也其淟涊抑首甘爲下者安能一見材也千里而奔蹏者安能逃於

寸目之綱也夫居平而一切裁之緩急而欲收其死力難哉以故王公強力而欲信諸丑之長而掩覆其短它文吏之公爲陵而私爲中者公力紲之至嘂謗譊而不恤夫王公固不以爲諸君德寧爲無德而已耶諸君乃矍然曰有是哉雖然吾曹之祀公終始爲三吳備厚德而已余乃又曰善哉言也夫不背德厚也不私德公也祀以報之像以徵之文以永之詳哉諸君之爲王公也公名叔杲字陽德溫之永嘉人曾君名邦[redacted]君名[redacted]俱行都指揮事爲友王

金山建參政陳公去思祠記

始陳公之去淮安守而視益部學也其士民相率尸而祝之曰公庶幾有以終惠我而公自益部[redacted]省參政督漕事所治廣於郡十之九而分省淮安如故其士民大喜過望而公所以袵席之者非一弟用漕故徙治邳州其日復得十之九邳州之[redacted]也亡守令受束約與郵傳其億前使者不勝其寂寂歲一再省視而已公獨徙治之即鮭菜不以煩市人歲省費約千金而別勒商船毋繇它江道必取鎮鎮遂稱巖饒冠南北而公暇則延諸生秀才談說經術課文義彬彬異於時曩邳州瀕大江咫而近金山踞其中公

時時泛輕刀攝齊陟山頂之毘盧閣南望而覩千艘首艤艤上咤曰雄哉已而曰是黔首脂也得無朘乎北顧而千艘尾相銜而上咤曰雄哉已而曰是天子所以資孳辟六師者也得無後時以貽簡書譴乎顧諸所以佐大條葵國儲給而民不告痛乃西矯首盼連山欝欝雲氣中巴蜀三楚之驅檣自萬里捩舷照而來東則海門湿瀁黏天無際日月之所吐洛意甚樂之顧謂諸生黃明昌曰此何必减峴首吾不擬鉅乎愴將如吾何蓋未幾而公以父臬副公憂歸瓜州之父老孺子不勝公之思謀所以祠之而明昌

以屬也淋而曰是不以辱公貌夫瓜州之觀江江之觀金山金山之觀毘盧閣閣故公所翹而興詫者也其稍上爲懸崖方丈之地爲室而貌公寧獨吾儀之父老孺子時時寓香火即客之善吏者善詞筆者善爲名者游而一瞻依焉將毋盼矚公乎哉蓋祠成而謁余記其事余素辱公知又嘗一再登毘盧閣竊謂曰德于淮北甚深且巨今僅以蕞爾瓜州續而稱之以蕞爾祠而報之公雨露一勺而已諸士民毋亦手酒一豚蹄而謝滿車之甌窶也雖然若士民既曰思公　天子方重公急公異日服除必開府開府必在江南北而肺腑喉咽之寄以歲時行部陟茲閣而覩公像悅乎不知誰我將以爲瞿曇先生之自忉利而下覩旃檀也耶公名文燭字玉叔沔陽人明昌少能脫諸生籍自幸於公公間語吾識若不下王中丞之於魏懋權若能作懋權國士報耶以故感而倡祠公王中丞者不佞世貞也

青浦屠侯去思記

屠長卿既成進士而所草騷賦詩歌之類馳騁搢紳間士抗衡者或謂漢有長卿司馬氏與長卿不爲兩耶長卿曰我故不啻兩嘗司馬叱豪時我則且脫囊

矣衆乃復稱長卿數而欲難以所不習繇選人得穎上令穎上劾邑也其民貧而吏拙長卿一揺筆而理解再見顏色而攝吏若神明民之慕愛之若赤子之戀乳哺而不忍失也長卿所爲文章益富刺史上計最而松乃有青浦者名爲巖而新其田乃創華亭上海之會多下中錯又多交關匿賦而其民又益以嚚定崑山之二垂有徭訟相率而互爲逋藪前令僅三人兩以不振去而其賢者亦僅孳孳奉公牘而已不能有所振刷長卿既以才調其邑豪相戒匿而窺長卿之張置長卿故爲一切長者甫至大霖雨諸堤且

就饋長卿朝夕蔬食袒跣禱晴而間行民間使益土石於堤以捍之手褁餱鏹勞其勤者而橐粟以養羸者又為文責數神且願以身當歲讀者為酸鼻是夕雷震雨亦為霽而民間諸堤皆堅好比秋諸比邑災獨青浦不受災而臺使者大興水利當農時悉傳赴河長卿持之曰治河以利農也而先奪其時何以稱利召三老率而子弟就鋤耰有我在毋患也蓋農畢而河事亦就緒復議大均田長卿謂青浦苦賦重而田有諸賦浮田者三之二稱者僅一而田浮賦者無幾我將為民減賦耶將為縣官益賦也自是青浦賦

不復益使者亦不能以格繩之邑故有田非不毛而屢不任晒相率徙避它所田幾類甌脫長卿捐俸以倡諸豪使客貸旬貧衆稍稍歸復矣又樹營室各城門之麓而居諸鰥獨者其又老疾不能自贍始歸養濟院而以時食之貲庫有敝衣不售長卿為讎藉賈而妝之亦歸養濟院而又有餘衣則給獄囚之裸露者曰藉令彼當死法死耳我不忍其生凍餒也廣文王老者廉以病卒貲舍長卿哭之割半歲俸以贖宅寮佐罷官不能歸無不資長卿橐而長卿又折節文士往往有所餽贈如某子甲輩踞上坐而責美酒柔

肉供我彼臨邛令何若長卿唯唯謹然不以毫髮累邑人故長卿之居令垂四載而俸十九入公家與待客用相半居所以奉大夫人一篕肉一篕魚菜退與其婦對厭藜藿而已最後當上計吏以故事進悉却弗視所齎持不能數十金而客及吏民送者至蘇而長卿不忍其誠悉分予之別從宅郡俠借貸乃得發部使者累以卓異聞始擢禮部儀制主事於是青浦之父老在野者曰得屠侯我且往餒而不聞胥儈之號呼以恐我在邑者曰得屠侯我不日耳椎朴聲即聞耳之而無稱冤不平者吏及三伯曰事屠侯無他

者苦貧然至今不逋賦按而薦紳先生則謂屠侯仁心為賢備有禮樂廉惠特其小者乃謀為之樹碑以志去思太學潘載甫出應曰善我任碎而侯所最重客曰徐孟孺彭欽之曹重甫其所最才而寃為出奇以拔之者曰諸生郁孟野相率狀侯績而謁余請記余謂諸君子之隲長卿若何曰吾故重屠侯才乃者知其有才而不盡用之為難夫使屠侯盡用之將泌有鉤鉅出沒之算耳聽目視口辯手揮之敏以聳動羣聽使可稱說者今為司之十固不發二三耳此所以為難也余曰予知長卿之不盡用其才難不知其

不盡用於今之時更難也且夫子不聞漢武宣之係
寵子孟用事以持法刻深爲能魏丞相繼之而加察
故趙張尹蓋之徒勇於取循吏跡而失其意而所謂
中牟密縣之効未展見今者長卿之令青浦時寧直
子孟時也天下靡不窺測政府方寸賦歛之取盈刑
罰之取重簿書期會之取速鷙擊毛摯之政成而循
吏接踵不知其於國家元氣何如也長卿之所爲蓋
在閭閻畢赤而已苟可以得上知而不必爲可以得
上怒而不必不爲有所中忌而不必沮有所中譏而
不必避此長卿之所以爲長卿也當長卿之治頴上

而以書自通余累數千言遂定交既來青浦復從王
元馭先生游人或謂長卿毋近名乎長卿曰吾知吾
好而已何知名已而有快王先生及余於政府者語
且及長卿人又謂名得無損乎長卿曰吾知吾好如
故耳何知損於是乃益稱長卿賢謂以密中牟祠而
祠司馬文園不亦洋洋哉長卿聞之復爽然曰吾得
事元馭之家曇陽子以一切皆贅吾何知三君長卿
名隆別號赤水所著書成曰由拳集余記草於甲申
之春而諾於癸未臘月時猶未謝筆硯也

朝列大夫前懷遠令信陽何公生祠記

蓋何公之去懷遠令而丞德安郡也寔嘉靖末云公
去無何而邑士民謳思之不已則立碑以紀其績又
之而其思又不已則相率搆祠以祀之方是時何公
里居無恙也既搆祠而其士民從學官博士弟子請
於臺使者邵公胡公曰在職而立祠若碑者有禁何
令故里居非在職者也微其所謳思則後令教之爲
記也邑人秦安守趙鄉進士良之爲敘也鄉選士猷
生之爲問對也尚書郎秉陽之爲詩十也金吾羅別
駕彝綸太學桂等之爲詩百也田父里婦之爲謠三
也蓋彬彬然兼質文矣於是士民復言曰不腆懷遠

下邑賦也往者四郡不庭米相率而從去空其地若
驚鴻然何令至始招徠之稍稍還集爲精心恤其隱
而補其不足歲時勸課晨夜勞勞拊循藹甬甬澍撲
蝗蝗滅民帑復稍稍實矣以秋報聲輸庭爲則其緩
急而先後之輸畢當受役復裁其緩急而先後之諸
粟米力役之征以次辦治而不告困乃新學宮而優
其弟子曰是選於民者也則又優其搢紳而禮之曰
是選於士者也俗故媮乃爲禮教嚴規條相戒飭曰
所望於大夫士以先吾民而風之者也莅符猶不時
譽乎耳今感則銷兵爲喘未矣篋金居閭者譁乎耳

令廉不待望車門而却矣何令之爲懷遠也且五載部使以卓異薦累上而累報聞最後得丞德安亡不以令高第當入備諫察不則亦郎署丞於格少次不當乃何令怡然自如也丞未幾飄然致其事歸絕口不名功夫何令不名懷遠功懷遠之士民胡可以不名何令功也於是邵公胡公曰然則捐贖鍰小資之毋盡勞吾人盍邵公滿而崔公爲代會報祠成崔公布書幣使使渡江謂得不佞言以文麗牲之石昭何公永永余不識何公然嘗識公之父大復公文大復公以行誼風縣稱弘德間其文遂能振六代之凡而

成正始何公故少孤嘗盡讀父書否耶何清惠所雅之用章章如此世稱謂三代以上立德與功言爲一而五臣十亂各以其業顯非有父兄師友之素其合而爲一固先天之盛萃之乃孔子之諸弟子雖產周末日得至聖以爲之依當亦無下三代而由求不能通文學游夏不能通政術者何也說者以爲非不盡通也謂各據其所重而言之也今大復公不蚤夭亦何下顏閔其關中之政庶幾見一班矣何公之以政術顯也據所重也吾懼世之以吳苑循吏稱何公父子也故論著於此若何公之所繇祠見前矣何公有子曰學士洛文大史洛書方修其大父業重　朝廷夫大復公不盡食德而以貽何公何公又不盡食德而以貽二子然當其所自致聲則自享之以此示懷遠之士民於伏臘之日讀之庶有以慰哉何公名立別號小坡汝之信陽人以鄉進士來邵公名某胡公名某崔公名某俱以進士來

重建言公祠記

弇州生曰吾郡蓋有言公祠云言公者郡下邑虞人也諱偃字子游昔在宋世紹隆先聖之統而公以高弟子得進爵吳而至　明世宗朝罷吳封稱先賢言子其祠故在虞載之祀典而在郡者前守令因民之懿好而別爲宮顧雜市囂而處且湫隘不稱令少師申公汝默嘗讀書其中而陋之既貴謀所以稱公者問地而得一巷故名學道愛人喜曰茲地也非公之所嘗從事類居肆者耶抑何默胎標著若此也乃

大出賜金斥買故社學及傍地庀良材爲堂五楹兩廡翼之戟門屏之傷飭丙舍以塾受經者郡邑守令相顧跼蹐自責師帥之不稱何以辱我公願一切任費少師公不可既成而貽書世貞山中曰子爲我記之世貞伏覩秉志吳之先太伯固以至德三讓天下

第籌鎬而來因循故俗不能遽有所移易其國至壽夢而始大然與其三子相禪以武德則不競而日尋干戈季子札始復以讓成之因北使中國以觀十二風之盛著為詠嗟蓋彬彬矣不三紀而公始復游吾夫子之門獲聞性與天道之要而記者論者列之文學之科自是二千餘年而吾吳之文學遂以鉅麗閎奧甲天下其黼黻章施足以表盛世之象而有餘識者謂季子僅嚆矢焉而公實廓大章明之其功有不可掩者雖然公之所謂文學也將今所謂文學而已乎哉穆叔有云太上立德最次立言吾夫子之門

固未嘗岐德與言而二之公之視顏閔若少遜其文學不必不通乎德行也記者即所重目公耳不然而武城之郭絃歌之聲藹然而學道之對卒不屈於夫子之莞爾子夏之門人於禮節退遜亦既雍雍矣猶倨然而命之曰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嗚呼是本也豈今之所謂綴聲偶韻屬事儷辭以苟就世之耳目而已乎哉蓋不特孫卿子之所譏稱即以語公公亦賤儒之矣少師公世所推以文學衛世者也然不自足反而歸之德行以其所蘊藉佐　聖主甚蔚元化與民更始夫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　高皇帝之洗去狄殖視太伯何啻萬萬德之積為百年者兩矣以　聖主之敬承而少師公與二三喆輔毗贊之其視當時何如也古論季子論樂歸而不獲伸於其父兄即以公之賢得夫子為之依歸而所謂絃歌者僅施之蕞爾之小邑　聖主方垂裳而聽少師公與二三喆輔　郊廟之典尊尊親親詩歌樂律金聲而玉振之又何待哉世貞老自廢辱少師公推轂而不能應又不能通一介之書以謝而少師公命之記公祠豈謂於公之道少能窺見一二毋亦以其拘方自好庶幾濂洛之末節而或有當於公者故畧

述公文學之所重且推公未竟之志以屬少師公不知少師公以為何如也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記

王文靜先生祠堂記

錫以文獻冠履天下而其邑王子裕僉事先生尤敦然憂然者先生以上壽卒而門下客鄭坤陸祥旭夏曰枝盛嫛等百餘人相與追述遺德而請謚之曰文靜夫亦以先生之為德不易屈指數乃若威鳳騰芭翥施末俗鴻冥高蹈釋躁美競吉祥止止斯其大都哉即使太常採諡請吏文學褒之何以異旃而先生故遊憩之西麓為方伯秦子成地蓋嘗撫孤松而樂之徜徉其下不忍去因手貌其峭蒨偃蹇之狀於閭而目之曰高逸老人明非亦五大夫埒也客既以謚先生則謀所以祠者曰安所得地乎於是秦君聞而致地曰先生志也客尨皆力而薦求先生之子孝廉君曰未可以煩我里父兄將為其後者何而客益敦其營與力孝廉固謝不可則為東之曰毋過侈蓋不日而堂構然殊稍丹堊潔澤靓深翼以兩廡繚以周垣因涨為池平橋跨之因高為臺雕楯戟之祀之日

客相孝廉羞以陽美之莽若蕙沃以慧之第二泉靈飈肅然恍覩出入光景徘徊凝聆疑饗而所謂高逸老人始儼恪如佈公父之風謖謖來左右拔拂又如待祠而奉埽除者客乃謂孝廉美乎先生之志將少慰我於是走謁不佞俾記之不佞少則習先生事先生篤學砥行為閭里師壯而登朝嫺吏治一旦以供奉家太公故棄其節綬於未艾之年服勤養志孺慕不怠晚為自適輕舠短衣放浪於寶界湖山間輒有吟詠夕貴臨川之爲手墨猶潤羣礼吳與之練尤精蓄德肩美文沈散駢五長台州三絕聯帶騰流芬芳異域從心之後況宴高引往往偃病謝客客益恭說之以故覽其廬則若以為祠宇思其人則若以為異代而追先生之疾客客故不能遂置先生蓋觀先生之祠宇又若以為其廬瞻先生之肖貌又若以為猶在不死也先生之生死重於世如此哉吾聞夫去先十里而西有延陵季子祠者自其歿于今二千餘年矣而播於人口若新彼其晉國風陳先德纚纚洋洋固一時人文之極而讓王於諸子姪進不涉鄢郢之郎退不蹈胥璽之傳傀游大耋其為靜執加焉然而未有以是易名者今用延陵祀祀先生有如以先生

稱稱延陵永永並著於錫則豈唯錫之光實江右奕世之休先生諱問子裕其字孝廉君名鑑仕爲吏部郎其大槩操行如先生

工部郎蒲坂王公靖變記

萬曆壬午之三月錢唐悍卒以餉之削額也擁督軍中丞於軍而琛噪之且將甘心焉時冬官郎蒲坂王君子牧以榷稅寄治南關聞而赴之從者曰請毋驅是未易測也王君曰驅之以戎往則不可以好往何害且彼不吾讐也遂入軍呼其魁前而數曰若識我乎我榷稅郎王某也家大司馬公嘗秉邦政矣以片

紙解北單于之辮而揚息請命不暇何有於若曹若曹怏怏爲削餉額耳中丞朝奏　闕而夕報可復而額不啻轉圜即餉不及額所庾餒餒不至死也今以一不快意故而甘心於中丞公有如　天子赫然怒發十萬之師南渡江若曹族立赤矣族赤且被惡名眾有識王君者曰果榷稅郎也是廉而有惠政時時從商旅謳謠得之矣其又有稱王君者曰使君嘗爲我曹請復餉額於中丞中丞自不許耳蓋王君先時探得悍卒籍籍以意風中丞其人嘗斷之故云自是閧稍稍解而臺兩使繼至遂以中丞免其又二月而中丞出候代領吳興市人子狃亂卒譟縣官必不能正法相聚爲剽劫火光燭於天王君復輕輿出入竿旌矛稍間反覆開諭其人雖不能盡聽亦不敢有加於君而會新中丞張公至君入謁頗爲言其情狀因從臾張公發兵捕誅之事以大定張公旣用平亂聞　上褒殊賞而心義王君功乃復特具疏請旌君部以非君專職格不行俄王君得代去則錢唐之大夫吏民相率而請太宰仁和公紀其事於石矣張公之友王某病廢居吳中雖謝客然頗以比壤虞禍及數數聞南來人稱張公之功十而九嘗爲志之稱王

君之功十而六而未有志也今年冬錢唐之鄉進士某等若而人諸生某等若而人相率造余居列王君所以平亂狀甚悉余謂微諸賢寧不知王君余故嘗以通家子事大司馬公往者北單于失其孫左大都尉掃諸部歷邊境大司馬置大都尉服掌闕俾爲雄姝以籠北單于遂盡削其威畧委身奉琛稱臣者再世矣此其功視魏卿絳之和戎郭尚父子儀之輯回紇寧啻埒夫魏卿之子爲舒惑於欒盈之誘車成列矣賴范鞅之言而後定汾陽之子爲晞幾縱其卒而肆於邠矣賴段秀實之言而後定不然則魏郭之勳

其與存者幾何今王君不重愛其七尺以片言而再定錢唐之變夫豈惟無憤其家聲已哉於大司馬盖有光矣今夫不治卒而使卒信之如蓍蔡其權政乎也非其責而任之於白刃之林而不避其爲國尊也一言而杜羣縣之口使唯唯其辨勇大也其不賢於魏之舒郭之晞萬萬哉即詩書所稱干城腹心及世濟其美又何多讓也王君名謙萬曆丁丑進士自權稅郎未幾以賢擢吏部爲忌者所搆遂尋事白入爲部今爲武庫郎中

遂初堂記

遂初堂者何臬副王公育德與其弟大參陽德之所重建也堂何以名遂初志初也甚矣其不易遂也王之初自台而徙溫之瀕海曰永嘉場場故多豪其甲第棟相接者數十里而獨王氏爲最盛王氏之爲世者十二爲見指者以千數而獨二公之王父溪橋公爲最盛溪橋公卜居于橫塘之右有二子起家佐名藩師太學彬彬一時名臣而佐藩者東厓公是爲二公之先大人治第於郡治之墨池坊徙家焉其處者自若當是時王氏之宗有祠而二公之故第猶有堂歲烝嘗則以時至聚其族祭而後成享循先大人

之東約而規之肅如也其避郡囂則以不時至伯仲相與致德論業怡怡如也即二公名雖徙爲能無廢其初者而會嘉靖間倭暴起海上勢且迫諸里中豪相率避去而獨王之老與其壯者不忍其桑梓而起徒兵攻之其前茅數利見以爲可完保而陽德獨憂之自郡馳謂曰賊危事也不可狃狃而得敗焉亡噍遺矣盍築城以爲收聚乎其壯者不聽而亡何果大敗前茅殲焉賊來夠而焚之廬舍半燬既退乃相率哭於阿謝陽德曰苟用子之言庶不及此也陽德奮然曰雖晚矣猶可及我而存其餘乃請於育德捐溪

以爲險捐藏金若萬躬爲倡之役以城城成而勢不能奄橫塘之故居會其中有隙地衆以爲二公德曰微伯仲吾等不獲有此今寘吾等於安而棄伯仲於危可乎日從吏育德俾與陽德築第於其隙堂之成其壯麗有加於舊而陽德方游宦不及落育德乃貽書曰自城成而倭至仰望之若崇山也叩之若立鐵今倭且平矣堂成而吾幸以獲乞身先之悉從郡之實與圖籍其間猶夫溪橋公初也吾之父兄子姓歲有疑而質吾於堂夕有緩急而籍吾於堂而亡弗應也盍不必俟烝嘗而始見之其又猶夫溪橋公初

也藉令城不時成而族旦散而之四方矣吾兄弟苟即安於郡而堂之在横塘右者且委之賊吾東望而徒丘首之悲而不敢復其何有於吾初取名堂曰遂初而俾弇州山人記之余謝不獲請則謂陽德公亦知夫先王之制乎哉自同里爲井其極至於死徙無出鄉而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益五畝之宅未有輕棄其初者以周德之盛宅是鎬京而卒亂之曰豐水有芑至七月之詩於豳風三致意焉夫以人主之力與周之盛未嘗頃刻忘乎其初而竟莫之遂也東遷之後依晉鄭以希一日安於宗國遂矣而眉山氏策其

必不振然至其自爲計則有取於延陵季子之嬴博且宅常而夕墓汝杳然無復獨土之思何耶然則有德之名此堂其上而獲遂於周下而有初於眉山氏遠矣故敘其所以而勒於石俾爲王之子孫者世世守焉

怡怡堂記

儕者吾取友於中原僅二人焉而皆新蔡而又皆張氏其伯氏助父弱冠取甲第名震海内獨於官數起數躓露拙宦歿仲氏見父爲諸生有官業去弗顧顧獨喜爲詩詩名與助父厲行而皆不耐爲骫骳舍世好而擇其類已者首得余而善之見父至置余於師友之間一日造而曰不穀受署於先君子而始有此堂也繼伯氏孰與授成哉不穀即不獲奉先君子於玆堂然亦幸而獲與爲仲以從吾伯氏而又有叔氏在敢一日而忘我兄弟請額之曰怡怡而屬子記之余竊謂見父之所取義於怡怡者寔山吾夫子而余初嘗疑其說以爲朋友之切切偲偲豈其不常施之兄弟哉是將不欲以義掩恩耳夫父母而有失亦宜廢其爲幾諫者而至兄弟獨能曰怡怡也要之父母之分尊尊則不能以意通朋友之分疏疏則不能以

幾示居兄弟而日夕相與爲怡怡是謂太和和之極也即内有俯念何所取萌外有俯誘孰從取投哉且又可以意通而幾示賢者無行而不與不及者無適而非師是則怡怡之効也見父既以善余說而謂余昔者奇章公有兄而無弟永興公有弟而無兄楊太保氏謹而長者充陽道州氏洽而少者流此皆未既於吾所謂怡怡也吾今得子之一言請與叔氏奉而脩之以俟吾伯氏叔氏者字　父今尚爲諸生有聲

澹然菴記

我師觀察使季翁七十而罷其燕居之室曰寧齋又

四年而別築室於里第之後圃圃不爲藩編棘而已步武無異卉木蒼鬱綠筠而已室無翼三楹而已屋不施堊彩素樠而已中無它設一屏一几一榻而已案頭無雜袠周易中庸金剛圓覺黃庭道德諸經而已室成而更署之曰澹然菴人或謂季翁寧以致遠澹以明志將毋武侯之遺訓乎哉而胡以役役世間味至從心始悟也世貞曰不然是澹也季翁固恒有之夫翁少而爲諸生而自奉諸生也及成進士宦中外至二千石而自奉諸生也仕不必競負耕不必膴地寢不傷腠食不再肉飲不再爵終其身以爲天下

之味無以加者季翁恒言曰世之所謂醇醲沃腴足於五官之用而快於心志者是唯未得之則若嫩然一得之而猶嚼蠟矣及其稍過而損我稍穢而痛我則猶之乎酖毒矣砒礬矣吾方以爲禍本而敢快之是猶且吾聞之澹而不厭者其德也澹而無味用之不既者其言也以此而交於人則若水也以此而交於天則玄酒戴齊大羹不和也以此而爲天人糧則琅膏玉霜也蓋天下之至味舉無以加於澹者是故經云五味外美邪魔腥臭亂神明胎氣零逆其以澹而得之也則曰五味皆去正氣還正氣還而吾志湛然明矣根塵之引不接而太宇定吾宅又胡弗寧也夫季翁之爲澹久矣晚而始以是名菴而世貞始以澹之說進可乎否哉今夫味至澹極矣別味至於藥王極矣曼殊室利猶得而擬其後曰因味生覺了味亡了無有云何獲圓通然則味必至於無有而後謂之澹澹必至於忘而後謂之道菴雖用澹名必至於無可名世貞雖竊爲之說必至之無可說而後庶幾乎名菴與記也季翁莞爾曰有是哉

幻景菴記

去吳五十由旬而遥爲豫章國中有長者曰朱宗良

容逆路底迦過居士曰長者蓋有羯磨室示其阯入黃泉而杪造天七重寶樹以爲欄楯前映後房音相聞而不相覩左右周廊步武所不能計中有百俱胝像摩尼頗梨以飾幡旌紫磨真金以爲軍遅鍵鎔具葉梵文吾不知其幾千億夾而最後路迦耶花壽曰不然吾以分衛而造長者長者延之其室不過容膝而已中設一几一榻而已主人咲然而坐徐啖我以脫粟已而啜之恍若芬青之自香積也已四矚之又若阿僧祇獅子座臚次而不相礙也已不知主人之爲我而我之爲主人也出而詳之猶夫一容膝室而

已然則嚮者逆路底迦所傳幻也居士听然而笑曰子所見陋眞耶幻耶其侈而以爲廣麗幻耶眞耶昔之所傳其果幻耶子之所得其果眞耶吾請以質之長者長者報曰不然其侈我者幻而陋我者亦幻其別眞幻間者亦幻吾固以山河大地依幻立者也而況一室依幻成幻者也室中之身其我也耶則幻我也凡我所現六塵緣影皆幻影也且吾生而齔齔而童以至於壯且老所歷之景若泡夢焉露電石火焉吾不知景之去我者幻耶未來者幻耶其刹那之居我者幻與非幻耶景之幻我耶我之幻景耶孰從而

辨之且夫後先二人語予者皆幻人也雖然子姑爲我幻言之而我姑幻聽之居士乃復听然而笑曰子既以爲幻而我復以幻進可乎抑吾聞之師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子其覺而離耶抑離而覺耶居士復報曰始吾迷而眞吾幻也既吾迷而幻吾眞也子以佛世尊之言而覺我乎覺則何所事言乎哉然則子之傳於佛世尊者亦幻語也子亦亦幻人也夫豈特嚮語予者也雖然姑志之以俟後覺者

喬峰亭記

喬峰者信陽王太史公所名亭也何以亭公之西圃有玉門瑋章之二樹樹焉其下幹相距武十而近其上枝庇亟十而遥其下若比鄰而上若互有室退者若交讓而進者若交驩美陰磅礴烈炎不侵公甚悳而樂之壘石爲臺臺不取矩緣趾而已構材爲亭亭不取向緣臺而已亭成而勒名之曰喬峰夫其樹也何以峰蓋太史公之言曰不佞嘗使關中登華嶽絕頂下窮斗柯乎夜半起望三峰爲三巨人自肩以上蒸雲封之亭亭宰巋隱月微射如破萬葉悲風因之颷颺砰磅洪濤翻空疑雨疑霆倏忽莫蹤蓋余爽然而

快已爽乎其仲仲者鼎而凝思未罷其境也乃者得之吾亭吾高春而仰望不能得日夕不能得月何其出沒東西通得煙霏睥睨與頂交騎爽籟橫度逗而成聲颷颺砰磅幾希乎青柯乎昔之三峰寧非樹耶今我二樹焉知非峰耶曰亭之樹而峰也吉哉雖然夫峰也何以喬太史公之言曰吾以志吾樹耳茲樹也吾高王考之所手植也蓋二百年於今矣與食邑相終始不衰夫峰言象喬言義也於是余乃進曰公知三峰之所以喬乎茲峰也巨靈氏之所手蹠也蓋億萬年於今矣其陡削而上六千仞是天地之喬也

兹二樹也其植不過二百年而自頂放踵不能過百尺是家之喬也夫九萬里扶搖之大鵬而方以僅尺之鷃爲逍遥游一也雖然太上立德溢爲立言超華而脅與嶽等堅是爲太史公之喬樹耶峰耶何足以肩

白業堂記

白業堂者故講師明公所立也明公之同母兄曰祇園俱少而離俗負大智慧三藏經論總持若家復相與恭五臺伏牛諸耆宿爲秀法師上足尋駐錫於杭之碧峰山當是時祇園振法席而明公佐之塤箎偶

和不爲異宗方之世親之始殆有間矣祇園示寂法席愈盛諸覡施雲集明公不以充衣食供而買地碧峰之址大約畝三十而繳剪棘荑塊中爲堂五楹左右淨室翼之後爲齋廚浴廁四周高墉曠潔覻深竹樹匝列喬林蔽虧結夏解夏毋非安地時郡守新都吳君詣公室而樂之顏其楣曰白業志淨土也夫業不過二端淨穢而已諸淨行種種深淺不一而皆歸之淨諸穢行種種深淺不一而皆歸之穢淨而至于白所謂純潔無疵淨之至者也然猶得以白而擬之以業而證之即令不思善不思惡了悟妙明本性無法可修無佛可作何白可擬何業可證哉明公來五十而示病現化其門徒真相如蓮性印奉遺體瘞於堂之前而塔焉因介王徵士百穀來請記余舊嘗識公頎晳而長面若滿月每升堂說法巍巍金山海潮之音聽之驚悚密意殷勤惟余是屬余今安敢辭第明公之業余不能深窺其趣而爲之弟子者竭磨精進毋忝明公之志以無業爲白業可也夫堂則一幻地而已矣

無住館記

余觀處者垂五載而不能盡屛客與家遠者謗耳邇

者謗目不得已而謀徙之深野兒駟於故居宅之西偏朱舊廨荊而處之屋凡三楹不斲不飾皆仍其故後設精室奉 大上聖祖仙師方廣不盈丈以資焚誦而已中楹洞虛籠白鸚鵡一頭右楹空之閒憩剪頭雜左廡蓄馴鴿十餘頭賦之餘粒以下鳥雀亂其飲啄庭中鑿方沼延袤各五尺許蓄金魚十餘頭亦玩其涵泳而已傍鑿二井以救池之渴雙梧蔭之其陽二玉樹翼之池之南五垂柳依之其又南與左右則側栢列直以資服餌而已左楹稍寬兩其中一几一榻貯易老中庸金剛楞嚴維摩數卷又左爲耳室

二僅可容膝其一置一瓢一笠一衲其一置一寢榻又左轉爲龕室小又不能當半三時趺坐而已寢室之名曰慧觀慧觀者吾師曇陽子所示偈語也於茲寢矣覺之使不昏也龕室之名曰來一來一者亦師偈語也一者何即重陽子所云五行不到處萬物未生前是也來者何吾一之所自來也於此而思所謂來一者而後吾之空不頑也總而目之曰無住館兒騏請曰始者以夫子之築沈沈矣捨而去之而棲於弇山之北麓幾以爲欲界甲焉又捨而去之而棲於恬澹之觀夫恬澹者其名美也而又爲人所跡逐得

其實之不稱捨而去之以毋遂初而得實莫之野今且復有退耶將無住之謂何余曰儞爲知無住耶媼吾語汝夫五蘊之宮以寓吾七尺之軀者是境也萬境之一境也境日來於吾所吾敵應而已不與爲彼不吾住也吾與其來而不與往吾不彼住也而後生吾心故曰艮其背止其所也是無住之住也非住之住也嚮者數徙而所不安居以有住耳今者無住而無不住也而汝疑之者汝猶住住也與笨從傍咲曰辨矣子數徙而子之居窮矣而師不而將也雖欲無住烏可得耶固然子老矣而不能藉而師之一刀圭吾見子之蜩甲也朝菌也雖無住又烏可得也余無以應也紬其理而不能不收其言併以記無住館

來玉閣記

由弇山園之背實而入復轉而東得一長廊其下俯水而面東弇會積兩廊潰稍敗其中爲小閣凡三楹啓扉而眺則東弇之古樹叢花峰巒亭榭之勝一覽而盡其西可以得中弇背又西可以割西弇之頂毋論文猗倒景直盆盎中物汪司馬伯玉過我凡五宿樂之甚乃曰我茲去歲必復來來則宿我閣是時山記成而閣獨未有名伯玉謂吾故家新都新都據吳

郡之西垂曰西來閣可也余笑謂游者覩其署不以爲什公且初祖達磨耶而會伯玉方醉謂唐若玉山因請名之來玉謂伯玉字也伯玉大咲拊掌曰善亡何周天球公瑕過我因乞以大篆署之而李郡士牧蠹閣之三壁有峨峨雪山一堵頗雄麗伯玉即不來此壁亦庶幾焉同雲之頂彌漫散隆檻外諸峰巒頹仰乃門與屋中將照耀如玄圃積玉又不然而闔之西三十六里爲馬鞍山亦曰玉峰秋杪木脫西弇之頂可掩而有之暇則浮太白延焉以代伯玉亦何所不佳雖然伯玉閭之將以戲爲吾移好也作來玉閣

記

開先寺寶墨亭記

大江以西山之最勝者曰匡廬匡廬之最勝者曰瀑布泉而開先寺獨擅山之要以當泉之大觀是故寺之最勝者曰開先開先之傍刹最勝而高者曰鳴鶴寺由鳴鶴而稍西遂得瀑布諸雙劍香爐文殊峯之勝拱之又拔勝而高者曰太子讀書臺故南唐中主璟貳相時寄跡地也有石砥平而立高丈餘衡三之申刻宋黃文節公庭堅手書七佛碣其左爲　明新建伯王文成公守仁破寧藩而歸勒以紀功者也文成公於八法不能敵黃公而此出其上驂以當黃公之下驂遂稍稱鴈行觀者亦並偉之而文成之勒在正德之庚辰末云嘉靖我邦國其明年辛巳　世廟即大位改元嘉靖於是觀者益神異其事而又六十載余弟敬美分守南康居恒自命曰匡廬長而會今少保潘公時良以中丞節行部挾敬美偕至其所四望而樂之左顧曰是不可以亭乎哉其以庇厥刻而憩游者趾得從容寓目焉敬美曰唯歸而發其橐得故事餽贈之潤筆鏹以庀材鳩工而亭之亭不能觴客剔於傍隙地樓之樓不能盡得瀑布則又傍出而西

爲閣冀之潤筆之鏹涸而不足稍稍捐奉廩繼之其又不足則南康盧守整伊令堯夫亦捐奉益之益敬美移佐臬而後報成事于是名其閣以張曲江語曰紫氣名其樓以李供奉語曰雲錦謂亭之成二公刻也名之曰寶墨而皆手書以署又謂茲亭也其始事且又潘公之所顧属也歸以告余俾爲記始末余故嘗讀所謂七佛偈者雖後先人人殊大指以人受生無相中幻而成諸形象又即所見幻而成山河大地舍宅食服之類一切埽去而歸之空黃公既誤以爲實而書之其書之石又誤而欲久之吾子與潘公又誤而亭以庇之今又誤而以黃公與文成公之墨而實之是幻也且文成公之稱嘉靖我邦國也亦偶然而衆之寒而偶有契而觀者乃以爲神奇是又幻也敬美曰不然子之所以破吾寶墨者以七佛偈言也是偈也其前者凡七壞劫矣孰從而傳之曰釋迦傳之也曰若能知釋迦之前而受之七佛耶七佛者今猶在而授之釋迦耶吾之所謂幻者猶孰實也今子乃欲以幻而破吾幻何也予不能答第謂敬美子姑以予意名之而以吾意記之俾後之具法眼者以實而破子實毋論諸稱墨者不必實即茲偈亦不必墨

時之亭亦何無作而亦可以無愚靈貢名乎亦何所用
吾記哉雖然黃公能奉佛者王公能印佛者果有知
而不予言謬也以是記可也

蘇松游擊將軍范君去思記

文武之道若陰陽然相藉為用而其勢恒相低昂
高皇帝以諸功臣力定天下事右武而會承平久漸
以不競而東南為尤甚至嘉靖壬癸間島夷之禍起
廟廊之席爭抵掌談介胄而武士亦乘間以重至有
離疏而奪將印援戈而獲蟒晁者顧其人不必盡廉
潔也事至則折節而聽之惟其所欲為事定則持三

尺而掎之甚或深文以中之不令其得善去迨久而
成故事小關節者則飾以為汙廉聚者則飾以為酷
不能委靡者即飾以為跋扈守令李官之贖度入幾
門而奏使者白簡夕上矣白簡晨上之尚書而夕報
聽矣吾自始衛青州節以至今若干年所觀見大將
偏裨而下幾數十百人不善去者十恒居七八於不
善去而貞為不善者十不能二三吾未嘗不為之扼
腕歎息也雖然未有如范將軍之窮者也當范將軍
之始至而帥劉河也儒服緩帶以一刺謁余坐而談
天下務余時病不能盡酬對然稍覺其異姑謂之曰

子會稽人也范少伯非子之先人乎哉其所受計倪
而南極越之秘言亦胠篋誦之否將軍唯唯復謂曰
子今治吾吳吳又子之先希文鄉也彼臆間有甲兵
所以北禦夏人者亦心受之否將軍曰唯唯既別去
無幾而有稱將軍善為軍政者非一然其大較所得
士必選勤習戰射申明約束司農餽金至必呼卒而
面受之絕甘分苦勞逸與共病為醫藥死有棺櫝度
汎艘艒課其能耕者擇海傍閑脫地耕之軍儲亦稍
稍充不盡仰縣官而居人雜吏卒而處秋毫不肴之
用相馴狎而不覺凡所建白皆堅久利便臺使者

心服將軍材為疏要上且遷而將軍猶欲守其重施
榜自若曰使吾折節而媚文吏則有所不能使吾驟
路而北以求速化則吾有所不可夫是二者皆必取
斥吾部曲則吾有所不忍恭未幾而稍稍露幾微迕
一黠校規欲得將軍兵構飛語中之吾鄉所謂白簡
上而將軍不可留矣舊將軍之中白簡諸將上爭馳
以訴故中丞挽留將軍風而之夕覆舟而死者四人
且不顧其見中丞而語其儀中丞不獲已姑為好辭
慰之而哭聲且震野矣退而搴謁余於靖廬則又哭
曰吾曹力不能留將軍則何以遣吾思且伐石而樹

之戰門而祈公之□言爲重余辭不得迺曰嚮者嘗與而將軍言以范少伯希文爲勉夫少伯托鴟夷子皮以游於江海而卒起爲齊相希文見斥呂夷簡而夷簡竟悔焉乃有西帥之拜今之斥范將軍者皆世所謂賢者也是必悔悔則且更稱將軍將軍果有意乎吳越之南帥壘棊布何地不可容一范將軍吾所爲文亦不必令范將軍知令後將軍毋以成敗論國士取范之成事而潤色之以爲而曹天亦欲知而曹名其存者不必能爲馮諼逝者不必能爲魏勃乃爲誰何識焉將軍名朝恩起家世胄舉進士爲第有邊

功自濟栗都尉遷而拜游擊將軍官爲都指揮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記

弇山園記一

自大橋稍南皆闤闠可半里而殺其西忽得徑曰鐵猫弄頗狠鄙循而西三百步許弄窮稍折而南復西不及弄之半爲隆福寺其前有方池延袤二十畝左右舊圃夾之池漵渺受煙月令人有苕霅間想寺之右即吾弇山園也亦名弇州園前横清溪甚狹而夾

岸皆植垂柳蔭枝樛互如一本溪南張氏腴田數畝至春寒禾熟之日黃雲鋪野時時作飯餌香令人有炊宜城飯想圃之西爲宗氏墓古松栢十餘株其又西則漢壽亭侯廟碧瓦雕甍崢嶸雲表此皆輔吾園之勝者也園之中爲山者三爲嶺者一爲佛閣者二爲樓者五爲堂者三爲書室者四爲軒者一爲亭者十爲脩廊者一爲橋之石者二木者六爲石梁者五爲洞者爲灘若瀨者各四爲流杯者二諸巖磴澗壑不可以指計竹木卉草香藥之類不可以勾股計此吾園之有也園畝七十而嬴土石得十之四水三之

窪廬二之竹樹一之此吾園之槩也宜花花高下點
綴如錯繡游者過焉芬色馡聯身而不忍去宜月可
濺可泛月所被石若益而古水若益而秀恍然若與
廣寒清虛府宜雪登高而望萬堞千甍與園之峰樹
高下凹凸皆瑤玉目境爲醒宜雨濛濛霏霏濃澹深
淺各極其致㲉波自文儵魚飛躍宜風碧篁白楊琮
琤成韻使人忘倦宜暑灌木崇軒不見畏日輕凉四
襲逗弗肯去此吾園之勝也吾自納郎節仰栖託於
此晨起承初陽聽醒鳥晚宿弄夕照聽倦鳥或躡短
屐或呼小舠相知過從不迓不送清酒時進釣溪脫

以佐之筍蕨欲熟摘野鮮以導之平頭小奴枕箪後
隨我醉欲眠客可且去此吾居園之樂也守相達官
干旄過從勢不可卻攝衣冠而從之呵殿之聲風景
爲殺性畏烹宰盤筵飽飣竟夕不休此吾居園之苦
也園所以名弇山又曰弇州者何始余誦南華而至
所謂大荒之西弇州之北意慕之而了不知其處及
考山海西經有云弇州之山五彩之鳥仰天名曰鳴
鳥爰有百樂歌儛之風有軒轅之國南棲爲吉不壽
者乃八百歲不覺爽然而神飛仙仙僊僊旋起旋止
曰吾何敢望是始以名吾園名吾所譔集以寄其思

而已乃不意從上真游屏家室栖於一茅宇之下偶
展穆天子傳得其事曰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
天子遂驅升於弇山乃紀其跡于弇山之石而樹之
槐眉曰西王母之山則是弇山者帝媼之樂邦而群
真之宛衖也景純先生乃僅以爲弇兹日入地夫奄
兹在鳥鼠西南三百六十里其中多砥礪固可刻而
去隴首不遠二傳皆先生筆述志之耶抑不佞所名
園與名所撰集者雖懼然愧亦竊幸其於古文闇合
矣自余園之以鉅麗聞諸與園鄰者游以日數他友
生以旬數而今計余跡歲不能五六過則余且去而

爲客乃猶稱弇山之號而又重之以記得無尚有所
係耶夫志大乘者不貪帝釋宮苑籍令從彌滿後以
登弇山之巔吾且一寓目而過之而況區區數十畝
宮也且吾向者有百樂不能勝一苦而今者并而併
所謂苦與樂而盡付之烏有之鄉我又何係也夫山
河大地皆幻也吾姑以幻語志吾幻而已

記二

自隆福寺而西小溪𣺡𣺡垂柳交蔭而吾園貫枕之
扁其門曰弇州語具前記中入門則皆織竹爲高垣
傍𦶜紅白薔薇荼蘼月季丁香之屬花時雕繢滿眼

左右葉發不颺而馥取岑嘉州語名之曰惹香逕逕至西而既得平橋曰知津取弇山堂道也爲垣之左方以步武計雜植榆柳枇杷數株藩之以栖鶴始有鎖余兹禽者後先六頭每交吭羣唳聲徹雲表以鮮食我之留其二名之曰清音栅靜夜所時得也右方除地爲小圃以畝計皆種柑橘土不能如洞庭名之曰楚頌取蘇子瞻語也逕之陽有墻隔之中通一門顏之曰小祇林始之闢是地也中建一閣以奉佛經耳小祇林所由名也既益之以道經又輔之以呂祖臺館之屬余志日侈勝日益廓而去兹名遂矣顏之

志始也入門而有亭翼然前列美竹左右及後三方悉環之數其名將十種亭之飾皆碧以承竹映而名之曰此君取吾家子猷語也其左竹中闢爲路客游至此倦少憩所謂夏不見畏日輕凉四襲逗不肯去者此亦其一也轉而爲竹之背一喬峰獨立而瘦其肯若有聽者以與經閣相望也名之曰點頭石取生公傳語也去峰之十武得石橋廣而平可布十席觴者往往於此候月令以他勝廣奪之不能恒矣名之曰梵生取釋迦於忉利天說法還王舍語也蓋至此而目境忽若晞者爲檜古松與閣爭麗美蔭不減竹中而不爲吁篠深黝友人文壽承過此而樂之古隷大書曰清凉界甚怪偉勒石立於橋之陽右方循橋直上可數丈得閣其左右室藏佛道經扁其左曰法寶右曰玄珠畏客蹤餘輒躅入其中以息蹤汰濁而已不能徧蟠閣也啓北窗則中島及西山嚮色峰勢森然競出飛舞奔攫遠者窮目邇者撲眉睫閣之下亦覺廓四壁令尤老以水墨貌佛境宗風列榻其間隨意偃息軒後植數碧梧自此而北水隔之路遂窮閣之左有隙地與中島對踞水爲華屋三楹以俟遊客過者歷歷若鏡中花木禽魚自來親人名之曰

會心處前植梨棠來禽數十本右則庖室以棲三庖與圃丁共之此吾園景之一也

記三

知津橋者跨小溪溪南北亘數十百丈溪盡而爲山之趾出步之則皆在望以其類吳興之溪畫而小也故以名其西臨水五楹中爲門張中丞肖甫榜曰城市山林前有垣障之稍折而南復西則廓然一廣除發植五洞庭樹之件五老峰力未能也姑藩而種含桃含桃成歲得一斛饒花亦足飽目其左方種如之俱曰含桃塢堂五楹翼然名之曰弇山語具前記其

陽曠朗爲平臺可以收全月左右各植玉蘭五株花時交映如雪山瓊島采而入煎啜之芳脆激齒堂之北海棠棠梨各二株大可兩拱餘繁卉妖豔種種獻媚又北梳蓮池東西可七丈許南北半之每春時坐二種棠樹下不酒而醉長夏醉而臨池不茗而醒游客每徙倚其地輒詫謂余此何必減王衛軍芙蓉池也余謝不敢當而會吾鄉有從廢圃下得一石刻曰芙蓉渚是開元古隸或云范石湖家物因樹之池右池從南得小溝宛轉以與後溪合傍皆紅白木芙蓉環之蓋亦不偶云循堂左而東沿小磊磊溪一石坊限之扁曰始有其右坊扁曰雖設捐雖設者以阻水故度始有門則左溪而右池循池而南其陰皆竹落之曰環瑤塢塢內皆種紅白縹梅四色桃百本李僅二十之一環言紅瑤言白也東西得小平橋名之曰小有取別入山道也自是復折而北溝十步一曲黃石爲砌清流潺湲可鑑名之曰磬折溝緣溝皆木芙蓉即芙蓉渚立石處也道左既梅塢而竹所不能藩者傍出侵道其稍礙梅益繁名之曰香雪徑又礙則爲一亭前阻溪水溪即磬折溝所入也隔岸始得西弇山怪石奇樹高下起伏若坐若立若舞若鬭曰飽於茲亭之中而遊人往往過而忽之故名其亭曰飽山復折而東數十武則徑之事窮得萃勝橋

記四

萃勝橋者踞諸山之口吾欲於其陽立一綽楔扁之曰海上三山而力未能也橋以石頗壯麗其下則諸溪之水皆會焉其上可以北盡西弇山東北盡中弇東南盡佛閣花竹之半又以其饒得文漪堂之勝所不能及者東山耳故名之曰萃勝度橋始入山路一石臥道如虎南北皆嶺南卑而北雄北嶺之東南巒者一峰獨尊突兀雲表名之曰簪雲其首類獅微頫又曰伏獅右一峰稍亞若從者曰侍兒又右一峰更壯而頷中穿若的曰射的南嶺諸峰皆前嚮此僅得其背耳由飽山亭望之可指數一類古碑文曰岳象餘不栽路折而北得一灘森石怒起最雄怪爲獅爲亂爲眠牛爲蹲躅羊者不可勝數總而名之曰突星瀨瀨之石皆類其據嶺而瀕徑者曰老嬰峰曰楚腰峰皆以狀也一石屏色若玉而坦迤可愛曰白雲屏瀨之源爲蜿蜒澗宛轉數十折入天鏡潭其一支穿繚繞欄下以入潛虬洞與潭會中多奇石可紀大抵前抱繚繞而後枕諸山廻伏皆因之所以名蜿蜒也

去白雲屏之亡何逕忽斷兩石所不接者尺許其下澗水湛湛通小龍湫小龍湫者項螺旋如獲鼓三方皆奇石碞嶙而下積水深窈游客過之駭謂若有物其中故以名湫之西南一線道傴僂而上可以闚小雲嶺余嘗游西洞庭石公之風弄嶼似之名之曰石公弄更十武許得一巖坐磐石其中倦可息也曰息巖自是俯逕之峰其拙者曰似傲巧者曰殘夢曰碎納拙而大者曰大樸屏石之似白雲而稍蒼者曰蒼玉幾盡而得一磴可十級上余戲名之曰誤游磴所以稱誤游者其脉自芙蓉池之西北度小橋崇昇

若馬者皆桂樹凡數十百樹曰金粟徑自此復其緣磬折濤海盤而得石磴十級以上有亭一可以觀田中稼名之曰省稼其又坦上十步許一茅亭臨之故文博士壽承嘗為余古隸乾坤一草亭絕法甚佳因扁之抵此則西原之野色盡矣亭陰即小龍湫頂度而稍西北折有白石數峰因名之曰小雪嶺循而至誤游磴所謂似傲太樸諸峰皆道傍物也客沿澗得磴便陟逶迤以出忽不知其至小有橋為故道始悟嚮者陟之誤也由誤游磴復西俯澗之石有曰黑雲堆者有曰千年菌者以奇甚故名他可名峰石殊衆

彼才能異筆矣尋得一洞入東而出險洞中石傾崎嶇嶮如相角者名之曰佩牙取高唐賦語也東南攀躋而上得平臺即洞頂傍植靈椒玉蘭胡桃之屬一峰南嚮曰翫客稍南數武一峰曰指迷自是大青石架橫亘之最雄處名之曰青虹循青虹復西而下入洞屋其上則縹緲樓也南壁皆巧石堆擁絕類飛來峰下有小巒崕適得舊刻石米元章所題蕭布袋和尚像巖其中名之曰契此巖契此和尚名也北則設連牀半出簷外可以盡承南嶺之勝余每春盡坐此北風吹落花滿巾幘依依不忍去右折梯木而上

忽眼境豁然者縹緲樓之前廣除嚮入山所得雲三峰皆在焉左錦川一峰森秀眞蜀錦也名之曰流花自此遂陟縹緲樓取少陵城尖徑仄獨立飛樓語為也此樓是三弇最高處毋論收一園錦中啓東戶則萬井鱗次碧瓦雕甍櫛悉莫遁啓西戶更上三級得臺下木上石環以朱欄西望叢水如練馬鞍山三十里而遙木落自露北望虞山百里而近天日晴美一抹弄碧名之曰大觀臺又曰皆庾樹皆不及馬鞍者志遠也他美略矣樓之下左降得方臺砥平題崕

而下距天鏡潭數十尺收西山之勝最切而攝月最
先坐此令人意自遠名之曰超然臺一峰多嵌空而
不能透口逗雲一峯儼若垂紳者曰端上一石若面
首而椎者曰巫髻皆臺飾也樓南稍東得石磴十級
而下白雲門又東北十級而下有門曰膈凡則吾三
弁之第一洞天也空中靚深或明或晦孔竇涔涔微
滴嶢巉巘鏘若嘈若搏其水左與天鏡潭合然上皆
怪石覆之北取蜿蜒潤漱漱而入俯窺之若一星以
其窈窕不易測也故名之曰潛虬而亦會我　先師
雲陽子縮靈蛇於是不二時而失之旬日而見於餘

基其義蓋亦胎云洞中石磴凡再斷游者過之必魚
貫以手乃其足猶蹣跚也出洞則復曠朗稍南爲梳
流灘以其阯朽時侵水也傍多美石曰鷹喙曰小玲
瓏者更北過小石梁正值青虹之下與相聯帶因名
之曰斷霓復入騩牙洞轉登故亭少西得一亭桂樹
環之曰叢桂尋返抵臺則取中弁道夾臺趾廊以其
縮三弁之轂也名之曰縮奇由縮奇而下數級後諸
峰匯之稍有石傍出於水可以釣名之曰忘魚磯取
王弘之語意也磯傍有一石傘出驤首欲吞曰鰲頭
已復折而上四周皆峰石石檞榫植紅白梅白若十

八一亭亭焉曰環玉傍有錦劈二峰劈峰獨壁雲而
上曰獨秀小轉抵月波橋而西弁之事窮

記五

西弁之事窮而得水與中弁隔頗遠爲橋以導其水
兩山相夾故小得風輒波乘月過之溶漾瑣碎可玩
適有遺蔡君謨萬安橋記者中月波二字甚偉因摹
以顏橋楔之楣度橋一峰骨立當之宛然陸叔平所
貌也名之曰占康前爲壺公樓西壁右則饒峰石之
屬轉西南皆踞水鬱律磈磈嵌空虛中各出其態以
媚游舫稍出水則甚奇有若雙犀肘者曰擁袖若昂

首而飲者曰渴猊有若尾渴猊而小者曰猊兒有若
飆舉者曰凌波若憔悴將溺者曰憫相餘故不辨枚
舉也不數武爲渾然洞其上下平而左右饒石骨以
其脩且斜嗍也類若爲孝然所中穿者故名洞且盡
洞石夾之儼然兩闕人左高而瘦右卑而古總名之
曰可闕石其西南折而下有磐石臥水亦釣磯也以
其距藏經閣小遜爲與渡虎名之曰西歸津復循洞
口東轉度清波梁其下穿漱珠澗口自此踞水之峰
有類白玉者有類蒼壁者皆古而多穿漏其蒼者尤
奇名之曰天骨白者曰楚琢小轉而南兩壁上壓一

石臥之曰小雲門自此轉而入峽矣峽兩傍有怪石
呀𥥆陰沍仰不見日緣澗而轉委曲泝沿兩相翼爲
勝賞謂峽高不能三尋許而有蜀棧府岷峨勢澗傍
穿不過數尺而乍使靈威丈人探之當必有稱足不
前者此中弇第一境也峽將窮得一石扣之其聲泠
泠然若搏磬家弟過而樂之名其峽曰磬玉余名其
澗曰漱珠要以不能盡發其美爲恨由磬玉峽再轉
可十五級而得石欄翼然啓左扉而入抵中樓凡三
楹其前則爲石壁壁色蒼黑最古似英又似靈璧之碕
砑搏攫饒種種變態而不露堆疊跡錢塘紫陽巷一

二處彷彿近之曰紫陽壁客謂余世之目眞山巧者
曰似假目假之渾成者曰似眞此壁不知作何目也
壁之頂皆栽栝子松高不過六尺而大可把翠色嚴
紅殊麗啓北窓呼然忽一人間世矣漣猗泱莽與天
下上朱拱鱗比文窓綺欞極目無際東弇西崦以朝
夕鬬勝顏之曰壺公謂所入陿而得境廣也左正值
東弇之小嶺皆緋桃中一白者尤佳適與敬美春晝
過之尚爛熳刺眼因名之曰借芬右室於冬時適睇
縹緲雪色甚快名之曰含雪樓之下前後所獲境與
樓埒稍東承簷溜處產芝已三閱歲矣每產時其阯
不雨而潤上有紫氣受日晶熒因名之曰紫芝所自
含雪之前廊可三級轉而南一室世尊生蓮花儼然
名之曰梵音閣借紫陽壁頂松風名也出閣右盤而
上三級則爲絕頂曰紅綠峯又曰玉玲瓏亭亭霧表
是洞庭第一佳者其左稍次曰漏月峯更次曰盤陀
峯右次錦石一曰納霞峯復左盤而下時時得佳石
獨錦峯一尤精麗是蜀品第一佳者名之曰青玉筍
自此穿一石梁其下即磬玉峽名之曰蔡背度蔡背
有亭亘焉入亭無他奇而澗峽之卉時時入戶與壺
公樓步武客倦樓錡不時啓於此小憩名之曰徙倚

自徙倚亭而南折下數級得東泠橋而中弇之事窮
始余失笑爲愚公其治山獨兹弇最先就緒而所徙
乃吾廢涇故業最饒美石皆數百年物即山足可峯
也所徙即非石而樹山礬矮松一尺九節虬屈擁樋
他桃梅棠栝之屬若慕之而爭爲奇者峽仄澗迫枝
葉樛骿游人過之墜帽鉤袂相踵接而益稱快然吾
意未已復有東西弇故曰愚公也

記六

度東泠橋一峯當之曰竅窕峯自此而南有二峯一
高梧數桃樹甚茂又南爲舫屋然皆非取東泠道也

折而北一斧劈峰曰青峭又一峰曰拙叟東轉皆曲逕逶迤而上數十武一峰斜覘若貧姥頻曰碧皺遂得亭北嚮其左茂樹深澗幽閴可人恭至亭而東弇之勝始顯自此分二道以出故名之曰分勝亭陽道由正北穿小石門微闢右方一高峰文理皴皺若裂名之曰百衲其次而庳者亦如之曰小百衲類僧與其雛偶語者稍西一峰最崇而兩尖相嚮山師名之曰蟹螯或以其俗請易之余謂此晉畢吏部語也使我得君山酒滿地似此佐飲何快如是遂不易東北斜上三級得廣臺是流杯處其臺甃石爲芙蓉屏石

西面脩可五尺餘廣倍之曰雲根嶂得水則杯泛泛由嶂下竇穿芙蓉度客爭取之至濕衣履不顧也石芙蓉之水東注一峰下瀉於池怒激狂舞儼然小柄野也名之曰飛練峽徐凝詩故惡二字却殊不惡耳然飛練蟹螯二勝皆以泛舟始出之餘不能爾緣流觴所十餘級而下始爲大灘廻顧一峰北嚮若首肎灘景狀曰抱清峰灘勢直下往往不能收足第最覺廣狠石四列垂柳緋梅蜀棠交蔭甜之則池與南崇盡棟兩崦嵐翠昏旦晦明之趣盡入阿堵讀康樂清暉娛人語眞足忘歸也因目之曰娛暉灘左望一石

其趾曰錦雲屏巳從東南探逕竇側足而上爲雲根障之背雙井有金有轆轤甚汲水以流杯處俯瞰流沈若虎丘劍池復東數級而下得老樸大且合抱垂蔭周遭幾半畝傍有桃梅之屬輔之始僧售地欲併伐此樹以要余余謂山水臺榭皆人力易爲之樹不可易使古也益之價至二十千而後許爲亭以承之曰嘉樹樸惡木也而冒嘉名亦遇矣亭北枕池而南臨澗又藉樹蔭雖小致足戀耳傍亭一峰遙望之若蓮花近不盡然故名之曰似蓮自嘉樹亭折而東一石梁正碧色曰玢碧梁東上三級復西北轉逶邐而

上得一嶺若朵稍北一嶺若馳脊前後九栝子松環之最茂每日出如膏沐青熒玲瓏往往撲人眉睫松實香美可咀曰九龍嶺亡何抵三步梁其修不能逾三步也而險自此折而下已宛轉復上穿得美蔭爲逕抵振屧廊而止此所謂陽道也陰逕皆幽逕頻澗折而北躡磴下稍東復折而南凡數折始爲山神祠祠傍一樹斜穿垣而南以蔭僧沼復轉而蔭我其右一樹大亦如之皆出重價購之僧者其材不中直五之一也祠西傍出一道由玢碧梁下度可以憑窺留魚澗之勝留魚澗者首分勝亭而尾達於廣心池最

修而紆幾貫東弇之十七兩傍皆峭壁數丈宛轉將
百曲即游魚入者迷不得出故名留魚花時落英隱
者亦積不能出故一名留英大抵客游自陽道則池
與澗之勝各半得之其自陰逕所擅澗而已逕不爲
壘磴上下甚峻而滑忽起忽伏其上則袂相挽小斷
則躋下則履相踵小近則嚼以故游者或苦之而振
奇之士更栩栩誇快澗盡其陰逕出而得池然再斷
斷之中爲平坡其再斷之中復再斷而中壘石以度
度者必振衣而躍乃先濟曰振衣渡游女至此往往
怯而返又曰却女津過此則繞斂霏亭之後轉入亭

斂霏亭者迺與先月亭對盡西崦之落照歸焉故名
亦取康樂語也自是與陽道之出山者會而爲振屧
廊大抵中弇以石勝而東弇以目境勝東弇之石不
能當中弇十二而目境乃蓰之中弇盡人巧而東弇
時見天趣人巧皆中擫而天趣多外拓時有二山師
者張生任中西弇吳生任東弇余戲謂二弇之優劣
即二生之優劣然各以其勝角莫能辨也

記七

由要弇山而東至環玉亭而西山之事窮北折得石
門楣之曰惜別峰所不能盡者間值三四焉自是皆

土山蛇紆而上雜植美篠壘石爲藩其右大有餘地
擬蔭美木未徧復紆而下其左傍廣心池一草亭當
其阯夜月從東嶺起金波溶溶萬頃注射此得之最
先名之曰先月循亭而北復爲石磴大小數十峰參
差磊瑰以祖出山道耳溪水隔之橋其上曰知還取
陶彭澤語也已復橋稍東爲文漪堂堂俯清流湘簾
朱檻倒景相媚微颸徐來縠文熨皺正值中島之壺
公樓夜分燈火相暎帶小語猶聞何但絲竹吾不知
於西湖景何如彼或以遠勝耳堂有三壁間取文選
詩句稍暢麗者乞周公瑕擘窠書是生平得意筆左

壁平湖右壁雪嶺則皆錢叔寶爲之而雪嶺尤壯出
文漪堂左折而入得一門曰息文忽呀然啓窈益廣
除也堂三楹踞之殊軒爽四壁皆洞開無所不受風
開植碧梧數株以障夏日耳名之曰涼風堂俟梧成
當取崔濟南語名之曰鳳條館縣堂西數武曰爾雅
樓一曰九友所以稱九友者余宿好讀書及古帖名
蹟之類已而傍及畫又傍及古器鑪鼎酒鎗凡所蓄
書皆宋梓以班史冠之所蓄名蹟以褚河南哀冊虞
永興汝南志鍾太傅季直表冠之所蓄名畫以周昉
聽阮王晉卿煙江疊嶂冠之所蓄酒鎗以柴氏窰杯

托冠之所著古刻以定武蘭亭太清樓冠之凡五友
僭而上攀二氏之藏以及山水并不腆所著集合爲
九郎中思歸時鬱鬱鬱爲歌以志寄焉未幾而遂納節
之請九友居吾樓始復昕旦矣閣前頫方沼下蓄金
魚數百頭餌之則羣起適得米元章所書墨池二大
字勒石嵌於沼之陽燕稚子時時用滌硯亦實録也
樓西通一竇稍迂之復得三楹中室以奉三教像名
之曰叅同左室多藏宋梓書名之曰少宛委右則暖
室也爇火以禦寒名之曰補雲窩中庭數拳石隱小
穴斜垣外水逸階爲流杯西穿暗室出洩口注墨池

瀧瀧盈耳吾以窮臘栖補雲以深夏息涼風其他則
朝夕坐爾雅隨意抽一編讀之或展裝冊取適筆墨
天所以縱我者深深不竭酒天所以酬筆墨者數飛
白不醒亦足以老矣一旦悉舍之而事空王一緊一
褐一團焦束身繩所謂爾雅樓今僅四立壁耳九友
之去爲何人主不復問也出息交門而爲庖廚食廩
酒庫又西有樓五楹藏書三萬卷榜之曰小酉今亦
爲兒子輩分去存空名耳樓之前高垣其下修廊數
十丈枕廣心池即由文漪堂出別墅後道也自弇山
園而入者至此眷眷不忍別出別墅者欿然若得天

地人人思振屧焉名之曰振屧廊始乞尤子求畫壁
作武陵源而俞仲蔚以行草書記及詩足三絕一夕
大風雨傾墜無餘余乃殺其左右之太高者而中爲
樓三楹其下不廢廊而樓可以眺捲簾則幾得園景
十之七菴霤澌瀰皆在目皆間遂爲一勝地游者快
之不復追憶前畫壁也廊窮爲門曰與衆折而北復
爲門枕通流榜曰琅琊別墅稍東度一橋又東則余
今所作菟裘以居三子者也

記八

山以水襲大奇也水得山復大奇吾園之始一蒲若

傷畊地耳壘石築舍勢無所資乜必鑿鑿而作則爲
池山日以益崇池日以窪凡廣水之勝遂能與山抗
其源自知津橋而有斗門外與潮合而時閉之稍北
則爲蕺繩閣閣地若矩四方皆水環若堆左方稍前
跨爲石梁三間以藏吾舟其一舟具欄楯幕以青油
可坐十客其一狹不容席呼酒絪鮮而已舟行閣前
平橋不可度兩岸皆松竹桃梅棠桂下多香草襲鼻
直北可數丈則爲中弇之東冷橋橋下兩岸皆峭壁
犴牙叅錯詰藤掩翳不恒見日紫薇迎香含笑之類
時時與翁爲礴是曰散花峽循而東首覩所謂蟠鳌峯

者决流杯水觀瀑布之勝濺人面稍循而東傍娛暉灘是泊之最勝處更東抵槀樹亭折而北至娛暉亭沿放鷴廊泊文術堂於此喚酒炙乃環小浮玉島小浮玉者其高不盈尺廣十之以水上落爲大小爲其類與碧浪之浮玉也故名島之南則可消齋公槙摘紅梅碧桃花西傍先月亭沿上山而南山月波樓廻然別一人地矣滄潭皎潔如鏡西中兩介夾之峰勢或近或遠近者如媚遠者如揖其中介則拄笏閣之輔峰皆出西介則濯虹洞西冷瀨之景在皎掌間折而南稍東則爲中介之西山稍西穿基勝橋則爲

西介之西山是皆介之最勝處是一轉樾則得之名之曰天鏡潭取青蓮月下飛天鏡語也其直南入[illegible]畫溪抵知津橋而水之東窮矣嘗以春日泛舟處處皆奇花卉色芬鏘日昃當欲謝時寄命微飈每過酒杯衣裾皆滿花事稍闌濃綠繡錯往往停枝柳陰篠叢以取涼適黃鳥弄聲喈喈可愛薄暝峰樹皆作紫翠觀少選月出忽盡變而玉玲瓏欲空擁吸千態倒影插波下上競色所不受影者如金在鎔菡須射月迴槳弄篙迸逸瓊碎驚鱗撥剌時躍入舟間一奏浮伎櫂歌發於水則山爲之荅鼓吹傳於崦則水爲之沸

圓魄之夕鳴鷄自狎毋論達丙而亡倦色即署光隱約浮動客猶不忍言去也曰吾不惲東曦安能使東曦之爲西魄也極弇之奇果在水水之奇在月故吾最後記水以月之事終焉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五十九

文部

記

越溪莊圖記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自胥門之江西南數里而至橫塘所謂越來溪也其水則奔青兩峽睨淨綠與秋藍映帶不三里而抵石湖則曰長橋者之所謂行春橋也其右則茶磨陀巖有石佛之勝自此而取道于楞伽山橋之左迂廻可二百步有喬木榆柳之屬瀕水灣環沿洑參圃數畝

蔽其陰而王子玄靜之莊據其陽一衡門自西入稍東折而南為舍三楹客至可以茶又進之舍亦三楹而稍寬深可以酒其又進而小東偏則為亭可以憩折而西傍為書屋可以宿亭與書屋皆倚竹數千竿環之古論寔暑雨月往往助其勝而最後因地勢成小岡雜樹三之雜花果二之大堤夾其背高二十尺而時長莫知紀極不石而嚴不甃而垣說云階越公素所築新郭聊況也其樹木大皆數拱餘竹益茂鬱蔚灌芬鬱然深山家矣今年五月初余偶過之主人戴華陽巾輕紗褐出肅客焚香瀹新茗已大為酒酒我果取之樹筍取之竹蔬取之畦茭蒲取之渚而細鱗長鬚之䱐取之湖醉於亭金波熠然而苦碎夢於室玉聲鏗然而時警晨起而浴浴竟而飯相與宴之後圃散步竹木間雛雉粥粥如喚二綠雀宜潔鮮俊可念往來透人肩睫稍上大堤凝眺久之則平湖之為鏡諸溪之為練近而寶積茶磨以及楞伽儼在吾几案蒼翠可仰掇遠而穹窿堯峯玄墓鄧尉之屬亦時與雲氣相出沒矣觴十餘行乃出步行春橋四顧若有會者遂垂別而不忍舍而客有張子茂賢妙丹青余因指而謂之曰與玄靜君而偕此者非王夫差

之所謂郭臺也耶其稍左而鄰者非紫微舍人之所謂精舍也耶夫大世而今安在哉且以吾吳之勝地非不足而其遊者迫於市囂之屬耳而市人子之接跡其勝而遊者中焉怠而供張易竭能離而又能兼之者獨有茲湖而已玄靜幸得焉而余與子幸寓目焉烏可使泯泯如前所謂也大山水之與人交相待者也人不得山水亡以暢山水不得人無以著而廣於是張子欣然為貌之而余紀其事玄靜之父履吉先生者以文章名德靖間其草堂手所創而玄靜為葺治之垂五十年矣樹日益古而花竹日益新三徑

日益闊其待山水者耶能爲山水待者耶

安氏西林記

余與仲俱嗜名山水而家東海潟鹵地亡當者家有園頗見稱說遊客亦以近廛市且不能得自然巖壑以爲恨而念數年前孝豐吳掘季嘗爲余言無錫安氏園之勝益郎今西林云安氏爲錫最甲族其居東離邑二十里而嶺邸甲之雄沈與晦井鏡沃亡論埒國封然不以豪故絕林野之趣北之膠山一里而嶺即山址得園二其上割山而半竈之今太學懋卿益時栖處其右方自懋卿之時栖處而園益勝破石根

則丱漱渴跳砼道則幽穴顯斬惡木則嘉樹出列姝以爲藩落嚴而中規深分流以自環環多而相暎絡其空搠可以巧承態其戶牖可以奇取睨其泉可以釀釆茹蔬可以實魚鱉蝦蟹可以飫客而懋卿故有客癖客之以文事名者又雅慕懋卿以故爭樂集焉山人葉茂長甫客之雄也今年自錢唐俶游遂訪懋卿倒屣揖之入載酒樂者或凭鹿車或鼓漁刀相與窮晝夜爲娛樂時秋氣鮮霽雲初解駁山若迫而遜水若媚而容禽魚若傲而不汝我懋卿之愛托於酒而猶未已則謀與茂長謀所以寵靈之叢發而爲

景者三十又二景各有詩茂長之爲體九而懋卿之爲體僅一顧其風調旨象大約有足當者懋卿具其事貽書友人王世貞俾爲記世貞迺復約其所謂三十二景而得其尤勝者謝臺館亭榭之類凡麗於山事者五麗於水事者十四兼所麗者二曰闞巖者睇之衝縱巖也大國之香溢焉曰風絃障者高坪直上接於睇下瞰諸水長松冠之風下則謂調刁刁鳴故曰風絃也曰迺谷者降睇而四却入水深佳處也曰長光塢者睨之逶迤而左右抱林者也以东小缺得嘱火候獨早故曰長光也曰纖纖泉者穴於睇最洞

而分廿所謂可以釀者也然於茗尤發香而益色是山事也曰鏡潭者諸流之所滙也其受纖纖且阮暎而淦可以燭須麋故曰鏡也曰毘嶼者水中最大洲也羣居鷺鷥鷗鳧而族焉曰上島者嶼之右別島也曰中洲者嶼之幅洲也曰蕭閣者於嶼長松匝之曰空香閣者於島竹木叢之曰景榭者緣潭而立得月則水中之樓閣皆可頫而有曰一葦渡者以渡毘嶼名曰夕霽亭者以睎燄於額陽名曰素波亭者渡口縮也曰息磯者可憩而息者也曰醉石者可藉而醉者也是皆得之水故曰水事也曰虛籟堂以遲賓者也

中空於緒飃叵所不納故名曰椒庭者廣除也可以
眺山椒曰爽臺者踞椒庭而聳梧竹承之是不盡麗
山水者也然而山水之致聚焉故曰兼所麗也其曰
西林則以大士閣在焉懋卿之所寓皈以其異曰與
遠公埒者也凡山居者恒恨於水水居者恒恨於山
山水居者或陋且瘠而不可以園適於目者不得志
於足適於足者不得志於四體適於四體者不得志
於口是四者具矣而多不得志於人與文懋卿之西
林俛得之哉嗟乎豪而爲袁廣漢石季倫司馬文季
王不矣以洛陽之履道里與李文叔紀類極清曠遠

爾雅陽適之觀彼其於李方叔之洛陽名園前所云
五者亡論第不再易世而辱於屠酤市販之手又久
之求其跡而不可得豈非以其近廛故豪者好之狎
而易爲有俗者嫉之接而輕相蹴耶懋卿乃能酌遠
邇剸喧僻而加力茲林不侈不陋人無所用其欲惡
而伸其任吾因知茲林之長爲安氏物哉吾於文劇
喜柳柳州愚溪愚谷鈷鉧潭潭西小丘諸記於詩喜
吾家右丞輞川諸絶夢寐之所注像其勝槩渟猶宿
眉宇間弟仲近歸自秦叩所謂輞川者云彷彿有之
不甚可指辨而李愿使君前按柳頗毀柳之溪谷潭

丘以爲不能當其文然則懋卿與茂長之詩行後世
其不以西林爲輞川愚溪者幾希游西林而得其實
其不以二子賢於右丞柳州者幾希余竊欣有托焉

石亭山居記

環陽羨而四郭之外無非山水其山之冠則皆青峭
蓊麗其中則宛轉深邃而其下則多巖空玲瓏其水
之爲湖若溪若汊者皆泓渟清泚可濯纓而鑒髮山
水之所交蔭則皆沃壤有稻禾莽茗美筍柿栗之屬
而又爲寓公騷人之所咨賞若蘇長公輩詠歌而志
識之不一以故環陽羨而四郭之外亦無非甲墅名

園嘉靖中邑之賢大夫吳先生强棄其印綬歸而邑
邑於郭居之不快行求地至城南之五里得一故墅
而樂之問其田與賦則皆中下錯也曰吾且以爲孫
氏之寢丘乎傍有一小山曰石亭其高與延袤皆不
能里計質之人某巳氏之所棄可損緡籠而有也乃
益置廳宇治丙舍爲凉榭煖閣庖廥浴室之屬雜蒔
名卉異以松栝篁竹相土之宜以滋果蔬旁畝益拓
稉秫灸之瀦流以爲魚防闢場以爲雞豚栖曰吾宮
於是飲食於是其美猶可以沃賓客也暇則扶藜杖
躡屐而登所謂石亭者則銅棺離纍荊漢二九上

下之勝一望而既之曰是不必皆吾有也庶幾哉不皆吾目有乎當大夫之樂之甚至捐館舍而卽其陰卜兆以歸焉時二孺子方襁褓其家之不遑恤而獨所謂石城之居賢者以爲君榮而黠者果以爲寢丘蓋久之而二子漸成立補太學上舍錄鄉書則其居益饒日麗而家老之任農圃者日益勤卽毋論其田賦視公時亦改而上中矣伯子與余仲氏善謁余而屬記之伯子之言曰是居也吾先大夫之所手樹築者也吾方惴惴焉懼五畝之不能保以貽地下羞而今故無恙吾偕吾仲時息焉游焉且竊取其羨以供

先壠之粢盛而傍及賓客則大幸雖然辟公有言玄孫之孫爲何人不能知也夫以不能不圮之廬不能不凋之卉木而責之所不可知之人吾又安能保其終爲誰有也其泯然而漸盡者無可恃所恃獨巋然石亭之山而已叩之而頑然不能自名然則所恃以久而使後世之人詢所謂石亭山者曰其傍固先喆吳大夫之墅也以等於關亭午橋足矣唯子一言記之耳余听然而笑曰孝哉子之言雖然恃余記而不朽亦迂矣固不若子之石亭山頑然者足恃矣吳大夫諱仕以文行顯嘗三拜學使者而三棄之學士稱爲顧山先生

太倉諸園小記

吾州城郫睨得十八里視他邑頗鉅闤闠之外三垂皆饒隙地而自吾伯仲之爲三園餘復有八園郭外二之廢者二之其可游者僅四園而已今世貴富家往往藏鏹至巨萬而匿其名不肯問居第有居第者不復能問園而問有一問園者亦多以潤屋之久溢而及之獨余癖迂計必先園而後居第以爲居第足以適吾體而不能適吾耳目其便私之一身及子孫而不及人又園之勝在喬木而木未易喬非若棟宇

之材可以朝易而夕具也於是余弇園最先成最名爲勝而天下之癖迂亦無不歸之余者余記余園因次第記之田氏園者故鎮海衞千戶田某所築也去居第衞左第一折而東百步有隙地而壘石爲丘高不過尋丈所取什之太湖石僅數峰亦非佳者亭館橋洞之屬具體而已顧獨有大樹十餘章美蔭婆娑而池水亦渺瀰垂柳環之可汎然不曉爲舟始某以嘉靖癸未山成而其子參將生故名之曰應山後積戰功至大官其家累數千金歸而好陸博俠游又以訾謀復用敗因游貴竹成都之師幕皆不遇狼狽

歸其園今爾之大司馬凌公所謂匿其名者也故不復脩治所謂大樹者亦幾盡安氏園者在州之震方最僻而雅前阻小溪水溪外爲𩫖市其右與其陰皆稻田農檣歷歷在耳目左通一門而入除竹爲逕數十武得一室下踞橋之折而南北宛宛復爲脩逕落其右以園皆種梅桃杏李林檎之屬中有亭一茅舍一其北逕盡稍西爲蓮花池水亭據之中爲門以入則前堂後閣東築之書室及庖㕑皆在焉園之主人曰邦者羅江右之司訓歸則日夜課園丁種植溉壅不休以故花之事獨先其果蔬足自給而竹亦獨蔚

茂甲於他園主人年八十矣猶時時杖屨攝衣然好面折人人畏之而嗣子仁能具家饌盤飧最名豐腆客之黠者紿主人入臥因盤薄竟日夕

王氏園者元馭宗伯所治也始其大人封禮部公闢地於宅之後東西可三百餘尺南北三之其陽爲築畦盡皆潘河陽賦中所䄂也畦盡以脩垣竇而入十餘武則橫陽大池一橋蜿蜒其上循橋而得逕其右方爲亭亭之上爲樹明瓦覆之朱闌四周亭前壘石成小島盎沼瓏𩈗其下有襄陽人者能於石皴引機作水戲亦足供嘔噱左方池稍廣前堂五楹後廊楹如之種牡丹多至三百本菊之倍者再蓋詹事公父子他無所好顧獨好花於花獨好菊牡丹花時馳價募購亡論近遠而姻黨家有奇木往往輟以贈公大合樂高宴酬之時積歲累殆不可指屈公捐館後元馭痛不忍料理當非復舊觀矣二花外多名種佳果而其最奇者曰蘋婆曰麝香紅李壽星桃

楊氏日涉園故都督尚英所築也詳具余弇山稿蓋園成之四載而都督卒其子指揮之廢不能守遂以峰石售之人地今悉歸崇明郁氏有竹木蔬果特盛而亡游者

吳氏園者在州南之稍東最爲閎闊內閣府第後地不能五畝屈曲呼門由左方而入一樓當之前爲方沼瀦於樓之下以通後池水樓不甚高廣而勝數巖峪西竇而出則可以步武巖嶺曲折上下有亭有臺皆具體而微山之陰華堂面之山之右層樓頫之堂之左平池浸之中爲曲橋以度東折亦有亭冠其阜後始稍稍見叢竹竹盡而園之事窮矣大抵樓高於山齋高於樓不令內外有所騁目而又嚴具錦幄敦閣而入者至於榱楝之華煥供張之都美酒食之腆潔非士大夫與所親狎莫能與也主人爲太學雲

獮其祖父以貲傾州邑然不曉有客至雲獮始稍知
客又好酒而文其園最晚成而最整麗雖於山林之
致後然亦差不俗矣
季氏園吾師覲察公所有也在南門外度津橋稍東
枕濠水有軒一楹一皆絶庳小惟中滙大池若方鏡
亭於中央橋通之軒四隅皆藝牡丹其右方一臺四
隅亦皆藝牡丹有紅於猩血者白於于闐玉者紫於
葚而香者其大若盆盎高至尺許而玉樓春一株特
出墻表數之可得二百朶覲察公惟不食酒然花時
召客以大白浣之必令醉而後已蓋覲察之子親好

種花於牡丹爲獨精故能致其盛如此然亦欲悉力
雄勝之不能也園中側柏一株奇秀甚尤諸園所無
世父廉揚涇園雄麗始爲吳地冠捐館後爲吾伯氏
所狼籍發不可游吾季氏嘗乞余言記之以志不忘
而已後余治中弃石從而徙然僅十七耳今之土岡
溪池竹柏猶有存者以余記攷之或得其髣髴也
曹氏杜家橋園者鄉進士茂來所治也去城北五里
得之杜氏故尚襲之其地多喬木森然而古長夏之
際虬龍舞空亦日不下脩竹千挺蒼翠交映一池澄
泓水亭踞其上中疊石若三山者今皆去之層閣西
舍可居可游可以讀書其城市非遠非近沽酒買魚
不至渇客茂來性好治園墅在吾州城者一故居沙
頭者二甫成得少時息則厭而宅徙晚節築舍於玄
墓不勝其寂徙築虎丘與所知一二人讀書吹笛緒
性而已杜家橋園子孫時肄業其中春時亦有載酒
游者餘三園多蕪而沙頭一園大池數畝種魚魚巨
而肥玉蘭木犀林可數園高出堂表余欲游之不果
今以爲恨
余治郡時所部近洛陽頗加詢訪今郡城僅得四分
之一所見惟公署廨舍而已城外亦有土岡十數稱

牡丹芍藥二本既改從而遠亦僅涓涓於李文叔所
記夾池脩竹之勝無一存者然賴茲記而至今吐生
色人讀之尚猶有欲振衣而從者吾州諸園培塿耳
距吾郡故不能十之一三歲不登則牧地矣然則茲記
其可以已哉

離薋園記

出郭踰橋東第之左門不五步而渠其水僅踰尋然
宛宛通宋河橋跨之臨橋而門榜曰離薋園園故里
人朱氏之菜壤也東西不能十餘丈南北三之入門
爲蟠松二方竹十餘莖最南有亭曰壺隱其三方皆

梅可二十樹前壘石爲山頫盎沼蓄朱魚其中山之延袤僅可以丈計而中有澗有洞有嶺有梁皆具體而微碧梧數株嫛嫛欲干雲其右方爲書室二楹其左方種竹千餘竿露翠風簧時時琴酒適竹間有亭曰晞髮以憩客步壺隱之後得小園二皆有栩竹蕃之桃杏木蘖海棠山礬之屬寓焉剛益而邐見爲廣除孤峰出爲洞庭石巖空玲瓏色青黑而右有錦川斧劈輞之復有老梅玉蝶綠萼各一拖左右大可蔭臺臨臺而屣凡五楹中榜曰鷄適軒狀其卑小也亦以志自得也左室可讀書以得竹故署曰碧浪右室

可棲客曰小憩軒之後爲重軒臨後池擬種白蓮百本榜曰芙蓉沼沼後距墻咫而近亦有夭桃紫薇垂柳以覆之度小憩室折而西北爲側樓三楹臨渠而傍階其前庵庪浴室也始余待罪青州以家難歸窠處故井公除之後數數虞盜竊徙而入城不勝闤闠之囂煩乃請於太夫人以創茲園間寢之暇輒携吾仲氏徙倚其間三四友生奉之觴酒一壺束書數卷佐以蔬炙間以諧謔不自知其晷之易昃也園土狹而齊發奴頗率職灑塵三之芟薙五之以故嘉木名卉出而不能容惡艸因讀屈氏騷得離賛二語取以名之夫賛菉葹所謂草之惡者也屈氏離而弗服乃女嬃呻呻而詈之何哉謂其有所別擇也夫余方柱下漆園之是師而敢有所藉於屈氏哉第諸名大夫士人不以余鄙而時過從又不以茲園鄙而辱之詩歌若李于鱗徐子與彭孔嘉皇甫子循輩爲人者三十而贏爲古近體者四十而奇凡兩卷皆滿錢叔寶尤子求各爲之圖而王祿之周公瑕又各以小篆題額唏嘘爲茲園者亦幸矣余再解鄖節日偃息弇州山池與茲園若避者月不能再至偶曝書得此卷因追爲一記以志余之非有惡於賛而無所托於離也

不然即諸名大夫士人憐而詩歌之女嬃而在復呻呻詈余矣或者曰不然子之園固未有賛也子何以賛之而復離之而又復名之子不亦贅哉而又何女嬃之惟余亡以應

澹圃記

澹圃者吾弟敬美之所手創也敬美自泰泉子告歸若厭領於闤闠者而不能遠余而款於麋鹿魚鰕之地念欲栖繁賓則太湫而卑置栖弇山則太麗而賈客皆厭之行募地得城隅之坤維其南望恬憺觀三百武而近北去弇山半里而遥三方皆遠市右方雖

小逼而特荒落亡貿易歌哭聲傍多沃壄稍遠爲鄉
人墅饒嘉木美箭之屬敬美大樂之曰是可居也復
以屬蒼頭政毋若而拾弃治如弃弗穢也且弗汝功
政領之蓋不易歲而闔翼然矣畝殺於弃六之一方
廣實險之前門鑿池半規衡可二百赤縱不及衡者
過半藩以石欄其赤視衡木故而喬新植柰之清蔭
森然其石濟長清可四百赤柢閫之北不盡者五十
赤高榆外植佐以叢篠自然儲胥入門則蒼蒼若廣
莫不榮不階築之焉馮以爲收穫場耳軒三楹踞焉
僅脫茨而已扁之曰學稼敬美每至耕時則先其家

衆行課耕坐池上課婦子挈壺榼而餉作勞者已取
其餘酒食與余暨兒子輩啖之醉矣歌甚樂也當穫
時坐學稼軒其餉作勞與余輩啖餘酒食醉矣歌如
餉耕而加樂曰亦足以酬老農矣左廡啓扉扃而入
精廬凡四重重各五楹抵樓而止輔以丙舍及倉庾
庖湢之屬高庳廣狹與人意適養雞牧豕酤酪不乏
間携婦以止曰異日爲兒輩作一蝸殼者也右廡如
其左啓扃呀然而寥廓乎臺之前爲小池壘石因之
以滋牡丹狩徊下上其葉卑見中爲堂雖僅三楹而
極軒敞宜暑無所不受凉中設石屏几榻琴書觴奕
之類整靜就理名之曰明志取諸葛武侯語也益亦
名園意也後枕大池與學稼軒共之而稍陝以一隄
隄植雜果樹鳧鷖鵁鶄時時所托阯亦一觀也堂之
右折而南爲書室三楹以居兒輩牡丹之所不盡者
亦托植焉其北渡小平橋入一門武康石高四尺餘
絕類卄山雪浪差黑耳中爲靖以奉觀自在及朱眞
君香火循左廊折而北爲小軒中除壘數峰皆靈壁
英石奇峭百狀鬖而澤可鑑也又折而東穿水閣尤
麗三方皆池菡萏千柄增色尚芬逆人眼鼻間跨水
閣而北循西復得一軒尋復過浮陽靖折而西得塿

室者二雪洞者一浴室者一皆小而精中多貯三代
彝鼎孤桐浮玉大令名墨中散酒鎗之類敬美恒以
暇日焚香蕭散其間臥起師意殊適也蓋至中平橋
剃琢絕矣繇東後小軒傍啓短垣而出是爲復道脩
篁夾之蜿蜒而北高者出屋杪下者如洞壑風日獻
伎琮琤青蔥大抵皆傍池池半而橫橋出以逼東界
園橋長可七十赤廣五之一每至落照時暝色浮動
碧蘆紅蓼自有漸無人語雞聲斷續於煙景間徙倚
以待東鏡之吐着頴入波鎔金四注鷩鱗時躍織玉
騰躍夜分愈閒寂四顧泱漭無際呼酒數行領之却

憶吳興於碧浪湖子夜燒魚樽拼鑄風物不異覺復
猶爲一二釣艇所窺不若此橋之更適也果園尤敕
所種皆柑橘椵櫞桃李來禽櫻胡枇杷名品又以其
隙分畦栽藝菜茄白芥芹瓜櫻粟之屬余嘗戲謂阿
敍汝生計大佳不若汝兄憨弁圃皆骨山不堪食耳
花品繁至不可計而於鞠尤盛其種以數十計花時
移盆明志堂皆滿本以數百計牡丹雖小簡亦埒之
自橋返竹逕復折而北更渡一橋稍東則崇音勞然
雖亮朱楯輔以紫薇之籬紅藥之闌蓋一陟而闌之
事無餘又可以旁得淵淵琳宇大抵據闌之勝者池

能盡池之勝者橋能盡闌之勝者蓋敬美以爲老於
是三者足矣弟總而名之曰澹圃元美乃愁然而歎
曰吾師乎吾師乎大雄氏得之而爲禪悅道家者流
得之而爲天人糟儒者得之而爲玄酒大羹今夫五
色之有玄也五音之有雅也皆是澹也然而獨歸之
味者言之所入根深且也與身之所饗際一也天下
之稱爲穠者必與澹對吾美其穠而受之旣受而思
焉未有不厭者知其所以不厭而後有眞得則是澹
也始基之矣或曰不然也吾嘗游是闌矣秋水澗天
根露百草辭青萬葉謝條所覩惟一黝漿蒼瑟之匪

而已以此思澹澹或歸之時至而羣匠舒離英獻木
藥叢鞠之淫巧爭組於吾目醇醲鮮肥與客共之便
房曲廊宛轉深靚遠古之物遺裔之珍不移而具澹
安從至哉元美曰不然子之言俟境而後澹者也夫
俟境而後澹者非眞澹也敬美甫𠂡而未嘗一日不
與余偕余故勉自割尚於世味時時染指焉敬美則
知足少欲自天性矣再出而小離我歸而復就我扣
之而所謂知足少欲如故也故其官兩都躬名藩握
關建纛尚璽承明褒雄江右秉鐸關中未嘗一日不
以身受銷吏規然而若岡有者銀黃之組一辭而去

之再辭而不就然而若固無者皆澹也是故敬美之
署澹圃也以深圃者也非以圃澹者也或又曰美哉
子之言雖然不俟境而澹乎則何以不辭實之嫌弁
山之麓而必是圃擇哉吾聞之道之出口澹乎其無
味子誠知澹者其敘致胡濃而抗辯一胡詳也於是
元美乃不言而第以澹與敬美共之終身

約圃記

無住館之西北偏得一竇穿而出可十餘武軒三楹
翼然前爲中庭庭有臺蒔木芍藥其左右隅皆種
竹數百箇枕軒之後者池東西橫亘渺渺扁其軒曰

媚清取康樂絲篠媚清漣語也遂東穿竹逕垂二十武而庭有老梅數樹軒承之凡三楹中楹正受梅當花時目境與鼻觀競新扁之曰玉鱗取李羣玉玉鱗寂寂飛斜月語也然羣玉之目以花落若敗龍之鱗而余所取梅既已老如鐵虬拏攫而花綴之爲若鱗又若玉者左楹過於逕右楹則稍寛而復爲三小楹中庋之爲兒騏讀書所向背就池爲明晦寛者支榻隘者容膝亦各自有名復循而東轉小嶺皆種竹及梅桃度平橋復西則梅桃蓊蘙海棠杏間之復有軒三楹不扉不窻其前亦臨池扁之曰適我取靖節適

我無非新語也復贅一楹兩間除其背縫蒔花艸夏木陰陰時偕兒子騏坐其中甚樂也扁之曰欣托亦取靖節衆鳥欣有托語也更穿而西得一丘正與媚清軒對登丘而望則三隅之煙樹蒼蒼如青螺者不可指數扁之曰煙景取呂黎揮玉紆煙景語也丘之後皆植竹東西之爲亦者垂二百南北四之一而圃事窮始余故居自燕寢之後爲家人舍爲庖廁爲積薪聚爲養雞牧豕之場而以久故蕪穢不治家人亦不堪其圮宅徙而既脫之兒騏乃稍稍除去瓦礫剪荊棘樹卉木因濉以爲池餘土以爲丘餘材以爲軒

皆室而總名之曰約圃騏之言曰始吾父之治圃而稱介山以泉石奇麗甲郡國不勝涉而厭之仲父之治澹圃名爲澹耳而實宏壯饒名材卉今吾圃之廣袤不能當其十一足不待疲而竟目不待瞬而息執役不二丁皆貲不傾橐以此名約蓋眞約也而吾意常侈然而有餘語有之爲學日益爲道日損約者之謂博損者之爲約也約也而失之者鮮矣吾日夜以終身余听然而咲曰有是哉則然猶有待也以汝仲父之澹而澹吾弇山不爲贍也以汝之約而約汝仲父圃不爲廣也夫有待者境也無待者天也夫芥子也而納須彌所謂無待者也此其爲約也大矣吾將示汝以境乎抑示汝以天乎汝其識之

文部

記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暘湖別墅圖記

暘之山自西來沿江而下其一枝入於江斷而復起若珠連者曰九斗山郡城據之其一枝自朱浦分亦西行可數里爲二小枝折而南凡東西與二巒名曰暘與奧之水自西南來者曰雄溪瞿溪郭溪爲里四十而直南山折之滙而平爲湖曰暘湖當暘湖之前

突起兩峰其高壓溪峰頂有臺曰吹臺或云其先子晉吹笙地也亦名吹笙臺暘奧之東麓則吾大參王公陽德別墅在焉其三垂皆山吹臺前聳俯臨湖湖之中突然而洲者曰浮碧墅之後清泉懸崖下濺濺入溪環堂而流坐其中若齋舫焉曰湛然堂堂之後迂徑而東有軒焉叢翳之與卉木于庭曰衆芳軒又東有樓焉以當山色初暘承之松竹如沐曰青旭樓樓之後脩竹將萬挺循竹而西北有徑四曰四時其卉木如其時公爲諸生未幾而薦於鄉一再屈南宮即不出隱而讀書其間甚適峰上碧千仞而湖下碧千畝朝暮之異態晴晦之異狀寒暑之異姿皆悠然與公會而公亦悠然會之得其流峙之旨以成吾德得其潛植之用以成吾材得其風行露潤之華以成吾文章蓋業益就而公不得久爲湖山有矣公爲備兵使者以功晉今官猶治兵事經略之暇時時過余山園輒停眄久之一日慨謂余曰以吾墅之壯不能望子園然吾墅無待而子園有待者也雖然昔子有園而無主吾時時能代若主今子園有主矣而吾墅未有主也吾將歸矣其主吾墅矣余唉曰公欲歸天子其即歸公耶以余之爲時厭也與公之不能厭

時也皆理也抑昔人有言居廊廟而不忘江湖彼豈謂其遽能江湖耶姑寓其所以不忘者毋使廊廟勝之而已矣公听然悟曰善乃命黃生爲之圖而屬余記于首

暘湖別墅後記

諸稱名山者得水則雄諸稱名園墅者得山水則亦雄而園墅之雄尤不可兼得都會之地王侯貴人足以蒐集財力而若於山水之不能兼山而頗水而涯肥遯幽貞之士樂棲焉而苦於財力之不易兼以是有兩相羨而已余之治三弇其地雖非大都會然差

亦易辦而其不能兼山水則如之余不愛其財力以
鑿深而壘危初若以爲小兼者而終不能得其眞采
嘉王陽德先生昔者駐節於吾州每過余弇輙徙倚
竟暮不忍去一日忽慨焉而歎曰仁知之樂則子庶
幾哉雖然猶有待者也以不穀而幸生永嘉清華之
所會又幸而有無待者在問其地則曰陽湖之別墅
皜而曰惜哉不穀之未究吾思也今者見子之弇而
有遺憾焉謂眞庇貌其大都以屬余曰子姑爲我記
之余乃粗述二奥之勝所自來與奥之分水而爲雖
瞿郭三溪南山折之合而爲陽湖因東奥之衍據湖

之勝而爲墅墅之中環清流而爲堂者一叢翠弁而
爲軒者一承初陽沐松柏而爲樓者一其大較如是
而已而復設隱據先生曰先生試觀乎茲無待者以
此而當我弇可也我有待者然無適而非公所貺也
先生唯唯尋用量移上吾州　天子下璽書歸大
領先生而先生不肯出乃者介曾生子念而書請余
賴子之庇天賜不穀以日不穀有完力而從事茲墅
以不穀墅而求子記語不得也以子記而來不穀墅
不得也請重爲子言之陽湖之中有洲焉故有臺而
無橋臺亦草創而已覽之加崇飾之名之浮碧志適

也左跨石橋若渴猊而達吾墅名之曰聯璧志吾兄
弟也吾墅面南湖嚮吹臺峰其高刺天樹石坊焉榜
之曰湖山會秀志大觀也坊前後外松柏槐柳皆合
抱中門三楹翼然署之曰陽湖別墅志吾居也入門
循龍尾道而上得堂取康樂語曰清暉堂左有閣登
之而四山之色若縈帶曰紆青皆志吾外境也闔稍
東數十武而得靜室曰潛光志吾內境也折而東短
垣竇之啓扃而呀然得荷池四畝而贏夏秋時紅白
藕柄清香襲人亭中侵之曰晜香清暉之右趾得方
沼畝而贏錦鯉百頭相狎几適軒據之曰知樂循軒

而北得圃五畝而贏名花百千種與嵐紫翠相奪曰
眾秀水涓涓流花間可以浮觴沿圃爲渠沿渠多樹
桃李曰桃李溪隊下挺半之得亭曰漣漪蓋清泉自
屋杪下無所不受其灑而池而沼流而渠若珠若璧
若磬玦者皆是也至圃而墅以內之事始既倪出墅
翼墅而門其左者曰迎曙右者曰含景其陽爲隄千
赤以限湖波甃石固之堯李芙蓉相錯曰錦浪隄盡
隄而東得佛廬負小山而面湖曰寶界庵折而北得
一嶺叢桂覆之曰金粟嶺自嶺冒詰曲而上數百步
曰穿雲峽出峽轉而南最高處得喬松數百株攬其

杪臺之而重湖連阜之秀亦目而盡曰超覽亭臺降稍北得脩竹數千竿芟其中龕之曰筠陶出筠數十武轉深而古木壽藤蔚翳之曰綠洗筠轉而西流泉之所注得方池曰倚玉沼沼水自石瀨濺濺而下小澗以環清曜堂之右蜿蜒若虹曰臥虹澗度臥虹之西小橋得石臺踞水而竹復蔽之西日不下湖風時來於暑蚉快曰清涼界稍折而北復得一塢多植古若梅臺其最受香處曰香雪塢至塢而墅以外之事始既其他山田數十畝當墅後青爲法按之可以藥衷其東復爲嶺爲峰特秀兩山拱揖復按之可以玄

宮不穀且次第僝工矣子以爲有待耶無待耶子爲我重記之以爲異弇若余讀而色飛左領曹生曹生起而曰其然惟某猶侍先生杖屨一寓目焉賸余景所記以先生嘗讀書茲墅得所謂流峙者以成其德所謂潛植者以成其材所謂風行露潤者以成其文章而後爲世用今茲先生之用未盡究歸而出其完力以朝夕於茲墅宜其兼也夫不知者以爲昔無待而今不免有待矣智者以爲有待而竟無待也願先生時時坐潛光湛然之地一芥子亦無着闇舒之而方寸者吞八九雲夢而曾不罣碍夫豈直此拳山勺水而已耶曹生曰始子爲記時謂當長有弇而以先生之不得遽有暘湖爲異乃今先生有暘湖矣子厭弇而捐以付游者而束身於一團焦僅斗大事固難料如此請持此言而質之先生相與北向而大絜則子何如

天寧寺塔放光記

庚戌之春三月二十八日大人還自按楚以巡楚事未即朝憩於城西郭天寧寺之方丈世貞時承之秋官署得出侍焉其明日午飯於比丘聞有談寺塔光者云間歲或見之或數歲見之見必以夕夕必以晦

大人顧世貞而哂亦不能復問至街鼓動甫粥畢欲雨簌簌猶霧一沙彌入而譁曰光現矣世貞乃奉大人出至塔所塔可高三十尋四周綴鐸以萬計其聲恒鏗鏗鞫鞫亡論晝夜陰霽而至是忽盡斂乃宅聲作於下籽籽然又類蛩鼓翼者仰睇相輪表青白光晶熒大於五斗甕上下閃爍不定間一射人衣亦作青白色可炊黍熟許時乃息則鐸聲發宅籽籽聲亦息矣比丘乃前賀曰公父子善智識哉是光也毋論諸寓公即吾儕見之不數數也其大不能斗細以爲螢若爝者而又不獲久也今大矣而又且久公父子

善智識哉大人復咲不應而又明日世貞乃稍拏之
側理不知作何語後復與僧無心有談及之因追記
其事按寺碑謂此窣堵波隋開皇中所建以藏舍利
者也其寺曰天寧寺而志輿地者不復徵所繇起著
云故名天王寺至我　明正統七年而加葺之乃錫
以天寧名而已隋帝肇感映乘國難倒提三尺之孺
子而竊其寶顧托育於尼智仙受舍利於阿羅漢而
所謂舍利者初建塔於開皇之始載而其存者復賸
瑞於仁壽之改元天下之福地寶林無不先後安置
凡一百一十一州其最斑斑者并之開義汴之福廣

蒲之西巖泰之靜念慎之仁壽華之思覺衡之栖巖
相之大慈岐之鳳泉絳之覺成益之法聚蔣之栖霞
鄧之寧國許之辯行慈之石窟江之東林蘇之虎丘
趙之無際隋之智門冀之覺觀青之普樂徐之流溝
鄭之定覺濟之法明京輦同荊之大興國與五嶽之
以嶽名者當時慶雲卄雨靈芝現樹異禽馴獸室地
巨鋒之瑞在在有之而青赤五色光景浮動回魁合
岩契也其最盛者曰曹陝雖隋帝亦疑之以叩天竺
摩竭提之使而云陝乃地藏道場曾為光華虛空藏
故余往往私怪其事以為所帝者何僧而臻此毋乃

附會其說一國若狂獨孤順指之諸見倡之守臣和
之奸劭從而粉飾之哉乃今覩茲靈異抑何遠而章
覈而不誣也且夫舍利者此云骨身又靈骨也是骨
身內之英而戒定慧之所熏脩也佛之所謂舍利者
則非見劫積也是故三昧之爐得八斛四斗而不為
多其三之一留人間者阿育王分之為八萬四千塔
役鬼神一夕成之而不為速震旦得十九塔而不為
少康僧會懇之則自無而忽為有曇榮懇之則自三
粒而至三百粒今夫隋帝者非謂其德足感召也非
謂能荷擔如來之玄理宏教也緣也道不緣不斷緣

不時不契夫豈直隋帝緣至則姚興昏而諸譯興阿
欲殺而舍利出則天淫而華嚴著緣未至則唐虞之
為聖漢文光武之為賢而杳如也銀有燭璧有輝蛤
有珠蜃有市蜥蜴有冰自無情而含識一物之微尚
能斂天地之精以為光怪而況舍利乎哉或曰京師
古幽州也隋帝之所建塔而藏舍利者幽之弘業也
非天寧也是不然幽至於今無弘業也夫天寧之先
不為弘業也意者志軼之志軼之安知弘業之不為
天寧也耶

重脩南翔寺記

去嘉定縣之南二十里而遥蓋有南翔寺云寺所以稱南翔者當梁天監間有異僧德齊止錫其地規爲阿蘭若甫決基而雙鶴依之晨起放鶴與往之方必有客至至則爲檀越布金其地委輸若神鬼不日而成上刹以雄麗冠東南德公化之亡幾鶴亦望南而翔不復返或云鶴之逝也留詩於刹之楣郡乘載焉以其俚或傳會寘弗錄垂五百年而爲後唐之開成寺且圮矣復有異僧行齊者止錫如德公雙鶴復依之行公感其事爲一衆說法而有莫少卿者盡捐其槖緡而拓餙之雄麗踰於舊觀行公亟謂鶴吾事畢

矣恣汝所往鶴應聲盤舞遂亦望南而翔不復返行公尋亦化當是時震丹之士毋論緇白咸以二齊公爲一身而後雙鶴之爲前雙鶴其語留珠林中甚著至宋紹定中天子知之遂錫寺額曰南翔至元而講有堂禪有廬會食有所蓋以時次第新之及　明正統中而大圮司空周忱氏過而慨之以邑賦之羨粟倡而諸善知識和焉其觀遂復故至嘉靖中小圮則小餙而至萬曆初則益大圮上雨傍風飄搖其外螘叢蝕其裏勢且及像像亦多損剝寺僧且重悲之閔之計無所出彷徨四顧而歎曰乘軒者源源且不

之而不一及鶴耶我則不德不能若二齊公何以使鶴今其地猶曰南翔而歙之公乘里士行賈不可指數能一慨然爲莫少卿哉於是稍有應者若某某龔然不能一之而諸歙中獨有一善知識爲任良祐氏其貲金五千嘗泛大河而遇風以舟免歸德於河金龍之神而捐千金之橐新其廟矣既而歎曰是神也尚不能不賴如來之力以脫大鳥喙而我敢忘所自挺身出任其費若木石卯甓若塗墍若脂澤之類計可中金二千日大吾某衆之半不至東餘其子也逾月而以其貲斯器用來又逾月而以匠石工師及

諸後作來日運指計身分功於其最下者蓋不及歲而大雄氏之宇煥然一新餘力以及門廡方丈而佛及菩薩阿羅漢天王諸像皆奕奕神采生動瞻者肅然僧自重等不勝感稽首來謁余請爲序次其事或謂寺創自梁天監天監之主不有所謂武帝者哉其翔浮羅經像不可勝計普通大同之名震耀於異域而我初祖達磨直斥之爲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彼二齊公者獨不之聞耶而今任氏復效之吾子固不自愛其筆札毋乃謝語以厚我初祖余竊不然夫童子聚沙之因至受鐵輪王位而及其既登作也以摩訶

力役鬼神一夜而成八萬四千塔徧於閻浮提而尚未遍五地何者以難易之勢殊也武帝挾半天下之資而作此小有爲事固易易耳且其難不在有爲而在無爲無爲之地不過識本來面目武帝不之悟而沾沾焉挾以爲功德宜初祖之一斥而欲醒之也若必以初祖而律二齊公則徧閻浮提何所容大雄跡且今我大雄無一蓋頭身而何以標像教於後世作人天眼也今夫任氏者徽賈人子耳徽俗以營爲命而獨弁髦之悉竭其精力從事於蘂剎而不之卹即無之而其爲齊公化將無爲莫少卿者化哉且夫業果之有能非罪繳所生又焉知二鶴之一不爲任氏而任氏之與非不爲鶴勒那尊者也耶夫任氏者苟不住色而行布施則同初祖之所許而我大雄之深歎以爲貧窮之難者也或人屈而退余故筆之以授自重使勒石以詔來者

泖塔院常住田記

泖故由拳國至秦縣而爲長水縣俄忽陸沉而爲湖曰泖泖之言名水也蓋當秋霽時其水隱隱見睥睨坊市跡云而水之所不盡者僅周數百步唐時有比丘如海過而異之以此金剛不壞之座諸天龍之所擁護者爲窣堵波凡七層高可百赤以鎮之塔成而登則近而九峰遠而娜如岸舉馬鞍之杪俯而陽城澱山諸湖之浸亡不入目皆其勝遂甲郡邑又入百年而比丘智明始益搆大雄氏殿中塑佛菩薩羅漢聖僧像傍翼以淨室庖湢之屬智明既化去弟子自正乃悉捐其衣鉢與遊族姓所得者置大藏經五千四百餘卷爲傑閣以庋之閣成而塔院之事始全其地雖宛宛在水中央然獨爲諸流之所滙於道里甚便以故它方之衲亡論大德具器或聞藏者或事翔磨者咸倦而借以安居者咸望表而憩拪焉自正二

食屏除四事供養所至若歸毋煩分衛然而至者源源恒見其餘供者汲汲恒苦不足大善知識陸宗伯公樹聲憫之與其仲氏今中丞公樹德謀割腴產五十餘畝充院長住且言之邑司俾免其他徭役大約一歲之入少節縮之可以供入衆自正感二公之爲德而感周也其檀而波羅蜜也屬居士記之以垂永永居士竊聽我薄伽梵之息竹林也身率其弟子以游食國城聚落而名之曰乞士又制令精舍毋得蓄釜鬻事火之物而名之曰律然一易世而迦葉阿難陀結集大衆成大藏五百六通迭察迭書無餘蘊足

以行乞勢不得不資阿闍世王之送供而其後三明五行之賢或却怨敵或摧外道人王至割邑戶以資之多有至千戶者少亦不下百戶蓋戶割而田亦偕焉遂爲寺長住而我震旦如南嶽淸源潙仰諸山亦因而不改譬則井降而陌繩降而契世之所趣便雖我薄伽梵亦不得不依也今天下伽藍蘭若亡慮數十萬計獨所謂長住田往往屬之豪有力家夫古今不相遠古之所施今之所奪而閩浙之間其猶有存者郡邑苛責之殆甚於齊民而其僧亦不自愛一從踐更歸施施而趣摩登履顙之家以苟快目前而已

嗟夫大教之凌夷夫豈可盡歸之一闡提要亦有交任其責者今以宗伯公伯李之所捐尚不敢望吾家東亭右丞何論給孤獨長者然於末世則甚希有故不辭而記之竊有進於二公曰不住相曰邪爛陀又有進於諸受供者曰天台觀心法又有進於自正曰時念如來白毫相中一分居士亦借以小識無明焉

前將軍漢壽亭侯關公廟記

故前將軍漢壽亭侯關公之祠廟徧天下幾與學宮浮屠埒而其在吾州太倉者亡慮十數而城西之巽隅最者其祀不知所繇始自癸丑甲寅間島寇內訌掛兇我郛郭而睥睨之間若有攝其魄而袪之者諸將吏士人歸德於公之神稍稍飾廟貌而病其窳且前逼狹遲不稱萬曆之庚辰飭兵觀察使臨汾徐公來謁而心動謀所以更新之而會御史中丞舞州孫公按部至與徐公咨攷政弊吏民疾苦而徐公以閒請新公祠孫公慨然許之已而曰時得無屈乎是未可以損我父老子弟夏幕府營得羨廩之中金百以倡爲使者番禺曾公公喜亦出其羨廩金發其三之二徐公所捐帑金視孫公而倍以工屬袁守伯府俾司其總而幕僚劉琪寔尊之衛幕僚葛其佐之亡何

徐公遷爲奉右藩而觀察副使饒州李公來代有以不繼告者李公逆大捐其奉與廩以中金四百五十益之已郡守朱君益之得十之一而袁守益之得十之八而叙萬戶曹邦獻其地畝五諸僚佐文武吏士以暨州之冠衿耆碩効材力者廣至益踰歲而廟成前有門門有綽楔入復爲門門之內爲廡除宏敞朗洞左右兩廡翼然繪公之存歿履歷甚詳中堂巍然穹窿覲像公之神與捍將之像在焉最後爲寢制稍殺於堂兩廡稱之凡費中金千二百有奇工若干前是徐公以遷去而州之薦紳先生出爲祖徐公觴

而屬余曰夕者夢公戟手謝謂托子以寧宇齊欵爲
我紀之則稱先生名以報意欣然別有是哉公之神
也非先生之言麗之石而誰屬余謝不敏廟既成袁
守則率司祀者道正黄有光以李公命來請旣李公
復申徐公遺指以請余不獲重謝乃拜手颺言曰公
自黔首起應募掃黄巾若敗葉戳良梟德若承蜩縛
禁若係鼠覆七軍若淹殘其跳盪摧拉之雄武夫人
而能狀之閒關萬死跡效主於一錐莫立之地抗漢
賊扶漢燼於一綫未盡之息其孤忠亮節夫人而能
言之公之發威靈著於遠邇鄉大災捍大患與祀典

脗合夫人而能頌之仰之獨公之神所以久且大者
弗盡知也今夫吳相胥城陽景王至俠烈也吳與漬
王至伉猛也伏臘封醵之所趨覡巫之所揚揄世史
之所載記何班班赫赫也然不數百年而漸以銷淪
無遺響者激生於一念之發而氣用於一時之不盡
也非精誠爲之也傳不云乎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
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而高明以李城之役公
穆然而就冥若無聞者垂五百年而始爲開皇一顯
於玉泉之刹而尚泯泯也又垂五百年而爲崇寧再
顯於蚩尤之戰而後者自是而又垂五百年公若以

一身化億兆身而應天下天下以億兆心爲一心而
趣公其鄉祥之靈與供奉之虔略相當蓋上而后王
君公下而紅女嬰孺近而都掖遠而魋結侏儺之鄉
亡能不心儀公者公之所以久而大則誠也亡論其
雄武即所謂孤忠亮節皆誠爲之也誠可以貫金石
後三光終始萬物而又何疑焉孫公徐公則皆公鄉
人其知公寧在余下姑以余所臆識其大都云世稱
公有曰義勇武安王者元所封也有曰西臺朗陵誠
應上將者道家符籙所傳也今定之曰漢前將軍漢
壽亭侯廟曰將軍侯者何昭烈所命也我

高皇帝所著令甲也係之漢何公志也李公聞而曰
善趣登石

性命仙篆七十二字記

元馭以我師　曇陽子所授仙篆名三十六見示曰
鳥頭曰大書曰小書曰地方曰蝌斗曰龍書曰麟書
曰飛白曰刻符曰玉筯曰倒薤曰穗書曰墳書曰柳
葉曰竹葉曰松書曰鐘鼎曰碧落曰垂露曰鳥跡曰
金錯曰殳書曰龍爪曰垂雲曰芝英曰鳥書曰玄玄
曰纓書曰鸞書曰採陽曰瓔珞曰剪刀曰懸針曰雕
蟲曰轉宿曰合珠世貞不自量妄以爲生人大原毋

過性命度世之學亦毋過性命儀借此巳字寫篆我
師筆端化工之妙歸果不鄙而許之爛然滿紙捧持
循覽不覺絕倒第以為怵心眩目之觀而已徐察之
而其離合等配錯綜參伍有不可形容其妙者真若
乾坤清寧日月懸象星宿臚列而鼓以雷霆潤以風
雨也師又為世貞作金字心經神采更自煒然而忠
有天圓採陽二書尤出諸體之上客以叩元馭謂師
盡得集道宮崇姑仙篆凡七十二家頗秘之不盡洩
也世貞因稍考衛恒王融韋續王愔庾元翰韋仲謝
善勛所著諸篆名稱合者志之鵠頭一曰鶴頭皆漢

詔版所用稱尚書尺一者是也大小篆即大小書斯
以兩石鼓比干盤延陵墓之類也科斗因科斗之形
而飾之或云顓頊高陽氏所製是也龍書太昊庖犧
氏因景龍之瑞而作者也麟書魯西狩獲麟仲尼反
袂拭面而泣弟子申以為素王之瑞也飛白蔡邕書
石經鴻都門見小吏以帚堊壁感而作也刻符斯高
用之以題印璽鳥頭而鐵脚者也玉筯斯所作正體
也倒薤亦名薤葉仙人務光所作也八穗神農氏因
上黨嘉禾八穗而作也又曰嘉禾墳書用以書三墳
者也柳葉諸志所不載今用以刻邊帥關防印其文

尚存鐘鼎自禹而後瑚戈劍漸夏敦齊鎛之所存者
也碧落乃絳州龍興宮碧落天尊像書也其字獨奇
古為陳雅玉書廿一曰黃公讖書一曰二道士開戶三
日書成而化為白鶴飛去也垂露漢章帝時曹喜所
者也鳥跡蒼帝時蒼頡感鳥跡而著曰金錯古用以
銘錢周之景府漢之刀布文是也殳書伯氏所執文
記殳武記殳其文也龍爪右軍偶然而作類龍爪也
右軍疑行此則篆也垂雲或即雲書黃帝因卿雲而
作也芝英六國創體以為符信者也鳥書周文感赤
雀銜書以紀瑞也或曰武王赤烏入室作也龜書龜

不載所始或皆志蟲書少昊金天氏紀官而作以章
衣服也懸針亦曹喜所造以題五經篇目者也雕蟲
一曰蟲書魯秋胡婦浣蠶而作者也轉宿宋司馬以
榮或退舍而作也其不可攷者天圓地方採陽玄玄
含珠竹葉除書而已豈天造草昧人文乍開上帝故
遺頡禹諸與以書法救結繩之困耶抑頡禹輩皆仙
真書成而以報上帝耶將亦明龍漢之後司仙史者
類而采人間之筆耶人非天不因天非人不成蓋自
古記之矣獨念世貞以一玄慶丁未造不懈斷碑叢
簡坐而得觀歐趙所未覩之蹟其幸一也以楊司令

之秀挺簷款高玄而不能得天篆之一筆紫微王夫人斵削懸筆眞手不敢下交於肉人世貞肉人也何自而得之其幸二也眞誥七卷多楊許手跡二君名位雖重而其晰道尚未成所垂世者不過眞行二種而已世貞乃獲收我師道成之筆其幸三也紫微夫人又謂五色初萌文章晝地之時則有三元舉方飛天之書又有八龍雲篆明光之章其後逮之皇世而演八會之文爲龍鳳之章拘省雲篆之迹以爲順形梵書分破二道壞眞從易配別本支乃爲六十四種之書也夫曰演曰拘省則八會從簡而雲篆從繁或有

出於我師七十二家之上者世貞異日倘獲沾刀圭之賜請次第授簡焉敬記此以俟

曇陽先師授道印上人手跡記

余以庚辰二月造元馭宗伯報謝我仙師曇陽子已飯宗伯園邂逅今道印上人聞華嚴藏上人秀眸豐下舒重如象王不輕言笑余乃稍以藏中語挑之輒響應而又輒破的當是時余竊自快以得上人而恨其晚上人亦欣然徙館弇山園元馭爲傳致褒余二人相懽無間也始余異上人貌以爲河非傖父與語而後知其爲吳中人然不謂余里人也久之上人乃

自言錢姓錢故海濱名族嘗有室且家矣已而悉棄之而披剃師故律松師時時習禪觀律松余友也已遊金陵聽講華嚴經鈔於僧守愚已又游徑山聽講法華楞嚴諸經於僧東涵已又西北游止五臺少林二叢林者各若干夏請益於古燈二虎大方大千諸耆宿蓋宗教之學明而後歸余雖以好上人竊又疑上人事佛者也不當得仙師度亦不當受度仙師而元馭手一編而授上人則爲維摩經之下卷有仙師故及丹鉛之跡在焉復以傳燈錄一公案詔上人予始若支公之釋莊氏以意作數十百語請得質之仙

師余不援亦作數十語附上人後仙師略余之闇而迫於啓上人也出一札大約謂如來三十二相皆從無相得無相非藏皆自無心作心靜神凝然後可以當空逆火紅如血次聞師子吼三聲纔得如來珠照破萬象森然無法不過余始惕如也既而復茫如也不能與上人相徵復上人故名隆魁別號印實而仙師爲易名曰無心有易號曰道印名之篆玉筯則金塡之號之篆蝌斗則綠塡之仙師既羽化而所報札業已留余所上人乃乞元馭補書而後先所賜凡三札聯爲卷以示余而俾記之札語夥不可悉其大要

曰斷思想以養神遣妄念以保性曰死心全道絶學無爲善惡平等不二法門曰近火先焦者是先天眞火子陽盛陰衰泥裏有刺者是物從有情中生曰無則太虛天堂有則火宅地獄曰泥水生蓮向上蓮蕊一一倒下莫不返本還鄉嗟乎是道體也是道機也是道用也余得三復焉而後知吾仙師之所以度上人與上人之所以得度不偶也教外別傳斯之謂已即上人鉢錫徧天下所參禮龍象非一二四之蝸蟻蠛蠓牛得一血飽耶夫衛元嵩憤其教之不振傾其心而徇道人因以倒戈非攻像教塗炭無論已若紫

賢道光者自謂已入曹溪三昧一旦舍而從杏林以尋紫陽之脉何渠至改服受㕓依貴勢乘有情即長生之業就而無生不亦遠哉今我仙師以曇鸞仁者轉而參二氏之精神以鼓鑄天下而上人超末法乘夙緣若萍泛江湖而忽値之金篦指而甘露沐焉不必髮若兇黃若緇不必犍椎擯而出世度世之妙於一蒲團得之不亦至幸至幸哉雖然余不佞嘗以實仙師累而見呵誚謂不尊心師而尊世師不究宇理而究字跡之言也敢與上人交易焉重謂曰上人而知印實之所以去實而道印乎而復知隆魁之所以無心有乎則思過半矣

游白雲觀記

記佛光之明日大人有同倫之約於屯剎者余以問信緣消搖於門傾童子六七連袂而過白髩不一秩禮鍾丫髻乎余頷小隷而問鍾丫髻何人也曰是道人也而年百有十四矣問何寓曰白雲觀觀去寺若千里曰里可五而遥於是小隷前嚮道余與二友人步隨之折而西已更折而非蛇行墟壠間下上故隍堞址烏帽出沒麥浪浮映少頃抵觀觀之中闔閉則從左竇而入爲後殿有全眞東華純陽諸像坐像稍

剝蝕而傍室爲鍾髻其人短而龎髮强半白問其年曰不記也固叩之則曰吾生十三歲而有土木難依稀從長老說之也則百十四者信矣問何以壽則曰天可倖活爾許年吾無術也惟不娶不多飮不怒不識數耳余心服其語簡切匪妄第跡之所受蔬果薪米之類具皆大官供也蓋中貴人言之上而徵之耳已出啓前殿廊落中惟供長春丘眞人像像白晳然膚理皺蹙無髯髯若閹宦然攷故志丘公最爲重陽王眞人小弟子道成而成吉思帝聘至西城行在優之與講鈞禮呼丘神仙而不名仍詔天下之爲

全真教者皆隸焉即故太極宮宮之而加飾曰長春宮即茲觀也仍盡捐勝國上林太液之遺予邱老矣晨起治道家事畢呼果下騶從其徒數十尚羊山水間日昳乃返蓋又三年而後卒卒之明年始以尸入龕葬於今像之下其徒云貌若生芬芳可數里不絕其信否當是時全真之教徧天下割張氏所謂正一之半而觀之瑰麗深靚危峣宮掖蓋與元相終始明興而其道始小屈以劉淵然之見崇奉真之為幻不能盡復其盛今縣官雖名崇稱之然雅旨乃在內外二家鍾恂恂一老耳語云臭狸何足汙吾較者

非耶或曰鍾僅九十餘其言百十四者諸貴人飾益之也